福尔赛世家

第一部

有产业的人

〔英〕约翰·高尔斯华绥著

福尔赛世家

第一部

有产业的人

〔英〕约翰·高尔斯华绥著

周煦良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John Galsworthy

Forsyte Saga

The Man of Property

本书根据 William Heinemann Ltd.,
London, 1922 年版本译出

福尔赛世家

第一部

有产业的人

〔英〕约翰·高尔斯华绥著

周煦良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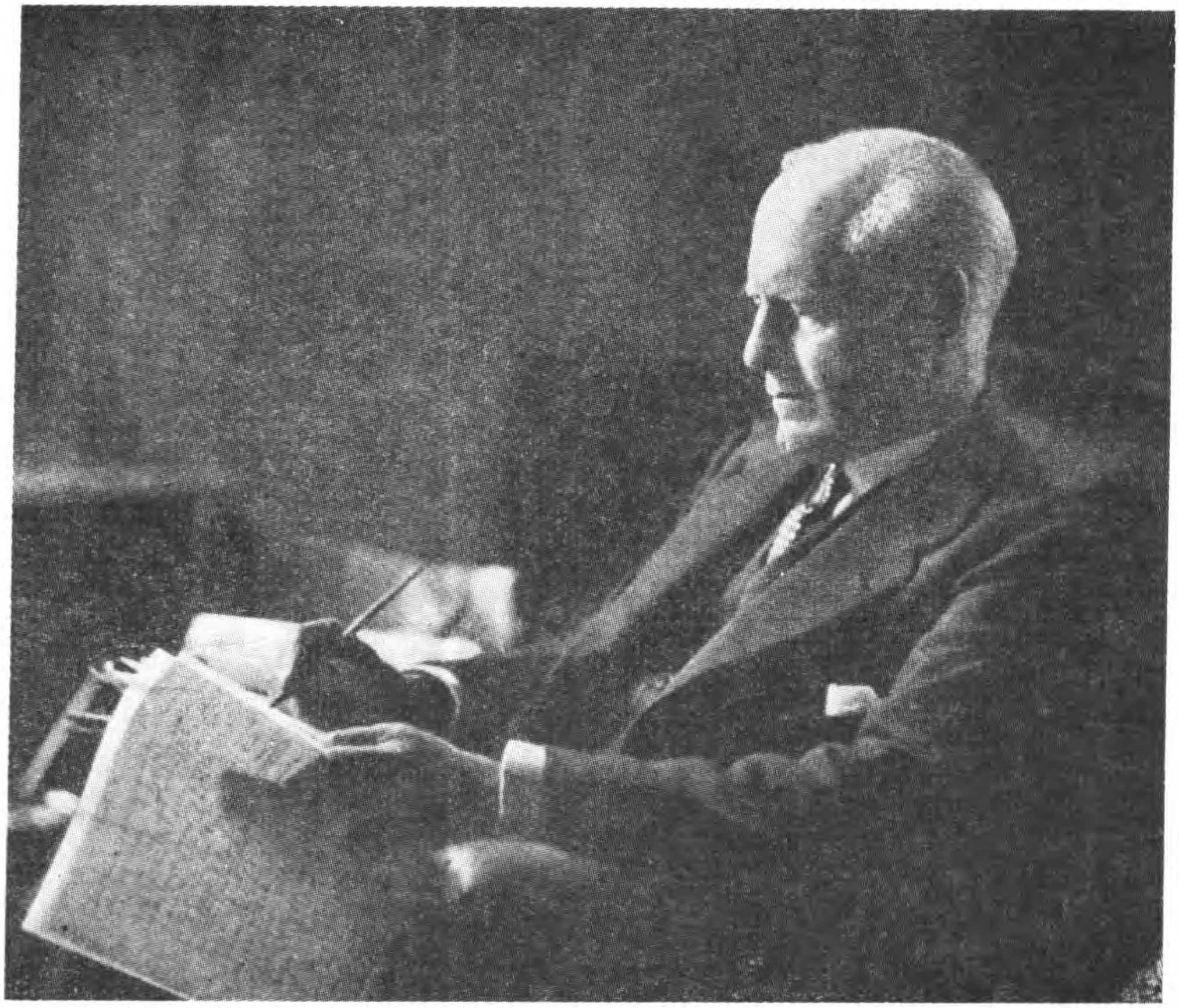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67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商务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4.375　字数 310,000
1978 年 2 月新 1 版　197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原上海文艺出版社版）

书号：10188·14　　定价：1.20 元

内 容 提 要

《福尔赛世家》是英国近代作家约翰·高尔斯华绥(1867—1933)所写的，包括《有产业的人》、《骑虎》和《出租》三部曲。《有产业的人》和《骑虎》各有一个插曲《残夏》和《觉醒》。作者通过福尔赛这个大家庭由“兴盛”到衰落的过程，写了英国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英国社会生活的动态，也反映了布尔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英国经济危机、社会动荡以及工党上台后实施所谓“国有化”所导致的资本更加集中等重大政治事件。

作者站在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立场上刻划了资产阶级有了财产就能占有一切的反动本性，同时也揭示了在历史车轮的冲击下，他们都逃脱不了堕落、腐朽、衰亡的命运，在客观上起了批判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及其社会制度的作用，对于我们认识资本主义社会有一定的价值与意义。



约翰·高尔斯华绥

“福尔赛精神”的挽歌

约翰·高尔斯华绥，是二十世纪英国批判现实主义小说、戏剧家。一八六七年生于一个资产阶级家庭，父亲是伦敦的一个著名律师。一八八九年高尔斯华绥在牛津大学毕业。在大学时他专攻法律，但毕业后，他对于律师这一行并不感到兴趣，却专心从事文学创作。

在高尔斯华绥着手进行文学创作的时候，正是十九世纪之末，二十世纪之初。英国这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同几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进行争夺，这时已经从原来实行自由贸易，力图成为供给各国成品，换取原料的“世界工厂”，发展到以大量的过剩资本向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实行资本输出，从而进入新的垄断的阶段了。资本输出，是帝国主义最重要的基础之一。随着银行垄断资本和工业垄断资本的溶合生长的日益加快，资金的日益集中，交易所的作用的日益扩大，英国国内那个持有股票、公债，以“剪息票”为生、根本不做任何事情、终日游手好闲的食利者阶级，也大大增长起来。而另一方面，英帝国主义对殖民地的争夺，其胃口也越来越大。在一八九九年就爆发了英国对布尔人的战争。再过十多年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了。——这些重大的政治历史事件，就是高尔斯华绥所写几部长篇小说的历史背景。

当高尔斯华绥刚进入文学界的时候，英国文学界不同思想

倾向的斗争是十分尖锐激烈的。一方面是：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日趋腐化，文学界出现了颓废主义的倾向，他们宣扬极端的个人主义，宣扬“为艺术而艺术”。标榜唯美主义的奥斯卡·王尔德就是其中的一个有影响的代表人物。另一方面，也出现公开为帝国主义侵略扩张政策辩护，为他们的血腥的殖民活动喝采叫好的反动的文艺倾向。那个写了不少篇英国在国外殖民活动的小说的吉卜林，就属于这种倾向。

在英国文学中与上述两种倾向相对立、属于比较进步的文学传统的一派，当时处于十分艰苦的环境中。狄更斯到这时已经去世三十年了，萨克莱卒于一八六三年，乔治·爱略特卒于一八八〇年，——只有托马斯·哈代还在苦撑局面，但从一九〇〇年后，他也没有发表过十分重要的作品。直到高尔斯华绥、威尔斯、萧伯纳这一批作家相继在英国文坛上出现，才使这种局面有所改变。

高尔斯华绥早期曾以约翰·辛约翰的笔名写了几部小说，但当时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岛国的法利赛人》是高尔斯华绥一九〇四年所写的一部比较成熟的作品。小说中的主人公理查·谢尔顿的经历，在某些方面有点和作者相似。谢尔顿也是英国资产阶级出身的青年，大学毕业后，也不愿意当律师，到处“游历”，有一次，他在火车上碰到了一个目光敏锐、观察深刻的外籍青年费朗德。费朗德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假仁假义作了有力的揭发。费朗德的议论促使谢尔顿以新的眼光来观察自己久已习惯的生活环境。后来，谢尔顿又见识了伦敦贫民窟穷人的痛苦生活场景，进一步认识到法利赛人的后裔——资产阶级的虚伪、欺诈、腐朽的本质。他本来已经和一个“名门望族”的姑娘安东妮亚订了婚，但是他发现她的家庭也是属于法利赛人一类的，

同时他又看到她在生活的基本问题跟自己有重大的分歧，就毅然跟她解了约。

高尔斯华绥在《岛国的法利赛人》中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揭发和抨击，到了《福尔赛世家》里又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刻的发展。

以《有产业的人》为开端的九部连续性的长篇小说，是高尔斯华绥花了二十六、七年时间惨淡经营而成的。《有产业的人》发表于一九〇六年。这部作品本身又有其独立的意义。它的续篇《骑虎》隔了十四年才发表(一九二〇)，一九二一年是《出租》，这三部就构成第一个三部曲《福尔赛世家》。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八年先后出了《白猿》、《银匙》和《天鹅之歌》，这就是第二个三部曲《现代喜剧》。最后，又以《女侍》(一九三一)、《开花的荒野》(一九三二)和《河那边》(一九三三)合为第三个三部曲《尾声》。在这几部作品中间还插了几个插曲。如《福尔赛世家》中就插了《残夏》(一九一八)与《觉醒》(一九二〇)；《现代喜剧》中插了《默默传情》(一九二八)和《过客》。此外，高尔斯华绥还写了好几篇独立的没有收进任何一个三部曲中的有关福尔赛的小说。

这一连串描写福尔赛家族一代一代人活动的长短篇小说，主要反映的是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直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时期的英国资产阶级社会生活的状况。

应该指出，在《福尔赛世家》里所指的资产阶级，或者说："有产业的人"，说的是那些拥有房地产或者有价证券的人们。福尔赛家族就是这个阶层的典型代表。福尔赛家族的"兴起"，和英国对海外的殖民活动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实际就是依靠向殖民地作资本输出而发迹起来的。据高尔斯华绥的描写，他们的祖上原是种田的。他生了四个儿子，大儿子本来是石工，但"后来逐渐升到建筑工头的地位"，晚年迁到伦敦来，继续弄建筑工

程，人家就称呼他“杜萨特大老板”。他生了六男四女，死后遗有三万英镑给儿女们。高尔斯华绥的《福尔赛世家》就是从杜萨特大老板这些子女身上写起的。这些子女“都混得非常之好”有的是茶商，有的做律师，有的是房地产经纪人，有的经营矿产、铁路，“他们全都持有各种股票”，有的还拥有公债，他们的投资一般决不肯少过年息四厘。他们的财产越滚越多。杜萨特大老板的遗产有三万镑，可是他的长子乔里恩光是一个人的财产就有十四万五千三百零四镑，而负债却只有三十五镑。杜萨特的孙子，二房里詹姆士之子索米斯的财产还要多，据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九二〇年他自己的估计，他的财产达到二十五万镑左右。其他几房福尔赛也并不比他们怎么差。几个福尔赛就集中着一百多万镑的财富。而且，这一百多万镑的财富每年还在按年息三到五厘的速度递增。据小说中一个人物的估计，光是以拥有十五万镑财产的杜萨特的第六个儿子悌摩西而论，只要再过二十八年，他的财产就能达到六十万镑了。财产的蓄积达到这样的速度和规模，如果不依靠掠夺殖民地和资本输出，这是绝对办不到的。因此，毫无疑问，这个靠剪息票过日子的福尔赛家族，他们的命运是和不列颠帝国的命运紧紧地捆在一起的。

高尔斯华绥在《福尔赛世家》中着重描写了大房乔里恩父子和二房詹姆士与索米斯父子的活动，而索米斯又是贯穿全书的最主要人物。索米斯是发迹后福尔赛家族的第三代。福尔赛家族的一些主要特征都在索米斯身上反映出来。

福尔赛家族所有成员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对财产的贪得无餍的追求，对财产的强烈的占有欲。而且在他们心目中，作为追求和占有的财产对象的，不仅是金钱、房地产、股票、公债……还包括人！

在小说中，高尔斯华绥并没有正面描写大小福尔赛们的直接的剥削活动，也没有描写他们和被剥削、被奴役人们的直接冲突，而是就家庭、婚姻、财产继承权、传宗接代等等问题的范围来刻划他们的形象和性格。这一方面是因为作者生活经历的局限；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福尔赛家族主要是靠剪息票发财的，他们赖以发财的主要剥削对象远在海外殖民地上，跟他们并不直接照面。但是尽管限于如此范围，高尔斯华绥还是通过索米斯和伊琳之间的婚姻纠葛，暴露了资产阶级自私自利、唯利是图的实质。

索米斯娶了长得很美、但是家里很穷的教授女儿——伊琳做妻子。索米斯虽然家财几十万镑，而且模样也长得不丑，既不喝酒，又不赌博，又不说下流话，又不在外面过夜……可是他对伊琳却无法象收藏世界名画那么顺顺当当，金镑一付出去，这幅画就归他百分之百的占有。虽然结婚多年，可是伊琳却并不爱他。这是索米斯十分想不通的。后来，他想出一个计较：他在风景优美的罗宾山，买下了一块土地。他聘请他的堂侄女琼的未婚夫波辛尼担任建筑师，设计在这里造一所“与众不同”的房子，从而有理由使伊琳搬出伦敦，“不让她有走动和拜客的机会”。房子好容易落成了，但是伊琳却并不喜欢它。相反，她却和波辛尼相爱起来。索米斯知道这个情形之后，自然竭力加以阻挠。他的妻子就是他的“财产”，他怎么也不肯把这一宗“财产”让给别人。他甚至对伊琳施加暴力以实行他的夫权。于是伊琳忍无可忍出走了。后来，波辛尼不明不白地突然死亡，使得伊琳一度不得不回到索米斯那里。但是索米斯仍旧无法“占有”伊琳。由于不能忍受索米斯不断的纠缠，伊琳不久又一次出走了。此后，他们有十多年处于分居状态。那无人去住的罗宾山新建别墅，索米斯也

宣布放弃，卖给了他的伯父老乔里恩。但是索米斯还是千方百计想把伊琳抓回家里来。索米斯除了贪图伊琳的美色，企图把人“占有”之外，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又添了一桩重大的心事：他逐渐考虑到后嗣问题了。“若敖氏之鬼馁而”，——他与伊琳结婚以后，并无所出，眼看二十多万镑家产无人可以继承，心里越来越是着急。有一天，索米斯特地花了四百多镑买了一只七宝钻石别针，作为生日礼物，硬要送给伊琳，还无耻地对伊琳说：“回家去，我可以给你一切满足。你可以照你自己的意思生活，我可以发誓。”“我只求你一件事情。我要——我要一个儿子。”伊琳自然坚决拒绝了。他们两个正式离婚以后，索米斯为了最终解决嗣续问题，就退而求其次，他凭自己的财产地位娶了年轻的法国女子安耐特做妻子。索米斯跟这个妻子虽然也没有什么感情，但是她却给他生了一个女儿芙蕾，这样索米斯的偌大财产总算有个继承人了。而这时的伊琳呢，也和索米斯的堂兄小乔里恩结了婚。他们婚后生了个儿子乔恩。

《福尔赛世家》的第三部《出租》主要描写十九年后索米斯的女儿芙蕾与小乔里恩的儿子乔恩的婚姻纠葛。他们偶然在画店相识之后就热烈地相爱起来。但是老一辈福尔赛之间的冲突是不可调和的，他们都不愿意这一对青年人的结合，也不愿意让过去的纠葛给青年人知道。然而芙蕾却大有父风，她对一切事物也都有强烈的占有欲。最后索米斯拗不过芙蕾的纠缠，厚着脸皮亲自上罗宾山向伊琳提亲。但是这时乔恩已经在父亲生前所写给他的长信中知道过去的实情，当场拒绝了婚事。不久，乔恩就跟他母亲一起迁居到加拿大去，而带有讽刺意味的罗宾山别墅则宣告“出租”了。

从以上对《福尔赛世家》内容的简单勾勒里，我们可以看出，

作为福尔赛家族代表人物的索米斯，他的一切行动的准则、一切是非的标准，就是是否能够使他的财产不但得到保持，而且不断扩大。什么东西只要妨碍到他的财产的保存和增殖，他就会断然加以抛弃。什么东西只要妨碍他去攫取财产，他就要把它推倒在地而践踏过去。他欣赏伊琳的美色，但他并不尊重伊琳的人格，并不把伊琳看作是对等地位的人。他是喜欢收藏画的。他无非把伊琳看作是一幅价值巨万的活的画，——他“在全伦敦人前面感到自己是这个尤物的占有者”而沾沾自喜。

索米斯后来娶安耐特为妻子，他的动机更是十分赤裸裸的了。他就是需要安耐特给他生个儿子。安耐特在快要分娩的时候，碰到了难产，这时医生对他说：

“事情就是这样，福尔赛先生。如果开刀，我有把握可以保全产妇，可是孩子保不了。如果不开刀，孩子很可能活得了，可是产妇要冒非常大的危险——极大的危险。……现在要你打定主意……”

经过一个小时左右的思想斗争，索米斯最后的决定是“不要开刀！”——也就是说，保全孩子，牺牲产妇。因为他理直气壮地认为：“除掉为了生一个合法的继承人外，他又为什么要娶她呢？”当医生反问他：

“不开刀？危险很大——你知道吗？”

索米斯板着一副脸，只有嘴唇在动。

“你不是说可能性还是有的吗？”

“有是有，但是不大。”

“你不是说开刀孩子一定保不了吗？

“是啊。”

“你仍旧认为她不能再生一个吗？”

“要说绝对不能生也不是的，不过可能性不大。”

“她很强壮，”索米斯说。“我们冒一下险。”

医生极其严厉地看着他。“你要负责的，”他说；“是我自己的妻子，我就做不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索米斯对待伊琳，对待安耐特这种赤裸裸的态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总之，高尔斯华绥在《福尔赛世家》里虽然写的主要都是些家庭问题，婚姻纠葛，然而他并没有为写婚姻纠葛而写婚姻纠葛，为写爱情而写爱情，他是力求让读者透过这些纠葛去体会其广泛的社会的和历史的意义，力求使读者举一反三。至少，读了高尔斯华绥的作品，使人感觉到，在英国资产阶级社会中，存在一种对一切财富都充满着强烈的占有欲的“福尔赛精神”。这种“福尔赛精神”在以剥削为生的“上流社会”里有很大的普遍性。不仅索米斯身上有，索米斯的父亲詹姆士身上有，索米斯的女儿芙蕾身上有，就是其他不姓福尔赛的人身上，也是有的。同时，这种“福尔赛精神”还不仅表现在家庭问题、婚姻问题、嗣续问题之上，而且也在政治、军事问题上直接表现出来。例如，《福尔赛世家》第二部《骑虎》中就写到了关于英国同布尔人战争的情况。当时布尔人对英军展开了神出鬼没的游击战，英国“上流社会”也即“福尔赛社会”中绝大多数人都反对布尔人。有的诅咒布尔人说，“待他们那么好，还要忘恩负义”。有的诅咒布尔人“一点不痛快，为什么不堂而皇之打一下？”有的强调英国对南非有“宗主权”，有“协议”，“协议总是协议”。有的激昂慷慨地主张“一举荡平布尔人，而且痛惩一下”。有的甚至报名参加所谓“远征军”，

要到现场去“痛惩”不知好歹的布尔人。这一切叫嚣都是“福尔赛精神”的表现。这许多大大小小的福尔赛所以发出这一切叫嚣，决不是偶然的。这是因为他们的财产主要来源就是万里迢迢的海外殖民地。让布尔人得到独立就是断了自己的财源，这他们是决不甘心的。

而且，“福尔赛精神”也决不是英国的特产。只要哪个国家还是由资产阶级统治，哪个国家对外采取侵略扩张的政策，这个国家就会出现“福尔赛精神”。例如：那个社会帝国主义国家，今天不是利用老殖民体系在非洲的崩溃，把它的黑手伸向非洲，把非洲纳入他们的势力范围吗？——在他们那里，必然也会产生“福尔赛精神”。

高尔斯华绥在《福尔赛世家》中一方面以讽刺的笔调揭露了索米斯之流丑恶的灵魂，揭露了“福尔赛精神”反动的实质；一方面也力图写出一些“正面人物”来和索米斯他们对比，说他们或多或少摆脱了，甚至是“背叛了”“福尔赛精神”。例如作者对福尔赛家的长房老乔里恩显然就充满着原谅和同情，说他在晚年能够原谅儿子小乔里恩竟会娶上一个门不当、户不对的女人做老婆，而且也不嫌弃儿子所住的颇失福尔赛家族“体面”的老式房子——“房租一年总到不了一百镑”，内部“没有一件家具值上五镑钱的钞票”。而更重要的，他甚至还对伊琳充满着同情。尽管由于伊琳和波辛尼相爱，破坏了老乔里恩心爱的孙女儿琼和波辛尼的婚姻关系，使得琼失魂落魄，痛苦万分，然而老乔里恩却一点都不感到恼火，反而把伊琳当作女儿一样对待，他要伊琳为他弹奏钢琴，陪他一起消磨黄昏，而最后还赠给伊琳一万五千英镑，在经济上给她做后盾。《福尔赛世家》第一个插曲《残夏》，讲的全是这件事。

高尔斯华绥更是十分推崇老乔里恩的儿子小乔里恩，把他写得几乎是十全十美。小乔里恩并不象福尔赛家族其他许多成员一样。他对股票、房地产并不感到兴趣，而是一门心思钻在绘画里。他由于婚姻问题同父亲发生了冲突，老早就和父亲分开而独立生活，他们父子俩总有十四年没有见过面。后来还是老乔里恩因为周围无人，十分寂寞而寻到了儿子家，主动向儿子表示和解。小乔里恩虽然出身福尔赛家族，但是作者说他很能自我解剖。他是憎恶福尔赛精神的。他在埋葬那头和老乔里恩形影相随、名叫伯沙撒的狗时曾经感慨道："狗跟十足的福尔赛不同，它除掉自己还爱一些东西。"他也十分蔑视索米斯，他认为在索米斯一类人身上有一种"对契约和既得权利的强烈信念，以及他们强迫执行这些权利的心安理得的道德感。"作者还说"他的良心一直是敏锐的"，因为他自己也经过那些不为社会所容的日子，他"对于一个为社会所摈弃的人，心里永远充满了同情"。他支持大女儿琼举办画室帮助一些穷画家。他在老乔里恩死后接下去承担伊琳的保护人。伊琳依靠他的坚决支持才得以摆脱索米斯死乞白赖的纠缠。

此外，小乔里恩的长女琼在作者的笔下，也是作为"正面人物"出场的。当许许多多福尔赛在英布战争中一致主张要对布尔人大张挞伐的时候，琼一个人挺身出来为布尔人辩护。她反问他们："我们干什么要干涉他们？那些混蛋的外地人如果被克鲁格全赶走了，那才真叫活该。"

在小乔里恩和琼的一些见解中，看来也反映着高尔斯华绥自己的想法。尤其是小乔里恩。小乔里恩一反普通福尔赛家族人员所为，从事绘画，这跟高尔斯华绥放弃律师这行"安稳"而容易发财的职业，却去从事写作，基本上是一样的。

X

然而高尔斯华绥所塑造的“正面人物”，不论是老乔里恩也好，小乔里恩也好，琼也好，应当指出，都暴露出作者世界观上、哲学、政治观点上很大的局限性。由于作者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的，他虽然以讽刺的笔调抨击了“福尔赛精神”，也让索米斯之流出足了洋相，可是他并不认为需要用外部力量，说得更明确一点，也就是用革命力量来彻底肃清“福尔赛精神”。他还是寄希望于福尔赛家族的内部，希望福尔赛家族的内部自行出现“健康的”因素，由它们来排除福尔赛家族的腐朽部分。

这是高尔斯华绥这部小说的最大弱点。

其实，象小乔里恩这样的人物和索米斯之流尽管在一些具体作法上有种种不同，实质上并无多大不同。小乔里恩本来算是个“穷画家”，可是自从他父亲移樽就教，并且向他宣布，在他百年之后，“琼可以拿到五万镑，其余都是你的”，“你的一份总不会少于十万镑”，小乔里恩就“激动”得“把一只手搁在父亲的肩膀上”，“由于他也不免是个福尔赛，一片财产的远景在他的脑子里开展出来”。可见，在对“财产远景”的瞻望上，小乔里恩和索米斯是完全走到一条道上去了。

高尔斯华绥所以写出小乔里恩这样“好心”的人物，似乎是要创造一种既能拥有几十万英镑的财产，又能不至于获得“剥削”、“寄生”这些坏名声的福尔赛社会。

其次，还应当指出：由于高尔斯华绥写作这部《福尔赛世家》以及另外两个三部曲《现代喜剧》和《尾声》前后一共花了二十六七年时间，光是《福尔赛世家》的写作时间就长达十四五年，在这样长的时期里，不论英国国内形势，不论世界形势，都起了巨大的变化。英布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国工党上台，十月革命……这一切重大事件不能不反映到高尔斯华绥的头脑中

来，不能不对他的创作思想起程度不等的影响。从总的趋向看，他在《现代喜剧》和《尾声》中所表现出来的讽刺揭露的力量要比《福尔赛世家》来得差。而就《福尔赛世家》这一个三部曲的本身来说，其中《骑虎》和《出租》又稍逊于《有产业的人》。这种变化是和高尔斯华绥对周围环境日趋妥协，变得调和起来分不开的。例如，全书中心人物索米斯，在《福尔赛世家》所包括的三部小说中，作者都是以讽刺的笔调来加以描写的，但是在《现代喜剧》的《天鹅之歌》中，索米斯却变成一个有崇高道德原则的代表人物。这种改变是大大损害作品的揭露力量的。

但是在高尔斯华绥的创作发展中虽然存在着这些问题，高尔斯华绥毕竟还是比较忠实地描写了当时英国资产阶级社会的生活状况，传达了当时的人们的思想、精神状态和活动。在这一点上，《福尔赛世家》这样的作品还是有价值的。尤其是它的第一部《有产业的人》。

辛未艾

原　序

福尔賽世家原是給本書的第一部分有产业的人取的名称；现在用来作为福尔賽家族全部历史的总称，实在由于自己沒法制止我們每个人都有的那种福尔賽的坚韧性格。也許有人会对“世家”这两个字提出异議，認为世家、史乘之类記載的都是英雄事迹，而这些篇章里却很少看到有什么英雄气概的。可是这两个字用在这里原带有一定的諷刺意味；而且，归根結蒂，这个长故事虽則写的是些穿大礼服、寬裙子、金边股票时代的人，里面并不缺乏龙爭虎斗的主要气氛。那些旧史乘上面的人物，不要說一个个都是身軀偉岸、杀人成性，象童話和傳奇里流傳下来的那样，单拿占有欲这一点来說，肯定也是福尔賽之流，和斯悅辛、索米斯、甚至于小乔里恩一样抵御不了美色和情欲的侵襲。而且，虽則英雄人物，在那些漫无稽考的年月里，表面上好象是独往独来，不随世俗俯仰，和維多利亚时代的福尔賽行徑全然不同，但是我們敢說，部落的本能便在当时也是主要的动力，而且“家族”和家庭观念和財产意識，尽管近来有人企图“否定”这些，在当时也和今天一样——从古到今——起作用的。

許多人都来信声称自己的家族是福尔賽的藍本，經这一鼓励，一个人不禁要覚得这的确是一种典型的动物。然而风俗迁移、习尙演变，灣水路悌壘西家的一窩人除掉一些主要的輪廓而

外，已經使人沒法相信是眞实的了；我們将不再看見那样的人，也同样不可能看見詹姆士或者老乔里恩那样的人。然而保險公司的数字和法官的判决天天都在向我們指出，我們的尘世乐园还是一个富有的禁猎区，美色和情欲照旧要潜进来，在众目炯炯之下，威胁到我們的安全。就象一只狗听見軍乐队准要狂吠一样，我們人性里面的典型索米斯，当他看見徘徊在私有制藩篱外面的潰灭威胁时，也一准要不安地跳了起来。

誠然，如果历史眞会死去，那么"讓死去的历史埋葬它的死者"应是一个較好的办法。但是历史是頑强的，这是每一个时代所否認的悲喜剧之一；每一个时代都要大模大样走到舞台上来，宣称它是一个嶄新的时代。沒有一个时代有那样新的！人性，蘊藏在它的变幻的服装和伪装下面，大体上仍旧是，而且仍将是，一个福尔賽，而且到头来很可能淪为比这个还要糟的动物。

回顧一下我們的維多利亚时代——这个时代的成熟、衰微和"沒落"，多少在福尔賽世家里描繪到——我們看出現在我們不过是从鍋里跳到火里罢了。我們很难肯定說，一九一三年英国的現状比福尔賽一家人在老乔里恩家集会庆祝琼和波辛尼訂婚时的一八八六年好。而在一九二〇年，当这家人又集合在一起庆祝芙蕾和馬吉尔·孟特結婚时，肯定說，英国的現状比八十年代还要糟；那时是市面呆滞，是利息下降，这时是瘫痪，是破产。如果这部历史是一本眞正研究时代变迁的科学著作，一个人很可能要提到下列的事实——自行車、汽車、飞机的发明；廉价書籍的大量印行；乡村生活的銷歇和城市人口的增长；电影的問世，等等。事实上，人类就沒法控制自己的发明；至多只能針对这些发明所引起的新情况作一种适应而已。

可是这个长故事并不是对于一个时代的科学叙述；而是实

地描写美色在人类生活上所引起的骚扰。

象伊琳这样的人物——读者很可能已经看出，在书中从不正面出场，而只是从别人的眼睛里写她——正是美色扰乱私有世界的一个具体事例。

我也看出，当读者在这部世家的海水中一路泅泳过来时，他们会愈来愈觉得索米斯可怜，而且会觉得这样是和作者的原意抵触的。远不是这样！他也可怜索米斯；索米斯一生的悲剧是一个简简单单的、无法控制的悲剧，仅仅是由于不可爱，而且又不够麻木不仁，不能整个地不感觉到这件事实。连芙蕾爱他都达不到他认为应有的程度。可是，在怜悯索米斯的同时，读者也许会对伊琳起一种反感；他们会觉得，归根结蒂，他并不是一个坏蛋，这并不是他的过失；她应当原谅他；等等！这样一有偏袒，他们就会看不见那件贯串全书的简单真理，就是在男女的结合上，只要有一方整个地而且肯定地缺乏性的吸引，不管多少怜悯，或者理智，或者责任心，都没法克服那种天然的厌恶。这里谈不上什么应当或者不应当；因为根本就克服不了。所以，如果伊琳有时候显得过于残忍——象她在波隆森林，或者在古班诺画廊显得那样——她也不过是洞达世情，知道些许的让步就会使对方得寸进尺，而这是不可容忍的一尺，极端可憎的一尺。

在论及世家最后一个阶段时，也许有人会不满意伊琳和乔里恩，觉得两人既是那样的财产叛逆者，为什么要在精神上占有自己的儿子乔恩。可是事实上，这是对故事的吹毛求疵；因为做父母的决不能让自己的孩子一点不知道真情就娶芙蕾，而决定乔恩拒婚的正是这些真情，并不是他父母的劝阻。不但如此，乔里恩的劝阻儿子并不为了自私，而是为了伊琳，而伊琳再三劝儿子的话却是："不要想到我，想你自己好了！"至于乔恩，获悉真

情以后，体貼到母亲的心情，决不能說这就証明她終究还是个福尔賽。

可是虽則这部福尔賽世家的原旨是描写美色对私有世界的扰乱和自由对私有世界的控訴，它却把書中的中上层阶級給后世保存下来，这是要向讀者告罪的。正如古埃及人在他們的木乃伊四周放了許多来生应用的物件一样，我也竭力在安姑太、裘丽姑太和海絲特姑太的四周，在悌摩西和斯悅辛的四周，在老乔里恩和詹姆士的四周，以及他們儿子的四周，放上一点可以保証来世的东西——一点香膏①，使他們在解体"历程"②的扰攘中获得宁靜。

如果中上层阶級，連同其他的阶級，全都注定要"进入"一个无声无臭的状态，这儿，浸漬在这些篇幅里，那些到这广大而零乱的文学博物館来的游人当会隔着玻璃看到它。它在这里安息着，而保存着它的正是它自己的汁液：財产意識。

約翰·高尔斯华綏

一九二二年

① 香膏，古代人用以保存尸体不腐。

② 暗用班揚天路历程的典故，实指进化。

第 一 部

有产业的人

……你可以回答

这些奴隸是我們的。

——威尼斯商人

目　次

“福尔赛精神”的挽歌 …… I

原　序 …… XIII

第一卷

第一章　老乔里恩家的茶会 …… 2

第二章　老乔里恩上歌剧院 …… 24

第三章　斯悦辛家的晚宴 …… 42

第四章　房子的筹建 …… 59

第五章　一个福尔赛家庭 …… 71

第六章　詹姆士细描 …… 79

第七章　老乔里恩做冒失事 …… 90

第八章　房子的图样 …… 99

第九章　安姑太逝世 …… 109

第二卷

第一章　房子动工 …… 120

第二章　如此良宵 …… 129

第三章　跟斯悦辛出游 …… 137

第四章　詹姆士亲自下乡去看 …… 150

第五章　索米斯和波辛尼之间的通信 …… 163

第 六 章　老乔里恩逛动物园 · · · · · · · · · · · · 181
第 七 章　悌摩西家里一个下午 · · · · · · · · · · 188
第 八 章　罗杰家中的舞会 · · · · · · · · · · · · 203
第 九 章　里希蒙之夜 · · · · · · · · · · · · · · · 213
第 十 章　一个福尔赛的诊断 · · · · · · · · · · · 227
第十一章　波辛尼的假保释 · · · · · · · · · · · · 238
第十二章　琼出来拜客 · · · · · · · · · · · · · · · 245
第十三章　房子装修完成 · · · · · · · · · · · · · 255
第十四章　索米斯坐在楼梯上 · · · · · · · · · · · 265

第 三 卷

第 一 章　马坎德太太的见证 · · · · · · · · · · · 272
第 二 章　公园之夜 · · · · · · · · · · · · · · · · 286
第 三 章　植物园中的幽会 · · · · · · · · · · · · 292
第 四 章　赴地狱之行 · · · · · · · · · · · · · · · 309
第 五 章　审判 · · · · · · · · · · · · · · · · · · 322
第 六 章　索米斯吐露出来 · · · · · · · · · · · · 332
第 七 章　琼的胜利 · · · · · · · · · · · · · · · · 345
第 八 章　波辛尼之死 · · · · · · · · · · · · · · · 355
第 九 章　伊琳返家 · · · · · · · · · · · · · · · · 366

插　　曲

残　　夏 · 373

第 一 卷

第 一 章

老乔里恩家的茶会

碰到福尔賽家有喜庆的事情，那些有資格去参加的人都曾看見过那派中上层人家的兴盛气象，不但看了开心，也增长見識。可是，在这些荣幸的人里面，如果哪一个具有心理分析能力的話（这种能力毫无金錢价值，因而照理不受到福尔賽家人的重視），就会看出这些場面不但只是好看，也說明一个沒有被人注意到的社会問題。再說清楚一点，他可以从这家人家的集会里找到那使家族成为社会的有力組成部分的証据；很显然这就是社会的一張縮影；这一家人这一房和那一房之間都沒有好感，沒有三个人中間存在着什么同情，然而在这里他却可以找到那种神秘然而极其坚固的粘結力。从这里开始，他可以隐約看出社会进化的来龙去脉，从而对宗法社会，野蛮部队的蜂集，国家的兴亡是怎么一回事，稍稍有所了解。他就象一个人亲眼看見一棵树从栽种到生长的过程——卓絕地表現了那种坚忍不拔、不随流俗的成功过程，这里面也包括无数其他不够坚强和精力不足的植物的死亡——将会有一天看見它变得欣欣向荣，长着芬香而肥大的叶子，开着繁花，旺盛得簡直引人反感。

一八八六年六月十五日那一天，約在下午四时左右，在老乔

里恩·福尔賽住的斯丹奴普門家里，一个旁观者如果碰巧在場的話，就会看到福尔賽家的全盛时代。

今天这个茶会是为了庆祝老乔里恩的孙女琼·福尔賽和菲力普·波辛尼先生訂婚而举行的。各房的人都来了，滿眼都是白手套，黃背心，羽飾和长裙，說不尽的豪华。連安姑太也来了。她住在兄弟悌摩西家里，平日絕少出門；成天坐在那間綠客厅的角落里看書做針綫；屋角上面放的一只淡青花瓶，插着染色的潘巴草，就象是她的盾牌，客厅四壁挂着福尔賽三代的画象。可是今天安姑太也来了；腰杆笔挺，一張安詳衰老的臉非常尊严——十足地代表这家人的坚强不拔的財产观念。

当一个福尔賽家的人訂婚，或者結婚，或者誕生的时候，福尔賽各房的人都要到場；当一个福尔賽家的人死掉——可是到現在为止，福尔賽家的人还沒有一个死掉；他們是不死的，死是和他們的主張抵触的，因此他們都小心提防着死；在这些精力高度充沛的人，这可以說是天性，因为不論什么事情，只要侵犯到他們的財产，都使他們深恶痛絕。

这一天，在那些和外客周旋的福尔賽家人的身上，都有一种比平时特别整洁的派头，神色自若然而带有警惕和好奇，兴高彩烈然而保持着身份，就象許多扎扯停当、严陣以待的战士一样。索米斯·福尔賽臉上那种习見的鄙夷神气今天已經遍及全軍；他們全在戒备着。

他們这种不自覚的敌对态度使老乔里恩家这次茶会在福尔賽家的历史上成为一个重要的轉折点，也就是他們这出戏的开場。

有种事情是福尔賽家人全都痛恨的，不仅他們各个人痛恨，而是作为一个福尔賽家人，就必然要痛恨；他們今天穿得那样格

外整洁，对待客人特别显出大戶人家那种亲热派头，故意强調自己的家世，以及那股傲慢的神气，都可以說是源自这种痛恨。你要一个社会、或者集团、或者个人露出原形，非有大敌当前不可，而今天福尔賽家人警覚到的也就是这个；警覚使他們全把盔甲拭亮了。作为一个家族，他們仿佛第一次直接意識到和什么陌生而危險的事情碰上了。

一个身材魁梧的人斜倚在鋼琴上面，这人是斯悅辛·福尔賽。他的闊胸脯上平时穿一件緞背心，插一根鉆石别針，今天却穿了两件背心，插上一根紅宝石别針；緞衣領上面一張剃过胡子的蒼老的方臉，顏色象淡黃牛皮，眼睛的顏色也是淡黃，神气儼然。他和詹姆士是一对孿生子，两弟兄一肥一瘦，所以老乔里恩总是称他們胖子和瘦子。詹姆士这时正靠近窗口站着，借此好呼吸一点新鮮空气；他跟魁梧的斯悅辛一样，有六尺来高，可是非常之瘦，好象出生以来就注定要和他兄弟对照，而且維持一个平均数字似的。他的身体永远有点傴，这时正在冷眼观看这个場面；一双灰色的眼睛好象有什么心事似地带着沉思，有时候又停止思索，把周圍的实况迅速地打量一下；瘦成两条平行皺紋的两頰，和胡子剃得很干淨的长长的上嘴唇，被一簇邓居萊式的大腮須包着。他手里拿着一件瓷器翻来复去的看。离他不远是他的独生子索米斯，正在傾听一位穿褐黃衣服的女太太談話；索米斯臉色蒼白，胡子剃得光光，深棕色的头发，有点禿頂；他把下巴偏着抬起来，鼻子显出上面說过的那种傲慢的神气，象在厌恶一只明知道自己消化不了的鷄蛋似的。索米斯身后是他的堂弟，那个高个子乔治，五房罗杰·福尔賽的儿子；乔治一張胖臉带着奎尔普式① 的狡獪神气，肚子里正在盘算一句自己慣常說的刻薄話。

紧挨在一起坐着的是三位老太太——安姑太，海絲特姑太

(福尔賽家的两位老姑娘)和裘丽(裘丽雅的短称)姑太。这位裘丽姑太在自己年事已长的时候平空忘掉自己的身份去嫁了一个体质素弱的席普第末斯·史木尔。她守寡已有多年，現在跟她的姊妹都住在最小的六房悌摩西·福尔賽家里，就在灣水路。三位姑太太各人手里拿一把扇子，臉上各抹了一点脂粉，各自插一点羽飾或者别針之类，这都說明今天是一个盛典。

族长老乔里恩本人因为今天做主人，站在屋子中間的灯架下面。他年已八旬，一头漂亮的白发，丰滿的額头，深灰色的小眼睛，大白上須一直拖过自己强有力的下巴；他有一种族长的派头，虽則两頰瘦削，太阳穴深陷进去，仍旧象永远保持着青春似的。他身体站得笔直，一双犀利而坚定的眼睛仍旧是目光炯炯。就因为这样，他給人家的印象是一点沒有小家子气，談不上疑心这个，討厌那个。好多年来，他都是一帆风順，所以人家对他天然就有这种想法。在老乔里恩的脑子里决計不会想到对人家要摆出一副疑惑或者敌对的神气。

他和今天到場的四个兄弟，詹姆士、斯悅辛、尼古拉和罗杰之間，有許多不同，也有許多相似之处。四个兄弟相互之間也很不同，然而又是一样。

这五張臉上虽則眉目两样，神情两样，却可以找出一些相似之处；各人的下巴，除掉表面上有些区别而外，都表現出一种坚强的毅力。这恰恰就是氏族的标記；由于年深月久、根深蒂固的緣故，难得追溯它的来历，更沒法去研究它；而福尔賽家的家业也恰恰可以由这种下巴来代表，来保証呢。

小一輩的弟兄也同样带上这个标記；乔治身材高大，壯得象

---

① 奎尔普是狄更司老古玩店小說中一个狡猾小人。

一条牛，亚其保尔德面色蒼白、精力过人，年青的尼古拉，性情执拗，又幼稚，又有趣；欧斯代司严肃而妄自尊大地坚决，全都一样；也許不大显著，但是錯不了；在这一家人的灵魂里面，这是个磨灭不掉的印記。

今天下午，所有这些极不相同而又极端相似的臉色，或是在这个时候，或是在那个时候，都流露出一种猜忌神情，而那位被猜忌的对象显然就是他們今天大伙儿上这里来会見的那个人。

据說，菲力普·波辛尼是个沒有財产的小伙子，可是福尔賽家的姑娘过去也跟这样的人訂过婚，而且的确还嫁过这种人。因此，福尔賽家的人对这种人的猜忌倒也不全然为了这个。事实是关于这个小伙子，在各房之間早有了风聞，无怪猜忌的起源連他們自己也說不清楚了。不錯，关于波辛尼是有过这样傳說的，說他曾經戴了一頂灰色軟呢帽去拜訪过安姑太、裘丽姑太和海絲特姑太；这是一种应酬式的拜訪，哪里可以戴了一頂灰色軟呢帽？而且是一頂稀脏的旧呢帽，連个式样都沒有。“眞特别，亲爱的——眞古怪——”。就是她們的話。海絲特姑太經过那間又小又暗的穿堂时（她本来有点近視），看見椅子上的帽子，还当作是一只下流的野猫，心里想湯米怎么会找来这么一个丢臉的朋友；她想把它嘘开，及至看見帽子一动不动，心里很不好受。

一个艺术家要抓住一幕戏，或者一个城市，或者一个人的全部特点时，总是竭力去发現那些意义深长的細节；这些福尔賽家人，在潜意識里也是象艺术家一样，不期而然地都着眼在这頂帽子上；在他們看来，这就是意义深长的細节；从这上面，可以懂得这件事情的整个意义。他們每一个人都这样問过自己，“我会不会戴这样一頂帽子去作这样的拜訪呢？”每一个人都回答“不会！”而且有些比較有想象力的人还会接上一句：“我想也不会

想到!”

乔治听了这事大笑。摆明的，这顶帽子是为了开玩笑才戴的！他自己在这方面就是好手。

“很无礼!”他說,“这个莽撞的海盜!”

这句“海盜”的俏皮話就此傳开了去，終于成为这家人提起波辛尼时最喜欢用的称号。

那次拜訪之后,三位老姑太都拿这顶帽子的事情来責备琼。

她們都說,“亲爱的,我們覚得你不該容他这样做!”

琼回答得又輕松又蛮不講理,仍旧是她平时的倔强派头:

“哦!有什么关系？菲力从来就不知道自己头上戴的什么!”

沒想到她的回答这样荒唐。一个人会不知道自己戴的什么嗎？什么話!

誰都知道老乔里恩的全部財产要由琼繼承；这个年青人能够跟琼訂上婚，不能不佩服他的本領；可是他究竟是怎样一等人呢？不錯,他是个建筑师,但是这不能成为他戴这种帽子的理由。福尔賽家人里面碰巧沒有一个做建筑师的，可是有一个福尔賽却認識两位建筑师；这两位在倫敦交际季节作礼貌上的拜訪时,决計不会戴这样一頂帽子。不妙呵！不妙!

琼当然見不到这一点,可是琼虽則年紀还不滿十九岁,在服飾上面，也是有名的挑剔。索米斯的妻子平日总是穿得那么漂亮，可是琼不是跟她說过羽飾太俗气嗎？索米斯太太果然从此不戴羽飾,她認为亲爱的琼这句話說得非常恰当!

不过各房的人虽則这样疑惧,这样不贊成,而且老老实实絕对不放心这件婚事,可是老乔里恩家請客,却照样赶来。斯丹奴普門发請帖是件极其稀罕的事情;十二年来还是第一次;自从老乔里恩太太去世以后,老实說就沒有請过客。

各房从来沒有到得这样整齐过；他們相互之間虽則有意見，可是仍旧神秘地团結一致，因此，当面临着共同灾难时，都能攘臂而起，就象田里的牛看見一只狗跑来，都挨肩立着准备一冲而上把侵略者踏死一样。当然，他們此来还想弄弄清楚将来应該送什么样的礼："你送什么？""尼古拉送一套銀匙！"婚礼的問題往往就以这种方式得到解决。可是送礼大体上也要看看新郎是怎么一等人。如果新郎是个头光臉光、衣服整洁、派头十足的人，那就尤其应当送他一点象样的东西；他也指望收到这些礼品。最后，就象証券交易所的股票价錢一样，通过家人中相互的調节，就会达到一种規格，結果每人送的礼都非常适当；不过最細微的調节还是操之于悌摩西那一房的手里，就在他灣水路那所高临海德公园的寬大紅磚房子里，因为安姑太、裘丽姑太、海絲特姑太都住在那边。

所以单单提一下这頂帽子的故事，就有十足的理由使福尔賽家人感覚不安。这样的大戶人家，只要稍微顧全这个广大的中上层阶級的体面，又怎能不感覚到不安呢；如果不感覚到，那才是荒乎其唐呢！

那位造成这种不安的老兄正远远站在門口，和琼談着心；他的鬈发看上去微有点乱，好象发覚到自己周圍的人神色有异似的。他还有种肚子里暗笑的神情。

乔治和自己的兄弟欧斯代司正在私下談着：

"看上去他好象要逃走似的——这个亡命的海盜！"

"这个相貌特别的人"——史木尔太太后来总是这样称呼他——是中等个子，身体非常結实；一張淡黃臉，灰黃的上須，高顴骨，深陷的双頰；前額差不多高到头頂，而且在眼睛上面隆起了一大块，就象你在动物园獅栏里看見那种額头一样；眼睛的顏

色象雪利酒① 那样淡，不时有一种茫然的神气，使人看了替他局促不安。有一次，老乔里恩的馬夫駕車子送琼和波辛尼上戏园去，回来跟管家的說：

“我弄不懂他是怎么回事。看上去簡直象半馴伏的野豹似的。”

每隔这么一会儿，就有个福尔賽家的人挨过来，張他一眼。

琼站在他前面，在抵御着大伙儿这种无聊的好奇心。她看上去只有那么一点儿大；正象过去有人說的，“只剩头发和神气；”一双毫不畏惧的藍眼睛，坚定的下巴，肤色皙白；臉和身体被那一大堆金紅色的头发一衬，都显得过于瘦弱了。

一个高身材女子站在那里望着这一对情人，带着隐約的微笑；这位女子曾經被一个福尔賽家的人比做希腊女神，他指的就是她的苗条身材。

她一双戴着紫灰色手套的手交叉着，庄重而迷人的面龐偏向一边，把所有近处男子的眼睛都吸引住了。她的身体有点搖摆，然而又是那样凝重，就象在随风蕩漾。两頰虽然温潤，可是很少血色；深褐色的大眼睛望上去非常温柔。可是男人望着的却是她那嘴唇，不論在問話或者回答的时候，唇边总带着那一点隐約的微笑；这是多感的嘴唇，肉感而且甜蜜；从她的唇間发出来的气息好象和春花一样地温暖而芳香。

訂婚的一对男女，始終沒有覚察到这样一个温柔的女神在打量着他們。还是波辛尼首先注意到她，就問起她的名字。

琼把自己的愛人領到那个身材苗条的女子面前。

“伊琳是我頂要好的朋友，”她說：“我要你們两个也成为好

---

① 一种南西班牙产的白葡萄酒。

朋友！”

琼这句命令式的话引得三个人全笑了；当他们笑着时，索米斯·福尔赛不声不响从那个身材苗条的女子后面出现了；他就是这女子的丈夫。

“啊！也给我介绍介绍！”他说。

的确，凡是在交际场合，他很少离开伊琳的左右；便是在应酬上暂时不得不离开她的时候，你还可以看见他的眼睛盯着她转；而且眼睛里的神情总是那样古怪，就象是监视和渴望。

索米斯的父亲詹姆士仍旧靠窗口在端详那件瓷器上的印记。

“我不懂得乔里恩为什么答应这件婚事，”他跟安姑太说。“人家告诉我，说他们还要等好多年才结得了婚。这个小波辛尼（他把重音读在第一个字上，把字母也拉长了）一个铜子也没有。当初维妮佛梨德和达尔第结婚的时候，我叫他把所有的财产都转为妆奁——也幸亏如此——否则他们到现在早就一文不名了！”

安姑太坐在丝绒椅子上，抬头观望。她前额上的白卷发盘成一圈一圈的，几十年来从没有改变过，因此也使福尔赛家的人全然忘掉时光的飞逝。她为了保养自己上了年纪的喉咙，现在很少说话，所以并不答话；不过在心里有鬼的詹姆士看来，那个脸色也就等于回答了。

“当然，”他说，“伊琳没有钱我有什么办法？索米斯太急；他趋奉她把人都趋奉瘦了。”

他悻悻然把瓷碗放在钢琴上面，眼睛又溜到门口那两对男女身上去。

“我看，”他出其不意地说，“眼前这样已经很好了。”

安姑太并沒有要他解釋这句怪話是什么意思。她知道他心里在想的什么。伊琳縱使沒有錢，也还不至于做出什么丑事来，不至于蠢到那样地步；因为人家說——是人家說的——伊琳曾經吵着要和索米斯分房；可是索米斯当然沒有——

詹姆士打断了她的沉思：

“可是悌摩西呢？”他問。“他沒有跟她們一起来嗎？”

安姑太紧閉的嘴唇勉强現出一絲慈祥的微笑来！

“沒有来，眼前白喉这样流行，他覚得不便出来；太容易过上了。”

詹姆士回答：

“哼，他眞会保养自己，我就沒有法子学他那样保养。”

他这句話的主要意思是羡慕，还是妒忌，还是鄙視，很不容易肯定。

悌摩西确是不大容易見到。他是老弟兄里面最小的一个，一向从事于出版事业。多年前，当出版事业还在如日中天的时候，他便感覚到不久就要下跌；其实那时候跌风并沒有到来，不过大家都承認跌风迟早是一定要来的；他在一家以宗教書籍为主的出版社里原拥有大宗股票，当时就把股票卖了一笔可观的数目，全部拿来买了年息三厘的公債。这一举动立刻使他在福尔賽家人中間陷于孤立，因为其他福尔賽家人的投資决不肯少过四厘；他这个人比起一个普通小心謹慎的人来也許还要强些，可是这种孤立状态却使他的精神逐漸地但是認眞地变得頹唐起来。他差不多成为一种虛无縹緲的人物——一种象征安全的精灵經常縈繞着福尔賽宇宙的边緣。他从不結婚，也不要孩子；結婚在他看来簡直荒唐，孩子对他完全是累贅。

詹姆士又开口了；他敲敲那件瓷器：

"这不是眞的渥斯特古瓷。我想这个小伙子的事情，乔里恩总跟你談过一点了。就我所知，他既沒有职业，也沒有錢，也沒有什么值得一提的亲友；不过話又說回来，我知道的太少了——他們什么事情都不告訴我。"

安姑太摇摇头；那張方腮鷹鼻的老臉顫动了一下；两只手上蜘蛛一样的手指交叉在一起而且紧紧扣着，好象隐隐在加强自己的意志。

在福尔賽老一輩的人里面，安姑太的年齿最长，比誰都要大好几岁，所以在他們中間享有一种特殊地位。他們都是些投机家和自私自利的人，誰也沒有例外——不过并不比他們的邻居更糟；然而就因为这个緣故，他們看見她那种儼然不可侵犯的样子，不由得都有点畏怯；而且碰上大好机会时，他們只有避开她的一法！

詹姆士把两条瘦长的大腿搭起来，又繼續說：

"乔里恩，他是一意孤行的。他沒有孩子——"說到这里，他又頓住，想起老乔里恩的儿子小乔里恩来。小乔里恩，琼的父亲，自己弄得一团糟，遺弃了老婆和孩子跟那个外国女教师私奔，就这样断送了自己。"哼，"他連忙又接下去，"如果他喜欢这样做，我想在他也不算什么。你說，他要陪多少妝奩。恐怕每年要給她一千鎊；他的錢除了留給她而外，更沒有别人了。"

他伸手和迎面来的人握手，那人穿得衣服整洁，胡子剃得光光的，几乎一根头发都沒有，长而塌的鼻子，厚实的嘴唇，长方的眉毛下面一对冰冷的灰色眼睛。

"怎么样，尼克，"他說，"好嗎？"

尼古拉·福尔賽把自己更加冰冷的指尖放在詹姆士冰冷的手心里握一下，赶快縮回来，动作象小鳥一样敏捷，而且臉上的

神情仿佛是个早熟的小学生（他过去在自己当董事的那些公司里面，发了一笔大财，当然是完全合法的）。

“很不好，”他嘟着嘴說——“整个星期都不好；晚上睡不着。医生也說不出所以然来。这医生是个聪明家伙，否則我也不会請他，可是除掉医葯賬之外，我什么都得不到。”

“医生！”詹姆士狠狠地說了一句；“我把倫敦所有的医生都請教过来了，不是为家里这个病，就是为那个病。这些人全不济事；他們什么鬼話都会說。你看斯悅辛。他們治好他什么？比从前更胖了；簡直是大块头；他們就沒法减輕他的体重。你看看他的样子！”

斯悅辛·福尔賽又方又闊的高个子搖搖摆摆向他們走来；胸部穿着两件顏色鮮艳的背心，就象只斑鳩。

“哎！你們好？”他說話总是那样的做作，把“好”字說得特别重——“你們好？”

三弟兄里面，每一个人望着其他两人时都显出恼怒的神情，因为根据經驗，其他两个准会把自己的病痛說成沒有什么了不起。

“我們剛談起，”詹姆士說，“你一点沒有瘦下来。”

这話把斯悅辛听得两只淡黃的圓眼睛鼓了出来。

“瘦下来？我倒很好，”他說，身子稍向前傾，“不象你們这样的竹竿儿！”

可是他赶快又把身子縮回去，站着一动不动，怕把胸口撑得太过头了；拿斯悅辛說，再沒有比一个漂亮的仪表更加可貴了。

安姑太的老眼把三个人挨次看了一下；臉上的神情又是鍾爱又是严厉。三弟兄也把安姑太看看，她已經有点龙鍾了。眞是个了不起的女人！实实足足八十六岁了；可能还要活上十年，

虽然身体从来就不太好。斯悦辛和詹姆士这两个孿生兄弟不过七十五岁；尼古拉不过是七十开外一点的小弟弟。他們全都很頑健，这一点很可以告慰。在各式各样財产之中，他們每个人的健康当然是各人最最关心的。

“我也不坏，”詹姆士接着說，“不过用脑过度。一点儿事情往往煩得要死。我得上巴市走一趟！”

“巴市！”尼古拉說。“我上过一次哈罗盖特，去了毫无用处。我需要的是海空气。哪儿也比不上雅茅司。到了那边之后，我睡得——”

“我的肝脏很不好，”斯悦辛緩緩地插进来。“这儿痛得厉害；”說时把手在右胁下按着。

“沒有运动的緣故，”詹姆士說，眼睛盯着那件瓷器；赶快又加上一句：“我这儿也痛。”

斯悦辛气得臉都紅了，一張上了年紀的臉怒得就象火鷄。

“运动！”他說。“我运动眞不少，在俱乐部里从来不坐电梯。”

“我不知道，”詹姆士赶快說。“我什么人的事情都不知道；他們什么事都不告訴我。”

斯悦辛瞪眼望他一下，就問：

“你这儿痛怎么办呢？”

詹姆士臉上高兴起来。

“我，”他开始說，“配了一种葯粉吃——”

“爷爷你好？”

是琼站在他面前，一个小个子仰起坚定的小臉望着他的大个子，手伸了出来。

詹姆士臉上的高兴消失了。

"你好?" 他說,若有所思地望着她。"說是你明天要上威尔斯去拜望你未婚夫的几位婶娘去,是嗎? 那边的雨特别多。这不是眞正的渥斯特古瓷。" 他敲敲那只碗。"你母亲結婚时我送的那一套瓷器才是眞的。"

琼挨次和她三位叔祖握了手,就轉身朝着安姑太这边。老姑太的臉上显出很亲热的神气;她带着顫动的热情,在琼的頰上亲了个吻。

"乖乖,"她說,"你要整整去一个月嗎?"

琼又走开了; 安姑太从后面望着她瘦削的小身材。这位老姑太一双鉄灰色的圓眼睛开始象鳥儿一样涌进泪水, 焦虑地望着琼在騷动的人群中走动,原来客人已开始告辞;她两只手的指尖相抵着,知道自己迟早也要离开,心里又在拿主意了。

"是的,"她想,"大家都待她很好;不少的人来給她道喜。她应当很快乐呢。"

这时門口已經挤了一大堆人,都是衣冠楚楚的人士,有当律师的,有当医生的,有做証劵交易所的,种种数不清的中上层职业的人; 在这些人里面,只有五分之一左右是福尔賽家的人,可是在安姑太眼中看来, 他們好象全都是福尔賽一家——这里的确沒有多大分别——她眼睛里只看見自己的亲人。这个家就是她的世界,除此以外,她就不知道有其他人家,而且从来不知道有其他人家。 他們所有的心事、疾病、訂婚、結婚,他們怎样混的,他們是否在賺錢,这一切她都知道——这是她的财产,她的寄托,她的生命;此外的一切都只是些模模糊糊的事实和些无关重要的人。 哪一天輪到她要死时,她要放下的就是这个家;也就是这个家使她成为这样了不起,而且暗暗覚得自己了不起;否則的話,我們誰也活不了; 她焦渴的抓住这个家,而且日益变得貪

婪了。不管她的生命是在消逝，这个家她将永远保留到底。

她想到琼的父亲小乔里恩，就是跟那个外国女孩子私奔的。唉，这对于老乔里恩和他們一家人是多么痛苦的打击！这样一个有出息的青年做出这种事情来，眞是个痛苦的打击；不过总算沒有声揚出去，小乔里恩的妻子也沒有提出离婚，眞是万幸！这已是多年前的事情了。六年前，琼的母亲去世，小乔就跟那个女子結了婚，現在有两个孩子，这都是听人說的。虽說如此，他已經放弃了做一个福尔賽家人的資格，沒法参加今天的宴会；安姑太那种自矜家世的心情，經他这一搗乱，未免美中不足；这样一个有出息的青年，她一向引以自豪的，現在連看看他、吻他的那种正当的乐趣也被剝夺了！想到这里，她一顆頑固的心不由得痛苦起来，就象是老伤发作、眼睛有点湿濡濡的。她用一块細麻紗手絹偷偷把眼睛擦一下。

“安姑？”她身后一个声音說。

原来是索米斯·福尔賽。索米斯的外表并不漂亮，塌肩膀，瘦削的两頰，瘦削的身材，臉剃得光光的，可是整个外表，却带有一种圓滑和深沉的神情；他正低头望着安姑，微偏着头，就好象从自己鼻子这一边看她似的。

“你对这两个人的訂婚怎么看法？”他問。

安姑太的眼睛驕傲地望着他；自从小乔里恩离开这个老窩之后，索米斯是她侄輩中最年长的一个；他現在是她的寵儿，她認为索米斯能够保持福尔賽家的傳統精神，而这个傳統是不久就要脫离她的掌握了。

“对于这个年青人是件好事，”她說；“而且他长得年輕漂亮；不过很难說他做琼的爱人是否合适。”

索米斯拿手碰一下一架金漆烛台的边緣。

"她会馴伏他的,"他說,一面偷偷舐湿指头,擦擦烛台上的圓球。"这是眞正的古漆;現在买不到了。在乔布生拍卖行里可以拍上很大的价錢。"他講得津津有味地,好象覚得自己在逗老姑母的欢心。他这种私心話很少跟人講。"我自己也愿意买。"他又說;"买旧漆器永远是合算的。"

"你对这些事情眞是精明,"安姑太說。"伊琳好嗎?"

索米斯的笑容消失了。

"很好,"他說,"总嘰咕自己睡不着;她睡得比我好得多,"說时望望自己的妻子;伊琳这时正在門口和波辛尼談話。

安姑太叹口气。

"也許,"她說,"她还是跟琼少来往一点好。琼就是那样一个牛性子。"

索米斯臉紅了;那块紅暈很快就在瘦削的两頰上消失掉,但是夹在眉心中間的一块紅斑却很久不退,这是一个人內心激蕩时的标志。

"我不懂她看中那个碎嘴的小雌儿什么地方,"他憤憤然說,可是看見有人来了,就轉过身去研究那只烛台。

"他們告訴我,乔里恩又买了一所房子,"索米斯的父亲的声音在他身边說;"他的錢一定不少,一定多得自己沒法办了!在蒙特貝里尔方場,他們說的;靠近索米斯那里;他們从来不告訴我——伊琳什么事都不告訴我!"

"头号地点,上我那里不到两分鐘,"斯悅辛的声音說,"从我的公寓坐馬車上俱乐部八分鐘就到了。"

对于福尔賽家人,他們住宅的地点或者地位是件极端重要的事;这也不足为奇,因为福尔賽家起家的全部秘訣就在房子上面。

他們的父亲原是种田出身，約在本世紀初从杜薩特州来到倫敦。

“杜薩特·福尔賽大老板——那些接近他的人都这样称呼他——过去是石工，后来逐漸升到建筑工头地位。他在晚年迁到倫敦来，繼續搞建筑工程，一直到去世为止；死后葬在高門公墓。他遺有三万鎊財产給十个儿女。老乔里恩有时提到他，說他是“一个严厉而粗鲁的人；沒有什么文雅气息。”这些福尔賽第二代的确覚得这个父亲配不上他們。他們在他的性格里所能发現的唯一貴族气息就是經常飲馬地拉酒。

海絲特姑太是家族史的权威，她这样形容他：

“我記不起他做过什么大事业；至少在我生下来以后是如此。他是个——嗯——置房产的人，亲爱的。头发跟斯悅辛叔叔的头发差不多的顏色；体格相当結实，高嗎？并不太高（他五呎五寸高，臉上有許多斑点）；气色非常之好。我記得他經常飲馬地拉酒；可是你們去問安姑去。他的父亲嗎？他的父亲——嗯——他得照应杜薩特州那边的田地，就在海边。”

詹姆士有一次亲自下去，看看他們各房发源的老家究竟是怎样一个地方。他看見两处老农場，一条土車走的土路深深陷在淡紅土里，从这条路可以通往海边的一座碾子；一座灰色小教堂，外面一道拱柱的圍墻，和一座更小更灰色的小礼拜堂。用以推动碾子的那股水流分做十来道潺湲的流水流下去，水口上有許多猪在那里覓食。这一切远远望去都籠罩着一层薄霧。看上去，那些福尔賽的祖先当初就是这样两足陷在污泥里，臉朝着大海，每逢星期日怡然自得地向谷中走去，几百年来犹如一日。

詹姆士是否指望获得一笔遺产，还是指望在那边找点可以夸耀的东西，我們无从得知；总之，他垂头丧气回到城里来，而且

到处竭力掩飾他这次的失败。

“沒有什么可看的，”他說；“普通乡下的小地方，跟山岳一样古老。”

可是大家覚得古老总算是一点安慰。老乔里恩有时候很老实，老实得过头，他每逢提起自己祖先时常說：“自耕农，我覚得毫不足道。”可是他却要把自耕农三个字重复一下，好象給他安慰似的。

他們都混得非常之好，这些福尔賽家的子孙；可以說，都有“相当的地位”。他們全都持有各种股票，不过除掉悌摩西外，都沒有买公債，因为他們認为投資弄个三厘錢总沒有問題。他們也收藏画；有些慈善机关，对于他们生病的佣人不无有点好处，所以他們也肯捐助。他們从自己造房子的父亲身上遺傳了一种才能，对于房产特别內行。这一家人原来也許信奉什么原始宗教的，可是現在随着境况轉移，都成为英格兰教会的教友，并且指使自己的老婆和孩子不时上伦敦比較时髦的教堂去做礼拜。哪个怀疑他們是否眞正的基督教徒，总会引起他們的煩恼和詫异。有些在教堂里还包下座位，这在他們就算是以最最实际的行动来表示他們对基督教义的敬意了。

他們的住宅都环繞着海德公园而且相隔不远，就象許多哨兵在那里巡邏；公园是这个倫敦美人的心脏，也是他們心身的寄托；如果不这样巡邏，这顆心就会溜脫他們的掌握，使得他們看不起自己。

这里有老乔里恩住在斯丹奴普門，詹姆士住在公园巷；斯悅辛住在海德公园大厦的那些橙黃和青色的公寓里，一个人享受豪华——他从来不結婚，决不！索米斯的小家离武士桥不远；罗杰一家在王子园，（罗杰在福尔賽一家人中是个了不起的人

物，他主張訓練自己四个儿子从事一个新的职业，而且付諸实施。“置房产——什么也比不上这个！”他总是說；“我别的什么都不来！”）

再就是海曼的一家——海曼太太是福尔賽姑太太里面出嫁的一个——高高住在坎普頓山一所房子里，房子的式样就象只麒麟，那么高，人要仰头看房子連脖子都要扭一下；尼古拉的家在拉布罗克林，房屋寬敞，而且是天大的便宜貨；最后，但也不是数不上的，还有悌摩西住在灣水路，这里在他的保护下住着安姑太、裘丽姑太和海絲特姑太。

可是这半天詹姆士一直都在盘算着，这时他便向做主人的老哥談起蒙特貝里尔方場的那所房子，問他花了多少。他自己这两年来都看中这所房子，可是卖方要的价錢实在太大。

老乔里恩把买房子的詳細經过重說一遍。

“还有二十二年嗎？”詹姆士重复一句；“就是我一直想买的呀——你出的价錢太大了！”

老乔里恩眉头皺起来。

“并不是我要买，”詹姆士赶快說；“这样的价錢是不合我口胃的。索米斯知道这所房子，嗯——他会告訴你价錢太大了——他的意見很值得听听。”

“他的意見我一点不要听，”老乔里恩說。

“哦，”詹姆士嗫嚅着，“你一定要照自己意思做——意見是不錯的。再見！我們預备坐車子上赫林汉馬球会去溜溜。他們說琼要上威尔斯去，明天你就要冷清了。你打算怎样消遣呢？还是上我們家来吃晚飯罢！”

老乔里恩謝絕了。他走到大門口送他們坐进四輪馬車，向他們眯着眼睛笑，早已忘記适才的肝火了——詹姆士太太正面

坐，深黃的头发，人又高又神气；她的左首坐着伊琳——詹姆士父子坐着倒座，面对着他們的妻子，好象期待着什么似的。老乔里恩眼望着他們，坐在彈簧垫子上連顛带跳，一声不响，随着車身的每一个动作搖晃着，就这样在日光下面走了。

半路上，是詹姆士太太先开口。

“从来沒見过这么一大堆怪里怪气的人！”

索米斯垂着眼皮窺望她一眼，点点头，这时他看見伊琳瞄了他一眼，眼睛里的就是她平日那种深不可測的神情。很可能，福尔賽每一房赴过老乔里恩家的茶会之后，临走时都会說这样話。

老弟兄里面的老四和老五，尼古拉和罗杰，是最后离开的一批；两人一同步行着，沿着海德公园向普萊德街地道車站走去。他們跟福尔賽家所有上了年紀的人一样，都有自备馬車，而且只要有法子避免，决不坐街上的馬車。

天气很晴朗，时节正是六月中旬，公园里的树木全长得青枝綠叶；这片景色，两弟兄虽則眼睛好象看不見，可是却很給他們的散步和談話助兴。

“对的，”罗杰說，“是个漂亮女子，那个索米斯的妻子。有人告訴我，他們并不融洽。”

这位老五长了一个高額头，而且在福尔賽弟兄中間算是臉色最最紅潤的一个；一双淺灰的眼睛一路上打量着沿街的房屋，不时把手中雨伞平举起来，照他自己的說法，来测量这些房屋的高矮。

“她沒有錢，”尼古拉回答。

尼古拉自己就是娶了一个非常有錢的老婆；那时还是已婚女子的财产法沒有頒布前的黃金时代，他总算老天保佑，能够好好利用这笔錢。

“她父亲是什么样人?”

“叫做海隆,一个大学教授,他們告訴我的。”

罗杰摇摇头。

“做教授的有什么錢!”他說。

“他們說她的外祖父是开水泥厂的。”

罗杰的臉上露出喜色。

“可是破产了,”尼古拉接口說。

“唉!”罗杰叫出来,“索米斯跟她可有得气淘呢;你記着我的話,有气淘——她有种外国女人的派头。”

尼古拉舐了一下嘴唇。

“她是个漂亮女子呢,”他揮开一个清道夫。

“他怎样追上她的?”罗杰过了一会又問。“她穿衣服准开銷他不少錢!”

“安姊告訴我,”尼古拉回答,“他追求她追得人簡直要发瘋了。她拒絕了他五次。詹姆士对这件事很不放心,我看得出来。”

“唉!”罗杰又說;“詹姆士眞是倒霉,达尔第也使他嘔气。”舒散一下,使他臉上的气色更加好了;他甩动手中的伞柄高到自己的眼睛,而且愈来次数愈多了。尼古拉的臉上也显出高兴的样子。

“臉上太沒有血色,不合我的口味,”他說,“不过身腰是头等!”

罗杰沒有答話。

“我認为她的确神气,”他終于說——这在福尔賽一家的用語里算是最高的恭維。“那个小波辛尼决不会有出息。白吉特飯店那边的人說他是个艺术家——想要改革英国的建筑;这哪

里能弄到錢！我很想听听悌摩西对这件事怎样看法。”

两人进了地道車站。

“你坐几等？我坐二等。”

“二等我决不坐，”尼古拉說；“保不定傳染上什么怪病。”

他买了一張头等車票上諾丁山門；罗杰买一張二等車票上南坎辛登。一分鐘后車子开来，弟兄們分头走进各人的車厢。各人心里都感到不痛快，覚得对方应該改变一下平日的习慣，多陪伴自己一会儿。可是罗杰只是在心里想：

“永远是个固执的浑蛋！尼克。”

尼古拉也在跟自己說：

“永远是个跟人合不来的家伙，罗杰！”

这些福尔賽家的人极少感情用事。在这被他們征服了而且融合进去的大城市里，他們又哪有功夫来感情用事呢？

第 二 章

老乔里恩上歌剧院

第二天下午五点鐘的时候，老乔里恩一个人枯坐着，嘴里銜一支雪茄，旁边桌子上放了一杯茶。他倦了，雪茄沒有抽完，人已經睡去。一只蒼蝇歇在他头发上；在一片困人的沉寂中，他的呼吸听上去很沉重；白胡子遮掩着的上嘴唇呼出呼进。一只夹着雪茄的手上滿是青筋和皺紋，雪茄从他的手指間落在空壁爐上，自己燒光了。

这是一間阴暗的小書房，書房窗子鑲的全是染色玻璃，擋着窗外的景色；房內全是桃花心木的家具，上面滿是雕花，背垫和坐垫都是一色深綠的絲絨。老乔里恩时常提起这套家具："哪一天不卖上大价錢才怪。"

想到一个人死后还能够在自己买的东西上賺一点錢，也是开心的事情。

福尔賽家房屋的后房都有一种很特别的深黃色情調，这間書房也是如此。老乔里恩的大头和白发倒在高背椅的背垫上頗有点倫勃朗① 画的人物的风度，可是那撮上須却破坏了这里的效果，使他的一張臉看上去有点軍人气概。一架老鐘滴搭个不停；这架鐘在五十年前老乔里恩还沒有結婚时就一直跟着他，这

时正带着妒意替它的老主人紀录着那一去不返的分秒。

老乔里恩一直不喜欢这間書房，一年到头很少进来，只是进来在屋角那口日本橱里面取雪茄烟；現在这間書房向他报复了。

他的太阳穴就象茅屋頂一样斜盖着下面两个窟窿，顴骨和下巴在他睡着的时間全都突出来；这些在他的脸上就如一張供状，承認自己老了。

他醒了。琼早已走了！詹姆士說过，琼走后他会冷清。詹姆士总是这样一个无聊的家伙。想起自己从詹姆士手里搶購到那幢房子，他甚为得意。活該，誰叫他死扳价錢呢；这家伙脑子里只想到錢。可是，他自己的价錢是不是出得太高呢？他要好好張罗一下才能——。把琼这件婚事办完，敢說要用到他的全部現款。他絕对不应当答应这件婚事。琼是在拜因斯家里認識这个波辛尼的——就是拜因斯—毕尔地保建筑公司。拜因斯他也認識，为人有点嘮叨，好象他就是这个小伙子的姑父。自从那次会面之后，琼就一直在追他；这孩子只要迷上什么，誰也拦阻不了。她一直就是看中这些沒出息的人，不是这，就是那。这小子并沒有錢，可是她执意要和他訂婚——那人是个横冲直撞、毫不懂事的家伙，苦头有得吃呢。

琼有一天就是象往常那样莽里莽撞地跑来找他，告訴他要訂婚了；后来，好象给自己解嘲似的，又加上一句：

“他眞有趣；时常一个星期都靠吃可可过日子！”

“那么他也要你靠吃可可过日子嗎？”

“哦，不会的；他現在慢慢出头了。”

老乔里恩把白胡須下面的雪茄拿开，胡須梢上还沾了一点

---

① 倫勃朗——荷兰十七世紀画家。

咖啡；他望望她，这样的一个小东西却这样抓着他的欢心。什么叫“出头”，他比自己的孙女懂得多。可是她两只手紧紧抱着他的膝盖，拿脸偎他，就象一只快乐的猫儿，发出一种嗚嗚的声音。老乔里恩絲毫沒有她的办法；他彈掉雪茄烟灰，不由得发作起来：

“你們全都是一样的；你們想什么都非要弄到手决不滿足。要倒霉你活該倒霉；我可不管你的閑事。”

他就是这样不管琼的閑事，只和琼講定条件，非要波辛尼每年至少有四百鎊收入时，才許結婚。

“我沒有法子給你很多的錢，”他跟她說；这是一句老話，琼也听慣了。“也許这位叫什么的仁兄会供給你可可吧？”

自从有了这事以后，他簡直和琼見不到面。眞是不合算！給她一大笔錢，讓她和一个他毫不知道底細的人过着游手好閑的日子，他决計不干。这类事情他从前也看見过；决沒有好結果。頂頂糟糕的是，要动搖她的决心，簡直是沒有指望。她就象一头騾子那样固执，从小就是如此。他看不出这件事是怎样一个了局。这两个人用錢非得有計算不可。他非要亲眼看見小波辛尼自己有了收入以后，决不讓步。琼跟这个家伙准会鬧翻，这是洞若观火的；这家伙根本就不懂得什么叫錢，跟畜生一样。至于急急忙忙赶到威尔斯去拜訪这年青人的那些姊娘，他有十足把握說都是些老厌物。

老乔里恩一动不动，望着墙壁；除掉一双眼睛还睜着外，他簡直可以說还在睡覚……詹姆士亏他想得起来，說那个年輕的狗蛋索米斯能提供他什么意見！索米斯一直是个狗蛋，老是眼睛里沒有人！他不久就会摆出一副有产业的人的派头，在乡下置一所房子！有产业的人，哼！索米斯就跟他老子一样，总在物色便宜貨，一个丧尽天良的穷鬼！

他起身走到那口橱面前，动手把一束新买的雪茄一支一支装进烟匣。照这样的价錢，这些烟不能算坏，可是今天你休想买到一支好雪茄；什么也比不上汉生—布里几尔烟行出的那些老牌苏宾菲諾。那才是雪茄呢！

这串思緒，就象香水的幽香一样，使他回忆起当年在里西蒙① 过的那些快意的夜晚；那时候晚飯一过，他就和尼古拉·特里夫萊、特拉奎尔、杰克·海林、安东尼·桑渥西那班人坐在皇家酒店的走廊上，自己抽着烟。那时候他的雪茄多美啊！ 可怜的老尼古拉——死了；杰克·海林呢——也死了；特拉奎尔呢——被他那个老婆折磨死了； 剩下个桑渥西——簡直老得不象样子（胃口当然很坏了）。

在那些日子的所有交游里面，他好象是碩果仅存的一个；当然，还有斯悅辛，不过这人胖得太不象話了，跟他什么都談不上。

很难信得过这是多年以前的事情；他覚得自己还很年輕！他站在那里一面数雪茄，一面沉吟，覚得这一点最为痛切，也最为难堪。虽則是一头白发，一个孤鬼，他仍旧有一顆童心。还有每逢星期六在汉普斯泰区② 过的那些下午， 他和小乔里恩一同出去蹓躂，沿着西班牙人路走一段路到了高門山，再上齐耳山， 再回到汉普斯泰， 仍旧在杰克·史特劳的宫堡飯店吃晚飯——那时候他的雪茄多美啊！ 而且那样好的天气！ 現在連好天气都沒有了。

还有琼五岁时开始学步的光景， 平时她总是和她的母亲和祖母，两个善良的女人在一起，但是每隔一个星期的星期天，就由他带她上动物园去；两个人站在熊栏上面，用他的伞柄插上糕

① 倫敦近郊一个幽美的住宅区和游覽区。

② 倫敦西北部的一个住宅区和风景区。

餅去喂她最心爱的熊；那时候他的雪茄多美啊！

雪茄！这多年来，他連这点品鉴的能力也沒有老掉；在五十年代时，他在香味方面的辨别力是出了名的，誰都佩服他；人家談起他来时，都說："福尔賽么——倫敦最好的品茶手！"要說，他靠以起家的也就是这种品茶的本領——当时两个著名的茶商，福尔賽和特里夫萊，都是在这上面发了財的；他們的茶和任何一家的茶都不同，香味俱絕，非是貨眞价实，决不能有这样香味。当时倫敦城里① 的福尔賽—特里夫萊茶行，只要一提到，就使人联想到雄图和神秘，想到专船专运，专泊港口，专和东方人交易的一种专門生意。

这生意他也眞肯干！在那些年代里，人人都眞肯干！这个字，眼前的这些毛头小伙子連懂也不懂得。他什么事都要詳詳細細研究过，什么过程他都明了，有时候为了一件事情可以熬个通宵。而且他一定要亲手来甄拔那些代办商，在这上面他一向引以自豪。他时常自命能够識人，他成功的秘密就在这里，而且在这行生意上，他唯一眞正喜欢的也就是能发揮他这种甄拔人才的領袖才能。便是到現在——这家茶行已經改組为有限股份公司而且营业一天不如一天（他已經老早把股票卖掉了）——他想起那时期来还深深感到屈辱。他很可以混得好得多！他当律师准会青云直上！他当初甚至于想到竞选议会議員。尼古拉·特里夫萊不是屢次跟他談起嗎："老乔，你如果不是自己过分小心，什么事都做得了！"老尼古拉眞叫人想！这样一个好人，可是个浪蕩子。这个声名狼借的特里夫萊！他自己从来就不小心。所以他現在死了。老乔里恩用一只稳定的手数数雪茄，脑子里

---

① 指倫敦中心的商业区，下同。

触起一个念头，是不是他自己过分地小心了呢。

他把雪茄匣子放在上衣貼胸的口袋里，把衣服扣上，就沿着那串长楼梯上自己的臥室去，傴着身子一步一步向上爬，还扶着楼梯栏杆撑着自己。这房子太大了。等琼結了婚——如果她，如他設想的，有一天会結婚的話——他就把房子賃出去，自己去租几間公寓。养这样半打的佣人成天好吃懶做的，算什么？

管家听見他按鈴走进来——这个管家是个大个子，留了一撮下須，走路輕手輕脚的，而且有种保持緘默的特别本領。老乔里恩叫他把自己的晚礼服取出来；他要上俱乐部去吃晚飯。

“馬車送琼小姐上車站回来有多久了？两点鐘就回来了嗎？那么讓馬夫六点半来好了。”

七点正，老乔里恩就上了俱乐部；这个俱乐部是中上层人士那些政治結社之一，今天說来是早已过时了。虽則还有許多人談到它，也許就是因为有人談到它，所以看上去那样毫无生气。人人都說散漫俱乐部快要撑不下去了，說得人都厌煩。老乔里恩嘴里也这样說，可是毫不动心，那种神气眞叫一个好体质的会員看了动火。

“你为什么还不退出呢？”斯悅辛时常带着一肚子悶气問他。“你为什么不加入多嘴俱乐部呢？我們的海德席克酒只卖二十先令一瓶，倫敦哪个地方吃得到；”他声音小下来，又接上一句：“現在剩下只有五千打了。我每晚都喝它，一次也不放过。”

“我考虑考虑，”老乔里恩总是这样回答他；可是到了眞正考虑时，总为着五十基尼的入会費在迟疑不决，而且批准入会要等上四五年之久。因此他总是考虑得沒有个完。

按說，他作为一个自由党員年紀已經太大了，而且他早已不相信自己俱乐部的那些政治主張了，人家还知道他曾經罵过那

些政治主張都是"垃圾"；他和俱乐部的政治主張这样相反，然而照旧做一个会員，使他反而很开心。这个地方他一直就瞧不起；多年前，他們拒絕他加入什錦俱乐部，說他是个生意人，他一气就加入了这儿。眞气人，他有什么地方不及那班人的！因此他对这个接受他加入做会員的散漫俱乐部天生就瞧不起。这里的会員都是些平平常常的人，多数是城里的——証券經紀人，律师，拍卖商，什么都有，跟許多心性强硬可是見解不高的人一样，老乔里恩也是对于自己所属的阶級不大看得起。在社交方面或是非社交方面，他都忠实地奉行着他們的生活习慣，可是暗地里却覚得他們是"庸碌的一群"。

后来上了年紀，世情也看透了些，他請求加入什錦俱乐部时受到的挫折在自己回忆中已經淡了許多；現在什錦俱乐部在他心目中簡直被尊为俱乐部中的翹楚。这多年来，他早就該做了会員了，可是由于他的介紹人杰克·海林办事馬虎，連俱乐部的人都弄不清楚为什么原因沒有通过他加入。他們不是立刻就接受他的儿子小乔加入了嗎？敢說这个孩子現在还是会員呢；八年前他收到小乔的一封信就是从那里发出的。

他已經有几个月不上散漫俱乐部来了；房屋粉刷得花花綠綠，就象过了时的房屋和船只急于脫手时涂得那样。

"这个吸烟間的顏色眞蠢，"他心里想。"飯厅不錯。"

飯厅是暗巧格力色的底子，加上一点淡綠，总算投合他的心意。

他叫了晚飯；二十五年前他在暑假期中，带儿子小乔上德魯黎巷看戏的时候，常上这儿来用飯；現在他也在当年坐的同一角落坐下——也許就是同一只台子；这个俱乐部的政治主張虽則激烈，可是各方面都沒有什么进步。

小乔眞爱看戏，老乔里恩記得他总是和自己对面坐着，表面竭力装得若无其事，可是看得出心花怒放。

老乔里恩今天叫的晚飯也是自己儿子一向喜欢叫的——湯、炸小魚、鷄餅和果排。唉！他現在要是能坐在对面多好啊！

父子两个已經有十四年沒有見面了。在这十四年中，老乔里恩不时想到在处理儿子的事情上自己也有点不对。小乔先是爱上那个迷人精丹娜伊·桑渥西，就是安东尼·桑渥西的女儿，現在叫丹娜伊·毕罗了；一場失意使小乔憤然投入琼的母亲的怀抱。也許他当初应当阻止他們不要那样急急忙忙結婚，两个年紀都太輕；可是这次失恋使他看出小乔这人感情太容易冲动，正巴不得他能够結婚。不到四年功夫，事情鬧开了！要他贊成儿子的荒唐行为当然不可能；他这人平时立身处世主要是靠两方面——理智和教养；現在无論从理智方面或者从教养方面講，这件事他都决計不能贊同。虽則如此，他的內心感到非常痛苦；但是小乔这事做得太絕情了，也不容得他伤心。那时的琼是个紅头发的小家伙，已經会在他滿身爬，纏他，纏着他的心；他的心天生就是給这种照顧自己不了的小家伙玩耍的，投靠的。就同他一向看事情那样的清楚，他看出在琼和儿子之間，他必得放弃一个；这是实逼处此，沒有任何調和的余步。叫人伤心的也就在此。終于那个照顧不了自己的小家伙战胜了。他不能又要孙女，又要儿子，結果只好跟儿子分开。

这一分开，一直到今天都沒有見面。

他曾經提出每年給小乔里恩一点津貼，可是小乔里恩拒絕了；这比任何事情更加伤他的心，因为这一来他連那一点点蕴藏的慈爱都沒有发泄的余地；沒有比财产的轉手，不論是贈与或者拒絕贈与，更能实实足足証明父子間的感情决裂了。

这頓晚飯吃得一点滋味沒有。那瓶香檳酒又涩又苦，哪里及得上当年的維烏克里果酒。

他一面喝咖啡，一面沉吟，頓然想起看歌剧去，就在泰晤士报上——他对别家报紙全不大信得过——找到今晚的戏目；是"菲达里奧"①。

謝天謝地，幸而不是那个华格納家伙的那种卖野人头的德国哑剧。

他戴上自己的老式大礼帽；帽沿已經旧得塌下来，再加上帽身很大，望上去就象过去偉大岁月的标志一样；从大衣口袋里，他掏出一副淡紫色的羊皮手套来；由于慣常和他的雪茄烟盒放在一起，有一股强烈的俄国皮味道；这样装束停当，他就踏上一部街头馬車。

馬車鬧洋洋地沿着街道駛着，老乔里恩沒有想到街上这样异乎寻常的热鬧。

"旅館的生意一定非常之好，"他想。几年前，这些大旅館都还沒有呢。他想想自己在这一带附近也有几处产业，感到甚为滿意。这些房产的市价一定大跳特跳！来往的行人眞多啊！

可是从这上面他又陷入自己那种古怪的超然物外的冥想中去；这在一个福尔賽家的人說来，是最最稀罕的事；而他所以比其余的福尔賽家的人都要高出一筹，这也是一个潜在的因素。人是多么藐小啊，而且多么无穷无尽；他們往后将是怎样呢？

他从馬車里出来时絆了一下，付了馬夫車錢，既不多也不少，就走上售票处去买正厅的座位；他站在那里，手里拿着皮夹子；眼前許許多多年輕人都不用这劳什子了，而是散放口袋里，

---

① 德国大音乐家貝多芬作曲。

可是老乔里恩一直不以为然，总是把錢放在皮夹子里。售票員探头出来，就象一只老狗从狗窠里把头伸出来那样。

“怎么，”那人用詫异的声音說，“乔里恩·福尔賽先生！眞是的！簡直看不見你，先生，好多年了。唉！現在的时世不同了。可不是！您和您的兄弟，还有那位拍卖行的——特拉奎尔先生，还有尼古拉·特萊夫萊先生——你們往往每季都經常定六七个座位的。您好嗎？我們都老了！”

老乔里恩的眼睛显出黯然的神气；他付掉一基尼的票价。这些人还沒有忘掉他。在幕前乐声中他昂然入場，就象一匹老战馬上陣一样。

他把大礼帽叠好坐下，照老样子脫下淡紫色手套，拿起眼鏡把全場巡視了好一会；最后把眼鏡擲在叠好的帽子上，两只眼睛就盯着戏幕望起来。这一巡視以后，他越发覚得自己不中用了。往日剧場里常看見的那些女人，那些漂亮的女人哪里去了？他当初期待看見那些偉大的歌星时的心情哪里去了？那种人生的陶醉和自己在尽量享受的感覚哪里去了？

他这个当年最偉大的歌剧迷！現在歌剧是完了！那个华格納家伙把什么都給毀了；沒有音調可言，也沒有喉嚨来唱它！唉！那些絕代的歌手！全死了！他坐着看一幕幕的老戏重演，心里木然毫无感覚。

从他复在两耳上的銀絲发到他穿着松紧鞋帮漆皮靴的两足的姿势，老乔里恩身上都看不出一点龙鍾或者衰老的地方。他和当年每晚跑来看戏的时候一样頑健，或者几乎一样頑健；他的視力也一样好——几乎一样好。可是在心情上却是多么厌倦，多么空虛啊！

他一生就是会行乐，甚至于不完美的东西——不完美的东

西过去多着呢——他也能够欣赏；他不論欣赏什么都有个节制，为的是保持自己的朝气。可是現在他的欣賞力，他的人生哲学全不济事了，只剩下这种可怕的万事全休的感覚。連剧中囚徒的合唱和佛劳琳唱的歌都无力为他驅除这种落寞之感。

要是有小乔和他坐在一起多好！这孩子現在总該有四十岁了。在他唯一的儿子的一生中，竟有十四年被他虛擲掉。小乔而且已經不再是为社会所不齿的人。他結了婚。老乔里恩很贊成这一举动，所以忍不住寄給儿子一張五百鎊的支票，借此表明自己的态度。支票退了回来，装在一个什錦俱乐部的信封里，还附了这样几句話：

最亲爱的父亲：

謝謝你的厚賜，这說明你对我的看法还不太坏。我寄了回来，可是如果你認为适当的話，把这笔錢存在我的儿子（我們称他乔里①）名下，我也很愿意；这孩子和我們同名，而且也算是同姓。

我掬誠祝你健康如恒。

爱子小乔上。

这封信写得就象这孩子的为人。他总是做得不叫人难堪。老乔里恩回了一封信如下：

亲爱的小乔：

五百鎊已經撥在你儿子的名下，戶名是乔里恩·福尔

① 在第一卷中，小乔里恩后妻所生的一子一女簡称乔儿和好儿。

賽，年息五厘。我希望你过得很好。我的身体目前仍旧很好。

父字。

每年一月一号，老乔里恩都要在这笔賬上添上一百鎊和一年的利息。这笔款子已經愈来愈大——下一次元旦就要达到一千五百多鎊了！他每年这样轉一下賬究竟有多大滿足很难說，可是父子之間的通信就只此一次。

他虽則深爱自己的儿子，私下里仍不免有一种不舒适之感；他有一种本能，使他不从原則上而是从成敗上去判断行动的是非；这种本能一半是天生，一半也是多年来对待事物、观察事物的結果，正如他这一阶級千千万万的人一样；虽說如此，他仍旧覚得按照当时的处境，他儿子应当弄得一敗涂地。在他讀过的所有小說里面，在他听过的所有布道里面，在他看过的所有戏剧里面，都規定了有这一条法律。

可是自从那張支票退回以后，事情好象有点不大对头了。为什么他儿子沒有弄得一敗涂地呢？可是話又說回来了，誰又能拿得准呢？

当然，他过去也听到——事实上，他是蓄意打听出来的——小乔住在圣約翰林那边，在威斯达里亚大街有座小房子，还有个小花园；也带着自己妻子出来交际——当然和些怪里怪气的人；他們有两个孩子——那个小家伙乔儿（这名字在当时情况下听上去頗带点諷刺意味，而老乔里恩是又害怕又不喜欢諷刺的），和一个女孩子好儿，那是結婚后生的。所以他儿子过的究竟是什么日子，誰也說不了！他把自己外公留給他的遺产收入用来投資，进了劳爱輪船公司当一名保險員；他还作画——水彩画。这一点老乔里恩是知道的，因为他有一次在一家画鋪橱窗

里看見一張泰晤士河风景，下面签的就是他儿子的名字。这事以后，他不时就悄悄买些回来。他覚得这些画画得很坏，而且因为上面有签名的緣故，也不拿来悬挂，都被他鎖在一个抽屜里。

坐在大歌剧院里，他忽然感覚到一种焦急的心情，想看看自己的儿子。他記得儿子小时候穿一身棕色麻紗衣服，专喜欢在他褲襠里鉆来鉆去；他还記得有一个时候自己随着儿子的小馬跑，教他怎样騎馬；也記得第一天带他上学的情景。过去这孩子眞是个粘人的可愛的小东西！自从进了伊頓中学之后，他在言談举止上也許变得太文雅了一点，不过老乔里恩知道这也是好事，而且只有在这种学校里花了大价錢才能学得到；不过这孩子一直就跟自己合得来。便在进劍桥大学之后，也一直和自己合得来——劍桥也許太远了一点，可是对这孩子却有种种好处。老乔里恩对于我們的公立学校和大学的好感从来沒有动摇过；这种教育制度几乎是国内最高等的教育制度，他自己过去沒有这种福气享受到，所以他一方面景仰，一方面又疑虑，倒也很使人感动……現在琼既然走了，离开了，或者說事实上等于离开他了，他就可以和儿子重新見面，这是多么快慰的事。老乔里恩就是一面怀着这种背叛自己家庭、自己立身之道，自己阶級的鬼胎，一面两只眼睛盯着台上的歌手望，糟糕得很——糟糕到透頂！还有那个演佛劳琳的簡直瘋透了！

戏完了，时下这班看戏的人眞容易滿足！

在人群拥挤的街上，他搶上一部被一位身材魁梧、年紀輕得多的紳士已經叫好的馬車。他回家要穿过拜尔买尔大街，可是到了街角上时，車子并不穿过綠公园，赶車的轉了一个弯反而上了圣詹姆士街。老乔里恩把手伸出車外打算改正他（他不能容忍人家把他带上錯路）；可是車子才一轉弯，老乔里恩发現自己

的对面就是什錦俱乐部，这一来，他这一晚上暗藏的急切的心情战胜了，他叫馬夫停下車子。他要进去問問小乔是不是还是会員。

他走进俱乐部。穿堂的外表和他当年同杰克·海林常来吃飯的时候一点沒有变，全倫敦要算这里的厨师第一；他以一种神气而大方的派头向四面看看；在他一生中这种派头常使他額外受到人家的恭維。

“乔里恩·福尔賽先生还是会員嗎？”

“是的，先生；現在就在里面，先生。您貴姓呀？”

这話使老乔里恩有点措手不及。

“我是他父亲，”他說。

說完之后，他就回到壁爐那边，找一个地方站着。

小乔里恩正要离开俱乐部；他已經戴上帽子預备从穿堂出去，和看門的人迎个正着。他已經不是当年年少，头发有点花白了；一張臉跟他父亲的完全是一个模子出来，只是稍微瘦削一点，同样的一撮下垂的大胡須——他故意这样留的。当时他的臉上变了色。經过这么多年，父子两个再見面眞有点不是滋味，世界上最最令人受不了的就是这种戏剧性的場面。两人見面拉了手，一句話沒有，后来还是父亲带着顫抖的声音說：

“你好嗎？孩子？”

儿子也回答說：

“你好嗎，爹？”

老乔里恩戴着淡紫色手套的手抖了起来。

“你要是跟我同路的話，”他說，“我可以带你一段。”

父子两个就象天天晚上相互携手回家一样，出門就上了馬車。

在老乔里恩看来，儿子是大了。“不仅仅是个大人了，”这是他的評語。在儿子的臉上，除掉那种天生的和藹之外，还添上一层近似玩世不恭的表情，好象处在自己的生活环境中需要这种防御一样。眉眼当然是福尔賽家的，可是比較具有一个学者或者哲学家的沉思神情。显然的，在这十五年中，他是逼得要时常想到自己啊！

在小乔里恩的眼中，他父亲初見面时无疑地使他吓了一跳——那样子非常衰老了。可是在馬車里面，他好象簡直沒有什么改变，仍旧是自己清楚記得的那样神态安詳，仍旧是腰肢笔挺，目光炯炯。

“爹爹，你的气色很好。”

“馬馬虎虎，”老乔里恩回答。

他心里非常焦急，逼得他非說出来不可。既然这样把儿子找了回来，他覚得自己非得問清楚他的經济情况不可。

“小乔，”他說，“我想听听你的日子过得怎样。我想你差債吧？”

他把話这样說，覚得儿子也許比較肯講出老实話来。

小乔里恩用他的譏刺的口吻回答：

“不！我并不差債！”

老乔里恩看出儿子生气了，就碰一碰他的手。这一着很險；可是，很值得，而且小乔是从来不跟他賭气的。車子一直赶到斯丹奴普門，两个人都沒有再說什么。老头儿邀儿子进去，可是小乔里恩摇摇头。

“琼不在家，”他父亲赶忙說：“今天动身去看望亲戚去了。我想你該知道她訂婚了吧？”

“已經訂婚了嗎？”小乔里恩咕了一句。

老乔里恩下了馬車；在付車錢时，生平第一次把一鎊錢当作一先令給了馬夫。

馬夫把錢放在嘴里，偷偷在馬肚子下打上一鞭子，就匆匆赶走了。

老乔里恩把鑰匙在鎖孔里輕輕一轉，推开大門，向儿子招招手。儿子看見他严肃地挂上自己的大衣，臉上的表情就象个男孩子打算偷人家的櫻桃一样。

餐室的門开着，煤气灯捻得很小，桌上茶盘里一架燒着酒精的水壺发出嗞嗞声，紧靠着水壺旁边一只促狹相的猫儿熟睡着。老乔里恩立刻把猫嚇走。这一点小事倒使他的紧張心情松了下来；他把大礼帽拍得多响的赶着猫。

“它身上有跳蚤，”他說；随着猫出了餐室。他在穿堂通往底层的門口嚇了好几声，就象帮助那只猫走开一样，終于无巧不巧，管家在楼梯下面出現了。

“你可以去睡了，巴費特，”老乔里恩說。“鎖門和熄灯由我来。”

他重新走进餐室的时候，那只猫不幸已經在他前面进来，尾巴翹得高高的，那意思好象是宣布这件对管家的退兵之計被它从头到尾都看見了。

老乔里恩一生中的家庭策略总是这样不吉利。

小乔里恩不禁笑了。他本来很懂得諷刺，而今天晚上的事情，象这只猫和他自己女儿的訂婚消息，都含有諷刺意味。原来不論在他女儿的事情上面或者在这只猫的事情上都同样沒有他的事！这里的天理循环他覚得很有意思。

“琼現在长成什么样子了？”他問。

“小个儿，”老乔里恩說；“人家說她象我，可是这是瞎說。她

还是象你的母亲——同样的眼睛和头发。”

“哦！那么好看嗎？”

老乔里恩是个十足的福尔賽性格，决不胡乱恭維；尤其是那些他眞正心爱的人。

“长得不算丑——十足的福尔賽家的下巴。她出嫁后，这里要冷清了，小乔。”

他臉上的神情又使小乔里恩吃了一惊，就和他們初見面时一样。

“你自己打算怎么办呢，爹？我想她的心全放在未婚夫身上了。”

“我自己怎么办？”老乔里恩重复了一句，声音里含有怒意。“一个人住在这里眞使人受不了。我眞不知道怎样一个了結。我眞想……”他止住自己不說下去，接着說：“問題是，这所房子把它怎么办才对？”

小乔里恩把屋內环視一下。屋子特别大，也特别乏味，挂了許多他从小就記得的无大不大的靜物画——許多熟睡的狗，鼻子抵着一束束胡蘿卜，和这些挂在一起的那些洋葱和葡萄，很不調和。这所房子是个累贅，可是他沒法想象自己的父亲能够住得了更小一点的房子；正因为如此，使他更加感覚到这里的諷刺。

在那張附有放書板的大椅子上坐着老乔里恩，他这一家族、阶級和信念的領袖人物，白头发，大額头，代表着勤儉、秩序和对财产的热爱。全倫敦最最寂寞的一个老人。

这就是他，舒适地然而忧郁地坐在这間屋子里，然而却是那些偉大动力所玩弄的一个傀儡；这些偉大动力完全不理会什么叫家族或者阶級或者信念，只是象机器一样推动着，通过可怕的过程推往那无从推測的結局。小乔里恩感到的就是这些，因为

他也有那种超然物外的看法。

可怜的老爹！原来这就是他的結局，他一生这样苦苦地省吃儉用，目的就是如此！一个人孤零零的，一天天老下去，渴望着有个人来陪他談話！

老乔里恩也把儿子看看。他有許多事情要談，这些事情是他多年来沒法談的。过去他就沒法好好和琼商議，說他深信苏荷区的产业一定会漲价，說他对于新煤业公司的矿长毕平那样悶声不响非常感到不安，而他一直就是这家公司的董事长；說美国高尔高达公司股票一直下跌眞是可恨；甚至于商量怎样用贈与的方式，来逃避他死后的遺产稅。可是現在，一杯茶在手，他的勁头来了；他把手边的茶杯不停地攪下去，开始講起来。一个新的人生远景就这样展开；在这一片天賜的談話乐土上，他找到一处海港来抵御那些焦虑懊丧的巨浪；他可以想出种种方法救出自己的財产，使他生命里唯一的不死部分永远活下去，用自己設計的鴉片来安慰自己的灵魂。

小乔里恩很耐性地听；这是他的最大长处。他两眼盯着父亲的臉望，不时問他一下。

老乔里恩話还沒有說完，已經敲一点鐘；听見鐘声，他的立身之道又回来了。他掏出怀表一看，臉上带着詫异的神情：

“我得睡了，小乔，”他說。

小乔里恩站起来，伸手扶父亲起身。那張老臉又显得衰朽枯槁了；两只眼睛始終避开他。

“再見，孩子，自己保重。”

停了一会儿，小乔里恩就轉身向門口走去。他眼睛簡直看不清楚，自己吃吃在笑。在这十五年中，自从他第一次发現人生不是一件簡单的事情以后，从来沒有想到它可以复杂到这样程度。

第 三 章

斯悦辛家的晚宴

斯悦辛那間用橙黃和淡青裝飾的餐室正面临着海德公园；餐室內的圓桌上摆了十二个人的餐具。

屋子中間悬了一架划边玻璃的架灯，点滿了蜡烛，就象一座龐大的石鐘乳垂下来；屋內的大金边穿衣鏡，茶几上的大理石面和沉重的織花垫子的金椅子全被照得通亮。凡是这样的人家，能够有办法从乡下的冷僻角落混进上流社会，沒有不深深爱好美术的；因此这里的一切也都表現了这种爱好。斯悦辛确实是看不过簡单朴素，就是喜欢金碧輝煌，这使他在一班交游中被公認为大鉴賞家，只是太豪华一点。哪一个走进他的屋子，都会立刻看出他是个闊人；他自己也滿知道这一点，因此更加躊躇滿志；在他一生中，恐怕从沒有象眼前的境遇更加使他心滿意足了。

他本来是替人家經管房产的；这个职业他一向瞧不起，尤其是房产拍卖部；自从退休之后，他就一心一意搞起这些貴族玩意儿来，在他这也是很自然的事。

他晚年过的十足闊綽的生活，使他就象个蒼蝇掉在糖罐子里一样；他的脑子里从早到晚不轉什么念头，因此剛好成为两种极端相反感覚的接壤地带：一种是躊躇滿志的感覚，覚得自己創

立了家业，这是一种持久而且頑强的感覚；另一种是覚得自己这样出类拔萃的人物根本就不应讓工作来玷汚自己的心灵。

今天他穿了一件白背心站在食橱旁边，看男仆把三瓶香檳酒的瓶頸硬塞进冰桶里去；白背心上面是金鑲白瑪瑙的大鈕扣。硬領的尖角使他动一动就覚得刺痛，可是他决不換掉；在領子下面，下巴的白肉鼓了出来，一动不动。他的眼睛把酒瓶一只只望过去；自己心里在辯論着；下面一套話就是他跟自己說的：乔里恩喝了一杯，或者两杯吧，他非常保养自己。詹姆士，他近来喝不成酒了。尼古拉呢——凡妮跟他准会抱着水喝！索米斯算不上；这些年輕的子侄輩——索米斯三十八岁了——，还不能喝酒！可是波辛尼呢？这个陌生人有点不属于他的哲学范圍，所以碰上这个名字，斯悅辛就躊躇了。他不放心起来！眞难說！琼不过是个女孩子，而且正在恋爱！愛米丽（詹姆士太太）喜欢喝一杯好香檳。可怜的老裘丽会嫌这酒淡而无味，她是不懂酒的。至于海蒂·却斯曼！一想到这个老朋友就引起他一串思緒，使他原来清彻的眼睛变得有点迷糊了：她准会喝上半瓶！

想到其余的客人时，斯悅辛上了年紀的臉不禁露出一种猫儿扑鼠的神情。索米斯太太！她也許喝得不多，可是她会賞識这酒；給她好酒喝也算一乐！一个美人——而且对他有感情！

想到她就象想到香檳酒一样！請她喝好酒眞是快事，这样一个年輕女子，长得漂亮，又懂得怎样穿衣服，仪态举止又那样动人，眞是出色——招待她眞是快事。他的头在硬領子尖角之間微微痛苦地轉側一下，今天晚上还是第一次。

“阿道尔夫！”他說。“再放一瓶进去。”

他自己也許会喝得很多；这要感謝布列特医生那張葯方，他覚得身体非常之好；他而且很当心自己，从来不吃午飯。好多星

期来他都沒有覚得这样好过。他把下嘴唇嘟了出来，发出最后的指示。

“阿道尔夫，上火腿时只能少加一点西印度果汁。”

他走进外間，在一張椅子边上坐下，两膝分开；那个高大肥碩的身材立刻变得木然不动，带着企盼的神气，又古怪，又天眞。只要有人来通知一声，他立刻就会站起来。他有好几个月沒有請人吃飯了。这次庆賀琼訂婚的晚宴开头好象很头痛（在福尔賽家，請訂婚酒的成規是象宗教一样奉行的），可是发請客帖和吩咐酒菜的苦事一完，他的豪兴倒又引起来了。

他就这样坐着，手里拿着一只又厚又光的金表，就象一块压扁了的牛油球，脑子里什么都不想。

一个蓄了腮須的长个子走进来；这人原是斯悅辛的男仆，可是現在开蔬果店了；他高声說：

“却斯曼太太，席普第末斯·史木尔太太！”

两位女太太走进来。前面的一个渾身穿紅，两頰上也是同样紅紅的两大块，一双严厉而且尖利的眼睛。他向斯悅辛走来，伸出一只戴淡黃长手套的手：

“啊，斯悅辛，”她說，“好久好久不見了。你好嗎？怎么的，我的好老弟，你长得多胖啊！”

斯悅辛的眼睛狠狠盯了她一下，只有这一眼揭露了他的感受。他心里涌起一陣无名怒火。长得胖俗气，談胖也是俗气；他不过是胸口闊一点罢了。他轉身望着自己的老妹，握着她的手，带着命令的口吻說：

“怎么样，裘丽。”

席普第末斯·史木尔太太在四姊妹中是最高的一个；一張善良而衰老的圓臉已經变得有点阴沉沉的；臉上无数凸出的肉

球，滿臉都是，好象一直戴着鉄絲的面具，当天晚上忽然除下来，弄得臉上到处是一小撅一小撅抗拒的肉球似的。連她的眼睛都好象嘟了出来。她就是以这样方式来紀念席普第末斯·史木尔逝世的长恨。

她說話算是有名的会出乱子；跟她这家人一样的頑强，她說話出了乱子之后还要坚持下去，并且再說話再出乱子，就这样出下去。她丈夫去世之后，这种血統上的頑强和实际主义，逐漸变得荒蕪了。她是个健談的人，只要有机会讓她談話，她可以成几个鐘点毫不激动地談下去，就象史詩那样单調，叙說着命运虐待她的种种事例；她也看不出那些听她談話的人的同情是在命运那一边，因为她的心原是善良的啊！

这个可怜的灵魂曾經长时期坐在史木尔（一个体质羸弱的人）的病榻旁边，因此养成了一种习慣；她丈夫逝世之后，她有多次长期陪伴病人、儿童和其他无依无靠的人，因此她永远不能摆脫那种感覚，好象这个世界的确是一个最最忘恩負义的地方，实在过不下去。那位极端风趣的牧师湯姆·施考尔对她的影响最大，每逢星期日她都要坐在他的經坛下面听他布道，終年如此；可是她跟人家談起时，連这也說成一种不幸，并且人家都相信她。她在福尔賽家人中已經成为話柄，任何人只要显得特别叫人头痛的时候，就被認为是"裘丽第二"。象她这样心情的人，要不是姓福尔賽，在四十岁的时候早就会一命嗚呼了；可是她却活到七十二，而且气色从沒有这样好过。人家对她的印象是，她有一种自得其乐的本領，而且这种本領还沒有充分得到发揮。她养了三只金絲雀，一只叫湯咪的猫和半只鸚鵡——因为跟她妹妹海絲特合养的；这些可怜的动物（悌摩西最害怕这些东西，所以她很当心总不讓悌摩西撞見）跟人不同，認为她倒霉并不能

怪她，所以都和她打得火热的。

今天晚上她穿了一件黑条纹毛葛，青蓮色的前襟裁成小三角領子，就象怕看見人似的，上面再在細喉管下面系了一根黑絲絨带子，这身装束虽則顏色深了一点，却很华貴。晚上穿黑色和青蓮色在每一个福尔賽家人都会認为是沉靜的顏色。

她向斯悅辛嘟着嘴說：

“安姊問起你。你好久沒有来看我們了！”

斯悅辛两只大拇指插着背心两边，回答道：

“安姊太龙鍾了；她应当請医生看看！”

“尼古拉·福尔賽先生和太太！”

尼古拉·福尔賽竪着两道长方眉毛，臉上带着笑。他原打算从印度高山地带雇用一个部落去开錫兰的金矿，今天白天总算把事情办妥了。这是他一个很得意的計划，終于克服了許多当前的严重困难而获得解决——他当然很高兴。这样将增加矿产一倍；賺不賺錢倒无所謂。他自己时常和人家爭論，根据一切經驗都証明人是一定要死的；至于在本国穷老而死，或者在一个外国矿穴下面受到潮湿夭折，肯定都沒有了不起，只要这样改变一下自己的生活方式有利于大英帝国就行了。

他的才干是无可怀疑的。他抬起自己的塌鼻子向着对方，接下去說道：

“由于缺少几百个这种家伙，我們有多年沒有分紅了；你看看股票的价錢；我一古脑儿可以卖上十个先令。”

他还上雅茅司去休养过，回来覚得自己至少年輕了十年。他抓着斯悅辛的手，兴孜孜地嚷着：

“啊，我們又碰头了！”

尼古拉太太，一个憔悴的妇人，也在他身后跟着苦笑，那样

于又象是高兴，又象是害怕。

“詹姆士·福尔賽先生，太太！索米斯·福尔賽先生，太太！”

斯悅辛把脚跟并起，那种举止看上去更加神气。

“啊，詹姆士，啊，爱米丽！ 你好嗎，索米斯？ 你好？”

他握着伊琳的手，眼睛睜得多大。她是个美丽的女子——稍为蒼白一点，可是身腰、眼睛、牙齿多美！ 索米斯这个家伙眞不配！

老天給了伊琳一双深褐的眼睛和金黃的头发；这种奇异的配合最吸引男子的目光，据說也是意志薄弱的一种标志。她穿一件金色的长服，露出丰滿的頸子和双肩，肤色柔和而蒼白，使她的风度特别迷人。

索米斯站在后面，眼睛紧盯自己妻子的頸子望。斯悅辛仍旧把表拿在手里，表上指針过了八点；晚飯时間已迟了半小时——他还沒有吃午飯——心里不由涌起一陣无名的原始的焦灼。

“乔里恩不大会迟到的！”他跟伊琳說，已經按捺不下自己的气憤。“我想都是琼把他耽擱了。”

“恋爱的人总是迟到的，” 她答。

斯悅辛瞠眼望着她，两頰泛出暗橙黃的顏色。

“他們沒有理由迟到。无聊的时髦玩意！”

在这陣发作后面，那些原始祖先不能用言語表达的憤怒好象都在咕噥着。

“你說我新买的这顆星好不好，斯悅辛叔叔，”伊琳温柔地說。

在她衣服胸口花边中間果然照耀着一顆五角形的星，是用十一粒鉆石鑲成的。

斯悅辛望望那顆星。他对宝石本来很爱好。要分他的神，再沒有比問他对于宝石的意見更加想得体貼了。

"誰給你的?" 他問。

"索米斯。"

她的面色一点不改,可是斯悦辛的淡黃眼睛瞪了起来,就好象突然触見什么事情而痛苦似的。

"我敢說你在家里很无聊," 他說。"随便哪一天你愿意来吃晚飯,我都請你喝倫敦最好的酒。"

"琼·福尔賽小姐 —— 乔里恩·福尔賽先生! 波一斯威尼先生①!……"

斯悦辛擺一下胳臂,喉嚨里咕了一句:

"吃晚飯了——晚飯!"

他带着伊琳,理由是自从她过門之后,还沒有請过她。琼当然和波辛尼坐在一起, 波辛尼坐在伊琳和自己未婚妻中間。琼的另一边是詹姆士和尼古拉太太, 再过去是老乔里恩和詹姆士太太,尼古拉和海蒂·却思曼,索米斯和史木尔太太, 这样就接上斯悦辛形成一个圓圈。

福尔賽的家族宴会都遵守某些傳統。例如,冷盆是沒有的。为什么不备冷盆, 始終沒有人知道。小一輩的人猜想大約是由于当初生蠔的价錢貴得太不成話的緣故; 更可能由于这样直接了当, 冷盆大都沒有什么可吃的, 为了肚子的实惠就索性不要了。只有詹姆士一房有时候不忠于这一傳統, 因为冷盆在公园巷一带差不多成为普遍的风尚,因此他們也就很难抵制得了。

入座之后, 接着是一种相互間无言的冷淡, 几乎含有不快;中間也杂些这类的話:"湯姆又鬧病了;我眞弄不懂他是什么緣故!" —— "我想安姊早晨是不下楼的吧?" —— "凡妮,你的医

---

① 这是表示男仆不熟悉波辛尼的名字。

生叫什么名字？斯特伯嗎？一个江湖医生！”——“維妮佛梨德？她养的孩子太多了。四个，可不是？她瘦得象根木条！”——“斯悅辛，你这雪利酒什么价錢？我覚得淡而无味①！”一直到上第一道菜，都是这样的沉悶。

斟上第二杯香檳之后，席間听到一片嗡嗡声；把这片嗡嗡声里面附带的杂声去掉，就发現它的主要成分是詹姆士在講故事；故事講了很久很久，連上了羊胛肉之后的时間也被他占用了一部分——这道菜在福尔賽家宴会上是公認的头菜。

福尔賽家不論哪一房請客都沒有不备羊胛肉的。羊胛肉又有滋味，又耐咬嚼，对于“有相当地位”的人士特别相宜。它有营养而且——好吃；恰恰是那种叫人吃了不能忘怀的东西。它就象放在銀行里的存款一样，有它的过去和未来；这是一样可以引起爭論的菜。

关于哪儿出产的羊肉最好，福尔賽各房都会各执一是，——老乔里恩矢口說达特摩尔的好，詹姆士說威尔斯的好，斯悅辛說沙斯唐的好，尼古拉說别人也許会不屑一顧，可是的确哪儿都赶不上新西兰。罗杰呢，在弟兄中原是一个“别出心裁”的人，因此逼得不得不杜撰出一个自己的地区来；他眞不愧为一个能替自己儿子想出一种新职业的人，居然被他异想天开发現了一家卖德国羊肉的鋪子；人家說他胡說，他就拿出一張肉店的賬单来，賬单上开的价錢比哪一家都大，这就証实了他的說法。老乔里恩，就在这类爭辯的場合，有一次向琼发揮了他的哲学：

“的的确确，福尔賽家的人都是些神經病——你年紀大一点就会懂得！”

---

① 这是史木尔太太把香檳酒当作雪利酒，認为不够香甜。

只有悌摩西没有卷入爭辯，原因是，虽則他吃羊胛肉吃得津津有味，可是吃了，据他自己說，却很不放心。

哪一个对福尔賽家人的心理感到有兴趣的，这种偉大的羊肉嗜好对于他将具有头等的重要性；这种嗜好不但說明这家人的頑强性，包括集体的和个人的頑强，而且标志出他們在性格上和本能上都是属于那个偉大的現实阶級，他們只相信营养和口味，决不感情冲动地去羡慕什么美丽的外表。

固然，大块吃肉在族中年輕的一輩子里，有些是不肯干的；他們比較喜欢来一只珠鷄，或者龙虾色拉——一些看上去漂亮但是营养較少的菜——可是这些都是女子；或者，即使不是女子，也是被他們的妻子、或者母亲带坏了的；那些妻子或者母亲結婚之后都是逼得一直要吃羊胛肉，因此对羊胛肉都暗暗仇視，于是在儿子的性格上也傳染上这种仇視了。

羊胛肉的偉大論爭結束之后，就开始上土克斯布萊火腿，外加少許的西印度果汁——这样菜斯悅辛吃了好久好久，連晚餐都受到了阻碍。为了拿出全付精神来对付这道菜，他連談話都中止了。

索米斯从他靠着史木尔太太的座位上留心观看。他有他的私心要观察波辛尼，这件事和他心爱的一个建筑計划有关系。这个建筑师也許对他有用处；你看他靠在椅背上，悶悶地把面包屑摆成壁垒，很有点聪明样子。索米斯看出他的衣服式样不錯，可是太小了，好象是多年前做的。

他看見波辛尼轉向伊琳講了几句話，伊琳的臉色高兴起来；这种臉色他过去看見她对待許多人都用过，就是不对他用。他想听听两个人講些什么，可是裘丽姑太正和他談着話。

这件事在索米斯看来是不是很特别？不过是上星期天，那

位亲爱的施考尔先生在他布道时曾經那样冷隽，那样諷刺地說过："'一个人如果拯救了自己的灵魂，'他当时說，'可是丧失了自己所有的財产，这对他有什么好处呢？'" 施考尔說，这就是中等阶級的格言；你說，他这句話究竟是什么意思？当然，这也許就是指的中等阶級的信仰——她也不知道；索米斯怎么看呢？

索米斯心不在焉地回答她："我怎么会知道呢？不过施考尔是个騙子，可不是嗎？" 原来波辛尼这时正在把席間的人望了一遍，好象在指出这些客人里面的特别地方，索米斯弄不懂他在說些什么。从伊琳的微笑可以看出她显然同意他的話。她好象总是同意别人的意見似的。

她的眼光这时轉到自己身上，索米斯立刻垂下眼睛。她嘴边的微笑消失了。

一个騙子？索米斯这話是什么意思？如果施考尔先生，一个牧师，会是个騙子——那么誰都可以是騙子了——眞不象話！

"哼，他們本来都是騙子！" 索米斯說。

裘丽姑太有这么半晌被他这句話惊得說不出話来，他这才听見伊琳的片段談話，听上去好象是："凡汝等进来者，皆得放弃希望！"①

可是斯悅辛已經把火腿吃完了。

"你买蘑菇上哪一家？" 他問伊琳，那种諂媚的喉嚨就象侍从一样；"你应当上斯尼萊包白的鋪子去 —— 他会把新鮮的給你。那些佣人，他們总是怕麻煩！"

伊琳轉过身子答話，这时索米斯望見波辛尼一面瞧着她，一面一个人在微笑。这家伙笑得眞古怪。一种半痴的派头，就象

---

① 这句話引自但丁的神曲。

孩子高兴时笑得那样。想起乔治給他起的渾名——“海盜”——他覚得沒有多大道理。看見波辛尼轉过来找琼談話，索米斯也笑了，不过带有譏諷的味儿——他不喜欢琼，而琼这时候的脸色却不大好看。

这并不奇怪，原来琼适才和詹姆士正在进行下列的談話：

“我回来半路上，在河上住了一宿，詹姆士爷爷，望見一处的地方，正好造一所房子。”

詹姆士一向吃得又慢又仔細，只好停止細嚼。

“嗯？”他說。“那地方在哪儿？”

“靠近龐本。”

詹姆士送了一块火腿到嘴里，琼只好等着。

“我想凭你就不会知道那块地是不是祖襲財产！”他終于說。

“也不会知道那边的地价！”

“我知道，”琼說。“我打听过了。”在她黃銅色头发下面的那張坚决的小臉显得焦急而且兴奋，簡直可疑。

詹姆士儼然是一个檢察官的神气望着她。

“怎么？你难不成想要买地嗎！”他叫了出来，同时放下手中的叉子。

琼見他感覚兴趣，大大鼓起勇气。她私心一直有种打算，想慫恿她几个叔祖在乡間造所別墅，这样对他們自己有好处，对波辛尼也有好处。

“当然不是，”她說。“我覚得这地方給你或者——哪一个造所別墅未免太好了！”

詹姆士偏着头望她，又送一块火腿到嘴里。

“那边的地应当很貴呢，”他說。

琼原来当做詹姆士感覚兴趣，其实他并沒有；他不过是象福

尔蕾家所有的人一样，听見有什么想望的东西可能落到别人嘴里时，感到一种表面的起勁罢了。可是琼执意不肯錯过时机，又繼續申說她的理由：

“你应当住到乡下去，詹姆士爷爷。我眞指望有一大笔錢，那我就在倫敦一天也不多住。”

詹姆士的瘦长个子深深激动了，他沒有想到自己侄女的見解这样干脆。

“为什么你不到乡下去呢!”琼又說一句：“对你有很多好处!”

“为什么?” 詹姆士慌慌張張說。“买地——买地，造房子，你說对我有什么好处？我下的本錢連四厘錢都拿不到!”

“那有什么关系？你可以呼吸到新鮮空气。”

“新鮮空气，” 詹姆士叫道；“我要新鮮空气做什么——”

“我想誰都会喜欢新鮮空气的，” 琼鄙夷地說。

詹姆士用食巾把整个的嘴揩揩。

“你不懂得錢的价值，” 他說，避开她的目光。

“不懂！ 而且我希望永远不懂!”可怜的琼带着无名的懊丧，咬着嘴唇，再也不响了。

为什么她自己的亲戚这样有錢，而菲力却連明天买烟草的錢从哪儿来都沒有准呢？为什么她的亲戚不能帮他一点忙呢？可是他們就是这样自私自利。为什么他們不造所别墅呢？她一脑門子都是这种天眞的武断想法，实在可怜，而且有时候碰上很大的釘子。她沮丧之余，轉身看看波辛尼，看見他正在和伊琳談着話，不由得冷了半截。她的眼睛气得发瞪，就象老乔里恩遭到挫折时的眼睛一样。

詹姆士也很不开心。他覚得就象有人威胁到他投資五厘的权利似的。乔里恩把她嬌慣坏了。他自己的女儿敢說沒有一个

会說出这样話的。詹姆士一直縱容自己的儿女，他自己也明知道，这就使他感覚到更加不开心。他悶悶不乐地盘弄着面前的一盘草莓，然后澆了許多奶油，赶快把草莓吃掉；这些草莓至少不能放过。

他不开心是无足怪的。五十四年来（他从法律許可的最早的合法年龄起就当起律师）他都是做的房产押款，把資金的利息永远保持在一个很高但是安全的水准上，一切交涉都是从一个原則出发，既要尽力榨取对方，也要照顧到自己的主顧和本身不受风險；他的一切交往都是拿金錢来計算的，根据可能性的大小而决定交情的厚薄；他怎能够不終于变得一脑門子只有錢呢？錢現在是他的光明，是他的眼睛；沒有錢他就老老实实什么都看不見，老老实实辨别不出什么現象；現在居然有人当着他的面向他說"我希望永远不懂得錢的价值"，这使他难堪而且恼怒。他知道这話沒有道理，否則的話他就会慌張起来。世界将会变成什么样子呢？可是，忽然間他想起了小乔里恩的事情来，自己覚得好受一点，因为老子如此，女儿能变到哪里去呢！不过这一来却又把他的心思引到另一个更加不痛快的方面去。这許多关于索米斯和伊琳的閑話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正如所有爱惜声誉的人家一样，福尔賽家也有个商业中心，所有家族的秘密都在这里交換，所有家族的股票也都在这里估价。从这所福尔賽交易所里傳出来的消息是伊琳对这次婚姻很懊悔。当然，沒有人会贊成她。她应当曉事一点；一个沒有妝奩的女子很少这样糊涂的。

詹姆士悵然盘算着：这两口子有一所漂亮的房子（稍微小一点），头号地点，沒有孩子，經济上也沒有困难。索米斯不大肯談自己的境况，可是他一定混得很不錯啦。原来索米斯跟他父亲

一样，也是律师，就在那家有名的福尔賽·勃斯达·福尔賽律师事务所里；他的业务收入很可观，而且他一直都很把稳。不但如此，在他接受的房产抵押的案件中，有几件做得异常的成功——都是及时取銷了对方的取贖权——等于中了头奖！

伊琳沒有理由过得不开心，可是人家說她曾經要求和索米斯分房。詹姆士知道这事将是怎样的后果。索米斯是不是酗酒呢？也不象。

詹姆士望望自己的媳妇。他那沒有被人发覚的目光显得又冷酷又迟疑；这里面含有央求和害怕，还有一种个人的不快。他为什么要这样耽心呢？很可能是胡說八道；女人就是那样莫明其妙！她們先是那样說得活灵活現的，弄得你信也不好，不信也不好；后来，什么話都不告訴你了，你只好亲自去打听个明白。詹姆士又偷看伊琳一眼，再从她这边把索米斯望望。索米斯正在听裘丽姑太講話，眨着一双眼睛向波辛尼这边望。

“他是喜欢她的，我知道，”詹姆士想。“你看他总是买东西給她。”

而伊琳对索米斯却总是那样厌恶，未免太不合理了；这样一想，自己觉得分外难受。更可恨的是，她是那样一个惹疼的小女人，而他，詹姆士，只要她愿意和他接近的話，就会眞心眞意地喜欢她。她近来跟琼很合得来；这对她沒有好处，肯定对她沒有好处。她慢慢变得也有自己的主張了。他不懂得她为什么要这样做。她有个好家庭，想什么就有什么，这还不够嗎？他覚得她交朋友应当由别人替她选擇，这样下去是危險的。

的确，对于不幸的人們，琼一向就給他們撑腰，所以伊琳的心事終于被她套了出来；伊琳說了之后，她就劝她在逼不得已时只有接受不幸后果的一法，和索米斯分离。可是伊琳听了她这

些劝告，始終一言不发，只是沉吟，好象她覚得这样无动于衷地奋斗下去有点吃不消。当时她告訴琼，說他对她决不会放手。

“哪个在乎他？”琼高声說；“他要怎么做就怎么做——你只要坚持下去就行！”她而且在悌摩西家里也說了类似的話，太不小心了；这話傳到詹姆士耳朵里，使他又恨又气，这也是人情之常。

倘若伊琳眞想得起来——他連想都不敢想——和索米斯分离呢？可是許多模糊的幻境都給喚了起来，他耳朵里鬧嘈嘈、全是族中人的議論，这样一个众目所睹的事件，跟他这样接近，就发生在他的儿子身上，眞是丢臉！所幸她沒有錢——一年只有五十鎊的一个穷鬼！他想起那个逝世的海隆教授，带着鄙視；他总算沒有留給她一点遺产。他一面飲酒，一面沉吟，两条长腿在台子下面盘着；当女客离开餐室的时候，他竟沒有起身。他得跟索米斯談談——叫他提防着些；現在既然有話傳到他耳朵里，他們就不能再这样下去。他看見琼留下的酒杯里酒还是滿滿的，大不以为然。

“就是这个小鬼在里面搗蛋，”他盘算着；“伊琳本人决不会想到这上面。”詹姆士眞是个富有想象的人。

斯悅辛的声音把他从遐想中喚醒。

“我花了四百鎊买的，”他在說。“当然是件十足的艺术品。”

“四百鎊！哼！一大笔錢呢！”尼古拉附和着說。

这里講的原来是一座精雕細刻的意大利大理石象；石象放在一个高座子上（座子也是大理石的），在屋內散布出一种文化气氛。六个雕刻得极其精致的女象，全是裸体，指着一个中心的女象，也是裸体；中心的女象也指着自己；这一切都給观者一个很快乐的印象，覚得它的确极端名貴。裘丽姑太几乎就在对面坐着，这一晚她总是强制自己不去望它，但是强制不了。

老乔里恩开口了；就是他引起这場辯論。

“四百个屁！难道說你眞正花了四百鎊买这个嗎？”

斯悅辛夹在硬領角之間的下巴今晚上第二次痛苦地扭动了一下。“四——百——鎊，英国錢；一个子儿不少。我一点不懊恼。这不是普通的英国雕刻——是眞正的现代意大利雕刻！”

索米斯的嘴角向上形成微笑，朝波辛尼这边望望。建筑师在抽烟，在烟霧里咧着嘴笑。現在，的确，他有点象“海盜”了。

“工夫可不小，”詹姆士赶快說，他看見石象这么大，的确有点佩服，“在乔布生拍卖行里准可以卖上好价錢。”

“刻这个石象的那个倒霉外国鬼子，”斯悅辛接下去說，“向我要五百鎊——我給他四百。实在值八百鎊。看上去快要餓死了，那个家伙！”

“哎！”尼古拉突然附和着說，“都是些倒霉的穷酸家伙，那些艺术家；我不懂得他們怎样过活的。象小佛拉几阿萊第那种人，凡妮和女孩子們常常請到家里来拉拉提琴的；他一年能够賺到一百鎊就是不錯又不錯了！”

詹姆士搖搖头。“啊！”他說，“我就弄不懂他們怎样过活的！”

老乔里恩这时已經站起来，嘴里銜着雪茄，凑近去把石象仔細看了一番。

“我連两百鎊都不会給！”他終于說。

索米斯看見自己的父亲和尼古拉相互焦灼地瞄了一眼；在斯悅辛的那一边，波辛尼仍旧隐在烟霧里。

“不知道他是怎样想法！”索米斯想；他滿知道这群石象“过时”到不可救葯的地步，完全是二十年前的，乔布生行里早已沒有这种艺术品出售了。

斯悅辛終于回答。“你簡直不懂得雕刻。你不过有你那些画

罢了！”

老乔里恩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仍旧抽着雪茄。象斯悦辛这样一个固执的混蛋，头脑象騾子一样愚鈍，一座石象跟一頂——草帽他都分别不出来，跟他卷入一番爭論，才不值得呢。

“石膏人儿！”他只說了这么一句。

斯悦辛早就一肚子气沒处发作；他把拳头重重地在桌上捶了一下。

“石膏人儿！我倒想看看你家里有什么东西及得上这个的一半！”

他这句話后面，那些原始祖先的粗暴嗓子好象又隆隆地响起来了。

还是詹姆士出来調解。

“我說，波辛尼先生，你怎么說？你是个建筑师；石象这类东西你应当很在行呢！”

举座的目光都投到波辛尼身上来；全都带着古怪而疑虑的神情等待他回答。

索米斯也第一次开口了。

“对呀，波辛尼，”他問，“你怎么說？”

波辛尼淡淡地回答：

“是一件特别的作品。”

他的話是向斯悦辛說的，眼睛却狡獪地向着老乔里恩微笑；只有索米斯仍旧不滿足。

“特别在哪儿呢？”

“很天眞。”

接着是一片沉默，显然大家都懂得这里的意思了；只有斯悦辛还弄不明白他这話的意思究竟是不是恭維。

第 四 章

房 子 的 筹 建

斯悅辛家晚宴后的第四天，索米斯从自已家里綠漆大門內走出来，从方場这边回头望望；他一直覚得自已的房子需要油漆一下，現在更加証实了。

他离开家时，自己的妻子正坐在客厅里长沙发上，两只手交叉放在膝上，显然在等待他出去。这并不足为奇；事实上，天天都是这种情形。

他不知道她覚得他什么地方不对。难道他喝酒嗎？当然不是！难道他欠債，或者賭博，或者說下流話嗎；难道他粗暴嗎？难道他的朋友太鬧嗎；难道他在外面过夜嗎？恰恰相反。

他覚得妻子对自己有一种暗藏的深刻厌恶；这在他是一个謎，也使他极端着恼。至于她結婚是个錯誤，她并不爱他，想爱他然而爱不了他，这都摆明不是理由。

索米斯因此逼得把整个事情归咎于自己妻子。他从沒有碰見一个女子能这样使人家傾倒。两口子不論走到哪里，都看見所有的男子被她吸引过来；从那些男子的臉色、态度、声音上全看得出；尽管大家对她这样注目，她的举动仍然沒有什么可以指摘的地方。其实象她这种女子——在安格魯—撒克逊种族里并不

太多——是天生要被人爱和爱人的，她这种人不爱就等于不活在世上；这在索米斯当然决計沒有想到。他把她的吸引力認为是他的財产的一部分；可是他确也覚察到，她既然能得到人家的殷勤，也就可以同样对人家殷勤；而他呢，却始終得不到！“那么她为什么嫁我呢！”他一直这样想着。他已經忘掉自己求爱时期的情形；在那一年半里面，他包圍着她，伺候着她，想出种种方法請她出去游宴，送她礼物，每隔一个时期就向她求婚一次，經常纏着她使其他追求她的人沒法接近。那一天，他看出她深深不喜欢自己的家庭环境，就巧妙地利用了这一点，居然被他大功告成；那一天他早已忘記了。他如果还有点記得的話，就会想起当时那个黃金头发深褐眼睛的女郎对待他的不过是撒嬌和使小性子。那一天她忽然屈服，說她肯嫁他时，她臉上的那种落漠而带有乞怜的神情他决計不会記得。

这就是書上和人們嘴里所贊許的那种眞正忠实的求爱；等到百炼鋼化为繞指柔时，男性爱人的辛勤就获得了酬报，而当婚礼的鐘声响了之后，一切都应当是幸福和快乐的了。

索米斯沿着有树蔭的人行道向东走去，不絕地一个人自言自語。

这房子須要修理，除非自己决定迁到乡下去造一所房子。

这个月里，他总有上百次把这个問題盘算过。仓促从事是不必要的。他很富裕，收入逐年都有增加，現在已接近三千鎊一年了；可是他的投資也許沒有他父亲設想的那样大——詹姆士总是期望自己的孩子比目前混得还要好。“我可以毫不費力筹出八千鎊来，”他想，“不須要追回罗勃生或尼古尔的款子。”

他半路上在一家画鋪子門口停下来瞧瞧，原来索米斯一向喜欢收画，而且在蒙特貝里尔方場六十二号家里有一間小屋子，

满放的画，全都靠墙堆着，因为没有那么多的地方挂。他从城里回家时就把买的画带回来，一般是在天黑以后；星期天下午他总要走进这間小屋子，成几个鐘点耽下去；把这些画翻出来就着亮光看，檢查画布背面的記号，偶尔也記一点下来。

这些画几乎全都是风景，在近处点綴些人物；这些画标志着他对倫敦的一种无名的反抗，对那些高楼大厦和无穷无尽的街道的反抗；他的生命，他的族人和他这一阶級的生命就是在这儿度过的。偶尔他也会带上一两張画，雇上一部馬車，在进城的路上順便在乔布生行停一下。

这些画他很少拿給人看；他对伊琳的眼光私下很佩服，也許就是这个緣故，他从不向她請教。伊琳很少走进这所小屋子来，偶尔进来也是为了尽主妇的責任。索米斯从不請她看这些画，她自己也从不要看。这在索米斯又是一件不痛快的事。他恨她这样驕傲，私心里却又害怕她。

画鋪的大玻璃橱窗照出他的立影，并且朝着他望。

他的光澤头发压在高帽沿下面，也和帽子一样光彩奕奕；两頰蒼白而瘦削，胡髭剃得很光的嘴唇綫条，坚定的下巴带着一片剃过胡子的淡青色，一件紧腰身的黑外褂扣得很紧，这一切仪表都衬出他是个矜持而有城府的人，心思坚定，表面却装得安詳。可是一双灰色而无情的眼睛，带着紧張的神气，在眉心之間夹出一道縫，凝思地望着他，就好象知道他內心的弱点似的。

他把那些画的名称和画家的姓名一一記了下来，計算一下它們的价值，可是沒有象平时私下計算之后那样感到滿足，就向前走去。

六十二号总还可以再敷衍一年，如果他决定造房子的話。目前正是造房子的时候；多年来，現款都沒有这样紧过；他在罗宾

山看到的那块地——就是他在春天下去勘視尼古尔抵押的房产的那一趟——地点眞是不能再好了！要是在海德公园三角場的十二哩方圓以內，地价准会上漲，将来卖出去准会賺錢；所以一所房子，只要式样造得好，眞正的好，的确是头等的投資。

至于在自己族中成为唯一在乡間拥有住宅的人，这种想法在他倒无所謂；对于一个眞正的福尔賽說来，爱好，甚至于社会地位的爱好，只是一种奢侈，只有在自己追求更多的物質享受得到滿足之后，才容許放任一下。

把伊琳迁出倫敦，不讓她有走动和拜客的机会，使她和那些向她脑子里灌輸思想的朋友隔絕！这才是要紧事情！她跟琼的过从太密了！琼不喜欢他。他也不喜欢琼。两个人本来是一个血統，在这上面也是旗鼓相当。

把伊琳搬出城去就会一切都解决。她会喜欢那房子，会为了装飾房子忙得很开心，她本来就有审美观念啊！

房子的式样一定要造得好，要造得与众不同，要有把握能卖上好价錢，象巴克司最近造的那所房子，有个高楼的；不过巴克司亲口說过，他那一个建筑师可把他累死了。你跟这班人眞是糾纏得沒有个完；他們只要有相当的名气，就会叫你錢花得象流水一样，而且还自鳴得意。

一个普通的建筑师是不行的——一想到巴克司那所房子的高楼，就打断了索米斯聘請普通建筑师的心思。

就因为这个緣故，他才轉到波辛尼的身上。自从那次在斯悅辛家晚宴之后，他就向人打听波辛尼；打听到的很少，但是令人兴奋："是个新派。"

"聪明嗎？"

"你要他多聪明就有多聪明，——稍为——稍为不踏实些！"

他还沒有能打听出波辛尼造了哪些房子，也不知道他收費多少。他得到的印象是条件大約可以由他来决定。这个办法他越想越中意。这叫做利权不外溢；在一个福尔賽家人，这差不多是一种天然的想法；而且即使不能免費，也会得到"最惠国"的待遇——这也說得过去，因为这座房子并不是普普通通的建筑，波辛尼有这个机会，很可以大展才能。

索米斯心滿意足地盘算着这件准可以使这个年青人上手的工程；他跟所有福尔賽家人一样，一件事只要有利可图，都是十足的乐观主义者。

波辛尼的事务所就在史龙街，和他的家近在咫尺；在建筑过程中，他可以从头到尾留意他的动靜。

还有，承攬这件工程的就是伊琳最要好朋友的爱人，看上去伊琳也就不会反对离开倫敦了。琼能否結婚說不定就要指望这个。伊琳不能妨碍琼的婚姻，这总講不过去；她决不会如此，他太知道伊琳的为人了。琼也会高兴；这一点他看出对于自己也是有利的。

波辛尼的样子看上去很聰明，可是也有一股子傻勁——这是他最最可爱的地方——好象不大斤斤計較得失；在金錢上面他該是一个容易对付的人。索米斯这样盘算并不是存心欺騙；这种心思是他脑子里天生就有的——任何一个做生意的好手都有这种心思；就在目前，当他穿过人群上罗得門山去时，他周圍千千万万做生意的好手也都是这种心思。

所以，当他带着快慰的心情盘算着，覚得波辛尼在金錢上面該是个容易对付的人时，他实在是符合他这个偉大阶級的不可理解的規律——也就是人性的規律。

他在人群中挤着前进；他的眼睛平时都是注視着自己脚前

的地面，这时忽然被圣保罗教堂的圓頂引得朝上望去。他对这座古老的圓頂特别感覚兴趣；每一个星期中，他不止一次，而是总有两三次在他日常进城的半路上停下来，走进教堂，在走廊上耽上五六分鐘，細看那些石碑上面的名字和碑銘。这座偉大的教堂对他会有这样的吸引力眞是不可理解的事，要末是这个原因，就是这样使他能把心思集中在当天的生意上面。只要他脑子里牵挂着什么特殊重要的事情，或者在办理某一件事情需要他特别精細的时候，他就会毫无例外地走进教堂，信步把一个个碑銘瞧过去，瞧得非常仔細。随后，依旧悄悄走出来，稳步向齐普塞街走去，举止上显得更加专注，好象剛被他撞見了一件他决心要买的东西一样。

今天早晨他也走了进去，可是并不悄悄看那些石碑，而是抬起眼睛望那些圓柱和墙壁間的空档，而且站着一动不动。

他一張仰起的臉就跟許多教堂里的人臉一样，不知不覚地显出一种凜然而深沉的表情；在那座龐大的建筑里，臉色白得就象石灰。他戴了手套的双手握着面前的伞柄，紧紧勒在一起。他把双手举起来。也許他有了什么圣洁的灵感吧！

“对了，”他想，“我一定要有間房把我那些画挂上。”

那天傍晚，他从城里回来的时候，就上波辛尼的事务所去看他。他看見那位建筑师穿了一件衬衫，抽着烟斗，正在一張图上划綫。波辛尼要他来杯酒，索米斯拒絕了，立刻就談到正題。

“星期日你如果沒有什么要紧事情，就跟我上罗宾山看一块地基去。”

“你打算造房子嗎？”

“也許，”索米斯說；“可是不要說起。我只是想領教一下你的意見。”

“好罢。”建筑师說。

索米斯把屋子仔細看一下。

“你这儿太高了一点，”他說。

关于波辛尼的营业的性質和范圍，只要能打听到一点点，总有好处。

“眼前对于我倒还合适，”建筑师回答。“你是用慣了那些漂亮房間的。”

他敲掉烟斗里的烟灰，可是仍旧把空烟斗銜在牙齿中間，大約这样可以帮助他进行談話。索米斯留意到他的两頰一边一个凹洞，就好象是故意吸进去的。

“这样一个事务所你要付多少房租呢？”他問。

“不小，五十鎊，”波辛尼答。

这回答給索米斯的印象很好。

“我想的确是太貴了，”他說。“星期天十一点鐘光景我来找你。”

到了星期日他坐了自备的馬車来找波辛尼，同他坐車子上火車站去。到达罗宾山之后，雇不到馬車，两人就步行了一哩半路到了所說的地点。

那天是八月一日——天气极好，灼人的太阳，万里无云——在那条通往小山的笔直小徑上，两人脚下蹴起一片淡黃的尘土。

“砂砾土，”索米斯說，从側面把波辛尼的上褂望了一眼。上褂两边的口袋里塞了几卷子紙，一只胳臂夹着一根奇形怪状的手杖。索米斯把这些和其他古怪的地方都看在眼里。

誰也不会对自己的装束这样随便，除非他是个聪明人，或者眞的是个海盜；这种放蕩不羈的地方虽則引起索米斯的反感，却使他相当滿意，因为这些都表明这人的某些品質准会給他場到

便宜。只要这人能够造房子就行，他的衣服有什么关系呢？

“我告訴过你，”他說，“我打算造所房子給家里人来一个出其不意，所以你一个字不要提起。我做事沒有做好之前是从来不講的。”

波辛尼点点头。

“你讓女人知道你的計划，”索米斯紧接着說，“你就永远完成不了！”

“啊！”波辛尼說，“女人都是些魔鬼！”

这种感覚蘊藏在索米斯心里好久了，不过从沒有被他发为語言。

“哦！”他說，“原来你也开始——”他停止不說，可是带着控制不着的憤慨又加上一句：“琼有她的牛脾气——一直是如此。”

“一个天使有脾气也不坏。”

索米斯从来沒有把伊琳称做天使过。在人前夸耀她等于泄漏一項秘密，而且暴露了自己；这样做是違反自己的良心的。所以他沒有答腔。

两人已經走上一条穿过兎場的被人走出来的土路。一条和土路形成直角的車轍引导他們到达一处碎石坑；碎石坑那边远远望見一片茂密树林，就在林边一簇树丛中，一个村舍的烟囱聳了出来。粗糙不平的地面上长滿一球球的茸草，茸草中飞出許多云雀在輕烟似的阳光中翱翔。远远在天边，凌駕在一片連綿不断的田野和篱落之上，是一列高原。

索米斯向前引路，带着波辛尼一直穿到石坑对面最远的地方才停下来。这就是他挑中的地点；可是現在要把这个地点向另一个人洩漏出来，他倒变得忸怩了。

“經管人就住在这村舍里，”他說；“他会給我們預备午飯

——我們还是吃了午飯之后再进行这件事。”

他仍旧領前向村舍走去，一个叫奥列弗的高个子男子在村舍那边迎接他們；他长了一張胖臉和一部花白胡子。午飯时，索米斯簡直不吃什么；他不絕地望着波辛尼，有一两次用自己的綢手帕悄悄地揩額头。飯終于吃完了，波辛尼站起来。

“我敢說你有生意經要談，”他說；“我去四面瞧瞧。”他也不等索米斯回答就大踏步走了出去。

索米斯是这处产业的顧問律师，所以約摸有一个鐘点的时間，他都和經管人在一起，看地样，商量尼古尔和其他押款的事情；然后，就象事后想起来的一样，提起这块建筑地基的事情来。

“你們这些人对我应当把价錢减些，因为我将是第一个来这里造房子的。”

奥列佛摇摇头。

“先生，你看中的这块地基，”他說，“是我們手里最便宜的一块，坡子上面的地还要貴得多呢。”

“你記着，”索米斯說，“我还沒有决定呢；很可能我干脆不造房子。地租太大了。”

“我說，福尔賽先生，你放弃就太可惜了，而且我覚得是一个失着，先生。在倫敦附近沒有一块地方有这样的风景的，从各方面講，也沒有比这里更便宜的了；我們只要登一个广告出去，就会引来一大堆人要它。”

他們相互望望。两个人的臉色都說得很明白；“我承認你做生意的手段不錯，可是要我相信你一个字那是休想。”

“好罢，”索米斯又重复一下，“我还沒有决定呢；这事很可能不算数！”說了这几句話之后，他就提起阳伞，把一只冰冷的手伸到經管人的手里，也不握一握对方就縮了回来，走到門外阳光下

面。

他一面深思，一面緩緩向那片地基走回去。他的本能告訴自己，那个經管人說的全是眞話。是一块便宜地基。妙者是他知道这个經管人并不眞正認为便宜；这就是說他自己的直覚仍旧胜过了对方。

“不管便宜不便宜，我决定买下，”他想。

許多云雀在他的脚前脚后飞起来，空中到处飞着蝴蝶，野草发出清香。从树林那边襲来鳳尾草的鮮美气息，鴿子躲在树林深处咕咕叫着，远远随着暖风飄来教堂里有节奏的鐘声。

索米斯眼睛望着地上走着，嘴唇时張时合，好象預期有一块美肴到嘴似的。可是到达基地时，波辛尼却哪儿也看不見。等了一会儿之后，他穿过兎場向山坡的方向走去。他几乎想大声叫喚，可是又怕听到自己的喉嚨。

兎場上就象大草原一样寂寞，只有兎子穿进自己洞穴的簌簌声，还有云雀的歌声，打破这片沉寂。

索米斯，这个偉大福尔賽軍队的先鋒，在他向这片荒野的文明进軍中，覚得自己的兴头下去了；这片寂靜，和无影无形的歌声，温暖芳香的空气使他有点悵然。当他已經开始沿着原路要走回去时，終于望見了波辛尼。

那位建筑师正四仰八叉躺在一棵聳立在坡沿上的大橡树下面；树身老得已經皺裂，上面枝叶紛披，占了好大一块面积。

索米斯碰一下他的肩膀，建筑师立刻抬起头来。

“哈！福尔賽，”他說，“你房子的地基我給你找着了，就在这里！你看！”

索米斯站着望一下，然后冷冷地說：

“你也許很聪明，可是这块地基又要我多花上一半的价

錢呢。”

“价錢滾它的，老兄。你看看景致！”

几乎就从他們的脚下展开一片熟禾，在远处沒入一丛深暗的杂树中。一片田野和篱落的平原一直伸展到天边，和远处灰青的高原連接起来。从右边可以望得見泰晤士河細成一条蜿蜒的銀綫。

天是那样的藍，日光是那样的明媚，就象这片景色終年在被夏日的风光籠罩着。薊草的茸花在他們四周飞上飞下，好象被大气的靜謐熏醉了似的。热气在熟禾上面跳着舞，还有，四面八方都洋溢着一种柔和的不識不知的嗡嗡声，好象是灿烂的分秒喃喃地在天与地之間举行着宴乐。

索米斯凭眺着。在他的胸中不由而然涌起一串感想。住在这里，終日对着这一切景色，而且能够把这些指給自己的朋友看，而且談論它，而且占为己有！他的两頰紅暈起来。这里的温暖、明媚、光热正在透进他的感官，就如同四年前伊琳的絕色透进他的感官，使他渴想占有她一样。他偷望波辛尼一眼，波辛尼的眼睛，就是老乔里恩的馬夫說的半馴服的野豹的一双眼睛，好象正在縱眺着这片风景。阳光剛好照上这个家伙臉上的那些尖角；高顴骨、尖下巴、隆起的眉峰；一張粗野、热心、而悠然自得的臉；看得索米斯心里甚为不快。

柔和的微风吹过庄稼，一股热气向他們迎面扑来。

“在这里給你造一所房子，可以使誰都要眼热，”波辛尼說，两人間的沉默总算打破了。

“我要說，”索米斯冷冷地回答，“你不用掏腰包啊！”

“大約花个八千鎊，我可以給你造一座宫殿。”

索米斯臉色灰白——他的內心正在掙扎着。終于眼睛垂下

来，他执拗地說：

“我出不起。”

随后，仍旧由他領先，东張西望地走着，带着波辛尼回到原来那块地基来。

两人在这里花了相当长的时間詳詳細細計划房子怎么造，后来索米斯又回到經管人的村舍里去。

半小时后，他走了出来，和波辛尼一起向車站出发。

“哦，”他說，嘴唇差不多都不張开，“我終究买下你看中的那块地基了。”

他又沉默下来，内心里糊里糊涂地辯論着，怎么这个他一向鄙視的人偏偏会打消他原来的决定。

第 五 章

一个福尔赛家庭

索米斯和住在这偉大倫敦城里千百个和他同一阶級同一年代的开通人士一样，都知道紅絲絨椅子已經不时新，都知道近代意大利大理石人群雕象是“过时”的玩意儿；而且，都能够尽量使自己的房子赶得上时髦。这就是索米斯的房子：一个銅門环样式就非常别致，窗子已經全部改装成向外开，窗口都吊着花草箱，里面栽滿了耳环草；屋子后面是一座綠磚鋪的小院子（是这座房子的特色），四周放了許多緋色的八仙花，都栽在孔雀藍的大花盆里。一張皮革顏色的大日本阳伞几乎擋着整个院子的尽头；这样可以遮着院子外面好奇人的視綫，使屋子里住的人或者客人坐在伞下一面喝茶，一面从容地察看索米斯最近搜集来的小銀盒子。

屋內的装璜以拿破侖时代和威廉·莫里斯① 为主。就面积而論，房子也相当寬敞；有无数的小角落，收拾得象許多鳥窠一样；許多小銀器摆設就象下的鳥蛋。

在这一般說来是十全十美的环境中，却有两种考究的心理在抵触着。女主人的考究是孤芳自賞，頂好是住在一座荒島上；男主人的考究就好比是一种投資，是为了自身的发展而經营它，

他所遵守的規律也就是商业竞爭的規律。是这种商业竞爭的心理使索米斯早在馬罗堡中学做学生时就考究起来，他是第一个在夏天穿起白背心，冬天穿起花呢背心的人；在公共場所出現时，他决不使自己領带縮到硬領上面去；给奖日要当着一大群人朗誦莫里哀之前，非要把自己的漆皮鞋拂拭一下不可。

他逐漸变得象許多倫敦人一样，一定要做到无疵可击；你决不可能想象他有一根头发弄乱，一条領子沒有浆平，或者一根領带打得不直，便是相差这么八分之一的英吋也不行！不洗澡决計不能出門——洗澡也是时髦；而那些出門不洗澡的人，在他的眼中是多么可鄙視啊！

可是伊琳，你可以想象得到，却象一些水神在路旁清流中浴着水，純粹为了消受一下凉爽，和在水中能照見自己美丽的身体。

在这遍及整幢房屋的矛盾中，女的退却了。就象当年撒克逊民族和凯尔特民族繼續在国内进行着斗爭时一样，在气質比較容易接受外来影响的一方就逼得接受一种傳統的上层建筑。

因此，这座房子便变得和千百幢其他有远大目标的房屋非常相似，人家提起来都說："索米斯·福尔賽夫妇的那座頂爱人的小房子，很别致呢，亲爱的——的确考究！"

原来索米斯平日是讀詹姆士·毕波第，湯姆斯·艾根和愛曼尼艾尔·斯巴几諾萊蒂的小說的；这些作家，事实上是倫敦中上流人士稍稍自命风雅一点的，都会讀的；虽則房屋裝飾是不同性質，可是用这句話来形容却一样适当。

在八月八日的傍晚——离那次远征罗宾山不过一星期之

① 威廉·莫里斯(1834—1896)，英国詩人兼社会主义者，在1861年曾和一批人从事于屋內裝飾业，起了很大影响。

久——就在这所“很别致呢，亲爱的——的确考究”的房子的餐室內，索米斯和伊琳在坐着用晚餐。星期天的晚餐吃热菜也是这个人家以及别的許多人家共有的一点出色时髦玩意。結婚的生活一开始，索米斯就定下这一条家法：“星期天佣人一定要給我們預备热晚餐——他們除掉拉手风琴之外，并沒有别的事情干。”

这条家法并沒有引起革命。原来佣人都忠于伊琳——这在索米斯是相当可恨的事情——伊琳呢，虽則把一切根深蒂固的傳統都不放在眼里，但对人性喜爱热食这个弱点却認为有权利享受一下。

一对幸福的夫妇坐在那張漂亮的花梨木的餐桌那儿，并不对面坐，而是斜坐着；吃飯也不鋪桌布——这也是一种出色的考究玩意——两人到現在为止，还沒有說过一句話。

索米斯喜欢在晚飯时談生意，或者談自己买了些什么；只要他有話談，伊琳的沉默并不使他感覚不安。今天晚上他偏偏覚得講不出口。整整一个星期来，他心里一直都盘算着造房子的事，現在打定主意要告訴她了。

既要把心里話講出来，然而又感到心神不宁，这使他深深着恼；她沒来由使得他这样——夫妇是一个人。自从坐下来之后，她連望都不望他一眼；不知道这半天她肚子里究竟想些什么。一个男人象他这样地工作，給她賺錢——对了，給她賺錢，而且心里还带着創痛——而她却坐在这里，望着——就好象看見房間墙壁合攏来那样望着，这令人太难堪了；足可以气得一个男人站起身离开餐桌。

粉红灯罩的灯光落在她頸子和胳臂上——索米斯喜欢她穿露肩的晚服吃飯，这給他一种莫名的优越感；多数亲友在家里吃

晚飯时，他們的妻子頂多穿上自己最好的便服，或者吃茶的长服，哪有这样排場。在这片粉紅色的灯光下，她的琥珀色的头发、白皮肤和深褐色的眼睛形成奇异的对照。

哪一个男人能够有这样美丽的一張餐桌呢，这样色彩深厚，还放了象星星一样的嬌嫩的玫瑰花，紫紅顏色的玻璃杯和古色古香的銀器皿；哪一个男人能够有坐在桌子旁边的这个女子更美丽呢？在福尔賽家的人里面，感激并不是一件德行；他們全是一脑門子的商业竞爭和常識，根本就沒有功夫想到这上面来；所以索米斯这时候只感覚到一种几乎象是痛苦的气忿，覚得自己并不能眞正占有她，并不能象自己权利規定的那样占有她；他不能象伸手摘下这朵玫瑰花一样，把她摘下来，嗅出她心里的眞正秘密。

在其他的財产方面，他的銀器，他的画，他的房子，他的投資，他都能感到一种隐秘而亲切的感情；在她身上，沒有。

在他自己这座房子的墙上，到处写着有字①，都說她天生不是他的人；他的生意經气质抗議这种神秘的警告。他娶了这个女子，使她成为自己的人，現在却說他頂多只能占有她的肉体——其实能眞正占有她的肉体也好，他連这个也开始怀疑了——在他看来，这簡直違反一切法律上最基本的規定——財产法。如果有人問他可要占有她的灵魂，这問題当会使他覚得幼稚可笑。可是他的确就想如此，而墙上的文字却說他永远不会做到。

她永远不做声，永远推一推动一动，厌恶他但表面却不露痕迹；她好象深怕自己的一言一动或者一个暗示会使他誤解她喜

---

① 喑用旧約但以理書伯沙撒王受天譴事："当时忽有人的指头显出，在王宫与灯台相对的粉墙上写字，…… 上帝已經数算你国的年日到此完毕。你被称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当夜迦勒底王伯沙撒被杀。"

欢他似的；所以他問自己：难道我要永远这样下去嗎？

他跟他这一代多数的小說讀者一样（索米斯就是酷爱讀小說的），人生观往往带上文学的色彩；他染上的見解是，这不过是时間問題。到后来，丈夫总得获得自己妻子的欢心的，便是在那些以悲剧結束的小說里——这类書他本来不大喜欢——那个做妻子的临死时总要說些感动的忏悔的話；或者如果死掉的是丈夫的話——这种想法太丧气了——她也会悔恨交集地扑倒在他身上。

他时常带伊琳去看戏，出于本能地选擇了那些描写現代交际生活中夫妇問題的話剧，所幸的这些問題和眞实生活中的夫妇問題并无相同之处。他发現这些戏的收梢也是一样；便是里面有个情人，結果也仍旧是大团圓。索米斯看着戏时，倒是时常同情那个情人；可是等到跟伊琳坐上馬車回家，还沒有到門口就被他发現这样是不行的，还幸亏那出戏有那样的收梢。当时有一种类型的丈夫很时髦，就是一种剛强，比較粗卤，然而极端正常的那种男子；这种人在剧終时特别順利；索米斯对这种人实在不同情，如果不是因为自己的处境，甚至于会对这种人表示厌恶。可是他迫切需要做一个順利的甚至于“剛强”的丈夫，这一点他是深深知道的，因此虽則这种厌恶的根源出于他的隐秘的殘忍天性，可能由于造化的反常作用造成的，他却从不吐露出来。

可是伊琳今晚却是异乎寻常地沉默。索米斯从来沒有看見她臉上有过这样的表情。本来异常的东西总是引起人們恐慌，所以索米斯也着慌起来。他吃完最后的一道小吃，催促女佣用銀畚箕把桌上的面包屑扫掉。女佣离开室内之后，他把杯子斟滿了酒，就說：

“下午有人来嗎？”

"琼。"

"她来想些什么?"这是福尔賽家的一种口头禪，認为人家不論到哪里，总是想些什么。"来談她的爱人嗎，我想?"

伊琳沒有回答。

"在我看来，"索米斯接着說，"好象她待她爱人比她爱人待她好。她总是到处跟着他。"

伊琳的眼光使他感覚不安起来。

"你講这种話沒有道理!"她高声說。

"为什么不能說? 誰都可以看得出来!"

"他們看不出，就是看得出来，这样講也不成話。"

索米斯再也沉不住气了。

"你眞是个好妻子!"他說，可是暗地里却弄不懂她的回答为什么这样激烈，这跟她平日为人不象。"你跟琼太热火了。我可以告訴你一件事：她現在擒到海盜，才不把你放在心上呢，你慢慢就会明白。可是你們将来也不会时常見面了，我們要住到乡下去。"

他很高兴借一番发作把这項消息揭露出来。他指望对方会惊叫出来；可是話說出之后，伊琳仍是一声不响，他又着慌了。

"你好象并不感覚兴趣，"他逼得又加上一句。

"我早知道了。"

他狠狠望她一眼。

"誰告訴你的?"

"琼。"

"她怎么会知道的?"

伊琳沒有回答。他弄得又沮丧又不好过，就說：

"这对波辛尼是件美事；可以从此出头了。我想琼全部都告

訴你了吧?”

“对了。”

又是一陣沉寂，于是索米斯說道：

“我想你是不想去的，是嗎?”

伊琳沒有回答。

“我眞弄不懂你想些什么?你好象在这儿永远住得不滿足。”

“我滿足不滿足反正跟造房子沒有关系，可不是?”

她拿起那瓶玫瑰花走了。索米斯仍旧坐着。难道他签定那張合同就为了这个么？难道他預备花上万鎊左右的錢是为的这个么？波辛尼那句話他又想起来了：“女人都是魔鬼!”

可是沒有一会，他的气就稍稍平复下来。事情可能弄得还要糟些。她可能大发其脾气。他原来指望的并不止这一点点的不快。总算是运气，有琼替他打破这个僵局。她一定是从波辛尼那里打听出来的；他早就該見到这一点了。

他点起香烟。伊琳总算沒有大哭大鬧!她会自己轉弯的——这是她最好的地方；她冷僻，可是并不别扭。那張油光刷亮的餐桌上歇着一只甲虫；他一面向甲虫噴着烟，一面冥想着那座房子。耽心沒有用处，赶紧造好了。她将会坐在日本阳伞下面做着針綫，一直坐到天黑。一个美丽的温暖的夜晚……

事实是那天下午琼眼睛笑眯眯地跑了来，說“索米斯太好了！对菲力眞是一件美事——他恰恰就需要有这样一个机会!”

她看見伊琳臉上仍旧是不开心和茫然的样子，就說下去：

“当然是你們在罗宾山的房子。怎么？你难道不知道嗎?”

伊琳原来并不知道。

“哦！那么，我想我不該告訴你的!”她不耐煩地望着自己的好朋友，又叫道：“你看上去好象毫不关心似的。你知道，我一

直巴望的就是这个——他一直要找的就是这种机会。你現在可以看看他的本領了；”这样一来，她就把事情的經过全部吐了出来。

自从她訂婚之后，琼好象对自己好朋友的处境已經不大感到兴趣；她跟伊琳在一起时都是談些自己的私房話；尽管她对伊琳的身世充滿怜惜，可是有时候仍旧不免在微笑中露出一点又象是怜憫、又象是瞧不起的神气，那意思好象說：这个女子在自己一生中鑄成这样一件大錯——这样可笑的錯誤。

“連內部裝修也由他包下来——由他一手經办。这簡直——”琼大笑出来，小身体快活地顫动着；她举手击一下白紗窗帘。“你知道我甚至还求过詹姆士爷爷——”可是忽然不愿意提起那次不快的事情，她又停止不說；过了一会，看見自己的好朋友簡直不大理会这件事，就起身走了。她走到人行道上时回过头来看看，伊琳仍旧站在門口。她招一下手，表示告别，可是伊琳并沒有答礼，只是用手摸着額头，慢慢轉过身去，把門关上……

不一会，索米斯走进客厅，从窗口窺望着伊琳。

她坐在日本阳伞的影子里，一动不动，雪白的肩上的花边随着她胸口的微微起伏顫动着。

可是这个沉默的人儿，在黑地里坐着一动不动，好象有股温暖劲儿，一股蘊藏着的热情，就好象她整个的人都在激蕩着，而且在她的內心深处正在起着某种变化。

索米斯乘人沒有瞧見，又溜回餐室去了。

第 六 章

詹姆士細描

索米斯决定造房子的事不久便在族中傳遍了；任何跟財产有关的决定都准会在福尔賽族中引起騷动，这事也是如此。

这不能怪索米斯，因为他本来决心不讓一个人知道的。是琼一肚子話按捺不下去，告訴了史木尔太太，而且只許她告訴安姑太，别人都不許告訴——琼認为这样会使安姑太高兴，这个老宝貝——原来安姑太近来已經有多日不下楼了。

史木尔太太立刻就去告訴安姑太；安姑太倚在枕头上，一面微笑，一面用她清晰而顫动的老喉嚨說：

"这对琼儿很好；不过我希望他們小心些子——相当危險的！"

当室內重又只剩下安姑太一个人时，她紧紧皺起眉头，就象一片烏云发出明天下雨的警告似的。

这多天来她躺在那里，一直都在加强着自己的意志力；这也表現在她臉上和嘴角上紧縮的动作。

每天早上，女仆斯密沙儿——她是从做女孩子时候就服侍安姑太的，安姑太講起她来都說"斯密沙儿，是个好丫头；可是那么慢！"——每天早上女仆斯密沙儿都要为安姑太举行那古老的

最重要的梳妆仪式，而且极其拘謹刻板。她从雪白紙盒中把那些隐秘的花白扁发取出来——这些个人尊严的标記——安全地放在女主人的手中，然后轉过身去。

天天裘丽和海絲特两位姑太都要来向安姑太报告悌摩西的动靜；尼古拉新近有些什么事情；琼儿有沒有說服乔里恩把婚期提早些，因为波辛尼先生已經替索米斯盖房子了；小罗杰的媳妇是不是眞的——有喜了；亚其开刀的結果好不好；斯悅辛在威格摩尔街的那座空房子——从前那个房客把錢用光了，而且是那样对他不好——他怎么办的；尤其是索米斯；伊琳是不是仍旧——仍旧要分房呢？每天早上，斯密沙儿都要听到这段吩咐："今天下午我要下楼了，斯密沙儿，大約两点鐘光景。我要你拎着我，在床上躺了这么多天了！"

史木尔太太告訴了安姑太之后，又告訴了尼古拉太太，并且叫她严守秘密；尼古拉太太为了要証实这件事，就去轉問維妮佛梨德·达尔第，当然是因为她是索米斯的妹子的緣故，这件事她想来全都知道。从达尔第的嘴里慢慢又兜了过来，傳到詹姆士的耳朵里。詹姆士听了很是生气。

什么事情都不告訴他，他說。可是他并不徑自去找索米斯本人——他有点害怕索米斯那种諱莫如深的派头——反而拿起伞跑到悌摩西家里来。

他看見史木尔太太和海絲特姑太（这消息她也告訴了海絲特——她很可靠，而且向来懶得講話），都已經心里有数，其实是急于想談。她們覚得，索米斯肯用波辛尼先生，这在他眞是好事，可是相当危險。乔治給他起的一个什么綽号？"海盜呀！"多么滑稽！可是乔治一向就是那样滑稽！不过，总还是在家里人里面，肥水沒有落外人田——她們認为总得把波辛尼先生眞正

看做家里人，不过又覚得很古怪。

詹姆士这时插嘴說：

“他是怎样的誰也不曉得。我不懂得索米斯要这种年輕小伙子有什么用处。敢說是伊琳从中說了話。我要找——”

“索米斯，”裘丽姑太拦住說，“告訴波辛尼說，他不愿意把这件事声張出去。他不喜欢人家談起，这是肯定的，而且要是悌摩西知道的話，他就会很嘔气，我——”

詹姆士用手貼着耳朵：

“什么？”他說。“我聾得厉害。大概人家講話都听不見了。爱米丽害脚趾头。我們要等到月底才能起身上威尔斯去。总是有事情！”他要打听的已經全部打听到，所以戴上帽子走了。

下午天气晴朗，詹姆士穿过公园向索米斯家走去；他打算在索米斯家里吃晚飯，因为爱米丽害脚不能起床，萊西尔和茜席丽又往乡間探望朋友去了。他沿着罗登路靠灣水路这面一条斜徑穿向武士場的大門，路上通过一片草場；草場上的草又短又枯焦，上面散布着一些晒黑的綿羊，一对对男女在椅子上坐着，有些陌生的流浪者伏在地上，望去就象是战爭浪潮剛在战場上卷过，横陈着許多尸体一样。

他偃着头走得很快，两边望都不望一下。这座公园原是他一生战斗的战場；可是眼前公园里这些景色却引不起他的任何思緒或者遐想。这些从生存竞爭的压迫和紛扰中投出来的尸体，这些从机械单調的日常生活中偷得片刻清福的相互偎倚的爱侶，在他心中喚不起任何幻覚；这类想象在他是老早过去了；他的鼻子就象一头綿羊的鼻子一样，只是紧紧凑着它嚙食的草場。

他的一个房客最近时常拖欠房租，这对于詹姆士成了一个严重問題，还是立刻把这房客攆出去呢，还是不攆，攆的話，房子

可能在圣誕节前租不出去，这个风險耽不耽？斯悅辛的房子不久以前租的价錢就很坏，不过这是活該——他手里放得太久了。

他一面用平稳的步伐走着，一面盘算着这件事，小心地握着阳伞的木柄，就在弯柄下面一点点，这样既可以使伞尖不碰到地，又可以不磨坏中間的伞綢。他偃着瘦削的高肩膀，两只长腿动得又快又机械地准确，就这样穿过公园；园内的太阳以它明亮的火焰照耀着許多閑散的人們，照耀着无数从园外爭財夺利的无情斗爭中来的人証，而他却象陆栖的鳥儿在飞越一片大海。

他从亚尔勃特門出来时，覚得有人碰一下他的胳臂。

原来是索米斯；他从事务所出来，走毕卡第里大街背阴的一面回家，忽然和他走上并排了。

“你母亲病在床上，”詹姆士說；“我正上你家里去，不过也許对你不方便吧？”

表面上，詹姆士和他这个儿子显得很冷淡，这是福尔賽家的人特别的地方；可是尽管如此，父子之間并不是沒有感情。也許双方都把对方当作一种投資看待；他們相互都很关怀对方的幸福，而且也喜欢和对方碰头，这是肯定的。至于那些比較切身的生活上問題，两个人从来不吐一字；当面也不肯流露出任何深切的感情。

把这父子两人紧結在一起的是一种非语言分析所能形容的东西，它深藏在国家和家族的組織里——据說血比水濃，而这父子两个都不是冷血动物。其实，拿詹姆士来說，儿女之爱目前已經成为他生存的主要目的了。有这些等于自己一部分的人，可能一朝把自己积賺下来的錢傳到他們手里，这是他积錢的根本原因；一个人活到七十五岁，除掉积錢之外，还有什么事能給他快乐呢？生命的核心就是为自己的儿女积錢啊！

尽管詹姆士那样以牺牲者自居，在全倫敦城里——倫敦是他的活动中心，他占有它那么多，而且对它抱有那么深厚的无言的爱——可再沒有比他更正常的人了（如果說正常的主要征候，象人家告訴我們的，就是保护自己，不过悌摩西肯定說做得太过分了）。他具有中等阶級的那种惊人的正常性情。他比他所有的弟兄都正常：乔里恩意志坚强，但偶尔也会心軟下来，来一套他的哲学；斯悅辛怪念头太多；尼古拉能力强，反而因此吃苦；罗杰是企业迷；只有詹姆士是眞正的折衷派；在諸兄弟中，他的头脑和外表都最不惊人，就因为这个緣故，很可能永远活下去。

詹姆士比他其余的弟兄把"家族"看得更重要，更加宝貴。他对人生的态度永远具有一种原始的温存，他爱一家人坐在爐边，他爱听閑是閑非，爱听抱怨和訴苦。他所有的主意都是从家族这个大心灵里提炼出来的，就象从牛奶桶里提炼出奶酪似的；通过自己的家族，他还汲取千百个同样性质的其他家族的心灵。他經常上悌摩西家里去；年年如此，每星期如此——坐在那間临街的客厅里——大腿交叉着，雪白的腮須包着下巴剃得很光的嘴——看着这个家族的牛奶桶徐沸着，奶油从下面升上来；这样他离开时就会覚得有了依靠，耳目一新，心身俱泰，那种快活的感覚眞是无法形容。

在他自我保存本能的坚石下面，詹姆士还是有許多軟心腸；上悌摩西家里跑一趟等于在母亲膝上消磨一个鐘点；他自己渴望鈷在家族的卵翼下得到庇护，从而也影响到他对自己儿女的感情；一想到自己的儿女在金錢上，健康上，或者名誉上直接受到社会的虐待，他就象做着恶梦一般。当初他的老友約翰·斯瑞特的儿子自愿从軍时，他摇摇头大不以为然，不懂得約翰·斯瑞特怎么会答应这种事情；后来小斯瑞特被土人的标枪戳死了，

他感到非常痛心，有心到处去找人談，目的就为了說："他早知道会是怎样結果——他对待儿女的性子太急了！"

那一次他的女婿达尔第做石油股票投机失敗，經济上周轉不灵时，詹姆士眞为这件事煩得不成样子；好象一切荣华的丧鐘都敲起来似的。足足有三个月的功夫，还加上往巴頓—巴頓去休养了一趟，才使他心情恢复过来；想起来眞是可怕，这一次事件，要不是他——詹姆士——拿出錢来，达尔第的名字早已列进破产的单子了。

由于他的生理組織极其健康，一碰到耳朵有点痛，他便以为自己快死了；老婆和儿女偶尔生病，他就認为这是和他个人过不去，是老天有意干扰他，要破坏他的心情宁靜；可是除掉自己的至亲骨肉以外，别人有病他都絲毫不相信，每次都要再三跟他們說这是太不保养肝脏的緣故。

他有一句口头禪："他們不生这个病才怪呢。我假如不当心的話，自己也会生上！"

今天傍晚他上索米斯家来的心情很坏，覚得自己过的眞倒霉；爱米丽害脚，莱西尔在乡下閑蕩；誰也不同情他；还有安姊，她病了——过得了过不了夏天都很难說；他已經去了三次，她都沒有能和他見面！再加上索米斯忽然想到要造房子，这件事非得問一下不可。至于索米斯和伊琳搞不好，他不知道会弄出什么結果——也許会鬧得不堪設想！

他走进蒙特貝里尔方場六十二号时，就是这样整个儿鼓不起勁来。

时間已經是七点半，伊琳換了晚服，正坐在客厅里。她穿的就是那件金色长袍——这件衣服已經穿过三次，一次赴宴，一次晚会，一次跳舞会，現在只好家常穿穿了——胸口被她鑲上一串

花边；詹姆士眼睛立刻就落在上面。

“你的衣服在哪儿买的？”他带着着恼的声音說：“我从来看不見莱西尔和茜席丽穿得有一半这样漂亮过。这个玫瑰别針可不是眞的吧？”

伊琳向他凑近些，讓他看出自己的錯誤。

她这样恭谨柔顺，同时身上微微发出一陣醉人的香水味；使詹姆士不由得心軟下来。可是自重的福尔賽家人都不肯一下就屈服；所以他只說：他不知道——大概她在服飾上可着实花一笔錢呢！

鑼声响了，伊琳用自己的胳臂挽着詹姆士的胳臂，領他走进餐室。她把他坐在索米斯平日的座位上，就在她左手的側面。这里灯光柔和，他可以看不見天色逐漸暗下来而感到煩恼；她开始跟他談起他自己的事情来。

不多一会，詹姆士就覚得自己的心情起了变化，就象水果在阳光中无形中变得熟透一样；这感覚象是有人在撫爱你，贊許你，嬌慣你，然而实际并沒有受到任何撫爱或者听到任何贊許。他覚得吃下的东西很好受；在家里他就沒有覚得这样好受过；他喝的一杯香檳酒很美，待問到牌子和价錢时，原来这种酒他自己就儲藏了一大批，可是从来不能上口，这使他詫异之极；当时就发狠要找他的酒商說自己上了当。

他本来低着头吃菜，現在抬起头来說：

“你們这儿的好东西眞不少。这个篩糖的瓶子花了多少錢？敢說很值錢呢！”

对面墻上挂的一張画就是他送給他們的；他看上去特别中意：

“沒有想到有这样好！”他說。

飯毕，三人站起来上客厅去，詹姆士紧跟在伊琳后面。

“这才是一頓精而不多的晚飯，依我的說法，”他咕噜着，快活地向伊琳的肩头呼着气；“沒有大魚大肉，而且也不太法国味儿。可是在家里我就吃不到。我的厨娘一年拿我六十鎊錢，可是那个女人就不会給我做这样的晚飯！”

到目前为止，他还沒有提起造房子的事；后来看見索米斯推說有事，自己上楼去了（就是頂上他放画的那間小屋子），他也就不提。

剩下詹姆士跟媳妇对坐。那杯香檳，和飯后的一杯上等甜酒，使他仍然兴致很好。他对媳妇覚得很亲热。的确是个惹疼的孩子；听你講，而且好象也懂得你講的意思。詹姆士一面談話，一面不断留心她的身腰，从脚上青銅色的鞋子一直看到她卷发上面那些金色的波紋。她倚在一張拿破侖时代的大圈椅上，肩头貼着椅背的上部——笔直的身体看上去仍是那样腰肢婀娜，走动时微微摇摆，就象是貼在爱人的手臂里一样。她唇边带着微笑，眼睛半睜半閉。

也許是因为見她风度这样迷人而起了戒心，或者消化受到阻碍，詹姆士突然变得哑口无言了。他記得从前就沒有和伊琳单独在一起过。当他眼望着她时，不由而然有一种异样感覚，就象碰上什么古怪而陌生的东西一样。

她心里在想些什么呢——这样靠在那里？

这一来，他重又开口时，声音就变得严厉了一点，好象剛从一个甜梦中被人喚醒一样。

“你成天干些什么呢？”他說。“你从来不上公园巷来！”

她好象提了些勉强的理由。詹姆士眼睛并沒有朝她望；他不想知道她是眞要回避他們——这太叫人难堪了。

“我想事实是，你抽不出空来。”他說：“你总是跟琼在一起。我想，她跟她男朋友在一起时，你对她是有用的，总得有人带着，其他有些事情上也有用。他們告訴我，她現在从不耽在家里；你的大伯乔里恩他很不痛快，我想，弄得簡直沒有人陪他。他們說她永远吊着那个波辛尼小子；我敢說他每天都上这儿来。你覚得这个人怎么样？你覚得他这人头脑清楚嗎？我看不成。敢說女的比男的强多啦！”

伊琳的臉色紅起来；詹姆士留神看她，有点儿疑心。

“也許你不大了解波辛尼先生的为人，”她說。

“不了解他的为人？”詹姆士冲口而出：“有什么不了解？你可以看出他就是那班艺术家里的一个。人家說他聪明——人家全都当作他們聪明。你知道他比我清楚。”他又接上一句；怀疑的目光又盯她一下。

“他在替索米斯打一所房子的图样，”伊琳輕輕地說，显然想要把事情扯开去。

“这使我想起我正要說的話来，”詹姆士接着說；“我不懂得索米斯要这样一个年輕人有什么用；他为什么不找一个第一流的建筑师呢？”

“也許波辛尼先生就是第一流呢！”

詹姆士站起来，低着头打了个轉身。

“就是这样，”他說，“你們这些年輕人，总是站在一起；你們都自以为比别人懂得多！”

他的瘦长个子横阻在她面前，竪起一个指头指着她胸口，就象对她的美貌提出控訴似的：

“我只有这样一个意見，这些艺术家，或者不管他們自己称呼什么，这些人都是极其靠不住的；还有，我对你的忠告是，这种

人你最好不要理睬!”

伊琳笑了；她嘴唇的綫条显出一种古怪的挑斗。适才的恭谨柔顺好象已經消失了。她胸口起伏着，好象心里很气憤；她从椅子靠手上把两只手抽回来，直到指尖抵着指尖；一双深褐的眼睛用意莫测地望着詹姆士。

詹姆士忧郁地打量着地板。

“我告訴你我的看法，”他說，“你可惜的是沒有一个孩子；否則的話，你的心情就会有所寄托，也有事情做了!”

登时，伊琳的臉色沉了下来，連詹姆士都覚察到在那件柔軟的綢花边和綢衣服下面，整个身体变得坚硬起来。

他覚得話不对头，自己也着慌起来；跟多数缺乏勇气的人一样，他立刻就想用压力說服对方。

“你好象不大喜欢出去跑。为什么不跟我們坐馬車上赫林汉馬球会溜溜呢？隔个些时上上戏館子。你这样的年紀应当事事感覚兴趣。你还是个年輕的女子啊!”

她臉上的神色更加不快了；他覚得不自在。

“哦，我是一点儿不知道，”他說；“人家什么事情都不告訴我。索米斯应当照顧得了自己。他如果照顧不了自己的話，他也休想找上我——就是这样——”

他咬着食指的骨节，用冷淡而严厉的眼光偷看一下媳妇。

他发現她的眼睛也正在注視着自己，充满了不快和深思；两人的眼光剛好碰上；他住口不說，微微有点出汗。

“哦，我得走了，”他停了一下說；一分鐘后，他站起来，带点诧异，好象指望有人留他似的。他伸手給伊琳握一下，由伊琳領他到門口，把他送到街上。不，他不要叫馬車，他要走走，請伊琳替他向索米斯道晚安，如果她要散心的話，那么，不管哪一天，他

都可以带她坐馬車上里西蒙跑一趟。

他回家上了楼；爱米丽一天一夜沒有能睡，剛睡着就被他叫醒；他告訴爱米丽說他有个感覚，好象索米斯家里事情弄得很糟；在这个題目上，他滔滔不絕談了半个鐘点，最后說自己今晚休想睡得着；說完翻了一个身，立刻打起鼾来。

在蒙特貝里尔方場那边，索米斯已經从画室里出来；他隐在楼梯上端，站在那里望着伊琳整理当天送来的最后一批信件。她轉身走进客厅；可是一分鐘不到又走出来，站在那里象在傾听；后来悄悄上楼，臂上抱了一头小猫。索米斯看見她低头望着那个小动物，那东西正向着她的頸子呼气。为什么她不能这样望着他呢？

忽然間她看見他了，臉上立刻变色。

“有我的信嗎？”

“三封。”

他站在一边，伊琳沒有說第二句話就进了臥室。

第 七 章

老乔里恩做冒失事

就在同一天下午，老乔里恩从劳德板球场① 出来，原想跟平时一样回家去。汉弥尔登胡同还没有到，他已经改变主意，叫了一部马车，告诉马夫上威斯达里亚大街一个地方去。他下了决心了。

这个星期里，琼简直不耽在家里；她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简直不陪他；事实上，自从和波辛尼订婚之后，就没有陪伴过。老乔里恩从来不跟她说要她陪他。他就不习惯央求人家什么！琼现在一脑门子只有一件事——波辛尼和波辛尼的事业——因此把乔里恩搁浅在自己的大房子里，领着一大堆佣人，从早到晚找不到一个人讲话。他的俱乐部在粉刷内部，暂不开放；他的董事会在休会期中；因此进城也无事可做。琼曾经要他出门走走，她自己却因为波辛尼在伦敦，不肯去。

可是老乔里恩一个人上哪里去呢？一个人上国外去总不成；航海使他的肝脏受不了；他又不喜欢住旅馆。罗杰上了一处温泉疗养地去——他这样年纪的人可不来这一套，这些新里新气的地方全是骗人！

他用这些公式缚上自己，使自己日趋孤寂；他脸上的皱纹加

深了，一張在平日是那样剛强宁靜的臉，現在却被忧郁盘据着，眼睛里的神气也一天天变得忧郁起来。

因此，今天下午他就穿过圣約翰林走这一趟，这里，一幢幢小房子前面，一丛丛青綠的刺球花，剪得圓圓的，上面洒上金黃的阳光；家家小花园里夏天的太阳都象在欢宴。他看得很有意思；向来一个福尔賽家人走进这个地区沒有不公开表示不以为然，然而却暗暗感到好奇的。

馬車在一所小房子面前停下，房子是那种特殊的鈍黃色，表明已經好久沒有粉刷过。房外有个园門，和一条簡陋的小徑。

他下了馬車，神色极端鎮靜；一个大脑袋，下垂的胡子，两鬓白发，身体笔直，戴了一頂无大不大的礼帽；眼神坚定，微含怒意。他是实逼处此啊！

“乔里恩·福尔賽太太在家嗎？”

“哦，在家的，先生！ 請問您貴姓呀，先生？”

老乔里恩把自己的姓名告訴小女佣，不禁微笑。这个小女佣眞象是个可笑的小动物！

他随着女佣走进黑暗的穿堂，走进一間套間的客厅；室內家具都是印花布的套子；小女佣請他在一張椅子上坐下。

“他們都在花园里，先生；你請坐一下，我去告訴他們。”

老乔里恩在印花布套的椅子上坐下，把周圍看看。在他的眼中，这地方整个儿可以說是寒傖；什么东西都有一种——他也說不出所以然来——簡陋，或者說，拮据的神气。照他看来，沒有一件家具值上一張五鎊錢的鈔票的。墙壁还是好久以前粉刷过，上面悬了些水彩画；天花板上弯弯曲曲一大条裂縫。

---

① 这座板球場属于馬里尔朋板球会，各大学和两个貴族中学，伊登和哈罗的球賽都在这里举行。

这些小房子全都是老式的二等建筑；想来房租一年总到不了一百鎊；沒料到一个福尔賽家人——他的亲儿子——会住在这种地方；他嘴里不說，心里却很难受。

小女佣回来了，問他可不可以到园子里去。

老乔里恩从落地窗昂然走了出去。在走下台阶时，他看出这些落地窗也需要油漆一下了。

小乔里恩和自己的妻子、两个小孩、小狗伯沙撒，全坐在那边一棵梨树下面。

向他們这样走去，在老乔里恩一生中算是最最勇敢的行为了；可是他臉上一根肌肉也不动，举止上也不显得一点局促；一双深陷的眼睛始終注視着敌人。

在这两分鐘間，他十足地表現出他以及他这一阶級許多人的品質来；冷靜、正常、富于生命力，所有这些不自覚的品質使他們成为国家的核心力量。当年的不列顛人由于过着乡野生活，天生的离群索居，血液中也就渗进了个人主义，而他們这样在自己事情上做得那样不夸耀，把其他的事情全不放在眼下，也正是表現这种个人主义的精神和实質！

小狗伯沙撒繞着他的褲脚乱嗅；这条友善而刻薄的杂种犬原是俄国鬈毛犬和狐狸犬私通的产儿，好象对不寻常的场面很是敏感。

問好的僵局結束之后，老乔里恩坐进一張柳条椅子，一对孙男孙女分两面靠在他的膝边，不做声地望着他；两个小孩都从来沒有見过这样老的老人。

两个孩子的面貌并不相象，就好象各人出生时的环境有所不同，連相貌也表現出来了。乔儿是罪恶的产儿，一張肥短的臉，淡黃色的头发梳向后面，頰上有一个酒渦，和藹中带有頑强

气，一双福尔賽家的眼睛；好儿是婚后所生；肤色微黄，庄重的派头，有她母亲一对深思的灰色眼睛。

小狗伯沙撒把三座小花床走了一圈之后，为了表示它对整个场面的极端鄙視起見，在老乔里恩对面也占上一个座位，一根尾巴被老天紧紧扳在背上，不住的摆动，两只眼睛瞠得多大，一睒也不睒。

便是在园子里，老乔里恩仍不时有那种寒傖的感覚；柳条椅子被他身子压得吱吱响；那些花床望上去很"憔悴可怜"；較远的那一面，煤熏的墙下被猫儿走成一条小路。

老乔里恩和两个孙男孙女就这样相互打量着；这是极端年幼和极端年长之間所特有的事，又奇怪又相互信任；在这同时，小乔里恩留神瞧着妻子。

她有一張消瘦的鵝蛋臉，两道直眉毛，一双灰色的大眼睛，臉色漸漸漲紅了。她的头发梳成許多高起的細波紋，从前額攏向后面，跟小乔里恩的头发一样，已經开始花白；这一来衬得两頰上突然变得鮮明的紅暈更加可怜相，使人看了惻然。

她臉上的表情充滿了幽怨、焦急和惧怕；他从来沒有看見过她臉上有这样的表情过，要么就是她一直都隐藏着不讓他看見。在微蹙的眉毛下面，一双眼睛苦苦望着；而且始終不发一言。

只有乔儿不停地呱啦着；这个大胡子的朋友——滿手的青筋，坐在那里就象自己父亲那样交叉着腿（这个习慣他自己也打算学）——他并不認識，可是却急于要他知道自己有許多东西；不过他年紀虽則八岁，究竟是个福尔賽，所以并沒有提起他当时最心爱的一件东西——那是店家橱窗里的一套鉛兵，他父亲答应給他买的。在他看来这当然太珍貴了；这种天賜之物，現在还不能說出来。

祖孙三代悠然自得地聚在梨树下面；梨树老早不結实了；阳光从树叶間泻下来，在这一小撮人身上跳跃着。

老乔里恩滿是皺紋的臉紅成一块一块，据說老年人的臉被太阳一晒就紅成这个模样。他把乔儿一只手抓在自己手里；乔儿就爬上他的膝盖；好儿看見这光景，也着了魔，就爬在他們两人身上，只有小狗伯沙撒抓痒的声音，在有节奏地响着。

忽然小乔里恩太太站起来，匆匆进屋內去了。一分鐘后，她丈夫咕噜了一句借口，也跟着进去，剩下老乔里恩一个人和孙男孙女在一起。

这时候老天——那个玩世不恭的怪老儿——根据自己的循环律，开始在他的心灵深处做起翻案文章了——这是老天的許多奇案之一。过去他要琼而放弃自己的儿子是由于他对孩子的慈爱，由于他对生命的萌芽有一种热爱，現在也是同样的这种感情使他放弃琼而要这些更小的孩子了。幼年，那些渾圓的小腿，多么沒有忌憚，然而多么需要保护；那些小圓臉，多么說不出地庄严或者明媚；那些唧唧呱呱的小嘴巴，和尖声尖气的咯咯笑声，那些再三再四扯他的小手，和小身体抵着他大腿的感覚，一切幼年而又幼年，十足幼年的东西——幼年象火焰一样燒遍了他的心田，于是他向幼年迎上去；他的眼睛变得柔和了，他的声音，和瘦瘠得滿是青筋的手变得温柔了，他的心也变得温柔了。这使他在这些小东西眼中立刻成为快乐的泉源；在这儿，他們是有恃无恐的；在这儿，他們可以啦呱、嘻笑、玩耍；終于象阳光一样，从老乔里恩的柳条椅子上，三顆心儿怒放出来了。

可是小乔里恩跟着妻子走进她臥室的情形就完全两样。

他看見她坐在穿衣鏡前面一張椅子上，手蒙着臉。

她的两肩随着嗚咽抽搐着。他对她这种自寻煩恼的脾气，

始終迷惑不解。他曾經經历过上百次这样的神經；他怎样受得了这些，連他自己也莫名其妙，因为他永远信不了这些是神经，而且認为夫妇之間还沒有到决裂的地步。

晚上，她准会用两只胳臂抱着他的脖子，說："唉！乔，我多么使你痛苦啊！"她过去已經这样說过上百次了。

他乘她不見，伸手把剃胡刀的盒子藏在口袋里。

"我不能耽在这儿，"他心里想，"我得下去！"他一句話沒有說就离开臥室，回到草地上来。

老乔里恩把好儿抱在腿上；她已經把老乔里恩的表拿到手里；乔儿滿臉通紅，正在表演他能够竪蜻蜓。小狗伯沙撒竭力挨近吃茶的桌子，眼睛盯着蛋糕。

小乔里恩突然起了恶意，要打断他們的欢乐。

他父亲有什么理由跑来，弄得他妻子这样难堪！事情隔了这么多年，想不到又来这一着！他应当早就了解到；他应当預先打他們一下招呼；可是哪一个福尔賽家人会想到自己的所作所为使别人难堪呢？他这种想法实在冤枉老乔里恩了。

他厉声对两个孩子說，叫他們进屋子去吃茶点。两个孩子吓了一大跳，他們从沒有看見父亲这样严声厉色过，所以手拉着手走了，好儿还回头望望。

小乔里恩倒茶。

"我妻子今天不舒服，"他說，可是他滿知道自己父亲早明白她突然跑开的原因；看見老头子坐在那里泰然自若，他簡直恨他。

"你这个小房子很不錯，"老乔里恩带着世故的派头說；"我想你长期租下了吧？"

小乔里恩点点头。

"我不喜欢这里的环境，"老乔里恩說；"都是些破落戶。"

“对了，”小乔里恩回答：“我們就是破落戶。”

两个人沉默下来，只听到小狗伯沙撒抓痒的声音。

老乔里恩說得很簡单：“小乔，我想我不应当上这儿来的；不过我近来太寂寞了！”

小乔里恩听到这两句話站起来，把手擱在自己父亲的肩头。

隔壁房子里，有人在一架沒有調音的鋼琴上反复彈奏着“水性楊花”①；小园内暗了下来，阳光現在只齐园子尽处的墙头了；一只猫蜷伏在墙头晒太阳，黃眼睛带着睡意瞧着下面的伯沙撒。远远車馬的声音傳来一片催眠的嗡嗡声；园子四周的藤蘿架把墙外的景色全遮起来，只看見天空、房子和梨树，梨树的高枝仍被日光染成金黃。

父子两个有好半天坐在那里，很少講話。后来老乔里恩起身走了，也沒有提到下次再来的話。

他走时心里很难受。多么糟糕的地方！他想起自己在斯丹奴普門空着的大房子，那才是一个福尔賽家人配住的地方；大彈子房，大客厅，可是一个星期从头到尾就沒有人进去。

那个女人的一張臉他从前也还喜欢，可是瘦得只剩一层皮了；她給小乔的罪可不好受，他知道！还有那些可爱的孩子！唉！这件事做得多蠢啊！

他向爱基威尔路走去，两边都是一排排小房子，全都向他暗示（当然是錯誤的，可是一个福尔賽家人的偏見也是不容侵犯的）某种曖昧的往事。

那个狗社会——这一群嘮叨的丑老太婆和紈袴子弟——当初群起对他的亲骨肉下了裁判！就是一群老太婆！他們竟敢放逐他的儿子，和他儿子的儿子；而他却能够在他們的身上恢复自己的青春！他把伞柄重重在地上搗一下，好象要搗进那一群人

的心里似的。

他使勁地搗着伞柄；然而十五年来，他自己也是追随着社会的一举一动的人——只有在今天才不忠实于它！

他想到琼，和她死去的母亲，和这件事的整个經过，所有的旧恨都引起来。糟糕透了的事情！

他很久才到达斯丹奴普門；天生是那付执拗的脾气，人已經极端疲倦，偏要一路走回家。

他在楼下厠所里洗了手，就走进餐室等开晚飯，这是琼不在家时为他使用的唯一的一間屋子——这儿寂寞得好一点。晚报还沒有送到，早晨的泰晤士报他已經看完，因此无事可做。

这間房面临一条冷僻的街道，所以一点声音也沒有。他不喜欢养狗，可是，便是一条狗也算有个伴。他的目光在墙上到处轉，落在一幅題目叫"落日中的荷兰漁船"上面；这是他藏画中的精品，可是看了也沒有快感。他閉上眼睛。他眞寂寞啊！他知道自己不应当埋怨，可是仍然免不了要埋怨：他是个可怜虫——一直就是个可怜虫——沒有种！他脑子想的就是这些。

老管家进来鋪桌子开晚飯；看見主人显然睡着了，动作便极其小心。这个留了下須的管家还蓄了一簇上須——这在族中許多人心里引起严重的疑問——尤其是象索米斯那样上过公立学校的人，对这类事情往往一点儿也不能訛錯。这个人能眞正算是管家么？調侃的人提起他来都說："乔里恩大伯的那个不从国教者"；乔治，那个公認的滑稽家称他做："山基"②。

他在那口擦得雪亮的碗橱和擦得雪亮的大餐桌之間来回走动着，輕巧得誰也学不会。

---

① 意大利歌剧作家浮尔地作曲。

② 山基是当时的一个美国歌唱家和贊美詩作家（1840—1908）。

老乔里恩偷眼望他，一面假装睡着。这个家伙是个坏蛋——他一直觉得如此——什么事都不放在心上，只想乒乒乓乓把事情赶完出去賭錢，或者找女人，或者天曉得做些什么鬼事！一个懶虫！而且太胖了！哪有絲毫的心思在主人身上！

可是接着不由他分說，他的那一套哲理的看法又来了；老乔里恩不同其他福尔賽家人就在这种地方。

說到底，这个人又为什么要关心到别人呢？你沒有給錢叫他关心，又为什么要指望呢？在这个世界上，一个人不花錢就休想找到感情。也許在死后的世界里情形两样——他不知道，也說不准——他又閉上眼睛。

老管家輕手輕脚但是无情地繼續操作，从碗橱各层把餐具取出来。他好象一直都是背向着老乔里恩；这一来，他当着主人的那些动作就不至于显得不合适了；不时悄悄在銀器上呵口气，用一块麂皮擦擦。他把酒器小心举着，而且举得相当高，讓自己的下須遮在上面，一面仔細察看里面的酒量。做完之后，他有这么一分鐘站在那里望着主人，淡綠的眼珠里含有鄙視的神气：

反正他这个主人是块老廢料，差不多快死了！

他象一头雄猫一样，輕輕走到屋子那边按下鈴。他早已吩咐过“七点鐘开飯”。如果主人睡着怎么办呢；待一会他就会叫醒他；反正晚間有得睡呢！他自己也有事情要做，原来他八点半要上自己的俱乐部去！

按过鈴，一个小男仆就捧了一只盛湯的銀器进来。管家从他手上接过来放在桌上，然后站在門开着的地方，象是預备領客人进来的样子，用庄严的声調說：

“晚飯开好了，老爷！”

老乔里恩緩緩从椅子上站起来，坐下来吃晚飯。

第 八 章

房 子 的 图 样

一般都公認，福尔賽家所有的人都有个壳，就象那个用来做土耳其軟糖的极端有用的小动物一样，換句話說，他們都有个窩；如果沒有个窩，就沒有人認得他們。这个窩包括环境、財产、交游和妻子；他們經过世界上时，这些也跟着他們动着，而这个世界上还有千千万万的人也象福尔賽家人一样，都有自己的窩。一个福尔賽家人沒有一个窩，就成为不可想象的事情——就象一本沒有布局的小說，这种，人都知道，只能算反常状态。

在福尔賽家人眼中看来，波辛尼摆明就是沒有个窩的；世界上是有这等样人，一生一世就是在不属于自己的环境、財产、交游和妻子中間度过；波辛尼就是这种稀有而不幸的人。

波辛尼在史龙街的两間房——在最高一层——显然够不上福尔賽家的派头——房子外面釘了一块牌子，写着"菲力普·拜因斯·波辛尼，建筑师事务所"。事务所之外并沒有一个起坐間，只用帘子隔开一大块地方来藏起他那些生活必需的东西——一張小床、一張舒适的椅子、烟斗、酒袋、小說、拖鞋等等。事务所这一部分是一般的陈設；一口沒有柜門的格子橱、一張圓橡木桌子、一个可以折起来的洗臉架、几張硬椅子、一張大写字台、上

面满是图画和图样。琼曾經有两次由她姑母陪着上这里来吃过茶。

算来后面还有一間臥房。

据福尔賽家人所能肯定得了的，波辛尼的收入不外两笔常年顧問費，二十鎊一年，再加上一点零零星星的收入；此外比較談得上来的就是他父亲遺留給他的每年一百五十鎊的收入。

他父亲从前是什么情形就不大清楚了。好象在林肯州乡下当过医生，原籍是康渥尔，外表长得很漂亮，拜倫式的脾气——事实上在当地是个有名人物。波辛尼的姑父拜因斯——就是拜因斯—毕尔地建筑公司的那个拜因斯——虽則不姓福尔賽，倒是个福尔賽的性格；他对于自己的舅兄也覚得沒有什么值得一說的。

“一个怪人！”他常說：“談起三个大儿子来，总是說‘好人，但是无聊’；这三个大儿子在印度担任公职，全都混得很好！他唯一欢喜的就是菲力普。我常听他講些怪透的話，有一次跟我說：‘老弟，切不要讓你那个糟糕的老婆知道你肚子里的事！’可是我并不听他說；不是我这样的人！他是个偏激的人！常跟菲力說：‘孩子，你活着象不象个上等人，沒有关系，死一定要死得象样！’所以他自己下葬时就穿了一套长外褂，圍了一条緞子圍巾，还插上一根鉆石别針。的确少見，我可以跟你們說！”

談到波辛尼本人时，拜因斯倒还抱有好感，稍微带点怜悯的口气：“他有他父亲那一点点拜倫脾气。不相信，你看他脫离我的公司，丢掉多么好的机会；带了一个背包就那样子跑出去六个月，为的什么呢？——为了研究外国建筑——外国的！他指望什么用呢？现在你看——一个聪明的年青小伙子——一年連一百鎊都賺不了！这次訂婚在他是絕无仅有的好事；可以有点約束，

不至再胡来一气；他就是那种整天睡覚、整夜不睡的人，就因为做事沒有条理；可是人并不胡搞——一点点都不胡搞。老福尔賽是个闊人啊！”

在这时期，琼时常上拜因斯住在郎地司街的家里去；他对待琼极端的亲热。

他总跟她說，“索米斯先生眞是个做生意的好手；他这所房子叫菲力普造眞是再好沒有了；”“我的好小姐，目前你可不能指望跟他时常見面呢。为他的好——为他的好啊！年青人总得图个出头。我在他这样年紀的时候，日夜都工作着。我的妻子常跟我說，‘保比，不要工作过度呀，自己身体要紧；’可是我从不姑息自己！”

原来琼曾經埋怨过自己的未婚夫簡直沒有空上斯丹奴普門来。

有一次他又来了。两个人在一起还不到一刻鐘，史木尔太太就到了；她就专門做这种不凑巧的事。波辛尼一听說她到，就站起来躲进小書房里去，約好等她走了再出来。

“亲爱的，”裘丽姑太說，“他多瘦啊！我看見訂婚的人常是这样的；可是你决不能讓它这样下去。有一种巴罗牛肉汁；你斯悅辛爷爷吃了非常之好。”

琼的小身体笔直地站在壁爐旁边，一張臉带着恶意地顫动着，原来她把老姑母不在时候上的拜訪看成对她个人的一种侵害，所以不屑地回答道：

“这是因为他忙；能够做一点象样事情的人从来不胖的！”

裘丽姑太嘟起嘴；她自己一直就瘦，可是她唯一的安慰却是人瘦就可以指望自己胖一点。

“我覚得，”她惋惜地說，“你不应当再讓人家叫他‘海盜’了；

現在他要替索米斯造房子了，頂好不要引起人家誤会。我眞希望他留神一点；这件事对于他太重要了；索米斯很有眼光呢？”

“眼光！”琼高声說，登时火冒起来；“我就不承認他这样算是有眼光，或者家里哪一个有眼光！”

史木尔太太吃了一惊。

“你斯悅辛爷爷，”她說，“眼光就一直不坏！还有索米斯那座小房子的布置不是很雅致嗎？难道說你連这个也不承認？”

“哼！”琼說，“那是因为伊琳住在里面！”

裘丽姑太想要說点中听的話：

“伊琳住到乡下去愿意嗎？”

琼凝神盯着她看，那付神气就象是她自己的天良突然跃进眼睛里来似的；这神气过去了；可是代替了的却是一种更加严厉的神气，好象把自己的天良瞪得局促不安起来。她傲然說：

“当然她愿意；为什么要不愿意呢？”

史木尔太太不安起来。

“我不知道，”她說；“我以为她也許不愿意离开她的朋友呢。你詹姆士爷爷說她对生活不感覚兴趣。我們覚得——我是說悌摩西覚得——她应当多出去走走。我想她走了你要寂寞得多了！”

琼两只手放在頸后紧紧勒着。

“悌摩西爷爷，”她高声說，“頂好不要議論跟他不相干的事情！”

裘丽姑太的高个子站起来，挺得笔直。

“他从来不議論跟他不相干的事情！”她說。

琼立刻变得敷衍起来；跑到裘丽姑太面前吻她一下。

“对不起，姑太；可是他們最好不要管伊琳的事情。”

裘丽姑太关于这件事再想不出什么适当的話来說，只好不开口。她准备走了，把黑綢披肩在胸前系好，拿起她的綠口袋：

“你祖父好嗎？”她在穿堂里說，“你現在全部时間都放在波辛尼先生身上，想来他一定很冷清呢。”她弯腰饞饞地吻了侄女一下，一陣碎脚步走了。

眼泪涌进琼的眼眶里来，一溜烟到了小書房里；波辛尼正靠桌子坐着，在一个信封背面画着鳥儿；她在他旁边坐下，叫道：

“唉，菲力！这些事情眞叫人受不了！”她的心就象她头发的顏色一样热。

接下去到了星期天的早晨，索米斯正在剃胡子，有人上来通报說波辛尼在楼下要見他。他打开妻子的房間說道：

“波辛尼在楼下。你下去招呼一下，讓我剃好胡子。我一会儿就下来。我想，大約是来談房子图样的。”

伊琳望望他，沒有答話，把衣服稍稍整飾一下，就下楼去了。

他弄不清楚她对这房子到底是什么态度。她从来沒有說一句反对的話；至于对波辛尼，她好象还相当客气。

他从自己更衣室的窗子里可以望得見他們在下面小院子里一起談着話。

他急急忙忙剃完，把下巴都割破了两处。他听見他們的笑声，自己心里想，“嗯，两个人总还合得来！”

果然不出他所料，波辛尼过来就是找他去看房子图样的。

他拿起帽子随他过去。

图样就摊在波辛尼室內那張橡木桌子上；索米斯臉色蒼白，神情鎮定，一句話不說，弯着腰仔仔細細看上大半天。

后来他总算开口了，带着茫然的神气說：

“一座很特别的房子！”

是一座长方形两层的楼房，圍着一个有顶篷的內院。环繞院子四周，在二楼上造了一轉回廊，上面是一个玻璃顶篷，用八根柱子从地上撑起。

在一个福尔賽家人的眼中看来，这的确是座特别的房子。

“这里留了許多房間沒有用，”索米斯接着說。

波辛尼开始踱起方步来，臉上的表情使索米斯很不喜欢。

“这个房子的建筑原則，”建筑师說，“是要有地方透空气——象一个上流人士——”

索米斯張开自己的食指和拇指，好象在測量他会取得的上流人士身份，答道：

“哦，对了，我懂得。”

波辛尼臉上显出一种特殊的神情，他的一股热勁儿算是表現在这里。

“我本来打算在这里給你造一所有点气派的房子。你如果不喜欢，頂好說出来。气派两字的确是不值得考虑的事——能够多挤进一間厠所不很好，那个要講究房子的气派呢？”他突然用指头指着中間长方形的左部：“这里多么寬敞。这間是給你挂画的，可以用帘幕和院子隔开；拉开帘幕，你就可以有五十一呎乘二十三呎六吋寬的地方。中間这个两面爐子——在这儿——一面朝着院子，一面朝着画室；这一面墻上全是窗子；东南面的光綫从这边进来，北面的光綫从院子里进来。你余下的画可以挂在楼上回廊四周，或者别的屋子里，在建筑上，”他又說下去——他虽則望着索米斯，眼睛里并沒有他，这使索米斯甚为不快——“和在生活上一样，沒有条理就沒有气派。有人会告訴你这是老式样子，反正看上去很特别；我們从来沒有想到把生活上的主要原則应用到房子上去；我們在自己的房子里塞滿了装飾品、烂

古玩、小角落，一切使眼睛应接不暇的东西。相反地，眼睛应当休息；应当用几根强有力的綫条烘托效果。整个的原則就是条理——沒有条理就沒有气派。”

索米斯，这个不自覚的諷刺家，正盯着波辛尼的領带望，領带打得一点不直；胡子也沒有剃，衣服也說不上怎么整洁。看来建筑学已經把他的条理耗光了。

“看上去会不会象一所营房？”他問。

他沒有立刻得到回答。

“我懂得是什么緣故了，”波辛尼說，“你要的是立都馬斯特的那种房子——又好看又合用的一种，佣人住在頂楼上，前門回下去，下去再上来。你只管去找立都馬斯特試試，你会发現他很不錯，我認識他多年了！”

索米斯慌起来了。这張图样的确打动他的心，不过出于本性不肯明白表示滿意罢了。要他說句恭維話很不容易。他就看不起那些滿口奉承的人。

他发現自己正碰上一个尷尬局面，要么說一句恭維話，要么就有錯过一件好东西的危險。波辛尼恰恰就是那种会一气之下把图样撕碎、拒絕替他做的人；眞是一个大孩子！

他覚得自己比这种大孩子气高明得多，可是这种大孩子气却在索米斯身上产生一种奇特的、几乎象催眠的效果，因为他自己从来沒有这样感覚过。

“嗯，”他囁嚅說，“这——这的确是独出心裁呢。”

他对“独出心裁”这种說法私下里很不信任，甚至于不喜欢，因此他覚得講这样一句話并不是眞正屈服。

波辛尼好象高兴起来。这类話正合这种人的口味！索米斯被自己的成功鼓舞起来。

“地方——很大呢，”他說。

“空間、空气、阳光，”他听見波辛尼喃喃自語，“你在立都馬斯特的房子里决不能住得象个上流人士——他是替开厂的造房子的。”

索米斯做了个不屑的姿势；他曾經被人看作上流人士；現在就是送他一大笔錢也不愿列为开厂的一流。不过他一向就不信任原則性。現在这种不信任又抬头了。空講条理和气派有什么用？看上去这个房子一定很冷。

“伊琳可受不了冷啊！”他說。

“啊！”波辛尼譏諷地說。“你的太太？她不喜欢屋子冷嗎？我想想看；她决不会冷的。你瞧！”他指着內院墻上隔开一定距离的四个标記。“我已經給你安置了裝鋁架的热水管子；这些会給你做成很漂亮的式样。”

索米斯疑疑惑惑地望着这些标記。

“这些都很不錯。”他說，“可是要多少錢呢？”

建筑师从口袋里掏出一張紙来。

“房子当然应当全用石头砌的，可是我想你不会答应，所以我勉强改用了石面和磚墻。应当是銅屋頂，可是我用了綠石板。就这样，包括金屬装备在內，还要你花八千五百鎊。”

“八千五百鎊？”索米斯說。“怎么，我給你的最高限度是八千鎊啊！”

“少一个辦士也造不了，”波辛尼冷靜地回答。“你要么造，要么不造！”

也許这倒是跟索米斯打交道的唯一法門。他弄得进退两难。他的內心告訴自己这件事放弃算了，可是图样很好，这一点他知道——面面都想到了，而且神气；佣人間也很不錯。他住在

这样一所房子里会抬高身份——有这許多独有的特点，然而安排得极其妥貼。

他繼續研究图样，波辛尼进臥室去光臉換衣服。

两人默默地走回蒙特貝里尔方場，索米斯用眼角瞄着他。

这"海盜"好好打扮一下倒相当漂亮——他这样想。

两人进屋子时，伊琳正低着头在插花。

她說派个人穿过公园把琼找来。

"不要，不要，" 索米斯說，"我們还有正經事要談呢！"

午飯时，他簡直热誠招待，不絕地劝波辛尼加餐。他很高兴看見波辛尼这样兴高彩烈，所以下午讓伊琳陪他，自己仍旧按照星期日的习慣，溜上楼去看画。吃茶的时候，他又回到起坐間来，看見伊琳和波辛尼——照他自己的說法——滔滔不絕地談着。

他隐在門洞里，私下庆幸这件事情很順手。伊琳和波辛尼合得来是一件幸事；她好象对造新房子这件事在思想上已經默許了。

他在一大堆画中靜靜考虑的結果，使他决定在迫不得已时再筹出五百鎊来；可是他希望波辛尼下午也許会在估价上讓步一点。这件事只要波辛尼肯，是完全可以改过来的；他一定有十来种的办法可以减低造价，然而不影响效果。

所以他就靜等启口的机会，一直等到伊琳把第一杯茶递到建筑师手里的时候。一道阳光从帘幕花边上透进来照得她两頰紅紅的，在她金色的头发和温柔的眼睛里閃耀着。也許是同一的光綫使波辛尼的臉色也紅潤了一点，在他的臉上添了一种慌張的神情。

索米斯就恨阳光，所以立刻站起来把遮阳帘拉下，然后从妻子手里接过自己的茶杯，用比他原来打算的还要冷淡的口气說：

“八千镑究竟能不能造得了呢？一定有很多小地方可以更动一下。”

波辛尼一口把茶喝完，放下杯子，答道：

“一处也不能改！”

索米斯看出他这样提法已經触犯了他个人虛荣里某些不可理解的部分。

“哦，”他附和着說，一付廢然而止的神气；“你一定要照你自己的办法，我想是。”

过了几分鐘，波辛尼站起身来要走了，索米斯也站起来，送他出門。建筑师好象高兴得有点莫明其妙。索米斯望着他步履輕快地走去，然后悶悶地回到起坐間来；伊琳正在收拾乐譜；索米斯忽然起了一陣抑制不住的好奇心，問她道：

“你覚得‘海盜’怎么样？”

他眼睛望着地毯等她回答，而且相当等了一会。

“不知道；”她終于說。

“你覚得他漂亮嗎？”

伊琳笑了。索米斯覚得她在嘲笑他。

“是的，”她說：“很漂亮。”

第 九 章

安 姑 太 逝 世

在九月下旬的一个早晨，安姑太再不能从斯密沙儿手里接过那标志她个人尊严的假发了。他們急急忙忙把医生請来，医生看一下那張衰老的臉，就宣布福尔賽小姐已經在睡眠中故去了。

裘丽和海絲特两位姑太簡直震悼得不成样子。她們从来沒有想到会是这样一个結局。然而結局总是要来的，不过她們有沒有明白到这一点还很难說。私下里她們总覚得安姑太这样沒有留一句話，沒有一点儿痛苦的掙扎就离开她們，有点不近人情。这不象她的为人。

也許使她們深深感触到的倒是：一个福尔賽家的人竟会对生命撒手。如果一个人会，为什么大家不会呢？

她們捱了整整一个鐘点才决定去告訴悌摩西。要是能够不告訴他，或者逐漸透露給他，多好！

她們站在悌摩西房門外面唧噥了好久。事后，两人又在一处唧噥起来。

恐怕日子久了，悌摩西会更加伤心。不过，他总算沒有象意料中的那样伤心。当然，他还是不能下床！

两个人分手，各自悄悄哭泣去了。

裘丽姑太耽在自己房里，这个打击已經使她垮了。眼泪把臉上脂粉完全洗掉；臉上一小块一小块的駝肉，由于悲伤过度，变得肿了起来。沒有了安姊，这个日子怎么过得下去呢？安姊跟她一起过了七十三年，中間只隔开短短一个时期裘丽姑太的結婚生活，这一段現在想起来簡直不象是眞事。每隔一会儿，她就从抽屜里紫薄荷袋下面掏出一块新手絹来。一想到安姊冷冰冰睡在那里，她的一顆温暖的心簡直受不了。

客厅里遮阳帘已經拉下来①；海絲特姑太独自坐着；在家里，她是个性情忍耐、沉默寡言、善于保养精神的人；开头她也哭了一会，可是悄悄地哭，而且表面也不大看得出。她的保养精神原則便在伤心时也不放弃。她坐着，身体瘦小，一动不动，打量着爐格子，两只手无所事事地放在黑綢衣的膝盖上。他們准会支配她去做些事情。好象这样有什么用处似的。再做些事情安姊也活不过来了！何必麻煩她呢？

五点鐘来了三位弟兄，乔里恩和詹姆士和斯悅辛；尼古拉在雅毛司，罗杰脚上风湿大发。海曼太太一个人早在白天里来过，瞻望一下遺体之后就走，留下一个条子給悌摩西——她們并沒有給他看——說应当早点通知她。其实，他們全都覚得应当早点通知自己，好象錯过了什么似的；詹姆士还說：

“我早知道不会好了；我跟你們說过她捱不过夏天。”

海絲特姑太沒有回答；这时已經快十月了，可是有什么值得爭辯的地方；有些人是永远不会满意的。

她派人上去通知裘丽，說几个哥哥到了。史木尔太太立刻

---

① 西俗，家有丧事要将窗子遮上。

下楼来。她已經洗过臉，不过臉还肿着。斯悅辛得到消息，直接从俱乐部赶来，所以穿了一条淡青褲子；史木尔太太狠狠望了斯悅辛褲子一眼，可是臉色还是比平日高兴得多；她那种闖禍的天性便在这时候也是太强了。

五个人随即一同上楼瞻望遺体。雪白的被单下面加了一条鴨絨被，因为安姑太在这时候比平日更加需要温暖了；枕头已經拿掉，她的脊背和头部平躺着，正符合她平生那种倔强的派头；一条头巾纏着上額，两边拉下来齐着耳朵；在头巾和白被单之間露出一張几乎和被单一样白的臉，閉着眼朝着自己的弟妹；臉上神态极端靜謐，也显得更加剛强；这張臉現在只剩下皮包骨头，可是一点皺紋也沒有——方腮、方下巴、高顴骨、两額深陷、象雕刻出来一样的鼻子——这个不可征服的灵魂向死神投降之后遺下的堡垒，現在正盲目向上望着，好象竭力想收回那个灵魂，好重新掌握它适才放弃的保护权。

斯悅辛只看了一眼，就离开房間；他后来說，那样子使他很不好受。他急急忙忙下楼，把整个房子都震得搖搖的，一把拿起帽子，爬上馬車，也沒有告訴馬夫上哪儿去。車子把他赶到家；整整一个黃昏，他都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

晚飯时，他什么都吃不下，只吃点鵪鶉，和一大杯香檳酒……

老乔里恩立在床下首，两手抄在前面。屋子里的人当中，他是唯一記得自己母亲死去的情景的，所以虽則眼睛望着安姑太，心里想的却是往事。安姑太是个老太婆，可是"死"終于找上了她——死要找上所有的人啊！他臉上一点不动，眼睛好象望出去很远很远。

海絲特姑太站在他旁边。她現在并不哭，眼泪已經枯竭

了——她的性格也不容許她再消耗一次精力，两只手盘动着，眼睛沒有看着安姑太，而是左右張望，在設法避免劳神。

在所有弟妹之中，詹姆士表現得最最有感情。一張瘦臉上眼泪沿着平行的皺紋滾下来；現在他去找哪一个訴苦呢？裘丽不成，海絲特更糟糕！安姊这一死比他往日想象得出的更加使他伤心；总要一連好几个星期心緒不佳。

不久，海絲特姑太悄然走出去，裘丽姑太就忙起来，做些她認为"必要"的事，以至于两次撞上东西。老乔里恩正梦想着悠远的过去，这时从梦中惊醒，严厉地望了裘丽姑太一眼，就走了。只剩下詹姆士一个人站在床前；他偷偷把四面瞧一下，看見沒有人注意到他，弯下自己的长个子在遺体前額上吻了一下，接着也赶快离开。在穿堂里他撞見斯密沙儿，就向她問起出殯的事，看見她毫不知情，大为不滿，說这些人如果再不当心，什么事都要被他們搞糟了。斯密沙儿最好把索米斯先生請过来——这类事情他最在行；老爷想必很难受——要有人照应；两位姑太太全都不行——拿不出办法来！敢說她們全会病倒的。斯密沙儿頂好把医生請过来；趁早吃点葯。他覚得自己的安姊并沒有找到好医生；如果找布兰克医生診治，也許現在还活着呢。斯密沙儿拿不定主意时，随时都可以派人送个信到公园巷来。当然，出殯那天他的馬車可以派用場。他猜想斯密沙儿一点东西都沒有吃呢，連一杯葡萄酒一片餅干都沒有下肚——他自己也沒有吃午飯啊！

出殯的前几天平靜地过去了。当然，大家老早知道安姑太的少許財产是遺留給悌摩西的。因此沒有一点点可以引起議論的地方。索米斯是唯一的遺嘱执行人，把一切要办的事都承攬过来，到时就向族中各个男性发出下面的訃告：

——先生

安·福尔赛小姐之遺体将于十月一日午时安葬于高門公墓，敬請莅临。出殯馬車将于十时四十五分在灣水路"巢庐"集合。鮮花謹辞。

請賜复。

出殯的那天早上很冷，就是倫敦常見的那种天气，高曠而阴沉。十点半的时候，第一部馬車駛到，是詹姆士的。車子里面是詹姆士和他的女婿达尔第；他这女婿也算得上一表人物，闊胸脯，一件长外褂扣得紧紧的，淡黃丰滿的臉，留了深黃的弯弯的两撇小胡子，和一片頑强的胡子楂，再使勁刮也刮不干净；这片胡子楂好象标出胡子主人性格上根深蒂固的一面，在做投机交易的人里面尤其显著。

索米斯以遺嘱执行人的身份来招待来人，因为悌摩西仍旧睡在床上；他要等出殯之后才起来；裘丽和海絲特两位姑太要等事情全部完毕之后才下楼，那时候愿意回来的人可以在这里用午飯。第二个到的是罗杰，瘋湿还沒有好，一拐一拐地走着，三个儿子，小罗杰，欧斯代司和湯姆士，环繞着他。余下的一个儿子乔治随后不久也雇了馬車来了；他停留在穿堂里問索米斯办丧事可有油水。

两个人相互都不喜欢。

接着是海曼家的两位——加尔斯和吉簪——来了，穿得很考究，晚礼服的褲子特地烫出两条折印。下面老乔里恩一个人来了。下面是尼古拉，臉色健康，头和身体的每一动作都带有小心掩飾着的輕快。后面跟着一个儿子，样子很恭順。斯悅辛和波辛尼同时到达，立在那里鞠躬如也，讓对方前行，可是在进門的

地方却打算并排走进去；在穿堂里，两个人又重新告罪，斯悦辛把爭持中弄歪了的領子拉拉好，极其迂緩地走上楼梯。另外一个海曼家的人；尼古拉两个結了婚的儿子，还有狄威第曼，斯賽德，和瓦尔雷，这些都是福尔賽家和海曼家的姑爷，这时人众都已齐集，一共二十一位，除掉悌摩西和小乔里恩，族中的男子都到了。

大众进了那間紅綠客厅，那种色調恰好鮮明地衬出各人和往日异样的装束；每人都在局促地寻找座位，企图隐藏起自己褲子上触眼的黑色。这种黑色和手套的顏色好象有点不順眼——一种情感的夸張。只有"海盜"沒有戴手套，而且只穿了一条灰褲子；許多人都以駭异的目光向他望望，暗暗称羡。一陣低低談話声傳开来，沒有人談死者，而是在相互問訊，好象这样就是間接向死者祭奠似的；他們的光临本来就是为的这件事啊！

停了一会詹姆士說：

"啊，恐怕我們得动身了。"

大家下了楼，按照預先通知的严格次序一对一对上了馬車。

柩車以步行的速度出动了；馬車緩緩在后面跟着。第一部馬車里坐的老乔里恩和尼古拉；第二部是一对孿生弟兄，斯悦辛和詹姆士；第三部是罗杰和小罗杰；索米斯、乔治、小尼古拉和波辛尼坐的第四部。余下的車子坐了三个人或者四个人不等，一共八部車子；后面是医生的馬車；再后面，隔开适当的距离，是乘載家里的管事和佣人的出租馬車；最后面一部馬車沒有坐人，只是为了把整个行列凑成十三的数目。

出殯的行列在灣水路大街上始終都保持着步行的速度，可是折入不大重要的街巷之后不久，就緩馳起来；就这样趲程前进，中間經过时髦街道时仍旧維持步行速度，直到墓地到达为止。第一部車子里面，老乔里恩和尼古拉談着自己的遺嘱。第二

部車子里面，一对孿生弟兄一度勉强交談之后，就完全沉默下来；两个人都有点耳聾，要喊得对方听見太吃力了。詹姆士只有一次打破了沉寂：

“我得往哪儿物色一块坟地去。你有什么安排沒有，斯悦辛？”

斯悦辛駭异地盯了他一眼，答道：

“这种事情别跟我提！”

在第四部車子里①，談話断断續續在进行着，不时有人向外面張一下，看走了多少路。乔治說：“安姑老太这时候‘走’倒的确在时候上。”他就不贊成人活过七十岁。小尼古拉温和地回答，說这条規定好象在福尔賽家人身上并不适用。乔治說，他自己六十岁的时候就打算自杀。小尼古拉一面微笑，一面按按自己的长下巴，認为乔治的父亲就未見得贊成这种說法；他六十岁后还賺了不少的錢呢。不过，七十岁是最高限度；到了那时候，乔治說，他們就应当走路，把錢留給儿子。索米斯一直都沒有开口，这时也插进来；乔治剛才問他办丧事可有油水的話他还沒有釋怀，所以微微抬起自己厚眼皮，說这种話在从来不賺錢的人說来都很容易。他自己就預备活得越长久越好。这句話是針对乔治說的，因为他出名的穷。波辛尼心不在焉地咕着“妙，妙！”乔治打了一个呵欠，談話就中止了。

到达之后，棺柩由人抬进小教堂，送殯的人一对对跟着鱼貫而进。这一队男卫士，全都和死者有着密切的血統关系；在这座偉大的倫敦城里，这是个稀見而且动人的景象。倫敦，有着它洋溢的形形色色的生活，有着它数不尽的职业、娛乐和責任，有着它

---

① 原文作者錯写了第三部車子，現根据上文改正。

可怕的冷酷，可怕的个人主义号召；福尔賽家族的这个集会正是要征服这一切，要显示他們頑强的团結，要光大他們这棵树所由成长的財产法則；由于这种財产法則，这棵树的树身和枝干长得欣欣向荣，枝叶紛披，全身充满着树汁，在一定时間內达到全盛时代。这个长眠的老妇人的精灵号召他們来一次示威。这是她最后一次的呼吁，呼吁他們团結，因为他們的力量就在于团結——她在这棵树还是安然无恙时逝世，正是她最后的胜利。

她剛好沒有能够看到它的枝干长得失去平衡，这在她总算是幸事。她沒法窺見她的繼承者的心理。她从一个高个子、腰杆笔挺的瘦削女子长成为一个坚强的成年妇人，再从一个成年妇人成为一个老太婆，变得瘦骨嶙峋，体力微弱，几乎象一个女巫那样，性情愈来愈尖峭，过去和世界接触的那种圓滑全都剝落掉；她一生从小到老都受的这个財产法則支配——这同一法則将在她象母亲一样看顧的族中同样支配着，而且正在支配着。

她曾經看見这个家族的青春，看見它的成长；她曾經看見它壯大成熟；而在她的老眼还沒有来得及或者有精力再多看一会的时候，她就死了。她很可以再多看一会儿；她也許会用她老迈的手指，她顫动的嘴唇繼續保持着它的壯大和年青，哪个說得准；可是唉，便是安姑太也沒法和造化抵抗啊！

“盛极必衰！”这是造化最大的一条諷刺。福尔賽一家現在就是按照这一条規律，在他們衰落之前，集合在一起举行最后的一次盛会。他們的臉分向着左右，形成两条单人的行列，大部分都是木然望着地上，从这些臉上你决看不出各人有各人的心思；可是偶尔也会有一个仰面望望，眉心挤成一条直縫，好象在教堂的墻上看見一些使他受不了的启示，好象在留意傾听一些使他害怕的事情一样。而那些低声的附和①，同一的声調，同一的不

可捉摸的那种家族情調，听上去使人毛发悚然，就仿佛是由一个人匆匆模仿着那些启示，在那里喃喃自語。

小教堂里的祈禱做完了，送殡者又排队护送着遺体到坟墓那边。壙穴敞开着，在壙穴四周，有穿黑衣的人站立伺候。

在这片圣洁的高地上，千百个中上层人士都在长眠着；从这里，福尔賽家人的眼睛越过那片累累的冢墓朝下望去，那一边——远远现出倫敦城，上面沒有太阳照着，在哀悼它丧失的女儿，跟这一家人一同哀悼他們失去的这个家族的母亲和保护人。千千万万的鐘楼和第宅，在財产的灰蒙蒙的天气里望去显得模模糊糊，也象那些匍伏在地上祈禱的人們一样，伏在这座坟墓面前，这个最年长的福尔賽的坟墓。

几句禱詞，一撮黃土，棺柩安放下去，安姑太便得到她最后的安息！

在壙穴四周，五个白发蒼然的兄弟垂着头站着；他們都是死者的委托者；他們要亲眼看見安姑太走得舒舒服服的。她的少許財产只能丢下来，可是除此以外，一切能够做到的都应当做到。

接着各人戴上帽子，轉身来視看族人碑上新刻的墓文：

安·福尔賽之墓

乔里恩与安·福尔賽之女

一八八六年九月二十七日逝世

享年八十七岁零四日

也許不久又有别人須要在上面刻字了。这感覚很突兀而且

① 这是指牧师在做祈禱，大家跟着他說。

令人不安；他們始終沒有想到一个福尔賽家人会死。他們全都渴想摆脱掉这种痛苦的想法，摆脱掉这个使他們想起来受不了的殯仪——赶快溜掉去做自己的事情，而且忘得一干二净。

天气也冷；寒风象一股迟緩的摧毀的力量，向山上吹来，吹过墓地，用它冰冷的呼吸襲到他們身上；他們开始分成小組，尽快地鉆进等待着的馬車。

斯悅辛說他想回悌摩西家去吃午飯，哪个要去的，他的馬車可以带他。斯悅辛的馬車并不大，跟他坐一部馬車并不使大家覚得是一种优待；沒有人接受，所以他一个人走了。詹姆士和罗杰紧接着也走了；两个人也要去吃午飯。余下的人慢慢散了，老乔里恩带了三个侄儿把馬車坐得滿滿的；他需要看見这些年輕的臉。

索米斯跟公墓办事处还有点零碎事情要办，所以带着波辛尼走了。他有很多的話要跟波辛尼談；事情办完之后，两人漫步走到汉普斯泰，一同在西班牙人酒店用午膳，花了很长的时間研究跟造房子有关的細节；然后走到电車站，坐电車到馬波門下車，波辛尼从这儿上斯丹奴普門看琼去了。

索米斯到家的时候，心緒非常之好，晚飯时跟伊琳說他跟波辛尼談了很久，这人好象实在是个有心眼的人；他們还走了一大段路，痛快之至，对他的肝脏也好——他好久沒有运动了——整个說来，这一天过得极其滿意。如果不是因为安姑太的緣故，他就会带她上戏院去；現在只好耽在家里消磨这个夜晚了。

"'海盜'屢次問起你，"他忽然說。忽然来了一个莫明其妙的念头，要表明他的主子身份，他从椅子上站起来在自己妻子肩头上吻了一下。

第二卷

第 一 章

房 子 动 工

那年冬天很暖和。市面甚形蕭条；正如索米斯在决定之前所想的那样，这一向正是造房子的好机会。所以到了四月底，罗宾山那边房子的外壳已經完成了。

現在他花的錢总算有点东西看得見了，所以一个星期里面他总要有一两次，甚至三次下乡来，总要在石头木屑中间张望上几个鐘点，同时留心不弄脏衣服，或者在沒有完工的門框里默默走动，或者繞着内院里那些大柱子兜圈子。

他时常要在这些东西面前站上好多分鐘，就象是仔細察看这些材料的实质似的。

四月三十日那一天，他跟波辛尼約好看一下賬目；在靠近那棵老橡树的地方，波辛尼替自己竪了一个小帳篷；离約定时間还差五分鐘，索米斯便走进去。

賬目早已准备好放在一張可以折起的桌子上，索米斯点一下头就坐下看賬。有好一会他才抬起头来。

“我弄不懂，”他总算开口了；“这些賬差不多要比原来規定的超出七百鎊来？”

他在波辛尼臉上瞄了一眼，赶快又說：

"你只要跟这些工匠坚决不松口，他們的价錢就会下来。你要是不精明的話，他們就給你来上种种花样。你在各方面都打个九折。多出个一百来鎊我倒还无所謂！"

波辛尼摇摇头：

"我能够省一个銅子的地方都省掉了！"

索米斯忿然一下把桌子推开，震得賬单紛紛落在地上。

"那么老实不客气講，"他怒冲冲說，"你把事情搞得一团糟！"

"我跟你講过总有十次以上，"波辛尼厉声回答，"額外的花費总要有的。我屢次三番指給你看过！"

"这我知道，"索米斯咆哮說；"偶尔在哪儿多用上个十鎊我是不反对的。我怎么会知道你說的'額外花費'会到七百鎊呢？"

这次鬧翻臉跟两个人的性格不无关系。建筑师这方面由于忠实于自己的理想，忠实于自己所創造、所信仰的这所房子的形象，弄得深怕受到障碍，或者逼得因陋就簡；索米斯那方面也同样忠实于自己的理想，而且满心指望这笔錢可以买到最好的东西，要說十三个先令的东西用十二先令买不到，他是坚决不相信的。

"你这房子我眞懊悔接手，"波辛尼忽然說。"你下来把我头都鬧昏了。人家一个錢买一个，你要买两个，現在你造的这所房子就大小来講在乡下就沒有比得上的，然而你不肯出錢。你如果愿意解約的話，我敢說这一点超出的数目我还賠得起，不过要我再替你动一下手，那我就是——蛋！"

索米斯重又鎮定下来。他知道波辛尼沒有本錢，这句話不过是一时气憤說出的。他也看出，这一来他就会无限期地进不了这所他心爱的房子，而且正在紧要关头，这时候建筑师肯不肯

多花点心思跟工程的好坏大有关系。同时，也要顧到伊琳！她最近变得很特别。他深深觉得伊琳所以对造房子还容忍得了全是因为她跟波辛尼还合得来的緣故。跟她再公开鬧翻可不是玩意儿。

“你不用这样发火呀，”他說。“只要我肯認这笔賬，我看就用不着你来叫嚷。我不过是說，既然你告訴我这房子要花这么多錢，我就得——嗯，事实上，我——我就得肚里有点数。”

“你听着！”波辛尼說。索米斯看見他那种狡獪的眼色又是气又是詫异。“我替你做这勾当太便宜你了。我在这所房子上費了那么大的事，花了那么多的时間，要是換上立都馬斯特或者别的渾蛋的話，就要你四倍的价錢。事实上，你指望的是以四等的价錢找一个头等的人才，我恰恰就是你找到的那种人！”

索米斯看出这的确是由衷之言，所以虽則自己很生气，却清楚看出鬧翻之后只有对自己不利；房子完不了工，老婆发脾气，自己成为笑柄。

“我們再看看，”他愠然說，“到底錢用到哪里去了。”

“很好，”波辛尼同意說。“可是得快一点，你如果不見气的話。我得赶回去带琼看戏去。”

索米斯偷眼瞧他一下，說：“上我們那儿和她碰头嗎，我想是？”他总是上他們那儿碰头！

昨天夜里下了雨——一場春雨，地上发出一陣陣青草香。和暖的风摇蕩着老橡树的叶子和金黃花朵；山鳥在阳光里面尽情地叫喚。

就是这样一个春天日子在人們心里引起一种莫名的思慕，一种痛苦的甜蜜，一种渴望——使他站着一动不动望着树叶子或者青草，張开两臂去拥抱那他自己也不知道的什么。大地发出

一陣迷醉的温暖，透过冬天給她穿上的寒冷服装。这是她修长的爱情的手指向人們发出的邀請，拉人們躺在她的怀抱里，在她身上打滾，用嘴唇去吻吻她的胸脯。

索米斯就是在这样一个明媚的日子里求得伊琳答应他的婚事；他求婚已經有好多次了。当时，他坐在一株倒地的树身上，第二十次答应她，如果婚后不圓滿，她仍可以自由行动，就跟从沒有結过婚一样。

“你肯发誓嗎？”她当时說过。还不过几天前头，她曾向索米斯提起那个誓言。他回答：“胡說！我决不可能发过这样的誓！”現在偏偏不凑巧被他想起来了。眞怪，男人为了追求女人竟会发这样的誓！为了得到她，他不論在什么时候都会发这种誓！現在，只要能够打动她的話，他也会发誓——不过沒有人能够打动她，她是个冷心腸的女人！

随着春风清芬的气息涌起一大串回忆——他求爱时期的回忆。

一八八一年春天，他去看望自己的老同学和当事人，乔治·列佛賽基；列佛賽基原籍是布兰克生姆，为了要发展自己在朋茅斯附近的松林，就必須成立公司，这件事他交給索米斯全权去办。列佛賽基太太很識大体，举行了一个音乐茶会来款待他。索米斯原不是音乐家，对这种招待实在膩味透頂；音乐快要完毕时，被他瞧見一个穿孝服的女郎独自一个人站着；穿一件稀薄的、紧貼着身体的黑衣服，衬出一个高高的略嫌瘦削的身材，两只戴了黑手套的手交叉着，嘴唇微启，深褐色的大眼睛把一張張的臉挨次地望过来；她的头发低到頸子，在黑衣領上面象一圈圈亮金属放着光。当索米斯站在那里望着她时，不由得感到一种多数男子时常会感到的那种心情——一种特殊的通过感官的滿

足，非常肯定，这在小說家和年老的女人就喚作一見鍾情。索米斯一面偷眼瞧着这女郎，一面即刻向女主人那边走去，必恭必敬地站着等候音乐停下来。

“那个黄头发褐色眼睛的女子是誰？”他問。

“那个——哦！是伊琳·海隆。她父亲海隆教授，今年过世了。現在跟她的后母住。人不坏，长得漂亮，可是沒有錢！”

“請替我介紹一下，”索米斯說。

他找不到什么話可談，便是談的那几句話她也很少答腔。可是临走时，他已經打定主意再要和她碰头。也是机緣湊巧，这目的竟而被他达到；原来伊琳的后母中午十二点到一点常要到碼头上去散步，这母女两个就在碼头上被他碰見。索米斯手段敏捷，立刻就和这位后母結識上了，而且不消多久就看出她正是自己所要物色的一个帮手。他对家庭生活的經济方面本来感覚敏銳，不久就看出这位后母在伊琳身上花的錢要超出伊琳繳給她一年五十鎊的津貼；他并且看出海隆太太年紀并不大，自己也想重新嫁人。这个繼女长得这样异乎寻常的美，而且正是破瓜年紀，大大妨碍她成其好事。所以索米斯便处心积虑，定下自己的策略。

他一点沒有表示就离开朋茅斯；一个月后回来了，这一次并沒有問女儿，而是跟繼母談了自己的心事。他說自己已經下了决心，不管等多久都行。而他的确等了很久，眼看着伊琳象一朵鮮花开出的身条由瘦削变得丰腴，剛盛的血液使她的眼神更加深郁，使她的臉色添上一层紅潤。每次去探望，他都向她求一次婚，每次探望完毕，他都遭到她的拒絕，滿心創楚地回到倫敦来，可是象坟墓一样坚定，一样沉寂。他想法子探寻她抗拒的內在根源；只有一次被他发現一点头緒。那是在一次公开舞会上

——在这些海濱水乡，男女之間唯一可以通款曲的便是举行公开舞会；他和伊琳坐在靠窗的密座里，华尔滋舞曲弄得他心蕩神移。她輕摆着手中折扇，半遮着臉，望着他；他情不自禁了，一把抓着她摇动的手腕，吻了她臂上的香肌。她打了一个寒噤——这个寒噤使他一直到今天都沒有能够忘怀，也沒有忘掉她当时对待他的那种万分厌恶的神色。

一年后她屈服了。是什么緣故使她屈服他永远也弄不明白；海隆太太又是个相当世故的女子，所以从她那里也打听不到一点。結婚之后，他有一次問到她，“你是什么原因拒絕我那么多次？”她回答他的只是一种古怪的沉默。从他第一天看見她起，她在他眼中就是个謎，直到今天她仍旧是个謎……

波辛尼在院子門口等着他；瘦瘠而漂亮的臉上現出一种古怪的渴望然而是快乐的神情，好象在春天的天空里，望見了幸福的預兆，在春天的空气里也嗅到幸福的来临似的。索米斯望着他在那里等候。这家伙快活成这个样子是什么道理？看他嘴角上和眼睛里那种笑意，他在盼望着什么呢？索米斯簡直看不出波辛尼站在那里飽吸着充滿花香的春风是在等待着什么，重又在这个他在习慣上鄙視的人面前感到困恼了。他赶快走进房子。

“那些瓦的唯一顏色，”他听見波辛尼說，“是紫紅夾上一点灰色，使它产生一种透明的效果。我很想問問伊琳的意見。通往这院子的門我已經定做了紫皮的門帘；你如果把客厅的墙壁糊成乳白色，望上去就会有一种幻境的感覚。你得在全部装修上着眼于托出我所謂的迷人力量！”

索米斯說：“你的意思是說我的妻子迷人。”

波辛尼避而不答。

“在院子中間你应当种一丛鳶尾草之类。”

索米斯傲慢地笑了。

"哪一天我上毕几花店去看看，" 他說，"看有什么合适的!"

两个人之間更沒有什么話可說，可是上車站去的路上，索米斯問道：

"你大概覚得我的妻子很有艺术眼光吧?"

"是的。" 这句沒头沒脑的回答显然是給他一个釘子碰，那意思等于說："你如果想談論她的事情，可以找别人去談!"

这一下索米斯整个下午悶在肚子里的怨气又火冒起来。

两人一路上再沒有說什么；快到車站时，索米斯問：

"你指望几时完工?"

"六月底，如果你要我連内部装修也包下来的話。"

索米斯点点头。"可是你总該明白，" 他說，"我在这房子上花的錢远远超出原来的預算。不过我一向决心做一件事决不随便放弃，否則的話，老实跟你說，我早就会洗手不干了!"

波辛尼沒有答話。索米斯斜睨了他一眼，显出极端厌恶的神气——原来索米斯虽則态度严峻，而且那样傲慢，那样妄自尊大地沉默，他那紧閉的嘴唇和方下巴望上去和一头英国哈叭狗仍旧不无相似之处……

那天晚上七点鐘，琼到达蒙特貝里尔方場六十二号时，女仆貝儿生告訴她，波辛尼先生在客厅里；太太——她說——在楼上装扮，就下楼来。她上去告訴她琼小姐来了。

琼当时拦着她。

"好的，貝儿生，我进去好了。你不用去催太太。"

她脫下外套来；貝儿生带着会意的神色，連客厅的門也不替她开，就溜下去了。

那張放地毯的橡木橱上有一面老式小鏡子，她在鏡子前面

停了一会、望望自己——一个苗条而倔强的少女身材，一張坚定的小脸，穿一件白衣服，領口开成月牙形，頸子很瘦，好象經不起那一头金紅的鬈发似的。

她輕輕打开客厅的門，打算吓波辛尼一下。客厅充满杜鵑花的强烈香气。

她深深呼吸一下香气，听到波辛尼講話的声音，不在屋子里，可是很近；他說：

“啊！我有一大堆事情要談，現在我們可沒有时間了！”

伊琳的声音說：“不会吃晚飯的时候談嗎？”

“怎么能够談——”

琼开头想要走开，結果不但沒有走，反而向对面朝着小院子的那扇落地窗走去；窗子开着，杜鵑花的香气就是从这里进来的；院子里站着她的情人和伊琳，背朝着这边，两張臉藏在緋黃的花丛里。

琼默不作声，但也不感到可耻；她两頰飞紅，怒目瞧着。

“星期天你一个人来——我們可以一同把全部房子逛一下——”

琼望見伊琳隔着一片花丛抬头望他。那神气并不是卖弄风情，而是——在琼的眼中看来，还要糟糕得多——深怕把自己內心的感情形之于色。

“我已經答应斯悅辛叔叔星期天跟他出去了。”

“那个胖子嗎！就叫他带你去；不过十哩路——他的馬正好跑得了。”

“可怜的老斯悅辛叔叔！”

迎面送来一陣杜鵑花香，熏得琼头暈欲嘔。

“你一准去！啊！一准去！”

“可是为什么呢?”

“我一定要在那边見到你——我覺得你会帮我——”

回答的声音在琼听来好象很輕;在花間起了一陣顫动:“我是会的!”

琼从窗口走到外面。

“这儿多悶气呀!”她說;“这种香味我簡直受不了!”

她一双眼睛带着怒意正視着,把两張臉都扫一下。

“你們是在談房子嗎?要曉得我还沒有看見呢——我們星期天一起下去好嗎?”

伊琳臉色沉下来。

“那天我要跟斯悅辛叔叔出城去呢,”她答。

“斯悅辛爷爷!他有什么关系?你可以扔掉他!”

“我向来不喜欢扔掉哪一个!”

一串脚步声:琼看見索米斯就站在她身后。

“如果你們都預备吃晚飯的話,”伊琳說,带着异样的微笑把琼和索米斯挨次看一下,“晚飯已經預备好了!”

第 二 章

如 此 良 宵

晚飯在沉默中开始;两个女子对面坐,两个男子亦然。

在沉默中,一道湯吃完了——美得很,不过稍嫌稠一点;魚送上来。在沉默中递給各人。

波辛尼冒昧說了一句:"今天第一天象春天。"

伊琳輕声附和說:"是的——第一天象春天。"

"春天!"琼說:"悶气得連个风絲都沒有!"沒有人答話。

魚撤去了,可惜了一盆杜弗的新鮮板魚。貝儿生送上香檳酒,瓶頸滿是白酒沫。

索米斯說:"你們会覚得这酒很淡。"

肉片上来,每一片腿肉都炸成淡紅色。琼不要吃,座上又沉默下来。

索米斯說:"你还是吃一片肉罢,琼,下面沒有菜了。"

可是琼仍旧不肯吃;肉片撤去了。后来伊琳問:"菲力,你听見过我的山鳥叫么?"

波辛尼答:"总算听到——它唱的一只猎歌。我走过来时,在方場那边听見。"

"它眞是个宝貝!"

"色拉,老爷?" 稚鷄撤去了。

可是索米斯正在說話:"蘆笋很糟。波辛尼,来一杯雪利酒跟甜食一齐吃? 琼,你簡直不喝酒!"

琼說:"你知道我从来不喝。酒眞是难吃的东西!"

銀盆盛了苹果餅上来。伊琳笑着說:"今年的杜鵑花开得太好了!"

波辛尼接着这句話咕了一声:"太好了! 特别的香!"

琼說:"你怎么可以喜欢这种香味? 糖,貝儿生。"

糖递了給她,索米斯說:"这苹果餅不錯!"

苹果餅撤去了。接着是长长一段沉默。伊琳招招手,說:"把这杜鵑花拿出去,貝儿生,琼小姐受不了这香味。"

"不要。放在这里," 琼說。

法国橄欖和俄国魚子醬盛在小碟子里端上来。索米斯說:"为什么沒有西班牙橄欖呢?" 可是沒有人回答。

橄欖撤去了。琼端起玻璃杯,說:"請給我一点水。" 水拿了給她。送上来一个銀盆, 盛的德国李子。有好半天大家沒有作声,全在不約而同吃李子。

波辛尼把李核数起来:"今年——明年——等些时——"

伊琳輕輕替他說完:"永远不会。今天的晚霞灿烂极了。天上現在还燒得通紅的——太美了!"

波辛尼答:"下面就是黑暗。"

两个人的目光碰上,琼不屑地高声說:"倫敦的晚霞!"

埃及烟盛在銀盒子里递了过来。索米斯取了一支說:"你們的戏几时开場?"

沒有人回答,景泰藍杯子盛着土耳其咖啡随着上来。

伊琳淺笑着說:"要是能够——"

"能够什么?" 琼說。

"要是能够永远是春天多好!"

白兰地端上来;顏色又淡又陈。

索米斯說:"波辛尼,来点白兰地。"

波辛尼飲了一杯;大家全站起来。

"你們要叫部馬車嗎?" 索米斯問。

琼回說:"不要。請你把我的外套拿来,貝儿生。" 外套給她拿来了。

伊琳从窗子口喃喃地說:"这样可爱的晚上! 星儿都出来了!"

索米斯接上:"希望你們两个玩得开心。"

琼在門口回答:"多謝。来,菲力。"

波辛尼叫:"我来了。"

索米斯傲慢地笑了一笑說:"祝你好运!"

在門口,伊琳望着他們走了。

波辛尼叫:"晚安!"

"晚安!" 她輕輕地說……

琼要她的爱人带自己上公共馬車的上层去坐,說她要透空气;她不作声坐在上面,臉迎着风。

赶車的有一两次回过头来,打算冒昧說句話,可是想想还是沒有說。好一对活潑的情人! 春天也鉆进他的血液来了; 他覚得需要一吐胸中的浊气,所以舌头咯咯作响,揮着鞭子,兜轉着双馬;連两匹馬,可怜的东西,也聞到春天的气息,有这么短短的半小时在石板路上踏着輕快的蹄子。

全城洋溢着生机;树木的枝条上面点綴一串串幼叶子,向上翹起,在等待春风带給它們什么恩澤。新点上的街灯越来越亮,

强烈的光綫把人群的臉照成灰白；高高在头上，大片的白云迅速地、輕盈地，駛过暗紫色天空。

穿着晚礼服的人們已經敞开大衣，步履輕快地拾上俱乐部的台阶；做工的人在街上徘徊着；女人——那些在晚上这时特别孤单的女人——孤单单一个人成串地向东走去——輕摇慢摆地走着，举止上带着企望，梦想着好酒和一頓好晚飯，或者偶然有这么一分鐘，梦想着出于爱情的亲吻。

这些无穷尽的人，在街灯和移动着的天空下面各自走各的路，全都沒有例外地从春气的动蕩中感到某种幸福的鼓舞；就象那些敞开大衣的俱乐部会員一样，全都沒有例外地摆脫掉一些自己的阶級、信条和习尙，或是歪戴着帽子，或是步履輕快地走着，或是嘻笑，或是沉默，从这些上面表現出他們在蒼天的热情籠罩下都是同类。

波辛尼和琼默默走进戏院，爬上自己后楼座的座位。戏剛才开始，半明半暗的場子里，一排排的人全向一个方向注視着，望去就象一个大花园里許多花开向着太阳。

琼从来沒有坐过楼上后座。从十五岁起，她經常都是陪自己祖父坐的正厅，而且不是普通的正厅，是最好的座位，靠中間的第三排；老乔里恩好几天前，从城中回来，就向葛罗甘一包因票店定下了；他把戏票藏在大衣口袋里，和自己的雪茄烟匣和旧羊皮手套放在一起，到了当天晚上才取出来交在琼手里。祖孙两个就这样坐在前排——一个是腰杆笔挺的老头儿，一头修整的白发，一个是瘦小的身材，精力充足，心痒痒地，金紅色的头发——把什么戏都看个飽；回家的路上，老乔里恩常会講起那个演主角的："啊，他不行得很！你要是看过小包布生就知道了！"

琼本来滿心欢喜地盼望着今天晚上；这是偷来的，沒有长輩

率領着，斯丹奴普門那边做梦也不会想到，还当作她在索米斯家里呢。她这次扯謊原是为了自己的情人的緣故，所以指望得到报酬；她指望这样一来可以冲破綿密寒冷的云层，使两人之間的关系——近来是那样令人迷惑不解，那样痛苦——重又恢复冬天以前的晴朗和单純。她这次出来有心要談些体己的話；她眼望着戏台，眉心里皺成一条縫，什么也看不見，两只手放在膝上紧紧勒着；心里面疑妒交集，象无数蜜蜂頻頻刺痛着她。

波辛尼有否体貼到她的苦衷，很难說，总之他一点沒有表示。

幕下。第一場戏完了。

“这儿太热！”姑娘說；“我想出去一下。”

她臉色慘白，而且知道——这样神經一刺激，她什么都看出来了——他在感到不安和內疚。

戏院后面有一座临街的凉台；她跑到凉台上去，凭栏不語，等他开口。

終于她再也忍不住了。

“我有句話要跟你說，菲力，”她說。

“是嗎？”

他的声音里那种防范口气引得她两頰飞紅起来，不由得脫口而出：“你簡直不給我机会跟你亲热；你有好久好久沒有这样了！”

波辛尼瞠眼望着下面的街道。他沒有回答。

琼激动地說：“你知道我要为你尽我的一切——我要成为你的一切——”

街上升起一片嗡嗡声，又被一声尖銳的“叮叮”声刺破：启幕的鈴子响了。琼沒有动。她心里正在絕望地掙扎着。她要不要把話全說出来呢？她要不要直接向那个势力，那个把他从她身边

拉走的誘惑挑战呢？她天性本来好斗，所以她說："菲力，星期天带我去看那个房子！"

她嘴边带着顫抖而間歇的微笑，而且竭力——多么吃力啊——不显出自己在留意看他，搜索着他臉上的表情，看見那張臉躊躇、迟疑，看見他眉心蹙成一条縫，臉漲得通紅。他回答："星期天不行，亲爱的；改一天！"

"为什么星期天不行？星期天我又不会碍事的。"

他显得很是为难，勉强說道："我有个約会。"

"你打算带——"

他眼睛里显出怒意；聳聳肩答道："有个約会，所以沒法子带你去看房子！"

琼把自己的嘴唇咬得血都出来，一句話不說回到位子上，可是又气又憤，不由得眼泪直流。幸亏場子里这时已經熄灯，救过这一关，沒有人瞧見她的狼狽情形。

然而在这个福尔賽的世界里，一个人切莫要以为逃得了旁观者的眼睛。

就在后面第三排，尼古拉最小的女儿尤菲米雅和她出嫁的姊姊第維地曼太太都在留神看着。

她們到了悌摩西家里就告訴大家在戏院里看見琼和她未婚夫的事情。

"坐的正厅嗎？""不是，不是坐——""哦，是樓上包厢，当然了。这在年輕人里面近来好象很时髦呢？"

嗯，也不能算是包厢。是坐的——。总之，这种訂婚不会长久的。她們从来沒有看見一个人的样子象小琼那么气急敗坏的！她們眼睛里噙着快乐的眼泪，詳述琼在一幕戏演了一半时回到座位上来，怎样踢了一下人家的帽子，那个人怎样一付臉孔。尤

菲米雅有名会笑不出声，最使人失望的是笑到末尾能发出一陣尖叫；这一天当史木尔太太听了这番話，双手举起来說："天呀！踢了人家帽子嗎？"尤菲米雅竟发出无数若干的尖叫来，使得人家用了嗅盐才使她清醒过来。她临走时，还跟第維地曼太太說："'踢了人家帽子！'啊！眞把我笑死了。"

拿"小琼"来說，那天晚上本来应該好好乐一下，然而却从来沒有那样的敗兴而回。眞亏她竭力压制着心中的憤激、猜疑和妒忌！

她和波辛尼在老乔里恩的門口分手，总算沒有丢臉哭了出来；她一定要收伏自己的愛人，是这种强烈的心情撑持着她，直到听見波辛尼离去的足声才使她眞正恍悟到自己苦痛的程度。

那个不声不响的"山基"来給她开門。她本想悄悄溜上楼到臥室去，可是老乔里恩听見她进来的声音，已經站在餐室門口。

"进来吃你的牛奶，"他說。"給你燉着呢。很晚了。你上哪儿去的呢？"

琼靠壁爐站着，一只脚踏在炭栏上，一只胳臂搭着爐板，就象她祖父那天晚上看了歌剧回来那样的做法。她已經快要垮了，所以告訴他絲毫不在乎。

"我們在索米斯家里吃晚飯。"

"哼！那个有产业的人！他妻子在嗎——还有波辛尼？"

"对了。"

老乔里恩眼睛盯着她望，在他尖銳的目光下，你休想掩飾起什么；可是她并沒有望着他；当她回过臉时，老乔里恩立刻停止打量。他已經看出不少，看得太多了。他弯下腰去从爐边給她拿起那杯牛奶，自己回过身去，嘰咕道："你不应在外面耽这么晚；要把你的身体毀掉。"

他这时把臉藏在报紙后面，故意把报紙弄得多响的；可是当琼上前吻他时，他說："睡罢，孩子，"声音微顫而且出乎意料地温存，琼几乎忍不住了，赶快出了餐室回到自己房里，哭了一个通宵。

門关上时，老乔里恩丢下报紙，两眼笔直，焦灼地瞪了半天。

"这个混蛋！"他心里說。"我一直就知道她会和他鬧不好！"

他脑子里挤滿了疑虑和不安；更由于感覚到自己对事情的发展无能为力，既不能制止，又不能控制，这种疑虑和不安就越发显得强烈。

这家伙会不会扔掉她呢？他眞想去找到他，跟他說："你听着，先生！你打算扔掉我的孙女嗎？"可是他怎么能去呢？他知道得太少了，或者簡直不知道什么；然而以他的机智，敢說沒有看錯，肯定有事情。他疑惑波辛尼在蒙特貝里尔方場走动得太勤了。

"这个家伙，"他想，"也許不是个坏蛋；一張臉也不是个坏人的样子，可是古怪得很。我就弄不清他是怎样一种人。我永远弄不清他是怎样一种人！人家告訴我，他工作得象一条牛，可是我看不出这有什么好处。他不切实际，工作沒有条理。上这儿来，就象一只猴子坐在那里悶声不响。我問他喝什么酒，他总說：'謝謝，随便什么酒。'我請他抽雪茄，他抽起来就好象抽两个辨士一支的德国雪茄一样，全不領略。我从来沒有看見他看着琼的时候眼睛有那一点点情意；然而，他又不是追她的錢。只要琼有一点点表示，他第二天就会跟她解約。可是琼不肯——琼决不肯！她要釘着他！她就象命运一样执拗——决不肯放手！"

老乔里恩深深叹口气，翻过报紙；也許碰巧在报栏里他能找到些安慰。

楼上，琼站在自己臥室窗子口；春风在公园陶醉一番之后，从窗口进来吹凉她火热的面頰，可是却燃燒着她的胸膛。

第 三 章

跟斯悦辛出游

在一本有名的旧唱歌課本里有一首歌，其中有两行是这样写的：

他的藍长褂上的鈕子多亮啊，达啦啦！
他歌唱得多么美妙啊，就象只鳥儿……

斯悦辛从海德公园大厦出来，打量着停在門口的两匹馬时，并不完全象一只鳥儿唱着，可是心里眞想哼一只歌。

那天下午天气非常清和，就和六月里一样；斯悦辛为了完成那只老歌里面的比喻，事先派阿道尔夫下楼看了三次，究竟有沒有一絲寒峭；肯定沒有之后，才穿上一件藍色的大礼服，連大衣都沒有穿；长服紧紧裹着他风度翩翩的身材，就算鈕子不亮，也就敷衍得过去了。他巍然站在人行道上，戴上狗皮手套；头上一頂大喇叭帽子，魁梧的身材，样子非常粗野，簡直不象一个福尔賽家的人。密密一头白发，被阿道尔夫給他搽上一点头油，散发着鎮定剂和雪茄的香味——雪茄是有名的斯悦辛牌子，每一百支花了他一百四十先令，可是老乔里恩忍心害理地說，这种雪

茄送他抽他也不要抽；这种人口味太不行了！……

“阿尔道夫！”

“老爷！”

“新格子呢毯拿来！”

这个家伙你再教他也漂亮不了；敢說索米斯的媳妇眼力很不差呢！

“把車篷放下来；我要請一位——女太太——坐車子呢！”

一个漂亮女子总要漏一漏自己的服装；而且，哼——他要跟一位女子同車啊！这就象已往的好日子又重新开始似的。

他有好久好久沒有和一位女子一同坐馬車出城了。最后一次，据他想得起来的，是同裘丽一起出去；那个老廢料自始至終就象只老鼠一样害怕，气得他簡直冒火，到了灣水路送她下車时，他曾經說过：“我再带你出去就是个渾——！”他果眞沒有再带她出去，决不来！

他走到馬头跟前，檢查一下銜鉄；这并不是說他在这上面是个内行——他付給馬夫六十鎊一年还要他代替做馬夫的事情，这决不是他的为人。老实說，他虽則以愛馬著名，主要还是因为有一次在大賽馬的日子被几个馬場賭棍騙了錢。可是俱乐部有人看見他駕着自己两匹灰色馬到俱乐部門口——他总是駕灰色馬，有人認为同样花錢，但是神气得多——曾經替他起过一个名字，叫“四馬手福尔賽”。这个綽号是老乔里恩死去的同伙，那个尼古拉·特里夫萊傳到他耳朵里的；特里夫萊是个大騎术家，他駕馬車有名的会鬧禍，在国内可算数一数二；从此以后，斯悅辛就覚得总要配得上这个称号才是。这个綽号使他甚为中意，并不是因为他曾經駕过四匹馬的馬車，或者可能有一天这样，而是因为听上去很神气。四馬手福尔賽！不坏！可惜自己出世太早，

没有选个好的职业。如果晚二十年后来到倫敦，他准会变做个証券經紀人，可是在当时他需要就业时，这个偉大职业还沒有成为中上层阶級的主要荣誉。他事实上是被逼进拍卖行的。

斯悅辛坐上駕駛座位，由人把繮繩递在他手里；阳光整个照上他蒼白衰老的面頰，他眯着眼睛緩緩向周圍顧盼一下。阿道尔夫已經坐在后面；戴了帽章的馬夫靠着馬头立定等待放轡；一切停当，只等号令。斯悅辛当时一声令下，車身向前冲去，轉眼之間，車輪轆轆一声，鞭子一揚，已經停在索米斯家門口了。

伊琳即时出来，上了車——事后斯悅辛在悌摩西家里形容她的动作"就象，呃，达基梨娥妮① 一样輕盈，毫不麻煩你，一点不要这个、要那个的；"尤其是，"一点不害怕成那付鬼相！" 斯悅辛着力形容这一点，瞪眼望着史木尔太太，弄得她甚为难堪。他向海絲特姑太描写伊琳的帽子。"全不是你那种拍拍拍的东西，張得多大的而且惹上尘土——近来女人就喜欢戴这种东西；她戴的是一頂小巧玲瓏的——"說时用手划一个圓圈，"白面紗——文雅极了。"

"是什么做的呢？" 海絲特姑太問；她只要有人提到服装都要显出一种懶洋洋然而始終如一的兴奋。

"什么做的？" 斯悅辛回答；"你說我怎么会知道？"

他忽然变得悶声不响，使海絲特都害怕起来，当作他暈过去了。她也沒有打算搖醒他，她不习慣这样做。

"頂好能有个人来，" 她肚里說；"他这付模样有点儿难看！"

可是突然間斯悅辛又活过来。"什么做的？"他徐徐喘气說，"应当是什么做的呢？"

---

① 馬丽亚·达基梨娥妮（1804—1884），欧洲有名的芭蕾舞家。

*　　*　　*

他們的馬車駛了还不到四哩远，斯悅辛就有个印象，覚得伊琳喜欢和他出游。一張臉罩着白面紗显得非常柔和，深褐色的眼睛在春天的阳光中发着亮光，不論什么时候斯悅辛跟她說話时，她都抬起眼睛向他微笑。

星期六早上索米斯看見伊琳坐在書桌那儿写一張便条給斯悅辛，回他不去了。为什么要回絕斯悅辛呢？他問。她自己娘家人她高兴回絕就回絕，他家里的人可不容她回絕！

当时她凝神望着他，把便条撕掉，說了一声："好罢！"

随即她另外写了一張。他停了一会，随便張了一眼，看見便条是写給波辛尼的。

"你写信給他做什么？"他問。

伊琳仍旧是那样凝神地望着他，靜靜地說："他托我替他办的一点事情！"

"哼！"索米斯說。"托你办事！你如果担任起这种事情来，你自己的事情都要打断了！"他沒有再說什么。

斯悅辛听說上罗宾山去，惊得眼睛睜了多大；路程太远，他的馬跑不了，而且他总是七点半到俱乐部，在客人开始涌到之前用飯；那个新厨师碰到人吃早晚飯总要多花点功夫在上面——这个懶虫！

可是，他也愿意看看那所房子。談到房子，福尔賽家随便哪一个人都喜欢；对于一个在拍卖行做过的人，尤其喜欢。这段路究竟不能算远。当他年紀較輕的时候，他有好多年都在里希蒙租房子住，馬車和馬都放在那边，天天坐着馬車上来下去，終年如此。他們喊他做四馬手福尔賽！他的T式馬車和他的两匹馬从海德公园三角場到公卿飯店都傳遍了。这两匹馬某公爵曾經

想挖他的，愿意出他双倍的价錢，可是他不讓；有了好东西，自己要懂得宝貴，可不是？他一張剃光了的衰老的方臉上显出一种不可思議的庄严而驕傲的神情来，头在竪領子里扭动着，就象一只火鷄在那里剔羽修翎。

她实在是个可爱的女子！事后他向裘丽姑太把她穿的衣服叙述得淋漓尽致，听得裘丽姑太双手都举了起来。

象皮肤一样裹着她身体——綳得象一面鼓一样；他就是喜欢这样的衣服，一套头，全然不是那种"憔悴可怜"骨瘦如柴的女人！他盯着史木尔太太望，原来史木尔太太跟詹姆士是一个身形——又长又瘦。

"她有一种风度，"他往下說，"足可配得上一个皇帝！而且她又是那样安靜！"

"总之，她好象把你完全降伏了似的，"海絲特姑太坐在角落里慢声慢气說。

斯悅辛在有人攻击他时听得特别清楚。

"什么？"他說。"一个美一人，在我眼睛里决計逃不了，可惜的是，我就說不出我們这儿有哪个年輕小伙子配得她的；也許一你一說得出，来嗎，也許一你一說得出！"

"噢？"海絲特姑太咕了一声，"你問裘丽！"

可是远在他們抵达罗宾山之前，他已經瞌睡到了极頂，原因是他并不习慣这样出来透空气；他閉目赶着車子，全亏得他这一生在礼貌上的訓練，使他那肥碩的身軀沒有栽了下来。

波辛尼本来在探望着，这时出来迎接他們；三个人一同走进房子；斯悅辛前行，舞弄着一根粗大的鑲金手杖；他在座位上坐着不动太久了，两只膝盖早吃不消，所以阿道尔夫早就把手杖递在他手里。他把皮大衣也穿起来，好抵御空房子里的过堂风。

楼梯漂亮，他認为。爵府的气派！楼梯上要摆点雕象才对！走到通往内院門口那些大柱子中間时，他停了下来，带着詢問的样子用手杖指指。

这算是什么呢——这个堂屋，或者——反正不管叫它什么？可是瞠眼望望头上的天窗时，他神悟出来了。

“哦！弹子房！”

待得人告訴他这里将是一处内院，地上铺了砖，中間还要种花草，他轉身向伊琳說：

“种花草太糟蹋了？你听我的話，在这里放一只弹子台！”

伊琳笑了。她已經揭下面紗，把来象女修士的头巾一样纏在前額上，头巾下面一双含笑的深褐色眼睛在斯悦辛看来显得更加可爱。他点点头，看得出她会照他的意思做。

对于客厅和餐厅他都沒有什么意見，只說“很寬敞”；可是走进酒窖时，他却容許自己这样身份的人大为激賞；他由石級走下去，波辛尼点个火在前面带路。

“你这儿足可以放得下，”他說，“六七百打——一个很不錯的小酒窖呢！”

波辛尼表示要带他們到坡下小树林那边去看这房子的远景，斯悦辛站下来。

“这儿景致很不錯呢，”他說；“你能不能弄到一張椅子？”

椅子从波辛尼的帳篷里給他取来。

“你們两个人下去！”他和和气气說；“我坐在这儿看看景致。”

他在橡树旁边的阳光里坐下；坐得又正又直，一只手伸出来放在手杖头子上，另一只手按着膝盖；皮大衣敞了开来，帽边遮着那張蒼白的方臉；眼睛空无所矚地瞪着那片景色。

波辛尼和伊琳下坡穿过稻田时，他向他們点点头。說实在話，扔下他一个人这样靜养一会儿，他并不介意。空气眞新鮮，太阳里也不太热；风景望出去很不錯，难得有这样——。他的头微微傾向一边；他竪起头来，心里想：怪！他—啊！他們在下面向他招手！他举起手来，連招了好几下。两个人很起勁——景致很不錯——，他的头倒向左边去，立刻被他竪了起来；头又倒向右边去；在右边停止不动；他睡着了。

虽則睡着了，他坐在坡子上面儼然象一个哨兵統馭着这片——很不錯的——风景，就象人类未开蒙时期那些古远福尔賽人中間一个特殊艺术家所塑的一座偶象，用以記載心灵对物質的控制！

当年他那些数不尽的小农祖先，每逢星期天都要手插着腰站在那里打量着自己的一小块耕地，灰色的凝注的眼睛里暗藏着那种以暴力为本的天性，那种为了自己占有而排挤掉其他一切的天性——这些数不尽的祖先仿佛也跟他一起坐在坡子上面。

可是他虽則这样沉睡着，他那福尔賽的精灵却在暗中监視，并且跑出去很远很远，經历了許多荒唐的幻境；它跟着这一对青年男女，看他們在那片小树林里面做些什么——春色撩人，小树林里面充滿着青草味和花香，鳥声无数，风信子和各种芳草鋪成一片地毯，阳光照在树頂上就象金子；它跟着这一对男女，看見他們在一条小路上紧紧靠着走，路非常之窄，所以他們的身子始終都挨在一起；它留意看伊琳的眼睛，那双眼睛就象小偷似的，把春天的心給掏了出来。他的精灵，就象一个隐身的监护人一样，跟他們一起，駐足看地下一头毛茸茸的死田鼠，死了还不到一小时，銀灰色的外套和偷来的野菌都还沒有被雨水或者夜

露打湿；它望着伊琳偃着头，眼睛里带着怜惜的神情；望着那年輕男子的头，那样死命盯着她看，那样的古怪相。它还跟他們一起穿过那片被人樵采过的林中空地，风信子都被踩坏了，一棵树身被人从根砍断，摇摇晃晃倒了下来。它又跟他們爬过断株，到了林子边緣，从这里伸展出一片未經发見过的乡野，远远傳来“快快布谷”的鳥声。

它不做声跟他們站在那里，看見他們那样默默无言很不好受！ 眞特别，眞怪！

然后又随他們回来，就象做了亏心事似的，穿过树林——回到那片樵采过的地方，仍旧一声不响，周圍的鳥声不断，野香襲人——哼！ 这是什么——就象他們藏起的香草似的——回到那段横在小路上的断株跟前。

他的福尔賽精灵繼續朝下望，隐着身形，在他們头上拍着翅膀，竭力想惊动他們一下；它看見她稳坐在断株上，美丽的身体摇晃着，低头微笑望着那个仰望着她的年輕男子，男子的眼光是那样古怪，那样奕奕有神；滑了一下——呀！ 跌了一下，唉！ 滑下来了——到了他的怀抱里了；她温柔的身体被他紧紧摟着了，她的头向后仰去，躲开他的嘴唇；他吻了她；她在掙扎；他叫：“你一定知道——我爱你！” 一定知道——的确，一个美——？ 爱！ 哈！

斯悅辛醒了过来； 莫不是碰上鬼了。他嘴里的滋味很不好受。他在哪儿？

他媽的！ 他原来睡着了！

他梦見一种新做的湯，吃起来带有薄荷味。

那两个年輕人——他們上哪儿去了？ 他的左腿麻得动都动不了。

"阿道尔夫!"这个混蛋不在;这个混蛋总在哪儿睡着了。

他站起来,一件皮大衣穿得又高又大又臃肿,焦急地望着下面的田野;不久就看見他們来了。

伊琳走在前面;那个年輕小子——他們給他起的什么綽号——"海盜"嗎?——垂头丧气跟在她后面;沒有話說,准是碰了她一鼻灰。这是他活該,带她这么老远去看房子!要看房子在草地上看,这才是眞正合适的地方。

他們望見他了。他伸出胳臂,不时招一下手催他們快走。可是两个人站住了。他們站在那儿做什么,談話——談話做什么?又来了。她一定使他很难堪,这一点他滿有把握,而且毫不奇怪,談这种房子——一个大怪物,跟他往常看慣的那种房子全都不象。

他紧紧盯着两个人的臉望,淡黃眼睛眯都不眯一下。那小子的样子很古怪!

"这个决計不会造得象样!"他尖刻地指指房子;"太出奇出格了!"

波辛尼瞠眼望着他,好象沒有听見似的;事后,斯悅辛向海絲特姑太把他形容为"一个很乖僻的人——眼睛看你的神情非常古怪——坏家伙!"

这种突如其来的心理是怎样引起的,他也沒有說出;可能是他看不慣波辛尼的高額头、高顴骨和尖下巴,或者他臉上那付急色相,因为斯悅辛認为一个十足的上流人士必須具有一种安詳的滿足,而波辛尼这付模样却恰好和他的看法格格不入。

一提到喝茶,他臉上立刻高兴起来。他向来看不起茶——他的老兄乔里恩过去就做过茶生意;在这上面賺了不少的錢——可是他現在非常口渴,而且嘴里的滋味很不好受,喝什么他

都来。他渴想告訴伊琳他嘴里难受——她是非常体貼的——可是不大体統；他用舌头在四面一卷，輕輕抵着上顎嘬了一下。

帳篷里阿道尔夫在远处角落里正弯着自已两撇鼠须燒开水。他立刻丟下开水去启一个中瓶香檳酒的瓶塞子。斯悅辛笑了，向波辛尼点点头，說道："怎么回事，你簡直象基度山伯爵①呢！"这本有名的小說——他讀过的半打小說之一——曾經給他极其深刻的印象，所以他記得。

他从桌上拿起酒杯，举得远远的仔細看那顏色；虽說口渴，他还不至于什么烏七八糟的酒都喝！后来他把杯子引到唇边，呷了一口。

"酒很不錯，"他总算說話了，把来放在鼻子下面聞聞，"不能比我的海德席克！"

就在这个时候他有了一个感覚，后来到了悌摩西家里被他概括地說了出来："我有十足把握說那个建筑师家伙在爱着索米斯太太！"

从这时候起，他的一双淡黃圓眼睛始終都睜得多大地望。

"那个小子，"他告訴史木尔太太說，"在她后面跟来跟去，眼睛饞得就象一条狗——坏家伙！这不足为奇——她是个漂亮女人，而且，我要說，十分的庄重！"他隐隐記得伊琳身上有一种香味，就象一朵花瓣半斂、花心濃郁的花发出的幽香，所以就創造了这个印象。"可是我直到瞧見他拾她的手絹时，"他說，"我才肯定。"

史木尔太太的眼睛里沸騰着兴奋。

"那么他还給她沒有呢？"她問。

---

① 法国大仲馬的小说基度山恩仇記中的主角。

"还給她?" 斯悅辛說:"我瞧見他在手絹上大吻特吻,他当作我沒有看見呢!"

史木尔太太倒吸进一口气——兴奋得話都說不出来。

"可是她对他并不亲热," 斯悅辛接着說;他停下来,有这么一两分鐘眼睛瞪得多大的,把海絲特姑太都吓坏了——原来他忽然想起坐上馬車回家的时候,伊琳曾經再次把手伸給波辛尼握,而且讓他握了很久……他用力打了两馬一鞭子,一心要独自占有她。可是她却回过头去望,沒有理会他問的第一句話;連她的臉他都沒法看見——她一直都垂着头。

有个地方有一張图画——这張画斯悅辛并沒有見过——画着一个男子坐在礁石上,在他旁边平靜的綠波中一个美人魚仰面朝天躺着,一只手掩着自己裸露的胸脯。她臉上带着隐約的笑意——又象是无可奈何的屈服,又象是暗喜。当时坐在斯悅辛身边的伊琳可能也在这样微笑。

等到他独自占有了伊琳时,他乘着酒意,把自己肚子里許多委屈全傾吐出来;談他对俱乐部里新来的厨师多么深恶痛絕;談他为了威格摩尔街那所房子多么的煩心;那个混蛋房客为了帮助自己的舅爷弄得破产——为了顧全别人連妻子儿女都不顧了,天下可有这种事情;还談自己的耳朵不灵,談自己右胁下不时疼痛。她傾听着,眼睛在眼皮下面不住地轉。他認为她在为他受的这些痛苦深思,而且十分替他难受。然而当时他穿着皮大衣,胸前扣着飾鈕,歪戴着礼帽,又和这样一个美丽女子同坐着馬車,在他却有生以来沒有感覚这样神气过。

可是一个星期天带了自己的女朋友出游的水果販子,好象也儼然一样神气。这人赶着自己的駘子一路馳来,坐在那部舢板似的駘車上,笔直的身体仿佛一座蜡象,一条大紅手帕圍在下

巴下面，就象斯悅辛圍着頸巾一样夸耀；他的女友圍了一条肮脏的皮圍巾，尾巴拖在頸后，模仿着一个时髦女子的派头。那个男子手里拿了一根棍子，上面扣了一根破破烂烂的繩子，也学着斯悅辛那样揮着馬鞭，一圈一圈舞得非常之象，不时掉头斜睨自己的女伴一眼，和斯悅辛的原始眼神簡直一模无二。

开头斯悅辛并不覚得，可是不久便疑心这个下流的恶棍在嘲弄他。他在那匹牝馬肚子下面打上一鞭子。可是偏偏鬼使神差，馬車和駑車仍旧并排駛着。斯悅辛的黃胖臉漲得通紅；他举起鞭子打算給水果販子一鞭子，可是总算老天有眼，及时阻止了他，沒有讓他做出这种有失体面的事来。一部車子从人家大門里馳了出来，把斯悅辛的馬車和那汉子的駑車挤在一处；輪子和輪子軋上了，小的車子甩了出去，翻了。

斯悅辛并沒有回头。要他停下車子来救这个恶棍，他决計不来。把头頸跌断了也是活該！

可是就算他愿意的話，他也无能为力。那两匹灰色馬惊了起来。馬車一下歪向左边，一下倒向右边，連路人看見他們飞馳而过时，都显出惊慌的神色。斯悅辛的粗胳臂伸得笔直，用力拉着馬繮；两頰鼓着，嘴唇紧閉，胖臉漲成紫紅，又气又急。

伊琳手抓着栏杆，車子歪側一下，她就紧紧抓着。斯悅辛听見她問：

“我們会不会出事情，斯悅辛叔叔？”

他气喘吁吁回答：“不要紧；馬有点怕生！”

“我还从来沒有碰見出事呢。”

“你不要动！”他看她一眼。她在微笑着，神色自若。“坐着不要动，”他又說一句。“不要害怕，我会送你回家的！”

他在竭力挽救之中，听見她回答了这么一句，口气完全不象

她的为人，使他听了詫异之至：

“永远不回家我也不在乎！”

車身大大歪了一下，斯悅辛才要惊叫出来，又咽了下去。两匹馬正馳上山坡，力气已乏，这才慢了下来，終于自己停住。

“当我”——斯悅辛后来在悌摩西家里叙述这件事——“勒住馬时，她坐在那里就跟我一样冷靜。老天有眼，她那种派头就象把头頸跌断都不在乎似的！她当时說的什么：‘永远不回家我也不在乎！’”他撑着手杖微傴着身体，喘息地說，听得史木尔太太吓了一跳：“我一点不奇怪，嫁給小索米斯这样难纏的丈夫！”

至于他們走后把波辛尼一个人丢下来，他有些什么举动，斯悅辛脑子里根本沒有想到；是不是如斯悅辛形容的那样，象只狗到处去跑呢？跑到那片春色仍旧撩人、布谷鳥仍在远远叫喚的小树林里；一面向树林走去，一面用她的手絹抵着嘴唇，芬香中夹着薄荷和香草味。一面走着，一面心里感到一种强烈而甜蜜的痛苦，自己在林子里都哭得出来。或者，究竟这家伙有些什么举动？事实上，斯悅辛已經把这个年輕人忘得一干二淨，一直等到他到了悌摩西家里才重又想起来。

第 四 章

詹姆士亲自下乡去看

那些不了解福尔賽交易所内情的人，也許不会料到伊琳下去看房子会引起那么大的騷动。

自从斯悅辛在悌摩西家里叙述了他那次郊游的整个經过之后，他这番話也同样被原原本本拿来告訴了琼；告訴她完全不是出于好奇，也許有那么一絲恶作剧，但是眞心还是为好。

"而且这样講多么难听啊，亲爱的！"裘丽姑太結尾說；說她不想回家。她是什么意思？"

这段經过在琼听来很是突兀。她紅着臉痛苦地听着，忽然，匆匆握一下手，就离开了。

"簡直沒有礼貌！"琼走后，史木尔太太跟海絲特姑太說。

从她听到这消息的神情举止上来推測，大家就得到一个正确的結論。她的心緒很乱。因此这里一定有什么不妙。怪吧！她跟伊琳从前还是頂頂要好呢！

这事跟过去不久人家在背后的議論以及耳朵里刮到的一些話也极其符合。想起尤菲米雅在戏院里見到那一幕——还有波辛尼先生总是在索米斯家里，不都是嗎？唉，眞是的！是啊，当然他会去的——談房子啊！話当然講得絕不露骨。在福尔賽交

易所里，一件事情尽管令人着恼，只要不是最了不起，最最重要，都不需要講得那样露骨。这座机器太精密了；一点暗示，口气里微微表示一下惋惜或者怀疑，就足够使这个家族的灵魂——那样富于同情的灵魂——震动起来。誰也不打算这些震动会伤害到哪一个——远不是如此；这些震动的用意整个都是为好，是覚得族中每一个人都和这个家族的灵魂休戚相关啊。

而在这些背后的議論里面，归根結蒂也还是一片好心；时常就因为有这些議論而促成慰問性的拜訪，从而使那些身受痛苦的人眞正得到恩惠，使那些安然无恙的人也会感覚到至少还有人在为一些和自己无关的事情难受，这也是开心的事。事实上，这无非是借此互通声气，跟新聞界精神完全一样，象詹姆士跟史木尔太太通声气，史木尔太太跟尼古拉的两个女儿通声气，尼古拉两个女儿跟哪一个通声气，等等，都是这个道理。他們所爬上的而且目前所属的这个阶級要求一定程度的坦率，和更大程度的緘默。有这两者的結合才保証了他們的阶級地位。

福尔賽家許多年輕人自然会公开声称不愿意有人探听他們的私事；可是这种族中的流言就好比一股目不能見的强有力的电流，所以事事清楚在他們实在是不得已的。因此大家都覚得毫无办法可想。

他們里面有一个(小罗杰)曾經为了解放下一代，把悌摩西罵做"老狐狸"，这实在是个英勇的尝試。可是报应就落到他的身上；这些話轉弯抹角傳到裘丽姑太的耳朵里，裘丽姑太又以震駭的口吻告訴罗杰太太，这样，这句話又回到小罗杰这里来了。

說到底，感到难受的也不过是那些自己做錯事的人；比如乔治，那要怪他打彈子把錢花光了；或者如小罗杰本人，那时候他險些儿跟一个，根据背后的議論，他已經发生了自然关系的女

子結婚；再如伊琳，那是因为大家覚得，而不是說过，她的处境危險啊。

所有这一切背后的議論不但可喜，而且也有益。它使灣水路悌摩西家里許多时光都能輕松愉快地消磨掉；要不是这样的話，这里住的三个人就会覚得时光枯寂沉悶了；而且悌摩西的家在倫敦城里也不过是千百个这样人家里的一个——这些人家的成員都是些生活无忧、无所偏倚的人，自己已經置身斗爭之外，因此为了找寻生存的理由，就不得不关心到别人的斗爭。

如果不是因为有这些可喜的族中閑是閑非，这里就会变得非常寂寞。流言和傳聞、报信、猜疑——这些可不是跟家里的小孩子一样嗎？姊弟三人虽則自己的一生中沒有生男育女，可是这些流言和傳聞不都跟些呱呱喋喋的嬰孩一样惹疼、一样宝貝嗎？他們的軟心腸就是渴望孩子，而談这些閑是閑非也就几几乎等于儿女成行、儿孙繞膝了。至于悌摩西是否渴望孩子虽則还不能十分确定，但是每一次福尔賽家有一房添丁进口的时候。他都要不开心一陣，这总是无可爭辯的。

所以尽管小罗杰罵"老狐狸"，尽管尤菲米雅双手举起来叫："唉！那三个人！"而且先是不出声地大笑，末了发为尖叫，这都沒有用。沒有用，而且也不大忠厚。

事情发展到这个阶段也許有人覚得奇怪，尤其在一个福尔賽的人眼中看来，不但会覚得奇怪，甚至于还会認为"不成話"——然而根据某些事实看来，倒也并不怎样奇怪。

原来有些事情是被忽略了。

首先，在許多被不痛不痒的婚姻所栽培的安适中，人們往往忘記爱情并不是暖房的花朵，而是經过一夜春雨和片刻阳光生长出来的一棵野草；野草的种籽，被野风載着沿路吹过去；如果

碰巧吹进我們花园篱笆里面，我們就称做花；如果吹在篱笆外面，我們就称做野草；但是花也罢，野草也罢，它的香味和颜色却始終是野的！

还有，福尔賽家人一般都沒有見到——他們各人生活的方式和內容就不容他們看見这項眞理——当这株野草长出来时，那些当事的男女都不过是繞着它那淡白火焰的花朵的飞蛾而已。

小乔里恩当初的越軌行为已經事隔多年——現在这个傳統的戒律又受到威胁了；这条戒律是有身家的人从不翻过篱笆去摘的野花；一个人在适当的时期可以染上爱情，就象傳染上麻疹一样，然后也会象麻疹病人一样，靠一貼牛油和蜂蜜的合剂，在婚姻的怀抱里舒舒服服地度过难关，从此不再傳染上。

波辛尼和索米斯太太这段怪話傳到許多人的耳朵里时，最最动心的要算詹姆士了。他老早忘記自己当年求婚时那付嘴臉，人又长又瘦，面色蒼白，留了两撇栗色的腮須，总是不离爱米丽的左右。他老早忘記自己在早期結婚生活中在美菲亚近郊住的那所小房子了，或者說，他老早忘記了自己的早期結婚生活，而那所小房子倒沒有忘掉，因为一个福尔賽家人从来不忘記一所房子——虽說这所房子他后来卖掉，凈賺了四百鎊。

那些日子他早已忘記了：在那些日子里，他充满了希望和忧虑，同时怀疑这件婚事是否妥当（原来爱米丽虽則美丽，并沒有錢，而他那时一年也不过勉强賺上个一千鎊），可是那个女子，秀发那样齐整地盘向后面，白胳臂那样从紧紧的紧身衣里伸出来，美丽的腰肢那样庄重地套在十足寬大的裙子里，对于他眞有一股奇妙的不可抵御的吸引力，使他愈陷愈深，終于使他感覚到如果不能娶到这个女子，他就非死不可；那些日子他早已忘記了！

詹姆士曾經从火里过来，可是他也經过岁月的河流，把这团火淹沒了；他經历了人生最最悲惨的經驗——完全忘記了自己堕入爱情时的心情。

忘記了！忘記了有这么久，使他甚至忘記自己已經忘記了。

現在这个謠言傳到他耳朵里，这个关于他媳妇的謠言；隐隐約約，象个影子，在事物可触摸和一覽无遺的表面上閃避着，象鬼魂一样縹緲，一样不可理解，然而也象鬼魂一样，带来不可名状的恐怖。

他打算把这件事認眞考虑一下，可是沒有用，这就跟把每天在晚报上看到的社会悲剧認眞考虑一下同样不可能。他就是做不到。可能沒有一点儿事情。全是那些人胡說一气。她或許跟索米斯过得不如意想的那么好，可是她还是个善良的小女人——善良的小女人啊！

跟不少人一样，詹姆士对一些无伤大雅的风流逸事談起来也是津津有味的，而且常会用一种实事求是的口吻，呷着嘴唇說，“是啊，是啊——她和小戴生；有人告訴我他們現在住在蒙地卡罗呢！”

可是他对这类风流逸事的眞正涵义——它的过去、現在和未来——却从来不曾領会到。它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它的形成經过些什么痛苦和欢乐，在他眼睛看得見的那些事实里——赤裸裸的事实，有时候不堪入耳，但一般听来都很有味——这些事实里到底潜伏着什么迂緩然而无从抵抗的命运，这些他都沒有想过。对这类事情，他向来就不会埋怨、贊美、推論或者来点发揮；他一向只是相当貪婪地听着，再把人家的話向别人重复一遍，这样做来自己覚得很受用，就好比吃飯之前喝一杯搀了苦剂的雪利酒一样受用。

可是現在这样一件事情——或者說关于这件事的一点謠言，或者风聞——却和他个人发生了密切关系；他覚得如堕入五里霧中，覚得自己嘴里充滿一种强烈的恶臭，連气都透不过来了。

一件出丑的事！很可能是一件出丑的事！

把这句話再三重复地說是他使自己思想集中或者使这件事可以想象得了的唯一法門。他已經忘記自己年輕时的心情，使他領会到这类事情的进展、归宿及其意义；他簡直不懂得男女为了爱情竟会做出不檢点的事情来。

据他所知，在他熟識的許多人当中——那些人每天进城去，在城里各自做各的生意，空閑的时間买些股票、房产，吃晚飯，打牌或者运动——这些人里面，要設想哪一个会为了爱情这样縹緲、这样泡幻的东西而做出不檢点的事情来，在他看来那未免太可笑了。

爱情！固然他好象也听到过，他脑子里还紧紧記得有这样一条規則，"年輕男女切不可輕易放在一起"，就象地图上刻划的平行的緯度似的（所有福尔賽家人对于鉄硬的事实都很能象一个写实主义者那样欣賞）；可是除此以外——啊，他就只能通过"出丑"这句俗語来理解了。

啊！可是这里并沒有事实——不可能。他并不害怕；她实在是个善良的小女人。可是你脑子里仍然放不下这类事情。詹姆士又是这样一个神經质的人——一有事情就煩，一有事情就弄得忧虑重重，迟疑莫决。他深怕自己不拿个主意就要遭受損失，因此就煩得老老实实一点主意拿不出来，直到最后，他看准了自己再不拿主意，就絕对要遭受損失，这才有了主意。

可是在他的一生中，有許多事情連拿主意也挨不上他的份儿，这件事也是如此。

他怎么办呢？跟索米斯談一次？这样只会把事情鬧得更糟。而且，归根結蒂，这里并沒有事情，这一点他是有把握的。

全是那个房子。他从一开头就不放心这样做。索米斯住到乡下去为的什么呢？而且，就算他一定要花上一大笔錢給自己造所房子，为什么不找一个第一流的建筑师，为什么要找上小波辛尼这样一个沒有人說得上来的人呢？他曾經告訴过他們这样要搞糟的。他而且听到索米斯在房子上花了不少的錢，远远超出他原来的預算。

这件事实比任何其他事实更使詹姆士感覚到这里的眞正危險。跟这些"艺术"家搞总是这样；一个曉事的人决不应当跟他們多噜苏。他也曾警告过伊琳。你看，現在弄成什么样子！

詹姆士忽然起了一个念头，覚得应当亲自下去看看。他的心神本来籠罩在徬徨不安的濃霧里，現在想起自己可以下去看看就象撥云見日一样，感到說不出的安慰。其实他覚得心里好过一点也許仅仅由于他能决定做点事情——更可能是可以看見一座房子的緣故。

他覚得亲眼看見那个有嫌疑的人一手造的大房子，看見那些磚泥木石，就等于察見了这項关于伊琳的流言的眞相。

因此，他跟什么人都不說起，叫了一部馬車上了車站，再坐火車到了罗宾山；从下火車起——原来这一带向来就沒有馬車——他只好步行了。

他迂緩地向山上走去，弯着一双疲腿，傴着肩头，累得几乎要叫出来，眼睛紧紧盯着脚下，然而尽管如此，外表仍然十分整洁，礼帽和大礼服收拾得光洁无尘。爱米丽很周到；当然，这样并不是說她亲自收拾——有身家的人哪有收拾别人衣服的事，而爱米丽就是有身家的人啊——不过她是关照管家收拾罢了。

他不得不問了三次路；每次問路时，他都把人家告訴他的走法重說一遍，讓人家再重說一遍，然后自己再重說一遍，原来他天生就是嚕嚕苏苏的脾气，而且一个人到了一个新地方总得格外当心才是。

他再三告訴人家要他找的是所新房子；可是直到人家指給他看見树丛中露出的房頂时，他才眞正放下心来，覚得人家指給他的走法并沒有錯到哪里去。

天色阴沉沉的，就象是涂上白粉的天花板，罩得大地一片灰白。空气既不清新，也沒有香味。在这样的天气，連一个英国工匠除掉做自己应份的工作外，都懶得多做了；他們都不作声地走动着，平日用以排遣劳苦的啦呱也听不見了。

在那所未完工房子的空地中間，許多穿短衫的人緩緩干着活，在他們中間升起各种声响——偶尔来一下的錘击声，銅鉄的磨刮声，鋸木声，独輪小車沿着木板的轆轤声；不时，那只工头养的狗——被人用根繩子拴在橡树枝干上——发出一声无力的哀叫，就象水壺燒着水时发出的那种声音。

新装上的窗子，每一扇窗格子中間涂上一块白灰泥，象瞎眼狗一样瞪着眼睛望着詹姆士。

这片建筑的合唱持續着，在灰白的天空下面听上去又刺耳又抑郁无聊。而那些在新翻起泥土中間拣虫子吃的画眉鳥却闃静无声。

詹姆士在碑石堆中取路前进——那条车道正在铺设中——一直走到大門前面。他在这里停下来，抬起眼睛望。从这个角度本来望不見多少，所以一目了然；可是他在这个地方站上了好久好久，天知道他在想些什么！

在他两道带有棱角的白眉毛下面，一双磁青色的眼睛一动

也不动；两撇細白胡須中間一張闊嘴，长长的上嘴唇扭动这么一两下；这种焦急而出神的表情——索米斯有时臉上显出的那种吃了亏的神情也是从这里来的——其中含义很容易看出来。詹姆士这时很可能在跟自己說："我也說不出——人生在世眞不是一件容易事儿。"

就在这个地方，波辛尼把他吓了一跳。

他两只眼睛本来也許在天上搜寻什么鳥巢，这时候落到波辛尼臉上；那張臉上带有一种幽默的蔑視。

"你好嗎，福尔賽先生？下来亲自看看嗎！"

据我們知道，詹姆士下来恰恰就是为了这个，因此这句話听得他很不舒服。可是他仍然伸出手来說：

"你好嗎？"眼睛并不望着波辛尼。

波辛尼带着諷刺的微笑給他讓路。

詹姆士見他这样有礼貌不由起了疑心。"我想先在外面走一轉，"他說，"看看你是怎么造的！"

房子外面从东南角到西南角上已經用鵝卵石砌好一座边子有两三吋高的走廊，向左斜下来伸到泥地里，这些泥地正准备鋪草地；詹姆士就沿着走廊領前走着。

他看見走廊一直砌到角上又兜了个弯，就問，"我說这个要花多少錢呢？"

"你看要花多少錢？"波辛尼反問他。

"我怎么会知道？"詹姆士答，有点儿窘；"两三百鎊罢，敢情是！"

"一点儿不錯！"

詹姆士狠狠看他一眼，可是建筑师好象全不覚得，詹姆士断定是自己听錯了。

到了花园門口，他站下来看看风景。

“这应当砍掉，”他說，指指那棵橡树。

“你覚得要砍掉嗎？是不是覚得这棵树擋着风景，你的錢花得就不合算嗎？”

詹姆士又疑惑地看他一眼——这小子講話好特别：“哦，”他着重地說，口气里带着迷惑和慌張，“我不懂得你要一棵树有什么用。”

“明天就拿来砍掉，”波辛尼說。

詹姆士慌起来。“呀，”他說，“你可不要說是我說要砍掉的！我是一点不懂的！”

“不懂嗎？”

詹姆士狠狽地說：“怎么，我应当懂得什么？这事跟我毫不相干！你要砍，砍錯了你自己負責。”

“你总可以容許我提到你吧！”

詹姆士愈来愈着慌了：“我不懂得你要提我的名字做什么，”他說；“你还是不要碰这棵树的好。又不是你的树！”

他掏出一块手絹来揩揩額头。两人进了房子。跟斯悅辛一样，詹姆士看見那座內院甚为贊賞。

他先瞠眼把那些柱子和回廊望上半天；“你在这儿一定花了好大一笔錢呢，”他說，“你說，这些柱子要多少錢才造得起来？”

“我不能一下就告訴你，”波辛尼沉吟地說，“可是我知道要好大一笔呢！”

“我說如何，”詹姆士說：“我說——”他和建筑师的眼光碰上，話打断了。从这时候起，他碰到什么东西想要知道价錢时，就把自己的好奇心压下去。

波辛尼好象存心要使他把什么都看到，如果不是因为詹姆

士生来就很精細的話，他准会被他领着把房子又兜了一轉。波辛尼好象也渴望他提出問題，这使他感到非提防着不可。他开始感覚吃力了，因为他是这样一个高个子，虽則身軀頑健，終究是七十五岁的人了。

他变得灰心了；他好象絲毫沒有进展，这趟視察并沒有使他获得他隐隐中希望得到的任何知識。他仅仅对这个小子更加不快，更加不放心；这个家伙表面那样恭敬，暗地里却捉弄得他精疲力竭，而且在态度上他現在肯定說还带有一点嘲笑。

这家伙比他原来想象的还要狡猾，而且长得比他意料的还要漂亮。他有种"滿不在乎"的派头；这在詹姆士这样一个把"风險"視为最最不可容忍的人，是无法欣賞的；他笑起来也很特别，在你最最想不到的时候来一下；一双眼睛也古怪。他使詹姆士——他事后說起——联想起一头餓猫来。他跟爱米丽談到波辛尼的态度时——又特别，又气人，又温和，又阴狠，还夹着嘲笑——就至多只能用这句話来形容。

終于，一切可看的都看过了，他从原来进去的那个門出来；他当时的感覚是白費了許多时間、精力和金錢，毫无所获，所以他鼓起福尔賽的勇气来，勒着双手，狠狠望着波辛尼說道：

"我敢說你跟我的媳妇时常会面罢；你說她对这个房子怎样看法？可是她还沒有見过吧，我想？"

他說了这句話，滿知道伊琳下来的一切經过——当然，这并不是那次下来就有什么事情，只不过因为她說了那句"不想回家"的怪話——还有人家告訴他琼听到这消息时的那种情形！

他肚子里跟自己說，这样把問題提出来是因为他决心給这小子一个机会。

波辛尼并沒有立刻回答，而是眼睛盯着他望了好久，望得他

很不好受。

"她見过这房子，可我沒法告訴你她是怎样看法。"

詹姆士弄得心慌意乱，可是偏偏不肯放手；他就是这样的人。

"哦，"他說，"她見过了嗎？想是索米斯带她下来的吧？"

波辛尼微笑回答："啊，不是的！"

"怎么——她一个人下来的嗎？"

"啊，不是的！"

"那么——誰带她下来的呢？"

"我实在不知道应当不应当告訴你誰带她下来的。"

詹姆士明知道是斯悅辛，所以这句話听得他簡直莫明其妙。

"怎么！"他吶吶地說，"你知道——"可是他忽然看出要上人家的当，所以停止不說。

"好罢，"他說，"你如果不肯告訴我的話，我想我也沒有办法！人家什么事情都不告訴我。"

波辛尼出其不意問了他一个問題。

"請問，"他說，"你这次下来还有什么别的事情嗎？我很想在场恭候！"

"还有什么？"詹姆士茫然問，"哪个还有什么事情？我可不知道还有什么。再見。"

他眼睛望着地，伸手和波辛尼碰了一下手心，就拿起阳伞，抓着伞綢上面那一截，沿着走廊走开了。

在轉过弯之前，他回头望望，看見波辛尼緩步随在后面——"象一只大猫，"如他跟自己說的，"沿着墻脚蹑行着。"那小子向他抬一下帽子时，他理都不理。

到了车道上，人望不見时，他就走得更加慢下来。他取路向

車站走去，走得极慢，瘦身躯僵得比来的时候更加厉害，又是餓，又是灰心丧气。

那个"海盜"眼看他这样垂头丧气回家，覚得这样对付一个年紀大的人，心里也許过意不去呢。

第 五 章

索米斯和波辛尼之間的通信

詹姆士跟儿子絕不提起这次下去看房子的事；可是有一天早上，他上悌摩西家里談事情时——关于卫生当局逼着他兄弟解决的排除污水計划——他提起来了。

房子不坏，他說；看得出可以派很大的用場。那个家伙有他的一套鬼聪明，可是房子完工以前到底要索米斯花多少錢，他就不敢說了。

尤菲米雅·福尔賽碰巧也来了；她是过来借施考尔牧师最近出的一本小說情爱和止痛葯的，这本書現在正风行一时；所以这时她就插进来。

“昨天我在公司里看見伊琳；她跟波辛尼先生在食品部里談得很开心呢。”

她只有这样簡簡单单一句話，其实这件事給她的印象很深，而且很复杂。她上的是一家教会百貨公司；由于公司經营得法，只允許靠得住的人先付錢后送貨，这种商店对于福尔賽家的人是再合适不过了；那一天她匆匆忙忙上公司的綢緞部去，替她母亲配一截緞料，她母亲还在外面馬車里等着。

她穿过食品部时，看見一个女子漂亮的后影很是触目，也可

以說很刺眼。苗条的身材，长得那么匀称，穿得那么考究，立刻惊动了尤菲米雅天生的道德观念；这种腰身，她与其說根据經驗，毋宁說靠自己的直覚知道，很少跟妇道发生关系的，肯定說她脑子里就沒有过，因为她自己的背形就不大相称。

她的疑心幸而証实了。从葯品部来了一个年輕男子一把抓下自己帽子，上前招呼这位陌生后影的女子。

这时候她才看出她要对付的是誰；那女子无疑是索米斯太太，年輕男子是波辛尼先生。她赶快借买一盒突尼斯枣子为名把自己藏起来，原因是她不喜欢手里拿着大包小包时撞見熟人，頂不象样子，而且早上大家都忙；就因为这样，她就无意中成为他們这个小約会的旁观者，虽則无意却是滿怀着兴奋。

索米斯太太平日的面色都有点蒼白，今天的双頰却是紅得可爱；波辛尼先生的派头很古怪，可是也很討喜（她覚得他是个相当漂亮的男子，乔治替他起的"海盜"綽号——这个名字就带有浪漫气息——也十分有趣）。他好象在央求什么。他們談得很亲切——毋宁說，他談得很亲切，因为索米斯太太并不大开口——連来往的人都要繞过他們，就象在人群中起了一个漩渦，未免太妨碍人家。一位上雪茄柜台去的老軍官，弄得兜了一个大圈子；那人抬起头来，瞧見了索米斯太太的相貌，当眞的把帽子除下来，一个老渾蛋！男人的确就是这样！

可是尤菲米雅最耽心思的还是索米斯太太的那双眼睛。她始終不望波辛尼先生一下，等到他走开了，才从后面望着他。啊呀，眼睛里那种神情！

尤菲米雅对她这种神情很不放心。說重一点，那种忧郁的、恋恋不舍的柔情使她很为难受，因为看上去活象女的想要把男的拖回来，收回她剛才說的話似的。

啊，她当时可沒有功夫想得这么仔細，她手上还捧了那块緞料呢；可是她“很鬼——鬼得很！”她跟索米斯太太点头招呼一下，就为了讓她曉得自己看見了；事后談起这件事时，她曾經私下跟她的好朋友佛兰茜說，“她的神气可眞象被人捉住一样呢！……”

詹姆士对尤菲米雅这种証实他自己滿腹怀疑的消息，初上来很不愿意接受，所以接口就說：

“哦，他們准是商量买糊壁紙的。”

尤菲米雅微微一笑。“在食品部买嗎？”她輕輕地說；接着从桌上拿起情爱和止痛葯来，又說：“好姑姑，把这个借給我罢，好嗎？再見！”就走了。

詹姆士紧接着也走了；就这样他已經晚了。

他到了福尔賽·勃斯达·福尔賽律师事务所时，看見索米斯正坐在轉椅里起草一張辯护状。儿子随便向老子說了一声你早，就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来說：

“这封信你看了也許有点意思。”

詹姆士讀下去：

史龙街三〇九号丁室

五月十五日。

福尔賽先生：

尊屋現已完工，本人所負监工責任到此結束。至于你要我負責的內部裝修事情，如果須要进行，必須由我全权作主，这一点愿你明了。

过去你每次下来，总要参加些和我的計划抵触的意見。我手边有你的三封信，每一封信里都来上一条我决計梦想

不到的建議。昨天下午我在下面碰見你父亲，他也提了許多宝贵的意見。

因此，請你决定一下，还是要我替你装修，还是要我退出；我倒是宁愿退出。

可是得声明在先，如果要我装修的話，就得由我全权作主，不得有任何干涉。

一件事情要我做，我一定要做得彻底，可是必须由我全权作主。

菲力普·波辛尼。

这封信究竟怎样引起的，有什么近因，当然沒法子說，不过波辛尼也許对索米斯和自己之間的关系突然有了反感，这也不是不可能的：这种艺术和财产之間的古老矛盾常在許多現代用具背面总括得非常深刻，几乎比得上塔西佗① 演說里最漂亮的句子：

发明者：苏·T·邵罗。
所有者：布特·M·巴特兰。

“你預备怎样回他呢？”詹姆士問。

索米斯連头也不掉一下。“我还沒有决定，”他說，就繼續写他的辯护状。

他的一个当事人在一块不属于自己的土地上造了些房子，忽然受到警告，要他把房子拆掉，弄得他极其煩恼。可是，索米

① 古罗馬大演說家。

斯把所有事实細心研究之后，被他发見了一条对策：他的当事人在这块地上原有所謂占有权，所以地尽管不是他的，他还是有权保留，而且最好照做；他現在正根据这条对策拟定具体步驟——就如水手說的——“就这样办”。

他是鼎鼎大名的会出主意，他出的主意全都切实可行；人家提到他时都說：“找小福尔賽去——他是个智囊！”索米斯对自己这种声誉也极其爱惜。

他生性沉默寡言对他很有好处；要使人家，尤其那些有产业的人（索米斯的主顧都是这些人），覚得他的为人可靠，再沒有比这样沉默寡言更加靠得住的了。而且他也的确可靠。傳統、习慣、教育、遺傳的干練、生性的謹愼，这一切都合起来形成一种不折不扣的商业誠实；这种性格天生就是害怕风險，因此决不会弄得利令智昏。他自己从灵魂深处就厌恶那种可以使人跌交的場合，因此他自己絕不会跌交——一个人站在地板上哪会跌交呢！

而那些数不清的福尔賽們，在牵涉到各式各样财产（从妻子到水口权）的无数的交涉中，碰到需要一个可靠的人替他們办理时，都覚得委托索米斯去办是既不煩神而且合算的事情。他那一点点傲慢神气，加上事事要搜求成例，对他也有好处——一个人不是眞正内行决不会傲慢的啊！

事务所里实在是以他为主体；詹姆士虽則还是差不多天天亲来看看，可是很少做事，只不过坐在自己椅子上，盘起大腿，把已經决定了的事情胡扯一下，不久就走了；另外一个同伙布斯达很不中用，事情倒做了不少，可是他那些意見从来沒有被人采納过。

索米斯就这样照常写着他的辯护状。可是如果說他这时的心情很平靜那就錯了。他心里正愁着来日大难，这种感覚近来常常扰乱他的心情。他想要看作这是身体关系——肝脏不好——

但是明知道不是这回事。

他看看表。还有一刻鐘的功夫，他就要赶到新煤业公司去开股东会——这是他伯父乔里恩的企业之一；在那边他将会見到乔里恩伯伯，跟他談談波辛尼的事情——他还沒有决定談什么話，不过总要談談——总之这封信要見过乔里恩伯伯之后再回复。他站起来，把辯护状的草稿順好收起。他走进一間黑暗的小套房，扭上灯，用一块棕色的温莎肥皂洗了手，再在滾轉毛巾上擦干；然后把头发梳梳，走之前仔仔細細打量自己一下，把灯捻小，拿起帽子，說他两点半鐘回来，就踏上鷄鴨街。

新煤业公司的办事处就在打鉄巷，并沒有多远；照别家公司一般鋪張的慣例，股东会都是在坎农街旅館开的，可是新煤业公司的股东一直都是在办事处开。老乔里恩一开始就坚决反对新聞界。他的事业跟外界有什么关系，他說。

索米斯准时到达，就在董事席坐下；董事們坐成一排，每人面前放一只墨水瓶，面向着股东。

老乔里恩坐在一排的正当中，穿一件大礼服，紧紧扣着身体，一部白胡須，十分引人注目；他这时正躺在椅子上，指尖放在一本董事会的营业报告和賬目上。

他的右手坐着董事会的秘書"倒霉鬼"汉明斯，人一直是比原来大一号；一双秀目含着苦凄凄的哀愁；鉄灰色的下須跟他身上其他部分一样象戴着孝，衬出后面那条黑領带簡直黑得不能再黑似的。

这次开股东会的确是件不开心的事；不过在六个星期以前，那位冶矿专家斯考雷尔受私人委托到矿地去考察，打給公司一个电报，說公司的矿长毕平自杀了；两年来他一直就异常沉默；这次自杀之前，总算勉强給董事会写了一封信。这封信现在放

在桌上；当然要向股东宣讀，使他們了解全部的事实。

过去汉明斯时常跟索米斯談起；他站在壁爐面前，两手把衣服的下半截分抄起来：

“凡是我們股东不知道的事情都是不值得知道的。你記着我这句話，索米斯先生。”

索米斯記得有一次老乔里恩在場，还为了这句話引起小小的不快。他伯父抬头严厉地看了汉明斯一眼，說道：“不要胡扯，汉明斯！你的意思是說，他們眞正知道的事情都是不值得知道的！”老乔里恩就恨虛伪。

汉明斯眼中含怒，象一头訓練有素的鬈毛犬那样带着微笑，回答了一大串勉强敷衍的話：“是的，妙啊，先生——妙得很。令伯专喜欢开玩笑呢！”

下一次見到索米斯时，汉明斯乘机跟他說：“董事长年紀太大了——多少事情沒法跟他說清楚；而且性情是那样执拗——可是长了那样一个下巴，你还能指望他怎样呢？”

索米斯当时点点头。

大家都对老乔里恩的下巴有点戒心。今天他虽則摆出一付股东大会的正經面孔，神情很是焦灼。索米斯心里盘算，今天一定要跟他談談波辛尼。

老乔里恩的左首是矮小的布克先生，也是一付股东大会的正經面孔，就好象在搜索一个什么特别心軟的股东似的。再过去是那位聾董事，眉头皺着；聾董事再过去是老布利但姆先生，外表很温和，而且装出一付道貌岸然的神气——他很可以装得这样，因为他明知道自己經常带到董事室来的那个黃紙包儿①

---

① 黃紙包儿无考，可能包的是一瓶酒。

已經藏在他的帽子后面了(这是一种旧式的平边礼帽,要配上大蝴蝶結,剃光的嘴唇,紅潤的面頰,和一撮修整的小白胡子)。

开股东会索米斯总要到場;大家認为这样比較好,以防临时"出什么事情!"他带着精細而傲慢的神气把周圍的墙壁望望,墙上挂着煤矿和港口的地图,还有一張大照片,照片上是一个通往开采場的矿穴入口,是自从开采以来亏累得最不象話的一个。这張照片,对于工商业的內部管理是一个永久的諷刺,可是仍然保留着它在墙上的地位,它是董事会最心爱的寵儿——的遺象。

这时老乔里恩站起来报告营业情况和賬目。

他安詳地望着那些股东;在他的心灵深处,他一直是站在董事的地位敌視着他們,可是表面上却装得象天尊一样平心靜气。索米斯也望着那些股东。他們的臉他大都認識。这里面有老史克卢布索尔,是个柏油商人——照汉明斯說法,他每次来都是为了"叫人家討厌"——一个神色不善的老家伙,紅紅的臉,闊腮,膝上放了一頂无大不大的扁呢帽,里面还有包姆牧师,每次都要提議向主席表示謝意,而且在提議时毫无例外地总希望董事会不要忘記提拔那些雇員;他把雇員两字故意加重了說,認为这样有力量,而且是正确的英文(他有他那牧师职业所特有的强烈帝国主义傾向)。他还有一种在散会后揪着一位董事問話的好习慣,問明年的生意好还是不好;然后根据回答的指示,在往后的半个月內或者拖进,或者抛出三股股票。

这里面还有奥巴莱少校,总是要发言,便是改选查賬員附議一声也好;有时候还在会場上引起严重的恐慌,原来有人事先得到一張小紙条子,請他致謝詞,也可以說建議,当这位老兄正在暗自高兴的时候,却被这位少校搶先提出来了。

除掉这些,另外还有四五个有实力的沉默的股东;对于这几

个人索米斯都抱有好感；他們都是生意人，都喜欢亲自过問一下自己的事情，但是絕不嚕苏——他們都是些忠实可靠的人，天天上城里来，天天晚上回到他們忠实可靠的妻子身边去。

忠实可靠的妻子！一想到这里，索米斯那种无名的苦悶又引起来了。

他該跟他伯父說些什么呢？这封信他該做怎样一个答复呢？

"……如果哪位股东有什么問題提出，我很乐于回答。"輕輕的卜达一声。老乔里恩讓手中的营业报告和賬目落在桌上，站在那里用拇指和食指扭动着自己的玳瑁边眼鏡。

索米斯臉上隐隐露出一点微笑。这些人有問題还是赶快問罢！他滿知道自己伯父的那一套（理想的一套），接口就会說："那么我提議通过营业报告和賬目！"决不讓他們嚕苏，这些股东頂頂浪費时間！

一个高个子白胡須的股东站起来，一付瘦削的不滿意的臉：

"董事长先生，我依照議程对賬目上一笔五千鎊的用途提出質問。賬目上写的是'付給本公司已故矿长的孤孀和子女的'（他忿忿地向四周望望），而这位矿长是在公司最最需要他的服务的时候——呃——很沒有理由地（我說——沒有理由地）自杀了。你剛才說过，他和本公司的聘約是五年为期，这个期限不幸被他亲手割断，因此服务只滿一年，我——"

老乔里恩做了一个不耐煩的姿势。

"董事长先生，我相信我是遵照議程提出的，我要問董事会付給或者建議付給——呃——死者的这笔数目算什么？是不是指的如果他不自杀的話就可以为公司做許多事情，因而酬报他呢？"

"这是酬报他的过去；他对公司曾經有过很宝貴的貢献，这一点我們都知道，你也一样知道。"

"那样的話，先生，我只好說，既然是指过去做的事，数目就太大了。"

那个股东坐下来。

老乔里恩等了一会，又說："我現在提議通过营业报告和——"

那个股东又站起来："我請問董事会可知道这并不是他們的錢——我毫不躊躇地說，如果是他們自己的錢的話——"

另一个股东，长了一付圓圓的执拗的臉，站了起来；索米斯認識他是死者的舅爷；他激动地說："在我看来，先生，这个数目还不够！"

包姆牧师这时站了起来。"我想发表一点鄙見，"他說，"我要說，对于这位——呃——死者自杀的事件我們的貴董事长应当愼重考虑一下——愼重考虑一下。我有把握說，他已經考虑过了，因为——我这句話代表我自己說，而且我認为也代表全体到会的人說（对啊，对啊）——他是高度得到我們的信任的。我想，我們大家都愿意仁愛为怀。不过我肯定覚得，"他狠狠地把那位已故矿长的舅爷望了一眼，"他可以想法子，或者用書面形式，或者也許更好些把撫恤金削减一点，来表示我們对死者的高度不滿；因为他这样一个有前途、有价值的生命，不管从他自己的利益出发或者从——恕我这样說——我們的利益出发，都迫切需要他延續下去，不应当这样違反神意从我們里面剝夺掉。这样严重的溺职行为，放弃一切人类責任和神圣責任的行为，我們是不应当——哎，我們是不宜于——表揚的。"

牧师老爷坐了下去。那位已故矿长的舅爷又站起来："我仍

旧坚持我剛才講的話，”他說，“这个数目还不够！”

头一个股东这时插了进来：“我对这笔开支是否合法提出质問。我的意見認为这笔賬是不合法的。公司的法律顧問在座：我根据会議程序向他提出这个問題。”

全場的眼光都落到索米斯身上。果然出事情了！

他站起来，嘴唇紧閉，冷冰冰地；他的心情振奋起来，本来一心貫注在自己脑海边緣上那片隐現的疑云，这时总算扭轉过来了。

“这里的論点，”他低着声音淡淡地說，“一点不明确。由于对方今后不可能再履行他的責任，这一笔支出是否完全合法很难說。如果必要的話，可以申請法院解决。”

那位已故矿长的舅爷眉头一皺，用諷刺的口吻說道：“我們誰都知道可以請求法院解决。我請問这位先生貴姓大名，給我們提供这样高明的意見？索米斯·福尔賽先生嗎？眞是！”他尖刻地望望索米斯，又望望老乔里恩。

索米斯蒼白的面頰一陣飞紅，可是仍然維持着自己那种傲慢的神情。老乔里恩眼睛盯着那位发言人。

“如果这位已故矿长的舅爷沒有别的話要說，我就提議把营业报告和賬目——”

可是，就在这时，那五个索米斯抱有好感的、有实力的沉默的股东里面站了一个起来。他說：

“我完全不贊成这里的提議。你跟我們說，这个人的妻子儿女靠死者生活，因此要我們賙济。他們也許是这样情形；这我都不管。我在原則上整个反对这件事。这种温情的人道主义早就应当反对了。国内到处都泛濫着这种人道主义。我就反对把我的錢付給这些我認都不認識的人，他們做了什么事情配拿我的

錢呢？我根本反对这样做；这不是生意經。我現在提議把营业报告和賬目暫时保留，把这笔恤金完全划掉。”

这个有实力的沉默的股东說話时，老乔里恩始終站着。这人的一大段演說在大家心里引起了共鳴；当时社会上一些清醒的人士里面已經开始了一种崇拜坚强的人、反对善举的运动，这段演說实际上也是这种主張。

那句“不是生意經”的話把所有的董事都打动了；私下里大家都覚得的确不是生意經。可是他們也知道董事长的脾气就是那样专断，那样执拗。董事长心里也未始不感覚到不是生意經；可是他定要通过他的提議。他会不会撤回呢？都認为不大象。

全都兴奋地等待着，老乔里恩举起手来；拇指和食指捏着的玳瑁眼鏡微微发抖，含有威胁的意味。

他向那个坚强沉默的股东說。

“先生，象你这样滿知道我們已故矿长在那次煤矿爆炸事件上出的大力，你难道当眞要我提出修正么？”

“我要。”

老乔里恩把修正案提出来。

“可有哪个附議？”他問，安詳的神气把四周望一下。

就在这时候，索米斯望着他的伯父，感覚到这老头子的魄力。沒有一个人动。老乔里恩的眼睛正視着那个坚强沉默的股东，說道：

“我現在提議，‘大会接受并通过一八八六年的营业报告和賬目。’你附議嗎？贊成的人請依常例举手。反对的——沒有。通过。第二項議程，各位先生——”

索米斯笑了。乔里恩伯伯的确有他的一套！

可是这时候他的心思又回到波辛尼身上来了。奇怪，这个家伙怎么时常使他想起来，便是在办事的时間里也摆脫不掉。

伊琳下去看那个房子——可是这件事并沒有道理，只是应該告訴他一下；可是，話又說回来了，她又有什么事情告訴过他呢？她一天天变得更加沉默，更加煩躁。他巴不得房子立刻就造好，夫妇搬进去住，离开倫敦。城市于她不相宜；她的神經受不起刺激。那件分房的荒唐事情又兜上心来了！

这时会已經散了。就在那張亏本矿穴的照片下面，汉明斯被包姆牧师揪住了。矮小的布克先生皺着两道粗眉毛，含怒微笑；他已經快走了，还跟老史克卢布索尔爭論不休。两个人相互仇視得就象冤家。他們之間为了一件柏油合同的事情鬧得很不痛快，本来是老史克卢布索尔的生意，可是布克先生跟董事会說好讓他的一个侄儿接了。这話索米斯是从汉明斯嘴里听来的；汉明斯就喜欢搬弄是非，尤其是关于那些董事的事情；只有老乔里恩的事情他不敢搬，因为他害怕他。

索米斯等待着时机；一直等到最后一个股东走出門时，他才走到自己的伯父跟前；老乔里恩这时正戴上帽子。

“我能不能跟你談一分鐘話，大伯？”

究竟索米斯指望在这次談話中得到什么結果，誰也不清楚。

福尔賽家的人一般都对老乔里恩带有某种神秘的敬畏，也許是由于他那种哲学的見解，也許是——象汉明斯准会說的——由于他长了那样一个下巴；可是除了这一点之外，在这两个长輩和晚輩之間却一直暗藏着敌意。他們碰見时只淡淡地招呼一声，談話中带到对方时大都不置可否，这些上面也隐隐看得出；拿老乔里恩說，这种敌意可能是由于他看出自己侄儿的那种沉默的坚强性格（在他說起来当然就是“固执”），使他暗地里很怀

疑这个侄儿会不会买他的賬。

这两个福尔賽，虽則在許多方面就象南北极一样距离得那样远，都各自具有那种坚强而謹慎的明察事理的能力——比起族中其余的人来都要高明；这在他們这个偉大的阶級里应当是最高的造詣。两个人里面无論哪一个，如果运气好一点，机会多一点，都可以做出一番大事业来；两个人里面无論哪一个都可能成为一个好的理財家，大經紀人，或者政治家，不过老乔里恩处在某种心情之下——碰到他抽一根雪茄或者受自然感染时——却会对自己的高位，虽然不加鄙視，但肯定会加以怀疑，而索米斯，由于从来不抽雪茄，就不会了。

再者，老乔里恩一直还怀有一种隐痛，覚得詹姆士的这个儿子——詹姆士他一向就看不起的——竟会一帆风順，而他自己的儿子——！

最后也还有提一下的必要，就是老乔里恩在福尔賽家人中間也不是隔絕的，族中的閑是閑非照样傳到他耳朵里；他已經听到关于波辛尼的那些怪誕的，虽則不够具体，但是同样令人煩神的謠言，使他深深覚得丢臉。

就和老乔里恩平日的作风一样，他不气伊琳，反而气上索米斯。想到自己的侄媳妇（为什么那个家伙不能把她約束得好些——唉，眞要叫冤枉！好象索米斯能够約束得了她似的）会勾上琼的未婚夫，簡直是丢尽了臉。不过虽則覚察事情不妙，他并不象詹姆士那样悶在肚里干着急，而是无动于衷地抱着达观的态度，承認这并不是不可能；伊琳有种地方的确叫人着迷！

他和索米斯一同离开董事室，走上嘈杂而扰攘的齐普賽大街；索米斯要談什么，他已經有些預感。两人并排走了好一刻沒有說話，索米斯眼睛东张西望地，踏着碎步子；老乔里恩身体笔

直，懶洋洋地拿着阳伞当作手杖。

不一会，两人轉进一条相当清靜的街上；老乔里恩本来是上第二家董事会去，所以他的方向是向摩尔門街走去。

这时，索米斯眼睛也不抬，开口了："我收到波辛尼一封信。你看他講的什么話；我覚得还是告訴你一下。我在这个房子上花的錢比原来打算的多得多，所以事情要弄弄清楚。"

老乔里恩勉强把这封信看了一下："他信上講得很清楚，"他說。

"他講要由他'全权作主'，"索米斯回答。

老乔里恩望望他。这个小子的私事开始找到他头上来了：他对这个年輕人长期压制着的忿怒和敌意发作出来。

"你既然不信任他，又为什么要用他呢？"

索米斯偷偷斜瞥他一眼："事情已經老早过去了，还有什么說的，"他說，"我只是要把話說清楚，如果我讓他全权作主，他可不要坑我。我覚得如果你跟他說一声，就要有力量得多！"

"不行，"老乔里恩毅然說；"这个事情我不管！"

两个人的講話都意义深长；他們相互看了一眼，就好象是說双方都明白了。

"好罢，"索米斯說；"我本来想，看在琼的面上，还是告訴你一下，沒有别的；胡搞我可不答应，这一点我想还是告訴你一下的好！"

"跟我有什么关系？"老乔里恩和他頂起来。

"哦！我不知道，"索米斯說；老乔里恩的严声厉色使他着慌了，一时說不出話来。"你不要怪我事先沒有告訴你，"他悻悻然又加上一句，重又神色自若起来。

"告訴我！"老乔里恩說；"我不懂得你是什么意思。你拿

这样一件事情来找我嚕苏。你的事情我絲毫不想問；你自己去管！”

“很好，”索米斯神色不动地說，“我管好了！”

“那么，再見，”老乔里恩說；两个人分手了。

索米斯一步步走回去，走进了一家有名的食堂，叫了一盆熏鮭魚和一杯夏白利酒；他中午一向吃得很少，而且大都站在那儿吃，認为这个姿势对他的肝脏有好处；其实他的肝脏很健康，可是他却指望把自己所有的煩恼都装了进去。

吃完之后，他慢慢走回事务所，低着头，对人行道上拥挤的人群全然不理会，而那些行人也全然不理会他。

傍晚的时分，邮差給波辛尼送来下面的复信：

福尔賽·勃斯达·福尔賽律师事务所，
中东区，鵝鴨街，布兰奇巷二〇〇一号，
一八八七年五月十七日。

波辛尼先生：

来信奉悉，提的条件很使我詫然。我覚得本来，而且一直是由你“全权做主”的；据我的記忆所及，我不幸提的那些建議就沒有一条得到你的同意。現在根据你的要求由你“全权做主”，但要跟你說明在先，就是房子完全装修好，交割的时候，全部費用，包括你的酬金在內（这是我們談好的），不能超过壹万貳千鎊——12000 鎊。这个数目已經足够你支配，而且你要知道远远超出我原来的預算了。

索米斯·福尔賽。

第二天，索米斯收到波辛尼一封短柬：

菲力普·拜因斯·波辛尼，
建筑师事务所，
史龙街三〇九号丁室，西南区，
五月十八日。

福尔賽先生：

如果你以为我在屋內装修这种精細工作上会受到你錢数的約束，恐怕你想錯了。我可以看得出你已經对这件事情，对我，都弄得乏味了，所以我还是退出的好。

菲力普·拜因斯·波辛尼。

索米斯对于怎样回信苦心盘算了好久；等到夜深，伊琳去睡觉以后，他在餐室里写了下面一封信：

蒙特貝里尔方場六十二号，西南区，
一八八七年五月十九日。

波辛尼先生：

我認为半途而廢对于双方都极端不利。我的意思并不是說，我信中說的数目你超出十鎊二十鎊甚至于五十鎊的話，会在我們之間成为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有鉴于此，我希望你能重新考虑你的答复。你可以根据这封信的条件“全权作主”，我并且希望你能勉力完成屋內的装修；这种事情我知道是很难絶对准确的。

索米斯·福尔賽。

波辛尼的回信在第二天来了：

五月二十日

福尔赛先生：

行。

菲·波辛尼。

第 六 章

老乔里恩逛动物园

老乔里恩草草把第二个董事会 —— 普通的例会 —— 对付掉。他簡直不容别人分說，所以在他走后，其余的董事都窃窃私議，認为老福尔賽愈来愈专横了；决計不能再容忍下去，他們說。

老乔里恩坐地道車到宝兰路車站，出站就雇了一部馬車上动物园去。

他在动物园里有个約会；近来他这种約会愈来愈多了；琼的事情愈来愈使他焦心，照他的說法，琼"完全变了"，因此逼得他不得不如此。

她老是躲着不見人，而且一天天瘦起来。跟她說話她也不回答，不然就被她搶白一頓，再不然就是一付哭都哭得出来的神气。她变得簡直完全不是她的为人，都是这个波辛尼引起的。至于她自己的事情，她是一个字也不肯告訴你！

他时常坐着发呆，发上大半天，手里的报紙也不看，嘴里銜的雪茄熄掉。她从三岁孩子起就跟他形影不离！他是多么疼爱她呀！

什么家族观念、阶級观念、傳統观念，这些他全顧不得了；来日的大难象阴影一样罩在他头上，他毫无办法可想；他一向是随

心所欲慣了的，現在弄成这样使他很气恼，然而沒处发作。

他正在抱怨馬車走得太慢，車子已經到了动物园門口；他天生是个乐观性格，专会及时寻乐，所以当他向約会地点走去的时候，方才的怨气已經忘記了。

他的儿子和两个孙男孙女本来站在熊池上面的石台上，这时望見老乔里恩走来，赶快跑下来引着他一同向獅栏走去。乔儿和好儿一边一个搀着他，每人搀着一只手；乔儿就跟他父亲小时候一样会搗乱，把祖父的阳伞倒拿着，想要用伞柄鈎人家的腿。

小乔里恩跟在后面。

看他父亲跟两个孩子在一起就仿佛在看一出戏，可是这出戏虽則逗人笑乐，里面却夾有辛酸。你在白天里随便哪个时候都会看到一个老人带两个小孩一起走；可是看着老乔里恩带着乔儿和好儿在小乔里恩就象看一种特制的画片鏡箱，使人窺見了我們內心深处的那些事情。那个腰杆笔直的老头儿完全听从他两边的两个小东西使喚，一种慈爱的派头簡直叫人看了心痛；小乔里恩原是个凡事无动于衷的人，看得他嘴里輕輕地詈罵。福尔賽家人都是喜怒不形于色，而这幕戏却深深地感动了他，使他非常之不自在。

祖孙四人到了獅栏。

今天早上植物园本来有个园游会，其中有一大堆福尔賽——就是一班衣冠楚楚、备有私人馬車的人——事后又涌到动物园来，这样，他們花的錢，在回到罗特兰門或者白里昂斯登方場之前，就可以多撈回一点。

“我們上动物园去，”他們里面說；“一定很好玩！”这一天的門票是一先令；所以不会碰到那些討厌的下等人。

那些人在一大串籠子面前一排排站着，留意看鉄栏后面那

些黃褐色的猛兽等待它們在二十四小时之內唯一的享受。那些畜生越餓，大家看了越有趣。可是究竟由于羡慕这些畜生的胃口好，还是更合乎人道一点，由于看見它們很快就吃到嘴，小乔里恩也弄不清楚。他耳朵里不絕地听到："这个家伙多难看相，这只老虎！""呀，多美啊！你看他那只小嘴！""是啊，这个还不坏！不要靠得太近，媽。"

在那些人里面，时常有一两个在自己褲子后面口袋上拍这么两下，四下望望，就好象指望小乔里恩或者什么神色自若的人把口袋里的东西替他們取出来似的。

一个吃得很胖的穿白背心的人緩緩咕噜着："全都貪嘴；它們不会餓的。怎么，它們又沒有运动。"正說时，一只老虎搶了一块血淋淋的牛肝去吃，胖子哈哈大笑。他的老婆穿了一件巴黎式样的长衣，戴一付金絲夾鼻眼鏡，罵他道："你怎么笑得了呢，哈雷？太难看了！"

小乔里恩眉头皺起来。

他的一生遭遇，虽則現在想起来时已經能够无动于衷，使他对某些事情不时生出鄙視；尤其是他自己所属的阶級，馬車阶級，常使他啼笑皆非。

把一只獅子或者老虎关在籠子里肯定是可怕的野蛮行为。可是沒有一个有教养的人会承認这一点的。

比如說，他的父亲罢，他脑子里大概决計不会想到把野兽关起来是野蛮的事情；他是属于老派的人，認为把狒狒或者豹子关起来是既富有教育意义，又是人道的行为；这些东西虽則眼前悲哀，而且困頓于鉄栏之下，日子久了毫无疑問就会习慣下去，而不至于那么不講道理就死掉，給社会增加一笔补充的費用！他的看法跟所有福尔賽之流的看法一样，这些被上蒼随便放任其

自由走动的美丽动物，把它們关起来固然使它們不便，但是和看見它們囚禁起来的快乐一比，那就差得太远了！把这些动物一下从露天和自由行动的无数危險中移走，使它們在有保障的幽禁中行使机能，对于它們只有好处！老实說，天生野兽就是为了給人关在籠子里的啊！

可是由于小乔里恩的秉賦里有种不偏不倚的地方，所以他認为这样把缺乏想象力污蔑为野蛮一定是不对的；由于那些抱有这种見解的人誰也沒有亲身經历过那些被囚禁的动物的处境，因此就不能指望他們了解这些动物的心情！

一直到他們离开动物园——乔儿和好儿快活得忘其所以的时候，老乔里恩才找到机会跟儿子談自己的貼心話。“我簡直弄不懂，”他說；“她如果照現在这样下去，往后眞要不堪設想。我要她去看医生，可是她不肯。她跟我一点儿不象。完全象你的母亲。一个牛性子！她不肯做就不肯做，沒有第二句話說！”

小乔里恩笑了；眼睛把他父亲的下巴望望。“你們两个是一对，”他心里想，可是沒有說什么。

“还有，”老乔里恩又說，“这个波辛尼。我眞想捶这个家伙的脑袋，可是我做不到，不过，我覚得——你未始不可以，”他沒有把握地加上一句。

“他犯了什么错呢？如果他們两个合不来，这样完結頂好！”

老乔里恩把儿子看看。現在認眞談到两性关系的問題上来，他对儿子覚得不放心了。小乔的看法多少总是不严格的。

“我不知道你是怎样看法，”他說；“敢說你反会同情他——这也不足为奇；可是我認为他的行为十分下流，哪一天跟他頂了面，我一定这样罵他。”他把話头撇开了。

跟他的儿子眞沒法子談波辛尼的眞正毛病，和这些毛病的

涵义。他的儿子在十五年前不是犯过同样的毛病(只有更糟)?好象这种愚蠢行为的后果永远沒有完似的!

小乔里恩也沒有开口；他很快就看出他父亲脑子里想些什么;照他原来的地位,他对事物的看法应当很肤淺、单純,可是自从他从原来的高地位上跌下来之后，他的看法就变得又通达又細致了。

可是十五年前他对两性关系所采取的看法跟他父亲的看法就大不相同。这条鴻沟是沒法貫通的。

他淡淡地說:“我想他是爱上别的女人了,是不是?”

老乔里恩疑惑地望他一眼:“我也不知道,”他說;“他們这样說!”

“那么，大概是眞的了,”小乔里恩出其不意地說;“而且我想他們已經告訴你是哪个女人了吧?”

“对的,”老乔里恩說——“是索米斯的老婆!”

小乔里恩听到并不惊訝。他自己一生的遭遇使他对这种事情无法表示惊訝,可是他看看自己的父亲,臉上浮現着微笑。

老乔里恩是否看見不得而知,总之他装做沒有看見。

“她跟琼是頂頂要好的!”他說。

“可怜的小琼!”小乔里恩低低地說。他把自己的女儿还当作三岁的孩子呢。

老乔里恩忽然站住。

“我半个字也不相信,”他說,“完全是无稽之談。小乔，給我叫部馬車,把我累死了!”

他們站在街角上看有什么馬車赶过来，就在同一时候，一部接一部的私人馬車从动物园里載着形形色色的福尔賽之流掠过他們駛去。轡具、号衣、和馬衣上的金字在五月的阳光中照耀

着，閃爍着；这里有活頂車，敞篷对座車，半活頂車，輕便的两人車和单馬轎車，每一部車子的車輪好象驕傲地唱了出来：

我和我的馬和我的佣人，你知道，
整个的排場眞的花了不少。
可是每一个绅士都花的值得。
穷鬼們，現在来看看你老爷和太太
多怡然自得！ 哈，这才叫时髦！

这种歌，人人都知道，正是一个出巡的福尔賽最适合的伴奏啊！

在这些馬車当中，有一部由两匹鮮明枣騮馬拖着的对座敞篷車比别的馬車馳得特别快。車身在装得高高的彈簧上搖摆着，把挤在車子里面的四个人晃得象在搖籃里。

这部車子引起了小乔里恩的注意；忽然間，他認出那个坐在对座上的是他二叔詹姆士，虽則胡子白了許多，但是决沒有錯；在他对面坐着萊西尔·福尔賽和她已婚的姊姊維妮佛梨德·达尔第，用小阳伞遮着后影；两个人都打扮得无懈可击，傲然昂着头，仿佛就是他們适才在动物园里看見的两只鳥儿；和詹姆士并排斜靠着达尔第，穿了一件簇新的大礼服，紧扣在身上，十分挺刮，每只袖口都露出一大截閃光綢的衬衣。

这部車子的特点是——因为額外又加上一道最上等油漆的緣故——色采特别光澤，虽則并不触眼。就象一張图画多潤色上几笔，就成为一幅名作，和普通的图画迥然有别似的，这部車子看上去也和别的馬車有所不同，它是作为一部典型的馬車，是福尔賽王国的宝座。

老乔里恩并沒有看見他們过去；好儿累了，他正在逗她玩，可是馬車里的人却注意到祖孙四个；两个女子的头突然側了过来，两只小阳伞迅速地一遮一掩；詹姆士的臉天眞地伸了出来，就象一只长頸鳥的头一样，嘴慢慢張开。那两只小阳伞盾牌似的动作愈来愈小，終于望不見了。

小乔里恩看見已經有人認出是他，連維妮佛梨德也認出是他；当年他放弃做一个福尔賽家人的資格的时候，她頂多不过十五岁罢了。

这些人并沒有变到哪里去！他还記得多年前他們全家出来的那种派头，一点儿沒有变：馬、馬夫、車子——这些現在当然全不同了——可是派头跟十五年前完全一样；同样整齐的排場，同样恰如其份的气焰——怡然自得！招搖过市的派头完全一样，小阳伞的拿法完全一样，整个的气派也完全一样。

阳光中，由許多象盾牌一样的小阳伞傲慢地卫护着，一部部馬車飞馳过去。

“詹姆士二叔剛才过去，带着女眷，”小乔里恩說。

他父亲臉上变了色。“你二叔看見我們嗎？看見了？哼！他上这些地方来做什么？”

这时一部空馬車赶过来，老乔里恩叫住車子。

“过几天再見，孩子！”他說。“我講的小波辛尼的事你可别擱在心上——我一个字也不相信！”

两个孩子还想拉着他；他吻了两个孩子，上車走了。

小乔里恩已經把好儿抱在手里，站在街角上一动不动，望着馬車的后影。

第 七 章

悌摩西家里一个下午

如果老乔里恩上馬車的时候說:"我一个字也不愿意相信!"他就会更忠实地表达了他的心情。

一想到詹姆士和他的女眷看見自己跟儿子在一起，不但在他心里喚起了那种失意时經常感到的愤懣，也喚起了弟兄之間天生的敌意;这种敌意虽則是在孩提时种下的根,有时却会随着生活长得愈坚强愈深入,而且,尽管表面上不露出来，却能在适当的季节使它的植物結出最毒辣的果子。

以前,在这六弟兄之間也不过仅仅是暗地里我疑心你,你疑心我——其实也是自然的——深怕哪一个比哪一个闊，說不上什么恶感；等到大家死日子快到的时候——什么哪一个不如哪一个，一死还不完結——这种疑心就变本加厉，簡直成了好奇心;那位替他們經管財产的人偏偏守口如瓶，决不透露一点；这人相当的精明,跟尼古拉总是說不知道詹姆士有多少,跟詹姆士总是說不知道老乔里恩有多少，跟老乔里恩总是說不知道罗杰有多少,跟罗杰总是說不知道斯悅辛有多少,只有跟斯悅辛談起时,說尼古拉一定很有錢,眞是气人。悌摩西是唯一不算在里面的人,因为他手里全是稳扎稳打的公債。

可是現在，至少在两个弟兄之間又产生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怀恨。从詹姆士那样无礼地刺探他的私事起——照他老兄的說法——老乔里恩就咬定不相信关于波辛尼的这些傳聞。他的孙女儿被"这个家伙"家里的一个人来欺負！他打定主意認为波辛尼是被人糟蹋。他背弃琼一定另有原因。

琼大約跟他吵了架，或者别的什么；她的性子从来沒有这样坏过。

可是，他要給悌摩西一点厉害尝尝，看他还照样散布謠言不散布！他而且要說做就做，立刻上悌摩西家去，好好收拾他一下，免得再为这件事跑上第二趟。

他看見詹姆士的馬車横在"巢廬"門前的人行道上。原来他們赶在他前面到了——肯定說，已經在呱啦呱啦講看見他的事情了！再过去，斯悅辛的灰色馬正跟詹姆士的两匹枣騮馬交头接耳，好象在窃窃私議他家的事情，同时两家的馬夫也坐在上面窃窃私議着。

老乔里恩把帽子放在狹窄穿堂内的椅子上，过去波辛尼的帽子也就是放在这張椅子上被人誤認做猫儿的；他用一只枯瘠的手在自己留了大白上須的臉上狠狠抹了一下，象是要抹掉臉上一切表情的痕迹，就走上楼梯。

他看見前客厅里坐滿了人。这間客厅便是在最理想的时候——沒有客人的时候——沒有一个人的时候——也是相当滿的，原来悌摩西和他两个老姊遵照他們这一輩人的傳統，認为一間屋子除非"好好"陈設一下，就算不上"漂亮"。因此这屋子里有十一張椅子，一張长沙发，三張桌子，两口橱，还有无数的小摆件和小玩意儿，和一架大鋼琴的半边。这时候屋子里坐着史木尔太太、海絲特姑太、斯悅辛、詹姆士、萊西尔、維妮佛梨德、尤菲米

雅(她是又跑来还那本她在午飯时讀完的情爱与止痛葯的)、尤菲米雅的好朋友佛兰茜絲(她是罗杰的女儿,是福尔賽家的音乐家,会作曲子),所以只有一張椅子沒有人坐——当然,还有两張椅子是从来沒有人坐的① ——而这唯一可以插足的地方却被那只猫儿占着,所以被老乔里恩一脚踏个正着。

这些时, 悌摩西家里这样多的客人倒是常有的事。这一家人全都对安姑太十分敬畏,沒有一个例外, 現在她去世了, 大家上巢廬都来得勤些,而且耽的时間也长些了。

斯悅辛是头一个到的,呆呆坐在一張金背紅緞椅子上,那样子比誰都要活得长久。他的确不愧波辛尼給他起的"胖子"称号,身材又高又大,滿滿一头白发, 一張剃光的刻板的胖臉, 被这間陈設考究的屋子一衬,就更加显得富于原始气息。

他的談話, 跟他近来許多談話一样, 一上来就轉到伊琳身上去, 而且急切地向裘丽姑太和海絲特姑太表示他对于这項謠言的意見, 因为他听見这話已經傳开了。不会的——这是他的話——伊琳也許要跟人家打打趣——一个漂亮女人总得縱情一下;可是他不相信会比这个更进一步。沒有一点見不得人的事;她极其知道檢点, 也极其知道她这样地位和这样世家人家的人应当怎样办! 沒有——他本来想要說沒有"丑事", 可是这种想法太不堪了,所以他只揮一下手,那意思就是說——"算了罢!"

就算斯悅辛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是一种独身汉的理想看法——然而,老实說来, 这家人家有这么多人混得这样好, 而且都有相当的地位, 还不是因为是世家的緣故嗎? 就算他过去在談起自己祖上的时候, 曾經听見人一时悲观抑郁起来用"小农"

① 这两張椅子一張当是安姑太生前坐的,一張是悌摩西坐的,但是他从不下楼,所以等于沒有人坐。

和“毫不足道”的字眼来形容，他果真相信嗎？

不！他私下里总是抱另一种見解，而且苦苦地把来摟在怀里；他認为在自己的世系上总有什么地方是显耀的。

“一准是的，”他有一次跟小乔里恩說，那时候这孩子还沒有出事情。“你看看我們，全都混得很好！我們里面一定有什么高貴的血液。”

他从前很喜欢小乔里恩：这孩子上大学时交的一些同学都不錯，那个老渾蛋查理·費斯特爵士的几个儿子——其中一个儿子也变了个大坏蛋——他都認識；这孩子而且有一种气派——他竟会跟那个外国女子私奔，眞是太可惜了——而且是个家庭教师！他一定要私奔的話，为什么不挑个象样的女子，大家也有点面子！他現在算什么呢！在劳爱輪船公司当一名保險員；他們說他还画些画——画画！他媽的！他很可以混到乔里恩·福尔賽从男爵那样的地位，在议会里当一名議員，在乡下有一个庄子！

大戶人家有些人迟早总会受到某种冲动的驅使，上紋章局去打听；斯悅辛也是由于这种驅使有一次跑到紋章局去；局里的人告訴他，他跟那有名的福尔席肯定是同宗，而这个家族的族徽是“黑底紅綫上面三顆带鈎的右一半”；这样說当然是希望他能采用。

可是斯悅辛并沒有采用；不过問清楚族徽上首的徽飾是一只“正式雉鷄”和一句箴言“賜福尔席”之后，他就把雉鷄用在自己的馬車上和馬夫的鈕扣上，在自备的信紙上印上雉鷄和那句箴言。至于那个族徽他只是藏在肚子里，一半是因为自己并沒有付錢，把来画在馬車上未免浮而不实，而他就恨浮而不实，一半也因为他跟国内任何实事求是的人一样，对于自己不懂得的东西私心里都不喜欢而且瞧不起——他覚得这个“黑底紅綫上

面三顆带鈎的右一半”令人太难捉摸了，誰也会如此。

可是局子里人当时告訴他，只要他付費，他就有資格采用，这句話他永远記得，而且使他更加肯定自己是个紳士。不知不覚之間，族中其他的人也采用这个雉鷄起来，有几个比較認眞的还采用了那句箴言；可是老乔里恩不肯用那句箴言，說是胡鬧——在他看来，毫无一点意义。

这个徽飾究竟是起源于哪一个偉大的历史事件，那些老一輩子的人也許心里明白；可是碰到人追問起来时，他們却慌慌張張說是斯悅辛不知怎样找来的，撒謊誰都不肯，他們都有个感覚，好象只有法国人和俄国人才撒謊。

在小一輩子中間，这件事情都諱莫如深，誰也不肯提；他們不想伤长輩的心，同时也不想和自己开玩笑；他們只是采用了这个徽飾……

“不，”斯悅辛說，“他有一次亲眼看見过；肯定說，伊琳对待那个小‘海盜’或者波辛尼——不管他叫什么——的态度和伊琳对待他自己的态度絲毫沒有两样；事实上，他要說……”可是不幸，这时候佛兰茜絲和尤菲米雅走了进来，談話只好中止，因为这类事情当着年輕人是不宜于談論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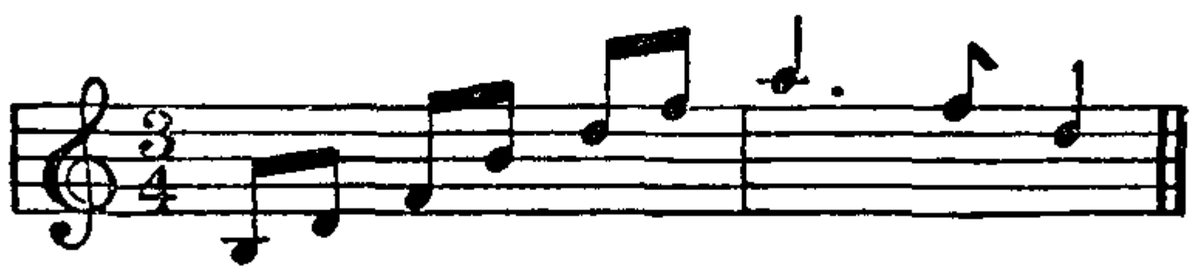
不过斯悅辛虽則在自己剛要講到要紧关头时被人打断，心里微微感覚不快，不久又变得和气起来。他相当喜欢佛兰茜絲——族中人都叫她佛兰茜。她很神气，他們告訴他，說她靠自己那些曲子还賺了不少的花粉錢呢；他說这就是她聪明的地方。

他对自己对于女子采取一种开明态度相当得意，認为女子为什么不可以画点画，或者作作曲子，甚至于写本書，尤其是还能靠这上面賺点錢用用的話；完全可以——免得她們胡鬧。她們又不是跟男子一样的！

"小佛兰茜，"人家通常都这样带玩带笑地挖苦她，是一个重要人物；单拿她就可以說明福尔賽家人一向对艺术的看法。她其实并不"小"，个子相当的高，福尔賽家的深色头发，再加上灰色的眼睛，使她看上去頗具有所謂"凯尔特人的面孔"。她写的歌曲都是这类的名目，象喟然的叹息，或者母亲，在我死之前吻我罢，母亲，里面的叠唱就象贊美詩似的：

在我死之前吻我罢，母亲；
吻我罢——吻我罢，啊，母亲！
吻啊！ 吻我罢——在——我——
在我死之前吻我罢，母——母——亲！

歌詞都是她自己写的，此外还写些詩。高兴的时候，她还写些华尔滋舞曲，其中有一首叫坎辛登旋舞的在坎辛登区差不多到处都唱，里面有一个地方的頓挫很好听，是这样子：



很别致的。还有她那些給小朋友之歌，既有教育意义，又风趣，尤其是祖母的鯛魚那一首，还有那只短歌叫做一拳把他的小眼睛打青了的，簡直象預言一样充滿了当时新兴的帝国精神。

这些歌曲哪一家出版社不要，有些杂志象高尙生活和那本闺秀指南都大为捧場："又是一支佛兰茜·福尔賽小姐的輕快歌曲，珠圓玉潤，蕩气回腸。我們自己都感动得又是啼又是笑。福尔賽小姐肯定是有前途的。"

佛兰茜天生就是一个眞正的福尔賽性格，所以打定主意只交象样的人士——那些写文章捧她的人，口头上宣傳她的人，和交际場中的人——心里永远記着要在什么場合才卖弄一下风情，眼睛一直留意她歌曲的价格稳步上升的情况；这在她心目中就是代表前途。她就是这样使自己普遍受到尊重。

有一次，那时候她的情感受了一点創伤——原因是罗杰一生中全力从事收集房地产的結果使自己唯一的女儿也染上收集爱情的嗜好了——她改写起偉大眞实的作品来，选擇了給小提琴演奏的长曲形式。这是她許多創作中唯一使福尔賽家人感到不安的一首。他們立刻就想到恐怕卖不掉。

罗杰对自己有这样一个伶俐的女儿心里很喜欢，而且时常跟人提起她替自己賺了不少私房錢，可是听見这只提琴长曲大不高兴。

"这样糟糕的东西！"他称这只曲子。原来佛兰茜向尤菲米雅借了小佛拉几阿萊第来，在王子园的客厅中演奏了一次。

事实上，罗杰的話是对的。是糟糕，但是——气人的是，这种东西还卖不出去。凡是福尔賽之流都懂得，糟糕的东西只要卖得出去就一点不糟糕——談不上是糟糕。

然而，尽管这些人头脑清醒，要看卖多少价錢来定一件艺术品的价值，福尔賽家有些人却不禁替佛兰茜惋惜，覚得她写的都不是古典音乐；比如說，海絲特姑太就是一个，她一直都是喜欢音乐的。她而且覚得佛兰茜写的詩也不行；不过，誠如海絲特姑太說的，近来簡直看不見有人写詩了；所有的詩都只是些"輕松的小調"。沒有人能够写出象失乐园或者却尔德·哈洛尔德①

---

① 拜倫的长詩。

之类的东西；这两首詩随便哪一首都使你感覚到眞正是在讀詩。不过，佛兰茜有点事情做做也是好的；别的女孩子花錢买这个买那个，她却在賺錢！所以海絲特姑太和裘丽姑太一直都欢喜听她談自己最近作的曲子又漲价了。

这时候她們也跟斯悅辛一同听她談，斯悅辛坐着假装沒有在听，因为这些年輕人講話講得非常之快，而且咕嚕咕嚕地，他簡直听不出談些什么！

“我眞不懂得，”史木尔太太說，“你怎么做得出来。我永远沒有这样老的臉！”

佛兰西淡然一笑，“我宁可跟一个男子来往，不跟一个女人。女人都是这样精明！”

“亲爱的，”史木尔太太叫出来，“我敢說我們并不精明啊。”

尤菲米雅又那样不出声地狂笑起来，最后发出那种尖叫；她象被人扼着脖子說道：“噢，你总有一天笑死我的，二姑。”

斯悅辛看不出有什么好笑；他最不喜欢在自己看不出好笑的时候人家要笑。老实說，他根本就不喜欢尤菲米雅，每逢提到她时，总是說“尼古拉的女儿，她叫什么名字——那个白臉？”他險些儿做了她的教父——說实在話，如果不是因为他坚决反对她那个外国气的名字，他早就做了。他就恨做人家的教父。有这些原因，所以斯悅辛装出正經样子向佛兰茜說：“天气很好——呃——在这种时候。”可是他过去不肯做她教父的事情尤菲米雅肚子里完全清楚，所以轉向海絲特姑太，并开始告訴她，自己在教会百貨公司撞見伊琳——索米斯的妻子——的經过。

“那么索米斯跟她在一起嗎？”海絲特姑太問，原来史木尔太太还沒有机会把这件事情告訴她。

“索米斯跟她在一起？当然沒有！”

"可是她难道在倫敦一个人找不到嗎?"

"哦,不是的;有波辛尼先生跟她在一起呢。她的衣服穿得眞漂亮啊。"

可是斯悅辛一听見提到伊琳的名字,就恶狠狠望着尤菲米雅;的确,尤菲米雅不管她在别方面怎样不錯,穿衣服可从来穿不好看,所以他說:

"穿得象个貴妇,我敢說。看見她眞叫人高兴。"

这时候有人通报詹姆士跟他的两个女儿到了。达尔第酒癮上来,推說跟牙医生約好了,叫他們在馬波門把他放下来,雇了一部馬車,这时候已經坐在毕卡第里大街自己俱乐部的窗口了。

他告訴他那些好友,說他妻子要带他去拜会亲友。这不是他干的——不大象。呵呵!

他招呼侍役过来,叫他到外面穿堂里看看四点三十分一次賽馬是哪匹馬贏的。他累得不能动了,他說,这也是实情;整个下午跟他妻子坐着馬車到处去"参观"。后来他坚决不干了。生活不能听人家支配。

这时候,他正向那面拱窗望出去——他最喜欢这个座位,因为过路的人从这里全可以望見——不幸,也許可以說是幸而——被他瞧見索米斯从靠綠公园的那一边踏着碎步子穿过来,显然打算上俱乐部来,因为他也是伊昔姆俱乐部的会員。

达尔第跳了起来;他一把抓起酒杯,嘴里嘰咕了一句关于四点三十分賽馬的話,就匆匆溜进打牌室去了;这間屋子索米斯是从不进来的,在这間打牌室里,孤独地一个人,在昏暗的灯光下面,他支配自己的生活到七点半鐘;算来索米斯这时候准已經走了。

要不得!只要他覚得心痒难熬,想到拱窗那边去找人啦呱

的时候，他就这样再三告訴自己；他的經济是这样窘，“老头子”（詹姆士）自从那次煤油股票出事之后——其实不能怪他——又是那样不好說話，这时候随随便便跟維妮佛梨德吵起来，是絕对要不得的。

索米斯要是看見他在俱乐部里，那么他沒有去看牙医生的事就准会傳到她耳朵里。沒有一个人家事情会傳得这样快的。他不自在地坐在那些綠呢牌桌之間，皺着一付欖黃臉，架着格子褲的腿，漆皮鞋在昏暗中閃耀着，坐在那里啃指头，盘算要是那匹色鬼贏不了兰卡州銀杯賽的話，这笔錢又向哪儿去找。

他的心思抑郁地轉到福尔賽家人身上去。这班人眞是少見！一点油水都榨不到他們的——即使榨到，也是极端困难的事；这么多的人里面沒有一个說得上义气，要末除非是乔治。比如，那个索米斯家伙，你如果想跟他借个十鎊錢，就可以使他暈倒，或者，如果不暈倒的話，就会带着他那該杀的傲慢的微笑望着你，好象你是一个孤鬼亡魂，全由于你沒有錢。

还有他那个老婆（达尔第不由得嘴里生水了），他总想跟她亲近亲近，就如同人有个漂亮的小姨子自然而然想亲近一下似的，可是倒霉的是这个——（他心里用了一个粗鄙字眼）——連理也不理他——她望着他那付样子就好象他是牛屎似的——然而她在这方面很有一手，他敢打賭。女人他是懂得的；这样柔媚的眼睛和身腰不是白白生的，这点滋味索米斯那个家伙不久就会尝到；他风聞的那个“海盜”老兄的事情总不是沒有影子的。

达尔第从椅子上站起来，在室內打一个轉，最后走到大理石爐板上头那面鏡子跟前；他在鏡子前面站上好半天，望着自己的影子沉吟。那付尊容——这是某些人特有的——就象在麻油里浸过似的，上了蜡的黑胡子，短短两撮出色的腮須；一只微微弯

曲而肥大的鼻子旁边象要起一个瘰癧，这使他看了很着急。

就在这时候，老乔里恩在悌摩西寬大的客厅里找到那張剩余的椅子坐下。他的到来显然打断了大家的談話，場面弄得很僵。裘丽姑太的好心腸是出了名的，赶快設法使大家自在一点。

“是啊，乔里恩，”她說，“我們剛才还談到你有好久不来了；不过我們也不必奇怪。当然，你是忙，是不是？詹姆士剛才还說一年中这个时候多么忙——”

“他說的嗎？”老乔里恩說，狠狠望詹姆士一眼。“只要各人管各人的事情，就决不会这样忙。”

詹姆士本来坐在一張矮椅子上，膝盖竪得多高在那里呆想，这时候不自在地挪动一下自己的脚，不小心踩到那只猫；原来那猫从老乔里恩那里逃到他身边来躲难的，这叫做不智。

詹姆士覚得踏上一只柔軟的毛茸茸的身体，駭然把脚抽回来，带着苦痛的声音說，“你看，这儿有只猫呢。”

“好几只呢，”老乔里恩說，挨次地把那些人看看；“我剛才就踩到一只① 。”

接着是一片沉默。

后来史木尔太太屈动着手指头，带着可怜相的安詳向四面張一下，問道：“亲爱的琼好嗎？”

老乔里恩严厉的眼睛睒了一睒，夾有好笑的神情。这个老太婆眞是妙极了，裘丽！誰也比不上她說話那样不識相！

“不好，”他說；“倫敦对她不相宜——人太多，閑話也太多！”他把这些字着重地說出来，又盯着詹姆士的臉望。

沒有一个人說話。

---

① 英語里的猫和中文的狐狸有同样的涵义。

大家全感覚处境太危险，切不可以乱說乱动。在这間陈設考究的客厅里，全都有看希腊悲剧时那种大禍临头的感覚；屋内挤滿了白发蒼蒼、穿大礼服的老头子和衣着时髦的女子；他們全屬于同一血統，在他們中間有一种說不出来的相似的地方。

并不是說他們就意識到那些司命运的恶神已經光临——他們只是隐隐覚得而已。

后来斯悅辛站起来。坐在这里这样受罪，他决不来——他可不吃哪个的言語！所以他做出特别神气在屋子里兜了一轉，跟每一个人握了手。

“你告訴悌摩西說是我說的，”他說，“他保养得太过分了！”接着轉身向佛兰茜——他看中佛兰茜“神气”——又接上一句：“你哪一天上我家里来，我带你坐馬車出城去玩。”可是話一出口，他就想起带伊琳出城去玩的那一次，后来引出那么多的閑話来，所以有这么半晌站着一动不动，瞪着两只眼睛望着，仿佛等着看他这句話会招致什么后果似的；后来忽然想起这反正不关他的事，就轉身向老乔里恩說：“再見，乔里恩！你不应当不穿大衣在外面跑；你会吹出风湿痛来的！”說完，他用漆皮靴的尖子輕輕踢一下那只猫，扛着自己的大块头走了。

他走了之后，大家悄悄地相互望望，看剛才那句“出城”的話給大家什么感想——这句話已經出了名，而且意义极端重大，因为在族中議論紛紛的那項隐約而怪誕的流言里面，这是唯一的一条所謂正式公报。

尤菲米雅按捺不住了，发出一声短笑，說道：“幸亏斯悅辛三伯沒有約我出城去。”

史木尔太太一面想安慰她，一面害怕这个話題会引起什么难堪，想要斡旋一下，就答道：“亲爱的，他喜欢带穿得漂亮的人

出去，使他面子上好看。我一直記得他带我出城的那一次。眞是长見識!”說完，她那張胖胖的老臉暫时显出一种古怪的滿足；接着嘴噘起来，眼泪涌进眼眶子里。原来她想起多年前那一次跟席普第末斯·史木尔坐馬車游历的事情来了。

詹姆士坐在矮椅子上，早已恢复原来那种紧張的沉思状态，这时忽然清醒过来：“斯悅辛眞是个可笑的家伙，”他說，可是心不在焉。

老乔里恩的沉默，和严厉的眼光，吓得大家噤不做声。他对剛才講的那两句話自己也感到徬徨起来——他原是来攻破这項謠言的，而他这两句話反而使謠言显得更重要了；可是他还在生气。

他跟他們还沒有完；沒有，沒有，他还要刮他們一两句。

这些侄女們他不想刮，他跟她們沒有难过——老乔里恩对待稍微看得过去的年輕女子总是温和的——可是詹姆士这个家伙，还有余下的这几个，也許比詹姆士好些，但是一个都不能饒过。所以他也問起悌摩西来。

裘丽姑太好象感到自己的小兄弟处境危險似的，忽然問他喝不喝茶：“茶在后客厅里等着你呢，”她說，“又冷又难吃，不过叫斯密沙儿給你重泡一壺。”

老乔里恩站起来：“謝謝，”他說，眼睛正視着詹姆士，“不过我沒有功夫喝茶，也沒有功夫听什么——閑是閑非，和其他的鬼話！已經是回去的时候了。再見，裘丽雅；再見，海絲特；再見，維妮佛梨德。”

他跟其余的人連招呼也不招呼一声，就昂然走了出去。

一上了馬車，他的怒气消失了，他气起来时就是这样——发作一頓之后，气就平了。他的兴头忽然下去。这些人的嘴也許

被他堵着了，可是換来什么呢！他本来打定主意不相信这些謠言，现在他知道肯定是眞的了，这就是他換得来的。琼是被人遺弃了，丟掉她，找上了那个家伙的媳妇！他覚得这是眞事，但是硬着头皮假装不相信；在这种决心之下，他蘊藏在心里的痛苦逐漸地然而坚决地发为一种对詹姆士父子的盲目忿恨。

那間小客厅里剩下的六个女子一个男子开始談論起来，不过經过适才一段不快之后，談得都不怎样自如；他們里面每一个人虽則肯定自己沒有搬弄是非，但是每一个人都知道其余的六个人是有份的；因此全都心里很生气，而且弄得糊里糊涂。只有詹姆士一声不响，心里激动得厉害。

过一会，佛兰茜說："我覚得乔里恩大伯这一年来老得厉害。你說怎样，三姑？"

海絲特姑太微微縮一下头："哦，你問問二姑呢！"她說："我是一点不知道。"

其他的人并不害怕同意她的看法，所以詹姆士抑然望着地板說："他比从前差远了。"

"我老早就看出来，"佛兰茜接下去說："他老得不象样子了。"

裘丽姑太摇摇头；一張脸忽然整个噘了起来。

"可怜的乔里恩，"她說，"他应当有人照应才是！"

大家又沉默下来；后来，就象深怕被人丟下来溜单似的，五位客人不約而同站起来，告辞走了。

客厅里又只剩史木尔太太，海絲特姑太和那只猫，远远关門的声音通知她們悌摩西出来了。

那天晚上，海絲特姑太在她那間后臥房里——这原是裘丽姑太的，后来裘丽姑太住了安姑太的房間——剛才睡着，史木尔太太就开了房門进来，戴一頂粉紅睡帽，手里拿一支蜡烛："海絲

特!”她說。“海絲特!”

海絲特姑太在被里微微哆嗦一下。

“海絲特,”裘丽姑太重复說,非要把她叫醒不可,“我眞替可怜的亲爱的乔里恩发愁。你看应当給他想点什么办法呢?”她把最后两个字重重說一下。

海絲特姑太在被里又哆嗦一下,她的声音听上去微微带有討饒的口气:“办法?我怎么知道呢?”

裘丽姑太满意地轉身走了,为了不惊动亲爱的海絲特,关門关得格外輕,讓那扇門从手指間滑出来,“克达”一声关上。

回到自己房里,她站在窗口从紗布窗帘的一条縫隙里窺望公园树木上面的月亮;窗帘拉了起来,免得被外面人看見。就这样子,一張渾圓的臉,戴着粉紅色睡帽,噘着嘴,眼中含泪,她想着“亲爱的乔里恩”,这样老又这样孤零,想着自己怎样来替他想点办法;这样他就会喜欢她起来——使她自从席普第末斯·史木尔去世之后,第一次有了一个人喜欢她。

第 八 章

罗杰家中的舞会

罗杰在王子园的房子里灯火通明。他們找来一大堆蜡烛，插在雕花玻璃的架灯上，星星点点的灯光在那間长套間客厅的嵌木地板上反映出来。所有的家具全搬到楼上楼梯口去，屋子四周放了許多輕便的长凳，那些人类文明的奇异附属品，因此屋内看去十分寬敞。

远远的角落里放了一架小鋼琴，拿許多棕櫚树圍繞着，乐譜架上摊开一份坎辛登旋舞。

罗杰反对要有乐队。他認为要乐队毫无道理；这笔費用他决計不出，所以完事大吉。佛兰茜（她母亲多年前就被罗杰气出了老胃病，碰到这种事情早就睡了）沒有别的法子可想，只好找一个吹喇叭的小伙子来和鋼琴搭配；她把棕櫚树布置得很巧妙，一个人粗心一点就会当作棕櫚树里藏了有好几个乐师呢。她下了决心要叫他們奏得多响的——一只喇叭只要狠命的吹，也还是很悅耳的。

用一句比較文雅的美国話来說，她总算是“捱过”了——为要鋪排得时髦，同时顧到福尔賽家的高度节約原則，她不得不东拼西凑，現在嘔心挖胆总算捱过这一关了。她穿了一件金黃色

的衣服，肩头堆上許多紗，人虽則瘦削但是很神气。她把一处一处都轉到，一面戴上手套，一面四下顧盼。

她向雇来的男仆（罗杰家里是只用女佣的）吩咐酒。福尔賽先生只預备把从惠特萊酒店买来的香檳酒拿出一打来，他可懂得嗎？可是如果酒喝完了（按說是不会的，女客多数当然只是喝水），可是如果酒喝完了，剩了空香檳酒杯，那么他一定要想方法把杯子拿开。

她眞不高兴跟一个男仆講这类事情，太失身份；可是你把爹有什么办法呢？其实，罗杰虽則对于开跳舞会百般为难，可是，过一会就会下楼来，臉色紅紅的，額头鼓出来，就好象他是舞会的发起人似的；他会笑着臉，而且很可能把最美丽的女客带进餐室用夜餐；到了两点鐘，当大家舞兴正濃的时候，他就会悄悄走到乐师面前，叫他們奏国歌①，自己走掉。

佛兰茜衷心希望他玩一会就倦了，一个人溜去睡覚。

有三四个知心女友，留下来預备参加舞会的，跟她在楼上一間平时不用的小屋子里吃了一点茶和冷鷄腿，都是匆匆开出来的；那几个男子都被送到欧斯代司的俱乐部里去开晚飯，这些人总得請他們飽啖一頓。

不迟不早剛好是九点鐘的时候，史木尔太太一个人到了。她滿口替悌摩西道歉，說他不能来，却絕不提起海絲特姑太，原来海絲特姑太是在最后一分鐘才推說她懶得来的。佛兰茜招待得非常殷勤，請她坐在一張輕便凳子上，就走开了，剩下史木尔太太孤零零一个人穿着淡紫色緞子衣服——自从安姑太逝世之后，她还是第一次穿顏色衣服——噘着嘴坐在那里。

那些知心的女友这时从各人房間里出来，碰巧是各人衣服

① 英国一切娛乐終了时都要奏国歌。

的颜色都穿得不同，可是肩头和胸部全都鑲上許多紗边——因为她們全都是瘦骨一把。她們全被带到史木尔太太跟前見过礼。每一个只跟她耽上分把鐘就跑开，都挤在一起談話，盘弄着手中的程序单，偷眼瞄着門口等待第一个男子出現。

接着来了尼古拉家的一群人，他們一向就是准时而到——据說在他們住的拉布罗克林那边就时行这个；紧跟在后面是欧斯代司和他的男朋友，沒精打采的样子，而且有一股烟草气味。

这时佛兰茜的情人陆續来了三四个；是她事先逼着每一个人答应早到的。这些人全都胡子剃得很光，举止活潑，一种很特别的活潑派头，是新近才侵入坎辛登把青年人过上的；他們相互之間毫不在乎，领结都打得两头鼓了出来，一律的白背心和两边綉花的袜子。全都在袖口里藏一块手絹。他們愉快地走动着，每人都披上一套快乐的鎧甲，象是特地跑来做一番大事业似的。他們跳舞时臉上的表情远不是英国人跳舞时那付傳統的庄严神气，而是滿不在乎、风趣、和藹；他們跳跃着，抱着各人的舞伴大轉特轉，对于音乐的拍子全不注意，認为不必那样迂闊。

他們看着其他跳舞的人时，臉上带一种輕快的蔑視表情——他們是"輕騎兵"，是坎辛登舞場中身經百战的壯士——要指望看到正确的风度、言笑和舞步，只能在他們身上找到。

这下面涌到大批的客人；年长的监护人全被挤到迎着进門地方的墻边坐着，年輕活潑的在大房間里加进了那股跳舞的漩流。

男子很少，坐冷板凳的女子都显出一种特殊的可怜相，一付耐心而酸溜溜的微笑，那意思好象說："唷，不！不要弄錯我，我知道你不是来找我的。这个我是簡直不指望的！"佛兰茜时常会央求她的情人之一，或者一个初出茅廬的小伙子："現在，你帮个

忙，讓我給你介紹平克小姐；人眞是不錯！”这样就把他带过去說；“平克小姐—这位是加薩柯尔先生。你能跟他跳个舞嗎？”接着平克小姐勉强一笑，臉色微赭，回答說：“哦！我想可以的！”便遮着自己的空白紙片，在上面写上加薩柯尔的名字，就在他請求的第二次額外舞的地位热情地拼出他的名字。

可是当那小伙子嘰咕一声太热了，走开去以后，她就又恢复原来的絕望的企盼，带着忍耐而酸溜溜的微笑。

那些做母亲的緩緩用扇子搧着臉，留神看着各人的女儿，而这些女儿的种种遭遇都可以在她們眼睛里望得出来。至于这些母亲本人接連几个小时坐了下去，坐得腰痠背痛，悶不作声，或者偶尔談两句話——这有什么关系呢？只要这些女孩子玩得开心就行了！可是看見女儿受到冷淡，被人丢下来！啊！她們臉上笑了，可是眼睛里射出凶光，就象触怒了的天鵝眼睛一样；她們眞想一把抓着小加薩柯尔的花褲管，拖到她們女儿跟前——这些小畜生！

舞場譬如战場，就在这坎辛登舞会上，人生的一切殘酷、辛酸和不平的遭遇，人性的妄自尊大、忘我精神、和忍耐也可以看得見。

也有些零零星星的情人們——不是佛兰茜的那些特殊一类的情人，只是普通情人——顫抖着，紅着臉，默默无言，相互瞟上一眼，企图在紛扰的跳舞中亲近一下，也有时候在一起跳舞，他們眼中的情意使旁观者都对他們注目。

十点正来了詹姆士的一家——爱米丽，萊西尔，維妮佛梨德（达尔第由于上一次在罗杰家里香檳酒喝得太多了，所以这一次沒有带他），和最小的茜席丽，她这还是第一次出来应酬；他們后面是索米斯和伊琳，两人先是在老家里吃的晚飯，現在坐了馬車

跟了来。

这几位女客都只用肩带，上面不緞細紗——这样更大胆地裸露着肩头，使人一望而知这些人是从更时髦的公园那一边来的。

索米斯側着身子后退几步，避免和跳舞的人碰上，找个地方把身子抵着墙站着。他臉上装出淡淡的笑容，在那里作壁上观。华尔滋舞一次又一次地舞起，舞落；一对对舞伴掠过去，唇边挂着微笑，或者笑出声来，片断地談着話；或者板着一付臉，眼睛在人群中搜索着；又或者嘴唇微启，眼光相对，默默无言。宴会的气息、花香和头发的气味，和女子喜用的香水味，在夏夜的炎热中升起来，窒人呼吸。

索米斯一声不响，微笑中带着譏刺，眼睛里仿佛什么都沒有看見似的；可是有时眼光落在他要找寻的对象身上，就会盯着那个对象随着流动的人群轉，同时嘴角上的笑意也消失了。

他跟誰都不跳舞。有些人也跟自己的妻子跳舞；可是他自从結婚之后就从来不允許自己跟伊琳跳舞，認为不"得体"，至于这样做他心里是否釋然，那就只有福尔賽家的家神知道了。

她舞过去了，跟别的男子跳着，她的虹彩衣服从脚下飄起来。她的舞跳得很好；他时常听見女人带着酸意的笑跟他說："你太太跳舞跳得多美啊，索米斯先生——看她跳舞眞是舒服！"而他就会斜瞥一眼，回答說："你認为这样嗎！"这些話他都听厌了，也回答厌了。

附近一对年輕男女輪流揮动着一把扇子，引起一陣不好受的串风。佛兰茜跟她的一个情人在近处站着。两个人在談情。

他听見身后罗杰的声音，向一个仆人吩咐夜餐。一切都是第二流！他眞懊悔来的！他先問过伊琳要不要他来；她当时带

着那气得死人的微笑回答說:"哦,不要呀!"

他为什么偏要来呢? 剛才的一刻鐘里面, 連她的人都看不見了。那边乔治又走过来了,永远是那付刁猾的臉;現在已經来不及躲开他了。

"你看見'海盜'沒有?" 这位老牌滑稽問;"他在开仗呢——剪过头,漂亮极了!"

索米斯回說沒有看見;屋內跳舞歇了一下,人比較空,所以他就穿过舞池到了外面凉台上,眺望下面街道。

一部馬車載来些迟到的客人駛过来, 大門口圍着一些看热鬧的人,耐心耐气地站着不肯走;倫敦街上常看見有这种被灯光或者音乐招引来的閑杂人, 黑黢黢的身形, 衣衫破旧, 仰着一付蒼白的臉;那种呆望的神气使索米斯看了很生气:为什么讓这些人留在这里;警察为什么不叫他們走开呢?

可是警察并不理会他們; 他分开两只脚站在横貫人行道的那条大紅地毯上; 鉄盔下面的一張臉也是跟他們一样的呆望的神气。

在街道对面那些栏杆里面, 索米斯可以望得見树木的枝条在街灯的照耀下掩映着,在风中微微动蕩;再过去是公园那边高楼上的灯火,就象許多眼睛在眺望园內一片閴靜的漆黑;在这一切上面是天空,偉大的倫敦天空,被千万盞灯火鋪上一层閃映的尘土; 这是一座在星斗間用人类欲望和幻想曲曲折折織成的穹頂——是一面无边无际、人世豪华和穷困的鏡子,夜夜带着仁慈的嘲笑高照着多少哩的房屋和花园、广厦和貧民窟,高照着福尔賽家的人、警察和街上看热鬧的人。

索米斯轉过身去, 人隐在窗口, 向着灯火通明的屋子里面望。外面凉快一点。他看見适才新到的客人走进来, 原来是琼

和她祖父。他們是什么緣故来得这样晚呢？两个人站在門口；神气很是疲倦。乔里恩大伯想得起来这么老晚跑出来！琼为什么不先上伊琳那儿跟她一起来呢，她平时不都是找伊琳带她出来的嗎？这时他才猛然想起他已經很久很久沒有和琼見面了。

索米斯带着无聊的恶意察看着琼的臉色，看見她臉色变了，变得非常蒼白，索米斯簡直当做她要栽下去似的，接着又漲得通紅。他轉过头来向琼看的方向看去，就看見自己的妻子搭在波辛尼的胳臂上，正从屋子那一头花房里出来；她眼睛抬起，和波辛尼的眼睛对視，象在回答他問的什么問題；波辛尼那边則是全神貫注地望着她。

索米斯又把琼望望；她一只手擱在老乔里恩的胳臂上，象在恳求什么。他看見自己伯父臉上显出惊异的神情；两人轉过身去，在門口消失了。

乐声又起，是一支华尔滋曲；索米斯隐在窗口，靜悄悄就象一座石象，在那里等待着；他臉上毫无表情，可是唇边一点微笑也沒有。不一会，在离黑暗凉台一碼远的地方，他妻子和波辛尼跳过去了。他聞得出她戴的梔子花的香味，看見她胸口起伏着，眼睛里含着柔情，嘴唇微启，臉上的那种神情是他从来沒有見到过的。两个人随着悠揚的乐声跳过去，在他眼中好象紧紧貼在一起；他看見伊琳抬起自己又大又烏的眼睛和波辛尼的眼睛相視着，接着又垂下来。

他臉色雪白，轉过身来向着外面，靠在凉台上看下面的方場；那些人仍旧全神貫注地仰头望着灯光，簡直无聊；那个警察也仰着臉，眼睛睜得多大；可是这些他都看不見。一部馬車駛了过来，两个人爬上車，又駛走了……

那天晚上琼和老乔里恩在平日一样的时間坐下来吃晚飯。

琼穿的一件經常穿的高領子衣服，老乔里恩沒有換礼服。

早飯的时候她就談起罗杰爷爷家里的跳舞会，她想去；她說自己眞蠢，就沒有想到找一个人带她去。現在可来不及了。

老乔里恩一双銳利的眼睛抬了起来。琼照例是跟伊琳一起去的！所以他故意把眼光盯着她望，問她："为什么不去找伊琳呢？"

不！琼不想找伊琳；她要去的話除非她祖父肯破例去走一下——一会儿就行了！

老乔里恩看見她的神情那样急切又那样憔悴，就勉强答应了。这种舞会敢說絲毫沒有道理，他不懂得她是什么意思，他說；而且她这种鬼身体根本就不应当去！她需要的是海空气，等他开完寰球金矿租采公司股东大会之后，他一准带她上海边去。她不想出門嗎？唉！她要把自己糟死了！老乔里恩怜惜地偷偷瞄她一眼，就繼續吃自己的早飯。

琼一早就跑出去，在大热天下面忙着东跑西跑。这一向她那瘦弱的身材碰到什么事情都是那样懶洋洋的，今天却象着了邪火。她要把自己打扮得极其漂亮——她打定主意要这样做。他准会来的！他有他自己的打算，这一点她滿知道。她要給他看看她并不在乎。可是在她私心里她却决心在这个晚上把他夺回来。她回到家里时滿臉紅光，午飯从头到尾都談得很起勁；这些老乔里恩亲眼看見，竟然被她騙过了。

那天下午她忽然伤心得号啕大哭起来。她抵着床上的枕头把声音压下去，可是最后哭泣中止时，她在鏡子里一看，一張臉肿了起来，眼睛紅紅的，四周都是黑圈圈。她耽在房間里一直等到天黑，到晚飯时才跑出来。

她不做声地吃着晚飯，心里一直都在掙扎着。老乔里恩看

見她的神气那样沒精打采，一点勁儿都沒有，就告訴"山基"把馬車卸掉，今天晚上决不讓她出去了。她应当去睡覚！她也不違抗，上楼进了自己的屋子，黑漆漆地坐着。十点鐘的时候，她打鈴叫女仆进来。

"拿点热水来，下去告訴福尔賽先生，說我覚得人已經完全养息好了。說如果他太疲倦了，我可以一个人上舞会去。"

女仆很不放心的样子，琼就暴躁起来。"走，"她說，"把热水立刻拿来！"

她赴舞会穿的衣服还摊在长沙发上；她鼓着一股猛勁，小心地穿上衣服，把花拿在手里，就下楼来，又厚又重的头发下面一張小臉仰得高高的。經过老乔里恩的臥室时，她能听見他在里面走动。

老乔里恩被她弄得又气又莫明其妙，正在換衣服。这时已过十点，他們总要十一点鐘才到得了；这孩子簡直是发瘋。可是他不敢惹她——晚飯时候她臉上那种表情使他一直不能去怀。

他用一把烏木刷刷头发，在灯光下面头发亮得象灿銀；接着他也从阴暗的楼梯上下来。

琼在楼下迎上他，两个人一句話不說，就上了馬車。

这段路簡直象走不完似的；到达之后，两个人走进罗杰的客厅时，琼的心里又是慌張又是激动，可是臉上故意装出一付坚决的神气，来掩飾她內心的痛苦。她深怕他也許不在場，深怕見不到他，同时下了决心要把他夺回来——想法子夺回来，至于怎样夺法，她也不知道；有这些緣故，所以縱使有人說她"追他"，她也不覚得有什么难为情。

一看見舞厅，和油光刷亮的地板，琼又是高兴又是得意；她就爱跳舞，跳起舞来，由于她身子非常之輕，飄飄然就象一个兴

高彩烈的小仙灵。他准会来請她跳舞，只要他跟她一跳舞，两个人就会和好如初了。她急切地向四周圍看。

这时波辛尼跟伊琳正从花房里走出来，他臉上那种古怪的失魂落魄的神气被琼望見，一下給了她很大的打击。她的窘态这两个人并沒有看見——誰也不能看見——連她祖父都沒有看見。

她把手放在老乔里恩的胳臂上，很低的声音說：

“我非回家不可，爷爷；我不舒服。”

她祖父赶快带她走了，一面自己抱怨着他早知道会弄成这样的。

可是他跟琼一句話都沒有說。总算万幸那部馬車还靠在門口，两个人重又上了馬車；直到这时候，老乔里恩才問她：“乖乖，是什么事情？”

琼痛哭起来，連整个的小身材都抽搐着，这情形使老乔里恩着实慌了起来。明天非給她請白兰克来看不可。不看也要她看。决不能讓她这样……好了，好了！

琼勉强抑着抽噎；她倒在車角落里，狂热地勒着他的手，用一条披肩裹着臉。

她祖父只看見她一双眼睛，在黑暗中瞠目望着，一动不动；可是他一直都用自己瘦瘠的手指輕拍着她的手。

第九章

里希蒙之夜

除掉琼和索米斯之外，还有别的人亲眼看見"那两个"（尤菲米雅已經开始这样叫他們了）从花房里走出来；波辛尼脸上的那种神情也被别人看在眼里了。

平时，自然的外表总是那样恬静閑适，可是有时候它蘊藏着的热力也会突然暴露出来——春天怒照的阳光从紫云中落在雪白的杏花上；雪覆的山峰，浴着月光，綴上一顆孤独的星，聳入火热的青穹；或者在落霞的光焰中，一棵老杉木阴森森地竪在那里，象是守卫着某些熾热的秘密；这些都是的。

也有些时候，在一家画廊里，一幅作品被一位午餐吃得也許比他同类更講究的福尔賽之流撞見；这幅作品是被粗心的鉴賞家注为"〇〇〇齐珊——至精品"的，偏偏冲破了这位福尔賽先生的一切藩篱，使他象着了魔似地沉浸在一种狂悅之中。这張画，他覚得，有种地方，嗯，眞正算得上画。一种不可推究的，不講理的东西找上了他；他企图用一个凡事只求实际的人那种准确性来肯定这东西是什么，可是这东西却躲躲閃閃的，捉摸不到，就跟他中午逐漸消失的酒意一样，剩下他一个人在生气，覚得肝脏很不好受。他覚得自己剛才太揮霍了，簡直是浪費；眞是

碰見鬼了。这本目录上面的三个圈子标明的什么，他本来并不想看見。造化的神力，天哪，他頂好一点儿不懂得！这种东西他頂好根本不承認它的存在！一承認，你就会无法自拔？你付一个先令买張門票，接着又要付一个先令买节目单。

琼看到的——以及其他福尔賽家人看到的——波辛尼臉上那种神情就象画布上面有一个洞，后面一支蜡烛动着，突然从洞里閃射出来一样——一点模糊的、搖晃不定的紅光，黯淡而迷人，一下子冒出火焰。它使旁观的人恍悟到这里面包含着危險的因素。有这么一会儿，他們带着喜悅，带着兴味望着，但随即覚得自己根本不应該望。

可是这却解释了琼为什么来得这样晚，然而沒有跳舞就跑掉了，跟自己的未婚夫連手都不握就跑掉了。据說，她人不舒服，无怪如此。

可是講到这里，他們都怀着鬼胎相互望望。他們并不想使家丑外揚，不想恶意待人。哪个愿意如此呢？对于族外的人，他們是一个字也不吐露，无形的戒律使他們全都保持着緘默。

随后就听見說，琼跟老乔里恩上海边去了。

老乔里恩带琼去白劳德司代尔，因为这地方近来很吃香；至于雅茅司，尽管有尼古拉捧場，它的声誉已經日趋下降，而一个福尔賽家人上海边去，如果呼吸不到一点在一个星期之內使他的性情变得乖戾的空气的話，他花的錢就不值得。当初那个福尔賽始祖喝馬第拉酒的貴族习慣不幸也带有这个动机，所以后代子孙当然也容易犯这个毛病。

琼就这样上海边去了。族中人只好等着看事情进一步的变化；除此沒有别法。

可是"那两个"究竟——究竟到了什么程度呢？他們究竟打

算鬧到什么程度呢？他們难道当眞要鬧下去嗎？肯定說，不会鬧出什么事情来，因为两个人都沒有錢。至多是調情調情，到了适当的时候就会完結，所有这类爱情都是这样結束的。

索米斯的妹妹維妮佛梨德·达尔第却嘲笑他們，認为根本沒有什么事情，她住在格林街，因此染上了美菲亚区的风气，对于已結婚的人应当如何如何有着更时髦的主張，比一般流行的，例如在拉布罗克林流行的主張时髦得多。那个"小女人"——伊琳其实比她还高，她这样一直被喚作"小女人"十足地証明了一个福尔賽家人的高貴身份——那个"小女人"过得厌煩了。为什么不能寻点开心呢？索米斯这人相当膩味；至于波辛尼先生，她始終認为他很风趣——只有乔治那样的小丑会赶着他叫"海盜"。

这句評語——說波辛尼风趣——引得輿論嘩然。大家都不服。說波辛尼"还算漂亮"，这一点大家可以承認，可是以他那样的高顴骨、賊眼睛、軟呢帽，要說够得上风趣的話，那恰恰証明維妮佛梨德又来她的老一套，她总要别出心裁地夸夸其談一下。

那年夏天最时行夸耀，这在历史上是出了名的；連大地也都夸耀起来——栗树盛开着花，发散出濃郁的花香，在过去从来沒有見过；家家花园里都开放着玫瑰；夜里滿天的繁星，簡直挤都挤不下；太阳全身披挂，天天从早到晚在公园上面揮舞着它的銅盾，人們的行为也变得古怪了，在露天底下吃午飯，吃晚飯。出租馬車和私人馬車川流不息地通过明媚的泰晤士河上的桥，把成千成万的中上层人士載往布西，載往里希蒙，載往开游，載往汉普登行宮，去領略一下郊外风光；那种盛况据說簡直空前。差不多凡是够得上馬車阶級的人家，这一年都要出城走一趟，或者上布西去看馬栗花，或者上里希蒙公园在西班牙栗树林里兜风；

虽則灰尘很大，他們却在自己揚起的云霧中車声轆轆一路馳来，一付时髦派头，睜着大眼睛望着大片的鳳尾草长得老高，草里大馴鹿抬起它們分歧的鹿角，而这些鳳尾草还得要給秋天的情人們以从未有过的蔭蔽。不时，当那些栗树花和鳳尾草纏綿的香气飄得太靠近时，他們里面的一个就会跟另一个說，“心肝！这味道多古怪啊！”

那一年的菩提花开得也是特别盛，几乎开成蜜黃的顏色。在倫敦許多方場的角子上，太阳一下去，这些菩提花就发出一种連蜜蜂身上都沒有的甜香 —— 那些福尔賽家的人和福尔賽之流，用完晚飯，在那些只有他們持有鑰匙的花园附近納凉时，聞到这种香味，就会在心里引起一种不可言述的思慕。

就是这种思慕使他們滯留在那些隐約的花台中間，天色虽則逐漸暗了下来，也仍旧留連不舍；也就是这种香味使他們兜来兜去，兜去兜来，好象有情人等待着似的——等待最后的光綫在綠蔭下消逝掉。

不知道是不是菩提花的香味在維妮佛梨德心里喚起一种模糊的同情，还是受一种同性的好奇心的驅使，使她想要亲眼看一下，或者証明一下她那句“根本沒有什么事情”的評語的正确；还是她仅仅由于抵制不了那一年夏天的誘惑，渴想上里希蒙跑一趟；总之，这位四个小达尔第（小蒲白里斯，伊摩根，毛第，班尼狄特）的母亲給她嫂子写了这样一張便条：

亲爱的伊琳：

听說索米斯明天要上汉莱，在那边过夜。我想如果約几个人一同上里希蒙去玩，一定很有意思，你約波辛尼先生，我去找小佛列巴，好不好？

馬車，爱米丽会借給我們（她們称呼母亲的名字——这样很风趣）。我七点鐘来接你和你的年輕朋友。

維妮佛梨德·达尔第。

六月三十日。

蒙达古認为皇家飯店的晚飯很吃得。

蒙达古是达尔第第二个名字，也是大家比較熟悉的名字——他的第一个名字是摩西；达尔第恰恰就是这样一个見多識广的名流，别的都說不上。

維妮佛梨德这样仁慈的打算竟然无端碰到許多阻撓，老天眞是太不应該了。首先小佛列巴回信說：

亲爱的达尔第太太：

非常之对不起。簡直抽不出空。

奥古司特司·佛列巴。

这眞是倒霉的事，可是已經来不及設法补救了。一个做母亲的脑子动得眞快，也眞会应付，她立刻就想到自己的丈夫身上。她有决断，也有度量；一个瘦长臉儿、淡黃头发、淡綠眼珠的人往往具有这种气質。她少有弄得沒有办法的时候，也可以說从来沒有过；便是弄得沒有办法，也能够轉敗为胜，她一向就是这样。

达尔第的兴致也很高。那匹色鬼沒有跑贏兰卡州銀杯賽。这匹名馬尽管是跑馬場的一位巨头养的，在这次比賽中老老实实就沒有起脚，而那位巨头早已暗地里下了好几千鎊的賭注，賭自己的馬失敗了。色鬼落选之后的四十八小时內，在达尔第的

一生中眞不是人受的。

他日夜害怕詹姆士要找上他。一想到索米斯他就忿恨，同时又夹有一綫的希望。星期五晚上他喝得大醉，人实在吃不消了。可是到了星期六早上，他那做交易所的天性在他心里又占了上风。他借了几百鎊的債，这在他是决計还不了的，就进了城，把几百鎊錢全賭在盐埠市障碍賽的那匹八音琴上。

他跟斯克劳敦少校在伊昔姆飯店吃午飯时，說道：这点风声是那个小犹太孩子納生透給他的。他什么都不在乎。反正他——过不下去啦。这一着如果不成的話——那么，他媽的，老头子只好付賬！

一瓶波尔罗杰酒被他一个人灌下去，使他对詹姆士又有了新的鄙視。

果然得手了。八音琴以一頸之差勉强跑上——眞是險极了。不过，照达尔第說来，这种玩意儿全靠有胆子。

上里希蒙去跑一趟倒也不錯。由他来做一次东道！他对伊琳一向就傾倒，很想跟她亲近一下。

五点半鐘公园巷的佣人跑来說：福尔賽太太很抱歉，一匹馬患了咳嗽，大車子沒法来了！

这又是一記打击，可是維妮佛梨德一点不丧气，立刻派小蒲白里斯（这时不过七岁）跟随着保姆上蒙特貝里尔方場去。

他們都雇两人馬車去，七点三刻在皇家飯店碰头。

达尔第听到这个办法倒也高兴。比坐着倒座好得多啦！跟伊琳坐一部車子他倒无所謂。在他想来，他們大約是先到蒙特貝里尔方場去接那两个人，再在那边雇車子。

后来曉得約好在皇家飯店碰头，而他得跟自己妻子坐一部車子下去，他就悻悻起来，說这样慢死人了！

两个人七点鐘动身，达尔第跟馬車夫賭半个克郎，三刻鐘內决計赶不到。

一路上夫妇两个只交談了两次。

达尔第說："索米斯大爷听見自己的妻子跟波辛尼先生坐一部馬車，可要把鼻子都气青了！"

維妮佛梨德回答："不要胡說八道，蒙地！"

"胡說八道嗎！"达尔第跟着說了一句。"你不懂女人的心理，我的好太太！"

另外一次他只是問一下："我的样子怎么样？下巴两边有点肿嗎？乔治老兄就是喜欢喝这种烈酒！"

他中午是跟乔治·福尔賽在海佛斯奈克飯店吃的飯。

波辛尼和伊琳在他們前面到了。两个人正站在临河的一面落地窗跟前。

那年夏天到处都开着窗子，整天开着，整夜也开着，日夜飄进来花香和树香，和青草晒出来的热气味，和濃露发出来的凉气味。

达尔第眼睛很尖，在他眼中看来，这两位客人好象并不怎样热火，只是紧貼着站在那里，一句話不說。波辛尼一付急色相——这家伙沒有什么出息！

可是他讓維妮佛梨德去招呼他們，自己忙着去張罗晚飯去了。

一个福尔賽家人縱使不要吃得特别考究，总要吃得很好，但是一个达尔第可要皇家飯店把最拿手的本領使出来才行。象他这样賺一天吃一天的人，有什么好菜不配他吃的；所以他偏要吃。他喝的酒也須要愼重挑选一下；这个国家里有不少的酒都是"不配"他达尔第喝的；他一定要喝最好的酒。既然这些东西

都是由别人付錢，他就沒有理由刻苦自己。刻苦自己是傻子做的事，不是他达尔第。

什么都要是第一流的！一个人活在世上再沒有比这一条原則更正确的了；反正他的岳父进項很不少，对自己的外孙外孙女又很鍾爱。

从小蒲白里斯出世（这原是一个錯誤）的第一年起，达尔第那双精細的眼睛就看出詹姆士这个弱点；就由于看事情很清楚，所以自己很受益。現在已經有四个小达尔第了，这簡直是終身的保險。

这頓盛饌的特色毫无問題是那道紅鯛魚。这种鮮美的魚是从相当远的地区运来的，由于保存得好，簡直和新鮮的一样；魚先是用油煎过，然后去骨，吃的时候用冰冰着，什么卤汁都不用，只用馬第拉酒和的五味酒做澆头；这种燒法只有少数几个見多識广的名流知道。

此外除掉要由达尔第付賬，其他也沒有要交代的了。

这頓飯从头到尾他都竭力和客人周旋；一双大胆而傾慕的眼光老是盯在伊琳的臉上和身上望。他不得不向自己供認，他这样看她并沒有使她感到有什么异样——无論她的态度，或者她罩在乳黃色紗巾下面的双肩，看上去都沒有一絲热意。他指望捉到她跟波辛尼玩什么小花样；可是一点儿沒有捉到，她始終都是应付裕如。至于那位建筑师老兄，簡直象只大熊害头痛病那样地沮丧——維妮佛梨德連他的一句話都引不出来；他菜一点儿不吃，可是酒倒的确肯喝，而且臉色变得愈来愈白，眼睛里的神情也变得愈来愈古怪了。

这一切都很有意思。

达尔第自己兴致非常之好，簡直談笑风生，話里面也含着

刺，他本来不是傻子啊。他講了两三个不大得体的故事，在他这是迁就客人，因为他平日講的故事并不涉及到这方面。他举杯祝伊琳的健康，先来上一篇滑稽演說。沒有人跟他干杯，維妮佛梨德說："不要这样神头鬼臉的，蒙第！"

她提議吃过晚飯上临河的公共走廊上去逛逛，大家就去了。

"我想看看那些普通人談恋爱，"她說，"有趣得很！"

一天热了下来，有不少的人都出来乘凉散步，空气里人声嘈嘈，有的声音又高又粗，有的声音温柔得就象喁喁私語。

还是亏得維妮佛梨德有心眼儿——她是这行人中唯一的一个福尔賽——所以不久便被她搶到一条长凳。四个人坐成一排。一棵茂密的树在他們头上張开厚厚的伞盖，河上的暮靄逐漸暗了下来。

达尔第坐在凳子的一头，在他旁边是伊琳，再过去是波辛尼，再过去是維妮佛梨德。四个人硬挤在一起，所以这位名流能够感覚到伊琳的胳臂抵着自己的胳臂；他知道伊琳不好意思把胳臂抽开，这使他覚得很有趣；他不时想法子来一个动作，跟伊琳挨得更紧一点。他心里想："这位'海盜'老兄一个人可霸占不了呢！挤得可眞紧，的确！"

远远从下面黑暗的河上傳来曼多鈴清脆的琴声，几个声音在唱着一支輪唱的老調子：

小小一条船，向着碼头开，
我們过河去，寻乐开心怀，
飲酒与欢笑，一杯复一杯。

忽然月亮出来了，她平躺着身体从树后升起，又年輕又温

柔；空气好象經她呼吸过，变得更加凉爽了，可是菩提花的温香仍旧不断从凉爽的空气中傳来。

达尔第一面抽着雪茄，一面掉头窺看一下波辛尼；波辛尼叉着胳臂坐着，眼睛瞪得笔直，臉上神情就象一个男子内心在痛苦着。

达尔第又把坐在中間的那張臉迅速瞄上一眼，由于头上的影子很濃，那臉看上去就象是黑暗的更黑的一部分，做成形状，加上生命，温柔、神秘、逗人。

嘈杂的走廊上一下变得闃然，就好象所有散步的人都在想着什么极其珍貴的秘密，不肯輕易說出口似的。

于是达尔第心里想："女人啊！"

河上的夕照消逝了，歌声也停止了；新月躲向一棵树的后面去，眼前变成一片黑暗。达尔第把身体更向伊琳挨紧些。

他覚得一陣顫栗通过了他接触到的肢体，同时那双眼睛里也显出一种厌煩而鄙夷的神情，可是他并不着急。他覚得她企图把身体挪开，自己笑了。

这里得交代一下，这位見多識广的人酒已經喝得足够又足够了。

在他捻得很好的上須下面，两片厚嘴唇張开，一双色眼斜睨着她，臉上那种促狹的神情就象个山羊神。

沿着两排树篱的頂上一条狹长的天空里，星儿涌現出来；这些星儿就象下方的人群一样，好象在移动、攢集、私語。接着走廊上的人声重又升起来，达尔第心里想："啊！这个波辛尼是个无用的急色鬼呢！"于是他又跟伊琳挨紧点。

这一动作沒有达到它应有的結果。她站了起来，大家也跟着站起来。

这时这位名流更加下决心，要看看伊琳是怎样一个人。沿着走廊走来，他一直紧紧挨在她身边。他肚子里已經装满不少好酒。坐馬車回去有很长的一段路，很长的一段路，加上馬車里温暖的黑暗和愉快的亲近——同时和世界隔絕起来——是一个偉大而善良的人所設計的世界啊。这个建筑师家伙跟自己的妻子坐一部車子——但愿他跟她也乐一下。他心里明白自己的舌头已經不大听使喚，所以小心着不开口說話；可是厚嘴角却一直浮着微笑。

四个人漫步向走廊尽头伺候着的馬車走去。他的計划跟一切偉大的計划一样，簡单得几乎近于粗暴——他只要紧紧跟在她身边，一等她上了馬車，自己就赶快跟了进去。

可是等到伊琳走到馬車跟前时，她并沒有上車，反而一溜烟到了馬头那儿。当时达尔第的两条腿并不怎样听他作主，所以沒有赶上去。她站在那里拍拍馬鼻子，可气的是，波辛尼已經搶前到了她身边。她轉身很快跟波辛尼講了几句話，声音很低；达尔第只听到"那个人"几个字。他頑强地站在馬車踏板旁边，等她回来。这叫做以逸待劳！

在这儿灯光下面，他身上（他不过是中人身材）穿着晚上穿的白背心，显得很結实，一件夹大衣搭在手臂上，鈕扣孔里插一朵粉紅花，黝黑的臉上带着怡然自得的傲慢，这样子眞神气极了——一个十足的名流。

維妮佛梨德已經上了馬車。达尔第心里正在想，波辛尼要是不赶紧一点，在車子里面的罪可不好受呢！突然間他被人猛的一推，几乎把他摔在路上。波辛尼的声音在他耳朵里輕輕地說："我送伊琳回去；你明白嗎？"他看見波辛尼一張臉气得雪白，目光閃閃望着他，就象只野猫。

"呃?" 他囁嚅地說。"什么? 不行! 你跟我妻子坐!"

"滾开!"波辛尼低声說——"不然的話,我就把你扔在路上!"

达尔第身子一縮;他看得十分清楚这个家伙說得到做得到。在他讓出的空当里,伊琳溜了过去,衣服还扫了一下他的腿。波辛尼也接着上了馬車。

"走!" 他听見"海盜"叫。車夫把馬打上一鞭。馬向前冲去。

达尔第有这么一会儿站在那儿說不出話来; 随即向自己妻子坐的那部車子赶去,爬进車子。

"赶上去!" 他向車夫喊,"不讓前面那个家伙溜掉!"

他坐在自己妻子身旁,破口大罵起来。后来好容易总算使自己平靜下来,又接着說:"你眞是做的好事,讓'海盜'跟她坐一部馬車回去;为什么你不能把'海盜'抓着呢? 他愛得都要发瘋了; 哪个傻瓜都看得出来!"

維妮佛梨德才一回答,他又重新呼天搶地起来,把她的声音完全盖掉,一路上他把維妮佛梨德、她的父亲、她的哥哥、伊琳、波辛尼、福尔賽的一家、他自己的儿女,全都罵了过来,并且詛咒那一天他怎么会結婚的;一直到車子駛达巴恩斯鎮时,他的一段伤心史才告一段落。

維妮佛梨德本来是个性格坚强的女子,所以由他說去,最后他总算不响了, 在那儿生悶气。一双怒目永远盯着那部馬車的后影;这車子就象失去的良机一样,一直在他前面那片黑暗里鬧鬼。

所幸的是他并沒有能听見波辛尼热情的央求——經这位名流一鬧, 波辛尼的热情就象洪水似的冲了出来; 他沒有能看見伊琳起一陣震栗, 就好象衣服被人撕开似的, 也沒有能看見她凄戚悲痛的眼睛, 就跟被人打过的小孩子的眼睛一样; 他沒有

能听見波辛尼再三央求，一直都央求着；沒有能听見伊琳忽然輕輕啜泣起来，也沒有能看見那个狠狽的情急的坏蛋又是怕又是抖，战兢兢地碰一下她的手。

到了蒙特貝里尔方場时，那个車夫严格遵照他的指示，忠实地跟着前面的馬車停了下来。达尔第夫妇先看見波辛尼跳下車子，伊琳跟着出来，垂着头三脚两步走上石阶。她显然手里持有鑰匙，所以一轉眼就不見了。她有沒有轉身跟波辛尼講話，也沒法說。

波辛尼走过他們的車子；这夫妇两个借着街上的灯光把他的臉色看得清清楚楚；臉上的神情极其激动。

“再見，波辛尼先生！”維妮佛梨德叫。

波辛尼一惊，一把抓下帽子，就匆匆走了。摆明的他已經忘記有他們在場了。

“呶！”达尔第說，“你看見那个畜生的臉色嗎？我怎么說的？做的好事！”他又找到机会大放厥辞了。

摆明的馬車里面出了事情，連維妮佛梨德也沒法自圓其說了。

她說：“这事还是一点不要提起罢。我看鬧出去沒有好处！”

达尔第立刻表示同意；他把詹姆士認作他私有的园地，除掉他自己的事情，拿别人的事情去麻煩他，他都是不贊成的。

“很对，”他說；“讓索米斯自己照应自己去。他在这上面很行呢！”

說了这話，夫妇两人就回到他們在格林街的寓所（寓所的房租是詹姆士付的），从事他們辛苦掙得来的安息。时間已是夜半，所以已經沒有福尔賽家人留在外面窺察波辛尼在街上徘徊；看見他回来，靠着方場小花园的栏杆，身子隐在街灯照不到

的暗处；也看不見他站在树影子里，望着那所房子；在这房子里的黑暗中藏着一个女子，他不惜一切想能和她見上一面——对于他，这个女子就是菩提花的香气，就是光明和黑暗的眞諦，就是他自己心儿的跳动。

第 十 章

一个福尔賽的診断

一个福尔賽家人天生就不感覚到自己是个福尔賽；可是小乔里恩却有自知之明。他以前也不知道，但是自从采取那次坚决行动，使他成为众所唾弃的人之后，他知道了；从那次以后，他一直都有这种感覚。由于他的第二个妻子肯定不是个福尔賽，所以在和她的結合中，以及和她打的一切交道中，从头到尾他都感到自己是个福尔賽。

他知道，如果不是由于自己具有高度的福尔賽性格，清楚看到自己要的什么，而且有一股死劲抓住不放；如果不是自己具有那种財产的意識，認識到自己花了这么大的代价得来的东西再拿来糟蹋掉，乃是愚蠢的行为；如果不是这样的話，他就决計不会跟她过上十五年之久（恐怕就不会想到要留她），捱过这十五年的一切經济困难、耻笑和誤解；决計不会在他前妻去世之后要求跟她結婚；决計不会把这些磨折全熬了过来，而且熬了过来之后，虽則人好象瘦了，但仍旧笑嘻嘻的。

有一种中国小偶象，盘膝坐在用自己的心做的神龕里，总是带着一付怀疑的笑容在暗笑自己；小乔里恩也就是这样一种人。不过这种微笑，虽說这样亲切，这样始終如一，却并不干涉到他

的行动；他的行动和他的下巴和脾气一样，是一种特殊的，温柔与决心的合制品。

在作品上，他也意識到自己是个福尔賽；他在水彩画上虽說化了那么多的精力，却一直着眼在自己身上，好象对这样不切实际的嗜好总不能过于認眞，同时也一直对自己不能在上面多賺点錢感到某种无名的不安。

正由于他能意識到一个福尔賽家人是什么样子，所以当他接到下面老乔里恩的来信时，一方面抱有同感，一方面又厌恶：

西尔德萊克旅館，
白劳德司代尔，
七月一日。

亲爱的小乔：

（老父的笔迹在这三十多年来跟他記得的簡直沒有什么改变。）

我們来此已有两星期，整个說来天气都很好。空气很使人精神振作，可是我的肝脏却不好，巴不到能够回城里来。琼我眞是說不上来，她的健康和心情都沒有什么改变，以后怎么样很难說：她一句話不說，可是看得出她心心念念忘不了这件婚事，又象是訂婚，又不象是訂婚——眞是沒法說。按照目前的情形，究竟应当不应当放她回倫敦来，我眞决定不了，可是她就是那样任性，可能随时心血来潮就跑了回来。說实在話，是应当有个人找波辛尼談談，弄清楚他是什么意思。这事我恐怕做不来，要我来做，那一准会打断他的狗腿，可是我覚得你既然在俱乐部里和他相識，不妨用一两句話試探一下，看这个家伙究竟是什么意图。当然，千万

不能提到琼，不論打听到一点虛实与否，希望在几天之內得到你的回信。这情形很使我为难，晚上都煩得睡不着。

你的爱父，

乔里恩·福尔賽。

小乔里恩拿着这封信沉吟上大半天，态度很是严肃，連他的妻子都看出他有心事，就問他是什么緣故。他回答："沒有什么。"

他在妻子面前决不提起琼的事情，一貫都是如此。他妻子可能会慌張起来，这底下就說不出产生怎样的怪想法；因此，他赶快臉上裝出一付若无其事的样子，可是在这上面他跟他父亲做起来差不多一样不成功；他遺傳了老乔里恩的坦率，在家庭之間耍点小手腕总是被家人看穿；因此小乔里恩太太一面忙着家里的杂事，嘟着嘴走动着，一面带着茫然的神情不时偷眼看他。

下午他把信揣在口袋里，就动身上俱乐部去，可是自己并沒有拿定主意。

刺探一个人的"意图何在"在他做来特别感覚不快；虽說自己的地位和一般福尔賽家人有所不同，这种不快也并不因而减少。象这样在一个人的身上硬行施用所謂自己的权利，要把他摆布得合乎自己的意旨，眞象他这一家人，以及所有他們認識的和交往的人做的事；这完全就是他們的作风，把做生意的那一套也用到亲戚关系上来！

就拿信上那句"当然，千万不能提到琼"的話来說，整个的事情还不难明白嗎？

然而那封信上表現的私怨，对琼的关切，以及"打断他狗腿"一类的話，这些也完全是人情之常。无怪他父亲要知道波辛尼是什么意思，也无怪他要生气。

这件事很难推托掉！可是为什么要把这事交給他去做呢？肯定的这种做法很失身份；可是一个福尔賽家人只要能达到自己的愿望，采用什么手段倒无所謂，只要面子顧到就行了。

他該怎样着手呢，或者該怎样推托呢？两者好象都沒有可能。小乔里恩为人就是这样啊！

他三点鐘到了俱乐部，碰見的第一个人就是波辛尼本人，坐在屋角落里，瞠眼望着窗外。

小乔里恩在离他不远的地方坐下，心慌意乱地重又考虑起自己的处境来。他悄悄望見波辛尼坐在那里一点不覚得。他跟他并不熟悉，这样有心打量他恐怕还是第一次；他样子很是特别，无論在衣服上，在相貌上，在态度上，和俱乐部别的会員都不象；小乔里恩自己，虽則心情和气质已經改变了許多，表面上总还一直保持着福尔賽家人的那种沉默寡言的派头。在福尔賽家人中，他是唯一不知道波辛尼那个綽号的人。他覚得这个人很特别，并不是古怪，而是特别；他样子而且很憔悴，很瘦，寬闊的高顴骨下面两頰深陷，可是看上去絲毫不是身体不好，他长得很結实，从他鬈曲的头发也可以看出他的身体是强健的，而且生命力十分充沛。

他的臉色和神情有一种地方使小乔里恩看了很动怜。他深知道痛苦的滋味，而这个人望上去就象在痛苦着。

他站起来碰一下波辛尼的胳臂。

波辛尼吃了一惊，可是看見是哪一个时，并不显出任何窘态。

小乔里恩坐下来。

“好久沒有看見你了，”他說。“我老弟的那所房子进行得怎么样了？”

“再有一个星期就完工了。”

“恭喜你!”

“謝謝——我覚得这种事情談不上恭喜。”

“談不上嗎?”小乔里恩問;“我总以为这件事情纏在你手上好久,巴不得一旦能够脫手呢;不过我想你的心情大概跟我让掉一張画时的心情差不多——就象是自己的孩子,是嗎?”

他温和地望着波辛尼。

“对了,”波辛尼更加和藹地說,“它脫离你,从此完結。我还不知道你作画呢。”

“只画些水彩画;还講不到对自己的作品有信心。”

“沒有信心? 那么你怎么能够画呢? 你一定要对自己的作品有信心,否則的話,你画的就沒有用处!”

“妙呀,”小乔里恩說;“这的确就是我一直說的。还有,你可注意到过,碰到一个人說‘妙呀’的时候,他总要接上一句‘这的确就是我一直說的’! 可是如果你問我怎样画得下去的話,我的回答是,因为我是个福尔賽。”

“福尔賽! 我从沒有把你当作福尔賽家人看待过!”

“福尔賽并不是什么稀罕的动物,”小乔里恩回答。“在这个俱乐部里就有几百个福尔賽。外面街上也有无数的福尔賽; 不管你走到哪儿,你都碰得到他們!”

“我請問你是怎样辨别他們的呢?”波辛尼說。

“看他們的財产意識。一个福尔賽对事物的看法都是根据实际,也可以說根据常識,而这种实际观点的主要根据就是財产意識。一个福尔賽,你将来会看出来,是絕对不肯放手的。”

“你是說笑話吧?”

小乔里恩眼睛眨了一下。

“并不是什么笑話。由于我自己也是个福尔賽，本来輪不到我来說。可是我是一种純杂种犬；現在，你总是錯不了吧？你我之間的差别就跟我和我二叔詹姆士之間的差别一样；而他就是福尔賽的一个十足典型。他的财产意識极其强烈，而你簡直等于沒有。沒有我夹在中間，你們就会显得是两种不同的族类。我是衔接的一环。当然，我們全体都是财产的奴隶，我也承認不过是程度上的差别，可是我講的‘福尔賽’却肯定地更加是一个财产的奴隶。哪样东西好，哪样东西靠得住，他全知道；而他的标志就是紧抓住财产不放，不管是老婆，还是房子，还是金錢，还是名誉。”

“啊！”波辛尼咕噜着。“你該把这个名字来一个注册。”

“我很想，”小乔里恩說，“来一次講演：‘福尔賽的性情和气質。这种小动物被自己同类一嘲笑，它就感覚不安，可是异类（如你和我）笑他，却独行其是，毫不在乎。他們遺傳都是短視，因此只認識自己的同类和同类的巢穴，也只有在他們中間能够你爭我夺地安安靜靜过日子。’”

“你講起他們时，”波辛尼說，“就好象他們占了英国人口的半数似的。”

“他們是英国的半壁江山，”小乔里恩重复一句，“而且也是优秀的半数，可靠的半数，三厘錢的半数，有出息的半数。沒有他們的財富和安全，什么事都行不通；你的艺术就行不通，文学、科学、甚至于宗教都行不通。这些福尔賽本身可不相信这些东西，他們只利用这些东西，可是沒有他們，我們就站不住脚。我亲爱的先生，这些福尔賽是經紀人，是商业家，是社会的砥柱，是习俗的基石；是一切可欽佩的东西啊！”

“我不知道究竟弄清楚你的意思沒有，”波辛尼說，“不过我

想我这个行业里也有不少你所謂的福尔賽呢。”

“当然不少，”小乔里恩回答。“許許多多的建筑师，画家或者作家都是随波逐流的，就跟其余的福尔賽之流一样。艺术、文学、宗教所以能存在下去，全靠少数眞正相信这些东西的傻瓜和許多利用这些做生意的福尔賽。往少里估計一下，我們的皇家美术学会会員里面总有四分之三的福尔賽，小說家里面总有八分之七，新聞界占有极大部分。科学界我說不出；宗教界簡直是济济皆是；下議院里多得恐怕哪儿都比不上；貴族里面更是不言而喻。可是我并不好笑。和这种多数做对是危險的——而且是怎样的一个多数啊！”他眼睛盯着波辛尼：“不論你迷上什么都是危險的——不管是房子，是画，还是——女人！”

两个人相互望望。小乔里恩說了眞心話，好象覚得自己做了一件福尔賽从来不肯做的事情，立刻头縮了起来。波辛尼打破沉寂。

“为什么你拿自己家里人做典型呢？”他說。

“我家里的人，”小乔里恩回答，“也并不怎样突出；他們跟其他的人家一样，也有自己特殊的地方，可是有两种气质他們却达到惊人的程度，而一个人是否眞正的福尔賽恰恰就看这上面：这两种气质，一个是决不为什么事情而不顧一切，另一个就是‘財产意識。’”

波辛尼笑了：“那个胖子怎么样，譬如說？”

“你是指斯悅辛嗎？”小乔里恩問。“啊！斯悅辛身上还有点原始气息。城市和中等阶級的生活还沒有消化掉他。我們家多少世紀以来种田和使用暴力的影响都集中在他身上，而且永远盘据在那里；他那样与众不同就因为这个。”

波辛尼好象在沉吟。“哎，你把你的堂弟索米斯可形容得活

灵活現了，”他忽然說。“他这人决不会撞得头破血流的。”

小乔里恩尖銳地盯他一眼。

“不会，”他說；“他决不会。所以对他可不能大意。要当心他們的毒手！嘲笑嘲笑是便当的，可是你不要以为我的用意仅是这样。看不起一个福尔賽是很不妥当的；不管他們也是不妥当的！”

“然而你自己就这样子过！”

小乔里恩被他这一駁，臉上笑容消失了。

“你忘了，”他带着莫名其妙的得意說，“我也能够坚持下去——我自己也是个福尔賽啊。我們全都是螳臂擋車。那个单枪匹馬突圍的兵士——嗯——你懂得我的意思。我并不，”他結束时声音很低，就好象恫吓似的，“劝大家都走我的路。要看情形。”

波辛尼臉漲得通紅，可是一会儿就褪掉，仍旧是原先的那付蒼黃臉。他发出一声短促的笑，笑完唇边还留下一种古怪的狰獰的笑意；他的眼睛嘲笑地看着小乔里恩。

“多謝，”他說。“你的盛意很可感。不过并不是只有你一个人能够坚持下去。”他站起来。

他走开时，小乔里恩眼睛望着他的后影，手托着头，叹了一口气。

在这間沉悶的、几乎是沒有人的屋子里，唯一听得見的是报紙的沙沙声和擦火柴的声音。他坐上好久好久都沒有动，回忆着往事；那时候他也是一坐就是几个鐘点，眼睛望着鐘，等待时間消逝——在这段冗长的时間里面，他心里是充滿着动蕩不安，和一种强烈而甜蜜的痛苦；那个时期里迟緩的、愉快的掙扎心情和往日一样鮮明地回到他脑子里来了。他看見波辛尼那付消瘦

的臉，和徬徨不安的眼睛永远朝鐘上面望，在他心里引起一陣怜憫，怜憫之中还夾有一种莫名的不可抑制的羡慕。

这种光景他太熟悉了。他往哪儿去呢——要碰上什么样的命运呢？是怎样的一种女人有那股磁力把他向她身边拉呢？这种磁力是什么都阻擋不了的，毀誉、是非、利害全都阻擋不了；只有一条生路，那就是溜掉。

溜掉！可是波辛尼为什么要溜呢？一个人总是在害怕破坏家庭骨肉的时候，在碰到有小孩子的时候，在感覚到自己毀灭了自己的理想，破坏了什么的时候，才想到要溜。可是这儿，据他耳聞，一切不等他动手早已經破坏无余了。

他自己也沒有溜，即使一切重新来过，他也不会溜。可是他比波辛尼更进一步，他沒有破坏别人的家庭，却破坏了自己的不幸家庭。这使他想起"命由心造。"那句古話来：人都是自食其果啊！

命由心造！可是果子酸甜要吃起来看——波辛尼还得吃下他的果子。

他的心思轉到那个女子上面；这女子他并不相識，可是却听到她身世的一个大概。

一个不幸的結合！沒有虐待行为——只是那种无法形容的不好受，一种可怕的病害，把世界上一切的生趣都摧毀了；就这样，日日夜夜、年复一年下去，到死方休！

可是小乔里恩的旧恨已經被岁月冲淡了許多，因此也能体会到索米斯这方面的問題。象他堂弟这样充滿了他本身阶級的偏見和信念的，試問怎样会具有那种眞知灼見或者灵感来打开这种局面呢？这要有超脫的見解，要能将自己投入未来，跳出随着这类离异而来的不愉快的流言、耻笑和議論，跳出那种眼前沒

有了她所引起的暫时痛苦，跳出那些正人君子的严厉譴責。可是很少有人，尤其是索米斯这个阶級的人，能够見得这样远的。这个世界上的人虽則很多，可是見解超脫的总嫌太少！而且，天哪，在空言和实际之間是有着多大的差别啊；有多少男人，恐怕連索米斯也在內，談起这种事情来对女子都是极其尊重，可是等到自己的鞋子夾脚的时候，便会想出什么特殊的理由来，把自己除外。

还有，他的見解是否正确，連他自己也信不了。这种事情他曾經亲身經历过，他尝尽了一个不幸婚姻的痛苦，而那些态度寬容、不关痛痒的人，却是連战陣的厮杀声都沒有听見过的，試問他可能够跟这些人一样見解呢？他有的是第一手經驗——就跟久历疆場的兵士对于軍事的經驗一样，吃亏就在于把事情看得太清楚，而在一般平民看来，并不需要如此。象索米斯和伊琳这样一对夫妇，在許多人看来都会認为相当美滿的；男的有錢，女的有貌；这不就扯平了嗎？就算两个人感情恶劣，也不能成为混不下去的理由。各人稍稍放縱自己一点也沒有关系，只要面子顧得下去就行——只要尊重婚姻的神圣和双方共有的家庭就行。上层阶級的婚姻大半都是按照这些原則办事的：不要去惹上社会，不要去惹上教会。要避免惹上这些，牺牲自己的私人情感是值得的。一个安全的家庭有許多好处，是看得見、摸得到的，单是財产不就有那許多嗎？保持現状是最沒有危險的。破坏一个家庭至少是危險的試驗，而且也是自私自利。

这就是辯护状，小乔里恩叹了口气。

“一切問題都系在財产上面，”他心里想，“可是有很多人不肯这样說。在他們看来，这是因为婚姻神圣不可侵犯；可是婚姻所以神圣不可侵犯是由于家族神圣不可侵犯，而家族所以神圣

不可侵犯是由于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想来这許多人都是基督徒，而基督却是从来沒有财产的。怪啊！”

于是小乔里恩又叹了口气。

“如果在我回家的路上，我随便碰上一个穷鬼就邀他同我一起吃晚飯；那样我的晚飯就会不够我吃的，或者至少不够我妻子吃的，而我的妻子却需要照顧我的健康和幸福；試想我会不会邀他呢？所以說来說去，索米斯那样行使他的权利，以他的所作所为来支持这个于我們大家有利的神圣财产法則，也許还是做的好事，当然这对于有些人是例外，那些人——反会因此吃苦。”

想到这里，他离开椅子，在一大堆乱七八糟的座位中間穿了出去，拿了帽子，懶洋洋地穿过車馬紛集、尘气熏人的酷热的街道，回家去了。

在到达威斯达里亚大街之前，他从口袋里掏出老乔里恩的来信，小心撕成碎片，把来洒在路上尘土上面。

他用鑰匙开門进了屋子，就叫自己妻子的名字。可是他妻子已經带好儿和乔儿出去了，屋內沒有人；小狗伯沙撒独个儿在花园里，躺在树阴下面捉蒼蠅。

小乔里恩也在树下坐下来，就在那棵不結梨子的梨树下面。

第十一章

波辛尼的假保釋

在伊琳上里希蒙那天晚上的第二天，索米斯就从汉莱乘早車回来。他生性本就不喜欢水上运动，这次上汉莱去与其說是游覽，还不如說是为了生意經，这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当事人邀他去的。

他一下車就进了城，可是事务所里很清閑，所以三点鐘就离开了，很乐于能有这样一个机会悄悄地回家。伊琳并不知道他要回来。他也沒有意思要窺伺她的行动，可是这样出其不意地来观看一下风色，也沒有害处。

他換上公园里穿的便服，走进客厅。伊琳懶洋洋地坐在长沙发角上，这是她頂喜欢坐的座位；眼睛下面有一道黑圈，好象夜里沒有睡好似的。

他問："你怎么沒有出去呢？等人嗎？"

"对了——也不是特别在等。"

"誰？"

"波辛尼先生說他也許会来。"

"波辛尼。他应当有他的工作。"

她沒有理他这句話。

"哦，"索米斯說，"我要你跟我上街到公司里去一趟，之后我們上公园去。"

"我不想出去；我头痛。"

索米斯回答："一碰到我要你做什么事情，你总是推头痛。出去在树底下坐坐对你有好处的。"

她不回答。

索米斯有这么几分鐘沒有說話；后来終于說："我不懂得你对一个妻子的責任是怎样看法。我从来就不懂得！"

他沒有指望她会答腔，可是她回答說：

"我总是尽力想順着你的意思行事；可是做起来沒有能那样高高兴兴的，这不能怪我。"

"那么怪誰呢？"他眼睛瞄着他。

"在我們結婚之前，你曾經許下我，如果我們的婚姻不圓滿，你就放我走。現在是不是圓滿呢？"

索米斯眉头皺起来。

"圓滿，"他訥訥地說——"只要你規規矩矩的，它就会圓滿！"

"我已經試过了，"伊琳說。"你肯放我走嗎？"

索米斯背过身去。他心里很着慌，只好用蛮吵来对付。

"放你走？你不曉得講的什么話。放你走？我怎么能放你走？我們不是已經結了婚了嗎？那么，你这是講的什么話呢？看在上帝的面上，不要再来这套无聊的玩意了。把你的帽子戴上，到公园里去坐坐。"

"那么，你是不放我走了？"

他覚得她的眼睛里带着异样而动人的神情瞧着他。

"放你走！"他說；"就算我放你走，你自己怎么办？你又沒有錢！"

“我总有法子对付。”

他在屋子里迅速地来回走着；后来又走到她面前站住。

“从現在起，”他說，“你替我永远記着，我不許你說这种話。去把你的帽子戴上！”

她沒有动。

“我想，”索米斯說，“你是怕波辛尼来了，碰不到他！”

她緩緩站起来，离开屋子；下楼来把帽子戴上。

两个人出去了。

公园里面，下午三四点鐘的时候，本来人色最杂，外国人和其他不象样的人都坐馬車游逛，可是这个时間已經过去了；当索米斯和伊琳在阿昔里斯石象下面坐下来时，公园里最好、最合适的游覽时間不但早已来到，而且快要过去了。

他已經有好久沒有享受跟她一起上公园的乐趣了。过去，在他結婚后的头半年里面，这是他的許多享受之一，那时候在全倫敦的人前面感到自己是这个尤物的占有者簡直是他最大的、不过是秘而不宣的、得意事情。有多少下午他可不是都这样坐在她的身边，服装极端整洁，拿着淺灰色手套，带着淡淡的傲慢的微笑，跟熟人点头，不时抬一下帽子嗎！

他的淺灰色手套仍旧拿在手里，他的嘴角仍挂着諷刺的微笑，可是往日他的那些心情哪里去了？

公园里的椅子很快地空了出来，可是他仍旧不起身；她默然坐在那里，臉色蒼白，就好象他暗地里对她施行惩罰似的。有一两次他发表了一点意見，她低头不語，或者带着疲倦的笑容答声“是啊”。

一个男子沿着栏杆急急走来，經过人家面前，人都睜大眼睛望着他的后影。

"你看那个蠢貨!"索米斯說;"这人准是瘋了,在大热天走得这样急!"

那人轉过身来;伊琳起了一陣急剧的动作。

"呀!"他說;"原来是我們的朋友'海盜'嗎!"

他靜靜坐着,臉上带着鄙薄的笑容,覚得伊琳也靜靜坐着,带着笑容。

"她会不会向他点头招呼呢?"他想。

可是她沒有任何表示。

波辛尼走到栏杆尽头,又折回来在那些椅子中間走着,象只猎狗一样在地上东張西望。当他看見索米斯和伊琳时,他一时楞住了,接着把帽子抬一下。

索米斯臉上始終微笑着;他也把帽子抬一下。

波辛尼走过来,筋疲力尽的样子,就好象一个人做过剧烈运动似的;額上滿是汗珠;索米斯的微笑好象說:"朋友,你吃了苦头了吧!"……"你上公园来做什么?"他問。"我們当作你看不起这种鬼地方呢!"

波辛尼好象沒有听見似的;他的回答是向伊琳說的:"我上你那儿去了;我还指望你在家呢。"

有人在索米斯背上拍一下,跟他講話;当他回过头去跟那人交換些无味的問候时,伊琳的回答被他漏掉了;当时他下了一个决策。

"我們正要回家,"他跟波辛尼說;"你还是跟我們回去吃晚飯罢。"他把这句邀請的話故意說得滿不在乎,同时又非常可怜,听上去很是特别:那种神情和声調好象說,"你騙不了我,可是你看——我对你很坦然——我并不怕你!"

三个人一同起身回蒙特貝里尔方場去,伊琳走在两个人中

間。碰到街上人多的地方，索米斯就走在前面。他并不傾听他們的談話；他定下的这个坦然无忌的怪决策好象連他私下的一举一动都添了生气。象一个賭徒一样，他肚子里說："这張牌我可不能随便打——一定要充分利用它。我的把握并不大啊！"

他換衣服換得很慢，听見伊琳离开臥室下楼去，自己却在更衣室內耽擱了足足有五分鐘之久；后来下楼时，故意把門关得很响，表示他要下来了。他看見他們站在壁爐旁边，象在談話，又象沒有；他也說不出。

夜晚很长；在这出諷刺剧里，他自始至終都扮演得很好——对待客人比从前更加亲热；波辛尼临走时，他說："你要常来；伊琳很喜欢听你談談房子呢！"他的声音仍旧显得非常特别，又象滿不在乎，又非常可怜；可是手却冰冰冷。

为了忠守自己的决策，在他們分手时，他把身子轉了过去；他背轉身不去看妻子站在挂灯下面道晚安——不去看她金黃色头发在灯光下閃映着，不去看她微笑的嘴唇；也不去看波辛尼眼睛望着她的那付神情，就象只狗望着自己的主人一样。

当他去睡覚时，他肯定地跟自己說波辛尼爱上他妻子了。

夏天夜里很热，又热又靜，尽管开着窗戶，吹进来的风仍旧是热的。索米斯躺在床上很久很久，听着自己妻子的呼吸。

她睡得着，可是自己却只能醒在床上。他在床上一面醒着，一面更加下定决心扮演一个平和而信任的丈夫角色。

在下半夜，他从床上溜起来，走到自己更衣室里，靠着开着的窗子望。

他連气都透不过来。

他想起四年前的一个晚上——就在他結婚之前两天；天气就跟今天夜里一样热，一样悶人。

他还記得当时的情景，自己坐在一張长柳条椅子上，就在自己住的維多利亚街那間起坐室里，靠着窗口。下面一条旁街上，一个男子把門砰的关上，一个女子叫了出来；他記得先是一陣扭打的声音，后来是关門的声音，接着是闃静无声，这些都仿佛如在目前。随后是冲洗街道上污秽的清晨水車，在近似奇幻的、消失的灯光中走过来；这时他好象又听見它那轆轆声愈来愈近，最后走了过去，逐漸消逝。

他把大半个身体伸出更衣室的窗外，下面就是那个小院子，看晨曦初吐。有这么一会儿那些黑漆漆的墻壁和屋頂的輪廓好象很模糊，随即就变得比較清晰了。

他記得四年前那个夜里自己望見整个一条維多利亚街的街灯变成淡白；自己匆匆忙忙穿上衣服，下楼到了街上，走过許多房屋和方場，到了她住的那条街上，站在那座小房子前面眺望着；小房子象死人的臉一样沉寂、一样蒼白。

忽然間，他脑子里起了一个念头，就象病人的幻覚一样：他在干什么呢？——这个象鬼魂附在我身上、今天晚上上这儿来的、爱上我妻子的家伙——也許潜匿在哪儿找她，就如我知道今天下午那样找她；也許这时候就在窺望着我的房子呢。

他躡手躡脚走过楼梯口到了临街的那一边，悄悄拉开一面窗帘，推上一扇窗戶。

曚曨的光綫罩着方場上的树木，好象被夜晚的大毛蛾用它的大翅膀扫过似的。街灯仍旧点着，光綫很黯淡，可是街上沒有一个行人——一个人都望不見！

然而在这死一样的沉寂中，远远忽然傳来一声慘叫，很低

微，就象什么被逐出天堂的游魂的呼唤，哀啼着幸福。现在又叫了——又叫了！索米斯一面震栗，一面把窗戶关上。

接着他心里想："啊，那不过是湖对面的孔雀叫唤罢。"

第十二章

琼出来拜客

老乔里恩站在白劳德司代尔旅館狹窄的穿堂里，呼吸着油布和鲱魚的气息；所有高等海濱旅館都充滿这种气息。一張磨得雪亮的皮椅子，在椅背左上角一个洞里露出馬鬃来；椅子放着他的黑公事皮包。皮包里被他塞滿了文件、泰晤士报，还有一瓶花露水。今天他在寰球金矿租采公司和新煤业公司都有董事会；这些董事会他从沒有缺席过，他現在就是預备去开会的；只要缺一次席就会替他的衰老更添一項明証，这是他的多疑善防的福尔賽性格断断受不了的。

当他把东西装进黑皮包时，他眼睛里的神气好象随时都可以发作似的。一个小学生被一群同学圍困着的时候，眼睛里也是这样冒着怒火；可是懾于众寡不敌，他却按着性子不发作。老乔里恩也在按着自己的性子；他一向有涵养，現在虽則漸漸不济了，却仍旧能对自己境遇所引起的煩惱勉强克制着。

他接到儿子一封不着边际的信，信里来了一大套空理論，好象借此避免回答一个簡单的問題。“我碰見过波辛尼，”他在信上說；“他并不是坏蛋。我閱历的人愈多，就愈加相信人无所謂好坏——只有可笑和可怜的分别。你大概不同意我的看法！”

老乔里恩的确不同意；認为这样說話近于玩世不恭；他还沒有老到那个样子；等到他眞正老了，他平日那些为了实际利益而小心拥护的，但是絕不相信的假象和道理就会丧失掉，一切物质的誘惑也都会丧失掉，心灰意懶到什么希望都不存在——到了那时候，即使他是一个福尔賽，他也会冲破保守的藩篱，講些从来沒有想到敢說的話。

也許他跟儿子一样不相信有所謂好坏；可是要他来說，只能是：他不知道——說不出来；这里面或許有点道理；可能对你有好处，又何必无緣无故来一个否認，給自己造成不便呢？

他一直酷爱游山，过去的假日常是在瑞士度过的，不过（象一个眞正的福尔賽那样）登山从来不肯涉險，或者儉于。当一番跋涉之后，一片奇景（在游覽指南里也提到过——虽則辛苦，可是值得）在他眼底展开时，他无疑地也曾感覚到天地間有一种偉大庄严的眞理超出人生那些渾渾噩噩的追求、那些无聊和可怜可笑的事情，就象山岳高临着下面的丘陵和溪谷一样。拿他这样一个实际性格来說，也許这点体会在他就是最最接近宗教的地方了。

可是他已經有好多年不去瑞士了。自从他妻子故去之后，他曾經带着琼連續去过两季；这两次使他痛心地認識到自己过去那些爬山的日子是一去不复返了。

所以当年那种山岳似的信念，認为宇宙間万物都由一个至高无上的眞理統馭着，在他是早已生疏了。

他知道自己老了，然而仍旧感覚年輕；这使他很不开心。他处世本来一直就謹愼小心，然而自己生的一个儿子和一个孙女都好象天生就是要遭受苦难似的，这使他想起来也不开心，而且迷惑不解。对于小乔他也沒有什么責备——这样一个和善的孩

子，哪一个能責备他！——可是他自己弄到这种地步，实在可恨，琼的这件婚事也差不多同样的糟糕。这好象是命里注定的，而凡是这类命里注定的事都是他这样性格的人所不能了解或者受得了的。

他給儿子写这封信，并不眞正指望有什么結果。自从罗杰家里开了那次跳舞会之后，他已經清清楚楚看出是怎么一回事了——他的結論下得比多数的人都快——他自己儿子的前例就在面前，所以在所有这些福尔賽家人当中，他比誰都知道得清楚，爱情的淡淡火焰总是要把人燒伤的，不管人愿意不愿意。

琼在訂婚前一个时期，时常跟索米斯的妻子在一起，所以他跟伊琳也是常見的；那时候他就感覚到她能使男人着迷。她并不是个妖冶女子，連风騷也够不上——这些字眼都是他这一輩的人爱用的，当时那些人就喜欢用些好听然而肤泛不切的名詞来說明事情——可是她却是个害人精。他也說不出什么緣故。人告訴他有些女子天生有一种本領——一种連她們自己都控制不了的誘惑力！他就会回答："胡說一气！"她是个害人精，就是如此。这种事情他眼睛看不見最好。事情既然这样，那就这样罢；下面的事情他也不知道——他只想不要使琼出丑，精神上能够平靜下来。他仍旧希望有一天她又能够成为一个給他安慰的人。

因此他就写了那封信。回信簡直說不上有什么交代。小乔里恩从那番談話里所打听到的实际上只有一句古怪的話："我猜他是卷在里面。"卷在里面！卷在什么里面呢？这种时髦說法究竟是什么意思？

他叹口气，把最后一叠文件卷起来放在皮包夹层里；他明知道是什么意思。

琼从餐室里走出来，帮他穿上夏服的上装。从她的服装和

那張坚决的小臉的表情，他已經知道下面是怎么一回事了。

“我跟你去，”她說。

“胡說，亲爱的；我是直接进城去的。讓你到处乱闖可不行！”

“我得看看史米奇老太去。”

“啊，你那些宝貴的‘可怜虫’！”老乔里恩咕噜了一声。他并不相信她这种借口，可是也不再阻擋她。对她这种牛性子你有什么办法。

下了維多利亚車站时，他把她送上預先替自己备好的馬車——这就是他的做派，决不那样小家子气。

“你听我說，乖乖，切不要把自己累坏了，”他說，說完就雇了一部馬車进城去了。

琼先到巴丁登一条偏僻的街，她那个“可怜虫”史米奇老太就住在这里——一位上了年紀的人，平日只是做些帮工为生；琼跟她坐了半小时，听了她經常性的那些顛来倒去的訴苦，心里勉强寬慰了一点，就起身上斯丹奴普門去。那座大房子門窗紧閉，阴沉沉的。

她下了决心无論怎样要打听出一点情况。坏就由它坏去，坏了就算了，宁可如此。她的計划是这样：先去看菲力的姑母拜因斯太太；如果打听不到什么的話，就去看伊琳本人。至于看望这些人自己究竟想打听些什么她也弄不清楚。

三点鐘的时候，琼到了郎地司方場。她具有女子那种天性，在即将遭遇苦难的时候，反而故作鎮定，穿上她最好的衣服上陣，那付勇敢的气概就跟老乔里恩一模一样；原来的战栗現在已变为急切了。

当佣人替琼通禀时，波辛尼的姑母拜因斯太太（她的名字叫露伊莎）正在厨房里指揮厨师；她本是个賢妻良母，拜因斯一直

都說"一頓好晚飯最最受用。"他总是在晚飯之后把事情办得最好。在坎辛登区有一排非常神气的大紅高房子，足可以跟許多别的房子竞賽"倫敦最丑陋房屋"的头衔，这些就是拜因斯先生造的。

拜因斯太太听說是琼，赶快就进了自己的臥房，打开一只鎖好的抽屜，从一只紅摩洛哥皮盒子里拿出两只大手鐲来，戴在自己白白的手腕上——原来拜因斯太太也是个具有高度"財产意識"的人，而"財产意識"，我們都知道，就是福尔賽主义的試金石和好德行的基础啊。

她是中人身材，长得很寬，而且近于丰腴；那口白木衣橱的穿衣鏡里正照出她穿了一件自己裁制的长服，顏色不深不淺，使人联想起大旅館过道里那些粉刷过的墙壁。她举手摸摸自己的头发——头发梳的是高尔公主式——东碰一下，西碰一下，使发髻竪得更挺括点；她眼睛望着自己，完全是一种不自覚的現实主义派头，就好象面向着人生的一件丑恶事实，并且在竭力加以粉飾一样。她的两頰在年輕的时候原是乳白和淡紅的顏色，可是現在一到中年却变得斑斑点点了，所以当她拿一只粉扑在自己額上扑粉时，眼睛里又閃出那种冷酷丑恶的凶焰来了。放下粉扑，她一动不动站在鏡子前面，在自己高高的神气的鼻梁、小下巴（她下巴本来不大，現在脖子粗了起来，就更显得小了）和下垂的薄嘴唇之間安排了一个微笑。随即，为了不使效果丧失，赶快两只手一把撈起裙角下楼来了。

这次拜訪她已經指望好久了。她侄儿和他未婚妻的关系搞得不好她早有风聞。这两个都有好几个星期不上她这儿来。她多次約菲力来吃晚飯；菲力总是回答"太忙"。

在这种事情上，这位出色的女人的感覚是敏銳的，所以一听

見琼来，立刻就感覚到事情不妙。她实在应当是一个福尔賽；按照小乔里恩的說法，她肯定够得上資格，而且是名副其实。

她把三个女儿嫁得都很不錯，照人家說来，簡直是高攀，因为这些女儿都是姿色平庸，这种情形往往只有在比較合法的职业界的妇女中才見得到。多少和教会有关的善举——慈善舞会、义演、义卖——她都列名在委員会里，而且她非要事先弄清楚各事都已完全組織就緒，方才同意放上自己的名字。

誠如她时常說的，她贊成事情要有个商业基础；教会、慈善事业的正确作用都是加强"社会"的組織。个人行动因此都是不道德的。最最要紧的就是有个团体，有了个团体你才能放心自己的錢不是白花的。說来說去，团体是总是最重要！毫无疑問，她就是老乔里恩称她的"此中能手"——不但如此，他甚至于称她是个"騙子"。

那些有她列上名字的事业都組織得非常之好，所以等到把收益分配給那些人时，这些已經象提炼过的牛奶一样，一点人类温情的乳油都不剩了。可是她平时的話也說得很对，感情用事是要不得的。她实在是有点学究气。

这位在宗教界被推崇备至的偉大而善良的女人是福尔賽神庙里的女住持之一，朝夕在財产之神的坛前燃着一盞神圣的油灯，坛上写了这些灵感的字句："沒有白得，六辨士有眞正那么一点儿。"

她走进屋子时，人們的感覚就好象是什么闊人进来似的；她主持的慈善会所以受人欢迎大約就是这个緣故。人家花了錢来，总喜欢看見什么闊人；所以大家都朝她望——她穿了一件制服，上面滿挂些叮叮当当的徽章，高高的鼻子，碩大的身材，被慈善跳舞会里她那些下属圍成一圈——好象她是个大将似的。

她的唯一缺点是沒有个双重姓氏。她在中上层社会里是一个势力，这个社会里有它上百个的宗派和集团，全都在慈善事业的战場上縱横交織着，而且很快乐地跟那些社会团体在这片战場上結識起来。她在这个中上层社会里是一个势力，而这正是一个更广大、更重要、更有力量的社会团体；在这里，拜因斯太太所代表的那些商业化的基督教的制度、教义、和"立身之道"都在暢通无阻，这些是它的眞正血液，眞正的商业通貨，不象在那些較小的社会团体脉管里流通着那些奄无生气的贋品。認識她的人都覚得她很正常，一个决不会把自己的心掏給人的正常女子，而且，只要有法子可想的話，也决不会把任何东西掏給人。

波辛尼的父亲在世时跟她最合不来，时常拿她作为譏笑的对象，簡直到了不可饒恕的程度。現在波辛尼的父亲虽已去世，她提起他来时，还是称他为"可怜的、亲爱的、沒有礼貌的哥哥。"

她以一种小心的亲热向琼問好，这在她原是拿手好戏；同时对琼带有一点畏惧，不过以她这样一个在商界和宗教界的女名流，就是畏惧也是有限的——因为琼虽則瘦小，却具有莫大的威严，是她的一双无畏的眼睛給予她这种威严。拜因斯太太还看出琼的态度虽則絕端坦白，仍旧有很多地方是个福尔賽。如果她仅仅是坦白直率的話，拜因斯太太就会覚得她有"神經病"，而看不起她；如果她仅仅是一个福尔賽，比如說，象佛兰茜一样，拜因斯太太就会純粹看在銀子的重量上来奉承她；可是琼尽管个子很小——而拜因斯太太一向是重量不重质的——却給她一种不自在的感覚；所以她請琼在一張迎着光的椅子上坐下来。

她敬重琼另外还有一个原因——不过拜因斯太太这样一个善良的虔誠女子，絕对不会那样世故，因此她也决計不会承認——那就是她听見自己丈夫談到老乔里恩非常富有，而且有

十足的理由对这个孙女极端鍾愛。因此拜因斯太太今天的心情就跟我們讀一本描写男主角有一笔遺产可得的小說时的心情相仿佛，又急又怕，深怕作者笔下一不当心，害得那位年輕人最后遺产沒有到手。

她的态度很亲热；她从来沒有象今天这样清楚看出这个女孩子多么出众，又多么可愛。她問候老乔里恩的身体可好。这样大的年紀眞是了不起；这样硬朗，而且样子一点不老，他多大年紀了？八十一！她决計想不到！他們上海濱消夏！好得很；菲力想来天天都有信給琼，是不是？当她問起这个問題时，她的淺灰色眼珠显得更加愉快了，可是琼却毫不动容。

“沒有，”她說，“他从沒有写过信！”

拜因斯太太眼睛垂下来；她的眼睛本来沒有打算垂，可是不由而然就垂了下来。但是立刻又抬起眼睛。

“当然不会。这完全是菲力的为人——他总是这个样子！”

“是嗎？”琼說。

这句簡短的反問使拜因斯太太明媚的微笑僵了一下；她赶快来一个掩飾的动作，把裙子重新拉拉平，又說：“怎么，亲愛的——他是个頂頂放蕩不羈的人啊；他的一切行为人家从来不放在心上的！”

琼忽然悟出自己是在糟蹋时間；她便是把問題直接提出来，也不会从这个女人嘴里得到任何解答。

“你見到他嗎？”她問，臉紅了起来。

拜因斯太太前額上的汗从粉里滲出来。

“对呀！我記不得他上次几时来过的了——眞的，我們近来簡直不大看見他。他为了你令叔的那座房子弄得簡直沒有空；听說就要好了。我們一定要聚聚，为这件事庆祝一下；你非来不

可，就在我們家里住！”

“謝謝，”琼說。她心里又想：“我徒然糟蹋时間。这个女人是什么話都不会告訴我的。”

她起身要走。拜因斯太太臉上变了色。她也站起来；嘴唇动着，两只手有点沒处放是好。事情显然很不对头，而她又不敢問这个女孩子——这样一个身材瘦小而挺括的女孩子，一張坚决的臉，坚定的下巴，含有敌意的眼睛，站在那儿。拜因斯太太很少因为要提問題而害怕的——一切組織都是根据提問題来的啊！

可是事情好象非常严重，連她平日坚强的神經都大大的震动了；而她的丈夫就在那天早上还跟她說过：“老乔里恩的家財一定好好在十万鎊以上呢！”

然而这个女孩子却站在这里，要走——要走！

机会可能就此失去——她也說不准——这个女孩子可能从此不会成为她家的人，然而她仍旧不敢开口。

她的眼睛望着琼到了門口。

門关上了。

接着拜因斯太太尖呼一声，赶上前去，肥碩的身軀摇摇晃晃地，重又把門打开。

已經太迟了！她听見前門的搭一声关上，自己一动不动站着，臉上的神情又是气又是羞愧。

琼以她敏捷的步伐急急沿方場走去。过去在那些比較幸福的日子里，她一向把这个女人当做心腸很好，可是現在只覚得她卑鄙了。难道她永远要这样碰人家的釘子嗎，难道她逼得要永远受这种心神不宁的罪嗎！

她要去找波辛尼本人，問他到底是什么意思。她有权利知

道。她急急向史龙街走去，最后找到了波辛尼的号数。从楼下的轉門进去，她一溜烟上了楼梯，一顆心痛苦地跳动着。

上了最后的一层时，她的臉色变得雪白。她看見門上釘着的門牌，写着他的名字。原先使她跑了这么多路的决心这时忽然蒸发掉了。

現在她明白过来这样做法太不成話。她覚得渾身发燒；她戴了手套的手心在薄綢下面有点湿濡濡的。

她退到楼梯口，可是幷不下去。她身子倚着栏杆，想竭力克服一种透不过气来的窒息感覚；眼睛望着門，带着可怕的勇气。不！她偏不下楼。别人对她怎样想法有什么关系？他們决不会知道！如果她自己不管，就更沒有人管她的事情了！她决不半途而廢。

这样想过，她就勉强撑起身子，拉一下門鈴。沒有人开門，忽然間一切羞耻和恐惧心都被她置之度外；她把鈴子拉了又拉，仿佛自己能够从空屋子里拉出什么，給她这一次拜訪所遭受的羞耻和畏惧找点什么补償似的。門仍旧沒有开；她停止拉鈴，在楼梯上面坐下来，两手蒙着臉。

不久，她悄悄下楼，走到外面。自己覚得好象生了一場大病似的，現在再沒有什么心思可想，只有赶快回去了。路上碰見的人好象知道她从哪儿去了来，做过些什么事情似的；忽然，在对面街上，她望見了波辛尼，显然从蒙特貝里尔方場那边向自己的屋子走去。

她轉动一下身子，預备穿过街去。两人的目光碰上，波辛尼抬一下帽子。一部公共馬車开过来，擋着她的視綫；接着从人行道的边緣上，在車馬的空隙中，她望見波辛尼向前走去。

琼站立着不动，望着他的后影。

第十三章

房子装修完成

"一客充脚魚清湯①，一客牛尾湯，两杯波得酒②。"

詹姆士跟自己儿子正在佛兰奇飯店的楼上餐厅里坐下来同用午飯；在这儿一个福尔賽总算还可吃到实惠的英国菜。

在所有的飯館子里，詹姆士最喜欢上这儿来；这地方的特点是不耍花样，菜燒得够味道，而且吃得飽；近年来由于逼得要学学时髦，同时生活的习慣和自己日益增加的收入要配得上的緣故，口味多少不免有点变质，可是当城里生意清閑的时候，他仍旧酷爱吃一下早年吃的那些有滋有味的肉盆子。这里侍应生是穿白圍裙的头发长长的英国侍役；地板上鋪的木屑，墻上比視綫稍微高出的地方挂有三面金边的圓鏡子。原先这里还有些小房間，你可以在里面吃你的煎羊肉，头等的排骨肉，外加山芋泥，吃的时候可以不被邻座看見，象一个上流人士那样；可是新近这些小房間也取消了。

詹姆士把食巾的上角塞在背心的第三顆鈕扣里面，这个习慣由于住在西区的緣故，他已經不得已在多年前就放弃了。他覚得这盆湯自己非好好享受一下不可——为了計算一个老朋友的地产，他整整忙了一个上午。

他把嘴里塞满了自制的面包，有点酸味，立刻說道："你怎样上罗宾山去？带伊琳去嗎？你还是带她去好。我覚得有不少事情需要你亲自照应一下。"

索米斯眼睛也不抬，就答："她不肯去。"

"不肯去？这是什么意思？这个房子她住不住呢？"

索米斯沒有回答。

"我眞不懂得現在的女子究竟是怎么回事，"詹姆士咕噜着；"我跟女人从来就沒有鬧过什么别扭。她太沒有約束了。太嬌慣——"

索米斯眼睛抬了起来："我不愿意人說她的坏話，"他出其不意地說。

两人之間現在只有詹姆士喝湯的声音听得見了。

侍役送上两杯波得酒来，可是索米斯止着他。

"波得酒不是这种吃法，"他說；"把这个拿开，把瓶子拿来。"

詹姆士喝湯正喝得出神，这时如梦方醒，象他习慣的那样迅速把周圍事物扫視一下。

"你母亲病了，"他說；"你可以坐馬車下去。我想伊琳这样出城跑一趟一定喜欢。那个小波辛尼想来也会在那边，領你看房子，是不是？"

索米斯点点头。

"我很想亲自下去，看看他装修得怎么样，"他接下去說。"我坐了馬車来接你們两个罢。"

"我預备坐火車去，"索米斯回答。"你如果愿意坐馬車下

---

① 即小牛头肉湯，用来充脚魚湯的。

② 一种比較普通的紅葡萄酒。

去看看，伊琳也許跟你去，我可說不准。”

他招呼侍役把賬单拿来，由詹姆士付掉。

两人走到圣保罗教堂那儿分手，索米斯由另一条路上車站，詹姆士乘公共馬車上西城去。

他找到卖票員旁边角落上一个座位坐下，伸出一双长腿擋得乘客很不容易通过；哪一个經过他面前的都被他恶狠狠盯上一眼，就好象这些人沒来由要占用他的空气似的。

他本来打算今天下午找个机会和伊琳談談。在时候上的一句話要省却以后的无数唇舌。現在她既然要住到乡下去了，她正好趁此改过自新！索米斯，他看得出来，对她的那一套已經到了忍无可忍了！

至于他說的她的“那一套”究竟指什么，他脑子里也沒有想到；这話的含义很广，很含糊，正配一个福尔賽的胃口。而且，詹姆士一頓午飯之后，比平日的勇气更加来得大了。

到了家，他就叫人把馬車駕好，特别关照小馬夫也要随着去。他要对她好，給她一切的机会。

六十二号的門开了时，他能清楚听見她唱着歌，立刻就把这話說了，以防万一不放他进門。

是的，索米斯太太在家，可是女仆不知道她見不見客。

可是詹姆士动作向来敏捷，人家看見他那样高高的个子，神情恍惚，往往弄得詫异之至；他不等待女仆去問清楚，三脚两步就走进客厅。他看見伊琳坐在鋼琴面前，两只手停留在鍵子上，显然在傾听穿堂里的談話。她招呼他一下，臉上并沒有笑。

“你婆婆病了，”他开始說，指望一上来爭得她的同情。“我把馬車預备好了。你做做好事，把帽子戴上，跟我出去兜一下。对你有好处！”

伊琳把他望了望，象要拒絕似的，可是仿佛又改变了主意，上了楼，戴了帽子下来。

“你带我上哪儿去呢？”她問。

“我們就上罗宾山去，”詹姆士說，把話說得非常之快；“这两匹馬須要溜一下，我也想看看他們在那边做得怎样。”

伊琳犹豫了一下，可是仍旧改变了主意，出門上了馬車，詹姆士密切留意着她，看談話是不是有把握。

一直到路程走了一半时，他才开口：“索米斯很喜欢你——他不愿意人家对你有任何議論；为什么你不能对他亲热一点呢？”

伊琳臉紅了，低声說：“我不能硬装出来。”

詹姆士严厉地望她一眼；他覚得現在伊琳既已坐上自己的馬車，又是自己的馬，自己的佣人，老实說她就跳不出他的手掌。她既沒法不理会他，也沒法把事情鬧开。

“我不懂得你是什么心思，”他說。“他是个很好的丈夫！”

伊琳回答的声音很低很低，在馬車轆轆行駛声中，几乎不大听得出来。他只听出一句話：“你沒有嫁給他！”

“跟这个怎么說得上？他什么事都做得使你称心。你要上哪儿他就带你上哪儿，現在又替你在乡下盖这所房子。如果你有什么妝奩的話，那又不同了。”

“是沒有。”

詹姆士又望望她；他弄不懂她臉上的那种表情；那样子簡直象要哭出来似的，然而——

“我敢說，”他赶快又說，“我們全都竭力想待你好。”

伊琳的嘴唇顫动了一下；詹姆士看見她頰上流下一滴眼泪来，弄得他不知所措。他覚得自己的喉嚨里好象有块东西堵着。

"我們都喜欢你，"他說，"只要你"——他本来打算說"学好，"可是改口說——"只要你对待他更加象个妻子一点。"

伊琳沒有回答，詹姆士也就不再說話。她的沉默有点使他很感覚不安；要他来形容，他只能說这种沉默与其表示抗拒，毋宁說表示默認。然而他仍旧覚得話还沒有說完；这一点連他自己都弄不明白。

可是，他沒法长久沉默下去。

"我想那个小波辛尼，"他說，"不久就要跟琼結婚了吧？"

伊琳的臉色一变。"不知道，"她說："你应当問琼去。"

"她給你写信嗎？"

"沒有。"

"怎么会的呢？"詹姆士說。"我以为你跟她頂要好呢。"

伊琳轉身向着他。"你也应当問問她！"她說。

"好吧，"詹姆士慌忙說，被她的臉色吓住了，"我眞不懂为什么我得到的都是答非所問，可是的确就是这样。"

他坐着盘算自己受到的奚落，終于忍不住說道："我是劝誡过你了。你不肯回头。索米斯他是不大說話，可是看得出他对这种事情未見得能容忍多久。那时候你只好怪自己，不好怪别人，而且，誰也不会同情你。"

伊琳低下头微笑地弯了弯腰："我很感謝你的盛意。"

詹姆士弄得不知怎样回答是好。

上午天气晴热，下午逐漸变得阴晦悶人；从南方升起一陣烏云，那种黑里带黃的顏色暗示着要有雷雨，而且升得愈来愈高了。路旁树上的枝条全都垂了下来，連叶子都一点不动。跑热了的馬，身上发出一种輕微的胶粘的气味，在重浊的空气里久久不散；車夫和馬夫僵直着身体，在前面車厢里悄悄相互低語，連

头都不回一下。

房子总算到了，詹姆士大大松了一口气；这个女子，他一向認为十分温柔和順的，現在坐在他身边却变得沉默寡言，而且莫測高深，使他感到駭然。

馬車駛到房子門口停下，两人走进房子。

穿堂里很凉快，而且闃靜无声，就象走进一所坟墓似的；詹姆士一个寒噤一直通过脊梁。他赶快掀开柱子間厚重的皮門帘，走进內院。

他禁不住喝一声采。

院子里的布置和装修的确十分雅致。埋在地下是一座大理石的圓盆，盆里貯滿了清水，盆子四周种了許多高高的鳶尾草，圍成一圈，从这里起一直到墙脚根都是暗玫瑰紅的磚地，一望而知是最上等的磚料。院子一面的墙装了一座大白磁磚的爐子，用紫皮帘子整个遮起来；这些皮帘子最使他贊賞不置。中間的天窗推开了，外面的暖空气从天窗里面一直透到屋子的中心来。

他站着，手抄在后面，头在高削肩膀上面昂了起来，仔細察看那些柱子上面的花飾和楼上回廊下面牙白色墙上那些盘繞的花紋。显然的，这些都做得十分精細。完全配得上一个上流人士的住宅。他走到那些帘子面前，待发現这些帘子是怎样一回事之后，就把来拉开，这样帘子后面的画廊就露了出来，画廊的尽头是一面大窗子，把整个的墙壁都占滿了。黑橡木的地板，墙壁仍旧是牙白色。他陆續把些門打开窺望。一切都布置得井井有条，立刻就可以搬进来住。

他轉过身来找伊琳說話，这才看見她在花园进口的地方，跟她丈夫和波辛尼站在一起。

詹姆士虽說在感覚上并不特别敏銳，也立刻覚出事情不大

妙。他走到三个人跟前来；心里隐隐有点着急，但是弄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就設法来斡旋一下。

“你好，波辛尼先生？”他說，伸出手来。“你在这些上面花的錢可着实不少啦，我要說！”

索米斯背过身去走开了。詹姆士把波辛尼的一付苦臉望望，又望望伊琳，一气之下，就把心里的話說了出来：“哼，我眞說不出是什么緣故。什么事情都不告訴我！”当他随在儿子后面走开的时候，他听見波辛尼发出一声短笑，并且說，“謝謝老天爷！你的样子——”可惜得很，下面的話沒有听到。

到底是什么事情呢？他回头望一下。伊琳紧挨在建筑师身边，那付臉色跟他平日熟悉的伊琳完全不象。他赶快走到儿子面前。

索米斯正在画廊上踱步子。

“什么緣故？”詹姆士問。“这一切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索米斯向他望望，仍然是平日那种傲慢的安詳神态，可是詹姆士清楚看出他心里极端憤怒。

“我們的朋友，”索米斯說，“又超出了給他規定的款項，就是这样。这一次可对他不客气了。”

他轉身向門口方向走去。詹姆士連忙跟上去，搶在头里走。他看見伊琳把放在唇上的一只指头放下来，听見伊琳用通常的口气說了句話，自己不等走到他們面前就开始說：

“要有暴雨来了。我們还是回家罢。我們恐怕带不了你啦，波辛尼先生？嗯，恐怕不行了。那么，再見！”他伸出手来。波辛尼沒有跟他握手，可是轉过身哈哈一笑，說：

“再見，福尔賽先生。不要被暴雨打上！”就走掉了。

“哼，”詹姆士說，“不知道——”

可是这时他看見伊琳的臉色不好看，就停止不說下去。他一把抓着媳妇的肘弯，护送她向馬車走去。他有把握說，絕对有把握說，这两个人剛才在約定时間会面，或者类似的事情……

一个福尔賽原来計議好在一件事情上花多少錢，后来发現要花得比这个多时，在这个世界上更沒有比这更使他冒火的了。这也是人情之常，因为他生活上的一切安排都是靠精密計算来的。如果他不能倚靠財产的固定价值来計算，他就失去一切准繩；他就等于在苦痛的大海上飄流，沒有一个舵。

上面說过，索米斯跟波辛尼在通信里講定了什么条件，这事之后，脑子里就全然不想到房子的費用上去。他認为最后費用問題已經写得十分清楚，所以費用还会超出，他是根本沒有想到有这种可能的。因此，当他听到波辛尼說到原来限定的一万二千鎊的数目将要超出四百鎊的光景时，他簡直气得渾身冰冷。他原来估計在全部房子上只花一万鎊，后来逼得屢次超出預算，就时常深深責备自己不应当如此。可是，在这笔最后的費用上，波辛尼是完完全全講不过去的。一个人怎么会蠢到使自己做出这种事情来，索米斯眞不懂得；然而他偏偏做了，这一来索米斯长久以来对他怀着的仇恨和潜在的妒忌全都集中发泄在这笔最后的浪費上。过去他装扮的信任而友善的丈夫全完了。为了保全他的財产——他的妻子时，他装扮成那种样子，現在为了保全另一种財产，他的眞面目就露出来了。

“嗯！”他等到自己能够开口时跟波辛尼說，“我想你自己一定很引为得意呢。可是我不妨告訴你，你完全看錯了人！”

当时他說这两句話的时候，究竟是什么意思，他自己也不大有把握，所以吃了晚飯之后，他就把自己和波辛尼之間的通信找出来弄弄清楚。毫无疑問——这个家伙应当对这笔額外的四百

鎊負責，无論如何，其中的三百五十鎊要由他負責償还，他一定要做到使这个家伙照付。

当他得到这个結論时，他望望自己妻子的臉。她正坐在长沙发上平时坐的地方，摸着衣服領子上的花边。整整一晚上，她都沒有跟他講过一次話。

他走到壁爐板跟前，一面向鏡子里端詳自己的臉，一面說："你的朋友波辛尼硬要跟自己过不去；他只好吃苦头了！"

她鄙夷地望着他，答道："我不懂得你講的什么話！"

"你就会懂得。一点小数目，不值得你一笑——四百鎊。"

"难道說，你預备要他在这个可恨的房子上賠出四百鎊来嗎？"

"就是这样。"

"你知道他一个錢沒有嗎？"

"知道。"

"那么你比我平日想象的你更加卑鄙。"

索米斯从鏡子前面轉过身来，不知不覚地从壁爐板上拿一只瓷杯子，两只手滿滿握着，就象在做祈禱。他看見伊琳胸口起伏着，眼睛里充滿憤怒；他不理会她罵的話，靜靜地說道：

"你是不是跟波辛尼吊膀子？"

"不，我沒有！"

她的眼光跟他碰上，他眼睛望开去。她这話他也不相信，也相信，可是他知道自己这話是問錯了；她的心思他从来就不知道，而且永远不会知道。看她这付心意莫測的臉，同时想起有无数的晚上都是这样柔順的样子坐在这里，然而是那样的无法窺測、无法知曉，使他怒不可遏。

"我想你是石头做的，"他說，手指使勁那么一勒，把那只脆

弱的杯子竟然勒碎，碎瓷片紛紛落在爐栏里。伊琳微笑了。

“你好象忘記，”她說，“这杯子并不是石头做的！”

索米斯一把抓着她的胳臂。“要你明白，”他說，“只有死打一頓，”可是說完就轉身离开屋子走了。

第十四章

索米斯坐在楼梯上

那天晚上，索米斯上楼时心里有个感觉，覚得做得太过分了。他准备向她解释一下自己剛才說的話。

他把他們臥室外面过道里燃着的煤气灯拈熄掉；人停在門外，一只手放在門鈕上，盘算着賠小心要怎样一个措辞，原因是他不打算讓她看出自己心虛。

可是门开不开，便是他用力地拉，把門鈕紧紧地轉，也还是开不了。她一定是有了什么緣故把門鎖上，忘記开了。

他走进更衣室——更衣室里的煤气灯也仍旧点着，火头很暗——就赶快去开另一扇門。这扇門也鎖着了。接着他看見自己平时偶尔用的行軍床已經鋪好被褥，自己的睡衣就放在床上。他用手摸摸額头，拿下时手上已經汗湿了。他这才悟出自己已經被她关在外面。

他又走到外面門口，悄悄地轉动門鈕，叫道："开門，你听見嗎？ 开門！"

里面一陣輕微的簌簌声，可是沒有回答。

"你听見嗎？ 赶快讓我进来——我非进来不可！"

他能听得出近門处她呼吸的声音，就象一个动物受到生命

威胁时的呼吸一样。

在这种不啾不睬的沉默中，这种无法捉到她的形势下，有种地方使人心惊胆战。他回到里面那扇門那儿，用整个身体的重量来頂門，想要把門撞开。这門原是新做的——是他亲自叫人换过，預备度过蜜月之后进宅时使用的。他一怒之下，举起脚来踢門板；接着想到这样会把佣人惊醒，便又約束住自己，这才突然感覚到自己失敗了。

他在更衣室里頹然坐下，拿起一本書。

可是他眼睛里看見的并不是書上的字，而是他妻子的臉——金黃的头发披着裸肩，一双又大又烏的眼睛——站在那里就象困兽一样。他恍悟出她这一反抗举动的全部涵义来。她是預备永远决裂了。

他簡直坐不住，就又跑到門口；里面仍旧听得出她的声息，他就叫："伊琳！伊琳！"

他沒有想到自己声音叫得那样可怜。里面的簌簌声停止了，就象是預示凶兆似的。他紧勒着双手站着，心里在盘算。

过了一会他踮起脚尖偷偷繞到外面，突然跑到另一扇門面前，用尽力气想把門撞开。門撞得吱吱响，可是仍旧不开。他在楼梯上坐下来，两手蒙着臉。

他在黑暗里坐了好久好久，月光从头上天窗里照进来，形成一条淡白的痕子，沿着楼梯逐漸向身边延长过来。他企图来一套哲学的看法。

她既然把門鎖上，就沒有权利再做他的妻子，他就可以找别的女人来安慰自己！

过去他在这些女色上的涉猎都只是些不快的回忆——这些声色的追逐他毫无兴趣。过去也不过偶尔来一下，現在連这种

嗜好都丧失了。他覚得自己在这方面的兴趣决不可能恢复。他的欲望只有他的妻子能够满足，而她这时却是不眯不睬，战战兢兢地躲在两扇紧閉的門后面。任何别的女子都解决不了他的問題。

这个結論被他在黑暗中捉摸出来，覚得特别有力。

他的那套哲学完蛋了；代替了的是憤怒。她的行为是不道德的，不可原諒的，有十足的理由受到他权力范圍以內的任何惩罰。他什么女人都不要，只要她，而她却拒絕他！

这样看来，她一定是眞正恨他！他始終都相信不了。他現在还相信不了。这好象簡直荒唐，他覚得自己完全丧失了判断力似的。他一直都認为她温柔和順，然而这样温柔和順的女子却会采取这种断然的措置——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呢？

后来他重新問自己，她是不是跟波辛尼有勾搭。他不相信是这样；他就不敢相信这就是她拒絕他的理由——这种想法太叫人吃不消了。

要不要把他們夫妇之間的这种关系声張出去，使它成为公共的財产呢？这种想法也是令人受不了的。目前还缺乏最最令人信服的証据，所以他仍旧坚决不相信，要他相信就等于惩罰自己，誰又愿意这样？然而自始至終在他心里面——他确实相信就是这么一回事。

他拱着腰靠着楼梯的墙壁，月光在他身上照上一层灰白。

波辛尼爱上了她！他眞恨这个家伙，現在决不饒过他。除掉一万二千零五十鎊之外——这是他們通信里講定的最高数目——要他多付一个銅子他都不来，决計不来；或者付掉也可以，付掉之后再控訴他，叫他賠償損失。他要委托乔布林—波尔特律师事务所替他办这件案子。叫这个穷光蛋冲家！忽然——

不知道怎么被他联系得起来的——他想起伊琳也沒有錢。两个人都是穷鬼。这事使他得到一种古怪的满足。

眼前的沉寂被墙壁那边傳来輕微的吱吱声冲破了。她終于上床了。唉！快乐和美梦！現在就是她把門大开四敞，他也不肯进去了！

可是他的嘴唇，本来形成一种苦笑，这时却抽动了一下；他两只手蒙上眼睛……

第二天下午，时間已經很晏，索米斯站在餐室的窗子口，忧郁地凝望着外面的方場。

太阳仍旧怒照在那些篠悬树上面，树上快乐的大叶子在风中照耀，而且随着街角上一架手搖风琴的声調搖曳着。风琴正奏着华尔滋舞曲，是一首过了时的老調子，所以音調里的那种抑揚頓挫听上去都象是命定了似的；它奏了又奏，可是除掉那些树叶子之外，并看不見什么东西跟着它跳舞。

那个女子的样子并不十分高兴，她已經累了；那些高大的楼房上面并沒有人扔銅子給她。她把风琴推走了，可是过不了三家，又开始搖起来。

这首华尔滋舞曲就是那次伊琳和波辛尼在罗杰家里跳舞时他們奏的那一只；伊琳当时戴的梔子花的香味又使索米斯想了起来；当时她扯着波辛尼一直不停地跳下去，就好象繞着无完无尽的舞池似的；她經过他面前时，发光閃閃，眼睛里含着柔情，一股梔子花的香味就飄了过来，就象現在随着这促狹的音乐飄过来一样。

那个女人緩緩搖着风琴的柄子；她这样象推磨一样已經推了一天——在附近的史龙街推过，也許就当着波辛尼本人推过。

索米斯轉过身去，在雕花的盒子里取一支香烟，又回到窗口。这只曲子把他听得如醉如痴，就在这时候，他望見伊琳携着折攏的小阳伞，沿着方場赶回家来，穿了一件他沒有見过的柔軟的桃色短外褂，两只袖子垂了下来。她在风琴面前停下，拿出手皮包，掏錢給那个女人。

索米斯把身子縮了回去，在可以望得見外面穿堂的地方站着。

她拿大門鑰匙开了門进来，放下阳伞，站在那里照鏡子。她的两頰飞紅，就象在太阳下面晒过一样；笑唇微启。她把两只胳臂伸了出来，象要拥抱自己似的，同时发出一声狂笑，听上去簡直就象嗚咽。

索米斯走出来。

“美——得很呀！”他說。

她象中了枪彈一样急剧轉过身来，意思就想掠过他跑上楼。他拦着她。

“这样急做什么？”他說，眼睛紧盯着她耳朵旁边拖下来的一縷头发。

他簡直不認識她了。她就象燒起来一样，两頰、眼睛、嘴唇、以及那件不常穿的上褂，望上去顏色都是那样的濃郁。

她抬起手来，把那一縷头发掠上去。她呼吸很急促，就仿佛跑了路一样，每呼吸一下，从她的发間和身上都发出一种香味，就象一朵盛开的花发出来的香味一样。

“我不喜欢这件上褂，”他緩緩地說，“这东西太軟，一点样式沒有！”

他抬起一只指头指向她胸口，可是被她揮开了。

“不要碰我！”她叫。

他抓着她的手腕；她掙开了。

“你上哪儿去的？”他問。

“上天堂去的——在这个屋子外面！”說了这話，她就一溜烟上了楼。

外面，就在大門口，那个搖风琴的女人正在奏着华尔滋舞曲——象在感謝上蒼。

索米斯僵立在那里。他为什么沒有跟她上楼呢？

是不是因为在他的虔誠的眼睛里，被他瞧見了波辛尼从史龙街的高窗子里望下来，竭力想再能瞧一眼伊琳快要望不見的身形，一面使自己燒紅的臉凉下来，一面冥想方才伊琳投入他怀抱中的情景——她身上的香味和那一声仿佛嗚咽似的狂笑仍旧縈繞在周圍的空气里。

第 三 卷

第 一 章

馬坎德太太的見証

当然，很多的人，包括当时正在初露头角的“活体解剖激烈派”杂志的編輯在內，都会認为索米斯沒有丈夫气，应当把他妻子門上的鎖敲掉，把妻子痛打一頓，跟她仍旧快快活活过着結婚的生活。

当时的风气虽則已有所改变，人类的殘忍行为已經不象往常那样可恨地被仁慈的意味冲淡許多，可是国內一部分感情用事的人尽管可以放心，因为索米斯这类事情是全然不来的。原来在福尔賽家人中間，主动的殘忍并不受欢迎；他們太小心謹愼了，而且，整个說来，心腸也太軟。拿索米斯来說，他的性格里总还带有一般的自尊心，这点自尊心虽不足以使他眞正做出什么慷慨的事情出来，却足以阻止他放任自己做出极端卑鄙的行为，除非是在他极度气憤之下才做得出来。最大的理由是这个十足的福尔賽坚决不肯覚得自己有什么可笑的地方。他就差把妻子老老实实打一頓了，此外别无办法可想，因此他也就不声不响安于現状了。

从夏天起，一直到秋天，他照样上他的事务所，理他的藏画，并且請朋友到家里来吃晚飯。

他暑天也沒有出門，因为伊琳不肯离开。罗宾山那边的房子虽則造好了，始終还是空着，沒有主儿。索米斯对"海盜"提出控告，要求他賠償三百五十鎊的損失。

一家叫佛里克—艾布的律师事务所代表波辛尼提出辯护。他們一方面承認事实，但是对索米斯的通信提出意見；这封信如果去掉一些法律名詞的話，就等于这样：那句"根据这封信的条件全权作主"完全是自相抵触的。

也是机会凑巧——这种机会在法律界那些掌握机要的人士中虽則难得碰到，但也不是不可能的——有不少关于这項对策的消息傳到索米斯耳朵里来。原来他的事务所里那位同伙勃斯达有一次往法院訟費檢察官华米斯萊家中赴宴，碰巧就坐在普通法院的年青辯护士① 姜克利的旁边。

凡是法律界聚会，碰到妇女不在座时，总逼得要談些所謂"本行"；就因为这个緣故，那位年輕有为的姜克利辯护士就跟他的邻座提出一个不涉及他个人利害的难題来；这位邻座的姓名他并不知道，因为勃斯达一直都是在幕后活动，外面很少人曉得他的名字。

姜克利說他碰到一件案子，里面有一点"很微妙"。接着他就把索米斯这件案子里的难題講給他听，同时小心保持着一切职业上应守的秘密。他說他跟人家談过，那些人都認为"很微妙"。不幸的是，引起爭执的数目很小，"不过对于他的当事人来說却他媽的关系很大"——华米斯萊家里的香檳酒虽則不好，可是很多——他担心法官可能会敷衍了事。他打算大大的干一下——这一点很微妙。他的邻座怎么一个看法？

① 英国的律师分出庭与不出庭两种，为了分别起見，在本書中把出庭律师都譯作辯护士。

勃斯达为人本来极端深沉，所以什么話都沒有說。可是事后他把这事告訴了索米斯，有点近于恶意开玩笑，原来他这人虽則不大說話，一个普通人的爱恶还是有的；最后他还說出自己的意見，認为这一点的确"很微妙"。

我們这位福尔賽根据原来的决定，已經把这件案子委托乔布林—波尔特律师事务所办理了；委托之后，立刻就懊悔沒有亲自办理这件事。当他收到波辛尼方面送来的辯护書副本之后，他就上这家律师事务所来。

这时乔布林律师已經故世了好几年，經手这件案子的是波尔特；波尔特告訴索米斯，在他看来，这一点相当微妙；他很想請教一下专家的意見。

索米斯叫他去請教一位能手，两个人就去找到皇家法律顧問华特布克，認为他是数一数二的；华特布克把文件留在手里六个星期，然后写了下面的意見：

"在我看来，这封信的眞正解釋跟双方的原来动机有很大关系，要看审判时双方的口供才能决定。我認为应当設法从建筑师这方面弄到一点材料，表示他承認自己知道用錢不能超出一万二千五十鎊。至于要我研究的那一句'根据这封信的条件全权作主'的話，这一点很微妙；不过我覚得大体說来'波瓦卢控訴白拉斯地德水泥公司'一案的判例是可以援用的。"

他們就根据这个意見着手起来，向对方提出些質問，但是可恨的是佛里克—艾布的回信非常之高明，信里什么都沒有承認，而且也不侵犯到对方的利益。

索米斯到十月一号才看到华特布克的意見書，就在餐室里等候用晚飯的时候。这使他心緒很是不宁；倒不完全是因为看見"波瓦卢控訴白拉斯地德水泥公司"案件的判例可以援用的緣

故，而是因为这一点最近由他自己看来也显得微妙了；这里有一种非常可喜的引起爭执的地方，正合法律界的口胃，好借此大显身手。他自己如此看法，现在皇家法律顧問华特布克也是如此看法，一个人怎么会不着急呢？

他坐着盘算着这件事，瞠着眼睛望着空壁爐的爐栏；原来时間虽則已經是秋天，今年的天气却始終晴和，就好象仍旧是八月下旬似的。急的滋味眞不好受；他恨不得一脚踩断波辛尼的脖子才痛快。

自从罗宾山那天下午之后，他就沒有見过波辛尼；虽說如此，他始終覚得波辛尼就在他的眼前——那張瘦削的臉上的两个高顴骨和一双热情的眼睛，他脑子里一直記得。可以說他始終沒有摆脫掉那天夜里天亮时听見孔雀叫的感覚，覚得波辛尼的阴魂一直都在纏繞着这座房子，这并不是过甚其辞。每到天晚时，他看見有什么人在門口走过，那个身形都象是“海盜”——乔治給他起的这个綽号眞是再确切沒有了。

伊琳仍旧跟波辛尼会面，这一点他是肯定的；至于在哪里会面，或者怎样一个会面法，他不知道，也不想問；他私心里隐隐有一种顧忌，覚得事情知道多了反而不好办。这些时，好象一切都是地下活动。

有时候他問起妻子上哪儿去的——这句話是所有的福尔賽都免不了要問的，因此他也照样不放过——她的样子显得很古怪。她那种鎮靜的派头眞是了不起，可是偶然間在她那張毫无表情的面具上——尽管一直在他眼中是那样莫測高深——也会隐隐看出一种他一向不大看到的神情来。

她有时連午飯也出去吃；当他問起貝儿生，太太是不是在家里吃午飯时，貝儿生的回答时常是：“沒有吃，老爷。”

他极端不贊成她一个人在外面閑蕩，而且跟她当面說过。可是她并不理会。她不听他劝告的那种若无其事的派头有些地方使他又駭又气，然而又不禁好笑。的确，她好象心里在自鳴得意，認为把他压下去了。

他站起来，把皇家法律顧問华特布克的意見書放下不看，上楼进了她的臥室，原来她白天并不鎖門——他看出她总算識得体面，不讓佣人瞧見笑話。她正在刷头发，这时轉过身来向着他，凶狠得有点莫名其妙。

“你有什么事情？”她說。“請你离开我的房間！”

他答：“我要知道我們两个中間这种情形还要繼續多久？我已經容忍了好久，再不能忍下去了。”

“你能不能离开我的房間？”

“你能不能把我当作你的丈夫？”

“不能。”

“那么，我就要逼你非叫你把我当作你丈夫不可。”

“来嗎！”

他眼睛睜得多大的，对她回答得这样若无其事，甚为駭异。她嘴唇閉成一条綫；一大堆蓬松的头发复着裸露的肩头，异样地金光灿烂，越发衬托出那双深褐的眼睛——眼睛里面燃燒着畏惧、仇恨、鄙視和那种他习見的异样的胜利感。

“現在，你可以不可以离开我的房間？”

他轉身气哼哼地走了出去。

他明知道自己不打算逼她，而且看出她也知道——知道他有所忌憚。

他有个习慣，經常跟她談一天里做些什么事情：有些什么当事人上事务所来找他；怎样替巴克斯办妥一件房产押款的；那件

多年不决的佛里尔对福尔賽的訟案最近的情形；这件案子的起因全由于他的叔祖尼古拉把自己的財产处置得过于愼重了，愼重得入了魔。把財产捆得牢牢的，誰也得不到手，这件案子看上去将要永远成为几个律师代办的衣食飯碗，直到世界末日为止。

他还談自己上乔布生行看过，談在倍尔买尔大街达萊倫父子画廊里看見一張布齐尔的画，自己还沒有来得及就被人买去了。

他对布齐尔、瓦涂和这一派的所有画家都很看得上。他有个习慣，經常拿这些事情跟她談，甚至現在还照常跟她談，在吃晚飯的时候一談就談上半天，好象这样滔滔不絕談着时，他可以不感到內心的痛苦似的。

时常，碰到两个人单独在一起，她跟他道晚安时，他总設法吻她一下。也許他暗怀一种希企，能够哪天夜里她会放他进房；或者仅仅由于他覚得做丈夫的应当吻一下自己的妻子。就算她恨他，这个古礼无論如何总不应忽略，那样就是自己理亏了。

而且她为什么要恨他呢？便是到現在他还是信不了。被人家恨的滋味眞是說不上来——这种情緒太偏激了；然而他也恨波辛尼，那个"海盜"，那个窺伺的流浪汉，那个夜游神。在索米斯的心目中，他好象永远潛匿在哪里等着——永远在游蕩。啊，可是他一定过得很潦倒呢！那个年青的建筑师伯吉特曾經看見他从一家三等飯館里出来，神气非常之頹丧！

往往在他躺在床上睡不着，自己盘算着这种看上去永远沒有个完結的局面时——除非她会忽然明白过来——他的脑子里从来沒有認眞想到要和自己的妻子离异过……

还有福尔賽家其他的那些人！他們在索米斯这出幕后的悲剧里担任了什么角色呢？

說实在話，都簡直沒有担任什么，因为他們都往海边去了。

他們都住在旅館里，疗养院里，或者自己租賃的房子里，天天出来洗海水浴；給自己儲存起一大堆臭氧准备过冬。

每一房都在自己挑选的葡萄园里，把自己最喜爱的海空气当作葡萄一样来培植，选剔，榨汁，装瓶。

到了九月底才开始看見他們各自归来。

他們一个个身强体壮，臉上的气色紅紅的，坐着小載客馬車，每天从各个車站到达家中。第二天早上就看見他們各回各的行业去了。

这底下一个星期天，悌摩西家里从午飯起直到吃晚飯的时候都挤滿了人。

这里面談的閑話实在太多，而且太有趣了，来不及一一細講；在这些談話当中，史木尔太太提到索米斯和伊琳并沒有出門。

另外一件有趣的事情却有待于一位比較和这件事情无关的人来补述了。

有位馬坎德太太是維妮佛梨德·达尔第頂要好的朋友；在九月里一个下午将近四五点鐘的时候，这位馬坎德太太跟小奥古斯特·菲力巴在里希蒙公园騎脚踏車鍛炼身体，碰巧被她撞見伊琳和波辛尼正从鳳尾草从那边向幸恩門走去。

这个可怜的小女人可能是口渴了；她在一条又干又硬的公路上騎了好长一段路，一面騎着脚踏車，一面和菲力巴講着話，这一点滋味——倫敦人全知道——便是最强壮的身体也是吃不消的；也可能是因为她看見"那两个"从清凉的鳳尾草从里走出来，引得她艳羡起来。原来山頂上那片清凉的鳳尾草从上面的橡树长得亭亭如盖，許多鴿子就在树上唱着連綿不断的合欢曲；当

那些馴鹿悄悄走过时，秋天就向草里那些情人們的耳朵里喁喁低語着。鳳尾草丛啊！你是一去不返的欢乐，是天地交泰的漫漫长夜里那些金黃的时刻，是牡鹿的乐园，是矮树精的神庙——那些在夏日薄暮圍着樺木女仙白銀身体跳跃的矮树精！

这位太太和福尔賽家所有的人都認識，上次琼訂婚举行的茶会她也到場，因为一看見眼面前她要对付的是这两个人时，自己并不覚得茫然无措。她自己的婚姻可怜并不圓滿，可是她心地明白，手段又高明，結果她丈夫被她逼得犯了一件大錯，而她自己却从容完成了必要的离婚手續，同时并不引起輿論的譴責。

由于有这些緣故，她在男女的事情上眼睛最毒；她住的那座分成許多小公寓的大厦里就聚集了有不計其数的福尔賽，这些人做了一天生意下来主要的消遣就是談論各人之間的私事。

可怜的小女人，她可能是口渴，但肯定是談得膩味，因为菲力巴的口才太风趣了。所以在这样一个意想不到的場合碰上了"那两个"在她簡直是如获至宝。

談到这位馬坎德，就象全倫敦的人談到她一样，时間老人只好暫时駐足一下。

这个身材渺小然而人才出众的女人的确值得注意；她有一双无所不窺的眼睛，和一付伶牙利齿；这些，說来也許令人难以索解，都是被她用来替天行道的。

摆着一种曾經滄海的神气，她能够不顧别人难堪地表現自己决不会上人的当。在摧毀那阻碍文明車輪的武士精神这件事情上，拿她那种做法来說，她恐怕比倫敦任何一个女人的貢献都大。她做人行事都漂亮之极，所以人家談起她时都亲亲热热称呼她"小馬坎德！"

她穿的衣服又紧貼又合身，而且是一个女子俱乐部的会員，

不过又不是那种一心只想着妇女权利的神經不宁、神色凄惨的会員。她的那些权利都是不知不覚地享受到的，自然而然就到了她手里；她而且十分懂得一方面尽量利用这些权利，同时并不引起她所依附的那个偉大阶級的反感，不但沒有反感，反而欽佩她；所以如此，倒不完全由于她对人态度和藹，而是由于她的家世、教养和掌握了那个秘密的、可靠的尺度——財产意識。

她是貝德福州一个律师的女儿，外祖父是牧师；她嫁了一个好好脾气的画家，爱好自然簡直爱得入魔，終于遺弃了她去搭上一个女戏子；在她这一段痛苦的結婚过程中，她始終都顧念着上流社会里的那些戒律、信念和观感；及至获得自由之后，她毫不为难就全心全意奉行起福尔賽主义来了。

她經常总是那样兴高采烈的，而且"消息特别灵通"，所以到处受人欢迎。大家都覚得她完全照应得了自己，决不会上人家的当，所以当有人在萊茵河或者賽瑪特山碰見她一个人，或者跟一个女子、两位男子一同旅行时，他們并不覚得詫异或者不以为然；正由于她有这种了不起的不上人当的本領，所以所有福尔賽家的人都从心里喜欢她，这就使她能够一毛不拔而尽量享受别人的一切。大家都認为，如果要保存和增加我們里面最好的女性典型的話，希望就应当寄托在象馬坎德太太这样的女人身上。她从来沒有生过儿女。

如果說世界上有什么人使她特别不能容忍的話，那就是男人喚做的那种"嬌媚"的柔順女子；尤其是索米斯太太，她一直就不喜欢。

无疑的，她私心的感受是，如果"嬌媚"一旦被人承認为女子的标准的話，那么精明强干就要垮台；伊琳具有的那种微妙的誘惑力偏偏使她不能熟視无睹，所以她就恨她——尤其是碰到这

种所謂"嬌媚"使她沒法子对付时，她就更加恨得厉害。

不过她說，她看不出这个女人有什么动人之处——她不行——她决計不会把持得住自己——誰都可以叫她上当，这是一望而知的——老实說，她就看不出她有什么地方使男人傾倒。

馬坎德太太并不眞正是个坏人，不过經过那一段結婚生活的艰难困苦之后，为要維持她当前的地位，她覚得表示"消息灵通"非常之有必要，所以对于公园里面"那两个"的事情是否应当保持緘默，她根本沒有想到。

她有时候上悌摩西家里来，照她平时的說法，"去給那些老骨董解解悶"；那天晚上，她剛巧在悌摩西家吃晚飯。請来的陪客永远是那几个：維妮佛梨德·达尔第和她的丈夫；还有佛兰茜——她算艺术界，因为大家知道馬坎德太太常在妇女乐园杂志上写些妇女服装的文章；另外，如果找得到的話，还有海曼家的两个男孩子給她卖弄一下风情；这两个孩子虽則从来不說什么，但大家都相信他們对时髦社会里一切最时新的玩意儿都十分熟悉。

在七点二十五分的时候，馬坎德太太关上她小小穿堂里的电灯，穿上她赴歌剧場的兎鼠領大衣，到了外面走道里，停一下看看带上大門鑰匙沒有。这些自成格局的小公寓甚为方便；光綫和空气誠然沒有，可是自己要关上就可以关上，要出去就出去。沒有佣人麻煩你，无拘无束，不象从前可怜亲爱的佛萊德一天到晚阻在你眼前，失魂落魄的样子，捆得人动都不能动。可怜的亲爱的佛萊德，她跟他也沒有什么深仇大恨，他是个十足的傻瓜；可是一想起那个女戏子，便是在現在，还使她嘴边露出一絲敌对的鄙薄的微笑来。

她使勁带上門，在走道里一路过来，走道两边是阴沉的赭黃

墙壁，一眼望去是数不尽的編了号数的棕色門。电梯正开下来；馬坎德太太把大衣的高領子裹到耳朵，头上紅褐色的头发一絲不乱，站着一动不动等候电梯开到自己这一层楼停下。鉄柵門格郎一声开了；她走进电梯。里面已經有了三位乘客，一个穿大白背心的男子，一張光滑滑的大臉就象个吃奶的孩子，两位老太太，手上都戴着无指手套。

馬坎德太太向他們笑笑；她个个人都認得；这三个人本来全都不講話，派头很大，当时立刻交談起来。这就是馬坎德太太成功的秘訣。她会逗人談話。

从五层楼一直开到底，談話就沒有断过；开电梯的背过身去，从鉄柵栏里面露出一張諷刺的臉。

四个人在楼下分手，穿白背心的男子欣欣然上彈子房去，两位老太太去吃晚飯，并且相互地說："有意思的小女人！""眞是个話匣子！"馬坎德太太上她的馬車。

当馬坎德太太在悌摩西家里用晚飯的时候，她的談話（虽則悌摩西本人永远沒有人能劝他出来吃飯）就带上一般福尔賽中間所流行的那种比較广泛的社会名流的口吻；她在悌摩西家里所以这样受欢迎无疑的就是这个緣故。

史木尔太太和海絲特姑太都覚得她的談話很别致，听得非常开心；都說"要是悌摩西能跟她会会多好！"她們覚得馬坎德太太对他有益处。比如說，她会告訴你查理·費斯特的儿子最近在蒙地卡罗做些什么事情；告訴你丁毛斯·艾第那本风行一时、众口皆碑的小說里的女主角究竟是誰；还告訴你巴黎那边妇女穿大脚管褲子的一些事情。她而且很体貼；象尼古拉大儿子的那个叫人煩神的就业問題，她就全部清楚。事情是这样的，尼古拉的老婆要儿子进海軍，尼古拉本人要儿子学会計，認为这样安

全些。馬坎德太太坚决不贊成小尼古拉进海軍。在海軍里面，你非得特别聪明或者关系特别多不可，否則的話，他們就会毫无理由抹杀你的一切；再說，一个人进海軍究竟指望些什么呢？就算你做到海軍大将——还不是那一点点薪俸！一个会計师机会多得多，不过要給他找一个好厂家，开头不会出岔子的。

有时候，她也会告訴她們一点証券交易所的內幕消息；不过这并不是說史木尔太太跟海絲特姑太听了就会照做。她們也沒有錢投資；可是这些話却使她們接触到生活的实况，因此听得她們非常起劲。这是一件大事。要去問問悌摩西，她們說。可是她們并沒有去問他，因为沒有問，她們就知道这种消息悌摩西听了反而煩心。不过事后有好几个星期她們都会悄悄翻閱馬坎德太太說的那家报紙——这家报紙很受她們重視，認为它眞正代表当时的时髦风气——看看"布拉特紅宝石"或者"羊毛雨衣公司"的股票究竟是上漲还是下跌。有时候她們連公司的名字都找不到；那样她們就等到詹姆士或者罗杰，甚至于斯悅辛来到时，带着兴奋好奇的心情，連声音都显得抖了，問他們波立維亚石灰亚鉛公司的股票怎样——她們在报紙上連名字都找不到。

罗杰就会回答："你們問这个做什么？廢紙！你們准要跌得头青眼肿——把錢投在石灰和那些你們不懂的东西上面！哪个告訴你們的？"及至問清楚馬坎德太太跟她們怎样說的，罗杰就走了，到了城里向人家打听一下，說不定在这些股票上自己也投点資。

当时晚飯正吃到一半，事实上剛巧是斯密沙儿端上羊胛肉的时候，馬坎德太太神气活現地把四下望望，就說："哦！你們曉得今天我在里希蒙公园碰上哪一个？你們决計猜想不到——索米斯太太跟——波辛尼先生。他們一定是下乡看房子回来的！"

維妮佛梨德咳了一声，沒有一个人說話。这个見証是他們每一个人潛意識里都等待着的。

說句公道話，这实在不能怪馬坎德太太；她跟三个朋友結伴去游瑞士和意大利湖沼区剛回来，所以沒有听到索米斯跟他的建筑师鬧翻了。因此，她根本沒有想到自己这句話会給听的人那样深刻的印象。

她身子坐得笔直，臉色微頹，轉动着两只尖銳的小眼睛把一張張臉望过来，估計她这句話产生的效果。海曼家的两个男孩子一边一个坐在她旁边，同样一張瘦削、緘默的餓臉向着盆子，繼續吃羊胛肉。

这两个，加尔斯和吉賽，长得非常之象，而且形影不离，所以人家都把他們叫作"德罗米欧哥儿倆"①。他們从来不談話，而且好象成天无所事事。人家通常都当作他們在准备一个重要的考試；总是看見他們在附属他們房子的公用花园里散步，帽子不戴，手里拿着書，牵着一头猎狐的短毛狠犬，相互間一句話不說，永远抽着烟，这样成几个鐘点下去。每天早上，两个人各自騎一匹出租的瘠馬，馬腿就跟他們自己的脚一样瘦，在相隔五十碼的光景，緩轡向坎普登山馳去；每天早上，約摸过了一个鐘点之后，仍旧相隔五十碼的光景，又看見他們緩緩馳回来。每天晚上，不管他們在哪里吃晚飯，在十点半左右总可以看見他們在阿兰布拉方場那边倚着栏杆。

这哥儿两人我从来沒有看見他們不在一起过；他們就这样安度着岁月，显然十分滿足。

在这不好受的当儿，他們心里忽然被那种上流人士的情緒

---

① 莎士比亚喜剧錯中錯中的两个相貌相似的弟兄。

隐隐激动起来，所以都轉身望着馬坎德太太用着差不多同样的口吻問道："你見到那个——？"

馬坎德太太沒想到会这样問她，詫异得把叉子放了下来；斯密沙儿正走过她跟前，当时就把盆子撤去。可是馬坎德太太非常鎮定，立刻說："这羊肉眞好，我还得再吃一点。"

可是事后回到客厅里面，在史木尔太太旁边坐下来之后，她决心把这件事情弄个明白。她开口說：

"好一个美人儿，索米斯太太；那样的多情！索米斯眞是好运气！"

她一心想要打听一点消息，就忘掉适当照顧福尔賽家人那种碍面子的感覚；这家人再有什么苦衷是决計不肯讓外人分担的；史木尔太太整个身体呼嚕一声挺起来，一付庄严的面孔，带一点抖說：

"亲爱的，这件事情是我們从来不談的！"

第 二 章

公 园 之 夜

虽則史木尔太太凭着自己屢試不爽的本能，說了一句話，使得她的客人“只有更加迷惑”，可是要找一句比她形容得更加确切的話，倒也不容易。

这件事情便是在福尔賽家自己人中間也是不能談起的——用索米斯自己发明的一句話来形容，这是“地下活动”。

可是自从馬坎德太太在里希蒙公园碰見他們之后，一个星期不到，福尔賽家的人全知道“那两个”做得太过分了；詹姆士——他每天那样安安份份从鷄鵡街回到公园巷来——知道了；終日閑蕩的乔治——他每天从海佛斯奈克俱乐部的大弧窗口逛到紅籃子酒店的彈子房里——也知道了；只有悌摩西，大家都小心瞞着不讓他知道。

福尔賽家人听到时的感想以乔治的一句話比任何人都形容得确切：他跟他兄弟欧斯代司說：“‘海盜’眞的‘干了’”；想来索米斯快要“吃不消”了。乔治专門会发明这类别腔别調的話，在时髦社会里到現在还流行着。

人都覚得索米斯当然吃不消，可是他有什么办法呢？也許他应当鬧了出来；可是鬧出来又多么的不体面。

除非把这件丑事公开揎出去，这个他們无論如何沒法贊同，此外就很难有什么办法可想。处在这种僵局下面，唯一的方法还是一点不跟索米斯說起，而且相互之間也不要談；事实上不聞不問。

摆出一付严峻而冷冰冰的面孔給伊琳看，或者会使她有点顧忌；可是現在很少看見她的人，要想故意找上她給她冷面孔看，好象也有点困难。詹姆士为了儿子这件不幸的遭遇着实感到痛苦，所以有时候关在自己臥房里的时候，就把心事向爱米丽傾吐了出来：

“我眞不懂，”他总是說；“把我可急死了。这非出丑不可，那就对他很不利。我不預备跟他講什么。也許一点事情都沒有。你怎么看法？人家告訴我，她很有艺术眼光。什么？唉，你眞是个‘十足的裘丽’①！嗯，我不曉得；我看事情要鬧得不可收拾。这都是由于沒有孩子的緣故。我一开头就看出不对了。他們从来不告訴我不打算有孩子的事情——什么話都不告訴我！”

他跪在床面前，煩得瞪着一双眼睛，向着被呼气。他穿了一身睡衣，脖子向前伸出来，傴着背，那样子活象一只长身白鳥。

“我們的主——”他把这几个字說了又說，心里反复想着的仍旧是这件丑事恐怕要鬧了出去。

他也跟老乔里恩一样，私心里总怪自己的族人平空要干涉到自己的家庭生活，悲剧的起因就在这里。那班人——他脑子里开始把斯丹奴普門那一房連同小乔里恩和他女儿都看作“那班人”了——做什么要跟波辛尼这种人攀亲呢？（他已經听到乔治起的那个“海盜”的綽号，可是弄不懂是什么意思——这个小

① 这句話是回答爱米丽的。大約爱米丽說了和史木尔太太說的类似的話，叫他不要談。

伙子是个建筑师啊。）

他本来一直敬重自己的哥哥乔里恩而且信赖他的那些見解，現在开始覚得自己把乔里恩有点看錯了。

他沒有老哥的那种倔强性格，所以气得还好，倒是愁得厉害。他最大的快乐是上維妮佛梨德家里去，带她的几个孩子坐馬車上坎辛登公园；在公园里那座圓池子旁边，常看見他踱着方步，眼睛焦灼地盯着小蒲白里斯·达尔第的小帆船，好象肯定这只船攏不了岸似的；就在这时候，小蒲白里斯——可喜的是，詹姆士覚得，这孩子一点不象他的父亲——在他脚前脚后跳跳蹦蹦地，总要騙他再賭一个辨士，看它攏不攏岸；他自己发現这船是迟早总要攏岸的。詹姆士就打賭；而且总是他付錢——有时候一个下午要付上三四个辨士，小蒲白里斯好象对这項游戏永远玩不厌似的——在付錢的时候，詹姆士总要說："啊，这是給你放在扑滿里的。咦，你很算得上一个闊人啦！"一想到自己的外孙錢愈来愈多时，在他眞是开心。可是小蒲白里斯曉得有一家糖果店，他早有妙算了。

他們时常穿过公园① 步行回家；詹姆士高肩膀，一張沉思而焦虑的臉，望着伊摩根和小蒲白里斯两个肥壯的小身体，执行着他那又瘦又长的保护人的职务，可怜的是他这付模样毫不引起旁人的注意。

可是这些公园并不仅仅属于詹姆士。这里有福尔賽，也有流浪者，有儿童，也有情侶；他們日日夜夜在这里休息游蕩，全都想摆脫掉一点工作的疲劳和街道的尘囂。

树叶子慢慢变黃了，依恋着太阳和温暖如夏的那些夜晚。

---

① 坎辛登公园和海德公园接連。

十月五日是星期六，天色从早到晚都是那样的蔚藍，日落之后，又变成紫葡萄那样的深紅。晚上沒有月亮，清彻的夜晚象件黑絲絨的衣服一样裹着公园里的树木；树枝上叶子已經稀了，望上去就象羽毛，在静止的温暖空气中一点也不动。全倫敦的人都拥到公园里来，从夏天的酒杯里喝掉那殘剩的酒脚。

一对对情侶陆陆續續从公园各个門里流进来，或者沿着小徑走，或者在烤热了的草地上漫步，一个个不声不响从亮处躡进那些疏树蔭里面：那儿，裹在温柔的黑暗里，或者倚着一棵树身，或者躲在一丛灌木的阴影里，他們除掉自身以外，其余的一切全都忘怀了。

小徑上又来了些人，在他們眼中，这些先驅者看上去只是那片热情黑暗的一部分，从黑暗里面傳来一陣奇异的喁喁声，就象是心房的忐忑跳动。可是当那陣喁喁声傳到灯光下的那些情侶耳中时，他們的談話动摇了，停止了；他們的胳臂勾搭起来，眼睛开始向黑地里找寻、窺探、搜索起来。忽然間，就象被一只无形的手掌拖住一样，他們也跨过栏杆，于是象影子一样在灯光下消失了。

远远的、冷酷的隆隆市声包圍着这片寂静；这里面，洋溢着千百个掙扎着的渺小人类的各种情感、希望和爱慕；尽管那个大福尔賽集团——市政府——对这类事情不以为然，一直認为爱神是社会的严重威胁，仅次于阴沟的排泄問題；尽管如此，这天晚上在海德公园里，而且在千百个其他公园里，爱情仍旧在进行着；如果不是这样的話，那些千千万万的工厂、教会、商店、税局和沟渠——因为他們是这些的监护者——就要变得象沒有血液的脉管，沒有心脏的人一样。

当这些置身度外、談情說爱的人类天性藏身在树底下，远离

开他們无情的敌人——"财产意識"——的监督，悄悄举行着欢会的时候，索米斯正从灣水路悌摩西家里一个人吃了晚飯回来；他沿着湖水走着，脑子里盘算着未来的那件訟案，这时他听見一声低笑和接吻的声音，不由得使他的血液从心里涌起来。他想第二天写封信給泰晤士报，請編者注意我們公园里的情形太有伤风化了。可是他后来并沒有写，因为害怕看見报紙上登出自己的名字。

他在爱情上虽則是个快要餓死的人，从那片寂靜中傳来的喁喁私語，和黑暗中半隐半現的人影，对于他的作用就象是一种病态的刺激。他离开水边的小路，悄悄走到树底下，沿着一丛丛树木的濃阴走着；在这里，栗树枝上的大叶子低垂下来，形成更加黑暗的隐秘巢穴；索米斯故意繞着圈子走，想把那些抵着树身的并排椅子，那些摟抱的情侶——人家在他走近时都轉动一下——偷偷窺看一下。

現在他站在小丘上眺望着下面的蛇盘湖了；湖上灯光明亮，一对情侶坐在湖边一动不动，被銀色的湖水衬上去就象一片黑影子，女的把臉埋在男的頸子上——望去就象一块雕刻出来的整体，象征着爱情，靜靜的，毫不害羞。

象胸口打了一拳，索米斯赶快溜进树阴的深处。

他这样搜索，究竟是什么心思呢？究竟找寻什么呢？是找疗飢的粮食——还是黑暗中的光明？誰知道他在指望发現什么——是与己无关的对于男女爱悅的認識——还是他私人这出"地下"悲剧的結局——因为，話說回来，这里每一对无名的，叫不出名字的黑漆漆的情侶安見得不会是他跟她呢？

可是以一个索米斯·福尔賽的妻子会象一个普通下流女子坐在公园里——他找的不可能是这种事情！这太想入非非了；

然而，索米斯仍旧踏着无声的脚步，一棵棵树走过去。

有一次他賭咒是了；有一次那声“但愿能永久这样”的低語又使他的血液涌了上来，于是他耐着性子，坚决地站在那里，等着这两个起身。可是在他面前走过的只是一个瘦骨伶仃的女店員，穿着一件肮脏的上褂，吊着她情人的胳臂去了。

在树下那片寂靜里面，无数其他的情人也在低声說着这个希望，无数其他的情人相互摟抱着。

索米斯忽然感到一陣厌恶；他抖擻一下身子，回到小路上，自己也莫明其妙地放弃寻找了。

第 三 章

植物园中的幽会

小乔里恩的境遇并不象一个福尔賽家人那样寬裕；水彩画家总要到乡下去走走，寻幽訪胜，不这样經历一下的話，就不能下笔；可是这笔錢他却出不起。

事实上，他时常弄得沒有办法时，只好携着画盒子上植物园去；在植物园里，一張小凳子放在智利松的树蔭下面，或者橡胶树背风的一面，他常会画上大半天。

一位新近看过他作品的画家曾經发表过下列的意見：

“你的画也可以說是很好；有几張的色調确乎表現出对自然的感受。可是，你看，这些画的題材太分散了；决不会引起人家的注意的。比如說，如果你选擇一个固定的題材，象‘倫敦夜景’，或者‘水晶宮① 的春天’之类，一連画上許多幅，人家一看就会知道这些画是怎么一回事。这一点非常重要，也不是几句話說得完的。所有在艺术上享盛名的，象克倫姆·斯东或者白里德，他們之所以享名都是靠避免那些人家不熟悉的題材；都是把自己作品限制在一个同样狹窄的范圍里，讓人家一望而知是他要买的画家。这完全是講得通的，因为一个收藏家买一張画，总不愿意人把鼻子凑在画布上半天才看出是哪个画的；他要人家一

看就能够說出，‘一張福尔賽的精品啊！’拿你来說，小心选擇一个人家能够当时就能看上的題材就更加重要，因为你并沒有什么特殊独創的风格。”

小乔里恩站在那架小鋼琴旁边听着，微带笑容；鋼琴上面一只花瓶插了些干玫瑰叶子——这是园子里唯一的出产——放在褪了色的花緞上。

他的妻子瘦削的臉上正在怒容滿面望着这位說話的人；小乔里恩轉身向妻子說：

“你懂吧，亲爱的？”

“我不懂得，”她用她若断若續的声音說，里面还夹着一点外国口音；“你有你的独創风格。”

那位批評家望望她，謙逊地一笑，就沒有再說什么。他跟别人一样，知道他們过去有一段恩爱史。

这番話对于小乔里恩的影响倒是很深；这种說法和他原来相信的一切都相反，和一切他認为艺术上講得通的道理都相反，可是有种古怪的内在傾向推动着他違反自己的意志，要他把这些話利用一下。

由于这个緣故，所以有一天早上小乔里恩忽然起了念头，想要画一批倫敦景色的水彩画。这个念头因何而起連他自己也弄不懂；一直到第二年他把这批水彩画画完，而且卖了一笔好价錢之后，某一天碰到他丢开个人得失而随意涉想的时候，这才被他想起那位艺术批評家的話来，并且从自己的艺术造詣中又一次証明了自己是个福尔賽。

他决定先从植物园开始，因为他在这里已經画过不少的画

① 一八五一年海德公园大展覽会的会場，一八五四年向游人开放。整个建筑是鋼骨和玻璃造的。

了；他选中那个小人造池的地点，池上这时正飄滿象秋雨一样紛紛落下的紅叶和黃叶；原来那些园丁虽則想把叶子扫掉，可是他們的扫帚却勾不着。园內其他的部分都扫得相当干淨，天天早上扫；大自然下的那些落叶全被他們扫了起来，扫成一堆堆，点上火徐徐燒着，升起芬芳而辛辣的烟气；春天是布谷鳥的叫喚，夏天是菩提花的香气，而秋天眞正的征兆便是这些烟了。园丁們的清洁习慣容不了草地上那片金黃色、綠色、紅褐色織成的图案。那些小石子路必須是洁淨无瑕，井井有条，既不反映生命的眞相，也不显示自然界那种緩慢而美丽的衰謝；然而把王冠踏在脚下，在大地上星星点点鋪上沒落的繁华，这底下，經过季节的变迁，再从这些里面涌現出撩乱春光的，也就是这种衰謝啊！

因此每一片叶子，从它振翅和树枝道别，緩緩翻飞落下时，就已經被人看上了。

可是在小池子上面，那些叶子却安靜地浮着，用它們的各种色采歌頌着上蒼，同时日光在上面盘桓不去。

所以小乔里恩找上它們。

在十月中旬的一个早上，他来到园中，发現离他画架二十步光景的长椅上有人坐着，使他心里很不舒服，因为他作画时，跟一般人一样，最怕被人看見。

椅子上坐的是一位穿絲絨外褂的女子，眼睛盯在地上。可是在他們中間隔着有一丛正在开花的月桂树，所以小乔里恩就用月桂树做掩蔽，着手装置画架。

他从容不迫地装着；正象一切眞正的艺术家那样，任何事物只要可以耽擱一下自己工作的，他都要注意一下；他发覚自己在偷眼瞧那位不識面的女子。

跟他父亲从前一样，他很能欣賞一張好看的臉。这張臉长

得很美呢!

他瞧見一个圓圓的下巴安置在乳白色的褶領里，一張嬌嫩的臉，深褐色的大眼睛，温柔的嘴唇，一頂黑寬边女帽罩着头发;身子輕倚在椅背上，蹺着腿;裙子下面露出一只漆皮鞋的鞋尖。在这个女子身上的确有种說不出来的嬌媚的地方。可是最引小乔里恩注目的还是她臉上的表情,使他联想起自己的妻子来。望上去好象这張臉的主人受到什么巨大的压力，自己抵御不了似的。这使他看了很不好受，心里隐隐引起一陣傾慕和騎士的热肠。她是誰? 她一个人在这儿干什么呢?

两个年輕男子，就是我們在摄政公园常看見的那种特别的魯莽而兼靦覥的类型,上园子里来打草地网球;小乔里恩望見他們带着羡慕的眼光偷眼瞧她，心里很不以为然。一个恋恋不舍的园丁耽在那里就一丛潘巴草做些不必要的活計; 他也借此来張一眼。一位老先生,从他的帽子看上去大約是园艺学教授,走这里經过三次，悄悄地上上下下打量她，打量了好久，嘴角带着异样的表情。

对所有这些人，小乔里恩都暗暗感到生气。这些人她一个都不望,然而小乔里恩敢保凡是有人走这里經过,都会这样悄悄望她。

有种女人可以使男人看了着魔，她的一顰一笑都給予男人一种快感,然而这个女子长的却不是那样一張臉;她也沒有英国那些福尔賽始祖极端珍視的"妖冶"; 也不是那种通常在巧格力糖盒子上見到的美人,按說这一种也不差;她也不是那种热情之中寓有圣洁,或者圣洁之中寓有热情的臉,这是室內装飾画和近代詩歌中所特有的;另外还有一类臉,常被戏剧家用来創造那种有趣的然而神經衰弱的,在最后一幕自杀的女性类型,可是她这

張臉看上去也不大象。

就臉模子和肤色来說，就那种迷人的温柔和順，艳丽然而絕俗的派头来說，这个女子的臉都使他想起齐珊那張"圣洁之爱"来，他有一張复制品就挂在餐室的碗橱上面。而且她引人的地方好象就在这种温柔和順上面，給人以一种感覚，好象只要一施压力她就可以屈服似的。

她在等什么呢，等哪一个呢，这样默默无言坐着；树上不时东一处西一处落下一片叶子，画眉鳥一个挨一个在草地上昂然走着，身上闪铄着秋霜。

后来她一張嬌媚的臉变得着急起来，小乔里恩四面环顧一下，看見波辛尼穿过草地大步走来，在他心里引起几乎象是情人的妒意。

他怀着好奇心留神看两个人会面，会面时眼中的神情，和握手握得那样久。两个人靠在一起坐下，尽管表面上竭力做得庄重，但是身子却紧紧挨着。他听見两人嘰嘰咕咕講得很快；可是听不出他們講些什么。

他自己是过来人！这种等待和半公开的約会，等的时候是那样长，会面的时間又是那样短促；这种偷偷摸摸的，在爱人中間常感到的焦急和佇盼，就象刑罰一样痛苦；这些滋味他都尝到过。

可是一个人只要把这两張臉看一眼，就可以看出这絕不是那种风魔了都市男女的暫时事件；絕不是那种突如其来的食欲，一醒来时狠吞虎咽，六个星期不到就重又吃飽睡覚了。这是眞正的爱情！这就是他自己过去碰到过的！这里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波辛尼在那里央求，她坐着看草地，神气是那样安靜、那样

温柔和順，然而絕对打动不了。

这样一个娟娟弱质，这样一个絕不会为她自己采取任何行动的女子！象波辛尼这样的男子能不能把她勾引上呢？她已經把整个的心交給他，而且会为他死，但是可能絕对不会跟他私奔！

小乔里恩好象能听得見她說："可是，心肝，这要毁掉你的一切的！"因为他自己就亲切体驗到，每一个这样女子的內心深处都怀有那种椎心的恐惧，深怕自己成为自己所爱的人的累贅。

他不再窺望他們了；可是他們温柔而急剧的談話傳进他耳朵里来，同时傳进他耳朵里的还有一只鳥儿期期艾艾的歌唱，象在竭力回忆它春天唱的調子：欢乐呢——还是悲剧呢？哪一个——哪一个？

两个人的談話慢慢停下来；接着是长时間的沉默。

"这把索米斯置于何地呢？"小乔里恩想。"人家还当作她耽心欺騙自己丈夫是犯罪的行为！他們簡直不懂得女人的心理！她是餓久了，在吃东西——在她这是报复！愿上蒼保佑她——因为索米斯也要报复的。"

他听見一陣綢衣服的簌簌声，从月桂树后面窺望出去，看見两个人走了，暗地里手拉着手……

老乔里恩在七月底就带了自己孙女儿上瑞士去；这一次上瑞士（这是他們去的最后一次），琼的健康和心情都大大的复原了。在各处旅館里——旅館里住的都是英国的福尔賽人士，原因是老乔里恩就是受不了"那班德国人"，他对一切外国人都这样称呼——在各处旅館里，由于老乔里恩是那样仪表堂堂，而且显然很有錢，而她又是老乔里恩的独养孙女，人們对她都很尊敬，她并不随便跟人家交往——琼一向就不随便跟人交往——

可是却結識了几个朋友，尤其是在龙河谷結識了一个肺病生得快要死的法国女孩子。

琼当时就下决心不讓她死；在策划和死神对抗的运动中，她自己的愁腸不覚忘了大半。

老乔里恩留心看着这个新形成的亲密友誼，一面感覚寬慰，一面又不以为然；从这件事情上又一次証明琼的一生将要花在那些“可怜虫”的身上，这使他很着急。难道她永远不会交些眞正于她有益的朋友，或者做些眞正于她有益的事情嗎？

“跟一批外国人勾搭上”，这就是他的看法，可是从外面回来时，他却时常挟些葡萄或者玫瑰花，笑眯着眼睛，殷勤地把来送給这位“馬姆賽儿”①。

九月快完的时候，尽管琼心里不愿意，馬姆賽儿維高尔在圣路可那家小旅館里——是人家把她送去的——断了气；琼对这場失敗深深感到痛心，所以老乔里恩携她上了巴黎。在巴黎看了“米罗維妮絲”雕刻和“馬黛兰”教堂，琼总算排遣了愁怀，所以到了十月中旬两个人回到倫敦来时，老乔里恩認为这次疗养已經收效了。

可是丧气的是，他們才在斯丹奴普門安頓下来，老乔里恩就看出她又恢复了原来的那种呆呆出神的样子。她时常坐在那里眼睛瞪得笔直，手支着下巴，就象北方神話里的小精怪，样子又是狰獰又是专注，而在她的周圍，新装上的电灯把那座大客厅照得通亮；客厅里的墙壁用錦緞一直糊到画綫，塞滿了从拜波—布尔白里鋪子里买来的家具。一面大金边鏡子，鏡子里面照出那些德萊斯登的瓷人儿，許多胸脯发达的女人，膝上各撫摸着一

---

① 法文 Mademoiselle，意为“小姐”。

只心爱的綿羊，許多穿着綁腿的年輕男子坐在她們脚下；这些还是老乔里恩做单身汉时买的，在那些艺术趣味低落的日子里，他对这些瓷人儿非常珍視。老乔里恩原是个思想最开通的人，在所有福尔賽家人中間，他比誰都跟得上时代，然而他永远忘記不了这些瓷人儿是他从乔布生行里买来的，而且花了一大笔錢。他时常跟琼談起，带着一种失望之余的輕蔑說：

“你这个人才不会喜欢这些瓷人儿呢！这些都不是你跟你那些朋友喜欢的破烂貨，可是却花了我七十鎊錢！”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当他有充足的理由認为自己的爱好是恰当时，决不随俗轉移。

琼回家来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上悌摩西家去。她硬跟自己說，她有責任去看看悌摩西，跟他談談这次旅行的見聞，給他解解悶；可是事实上，她所以上悌摩西家去是因为自己明白到只有在悌摩西家里可以在閑聊中，或者用什么轉弯抹角的問題，挤出一点波辛尼的消息，除了这里沒有第二个地方。

她們很亲热地接待她：她祖父可好？自从五月里来过一次，还沒有来看过她們。悌摩西叔祖身体很不好；那个扫烟囱的人在他的臥房里鬧了一个大乱子；这个笨貨把煤灰都扫下来了！这事使她叔祖很是生气。

琼坐在那里有大半天，深怕她們要講起波辛尼，然而又热烈地盼望她們講起。

可是史木尔太太却莫明其妙地愼重起来，愼重得人都变得麻木不仁了；她一个字都不透露出来，也不向琼問起波辛尼的事情。琼情急之下，終于問到索米斯和伊琳在不在倫敦——她还沒有去看望他們呢。

回答她的是海絲特姑太：哦，对了，他們在倫敦，根本就沒

有出門。好象房子出了一点小麻煩。琼当然已經听到說了！她还是問問裘丽姑太罢！

琼轉身望着史木尔太太；史木尔太太在椅子上坐得笔直，两只手紧握着，臉上布滿无数的小肉球。琼望着她，她却老不答話，保持着一种古怪的沉默；等到她开口时，她問的却是琼住在山上那些旅館里时穿不穿睡袜，想来夜里一定是很冷呢。

琼回答說她晚上不穿，她最恨这种不透气的东西；就站起身来走了。

在琼看来，史木尔太太选擇得当的沉默要比她可能講的任何話还要其兆不祥。

半个鐘点不到，琼已經在郎地司街从拜因斯太太嘴里把事实眞相套了出来，索米斯为了房子装修的事情已經向波辛尼提出訴訟了。

古怪的是，琼听到消息不但不着急，反而心情为之一慰；好象从这場爭端中望見自己的新希望似的。她探悉这件案子大約在一个月內就要开庭，波辛尼好象不大有什么指望胜訴，簡直沒有。

“我就想不出他会有什么办法，”拜因斯太太說；“这事对他非常之糟，你知道——他沒有錢——过得很窘。而且我們也帮不了他，我敢說。听說那些放款的人非要有抵押品才借錢給你，他抵押品又沒有——一点儿都沒有。”

拜因斯太太的身体近来又更加发福了；她的秋季团体活动正忙得热鬧，書桌上慈善会的节目单散得到处都是。她会意地望着琼，睜着两只鸚鵡灰的圓眼睛。

多年后，拜因斯夫人（拜因斯后来因为造了那所公共艺术博物館被封为爵士；这座博物院給了那些官吏很多飯碗，可是給那

些劳动阶級很少的快乐，而这所博物院本来是为了他們办的。）还时常想起这个女孩子一張年輕而专注的臉一时漲得飞紅——她一定是看出眼前的事情大有希望——連笑的样子也忽然变得可爱了。

这种改变，就象一朵花突然开放，或者經过漫长的冬季第一次照出阳光似的，既生动而且动人；这幕情景，以及这下面发生的一連串事情，时常在拜因斯夫人想着最要紧事情的时候，莫明其妙地而且不在时候上，闖进拜因斯夫人脑子里来。

小乔里恩在植物园里撞見的那次幽会也就是在同一天下午；在同一天，老乔里恩上鷄鴨街的福尔賽·勃斯达·福尔賽律师事务所走了一趟。索米斯不在，上苏摩賽特大楼① 去了；勃斯达正关在那間旁人进不去的屋子里，埋头在許多文件中間；把他放在这样一間屋子里是一个很賢明的措施，这样子他就可以指望他竭力多做些工作；可是詹姆士却坐在事务所的外間，一面啃指头，一面忧伤地翻閱着福尔賽控告波辛尼的申訴書。

这位头脑正常的律师对于这里的“微妙”論点仅仅感到一种額外的恐惧，覚得至多引起一些虛惊，使人看了好玩罢了；他的十足的实际头脑告訴自己，如果他本人是法官的話，他就不大会理会这一点。可是他却害怕这个波辛尼会宣告破产，那样的話，索米斯就仍旧得拿出錢来，另外还要付訟費。而在这种有形的恐惧后面，始終还存在着那种无形的煩恼，潛匿在那里，錯綜复杂，若隐若現，非常之丑，就象一个噩梦一样，而这件訟案只不过是这个噩梦的一个表面看得見的征象而已。

老乔里恩进来时，他抬起头，說：“好嗎，乔里恩？好久不看

---

① 苏摩賽特大楼是許多政府机关，包括税局的所在地。

見你了。他們告訴我，你上瑞士跑了一趟。这个小波辛尼，自己把事情搞得一团糟。我早知道会是这样的！”他把文件拿出来，惶惑而忧郁的样子望着自己的老哥。

老乔里恩不声不响看着文件；他看着时，詹姆士眼睛望着地板，一面啃着指头。

老乔里恩看到后来把文件一摜，文件拍的一声落在一大堆“有关朋康姆，已故”的供状中間；这堆供状就是那件“佛萊尔控訴福尔賽”訟案的許多附件之一，就象一株有出息的母树分出許多枝椏来一样。

“我不懂得索米斯是什么意思，”他說，“为了几百鎊錢鬧成这个样子。我还以为他是个有产业的人呢。”

詹姆士长长的上嘴唇气得直抽；他不能容忍自己的儿子在这种地方受到人攻击。

“并不是为的錢——”他說，可是眼睛正和老哥的直率、尖銳而严正的眼光碰上，就不再开口了。

一陣子沉默。

后来还是老乔里恩开了口，一面拈着胡子，“我来拿我的遺嘱的。”

詹姆士的好奇心立刻引起来，在他的一生中，恐怕沒有比一張遺嘱更使他兴奋的了；遺嘱是对于財产的最高处置；一个人手里有多少貨色，这是最后的一張清单；他究竟值多少身价，除了这个再沒有别的話可說了。他按一下电鈴。

“把乔里恩先生的遺嘱拿来，”他向一个神情急切、深暗头发的小职員說。

“你預备修改一下嗎？”同时在他的脑子里掠过一个念头：“哎，我有沒有他一样多呢？”

老乔里恩把遺嘱放在貼胸口袋里，詹姆士懊丧地扭动着两只长腿。

“他們告訴我，你近来置了几处很好的产业呢，”他說。

“你这个消息不知道从哪里得来的，”老乔里恩毫不客气地回答他。“这个案子几时开庭？下个月？我眞弄不懂你們是什么意思。这是你們自己的事情，当然由你們去管；不过如果要我說一句話的話，还是在外面了結的好。再見！”他冷冷地握一下手，就走了。

詹姆士一双瞠得笔直的青灰眼睛环繞着什么隐秘的焦灼的影子轉，又开始啃起指头来了。

老乔里恩把遺嘱带到新煤业公司，在那間沒有人的董事室里坐下来从头到尾讀了一遍。“倒霉鬼”汉明斯看見董事长坐在那里，就把新矿长的第一个报告送进来；老乔里恩严声厉色地把他頂了回去，弄得这位秘書臉上很下不去，但仍旧庄严地退了出来；随即把那个管股票过戶的小职員叫来臭罵了一頓，罵得那小职員不知怎么办是好。

象他这样一个乳臭未干的小伙子到这里办事处来自封为王，可不是——他媽的——他（倒霉鬼）看得慣的。他（倒霉鬼）到这儿办事处来的年代也久了，多得恐怕象他这种小伙子数都数不过来，如果他認为自己把事情全部做完了，就可以坐在那里什么事情不做的話，那么他就不姓汉明斯（倒霉鬼），諸如此类的話。

在那扇綠呢門的另一面，老乔里恩坐在那張桃花心木和皮面的长桌子面前，一付粗边的玳瑁眼鏡——眼鏡脚已經松了——架在鼻梁上，手里的金鉛笔沿着遺嘱上每一句話移动着。

遺嘱的內容很簡单；有些遺嘱上面常有些小笔的慈善捐款

和遺贈，不但看了叫人討厌，而且使一个人的財产化整为零，連晨报上登載的那一小段关于十万鎊富翁逝世的消息都显得不够神气了；在这張遺嘱上，这些东西全沒有。

内容很簡单。只有两万鎊是贈給他儿子的，“其余任何財产，不論动产或不动产，或兼有动产与不动产性質之財产——設定信托，将属于或出于这些財产的出息，如房租、年产、紅利、利息付給我上述的孙女琼·福尔賽或她的讓受人，終她的生年，由她独自使用、支配等等……而自她死亡或去世之后，应如該琼·福尔賽以她的最后遺嘱和遺言証書或是属于遺嘱、遺言証書或遺言的处分書性質的任何書据，尽管她是处在有在世的丈夫保障之下的地位，悉依这种書据所載的主旨、目的、用处，一般地都尽量按照这种書据所指定的样子、办法、方式，設定信托，将上面最后提到的土地、傳襲的一应产业、宅地、款項、股票、投資和担保品等，或在当时即作为財产，或即代表这些財产的东西，調度、委任、或为轉讓、給与以及处分之，这些書据須是她依法具立、签字和公告的。倘是項書据等……但是經常地必須……”諸如此类，一共是七張对开本大小的簡明扼要的叙述。

这張遺嘱是詹姆士在他事业最发达的那些年头里草拟的。他差不多把一切意外的事情都預料到了。

老乔里恩坐在那里把遺嘱看上大半天；后来从格架上取了半張紙，用鉛笔写下一段长长的附注；然后把遺嘱放在怀里扣上，命人給他叫好一部馬車，坐馬車到了林肯法学院广場的巴拿摩—海林法律事务所。杰克·海林已經去世，可是他的侄儿还在事务所里，所以老乔里恩跟他关起房門来談了半个鐘点。

他把馬車留在外面，出来之后，就告訴車夫上威斯达里亚大街三号去。

他感到一种莫名的悠然自得的满足，好象在跟詹姆士和那个有产业的人作对上打了个大胜仗似的。他們从此再沒有办法刺探他的私事了；他剛才已經取消了他們保管他的遺嘱的委托；他自己的事情全部都不交給他們管，全拿来交給小海林，而且他委托他們的他那些公司里的生意也要取消。如果索米斯眞正是那样一个有产业的人，一年少个千把鎊应当在他也算不了什么；想到这里，老乔里恩那部大白胡子下面的嘴狰獰地笑了。他覚得自己的行事正符合公平报复的原則，完全是应該的。

就象逐漸摧毀一棵老树的那种潜在的內部腐蝕作用一样，老乔里恩在自己的幸福上、意志上、个人尊严上所受到的創毒也在迟緩地、稳步地、在剝蝕着那代表他的人生观的华厦。生命把他的一面逐漸磨掉，終于使他象那个他身为家长的家族一样，失掉了平衡。

当他坐在車子里朝北駛向他儿子的家里时，他方才发动的这种新的处理財产办法，在他的脑子里看上去隐隐約約就象是一記責罰，針对着那个在他看来就以詹姆士父子为代表的家族和社会。他已經賠償了小乔里恩的損失，而賠償小乔里恩的損失却給他私心渴望的报复以一种滿足——他要报复时間老人，报复苦痛，报复干涉，报复这个世界在十五年中加在他独养儿子身上的一切沒法計算得清的全部讕言。在他看来，这种新处理正是重新貫彻自己坚强意志的一种方式；正可以逼使詹姆士，和索米斯，和自己的族人，和一切潜在的大群福尔賽——这些人是一道巨流，在冲击着他自己孤独頑强的堤壩——不得不承認事情要由他作主，而且永远不再嚕苏。想来自己終于会使这个孩子比詹姆士那个儿子，那个有产业的人，更加有錢得多，心里眞覚得好受。把錢給小乔眞是好受，因为他本来爱自己的儿子啊。

小乔里恩夫妇都不在家（老实說小乔里恩还沒有从植物园动身呢），可是那个小女佣告訴他，說男主人就要回来了。

老乔里恩說他等一下，就在那間褪了色的破落客厅里耐心耐气地坐下来；客厅里那些夏天用的花布椅套已經卸掉，椅子和长沙发的破烂相就全部显露出来。他巴不得把两个孩子找来；叫他們靠在自己身边，柔軟的身体抵着他的膝盖；听乔儿喊："哈罗，爷爷！"并且看他奔上来；感到好儿軟綿綿的小手悄悄摸上来，碰到他的面頰。可是他不肯。他这一次来有一件庄严的事情要做，非要等做完，决不玩耍。他一个人涉想，怎么只要自己的笔头动那么两下就可以使这座小房子里的一切改观，恢复它原来显然缺乏的那种世家气派；他可以把这些房間，或者什么更大的房子里的别些房間，摆滿了从拜波—布尔白里店里买来的艺术成果；他可以送乔儿去上哈罗中学和牛津大学（他儿子上的是伊頓中学和劍桥大学，他对这两处学校已經失去信心了）；他可以讓好儿受到最好的音乐教育，这孩子在音乐方面很可以造就得。

这一幕幕情景紛紛呈現在他眼面前，使他的胸怀一暢；就在这时候，他起身站在窗口，望着下面那片狹长的小园子；园內那棵梨树还沒有到深秋已經叶子落尽，在秋天下午逐漸凝聚的暮靄中聳着枯瘦的枝子。小狗伯沙撒在园子的那一头走动着，尾巴翻上来，紧貼着自己黑白相杂的毛松松的脊背，一面用鼻子嗅着花草，每隔这么一会儿就用腿抵着墙壁撐一下身体。

老乔里恩涉想着。

現在除掉給人东西外，还有什么开心事呢？然而一定要能找到一个对象——你自己的一个亲骨肉——对你給的东西懂得感激，那样子給起来才舒服！把东西給那些跟你沒有关系的人，

給那些你不負任何撫养責任的人，就得不到这种滿足！这样的施与是違反自己一生的信念和行事的，是辜負自己一切創业的艰难，辛勤的劳动，和平日那样省吃儉用的；是否定那个一直被他，被过去千千万万的福尔賽，被現在千千万万的福尔賽，被将来千千万万福尔賽，衷心承認，衷心拥护的世界上最偉大最驕傲的眞理。

而当他站在那里，望着下面月桂树蒙上煤灰的叶子，那片滿是黑斑的草地，和小狗伯沙撒的动作时，这十五年来因为被剝夺掉合法享受而尝到的痛苦全想了起来；在他的心里，創痛和下面即将到来的甜蜜完全融汇在一起。

小乔里恩总算回来了，对自己的作品甚是得意，而且由于在室外耽了好几个鐘点的緣故，精神很好。一听見自己父亲就在客厅里，他赶快問自己妻子在不在家，等到女佣告訴他不在家时，才松下一口气。他随即把画具等小心放在那張小衣橱里收好，就走进客厅。

老乔里恩的为人就是那样坚决，一上来就談到正題。“我已經把遺囑改过了，小乔，”他說。“你以后可以过得寬裕些了。我即刻撥給你一千鎊一年。我死后，琼可以拿到五万鎊，其余都是你的。你那只狗把花园都弄坏了。我是你的話，决不养狗！”

小狗伯沙撒正坐在草地中間，檢視自己的尾巴。

小乔里恩望望小狗，可是望得迷迷糊糊的，原来自己的眼睛湿了。

“你的一份总不会少过十万鎊，孩子，”老乔里恩說；“我覚得还是讓你知道的好。我这样年紀沒有多久好过了。以后我也不想再提。你妻子好嗎？替我問候她。”

小乔里恩把一只手擱在父亲肩膀上；两个人都沒有說話，这

件小事就算結束。

把父亲送上馬車之后，小乔里恩回到客厅里来，就站在剛才老乔里恩站的地方，望着外面的花园。他竭力想揣摩这件事对于他全部影响，而且，由于他也不免是个福尔賽，一片財产的远景在他脑子里开展出来；他过的这么多年的半节約生活并沒有泯灭掉他的本性。他抱着极端实际的态度，想到旅行，想到給自己妻子买些什么衣服，想到两个孩子的教育，想到給好儿买匹小馬，以及其他种种；可是在这样涉想当中，他仍旧想到波辛尼和他的情妇，和那只画眉鳥期期艾艾的歌唱。欢乐呢——还是悲剧呢？哪一个？哪一个？

已往的那些日子又象在眼前了——那些生动的、痛苦的、热情的、神奇的日子是金錢买不到的，而且那种炙热的甜蜜是什么都換不回来的。

他妻子回来时，他一直走到她跟前，把她抱在怀里；有大半天他站着不做声，眼睛閉上，紧紧摟着她；他妻子望着他，眼睛里是一付詫异、喜悅而疑惑的神情。

第 四 章

赴 地 獄 之 行

有一天夜里，索米斯总算行使了丈夫的权力，而且做了一个男子汉应当做的事；第二天早上，他只好一个人吃早飯。

他点上煤气灯吃着早飯，十一月下旬的濃霧就象一条大厚被把倫敦紧紧裹着，連方場上的树木从餐室窗子里望出去都不大看得見了。

他安然吃着，可是有时候会突如其来有一种感覚，就象咽不下东西似的。昨天夜里他做的对不对呢？这个女人是他法律上的而且是神圣結合的伴侶，她使他痛苦得太久了；現在他压制不了自己的飢渴，粉碎了她的抵抗，这样对不对呢？

眞怪，她那張臉現在还留在他脑子里；当时他看見她那付样子，曾經想要拉她的手，借此安慰她一下；在他脑子里还留下她那可怕的吞声啜泣，他从来沒有听見有这样的啜泣过，而且現在耳朵里仿佛还听得見；还有，当时他凭着一枝烛光站在那里望着，然后不声不响地溜掉，心里愧悔交集，这种古怪而令人受不了的感覚，現在也还是留在心里。

事情是做了，然而他对自己多少感到有点詫异。

两天前，在維妮佛梨德家里，他陪着馬坎德太太一起吃晚

飯。她跟他說，一双尖銳的淡綠眼睛直盯着他的臉望："原来你太太是那位波辛尼先生的好朋友呢，是嗎？"

他不屑問她这話是什么意思，可是肚子里却在盘算。

这句話在他心里引起了强烈的妒忌；这种妒忌的天性具有一种特殊的反常心理，所以又轉变为更强烈的欲望。

沒有馬坎德太太这句話一激，也許他永远不会做出昨天夜里的那种事情来。全是那么一激，再加上碰巧发現自己妻子的房門偏偏有这么一次沒有鎖上，这才使他趁妻子睡熟的时候出其不意地……

一夜的酣睡把他的一些疑虑都解除了，可是早晨又給他带了回来。有一点还可以告慰的是，沒有人会曉得——这种事情她是不会拿来跟人講的。

的确，等到他的日常事务生活的車輪——这种車輪最迫切需要的一种机油就是清醒而实际的头脑——随着閱讀信件而重又轉动起来的时候，这些噩梦似的疑虑就会在他脑后显得并不那样过分的重要了。这件事情实在并沒有什么大不了；小說里面的女人把这种事情說成很严重，可是按照那些思想正确的人，那些見識过世面的人，或者，就他記忆所及，那些在离婚法庭上时常受到法官嘉許的人的冷靜評判，他只不过是在竭力保持婚姻的神圣，防止她放弃自己的职責，而且，如果她仍旧繼續和波辛尼見面的話，防止她万一——。对了，他并不懊悔。

現在和好的第一步既然已經做了，余下的就会比較的——比較的——

他站起来走到窗口。他的心中还有余悸。耳朵里那片吞声的啜泣又来了，再赶也赶不走。

他穿上皮大衣，出門走进濃霧里；他要到城里去，所以在史

龙方場車站乘地道車。

坐在滿是城中生意人的头等車厢角落里，那片吞声的啜泣还縈繞在他脑子里，所以他把泰晤士报嘩啦一声打开，靠这种响亮的声音把一切微弱的声音淹沒掉，然后拿报紙做挡箭牌，从容不迫地看起新聞来。

他看到一位审判庭长在头一天交給大陪审官一張比往常特别长的犯罪名单。他看到单子上有三起謀杀案，五起凶杀案，七起縱火案，和十一起之多的——这个数字多得惊人——强奸案，另外还有許多比較次要的犯罪，这些都要在下一次庭期中开审；他就这样从一条新聞看到另一条新聞，始終用报紙端端正正擋着自己的臉。

然而，他一面看着报紙，一面脑子里仍旧記得伊琳那張滿是泪痕的臉和伤心的啜泣。

这一天事情很忙，除掉一般的律师事务之外，还包括上他的經紀人葛林—葛林宁股票号去了一趟，吩咐他們把自己的新煤业公司股票卖掉，說他疑心——并不是知道——这家公司的营业近来很呆滯（这个企业后来逐漸不振，最后以很少的一点錢卖給一个美国企业組合了）；另外还在皇家法律顧問华特布克的事务所里商議了很久，与会的有波尔特，年輕的法律顧問費斯克和皇家法律顧問华特布克本人。

福尔賽控訴波辛尼一案明天可望开庭，由边沁法官审判。

边沁法官常識丰富，但是法律知識并沒有什么了不起；大家認为間这件案子大約再找不到比他更适合的人了。他是个“硬”法官。

皇家法律顧問华特布克对索米斯十分殷勤；他从本能上覚得，或者从耳朵里听得来的更可靠的传闻上，覚得他是一个有产

业的人，同时把波尔特和費斯克絲毫不放在眼里，簡直近于沒有礼貌。

他說这个問題大半要看审判时提出的供詞而定，这跟他已經書面表示过的意見完全吻合；另外，他講了几句很中肯的話，劝索米斯在提供証据时不要过分小心。“来一点噱头，福尔賽先生，一点噱头；”說完哈哈大笑，接着閉攏嘴唇，在假发堆向后面露出的一部分脑袋上搔搔，那样子簡直象一个乡下紳士，而他就愛人家把他看做这样一个人。在違約案件上，人都公認他差不多是头块牌子。

索米斯仍旧坐地道車回家。

到了史龙街車站，霧来得更濃了。望去只是靜悄悄密层层的一片模糊，許多男人就在里面摸出摸进；女人很少，都把手中的网袋紧按在胸口，用手絹堵着嘴；馬車淡淡的影子时隐时現，上面高高坐着車夫，就象长的一个怪瘤，在怪瘤的四周是一圈隐約的灯光，仿佛还沒有能射到人行道上就被水气淹沒了；从这些馬車里面放出来的居民就象兎子一样各自鉆进自己的巢穴。

这些幢幢的人影都各自裹在自己一小块霧幔里，各不管各。在这座大兎园里，每一只兎子都只管自己鉆进地道去，尤其是那些穿了較貴重的皮大衣的兎子，在下霧的日子都对馬車有点戒心。

可是，有一个人影子，在离索米斯不远的地方，却站在車站門口。

大約是什么“海盜”或者情人，每一个福尔賽見到都这样想：“可怜的家伙！看上去日子过得很不好呢！”他的仁慈的心腸为这个在霧中等待着、焦急着的可怜情人动了一下；但仍旧匆匆走过，都覚得自己已經够苦了，更沒有多余的时間或者金錢拿来花

在别人身上。

只有一个警察在慢吞吞地巡邏，不时打量一下那个等待的人；那人歪戴着帽子，帽沿遮着半边冻紅的臉瘦得厉害，有时候悄悄拿手抹一抹臉，这样来消除心头的焦急，或者重伸繼續等待下去的决心。这个情人（如果眞是情人的話）对于警察的打量神色不动，原因是他已經习慣了这一套，否則便是心里万分焦急，沒有心思顧到别的。这个人是經过磨練来的，长时間的等待、焦灼的心情、大霧、寒冷，这些他都习慣不以为意，只要他的情妇終于到来就成。愚蠢的情人啊！霧季很长呢，一直要到春天；还有雨雪，哪儿都不好过；你带她出来，心里七上八下的；你叫她耽在家里，心里也是七上八下的。

“活該；他应当把自己的事情安排得妥貼些！”

任何一个体面的福尔賽都会这样說。然而，如果这位比較正常的人事前傾听一下这个站在濃霧和寒冷中等待的情人的心里話，他又会說：“是啊，可怜的混蛋！他心里的滋味可不好受呢！”

索米斯上了馬車，放下玻璃窗，沿着史龙街緩緩走着，再沿着布罗姆頓路緩緩走着，这样到了家。到家的时候是五点鐘。

他妻子不在家；一刻鐘前出去的。在这样一个夜里出去，外面这样大的霧，是什么意思？

他在餐室內爐火旁边坐下，門开着，心緒极端不宁，勉强在看着晚报。象他这样的煩恼，一本書是管不了用的，只有当天的报紙还可以麻醉一下。他从报上記載的那些經常性的事件上获得一些安慰：“女演員自杀”——“某政界要人病势严重”（就是那个一直疾病纏綿的）——“軍官离婚案”——“煤矿起火事件”——这些他全看了，心里覚得寬慰了一点——开这張葯方的原是最

偉大的医生——就是我們自己的好恶。

快到七点鐘时他才听見她进来。

剛才看見她莫明其妙地冒了霧出去使他感到十分焦灼；在这种紧張的心情下，昨天夜里的事件早已显得不重要了。可是現在伊琳回家来了，她那派伤心的啜泣重又使他想起；他有点怕和她碰面。

她已經走上楼梯；灰皮大衣拖到膝盖，高高的皮領子几乎把臉部全遮起来，臉上戴了一条厚厚的面紗。

她也沒有掉头望他，也沒有說話。便是一个幽魂或者陌生者走过时也不会这样闃靜无声。

貝儿生进来鋪台子，告訴他太太不下来吃晚飯了；在她房里吃湯呢。

索米斯这一次竟然沒有"換衣服"；这在他有生以来恐怕是破題儿第一遭穿着脏袖子坐下来吃晚飯，而且連覚都不覚得，有好半天都在一面喝酒，一面呆呆出神。他命貝儿生在他放画的房間里升上一个火，过了一会，就亲自上楼去。

他把煤气灯捻亮，深深叹了一口气，就好象置身在房間四周这些宝物中間使他終于获得了心情平靜似的。这些宝物全都一堆堆背朝着他；他徑自走到里面最名貴的一張"开門見山"的竇勒跟前，拿来放在画架上，迎着灯光。市面上这些时竇勒很热門，可是他还决定不了要不要卖掉。他一張顏色蒼白、剃得很光的臉在翻起的硬領上面向前伸出来，站在那里大半天望着这張画，就象在做着計算似的；他的眼睛里显出沉吟的神气；大約他認为不合算吧。他从架子上取下画，預备仍旧把来面朝着墻放着；可是穿过房間时，他站住了，他耳朵里似乎又听見啜泣声。

沒有什么——仍旧是早上那种疑神疑鬼的作用。所以过了

一会，他在燒得很旺的火爐前面放上高隔火屏，就悄悄下楼来。

明天人就恢复了！他心里这样想。他好久好久才能入睡……

要明了那天霧气籠罩的下午还发生了些什么事情，我們的注意力現在就得轉到乔治·福尔賽的身上。

他在福尔賽家原是口才最幽默的一个，人也最够得上朋友；这一天他整天都耽在王子园老家里讀一本小說。自从最近发生了一件个人經济危机之后，他一直就受着罗杰的假保釋，逼着他耽在家里。

快到五点鐘的时候，他出了門，在南坎辛登車站坐上地道車（今天大家都坐地道車）。他的打算是先吃晚飯，然后上紅籃子打彈子来消磨这一晚；紅籃子是一家很别致的小旅店，既不是什么俱乐部，旅館，也不是什么上等的闊飯店。

平时他大都在圣詹姆士公园下車，这一次为了上吉明街一路上有点灯光起見，就选中了在查林十字广場下車。

乔治不但仪表安詳，穿着时髦，而且还有一双尖銳的眼睛，所以經常都在留意着有什么可以供給他譏諷的把柄。当他走下月台时，他的眼睛就注意到一个男子从头等車厢里跳下来，与其說是走路，还不如說是搖搖晃晃向出口走去。

“唷，唷，我的老兄啊！”乔治肚子里說；“怎么，不是‘海盜’嗎！”他就挪动着自己的胖身体尾随在后面。再沒有比一个醉鬼使他更覚得好玩的了。

波辛尼歪戴着帽子，在他前面站住，打了一个轉身，就向他剛才下来的那輛車厢奔回去。他已經太迟了。一个服务員抓着他的大衣；地道車已經开动了。

在車窗里，乔治訓練有素的眼睛瞥見一个穿灰皮大衣女子

的臉。原来是索米斯太太——乔治覚得这件事很有趣!

这时他在波辛尼后面釘得更紧了——跟他上楼梯，經过收票員面前到了街上。可是这样一路跟来，乔治的心情却起了变化;他已經不再感到奇怪和好笑,而是在替他跟着的这个可怜的人儿难受。这"海盜" 并沒有喝醉酒,而是看上去好象在心情极端激动之下才变成这副样子的;他正在自言自語,乔治能够听得見的只是"天哪!" 两个字。他好象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或者上哪里去;可是他就象一个神經失常的人一样走着,一下子瞠着眼睛望,一下子犹疑不决; 乔治原来只打算寻寻开心,現在覚得这个家伙太可怜了,非要看到底不可。

他是"受了刺激"——"受了刺激!" 乔治弄不懂索米斯太太究竟說了些什么，剛才在車厢里跟他究竟說了些什么。她自己的臉色也不大好看!想到她这样滿腹愁腸孤零零坐在火車里面，乔治覚得很难受。

他紧紧釘在波辛尼的后面——一个高大魁梧的身体，一声不响,小心翼翼地左閃右閃——跟着他一直走进大霧里。这里面有事情,决不是什么开玩笑!可佩服的,他虽則很兴奋,却保持着头脑的冷靜,原因是除掉怜憫之外,他的猎奇天性已經被激发了。

波辛尼一直走上大街心——街上是密层层一片漆黑，五六步外就什么都望不見;四面八方傳来人声和口笛声,叫人一点辨不出方向;忽然間有些人影子緩緩地向他們身边冲过来;不时会看見一盞灯光，就象一片无边无际的黑暗大海上出現了一座隐約的島屿。

而波辛尼就这样急急忙忙地走进这片黑夜的不測深渊，而乔治也急急忙忙跟在他的后面。如果这个家伙打算把自己的脑袋撞在公共馬車下面，他一定奋力上前止着他! 这个被猎逐的

家伙大踏步穿过街道，又大踏步走回来，并不象别人在这片黑暗中那样摸索前进，而是埋头向前直冲，就象他后面的忠心乔治在揮着鞭子赶他似的；乔治开始感觉到这样在一个被釘梢的人后面赶来赶去太别致、太有意思了。

可是这时候事情已經有了进一步发展，甚至于乔治事后想起来时，脑子里的印象仍旧很清晰。他有一次在霧里逼得停了下来，耳朵里听到波辛尼几句話，这才使他恍然大悟。索米斯太太在火車里面跟波辛尼講的什么話現在已經不再是一个謎了。从他那些喃喃自語中，乔治了解到索米斯对于一个变了心的、不愿同房的妻子已經行使了对于財产的最大的——最高权力。

他随意涉想着这是什么一种滋味，得到的印象很深刻；他能多少揣摩出波辛尼心头的剧烈苦痛，以及性欲上的混乱和震駭。他心里想，“对了，的确有点吃不消。难怪这个倒霉鬼要气得半神經了！”

他把他的追逐物一直追踪到特拉法尔加方場一只石獅子下面的长椅上，这只獅子是个丑怪的斯芬克斯，跟他們两个一样迷失在这黑暗的深渊里。波辛尼一声不响，呆若木鷄坐着，乔治耐心耐气站在后面，耐心中还夾有一点古怪的友爱。他这人并不是不懂得分寸——礼貌他是懂得的，所以不容許自己插入这出悲剧；他等待着，跟他头上的獅子一样不做声，皮領子紧包着耳朵，把冻得通紅的两頰完全遮了起来，只露出一双眼睛，带着譏刺而怜憫的神气呆望着。許多做完一天生意回来、上俱乐部去的人不絕地打他們身边走过——他們的身形就象蚕茧一样裹上一层白霧，象鬼魂一样在眼前出現，又象鬼魂一样消失掉，后来連乔治也忍不住了，他的奎尔普式的幽默忽然冲破了自己的怜憫心，渴想拉住那些鬼的袖子說：

“喂，你們这些家伙！这种好戏不是天天看得見的！这儿的一个倒霉鬼，他的情妇剛才告訴他她丈夫做的一件好事；过来，过来！你們看，他受了刺激呢！”

他幻想看見那些鬼張开大嘴圍着这苦痛的情人；想到其中可能有一个体面的新結婚的鬼，由自己的甜蜜心情从而体会到一点波辛尼現在心里的滋味，于是咧开嘴笑了；他覚得自己能看見他的嘴越咧越大，而霧气就一直朝他嘴里灌。原来乔治滿心瞧不起的就是这些中等阶級——尤其是結了婚的中等阶級——这是他这个阶級里面那些放浪不羈、講究义气的人最突出的地方。

可是連他也膩味起来了。他原来的打算并不是这样老等下去。

“反正，”他心里想，“这个家伙会对付得了的；这种事情在这个小城市里也并不是破天荒！”可是現在他的追逐物开始罵出些恶毒憤怒的話来。乔治一时冲动，碰了一下他的肩膀。

波辛尼猛的轉过身来。

“你是誰？你要什么？”

如果是在煤气灯的灯光下面，如果是在日常世界的光綫下面——在那个日常世界里，乔治是一个精明强干的行家——他就很可以沉得着气；可是在大霧里面，一切都显得阴森虛幻，而且沒有一样东西具有福尔賽平时拿来和人世联系在一起的那种实际价值；在这种时候，他不由得有点慌張起来；当他勉强使自己的眼光和这瘋子的眼光触上时，他心里說：

“我要是看見一个警察，就叫警察把他逮着；不能讓他这样到处乱闖。”

可是波辛尼沒有等他回答，就大踏步走进霧里；乔治跟在后

面，可能离开得稍微远一点，但是更加下了决心把波辛尼跟到底。

“他不能这样走下去，”乔治想。“如果不是上帝有灵的話，他該早已被車子压死了。”他再不去轉警察的心思了，一个講究义气的人的神圣火焰重又在他心里燃燒起来了。

在一片更加濃密的黑暗里，波辛尼繼續向前赶去；可是他的追躡者看出这人在瘋狂之中还是有他的主意——他摆明是上西城去的。

“他眞的去找索米斯呢！”乔治心里說，这事使他覚得很有趣。有这样一个收获也不枉他这一場辛苦的追逐。他一直就不痛快自己的这位堂兄。

一輛过路馬車的車杠从他身边擦过，吓得他赶快跳开。他并不准备为了“海盜”或者任何人的緣故把性命送掉。大霧这时已經把一切都遮沒了，眼前只望得見那个被猎逐的人的身影和附近蒙矓月色一样的街灯，然而乔治带着自己遺傳的頑强性，仍旧追随上去。

接着，乔治根据一个馬路游蕩者的本能，发覚自己已經到了毕卡第里大街了。这里他閉着眼睛也走得了；現在已經不怕迷失方向，心情就松了下来，他重又想到波辛尼的苦痛。

这条长街給他这个老倫敦积累了无数的經驗；在一片污浊的、似是而非的爱情事件中，他的一个青年时期的記忆突然涌現出来。这个記忆現在还很新鮮，它把干草的香味、蒙矓的月色、夏季的迷人情調給他带进这片恶臭黑暗的倫敦霧气里来——这个記忆叙述着在某一个夜晚，当他正睡在草地上最黑暗的阴影中时，他从一个女子的嘴里偷听到原来他并不是这女子的唯一占有者。有这么一会儿，乔治覚得自己已經不是在毕卡第里大

街上走着，而是重又躺在那里；白楊树遮着月亮射出长长的影子，他就躺在影子里面，臉凑着那些着露的芬芳的青草。

他心里忽然起了一个念头，簡直想一把将“海盜”抱着，說“来吧，老弟。时間治疗一切。我們去喝杯酒解解悶吧！”

可是这时来了一声吆喝，吓得他退后两步。一部馬車从黑暗中卷了出来，又在黑暗中消失掉。突然間，乔治发現他失去了波辛尼的踪迹。他来来回回地跑，心里感到一种絕望的恐惧，这也就是濃霧卵翼下所养育着的那种阴森的恐惧。汗水从他的額上滲出来。他站着一动不动，使勁地在听。

“后来我就找不到他了，”当天晚上在紅籃子打彈子时乔治就这样告訴达尔第。

达尔第泰然自若地拈拈自己的黑胡須。他剛剛一杆子打了二十三点，最后是一記拉球沒有打中。“女的是誰呢？”他問。

乔治不慌不忙把这位名流的胖黃臉望望，两頰上和厚眼皮的四周隐隐浮出恶意的微笑。

“不行，不行，我的好人儿，”他心里想。“你我是不告訴的。”原来乔治和达尔第的踪迹虽然很密，他总覚得达尔第这人有点下流。

“哦，总是什么小情妇吧，”他說，一面在球杆上擦擦粉。

“情妇！”达尔第叫出来——他采用一种更加含蓄的神情。“我断定是我們的朋友索——”

“是嗎？”乔治簡短地說。“那嗎，他媽的，你搞錯了！”

他一杆子沒有击中。这下面他始終小心着不再提起这件事情；一直到将近十一点鐘时，一番“流連酒綠灯紅”之后——这是他自己的詩句——他把窗帘拉开，向街上望出去。昏沉沉的黑霧仅仅被紅籃子的灯光微微照开了一点，任何生人或者东西

都望不見。

“我总放心不下‘海盜’，”他說。“他也許現在还在霧里游蕩呢。除非他已經是死尸了，”他带着古怪的沮丧又添上一句。

“死尸！”达尔第說，那一次在里希蒙的失敗使他不由得火冒起来。“他一定醉了。十对一我跟你打賭！”

乔治轉身朝着他，神态十分可怕，一張大臉上带着一种忿怒的忧郁。

“住嘴！”他說。“我告訴你他是‘受了刺激’的！”

第 五 章

审　　判

在开庭的那一天早晨，索米斯——他的案子排在第二——又只好不和伊琳見面就出門了：这样也好，因为他还拿不定主意要对她采取什么态度。

通知上要他十点半到庭，以防第一件案子（一件違約案）垮掉；可是第一件案子并沒有垮掉，双方都振振有辞；皇家法律顧問华特布克在这类涉訟上名气本来就大，这一次又給了他一个揚名的机会。和他对庭的是拉姆辯护士，另一位有名打違約官司的。这眞是一場大斗法。

一直快到中午休息的时間，庭上才宣布判决。所有的陪审員全都离开陪审席走掉，索米斯也出去找点吃的。他碰見詹姆士站在供应午餐的小酒柜那儿，长长的楼厢象一片曠野，詹姆士就象曠野上的一只提壺鳥，偃着身子在吃面前放的一块三明治和一杯雪利酒。父子两个站在一起，对着下面的中心大厅出神——空蕩的大厅里不时看見一些戴假发穿长袍的辯护士急匆匆地穿过去，偶尔看見一个老妇人或是一个穿破旧大衣的男子走过，带着恐惧的神色朝上望，另外还有两个人，看上去要比他們同一輩的人要勇敢些，坐在靠窗的空擋里在那里爭論。他們的

声音和一股象廢井似的气味从下面升上来，再加上楼厢上原有的气息，就形成一种和英国司法界密切結合在一起的气息，簡直就象一块精炼的干酪发出的一样。

沒有多久，詹姆士就向儿子开口了。

“你的案子几时开审？我想紧接着就开了。这个波辛尼如果說些不中听話，也不足为怪；我想他是实逼处此。官司打輸了，他就要破产呢。”他把三明治咬了一大口，又呷了一大口酒。“你母亲叫你和伊琳今天晚上去吃晚飯，”他說。

索米斯嘴边露出一絲冷笑，把自己父亲回看了一眼。一个人看見父子之間互視的眼光这样淡漠而且遮遮掩掩，决不会領会到两个人是那样心心相映，这也是可以原諒的。詹姆士把雪利酒一飲而尽。

“多少錢？”他問。

回到法庭上，索米斯立刻坐上他在前排的法定座位，就在自己的辯护士旁边。他偷偷地斜睨了一眼，看看詹姆士坐下沒有，这一眼誰都沒有覚察到。

詹姆士两手紧握伞柄，身子向后靠起，就坐在法律顧問后面那条长椅上出神；坐在这里，案子一完，他就可以立刻走出去。他認为波辛尼的行为无論从哪一方面說都是荒唐之极，可是他不愿意和波辛尼撞見，覚得这样会面很尷尬。

这座法庭恐怕是仅次于离婚庭的一个最受人欢迎的法律中心了；毀謗案、違約案以及其他商业訴訟案件都是在这里解决。因此，后排坐了有不少和法律无关的人，楼厢上还可以看見一两頂女帽。

詹姆士前面两排的座位逐漸被戴假发的辯护士坐滿了；那些人都坐在那里用鉛笔記笔記、談心或者剔牙。可是不久皇家法

律顧問华特布克走了进来，綢袍的两只袖子象翅膀一样呼呼地响，一張紅紅的、干練的臉衬上两撇棕色的短上須；詹姆士的兴趣不久也就从那些司法界小人物移到这位皇家法律顧問身上来。詹姆士毫无保留地承認，这位大名鼎鼎的皇家法律顧問的派头簡直是一个十足的盘問証人的能手。

原来詹姆士虽說有多年的律师业务經驗，他和华特布克以前偏偏沒有会过面，而且和司法界中下层的許多福尔賽之流一样，他对一个盘問的能手非常景仰。看見华特布克以后，他两頰上的那些忧愁的长皺紋稍稍松了下来，尤其是他現在看出只有代表索米斯的辯护士是穿綢袍的。

皇家法律顧問华特布克用肘部支着身体，剛轉过身去和他的帮办律师談話，边沁法官本人就出現了——一个瘦瘦的相当委瑣的人，身体微傴，雪白的假发衬托出一張胡須剃得精光的臉。华特布克和庭上其余的人一样站起来，一直等到法官就座方才坐下。詹姆士只是稍微抬一抬身子；他坐着已經很舒服，而且本来不把边沁当做什么了不起，过去在柏姆萊·湯姆家里有两次吃晚飯，都坐的和他只隔一个座位。柏姆萊·湯姆，尽管那样走运，可是一个膿包。他的第一張状子就是詹姆士本人給他做的。他而且很兴奋，因为他剛才发現波辛尼并沒有出庭。

“他这是什么意思呢？”詹姆士一直盘算着。

宣布开审了；皇家法律顧問华特布克推开文件，抖一抖肩膀把綢袍套好，然后眼睛扫了一个半圓周把四下的人环顧一下，就象一个走上板球場的击球手一样，站起来向庭上講話了。

所有的事实，他說，都是沒有爭辯的余地的，庭上只需要了解一下他的当事人和被告之間的来往信件就行了；被告是一个建筑师，这些信件都是关于房屋內部装修的。不过，他的私見認

为这封信只能有一个显明的解释。他于是把罗宾山造房子的經过以及实际花掉的建筑費用簡略地叙述一下——在他的口中这房子簡直被形容为一座王府——然后繼續說：

“我的当事人，索米斯·福尔賽先生是一位紳士，一个有产业的人；任何对他提出的要求，只要合法，他是决計不会拒絕的；可是在这座房屋的建筑上，他已經受到他的建筑师不少的累；正如庭上已經听到的，他在房屋上已經花了将近一万二千——一万二千鎊，这笔数目比他原来的預計要超出許多，因此，为了正义起見——这一点我覚得非常重要——为了正义，并且为了維护其他人的利益起見，他覚得有必要提出这次控訴。被告提出的辯护理由是絲毫不值得考慮的，这一点要請庭上注意。”接着他把那封信讀了一遍。

他的当事人，一个有社会地位的人，現在准备出庭作証，宣誓表示他从来沒有給予被告，也从来沒有想到給予被告以超出一万二千零五十鎊一笔最大款項的权限，这是他明白規定了的；为了不再浪費庭上时間起見，他現在就請福尔賽先生出庭作証。

索米斯接着走上审訊厢。他的整个外表都非常之鎮定。蒼白的臉上，胡子剃得精光，眉心一条縫，嘴唇閉攏，神情傲慢得恰如其分；衣服整洁，可是并不显眼，一只手戴了手套，看上去很整齐，另一只手沒有戴。回答陪审官发問时的声音稍微低一点，可是十分清晰。在审訊之下，他提出的証明听上去象有点諱莫如深的味道。

“他不是提到‘全权作主’这个字眼嗎？”

“沒有。”

“这是什么說法！”

他用的字眼是“根据这封信的条件全权作主。”

“他認为这是英国話嗎?”

“是英国話!”

“他这样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个意思!”

“他难道不認为这句話是自相矛盾嗎?”

“不矛盾。”

“他是一个爱尔兰人吧?”①

“不是。”

“他是个受过教育的人嗎?”

“是的!”

“然而他坚决認为可以这样說嗎?”

“可以。”

在这一串以及其他許多的訊問当中——問来問去总是回到那个“很微妙”的一点上来——詹姆士自始至終都坐在那里,手放在耳朵边用心听着,眼睛紧盯着自己儿子。

他为他感到驕傲! 他不由而然感覚到,在同样的处境,他自己就忍不住要多回答几句, 可是他从心里告訴自己这种諱莫如深的派头正是最恰当沒有了。可是,当索米斯緩緩轉过身,神色不改地走下审訊厢时,他却如釋重負地叹了一口气。

現在輪到波辛尼的辯护士向法官申辯了; 詹姆士加倍凝神起来;他在法庭里再三搜寻,看看波辛尼是不是在哪儿躲着。

小姜克利开始时相当慌張; 波辛尼沒有到庭使他的处境很是尷尬。因此他竭力把波辛尼不出庭这件事說得对于自己有利。

他非常之担心——他說——他的当事人已經出了事情。他

---

① 謂专講自相抵触的話。

满指望波辛尼先生出庭对质的；今天早上派人到他的事务所和他的家里找他（他明知道事务所就是家，但是覚得还是不說为妙），可是哪儿也找不到；这个征兆他認为非常不妙，因为他知道波辛尼先生急于要出庭对质的。不过，他的当事人并沒有委托他申請延期，既然沒有这种委托，他的职責就只有前来出庭。他有把握說，而且他的当事人，如果不是因为了某些不幸的原因不能出庭，也会支持他的看法，就是象"全权作主"这种名詞是不能用什么附加語加以限制、拘束或者取消的。不但如此，他还要进一步指出，从这封信里可以看出，不管福尔賽先生在供詞中怎样說法，他对自己建筑师指定的或者执行的工程，事实上从来沒有想到加以否認。肯定說，被告就沒有料到福尔賽先生会加以否認，如果料到的話，他就决計不会，如他在信上表示的，从事于这項工程。这是一項极其精細的工程，眞是小心翼翼，惨淡經营，所以如此，全为了迎合和滿足福尔賽先生的苛求，因为他是个賞鑒家，同时又富有——一个有产业的人。他，姜克利自己，对这一点非常憤激，而且由于憤激，他的言詞可能过于偏激，就是这件控訴案是最最不合情理，最叫人意想不到，簡直是史无前例的。他为了职务关系，曾經亲自去看过那所漂亮房子，如果庭上也有机会去亲自勘察一下，看看他的当事人設計的那些精致的美丽的屋內装修，敢說庭上决不会容忍这种逃避法律責任的大胆企图，这样說一点不过火。

他拿起索米斯通信的抄件，輕描淡写地提到"波瓦卢控訴白拉斯地德水泥公司"的案子。"很难說，"他說，"这件案子的判决是根据什么；总之，我認为，这对于我和我的对方都同样可以援引得上。"他接着就那个"很微妙"的論点詳詳細細駁了一通。不管怎样曲意解釋，他認为福尔賽先生这句話本身就是无效的。

他的当事人并非富有，这件事情对他的关系非常之大；他是个很有才气的建筑师，他在建筑界的声名，这一来，显然要受到影响。他在結束时并且向法官呼吁——有点近于說情——要他做一个艺术爱好者，保护艺术家們，不讓他們受到資本家有时候的——他說有时候——殘酷的剝削。"如果有产业的人全象这位福尔賽先生，"他說，"可以随便拒絕負担，并且听其拒絕負担他們在契約上应履行的責任，艺术家还有什么保障嗎？"……現在如果他的当事人最后能赶来出庭的話，就請他出来作証。

庭丁把菲力普·拜因斯·波辛尼的名字叫了三遍，那声音带着异样的忧郁在法庭和迴廊上回响着。

这样把波辛尼的名字叫出来，而且不見有人答应，給予詹姆士一种古怪的感覚：就象在街上叫喚自己失踪的小狗似的。这人失踪了，想到这里他不由得毛骨悚然，在他的舒适感和安全感——他坐得很舒服——上面划了两下。虽則他說不出所以然，但是覚得很不好受。

这时他看看鐘，两点三刻！再过一刻鐘就完了。这个小子。一直到边沁法官宣布判决的时候，詹姆士紛扰的心情方才平复下来。

那位飽学的法官，站在使他和一班比較平常的人隔絕的木台后面，身子向前傾着。电灯剛巧点在他的头上，灯光照上他的臉，把他雪白假发下面的臉烘上一层深橘黃色；寬大的罩袍看上去显得特别大；他的整个身材，由于法庭上光綫相当黯淡，照耀得就象庄严神圣的神象似的。他清一清嗓子，喝一点水，把一枝鵝毛笔的笔尖在桌上按断了，然后两只骨瘦如柴的手抄在前面，开口了。

在詹姆士的眼睛里，边沁法官忽然变得特别大了，比詹姆士

平日所能想象到的还要大得多。这是法律的尊严；然而在圆白光里，还可以发掘出一个在日常生活中，顶着华尔特·边沁爵士头衔走动的平平常常的福尔賽；如果一个和詹姆士那样实际性格差得很远的人，碰巧看不出这一点来，还可以說得过去些。

边沁法官宣讀下面的判詞：

“本案的事实是无可爭辯的。在本年五月十五日被告給原告去信，要求原告在原告房屋的內部装修上給予‘全权作主’，否則即解除合同关系。原告于五月十七日答复如下：‘現在根据你的要求，由你“全权作主”，但要跟你說明在先，就是房子完全装修好，交割的时候，全部費用，包括你的酬金在內（这是我們談好的），不能超过一万二千鎊。’被告在五月十八日答复这封信：‘如果你以为我在屋內装修这种精細工作上会受到你錢数的約束，恐怕你想錯了。’五月十九日原告去信如下：‘我的意思并不是說，我信中說的数目你超出十鎊二十鎊甚至于五十鎊的話，会在我們之間成为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你可以根据这封信的条件“全权作主”，我并且希望你能勉力完成屋內的装修。’五月二十日被告簡短答复說：‘行’。

“在完成上述装修时，被告拖欠和花費的款項使全部費用达到一万二千四百鎊，此項費用已俱由原告付清。原告此次提起訴訟在于要求被告賠償其超出一万二千〇五十鎊之外的三百五十鎊；据原告声称，根据双方通信，全部費用以一万二千零五十鎊为最高額，在此数目之外，被告即无权支付。

“目前需要本法官决定的問題是被告应否賠償原告这笔款項。在本法官看来，是应当賠償的。

“原告在信中实际上等于說：‘在屋內装修上可以由你“全权作主”，如果你在全部費用上不超过一万二千鎊，你至多只能超

过五十鎊，否則你就不是受我的委托，我就要你賠償。'我不大明白，如果原告根据被告的合同，拒絕償付，根据当时的情况，会不会如愿以償；但是他沒有采取上述步驟。他償付了，又根据被告合同上的条件向被告提出賠償。

"在本法官看来，原告是有权要求被告賠償上述款項的。

"有人为被告辯护，企图証明双方通信并未限制或意图限制建筑費用。如果是这样的話，原告就沒有理由在信上提到一万二千鎊，嗣后又提到五十鎊的数字。被告的論点如果成立，这些数字便将毫无意义。在我看来，根据被告五月二十日的去信，他显然已經同意对方一个明显的建議，因此他必須遵守建議中的条件。

"根据以上理由，我判决被告賠償上述款項，并負担訟費。"

詹姆士叹了一口气，弯下腰把伞拾起来，伞是在法官那句"在信上提到"时卜篤一声掉下去的。

他分开两条长腿，迅速走出法庭，也不等待儿子，搶上一部馬車（这天下午天阴，沒有霧），一直就到了悌摩西家里，碰見斯悅辛也在那里；他把全部审判經过講給斯悅辛、史木尔太太和海絲特姑太听，同时吃了两块甜餅，偶尔一面吃，一面講。

"索米斯应付得很好，"他最后說；"头脑非常鎮靜。老乔里恩可不乐意这件事。对于那个小波辛尼这簡直糟糕；敢說他要破产了。"他有这么半天不說話，心神不宁地盯着火爐望，接着又說：

"他不在那里——这是为什么？"

来了一陣脚步声。客厅后面出現一个胖子，一張极端健康的深紅色的臉，他抬起的一只手，被黑色的燕尾服衬出一只食指。

"哎，詹姆士，"他說；"我沒法——沒法停下来。"就轉身走了出去。

这就是悌摩西。

詹姆士从椅子上站起来。"是啊！"他說；"是啊！我早知道事情不——"他把話咽住，不声不响，瞪着眼睛望，就象是剛才看見什么不祥之兆似的。

第 六 章

索米斯吐露出来

离开法庭之后，索米斯并不直接回家。他从心里不想到城里去；在胜利之余，他感到需要同情，因此不知不覚地也向灣水路的悌摩西家走来，可是走得很慢。

他父亲剛才离开；史木尔太太和海絲特姑太，已經获悉全部事实，都热烈地向他致賀。出庭这么长久，敢說他一定餓了。斯密沙儿得給他烤些甜餅来，他的父亲把甜餅全吃光了。他应当把腿擱在长沙发上；还应当来一杯李子白兰地。最能提神的。

斯悅辛还沒有走，已經比他平时耽擱得久了，原因是他自己需要运动运动。听到这句話时，他"呸"了一声。年輕人眞是越来越嬌慣了！他自己肝脏就不好，一想到除掉他以外还有人有資格喝梅子白兰地，簡直使他受不了。

他立刻起身离开，一面向索米斯說："你妻子好嗎？你告訴她我說的，如果她覚得悶气，可以上我家里来和我一起安靜地吃頓晚飯，我准給她上好的香檳喝，平时她决計喝不到。"他盯着比他矮的索米斯看，一面勒紧自己又粗又肥又黃的拳头，就象是要把这个藐小的家伙一下勒死似的，随即挺起胸脯，緩步搖了出去。

史木尔太太和海絲特姑太都覚得駭然。斯悅辛这个人太可

笑了！

她們心里都渴想問索米斯，伊琳听到这个判决会是怎样情形，可是她們知道决計不能問；他也許会自动談一点出来，在这个問題上透露一点消息，这問題是眼前她們生活中最最迫切的問題，可是由于必得保持緘默的緣故，簡直使她們比受刑罰还要难受；而且現在連悌摩西也知道了，这对于悌摩西的健康影响很坏，簡直可怕。还有琼，她怎么办呢？这也是一件頂令人兴奋，但是同样不能碰的問題啊！

她們永远忘記不了老乔里恩那一次的拜訪，自从那次之后，他一次也沒有来看望过她們；她們永远忘記不了那次拜訪給所有在座的人那种不約而同的感覚，就是福尔賽家已經今非昔比——福尔賽家已經开始分裂了。

可是索米斯一点不帮忙，他蹺着大腿坐着，談論着那些巴比松派① 的画家，这是他新发現的，这些人都要上来，他說：敢說在他們身上一定可以撈上一大笔錢；他注意到一个叫柯罗② 的人两張画，眞不坏；如果价錢不大的話，他一准买下——他認为有一天这些画一定会卖上很大的价錢。

史木尔太太和海絲特姑太沒法子，只好对他的談話表示兴趣，可是这样被他支开去，实在不大甘心。

有意思——眞有意思——而且索米斯眞是聰明，她們有把握說，这些画如果能够賺錢的話，他一定不会比别人差；可是現在官司贏了，他現在有什么打算呢；还是立刻离开倫敦，住到乡下去，还是打算什么别的？

---

① 巴比松派——十九世紀法国繪画的一派，巴比松是巴黎郊外的一个村落，风景很好，青年画家多来此写生，遂成一派。

② 柯罗(1796—1875)——法国风景画家巴比松派之一，有抒情詩画家之称。

索米斯回答說，他也不知道，他覚得不久总要搬家了。他站起来，吻了两位姑母。

裘丽姑太一受到这个离开的表示，立刻神色大变，就象被一股可怕的勇气侵襲上一样；她脸上每一撮老肉都象是要从一个无形的拘謹的面具里逃出来似的。

她的中人以上身材現在整个站了起来，說道："亲爱的，这件事在我脑子里好久了，如果别的人沒有跟你說过，我打定主意——"

海絲特姑太打断她："記着，裘丽，你自己做的事——"她透了口气——"你自己負責！"

史木尔太太就象沒有听見似的繼續說下去："我覚得你应当知道，亲爱的，就是馬坎德太太看見伊琳和波辛尼先生在里希蒙公园里一起散步。"

海絲特姑太，本来已經站起来，重又倒进椅子里，把脸背开去。裘丽眞是太——她——海絲特姑太还在房間里的时候，这种話就不应当說；她喘着气，怀着期望，等待看索米斯怎样回答。

他脸紅了，跟他平时一样，紅得非常特别，总是集中在两眼之間；他抬起手，就象是选擇了一个指头一样，細細咬着指甲；后来把指甲从紧閉的嘴唇中間取出来，說道："馬坎德太太是条毒蛇！"

他不等哪一个回答，就走出屋子。

他上悌摩西家去的时候，已經打定主意回到家里时采取什么步驟。他預备上楼找到伊琳，跟她說：

"官司是打胜了，这事就算完結！我并不打算跟波辛尼过不去；看看能不能跟他之間談好一种付款办法，我不逼他的。現在旧事都别提了！我們把这房子租出去，离开这个烏烟瘴气的倫

敦罢。立刻就上罗宾山去。我——我从来沒有打算瞞过你！来，拉拉手——以后——”也許她就会讓他吻她，过去的一切就会忘記了！

当他从悌摩西家里出来的时候，他的心理可不象剛才那样簡单了。几个月来悶在心里的嫉妒和疑忌，現在冒出火焰来了。这类勾当非要斬草除根不可，他决不允許她污辱他的好名好姓！如果她不能爱他，或者不愿意爱他——这是她的責任，也是他的权利——她总不应該和另外一个人开他的玩笑！他要責备她，威胁和她离婚！这一来，她就会檢点起来；她决不敢接受这个，可是——可是——如果她接受呢，怎么办？他踟躕起来；这一点他可沒有想到。

如果她接受，怎么办？如果她向他說了私心話，怎么办？那样的話，他又怎么处？只得提出离婚！

离婚！这样的逼近，两个字簡直使他渾身都麻了，和以前所有指导他生活的原則都完全不相符合了。这里的不妥协性把他吓坏了；他覚得自己就象个船主，走到船舷边，亲手把他最宝貴的貨色扔到海里去。这种亲手把自己的財产扔在水里的行为在索米斯看来似乎很愚蠢；破坏他的职业。他得把罗宾山的房子卖掉，而他在这房子上却花了那么多的錢，操了那么多的心——而且还得賠本。还有她！她将不再属于他了，連索米斯太太的名字都不用了！她将在他的生活中消失掉——他将永远不能再看見她！

他坐在馬車里，把整整一条街都走完了，可是脑子里沒有想到别的，尽在想将要永远不能再看見她！

可是也許她并沒有什么私心話要說呢，直到現在，很可能并沒有什么私心話。这样把事情揑得这么大，是不是太傻呢？說不

定要逼得自己非說話算話不可，是不是太傻了？这个案子的結果会使波辛尼身敗名裂？一个身敗名裂的人是不顧一切的，可是——他有什么办法呢？他也許上海外去，一个身敗名裂的人，总是到海外去的。沒有錢，他們又有什么办法呢——如果眞是"他們"的話？还是等一下，看看苗头再說。如果必要的話，他可以雇人监視她。他的嫉妒心又使他痛苦起来（簡直象牙痛发作一样）；他几乎要哭出来。可是他非得决定不可，在到家之前，决定一个行动步驟。当馬車在門口停下时，他什么也沒有决定下来。

他进門时，臉色蒼白，两只手湿濡濡的全是汗，心里又怕碰見她，又渴想碰見她，全沒有想到自己应当說什么，或者做什么。

女仆貝儿生正在穿堂里；当他問她"太太哪里去了"时，她告訴他福尔賽太太在将近中午的时候出去了，带了一只箱子和一只皮包。

他从女仆手里把自己皮大衣的袖子夺回来，就气汹汹的問着她：

"什么？"他大声說；"你說的什么？"忽然想起自己不应当叫女仆看見他这样激动，就接下去說："她留下什么話呢？"这时他看見女仆惊异的眼光，心里一吓。

"福尔賽太太沒有留話，老爷。"

"沒有留話；很好，謝謝你，这就行了。我今天出去吃晚飯。"

女仆往楼下去了，剩下他一个人，仍旧穿着皮大衣，沒精打采地翻阅瓷碗里的名片；瓷碗就放在穿堂里放地毯的雕花橡木柜上面。

巴兰姆先生太太　　席普第末斯·史木尔太太

拜因斯太太　　所罗門·桑握西先生

拜里斯勛爵夫人　　赫明·拜里斯小姐

维尼佛里德·拜里斯小姐　　爱拉·拜里斯小姐

来这么多的人算是什么？他好象把所有熟悉的事情都忘記了。那些話："沒有留話——一只箱子，一只皮包"在他脑子里忽隐忽現。他簡直信不了她沒有留話；虽則皮大衣还穿在身上，他两級一跨上了楼，就象一个新婚的青年人回到家里，赶到楼上妻子的房間去似的。

房內一切都非常整洁，收拾得井井有条。鋪着淡紫色的鴨絨綢被，放着她放睡衣的口袋，是她亲自做的而且綉了花的；床脚下放着她的拖鞋，連被单靠床头的地方都掀了开来，好象在等待她。

妝台上放着鑲銀的刷子和瓶子，是他送給她的礼物。看上去准是搞錯了。她带走了什么皮包呢？他走到撳鈴前面打算把貝儿生叫进来。可是临时想起自己得装作知道伊琳上哪儿去的，把一切都看得很自然，自己去揣摩这事的意义。

他鎖上門，想要动脑筋，可是覚得脑子直打轉；忽然眼泪在他眼眶里流了出来。

他匆匆脫下皮大衣，看看鏡子里的自己。

他的臉色太蒼白了，整个臉上都罩上一层灰色；他倒点水，使勁地洗起臉来。

她的鑲銀刷子微微聞得出她用来搽头发的香水味，被这香味一引，一股妒意又从他心里燃燒起来。

他勉强穿上皮大衣，下了楼到了街上。

不过，他总算神志清醒，当他向史龙街走去的时候，他給自己已經編了一套話，預备在波辛尼家里找不到她的时候說。可是如果找到她时怎么办？他尽管会拿主意，这一来可不行了；走到那幢房子时，他就不知道如果找到她在这里，自己应当怎么办。

現在已經过了办公时間，临街的大門已經关上；那个开門的女人也說不出波辛尼先生在里面还是不在里面；那一天就沒有看見他；有两三天沒有看見他；她現在不管他的事情了，誰也不管他的事情，他——

索米斯打断她，他自己上去看看；上楼的时候，他显出一張坚决而慘白的臉。

頂上面一层沒有灯光，門关着，按鈴沒有人答应，听不見一点声音。他只好下楼来，裹着皮大衣还在打抖，心里冰凉。他叫了一部馬車，告訴赶車的上公园巷。

路上他竭力回忆几时給她最后的一張支票的；她身边頂多只有三四鎊錢，可是还有那些首飾，他心里一陣剧烈的难受，想起这些首飾可以变卖很大的一笔錢；足够他們上国外去；足够他們过好几年！他想計算一下；馬車停下来，他沒有計算好就跳下馬車。

管家問他索米斯太太是不是在馬車里，老爷告訴他，他們夫妇要来吃飯的。

索米斯回說："不在，福尔賽太太有点伤风。"

管家表示遺憾。

索米斯覚得管家望着他的样子有点蹊蹺，想起自己沒有穿晚礼服，就問："有人来吃飯嗎，瓦姆生？"

"沒有，只有达尔第先生和太太，少爷。"

这时索米斯又覚得管家稀奇地望着他，他沉不着气了。

"你望的什么？"他說，"我有什么事情，呃？"

管家臉紅了，把皮大衣挂上，嘴里唧噥了几句，听上去好象是："沒有，少爷，沒有，少爷，"就溜之大吉。

索米斯上了楼，經过客厅时，連看也不看一下，一直走进他

父亲和母亲的臥室。

詹姆士側面站着，穿着衬衫和晚礼服背心，弯弯的瘦长身材显得特别突出；他低着头，白領結的一头斜睨着两撇长白上須的一角，嘟着嘴唇在給他妻子鈎上內衣上部的鈎子。索米斯停下来；覚得一口气咽着，不知道是上楼太快，还是别的緣故。他——他自己从沒有——从来就沒有要他这样——

他听見他父亲的声音，就象嘴里含了一根針似的，說："是哪个？哪个在这里？什么事情？"接着是她母亲說："来，菲丽絲，来把这个鈎上，你老爷再也弄不好的。"

索米斯一只手按着喉嚨，嗄声說：

"是我——索米斯——。"

他听見爱米丽詫异而亲热的声音，心里一陣感激："哦，乖儿子？"和詹姆士放下鈎子說："什么，索米斯！你上来做什么？你不舒服嗎？"

他机械地回答："我好好的，"看看这老俩口儿，好象沒法把事情說了出来。

詹姆士很快就惊慌起来："你臉色不好看，"他說。"恐怕着了凉了——肝脏的毛病，沒有說的，你母亲給你点——"

可是爱米丽安靜地插进来："你把伊琳帶来沒有？"

索米斯摇摇头。

"沒有，"他吞吞吐吐說："她——她离开我了！"

爱米丽本来站在鏡子前面，这时轉过身子。当她向索米斯跑过来时，她的高大身材失去了原有的庄严，变得非常仁慈了。

"乖儿子！我的乖儿子！"

她用嘴唇貼着他的前額，輕拍着他的手。

詹姆士也轉过身来，正面望着儿子；一張臉显得老些了。

“离开你嗎?” 他說,“你是什么意思——离开你? 你从来沒有告訴过我她打算离开你?”

索米斯悻悻地回答:“我怎么能說? 怎么办呢?”

詹姆士开始来回走起来;因为沒有穿上衣,样子很怪,象只长頸鳥。“怎么办呢!” 他咕噜着。“我怎么会知道怎么办?問我有什么用? 什么事情都不告訴我,現在又跑来問我怎么办; 我眞不知道应当跟他們講些什么! 这是你母亲,她就站在这里,她什么話也不說。我要說你現在应当做的就是釘着她。”

索米斯笑了; 他那种古怪的傲慢的笑容再沒有比現在看上去更加可怜了。

“我不知道她上哪儿去了,” 他說。

“不知道她上哪儿去了!” 詹姆士說。“你是什么意思,不知道她上哪儿去了? 你想她会上哪儿去呢? 她是去找那个小波辛尼去了,她就是上那儿去的。我早知道会这样的。”

大家都好久不做声;这时索米斯重又覚得他母亲按他的手; 一切的經过就象在睡梦中过去一样; 他自己的思索或者行动能力已經不灵了。

他父亲一付苦臉,漲得紅紅的,好象要哭出来,說的話就象是从自己抽搐的灵魂里拉了出来一样。

“这非出丑不可; 我一直这样說的。” 接着, 看見他們不答話:“你怎么办,你跟你的母亲?”

爱米丽的声音沉着中含有輕蔑:“好了, 詹姆士! 索米斯会想办法,总会想的。”

詹姆士眼睛瞪着地板, 断断續續地說:“呃, 我是帮不了忙了;我老了。不要操之过急,孩子。”

又是他母亲的声音:“索米斯会想尽方法把她找回来。我們

不要談起。事情总会挽回的，我敢說。”

又是詹姆士：“呃，我就看不出怎样能够挽回。如果她还沒有跟小波辛尼私奔的話，你不要理她，釘着她，把她拖回来，这是我的忠告。”

索米斯重又覚得母亲拍拍他的手，表示她也同意；索米斯就象重复什么神圣的宣誓一样，在牙齒縫里咕噜了一声：“一定！”

三个人一同下楼到了客厅里；三个女孩子和达尔第都在；如果伊琳也来的話，一家人就团圓了。

詹姆士坐进圈椅，除掉和达尔第冷冷寒暄一句之外，在开晚飯之前，一句話都沒有說；达尔第他是又瞧不起又害怕，这个人好象永远都差錢似的。索米斯也不做声；只有愛米丽这个冷靜勇敢的女人始終和維妮佛梨德談些瑣碎的事情。她在态度上和談話中从沒有象今天晚上这样鎮定过。

伊琳出走的事既然决定不說出来，詹姆士家其他的人，对于应当采取什么步驟当然无从发表意見；可是后来鬧出了一連串的事情，福尔賽族中的人，除了个别的例外，談起这些事情时的口气，毫无疑問都是贊成詹姆士的忠告的：“你不要理她；釘着她，把她拖回来！”不但在公园巷如此，便是在尼古拉一房，罗杰的一房，和悌摩西家里也是如此。便是那些布滿倫敦的更大的福尔賽阶层，談起时也会一样贊成，不过由于不知道事情經过，沒法参加意見罢了。

因此，尽管愛米丽竭力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瓦姆生和其他的仆人侍候的那一頓晚飯差不多是在沉默中吃的。达尔第生着悶气，有酒就喝；女孩子們很少相互談話。詹姆士有一次問到琼現在在哪里，这些时怎么消遣的。沒有人能告訴他什么。他又阴沉下来。只在維妮佛梨德告訴他小蒲柏里斯把自己的一个坏辨

士給一个乞丐的时候，他才高兴起来。

“哈！”他說，“这才是个聪明小东西。这样下去，眞是未可限量呢。我說他是个有头脑的小东西！”可是这样只有一会儿。

在电灯光下面，一样菜庄严地接着一样菜送上来，灯光射在餐桌上，可是只能勉强照到墙上主要的装飾上；一張所謂寶納的海景，画的全是桅索和快要淹死的人。香檳酒送了上来，接着又是一瓶詹姆士的有名陈酒，可是就象一只冰冷的鬼手送上来一样。

索米斯十点鐘的时候离开，两次有人問到伊琳，两次他都推說她身体不好；他覚得已經不大能掩飾自己了。他母亲給了他一个又大又温柔的亲吻，他按一按母亲的手，頰上漲得飞紅。他在冷风中走了，风声在街道轉角上凄凉地呼嘯着，空气清彻，天色灰青，滿天的星；它們冷冷地招呼他，脚下蜷縮的篠悬木叶子簌簌作响，倒垃圾的女人穿着襤褸的皮大衣匆促走过，街角上的流浪汉冻僵着一付臉，这些他全不覚得。冬天到了！可是索米斯在急急忙忙赶到家时，全然不感覚到；他从門背面金絲籠里取出最后一批从門縫里塞进来的信件，两只手顫抖着。

沒有伊琳的来信。

他进了餐室，火燒得很旺，他常坐的椅子靠近火，拖鞋好好放着，酒瓶和雕花的香烟盒放在桌上；可是他向这些东西凝視了一两分鐘之后，就熄灯上楼。在他的更衣室里，火也点着，可是伊琳的房間却又黑又冷。索米斯走进伊琳的房間。

他拿些蜡烛把屋子点得通亮，有好久好久都在床和房門之間来回不停走着。他簡直不能使自己相信她已經眞的离开他了，他开始把衣柜和抽屜一个一个打开来，就象到今天还不能理解他結婚生活的这个謎，想在里面找到什么綫索，什么理由，什么

眞相似的。

她的衣服都在——他一直都喜欢而且坚持要她穿得講究——只带走了几件衣服；至多两三件，一个个抽屜翻过来，滿是些麻紗和絲綢的内衣，一点沒有动。

也許她只是一时的冲动，上海边去过几天，換換空气。如果是那样的話，她眞正能够回来，他决不再做象前天短命的夜里那样的事，决不再冒那个險——虽則这是她的責任，她做妻子的責任；尽管她是属于他的——他决不再冒这个險；她显然神經还不太正常。

他弯下腰去开她藏首飾的抽屜，抽屜并沒有鎖着，一拉就开；首飾盒的鑰匙就在上面。这使他很詫异，接着想到一定是个空盒子。他把盒子打开。

完全不是空盒子。所有他給她的首飾，連她用的那只表在内，都在盒子里，分放在綠絲絨的小格子中間；在放表的格子里塞了一个叠成三角形的小紙条，写着"索米斯·福尔賽，"是伊琳的笔迹。

"你和你家里人給我的东西我都沒有拿。"就这一句話。

他望望那些鉆石和珍珠的别針和鐲子，望望那只用藍宝石鑲了一顆大鉆石的薄金表，望望那些項圈和戒指，每一样都安放在一个小窩里；他的眼泪涌了出来，滴在那些首飾上面。

她所能做的，她过去所做的一切，沒有比这件事更使他領会到她这次行动的眞正意义了。至少，在当时，他几乎已經了解到一切所能了解到的——了解到她鄙視他，多年来都鄙視他，事实上他們就象生活在两个世界里的人一样，他絕对沒有希望，而且从来就沒有过；甚至于了解到她也很痛苦——应当可怜她。

在这一剎那的情感流露間，他背叛了自己的福尔賽性格——

忘記了自己，自己的利益，自己的財产——几乎什么事都敢做；已經上升到无私和脫离实际的純洁高度了。

这一剎那的情感很快就过去。

那些眼泪就好象把他的懦弱洗去一样，他直起身子，把首飾盒鎖上，緩慢地，几乎有点抖，把首飾盒带到自己房間里去。

第 七 章

琼的胜利

琼一直都在等待她的机会，从早到晚都查着議会大事录那些枯燥无味的专栏，那种孜孜不倦的精神使老乔里恩开头覚得甚为詫异；等到她机会到时，她非常之果敢而且坚决地采取了行动。

那天早晨，她終于在可靠的泰晤士报开审案件栏里十三庭边沁法官下面，看到福尔賽控訴波辛尼案的字样；这是她永远忘記不了的一天。

就象一个賭徒一样，她早已准备好把自己所有的一切放在这次的孤注一擲上；在她的性格里，失敗是断断受不了的。她怎么会知道波辛尼在这場官司上招架不住，誰也沒法說，要么是一个在恋爱中的女子有一种本能会知道——可是她就依靠这种假設安排下自己的步驟，就象是絕对有把握一样。

十一点半的时候，我們看見她在十三法庭的楼厢上探望着，一直到福尔賽控訴波辛尼案件审訊完毕。波辛尼沒有出場并不使她焦心；她本能地覚得波辛尼不会为自己辯护。判决終了时，她急忙下楼，叫了一部馬車就上他的寓所来。

她走进敞开的大門和下面三层的写字間时，一直沒有引起

外人的注意；一直到达顶层的时候，她的困难方才开始。

拉鈴沒有人答应；这时候她得决定，还是下楼叫底层看房子的人上来开門放她进去，等波辛尼先生回来，还是耐心地在房門外面守候着，那就要当心不要被别人上来瞧見。她决定采取后面一个步驟。

一刻鐘过去，她始終站在楼梯口挨着冻守望着，后来她忽然想起波辛尼习慣把房門的鑰匙放在門毯下面的。她翻开一看，果然就在下面。有这么一会儿，她决定不了要不要就拿鑰匙开門；終于她开了門进去，把門敞开着，这时候如果有人走来的話，就会看出她是有事情来的。

琼和五个月前来拜訪的时候完全是两个人了；那时候她发着抖；几个月来的痛苦和克制使她变得已經不是从前那样的敏感了；这次拜訪她已經考虑了好久，而且計划得那样周密，所有的威胁事前老早置之度外了。这一次跑来，她决計不能失敗，如果失敗的話，任何人都无能为力了。

就象母兽守护自己的幼儿一样，琼的弱小而活潑的身体在屋子里从来就沒有靜止过；她从这边墙壁望到那边墙壁，从窗口望到門口，一会儿碰碰这个，一会儿碰碰那个。到处都是灰，屋内总有几个月沒有打扫过了。任何足以鼓动她的希望的事情，她都很快就能看出来，这种情形說明波辛尼为了节省开支，已經逼得把佣人辞退了。

她看看他的臥室，床上草草理了一下，就象是一个男人鋪的。她竪着耳朵听，一下子冲进臥室，把衣橱打开。几件衬衫，几条領带，一双污垢的皮鞋——室内連衣服都少得可怜。

她悄悄回到起坐間里，这时她才注意到他平日珍爱的那些小物件全不見了。一架原来是他母亲用的鐘，长沙发上挂的望

远鏡；两張眞正宝貴的早期印的哈罗风景，是他父亲当年上学的地方，末了还有她自己送給他的那件日本陶器，也是他欢喜的。这些全不見了；沒想到这个世界会对他这样殘忍，她的正义感不由得怒燃起来，可是虽則如此，这些东西不見了却快乐地預示她的計划的成功。

就在望着那件日本陶器原来放着的地方时，她有了一种古怪的感覚，肯定有人在望着她；她轉过身来，看見伊琳站在門口。

两个人默默相視了一会儿；后来琼向伊琳走去，伸出手来伊琳沒有握。

琼看見她拒絕握手，就把手放在自己背后；眼睛里漸漸露出憤怒；她等待伊琳先开口；在这样等着的时候，她带着莫名的怒气，包括妒忌、疑虑和好奇心，把她朋友的面貌、衣服和身材全都仔細看在眼里。

伊琳穿的那件长灰皮大衣；头上的旅行帽在前額上留出一片金黃的鬈发。寬大而柔軟的皮大衣把她一張臉衬得就象个孩儿臉一样。

伊琳的臉頰和琼的臉頰不同，一点不紅，而是慘白，并且好象冻得很厉害。眼睛四周一道道黑圈子。一只手里拿着一束紫罗兰。

她眼睛回看着琼，唇边不露一点笑意，琼被这双深褐的大眼睛盯着她看，尽管又惊又怒，重又感到一点她往日的魅力来。

終于琼开口了。

“你来做什么？”可是这一問也象在問自己，接着又說：“这場糟糕的官司。我来告訴他的——他打輸了。”

伊琳沒有說話，眼睛始終盯着琼的臉看，琼叫了出来：

“你站在那儿就象石头做的呢！”

伊琳大笑："我但愿如此！"

可是琼轉过身去："住嘴！"她叫，"不要告訴我！我不要听見！我不要听你来做什么。我不要听見！"接着象一个不安的灵魂一样，迅疾地来回走起来。突然又說：

"我先来的。我們两个人不能在一起！"

伊琳脸上浮出一点微笑，象一剎的火花就熄灭了。她并沒有移动一步。琼这时才看出；这个温柔的石头人已經一切置之度外，而且是抱了极大的决心来的；这种决心什么也阻擋不了，而且很可怕。她把帽子除掉，双手按着額头，把額前一大片头发朝后掠开。

"你沒有資格在这里！"琼狠狠地說。

伊琳回答："我在哪儿也沒有資格——"

"你是什么意思？"

"我已經离开索米斯。你一直都劝我的！"

琼两只手把耳朵堵起。

"不要講！我什么話都不要听——什么事都不要知道。跟你是沒法子抵抗的！你这样站着不动做什么！你为什么不走？"

伊琳嘴唇动了一动，好象是說："我能上哪儿去呢？"

琼轉身向着窗外。她可以望見街上的鐘。已經快四点了。他随时都会回来！她回头看着伊琳，一臉的怒容。

可是伊琳并沒有移动，两只戴了手套的手不停地盘弄着那一小束紫罗兰。

憤怒和失望的眼泪滾下琼的双頰。

"你怎么可以来呢？"她說。"你对我太不够朋友了！"

伊琳又大笑起来。琼看見这一着是錯了，自己簡直控制不住了。

"你为什么来呢，"她嗚咽着說。"你毀掉我的一生，現在你又要毀掉他的！"

伊琳的嘴战栗了一下；她的眼睛和琼的眼睛碰上，眼睛里的神情非常之凄惨；琼看見这样时一面嗚咽，一面叫："不要，不要！"

可是伊琳的头垂了下来，一直垂到胸口。她轉过身，迅速走了出去，用那一小束紫罗兰掩着嘴。

琼跑到門口。她听見一陣足声朝下走去。她喊："回来，伊琳！回来！"

足声消逝了……

琼站在楼梯口，弄得六神无主起来。伊琳为什么要走掉，丢下她独霸着战場呢？这是什么意思？她难道眞的把他还給她么？还是她——？在她的心里就是这样七上八下地痛苦着……波辛尼还沒有回来……

那天下午老乔里恩在六点鐘左右的时候从威斯达里亚大街回来；現在他差不多每天都要去消磨几个鐘点了，他一进門就問自己的孙女在不在楼上。佣人告訴他琼剛回家来，他就派人上去叫她下来，跟她有話說。

他已經打定主意告訴她自己跟她的父亲已經和好了。将来，过去的事情都不提了。他不預备再这样一个人，或者几几乎是一个人，住在这幢大房子里；他預备把房子卖掉，給儿子在乡間买一幢房子，大家可以全搬了去住在一起。如果琼不愿意这样做，她可以每月拿一部分津貼，自己单住。在她也不会有什么难过，因为她已經好久对他沒有表示任何情感了。

可是琼下楼时，她臉上象受了冻，而且一付可怜相；眼睛里的神情紧張而凄惻。她照老样子在他的圈椅臂上偎靠着他；老

乔里恩本来煞費苦心想了一大套又清楚、又尊严、又伤心的話要講，可是实际講出来的和原来准备的一套相差得很远。他的心里很痛苦，就象母鳥看見幼雛飞起来伤了翅膀时那顆偉大的心里一样痛苦。他的話时常說不下去，就象是道歉似的，因为他終于离开了正义的道路，不顧一切正常的道理向自己的天性屈服了。

他感覚心神不宁，唯恐說出自己的打算之后，会給孙女树立下一个坏榜样，这时他已經談到主題，暗示如果她不愿意的話，可以一个人单住，随便她；談到这上面时，他的措詞极端委婉。

“而且如果你万一，乖乖，”他說，“发現跟他們过不来的話，沒有关系，我也有办法。你愿意怎样就怎样。我們可以在倫敦租一个小小的公寓，你就住起来，我也可以經常跑上来。可是那些孩子，”他接上一句，“眞是惹疼的小家伙！”

这一段改变政策的解释，說得相当严肃，也相当露骨；就在这时候，他的眼睛里显出笑意。“以悌摩西那样衰弱的神經，这件事准会吓坏了他。那个嬌生慣养的小家伙，对这件事情一定有意見，否則就叫我傻瓜！”

琼还沒有开口。她原来蹲在椅子靠臂上，头比他的高，所以看不見她的臉。可是不久他感覚到她温暖的臉頰和他的臉頰貼上，心里知道她对于这件事情的态度还好，至少还沒有什么叫人着慌的地方。他的胆子大了起来。

“你会喜欢你的父亲的，”他說——“一个頂和气的人。从来沒有什么雄心，可是很容易相处。你会发現他很懂艺术，以及其他等等。”

老乔里恩想起自己一打上下的水彩画来，一直都小心謹愼地鎖在自己的臥室里；从前他把这些画都看作无聊的东西，現在他儿子要成为有产业的人了，他覚得这些画也并不怎么坏呢。

“至于你的——你的繼母，”他說，这个字在他說来相当勉强，“我認为是个文雅的女子——有点象耿梅基太太，我要說——可是很喜欢小乔。至于那两个孩子，”他重复了一句——的确，这句話在他这一連串的庄严的自我辯护里，听上去就象音乐一样——“眞是可爱的小东西！”

如果琼懂得的話，他这些話只是表达了那种对小孩子，对年輕的和弱小者的爱；过去就是这种爱使他为了弱小的琼放弃了自己的儿子，現在，反轉过来又把老乔里恩从她身边拉走了。

可是看見她默不做声，他开始慌起来，忍不住問她：“呃，你怎么說？”

琼从椅子靠臂上滑下来，偎在他的膝盖上；她也有一篇話，現在輪到她說了。她覚得一切都安排得很好；她看不出有什么困难，而且她覚得用不着管人家怎样一个看法。

老乔里恩不安地扭动一下身子。哼，那么人家还是会有看法的！他起先还以为經过这么多年，那些人也許不会有了！好吧，他也沒有办法！不过他很不贊成自己孙女这样的口吻——她应当重視人家的看法！

可是他沒有說什么。他的心情太复杂，太矛盾了，沒法表达出来。

对了——琼繼續說下去——用不着介意；不关他們的事情，可不是？只有一件事情——这时她拿臉頰抵着老乔里恩的膝盖，老乔里恩立刻知道这事非同小可；既然他打算在乡間买房子，能不能——为了宝貝她的緣故——买下索米斯在罗宾山的那所漂亮房子呢？房子已經完工了，华丽到极頂，而且現在沒有人住进去了；在那个房子里，大家一定住得很快乐！

老乔里恩立刻警覚起来。这样說，难道那个“有产业的人”

不預备住进自己的新房子嗎？他現在提起索米斯时从不称他名字，总是用这个称号。

“不住了”——琼說——“他不去住了，我知道他不去住了！”

她怎么会知道的呢？

她沒法告訴他，可是她知道。她差不多有十足的把握！决不可能去住；情况变了！伊琳的話还在她耳朵里：“我已經离开了索米斯！我能上哪儿去呢？”

可是这一点她瞞起不講。

只要她祖父肯买下那幢房子，并且把那笔毫无理由套在菲力头上的該死的債务还掉！这对大家是再好沒有了，眞是万事大吉。

說到这里，琼把嘴唇貼上他的額头，使勁地抵着它。

可是老乔里恩掙开她的爱撫，摆出一付正經面孔，这是他办事时候的表情。他問她是什么意思？她的話里有話——难道她看过波辛尼嗎？

琼回答：“沒有；可是我到过他的寓所。”

“到过他的寓所？誰带你去的？”

琼泰然望着他。“我一个人去的。他的官司打輸了。我也不管誰是誰非。我要帮助他；我一定要！”

老乔里恩又問：“你看見他嗎？”他的目光好象从孙女儿的眼睛里一直看进她的灵魂！

琼又回答：“沒有；他不在家，我等了一陣子，可是他沒有回来。”

老乔里恩身子动了一下，放心了。琼已經站起来，低头望着他；这样瘦弱、輕盈、而且年輕，然而又这样坚决；老乔里恩虽則心緒很乱，而且着恼，眉头皺得多深的，可沒法消灭她臉上那种

坚决的神情。他深刻地感覚到自己打了敗仗，覚得繮繩从手里滑掉，覚得自己衰老了。

“啊！”他終于說，“我看你总有一天自己弄得沒法开交。你什么事都是随心所欲。”

他那种古怪的人生哲学又突然发作起来，又加上一句：“你生下来就是如此；一直到老到死也是如此！”

然而他自己过去和那些生意人，和那些董事会，和各式各样的福尔賽之流，以及那些非福尔賽之流打交道的时候，还不是一直都随心所欲嗎？想到这里，他忧郁地望望自己执拗的孙女——覚得她也有这种质地，而他却不自覚地把这种质地看得高于一切。

“你知道他們說些什么閑話嗎？”他緩緩地說。

琼漲紅了臉。

“我知道——也不知道——也不在乎！”她跺一下脚。

“我想，”老乔里恩說，眼睛垂了下来，“他就是死了你还是要他的！”

长久的沉默，接着他又說：

“可是，談到买这幢房子——你知道哪有那么容易！”

琼說她知道。她知道，只要他愿意买，他就可以买下来。他只消照造价給好了。

“照造价！你一点不懂得。我可不愿意去找索米斯——我决不跟那个小子再打任何交道。”

“可是你用不着找他；你可以去找詹姆士爷爷。如果你买不下这幢房子，能不能付掉这笔賠償費呢？我知道他非常之窘——我剛才看見的。你可以从我的一份錢里扣去！”

老乔里恩眯了一眯眼睛。

"从你的錢里扣去！眞是好办法！那么，請問，你沒有了錢怎么办呢？"

可是从詹姆士和他儿子手里把这房子拿过来，这个主意却暗暗打动了他。他过去在福尔賽交易所常听到不少关于这房子的意見，有許多贊美是相当可疑的。"太艺术化了"，可是房子的确好。从那个"有产业的人"手里把他心心念念喜爱的东西拿走，将是他对于詹姆士取得的最大胜利，事实上等于表明他預备把小乔抬举做一个有产业的人，使他恢复原来的正常地位，而且永远不再动摇。对于那些胆敢把他儿子看做一个穷小子，看做一个一錢莫名的癟三，这一下总算是彻底的报复了！

他要想个法子，想个法子！也許根本不須要考虑；要他出一笔很大的价錢，他可不来，可是如果价錢还合式的話，怎么，說不定就买下来！

而且在他內心的內心里，他知道自己是沒法拒絕琼的。

可是他一点不露痕迹。这事还要想过——他告訴琼。

第 八 章

波辛尼之死

老乔里恩素来不喜欢仓促从事；就象买罗宾山房子这件事，如果不是琼的臉色使他感覚到一天不进行，就休想有一天安靜的日子过，很可能他会一直考虑下去。

第二天早上吃早飯的时候，琼就問他什么时候替他預备馬車。

“馬車！”他說，有点莫名其妙的样子；“做什么？我是不打算出去的！”

她的回答：“你如果不早出去的話，你就不会在詹姆士爷爷进城之前捉住他。”

“詹姆士！你詹姆士爷爷有什么事情？”

“那个房子呀，”她回答，声音有点生气，使他沒法再装佯了。

“我还沒有决定呢，”他說。

“你一定要决定！一定要决定！啊！爷爷——你替我想想！”

老乔里恩叫起屈来：“替你想想——我总是替你着想，可是你不替自己着想，你不想想你把自己牵进去算是什么。好吧，叫馬車十点鐘来！”

十点一刻的时候，他正在把自己的雨伞放进公园巷的伞架

里——帽子和大衣他都不愿意脱掉；他告訴瓦姆生要見他的老爷，也不等瓦姆生通报，就进了書房，坐下来。

詹姆士还在餐室里和索米斯談話，索米斯是在早飯之前又跑过来的。听到是这样一个客人，他慌忙地說："咦！他来做什么，我不懂？"

接着他站起来。

"我說，"他向索米斯說，"你不要仓促做任何事情。头一件事就是探出她在哪里——我就上斯太莫納① 那儿去委托他們；这一家最行，他們如果找不到的話，誰也找不到了。"忽然感到一种莫名的温情，他自言自語地說："可怜的小女人！我可不懂得她是什么心思！"就擤着鼻子走了出去。

老乔里恩看見兄弟时并不起身，只伸出手来，相互照福尔賽的派头握一握手。

詹姆士靠着桌子在另一張椅子上坐下，手托着头。

"你好嗎？"他說。"这些时不大看見你！"

老乔里恩不理会他这一句話。

"爱米丽好嗎？"他問；也不等詹姆士回答，就接下去說："我来找你談小波辛尼的事情。听說他造的那个房子是个禍根儿。"

"什么禍根儿不禍根儿我可不懂，"詹姆士說，"我知道他的官司打輸了，敢說他要弄得身敗名裂。"

老乔里恩可不放过这个送上来的机会。

"毫无疑問！"他跟着說；"而且如果他破产，那个'有产业的人'——就是索米斯——就要破钞了。哦，我想到一件事情：他如果不預备住进去的話——"

---

① 是一家私家偵探。

这时他看見詹姆士眼睛里露出詫异和疑惑，就迅速說下去：“我不想打听什么；我想伊琳是坚决不去住的——跟我沒关系。不过我自己正在考虑在乡下买幢房子，不要离开倫敦太远；如果这房子合适的話，我倒不妨看看，如果有价錢可談的話。”

詹姆士带着古怪而复杂的心情傾听着这段談話；他半信不信，心里又是疑虑，又是寬慰，逐漸轉为惧怕，深怕这里面还藏有什么阴謀詭計，然而往日他对于自己这位长兄的誠实不欺和卓越眼力却一直是信賴的，現在也还存在这么一点信賴。老乔里恩究竟听到些什么話呢，他又是怎样听来的呢，这些他也急于想知道；同时又想到，如果琼和波辛尼的关系完全断絕的話，他祖父决不会显得这样急于要帮助这个小子，想到这里，心里又引起一点希望。总之，他弄得迷迷惑惑；可是他既不愿意暴露出来，也不想表示任何态度，所以就說：

“他們告訴我，你把遺嘱改过，把遺产給你儿子了。”

其实并沒有人告訴过他。他只是看見老乔里恩跟儿子和孙男孙女在一起，看見他把遺嘱从福尔賽·勃斯达·福尔賽律师事务所里拿走，把两件事情一凑这样得到的。这一猜可猜中了。

“誰告訴你的？”老乔里恩問。

“我可不知道，”詹姆士說；“我不大記得人名字——总是哪一个告訴我的。索米斯在这房子上花了不少的錢，他沒有好价錢，恐怕不大会讓掉的。”

“哦，”老乔里恩說，“他如果以为我会出一笔很大的价錢来买，那他就想錯了。他好象有这么多的錢擱着，我可沒有那么多的錢乱花。讓他去卖卖看，弄到公开拍卖时，看他能卖到多少。我听說，那房子并不是什么人都住得起的！”

詹姆士私下里也是这样意見，就回答：“那是一个上流人士

的住宅。索米斯現在这儿，你要跟他談談嗎？”

“不要，”老乔里恩說，“現在还談不到，而且可能根本不想談，看此情形肯定也談不起来！”

詹姆士有点被吓着了；碰到一件商业交易，談实际数目字，他是有把握的，因为那是对事，不是对人；可是象这类事前的談判总使他紧張——他总弄不清掌握多少尺寸。

“好吧，”他說，“事情我一点不清楚。索米斯从来不跟我談；我想他是愿意卖的——就是价錢上下一点。”

“哦！”老乔里恩說，“跟他說可不要碍着面子！”他怒冲冲戴上帽子。

門开了，索米斯走进来。

“有个警察在外面，”他半笑不笑地說，“要見乔里恩大伯。”

老乔里恩怒望着他。詹姆士說：“警察？我可不知道什么警察的事情。可是我想你該知道一点，”又怀着鬼胎望着老乔里恩說：“我看你还是去見見他！”

在穿堂里，一位警长呆呆站在那里，一双厚眼皮的淡藍眼睛，正在注視着那套古英国式家具，是詹姆士在那次保特門方場举行的有名的馬甫罗加諾拍卖中拍来的。“請进，我的哥哥就在里面。”詹姆士說。

警长恭敬地抬起几个指头碰一下尖帽子，进了書房。

詹姆士带着莫名的激动望着他进去。

“好了，”他向索米斯說，“恐怕我們只好等待着看有什么事情。你大伯来談你那个房子的！”

他和索米斯回到餐室里，可是靜不下来。

“他来做什么？”他又自言自語起来。

“哪个？”索米斯回答：“警长嗎？我只知道他們从斯丹奴普

門那边送他来的。总是乔里恩伯伯的那个'叛逆'扒了人家东西了，我想！”

可是虽則他这样泰然，心里也感到不宁。

十分鐘过去，老乔里恩走进来。

他一直走到桌子面前，站在那里一声不响，扯着自己的白胡须。詹姆士張着嘴仰望着他；他从来沒有看見自己老兄这样的神情。

老乔里恩抬起手，緩緩地說：

“小波辛尼在霧里被車子撞死了。”

然后低下头来，深陷的眼睛望着兄弟和侄儿：“有——人——說是——自杀，”他說。

詹姆士嘴張了开来：“自杀！ 自杀做什么？”

老乔里恩厉声說：“哪个知道，除掉你跟你的儿子！”

可是詹姆士沒有答話。

对于一切高年的人，甚至一切的福尔賽，人生是有其苦痛的經历的。一个过路人看見他們紧紧裹在习俗、財富和舒适的大氅里，决不会疑心到这种黑暗的阴影也曾罩上他們人生的道路。对于每一个高年的人——即如华尔特·边沁爵士本人——自杀的念头至少也曾光临过他的灵魂的接待室；就站在門口，等待着进来，只是被內房里一个什么偶然的現实，什么隐約的恐惧，什么痛苦的希望抗拒着。对于福尔賽之流来說，这种最后对財产的否定是殘酷的，啊！ 眞是殘酷啊！ 他們很难——也許永远不能——做到；然而，某些时候，他們不也是几乎做了嗎！

連詹姆士也这样想！接着从紛乱的思緒中，他冲口而出：“对了，我昨天还在报上看見的：‘大霧中馬車撞毙行人！’ 死者連名字都不知道！ 他心神恍惚地望望老乔里恩，又望望儿子；可是自

始至終他本能地都在否定这个自杀的傳說。他不敢接受这种想法，这对他自己，他的儿子，对于每一个福尔賽，都太不利了。他頑抗着；由于他的本性总是不自覚地拒絕一切他所不能放心大胆接受的东西，他逐漸地克服了这种恐惧。只是碰巧撞上的！一定是如此！

老乔里恩打断了他的梦想。

“是当时就毙命的。昨天整天停在医院里。他們找不到什么东西可以証明他的身份。我現在就上医院去；你和你儿子頂好也来。”

沒有人反对这个命令，他領头出了餐室。

这一天风日晴和，老乔里恩从斯丹奴普門坐馬車上公园巷时，把車篷都敞开了。那时候，他坐在軟垫上，向后靠起，抽着手里的雪茄，看見这样天高气爽，街上馬車和行人来来往往，覚得非常高兴——在倫敦經过一个时期的大霧或者阴雨之后，第一天放晴时，街道上往往出現这种异常活跃的、簡直象是巴黎的风光。他的心情而且感覚非常舒暢；几个月来，都沒有这样过。他把琼的那一段自白早已忘得干干凈凈；眼前他就要和儿子，尤其是他的孙男孙女聚首了——（他事先已經約好小乔今天早上在什錦俱乐部再談这件事）；而且下面在房子問題上跟詹姆士和他的儿子还有一場交鋒，一个胜仗等待着他。

現在他把馬車篷撑了起来；无心去看外面的欢乐景象；而且福尔賽家人携带着一位警长同車，也不雅观。

在馬車里，警长又談起死者的情况：

那儿的霧剛巧并不太大。車夫說那位先生一定来得及看見車子开来，他好象是看准了做的。他的經济情况好象很窘，我們在房間里找到几張当票，他的存款折子已經透支了，今天报上又

登了这件案子的消息；他的冷静的藍眼睛把車中三个福尔賽一一看了一下。

老乔里恩用眼角瞄了一下，看見兄弟臉上变了色，原来深思的、焦虑的神情变得更深刻了。的确，听了警长这番話之后，詹姆士所有的疑惧都重新引起来。窘——当票——透支！这些字眼过去在他一生中只是遙远的噩梦，現在好象使这个无論如何不能接受的自杀假設变得令人神魂不定地眞实了。他望望儿子的眼睛；儿子虽則目光炯炯，神色不动，一声不响，却并不回顧他一下。老乔里恩冷眼旁观，看出这两个父子之間的攻守同盟，不由得想起自己的儿子来，就象沒有儿子站在自己身边，他在这次看望死者的搏斗中就要双拳难敌四手似的。还有琼，这件事情决不能牵涉到她，这件事一直在他脑子里轉。詹姆士有儿子照顧他！为什么他不叫小乔来呢？

他把名片袋掏出来，用鉛笔写了下面几个字。

“即来，派馬車来接你。”

下車时，他把名片交給馬夫，叫他飞快赶到什錦俱乐部去，如果乔里恩·福尔賽先生在俱乐部里的話，就把名片交給他，立刻把他接来。如果不在，就一直等到他来。

他跟着其余三个人慢慢走上石阶，用伞柄撐着自己，有时停一下歇歇气。警长說：“这儿就是太平間，先生。可是你不要急。”

在那間墻堵蕭然的屋子里，除掉一綫阳光照在洁无纖尘的地板上，什么都沒有，一个人躺在那里，身上盖了一条被单。警长的一只坚定的大手拿起被单的边子掀了开来。一張失去視覚的臉望着他們，三个福尔賽从这張含有敌意的失去視覚的臉的两側低头看去；他們里面每一个人私下的感情、恐惧和各人本性发出来的怜憫升起来，又落下去，就象生命浪潮的起伏一样，可是

对于波辛尼，这种生命浪潮的冲击被四壁白墙給他永远隔断了。在他們每一个人的心里，各个人的性情，那种使他們各自在細微的地方和别人截然不同的奇特的生命源泉，决定了他們每一个人的思想状态。他們每一个人这样站着，离开别的人很远，然而又不可理喻地接近，孤独地和死亡站在一起，沉默地垂下眼睛。

警长輕声問：

“你認識嗎，先生？”

老乔里恩抬起头来，点一下。他看看对面自己的兄弟，一个长瘦的身材望着死者发呆，一張紅得发暗的臉，紧張的灰眼睛；又看看蒼白而沉默的索米斯站在他父亲旁边，当着这长臥的蒼白死神面前，他对这两个人的敌意一时变得烟消云散了。死——它从哪里来的，怎样来的呢？过去一切忽然倒轉过来，盲目地向另一个征途出发，出发到——哪儿呢？生命的火焰忽然变得无声无息！所有的人都得捱过的一次重重的殘酷的輾压，眼睛清晰而勇敢地一直保持到最后的終局！尽管他們是虫蟻一样的渺小，而且无足輕重啊！这时老乔里恩的臉色亮了一下，因为索米斯低声跟警长嘰咕了一句，就輕脚溜了出去。

詹姆士忽然抬起头来。他臉上疑惧而苦恼的神情带有一种特殊的表情，那意思好象說，“我知道我是敌不过你的。”他找了一块手絹，揩揩額头；他傴着身子丧气而委瑣地望着死者一会儿，轉过身来也赶快走了出去。

老乔里恩站在那儿象死一样地安靜，眼睛注視着尸体。哪个能說出他心里想些什么呢？是想自己的过去嗎，当他的头发还象他面前这个年輕死者一样黃的时候？还是想到当年自己剛开始人生战斗的时候，那个一直为他所喜爱的长期战斗，而对于这个年輕人，它几乎还沒有开始就結束了？还是想着他的孙女，現

在一切希望都破灭了？还是另外那个女子？事情这样离奇，又这样可叹！而結局又是这样沉痛，令人哭笑不得，百思不得其解。公道啊！对于人是沒有公道的，因为他們永远是处在愚昧的黑暗里！

或者他也許又在那儿玄想：頂好把这些全摆脫掉！頂好一了百了，就象这个可怜的年輕人……

有人碰碰他的肩膀。

眼泪涌上来，他的睫毛湿了。“我这个事情办不了。还是走吧，小乔，你事情一完就赶快上我那儿来，”說完就低着头走了。

現在輪到小乔里恩守在死者的身边了；在这个倒下去的尸体四周，他好象看見所有的福尔賽匍伏在地上喘息着。这一击未免来得太快了。

那些潜藏在每一出悲剧里的各种动力——这些动力不顧任何的阻撓，通过錯綜复杂的变化推向那个諷刺性的結局——終于集合在一起，溶汇在一起，一声霹靂，扔出那个受害者，而且将他周圍所有的人全都打倒在地上。

至少小乔里恩是这样覚得，他好象看見他們躺在尸体的四周。

他請警长把出事的經过告訴他，警长就象是抓着这个千載一时的机会，重又把获悉的事实叙述了一遍。

“不过，先生，”他又說，“这是表面，事实远不止这么多。我自己并不認为是自杀，也不相信完全出于偶然。我覚得很可能由于心事重重，沒有能注意后面来的車子。也許你可以說明一点眞相呢。”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包，放在桌上。他小心把包子打开，里面是一个女子用的手帕，折起来，再用一根褪色的鍍金别針别

上，别針上面原来鑲的宝石已經落掉。一陣干紫罗兰的香气透进小乔里恩的鼻孔。

“在他貼胸的口袋里找到的，”警长說；“手帕上的名字已經剪掉了！”

小乔里恩很勉强地回答：“恐怕我沒法帮助你！”可是在他的眼前，一張过去他看見过的臉又清晰地浮現出来；那时候她看見波辛尼到来，臉上一亮，多么的震栗而且高兴！他現在对她比对自己的女儿还要关切，比对任何福尔賽都要关切——想到她带着忧郁而温柔的眼光，一張嬌弱柔順的臉，等待着死者，也許便在这时候还在日光中靜靜地耐心地等待着。

他戚然离开医院，向自己父亲的房子走去，一面盘算着这次死亡将会在福尔賽族中造成分裂。这一击的确已經穿过他們的防綫，鉆进他們这棵大树的木头里面去了。他們也許会象从前一样繁荣着，在全倫敦的眼中保持着一个美好的外表，可是树干已經死了，被那击毙波辛尼的同一的一剎电光摧毀了。現在那些小树苗将要代替它，每一个小树苗成为新的財产保卫者。

好一片树林啊，这家福尔賽人！小乔里恩想着——我們国土上最优秀的木材！

关于致死的原因——他的族人无疑会力图否定自杀的揣測，这样未免太妥协了！他們会認为是一件偶然发生的事故，是命运的打击。在他們內心里，他們甚至会感到这是天意，天降的惩罰——波辛尼不是危害到他們两个最宝貴的財产，錢袋和家庭嗎？于是他們将会談論“小波辛尼那次不幸的事件”，不过他們可能不愿意談——还是不談的好！

至于他自己，他認为那个車夫叙述的經过毫无价值。因为一个这样瘋狂恋爱着的人，决不会因为沒有錢而自杀的；而且波辛

尼这样性格的人也不会把經济的困难放在心上。这样一想，他也否定了自杀的假設，因为在他的心目中，死者的一張臉他看得太清楚了。在青春的頂尖夭折掉，热情的狂潮被一个意外事件割断了——在小乔里恩看来，这样設想只有更使人为波辛尼慨叹。

在斯丹奴普門的餐室里，老乔里恩正一个人坐着。当他的儿子进来时，他坐在大圈椅里，形容甚为憔悴。他一双眼睛把墙上挂的那些靜物画和那張"落日中的荷兰漁船"的名画一一看过来，就象把自己的一生，以及一生中那些希望、收获、成就一一凝視过来一样。

"啊！小乔！"他說，"是你嗎？我已經告訴过可怜的琼了。可是事情还沒有完。你上索米斯家去嗎？她是自己找的，我要說；不过我总想起来不好受——关在家里——孤孤单单的一个人。"他举起一只瘦瘠的露出青筋的手，用力勒着。

第 九 章

伊 琳 返 家

丢下詹姆士和老乔里恩在医院太平間里，索米斯漫无目的地匆匆沿着街道走去。

波辛尼死亡的悲剧把一切的面目都改变了。他現在已經不再感覚到浪費一分鐘就会弄得不可收拾；在驗尸手續完毕之前，他也不敢再把自己妻子逃走的事告訴任何人。

那天早上他起得很早，在邮差送信之前就起来，他亲手从信箱里把第一批信件取出来。虽則里面沒有伊琳的来信，他却借这个机会告訴貝儿生，說主妇上海边去了；而且說他自己大約也要下去从星期六住到星期一。这就給了他喘息的时間，在这个时間里，他总来得及到处把她找遍。

可是現在波辛尼的死亡事件——眞是一件稀奇的死亡事件，一想到这个就象把一块烙鉄放在心口一样，就象从心上把一块重鉄拿走一样——使他暫时沒法采取任何步驟，他覚得这一天沒有办法混过；所以他在街上东逛西逛，看看迎面来的每一張为千百种焦虑蚕食着的臉。

当他游蕩时，他想起那个已經結束了自己的游蕩和窮伺的人；他再不会騷扰他的家庭了。

时間已是下午，他看見报紙大字招貼上宣布死者姓名已經发現，就买下那些报紙看看报上怎样說的。如果能够的話，他眞想把他們的嘴堵起来。他上城里去，和布尔德商量了好久。

回家的途中，大約在四点半鐘时候經过乔布生行門口的阶台时，他碰見了乔治·福尔賽。乔治递了一份晚报給索米斯，說：

“你看！ 你看見那个倒霉的‘海盜’的消息嗎？”

索米斯冷酷地回答：“看到。”

乔治看了他一眼。他从来就不喜欢索米斯；現在認为波辛尼是他逼死的。索米斯把他毁了——用他那关于財产的訴訟，逼得“海盜”在那天不幸的下午走投无路。“那个倒霉鬼，”他在想；“心里对索米斯又是妒忌，又是恨，以至于在那个可恨的大霧里一点听不見后面公共馬車駛来。”

索米斯毁了他！ 乔治的眼睛下了这个判决。

“报上說是自杀，”他終于說出来。“这样說站不住。”

索米斯摇摇头。“偶然撞上的，”他說。

乔治的拳头紧勒着报紙，把来塞在口袋里。临走之前，他忍不住放了一炮。

“哼！ 家里都过得好嗎？ 小索米斯有了沒有？”

索米斯的臉色变得和乔布生行阶台一样白，嘴唇張开就象要咬人似的，匆匆掠过乔治走了。

索米斯到了家，用鑰匙开了大門走进那个光綫黯淡的穿堂，一眼就看見自己妻子的鑲金阳伞放在地毯柜上。他扔下皮大衣，赶快走进客厅。

天晚了，窗帘已經拉上，爐架上一堆杉柴燒得很旺，他靠着火光看見伊琳坐在她平日坐的长沙发角上。他輕輕关上門，向她走去。她动也不动，而且好象沒有看見他似的。

"你回来了?" 他說。"为什么黑地里这样坐着?"

接着他看見她的臉，臉上是那样蒼白，那样毫无表情，仿佛是血液已經停止了流动似的；眼睛睜得多大，就象猫头鷹受了惊吓时一双又大又圓的黃眼睛。

她裹着灰皮大衣靠着沙发的軟垫，非常之象一只被捕获的猫头鷹，裹紧自己柔軟的羽毛抵着籠子的銅絲；原来剛健婀娜的身条已經看不見了，就象經过殘酷的劳动之后人垮了似的；就象自己再不須要美丽，再不須要剛健婀娜了。

"你回来了?" 他又說了一句。

她永远不抬起头来，永远不开口，火光戏弄着她木然不动的身影。

忽然她打算站起来，可是被他拦着；这时候他才明白过来。

她就象一头受了重伤的野兽一样，不知道上哪儿去，也不知道自己在做着什么，这样才回来的。只要看見她的外表，蜷縮在皮大衣里，就够了。

他这时才眞正明白波辛尼是她的情人；明白她是看到他丧命的新聞——也許就象他自己一样，在一个风紧的街角上买了一份报紙看了才知道的。

所以她是自动回来的，自动回到她一直要摆脫的籠子里来——他把这件事的重大涵意盘算过之后，眞想叫出来："把你可恨的身体——我爱的身体——带出我的屋子！把你的可怜的蒼白的臉龐，那样殘忍又那样温柔的臉龐带走——不要等我把它打烂。滾开去，不要讓我再看見你!"

这些話他虽則沒有說出来，可是好象看見她起身走了，就象一个做着噩梦的女子似的，竭力掙扎着想清醒过来——起身走到外面的寒冷黑暗中去，一点不想到他，連他的存在都一点不

觉得。

接着他叫出来，和他沒有說出来的話恰巧是抵触的："不要动，坐在那里！"他轉过身去，在火爐另一头自己常坐的那張椅子上坐下来。

两个人不做声坐着。

索米斯心里想："这一切算什么来呢？为什么我要这样痛苦呢？我犯了什么罪呢？这不是我的过失啊！"

他又看看她，象中了枪的奄奄一息的鳥儿一样蜷縮着；你望着它可怜的胸口喘息着，只見出气不見入气；它的可怜的眼睛也看着你这击中她的人，神情緩滞、温和、就象沒有瞧見你似的，同时向一切美好的东西——太阳、空气和它的伴侶告别。

两个人就这样靠着火坐着，不声不响，各自坐在火爐的两头。

燃燒着的杉柴冒出烟气，他本来很喜欢这香味，現在好象扼着他的喉嚨，使他再也忍受不下去了。他走到穿堂里，把大門打开，尽量呼吸門外透进来的冷空气，然后帽子不戴，大衣也不穿，就跑到方場上去。

一只半餓着肚子的野猫沿着花园栏杆向他挨过来，索米斯心里想："痛苦啊！我这痛苦几时才能停止呢？"

在对面街上一家門口，一个他熟識的名叫路德的人正在擦着皮靴，那神气儼然說："我是这儿的主人，"索米斯向前走去。

远远从澄彻的空气里傳来他和伊琳結婚的那个教堂的鐘声，为了迎接基督的降生操練着，那片声音把車輪的声音全淹沒了。他覚得自己急需要喝一杯烈酒，或者使自己平息下去，什么事都无动于衷，或者把自己激怒起来。只要他能够掙脫自己——从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纏繞着他的愁緒中掙脫出来。只要他

能够順从这种念头："跟她离婚——赶她出去！她已經忘記你了。忘掉她吧！"

只要他能够順从这种思想："放她走吧——她也痛苦得够了！"

只要他能順从这样的欲望："使她做你的奴隶——她是听你摆布的！"

甚至于只要他能順从这种突如其来的領悟："这一切算得了什么呢？"只要他能有这么一分鐘忘掉自己，忘掉自己的行动有什么关系，忘掉不管他怎样做他都得有所牺牲。

只要他能凭着自己的冲动去做就好了！

可是他什么都忘記不了；什么思想、領悟或者欲望他都不能順从；这事情太严重了；和他太密切了，就象一个冲不破的藩籬。

远在方場的那一边，卖报的童子正在叫卖着晚报，那声音和教堂的鐘声合成一片，然而又是那么刺耳，听得人毛发悚然。

索米斯掩起耳朵；脑子里忽然掠过一种念头，覚得如果压死的不是波辛尼，而是他自己，而她，不但不会蜷縮在那里眼神呆滯象只中枪的鳥儿一样——

一个軟綿綿的东西碰到他的腿，原来是那只猫拿身子挨他。索米斯从胸臆間迸出一声嗚咽，使他的人从头抖到脚。接着黑暗中一切又变得沉寂，那些房子好象在凝視着他，每一所房子里有它的主人和它的女主人，和它快乐或者辛酸的秘密。

突然，他望見自己的大門开着，穿堂里的火光映出一个男子的黑暗身形，背立着。他心里起了一陣怀疑，躡着脚走了过去。

他能望見自己的皮大衣扔在雕花的橡木椅上；望見挂在墻上的波斯地毯、銀碗和一排排瓷盆，还有那个站在門口的生人。

他厉声問："你有什么事，先生？"

来人轉过身来。原来是小乔里恩。

“大門本来开着，”他說。“我能不能見你太太談一分鐘話，有个信要带給她?”

索米斯带着陌生的眼光斜看他一眼。

“我妻子什么人都不見，”他执拗地說。

小乔里恩温和地回答:“我不会耽擱她两分鐘的。”

索米斯搶过他，拦着門。

“她什么人都不見，”他又說。

小乔里恩的眼睛向他身后的穿堂里望去，索米斯轉过身来。伊琳就站在客厅的門口，眼睛睜得很大，焦切的神情，嘴唇張开，两只手伸了出来。看見是这两个人时，她臉上的光采消失了；手垂到腰間；站在那里就象石头一样。

索米斯掉轉身子，恰巧和客人的眼光碰上；他看見客人眼睛里的那种神情，不由而然发出一声咆哮。嘴唇合攏时，隐隐带着微笑。

“这是我的房子，”他說；“我的事情不要别人管。我告訴过你——現在再告訴你；我們不見客。”

他迎着小乔里恩的臉砰的一声把大門关上。

插　曲

残　夏

夏天的淹留总未免太短太短。

——莎士比亚

一

是在九十年代的头几年中。那天是五月里的最后一天，下午六点鐘光景；老乔里恩·福尔賽坐在罗宾山自己房子走廊前面那棵橡树下面。他宁可等蚊蚋来咬他，不肯放过这傍晚的风光。他一只瘦黃的、露出青筋的手捏着一截雪茄烟头，瘦削的手指，指甲留了多长的——有一只涂了油的尖指甲，是从早期維多利亚时代就被他留起来的；那时候的风气就是留指甲，什么都不碰，連指尖都不碰一碰，認为这样最神气。他戴一頂又旧又黃的巴拿瑪草帽，遮着西下的太阳——圓大的前額，大白胡子，瘦削的双頰，长瘦的下巴。他架起大腿；神态极其悠閑，而且文雅——拿一个每天早上都要在自己的綢手絹上洒花露水的老人来說，正該是这样。在他脚下躺着一只毛茸茸的棕白二色的狗，充做朋瑪兰种——这就是小狗伯沙撒，它和老乔里恩之間原始的敌意多年来已轉为亲密了。靠近他的椅子，是一个秋千架，秋千板上坐着好儿的玩偶——名字叫笨蛋·爱丽絲——身子倒在大腿上，一只悲慘的鼻子埋在自己的黑裙子中間。反正它永远是被人欺負的，所以随便它怎样坐都沒有关系。橡树下面的草地逐漸低成一个斜坡，一直連到那片鳳尾草圃，再过去就是田野，地势更低了，直抵那座池塘和小树林，以及那片斯悅辛曾經說过"很不錯，很难得"的景色——五年前，斯悅辛跟伊琳坐馬車下来

看房子时，也就是坐在这棵橡树下面凝望着这片景色的。老乔里恩也听說过他兄弟的这次壯举——在福尔賽交易所里，这次出城是出了名的。斯悅辛啊！想不到这家伙去年十一月就去世了，年紀不过七十九岁；自从安姑太去世之后，大家都有一个想法，究竟福尔賽家的人能不能永远不死呢？現在斯悅辛一死，这种疑虑又重新引了起来。又死了一个，只剩下老乔里恩、詹姆士、罗杰、尼古拉、悌醫西、裘丽、海絲特、苏珊！“我是八十五岁了！”老乔里恩想，“然而我并不覚得老——只是偶然这里有点儿痛罢了。”

他繼續搜索着往事。三年前，自从买下自己侄儿索米斯这所不祥的房子，在罗宾山这儿安居下来之后，他始終沒有覚得老过。跟着儿子和孙男孙女——琼，和小乔后妻生的好儿和乔儿——在乡下过着；远离开倫敦的嘈杂和福尔賽交易所里那些七嘴八舌，不开董事会，成天悠哉游哉，沒有工作，尽是玩，不少的时間都是花来把这所房子和它的二十頃地，布置得更好、更完美，或者順着好儿和乔儿的小性子做些事情，这样把时間消磨掉。已往那一段长时間的悲剧——包括琼、索米斯、索米斯妻子伊琳、和小波辛尼——在他心里积下的郁結早已烟消云散了。連琼也終于摆脫掉抑郁——你看她現在不是随父亲和繼母上西班牙旅行去了。想不到他們走后，日子显得更加安靜了；悠閑，然而冷清，因为他儿子不在身边。近来小乔在他眼中眞是无所不好，和他在一起时总是使人覚得安慰、开心——一个頂温和的人；可是女子——包括頂好的女子在內——不知道为什么，总有点使你嫌煩，当然只有令你傾倒的女子除外。

远远的一只布谷鳥叫了；一只斑鳩在田野那边第一棵榆树上喚晴，自从上次刈草之后，那些白菀花和黃毛茛长得多快啊！

风也轉为西南风——多鮮美的空气，就象甘露！他把帽子向后推推，讓阳光照在自己的下巴和脸颊上。今天，不知道什么緣故，他很想有个伴——有張美丽的臉儿看看就好了。人都把老年人看做什么都不需要似的。“人的需要总是沒有完的！”他想，那种不时侵入他灵魂的非福尔賽哲学又发作了。“一只脚已經踏进棺材的人还是有需要，这一点我絲毫不覚得奇怪！”在这儿乡下——那些尘俗事的催逼全达不到——他的孙男孙女、花草、树木、他这个小王国里的鳥儿，更不用提照耀在这些上面的日月星辰，都日日夜夜向他說，“芝麻开門”①。而且芝麻的确开花了——开了多少，也許他不知道。对于他們开始叫做的“自然”，他过去一直就是能够感受的，眞正地，几乎象宗教一样虔誠地感受到，不过这些东西不管多么使他感动，他在习慣上仍旧坚持那种現实的看法，夕阳就是夕阳，风景就是风景。可是这些日子里，自然的确使他感到心痛，他就是能这样領略到。在这些安靜明媚的日子里，白天逐漸来得长了，他每天都要和好儿手拉着手閑逛——小狗伯沙撒跑在他們前面，聚精会神在寻找他从来找不到的那些东西——看玫瑰开花，墙头的果子結实纍纍，阳光照耀着橡树叶子和小树林里的幼苗，看睡蓮的叶子舒展开来，映着光，和那唯一的一片麦田里銀色的新麦，傾听着椋鳥和云雀歌唱，看阿尔得尼乳牛吃草，緩緩甩动着它們蓬松的尾巴；在这些晴朗的日子里，他每天都感到那一点点心痛，因为这一切他都爱，同时在他的心灵深处可能感覚到自己沒有多久的时間能享受这些。想到有一天——也許十年不到，也許五年不到——眼前的这一切就会从他手里攫走，而他的精力还沒有耗完，还能够

① 天方夜譚：四十盜故事里叫开宝石洞时用的咒語，此处指揭开自然的神奇。

爱这些；一想到这里，他觉得这简直是一件极不公平的事，就象乌云停留在他的人生天边上。就算今生之后还有来生，那也不是他喜欢的；总不是罗宾山和花儿鳥儿和美丽的臉儿——便是现在，眼前这些东西都太少了！人一年老一年，他对于虛伪的事情却更加厌恶了；在六十年代里他还摆出的一付道学面孔，就象他过去为了炫耀而留蓄的边须一样，現在早已放弃了；現在使他肃然起敬的只有三件事——美、正直的行为和财产的意識；而在目前，这些里面最偉大的还是美。他的兴趣过去一直很广，而且現在的确还能够看泰晤士报，可是不論什么时候只要听見一声山鳥叫，他就会把报紙放下来。正直的行为——財产——这些，不知道为什么，都使人厌倦；山鳥和夕阳却从不使他厌倦，只給他一种不舒适之感，覚得永远听不够、看不够似的。他凝望着眼前黃昏时的靜謐的光采，和草地上金黃雪白的小花，心头有了一个想法；这种天气啊，就象"奥費俄"① 里的音乐一样，那是他最近在古凡园歌剧院听来的。是一出好歌剧，不象买耶比尔，甚至也不全然象莫札特，可是有那么一点味儿，也許还要可爱些；有点古典音乐和黃金时代的色采，質朴而醇厚，还有那个拉福吉里，"簡直抵得上当年"——可以給他最高的評价。奥費俄那样思念他丧失的美人，苦念他淪入阴曹的爱人，就象人世的爱和美的結局一样——那种通过嘹亮的音乐歌唱着、动蕩着的相思，也在今天傍晚这片迟暮的美丽景色里流动着。他脚下穿着軟木后跟的和两边有松紧的长靴，这时不由自主地用靴尖踢踢小狗伯沙撒的肋骨，把小狗踢醒了，又找起狗蝇来；虽則它身上实在沒有狗蝇，它却死不相信沒有。找完之后，它把搔过的地方在主

① 格魯克(1714—1787)所作的歌剧，故事叙述希腊神話中善于唱歌的青年奥費俄靠自己的歌唱把自己的亡妻从阴曹地府救返阳世。

人的小腿上擦擦，重又把下巴靠在那只扰人的靴面上伏下来。老乔里恩的脑子里忽然回忆起一張臉来——是他三个星期前在歌剧院里見到的——伊琳，他那宝貝侄儿——有产业的人——索米斯的妻子——自从那一次茶会之后——那还是在斯丹奴普門那所老房子里，为了庆祝他的孙女琼和小波辛尼不祥的訂婚礼而举行的——他始終就沒有見过她①；虽說如此，他一看見就認識，因为他一直就欣賞她——眞是个美人儿。她后来成为小波辛尼的情妇，招致了許多物議，小波辛尼死后，听說她立刻就离开了索米斯。此后是什么情形，誰也不知道。那一天看見她——不过是側面——坐在前排，事实上是三年来唯一的消息，証明她还在人間。别人从来不提到她。不过小乔有一次告訴他一件事——使他听了非常不开心。他相信小乔是从乔治·福尔賽那里听来的；原来乔治曾經在大霧里看見波辛尼，就在他被車子撞死的那一天下午；事情是索米斯对自己的妻子做的——駭人听聞的事情；从这件事情上可以想象得出波辛尼的痛苦来。小乔也看見过她——在死訊傳出来的那天下午——只有片刻的时間，那样子"又瘋狂又失神落魄"，小乔这句形容的話始終都印在他脑子里。第二天琼就去看她，硬抑着自己的悲痛去看她；女佣看見她来哭了，告訴她那天夜里女主人偷偷溜了出去，不見了。整个儿是一出悲剧——有一件事是肯定的——索米斯从此就沒有能够染指。現在索米斯搬到白里登去住了，来往的奔波——活該，这个有产业的人！老乔里恩只要厌恶起一个人来——象他厌恶这个侄儿那样——就永远不会消釋。他还記得听到伊琳

① 按：在"有产业的人"第二卷第十二章里，作者曾提到"琼在訂婚前一个时期，常跟索米斯的妻子在一起，所以他"'老乔里恩'跟伊琳也是常見的。"这里說老乔里恩只見过伊琳一次，和第一部里所說不符。

失踪的消息时，心中为之一慰；头一天小乔看見她时，她一定是在街上看見那条"建筑师惨死"的消息，糊里糊涂跑回家来，就象受伤的野兽回到自己的巢穴里一样；可是一想到她象个囚犯一样住在那所房子里，眞使人受不了。那天晚上在歌剧院里看見她的那張臉时使他一惊——比他記得的她还要美，可是漠无表情，就象个面具，什么感想都藏在面具后面。年紀还很輕——大約二十八岁吧。唉，唉！很可能她現在又有个情人了。想到这里，他有点不大好受——因为結了婚的女子本来不应該談恋爱，便是一次已經太多了——他的脚面抬起来，伯沙撒的头也跟着抬起来。这只灵敏的小狗爬起来望着老乔里恩的臉。那意思好象說，"散步嗎？"老乔里恩回答："来嗎，老东西！"

他們就象平时一样，緩步穿过那片白菀花和黃毛茛的草地，进了鳳尾草圃，这儿的鳳尾草还沒有生出多少；不过这片地方选得非常合宜，剛好比草地低一点，这样等草长高之后就和另外一片草地一样齐了，給人以一种参差不齐的印象；在园林的布置上最最講究这个。伯沙撒最喜爱这儿一带的石头和泥土，有时候还被它找到一只田鼠。老乔里恩故意要从这里穿过，因为虽則現在还不好看，他打算它总有一天会长得好看，他而且总是想："我一定要把法尔找下来看看；他比毕基强。"因为花草也象房屋和疾病一样，需要請教最好的好手。这儿的螺螄最多；如果有他的孙男孙女陪着时，他就会指着一个螺螄，把那个小男孩的故事講給他們听：小男孩說，"媽媽，李子长脚嗎？""不长，孩子。""那么，啊呀，我莫不是吞了一只螺螄下去了。"这时候孩子踮着脚跳一下，紧紧抓着他的手，想着那只螺螄沿着小男孩的"紅食管"爬下去，他的眼睛就会眯眯笑了。从鳳尾草圃出来，他拉开那扇柴門，恰好通往第一块田野；一片广闊得象公园的面积，划出一处

菜园，用紅磚墻砌起来。老乔里恩避开这里，因为情調不对头，下了小山向池子走去，伯沙撒知道这儿有只把水老鼠，跳跳蹦蹦在前面跑，从动作上看出已經是一只半老的狗，可是由于天天走，所以是熟路。到了池子边上，老乔里恩立了一会，看見又有一朵睡蓮开了；明天他要指給好儿看，等他的“小心肝”胃病好了——她在午飯时吃了一只蕃茄，就发病了，小腸胃太嬌嫩，現在乔儿上学去——还是第一个学期——好儿几乎成天都跟他在一起，这两天沒有她眞是冷清。他还感覚到这里痛——現在时常找上他——一点点刺痛，就在左边胁下。他回头看看小山。的确，倒霉的小波辛尼把这所房子造得异常成功；如果他还活着的話，一定会混得很好！現在哪里去了呢？也許阴魂不散，仍旧縈繞在这里，他最后建筑的地点，也是他恋爱悲剧发生的地点。再不然，会不会菲力普·波辛尼的精神滲透这一切呢？哪个說得了！那只狗把它的腿弄上烂泥了！老乔里恩向小树林走去。前些日子这儿的风信子开成一片，再好看沒有了，他想在阳光照不到的地方，总还会留些下来，开在树木中間就象落下来的一块块藍天。他走过在这里造的一排牛房和鷄房，由一条小徑走进树苗的丛密处，寻找一片风信子的地方。伯沙撒重又跑在他的前面，嗚嗚叫了一声。老乔里恩用脚碰碰它，小狗仍旧不动，剛好拦着路，蓬松脊背上当中的一条茸毛慢慢聳了起来。究竟是听見狗叫和看見狗毛竪起来的样子，还是因为人在树林子里都有那种感覚，老乔里恩也覚得有点毛发悚然。接着小徑拐弯了，一段长滿苔蘚的老断株横在那里，上面坐着一个女子。她的臉掉了过去；老乔里恩正在想：“她擅入人家园地——我得竪起一块木牌子！”那張臉已經轉了过来。天哪！就是他在歌剧院看見的那張臉——就是他剛才想到的那个女子！在这迷惘的一剎

那，他看見的东西全模糊起来，就象看見一个幽灵似的——怪事——也許是阳光斜射在她的淺灰色长衣上的緣故！她随即站起来，立在那里微笑，头微微偏向一边。老乔里恩心里想："眞美啊！"她沒有說話，他也沒有；等到他明白是什么原因时，不由得有点佩服。她无疑是来凭吊往事的，因此也不想拿什么庸俗的解釋替自己开脫。

"不要讓那个狗碰上你的衣服，"他說；"它的腿弄湿了。你过来！"

可是小狗伯沙撒仍旧向客人走去，她伸出手拍拍它的头。老乔里恩赶快說：

"那天晚上我在歌剧院看見你的；你沒有看見我。"

"哦，我看見你的！"

他覚得这句話含有很微妙的奉承，好象下面还有一句："你想一个人还会漏掉你嗎？"

"他們都上西班牙去了，"他猛然說。"我一个人；所以进城去听听歌剧。那个拉福吉里唱得不錯。你看見那些牛房嗎？"

就在这样充滿神秘气氛和有点象情感的場合下，他本能地向那片产业走去，伊琳和他并排走；腰肢微摆，就象最美丽的法国女子的腰肢一样；衣服也是那种法兰西淡紫灰。他注意到她的金黃色头发已經有几根銀絲，跟她那双深褐色眼睛和乳黃色的臉配在一起眞是特别。突然那双絲絨般的褐色眼睛斜瞥了他一眼，使他心里一动。这一瞥就好象是来自一个辽远的地方，几乎是来自另外一个世界，至少是一个不大住在这一个世界里的人。他木然說道：

"你現在住在哪儿？"

"我在采尔西区租了个小公寓。"

他不想知道她怎样生活，不想知道任何事情；可是那句滑边的話仍旧說出来：

“一个人？”

她点点头。这一来，他倒放心了。他忽然恍悟，如果不是那一点阴錯阳差，很可能現在她是这片树林的女主人，引着他这位客人去看牛房。

“全是阿尔德尼种，”他說；“出的牛奶最好。这一只是个美人儿。嗚哇，雁来紅！”

那只赭色的乳牛，眼睛和伊琳的眼睛一样的柔和，一样的褐黃，由于挤过奶不久，站着一动不动，它从两只发亮的、温和而嘲諷的眼睛梢里打量着面前的两个人，灰色的嘴唇流出一条口涎，淌到干草里。凉爽的牛房里光綫很暗，隐隐傳来干草、香草和阿莫尼亚的气味；老乔里恩說：

“你一定要上去跟我吃晚飯。我派馬車送你回去。”

他看出她內心在掙扎着；当然是感触的緣故，这也很自然。可是他想她做伴；美丽的臉龐，苗条的身材，眞是个美人儿！整整一下午他都是一个人。也許他的眼睛显出苦恼的神情，她回答：“謝謝你，乔里恩大伯。我很高兴。”

他搓搓手，說：

“好极了！那就上去罢！”两个人从那片田野走上去，仍旧是伯沙撒領前。这时太阳已經差不多平照到他們臉上，老乔里恩不但能够看出少許的白发，而且看出几道不深不淺的皺紋，恰好在她美丽的容顏上添上一层孤洁——好象是空谷的幽兰。“我要带她从走廊上进去，”他想：“不把她当做普通的客人。”

“你整天做些什么呢？”他說。

“教音乐；我还有一样兴趣。”

“工作!”老乔里恩說,把玩偶从秋千上面拿起来,抹抹它的黑短裙。“什么都比不上,可不是?我現在什么都不做了。上了年紀。那是一个什么兴趣!”

“想法子帮助那些苦命的女人。”老乔里恩弄不大懂。“苦命?”他跟了一句;接着就明白过来,心里这么一撞,原来她的意思和他自己碰巧用这两个字时的意思完全一样。就是帮助倫敦的那些妓女啊!多么不可思議而且駭人的兴趣!可是好奇心克服了天然的畏縮,他問:

“为什么?你給她們什么帮助呢?”

“沒有什么。我沒有錢可花。只能是同情,有时候給一点食物。”

老乔里恩的手不由而然地去摸自己的錢袋。他匆促地說:

“你怎样找到她們的?”

“我上医院去。”

“医院!噓!”

“我看了最难受的是这些人过去差不多全有相当的姿色。”

老乔里恩把玩偶拉拉直。“姿色!”他猛然說:“哈!对了!眞是可怜!”就向房子走去。他带領着她掀开还沒有卷起的帘子,从落地窗进去,到了他經常讀泰晤士报的屋子里;在这間屋子里,他还看看农业杂志,杂志里面常有些放大的甜菜插画,剛好給好儿做图画的临本。

“晚飯还有半个鐘点。你要不要洗手!我带你上琼的屋子去。”

他看見她急切地向周圍顧盼;自从她上一次跟她丈夫,或者她情人,或者丈夫和情人,上这里来过,房子改变了多少——他不知道,也沒法說得出——这一切都是隐秘的,他也不愿意知

道。可是变化多大啊！ 在穿堂里，他說：

“我的孩子小乔是个画家，你知道。很喜欢画。这些都不是我的，当然，可是我讓他挂的。”

她站着一点不动，把穿堂和音乐室一齐看在眼里——穿堂和音乐室这时候在那扇大天窗下面，已經完全打成一片。老乔里恩看着她时有一个奇特的印象。难道她打算从这两間珠灰和銀色屋子的阴影里喚起什么幽灵嗎？他自己很想采用金色；生动而实在。可是小乔却是法国人的眼光，因此把两間屋子装飾成这付虛无縹緲的模样，看上去就象这家伙成天抽香烟噴的烟气一样，偶尔一处点綴一点藍顏色或者紅顏色。这不是他的梦想！ 在他的脑子里，他原想在这些地方挂上他那些金框的靜物画和更安靜的图画，这些都是他过去視为奇貨的，那时候买画只講究多。这些画現在哪里去了？ 三文不值二文全卖掉了！ 在所有福尔賽家人中間，他是唯一能够随着时代轉移的，也因为这个緣故，使他硬抑制着自己不要把这些画留下来。可是他的書房里仍旧挂着那張“落日中的荷兰漁船”。

他开始和她走上楼梯，走得很慢，因为覚得左胁下有点痛。

“这些是浴間，”他說，“和盥洗室。我都鋪上了磁磚。孩子們的房間在那一边。这是小乔的臥室和他妻子的臥房，两間全通。不过，你知道，我指望——。”

伊琳点点头。两人又朝前走，上了回廊，进了一間大房間，房內一張小床，有几面窗子。

“这是我的房間，”他說。墙上到处挂的孩子照片和水彩画，他接着迟疑地說：

“这些都是小乔画的。这里望出去的景致最好。天气清明的时候，可以望得見愛普索姆跑馬場的大看台。”

这时屋子后面，太阳已經下去，那片野景上面起了一层明亮的暮靄，是这个长长的吉利的日子殘留下来的。很少什么房子望得見，可是田野和树木隐約地閃映着，一直連接到一片隐隐的高原。

“乡下也变了，”他突然說，“可是等我們全死掉，乡下还是乡下。你看那些画眉鳥——早上这里的鳥声真好听。我眞高兴跟倫敦断絕了。”

她的臉紧挨着窗格，神色凄慘，使他看見心里一动。“我眞希望能使她看上去快乐些！”他想。“这样美的臉，可是这样悒郁！”他拿起自己房里那罐热水走到回廊上。

“这是琼的房間，”他說，把隔壁房間打开，放下罐子；“我想你什么都看見了。”他給她关上門，回到自己房里；用那柄大烏木刷子刷刷头发，額上搽点花露水，就沉思起来。她来得这样突兀——簡直是一种天賜，很神秘，也可以說很浪漫，就好象是他想望有人陪伴，盼望美，被哪个滿足了，究竟是哪个滿足这类事情且不去管他。他站在鏡子面前，把仍旧笔挺的腰杆伸直，拿刷子把自己的大白胡子刷两下，眉毛上洒些花露水，就拉鈴叫女佣。

“我忘了关照他們有位女客跟我吃晚飯。讓厨师添一点菜，并且告訴倍根在十点半鐘的时候把两匹馬和大馬車駕好，送这位女太太回城里去。好儿小姐睡了嗎？”

女佣說大約沒有睡。老乔里恩由回廊下楼，踮着脚步向孩子房間走去，把門推开；他在房門的絞鏈上特别加了油，专門預备自己晚上偷偷溜进溜出，不至于把孩子惊醒。

可是好儿已經睡着，躺在那里就象个雛形的圣母馬利亚，是那种老式的圣母，古代画家画成之后时常分别不出究竟是圣母还是維妮絲。她的烏黑的长睫毛貼在頰上；臉上十分安靜——

小腸胃显然已經完全复原了。老乔里恩站在室內昏暗的灯光下欣賞她！一張小臉——这样的可爱，这样的神圣、惹疼！他特别能够在年輕孩子身上重新活着——在他眞是一种福气。孩子們在他的眼中是他未来的生命——整个的未来生命；以他这样一个基本上不信宗教的正常心灵来說，这种未来的生命也許是他还能够承認的。她将来是什么都不用愁，而他的血液——一部分的血液——就在她的小血管里流着。她是他的小伴，将来他要竭尽他的一切使她幸福，使她除了爱之外什么都不知道。他很开心，輕步走了出去，不讓自己的漆皮鞋发出声响。在过道里面，他忽然有了一个怪想法：試想孩子們会有一天落到伊琳帮助的那些人的地步！女人过去全都一度是孩子，跟那边睡着的那个一样！“我一定要給她一張支票！”他涉想着；“想起这些人来眞不好受！”这些沒有归宿的可怜人，他从来沒有勇气想到她們；藏在他心里，在层层財产意識的束縛下面，有一种眞正的高尚意識，一想到她們，就伤害到蘊藏在他心灵最深处的感情，伤害到他的爱美心，便在目前，一想到今天晚上将有一个美丽女子和他做伴，还能够使他的心花开放。他下楼穿过彈簧門，到了房子后部。在酒窖里，他藏有一种好克酒①，至少值两鎊錢一瓶，是一种斯太因倍格秘制酒，比你吃过的任何約翰尼斯倍格的好克酒都要美；一种簡直象花露的酒，象仙露桃一样香——的确就象仙露！他取出一瓶，拿在手里就象捧着嬰儿一样，横擎在手里迎光看着。一层神圣的灰尘裹着它顏色深郁的細頸瓶，看了人心里十分快慰。自从城里搬下来，又存放了三年了——香味应当絕佳！这批酒是他在三十五年前买下来的——感謝老天，他还能

① 白葡萄酒之一种。

欣賞一杯美酒，还有資格飲它。她一定会賞識这种酒；十瓶里面也尝不到一点酸味。他把瓶子揩揩，亲自把塞子拔出来，鼻子凑上去聞聞香气，就回到音乐室里。

伊琳正站在鋼琴旁边；她把帽子和繞在頸上的圍巾拿掉，露出一头金絲和肤色慘白的头頸。她穿的一件淡紫灰衣服，衬上鋼琴的花梨木，在老乔里恩眼中簡直是一幅美丽图画。

他把胳臂給她挽着，两个人庄严地走进餐室。餐室原来的布置可以容二十四个人舒舒服服地进餐，現在却只放了一張小圓桌子。在目前孤寂的情形下，那張大餐桌子使老乔里恩坐了怪不舒服；他叫人把桌子撤去，等儿子回来再說。平时他总是一人进餐，只有两張拉菲尔的圣母象——眞正的精品——陪伴他。在这样的暮春天气，这是一天里面他最难混过的时候。他从来吃得不多，不象那个斯悅辛大块头，也不象西尔凡勒斯·海少普，或者安东尼·桑握西，他往年的那些好友；現在一个人进餐，由两个圣母在旁边看着，簡直毫无乐趣，所以他总是急急忙忙吃掉，好接上那种比較上算是精神享受的咖啡和雪茄烟。可是，今天晚上不同了！他眼睛睞睞地望着小餐桌对面的她，談着意大利和瑞士，跟她講自己在这些地方的旅行見聞，以及其他一些已經沒法再告訴儿子和琼的經历，因为他們早已知道了。这位新听客对于他很是难得；有些老头子只在回忆里兜圈子，他从来就不是这等人。对于这些不曉事的人，他自己先就感到厌倦，因此他本能地也避免使别人厌倦，而且他天生对于美色的傾慕使他和女子交接时特别提防到这一点。他很想逗她談談体己話，可是她虽則談了两句，笑笑，而且听他談話好象覚得很开心似的，他始終覚得她还有那种神秘的落寞，而她引人的地方一半也就在这上面。有些女子对你非常亲热，咭咭呱呱沒有个完；有些女子

强嘴薄舌，只有自己說話的份儿，比你懂得的还要多；这些人他都受不了。在女子身上，他只喜欢一个地方——就是娇媚；而且人越安靜，他越喜欢。这个女子也如此，就象他心爱的意大利岩谷上面的夕阳那样幽美。他而且覚得她有点遺世独立的味儿，这使她反而和自己更加接近，更成为他企求的伴侶。象他这样高年，而且事事要不了强的时候，就喜欢做事不受到年青人的威胁，因为这样他在美人的心里还是占第一位。他一面喝酒，一面留意她的嘴唇，簡直覚得自己年青了。可是小狗伯沙撒也躺在那儿望着她的嘴唇，而且在他們中止談話时，暗地里在厌恶；而且厌恶那些淡綠色的酒杯举起来，杯子里满是那种他覚得难吃的黃湯。

两人回到音乐室里的时候，天剛好黑下来，老乔里恩衔着雪茄說：

“替我彈几支肖邦吧。”

看一个人抽的什么雪茄，喜欢的什么音乐家，你就可以知道这个人灵魂的組成。老乔里恩吃不消强烈的雪茄，吃不消华格納的音乐。他喜欢貝多芬和莫札特，汉得尔和格魯克，和許曼，还喜欢买耶比尔的歌剧，究竟什么原因倒很难說；可是晚年他却迷上了肖邦，正如在油画上向波蒂奇里屈服一样。他自己也知道，这样降格以求，是違背黃金时代的标准的。这里面的詩意并不象米尔頓和拜倫和丁尼生；也不象拉菲尔和齐珊；也不象莫札特和貝多芬。这里的詩意就象是隔着一层紗；它不打上你的臉，而是把指头伸进你的肋骨，一陣揉搓，弄得你回腸蕩气。这样是不是健康呢，他永远說不出来，可是只要能看到波蒂奇里的一張画，或者听到肖邦的一只曲子，他就一切不管了。

伊琳在鋼琴前坐下，头上一盞电灯，四边垂着珠灰的纓絡；

老乔里恩坐在一張圈椅上——因为从这里可以看見她——蹺起大腿，徐徐抽着雪茄。有这么半晌她两只手放在鍵子上，显然是在盘算給他彈些什么；然后就开始彈起来，同时在老乔里恩脑子里涌起一陣哀愁似的快感，和世界上任何东西都不大象。他慢慢沉入一种迷醉状态，只有那一只手，每隔这么半天，从嘴里把雪茄拿出来，又放进去，偶尔給他打断一下。这里有她，还有腹中的好克酒，和烟草味；可是这里还有一个阳光的世界，阳光又淡成月光，还有池塘里立着許多鸛鳥，上面长些青青的丛树，一片片映眼的紅薔薇，葡萄酒的紅；还有淡紫色的田野，上面乳白色的牛吃着草，还有一个縹緲的女子，深褐眼睛，白頸項，微笑着，两臂伸出来；而且从濃郁得象音乐的空气里，一顆星儿落了下来，挂在牛角上。他睜开眼睛。多美的曲子；彈得也好——就象仙女的指头——他又把眼睛閉上。他覚得奇妙地哀愁而快乐，就象菩提树盛开时，人站在树下聞到那股甜香似的。并不是重返往日的生活，只是站在那里，消受一个女子眼睛里的笑意，欣賞着这束花朵！他的手揮动一下，原来是伯沙撒爬上来舐他的手。

“美啊！”他說：“彈下去——再彈些肖邦！”

她又彈起来。这一次他猛然发現她和肖邦之間多么相近。他注意到她走路时那种腰肢的搖摆在她的演奏里也有，而她选擇的这支夜曲，和她眼睛里温柔的顏色，她头发的光采，就象是一面金黃月亮射出的月光似的。誘惑，誠然是的；可是一点不淫蕩，不論是她，或者这支曲子。从他的雪茄上升起一縷青烟，又散失掉。“我們就这样消失掉！”他想。“再看不到美人！什么都沒有，是嗎？”

伊琳又停下来。

“你要不要听几只格魯克？他时常在一个充滿阳光的花园

里写他的乐曲，而且还放一瓶莱茵酿制的葡萄酒在旁边。”

“啊！对了。来个‘奥費俄’吧。”这时在他的四周是开着金銀花朵的田野，白衣仙人在日光中搖曳着，羽毛鮮明的鳥飞来飞去。滿眼的春光。一陣陣纏綿的甜蜜和悔恨，就象波浪，浸沒了他的灵魂。一点雪茄烟灰落下来，他取出綢手絹把烟灰撣掉，同时聞到一股象是鼻烟又象是花露水的混合味儿。“啊！”他想，“殘夏啊——就是这样！”他說：“你还沒有彈‘我失去攸丽狄琪’呢。”①

她沒有回答；也沒有动。他覚得有异——什么事使她突然感触。忽然他看見她站起来，背过身去，他登时懊悔起来。你眞是个蠢家伙！她，跟奥費俄一样，当然——她也是在这間回忆的大厅里寻找她丧失的人啊！他从椅子上站起来。这时她已經走到室內尽头那扇大窗子前面。他小心翼翼跟在后面。她两只手交叉放在胸口；他只能看見她的側面，顏色蒼白。他情不自禁地說：“不要，不要，乖乖！”这話在他是冲口而出，因为好儿弄痛了时，他总是說这样的話，然而这些話立刻收到很难塡的效果。她抬起两只胳臂遮着臉，哭了。

老乔里恩站着，睜着深陷的老眼看着她。她好象对自己这样任性深深感到羞愧，和她那种端庄安靜的举止太不象了，可是也看出她从来沒有在人前这样不能自持过。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他喃喃地說；并且恭敬地伸出一只手来，碰碰她。她轉过身来，把两只掩着臉的胳臂靠上他。老乔里恩站着一动不动，一只瘦手始終放在她肩上。讓她哭个痛快——对她有好处！小狗伯沙撒弄得迷迷惑惑，坐起来望着两个人打量。

---

① 是“奥費俄”最后一幕里的一只歌。

窗子还开着，窗帘也沒有拉起来，窗外最后剩下的一点天光和室内隐隐透出来的灯光混在一起，傳来新割过的青草香。老年人都懂得，所以老乔里恩沒有說話。便是悲痛也会有时候哭完的；只有时間治疗得了悲痛——喜怒哀乐，时間全看見过，而且挨次地看見它們消逝；时間是一切的埋葬者啊！他脑子里忽然想起"就象牡鹿喘息着奔向清凉的水流"那句詩来——可是这句詩对他沒有用。接着，他聞到一陣紫罗兰香味，知道她在擦眼泪。他伸出下巴，用大胡子亲一亲她的前額，覚得她整个身体震栗了一下，就象一棵树抖掉身上的雨点一样。她拿起他的手吻了一下，意思象是說："現在好了！对不起！"

这一吻使他充滿了莫名的安慰；他領她回到原来使她那样感触的座位上。小狗伯沙撒随着，把他們剛才吃剩下的一根骨头放在他們脚下。

为了使她忘掉适才那一陣情感的发洩，他想再沒有請她看瓷器更适合了；和她挨次把一口一口橱柜慢慢看过来，拿起这一件德萊斯登，那一件罗斯托夫特，那一件采尔西，一双瘦瘠而露出青筋的手把瓷器轉来轉去，手上的皮肤隐隐有些雀斑，看上去眞是老得厉害。

"这一件是我在乔布生行买的，"他說："花了我三十鎊。很旧。那只狗把骨头到处扔。这件旧'船形碗'是我在那次那个現世宝侯爵出事后的拍卖会上弄来的。可是你記不得了。这一件采尔西很不錯。你看，这一件你說是什么瓷？"这样使她很好受，同时覚得她，这样一个雅人，也眞正在对这些东西感到兴趣；說实在話，再沒有比一件可疑的瓷器更能使人心情安定下来了。

終于听見馬車輪子的轆轆来了，他說：

"你下次还要来；一定来吃午飯，那时候我可以在白天把这

些拿給你看，还有我的可爱的小孙女儿——眞是小宝貝。这狗好象看上你了。”

原来伯沙撒感覚到她就要走了，正在拿身子擦她的腿。和她一同走到門廊里时，他說：

“車夫大約一小时零一刻鐘就可以送你到家。替你的那些苦人儿收下这个，”就塞了一張五十鎊的支票在她手里。他看見她的眼睛一亮，听見她咕了一句：“啊呀，乔里恩伯伯！”他从心里感到一陣快乐的顫动。这話是說，有一两个可怜虫将稍济穷困，也等于說她还会来。他把手伸到車窗口，再一次握一下她的手。馬車开走了，他站着望望月亮，和树木的影子，心里想：“可爱的晚上啊！她——”

二

下了两天雨，夏天变得更加温暖明媚了。老乔里恩成天和好儿散散步，談話。起先他覚得人高了一点，而且充滿新的活力；接着感到靜不下来。几乎每天下午，他們都要上小树林去，而且一直要走到那棵断株的地方。“唉，她不在！”他会想，“当然不在啊！”这时他就会覚得人矮了一点，拖着脚步爬山回去，一只手永远按着左胁。有时候，他脑子里会有这样的念头：“是她眞的来了——还是我做梦呢？”于是他瞠眼呆望着，同时小狗伯沙撒也瞠眼望着他。当然她不会再来了！他拆开西班牙来信时也不大兴奋了。他們要到七月里才回来；奇怪的是他并不覚得受不了。每天吃晚飯的时候，他都要眯起眼睛看看她坐过的地方。她不在，他只好不看。

到了第七天下午，他想：“我得进城去买双靴子。”他叫倍根駕上馬車，就开出去。經过普尼鎮到海德公园这一段时，他盘算着：“我何不上采尔西看看她去。”他喊：“你把車子赶往那天晚上你送那位女太太的地方去。”馬夫的一張大紅臉回过来，湿濡濡的嘴唇回答：“那位穿灰色衣服的女太太嗎？老爷。”

“对，穿灰色衣服的女太太。”还有哪位女太太？这个蠢貨！

馬車在一幢三层小公寓前停下，公寓离河边沒有多远。老乔里恩一双熟諳的眼睛一望就看出是三流房子。“看上去大約

六十鎊一年罢，”他默然想着；进門时，他看看住戶的牌号。上面沒有“福尔賽”的字样，可是二楼丙室写着：“伊琳·海隆太太。”啊！她原来恢复她的娘家姓了！不知道什么緣故，这一来倒使他高兴。他緩緩走上楼梯，覚得左胁下有点痛。他在拉鈴之前，先站立一会儿，歇歇腿，使自己心跳得好些。她不会在家！下面就是——买靴子了！想到这里眞泄气。他这样大的年紀要靴子做什么？手边有的已經穿不完了。

“太太在家嗎？”

“在家，先生。”

“你說乔里恩·福尔賽先生要見她。”

“好的，先生，請这边来，好嗎？”

老乔里恩随着一个小女佣——敢說还不到十六岁——走进一間很小的客厅，客厅里的遮阳帘全拉下来。室內放了一架小鋼琴，此外除掉一点香味和雅趣外，再沒有什么了。他站在屋子中間，大礼帽拿在手里，心里想：“我看她过得很窘呢！”壁爐上挂一面鏡子，从鏡子里他看見自己的影子。一个老态龙鍾的家伙！他听見一陣簌簌声；轉过身来。她站得非常之近，他的大胡子几乎扫到她的額头，就在那几根銀絲下面。

“我坐馬車上城里来，”他說。“想起来看看你；那天晚上回来沒有什么吧？”

看見她笑了，他頓时心地为之一寬。也許，她眞的愿意看見他呢。

“你要不要戴上帽子，跟我上公园里去兜一下？”

可是当她去戴帽子的时候，他眉头皺起来。公园！詹姆士和爱米丽！尼古拉的妻子，或者他这个宝貝族中其他的什么人，很可能在那儿，神气活現地跑来跑去。事后，他們就会搬弄是

非，說看見他和伊琳在一起。还是不去为妙！他不想在福尔賽交易所里重新引起往日的那些流言。从扣紧的大礼服領边上他拈掉一根白头髮，一只手摸摸自己的面頰、胡子和方腮；在顴骨下面，凹得很厉害。他最近的胃口不很好——还是找那个替好儿看病的、乳臭未干的小医生开点补葯吃吃吧。可是她回来了，两人坐上馬車时，他說：

“我們还是上坎辛登公园去坐坐怎么样？”接着眼睛映了一下又說：“沒有人神气活現地跑来跑去，”好象把自己心里的秘密告訴她似的。

下了馬車，两人走进那些幽靜的去处，漫步向水边走来。

“我看見你又恢复娘家姓了，”他說：“我倒贊成。”

她一只手伸到他胳臂下面；“琼原諒我沒有，乔里恩伯伯？”

他温和地回答：“是啊——是啊；当然，为什么不原諒？”

“那么你呢？”

“我？我一看出事情沒法挽回时，就原諒你了。”也許他当时是这样；他天生一直就是原諒美人的。

她深深透口气。“我从来不懊悔——沒法懊悔。你可曾爱得无法自拔过，乔里恩伯伯？”

这个怪問題使老乔里恩听了眼睛睜得老大。他有过沒有呢？好象記不得曾經有过。可是当着这样一个年輕女子，她的手正搭着你的胳臂，而且她的一生，由于过去有这一段悲慘的爱情，就好象是停了摆的，他可不愿意說出来。他心里想：“如果我年輕的时候碰見你，我——我也許很可能做一个荒唐鬼。”为了搪塞她，他不由而然又发揮起来。

“爱情是个古怪的东西，”他說，“常常是一种劫数。希腊人——可不是嗎——就把爱情說成是个女神；敢說他們是对的，

不过話又說回来，他們是处在黃金时代啊。”

“菲力就崇拜希腊人。”

菲力！这两个字使他听了很不舒服；他本来看事情很周到，这时猛然悟出为什么她这样子敷衍他。她是要跟他談她的情人！好吧！只要能够使她快乐一点就行。所以他說：“啊！他是有点雕刻家的味儿，我覚得。”

“对了。他就爱平衡和匀称，他就爱希腊人那样把全部心血貢献在艺术上面。”

平衡！根据他的回忆，那个小子根本沒有平衡——心理的平衡；至于匀称——当然，身材长得很匀称；可是他那双异样的眼睛，和高顴骨——匀称嗎？

“你也是黃金时代的人，乔里恩伯伯。”

老乔里恩轉过头来望她一下。她是开他玩笑嗎？不，她的眼睛还是象絲絨一样温柔。她是奉承他嗎？可是如果是奉承，又为了什么？象他这样一个老头子，奉承他有什么好处呢？

“菲力这样看。他常說：‘可是我从来沒法告訴他我那样佩服他。’”

啊！又来了。她死去的情人；仍旧是要談他！他按一下她的胳臂，一半憎恨，一半也感激这些回忆，好象看出这些在她和自己之間是多么重要的牵綫似的。

“他是个很有天才的青年，”他喃喃說着。“太热了；我近来受不了热。我們坐下吧。”

两人在一棵栗树下面找到两張椅子坐下，大栗树叶子給他們遮着午后宁靜的阳光。坐在这里，看着她，同时覚得她很喜欢和自己在一起，眞是开心。索性讓她更喜欢些，他于是又說下去：

"我想他在你面前暴露的一面是我从来沒有看到的。他跟你在一起时一定頂有意思。他的艺术見解稍为新了一点——对于我来說"——他把"华而不实"几个字咽下去沒有說。

"是啊：可是他常說你是眞正懂得美的。"老乔里恩想："这个家伙真这样说！"可是他映了一下眼睛說："是啊，否則我就不会跟你坐在这儿。"她笑起来眼睛里的神情眞爱人！

"他覚得你有一顆永远不老的心。菲力的确有眼光。"

这一句从記忆里挖出来的奉承話，完全由于想要談她死去的情人，并不使他动心——一点不动心；然而听听也很不錯，因为她在他的眼睛里和心里——很对，一顆永远不老的心——是这样的可爱。这是不是因为他跟她和她死去的情人都不同——从来沒有不顧一切地恋爱过呢？从沒有失去心理的平衡和匀称的感覚呢？也罢！总之，他到了八十五岁的高年还能够欣賞美人。他想，"如果我是个画家或者雕刻家的話！可是我是个老骨董了。还是只顧眼前罢。"

一对男女挽着胳臂在他們前面的草地上走过，就在那棵栗树影子的边上。阳光无情地照上两張蒼白而年輕的臉，乱头粗服，頹丧的神情。"我們都是丑陋的一群！"老乔里恩忽然說："奇怪的是，你看——爱情战胜了丑陋。"

"爱情战胜一切！"

"年輕人这样想，"他咕了一句。

"爱情沒有年龄，沒有止境，沒有死亡。"

她蒼白的臉上紅了起来，胸口起伏，眼睛睜得又大又烏又温柔，那样子就象活的維妮絲！可是这句激动的話立刻引起了反应，他眼睛一映，說："是啊，如果有止境的話，我們就不会生出来；因为，天啊，爱情得忍受許多事情呢。"

他取下大礼帽，用袖口把帽子四周揩揩。这个累赘戴得他额头很热；这些日子里，他时常覚得血涌到头上来——他的血压不象过去那样好了。

她仍旧直着眼睛坐着，忽然喃喃地說：

“奇怪的是我还活着。”

他想起小乔那句“又瘋狂又失魂落魄”的話来。

“啊！”他說：“我儿子見到你一下——就在那一天。”

“是你儿子嗎？我听見穿堂里有人；一时間我还以为是——菲力呢。”

老乔里恩看見她嘴唇顫栗了一下。她一只手掩着嘴，又拿下来，靜靜地又說下去：“那天晚上我跑到河边：一个女人抓着我的衣服。她向我叙述了自己的身世。当一个人知道别人受苦的情形时，就感到汗顏。”

“就是那些——？”

她点点头；老乔里恩心里引起一陣震栗，那种从来不知道和絕望搏斗的人所感到的震栗。他几乎是違背自己的意思說：“跟我談談呢。”

“我生死都置之度外。当你变成这样时，命运也不想害你了。她服侍我三天——从不离开我身边。我沒有錢。我現在竭力帮助她們一点就是这个緣故。”

可是老乔里恩心里想着：“沒有錢！还有比这个更殘酷的命运嗎？什么坏运都在里面了。”

“当时你来找我就好了，”他說。“为什么你沒有找我呢？”伊琳不答。

“大約是因为我姓福尔賽吧，我想是？还是有琼不大方便？你現在过得怎样？”他的眼睛不由自主地在她身上扫了一下。也

許現在她还是——然而她并不消瘦——并不眞瘦！

“哦，我有五十鎊一年，勉强够了。”这句回答并不使他相信；他不放心起来。索米斯那个家伙！可是他觉得責备索米斯也不公平，所以沒有罵出来。她宁死也不会再拿他一个銅子，不会。看她样子那样柔弱，一定有些地方非常之坚强，坚强而且忠貞。可是小波辛尼有什么理由把自己撞死了，丢下她这样无依无靠呢！

“啊，你現在一定要来找我才是，”他說，“不管你短缺什么，否則我就要生气了。”他戴上帽子，站起来。“我們喝杯茶去。我告訴那个懶貨带着馬去溜躂一个鐘点，回来到你的地方接我。我們等一下叫部馬車去；我現在不象从前走得动了。”

他們緩步走去，一直走到公园近坎辛登的一头出門；她講話的声音，和眼睛里的神气，和在他身边走动着的苗条身材，都使他看了非常开心。在高街上那家魯菲尔咖啡店的一頓茶也吃得很开心；出来的时候，他的小拇指上还吊着一大盒巧格力糖。坐在出租馬車上抽着雪茄，駛回采尔西，也开心。她答应下星期天下乡来，再彈琴給他听；在他的脑子里，已經开始摘起石竹和早开的玫瑰花来，預备給她带进城。給她一点快乐眞是快乐，如果象他这样一个老头子眞能給人快乐的話。他們到达时，他的馬車已經等在那里！就是这种不討喜的家伙，要他的时候他总要迟到，不要他的时候——。老乔里恩进去片刻和她道别。公寓阴暗的小穿堂里隐隐聞到一股不好受的薄荷味，靠墙的长凳上——屋內唯一的陈設——看見有个人坐着。他听見伊琳低声說：“等一等。”在小客厅里，門关上的时候，他郑重其事地問：“你那些苦人儿嗎？”

“对了。現在，要謝謝你，我可以帮助她一点了。”

他瞠目站着，摸着自己的方腮；他这强有力的方腮，少壮时曾經吓倒过那么許多人。她能帮助她們什么呢？什么都不能。恐怕只会給她自己带来沾辱和麻煩。所以他說："孩子，自己要当心！人家对什么事情都是向頂坏的方面着想。"

"我懂得。"

她安靜地一笑，使他不覚恶然。"那么——星期天，"他咕噜一句："再見。"

她把脸頰送上来給他吻一下。

"再見，"他又說一句；"自己要当心。"他出了客厅，看也不看长凳上那个人。他繞道汉穆斯密斯大道回家，預备在一家熟識的酒行停一下，叫他們送两打最好的柏根地酒給她。她有时需要排遣一下，也許！只有快到里希蒙公园时他才想起自己进城是去訂靴子的，而且弄不懂自己怎么会有这样无聊的念头。

三

老年人的岁月里总是挤满了旧日的小仙人，可是在星期天来到之前的七十小时中間，那些小仙人很少和他亲过臉，这是从来沒有过的。相反地，未来的仙人，带着莫名的嫵媚，却把嘴唇送上来。老乔里恩现在一点不感覚到靜不下来了，也不去看那棵断株，原因是她要来吃午飯。約人吃飯有一种奇妙的肯定性；任凭天大的疑虑都消散了，因为任何人，除掉控制不了的理由外，决不肯錯过飯局的。他和好儿在草地上打了好多次板球，現在是他扔球，她击球，这样到了暑假她就可以扔給乔儿。要她扔給乔儿是因为她不是个福尔賽家的人，可是乔儿却是——而福尔賽家人永远是击球的，一直击到他們退休而且活到八十五岁为止。小狗伯沙撒从旁伺候着，尽量把球捉到；小厮接球，一張臉跑得就象大紅緞子。由于时間越来越近，每一天比前一天显得更长，而且更加明媚了。在星期五晚上，他吞了一顆肝痛丸，因为胁下相当的痛，虽則不在肝这一边，可是再沒有比肝痛丸更好了。这时候如果有人告訴他，說他找到一个生活上的新刺激，而这个刺激对他是不好的，一定会遭到他的白眼：那双深陷的鉄灰色眼睛就会带着坚定而凶狠的神情望着他，意思好象說："我自己的事情自己理会得。"的确，他一直就是如此，而且一直会如此。

星期天早晨，好儿随着她的家庭教师去做礼拜，他去看看草莓田。到了草莓那边，由小狗伯沙撒陪伴着他，他把一棵棵草莓仔仔細細看过，居然找到两打以上眞正熟透的草莓。弯腰对他很不相宜，累得他头暈眼花，臉漲得通紅。他把草莓放在一只盆子里，端上餐桌，就去洗手，并且用花露水擦擦前額。这时对着鏡子，他发現自己瘦了一点。当他年輕的时候，他就是那样一根"竹竿子"！瘦总是好的——他最不喜欢胖子；然而他的两頰未免太瘦了一些！她要坐十二点半的火車到达，然后一路走过来，經过盖基农場，从小树林的尽头进来。他到琼的房內看看热水准备好沒有，就动身去迎接她，不慌不忙地，原因是他感到心跳。空气里有一股清香，云雀叫着，爱普索姆跑馬場的大看台都望得見。天气太好了！无疑的，六年前索米斯在造房子之前，也是在这样的一天带着小波辛尼下来看地基的。是波辛尼选中了这所房子的理想地点——琼时常跟他講起这件事。这些日子里，他时常想到那个小伙子，仿佛他的魂灵的确在縈繞着他最后手澤的周圍，企图万一能看見——她。波辛尼——那个唯一占据她的心的人，而且是她狂热地把整个自己貢献給他的人！当然，到了他这样年紀，这种事情是无法体会的，可是在他的心里却引起一陣莫名其妙的模模糊糊的痛苦——好象漫无对象的妒忌的影子；另外还有一种比較忠厚的怜惜心情，想不到这段爱情这样早就完結。短短几个月的工夫全完了！唉，唉！在走进树林之前，他看看表——才十二点一刻，还要等二十五分鐘！接着，小徑轉了个弯，他望見她了，完全和第一次見到她时一个样，坐在那棵断株上，这才明白她一定是坐上一班火車来的，一个人在这里坐着至少有两小时了。两小时和她亲近的时間——錯过了！是什么旧情使得这棵断株对她这样亲密呢？她已經从他的臉色看出

他在想些什么，因此脫口而出說：

“对不起，乔里恩伯伯；我是在这里初次知道的。”

“是啊，是啊；这儿你随时欢喜都可以来坐。你样子有点疲劳；教琴教得太多了。”

想到她逼得要教琴，使他很不开心。和一群小女孩子在一起，教她们用小肥指头去敲鋼琴鍵子！

“你上哪儿去教琴呢？”他問。

“多数是犹太人家，幸而好。”

老乔里恩眼睛睜得多大；在所有福尔賽家的人看来，犹太人好象都是陌生可疑的。

“他們喜欢音乐，而且心腸都很好。”

“頂好能够这样，老天！”他挽着她的胳臂——上山时他的胁下总有点痛——說：

“你可曾見过这样盛开的黃毛茛？一夜的功夫就开成这样了。”

她的眼睛好象的确在田野上飞翔，就象蜜蜂追求鮮花和花蜜似的。“我要你看看这些花——所以到現在还不讓他們把牛放出来。”随即想起她下来是为了談波辛尼而来的，就指指馬厩上的鐘楼：

“我想他决不会讓我加上这个——据我所能記得的，他就沒有时間观念。”

可是她把他的胳臂拉紧一点，反而談起花来，他知道这样做，是为了不讓他覚得她是为了自己死去的情人才下来的。

“我有一朵頂美丽的花給你看，”他說，带着得意的神气，“就是我的小孙女儿。她去做礼拜就要回来了。我覚得她有些地方就象你，”其实他应当說：“我覚得你有些地方象她，”可是他对自己

这样說法并不覚得特别。啊，她来了！

好儿在前，后面紧紧跟着那位半老的法国女教师；二十二年前，斯特拉斯布格圍城的时候，这位女教师的胃口就搞坏了。好儿在树下向他們这边赶来，可是离他們两三丈远时又停下来，拍拍伯沙撒，装作这是她脑子里唯一的一件事。老乔里恩，比較曉事，就說：

“来，乖乖，这位就是我答应給你介紹的淺灰衣服的女太太。”

好儿直起身子，抬头望着。老乔里恩眼睛睞睞从旁望着这两个人，伊琳微笑着，好儿一本正經地問候起来，也逐漸显出羞怯的笑容，然后又轉为更深刻的表情。好儿也懂得美，这个孩子——眼力不錯！看这两个人接吻眞是开心。

“海隆太太，布斯小姐。講道好嗎，布斯小姐？”

現在他已經沒有多少岁月好过，他对教会仅剩的一点兴趣就是做礼拜时那唯一和現实世界有关的布道部分了。布斯小姐伸出一只戴黑羊皮手套的手，就象鷄爪子——她过去在許多大戶人家耽过——瘦黃臉上一双含愁含恨的眼睛仿佛在問：“你受过教养嗎？”原来每次好儿或者乔儿做了什么使她不快的事情时——这种情形时常发生——他总要跟他們說：“那些小泰洛从来不做这些事——他們是这样有教养的小孩子。”乔儿頂恨这些小泰洛，好儿簡直弄不懂，她怎么会总是赶不上他們。老乔里恩覚得她是个“淺薄无聊的怪人儿，”——这就是布斯小姐。

一頓午飯吃得很快意，鮮蘑菇是他从蘑菇房里亲手摘来的，草莓也是他精挑細选来的，又是一瓶斯太因倍克秘制佳酿——这些給他装滿了一种芬香的灵感，和肯定明天要发湿疹的信念。午飯后，大家坐在橡树下面喝土耳其咖啡。布斯小姐的告退一

点不使他抱憾。她每逢星期天都要写信給她妹妹；这个妹妹过去吞过一根針，因此一直威胁着她的未来——这件事情被她每天用来警告儿童要慢慢地吃，不要吃得不消化。好儿和小狗伯沙撒坐在平坡下面一張車毯上，互相狎弄要好；老乔里恩坐在树阴里蹺着大腿，聞着濃郁的雪茄烟味，一心看着坐在秋千架上的伊琳。一个輕盈的、微微搖摆的、淺灰衣服的人儿，身上零零落落映上些太阳斑点，嘴唇微启，眼皮稍稍垂下来遮着一双温柔的深褐眼睛。她的神情很是自得；肯定說，下来看他对她有益处！老年人的自私自利总算沒有眞正傳染上他，因为他还能从别人的快乐上面感到快乐，同时体会到自己的需要，虽則很多，可并不怎么了不起地重要。

“这儿很安靜，”他說；“如果你覚得单調，就不要勉强下来。不过我看見你很开心。我的小宝貝是唯一使我开心的一張臉，除掉你的。”

从她的微笑中，他看出她对人家的愛慕并不以为忤，这就使他放心了。“这并不騙你，”他說。“我心里不喜欢一个女子，嘴上决不說喜欢她。老实說，我就記不起几时跟一个女子說过我喜欢她呢，除掉当年跟我的妻子；不过做妻子的都是古怪的。”他不响了，可是突然接着又說：

“她时常要我說我喜欢她，不喜欢的时候也要說，这就搞不好了。”她臉上的神情有种神秘的悵惘，他怕自己說了什么使她痛苦的話，赶快又說下去：

“等我的小宝貝結婚时，我希望她找个懂得女子心理的男子。我是来不及看見了，可是婚姻上面顛三倒四的事情太多了，我可不想看她吃这种苦头。”他覚得話越說越不对头。就接着說：“那只狗偏要搔痒。”

一陣沉默。这个一生断送了的尤物，和爱情早已絕緣，然而天生是为爱情而設的，她心里想些什么呢？有一天他去世之后，也許她另外找到一个配偶——不象那个把自己撞死的小伙子那样乱糟糟的。啊！可是她的丈夫呢？

“索米斯从来不纏你嗎？”他問。

她搖搖头。臉色突然沉下来。尽管她这样温柔和順，在有些事情上决无妥协的余地。老乔里恩的脑子里——那个本来属于早期維多利亚昌盛之世的头脑，比他老年的这个世界还要古老得多——从来就沒有想到这类原始的两性关系上去，現在才初步体会到两性之間的仇恨会到这样恩断义絕的地步。

“这总算运气，”他說。“今天你可以望得見大看台。我們要不要轉一轉去？”

他領着她穿过花果园——园內沿着一带和外面隔界的高墙，一行行的桃树和仙露桃树曝着太阳——穿过馬厩、葡萄园、蘑菇房、蘆笋田、玫瑰圃、凉軒，連菜园也带她瞧瞧，看那些小綠豆儿；平时好儿最爱用小指头从豆莢里把豆子挖出来，放在小黃手心里舐掉。他带她看了許多有趣的东西，好儿和小狗伯沙撒跳跳蹦蹦在前領路，有时候回到他們身边来要大人照应一下。这是他过得最最快乐的一个下午，可是走得他很累，总算能回到音乐室里坐下来，讓她給他弄一杯茶吃。好儿来了一个小密友——一个皮肤白皙的小女孩，头发短得就象男孩子。两个孩子离他們远远的一起玩耍，一会儿在楼梯下面，一会儿在楼梯上面，一会儿又上了回廊。老乔里恩請伊琳彈几支肖邦。她彈了些練习曲，波兰舞曲和华尔滋曲；后来两个孩子也躡着脚挨近来，站在鋼琴下面——一个深褐头发，一个金黃头发，都竪着耳朵在听，老乔里恩留心瞧着。

"給我們跳个舞吧,你們两个!"

两个孩子怯生生地跳起来,开头就錯了步子。她們摆动着,旋轉着,非常認眞,但是不太熟練,随着华尔滋曲的起落一次又一次地掠过他的椅子。他瞧着她們,又望望那个彈琴的人掉头向着这两个小跳舞家微笑着,心里想:"多少年来沒有看見这么美的图画了。"一个法国声音叫出来:

"好妮! 这究竟算什么? 星期天跳舞! 你来。"

可是两个孩子都挨到老乔里恩身边来,知道他会保护她們的,盯着他那張肯定"犯了法"的臉看。

"吉日无忌,布斯小姐。都是我叫她們跳的。玩去罢,孩子們,吃茶去。"

两个孩子走了,小狗伯沙撒也跟了去,它是从不錯过一頓的;老乔里恩望着伊琳挤一下眼睛,說:

"你看,只剩我們两个了! 这两个孩子可爱嗎? 你的学生里面有沒有这么大的?"

"有,里面两三个非常可爱。"

"好看嗎?"

"美得很!"

老乔里恩叹口气; 他就是喜欢小的,好象永远沒有满足似的。"我的小宝貝,"他說,"非常爱好音乐; 有一天一定会成为音乐家。你听听她彈得怎样,不过我想你未見得肯吧?"

"我当然肯。"

"你未見得愿意——"可是他把"教她"两个字止着沒有說出来。他很不爱听她教琴的事; 可是如果她肯的話,他就可以經常和她見面。她离开鋼琴走到他椅子面前。

"我很愿意教她; 不过問題是——琼。他們几时回来呢?"

老乔里恩眉头一皺。"要到下月中旬以后。这有什么关系?"

"你說过琼已經原諒我; 可是她永远忘記不了的,乔里恩伯伯。"

忘記! 她非忘記不可,如果他要她忘記的話。

可是就象是回答他似的,伊琳摇摇头。"你知道她忘記不了; 人是不会忘記的。"

永远是那个可恨的旣往! 他只好带着着恼的結論說:

"我們再看罢。"

他和她又談了一小时多一点,談孩子,和各种小事情,終于馬車开来送她回城里去。她走了以后, 老乔里恩又回到自己椅子上坐下,摩挲着臉和下巴,遐想这一天的經过。

那天晚上用完晚餐之后,他走进書房,取出一張信紙。他坐了几分鐘沒有下笔,就起身站在那張"落日中的荷兰漁船" 名画下面。他想的并不是那張画, 而是自己的一生。他打算在遺囑上面給她留点錢; 再沒有比这个念头更能攪乱他平靜的思緒和記忆深渊了。他打算留給她一部分財富,也就是造成这財富的自己一部分理想、事业、品質、成就——总之, 自己的一切; 也就是留給她一部分自己循規蹈矩的一生中一切沒有能享受到的。啊! 他沒有能享受到什么呢? "荷兰漁船" 瞠然不答; 他走到落地窗前面,拉开窗帘,打开窗子。一陣风刮过来,暮色中,一片被园丁扫剩下来的隔年橡树叶子, 发出輕微的沙沙声。正沿着走廊卷走, 除了这一点声响外, 外面是一片寂靜。一只蝙蝠掠过去。一只鳥儿发出最后的啁啾。就在橡树頂上,第一顆星儿出現了。在那出歌剧里, 浮士德为了重返几年的青春, 把灵魂做了抵押品。荒唐的想法! 这种交易是不可能的,眞正的悲剧在此。一个人要重新爱过, 重新活过, 重新什么过, 都不可能。什么都不可

能，只有趁你还活在世上时可望而不可及地欣賞一下美人，并且在遺嘱上給美人留下一点。可是留多少呢？夜色温和而爽快；就好象望着这片乡間夜景不能帮助他計算出来似的，他轉身走到壁爐架前面。架上放着他心爱的小摆設——一座克丽奥佩特拉女皇的銅象，胸口釘着一条小毒蛇；一条猎犬玩弄着自己的幼犬；一个力士勒着几匹馬。“他們不死！”他想着，不由得一陣心酸。他們还有一千年好活呢！

“多少呢？”至少要够她过的，不至于未老先衰，尽量使那些皺紋不侵上她的臉，使那些白发不沾污她的金絲。他也許还会活上五年。那时候她該是三十以外了。“多少呢？”她和他沒有一点血統关系啊！从他結婚的时候起，从他开始建立了那个神秘的东西——家——之后，四十多年来他立身处世一直沒有違背那条准則，現在它提出警告来了：不属于他的血統，沒有任何权利！所以，这完全是非分之想；是一种浪費，一个老年人异想天开的放縱行为，是老得昏瞶糊涂时才做出来的事。他眞正的生命是寄托在那些含有他血液的人身上，他死之后，他将要在他們身上活下去。他从那些銅象前轉过身来，望着那張他坐过并且抽过无数支雪茄烟的旧皮圈椅。忽然間，他好象看見她穿着淺灰衣服坐在椅子上，香澤微聞，温柔而文雅，深褐色的眼睛，臉向着他！为什么！她心里并沒有他，說实在話，她一心想念的只是她那个死去的情人。然而不管她眞假，她总是在那儿，以她的美色和风度使他得到快乐。你沒有資格硬要她跟一个老头子做伴，沒有資格要她下来給你彈琴，而且讓你看她——沒有資格这样做而不給酬劳！在这个世界上，快乐是有价錢的。“多少呢？”反正，他有的是錢；他儿子和他的三个孙男孙女短少这一点点决沒有关系。这些錢都是他自己掙来的，几乎是每一辨士；他喜欢給

誰就可以給誰，这一点总可以容許自己称心一下。他回到書桌面前。“我要给，”他想着，“不管他們怎么想法。我要给！”就坐了下来。

“多少呢？”一万，两万——多少？但愿他的錢能給自己买回一年，甚至于一个月的青春！他心里一动，就迅笔写道：

海林先生：請替我在遺嘱上追加这样一条：“我贈給我的侄媳伊琳·福尔賽，閨名伊琳·海隆，也即是她現在使用的名字，一万五千鎊，遺产稅除外。”

乔里恩·福尔賽

他在信封上盖上火漆，貼上邮票之后，又回到窗口，深深透一口气。天已經黑了，可是現在許多星星都亮了起来。

四

他在半夜里两点鐘醒来；多年来的經驗告訴他，在这种清夜，一切胡思乱想都会变得极端紧張起来。經驗也告訴他，等到他再度在正規的八点鐘醒来时，就会发現那种紧張完全是庸人自扰。今天夜里，使他越想越覚得严重的是，如果他病倒了——在他这种年紀并不是不可能——他就会見不到她。从这上面，他又进一步認識到，如果他儿子和琼从西班牙回来的話，他也会跟她断掉。这个人过去搶过——清夜里沒法含糊其辞——琼的情人，他怎么說得出口要和她来往呢？固然，那个情人已經死了；可是琼是个牛性子；热心，可是象牛皮筋一样固执，而且——的确——是不大会忘記的！到了下月中旬，他們就回来了。他只剩下短短五个星期的时光来追求他在殘年引起的这点兴趣。在黑暗中，他是什么一种心情反而变得更加清晰了。对美人的傾倒——喜欢人家看在眼睛里好受。眞是荒唐，在他这样年紀！然而——除了这一点外，还有什么理由要求琼忍受这种痛苦的刺激，又怎样使他的儿子和媳妇不把他看作神經呢？最后他弄得只好一个人偷偷进城去看她，可是进城一趟很累；而且碰到一点小病痛，就連这个也完了。他睜着眼睛躺着，咬紧牙关面对着这个未来局面，罵自己是个老糊涂蛋，同时覚得心跳得很厉害，一会儿又好象停止下来。他一直到看見天色在窗隙里亮了起来，听

見小鳥啁啾，鷄声四起，才重又入睡；醒来时人很累，可是头脑却清醒了。还有五个星期不用他煩心；在他这样年紀，等于一个世紀！可是夜来那种紧張多少还留下痕迹，对于一个一直是随心所欲的人，反而使他的心情更鼓舞了一点。他要尽量地和她多碰头！何不亲自进城，上他的律师那儿在遺嘱上加上一条，何必写信；她也許欢喜看一出歌剧呢！可是，坐火車去，不讓那个胖子倍根在他背后暗笑。佣人都是那种蠢貨；很可能，伊琳和小波辛尼的过去一段經过，他們已經全部知道——佣人是什么都懂的，而且不懂的也会疑心到那上面去。那天早上，他写了一封信給伊琳：

亲爱的伊琳：

我明天有事要进城。如果你想去看看歌剧的話，可以来和我一起吃一頓清静的晚飯……

可是哪儿去呢？他几十年来都沒有在外面吃过飯，平时不是在俱乐部里，便在人家家里。啊！靠近古凡园的那家时髦而俗气的大飯店。

晚上七点鐘在彼得蒙飯店等你。明天早上先在飯店里給我留个条子。

乔里恩·福尔賽

她会明白他不过是为了使她散散心；他不愿意想她会猜到他非常急切地要看見她，这种想法使他从心里感到厌恶；人老到这样子，还这样殷勤去看人家，尤其是个美丽女子，总不大象样。

第二天进城虽則路程很短，加上去他的律师事务所，跑得他很累。天气也热，換了衣服，他躺在臥室里长沙发上休息一会儿預备吃晚飯。他一定是人暈了过去，因为醒来时覚得很不对勁，勉强站起来按一下鈴。怎么回事！已經七点鐘了！他还在这里，她一定在楼下等了。突然他又头暈起来，只好重又在沙发上躺下。他听見女佣的声音說：

“你叫人嗎，先生？”

“是啊，你来，”他看不清楚她的臉，眼睛有点花。“我人不大舒服，要一点嗅盐。”

“好的，先生。”她的声音有点慌張。

老乔里恩掙扎一下。

“不要走。你給我送个信給我的侄媳，一位穿淺灰衣服的女太太——在楼下大厅里等着的。你說福尔賽先生不大舒服——受了暑。对不起她；如果他一时不下来，晚飯就不要等他了。”

女佣走后，他有气无力地想着：“为什么我說是穿淺灰衣服的女太太呢？她也許穿別的顏色衣服。嗅盐！”他总算沒有再暈过去，可是伊琳怎样上来站在他身边，拿嗅盐凑着他的鼻子，并且在他头下面塞了一个枕头，这些他全部都不覚得。他听見她焦急地說：“好乔里恩伯伯，怎么回事啊！”迷迷糊糊感覚到她的嘴唇在他手上的温暖压力；后来深深把嗅盐吸进一口，忽然力气来了，打了一个噴嚏。

“哈！”他說：“沒有关系。你怎样上来的？下去吃晚飯去——戏票在梳妆台上。我一会儿就好了。”

他感到她一只清凉的手放在他額头上，聞到紫罗兰香，坐在那里一面感到快乐，一面又竭力掙扎起来。

“怎么！你是穿的淺灰衣服啊！”他說：“扶我起来。”站在地

上之后，他抖擻了一下。

“这样坍台眞是岂有此理！”他非常之慢地走到鏡子前面。臉色就象死人一样可怕！她的声音在他身后說着：

“你不能下楼，大伯；你非休息不可。”

“毫无道理！一杯香檳下去就会跟好人一样。不能叫你錯掉歌剧。”

可是沿着过道走很吃力。这种新里新气的地方鋪这么厚的地毯，叫你走一步都要絆一下！在电梯里面，他看出她的臉色非常关切，就微带笑意地說：

“我这个主人眞象样子。”

电梯停下时，他得紧紧抓着座位，防止自己滑交；可是喝完湯和一杯香檳酒之后，他覚得人好多了，对自己的病体引起她这样殷勤关切反而覚得开心起来。

“我很愿意有你这样一个女儿，”他忽然說；看見她眼睛里含着微笑，又說下去：

“在你这样年龄决不可以念念不忘过去；等到你象我这样老时，尽来得及做。这件衣服不錯——我喜欢这个样子。”

“我自己做的。”

啊！一个女子能替自己做一件漂亮衣服，对于人生还是沒有忘情啊。

“行乐須及时，”他說；“把这杯干掉。我要看見你臉上紅一点。我們不能不愛惜流光；一定要这样。今天晚上演瑪格丽特① 的是个新人；希望她不要太胖。还有靡非斯特也是新的——照我想得到的，再沒有比一个胖子扮魔鬼更叫人受不了的事情

---

① 那天晚上演的是浮士德歌剧，瑪格丽特是剧中女主角。

了。”

可是他們結果并沒有去看歌剧，因为吃完晚飯立起来，他又头暈了，伊琳坚持要他靜养，而且早点上床睡覚。他和她在旅館門口分手；叫車子送她到采尔西去，把車錢付掉之后，他暫时坐了下来，欣然回忆着她那句話：“你待我眞好，乔里恩伯伯。”怎么！哪个不要待你好！他眞巴望再住一天，带她上动物园去，可是接連两天找她一定把她纏死了！不，他只好等到下星期天；她答应下来看他。那时候就可以講定教好儿鋼琴的事，就是一个月也好。那个布斯小姐一定不贊成，可是只好由她不高兴去。他把大礼帽放在胸口压扁，向电梯走去。

第二天早上，他坐了馬車上滑铁卢车站，心里一直想說：“赶我上采尔西去，”可是硬抑制着沒有說出口；覚得这样未免太过分了。还有，他还覚得人有点撐不住，象昨天晚上那样失去常态再来一次可不是玩意儿，而且又不在家里。好儿也在盼望他回去，和他口袋里給她带的东西。并不是說他的小宝貝对他是一套虛情假意——她的小心里整个就是爱。接着，带着老年人那种相当刻薄的世故眼光，他盘算了一下象伊琳这样敷衍他，是不是虛情假意呢。不是，她也不是那样的人。要說，她只有太不懂得什么事对她有利了，根本沒有財产的观念，可怜的人儿！而且，他一个字也沒有透露他在遺嘱上加的那一条，也不必透露出来——眼前这样正好。

好儿坐着大馬車上車站来接他，还带着小狗伯沙撒来；一路坐車子回家，看着好儿和小狗亲热玩着，眞是开心。天气又晴又热，这一天余下的时間和第二天大部分时間里，他的心情都很平靜，坐在树阴下面休养，看着鎮日的阳光在草地上和鮮花上面落着金雨。可是到了星期四晚上一个人吃晚飯时，他又开始算起

日子来；还要再等两天半的时間，六十五小时，才能到小树林去迎接她，并且陪着她沿着田野走上来。他本来打算請医生来看看他的头暈病，可是那个家伙准会坚持要他靜养，不許劳神等等；他可不愿意弄得这样束手束脚的，要人家把他当做病人看待——就算眞是病人的話；在他这样年紀，正碰上这样新鮮事儿，他連听都不愿意听見。他在写信給自己儿子的时候，也小心避免提到头暈的事；只会吓得他們星夜赶回来！这样不提起，有多少是体貼他們，怕影响他們的快乐，有多少是为了自己，他也懶得去想它。

那天晚上坐在書房里，他抽完雪茄，打着瞌睡正要入睡时，忽然听見一陣衣服的簌簌声，鼻子里聞到一陣紫罗兰香。他睜开眼睛，看見她穿着淺灰衣服，站在壁爐旁边，两只胳臂伸了出来。奇怪的是，那两只胳臂虽則沒有抱着什么，却弯得就象摟着一个人的脖子似的；她自己的脖子也仰向后面，嘴唇微启，眼睛閉上。一会儿功夫就看不見了，只看見壁爐架和架上的几只銅象。可是她在时，那些銅象和壁爐架全看不見，只有壁爐和墻壁！他心里又是駭异，又是着急，自己站了起来。“我得吃葯了，”他想；“一定有病。”他的心跳得很快，覚得胸口压着，就象害气喘病那样。他走到窗口，打开窗子透透空气。远远一只狗叫着，当然是一条盖基农場养的那些狗，就在小树林过去。夜晚幽靜，可是很黑。“我是睡着了，”他默想着，“就是这个緣故！可是我敢发誓眼睛是睜着的！”一声叹息傳来就好象是回答。

“什么？”他厉声問。“外面是誰？”

他拿手按着胁下使自己心跳得好一些，一面跨到走廊上来。一个毛松松的东西在黑暗中竄了出去。“噓！”原来是那只大灰猫。他心里說：“小波辛尼也就象只大猫啊！就是因为有他在这

里，所以她——所以她——他还纏着她呢！”他走到走廊边上，朝下面黑地里望；隐隐約約能看見草地上沒有割过的星星点点的白菀花！今天开着，明天謝掉！那边月亮升起来，把一切都看在眼里，年輕的，年老的，活着的，死去的，絲毫不动心！轉眼就要輪到他了。只要能有一天的青春，他愿意把余年全部送掉！他轉身重又向屋子走去，抬头望見孩子房間的窗口。他的小宝貝总該睡了。“希望那只狗不要惊醒她！”他想“是什么驅使我們爱，又驅使我們死呢？我要睡了。”

穿过那片被月光照成淡白的走廊，他走进屋子里去。

五

一个老年人除掉梦想自己沒有虛度的岁月外，又怎样过日子呢？在回忆中，至少沒有那些激蕩的热情，只有暗淡的冬阳。这只壳子只能經得起記忆机器的輕微的敲击啊。他对現在应当疑惧；对未来应当回避。在濃濃的綠阴下，他应該凝望着太阳在他脚趾边蠕动。如果眼前是一片夏意，他也不要跑到日光下面去，誤認做十月里的小阳春好了！这样，他也許会輕輕地、緩緩地、不知不覚地衰弱下去，一直到造化等得不耐煩时，在某一个清晨、世界还沒有晾出来时，一把扼住他的喉嚨管，使他喘息地死去，于是别人在他的墓前竪起一块墓碑来："寿終正寢！"是啊！如果他一絲不苟地遵行着自己这些原則，一个福尔賽也許可以死后还繼續活下去。

老乔里恩这一切全都懂得，然而在他的性格里，却有一种远远超出福尔賽主义的地方。根据規定，一个福尔賽决不許爱美而忘掉理智；也不許随心所欲而不顧及自己的健康。在这些日子里，他心里产生了一种激蕩，它的每一下振动都侵蝕到他这具愈来愈薄的壳子。他也警覚到这一点，可也同时警覚到自己沒法制止这种激蕩，而且就是自己要制止也沒法制止。然而，如果你告訴他，說他是吃老本，他就会恶狠狠地望着你。不对，不对；一个人不能专靠吃老本；这是不行的！腐朽的陈規要比眼前的現

实眞实得多。而他，过去一直認为吃老本是最最可詛咒的事情的，决不能容忍把这种恶毒的語言用在自己身上。快乐是健康的；美人是值得看的；在年輕人的身上重又感到青春——他做的除了这个还有什么其他呢？

跟他平生做事的派头一样，他現在把时間安排得井井有条。每星期二坐火車进城；伊琳来陪他吃晚飯，飯后去看歌剧。每星期四他坐馬車进城，把那个胖馬夫和馬車遣开，和她在坎辛登公园碰头，和她分手之后再找上馬車，赶回家时剛好来得及吃晚飯。他随口透露一句，說他在这两天有事情要上倫敦来。星期三和星期六是她下来教好儿的琴。跟她在一起越覚得开心时，他就变得越謹小愼微，不苟言笑，表面上只是一个本份而友善的伯父。的确，連感情也并不多露出来——因为，說到底，他已經到了这样的年紀了。然而，如果她姍姍来迟的話，他就会煩躁得要死。如果她沒有来——这样的事情发生过两次——他的眼睛就变得象老狗一样凄惨，晚上連睡覚也睡不好。

就这样一个月过去了——一个月田野里的夏天，和他心里的夏天，包括夏天的溽热和困頓。如果在几个星期前，說他一想到儿子和孙女儿回来，簡直象禍事一样，哪个会相信得了！这几个星期的好天气，和这里新形成的友誼——对方是那样无求于他，而且始終有那一点不可捉摸的地方，使得她更显得神秘可亲——使他尝到自由的可爱，尝到自己成家之前过的那种逍遙自在的生活。他就象一个戒酒的人，很久的时間都在喝水，連酒对于他血液的作用，对他脑筋的刺激，都几乎忘掉了时，后来忽然又喝到一杯酒似的。花的顏色更艳了，花香和音乐和阳光全都有了生命价值——并不仅仅引起过去欢乐的回忆而已。現在生活有种值得过的地方了，而且不断地催促他企盼着。他現在是

生活在这上面，而不是生活在回忆里；对于他这样大年紀的人，这里悬殊是相当大的。他生来对飲食有节制，珍肴美饌在他本来无所謂，現在越发不引起他的兴趣。他吃得很少，吃了也不知味道；人一天天变得消瘦憔悴起来；又成了一根“竹杆子”了。由于身体越来越瘦，那顆大头，两个太阳穴陷了进去，使他显得比平时更加尊严。他心里完全知道应当請医生看看，可是自由太可爱了。他不过时常透不上气，还有胁下这一点痛，不能因为这样嬌慣自己，就牺牲自由。再回到这个新的乐趣跑进他生活里来之前那种状态，过着平淡的生活，翻翻农业杂志里面放大的甜菜画片——决不！他抽的雪茄也超出了。过去一直是每天两支。現在抽到三支，有时四支——一个人精力活跃时往往会如此。可是他时常想：“我一定要戒掉雪茄和咖啡；也不能再这样急急忙忙赶进城。”可是他并沒有改；沒有人有資格来监护他，这眞是无上的福气。那些佣人也許弄得莫名其妙，不过佣人是天生不講話的。布斯小姐一心只在自己的胃病上，而且很有“教养”；决不肯涉及私人的事情。好儿还小，还看不出他的外貌有所改变；在她的眼中，他只是她的玩偶，她的天神。这样就只剩下伊琳关心他了；她总是劝他多吃些，白天热的时候多休息，吃点补葯等等。可是她沒有告訴他，他这样消瘦都是为的她——一个人总是看不見自己造成的損坏。一个八十五岁的人談不上什么热情，可是由于美色引起热情，美色引起的破坏还是和过去一样，非要到死神閉上那双渴想看她的眼睛时，决不会停止。

七月里第二个星期的头一天，他收到儿子从巴黎寄来的一封信，說他們在本星期五全都要回来了。这本来是比命运还要肯定的事；可是由于老年人往往只貪图目前，抱有一种可怜的心理，以为自己总可以撑持到最后一刻，他始終不大肯承認有命运

这回事。現在他承認了，而且得設法挽救。他現在已經不能設想自己生活里少掉这种新的快乐，可是沒有想象到的东西有时是存在的，而且福尔賽家人經常就在这上面栽交。他坐在自己的旧皮椅子上，把信折起来，用嘴唇嚼着一段沒有点燃的雪茄。明天以后，他每星期二进城之举就逼得只好放弃了。也許，他还可以每星期坐馬車进城一次，托詞去看他的經理人。可是便是这样也要看他的健康情况，因为現在他們将会开始为他的身体惊慌起来。还有教琴！教琴非繼續下去不可！伊琳一定不能有所顧忌，琼必需把自己的感触收起来。她曾經收起过一次，就在波辛尼噩耗傳来的那一天；那时候能做，現在当然也可以做。自从受到那次刺激之后，到現在为止已經有四年了——把旧恨一直保持到今天是不人道的，不論对己或者对人。琼的意志很强，可是他的意志还要强，因为他是快死的人。伊琳很柔順，为了他的緣故一定肯做；当然会有点顧忌，但宁可委屈自己一点，决不忍心使他痛苦！琴一定要繼續教下去；只要她肯繼續教琴，他就把稳了。終于他把雪茄点起，开始盘算跟他們怎样一个說法，怎样解釋这种古怪的亲密友誼；要研究怎样把赤裸裸的事实遮盖起来——决不能說自己要看美人，看不見美人就过不了。啊，好儿！好儿很喜欢她，也喜欢她教琴。她会帮他的——这个小宝貝！这样一想，心里就变得坦然，反而奇怪剛才为什么急成那个样子。他决不能着急，着急之后总使他感到身体非常衰弱，就象半个灵魂离开軀壳似的。

那天晚上吃过晚飯，他的头暈病又发作了，不过人沒有暈过去。他不愿意按鈴叫人，知道全家一定会因此惊慌起来，明天进城反而更加触目。人老了，整个世界好象都暗地里在限制他的自由；这算什么呢？——只不过使他多活上几口气。他可不愿

意这样牺牲自己。只有小狗伯沙撒看見他一个人慢慢掙扎起来；焦急地望着它的主人打开橱柜，倒了一杯白兰地喝掉，而沒有給它一块餅干吃。等到他覚得自己能走得了那节楼梯时，他就上楼去睡了。第二天早上，虽則人还覚得有点搖晃，一想到当天晚上时自己就硬掙起来。請她吃一頓好晚飯一直使他覚得非常快意——他总覚得她一个人过的时候，吃的一定很省儉；还有，坐在歌剧院里，看見她眼睛里显出欣喜的神情，嘴边挂着不自覚的微笑，也非常开心。她平时沒有什么消遣，这一次又是他能够款待她的最后一次。可是，当他收拾皮包时，他想起晚飯前还得換衣服，眞累人，而且告訴她琼要回来也是一件吃力的事；沒有这些麻煩多好。

那天晚上的歌剧是卡尔曼，他在最后一次幕間休息时才把消息告訴她，不自覚地一直捱到快要启幕时才說。她听了沒有做声，眞是蹊蹺；事实上，他还沒有来得及知道她是怎样的看法，那个搗乱的音乐就奏起来，于是大家都得保持沉默。她一張臉就象戴了面具；在面具后面，有无数的思潮起伏，可是他沒法看得見。当然，她要慢慢想过！他也不逼她，明天下午她反正要下乡来教琴，那时候她已經把事情想过，看她怎样。在馬車里，他只跟她談談卡尔曼；从前他看过的比这个还要好，可是这个也很不錯。当他握着她的手道别时，她迅速弯下腰，吻了一下他的前額。

“再会，好乔里恩伯伯，你待我太好了。”

“明天見吧，”他說。“晚安。睡好。”她温柔地回答一声：“睡好！”馬車已經快起步时，他从車窗里望見她扭过身子向着他，一只手伸出来好象依依不舍似的。

他緩步回到旅館的自己房間里。他們从来不給他开同样的

房間，这些嶄新的臥房，一套套新家具，灰綠色地毯，上面滿是粉紅花，他頂住得不习慣。他醒着，那支恶劣的哈巴勒那曲子一直在他头里跳动。他的法文本来懂得不多，可是这个字的意义，如果有什么意义可言的話，他却懂得；是指一个吉卜賽女人，既放蕩又神秘。对了，人生的确有一种神秘的地方，使你所有的顧虑和計划都打翻掉——使男人和女人都随着它的蘆管跳起舞来。他躺在床上，睜着一双深陷的眼睛凝望着那片被神秘統馭着的黑暗。你以为你已經控制着人生，可是人生却溜到你的身后，擰着你的后頸皮，逼你向东，逼你向西，然后，很可能，把你的生命軋掉！敢說，連执掌人类命运的星辰也被它这样捉弄着，一会儿勒在手里，一会儿又撒开去；永远开不完的玩笑。五百万人挤在这个热鍋似的大城市里，全都听任生命的主宰播弄着，就象木板上許多小豆子，一拳击下去，紛紛跳了起来。唉！他自己也不会有多久好跳了——安靜的长眠对他只有好！

这儿楼上多热——多鬧！他的前額覚得滾燙；她剛才就在他一直感到不适的前額上吻了一下；就在这儿——好象她早已知道在这个地方，想要替他吻掉似的。可是，不但沒有，她的嘴唇反而留下一片异常不舒服的感覚。她說話从来沒有用方才那样的声調，从来沒有显出那种依依不舍的样子，或者临走时那样頻頻向他回顧。他从床上爬起来，拉开窗帘；窗子外面望出去是泰晤士河。空气非常沉悶，可是望見那片河水平靜地、永无休止地流过时，却使他的心情为之一暢。“最要紧的事，”他想，“是不要使自己成为一个老厌物。我要想想我的小宝貝，使自己睡覚。”可是倫敦夜晚的热气和嘈杂很久很久才消逝掉。夏天清早的睡眠只有短短片刻。老乔里恩算来只閉了一下眼睛。

第二天到家之后，他跑到花圃里，由好儿帮助他——她的手

很輕——采了一大束石竹花。这些花，他告訴好儿，是送給"淺灰衣服太太"的——这个名字在他們之間还使用着。他把石竹放在書房一只大瓶里，預备伊琳一到就送給她，以便談到琼和繼續教琴的問題时使她讓步。这些花的香味和顏色有帮助。吃了午飯之后，他覚得人很累，就去躺了一会，因为馬車要到四点鐘才能从車站上把她接来。可是四点鐘快到时，他变得心神不定起来，自己找到那間面临车道的教室里去。好儿和布斯小姐都在教室里，遮阳帘拉了下来，給她們擋着七月里的悶热。两个人都在料理蚕子。老乔里恩生来就不喜欢这些生活上軌道的东西，蚕头和蚕身的顏色常使他想起大象来；这些蚕子把好好的綠叶子啃了无数的小洞；而且那股气味也非常之难聞。他在靠窗的一条有印花布套的长凳上坐下，从这里可以望见车道，而且勉强呼吸到一点新鮮空气；小狗伯沙撒在热天里很看上印花布，也跳上来坐在他身边。小鋼琴上鋪了一块淡紫色的毯子，已經变成灰色；上面放了一瓶早开的紫薄荷，屋子里充满紫薄荷的香味。尽管室內还算风凉，也許就是因为风凉的緣故，生命的动蕩强烈地印上他衰弱的神經。每一道从窗隙里透进来的日光都恼人地耀眼；狗身上的味道也强烈；紫薄荷的香味更是濃冽；那些蚕子弓起灰綠色的脊背，好象駭人地活跃；好儿低头望着蚕子时，深棕色的头发光亮得就象綢子一样。一个人年老力衰时，生命就是那样一个神奇、殘酷而有力的东西；它的形形色色和它的跳蕩的活力都象在譏諷你。他有生以来从沒有象最近这几个星期来感覚这样古怪，自己的一半随着生命的河流飄去，另一半却站在岸上瞧着水流一去不返。只有和伊琳在一起时，他才沒有这种双重的感覚。

好儿回过头来，用她的小黑拳头指指鋼琴——用一个指头

指东西是没有"教养"的——狡獪地說:

"你看'淺灰衣服太太',爷爷;她今天漂亮吧①?"

老乔里恩心里一动,頃刻間室內都变得迷糊起来;接着又清楚了,于是他挤一下眼睛說:

"哪个給它穿的?"

"布斯小姐。"

"好儿! 不要胡鬧!"

这个拘謹的小法国女人! 她对不讓她教琴这件事到現在还沒有釋然。这也不大妙。他的小宝貝是他們唯一的朋友。教琴是她的事情, 他不应当讓步——无論怎样不能讓步。他拍拍伯沙撒头上温暖的茸毛,听見好儿說:

"媽媽回来的时候,会不会有变动呢? 你知道, 她是不喜欢生人的。"

好儿这两句話好象把老乔里恩周圍的反对空气带了来, 并且揭露了所有对他这个新形成的自由的威胁。啊! 他得甘心做一个全靠人家照应和爱惜的老头子, 不然就得为这个新形成的珍貴友誼而奋斗; 但奋斗却累得他要死。可是他的一張消瘦憔悴的臉板了下来, 逐漸轉为决心, 使他整个的臉看上去都只剩下巴了。这是他的房子,他自己的事情;他决不能讓步! 他看看自己的表,跟他一样老,一样单薄;这只表已經买了有五十年了。四点鐘已过! 他順便吻一下好儿的头頂, 下楼到了大厅里。他要在她上楼教琴之前先找到她。一听見車輪的声音, 他就走到門廊外面,立刻看見馬車里沒有人。

"火車到了,老爷,可是女太太沒有来。"

---

① 这大約指好儿的玩偶。

老乔里恩向馬夫摆出一付严厉神情，脸朝上一抬，眼睛象是推开胖子的好奇心，而且不許他看見自己感到的极端失望。

“好的，”他說，轉身回到屋里。他走进書房坐下，抖得象片树叶。这是什么意思？她也許誤了鐘点，可是他明知道不是这么一回事。“再会，乔里恩伯伯”。为什么說“再会”而不說“晚安”呢？还有那只依依不舍的手，宕在空中。还有那一吻。这是什么意思？他感到极端着急和气恼。他站起来在窗子和墙壁間的土耳其地毯上来回走着。她是打算扔掉他了！他有把握这样說——而他是一点招架沒有。一个老头子要看美人！眞是荒唐！年紀堵着他的嘴，使他的抵抗变得瘫痪无力。一切温暖的、有生气的东西他都沒有資格去享受，什么都不能享受，只能享受回忆和愁苦。他也沒法子去求她；便是一个老头子也有老头子的身份。沒有法子想！有这么一个鐘点，他完全忘記身体的疲劳，来回地走着，經过那瓶石竹时，一陣陣的花香仿佛在嘲笑他。对于一个一直是随心所欲的人，在所有难堪的事情里面，最最难堪的就是自己意志受到挫折。老天把他兜在一張漁网里，他就象一条愁苦的魚，在网眼里轉过来，游过去，东找西找，可是找不到一个洞，一处破縫。五点鐘时，佣人送茶来，另外还送来一封信。他的心里一时又引起希望。他用牛油刀把信拆开，讀道：

亲爱的乔里恩伯伯：

我眞不忍心写这封会使你失望的信，可是昨天晚上我太懦弱了，不敢跟你講。我覚得現在琼既然要回来，我可不能再下来教好儿的琴了。有些事情的創伤太深了，使人沒法忘記。也許有时你进城来我还会和你見面，不过我肯定說这样于你并不相宜；我看得出你把自己累得过分了。我

認为你整个热天应当多多的靜养，現在你儿子和琼都要回来，你应当过得很开心了。謝謝你待我的好处，一百个謝謝。

伊琳

就是如此！寻乐，做他最喜欢做的事情，都于他不相宜；設法排遣那种垂死的心情，不使自己感到一切的必然結果，感到死神悄然的簌簌的脚步声愈走愈近！于他不相宜！連她都看不出她是他的一剂延年續命湯，看不出她是一切他失去的美的化身！

他的茶冷了，雪茄始終沒有燃；他来回走着，又碍着面子，又舍不得放弃生命的据点，眞是两难。眞受不了！就这样慢慢把自己消耗掉；一句話不說就把自己交在别人手里，由他們照应备至地、爱惜备至地把你压得透不过气来；这样活下去，眞受不了！他要跟她說老实話；告訴她自己是眞正要看見她，并不仅仅是不舍得，这样說看行不行。他在自己的旧書桌前坐下，拿起一枝笔。可是他下不了笔。要这样求人，求她以自己的美色来取悅他的眼睛，未免太不象話。等于承認自己已經老糊涂了。他决不能做。相反地，他写道：

我本来指望旧日的創伤不应听其阻擋别人的——也就是我和我小孙女的快乐和利益，可是年紀大的人只好放弃妄想；他們只能如此，連活着的妄想迟早也得放弃，而且早放弃早好。

乔里恩·福尔賽

"一股怨气，"他想，"可是沒办法。我是倦了。"他封好信，丢在邮筒里好趁晚班邮件送出；听見信落到筒底时，他想："一切的希

望都完了！”

那天的晚飯他簡直沒有吃什么，雪茄抽了一半就覚得头暈，只好丢下来，很慢地走上楼，躡着脚走进孩子的臥室。他在靠窗的长凳上坐下。室內点着一張过夜的油灯，剛好照出好儿的小臉，一只手压在面頰下面。一只提前出世的大甲虫在糊窗格的日本紙里呼呼地响，馬厩里的一匹馬煩躁地跺蹄子。睡得象这孩子一样熟多好！他把木条帘拉上两級向窗外望去。月亮正升起来，顏色紅得象血。他从来沒有看見过这样紅的月亮。外面的树林和田野，在夏季白天最后的余輝里，也都带着睡意。美象一个幽灵在走着。“我活得很长，”他心里想，“几乎什么福都享过。我是一个不知足的家伙；年輕的时候看过了多少美人。小波辛尼說我懂得什么叫美。今天晚上的月亮眞圓，就象个人臉！”一只蛾子飞过，接着又是一个，又是一个。“淺灰的女子啊！”他閉上眼睛。他猛然有感，好象永远不会再睜开似的；他一任这种感覚扩大起来，一任自己沉下去；后来打了一个寒噤，硬撐开眼皮。他覚得人有点不对勁，无疑的，非常的不对勁；終究还得看医生才对。現在沒有多大关系了！月光将会躡进那片小树林里；林子里将会有許多影子，而这些影子将是唯一醒着的东西。沒有鳥兽，沒有花儿、虫儿；只有影子——蠕动着；“淺灰的女子！”影子会爬上那棵断株；会聚在一起喁喁談話。是她和波辛尼嗎？怪想法！而那些青蛙和小虫豸都会喁喁談起来！这屋子里，这架鐘滴滴达达多响！窗子外面完全罩在那个紅月亮下面——一片阴森森的；室內也一样阴森；慢燃着的小守夜灯，鐘声滴达，保姆的外套挂在屏风边上，长得就象个女子的身体。“淺灰的女子！”他忽然来了一个怪念头：“她眞的活着嗎？她究竟来过沒有？会不会只是他过去爱过而且就要离开的一切美的化身呢？会不会只是

一个淺灰衣服、深棕眼睛、琥珀头发的精灵，在风信子开花季节，花晨月夕出来散步的呢？”他站起来，手抓着窗櫺立了一会，使自己回到現实的世界里来，然后踮起脚向門口走去。走到床脚时停了下来；好儿，就象感到他的眼睛盯着自己在望，伸动了一下，叹口气，身子蜷得更紧了，象是畏縮。他又踮起脚走到外面黑暗的过道里；进了自己的臥房，立刻脫掉衣服，穿着睡衣在鏡子面前站着。眞是一把骨头——两个太阳穴凹了进去，腿多瘦！他的眼睛抗拒着自己的影子，臉上現出得意的神情。什么都联合起来要搞垮他，連鏡子里自己的影子也要搞垮他，可是他还沒有——垮掉！他上了床，久久不能入睡，竭力想摒除思虑，心里明知道煩恼和失望对自己的身体非常有害。

早上醒来时，他覚得非常疲憊，只好把医生請来。那个小子診視之后，臉板得鉄青，叫他睡着不能起来，而且要戒烟。这也不算受罪；起来又有什么意思，而且只要他身体感到不适，烟草抽起来总是沒有味道。他拉下遮阳帘，把泰晤士报翻来翻去，也不大看，小狗伯沙撒在床边陪他，一上午就这样懶洋洋地消磨掉。午飯时，佣人送来一份电报，上面写着：“信收到，下午下乡，四点半見。伊琳。”

下乡来了！总算好！那么她的确是活着——而他并沒有被人扔掉。下乡来了！一股热气透进他的四肢；两頰和額头都有点发燙。他喝完湯，把食盘推开，极其安靜地躺着，等佣人把食盘收拾出去，剩下他一个人；可是他的眼睛不时要睒一下。下乡来了！他的心跳得飞快，后来又好象一点不动似的。三点鐘时，他坚决从床上爬起来，穿上衣服，一点声音沒有。想来好儿和布斯小姐这时都在教室里，佣人吃完飯該在睡午覚。他小心地推开門，到了楼下。小狗伯沙撒孤独地躺在大厅里；它随着老乔里恩

进了書房，再由書房走到外面酷热的下午太阳里。他本想走下小山，到小树林里接她，可是立刻覚得天气太热了，自己决計去不了。他改变主意，在秋千旁边那棵橡树下面坐下来，小狗伯沙撒也覚得太热，在他旁边匍伏下来。他坐在那里微笑。多么的令人陶醉的流光啊！虫吟！鳩喚！簡直是夏日的良辰。眞美啊！而且他是多么快乐——快乐得象个小販，不管这句話怎么講。她要来了；并沒有扔掉他！人生的一切他都有了——只差一点力气，和一点肉——就差这一点。他就要看見她了，看見她从鳳尾草圃里走出来，淺灰衣服的身材，腰肢微摆，走过草地上的白菀花和蒲公英和"兵士"——戴着花盔的兵兰花。他不要起身，可是她会走到他面前来，說"好乔里恩伯伯，对不起！"就坐在秋千架上，讓他看她，并且告訴她自己生了一場小病，可是現在已經好了；伯沙撒将会舐她的手。伯沙撒知道自己主人喜欢她；是一条好狗。

树阴很濃；太阳晒不到他身上，只能把余下的世界照得非常明媚，連那边爱普索姆跑馬場的大看台，和乳牛在田野里啃苜蓿，用尾巴扫蒼蝇，他都远远望得見。他聞到菩提花和紫薄荷的香味。啊！怪不道这么一大堆的蜜蜂呢。这些蜜蜂都很兴奋——很忙，跟他的心一样忙，一样兴奋；也有点昏昏然，被花蜜和幸福弄得昏昏然和沉醉了，跟他的心一样沉醉和昏昏然。夏天——夏天——它們仍在哼着；大蜜蜂，小蜜蜂，还有蒼蝇！

馬厩上鐘楼敲了四下；半小时之內她就到了。他要打这么一下盹，他最近睡的实在太少；打完了盹，他就可以神清气爽地迎接她——神清气爽地迎接青春和美，望着她穿过日光的草地向他走来——淺灰的美人！他向椅背靠起，閉上眼睛。一点薊茸随着微风飄上他的白胡子，比胡子还要白。他不知道；可是呼

吸吹动着薊茸，粘着了。一絲阳光透了进来，照上他的靴子。一只大蜂歇下来，在他的巴拿瑪草帽頂上爬着。一陣甜蜜的睡潮侵襲到草帽下面的脑子，那顆头向前搖了搖，倒在胸前。夏天——夏天！蜜蜂儿哼着。

馬厩的鐘敲了四点半。小狗伯沙撒伸了一下懶腰，仰头望望主人。薊茸已經不动了。小狗把下巴擱在太阳晒到的那只脚上。脚沒有动。小狗迅速把下巴挪开，起来跳到老乔里恩身上，望一下他的臉，叫起来；随即跳下，屁股坐在地上，仰头望着；忽然間，发出一声长长的哀号。

可是薊茸跟死一样的靜止，还有它老主人的臉——

夏天——夏天——夏天！一陣无声的脚步在草地上消逝了！

福尔赛世家

第二部

骑虎

〔英〕约翰·高尔斯华绥著

福尔赛世家

第二部

骑虎

〔英〕约翰·高尔斯华绥著

周煦良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John Galsworthy

Forsyte Saga

In Chancery

本书根据 William Heinemann Ltd.,

London, 1951 年版本译出

福尔赛世家

第二部

骑　虎

〔英〕约翰·高尔斯华绥著

周煦良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67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六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2.125　字数 259,000

1978 年 2 月新 1 版　197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原上海文艺出版社版）

书号：10188·15　定价：0.96 元

第二部

騎虎

有两家門第相当的巨族，

累世的宿怨激起了新爭。

——《罗米欧与朱丽叶》

目　次

第一卷

第一章　在悌摩西家里……2
第二章　一个名流的下台……14
第三章　索米斯打算解决……28
第四章　苏荷区……35
第五章　詹姆士疑神見鬼……43
第六章　不再年輕的乔里恩……50
第七章　少男少女……62
第八章　乔里恩当起委托人……69
第九章　法尔知道了……78
第十章　索米斯迎新……89
第十一章　……又訪旧……95
第十二章　在福尔賽交易所里……102
第十三章　乔里恩看出自己的处境……117
第十四章　索米斯发現自己要什么……124

第二卷

第一章　第三代……130
第二章　索米斯去試探……142

第三章 看望伊琳 ……153
第四章 福尔赛家人最害怕的地方 ……161
第五章 乔里当起裁判 ……171
第六章 乔里恩心挂两头 ……181
第七章 达尔第告达尔第 ……187
第八章 挑战 ……200
第九章 詹姆士家的晚餐 ……207
第十章 伯沙撒之死 ……215
第十一章 悌摩西辟謬 ……220
第十二章 侦察的进展 ……229
第十三章 “我們又見面了!” ……236
第十四章 外国风光之夜 ……248

第三卷

第一章 索米斯上巴黎 ……254
第二章 蛛网 ……262
第三章 里希蒙公园 ……267
第四章 河那边 ……276
第五章 索米斯发动 ……278
第六章 夏日 ……282
第七章 夏夜 ……290
第八章 詹姆士在等 ……294
第九章 出网 ……299
第十章 一个时代的消逝 ……309
第十一章 疲沓的兴致 ……322
第十二章 一个福尔赛的誕生 ……330

第十三章　告訴了詹姆士 ・・・・・・・・・・・・・・・・338
第十四章　他的 ・・・・・・・・・・・・・・・・・・・・344

插　曲

覚　醒 ・・・・・・・・・・・・・・・・・・・・・・・・350

第一卷

第 一 章

在悌摩西家里

人的占有欲是从来不会停止不前的。福尔賽家人总認为它是永远固定的，其实便是在福尔賽族中，它也是通过开花放萼，結怨寻仇，通过严寒与酷热，遵循着前进的各項規律；它而且脫离不了环境的影响，就如同馬鈴薯的好坏不能脫离土壤的影响一样。

英国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历史家，到了适当的时候，将会形容这一个相当急剧的变迁为：从一个心安理得、自我約束的地方保守主义进至一个更加心安理得、然而不大約束的帝国侵略主义——換一句話說，整个国家的占有欲都在发展着。因此，福尔賽家也同样在向前发展着，就象是亦步亦趋似的；不但在外表上，而且在家族內部也在同样发展着。

一八九五年，福尔賽家那位出嫁的老姑太苏珊·海曼在七十四岁的低龄——簡直低得滑稽——追随了她地下的丈夫，并且举行了火葬；奇怪的是，这件事在六位在世的老一輩福尔賽中，簡直沒有引起什么震动。所以这样冷淡，有下列的三个理由。首先是老乔里恩在一八九二年过世时，几乎沒有怎么声張就在罗宾山落了葬；这在福尔賽族中是第一个拒絕归葬高門山

祖坟的人。一年前斯悦辛的葬礼举行得那样十分得体，因此，老乔里恩的这次葬礼在倫敦灣水路悌摩西·福尔賽家中更引得議論紛紜；在这个福尔賽交易所里，那些族中的閑是閑非仍旧在集中傳播。各种意見都有：裘丽姑太表示惋惜，佛兰茜贊成；而且直言不諱地說："把高門山那些烏烟瘴气的玩意一古脑儿丢掉，眞痛快。"的确，自从那一次乔里恩大伯的孙女琼和小波辛尼訂了婚，后来小波辛尼又和索米斯的妻子伊琳发生一件离奇而可怜的恋爱之后，乔里恩大伯显然在存心和族中人作对；他一生向来一意孤行，現在，在他們看来，未免有点越出常軌了。当然，他那一点点哲学味儿本来就很容易从福尔賽主义的层层束縛中掙脫出来，因此，他們多少也料到他会葬在一个陌生地方。可是，这事整个說来有点突兀，而且等到他的遺嘱內容在福尔賽交易所里成为流通的貨币时，更使这个部落的人全都大吃一惊。从他的全部財产中（一共是十四万五千三百零四鎊，負債三十五鎊七先令四辨士），有一万五千鎊，"亲爱的，你想想看，他当眞的留給了哪一个？留給伊琳！"就是索米斯出走的老婆；这个女人簡直沾辱了福尔賽的家声，而且——尤其令人不解的——和他沒有一点血統关系。当然，并不全部給她；只是动利不动本——終她的天年！虽說如此，总是不象話；老乔里恩本来在族中是被尊为完人的，这一来可完蛋了。苏珊·海曼在俄金[1] 举行葬礼所以沒有在族中引起什么震动，这是第一个理由。

第二个理由整个說来比較普遍，也比較冠冕。原来苏珊除掉坎普頓山住宅之外，还有一块空地（是海曼临死时留給她的），就在倫敦边界过去不远的汉斯[2] 那边；据大家知道，海曼家的男

① 塞萊的一个小鎮，火葬場所在地。

② 即汉普州。

孩子所以能够成为那样好的騎手和枪手，都是由于这块地的緣故；这在他們当然很好，而且也是大家信得过的。既然在眞正的乡下有那么一块地，好象連她遺体的分散多少也說得过去了——不过，她怎么想得到举行火葬的，他們可弄不懂！訃文照例发出，索米斯和小尼古拉都下去送殯，而且遺嘱按說也是令人滿意的，因为苏珊本来只能动利，不能动本，所以財产毫无周折地就归几个儿女平均分配了。

苏珊的安葬所以沒有引起震动的第三个理由是最最普遍的。那个臉色蒼白、身体瘦小的尤菲米雅說过一句大胆的話，可以概括大家的意見：她說："我覚得人就是死了，也有权利处理自己的遺体。"以尼古拉那样一个老牌自由党，① 而且是最最专制的，他的女儿竟会說出这样的話来，眞是駭人。自从一八八八年安姑太逝世之后——那正是索米斯做丈夫的权利在搖搖欲墜的时候，終于鬧得那样不可收拾——世情的变化从这件事上也可以看出一点端倪，当然，尤菲米雅說的是孩子話，也沒有見过世面；原来她虽則是将近三十开外的人了，仍旧姓福尔賽。可是，种种理由除外，她这句話无疑地表現了自由原則的扩張，也表現了要把占有的中心从别人那里分散并且轉移到自己身上来。当尼古拉从海絲特姑太嘴里听到自己女儿这句話时，他破口大罵起来："这些老婆跟女儿！她們的自由永远鬧不完的。我早就知道那个'杰克逊'的訴訟事件，会搞出事情来——那样乱引用人身保护权。"当然，他对于已婚女子財产法案② 到現在还沒有能

① 英国自由党一八八五年因爱尔兰自治問題而发生分裂，一部分参加保守党內閣的称做保守自由党人，尼古拉即属于这一派。

② 英国于一八七二和一八八〇年才通过女子財产法案；在这以前，女子結婚后其所有財产即归丈夫所有。

完全釋然；如果不是因为他在这条法案通过之前就結了婚，他就会遭到很大的麻煩。可是，事实上，在那些小一輩的福尔賽中間，那种对别人占有自己的反抗是无可否認的。这种殖民地自主的傾向，一直都在发展着，而且令人不可解的，这恰恰就是帝国主义的先驅。那些小輩現在多数都結婚了，沒有結婚的只有下面几个：乔治仍旧死釘着德孚酒店和伊昔姆俱乐部；佛兰茜在采尔西区金斯路一家音乐室里从事她的音乐事业，仍旧带他的"情人們"上跳舞会；尤菲米雅住在家里，終日埋怨着尼古拉；还有那一对"德罗米欧哥儿倆"，海曼家的加尔斯和吉賽。第三代的人丁还不多——小乔里恩家三个，維妮佛梨德家四个，小尼古拉家倒有了六个，小罗杰有一个，瑪丽安·狄威第曼有一个；圣·約翰·海曼两个。可是余下十六个結了婚的——二房詹姆士家的索米斯，萊茜尔和茜席丽，四房罗杰家的欧斯代司和湯姆士；五房尼古拉家的亚其；海曼家的奥古斯特和安娜蓓儿·斯宾德——这些房分这么多年来都沒有生育。

就是这样，在老一輩的十个福尔賽里面，生下了二十一个儿女；可是小一輩的二十一个人里面，到現在才只有十七个后裔；而且看上去，除掉自不小心再添上一两个而外，大概也不会更多出来。一个研究統計学的人很可以从这上面看出人口出生率的升降是和你投資的利息成比例的。十九世紀初期的杜薩特大老板福尔賽祖父的年息是一分，也就是十厘錢，因此就生了十个儿女。这十个儿女里面，四个沒有婚嫁的除外，把裘丽姑太也除外（因为她的丈夫席普第来斯·史木尔几乎才結婚就死掉，所以当然不計在內），平均每人拿到四厘錢到五厘錢的利息，因此生的儿女也是这么多。他們生的二十一个儿女現在只淨拿三厘錢了，因为他們父亲把产业留給他們时，为了逃避遺产稅起見，

大都把来捆在公債上；这些儿女里有六个生了儿女，一共是十七个，每一房恰好是二厘又六分之五。

生殖率这样低也还有别的原因。他們都不大信得过自己賺錢的能力，这从維持开銷上說也是自然的；同时，他們也知道自己的父亲一时不会死；这些都使他們謹愼起来。一个人有了儿女可是沒有进項，生活起居的标准就必然要降低；两个人的飯是不够四个人吃的，如是类推——还是等一等，看看老头子的情形再說。还有，一个人能够想到度假期就度假期，沒有任何妨碍，也是好的。所以他們宁可全部享有自己，而不愿意享有孩子，这正合得上当时新兴的所謂"世紀末"风气。这样做法，不但毫无后顧之忧，而且还可以买一部汽車。事实上，欧斯代司已經买了一部，可是車子顛得厉害，而且軋掉了他一只上犬齿；所以还是等这些車子走得安全些再說吧。目前，孩子可不要再有了！連尼古拉都在收篷了，原来的六个孩子不算，整整三年来就沒有生过。

这一切都是征兆，表明了福尔賽家族的衰頹，或者說，这个家族的解体；不过情形还沒有达到严重的程度，因此，当罗杰·福尔賽在一八九九年逝世时，这一家人并不因此而沒有重新集合。那一年的夏天非常明媚，福尔賽家人有的到国外去，有的上海边去度夏；当他們差不多全都回到倫敦的时候，罗杰突然在他王子园自家的房子里断气了；这种死法也頗有点他在世时那种独出心裁的派头。在悌摩西家里，就有人悲哀地說：認为罗杰在飲食上一直就是放任自己——举个例子，他不是什么牌子的羊肉都不吃，只肯吃德国羊肉嗎？

虽說如此，他在高門公墓举行的殯礼仍旧是尽善尽美；送完殯之后，索米斯几乎不由自主地向灣水路他的叔父悌摩西家走

来。那些"老骨董"——裘丽姑太和海絲特姑太——都愿意听他談談出殯的情形。他的父亲詹姆士已經八十八岁了，自知吃不消送殯的劳頓；悌摩西本人当然照例不去；所以，老弟兄里面只有尼古拉一个人参加。虽則如此，送殯的人还是不少；裘丽姑太和海絲特姑太一定愿意听听。在这种好心腸里面，索米斯显然也还夾有一些别的企图，那就是使自己的所作所为都能捞点同情回来；这是福尔賽家人的一个主要特征，也是每一个国家里面那些健全的組成部分的主要特征。索米斯的父亲过去也有这种习慣，每星期至少有一次去看望住在悌摩西家里的那些姊妹，一直到八十六岁，人已經神志不清，沒有爱米丽照应就不能出門时，方才停止不去；因为带了爱米丽去是不成的；当着自己的妻子，一个人怎么跟人談得了話？索米斯来灣水路悌摩西家里，談談族中的一些事情，无非是奉行自己父亲的习慣；他跟过去的詹姆士一样，几乎每星期天都抽空去跑一趟，在那間小客厅里坐上半天。小客厅里的布置已經被他按照自己的艺术眼光——那当然是沒有問題的——改变了不少，摆了許多他認为还不够自己严格标准的瓷器；另外至少有两張不大靠得住的巴比松派油画，是他在圣誕节送去的。他自己在收集巴比松派画家上着实撈了一笔，近几年来，已經改收馬里斯昆季、① 伊斯拉尔斯② 和毛甫③ 了，而且希望撈得更多些。在他現在住的靠近买波杜倫④ 那所沿河的房子里，就有一間画廊，挂的眞是漂亮，而且光綫也非常充足；倫敦的古董商人哪一个不熟悉！偶尔逢周末招待客

① 指十九世紀荷兰画家馬里斯三弟兄。

② 約瑟夫·伊斯拉尔斯(一八二四——一九一一)，荷兰风俗画家。

③ 安东·毛甫(一八三八——一八八八)，荷兰风景画家。

④ 近牛津的小鎭，在泰晤士河上游。

人——那是他的妹妹替他張罗的，有时候是維妮佛梨德，有时候是萊茜尔——这間画廊在星期天下午也很可带領客人看得。他虽則卖弄自己的收藏时，不大多說話，可是大都能使那些客人非常佩服他在收藏上那种不声不响的毅力；他們能看出他的声望并不仅仅基于艺术上的好恶取舍，而且还有一种本領，能够預測市价漲落。每次他上悌摩西家里来，他和古董商打交道上几乎总有点小小的胜利可以告訴大家；他的两个姑母就会来上一大套恭維，替他得意，这个他也非常爱听。今天下午他的兴致也很好，不过是为了别的原因。他穿了一件参加罗杰殯礼回来的深顏色衣服，非常整洁；衣服的顏色并不是純黑，說实在話，叔父总不过是叔父，他从心里面討厌表現得过分哀痛。他坐在一張鑲花的椅子上，头高高抬起，凝望着用灰泥鑲了金边的天青色墻壁，看得出很沉默。不管是不是因为送殯回来的緣故，总之，今天下午，他臉上那种特有的福尔賽相貌看上去非常順眼，一張长长的臉，凹臉心，下巴如果不是长了肉的緣故，就会显得特别大；整个看上去，就是下巴，然而，一点不难看。他比平时更加感到悌摩西庸碌到不可救葯，感到这两位姑母还是維多利亚中期的灵魂，簡直可怜。今天他只有一个題目要談，就是他在法律上还沒有离婚的問題；但是說不出口。然而这个問題在他的脑子里显得比任何事情都重要。这种情形只是今年春天才开始的；从那时候起，他就逐漸产生了一个新的愿望，是这个愿望慫恿着他采取行动，而他滿知道，以一个四十五岁的福尔賽来做这种事情，簡直近于荒唐。近年来，他愈来愈感覚到自己"发"了。那一年，他想到在罗宾山造房子时，他的财产已經很有可观；不幸的是他和伊琳的婚姻最后就毀在这所房子上。在这十二年孤独的岁月里，他几乎是一心放在盘財上面，此外什么事都不管，因此

财产的增加达到惊人的速度。他現在的身价足足在十万鎊以上，然而，偌大的家財却沒有一个人可以托付——这一来，他那种近似宗教式的孳孳营求就变得漫无目的了。就算他干得不怎么起勁，錢也是会賺錢的；敢說他还沒有怎么样时，就会有十五万鎊的財产。在索米斯的性格里，家庭观念、儿孙观念本来一直就很强烈；过去由于受到挫折而潜藏起来，可是現在到了这个所謂"壯年"的时期，这些思想又蠕动了。近来更由于受到一个女子的絕色吸引，嗣續观念变得更加具体，更加强烈，簡直使他一脑門子都只有这一件事了。

而且这个女子又是个法国人，不大会昏了头脑，或者接受任何非法的結合。而且，索米斯自己也不愿意考虑这种情形。他在多年被迫的独身生活中，也曾背地里試过那些下流勾当，而且事后总引起反感，因为他本来就很挑剔，而且生来是尊重法律和社会秩序的。偷偷摸摸的男女私情他决不干。在巴黎的英国大使館来个証婚，加上几个月的旅行，他就可以把安耐特带回来，和她过去的身世絕緣；說实在話，她的身世并不太出色，她不过是在自己母亲的苏荷区飯店里管帳；安耐特回来之后，以她的法国眼光和端庄的风度，在靠近买波杜倫的"栖园"坐鎮，一定使人覚得非常新穎。福尔賽交易所里那些人和他沿河一带的交游一定会傳遍他在旅行的时候碰見了一位漂亮的法国姑娘，又和她結了婚的消息。娶一个法国老婆听上去很有点浪漫气息，而且神气。不！这些他一点也不担心；可詛咒的是他現在还沒有离婚，还有就是安耐特会不会要他的問題；这件事，在他还沒有能給她提供一个明确甚至光耀的前途之前，他是不敢尝試的。

在他姑母的客厅里，他对那些照例的問候只是模模糊糊地听見：他亲爱的父亲可好？不出門嗎？当然嘍，眼前天气正要轉

凉了。索米斯可得記着告訴他，說海絲特用冬青叶治她的胁下痛很受用；每三小时敷一次，事后再用紅法兰絨貼上。他能不能尝一下她們做的蜜餞李子，只来这么一小罐——今年的李子眞鮮呀，而且吃了非常之补。哦！談到达尔第他們——索米斯可曾听說亲爱的維妮佛梨德跟蒙达古鬧得很不开心？悌摩西認为应当有人給她撑撑腰才是，据說——不过索米斯可不要完全相信——蒙达古拿了維妮佛梨德的一部分首飾送給一个烏七八糟的跳舞女人。亲爱的法尔現在剛要进大学，这件事情对孩子的影响多坏。索米斯沒有听說嗎？是啊！可是他得去看看他的妹子，馬上查点一下！依他看来，那些波尔人① 会不会眞的抵抗呢？悌摩西为这件事情很着急。公債的行情很高，他捆在公債上的錢又是那样多。依索米斯看，一有战事发生，公債会不会跌下来？索米斯点点头。可是战事很快就会結束的。要是不結束的話，悌摩西可眞糟了。索米斯的父亲这样大的年紀听見这消息当然会吃不消。可怜的罗杰这次总算幸免了，不必担惊受怕。談到这里，裘丽姑太用一块小手絹擦去一大滴正要爬上她左頰那块永恒肉球上的眼泪；裘丽姑太的臉頰已經十分蒼老了，可是她却在回想着亲爱的罗杰和他一切独出心裁的玩意儿，以至于

---

① 波尔人是十七世紀殖民非洲的荷兰人后裔，在非洲根生土长已有好多代，并建立了德兰士瓦共和国。十九世紀初，英国开始侵入南非，以武力侵占了波尔人的土地。一八九七年，德兰士瓦与橘河自由邦成立联盟。当时波尔人和外地人（波尔人这样称呼英国人）的关系日趋紧張，英国当即派遣軍队到德兰士瓦。德兰士瓦总統克魯格要求軍队撤退不遂，即联合橘河自由邦向英国宣战，即所謂波尔战爭，或南非战爭（一八八九——一九〇二）。英軍死伤甚众，但結果荷兰人在南非的殖民地完全为英国吞并。

两人做孩子时罗杰常拿針刺在她臉上的事情。海絲特姑太天生就害怕听丧气話，这时候插了进来：索米斯看，他們会不会立刻命張伯倫① 当首相呢？他会迅速奠定大局的，那个老克魯格最好能放逐到圣海倫島② 去。她始終記得当初拿破侖逝世消息傳来时的情景，索米斯的祖父听到时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当然，那时候她跟裘丽并沒有覚得怎样——我們那时候还穿长褲子③ 呢，"亲爱的。"

索米斯从她手里接过一杯茶，赶快喝掉，吃了三块悌摩西家著名的杏仁餅。他臉上微带傲慢的笑容，仅仅加重了那么一点点。的确，他的族人始終就是淺陋到这样不可救葯的地步，不管他們之間在倫敦的基业有多大。在这些剧进的日子里，这些人的淺陋比平时更显得触眼了。怎么，老尼古拉現在仍旧是个自由貿易主义者，仍旧是那个自由主义的頑固堡垒——除旧俱乐部——的一个会員，不过当然嘍，那里面的会員現在已經几几乎全部是保守党了，否則，他自己也不会加入；还有悌摩西，据說，現在还戴着帽子睡覚呢。裘丽姑太又开口了。亲爱的索米斯气色眞好，比亲爱的安姑过世时簡直一点沒有老；那时候，亲爱的乔里恩，亲爱的斯悅辛，亲爱的罗杰，他們全都团聚在一起呢。她停了一下，一滴正要爬上她右頰肉球的眼泪剛好被她截住。索米斯可曾——近来可曾听到伊琳的消息？海絲特姑太肩膀看得出聳了一下。糟糕，裘丽总是要講些滑边的話！索米斯臉上的

① 約瑟夫·張伯倫(一八三六——一九一四)，当时任英国殖民地大臣，卖勁地执行了帝国主义的扩張政策。所以海絲特姑太問到他会不会出任首相的話。

② 圣海倫島是拿破侖战败后被放逐的地方，后来就死在島上。

③ 維多利亚朝初期妇女与儿童穿的一种齐脚踝的长褲。

笑容消失了，把手里茶杯放下来。他自己的这个問題現在被人家給他提出来了，然而尽管他滿心想要細談，他可沒法搭上話。

裘丽姑太相当匆急地往下說：

“他們說亲爱的乔里恩本来把那笔一万五千鎊无条件贈給她的；后来当然是看出这样不妥，才改为只終她天年使用。”

索米斯可听說过沒有？

索米斯点点头。

“你的堂兄小乔的妻子已經故去了。他是伊琳的委托人；你当然知道嘍，是嗎？”

索米斯摇摇头。他其实知道，可是故意要显得冷淡，自从波辛尼噩耗傳来那一天起，小乔里恩和他一直就沒有見过面。①

“他現在总該是中年以上的人了，”裘丽姑太接下去說，一面出神，“我算算看，他是在你亲爱的大伯住在蒙特街时生的；比他們搬到斯丹奴普門要早好多年——是一八四七年十二月里，就在巴黎公社成立之前。② 他五十多了！可想得到！那样一个漂亮娃娃，我們全都把他当个宝；是你們一輩子的老大呢。”裘丽姑太叹口气，一綹不完全属于她自己的头发散了下来，急得海絲特姑太微微打了一个寒噤。索米斯站起来，他发現自己有种地方眞怪：这次跑来，他原以为可以在这方面談談，甚至还想談談自己沒法摆脫的处境，可是——看哪，这位出名的顛三倒四的裘丽姑太才一提起，他就畏縮了。

---

① 这句話是作为索米斯的口气說的。第一部末尾小乔里恩到索米斯那里去通知伊琳波辛尼死耗时，和索米斯頂面碰到的事实，索米斯在这里故意不提。

② 巴黎公社成立于一八七一年三月十八日，裘丽姑太却把来和一八四八年法国的二月革命混淆了。

哎呀，索米斯难道就要走了！

索米斯微带辩护意味地笑笑說：

“走了。再見。替我問候悌摩西叔叔！”他在每人的前額上淡淡地吻了一下——那些額上的皺紋象在竭力拥抱他的嘴唇，指望被吻掉似的——就丢下她們走了。两位姑太兴孜孜地望着他的后影——亲爱的索米斯，今天眞难为他跑来，剛巧碰到她們的心情是这样的——

索米斯一面心里感到有点不过意，一面走下楼梯——这里樟脑和波得酒的味道总是那样好聞——又走下那所終年不透风的房子的石阶。可怜的老东西——他并不是故意要使她們难受啊！到了街上，他立刻忘掉她們，脑子里又充滿了安耐特的美貌，一面盘算自己可恨的处境。当初那个混蛋的波辛尼被車子撞死时，为什么不把事情彻底解决，办好离婚手續呢？那时候証据要多少有多少！① 这样想着，他轉弯向他妹妹維妮佛梨德·达尔第在美菲尔区格林街的寓所走去。

---

① 根据英国的法律，离婚的理由是(一)通奸，(二)遺弃，(三)虐待，(四)精神失常；双方意見不合或分居多年都不能成为离婚理由。索米斯要提出和伊琳离婚，只能援引第一条，但是她在十二年前和波辛尼的爱情事件已經事过境迁，法院不会受理了。

第 二 章

一个名流的下台

蒙达古·达尔第在这所房子里至少住了有二十年；以他这样一个受命运播弄的名流，如果不是他岳父把房租、捐税、修理费等一古脑儿包下来，恐怕早就要現底了。用这样簡单而籠統的方法，詹姆士·福尔賽总算使自己女儿和几个外孙过点安稳日子。說到底，以达尔第这样一个横冲直撞的賭徒，能有一个容身之处，那好处是数不尽的。这一年来，他几乎是异乎寻常地安份，一直到最近几天都是如此。原来乔治·福尔賽也是个跑馬迷，迷得簡直不可开交，老罗杰为这件事弄得很不开心，現在总算得到安息了。前些时乔治和达尔第合伙养了一头牝駒；它的母亲是殉道者，① 父亲是火衫儿，火衫儿的母亲是背带儿，他們給它起名叫袖鈕儿；虽說是系出名門，这匹三岁的栗色駒却因种种原因从沒有显过身手。达尔第既然在这匹大有可为的动物身上有一半主权，他就和无数其他的人一样，所有的理想，原来不知道躲在哪里的，一时都露了头角，而且几个月来都使他不声不响地滿怀着热望。奇怪的是，一个人生活里有点好事情可以指望时，平日也不会吃得那样醉醺醺的了。而且达尔第手里的这匹馬的确是件好貨色——秋季讓点賽的机会是三对一，外面公开的

估价是二十五对一。旧式的天堂哪里敌得上这个，所以他連衬衫都捆在火衫儿的女儿身上了。可是究竟能够比他的衬衫多出多少，那就全要看这个背带儿的孙女了。四十五岁是一个浪蕩时期，福尔賽家人熬不了，甚至达尔第家人也熬不了，不过也許和其他时期比起来并不那么显著罢了；所以，达尔第近来对一个跳舞女子忽然鍾情起来。按說也是眞情眞意，可是沒有錢，光是那么热，这种爱情很可能到头来和她的舞裙一样飄忽；而且达尔第一直就沒有錢，平时仅靠从維妮佛梨德手里討一点或者借一点在那里苦捱；維妮佛梨德又是个坚强女子，养活他全为了他是孩子的父亲，和一点可以留恋的旧情——那些在青年时期吸引她的华杜尔街面孔② 現在已經在消失了。她，以及其他可以借点錢給他的人，和他在打牌跑馬上輸掉的(奇怪的是，有些人輸錢也能作为一种借口)，就是他的全部生活来源；因为詹姆士現在年紀太大了，煩不了神，索米斯总是严詞拒絕，这两个人都沒法找。所以說好多月来，达尔第都是靠空想过日子，并不是过甚其辞。他对于錢本身从来就不感覚兴趣；象福尔賽家人那种盘錢的习慣，他一向就看不起，不过却安心利用他們这个弱点。他喜欢錢的是錢能够买到的东西——就是个人的受用。

“一个眞正爱好运动的人决不爱錢，”他总說，一面向乔治借了二十五鎊，滿知道五百鎊休想启口。蒙达古·达尔第有种地方非常可爱。照乔治·福尔賽說来，是头块牌子。

讓点賽那天早晨天气晴朗，正是九月的最后一天。达尔第

---

① 殉道者，火衫儿，背带儿都是名馬的名字，欧洲人养馬最着重追溯馬的世系。

② 倫敦的一条以卖旧家具和假古董出名的街道，經营的多数是意大利人，这里就借用来形容达尔第的面貌，有华而不实的意味。

头一天夜里就赶到紐馬开，穿了一身整洁的格子呢衣服，走上一个土堆子，看他的半只牝駒最后一次溜腿。如果它跑赢了，他就可以稳拿三千鎊——总算勉强；这許多星期来，他們伺候着它参加这次比賽，他也滿怀希望地克制着自己，耐着性子，还不是为了这个？可是他沒有能够加碼。現在它已經升到八对一了，要不要趁此割掉呢？云雀儿高高在他头上唱着，高原上青草发出清香，那匹漂亮的牝駒在他面前馳过，昂着头，渾身亮得象一匹緞子；这时候，他一心就在盘算着这件事情。反正輸了也不要他付錢，現在割掉会使他的賺头减掉一半——一千五百鎊哪里买得到一个跳舞女人死心塌地跟你。更加强烈的是达尔第家人的血液里都渴想豪賭一下。所以他轉身向乔治說："它是匹好馬。跑起来准沒有回手。我要干到底。"乔治早已把馬票全部割掉，另外还押上一点，所以不管胜負如何，他总是胜算在握。听到达尔第这几句話，他的魁梧身材低下来把达尔第看看，咧开大嘴笑了，一面說："呵呵，好汉子！"原来乔治付学費时期早已过去了；他很遭过些风險，全亏老罗杰的錢使他安然渡过，而那些錢又是听了老罗杰不少言語才得来的；現在他的福尔賽性格已經开始取他的馬主人地位而代之了。

人們的一生中往往碰到許多幻灭的时刻，連敏感的作者都有些怕提。毋庸說，这件好事情垮了。袖鈕儿連个末奖都沒有跑上。达尔第連衬衫都輸掉了。

在这些事情和索米斯向格林街走来的一段时間里面，怎么会不出事情！

象蒙达古·达尔第这样性格的人，几个月来抱着宗教一样的虔誠克制着自己，最后仍旧得不到酬报时，他并不詛咒上帝而去死掉，他一面詛咒上帝一面照旧活着，并且鬧得一家人很不

开心。

維妮佛梨德虽則时髦得过分一点，却是个坚强女子。她受了他整整二十一年的折磨，可是从来不相信他会做出現在做的这种事情来。她和許多做妻子的人一样，認为自己已經尝足他的滋味，可是她并沒有看出四十五岁的他——在这种年紀，他和許多男人一样，都有那种“此时不做，更待何时”的心理。十月二日那一天，維妮佛梨德查点了一下自己的首飾盒，不由得吓了一大跳；她的一件最出色的珠項圈不見了。这串珠項圈是一八八五年維妮佛梨德生下小班尼狄特时蒙达古买給她的；而且是一八八七年春天詹姆士为了怕把事情声張出去，逼着付的錢。当时維妮佛梨德立刻找达尔第想办法。达尔第嗤了两声，說項圈总会找到的。維妮佛梨德后来发急了，厉声說：“好吧，蒙第，那么我就亲自上苏格兰場① 去！”达尔第这才答应去追。可惜的是，这种迅疾的措施要能收效，少不了要有稳謀深算，然而偏偏受到貪杯的影响，把事情耽擱下来。那天晚上，达尔第回到家里时，什么心事都抛在九霄云外，呱呱講个不停。在平常日子，維妮佛梨德只要把自己房門鎖上，讓他睡过一夜就行了，可是今天因为放心不下項圈的下落，弄得只好守着他。达尔第从口袋里取出一枝小手枪，举到餐桌上，直接告訴她說，她的死活他全不管，可不要她再嚕苏；他自己是活得膩味透了，維妮佛梨德抵着餐桌的另一面，回答說：

“不要神头鬼臉的，蒙第。你去过苏格兰場沒有？”

达尔第拿手枪抵着自己胸口，連扳了几下。手枪沒有上子彈。他罵了一声，丢下手枪，說：“看在孩子的面上吧，”就倒在一

---

① 倫敦警察局所在地。

張椅子上。維妮佛梨德先拾起手枪，然后給他一点苏打水搀白兰地喝。这杯酒非常神效。他这一生受尽了折磨；維妮佛梨德从不"老解"他。項圈是他給她的，除了他，还有哪个有資格拿？把了那个西班牙小雌儿了。維妮佛梨德要是反对的話，他就割——她的——脖子。这算做什么？(这句出名的"割脖子"說不定就是这样第一次用出来的，便是些最古典的語言也往往这样来源不明。)

維妮佛梨德，早在一个严格学校里学会了自我約束，这时抬起头来，向他說："西班牙小雌儿！你是指我們那次在龐地梦尼姆巴蕾舞团看見的那个跳舞女孩子嗎？那么，你是个賊，同时是个混蛋！"这句話对于一顆創痛已深的心太吃不消了；达尔第从椅子上跳起来，一把抓着妻子的胳臂，想到自己儿时的得意杰作，就把胳臂扭了起来。維妮佛梨德含着眼泪，忍着痛，可是一声不哼。她等待达尔第有这么一下松勁时，把胳臂掙脫；接着和他隔着餐桌，咬牙切齿地說："蒙第，你是个'癟三'。"(毫无疑問，这两个字就是这样用起来的，——英語就是在这种紧張状态下形成的。)她丢下胡須上滿是吐沫的达尔第，上了樓，鎖上房門，拿热水洗了胳臂，一夜都沒有合眼，总在盘算自己的珠項圈戴在另一个人的脖子上，盘算自己的丈夫送了項圈可能受到的优待。

名流醒来时覚得自己已經名誉扫地，同时迷迷糊糊記得被人罵做"癟三"。晨曦中他在自己睡覚的圈椅上坐了半小时——可能是他有生以来度过的最不快乐的半小时，因为便在一个达尔第的眼中，一件事情的收尾总是有点悲伤的。而且他自己明白已經到了收尾了。餐室里挂的窗帘是維妮佛梨德从臬根斯买飞斯公司买来的，詹姆士付的錢；从此以后，他再不会在这間餐室里睡覚，再不会看見晨光从这些窗帘里透进来了。他再不会在

被窩里打个滾起来，洗一个热水澡，再在这張玫瑰木餐桌上吃芥末炒腰子了。他从燕尾服口袋里把皮夹子掏出来。四百鎊錢，全是五鎊和十鎊的票子——这是他半只袖鈕儿卖剩的一点錢，昨天当場和乔治·福尔賽成交的；乔治因为在这次賽馬获胜，并不象他現在这样突然对这匹馬厌恶起来。后天，那个巴蕾舞团就要上布宜諾斯艾利斯去了，他也要去。这串珠子的全部价值还沒有收回来；一頓酒席还只是开了一个头。

他悄悄上了楼；也不敢洗澡或者刮胡子（而且水也是冷的），只是換了衣服，偷偷地把自己能够收拾的东西收拾起来。这双多油光刷亮的靴子眞舍不得丢下，可是有些东西只好牺牲掉。收拾停当后，他一手提了一只提箱，向楼梯口走去。屋子里很靜——他的四个儿女就是在这所屋子里生的。站在他妻子臥室外面这短短片刻內，他的心理很古怪——这个女子过去他也許沒有爱过，可是总欣賞过，而現在却罵他是"癟三"。他用这句話使自己狠一狠心，躡着脚走了过去；可是第二道門却不大容易过得去。这是他两个女儿的房間。毛第进学校去了，可是伊摩根准在房內睡着；达尔第一双清晨的眼睛湿了。伊摩根深色头发，棕色的媚眼，在四个孩子中最最象他。剛才成年，一个美人儿！他把两只手提箱放下来。这样正式放弃做父亲的資格使他很不好受。晨光落在他的臉上，照出他的眞情激动。打动他的絕不是什么虛伪的忏悔，而是眞正的慈爱和一种黯然"永别"的滋味。他舐一下嘴唇；有这么一会儿完全拿不出主意来，格子呢褲子里的两条腿就象麻木了一样。眞吃不消——这样逼得要离开自己的家！"他——的！"他咕噜着，"沒想到会是这种情形。"楼上傳来的声响警告他女佣們已經开始起身了。他抓起两只提箱，躡着脚下了楼。他覚得頰上湿了，这种感覚使他很安慰，就象是証明

他的牺牲是眞实似的。他在楼下房間里停留了一会，把自己所有的雪茄、一些文件、一頂折帽、一只銀烟盒、一本《罗夫賽馬指南》① 全部装好。然后給自己搀了一杯濃濃的威士忌苏打，点起一支香烟，站在两个女孩子的照片面前躊躇起来。照片装在銀框子里，是維妮佛梨德的东西。“沒有关系，”他想：“她可以再拍一張，我可不能了！”他把照片塞在皮箱里。接着，他戴上帽子，穿上大衣，另外又拿了两件东西，雨伞和他那根最好的棕櫚手杖，就去开前門。他把前門輕輕带上，到了屋子外面，有生以来从沒有携带过这么重的东西；他繞过街角去等待清早过路的馬車……

蒙达古·达尔第就这样在四十五岁时从他叫做自己的房子里消失了……

維妮佛梨德下楼时，发覚他不在屋子里，她的第一个反应是一种无名的憤怒；她一夜沒有閉眼睛，自己安心准备好的那些責备話就这样輕輕被他滑掉了。他是上紐馬开，或者白馬登去了，敢說带上了那个女人。下流！当着伊摩根和女佣，她只好一声不响；她也知道沒法告訴詹姆士，他决計受不了这种刺激；当天下午她忍不住跑到悌摩西家里，把失掉項圈的事一五一十告訴了裘丽姑太和海絲特姑太，并且要她們严守秘密。直到第二天早上，她才发覚照片不見了。这是什么意思？她把自己丈夫剩下来的东西仔細查点一下，这才使她恍悟他是一去不返了。当这个結論变得愈来愈有力时，她一点不动地站在他的更衣室的中間，所有的抽屜都抽开了，竭力在揣摹自己的心情。这很不容易！虽則他是个“癟三”，可仍旧是她的財产，不管她怎么想，总沒法

① 一种賽馬年鉴，一八四二年罗夫創刊。

不感到自己的損失。四十二岁就守活寡；带着四个孩子；引得人人注目，成为怜憫的对象！被一个西班牙女人勾走了！过去她認为早已死去的那些往事和旧情，全都涌上心来，又痛苦，又怨恨，又纏綿。她机械地把一个一个抽屜关上，上了床，躺在床上，脸埋在枕头里。她并沒有哭。哭有什么用处？当她下床到楼下吃午飯时，她覚得好象只有一件事情能够安慰自己，那就是把法尔找回来。法尔是她的大孩子，下月就要拿詹姆士的錢去上牛津大学；这时候正在小汉普登跟他的"教練"准备初次考試最后一次試跑，这是法尔学他父亲的口气說的。她命人打一个电报給他。

"我得查点一下他的衣服，"她向伊摩根說；"不能讓他随随便便就上牛津去。那些男孩子非常挑剔。"

"法尔的衣服多着呢，"伊摩根回答。

"我知道；可是需要收拾一下。我希望他会回来。"

"他会飞一样地回来，媽。可是他可能要錯过考試呢。"

"沒有办法，"維妮佛梨德說。"我要他。"

伊摩根天眞而机警地把母亲脸色看一下，就不响了。当然是父亲的事情！六点鐘，法尔飞一般地回来了。

你想象一个半頑童、半福尔賽的混合品，这个人就是小蒲柏里斯·法尔利斯·达尔第。一个小伙子取了这样的名字，还能够变成别的样子嗎？他生下来时，維妮佛梨德正在得意之秋，凡事都要出人头地；她打定主意要使自己孩子的名字取得与众不同（总算好——她現在覚得——她差一点給伊摩根取名叫第絲比）。①

① 彼拉摩斯与第絲比为古巴比倫傳說中的一对情人。两人从墻隙通情，并擇定在尼諾坟幽会。第絲比先到，見一母獅吞噬一牛，弃衣而遁。彼拉摩斯后至，見第絲比衣染牛血，以为情人已死，遂自杀。第絲比复返，見彼拉摩斯已死，亦自杀殉情。莎士比亚《仲夏夜之梦》中有此戏。

可是法尔的这个名字还要怪乔治·福尔賽那个老捉狹鬼。那天达尔第和他碰巧在一起吃晚飯——就在他的儿子和接代人生下来一星期之后——他和乔治談起維妮佛梨德的这个心愿。

"叫他伽图好了，"乔治說，"多么俏皮！"原来他賽馬剛贏得十鎊錢，那匹馬就叫伽图。

"伽图！"达尔第当时回答——两个人的酒都有点"上劲"了，当时就有这种說法——"不象是一个基督徒的名字。"

"你来！"乔治把那个穿短褲的侍役叫来。"把图書室里的《大英百科全書》拿来，C字的一本。"

侍役把百科全書取来。

"你看！"乔治說，用手里的雪茄指指："伽图——蒲柏里斯·法勒里，① 維吉尔与丽第亚所生。② 这不是你要的嗎？蒲柏里斯·法勒里总够得上一个基督徒了吧？"

达尔第回到家里，把乔治的話告訴了維妮佛梨德。她听了很中意。"趣"得很。蒲柏里斯·法勒里就这样做了孩子的名字，虽則后来发覚他們选中的却是那个无名的伽图。③ 可是到了一八九〇年，小蒲柏里斯快长到十岁时，"趣"已經不时髦，反而講究庄重了。維妮佛梨德这时才开始惶惑起来。小蒲柏里斯亲身的經驗也証明了这一点；进学校才进了一个学期，回来就抱怨日子过不下去了——同学都赶他叫"宝貝"。維妮佛梨德眞是一个

---

① 罗馬詩人兼文法家，生于公元前一世紀。

② 乔治在这里用賽馬者口吻和达尔第开玩笑；英国人养馬最重馬的世系，賽馬时必須交代清楚。乔治信手从百科全書中給伽图拈来一对父母，其实丽第亚是伽图写的一首詩，这首詩曾經被人誤認为是維吉尔写的。

③ 罗馬史上两个有名的伽图，一是檢查官伽图（公元前二三四——一四九），政治家兼作家；二为小伽图，即前者之曾孙，为哲学家兼政治家。

有决断的女人；立刻換了一个学校，并且把他的名字改做法尔，那个蒲柏里斯不但不叫，連縮写也不写了。

十九岁的时候，他是一个活潑的青年，臉上长些雀斑，闊嘴，淡眼珠，睫毛又烏又长，笑起来相当討人喜欢，对于不应当知道的事情相当熟悉，对于应当做的事情却毫无經驗。在学校里，象他这样差一点儿被开除掉的男孩子可以說絕无仅有——这个騙人的坏蛋。他吻一下母亲，撑一下伊摩根的嘴巴，就三层一跨上了楼，又四层一跨下了楼，穿好吃晚飯的礼服。他很抱歉，可是他的"教練"也上来了，邀他上牛津-劍桥俱乐部去吃晚飯；不去是不好的，老头儿会生气。維妮佛梨德一面不开心，一面替他得意，答应了他。她原要他待在家里，可是他的补习先生这样喜欢他，倒也使人听了高兴。他出去时向伊摩根挤挤眼睛，同时說：

"哦，媽，能不能給我留两只千鳥蛋回来吃？——厨子那里还有呢。当宵夜太好了。哦，想起来了——你有錢沒有？——我逼得向老斯諾貝借了五鎊錢。"

維妮佛梨德带着溺爱的精明神气，回答說：

"亲爱的，你在錢上眞是闊气。可是不管怎样，你今天晚上总不能还他；你是他的客人呢。"他穿着白背心多漂亮，身材修长，睫毛是那样烏又那样濃！

"哦，可是你知道，我們也許要去看戏呢；戏票我覚得总应当由我来买；他手里一直不寬裕，你知道。"

維妮佛梨德掏出五鎊錢，一面說：

"那么，你还是把五鎊錢还他吧，不过戏票你不要再会东了。"

法尔把五鎊錢塞在口袋里。

"我还他錢，就沒法会东了，"他說。"再見，媽！"

他昂头走出来，兴孜孜歪戴着帽子，就象一只放到林地里来的年輕猎狗，嗅着毕卡第里大街的空气。眞是开心的事！在那个发霉的狗地方登了那么久。

他找到"补习先生"，原来并不在牛津-剑桥俱乐部，而是在山羊俱乐部。这个"补习先生"只比他大一岁，是一个漂亮青年，美丽的褐色眼睛，光滑的黑头发，小嘴，椭圓臉，懶洋洋的神气，渾身上下穿得无懈可击，相当的冷靜，这种青年往往不費吹灰之力就能在他的同伴中間显得高人一等。一年前他和法尔一样，差一点被学校开除出去，这一年他进了牛津，因此在法尔眼中簡直近似天神了。他的名字叫克倫姆，在打发銀錢上更沒有人比他打发得更快的了。这好象是他生活的唯一目的——把小法尔看得眼花撩乱，因为他的一半福尔賽性格有时候也会站在一旁观看，弄不清这些錢究竟为什么花的。

法尔和克倫姆一起靜靜地吃晚飯，吃得又神气又考究；两人抽着雪茄出了俱乐部，各人口袋里只放一瓶酒，就上自由剧場去看戏，坐在前排。法尔怀着鬼胎，覚得象克倫姆这样閑靜的公子哥儿派头，自己是永远赶不上的，所以連滑稽歌曲的声音和美丽的大腿有时候都变得模糊，甚至于听不見、看不見了。他的理想被激发起来；碰到这种情形，一个人决不会十分自在的。肯定說，他自己的嘴太大了，背心的式样也不頂好，褲子上沒有辮子花边，淡紫色手套的背面也沒用黑綫縫上两道細綫。而且，他笑得太厉害了——克倫姆从不笑出声来，只是微笑，同时两道修整而烏黑的眉毛稍許抬一点起来，剛好在他下垂的眼皮中間形成一道鋒棱。的确！他永远赶不上克倫姆。不过反正戏倒是出色的，辛茜雅·达克簡直叫人笑痛肚皮。在換幕中間，克倫姆搬出辛茜雅私生活的事情吊他的口味，而且最使法尔駭异的是他还有法

子到后台去。法尔恨不得說:“你带我去呢!”可是自慚形秽不敢开口;这一来,那最后的一两幕戏看得很不开心。出了戏园,克倫姆說:“我們再上龐地梦尼姆去看看,离散戏还有半小时呢。”两人坐上馬車走了一百碼下車,买了两張七先令六辨士的座位,为的只打算站一会儿,就走进站池。① 克倫姆就在这种小事情上显得落落大方,叫人羡慕;他花錢全不在乎。巴蕾舞正演着最后一晚的最后一幕,当时站池里挤得走都不好走。三排男人和女人全挤在那道栏杆前面。舞台上旋轉得叫人眼花,灯光半明半暗,烟草味和女人身上的香味混杂在一起,一切在站池里常見的男女混杂的奇特情調,开始把法尔从他的理想里釋放出来。他艳羡地望一望一个年輕女子的臉,看出她并不年輕,又赶快看开去。辛茜雅·达克的阴魂啊! 年輕女子的胳臂不自覚地碰了他一下;一股麝香和木犀的香味,法尔用眼角瞄了一下。也許她毕竟是年輕的。她的脚踩到他了,向他道歉。他說:

“沒有关系;巴蕾舞很好,可不是?”

“哼,我看得厌气了;你厌气不厌气?”

小法尔笑了——一張大嘴笑得相当惹疼;除此以外,并沒有其他表示——他还不大相信,他的一半福尔賽性格坚持要更加有把握些。舞台上的巴蕾舞象万花筒一样旋轉着,雪白的、淺紅的、翠綠的、淡紫的,突然間凝聚成一座五色繽紛的金字塔。掌声爆发出来,戏完了! 深紫色的帘幕把金字塔隔开。栏杆前面的半圈男人和女人散了,年輕女子的胳臂和他的胳臂紧抵着。离他們不远,好象有人在鬧事,全都圍着一个襟上插粉紅石竹花的男子;法尔偷眼瞧一下那个年輕女子,女子正望着前面的那群

---

① 在楼下厅座后面,男女混杂,所以合克倫姆的口胃。

人，人群里挤出三个人来，挽着胳臂走着，都有点立足不定。当中一个人插了一枝粉紅石竹花，穿一件白背心，留了一撮深褐色上髭；这个人走路时有点晃。克倫姆的声音說得又慢又平，“你看那个‘流氓’，他醉了！”法尔掉头望去。那个“流氓”已經把胳臂抽出来，笔直地指着他們。克倫姆的声音越发冷靜了，他說：

“他好象認識你呢！”“流氓”說話了：

“喂！”他說。“你們大家来看！这就是我的混蛋儿子！”

法尔看出了。原来是他的父亲！他眞可以一头鉆进大紅地毯里去。倒不是因为在这里撞見他父亲，也不是因为自己的父亲吃醉了；而是克倫姆的那句“流氓”，就象上天的启示一样，使他当时看出来这是眞情。象他父亲那样一張漂亮的黃黃的臉，插一枝粉紅石竹花，大搖大擺走着，的确象个“流氓”。他一句話不說，低下头躲在年輕女子后面，就溜出站池；耳朵里听見后面喊法尔！他順着鋪了厚厚地毯的台阶跑下去，穿过几个彈压的人就到了方場上面。

覚得自己的父亲丢人，也許是一个年輕人所能經历到的最伤心的事情了。在法尔的心里，当他匆匆溜走时，好象自己的錦綉前程还沒有开头就已經完結了似的。他現在怎么能上牛津去跟那班人——跟克倫姆的那些漂亮朋友混呢？因为这些人都会知道他父亲是个“流氓”！忽然間，他恨起克倫姆来。克倫姆是他媽的什么东西，敢說出这种話来？这时候，如果克倫姆在他身边，他准会把他打倒在人行道上。他的亲生父亲——亲父亲呵！他的喉嚨里堵塞起来，两只手深深插在大衣口袋里。他媽的克倫姆！他忽发奇想，打算赶回去找自己父亲，挽着他的胳臂，跟他走在一起，就走在克倫姆的前面；可是这念头立刻就打消掉，他仍旧沿着毕卡第里大街走去。一个年輕女子擋着他的去路。

"不要这么发火呀，心肝！"他吓了一跳，躲过女子，忽然間变得冷静下来。只要克倫姆吐出半句話来，他就給他的头死錘一頓，事情不是完了嗎？他又走了一百碼光景，覚得这个打算很不坏，接着又整个儿不安起来。并不是这样簡单！他記得在学校时，有些不大体面的家长下来看孩子，后来的嘲笑簡直永远鬧不完。这种耻辱是沒法磨去的。为什么她母亲要嫁他的父亲呢，既然他是个"流氓"？太岂有此理了——給人一个"流氓"的父亲，簡直跟自己过不去。頂糟糕的是，这两个字才从克倫姆嘴里說出来之后，他就明白自己在潜意識里老早就認为自己父亲并不是什么上流人了。这是他碰上的最最殘酷的事情——对于任何人都是最最殘酷的事情！他一生中从来沒有感到这样灰心丧气过，就这样到了格林街，用一把偷来的鑰匙开門进去。餐室里，两只千鳥蛋已經摆好，看上去很好吃，还放了几片面包和牛油，酒壺里留了有一点威士忌——不多不少，这是維妮佛梨德的主意，为了使他覚得自己象个大人。他看了看这些东西，非常倒胃口，就上了楼。

維妮佛梨德听見他經过自己房門口，心里想："乖乖回来了。謝天謝地！他要是学他父亲的样子，我可不知道怎么办是好！可是他不会——他象我。亲爱的法尔！"

第 三 章

索米斯打算解决

維妮佛梨德的小客厅是路易十五时期的陈設，有一个小小的凉台，夏天永远挂些綉球花，現在則是放了几盆天香百合；索米斯走进妹子的客厅时，他感到的并不是人事无常，而是人事不变。二十一年前，維妮佛梨德和达尔第新結婚，他第一次上門时，客厅的布置就是这样子。家具当时是他亲手挑选的，而且挑得非常齐全，因此尽管随后又添置了些，却沒有能改变这間屋子的情調。他給自己妹妹安排得的确非常妥貼，而且她也需要有这样的照应。老实說，跟达尔第混了这么多年，始終还保持这样排場，在她可煞費苦心呢。他自己从一开头就覚察达尔第这个人不对头，可是他表面上那一套花言巧語和籠絡手段，以及那張漂亮面孔，把維妮佛梨德、她母亲，甚至于詹姆士都搞昏了，連一点生前贈与都不要就讓那个家伙娶了自己的女儿——做得糟糕透了。

他先看見家具，后看見妹子；維妮佛梨德这时正靠着那張布尔式的書桌① 坐着，手里拿了一封信；她起身向他走来。她跟他一样高，大顴骨，衣服很講究，臉上神情使他看了惻然。她把手里的信团掉，可是又改变了主意，把信递了給他。他是她的哥哥，

也是她的律师啊！

索米斯在伊昔姆俱乐部的信紙上讀到下面这些話：

你再沒有机会在我家里向我进行侮辱了。我明天就离开英国。你的本领要完了。我被你也侮辱得够了。都是你自作自受，任何一个有自尊心的人都忍受不了。从此我决不再要你一文。再見。两个女孩子的照片我拿去了。替我吻她們。你家里人不管說什么話我都不在乎。这全是他們造成的。我要开始一个新生活了。

蒙·达。

这封信是酒醉飯飽后写的，信上面有一滴泪漬，还沒有完全干。他望望維妮佛梨德——摆明这泪漬是她的；他才要說"走掉好！"又止住自己；接着想到維妮佛梨德收到这封信的处境，正和自己的处境一式一样——同是福尔賽，同是沒有离婚，所不同的是一个剛开始，一个正在竭力想摆脫罢了。

維妮佛梨德已經背过身去，正拿一只小金头瓶子用勁在嗅。索米斯心里引起一陣迟鈍的怜憫，同时还隐隐夾有一点伤心。他本来是想跟她談談自己的处境，想获得一点同情，可是她却和他的处境一样，当然也希望跟他談談，想获得同情。总是这样！好象从沒有人想到他自己也有苦处、也有打算似的。——他把那封带有泪漬的信折好，說：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維妮佛梨德把失去珠串的經过平心靜气重說一遍。

---

① 一种嵌銅和玳瑁的書桌。

"你看他是眞的走了嗎，索米斯？你可以看出这封信是吃醉酒写的。"

索米斯碰到自己有某种希冀时，总要假装認为事情不大会成功，借此和緩上蒼，所以回答說：

"我看不会。我到他的俱乐部里可以打听出来。"

"乔治如果在那儿，"維妮佛梨德說，"或許他会知道。"

"乔治嗎？"索米斯說；"他父亲今天出殯我还看見他的。"

"那么他一定上俱乐部了。"

索米斯看見妹妹看事这样清楚，暗暗喝采，带着怨气說："好吧，我去轉轉。你在公园巷提起过沒有？"

"我告訴了愛米丽，"維妮佛梨德回答，她称呼自己母亲时仍旧保留那种"趣"味儿。"爹听了一定会暈倒。"

的确，現在一切不順心的事情都小心瞞着詹姆士，不告訴他了。索米斯把家具又环視一下，象是衡量一下他妹妹的眞实境遇似的，就出門向毕卡第里大街走去。夜色已經降临——十月暮靄里微带一絲寒意。他走得很快，一副悶悶不乐、心思集中的神气。他一定要赶快对付掉这件事，因为他要上苏荷区吃晚飯。穿堂里的侍役告訴他达尔第先生今天沒有来过；他听了把那个可靠家伙看看，决定只問乔治·福尔賽先生在不在俱乐部里。他在。这位堂弟平时总喜欢拿他寻开心，所以索米斯一直对他有点側目而視，今天跟在侍役后面心里倒相当舒坦，因为乔治新近才死了父亲。他一定到手有三万鎊，那些为了逃避遺产稅被罗杰生前过在他名下的还不算在內。他看見乔治坐在一扇拱窗前面，瞠眼望着，面前放的一盆甜餅才吃掉一半。魁梧的身材穿了一身黑，迎着光簡直显得怕人，不过仍旧保持跑馬迷的那种超凡的整洁。一張多肉的臉微微带笑說：

"你好，索米斯！ 来一块甜餅。"

"不吃，謝謝，"索米斯咕了一句；他一面抹着帽子，想到应当說几句得体而同情的話，又接上一句：

"五嬸好嗎？"

"多謝，" 乔治說；"就这样。好多日子不看見你了。你从来不跑馬。城里生意怎么样？"

索米斯覚察出有点調侃的味儿来了，赶快把話打断，回答說：

"我想問問你达尔第的情形。听說他——"

"跑了，跟漂亮的罗拉① 溜往布宜諾斯艾利斯去了。对于維妮佛梨德和几个孩子倒好。眞是个活宝。"

索米斯点头。这两个堂弟兄虽則天生合不来，在对达尔第的看法上却是一致。

"詹姆士伯伯現在可以睡得着覚了，" 乔治又說；"我想他累你也累够了。"

索米斯微笑。

"啊！ 你还不清楚他呢。" 乔治亲切地說："他是个十足的流氓。小法尔要稍微管束管束才是。我一直都替維妮佛梨德抱屈。她是个硬掙女人。"

索米斯又点头。"我得回到她那里去，" 他說；"她只想把事情弄弄清楚。我們也許要打官司，这里沒有搞錯吧，我想？"

① 借用以指舞女；罗拉·蒙太兹(一八一八——一八六一)，原名吉尔勃特，母为西班牙人。二十岁时与人私奔，五年后离异，以舞女身份出演于英国皇家剧院和欧洲各大城市。一八四六年巴維利亚国王路易一世封她为郎得菲尔公爵夫人；封后一年中在政治上贊助自由主义，反对耶穌会派；一八四八革命后流亡以死。

"完全保險，"乔治說——很多这样的怪話都被人家当做别方面来的，其实是他发明的。"昨晚上他醉得就象个大亨，可是今天早上仍旧安然走了。他坐的船叫杜斯卡罗拉；"掏出一張名片来，他嘲笑地讀道：

"'蒙达古·达尔第先生，布宜諾斯艾利斯邮局留交，'我是你的話，一定赶快打官司。昨晚上簡直把我嘔死了。"

"是啊，"索米斯說；"可是并不总是那样便当。"随即他从乔治的眼色里看出这句話提醒他想到自己的事情，就站起来，伸出手。乔治也站起来。

"替我問候維妮佛梨德。你要問我的話，我就劝你立刻替她直截了当'押上离婚'。"①

索米斯走到門口，又回头斜視了一眼。乔治又坐下来，瞠着一双眼睛望；穿了一身黑孝服，那样子又偉岸又寂寞。索米斯从沒有見他这样神色沮丧过。"我想他多少总感到一点难受，"他肚里說。"他們每一个人总拿到五万鎊光景，什么都包括在里面。那些房地产最好大家放在一起，不要分掉。如果有战事的話，房产就要跌。不过，罗杰叔叔眼光很不錯呢。"街上天快黑了，安耐特一張臉却在他面前亮了起来：褐色头发、藍眼睛、褐色睫毛，尽管倫敦的天气这样坏，嘴唇和香腮仍旧紅潤潤的，还有那种法国女人的身腰。"一定要解决！"他肚子里說。回到維妮佛梨德的房子門口时，他碰見法尔，两人一同进去。索米斯忽然起了一个念头。他的堂兄乔里恩是伊琳的委托人，第一步該是到罗宾山去看他。罗宾山！这三个字引起的感受多么特别——眞正特别。罗宾山——那所波辛尼替他和伊琳造的房子——那所

① 乔治說話总脫离不了賽馬术語。

他們从来沒有住进去过的房子——那所不祥的房子！現在乔里恩住在里面了！哼！忽然他想起来：人家說他有个孩子在牛津上学！何不把小法尔带下去給他們介紹一下！作为借口！不至于显得太突兀——好得多！主意想定，就在上楼时向法尔說：

“你有个表哥在牛津；你跟他从来沒有見过。我想明天带你到他住的地方去給你介紹介紹。你可以有个照应。”

法尔虽則答应，可是对这个建議，同样并不太起勁。索米斯赶快和他敲定。

“我午飯后来接你。他住在乡下——不太远；你去了一定覚得很有意思。”

在客厅門口时，他好容易才想起目前所要考虑的是維妮佛梨德的問題，而不是他自己的問題。

維妮佛梨德仍旧坐在那張布尔式書桌面前。

“是眞的，”他說；“他上布宜諾斯艾利斯去了，今天早上动的身——我們最好在他登陆之前就把他看着。我立刻去打电报。不这样，以后也許要花上很大一笔錢呢。这些事情做得越快越好。我一直懊恼当初沒有——”他停下来，从側面望望沉默的維妮佛梨德。“还有，”他又說下去，“你能証明有虐待嗎？”

維妮佛梨德不起勁的声音說：

“我也不知道。什么叫虐待？”

“噢，他打过你沒有，或者其他什么？”

維妮佛梨德摇摇头，下巴变得坚强起来。

“他扭过我的胳臂。还有用手枪指着算不算？还有醉得連衣服自己都不会脫，还有——不行，我不能把孩子也牵涉进来。”

“不要，”索米斯說；“不要。我不懂！当然，有一种法律上的分居——这是可以做到的。可是分居！哼！”

"分居是什么意思?"維妮佛梨德沮丧地問。

"就是他不能碰你,你也不能碰他;你們两个人又算是結婚,又不算結婚。"他又哼了一声。事实上,这就是使他自己可恨的处境在法律上合理化! 不行,他不能把她也拖进去!

"一定要离婚,"他决然說;"沒有虐待行为,还可以控告他遺弃。現在有办法把两年的期限縮短了。我們可以向法院請求恢复夫妇关系。那样时,如果他不服从的話,六个月后,我們就可以提出离婚。当然,你是不想他回来的。可是法院的人不会知道。不过他仍旧有回来的可能,不妥的地方就在这里。我宁可告他虐待。"

維妮佛梨德摇摇头。"太难看相了。"

"那么," 索米斯咕噜說,"也許要他回来也沒有什么不妥的地方,只要他迷在那上面,而且手边有錢,他是决不会回来的。你跟任何人都不要提起,他欠的債你也不要还。"

維妮佛梨德叹口气。尽管她吃过达尔第那么多苦头,她从心里还是不舍得他。現在叫她不要再替他还債,越发使她深深感覚到如此。好象人生丧失了某种乐趣似的。丈夫沒有了,珠子沒有了,連过去覚得自己在家庭漩渦之上的勇敢表現感也沒有了,現在她只好自己单独去对付。她眞正覚得象死了亲人一样。

索米斯在妹妹前額上吻了一下,比他平日冷冷的一吻多加进一点热气。

"我明天得上罗宾山去," 他說,"找小乔里恩商量事情。他有个孩子在牛津讀書。我想把法尔带去給他介紹一下。星期六到'栖园'来玩,把孩子也带来。哦! 想起来了,不要吧,不成了;我还請了别的客人呢。" 說完,他就别了妹子上苏荷区去了。

第 四 章

苏 荷 区

在倫敦这样一个五方杂处、令人莫測的怪地方，苏荷区恐怕是最最不适合福尔賽精神的了。如果乔治看見他堂兄上这种地方去，他准会說："呵呵，有种啊！"地方那样污秽，到处充塞着騙子、社会渣滓、猫、意大利人、番茄、飯館子、手搖风琴、花花綠綠的衣料、怪姓氏、从楼上高窗子里窺望的人；它就象个离群索居的人，和英国这个国家不相往来。然而它却有它自己一套夹七夹八的經营本領，和它自己的某种繁荣，因此别区里的房租下跌，它这里的房租却在上漲。拿索米斯来說，多年来他熟悉的部分都只限于它的西面堡垒——华杜尔街。① 这里被他撿到了不少的便宜貨；便在波辛尼身死和伊琳出走之后，他在白里登住的七年中，偶尔在这里也还买到珍貴的东西，不过沒有地方放罢了。当时的經过是这样的：他一經断定自己的妻子已經一去不返时，就在蒙特貝里方場自己那所房子外面挂上一个牌子：

精美住宅出售

接洽处：貝尔格拉維亚，考特街，列生-杜克斯公司。

房子不到一个星期就卖掉了——那所精美的住宅——而过去在它无疵可击的阴影里，一个男子和一个女子曾經不声不响地痛苦得要死。

那一天是一月里一个霧蒙蒙的傍晚，就在那块牌子取下之后不久，索米斯又到房子那边去看了一次，倚着方場的栏杆站着，眺望那些沒有点灯的窗子，一面細細回味那些痛苦的往事，为什么她从来不爱他呢？为什么？她要什么他都給了她，而且在那长长的三年中，他要的她也都給了他——老实說，不給的只是她的心。他不由得发出一声呻吟，一个过路的警察带着疑心把他望望：那扇有雕花門鈕的綠門，現在挂着“出售的牌子”，他已經沒有权利进去了！他的喉管突然象堵塞着一样，三脚两步在霧里走掉。当天晚上，他就住到白里登去了……

苏荷区的馬尔达街快到了，布里达尼飯店也快到了；安耐特将会偪着香肩在店里管帳呢。索米斯一面走，一面盘算着自己在白里登度过的那七年。眞奇怪，在那样一个連香豆花的香气都聞不見的小鎭上，連个放画的地方都沒有，他怎么会住得下去，而且住得那样久呢？的确，那些年头里就沒有一点时間看画——这一段时間全在死命搞錢；有更多的有限公司都聘請福尔賽·勃斯达·福尔賽律师事务所担任法律顧問，多得簡直照应不过来。每天早上坐在普尔曼車厢② 里进城，每天傍晚从城里坐普尔曼火車下去。吃完晚飯，仍旧是埋头在法律文件里，弄得筋疲力竭才去睡覚，第二天一早又爬起来。古怪的是星期六

---

① 华杜尔街——见 15 頁注②。

② 普尔曼火車是美国人普尔曼发明的，一节火車分为若干隔离的車厢，对坐的座位可以兼作臥鋪。

到星期一都是在倫敦自己的俱乐部过的——和习慣的做法恰好相反，① 因为他牢固的、謹慎小心的本能使他覚得一个人工作紧張时需要每天两次上火車站呼吸海空气，休息时非得享受一下天倫之乐不可。星期天去公园巷看他的父母，去悌摩西家，去格林街，或者偶尔到别的人家去，对他的健康来說，就如同星期一到星期六的海空气一样少不了。便在移居买波杜倫之后，他还是保持这种习慣——一直到認識了安耐特才有所改变。是安耐特在他的看法上引起了革命，还是他的看法的革命使他看中了安耐特，索米斯跟我們一样不知道，就如同一个圓圈沒有人說得出哪里是起点一样。总之，有財产而沒有一个人可以付托，就等于否定眞正的福尔賽主义；这一点心理非常复杂，而且他愈来愈感到是如此了。最近一年来，他为这一件事情着实摆布不下：究竟要不要一个繼承人，在某种意义上成为自己生命的延續，在他放下的地方开始——事实上是保証不放弃自己那些放不下的东西。那天是四月里一个傍晚，他买了一件維基伍德的陶器，后来就上馬尔达街去看看；在那条街上他父亲有座房产被人改装成飯店——这样做法很不妥当，而且和租賃条件也不合。他先把飯店外表看了看——漆得很漂亮的奶油色，进門的地方回了进去，放两只孔雀藍的木箱子，里面栽了些小桂树——門上面是一行金字"布里达尼飯店"；索米斯看見了金字，倒还中意。进了門，他看見已經有几个客人坐在那里，一張張綠色小圓台子，上面都摆了小盆鮮花和布里达尼瓷的盆子。索米斯向一个衣服整洁的女侍役說要見她們的老板。她們引他到一間后房里去，房里一个女孩子靠一張簡陋的書桌坐着，桌上摊了些文件，一張小圓桌摆

---

① 一般生意人大都平时上俱乐部，周末和家人相聚。

了两个人的餐具。女孩子站了起来，說："先生，你要找媽嬤嗎？"音調很特别；这一来，索米斯原来的整洁雅致的印象就更加得到証明了。

"是的，"索米斯回答，"我代表这里的房东；我就是房东的儿子。"

"你請坐，好嗎？ 先生，告訴媽嬤来見这位先生。"

他很高兴，女孩子对他很亲热，說明这也是生意眼；忽然間，他发現她非常之美——美得簡直使他的眼睛沒法不盯着她的臉看。她移步搬一張椅子給他坐时，身体有一种奇妙的輕微的搖摆，就好象被人运用一种特殊的秘密技巧湊成的一样；一張臉和微微露出来的頸子看上去就象洒上花露水一样。也許就在这个时候，索米斯下了并沒有違反租約的結論；不过从他自己和他父亲的角度来看，他这个結論所根据的原則是这些違法装修的效果并不差，飯館的生意兴隆，而且拉摩特太太的經营本領显然也很不坏。不过，有些事情还要等看了再說，这一点他并沒有忽略掉；有这个緣故，他就不得不一趟一趟地跑来，因而在那間后房里，他的消瘦，但不是瘦弱而仅仅是不碍眼的身材，他的蒼白和方下巴的臉，修得整齐的小胡子和两鬢还沒有花白的深褐色头发，也就成为很熟悉的了。

拉摩特太太覚得他是"一位很神气的先生"；① 而且——不久以后——"很和气，很妙"，一面冷眼看着他盯着自己的女儿望。

拉摩特太太就是那种身体发福、眉目清秀、深褐色头发的法国女人；她們的每一动作、每一个声音笑貌都使人对她們的能

① 原著常在拉摩特太太和安耐特嘴里插进一些法文，以衬出說話人的身份，現在只給譯文加上重点表示区别。

力，不論在她們管理家务方面，在烹飪知識方面，和小心积累銀行存款方面，都感到百分之百的放心。

自从拜訪了布里达尼飯店之后，索米斯其他的拜訪都停止了——当然，并不是什么具体的决定，因为索米斯和所有的福尔賽家人一样，也和他的絕大多数的国人一样，天生就是个經驗主义者。然而，正是这种生活方式的改变，使他逐漸具体地意識到需要改变自己的处境，需要从一个沒有結婚的已婚男子改变为已婚男子重又結婚。

在这个一八九九年十月上旬的傍晚，当他轉身向馬尔达街走来的时候，他买了一份报紙，看看那个德萊佛斯案① 有沒有什么下文——因为拉摩特太太和她的女儿都是天主教徒，而且都是反对德萊佛斯的，为了要和她們母女混得更亲热些，跟她們談談德萊佛斯的案子一直都很收效。

索米斯把新聞版浏覽了一下，并沒有找到什么法国新聞，可是看到証券交易所債券普遍下跌，和一篇关于德兰士瓦的其兆不祥的社論。他进門时心里想："战爭是肯定了。我要把公債卖掉。"这并不是說他私人的公債很多，利錢太低了；可是他应当忠告他的那些公司——公債肯定要跌。当他穿过飯店走往里房时，一眼就看出生意还是和平时一样好；这一点，如果在四月里的話，他看了就会高兴，可是現在却使他感到相当不舒服。如果他不得不提出离婚的結果，最后能娶到安耐特，那么她母亲还是以回法国去为上，而飯店生意兴隆很可能反而成为一种障碍。因为法国人到英国来都是为了賺錢，他当然只有出錢把飯店盘下

---

① 犹太人德萊佛斯是法国炮兵上校，被誣告泄露国防秘密，判处流放徒刑。此事曾引起法国作家左拉很大憤懣，写了著名的《我控訴》一文。

来的一法，这一来，价錢就会要得很高。究竟要多少錢呢？这时，他已經走到小房間的門口，平时那种心儿微跳、喉嚨管里隐隐发甜的味儿又来了，他也就沒有想下去。

走进小房間时，他好象看見一条寬大的黑裙子在門口消失掉，溜进飯店里去，同时看見安耐特两只手举起来摸头发。这是他最最喜欢看的姿势——那样的秀挺，那样的柔和，眞美。他說：

“我不过是来跟你母亲談拆掉那扇隔板的。不，不要叫她。”

“先生跟我們吃晚飯，好嗎？十分鐘就开了。”索米斯这时还握着她的手，忽然情不自禁起来，連自己都有点詫异。

“你今天晚上很美，”他說，“非常美。你可知道你长得多美呀，安耐特？”

安耐特手縮回来，臉紅了。“先生眞好。”

“一点儿不好，”索米斯說，驟然坐下来。

安耐特做了微带表情的手势；沒有搽口紅的櫻唇浮出一点微笑。

索米斯一面望着櫻唇，一面說：

“你在这儿快乐嗎，还是愿意回法国去？”

“哦，我喜欢倫敦，巴黎当然也喜欢。可是倫敦比奧里昂好，而且英国的乡下眞美。上星期天我去里希蒙玩过呢。”

索米斯心里掙扎了一下，盘算要不要提出买波杜倫来。他敢嗎？他毕竟敢邀她們下去，并且指給她看可以指望到些什么嚒！可是！那边你可以談話。在这間房間里什么都不可能談。

“我想約你和你母亲，”他忽然說，“下星期天下午上我那儿去玩。我的房子就在河边上，現在的天气还不太冷，我还可以給你們看些名画。你說怎么样？”

安耐特拍起手来。

“太好了。河上眞美啊。”

“那么，就說定了，我来跟你母亲說。”

今天晚上，他用不着跟她再說什么了，免得露出痕迹。可是他的話不是已經說得太多了嗎？約一个开飯店的女人和她的漂亮女儿上自己乡間别墅去玩，会沒有用意嗎？就算安耐特看不出，拉摩特太太总会看得出。好吧！反正拉摩特太太也很少有什么事情看不出来的。况且，这是他第二次耽下来跟她們吃晚飯了；他本来欠她們的人情呢……

一路走回公园巷时——他現在住在父亲家里了——他还回味着安耐特的柔荑握在自己手里的感覚，心情很愉快，有一点心旌摇蕩，弄得人迷迷惑惑的。提出来解决！解决什么！怎样解决！把丑事傳开来？眞是可恨！哪个不知道他精明强干，看事情看得远，替人家排难解紛办法很多！他这个一向代表私有利益的人，法律的柱石，現在偏偏受到法律的播弄！一想到这里，簡直叫人冒火！維妮佛梨德的事情已經够糟的了！一个人家鬧出两件事情来，怎么成！还是弄一个情妇的好——一个情妇，生一个儿子过繼在自己名下，好不好呢？可是那个黑皮肤、肥碩、尖利的拉摩特太太擋着他的視綫。不行！这做不到。那样想，就好象是安耐特会眞正地爱他似的；在他这样年紀，不可能指望做到。如果她母亲愿意，如果擺明的有大利可图，——也許可能！否則的話，肯定会碰釘子。而且，他心里想：“我也不是个坏蛋。我并不想坑她；也不想偷偷摸摸做什么事情。不过我的确要她，还要个儿子！除了离婚沒有别的办法——不管怎样——反正——要离婚！”他沿着格林公园栏杆，在篠悬木的影子和灯光下面，慢步走去。在灯光照不到的那些蒼茫的树身中間，暮靄

凝聚着。当他年紀还很輕的时候，他从他父亲公园巷的房子里出来，或者在那四年的婚后生活中，他从自己蒙特貝里尔方場的房子里出来，都要走过这些树木，总有几百次了！今天晚上，当他正在打主意想法子摆脫自己长期无益的婚姻束縛时，他忽然兴起，一路从海德公园三角場走进公园，再从武士桥門出来，就跟过去日子里伊琳还和他在一起、他回家时那样走法。伊琳，不知道她現在怎么样了？——这些年不見面，她是怎样过的呢？算来已是十二年，乔里恩大伯留給她那笔錢也有了七年了！她还美嗎？不知道碰見时会不会还認識她？“我还沒有怎么老，”他心里想；“我想她老了。她使我太痛苦了。”他忽然想起一天晚上、他第一次一个人出去吃晚飯的情形来——馬尔堡校友聚餐——就在他們結婚的头一年。他多么急急忙忙地赶回来啊；进門时，脚步輕得象只猫，这时候，他听見她正在彈琴。他开了客厅的門，一点声音沒有，站在那里，注視她臉上的表情，那种神情和他平日看見的完全不同，坦率得多，而且那样的誠实无欺，就好象把一顆他从来沒有看見的心交給她彈的音乐似的。他又想起当时她停止下来，轉身看見他，臉上又回到他平时看見的那种神气，使他周身打了一个寒噤，尽管接着他就过去撫摸她的肩头。的确，她使他太痛苦了！离婚！这多年完全不在一起，現在提出来好象有点荒唐！可是非得如此不可。沒有别的法子！“問題是——”他忽然接触实际起来，“由哪一个提出呢？她，还是我？是她丢掉我的。她欠的債她还！我想，总会有个人的。”他不自覚地獰笑一声，轉身回公园巷去了。

第 五 章

詹姆士疑神見鬼

管家亲自来开門，把門輕輕地关上，留着索米斯站在門內脚毯上。

“少爷，老爷不很好呢，”他咕噜說。“他不去睡覚，非要等你回来；現在还在餐厅里。”

索米斯小着声气回答，在这所房子里現在已經习慣这样了。

“他是什么緣故，瓦姆生？”

“煩神，我想是。也許是出殯的事情；也許是达尔第太太今天下午来过。我看他耳朵里总刮到什么話了。我給他送了一杯冲糖酒进去。太太剛才上楼。”

索米斯把帽子挂在一根桃花心木做的鹿角上。

“好吧，瓦姆生，你可以去睡了；我自己搀他上楼；”說了就走进餐厅……

詹姆士坐在一張大圈椅上，向着火，穿了大礼服的肩头裹了一条駝毛披肩，又輕又暖，长长的白下須垂在上面。灯光下映出一头还不算稀的白发；一双淡灰眼睛瞪得笔直，两頰依然相当紅潤，上面粘粘的有些泪痕，又深又长的皺紋，一直拖到蠕动着的刮得精光的嘴角，象在喃喃自語。两条长腿，瘦得象鷺鷥，穿着

黑白格子呢的褲子，弯成比直角还小一些的角度，一只瘦长的手放在膝盖上动个不停，指头張开，长指甲閃閃放光。在他身边一張矮凳上放了一杯冲糖酒，喝了一半，杯子外面凝聚些水珠。一整天中間，除掉吃飯的时間，他就坐在这里。虽則八十八岁了，他的身体还很健好，可是总覚得人家什么事情都不告訴他，弄得非常苦恼。他怎么会知道罗杰今天下葬的，眞叫人弄不明白，因为爱米丽始終都瞞着他。爱米丽总是把事情瞞着不告訴他。爱米丽才七十岁！詹姆士很不痛快自己的妻子这样年輕。有时候想到自己已經沒有多少年好活，而她却还可以活上好多年，他眞懊悔；早知如此，就不該娶她。这是不合情理的。他死了之后，她还可以活上十五年到二十年，說不定要用上一大笔錢；她总是喜欢胡花。据他知道的，那些汽車她說不定就想买下一部。茜席丽和萊茜尔和伊摩根和所有那些年輕人——現在全都騎那些自行車了，什么地方都去乱闖。現在罗杰又故去了。他眞不知道——也說不出来！这个家要垮了。索米斯总会知道自己的叔子留下多少錢。奇怪的是，罗杰在他的脑子里只是索米斯的叔父，而不是他的亲兄弟。索米斯！他愈来愈感覚到，在这样一个什么都在消灭的世界里，索米斯是唯一的一块踏脚石。索米斯为人謹愼；好心腸；可是沒有一个可以繼承他产业的人。就是这样！他眞弄不懂！还有張伯倫那个家伙！原来詹姆士的政治主張在一八七零年到一八八五年之間已經定了型；在那些年头里，那个"混蛋的过激派"簡直是財产的死对头，尽管他后来投誠，他到今天还是不相信他；这个人会把国家搞得一团糟，非要把錢貶得不值錢决不罢休；是个坏星宿！索米斯上哪儿去了？当然他是去送殯的，这件事他們想瞞着不告訴他。他完完全全知道；他看見儿子的褲子就知道了。罗杰！罗杰也进棺材了！他还記得

两个人在西部上学，一八二四年一同坐在那部旧式的慢邮車的駕駛座上回来，罗杰溜进下面行李厢，睡着了。詹姆士发出一声无力的干笑。一个可笑的家伙——罗杰——专会独出心裁！他可不懂得！比他年紀輕，可是进了棺材！这个家要垮了。还有法尔要讀大学；现在从不来看他了。他在大学里可要花很大一笔錢呢。这是个浪費的时代。他的四个外孙要花他的这笔很大的錢在他的眼前活跃起来。并不是給他們錢花他不痛快，他不痛快的是花了这么多錢，将会給他們带来多大的危險，这一点他非常着急；他不痛快的是怕会弄得保不住家业。现在茜席丽嫁了；她說不定也会有孩子。他不知道——也說不出来！这个年头，人都是什么事不想，只想花錢，到处乱闖，照他們的說法来"快活一下"。一部汽車在窗外开过去。頂討厌的东西，轟隆轟隆鬧得这样厉害！可是話又說回来，国家也是鬧得稀里嘩啦的！人都是那样匆匆忙忙的，連个派头都不顧了——象他的四輪馬車和栗色馬，那种漂亮的排場足可以抵得上所有这些新里新气的东西。还有公債到了一百十六！国内的錢一定着实不少。还有这个老克魯格！她們想把老克魯格的事情瞞着他。可是他比她們清楚；南非洲的事情一定弄得很棘手！当初格兰斯頓那个家伙——感謝上帝，現在总算死了——在馬裘巴① 那次糟糕事件之后，就弄得一塌糊涂，那时候他就知道事情不妙了。敢說总要把这个大英帝国鬧得四分五裂、不可收拾才算完。整整有一刻鐘的工夫，他眼睛看見的只是这个帝国鬧得不可收拾的情形，

① 馬裘巴山在德兰士瓦共和国边境八哩以内。一八八〇——一八八一年，英国入侵时，英国的乔治·考萊率領六百人于一八八一年二月二十六日夜占領这座山；但次日清晨即被波尔人扫蕩淨尽，考萊陣亡。当时格兰斯頓任英国首相，所以詹姆士归罪于他。

簡直紧張到了极頂。就因为这样，他連午飯也沒有吃好。可是，他的眞正的精神灾难是在午飯后才发生的。他正在打瞌睡，忽然听見講話的声音——声音很低。啊，他們什么事情都不告訴他！是維妮佛梨德和她母亲的声音。“蒙第！”那个达尔第家伙——永远是那个达尔第家伙！声音去远了；剩下詹姆士一个人，耳朵竪得象只兎子，五脏六腑都吓得直打抖。她們为什么撇开他呢？为什么不来告訴他？一个可怕的念头，多年来一直盘据在他脑子里的事情，迅速地变得眞实了。达尔第破产了——騙人家錢弄得破产了；为了挽救維妮佛梨德和几个孩子，他——詹姆士——只好出錢了結！他——或者索米斯——有什么法子把达尔第变做个有限公司呢？不成，他也沒有办法！就是这样糟糕！在爱米丽回来之前，每一分鐘都使他的疑心增加得更厉害。呀，說不定是假签字呢？詹姆士眼睛盯着墙壁中間那張看不准的竇納油画望，就象受着刑罰一样。他看見达尔第关进监牢，几个外孙流浪街头，自己睡在床上。他看見这張看不准的竇納在乔布生行里拍卖，看見自己所有的产业的华厦搞得七零八落。他幻想維妮佛梨德穿着过时的衣裳，幻想爱米丽的声音說：“哎，詹姆士，不要鬧了！”她总是說：“不要鬧了！”她就象是沒有知覚似的。他就不該娶一个比他年輕十八岁的女子。接着是爱米丽眞正的声音：

“你睡得好嗎，詹姆士？”

睡覚！他在这里受活罪，她却問他这种話！

“达尔第是什么事情？”他問，目光閃閃望着她。

爱米丽永远是那样鎮靜的派头。

“你听到什么呢？”她溫和地問他。

“达尔第是什么事情？”詹姆士重复一句。“他破产了。”

"胡說!"

詹姆士大力掙扎一下站起来,挺起木柴似的身体。

"你什么事都不告訴我,"他說;"他破产了。"

爱米丽看出这时候只有打破他死心眼儿的一法,别的事都只好不管。

"他沒有破产," 她毅然决然回答。"他去了布宜諾斯艾利斯。"

如果爱米丽說"他上了火星",她給詹姆士的震动也不会比这句話更厉害些;他的想象完全局限在英国的財产里,这一个地方和那一个地方同样搞不清楚。

"他上那儿做什么!"他說,"他沒有錢,他带了什么呢?"

爱米丽本来为着維妮佛梨德的事情着恼,而且詹姆士这样經常的哭丧着吵鬧已經不止一次了,人也激动起来,就泰然說:

"他带了維妮佛梨德的珠子和一个跳舞女人。"

"什么!"詹姆士說,坐了下来。

看見他忽然瘫了,爱米丽着了慌;她摸摸他的額头,就說:

"現在,不要鬧了,詹姆士!"

詹姆士的双頰和額头頓时抹上一层猪肝色。

"那珠子还是我付的錢呢,"他抖着說;"他是个强盜!我——我早知道会是这样。他要我的老命;他——"他找不出話来罵,坐着一动不动。爱米丽自命很了解他,这时倒慌了起来,就向放揮发盐的橱柜走去。她可沒有看出,在那个抖抖的瘦身軀里,福尔賽的頑强精神正在发动,抗拒着这种因福尔賽主义受到破坏而引起的过分刺激,那里面蟄伏的福尔賽精神在說:"你切不能难过,切切不行。你吃的午飯要不消化的。你要暈过去!"爱米丽

的眼睛看不見，可是这个声音对于詹姆士要比揮发盐有效得多。

“把这个喝掉，”她說。

詹姆士揮开。

“維妮佛梨德管的什么事呢，”他說，“讓他把珠子給 偷 了去？”爱米丽看出危机过去了。

“她可以拿我的珠子，”她泰然說。“我从来不戴的。她还是离婚的好。”

“你又来了！”詹姆士說。“离婚！ 我們家从来沒有人离过婚。索米斯哪里去了？”

“他就要回来了。”

“不会，他不会就回来，” 詹姆士說，簡直其势汹汹，“他去送殯了。你以为我一点不知道。”

“那么，”爱米丽平心靜气說，“我們把事情告訴你了，你就不应当这样鬧。”她給他把靠背垫拍拍松，把盐汽水放在他旁边，就出去了。

可是詹姆士坐在那里，眼前出現了种种幻象——維妮佛梨德向法院提出离婚，报紙上把福尔賽家的名字揑了出来；黃土盖上罗杰的棺材；法尔学他父亲的样；想到他付錢买的而永远再不能看見的珠子；想到利息又跌到四厘錢，国家鬧得不可收拾；从下午捱到黃昏，吃完了茶，吃完了晚飯，这些幻想就变得更加混乱，更加惊心动魄——他想到她們什么事情都不告訴他，最后弄到自己家財蕩尽，一文不名，她們还是一点不告訴他。索米斯哪里去了？ 他怎么还不回来呢？……他一只手抓着那杯冲糖酒，举起来正要喝时，才看見儿子站在那里看他。他唇間发出一声叹息，如釋重負；他把杯子放下来，說：

“你来了！ 达尔第上了布宜諾斯艾利斯！”

索米斯点点头。“沒有关系，”他說；“走掉好。”

詹姆士脑子里感到一陣安慰。索米斯已經知道了。索米斯在这些人里面是唯一有見識的人。为什么他不能住到家里来呢？他自己又沒有一个儿子。他凄然說：

“我这样年紀容易煩神。我希望你家里能多来来，孩子。”

索米斯又点点头；一張面具似的臉一点显不出他已經懂得詹姆士的意思，可是他走近点，就象很随便的样子碰了碰父亲的肩膀。

“悌摩西家里的人問候你，”他說。“丧事很順当。我去看了維妮佛梨德来的。我預备打官司。”他心里想：“对了，可是不能讓你知道。”

詹姆士抬起头来；长白胡子抖着，瘦喉頸夹在硬領的尖角中間，望上去就象一片赤裸裸的軟骨。

“我整天都非常不好，”他說；“他們什么事情都不告訴我。”

索米斯心里掙扎了一下。

“不要紧。沒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你現在上楼好嗎？”他一只手来搀父亲的胳臂。

詹姆士順从地顫顫抖抖站起来；父子两个緩緩走出那間被灯光照得很华丽的房間，到了楼梯口，非常之慢地上了楼。

“晚安，孩子，”詹姆士在臥房門口說。

“晚安，爹，”索米斯回答。他一只手拍拍披肩下面的袖管，里面的胳臂瘦得就象沒有东西似的；臥房門口射出的灯光照見索米斯轉过身去，走上額外一节楼梯，进了自己的臥房。

“我要个儿子，”他坐在床边上想；“我要个儿子。”

第 六 章

不再年輕的乔里恩

树是不理会时間的；当年波辛尼来到罗宾山坡子上面草地上，四仰八叉躺在这棵橡树下面，向索米斯說："福尔賽，我給你找到房子的理想地点了，"現在这棵树看上去还是一点不老。自从那次下来，斯悅辛曾經在它的枝柯下做过梦，老乔里恩曾在这下面死去。現在，靠近那个秋千架，这位不再年輕的乔里恩时常就在这里作画。把世界上所有的名胜放在一起，这个地方在他眼中恐怕是最最神圣的了，因为他和自己的父亲感情很好。

他时常望着这棵合抱的大树——树身已經皺裂，而且长了苔藓，可是还沒有蛀空——遐想着时光的飞逝。这棵树可能目睹过整个英国的眞实历史；敢說，从伊里莎白王朝起就有了。他自己这短短的五十年和它的木头比起来簡直比不上。等到树后面这座房子——現在是他的房子——上了三百年而不是十二年的时候，这棵树說不定还在这里，长得又大又空——說实在話，哪一个胆敢砍下这个有神物护持的东西呢？那时候房子里說不定还住着一个福尔賽，气势汹汹地保卫着它。想到这里，乔里恩又盘算这所房子上了三百年的时候将会成为什么样子。房子墻上現在已經长滿了藤蘿——全沒有新房子的气象了。三百年后，

它会不会仍旧安然无恙，并且保持着波辛尼赋予它的庄严呢？会不会已經被这个倫敦巨人包圍起来，兀立在一片荒野似的破烂房屋中間，象一个避难所呢？不論在室內或者在室外时，他都时常想起当年波辛尼造这所房子，是如有神助似的。他眞的把心交給了这座房子。将来說不定会成为那些“英国之家”里面的一个——在这种江河日下的建筑年代里，一座房子造成这样是稀有的成就。这时候爱美的精神和他的繼續占有的福尔賽意識联合起来，他覚得自己能有这样一座房子很快意，而且很值得驕傲。他打算把这房子子子孙孙傳下去；这里很有点虔敬和祖先崇拜的味儿（便是一个祖先也沒有关系）。他父亲曾經喜爱过这所房子，喜爱这片风景，这些园地和这棵树；他的余年便是在这里快乐地度过的，而且在他以前并沒有人在这里住过。作为一个画家来說，过去在罗宾山住的这十一年是乔里恩一生中最最成功的时期。他在水彩画方面現在已經很出名，到处都出风头。他的画卖上很大的价錢。他以自己血統的頑强专門研究运用这一种媒介，現在終于“发”了——迟是迟了一点，可是这个人家的人，都是自認为必定不死的，那也就不算太迟。他的艺术的确变得深蘊了，提高了。为了配得上他的身份起見，他特地留了短短一簇美髯，現在正开始花白，而且遮起他那个福尔賽的下巴；一張深黃的臉上已經看不見他在放逐时期那种牽强的神情——他的容貌如果有什么改变的話，那就是看上去反而年輕了些。一八九四年他的妻子故去；虽說是一件家庭間的痛事，但是到头来对于大家都有好处。他其实自始至終都爱自己的妻子，原因是他这人本来多情，可是她却变得愈来愈难纏了；她妒忌他前妻的女儿琼，甚至于妒忌她自己的小女儿好丽，而且不絕地抱怨乔里恩不爱她，因为她病成这个样子，“对什么人都沒有用，还是死掉

好。”她逝世之后，他哭得很伤心，可是人倒看上去年輕了些。如果她在世时能够相信自己使他幸福，那么这二十年夫妇之間就要快乐得多！

琼跟她的关系从来就沒有眞正搞得好过，她总是恨她代替了自己的母亲；自从老乔里恩逝世之后，她就在倫敦租下一間画室之类的房子住下来。可是她的繼母一死，她就回到罗宾山，事无大小一把抓在她坚决的小手里。乔里那时候讀哈罗中学；好丽还跟布斯小姐讀書。家里既然沒有什么放不下的事情，乔里恩就携着自己的画箱和悲痛上国外去了。他在国外到处跑，大部分时間消磨在布里达尼，最后才在巴黎定居下来。他在巴黎住了七个月，回来时就带了一副年輕相和那簇短短的美髯。他本来就是个随遇而安的人，所以由琼来統管罗宾山对他倒是十分合适；这样他就可以无拘无束，随时带着画具，什么地方好就上什么地方去。固然，琼总是想把这所房子看作她那些可怜虫的收容所；可是乔里恩自己也經过那些不容于社会的日子，所以对于一个为社会所擯弃的人，心里永远充满了同情，因此琼的那些“可怜虫”跑来并不使他生气。只管讓她找他們下来，請他們飽啖一頓好了；而且虽則他微微带着譏諷的幽默，看出这些人不但打动了他女儿的仁慈心腸，也同时奉承了她的大爷脾气，他却始終佩服她能找到这么多的可怜虫。說实在話，近年他对待子女已經愈来愈采取一种不即不离的友善态度，把他們看作就象自己的平輩一样，簡直出了格。有时候他到哈罗中学去看儿子乔里，他簡直分不清究竟哪一个大，跟儿子坐在一起，从一个紙袋子里掏櫻桃吃，臉上带着亲热而諷刺的微笑，一道眉毛皺了抬起来，嘴唇微曲。他袋子里总記得放些錢，而且衣服总要穿得时新些，免得儿子的臉上不光彩。两个人頂要好，可是从来沒有一个

机会談談体己話，因为双方都有那种福尔賽的过敏感，而且不相上下。双方都知道碰到困难时两个人会站在一起，可是不需要講出来。乔里恩最最吃不消的就是一副道学面孔——一半是因为人生来是有罪的，另一半也是因为自己早年有过那些"离經背道"的行为。他跟儿子如果有什么話要講的話，那就頂多只能这样：

"你听我說，孩子，不要忘記你是个有身份的人，"接着又会想入非非，怀疑这样講話究竟算不算势利眼。最叫人吃不消，而且尷尬的是两个人一同去看那一年一度的板球大比賽，因为乔里恩的中学时代是在伊頓讀的。① 在比賽的时間中，两个人总是特别当心，碰到对方的学校失手，自己高兴时，就会叫"好啊！啊呀，倒霉，孩子！"或者"好啊！啊呀，糟糕，爹！"这样地相互不絕打招呼。碰到这样場合，乔里恩为了顧全儿子的面子起見，总是舍去平日的硬呢帽不戴，換上一頂灰色大礼帽，黑大礼帽他可受不了。儿子进牛津大学时，乔里恩也陪了他一同去，自己又好笑，又謙卑，外加上一点点耽心，不要使这个孩子在同学中間被人看不起，因为那些年輕人看上去好象比他还要老扎，还要大得多。他时常想，"好在我是个画家，"——他早已放弃在劳爱公司的保險員职务了——"完全与人无爭。你沒法瞧不起一个画家——你也沒法眞正把他当作一回事。"原来乔里天生成有一种高貴派头，一来就加进一个小圈子，使他的父亲看了暗暗好笑。这个孩子头发的顏色很淡，稍微有点鬈，眼睛是他祖父的深鉄灰色眼睛；高高大大的身材，腰杆笔挺，很投合乔里恩的审美观念；就象画家們羡慕自己同性的健康美时总有点畏惧似的，他

---

① 伊頓和哈罗是英国两个有名的中学，每年必定要举行体育比賽。

对儿子也有那么一点点畏惧。可是那次去牛津，他眞个鼓起勇气来劝誡了儿子，下面就是他的話：

“我說，孩子，你一定会弄得欠債；你記着，欠了債馬上就来找我。当然，我是会付的。不过一个人花錢有个打算，将来就会更加看得起自己，这句話你不妨記着。而且切切不要向人家借錢，除掉向我借，行嗎？”

当时乔里說：

“好的，爹，我决不借錢，”他果然从此沒有借过錢。

“还有一件事情。我也不大懂得什么叫道德不道德，不过有一点：永远在你做一件事情之前，想一想是不是万不得已才伤犯一个人的，这样想很有好处。”

乔里显出深思的神气，点点头，随即抓着父亲的手紧紧勒了一下。乔里恩接着想：“不知道我有沒有資格講这种話？”他一直耽心父子之間的那种相互的默契和信任会一旦丧失；他記得自己曾經有好多年丧失了父亲的信任，因此两个人之間感情虽則很好，却从来不形之辞色。不用說，他是低估了这个时代的精神的；他不知道自从他一八六六年进了劍桥之后，时代已經变了；他可能也低估了自己儿子的理解力，因为在乔里的眼中看来，他这人簡直是随和到了极頂了。就由于这样随和——可能和他的怀疑主义也有关系——他对琼总是那样莫明其妙地怀有戒心。琼就是那种性格坚强的人；心思极其篤定；想一样东西或者做一件事，不达到目的决不干休——后来又会来不及地摔掉，往往如此。她母亲过去就是这样，所以流了那一大堆眼泪。这并不是說他跟女儿的关系和过去跟她母亲的关系处得一样坏。在女儿的事情上，一个人可以一笑置之；跟老婆你可沒法一笑置之。看見琼那样下巴鼓起来，一門心思地做一件事情，对他并无所

謂，因为基本上她并不妨碍到乔里恩的自由——一談到自由，他自己的下巴也会鼓出来，而且那个装在花白胡须下面的下巴也很坚强。两个人沒有什么知心話要說，一点沒有必要。自我解嘲一下就完了——事实上他时常就是这样。琼最大的毛病是从来够不上他的审美观念，虽則就她的金紅头发、海藍色眼睛和那一点赤膊上陣的奋斗精神来說，本来也还是看得过的；好丽就完全不同了，人温柔嫻靜，怯弱而且多情，在某些地方又带一点淘气味儿。他对这个小女儿特别感覚兴趣，从她孩提时起就一直留心看着。她会不会长成个美人儿呢？长了那样一副鵝蛋臉，灰色的深思的眼睛，褐色的长睫毛，她說不定会是个美人，也說不定不会。一直到去年他才算看出一点。对了，她会长成个美人——皮肤稍嫌黑一点，永远是那样羞答答的，可确实是个美人。她現在是十八岁，布斯小姐已經告退；在这十一年中，那位出色的女人脑子里一直就想着"那些有教育的小泰洛"，現在，換了一个人家，她的心里又会激动地想起那些"有教养的小福尔賽"了。她教好丽講法文跟她自己講得一样好。

乔里恩虽則并不长于画象，可是替小女儿已經画了三幅。这一天是一八九九年十月四日，乔里恩正給好丽画着第四幅象时，佣人送上来一張名片，使他看了把眉都抬了起来：

索米斯·福尔賽

鑒賞家俱乐部，
圣詹姆士街。

买波杜倫

可是写到这里，这部世家又得离开正题一下……

那一年乔里恩上西班牙旅行了几个月，回来时看見房子的窗帘全拉了下来，小女儿茫然哭泣，自己的愛父安靜地长眠着；他本来是那样一个容易感受而且心地慈祥的人，这些情景他从来沒有能够忘怀，而且看上去永远也不会忘怀。还有，他每想到这个慘痛的日子，想到自己的老父一生行事都是那样有条不紊，那样冷靜，那样光明磊落，会这样不明不白死去，心里总不免怀着疑竇。他簡直信不过自己的老父会不說出自己的打算，不給儿子留下遺言，不正式和家人訣别，就这样突然撒手。小好丽有一搭沒一搭地提到一个"淺灰衣服的女子"，布斯小姐提到一位"爱倫"①太太，使他就象堕入五里霧中，一直等到他讀了父亲的遺嘱和遺嘱后面附項，才算清楚一点起来。他是遺嘱和附項的执行人，有責任去通知伊琳——他堂弟索米斯的妻子——这笔一万五千鎊的遺贈，只是动利不能动本，終她的天年。他曾經去看过伊琳，告訴她这笔指定撥在她名下的款子全部是印度股票，每年除去所得稅外，净利将是四百三十鎊多一点。他看見索米斯妻子这还是第三次——不过她現在究竟是不是索米斯的妻子，他也說不准。他記得第一次看見她坐在植物园里等候波辛尼——一个楚楚动人的美人儿，使他想起齐珊的《天堂之爱》；第二次是在获悉波辛尼死耗的那一天下午，他父亲派他上蒙特貝里尔方場去向她报信。他还記得那时候她突然在客厅門口站出来——張美丽的臉上从狂热的希望轉为冰冷的絕望；他还記得自己心里起一种怜惜，記得索米斯发出一声獰笑，同时說"我們不見客"，就砰的把門关上。

① 是布斯把海隆的姓照法文讀的。

現在第三次見面，她的容貌和身条显得更加美了——那些狂热的希望和失望全消失了。乔里恩看着她时，心里想："对了，你恰恰就是爹喜欢的那种女子呢！"他父亲那段离奇的殘夏逐漸在他脑子里变得清晰起来。她談到老乔里恩时带着尊敬，并且含着眼泪，"他待我太好了，我眞不懂是什么緣故。他坐在树底下那張椅子上，看上去那么美丽，又那么安靜；你知道，我是第一个跑来看見他睡在那張椅子上的。天气是那样好。恐怕沒有比这样一个結局更幸福的了。我想我們都愿意这样子死去。"

"很对！"他当时想。"我們全都愿意在这样一个盛夏时节，同时有一个美人从草地上向我們走来时死去呢。"

他把那間几乎是环堵蕭然的小客厅稍稍扫視一下，就問她現在有什么打算。"我打算稍微享受一下，乔里恩大哥。一个人自己能有点錢眞不錯。我从来就沒有过錢。我想，这个公寓还是住下去；已經住习慣了；可是我現在能够上意大利去走动走动了。"

"一点不錯！"乔里恩咕噜了一句，眼睛望着她微带笑意的嘴唇；离开时，他心里想："眞是个迷人的女子！太可惜了！我很贊成爹留給她这笔錢。"后来就沒有見过她，可是每一季他都要給她开一張支票，解进她在銀行里的戶头，同时給她住的朵尔西公寓写个便条，說款子已經解进銀行；每次他都收到一封簡短的复信，告訴他款子收到，一般是从公寓那边寄出，但有时候是从意大利寄来的；接触到那張微微有点香味的淺灰色信紙，一手娟秀的直体字，和那句"亲爱的乔里恩大哥"，使他时常覚得如見其人。他現在也是有产业的人了，当签发那張为数不大的支票时，他时常会想起："恐怕她不过勉强够用罢了，"接着又会涉想，如果不是有这一笔錢，不知道她怎么混下去呢，在这样一个世界

里，那些男人哪个会随便放过美色的。开头，好丽还不时講到她，可是"淺灰女子"不久便在儿童的記忆里消失了；还有琼，在她祖父逝世的最初几个星期里，只要有人提到她过去密友的名字时，她总是悶声不响，这样也就不便多提。只有一次，琼算是明白表示了意見："我已經原諒她。我非常高兴她現在不求人了……"

乔里恩接到索米斯的名片，就对女佣說——男管家他最吃不消——"請他在書房里坐，說我即刻就来；"接着他望望好丽，說：

"你記得那个常来教你彈琴的'淺灰女子'嗎？"

"当然，怎么！她来了嗎？"

乔里恩摇摇头，沒有开口，一面脫掉粗麻布的套衫，換了一件上褂；这些旧事，他忽然看出，跟年輕人还是不說的好。当他向書房走去时，他一張臉上活活是一副古怪而迷惑的神情。

站在落地窗前面的是一个中年男子和一个青年人，正从走廊向那棵橡树望出去；他盘算："那个男孩子是誰？他們自己沒有生过孩子啊。"

年长的一个轉过身来。这两个第二代的福尔賽比起第一代来还要虛情假意得多；在这所为第一个造的，而現在为第二个所有而且居住着的房子里，两个人見面时特别显得有点勉强，同时表面上却看出要装得亲热。"他来是为他妻子的事情嗎？"乔里恩盘算着；索米斯心里想："我怎么开口呢；"法尔——本来带他来是打破僵局的——吊儿郎当地站在那里，在深濃的睫毛下面打量着这个"山羊胡子"。

"这是法尔·达尔第，"索米斯說，"我的外甥。他正要进牛津大学。我想到倒可以給他介紹跟你的孩子認識。"

“哦！ 可惜乔里不在家。上哪个学院？”

“布莱斯奴斯学院，”法尔回答。

“乔里是在基督教会学院。他一定很高兴来看你的”。

“多謝。”

“好丽在家——你要是不怕和女姊妹接近的話，可以叫她带你去逛逛。你到厅堂里穿过那些窗帘就可以找到她。我剛才还給她画象呢！”

法尔又說了一声“多謝”，就跑掉了，剩下两弟兄仍然僵着。

“我在水彩画俱乐部里看見你几張画，”索米斯說。

乔里恩眼睛眨了眨。他跟福尔賽家人总有二十六年沒有什么接触，可是在他的脑子里，这些人都使他想到佛里士①的«跑馬日» 和兰德西尔的那些鏤刻画。② 他听見琼說索米斯是个賞鉴家，这就更使他討厌。他而且感到有一种說不出的厌恶心情。

“好久沒有看見你了，”他說。

“好久沒有見了，”索米斯含糊回答一下，“还是——老实說，我就是为了这件事情来的。我听人說，她的事情是你管的。”

乔里恩点点头。

“十二年不是一个短时間，” 索米斯迅速說：“我——我是厌了。”

乔里恩找不出适当的話回答，只好說：

“你抽烟嗎？”

“不抽，謝謝你，”

---

① 威廉·包威尔·佛里士(一八一九——一九〇九)，英国画家，作品以«跑馬日»这張画最出名。

② 爱德文·亨利·兰德西尔(一八〇二——一八七三)，英国的名动物画家，作品由其父約翰·兰德西尔和其兄湯姆·兰德西尔鏤刻行世。

乔里恩自己点起一支香烟。

“我要解除我們的关系，”索米斯沒头沒脑地說。

“我并不跟她碰面，”乔里恩在烟气里咕噜了一句。

“可是你知道她住在哪里，我想？”

乔里恩点点头。他并不預备告訴他，那要先得到伊琳同意。索米斯好象看出他想的什么。

“我不要知道她的住址，”他說；“我早就知道了。”

“你究竟打算怎样呢？”

“她遺弃了我。我要离婚。”

“有点明日黃花，是不是？”

“是啊，”索米斯說。两个人都沉默下来。

“这些事情我不大清楚——至少，我已經忘記了，”乔里恩說时勉强笑了一下。他自己就是一直等到自己前妻死了之后才获得离婚的。“你要我找她談談嗎？”

索米斯眼睛抬起来望着堂兄的臉。

“我想她总有个人，”他說。

乔里恩的肩膀聳了一聳。

“我一点不清楚。我覚得你們两个人都可以当作对方死掉了一样。这种情形很普通。”

索米斯轉身望着窗外。散落在走廊上是一些早雕的橡树叶子，正在风中卷着走。乔里恩望着好丽和法尔的后形，正穿过草地向馬厩走去。“要我两面做好人可不来，”他心里想，“我要給她撑腰。爹如果活着，一定贊成我这样。”有这么一剎那，他好象看見自己的老父坐在那張旧圈椅里，就在索米斯身后，蹺着腿，手里拿着《泰晤士报》。一会儿就不見了。

“我父亲很喜欢她，”他泰然說。

“他为什么要喜欢她，我眞不懂，”索米斯答，头也不回过来。“她害了你的女儿琼。她害了每一个人。她要的我都給了她。我甚至于愿意——饒恕她——可是她宁可离开我。”

乔里恩心里很可怜他，可是听到这种严峻口吻，連可怜也可怜不起来。这个家伙是什么緣故使人沒法同情呢！

“你愿意的話，我可以去找她談談。”他說。“我想她說不定愿意离婚，不过我什么都不清楚。”

索米斯点点头。

“好的，务必請你去一趟。我說的，她的住址我知道；可是我不想見她。”他的舌头尽在舐嘴唇，就好象嘴唇很干似的。

“你喝杯茶好嗎？”乔里恩說，把一句“同时看看房子”的話咽了下去。他領前走进厅堂。拉鈴喊人預备茶时，他走到画架前面把自己作的画翻过来向着墙。不知道为什么，他很不愿意自己的作品被索米斯看見。索米斯这时正站在这間大屋子中間；当初打样时，就准备特地在墙上留出足够的地方給索米斯挂他自己那些藏画的。乔里恩望着自己堂弟的臉，和他自己一样都是那副福尔賽家的相貌，下巴鼓出来，狹狹的輪廓，凝神的派头；他心里想，“这个家伙永远不会忘掉什么事情——也决計不会有一句眞心話的。这个人眞是可悲！”

第 七 章

少 男 少 女

小法尔离开两个福尔賽第二代时，心里在想："这趟下来眞沒意思！索米斯舅舅上算了。不知道这个女孩子怎么样？"他預計不会跟她玩得开心，忽然間他看見她站在那里望他。怎么，她很美呢！眞运气！

"恐怕你不認識我吧？"他說。"我叫法尔·达尔第——我們是堂房表兄妹，你知道。我母亲是你姑姑。"

好丽的一只纖手还讓他握着，不好意思抽开；她說：

"我們的亲戚我一个都不認識。人多嗎？"

"一大堆。討厌得很——多数的人，至少，我也不知道——有几个是如此。亲戚大都这样，可不是？"

"我想他們也会覚得别人討厌，"好丽說。

"我不懂得他們为什么要覚得。当然，他們不会覚得你討厌的。"

好丽看看他——一双淺灰的眼睛带有幽怨和天眞，小法尔看見时，忽然覚得自己一定要保护她。

"我的意思是說人与人之間各有不同，"他机警地接上一句。"譬如說，你父亲看上去就非常正派。"

"哦，当然啦！"好丽热烈地說，"他是正派。"

法尔两頰紅起来，想起在龐地梦尼姆剧院里那幕情景——一个插粉紅石竹花的黑汉子忽然变做自己的父亲！"可是你不知道那些福尔賽家人的滋味，"他簡直带有恶意地說。"哦！我忘了；你不認識他們。"

"他們怎么样呢？"

"哦！小心翼翼到了极頂。談不上一点义气。你看看索米斯舅舅那个样子！"

"我倒想看看，"好丽說。

法尔想挽起她的胳臂，又抑制住自己。"不必了，"他說。"我們到外面去走走。你一会儿就会看見他的。你哥哥怎么样？"

好丽領他上了走廊，到了草地上，并不答話。她沒法形容乔里；从她有記忆时起，乔里在她的心目中一直就是她的領袖，她的主人和理想。

"他欺負你嗎？"法尔狡獪地問。"我們在牛津会碰头的。你們养馬嗎？"

好丽点点头。"你要不要看看馬房去？"

"也好！"

两个人經过橡树下面，穿过一片稀疏的小树丛，进了馬厩的院子。鐘楼下面躺着一头蓬松的棕白二色的狗，已經老得站都站不起来，只能輕微地摆动着反貼在背上的尾巴。

"这是伯沙撒，"好丽說；"很老了——老得不成样子，跟我差不多大。可怜的老东西！它对爹頂忠心。"

"伯沙撒！怪名字！它不是純种，你看得出嗎？"

"不是純种！可是頂惹疼的，"她說时弯下身去把狗拍拍。她又温和又柔順，深顏色的头发沒有戴帽子，纖柔的頸子和手晒得

黃黃的；在法尔的眼中，她是又陌生又可爱，和他已往的經驗全然不同，然而又那么亲切。

“爷爷去世时，”她說，“它两天都不肯吃东西。你知道，它看見他死的。”

“是老乔里恩爷爷嗎？媽总說他是个好人。”

“当然，”好丽簡簡单单地回答，把馬厩的門打开。

一匹五呎来高的栗色馬，身上一块块銀灰色的斑点，站在散厩里，鬃毛和长尾巴都是黑的。“这是我的馬——叫仙女。”

“呀！”法尔說，“一匹很不錯的小馬。可是你应当把尾巴剪短。看上去要漂亮得多。”随即看見她茫然的神气，他忽然想：我一点不知道——她喜欢什么！他深深嗅一下馬厩里的空气。“馬眞是有趣得紧，可不是？我父亲——”他停止不說。

“怎么？”好丽說。

他几乎忍不住要把心里話傾吐出来，不过总算被他忍着。“噢！我不知道——他时常在馬身上糟掉不少的錢。我也很迷——騎馬啊，打猎啊。跑馬我也非常喜欢；我很想做一个业余的跑馬手。”他忽然忘記自己只能在倫敦再耽一天，而且已經有两个約会，就冲口而出說：

“我說，明天我去租一匹馬，一同上里希蒙公园去溜一趟，你說好不好？”

好丽拍手贊成。

“当然好呀！我就喜欢騎馬。可是乔里有匹馬，你何不就騎他的？就在这里。我吃了茶就去。”

法尔迟疑地望望自己穿长褲子的腿。他想象这双腿，要穿上棕色长統靴和貝德福呢馬褲，在她眼睛里一点沒有瑕疵才行。

“我不大想騎他的馬，”他說。“他也許不高兴。而且索米斯

舅舅恐怕就要回去了。倒不是我甘心受他挟制，你知道。你恐怕从来沒有过一个舅舅吧？这个畜生倒还不錯，”他接上一句，一面打量乔里的那匹枣騮馬；那馬正朝他眨眼睛。“我想，你們这里恐怕不大打猎吧？”

“不打，打猎我倒不想。一定很有意思；可是殘忍，你說对不对？琼就这样說。”

“殘忍？”法尔脫口而出。“哦，那全是狗屁。琼是哪一个？”

“我姊姊——不是一个母亲生的——比我大得多。”她举起两只手捧着馬的两頰，用鼻子去擦馬鼻子，輕輕哼着；馬就象受了催眠一样。法尔打量着她倚在馬鼻子的臉頰，她的眼睛对他閃閃发光。“她眞是个小鳥，”他心里想。

回到大房子去时，两人之間的談話少下来；老狗伯沙撒随在后面，比世界上任何东西都走得慢，而且显然指望他們不要走得使它赶不上。

两人已經走到橡树下面，停下来等伯沙撒跟上。“这地方眞不錯，”法尔說。

“是啊，”好丽說，叹了口气。“当然我想各处去跑跑，我愿意我是个吉普賽女人。”

“对了，吉普賽女人最快活，”法尔回答，这个見解是他剛才有的；“你知道，你就有点象吉普賽女人。”

好丽臉上突然泛上紅霞，就象深暗的叶子被太阳照成金黃一样。

“沒头沒脑到处乱闖，把什么都見識到，而且吃飯睡覚就在露天底下——呀！这多么够味儿？”

“我們也来！”

“对了，我們也来！”

"一定有意思透頂了，就是我跟你两个。"

好丽随即看出不对头，臉紅了。

"对了，我們一定要做，"法尔頑固地說，可是臉也紅起来。"你喜欢做的事情我認为都可以做。那边是什么？"

"是菜园、池子和小树林，还有农場。"

"我們下去看看！"

好丽回头朝房子望一下。

"吃茶了，我想是；爹在招手呢。"

法尔象只狗哼了一声，随着她向大房子走去。

两人重新走进那間有回廊的厅堂；看見两个中年的福尔賽正在一起喝茶，两人就象受了禁止似的，立刻沉默下来。眼前这幕情景的确給人的印象很深刻。一对堂弟兄并排坐在一張嵌花的长椅上，形状就象三張銀紅色的椅子拼起来的，前面放了一張矮茶几。两个人都坐得远远的，好象故意挑选了这个位置，避免面向着对方；两个人都只顧喝茶吃点心，不大講話——索米斯的吃相就象是瞧不起那些点心，乔里恩的神情象在暗笑自己。不留心的人会当作他們并不怎样貪嘴，其实两个人都装了不少营养下肚。两个年青人由人送上茶点，也都不声不响地进行吸收。一直等到抽烟阶段，乔里恩才問索米斯：

"詹姆士二叔好嗎？"

"多謝，很龙鍾了。"

"我們家的人眞了不起，可不是？那一天我从我父亲的家傳《圣經》上查了一下十个老輩子的年紀。平均是八十四岁，还有五个活着。他們一定会打破紀录。"說时他古怪相地把索米斯看看，又接上一句：

"你曉得，我們可不是他們那样了。"

索米斯笑了；那意思好象說，“你当眞認为我会承認自己比不上他們；你以为我有什么东西，尤其是生命，会随随便便放手么？”

“我們也許会活到他們的年紀，”乔里恩又說下去，“可是你知道总是吃亏在过敏性上，不同的地方就在这里。我們失掉了信念。这种过敏性几时有的，怎样有的，我从来就弄不明白。我父亲有一点，可是福尔賽家其他的人，我知道就从来不曾有过。他們从来不会用别人的眼光看自己，这是絕妙的延年术。这一个世紀的全部历史就表現在我們两代的差别上。还有，在我們和你們之間，”他接下去說，从烟圈里滑稽地盯着法尔和好丽看看，弄得两个很不好受，“还有另外一种差别。我也不知是什么。”

索米斯掏出表一看。

“我們再不走，”他說，“要赶不上火車了。”

“索米斯舅舅从来不肯誤掉火車的，”法尔咕了一句，嘴里塞滿了点心。

“为什么要誤掉？”索米斯簡短地回答。

“噢，我不知道，”法尔咕噥着，“别的人可誤掉。”

在門口时，他悄悄地把好丽的瘦削的黃手使劲勒了好一会。

“明天我候你，”他低声說；“三点鐘。我在路口等你；省得找。我們痛快地溜一下。”他到了园門口，回头望望她；如果不是有碍自己城里人的身份，就会向她招手。这时候，他舅舅找他談話，他可沒有心思理睬。可是他不用害怕。索米斯一直都保持着十足的沉默，心里充滿了辽远的思緒。

甥舅两个一路走去时，黃叶紛紛在他們身边落下来；在多年前那些日子里，这一哩半的路程索米斯是时常走的；每次下来看

房子造得怎样，心里都暗暗得意。造这所房子原是預备他和那个女子住的，而現在却要解除这个女子对自己的約束。他一度回头望望夹在半黃篱落中間的那条无穷尽的秋色小徑。眞是如同隔世！“我不想見她，”他剛才跟乔里恩說。这是眞的嗎？“我也許还得見她一下，”他在想；他打了一个寒噤，突然覚得沒来由地毛骨悚然，就象人家說的听見自己坟墓上的脚步声一样。世界多冷酷啊！多怪啊！他从側面把自己外甥瞄了一眼，心里想：“我最好象他这样年紀！不知道她現在怎么个样子了！”

第 八 章

乔里恩当起委托人

索米斯甥舅走后，天已經快黑了，所以乔里恩并沒有重去作画；他走进書房；适才在一剎那間看見他父亲坐在那張褐色的大皮圈椅上，蹺起腿，从圓圓的大額头下面抬起一双笔直的眼睛凝望着；現在他有意无意地很想能再看見一下。这間小書房是全幢房屋里最舒适的一間；乔里恩时常在这里和他的亡父有那么片刻的心灵相通。并不是他眞正相信什么精神不死——这种感覚不大合邏輯——毋宁說是一种气氛的感染，就象香味，或者象画家的眼睛特别容易从形体或者光綫效果所感受到的那种强烈精神印象。还有，只有在这間他父亲生前消磨时間最多的小屋子里——屋內的陈設一点沒有变——只有在这里能够使他重新感到自己的父亲并沒有全然离开人世，感到自己父亲的老謀深算和坚强而仁慈性格的力量仍旧繼續存在着。

眼看着这出老悲剧象旧病一样又要复发，他父亲会有怎样的指示呢——这个在他一生最后几个星期中最最受他賞識的女子，現在遭到这样的威胁，他会有怎样的忠告呢？“我一定要为她出一把力，”乔里恩想：“他在遺嘱上把她托付給我的。可是究竟出什么力呢？”

就象是想要重新获得那个老福尔賽生前的冲和、机智和世故似的，他在那張旧圈椅上坐下，蹺起腿来；可是只覚得自己象个影子坐在那里；心头沒有涌起一絲灵感。外面的风象手指一样敲着落地窗，窗格子上的光綫已經暗了下来。

“去看她一次？”他想，“还是約她下来呢？她前些时怎么过的呢？現在不知道又是怎么情形？在这种时候攪这种臭毛坑，眞是可恨。”他堂弟当年那副嘴臉又突現在他眼前了：一只手搭着漂亮的橄綠漆大門，形象非常鮮明，就象老式时辰鐘报点时出現的那些人儿一样；而且他当时講的那些話在乔里恩耳朵里也比任何鐘声清晰：“我的事情不要人管。我已經跟你說过，現在再对你說一遍：我們今天不見客。”他当时对索米斯极端厌恶——瘦削的两頰，胡子剃得光光的，神气完全象只叭喇狗；腰杆微傴，就象是望着一根自己消化不了的骨头似的；这些当时都引起他极端的厌恶。現在这种厌恶又引起来，跟过去一样强烈，甚至于还要强烈些，連他自己都覚得奇怪。“我討厌这个人，”他想，“从心里討厌他。这样也好；反而更容易支持他的妻子。”乔里恩本来一半是艺术家，一半是福尔賽，生性就不喜欢“吵吵鬧鬧的”——照他自己的說法；只要不触怒起来，他非常符合那句形容母狗的老話：“它宁愿逃走，不愿打架。”他的胡子挂上一絲微笑。眞够諷刺的，想不到索米斯会跑到这儿来——跑到这所他替自己造的房子里来！張口結舌地望着这片自己过去心愿的廢墟；偷偷地就着那些墙壁和楼梯，聞聞嗅嗅，估量着一切！乔里恩忽然来了个直覚：“我敢說这个家伙到現在还想住在这里。他对自己曾經一度占有过的东西是永远不能忘情的！我一定要对付他，且不管怎样对付法；可是多么头痛啊——头痛透了。”

当晚他給采尔西公寓去了一封信，問伊琳可肯見面一談。

这个老大的世紀，过去曾經亲眼看見个人主义的花朵开得如日中天，現在正面临着一个风暴将临的黄昏。倫敦在暑假末尾本来就是鬧烘烘的，現在战爭的謠言使它看上去更加活跃了。乔里恩虽則不大进城，这些街道在他眼中看来簡直有点瘋狂的神气；都怪这些新兴的汽車和出租汽車，因为和他的审美眼光格格不入。他从自己的馬車里数了数这些車子，发現每二十部車子里就有一部。"一年前还是三十部里有一部呢。"他心里說，"已經站住脚跟了。这一来，車輪的声音就要骨碌骨碌吵得更加厉害，臭气更加四溢呢。"原来乔里恩对任何新兴事物，只要具备物質形式，他都是反对的，在自由党里少看見有这种人，而他恰恰就是一个。因为这个緣故，所以他告訴車夫赶快避开拥挤的街道，到了河边，打算从秋老的篠悬木帘幕里凭眺一下河流。那座小公寓就在离河边五十碼的地方；馬車开到时，他告訴車夫等着，自己走上二楼。

是的，海隆太太在家！

他还記得八年前上这小公寓来給她送好音时，那种墻堵蕭然的情形，現在有了固定的收入，虽則为数甚微，那气派一眼就看出和过去大大不同。屋內一切陈設都清雅絕俗，而且隐隐聞得出花香。整个的色調是銀灰色，偶尔一两处点綴些黑色、藍色和金黃。"眞是一个风雅女子，"乔里恩对自己說。岁月对于乔里恩很留情，因为他是个福尔賽。可是岁月对于伊琳好象連碰都沒有碰一下——至少乔里恩的印象是如此。她穿了一件深灰色的絲絨上衫，深褐色的眼睛和深金黃的头发，站在那里，看上去一点也沒有老。她伸出手来，带着微笑說：

"請坐好嗎？"

他坐在椅子上大概从来沒有感覚这样局促过。

“你的样子一点沒有变，”他說。

“你看上去更年輕了，乔里恩大哥。”

乔里恩两只手搔搔头发，他对自己的头发这样多感到一种快慰。

“我是老了，可是自己不感覚老。繪画就有这点好处，能替你保持青春。提香活到九十九岁，如果不是瘟疫，还不会送命呢。你知道，我第一次看見你时就想到他的一張画？”

“你第一次看見我是在什么时候？”

“在植物园里。”

“你怎么知道是我呢，以前又沒有見过我？”

“我看見一个人上来找你，才知道的。”他大胆望着她，可是她臉上神色不变，平靜地說道：

“是的；隔了几世了。”

“你的駐顏术是什么呢，伊琳？”

“心如死灰的人都保养得非常之好。”

哼！心如死灰的人！伤心語！可正是一个开头，他就凑上去。“你記得我的堂弟索米斯嗎？”

这句話問得有点突兀，他看出她微微好笑，立刻接下去說：“他前天跑来看我！要离婚。你愿意嗎？”

“我？”这个字好象从心坎里叫了出来。“事隔十二年？未免太迟了一点。会不会有困难呢？”

乔里恩死命盯着她的臉看。“除非——”他說。

“除非目前我有个情人。可是那事之后，我从来就沒有过。”

这些簡短而坦率的話他听了究竟有什么感覚呢？是寬心，詫异，还是怜憫！維納絲十二年沒有一个情人！

“不过，”他說，“我想你也巴不得能够自由呢，对不对？”

“我也不知道。現在还有什么关系?”

“可是如果你万一爱起来呢?”

“我当然愿意。”她这句簡单的回答好象把一个不容于世的人的全部哲学都概括了。

“好吧! 你有什么話要我轉达給他呢?”

“你只說,他沒有能够自由,我很抱歉,他有过这样的机会。我不懂得他为什么沒有利用。”

“因为他是个福尔賽;你知道,我們是从来不放弃什么的;除非指望有别的东西可得的时候,那自然又当别論;不过就是那样,也不一定就放弃。”

伊琳笑了。“你呢,乔里恩大哥?——我覚得你就肯放弃。”

“当然,我有点象混合种——不是純粹的福尔賽。我开支票从来不把半辨士扣掉。总是添半个辨士上去,”乔里恩不安地說。

“那么,索米斯現在放弃我,他指望的什么呢?”

“我也不懂;也許是儿子吧?”

她半晌默然,头低下去。

“对了,”她低声說;“是苦痛的。我如果做得到时,倒愿意帮助他得到自由。”

乔里恩瞠目看着自己的帽子,愈来愈覚得窘;同时对这个女子也愈来愈佩服,愈奇怪,愈怜惜。这样嬌艳,又这样孤单;这事完全是活鬧鬼。

“好吧,”他說,“我反正得去看索米斯。如果有什么事情要我做的話,你只管吩咐。我虽然不行,也还可以象先父那样照应一下,所以你不要見外。不管怎样,我和索米斯談話之后,有什么事情,我都会告訴你的,說不定他自己会拿出些事实来。”

她摇摇头。

“你知道，他不会的。他是有名誉地位的人；我什么也沒有。我很愿意他能够自由；可是我想不出有什么办法帮助他。”

“眼前我也想不出，”乔里恩說，随即起身告辞。他下楼上了馬車。三点半鐘！索米斯总还在他的事务所呢。

“去鷄鴨街，”他向窗洞里喊一声。在議院前面和白厦大道上，卖报人喊着“德兰士瓦局势严重！”可是那些叫嚷簡直不引起他的注意；他正在出神，回想着那个美丽的身条，那副温柔而忧郁的目光和那句“那次之后，我从来就沒有过”。这样一个心如古井的女子，她的日子是怎样过的呢？孤孤单单一个人，沒有一点儿保护，所有男人的手都指着她，或者毋宁說，都伸手向着她，只要稍許有一点暗示，就会一把将她抓着。然而年复一年她却这样活下去了！

凌駕在来往行人上面的一声“鷄鴨街”，把他喚回到現实世界中来。

青豆色底子上漆了一行黑字：“福尔賽，勃斯达，福尔賽律师事务所”。他看了招牌，劲头鼓了一点起来，一面走上石級楼梯，一面咕噜着：“腐臭透頂的占有权！哎，我們还是少不了它！”

“我找索米斯·福尔賽先生，”他对开門的小伙子說。

“您貴姓？”

“乔里恩·福尔賽。”

小伙子看看他，覚得奇怪，从来沒有看見过一个福尔賽留下須的，就溜了进去。

福尔賽，勃斯达，福尔賽律师事务所已經逐漸把屠丁-保尔斯律师事务所合并，占据了整个二楼楼面。事务所里現在只剩下索米斯和一些管理員和練习生。詹姆士約莫在六年前完全退

休了，生意因此反而好起来；勃斯达洗手不干之后，生意更是百尺竿头再进一尺；許多人都認为勃斯达的精力是在佛萊雅控告福尔賽的案子上消耗光的；这个官司愈来愈打得难解难分，而且看上去对于过去那些受惠的人也沒有什么可貪图的了。索米斯在实际問題上比較头脑清楚，所以从不肯在这件案子上动脑筋；相反地，他早已看出老天已經在这件案子上不折不扣长年送給他二百鎊，所以——又何必不拿呢？

乔里恩走进事务所时，看見这位堂弟正在抄一張公債数字表；这些他預备向他的那些公司建議，要搶在别家公司前面立刻拿到市上拋出，他側过臉来看了一下，就說：

“你好？等一下。請坐，好嗎？”他抄下三个数目字，用一根尺压着原来的地方，就轉身望着乔里恩，一面啃着自己扁食指的边子。

“怎么样？”他說。

“我去看过她。”

索米斯眉头一皺。

“那么？”

“她始終念念不忘旧情。”

說了这話，乔里恩心里頓时不过意起来。他的堂弟一張臉漲成暗紅，紅里泛黃。这个倒霉鬼，他怎么想到来开他的玩笑！“我的意思是說，她对你沒有自由很抱歉。十二年是很长的一段时間。法律是你的本行，你懂得比我清楚，有沒有办法可想，你应該知道。”索米斯发出一声古怪的短嘯，两个人整整有一分鐘沒有說話。乔里恩望着那張紅暈迅速消退的窄臉，心里想，“就象蜡做的！他心里想的什么，或者打算采取什么行动，决不会在我面前露出一点来。就象蜡做的！”他把視綫移到墻上挂的小鎮地

图上，这个新兴的小鎮叫做“海上小街”，地图上画的是它的未来景象，引誘着那些到事务所来的当事人的占有欲。他脑子里忽然来了一剎那的怪想：“不知道我这次跑来会不会給我开張帳单——与乔里恩·福尔賽商談我的离婚事件，听取他訪問我妻子的經过，并且指示他再去看她，十六先令八辨士。”

索米斯猛然說：“我不能再这样下去。我对你說，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两只眼睛向左右張望，就象走投无路的野兽似的。“他的确痛苦，”乔里恩想；“不能因为我不欢喜他，就忘掉这个，也不应該。”

“当然，”他温和地說，“事情全在你自己。一个男人認眞要解决时，往往能找到路子。”

索米斯轉身正面向着他，那声音就象从心灵深处发出来的。“我为什么还要吃苦呢？我已經吃了不少苦了，为什么还要吃呢？”

乔里恩无話可答，只好聳聳肩膀。他的理智同意这种說法，他的本能却起反感；是什么緣故他也說不出。

“你父亲，”索米斯繼續說下去，“对她很关切——天曉得是什么緣故！我想你也关切吧？”他狠狠看了乔里恩一眼。“看上去好象一个人只要能够做一件对不起别人的事情，就可以得到所有的同情。我不懂得我究竟錯在什么地方——从来不懂得。我一直待她很好。不管她想什么东西，我都給她。我并沒有不要她。”

乔里恩的理智又点点头；他的本能又摇摇头。“这是什么道理？”他心里想；“我这个人一定有什么地方不对头。可是如果这样的話，我宁可不对头，不愿意对头。”

“归根結蒂，”索米斯一臉阴狠的样子，“她过去总是我的妻

子。”

傾听的对方脑子里掠过一种想法:“占有权来了！的确，我們都占有东西。可是——人！呸!”

“你得看事实說話,”他淡淡地說,“或者說,看有沒有事实。”

索米斯带着疑心迅速地看他一眼。

“有沒有事实?” 他說。“是呵,可是我就不大相信。”

“請你原諒,” 乔里恩說;“她的話我已經告訴你了。一点不含糊。”

“根据我的經驗,我从来就不肯盲目听信她的話。将来看好了。”

乔里恩站起来。

“再見,”他簡短地說。

“再見,”索米斯回答; 乔里恩走出事务所,一面竭力想捉摸他堂弟臉上那种一半惊异、一半威胁的神情。他向着滑鉄卢車站走去时，心情非常激动，就象自己的道德面具被揭下来一样；坐在火車里,他一路上都想着伊琳在她的冷清公寓里,想着索米斯在他的冷清事务所里，想着两个人的生命同样沒来由地被冻結着。“这叫騎虎难下!” 他心里想。“两个人都下不了台,两个人都要砸扁头——而其中一个的头却是那样的美!”

第 九 章

法尔知道了

踐約在小法尔·达尔第的生活里还沒有成为怎样的大事；因此，两个約会沒有去在他全不放在心上；倒是跟好丽騎馬出游之后，从罗宾山顛着回城里来的时候，使他更加感到出乎意料。好丽騎着她那匹栗色銀灰斑、长尾巴的小駒，在他看来，比昨天愈加美丽了；而且，在他們两小时的偕游中，从头到尾好象只有他的馬靴发出亮光；这是他在霧沉沉十月黃昏和倫敦外圍自我檢查出来的。他掏出自己的新"猎人"金表① —— 詹姆士的礼物——并不看上面的时間，而是察看打开表壳子里面发亮部分映出来的自己一部分臉。自己一道眉毛上面有个临时的瘰癧，这使他很不高兴，因为好丽剛才一定看了不喜欢。克倫姆臉上从来就沒有什么斑記。想到克倫姆，联带就想起在龐地梦尼姆站池里的那一幕情景。今天他絲毫沒有打算向好丽傾吐他父亲的事情。他父亲缺乏詩意，而且十九年来在他还是第一次感到詩意在心里洋溢着。自由剧院以及那个几乎象是神話的欢乐化身辛茜雅·达克；龐地梦尼姆以及那个年紀說不上来的女子——在法尔剛和这个羞怯的深色头发的新表妹亲近之后，这两者好象已經完全不在心上了。她騎馬騎得很不錯，所以在里希蒙公园

那一段长长的馳道上，讓他領前随便地带着她跑，就愈加使人覚得受用，其实她在这上面比他好得多呢。回顧一下全部的經过，他对自己那样訥訥不能出口的情形簡直迷惑不解；他覚得只要再碰上这种机会，他一定能够講出一大堆"逗人"的話来；一想到明天就要回小汉普登去，而且十二日要去牛津——而且参加那个狗蛋的考試——走之前連和她見个面的机会都沒有，他的心情就暗下来，甚至比夜色黑的还要快。不过，他应当写信給她，而且她也答应写回信。也許，她也会上牛津来看他哥哥。当他騎馬走进史龙方場边子上的巴狄克馬房时，这个希望就象黃昏时第一顆星照了出来。他下了馬，舒舒服服伸了个懶腰，因为足足騎了有二十五哩路了。他的达尔第天性使他和小巴狄克啦呱了有这么五分鐘，談的是劍桥州賽馬哪匹馬最有希望；后来說了声"把馬錢記在我的帳上"，就走了，膝盖有点合不攏来，一面用自己有节的小馬鞭輕敲着馬靴子。"我一点不想出去，"他心里說。"这是最后一晚，不知道媽肯不肯給我来点香檳！"有了香檳和脑子里的回忆，他总还可以在家里消磨一个夜晚。

他洗了个澡，下楼来穿得洁无纖尘；看見自己母亲穿了一件低領子的晚礼服，神情詭秘，而且使他着恼的是在座的还有索米斯舅舅。他进来时，两个人中止了談話；后来他舅舅說：

"还是告訴他好。"

这句話当然是指他父亲的一切事情，可是他听見时，第一个想起的却是好丽。会不会是什么下流事情？他的母亲开口了。

"你父亲，"她說，那声音仍旧做作得很时髦，一面手指扯着那块海綠色的綉花，相当可怜相，"你父亲，我亲爱的孩子，已

---

① 表面有盖子的一种怀表。

經——他并不在紐馬开；他上南美洲去了。他——他离开我們了。”

法尔看看她，又看看索米斯。离开他們！他难受嗎？他喜欢不喜欢自己的父亲呢？好象他自己也不知道。后来，猛然間——就好象吸进一口栀子花香味和雪茄烟似的——他的心在里面扭了一下，他眞的难受起来了。自己的父亲总是自己的，不能这样就走掉——这是不行的！他也不总是龐地梦尼姆站池里的那样一个“流氓”。关于他，也还有些可貴的回忆，縫衣店里，賽馬，上学校时一点零錢，有时运气好时，一般在他身上也肯大花其錢。

“可是为什么？”他說；随即就懊悔自己这样問，理由是他也算个漂亮人物，他母亲那張面具似的臉显得非常痛苦；他脫口而出說：

“好吧，媽，不必告訴我了！不过，这是什么意思呢？”

“恐怕要离婚，法尔。”

法尔微微发出一声古怪的呻吟，迅速把自己舅舅看上一眼——这个舅舅，过去他一直都認为是对于他有这样一个父亲的一种保險，这是从小就灌輸的；甚至于对于他自己血液里的达尔第性格是一种保險。那張两頰瘦削的臉好象在背开去，这使他慌起来。

“不会鬧出去吧，会不会？”

他想起过去报紙上許許多多的离婚案件，他自己眼睛盯着那些不大得体的細节看的情形，簡直活現在眼前。

“有沒有法子偷偷地离掉呢？太丢臉了——对于——对媽——对大家。”

“一切都会尽量地不宣揚出去，你可以放心。”

“对了——可是，为什么非要离婚不可呢？媽又不要重新嫁

人。”

她自己，家里的女孩子，他們的姓氏，弄得多么不光彩——在他的同学和克倫姆，和牛津的那班人，和——好丽的眼中。太吃不消了！ 这样有什么好处?

“你要嫁人嗎? 媽?”他厉声問。

这一来弄得維妮佛梨德沒法再諱言自己的想法了，而問話的又是她在世界上最最鍾爱的人；維妮佛梨德从自己坐着的帝国时代大椅子上站了起来。她看出，如果不把事情全部說出，她儿子就会恨她；可是怎么能告訴他呢? 就这样，一面仍旧扯着那块錦緞，她向索米斯盯着看。法尔也盯着索米斯看。肯定說，这个上流人士和財产意識的代表决不会希望自己的亲妹子受到这样的責难!

索米斯用一把裁紙刀緩緩地划着一張嵌花桌子的光滑桌面；后来，眼睛也不看着自己外甥，开始說：

“你不知道你母亲二十年受的什么罪。这不过是一点尾声罢了，法尔。”他斜睨了維妮佛梨德一眼，又說：

“要不要我告訴他?”

維妮佛梨德不做声。如果不告訴法尔，他就会恨她! 然而，听到他的亲生父亲会做出这种事情来，将使他多么难受呵! 她紧閉着嘴唇，点点头。

索米斯說得很快，声音一点沒有高低：

“他一直就是挂在你母亲脖子上的一个累贅。你母亲屢次替他还債；他时常吃醉酒，威胁你母亲；这一次他跟一个跳舞女人跑到布宜諾斯艾利斯去了。”就象是不大信得过这些話对这孩子产生应有的效果似的，他很快地又說：

“他把你母亲的珠項圈偷了送給那个女人了。”

法尔听到这句話，手甩了一下。維妮佛梨德看見这个痛苦的姿势，叫出来：

“得了，索米斯——不要講了！”

在法尔的心里，达尔第血液和福尔賽血液在斗爭着。欠債，喝酒，玩跳舞女人，他还有相当的同情；可是偷珠子——不行！这太过头了！忽然間，他覚得自己母亲的手紧握着自己的手。

“你看出嗎，”他听見索米斯說，“我們沒法子把事情圓起来了。事情总要有个限度；要打鉄就得趁热。”

法尔掙脫自己的手。

“可是——你决不能——决不能把珠子的事情揎出来！我受不了——簡直受不了！”

維妮佛梨德大声叫出来：

“不，不，法尔——不啊！这不过是叫你看出你父亲多么地不堪！”他舅舅听了这話点点头。法尔稍稍平靜下来，取出一支香烟。这只弯弯的扁香烟盒子还是他父亲买給他的。唉！太叫人吃不消了——而且正在他要上牛津的时候！

“能不能不离婚使母亲得到保障呢？”他說。“我可以照应得了她。将来眞正非离婚不可时再离，反正随时都可以提出的。”

索米斯嘴边浮出一剎那的微笑，接着气憤起来。

“你不懂得你說的什么話；在这种事情上，再沒有比拖延最坏事了。”

“为什么？”

“我告訴你，孩子，最坏事就是拖延。我是亲身体驗来的。”

他的声音带有着恼。法尔眼睛睜得多大地望着他，他就从来不知道他舅舅流露什么情緒过。哦！对了——他現在想起来了——从前有过一个伊琳舅母，出了什么事情——关于这件事，

人人都諱莫如深；他听見他父亲談到她时用过一个不能出口的字眼。

“我不想說你父亲的坏話，”索米斯坚决地說下去，“可是我对他太熟悉了，有把握說，一年不到的时間他就会回到你母亲的身边来。你可以想象得到，在这次事情之后，他回来对于你母亲以及对于你們全家是怎样的一个滋味。唯一的办法是把关系断掉。”

法尔虽則不以为然，可是动容了；这时他碰巧看看自己母亲，这才眞正体会到自己的好恶并不是最最重要的；在他也許可以說还是第一次。

“好吧，媽，”他說；“我們愿意支持你。不过，我愿意知道几时提出来。你知道，这是我的第一个学期。我不想事情鬧出来的时候还留在那边。”

“哦！乖儿子，”維妮佛梨德咕噜了一句，“对你眞是个麻煩。”从她臉上的表情看来，她就是以这样的措辞表示她最最深切的遺憾；这在她已經成为习慣了。“几时呢，索米斯？”

“沒法說——总还要好几个月。我們先得要求批准复合。”

“这搗的什么鬼？”法尔心里說。“律师眞是些蠢东西！还要好几个月！有一件事情我是肯定了；晚飯决不在家里吃！”他說：

“眞对不起，媽，我現在可得出去吃晚飯了。”

虽則这是他在家里的最后一个晚上，維妮佛梨德簡直感激地点点头；双方都覚得在情感流露上两个人都做得有点过头了。

法尔向格林街走去，想在霧蒙蒙的空气里舒散一下心情，一直走到毕卡第里大街时，他才发現身上只有一个半先令。一个半先令可吃不了什么晚飯，而他又很餓。他企盼地望望伊昔姆俱乐部的窗子，想到过去时常跟自己父亲在那里吃得非常考究！

那些珠子！这是沒法子說得过去的！可是他心里越盘算，而且越是走得远，肚子自然越餓。回家当然談不上，除此以外，他就只有两处可以去，公园巷他外祖父家里，和灣水路悌摩西家里。这两处，哪一处比較不討厌些呢？在他外祖父家里，他大概当場就可以吃到一頓比較好的晚飯。在悌摩西家，他們盼望你去时会請你大啖一頓，不盼望时就休想吃得到。他决定上公园巷去，同时也还被另一个念头打动了，那就是他上牛津而不給他外祖父一个机会給他一点零用錢，对于双方都不大說得过去。当然，他母亲会知道他上了公园巷，可能会覚得蹊蹺；可是他也沒法想了。他按一下鈴。

“哈罗，瓦姆生，你說，有我的晚飯吃嗎？”

“他們剛才进去，法尔少爷。福尔賽先生看見你一定很高兴。午飯的时候他还說近来簡直看不見你的人呢。”

“那么，我現在来了。你把肥牛犢宰了，① 瓦姆生，来点香檳。”

瓦姆生微笑——在他的眼睛里，法尔是个“小捉狹鬼”。

“我要問問福尔賽太太，法尔少爷。”

“我告訴你，”法尔咕噜一句，一面脫下大衣，“我現在已經不是中学生了，你知道。”

瓦姆生并不是一个不懂风趣的人，他打开那只鹿角衣架后面的門，說道：

“太太，法利勒斯先生。”

“混蛋！”法尔想，一面走了进去。

爱米丽給他一个热烈的拥抱，“怎么，法尔呀！”詹姆士微带

---

① 暗用《新約》《路加福音》第十五章浪子回家的故事。

顫声說，“你这总算来了；”他的自尊心又恢复了。

“你为什么不預先通知我們？現在只剩羊胛肉了。”愛米丽說。“香檳，瓦姆生，”两个人就接着談下去。

那張可以伸縮的大餐桌子已經縮得最短了；在这張桌子下面，多少条时髦的腿都曾經休息过；这时詹姆士坐在桌子的一头，愛米丽坐在桌子的另一头，法尔就坐在他們中間；他們的四个孩子現在都已羽毛丰滿飞走了，两个老人显得非常寂寞，这一点連法尔也多少感覚到。“我希望不要老得象外公这样就死掉。”法尔想。“可怜的老东西，他瘦得就象根鉄条呢！”他外祖父正跟瓦姆生談論着湯里放糖的事，所以法尔把声音放低下来，向愛米丽說：

“家里眞吃不消，外婆。我想你知道了。”

“知道的，乖乖。”

“我出来时，索米斯舅舅还在那里。我說，不离婚难道就沒有办法可想嗎？为什么他急得那样非离婚不可呢？”

“喔！乖乖！”愛米丽咕噜着；“我們瞞着你外祖父呢。”

桌子那一头来了詹姆士的声音。

“什么？你們講的什么？”

“講的法尔的学校，”愛米丽回答。“小巴里塞也上那个学校，詹姆士；你記得嗎——他后来几乎把蒙地卡罗① 的銀行都挤倒了。”

詹姆士喃喃地說他不知道——法尔在学校一定要自己当心，不要染上坏习气。他带着忧郁把自己外孙看看，在忧郁中隐隐露出不信任的慈爱。

---

① 蒙地卡罗是法国南部的休养地，也是賭場最出名的地方。

“你知道，我耽心的，”法尔眼睛看着盆子說，“是錢接济不上。”

他靠本能覚察到这个老头儿的弱点，就是耽心自己的男女外孙生活沒有保障。

“哦，”詹姆士說，他湯匙里的湯經这一来全淌掉了，“你可以有一笔很可观的津貼，不过你可不能超出。”

“当然，”法尔喃喃地說，“如果是可观的話。有多少呢，外公？”

“三百五十鎊；眞是不少。我在你这样年紀时，簡直什么錢也沒有。”

法尔叹口气。他本来希望四百鎊，同时又害怕只有三百鎊。“不知道你那个表哥拿多少，”詹姆士說；“他也上牛津。他父亲很有錢呢。”

“你沒有錢嗎？”法尔大胆地問。

“我嗎？”詹姆士回答，慌了起来。“我有这么多的开銷。你父亲——”他不响了。

“乔里恩表哥家里的地方眞不坏。我跟索米斯舅舅下去过——馬房太好了。”

“啊！”詹姆士带有深意地咕噜一声。“那座房子——我早知道会是怎样‘結果’！”他一面啃着魚骨头，一面陷入忧郁的深思。他儿子的悲剧，和这出悲剧在福尔賽家族中造成的深刻裂痕，仍旧有股力量把他拖进疑虑和惶惑的漩渦里。法尔渴望談談罗宾山，因为談罗宾山就等于談好丽，他轉身向爱米丽說：

“那座房子当初是不是就是替索米斯舅舅造的？”看見爱米丽点一下头，又繼續說：“我眞想你能跟我談談他的事情，外婆。伊琳舅母后来怎样？她还在嗎？”他今天晚間对于某些事情非常

兴奋。

爱米丽用一只指头抵着嘴，可是，伊琳两个字已經傳进詹姆士的耳朵。

“講的什么？”他說，一块羊肉就停在嘴边。“哪个看見过她嗎？我知道自从那次之后，我們就沒有听見过她的消息。”

“沒有，詹姆士，”爱米丽說，“你吃你的飯。誰也沒有看見过誰。”

詹姆士放下叉子。

“你又来了，”他說，“也許非要等我死掉，你才肯告訴我。索米斯是不是要离婚？”

“胡說，”爱米丽带着无比的鎮靜說。“索米斯是极其懂事的。”

詹姆士伸手去摸自己的頸子，把一部长白胡子和頸皮、頸骨全都抓在手里。

“她——她一直都是——”他說，只有这一句悶葫蘆，談話就中止了，因为瓦姆生这时已經回来。羊胛肉下面是点心、咸菜和水果、甜食，再下面是到手的一張二十鎊的支票和他外祖父的一吻——跟世界上任何接吻都不同，就好象抑制不了自己似的，嘴唇猛然向前这么一戳；可是到了穿堂里，他又恢复进攻了。

“跟我談談索米斯舅舅的事情，外婆。为什么他这样急于要媽离婚呢？”

“你索米斯舅舅，”爱米丽說，声音故意显得若无其事的派头，“是个律师，乖儿子。他当然懂得怎么样做最好。”

“是嗎？”法尔咕噜着。“可是伊琳舅母后来怎样呢？我記得她长得非常之漂亮。”

“她——嗯——”爱米丽說，“行为很不好。我們都不談它。”

"对了，我也不要弄得牛津那边人人都知道我們的事情。"法尔猛然說："这种办法太野蛮了。为什么不能够私下把父亲約束住，非要揎出来不可呢？"

爱米丽叹口气。她过去一直就生活在离婚的气氛里，原因是她自己就有那种赶时髦的习气——那些曾經把腿擱在她桌子下的人，有許多都已經弄得臭名昭著了。可是碰到自己家里人时，她跟别的人一样不喜欢。不过她出名的講究实际，而且是一个敢說敢为的女人，放着实际不管，去追求一个影子，决不是她的为人。

"你母亲，"她說，"如果能够完全自由的話，她就会快乐一点，法尔。晚安，乖乖；到了牛津不要穿花花綠綠的衣服，目前不大时兴这样。这是給你的。"

手里又弄到一張五鎊鈔票，心里感到一点点温暖——他原是喜欢外婆的——法尔出了公园巷。霧气已經被风吹散了，秋天的树叶子沙沙作响，星儿在照耀着。口袋里有这么多錢，他那个"看看生活"的冲动又在心里作怪了；可是向毕卡第里大街的方向走了还不到四十碼远时，好丽的一張羞答答的臉在他眼前出現了，一双眼睛严肃之中夹着頑皮劲儿；他的手好象握在她温暖的戴手套的手里，有点发抖，"他媽的，不来，"他心里想，"我要回家！"

第 十 章

索米斯迎新……

河上已經是秋深了，可是天气仍旧很好；黃叶下面，夏天依旧逗留着。那天星期天早晨，索米斯在他靠近买波杜倫的河濱花园里，有好多次眺望天气。他亲手拿鮮花在自己的碇船① 上到处插起来，把那只平底船也收拾好，預备吃过午飯，提議带她們到河上去逛。他把那些中国式的靠垫放在游船上，自己也弄不清是不是巴望带安耐特单独去坐船。她太美了——他能保得了自己不識輕重地講些收不回来的話嗎？走廊上的玫瑰还在开着，那些篱笆还是青枝綠叶的；眼前这片景色可以說沒有一点点秋深的情調扫人兴致；然而，他仍旧感到心神不宁，左不是，右不是，对于自己是否能够做得恰如其份，簡直不放心得有点古怪。这一次邀她們下来是打算讓安耐特和她母亲对他的財产有个正确的認識，这样往后碰到他要向她們有所建議时，她們也就不会不放在眼里了。他衣服穿得极其愼重，使自己看上去既不太年輕，又不太老，可喜的是他的头发仍旧又密又光，而且一点沒有花白。他有三次上去看看自己的画廊。如果她們稍微在行一点的話，一定一眼就会看出他的收藏至少值上三万鎊。他把那間俯眺河流的臥房也仔仔細細察看了一下，因为她們要在

这間房里卸下帽子。如果——如果事成，安耐特做了他的妻子，这就是她的臥房了。他走到梳妆台面前，用手摸摸那只淡紫色的針囊，上面插了各式各样的針；一盆什景香料，发出一股香气，使他聞到时头微微偏了过来。他的妻子！如果这事能够就手解决多好，免得心心念念丢不下。先要办好离婚手續，他抑然蹙着額头，向玫瑰花和那片草地外面的明亮河流望出去。拉摩特太太决計不会拒絕自己女儿的这种机会；安耐特也决計不会拒絕她的母亲。只要他获得自由就行！他坐馬車上車站来接她們。法国女人眞懂得穿戴！拉摩特太太穿的黑衣服，加上一点淡紫的点綴。安耐特穿一件淡紫灰的麻紗，乳白色的手套和帽子；臉上带点蒼白，而且十足倫敦派头；藍眼睛显得很端庄。索米斯站在客室一扇敞开的落地窗那儿，等她們下来吃午飯；窗外的太阳、花草、树林使他感覚五官非常受用；这种快乐只有青春和美陪伴着自己的时候才能够充分享受到。这頓午飯是他費了好大心思吩咐的；酒是一种特别的紹登酒，② 所有的菜都点得尽善尽美；在走廊上喝的咖啡可以叫絕。拉摩特太太喝了薄荷酒，安耐特不肯喝。她的风度非常迷人，只是无形中带有那么一点点的"自以为美"的味儿，"对啊，"索米斯盘算着，"在倫敦再住一年，过着这种生活，她就会糟掉。"

拉摩特太太完全是法国式的兴高采烈，高兴之中带有沉靜。"太可爱了！太阳眞好！样样都是这样的漂亮，可不是，安耐特？先生眞正是个基度山公爵③ 呢。"安耐特咕噜些附和的話，不时

---

① 靠河边的大船，并不开动，仅作为凭眺风景之用。

② 一种甜味的淡白葡萄酒。

③ 法国小說家大仲馬的小说《基度山恩仇記》中富敌連城的主角。

看索米斯一眼，使他猜不出她是什么用意。他提議坐船到河上去轉一轉。可是，面对着两个人划船，而其中一个倚在那些中国式的靠垫上是那样的令人心醉，只使人起一种坐失时机的苦痛感；因此他們只朝着龐本的方向划了一小段路，就慢慢順着河流蕩回来，不时看見一片秋叶落到安耐特或者她母亲的肥碩的黑身軀上。索米斯并不开心，尽在盘算："怎么說——几时說——什么場合說——說什么呢？"这些思緒弄得他很苦恼。她們还不知道他結过婚。告訴她們自己結过婚，說不定会毀掉他的所有机会；可是如果不讓她們确实知道他愿意娶安耐特，这朵鮮花說不定在他获得自由之前就会被别人摘去了。

吃茶时，母女两个都只放檸檬。① 索米斯談起德兰士瓦的局势。

"要打仗了，"他說。

拉摩特太太很不以为然。

"那些可怜的牧羊人啊！"② 为什么一定要干涉他們的事情呢？

索米斯笑了——在他看来，这話問得非常荒唐。

太太是商界中人，当然懂得英国人总不能够放弃自己合法的貿易利益。

"哦！是这个！"可是拉摩特太太覚得英国人有点虛伪。他們总是講正义，講"外地人"，不講做生意。先生还是第一个跟她講起做生意呢。

"这些波尔人不过是半开化的，"索米斯說；"他們阻碍着进

---

① 茶里放牛奶是法国人的习慣。

② 指波尔人。

步。决計不能放弃我們的宗主权。”

“这句話是什么意思？宗主权！多奇怪的字眼！”这些对私有法則的威胁使索米斯激动起来，同时安耐特的眼睛盯着他望也刺激了他；他振振有辞地講起来。很高兴的是安耐特不久就說：

“我覚得先生对的。这些波尔人应当給他們一頓教訓。”她很懂事呢。

“当然，”他說，“我們应当适可而止。我并不是主張侵略的。我們行动一定要坚决，可是决不卤莽。上楼看看我的画去，好嗎？”在他这些宝物前面一張張走过去，他不久就看出她們一点儿不懂。他的最后一張毛甫，那張《稻草車回家》的精品，她們就象看一張石印那样随便就看过去了。这張伊斯里尔是他藏画中的珍珠；伊斯里尔的价錢他留意到一直都在漲，現在他差不多肯定說已經漲到头，所以还是再拿来送出去吧。他几乎是拎着心等着看她們对这張画怎么看法。她們連看都沒有看。这使他駭然；可是象安耐特这样一張白紙也好，可以慢慢养成她的眼力，比起那些愚蠢的、半生不熟的英国中产阶級的爱好反而吃得消些。在画廊的尽头是一張米松尼艾；① 这張画他覚得有点丢脸——米松尼艾的价錢一直在跌。拉摩特太太在这張画前面站住了。

“米松尼艾！呀！眞是个宝！”这个名字她从前听到过的；索米斯抓着这片刻的机会，輕輕碰一下安耐特的胳膞說：

“我这个地方你喜欢不喜欢，安耐特？”

---

① 約翰·路易·欧奈斯特·米松尼艾（一八一五——一八九一），法国画家，所以拉摩特太太知道。

她沒有退縮，也沒有反应；她頂面看着他，眼睛垂下去，低声說：

“哪个不喜欢呢？这样的美！”

“也許有一天——”索米斯說，就不响了。

她是这样美，又这样神态自如——使他害怕。一双淡綠的藍眼睛，那个乳白脖子的姿态，修长的綫条——对于人們的邪念永远是个誘惑！不！不！一个人一定要站稳自己的脚步——这要有把握得多！“我如果拖下去，”他想，“就会饞死她了。”他过去到了拉摩特太太身边；她仍旧站在那張米松尼艾前面。

“对了，这是他晚年作品里相当好的一張。你下次一定还要来，太太，在灯光下面看这些画。你一定要下来在这里住一晚。”

太妙了，这些画在灯光下面看上去一定很美呢。而且这条河在月光下面，一定也很爱人！

安耐特低声說：

“你眞多情啊，媽媽！”

多情！这个穿黑衣服的、长得順眼的、世故极深的胖法国女人，多情！猛然間他变得非常有把握肯定这两个人都談不上多情。这样更好！多情有什么用？然而——！

他陪着她們坐馬車上車站，送她們上火車。安耐特的指头在他紧紧握着的手里好象有那么一点点反应，一張臉在夜色中向他微笑。

他回到馬車那儿，一面沉思。“你回去吧，約旦，”他跟馬車夫說：“我要走走。”他大步走上那些光綫暗下来的小街，警戒和占有欲在他心里反复着。“再見，先生！”她这句法国話說得多温柔。要想知道她心里想的什么？这些法国人——她們都是狐

狸——你什么都說不出来！可是——多美啊！把这样一个年輕的美人儿抱在怀里，多妙！給自己的繼承人弄这样一个母亲！他想到自己的家里人，和他們看見自己討一个法国妻子时的惊异，想到他們的好奇心，以及自己将会怎样玩弄，怎样打击这种好奇心，不禁微微一笑——这些人都是混蛋！白楊树在黑暗中叹息着；一只猫头鷹嗚嗚叫；水上的影子更濃了。“我一定要得到自由，”他心里想，“我不能再这样宕着了。我要去看伊琳。要事情成功，就得亲自动手；我一定重新生活——生活、动作、而且存留。”① 就象是回答这句古怪的《圣經》句子似的，教堂的鐘声响起晚禱的召唤了。

① 見《新約》《使徒行傳》第十七章第二十八节。

第十一章

……又訪旧

星期二那一天傍晚，索米斯在俱乐部里吃过晚飯，就出去干那件需要更多的勇气，而且不需要过分把細的事情；在他的一生中，除掉出世和另外一次行动外，① 恐怕还沒有做过类似的事情。他选擇了晚上，一部分理由是，伊琳晚上在家的可能性比較大，另一部分理由是他在白天就沒法下得了十足的决心，需要一杯酒壯壯自己的胆子。

他在采尔西河濱道下了馬車，自己一直步行到老教堂；他記得伊琳住的是一幢公寓房子，可是拿不准是哪一幢。后来在一幢大得多的房子后面被他找到了；他看看楼下門牌上的姓名："伊琳·海隆太太"——海隆，果然是她！她的娘家姓；原来又用起这个名字了，气人嗎？——他退后两步到了街上，望望二楼的窗子。角上那幢公寓映出灯光，他能听得見有人在彈鋼琴。他从来就不喜欢音乐，在已往那些日子里，还对音乐暗恨，因为那时候伊琳每每把鋼琴当作避难所，明知道这一行他是进不来的。可恨啊！多年来，原来被他克制着的、暗藏的憤恨終于揭开了！随着音乐带来了苦痛的回忆。一定是她在彈琴；这一来他几乎有十足把握能見到她，却使他站在那里更加迟疑不决起来。預

感引起他一陣陣的顫栗；他覚得舌头发干，心跳得很快。“我沒有理由害怕，”他心里想。接着他的律师头脑在开动了。这件事他是不是做得太蠢呢？恐怕还是应当約好她的代理人一起正式談一次好吧？不！乔里恩那个家伙，他就同情她，不能当着他談！决不！他又走进大門，为了使自己的心跳得好些，緩緩走上那一串楼梯，按了門鈴。門开时，一陣远远从已往岁月里傳来的香气，控制住他的感官。那股香味！就是他时常进去的那間客厅、他自己的那所房子的香味——是干玫瑰叶子和蜂蜜的香味啊！

“就說福尔賽先生，”他說，“你太太肯見的，我知道。”这是他早已想好的；她会当作是乔里恩呢！

女佣进去了，剩下他一个人在那間狹小的穿堂里；墙上一盞珠灰罩子的烛杆射出暗淡的灯光，墙壁、地毯、一切东西都很灰，使得墙壁中間的空間显得十分阴慘；他只能够可笑地想着：“我穿着大衣进去呢，还是脫掉进去？”音乐停了，女佣在客厅門口說：

“請进来，先生。”

索米斯走了进去。他木然注意到一切仍旧是銀灰色。小鋼琴是緞木的。她已經站起身来，斜靠着鋼琴；一只手放在琴鍵上，就象是靠它撑着身体；忽然間按了一下，鋼琴发出一陣不調和的声音，停留有这么一剎那，方才放掉。鋼琴上有灯罩的烛架，照見她的頸子，衬得臉上相当阴暗，她穿一件黑色晚礼服，肩头上披了一点薄紗之类的东西——他記不起曾經看見她穿过黑衣服，这时脑子里掠过一个念头：“她一个人在家都要穿礼服

① 指第一部《有产业的人》里面控告波辛尼的行动。

呢。”

“是你!”他听見她低声說。

这一幕戏在索米斯幻想里已經排演过好多次。可是排演对他毫无帮助。他簡直說不出話来。这个他过去曾經那样热烈地要过、完全占有过的女子，十二年不見，沒料到一見之下竟然仍旧使他动心得这样厉害。他曾經想象自己，一面說，一面做着，半象生意人，半象法官那样。現在看来，就好象他面对着的并不是一个平常女子，一个行为不檢的妻子，而是一种来自自己里面和外面的力量，就象空气一样虛空，一样不可捉摸。他心里涌起一陣防御性的自我嘲笑。

“对了，这是一次古怪的拜訪，你身体好嗎?”

“謝謝。你請坐。”

她已經离开鋼琴，走到一張靠窗的椅子面前，深深坐进去，两只手放在膝上紧紧勒在一起。这里光綫能够照得到她，所以索米斯这才看見她的臉、眼睛和头发，奇怪的是就跟他記得的一样，也同样异常的美。

他在靠近自己站的地方一張緞木椅子上坐下，椅子垫的是銀色料子。

“你沒有变，”他說。

“沒有嗎? 你来有什么事?”

“談事情。”

“你的要求你哥哥已經告訴我了。”

“那么怎样呢?”

“我愿意。我一直就愿意。”

她講話的声音既矜持又严峻，身体摆出一种防范的、保卫性的姿势，这些在这时候反而帮了他的忙。千千万万对她的回忆，

那些一直在防备着他的，这时候伸动了。他恨恨地說：

“那么你不見怪的話，能不能告訴我一点事实，使我可以着手呢？总得照法律做事。”

“我能够告訴你的，你都知道了。”

“十二年了！你以为我会相信你这种話嗎？”

“我想我說的話你一句也不会相信；不过那都是事实。”

索米斯恶狠狠看着她。剛才說她沒有变；現在看出她是变了。并不是变在臉上，臉上是变得更美了；也不在身腰上，身腰只是变得丰滿了一点——不是的！她是精神上变了；她有一种地方看上去又活跃又勇敢，而在过去仅仅是消极的抵抗。“哼！”他心里想，“这是因为她有了自己的收入的緣故。可恶的乔里恩大伯！”

“我想你現在过得很舒服了吧？”他說。

“謝謝你，是的。”

“为什么你不讓我負担一点？尽管有那些事情，我也会肯的。”

她嘴边淡淡地一笑；可是沒有回答。

“你总之仍旧是我的妻子，”索米斯說。他为什么要說这句話，說这句話是什么意思，他在当时以及事后始終搞不懂。說这种廢話，簡直近乎荒唐，可是引起的后果却叫人意想不到。她从窗座上站起来，有这么半晌站着一动不动，盯着他看。他能看出她的胸口起伏着；接着轉过身去把窗子打开。

“开窗子做什么？”他厉声說。“你穿着这种衣服要着凉的。我并不可怕啊。”他发出一陣短促的笑声。

她也回答他一陣笑——輕微的笑声——輕微地，恨恨地。

“这是——习慣。”

"相当老的习慣!"索米斯同样恨恨地說。"把窗子关上!"

她关上窗子,又坐下来。这个女人——这个——他的妻子!已經有了一股力量了! 她坐在那里时, 他觉得这股力量从她身上发出来,就象一层鎧甲似的。他几乎是不自覚地站起来,向她走近一点; 他想看看她臉上的表情。她的眼睛毫不畏縮地和他对看着。天哪! 这双眼睛多么清彻, 被那白皮肤衬得多么的深褐,还有那一头火一样的琥珀头发! 还有,肩头多么白晰! 眞是怪感覚! 他应当恨她啊!

"你还是告訴我的好," 他說; "离掉了对于我好,对于你也好。当初那件事情太过时了。"

"我已經告訴你了。"

"你难道指望我相信你一点事情沒有——沒有人?"

"沒有人。你得在你自己身上去找。"

这一頂, 頂得他很不好受, 索米斯向鋼琴走了几步,又回到火爐面前,这样来回走着,就象旧日在他們的客厅里自己的心情受不了时常常做的那样。

"这不行," 他說。"你丢掉我的。按照一般道理。应当由你——"

他看見她的白肩膀聳了一下,听見她低低地說:

"是的。为什么那时候你不跟我离婚呢?当时我会在乎嗎?"

他停下来, 带着一种好奇心凝望着她。如果她眞正是一个人过的話, 她平日究竟怎样消磨呢? 而且当初他为什么不跟她离婚呢? 他一面瞠眼看着她,一面重又感到她一直不了解他,一直就对不起他。

"为什么你不能給我做个好妻子呢?" 他說。

"对了;嫁給你是个罪恶。我已經受过徳罰了。也許你会想

出什么办法来。你用不着怕我丢脸，横竖沒有什么可丢的。现在我看你还是走吧。”

索米斯感到一陣失敗感，就象一股襲人的寒霧；他覚得連自己的正当辯护都被人剝夺了似的，覚得另外有种东西連自己也解釋不了。他木然抬起手来，从火爐架上取下一只小瓷碗，翻过来看。

“罗威斯托夫特瓷，”他說。“你哪儿得来的。我在乔布生拍卖行买到一只跟它完全一样。”猛然間，他想起好多年前他曾經跟她一同买过瓷器；他一面忍受着回忆的痛苦，一面尽盯着那只瓷碗看，就象碗里盛着过去的一切似的。她的声音使他惊醒过来。

“你拿去吧。我不要这个东西。”

索米斯把碗放回原处。

“拉拉手好嗎？”他說。

她的唇边浮出一点微笑，把手伸出来，在他相当热烈的心情下，手碰上去很冷。“她是冰做的，”他心里想——“她永远是冰做的！”可是便在脑子里掠过这种念头时，她衣服和身上的香味仍旧使他的心神把持不住，就好象她心里面的温情——从来不是給他的——在掙扎着表現它的存在。他轉身走了；出了房子一路走去，仿佛有人揮着鞭子在后面赶他那样；連馬車都不叫一部，看見空蕩蕩的河濱道，寒冷的河流和篠悬木叶子密层层鋪在地上的影子，反而好受——他心緒非常之乱，慌慌張張的。又是慌，又是气，隐隐有点着急，就象自己造成什么大錯，而这些錯誤的后果他一时还看不到似的。忽然他脑子里来了一个怪念头：她如果不說，“我看你还是去吧，”而是說的，“我看你还是住下罢！”他会是怎样的感想，又会做出怎样的事情来呢？經过这么

多年的分居和怀恨，她那可詛咒的魅力便在現在还是等着他。等在那儿，随时随地只要有那么一个手势，或者碰这么一下，就会騎到他的头上来。“我跑去眞是个傻瓜！”他喃喃說着。“一点进展沒有。哪个想象得到？我从沒有想到——”記忆飞回到他結婚的头几年里，和他开起殘酷的玩笑来。她不配保留她的美——他曾經占有过的而且那样熟悉的美。他对自己傾慕的頑强涌起一陣憤恨。多数的男子会見都不要見她，这正是她自己找的。她毁掉他的一生，伤透了他的自尊心，害得他連个儿子都沒有。然而仅仅見她一面，和从前一样的冷，一样的頑抗，却有力量使他完全顛倒！她眞有这样的魔力，他媽的！无怪她这十二年来，如她自己說的，一直守身如玉呢。原来波辛尼——想起这个家伙眞是可恨——这么多年来仍旧活在她的心里！索米斯說不出自己知道这种情形时的心理，究竟是开心还是不开心。

快到他的俱乐部时，他終于停下来买了一份报紙。一条头号标題印着：“波尔人不承認宗主权！”宗主权！“就跟她一样！”他想：“她一直就这样不承認。宗主权！我在法律上仍旧有。她住在那所破烂的小公寓里一定极其寂寞呢！”

第十二章

在福尔賽交易所里

索米斯加入了两个俱乐部做会員；鉴賞家俱乐部被他印在名片上，但是很少去，除旧俱乐部他不肯印在名片上，但是常去。这原是一个自由党的組織，但是五年前，他先弄清楚了这里面的会員，即使在政治主張上不是保守党人，但在思想感情上和財力上差不多全是十足的保守党人；这样弄清之后方才加入。拉他进去的是尼古拉叔叔。那間漂亮的閱覽室是亚丹姆① 式的装修。

那天晚上走进俱乐部时，他先看一下电报牌子上有什么德兰士瓦的新聞，看到公債从今天早上就跌到七十六。他正在轉身向閱覽室走去时，听見身后一个声音說：

“怎么样，索米斯，那天丧事办得不錯。”

原来是尼古拉叔叔，穿了一件大礼服，領子是自己特别縫制的，一根黑領带上面穿了一只圈子。天哪！八十二岁了，看上去多么年輕，又多么整洁！

“我想罗杰活着一定会高兴的，”他的叔父又說下去。“事情办得眞正不錯。布列克萊嗎？② 讓我記下来。布克斯登③ 我去了毫无用处。那些波尔人鬧得我心煩意乱——張伯倫这家伙簡直在逼着国家打仗。你怎么看法？”

“准要打，”索米斯咕噜一句。

尼古拉一只手摸摸自己剃得很光的下巴，夏季休养之后脸色是那样紅紅的；他的嘴唇微微撅了出来。这件事情使他所有的自由党人的主張又复活了。

“我不放心这个家伙；他是个坏星宿。如果打仗的話，房产就要跌价。罗杰的财产就会弄得你很棘手。我时常跟他說有些房子应当卖掉。他啊完全是个頑固不化的呆鳥。”

“你們两个是一对！”索米斯心里想。可是他从来不跟一个叔父頂嘴，他就是这样使他們始終覚得他是个“精明家伙”，而且請他担任自己財产方面的法律顧問。

“悌摩西家里的人告訴我，”尼古拉說，声音低下来，“达尔第終究逃走了。对于你父亲倒是放下千斤担子。这个人是不堪救葯的。”

索米斯又点点头。如果說有什么問題在福尔賽家人中間会意見一致的話，那就是关于蒙达古·达尔第的人格了。

“你要当心，”尼古拉說，“否則他又会出头露面。維妮佛梨德最好把坏牙拔掉，我要說。东西已經坏了犯不着再留下来。”

索米斯斜睨了一眼。經过剛才一番会見的激怒之后，他在这些話里面很容易感到是涉及他自己。

“我是劝她这样，”他簡短地說。

“哎，”尼古拉說，“我的轎車在伺候着；我得回家了。我身体很不好。替我問候你父亲。”

---

① 劳勃特·亚丹姆(一七二八——一七九二)，英国名建筑家。

② 意不明，或是指一种补葯。

③ 达比州一个休养地。

这样把血統关系神而明之一下之后，他就以年輕的步伐走下石阶，由那个小侍役給他把皮大衣裹上。

“我看見的尼古拉叔叔永远在說‘身体很不好’，”索米斯沉吟着，“也永远是这副活到一百岁的样子，我們这家人眞怪！照他的样子，我还有三十八年的健康呢，哼！我可不打算拿来白活。”他走到一面鏡子前面，站在那里打量自己的容貌。臉上除掉一两条皺紋，两撇小黑上須有三四根白的外，他比起伊琳来又老到哪里去呢？都在壯年——他和伊琳确确实实都在壯年。他脑子里忽然来了一个古怪的念头。荒唐！蠢透！可是同样的念头又来了。这样一再引起来使他当眞着了慌，就象要发寒热之前第二次打寒战一样。他在秤体重的机器上坐下。十一司东。[①]二十年来，他的体重增加了还不到两磅。她几岁了？快要三十七了——这样的年紀，还不算太老，还来得及生个孩子——一点不算老！下月九号才三十七岁。她的生日他記得很清楚——过去他一直都象奉行宗教仪式一样地給她庆祝生辰；便是最后那次她没有多久便离开他出走的生日，他那时几乎已經肯定她对他不忠实了，但仍旧照样庆祝。四个生日在他家里过掉。过去他总是盼望这个日子，因为他送礼物的用意，表面上好象是感謝，实际上是企图多少以此获得她的欢心。只有最后那个生日，的确是个例外——那一次他因为有私心，弄得宗教味儿太重了！想到这里，他就避免再想下去。記忆是一堆枯叶，一个人的所作所为就象是复在枯叶下面的死尸，隐隐傳出一股令人不愉快的气味来。接着他忽然想起，“她过生日我可以送她一样礼物。反正我們都还是基督徒啊！能不能——能不能我們又复合呢？”他

---

① 英国重量单位，一司东合十四磅。

坐在体重机上深深叹口气。安耐特！唉！可是在他和安耐特之間的一个最大阻碍就是这个混蛋的离婚！怎么离法呢？

“男人只要自己肯承担的話，离婚总是离得掉的。”这是乔里恩的話。

可是他为什么要自己出丑，出这次丑呢？他的整个事业就是保障法律，这一来連他的前程都有断送的危險。这不公平！这是傻瓜做的事情！分居了十二年，在这十二年中，他从来沒有提出离婚过，这使他在法庭上不可能拿她和波辛尼的过从作为离婚理由。他既然始終沒有提出离异，这就是說他已經不予追究了；現在即使能搜集到当年她和波辛尼交往的証据，也无济于事，而且証据未見得搜集得到。还有，他还有自己的身份，决不容許自己旧事重提。他受的痛苦太深了。不行！只有她那一方面有把柄才离得掉——可是她却否認了；而且——几乎可以說——他也相信她。沒办法！簡直的沒办法！

他从坐得凹进去的紅絲絨座子上站起来，覚得五脏六腑都不受用。这样下去，他断断睡不了覚。他拿起大衣和帽子，走出俱乐部，向东走去。到了特拉法尔加方場时，他发覚一陣騷动的人声从河濱道口子上向他迎过来；原来发現是許多报販在大声叫喚，簡直听不出叫的什么，他駐足傾听，正好一个报販走过来。

“卖报啊！号外！克魯格提出最后通牒！宣战！”索米斯买了报紙。是报館的最后消息！他的第一个念头是“波尔人在自杀！”他的第二个念头是“我还有什么股票应当卖掉的？”如果有的話，他就是錯过机会——明天城里的行情一定会大跌。他輕蔑地頷一下首，算是接受了这种想法。这个最后通牒是大不敬。他宁愿蝕本决不放它过身，波尔人要給他們一点苦头吃吃，而且一定会吃到苦头；可是要他們就范至少得三个月，那边的軍队还

不够，永远落在时間后面，这个政府。这些报贩子眞可恶！把大家吵醒了有什么用处？明天早飯的时候知道滿来得及。他想到自己的父亲怕了起来。这些报贩子一定会一路嚷到公园巷。他招呼了一部馬車，上了車，他就叫車夫上公园巷去。

詹姆士和爱米丽才上楼去睡覚。索米斯先把消息告訴瓦姆生，就預备随瓦姆生上楼。后来一想，又站下来說："你是怎么想法，瓦姆生？"

管家原在拿一把帽刷子刷着索米斯的絲絨帽子，这时停下来，臉向前微傾，低声說：

"哦，少爷，当然，他們一点希望沒有。可是听人說，他們枪打得很准。我有个儿子就在英尼斯吉林騎兵旅① 服役。"

"你，瓦姆生，我还不知道你結了婚呢？"

"是啊，少爷。我沒有講过。我想他是会开出去的。"

索米斯自以为对瓦姆生一直很熟悉，現在才发現自己知道他的身世很少，不覚有点震动，可是及至发現这次战爭說不定会影响到他的个人生活方面时，这点些微震动却被战爭給他的小小震动盖下去了。他是在克里米亚战爭那一年生的，等到他能够記事时，印度叛变② 已經結束了；从那时候起，英帝国的許多小战爭全都是职业性質的，③ 跟福尔賽家人以及他們在这个国家所代表的一切都不发生关系。这一次战爭当然也不会例外。可是他的心思很快的就想到自己的一家人。海曼家的两个孩子听說在什么騎兵义勇队里——这件事一直都使他覚得高兴，

① 英国的名騎兵旅。

② 指一八五七——一八五九年的印度士兵起义，是印度人民反对英国統治的一次起义。

③ 即只动用了正規部队，并不招募平民参軍。

在騎兵义勇队里相当神气；他們总是，或者經常是，穿一套藍軍服，上面鑲些銀边，騎着馬。还有亚其保尔德，他記得也参加过一个时期的民兵团，可是他父亲尼古拉生了很大的气，說他游手好閑，穿着軍服到处招搖，弄得亚其只好不干了。最近他在那儿听到，小尼古拉的长子，小小尼古拉参加了义勇兵。“不，”索米斯心里想，一面慢慢上楼，“这算不了什么！”

他站在自己父母的臥室和更衣室外面上楼的地方，盘算着要不要闖进去說两句安慰的話。他打开楼梯口的窗子，傾听着。他只听見从毕卡第里大街那边傳来一片隆隆声，心里想，“这些汽車再增加的話，房产可要受影响了。”他正准备上楼到那間經常替他留的房間去，就在这时候傳来了一声报販粗嗄而匆促的叫喚，虽則人离开还有一段路。来了！而且要經过这所房子！他敲敲自己母亲的房門，走了进去。

他父亲正坐在床上，在一头被爱米丽經常剪得很漂亮的白发下面，两只耳朵正竪着听；白被单、白枕头，衬得他臉色紅紅的，而且极端整洁；高領的薄睡衣下面聳出两块肩胛骨，就象山峰一样。詹姆士的头并不动，只有枯皺的眼皮下面一双灰眼睛，帶着猜忌的目光，正从窗口移向爱米丽这边来。爱米丽裹着一件长服，在室內来回走着，一面按着一只香水瓶的橡皮球。室內微微聞得出她洒的花露水味道。

“不要紧！”索米斯說，“不是火警。波尔人宣战——罢了。”

爱米丽停下来。

“哦！”她只說了一个字，眼睛看看詹姆士。

索米斯也看看自己父亲，詹姆士有点出乎他們的意外、就好象有什么他們不熟悉的念头在他脑子里作怪似的。

“哼！”他忽然說，“我可看不到战爭結束了。”

"胡說，詹姆士！ 不到圣誕节就会完的。"

"你懂什么？"他厉声回答她。"事情很糟糕——而且在这样深夜里！" 他沉默下来，他的妻子和儿子，就象受到催眠一样，等待他說："我說不了——我也不知道；我早知道会是这样！" 可是这些話他并沒有說。一双灰色眼珠移动着，默默地，在室内找不到什么。接着被单下面动起来，两只膝盖突然聳得很高。

"他們应当派罗伯茲① 去。这全是格兰斯頓那个家伙和他的馬裘巴事件② 搞出来的。"

两个听的人从他的声音里听出跟平日有点两样，含有一种眞正的焦灼。那意思好象是說："我将永远看不見这个老国家太平了。在我还沒有来得及知道她打胜的时候，我就得死了。" 母子两个虽則同样感到不能鼓励詹姆士这样鬧下去，可是都有点感触。索米斯走到床前，摩摩他从被底下伸出来的一只滿是青筋的、又长又皺的手。

"記着我的話！"詹姆士說，"公債要跌到票面。我敢說，法尔說不定会去报名参軍。"

"哦，不要，詹姆士，"爱米丽叫道，"你講話好象有什么大禍临头似的。"

她安慰的声音好象使詹姆士总算平靜下来。

"嗯，" 他說，"我是告訴你会是什么情形。敢說，我也不知道——从来也不告訴我什么。你睡在这儿嗎，孩子？"

危机过去了，他現在会平靜下来，回到他正常的焦灼程度

---

① 菲得列·罗伯茲，英国侵略印度的将軍，所以詹姆士認为应当派他去；后来波尔战爭失利，英国仍旧派了罗伯茲去挽回局势。

② 見45頁注。

了；索米斯告訴父亲說他今晚睡在家里，把父亲的手按一下，就上楼进自己的房間去了。

第二天下午索米斯到悌摩西家去；这么多年来从来沒有看見这么多的人过。在这种国家出了大事的时刻，一个人簡直是沒法避免不上这儿来的。并不是因为事情有什么不妙，也不是因为有那么一点点儿不妙而需要互相肯定一下并沒有什么不妙才跑来的。

尼古拉早就到了。他头一天碰見过索米斯——索米斯說准要打起来。这个克魯格老家伙眞是昏了头——可不是，他不是足足七十五岁了嗎？（尼古拉是八十二）悌摩西講了什么？那次馬裘巴事件之后，就使他很不好受。波尔人全是貪得无饜的！黑头发的佛兰茜紧接着尼古拉就到了，她的抬杠子口气眞不愧一个罗杰女儿的自由精神；她插嘴說：

“沒有一个好的！尼古拉叔叔。外地人① 值几个大錢？”几个大錢，什么話！新說法，大家認为都是她哥哥乔治造出来的。

裘丽姑太認为佛兰茜不应当講出这种話来。亲爱的馬坎德太太的儿子查理·馬坎德就是个外地人，可是沒有人能說他貪得无饜啊。佛兰茜听到这里，就来了一句自己的俏皮話，听得大家非常震駭，而且后来常常被人拿来重复：

“哼，他父亲是个苏格兰人，② 她母亲是个毒蛇。”

裘丽姑太赶快把耳朵堵起来，已經迟了，海絲特反而笑起来；至于尼古拉，本来沒有說俏皮話的本領，因而对俏皮話也沒

---

① 波尔人虽是荷兰人血統，但在南非已經根生土长了二百年，所以称十九世紀殖民到南非来的英国人为“外地人”。

② 意为吝嗇鬼，是英格兰看不起苏格兰人的口头禪。

有口味。正在这时，馬琳·狄威第曼来了，几乎接着就是小尼古拉。尼古拉看見儿子，站起身来。

“我得走了，”他說，“尼克現在可以告訴你們这次賽馬哪个贏。”他給自己的大儿子来这么一下，就走了；这个大儿子在会計上大名鼎鼎，而且是一家保險公司的董事。跟他父亲一样从来就不是个跑馬迷。亲爱的尼古拉！他指的什么賽馬呢？还是他講的一句笑話呢？这么大的年紀眞精神！亲爱的馬琳要放几块糖？加尔斯和吉賽好嗎？裘丽姑太認为他們的騎兵义勇队目前一定忙着巡邏海岸呢，不过，当然波尔人是沒有軍艦的。不过法国人一有机会，可說不准会来点花头，① 尤其在那次可怕的伐苏达恐慌② 之后，悌摩西弄得极端不安，事后有好几个月都沒有买进什么。可恨的是那些波尔人，待他們那么好，还要忘恩負义——把詹梅生博士关了起来，③ 而馬坎德太太一直就講他是那样的一个好人。国家还派了米尔勒爵士④ 那样一个才智之士去和他們談判！她眞不知道波尔人究竟要些什么？

可是，正在这时候来了一件破天荒的事情——在悌摩西家里眞是难得——这都是出了大事情时才会偶尔带来的。

---

① 当时欧洲大陆上的輿論都同情波尔人，不贊成英国的举动，法国尤其明显。

② 一八九八年九月法軍两路进軍侵入埃及尼罗河上游，占領尼罗河边的伐苏达城，企图将法属剛果和紅海出口打通，后为吉青納的英埃联軍逼退。悌摩西大約因为持有苏伊士河股票，所以很吓了一下。

③ 詹梅生任英国南非公司的經理，企图将自己的軍队和亲英的威特倫杰支人联合起来，在德兰士瓦推翻波尔人。他的軍队被击溃，自己也做了俘虏。

④ 阿尔佛里德·米尔勒爵士是英国当时新任命的南非总督；他去了不久，就爆发了波尔战爭。

"琼·福尔賽小姐。"

裘丽姑太和海絲特姑太立刻站了起来，一面克制住旧怨，一面旧感情又在翻上来，一面又对这个"浪子回家"的琼感到得意，几种复杂心情使两个人抖了起来。呀，这眞是难得！亲爱的琼——这么多年——她气色多好呀！一点沒有变。她們几乎到了嘴边要說："你亲爱的祖父好嗎？"在这冲昏头脑的一剎那，两个老姊妹已經忘掉那个可怜的、亲爱的老乔里恩已經在地下长眠七年了。

在福尔賽家人中間，琼一直是最勇敢、最爽快的人；坚定的下巴，奕奕的眼睛，头发紅得象火，身个又小又矮；她在一張釘了有水鉆垫子的金边椅子上坐下，就好象自从上次来看望过两位祖姑之后，根本沒有隔开十年似的——十年的旅行、独立生活和照顧可怜虫的岁月啊。那些可怜虫近来全都是一个类型的画家、鏤刻家和雕刻家了，因此她对福尔賽家人和他們不可救葯的艺术見解就更加感到不耐煩。的确，她差不多已經忘掉她的族人还活在世上，現在带着挑战式的坦率向周圍巡視一下，使屋内的人全都感到极端的不舒服。她只是来看望一下两个"可怜的老东西"，并沒有指望会見别人，而且为什么她要跑来看望这两个可怜的老东西，她也簡直弄不懂；要末是这个原因，在她从牛津街往拉狄麦路一家画室的途中，忽然想起这两个被她不瞅不睬了好多年的老可怜虫，感到不过意起来。

又是裘丽姑太打破这种沉寂的局面："我們剛才还說，亲爱的，这些波尔人多么可恶！那个克魯格老家伙又是多么无耻！"

"无耻！"琼說。"我覚得他完全做得对。我們干什么要干涉他們？那些混蛋的外地人如果被克魯格全赶走了，那才眞叫活該。他們只是要錢。"

由于惊异而引起的沉默总算被佛兰茜打破了，她說：

“怎么？你是个亲波尔派嗎？”（无疑地这个名詞还是她第一次用）

“这个！为什么我們要管他們的事情呢？”琼說，就在这时候，女佣在門口說：“索米斯·福尔賽先生。”破天荒加上破天荒！室內的人全都要看琼跟索米斯会面时怎样一副嘴臉，因为大家都有一个鬼心眼，尽管并不知道，可总是疑惑自从琼的未婚夫波辛尼和索米斯的妻子演了那次不幸的事件之后，这两个人就沒有碰过面；就因为大家全抱有这样的好奇心，連問候一时都几乎打断了。这时只看見两人的手微微碰一碰，而且只把对方的左眼瞄了一下。裘丽立刻出来挽救这种局面。

“亲爱的琼眞是独出心裁。你想，索米斯，她認为不能怪波尔人。”

“他們不过是要独立，”琼說；“为什么他們不能独立呢？”

“因为，”索米斯回答，他嘴边的微笑稍稍偏了过来，“他們碰巧承認了我們的宗主权。”

“宗主权！”琼鄙夷地重复一句：“我們就不会喜欢别人对我們有宗主权。”

“他們有錢进項，这总是便宜的，”索米斯回答；“合同总是合同。”

“合同并不全是公平合理的，”琼冒火了。“如果不公平合理的話，那就要取消。波尔人比我們弱得多。我們大方一点沒有关系。”

索米斯冷笑一声。“这只是感情用事。”他說

海絲特姑太最怕抬杠子，这时候身子向前聳起，毅然說：

“在这个节季，这些时的天气会这么好。”

可是琼并不容她打断。

“我不懂得为什么感情用事有什么可笑的地方。这是世界上顶好的事情。”她恶狠狠向四周环視一下，裘丽姑太不得不再来拦阻。

“你最近买了什么画沒有，索米斯？”

她眞不愧是一个天生会說話的第一流能手。索米斯臉紅了。要他宣布最近买了些什么画，等于把自己送进輕蔑的虎口。因为不知怎么的，大家都知道琼就是偏袒那些还沒有成名的“天才”，而且最最鄙視“发迹”，除非是有她的一把力在里面。

“买了两張，”他說。

可是琼的臉色变温和了；她的福尔賽性格使她看出这是一个机会。为什么索米斯不能买点伊立克·考伯萊的画呢——伊立克是她最近的一个可怜虫？她立刻展开攻势：“索米斯可知道这个人的作品嗎？眞是了不起。这人是要起来的。”

哦，是的，索米斯看过他的画。据他看来，簡直是乱搨，永远不会受到欢迎。

琼冒火了。

“当然不会；受欢迎死也不来。我还当做你是个鑒賞家，不是画商呢？”

“索米斯当然是个鑒賞家啊，”裘丽姑太赶快說；“他的眼光眞是了不起——哪个人的画要起来他事先总能够知道。”

“哦，”琼抽进一口气，从水鉆垫子的椅子上一下站了起来，“我就恨这种成名的标准。为什么买画不找自己喜欢的买呢？”

“你的意思是，”佛兰茜說，“因为你喜欢那些。”

在这剎那的停頓中，可以听得見小尼古拉輕着声气談維娥萊（他的第四个）正在請人教粉笔画，他就不懂得这有什么用。

"再見，太姑，"琼說；"我得走了，"她吻了两位祖姑，恶狠狠地把室内环視一下，又說了声"再見"，就走了。一陣风好象随着她刮了出去，就象是大家都叹了气似的。

"詹姆士·福尔賽先生。"

詹姆士輕輕拄着一根手杖走进来，穿一件皮大衣，使他的样子看起来大得有点离奇。

室内的人全站起来。詹姆士眞老了；而且快有两年不上悌摩西家来了。

"这儿很热，"他說。

索米斯帮他脫掉大衣，在脫大衣时，看見自己父亲穿得那样利落，不由得暗暗喝采。詹姆士坐了下来，人家只看見他的膝盖、肘弯、大礼服和一部长胡須。

"这是什么意思？"他說。

这句話虽然沒有什么显明意义，可是，他們全知道是指的琼。他的眼睛搜索着儿子的臉。

"我想还是亲自来看看，他們給克魯格什么回答呢？"

索米斯取出一份晚报，念出上面的标題。

"我国政府立即采取行动——宣布战爭状态！"

"啊！"詹姆士說，叹口气。"我就怕他們会象老格兰斯頓那样拉起脚来就跑呢。① 这一次我們可要干掉他們了。"

大家全盯着他望。这个詹姆士！永远是嘮嘮叨叨。永远是心神不宁，永远在煩神！这个詹姆士老是說，"我早就告訴你会这样的！"还有他的悲观主义和他的小心謹愼的投資。一个福尔

① 一八七七年英国侵占德兰士瓦，一八八〇——一八八一年波尔人起义，迫使格兰斯頓承認德兰士瓦共和国的独立。

賽家年紀最大的人而有这样坚强的意志，簡直有点怪誕。

"悌摩西哪里去了？" 詹姆士說；"他应当注意这件事情。"

裘丽姑太說她不知道；悌摩西今天午飯的时候沒有說什么。海絲特姑太站起来挨了出去，佛兰茜有点不怀好意地說：

"波尔人不容易对付呢，詹姆士伯伯。"

"哼！你这个情报哪里来的？从沒有人告訴过我。"

小尼古拉平和的声音說，尼克(他的最大的)現在經常要去操練了。

"啊！"詹姆士說，瞠着一双眼睛望着——他的脑子里想着法尔。"他得照应他的母亲，"他說，"他沒有工夫去操練，那样一个父亲。"这些隐秘的吐露使得大家全都沉默下来，后来还是他开口。

"琼上这儿来做什么？"他带着怀疑的目光把室內人挨次地看了过来。"他父亲現在是个闊人了。"談話轉到乔里恩身上去，他还是什么时候看見过他的。現在他的妻子去世了，想来他会到国外去走走，会見各式各样的外国人呢；他的水彩画說不上来，可是倒出了名了。佛兰茜甚至于說：

"我們很想再碰見他；他相当的討喜。"

裘丽姑太想起有一次乔里恩在长沙发上睡着了，就在詹姆士坐的地方。他总是那样的和藹可亲；索米斯怎么看？

大家知道乔里恩是伊琳的委托人，都覚得这个問題有点微妙，全带着兴趣望着索米斯。索米斯頰上微微有点紅了。

"他的头发花白了，"他說。

眞的嗎？索米斯見过了他嗎？索米斯点点头，臉上紅暈消失了。

詹姆士忽然說："这个——我不知道，我不懂得。"

这两句話恰恰說出了在座的每个人的心情，好象什么事情后面都有点鬼似的，所以沒有人答腔。可是就在这时候，海絲特姑太回来了。

“悌摩西，”她低声說，“悌摩西买了一張地图，而且插上了三面国旗。”①

悌摩西插了——一声叹息在举座間傳开来。

如果悌摩西的确已經在地图上插上三面国旗的話，那么——这就說明国家在奋起之后是能有所作为的。这个战爭等于已經結束了。

① 这是因为当时的波尔人分三路进攻英屬納塔尔。

第十三章

乔里恩看出自己的处境

乔里恩站在好丽的旧臥室窗口；这房間現在已經改为画室，并不是因为有朝北的光綫，而是因为窗外的景色可以一直望見爱普索姆跑馬場的大看台。他移到旁边面临馬厩院子的窗口，向成天躺在鐘楼下面的伯沙撒吹吹口哨。那只老狗仰起头把尾巴摇摇。“可怜的老东西！”乔里恩想，又移到北窗那边去了。

自从他打算执行委托人义务以来，整整一个星期他都靜不下来；他的良心一直是敏銳的，現在覚得很不舒服了，他的怜憫本来容易激动，現在弄得更加煩乱了；此外还有一种怪感覚，仿佛自己的爱美感找到了什么具体的着落似的。秋意已經侵上那棵老橡树，树叶已經轉黃。今年夏天的太阳又大、又热。树如此，人的生命也是如此！“我应当活得久，”乔里恩想着；“因头缺少热的緣故，我也变黃了。如果我不能作画的話，就上巴黎去。”可是，他記忆中的巴黎并不給他什么快感。还有，他怎么走得了呢？他得留在这儿看索米斯搞出什么事来。“我是她的委托人。不能丢下她沒有人照应，”他想。他还能够清楚看見伊琳在她那間小客厅里，而这間小客厅他总共只进去过两次，这使他覚得很奇怪。她的美貌一定有一种强烈的和諧！任何維妙維肖的画象

決計画不出她那种神态来；她的本質就是——呀！对了，是什么呢？……馬蹄声把他又喚回那扇窗子口。好丽正騎着她的长尾小駒进了馬厩院子。她抬起头来，乔里恩向她招一下手。好丽近来相当沉默；年紀大了，他認为是，开始要为她的未来着想了——全都是这样，这些年輕人！时間这个东西的确是个坏蛋！走得多快呀！忽然感到自己这样浪費时間簡直是不可饒恕的愚蠢，他又提起画笔来。可是沒有用；他的眼睛就沒法集中——而且，光綫也暗下来了。“我要进城去一趟，”他想。在厅堂里，一个佣人和他碰上。

“一位女太太要見你，叫海隆太太。”

“太巧了！”他走进画廊——这間房現在还叫这名字——看見伊琳就站在窗口。

她向他走过来，一面說：

“我是闖进来的；穿过那边小树林和花园，从前总是这样跑来看乔里恩大伯的。”

“你来这儿不算是闖，”乔里恩回答；“这是历史安排好的。我剛才还想起你。”

伊琳笑了。那样子就象有什么东西使人眼睛一亮；并不仅仅是一种精神質地——比这还要安詳，还要完美，还要魅人。

“历史！”她低声說。“我有一次告訴乔里恩大伯愛情是不死的。唉，事实并不是这样。只是厌恶永远存在。”

乔里恩眼看着她。难道她对波辛尼的心終于淡了嗎？

“对了！”他說，“厌恶比愛和恨还要深些，因为厌恶是神經的自然作用，是我們改变不了的。”

“我是来告訴你，索米斯来看过我。他說了一句話使我害怕起来。他說：‘你还是我的妻子！’”

"怎么?"乔里恩冲口而出。"你不应当一个人住。"他仍旧瞠眼望着她,心里痛苦地想着,只要哪儿有美色,那儿就不会风平浪靜;有那么多人認为美色不道德,敢說就是这个緣故。

"还有呢?"

"他要和我握手。"

"你握了嗎?"

"握了。他进来时,我敢說他并沒有要握手的意思;可是在屋子里他变了。"

"啊! 你决不能再一个人在采尔西住下去了。"

"我又不認識什么女人可以邀来同住的,而且我也沒法定制一个情人,乔里恩大哥。"

"不成話說!"乔里恩說。"这事情眞是尷尬;你在这儿吃晚飯好嗎? 不吃? 那么,我送你进城去; 今天晚上我本来要进城的。"

"眞的嗎?"

"眞的。你等五分鐘我就来。"

在往車站的途中,两人談到繪画和音乐,談到英国人和法国人性格的对比,和他們对艺术見解的分歧; 可是在乔里恩眼中,那条直而长的小徑上篱落間的秋色, 一路上随着他們嘲啾的磧鶺鳥,杂草燒完后的清香,她的头頸的姿态,一双深褐而迷人的眼睛,不时盯他一眼,以及那个动人的身条,給他的印象要比相互間的談話深刻得多。他不自覚地腰杆直了起来,步伐也更加有彈性了。

在火車里,他就象向她进行口試一样問她平日是怎样消磨时間的。

她做做自己的衣服,上店家买买东西,彈彈鋼琴,搞点法文

翻譯。有一家出版社經常接点稿子，似乎可以增加一点收入。晚上很少出去。“我一个人生活得太久了，你知道，所以一点不在乎。我想我是天生的孤僻性格。”

“我不相信，”乔里恩說。“你熟人多不多？”

“很少。”

到了滑鉄卢車站时，他們叫了一部馬車，乔里恩送她到公寓的門口。分手时他握着她的手說：

“你知道，你随时都可以上罗宾山来找我們；有什么事情你一定要讓我們知道。再見，伊琳。”

“再見，”她輕声說。

乔里恩重又爬上馬車，不明白为什么沒有邀她一同去吃飯、看戏。她的生活多么孤独，多么枯寂，多么沒有着落啊！“什錦俱乐部，”他向車窗說了一声。馬車駛上河濱大道时，一个人戴着大礼帽，穿着大衣在旁边走过去，走得非常之快，而且紧挨着墙，就好象身子在擦着墙壁似的。

“天哪！”乔里恩心里說：“索米斯呀！他这时候来打的什么主意？”他在街角上停下馬車，从馬車里出来，向着索米斯走去的方向一步步走了回去，一直到眼睛看得見公寓的大門为止。索米斯已經在大門口停下来，正在望她窗子里的灯光。“他如果进去，”乔里恩想，“我怎么办？我又有什么資格怎么办呢？”这家伙講的話不錯。她現在还是他的妻子，他要找她的麻煩可絕对擋不了！“哼，他要是进去，”乔里恩想，“我就跟着进去。”他开始向公寓走去。索米斯又走近一步；已經快走进大門了。忽然間，索米斯停下，轉了一个身，向河这边走来。“怎么回事！”乔里恩想。“再走上十几步，他就会認出我了。”他轉身就溜。他堂弟的脚步声紧紧跟在后面。可是他赶到馬車面前，趁索米斯沒有拐弯就

上了車。“走!”他向車窗里說了一声。索米斯的脚步声挨着馬車追了上来。

“馬車!”他說。“有人了嗎? 咦!”

“咦!”乔里恩回答。“是你?”

灯光下照出他堂弟蒼白的臉上突然显出疑心,乔里恩主意拿定了。

“我可以带你一段路,”他說,“如果你向西的話。”

“多謝,”索米斯回答,就上了馬車。

“我去看了伊琳,”馬車走动时乔里恩說。

“是嗎?”

“你昨天去看了她,我曉得。”

“是的,”索米斯說:“她是我的妻子,你知道。”

那种口气,那种微翘的譏諷的嘴唇,使乔里恩忽然恼怒起来;可是他抑着怒气。

“你当然明白,”他說,“但是如果你要离婚的話,那还是不去見她为妙,你說是嗎? 人不能一脚跨两条船。”

“很感謝你的忠告,”索米斯說,“可是我还沒有拿定主意呢。”

“她已經拿定了,”乔里恩說,眼睛正視着他;“你知道,再要象十二年前那样是不可能的了。”

“那要看情形。”

“你听我講,”乔里恩說,“她現在很难处,我是唯一的在法律上对她的事情有发言权的人。”

“还有我,”索米斯頂他,“我也很难处。她这样是自作自受。我是她造成的。現在我还沒有决定,为她本身的好处究竟要不要她回家。”

“什么?”乔里恩叫了出来;他整个身体感到一陣战栗。

“我不懂得你这句‘什么’是什么意思,”索米斯冷冷地回答;“你在他的事情上的发言权，只限于付給她的进帳;請你記着这个。当初因为离婚使她太丢丑了，我才保留了自己的权利，而且,如我剛說的,要不要行使这些权利,我現在还不敢說。”

“天哪!”乔里恩脫口而出,接着发出一声短笑。

“对了!” 索米斯說,声音里带有恶毒意味。“我还沒有忘記你父亲給我取的諢名呢，‘有产业的人’! 我这个諢名并不是白白給人起的。”

“这簡直匪夷所思,”乔里恩喃喃說。哼,这家伙总不能逼着自己妻子和他同居。那些旧礼教的日子已經过去了。反正! 他轉过来把索米斯看看,心里想,“他是眞的嗎,这个男人?”可是索米斯看上去非常眞实,端端正正坐着,蒼白的臉上两撇剪得很齐的小胡子,看上去很漂亮，一片嘴唇翹成固定的微笑，露出一只牙齿。有这么大半天,双方都不做声,乔里恩心里想,“我不但沒有帮她忙,反而把事情搞得更糟了。”索米斯突然开口了:

“从各方面說来,这对她是再好不过的事情。”

乔里恩听了这話，心緒变得极端激动起来。在馬車里簡直坐都坐不住。那情形就象自己和千千万万的英国人囚禁在一起,和他認为十分可厌然而明知道完全是人情之常、但是无法理解的国民性格关在一起——这种性格就是英国人对契約和既得权利的强烈信念,和他們强迫执行这些权利的心安理得的道德感。現在在这部馬車里，坐在他旁边的恰恰就是这种财产意識的具体表現，可以說是它的肉身——而且是他的亲骨肉! 这太荒誕不經了,太吃不消了! “可是这里面还要多一点!”他带着厌恶想着。“人家說,狗是会吃自己吐出来的东西的! 看見她之后又引

起他的饞病了。美色啊！眞是見鬼！”

“我說的，”索米斯說，“我还沒有拿定主意呢。你能够做做好不要管她的閑事，我就感謝不尽。”

乔里恩咬着自己的嘴唇；他这人一向討厌吵架，現在几乎巴不得吵一下了。

“我不能答应你这种事情，”他簡短地回答他。

“很好，”索米斯說，“那么我們大家都有数了。我在这儿下車。”他叫馬車停住，沒有說話，也沒有打招呼就下車走了。乔里恩上了自己的俱乐部。

街上正叫喚着战事的头一次消息，可是他并不理会。他有什么办法帮她忙呢？他的父亲如果活着多好！他父亲会有很多办法可想呢！可是为什么他不能做他父亲所做到的那一切呢？他的年紀难道不够大嗎？——快五十岁了，而且結过两次婚。还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都已經成年。“眞怪，”他心里想。“如果她姿色平平，我未見得会这样关心。美色，当你感覚到它时，眞是个魔鬼！”他怀着煩乱的心情走进俱乐部的閱覽室。就在这間閱覽室里，有一年夏天的下午他曾經跟波辛尼談过話；便是現在他还記得自己为了琼的緣故給了波辛尼一大段隐秘的演講，还大胆提出自己关于福尔賽家人的診断；而且他当时警告波辛尼提防的究竟是哪一种女人，他自己就弄不清楚。現在呢！他自己几乎也需要这样一个警告了：“可恨又可笑！”他心里想，“眞正的可恨又可笑！”

第十四章

索米斯发現自己要什么

那句"那么我們大家都有数了"說說很便当，但是說时究竟是什么意思，可不是那样便当。索米斯說这句話时也不过是发泄一下自己痛苦着的妒忌本性而已。他从馬車里出来时满怀憤恨——恨自己沒有看見伊琳，又恨乔里恩看到伊琳；現在又恨沒法說出自己究竟要的是什么。

他不坐馬車是因为再坐在他堂兄身边太吃不消了；他一面快步向东走去，一面在想："乔里恩这个家伙我一点也不相信。一个为人不齿过的人，永远是为人不齿的！"这家伙当然会同情——同情——放蕩的(他避免用罪恶这个字，因为对于一个福尔賽說来，这字眼未免太戏剧化了)。

这样决定不了自己要的什么在他还是一件新事情。他就象小孩子一样，人家答应給他一件玩具，又拿走他一件玩具，在两者之間总放不平；他对自己感到詫异。不过在上星期天，他的愿望还很簡单，只要自由和安耐特。"我上她那儿去吃晚飯，"他想。看見安耐特說不定会重新使他心思坚定，煩躁平息，头脑清楚起来。

飯館里人相当的滿——有不少外国人和外表好象是文学家

和艺术家的人。从杯盘声中間傳来片断的談話，他清楚听見有人同情波尔人，并且譴責英国政府。“她們的这些主顧眞不足道，”他想。他木然吃完晚飯，喝掉另外叫的咖啡，始終不讓拉摩特母女知道他来了，一直等到吃完，才小心不讓人家看見，向拉摩特太太的密室走去。不出他所料，母女两个正在吃夜餐——这頓夜餐看上去要比他吃的晚飯好得多，他倒有点懊悔起来——她們招呼他时表現的詫异簡直就象眞正的詫异，使他忽然疑心起来，心里想：“我敢說她們老早就知道我来了。”他偷偷看了安耐特一眼，但是看得很仔細。这样美，而且看上去这样坦率；她会不会是在引他上鈎呢？他轉向拉摩特太太說：

“我在这里吃的晚飯。”

眞的嗎？她早知道多好！可以給你推荐几样菜；可惜可惜！索米斯的疑心更加証实了。“我做事得当心点儿！”他突然想。

“先生，再来一小杯最特等的咖啡；和一杯格兰馬尼尔吧？”拉摩特太太站起来，吩咐这些精美飲料去了。

索米斯現在单独和安耐特在一起了，他說，“怎么样，安耐特？”唇边浮起一点防御性的微笑。

女孩子臉紅了。在上星期天这就会使他心神不能自持，現在給他的感覚却象看見自己养的一条狗望着自己摇头摆尾。他有一种古怪的权力感，就象自己說一声“来吻我”，她就会过来吻他似的。然而——古怪的是——屋內好象另外还有一張臉，一个身材；而他感到心痒难熬的，究竟是为了那一个，还是为了这一个呢？他的头向飯館那边掉一下，說道：“你們有些主顧很特别，你喜欢这种生活嗎？”

安耐特看了他一下，眼睛垂下去，玩弄着手里的叉子。

“不，”她說，“我不喜欢。”

"我已經到手了,"索米斯想,"只要我要她。可是我要她嗎?"她有风度,长得美——很美;很嬌嫩,趣味还不算俗。他的眼睛在小房間里溜了一轉,可是脑子里已經溜到另外一个地方——灯光半明半暗,銀色的墙壁,緞木鋼琴,一个女子靠鋼琴站着,就象要避开他似的——这女子的雪肩是他瞧得的,而那双深褐色的眼睛是他渴望瞧得的,头发好象一堆深琥珀。正如一个艺术家总在追求那不可实現的,而且愈追求愈感到飢渴的东西一样,索米斯在这当儿心里也涌起一陣由于旧情从来沒有得到滿足而引起的飢渴。

"不过,"他泰然說,"你还年輕呢。你有很大的指望。"

安耐特摇摇头。

"我有时覚得除了做苦活之外,什么指望都沒有。我并不象媽媽那样欢喜做活。"

"你母亲眞了不起,"索米斯带点开玩笑的味儿說;"她决不肯讓失敗做她的房客。"

安耐特叹口气。"人有錢一定非常好过。"

"哦! 你有一天也会有錢的,"索米斯答,仍旧带那一点开玩笑的味儿;"你别愁。"

安耐特聳聳肩膀,"先生是好心腸。"她在自己撅起的嘴唇中間塞进一块巧格力糖。

"对了,亲爱的,"索米斯想,"嘴唇很美呢。"

拉摩特太太捧着咖啡和甜酒进来; 談話結束了。索米斯坐了一会就起身告辞。

苏荷区的街道一直給索米斯一种財产不得其人的感覚; 这时他在街上一面走,一面在盘算。伊琳过去只要給他生过一个儿子,他現在也不会这样鴈里不鴈忿地追求女人了! 这种思想

从他意識深处那間阴暗的小警卫室里跃了出来。一个儿子——使你能有所指望，使你的余年能活得值得，使你能把自己遺留給他，使自己能永远存在下去。“如果我有个儿子，”他咬牙切齿地想着，“一个正式的合法的儿子，我就可以象过去那样百事迁就地生活下去。反正女人都是一样。”可是他走着走着又摇头起来。不然！女人并不都是一样的。往日他过着不如意的結婚生活时，有不少次曾經企图这样想过，但是总不成功。他現在还是沒法这样想。他想把安耐特看作跟另外那个女子一样，可是并不一样，她沒有往日的那种情感誘惑。“而且伊琳是我的妻子，”他心里想，“我的合法妻子。我并沒有做什么对不起她的事情，使她要离开我。为什么她不能和我复合呢？这是正正当当的事情，法律容許的事情，一点不会引起人家閑話，一点不大惊小怪的。如果她不喜欢——可是为什么她要不喜欢呢？我又不是个麻瘋病人，而她——她現在已經沒有什么爱情对象了！”她就象一所空房子，就等着他这个法律上有所有权的人重新住进去，重新占有她；所以为什么他要接受离婚法庭上的那些迁就，那些忍辱含垢，和那些无形的失敗呢？以索米斯这样一个有城府的人，一想到一点不招致物議就可以悄悄重新收回自己的財产，这簡直是一种强烈的誘惑。“不，”他沉吟着，“我很高兴去看了那个女孩子。現在我知道我要哪一个了。只要伊琳肯回来，她要我多么体貼我就多么体貼；她可以自顧自地生活；可是也許——也許她会来迁就我的。”他的喉咙象塞了一块东西似的。他頑强地沿着格林公园的栏杆向他父亲的房子走去，一面故意踏着月下走在自己前面的影子。

第二卷

第 一 章

第 三 代

十一月里的一个下午，乔里·福尔賽正沿着牛津的高街一路走来；法尔·达尔第正沿着这条街一路走去。乔里剛換掉划船的法兰絨褲子，正要上油鍋俱乐部去；这个俱乐部他是新近被通过为会員的。法尔是才換掉騎馬装束，正要往火里跳① ——那是谷市場的一家馬票号。

“你好！”乔里說。

“你好！”法尔回答。

这两个表弟兄只見过两次面，第一次是二年級的乔里請法尔吃飯；第二次是昨天晚上在一个有点外国情調的場合下碰見的。

在谷市場一家縫衣店的楼上住着那些得天独厚的未成年的年輕学生之一，这家伙父母双亡，承繼了一大笔遺产，保护人离得很远，而且天生的劣根性；十九岁时就开始搞起那种富有誘惑力、而且为普通人所不能理解的玩意儿，因为对于一般人說来，一次破产就很够受了。由于备有在牛津能找到的唯一的一座輪盘賭具，他已經出了名，而且正以令人目炫的速度搶前花掉他的未来遺产。他比克倫姆还要克倫姆气，不过比較属于那种臉色

紅紅的，肥头胖脑的类型，沒有克倫姆那种逗人的懶洋洋派头。对于法尔說来，有人带他去玩輪盘賭簡直等于受一次洗礼，接着在若干小时后，又会受一次回校的受信礼，那就是从装有遮人耳目的鉄窗爬进去。有一次晚間，正玩得兴高采烈的时候，法尔一双原来盯着那誘惑的綠呢台子的眼睛抬了起来，在烟霧弥漫中看見对面正是他的这位表哥："紅門啊，单門啊，小門啊！"后来就沒有看見过他。

"上油鍋俱乐部去喝杯茶，"乔里說，两人走了进去。

一个外人看这两个人在一起，定会在这两个第三代福尔賽表弟兄中間看出一种說不出的类似的地方；臉上的骨架完全一样，不过乔里的眼睛灰得深一点，头发淡一点，而且还要鬈。

"侍役，請你来点茶和松餅涂牛油。"乔里說。

"抽一支我的香烟嗎？"法尔說。"昨天晚上我看見你的，运气怎样？"

"我沒有賭。"

"我贏了十五鎊。"

乔里想起自己父亲有一次神經起来，談到賭博的話——"你被人家贏了去，你会不开心，你贏了人家的，又会不过意。"他很想把这話重說一遍，但是仅仅說：

"无聊的玩意儿，我覚得；那个家伙我跟他中学同学。一个頂无聊的人。"

"哦，我不知道，"法尔說，就象自己信仰的神被人家輕薄时在做辯护一样；"人倒很漂亮。"

---

① 西諺有"从油鍋里跳进火里"，作者借用这句諺語从油鍋联系到跳火，以喻法尔嗜賭。

两个人不作声，噴着香烟。

“你見过我的家里人吧，是不是？”乔里說。“他們明天下来。”

法尔脸有点漲紅了。

“是嗎！ 我可以透給你一点曼却斯特本月讓点賽的苗头，很难得的。”

“謝謝，我只对老式賽馬① 有兴趣。”

“那种跑馬你贏不了錢，”法尔說。

“我就討厌那种跑馬場，”乔里說；“又鬧又有气味。我喜欢草地賽馬。”

“我还是坚持我的意見，”法尔回答。

乔里笑了，笑得就象他父亲一样。“我就沒有意見，我每次賭錢总是輸。”

“当然啊，你得花錢学乖。”

“当然，可是只是乱七八糟地你欺我詐。”

“当然罗，否則他們就会欺詐你——有意思就在这里。”

乔里显出輕蔑的神气。

“你自己玩点什么呢？ 划船嗎？”

“不——騎馬，到处去跑。下学期我要打馬球了，如果能够叫外公出錢的話。”

“那是詹姆士爷爷，是不是？ 他是什么样子？”

“比山岳还老，”法尔說，“而且总認为自己要弄得傾家蕩产。”

“我想我的祖父跟他是弟兄。”

“我覚得这些老骨董沒有一个够得上大方的；”法尔說，“他

---

① 英国的这种大賽馬只卖彩票，賭博的气味較少。

們一定是崇拜金錢。”

“我的祖父并不！”乔里热情地說。

法尔彈掉香烟上的烟灰。

“錢只合拿来花掉，”他說；“我眞想能够多一点錢。”

乔里眼睛直接抬起来把他看了一眼，这种判断的目光，是从老乔里恩遺傳来的；錢是不应当拿来在嘴里談的！又是沉默，两人喝着茶，吃着松餅涂牛油。

“你家里人下来住在哪里？”法尔問，竭力装得随便的样子。

“住彩虹旅館。你对战局怎样看法？”

“始終很糟糕。那些波尔人一点不痛快，为什么不堂而皇之打一下？”①

“为什么要那样？除掉他們这种打法，别的打法都是对他們不利的。我倒佩服他們。”

“騎馬和打枪他們是会的，”法尔承認，“可是討厌得很。你認識克倫姆嗎？”

“麦頓学院的嗎？只認識他的臉。他也是那伙浪里浪蕩的一个，可不是？紈袴，綉花枕头。”

法尔用肯定的語气說：“他是我的朋友。”

“哦！对不起！”两人都窘着坐在那里，瞠着一双眼睛不看对方，都抓着各自一套心爱理由开始瞧不起对方起来。因为乔里不自覚地在模仿一种类型的人，那些人的格言是：“你这种人要我們討厌都不配。人生太短促了，我們要談得快些，干脆些，多做，多知道，而且任何你能够想象得到的事情我們都不大想談，我是

---

① 波尔人由于地形熟悉，擅长游击战，尤其在波尔战爭后期使英国軍队感到非常棘手。

'最优秀的'——最坚强的。"而法尔也在不自覚地模仿另一种类型的人，那些人的一套格言是："你这种人要我們感覚兴趣，或者起劲，才不配呢。我們什么新鮮事儿都見識过，就是沒有，也装着見过。我們生活得簡直筋疲力尽了，有什么深更半夜对于我們是太迟的？我們可以賭得把衬衫輸掉，然而毫不介乎。我們飞得非常之快，把什么都抛在后面。一切都是香烟的烟气。毕司米拉！"① 英国人血統里那种根深蒂固的竞爭精神逼使这两个年輕的福尔賽各自要有个理想；而在这个世紀的末尾，理想也是五花八門的。貴族阶級大体上已經采取了"管他媽的"原則；虽則零零落落，还看得見克倫姆那样的人——他也是个貴族子弟——彻头彻尾还是那副懶洋洋的神气，在艳羡着那片賭徒的乐土，而这个正是八十年代中那些旧式的"紈袴"，和"猎艳者"的最高境界，而且在克倫姆那种人的周圍还聚集了一种貴族統治、富戶拥护的万一希望。

可是在这两个表弟兄之間还存在着一种不大显明的恶感——正由于两人的面貌有种說不出的类似，而且双方可能都厌恶这个；或者由于两个人都或明或暗地意識到，在这个部落的两个支脉中間仍旧存在着古老的仇恨，这都是他們的长輩随嘴的一句話或者一点半点暗示在他們头脑里形成的。由于这种情形，所以乔里一面把茶匙攪得多响的，一面盘算："他这根領帶别針，这件大衣，这种慢吞吞的說話派头和賭錢的习慣——天哪！"

法尔呢，一面把松餅吃完，一面也在想："这个家伙眞是小畜生！"

"我想你要去接家里人了吧？"法尔說，就站起来。"你可以

---

① 伊斯兰教徒的冲鋒口号。

告訴他們，我很愿意带他們参观一下布莱斯奴斯学院——并不是說有什么可看的——如果他們高兴的話。”

“謝謝，我問問他們。”

“来吃午飯怎么样？我一个佣人菜做的倒还不錯。”

乔里拿不准他們有沒有工夫。

“不过，你总替我問一下，行嗎？”

“謝謝你的好意。”乔里說，他的意思是决定不讓他們去的；可是，由于生来就有礼貌，他又接上一句：“你明天还是来和我們一起吃晚飯吧。”

“也好。什么时間？”

“七点半。”

“穿礼服嗎？”

“不用。”两人分手了，各自心里燃燒着微妙的敌意。

好丽和她父亲坐了中午的火車到达。这在她还是第一次来到这个鐘楼和梦意的名城，她一句話也不說，几乎是羞涩地望着自己的哥哥，因为他也是这个名胜的一部分。吃完午飯，她随意走动走动，抱着强烈的好奇心在察看乔里的屋內陈設和他的生活內容。乔里的起坐室是木板鑲的墙壁，一套印刷的巴吐罗齐鏤刻代表了艺术，还是老乔里恩当初买来的，另外就是些大学生活的照片——都是些年輕人，精神活潑的年輕人，有点英雄气派，正好拿来和她記忆中的法尔作个比較。乔里恩也留心察看着这一切，因为很能說明自己儿子的性格和趣味。

乔里急于要他們看他划船，三个人就出发上河边去。好丽走在父亲和哥哥中間，当人們掉头盯着她望时，就感到得意。为了看个痛快，父女两个在上船的地方丢下乔里，过河到了拉縴的小路上。乔里的身材本来不胖（在所有福尔賽家人当中，只有斯

悅辛和乔治是肥碩的），所以在一个八人的选拔队中，当了第二手。那种神气非常認眞，而且卖劲。乔里恩覚得他是这伙人中間最漂亮的一个，心里很是得意；好丽和一般做妹妹的一样，却比較看上另外一两个，可是死也不会說出来。那天下午，河上很是明媚，草地綠油油的，树木的顏色仍旧很美。一种异常的靜謐籠罩着这座古城；乔里恩打定主意，天气如果仍旧好下去，一定拿出一天来画些素描。八人队第二次划过他們，沿着許多平底船使劲地向家里赶——乔里板着一副臉，不讓人家看出他划輸了。父女两个回到河这边来等他。

“哦！”乔里走在基督教会学院的草地上說，“今天晚上我得邀法尔·达尔第那个家伙来吃晚飯。他要請你們吃中飯，并且帶你們参观布萊斯奴斯学院，所以我想还是邀他一下；那样你們就不用去了。我不大喜欢这个家伙。”

好丽一張相当狹长的臉变得紅了起来。

“为什么？”

“哦，我也不知道。我覚得这个人有点浮华，而且派头不好。他家里人是怎样的人，爹？他只是远房表弟兄，是不是？”

乔里恩只好用微笑来避免回答。

“你問好丽，”他說；“她看見过他舅舅的。”

“我喜欢法尔，”好丽回答，眼睛望着她前面的地上；“跟他的舅舅派头——完全不同。”她从睫毛下偷看了乔里一眼。

“孩子們，”乔里恩带着莫名其妙的心情說，“你們可听人談到我們家的历史过？完全象童話。第一代的乔里恩·福尔賽——不管是不是第一个，总之是我們稍微知道一点的，而且是你們的高祖——在杜薩特州海边靠一块地过活，正如你們那些祖姑說的，在职业上是个‘农业家’，而且是一个‘农业家’的儿子——事

实上就是种田的；你祖父时常說他們是些‘毫不足道的人’。”他看看乔里，看他的少爷气受得了受不了，另一只眼睛瞄一下好丽，看出她对自己哥哥的臉色微微板下来感到一种不怀好意的喜悅。

“我們可以設想他們都是又粗又大的，就象代表工业革命还沒有开始之前的英国似的。第二代的乔里恩·福尔賽——是你的曾祖，乔里，人家都叫他杜薩特·福尔賽大老板——根据正史的記載，他是造房子的，生了十个儿女，并且迁到倫敦居住。据說，他喜欢喝馬地拉酒。我們可以設想，他是代表拿破侖战爭和普遍动蕩时代的英国。他的六个儿子里最大的一个是乔里恩三世，也就是你的祖父，乖乖——他是茶商和几家公司的董事长，是英国人里面最正直的，也是我最心爱的一个人。”乔里恩原来的諷刺口吻消失了，一对儿女都庄严地望着他。“他为人公正而且坚强，心却是慈爱而年輕的。你們記得他，我也記得他。談談其余的人吧！你們的二叔祖詹姆士，那就是小法尔的外公，有一个儿子叫索米斯——就是从他那里来了那个夫妇不和的傳說的，我想还是不告訴你們的好。詹姆士和杜薩特大老板的另外八个儿女可以說是代表維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也代表这时代的五厘利息加本錢的生意經和个人主义。总之，在各自漫长的一生中他們把原来三万鎊的財产翻了又翻，最后各人的財产加起来足足有一百万鎊。他們从来不干一件荒唐事情，只有你們的三叔祖斯悅辛算是例外，因为我好象知道他有一次和人压宝受了騙，而且因为赶过一部双馬的馬車，被人称做‘四馬手福尔賽’。他們的时代已經过去了，他們这种类型的人也过去了，对于国家来說并不一定就好。他們很平凡，但也很正常。我是乔里恩·福尔賽第四代——很不配这个称号——”

"配，爹，"乔里說，好丽紧抓着父亲的手。

"不配，"乔里恩又說一句，"只能算是次貨，我怕什么都不代表，只能代表世紀末。不劳而获的收入、玩票思想和个人自由——这跟个人主义是两回事，乔里。你是乔里恩·福尔賽第五代，孩子，你是新世紀开山的人。"

說到这里，三个人轉弯向学院大門走去，好丽說："有趣得很，爹。"

两个人都不大懂得她是什么意思。乔里的臉色很严肃。

彩虹旅館的特色是一点儿不时髦，只有牛津的小旅館能够这样；旅館里給他們准备了一間橡木板壁的私人小起坐室；那个唯一客人到达时，好丽正一个人坐在室內，穿一件白衣服，羞怯的样子。

法尔就象伸手去碰飞蛾那样握着她的手。她可愿意戴这朵"草花"嗎？戴在头发上一定很漂亮。他从大衣上把梔子花取下来。

"哦！不，謝謝你——不好意思吧！"可是，她接过来用别針別在頸上，因为忽然記起"浮华"那句話来。法尔在大衣領上插一朵花一定会惹人厌恶；而且她非常盼望乔里喜欢他。其实法尔当着她是最最規矩也最最安靜，所以吸引她，一半奥妙也許就在这里，她可曾明白到呢？

"我从来沒有提到我們騎馬的事情，法尔。"

"还是不要提好！只有我們两个人知道。"

他的两只手那种不自如的样子和两只脚的局促派头，使她产生一种很甜蜜的权力感；一种柔情蜜意——那就是愿意使他快乐一点。

"你非要跟我談談牛津不可。一定非常有意思。"

法尔承認能够自由自在地生活眞是开心的事情。上課簡直不算什么；还有几个同学人很不錯。“只不过，”他又加上一句，“当然我很想能够住在倫敦，那就可以下乡来看你。”

好丽一只手羞怯地在膝盖上动着，眼睛垂下去。

“你还沒有忘記，”他忽然鼓起勇气来說，“我們要一同去流浪吧？”

好丽笑了。

“哦！那不过是幻想的一套。人大起来不可能做那种事情的，你知道。”

“滾它的——表姊妹总可以，”法尔說。“下回放暑假——六月就开始，你知道，而且长得沒有完——我們再看机会。”

可是，虽則密謀的快乐和兴奋在她血管里流动着，好丽仍旧摇摇头。“做不到的，”她低声說。

“做不到！”法尔激动地說；“哪个会来阻擋？你父亲和你哥哥总不会。”

就在这时候，乔里恩和乔里走了进来；罗曼斯只好溜进法尔的漆皮靴和好丽的白緞鞋里面去了；在那个并不能公然傾心吐腹的晚上，它一直就在那里惹得人心痒痒的。

乔里恩向来善看风色，不久就发覚两个男孩子中間暗藏的敌意，同时有点弄不懂好丽是怎么回事；自己不知不覚变得諷刺起来，这对于青年人的健談是一記致命伤。晚飯后，有人給他送来一封信，使他忽然沉默下来，一直到乔里和法尔起身告辞时，他都不大說話。他陪着他們出来，一面抽着雪茄，跟儿子一直走到基督教会学院的大門口。轉身回来的路上，他把那封信取出来，就着街灯又讀了一遍。

亲爱的乔里恩：

索米斯今天晚上又来了——今天是我三十七岁的生日。你說得对，我不能再住在这里了。明天我就上皮德蒙旅館去住，可是在出国之前一定要見見你。我覚得冷清，而且心緒很坏。

伊琳。

他把信折好放在口袋里，向前走去，对自己这样激动很是詫异。这家伙說了些什么話，有过什么举动呢？

他轉弯到了高街，向杜尔街走去；一大堆鐘楼、穹顶、长长的学院建筑和垣墙就象摆成一个迷陣，在强烈的月光下或者照得雪亮，或者罩在漆黑的影子里；他就在这些中間走着。在这个英国文雅气息的中心，很难想象到一个孤独的女子会受到人家的糾纏或者追逼，可是她这封信除掉这个又說明了什么呢？索米斯一定逼着要和她复合，而且这样做还会得到輿論和法律的支持！“一千八百九十九年了！”他想，一面望着一家村舍墙头上晶瑩的碎玻璃；“可是碰到財产时，我們还是个未开化的民族！明天早上我就上倫敦。我要說她出国是再好不过的了。”可是这个念头使他并不高兴。为什么索米斯要把她赶到国外去呢？而且，索米斯也可能跟了去，在国外，她丈夫的那些殷勤就更加沒法子对付了。“我得小心点儿，”他想；“那个家伙做事可以毫不顧面子。那天晚上在馬車里的派头我就不喜欢。”他的心思轉到琼的身上。琼能帮点忙嗎？过去有一个时期，伊琳是她頂好的朋友，現在她是个“可怜虫”了，准会投上琼的脾气！他决定打电报給女儿，叫她到巴丁登車站来接他。当他一步步走回彩虹旅館时，很弄不懂自己要这样大惊小怪。是不是每一个女人碰到这种情形他都

会煩神呢？不会！决不会如此！这个坦白的結論使他覚得很是丧气；他看見好丽已經睡了，就进了自己的房間，可是睡不着，在窗口坐上大半天，蜷縮在大衣里面，看着屋頂上的月光。

隔壁房間里，好丽也醒着，想着法尔上眼皮和下眼皮上的睫毛，尤其是下面的；同时在想自己怎样能够使乔里比較喜欢他一点。梔子花在小臥室里的香气很濃，而且聞上去很好受。

这时法尔正从布萊斯奴斯学院二楼自己房間的窗子里探出身来，眼睛盯着月光照着的四合院，可是一点看不見，他看見的是好丽穿着白长服的苗条身材，坐在爐火旁边，就是他走进房間时那个样子。

可是乔里，在他那間窄得象个鬼影的臥室里，一只手压在頰下睡着，梦見自己和法尔坐在一条船上，在参加一次失利的比賽，他父亲站在拉縴小徑上喊："二号！手不要放在那里，天哪！"

第 二 章

索米斯去試探

在那許多用橱窗使倫敦西城增輝的珠光宝气商店当中，盖夫斯-考第高尔首飾鋪是索米斯認为最最"有吸引力"的一家——这个名詞新近才时髦起来的。他从沒有象他叔父斯悅辛那样喜欢宝石过；自从伊琳在一八八九年离开家，把他送她的全部亮晶晶的东西丢下之后，他对这种形式的投資就厌恶起来。可是碰到一顆好鉆石时，他仍旧認得是一顆好鉆石，所以在伊琳生日的前一个星期里，他上鷄鴨街或者从鷄鴨街回来的途中，总要找一个机会在几家大珠宝店的門口停留一下；在这些大店里，你即使不能一分錢买一分貨，至少貨色是相当靠得住的。

从那一次和乔里恩同車之后，他一直就在肚子里盘算，而且愈来愈認識到自己一生中这一个时期的极端重要性；他非得采取行动不可，而且不能錯一点。他有一种冷静而理智的想法，要留种就趁現在，要成家立业也趁現在，否則永远休息；可是与此同时，他对这个过去曾經热烈追求过的妻子，自从上次見面后，还暗怀着一种欲望，而且深深覚得这样白白放过自己的妻子簡直是違反人情之常，也違反福尔賽家人从不張揚的尊貴傳統。

他曾經向皇家法律顧問德里麦討教过关于維妮佛梨德訟事的意見——他覚得华特布克要好得多，可是他們已經叫他当了法官（任命得这样迟，簡直使人象經常一样怀疑这是一个政治手腕）——德里麦忠告他們立刻进行，好取得恢复婚姻关系的判决；对于这一点索米斯从来就沒有怀疑过。等到他們获得恢复婚姻关系的判决之后，那就得看判决是否遵守。如果不遵守的話，这就构成法律上的遺弃，他們就可以收集品行不端証据，提出离婚請求。这一切索米斯全清楚。他們还說德里麦是首屈一指呢。他妹妹的問題这样簡单还要經过这些手續，使他更加对自己問題的解决感到絕望。事实上，从各方面看来，伊琳回来是最簡单的办法。如果她現在还覚得一肚皮委屈的話，难道他就沒有委屈么？他也要平平气，原諒原諒她对不起自己的地方，并且忘掉自己的痛苦啊！他至少从来沒有对不起她过，而这个世界又是妥协的世界啊！他給她的享受可以比她現在的享受好得多。他还会給她留下一笔很大的贍养費，而且不使她受到任何不方便。这些日子他时常端詳自己的相貌。他从来就不是达尔第那样的一个风流人物，也从来沒有幻想自己是一个情場圣手，可是他对自己的仪表却有相当的信心——这并不是沒有理由，因为他身材长得勻称，保养得很好，眉清目秀，健康，血色少些，可是看不出一点縱酒或者其他不节制的征象。那只福尔賽的下巴和心思集中的神情在他看来应当是优点。要他自己来說，他身上并沒有一点可以叫人厌恶的地方。

人本来是天天靠思想和愿望生活的，所以虽則离开实現还有那么一大段路，那些想法慢慢也就变得很自然了。只要能够用实际行动来充分証明自己决心不咎既往，而且尽自己的一切去博取她的欢心，为什么她不能回到自己身边来呢？

所以在十一月九号那天的早上，他就走进了盖夫斯－考第高尔首飾鋪买了一只鉆石别針。“四百二十五鎊，先生，便宜得不象話了。这才是闊太太們戴的。”这句話正打中了他的心坎，所以哼也不哼一声就买下来，他把那只扁扁的綠摩洛哥皮的盒子揣在怀里上了鵝鴨街，一天当中，有好几次把盒子打开来瞧，橢圓的絲絨垫子里平放着七粒鉆石，嫩汪汪地放着光。

“如果女太太不喜欢的話，先生，随时都欢迎掉換。你只管放心好了。”如果能眞的放心得了，就好了！他办完一大堆事务，这是他知道的唯一能使自己冷靜的办法。正在办公时，布宜諾斯艾利斯的代办所来了一个詳細的电报，还提到一个女侍役的姓名住址，答应随时都可以出面作証。索米斯最深恶痛絕的就是弄得丑声四溢，这封电报又及时地給他刺激一下。他坐地道車上維多利亚車站去时，在晚报上看到一条时新的离婚訴訟，这对于他的复合愿望又是一个新的推动力。凡是一个眞正的福尔賽，心里焦急不安时，总是想到要回家；这种使这家人坚强而巩固的集体傾向，使索米斯决定回到公园巷去吃晚飯。至于他的心思，他不打算向家人吐露一个字，也沒法吐露——他太沉默寡言，而且太要面子了——可是，他們知道的話一定高兴，而且会祝他成功；想到这里人覚得很开心。

詹姆士的兴致很頹唐；原先被克魯格那个无耻的通牒所燃起的热衷，經过上个月战事的微小进展和《泰晤士报》上要大家努力的呼吁，等于澆了一盆冷水。他不知道会是怎样的收梢。索米斯不断地提到布勒，① 想借此使他高兴一点。可是他說不上

① 布勒是波尔战爭开始时英国的統帅，后来一再吃了敗仗，才改派罗伯茲代替他。

来!就拿从前的考萊說吧——弄得死在那座山上,① 还有这个史密斯夫人城困守在盆地上,② 在他看上去全是一团糟;他覚得他們应該把海軍派出去——这些人才是角色,上次在克里米亚打得眞出色。索米斯轉移了安慰的陣地。維妮佛梨德收到法尔的来信,牛津大学在古伊·福克司节③ 那天鬧得厉害,还有一个营火会,他把臉上涂黑了,因此沒有人認出来。

"啊!"詹姆士喃喃說,"他是个聪明小家伙。"可是說了不久就搖起头来,說他不知道法尔会变成怎样的人,一面苦苦望着索米斯,不断地嘰咕索米斯始終沒有生一个儿子。他很想有一个姓自己姓的孙子。而現在——唉,弄成这样!

索米斯退縮了一下。他沒有料到会給自己来这样一个挑战,要他摊出心里的秘密。爱米丽看見索米斯臉色尷尬,就說:

"无聊,詹姆士;不要这样說!"

可是詹姆士,一个人的臉也不看,自顧自說下去。你看罗杰、尼古拉和乔里恩;他們全有孙子。斯悅辛和悌摩西是从来沒有結婚。他自己能够做到的都已經做了;可是眼看着自己就要死了。就象講的这一大堆話給他莫大寬慰似的,他沉默下来,用一只叉子吃着羊脑和一块面包,而且把面包吞了下去。

索米斯一吃完晚飯就托故走掉。天气并不眞冷,可是他却穿上皮大衣,这样可以替自己擋御一下这一天不时来襲的神經

---

① 見 45 頁注。

② 史密斯夫人城在納塔尔,一八九九年十一月二日被波尔人圍困,次年二月二十八日方才解圍。

③ 一六〇五年十一月五日,英人古伊·福克司在上議院埋伏炸葯,阴謀炸死英皇,事发被捕,后来这一天就叫做古伊·福克司节; 英国一些貴族学校的大学生在这个节日要燒掉象征福克司的草人,并且喧鬧。

战栗。在潜意識里面，他知道比穿一件普普通通的皮大衣看上去神气得多。接着，摸一下胸口的那只扁皮盒子，他就出发了。他平时并不抽烟，可是却燃起一支香烟，一面走，一面小心翼翼抽着。他慢步沿着海德公园馳道向武士桥走去，算好在九点十五分时間到达采尔西。她在这种鬼地方每天晚上怎样消遣呢？女人是多么神秘啊！和她們生活这样接近，然而一点不了解她們。不知道她看中波辛尼那家伙哪一点上使她这样为他瘋狂？說到底，她的所作所为的确近于瘋狂，瘋狂得就象着了魔一样，使她簡直不顧一切，毀掉她自己也毀掉他的一生！一时間他忽然变得趾高气揚起来，就好象自己是故事里面的那种充滿基督精神的男人，就要使她重新获得人生的一切希望，原諒她，忘記她过去的所作所为，并且成为她的前途救星。在武士桥崗哨对面一棵树下面，月光照得非常清彻，他重又把那只摩洛哥皮盒子掏出来，讓那些宝石把月光映成五彩。对的，这些是头等的水鉆！可是，当他用勁把盒子关上时，他心上又来了一个寒战；他加速步伐向前走去，两只戴了手套的手在大衣口袋里勒得紧紧的，簡直巴望她不在家最好。一想到她那样神秘又使他着了慌。一个人在公寓里吃晚飯，夜夜如此，——而且穿着晚服，就象假装着在交际似的！还彈鋼琴——彈給自己听！看那个样子，連只狗或者猫都沒有。这使他忽然想起自己在买波杜倫养的那匹专供上車站用的牝馬来。只要他上馬厩去，它总是冷冷清清地在那里打瞌睡，然而在回家的路上它总比出去的时候跑得輕快些，就好象急于要回到馬厩里那种冷清生活似的！“我要待她好，”他胡乱想着。“我要非常小心！”忽然間，索米斯的安排家庭生活的本領在心里变得充沛起来，使得他走到坎辛登車站对面时竟而做起好梦，而这种安排家庭生活的本領是弄人的造化过去好象一直

客惜賦予他的。在金斯路上，一个汉子从酒店里歪歪倒倒走出来，拉着一只手风琴。索米斯有半晌望着那汉子在人行道上随着自己拉长而刺耳的琴声瘋癲地跳舞，接着自己就走过馬路，避免和这种醉鬼撞上。一夜的拘禁！人是多么的愚蠢啊！可是那汉子已經发覚他这种回避的举动，从馬路对面傳来一連串的快活的辱罵。“希望有人把他拘走，”索米斯恶毒地想着。“街上这么多的单身女人，讓这种流氓乱闖！”这个念头是走在他前面的一个女子身形引起的。那女子走路的派头好象面熟得紧，而且当那女子在他要去的街角上轉弯时，他的心开始跳起来。他赶快走到街口轉弯的地方看看清楚。对了！就是伊琳；她在那条肮脏小街上走路的派头沒有錯。她又轉了两个弯，他在第二个轉角上，看見她走进自己的公寓房子。这时他追上几步，看清楚是她，就急急忙忙赶上楼梯，剛好撞見她站在自己公寓門口。他听見大門鑰匙在开門，就在她开門时吃了一惊轉过身时，自己剛好赶到她身边。

“不要慌，”他喘息地說，“我剛巧碰見你。讓我进来坐一会。”

她一只手已經掩着胸口，臉色发白，眼睛睜得多大的，后来好象是鎮定下来，头点了一下，說，“好吧。”

索米斯关上門。他也需要平息一下，所以在走进那間小客厅的时候，他整整捱了有一分鐘，深深地透气使自己的心跳得慢下来。在这个充滿希望的时刻，把那只摩洛哥皮盒子拿出来未免显得魯莽。然而不拿出来这样和她当場頂着面就找不出什么跑来的借口。处在这种尷尬情况下，他对这一套借口和解釋的行头完全变得不耐煩起来。这是一出戏——整个是一出戏，而且非硬着头皮唱不可！他听見她說話了，声音里带有不快和怜憫！

“你又来做什么？你难道不知道我不愿意你来嗎？”

他注意到她的衣服——一件深褐色的花絲絨，黑貂領子，一頂用同样料子做的小圓帽。这些衣服她穿起来非常适合。显然的，她还有余錢买衣服呢！他沒头沒脑地說：

“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給你买了一样东西，”就把那只綠摩洛哥皮的盒子递給她。

“哎！不要——不要！”

索米斯按一下盒子；七顆鉆石在淺灰色絲絨上发出光彩。

“为什么不要？”他說。“就算表示不再对我不痛快不行嗎？”

“我不能。”

索米斯把别針拿出来。

“我看你戴起来什么样子。”

她向后退了两步。

他走近两步，一只拿着别針的手伸了出来，碰到她胸前的衣服。她又退后两步。

索米斯手放下来。

“伊琳，”他說，“过去的事情算是过去了。如果我能做到，肯定你也能做到的。我們来重新开头，就象过去沒有那种事情一样。行不行？”他的声音里含有飢渴，眼睛注視着她的臉，显出恳求的神气。

她已經等于抵着墙壁站着，这时候噎了一口气，算是她唯一的回答。索米斯又說下去。

“你难道眞的愿意象个半死人一样在这种鬼地方一生一世住下去嗎？回家去，我可以給你一切滿足。你可以照你自己的意思生活，我可以发誓。”

他看見她臉上諷刺地战栗起来。

"是啊，"他又說，"可是这一次我是說的眞心話。我只求你一件事情。我要——我要一个儿子。不要这副样子！我的确要一个。太吃不消了。"他的声音变得急促起来，两次把头甩向后面，就象是透不过气来似的。还是看見伊琳的眼睛盯着他望，阴沉的神色带有一种激动的恐惧，使他振作起来，由痛苦的語无倫次状态轉为憤怒。

"这难道有什么不近人情？"他咬牙切齿說。"跟自己的妻子要一个孩子难道是不近人情？你害了我們的一生，而且弄得什么事都不对头。我們只象半死人一样活着，一点希望都沒有。你想想，尽管你过去做了那些事情，我——我仍旧要你做我的妻子，这难道对你还不够面子嗎？你說話呢，天哪！說話呀。"

伊琳象要說話，可是說不出来。

"我并不想吓你，"索米斯說，口气稍微温和一点，"天曉得。我只是要你知道我再不能这样下去了。我要你回去。我想你。"

伊琳举起一只手来遮着下半截臉，可是眼睛始終盯着他的眼睛看，就好象靠这双眼睛禁制着他似的。这时候，多年来的孤寂，和痛苦的回忆，自从——啊，从什么时候起的——几乎自从認識她起，就象一片巨浪在索米斯胸中涌起来；臉上显出一陣怎样也控制不了的抽搐。

"現在还来得及，"他說；"还来得及——只要你相信得过。"

伊琳的手从唇边拿开，两只手在胸前作了一个痛苦的姿势。索米斯一把抓着她的手。

"不要！"她低声說。可是他仍旧抓着不放，竭力盯着她那双毫不动摇的眼睛看。后来她靜靜地說：

"我是一个人住在这里。你不能再象从前那样的举动。"

他立刻松开手，就象避开烙鉄一样，轉过身去。世界上眞

会有这种刻骨的仇恨嗎？那一次粗暴的占有行动难道她到現在还耿耿在心嗎？难道他因此就全然沒有指望嗎？他头也不抬起来，固执地說：

“我非等你回答不走。我提出的是男人全都不愿意提的，我要一个——一个理智的回答。”

这时几乎有点出乎他的意外，他听見她回答了。

“你得不到一个理智的回答。理智和它毫无关系。你只能知道一个殘酷的眞理。我宁可死。”

索米斯瞠眼望着她。

“噢！”他說。这时他突然覚得說不出話来，也沒法动作得了，就象一个人受到了极大的侮辱，一时想不出怎样应付，或者毋宁說，把自己怎样办时所感到的战栗一样。

“噢，”他又說了一句，“有这样的糟嗎？眞是的！你宁可死掉。太好了！”

“很对不起。你要我回答。我不得不說眞話，你說呢？”

这句古怪的由衷之言倒把索米斯拉回現实的怀抱。他把項圈放在盒子里，把盒子关上，放进衣袋。

“眞話！”他說；“女人有什么眞話会說。全是神經——神經。”

他听見她低声說：

“对了；神經从来不隐瞞事实，你难道沒有发現过么？”他不做声，心里胡乱在想，“我要恨这个女人。我要恨她。”毛病就在这里！他眞的能够恨她就好了！他向她瞥了一眼，她抵着墙站着一动不动，昂着头，双手紧紧勒着，簡直象是等待枪毙似的。他赶快說：

“你的話我一个字也不相信。你有个情人。你要是沒有情

人，决不会这样——这样蠢。”从她眼睛里的表情，他意識到自己說話有点語无倫次，太象过去同居在一起时那样随便講話了。他轉身向着門口，可是沒法走出門。在他的心里有一种东西阻擋着他——福尔賽性格里最深藏和最隐秘的气質，那就是沒法放得了手，沒法看見自己的頑强性是多么荒唐和不可救葯。他又回过身来，站在那里，背抵着門，就象她背抵着墻一样，完全意識不到两个人这样隔开整个的房間有什么可笑的地方。

“你除掉自己之外，可曾想到过别的人？”他說。

伊琳的嘴唇顫动起来；后来緩緩回答說：

“你可曾想到，在我們結婚的头一个晚上我就发現自己鑄成大錯——不可救葯的錯誤；你可曾想到我有三年一直都在挽救——你可知道我一直都想挽救嗎？这难道是为我自己？”

索米斯把牙齿咬得响响的，“天知道你为的誰，我从来就不了解你；我永远不会了解你。你过去要什么有什么；現在你还可以要什么有什么，而且还可以要得多。我的毛病究竟在哪里？我明明白白地向你提一个問題：在哪里？”他并不意識这句話問得很凄慘，又繼續激动地說：“我又不跛，又不討厌，又不膩味，又不傻里傻气，是什么呢？我又有什么神秘的地方呢？”

她的回答是一声长叹！

她两只手勒在一起，那种姿态在他眼中非常之充满表情。“今天晚上我来这里的时候，我是——我是希望——我是誠心誠意想要能够把过去完全抹掉，重新来一个公平的开始。可是你回答我的只是‘神經’、沉默和叹气。一点实在的东西沒有。就象——就象个蜘蛛网。”

“对了。”

这句从房間对面傳来的低声回答重又使索米斯火冒起来。

"好吧，我可不愿意落在蜘蛛网里。我要割掉。"他一直走到她面前。"你听着；"究竟他走到她面前打算做出些什么，自己其实并不知道。可是当他走近时，她衣服上的熟悉的香味忽然打动了他。他两手搭着她的肩头，弯下来吻她。他吻到的并不是嘴唇，而是嘴唇癟进去的一条細硬綫；她两只手随即推开他的臉；他听見她說："啊，不要！"羞耻、內疚和徒劳的感覚浸滿他整个的人；他轉过身，头也不回就走了出去。

第 三 章

看 望 伊 琳

乔里恩发現琼就在巴丁登車站上等他。她是早飯的时候接到电报的。她租的一間画室和两間臥房，就在圣約翰林一个什么花园那儿；是为了这样可以完全独立才特地租下来的。这样既沒有恶意的邻居老太太监視她，又沒有經常的家庭仆役給她許多不便，她就可以无日无夜地随时招待她的那些可怜虫，而且一些可怜虫自己沒有画室的，也常常利用琼的地方。她这样自由自在很覚得开心，而且始終保持着一种处女的热情；过去她浪費在波辛尼身上的狂热——加上她的福尔賽的頑强，一定纏得波辛尼很膩味——現在被她用来广泛布施給艺术界的那些落脚貨和萌芽的"天才"。实际上她的生活就是把那些她認为是天鵝的丑小鴨变成天鵝。保护热誠歪曲了她的判断力。可是她既忠实又慷慨；一只急切的小手总是在反抗学院派和商业界的专制意見，所以虽則她的收入相当可观，存款折子上却往往是透支的。

上巴丁登車站之前，她剛看望了伊立克·考柏萊，正充滿一肚子的悶气。一家鬼画店竟然拒絕这位直头发天才开个人画展。那个无耻的經理，看了他的画室之后，发表了这样的意見說，"从

卖錢的角度来看，只能是蝕本交易。”沒有骨气到了透頂的市儈典型，竟然拿来对付她最得意的可怜虫——而考柏萊又是那样拮据，还有一个老婆和两个孩子，弄得她又透支了——这使她那張坚决的小臉到現在还在发火，金紅头发比平时更加通紅了。她搜了父亲一下，就同他上了馬車，她有一大堆事情要找他，就如同他有一大堆事情要找上她一样。当前急待解决的問題是哪个先提出来。

乔里恩才說了一句：“亲爱的，我找你来是——”就看見她臉上两只藍眼睛左右移动——好象猫儿怀着鬼胎时的尾巴一样——知道她心不在焉。

“爹，我难道絕对不能动用我的錢嗎？”

“只能用利錢，幸而是，亲爱的？”

“多么的不講情理啊！能不能想个办法呢？总該有点办法。我知道有一家小画店，有一万鎊我就可以盘下来。”

“一家小画店，”乔里恩喃喃說，“好象并不是什么奢望。可是你祖父老早見到了。”

“我覚得，”琼气汹汹地說，“这样在錢上面煞費苦心太叫人吃不消了，而世界上却有这么多的天才就是因为缺少那一点錢完全被摧殘掉。我是永远不会結婚生孩子的；为什么不能讓我拿来做点事情，一定要全部捆着不能动用来預防那永远不会有的万一呢？”

“亲爱的，我們家姓的是福尔賽，”乔里恩用他的諷刺口吻回答，这种口吻是他这个性情冲动的女儿至今还不能完全习慣的；“而福尔賽家人，你知道，就是那种把財产留給自己的孙男孙女，但是为了防备他們死在父母之前，他們一定要立下遺嘱，只有在他們父母去世之后，財产才能归自己所有。你弄得懂嗎？我也

不懂，可是事实就是如此；我們一生坚持的原則是，只要有办法把財产保留在家族以內，决不讓利权外溢；如果你沒有結婚就死掉，你的錢就归乔里和好丽和他們的儿女，如果他們結婚的話。所以不管你們怎样胡来，你們任何一个人总不会过穷日子，这难道还不开心嗎？”

“可是我能不能借用一下呢？”

乔里恩摇摇头。“当然你可以租下一家画店，只要你能够从你的进項里开支掉。”

琼輕蔑地哼了一声。

“对了；而且弄得沒有一点剩余去帮助人家。”

“亲爱的孩子，”乔里恩嚅嚅說，“算起来还不是一样嗎？”

“不同，”琼說，这在她就是精明了，“我一万鎊可以盘下来，那就是一年只出四百鎊。可是租下来一年就得出上一千鎊租金，这一来我就只落五百鎊了。我假如能盘下那爿画店，爹，你想我有多少事情可以做啊！我可以一轉眼間就使伊立克·考柏萊成名，以及許多别的人成名。”

“該出名的到时自然会出名。”

“在他們死了之后。”

“你可知道，亲爱的，有什么活人成名之后还会有进步的？”

“知道，就是你，”琼勒一下父亲的胳臂。

乔里恩一惊。“我嗎？”他心里想。“哦！嗯！現在她要我帮她的忙了。我們——我們福尔賽家人——全有一套达到目的的办法。”

琼在車子里和他挨近些。

“好爹爹，”她說，“你盘下那家画店，我每年付給你四百鎊。这样我們两个人誰也不吃亏。再說，这还是一笔很好的投資呢。”

乔里恩推托起来。“你想想看，”他說，“以一个艺术家去盘下一家画店是不是有点儿不明不白？而且，一万鎊錢是个大数目，我的性情又不近于經商。”

琼带着欽佩的神气打量着他。

“当然你不是，可是你的生意眼很不錯。我有把握我們开店賺得了錢。把那些混蛋的商人和买画的人羞辱一下，这是最好的办法。”她又勒一下父亲的胳臂。

乔里恩脸上显出尷尬的失望。

“这家可爱的画店在哪里呢？我想地点一定非常理想吧？”

“离考克街只有一点儿路。”

“啊！”乔里恩想，“我早知道就差那一点儿路。現在我要找上她了！”

“好吧，讓我考虑一下，可是目前不談它。你記得伊琳嗎？我要你陪我一同去看她。索米斯又在追她了。如果我們能够給她找个地方躲难，說不定要安全些。”

躲难这个字眼是他无意用上的，可是最最能指望引起琼的兴趣的也是这个字眼。

“伊琳，我沒有看見她有——当然！我非常愿意能帮她的忙。”

現在輪到乔里恩勒一下琼的胳臂了，这算是表示一种深切的欽佩，佩服自己亲生的小东西这样勇敢而且胸怀寬大。

“伊琳很高傲，”他說，眼睛斜瞥了一下，看見琼这样拘謹忽然疑心起来；“帮她的忙很不容易。我們一定要謹愼些儿。就是这个地方。我打电話給她，叫她等我們的，我們把名片递上去。”

“索米斯我眞吃不消，”琼下車时說；“只要是不出名的作品他都看不起。”

伊琳就在彼得蒙旅館的所謂"女宾"客厅里。

正义性的勇气是琼的最大优点。她一直走到自己老友前面，吻了她的面頰，就一同在旅館开張以来那張从来沒有人坐过的长沙发上坐下。乔里恩可以看出伊琳被这种单純的饒恕深深打动了。

"索米斯又来找你的麻煩嗎?"他說。

"昨天晚上他跑来看我；要我跟他回去。"

"当然你不能回去，对嗎?"琼叫出来。

伊琳微笑，摇摇头。"可是他的处境很尷尬，"她低声說。

"那只能怪他自己；他应当当时就跟你离婚的。"

乔里恩想起当年琼曾經多么热烈地盼望不要鬧什么离婚案子出来，免得辱沒她死去的不忠实情人的姓名。

"讓我們听听伊琳有什么打算，"他說。

伊琳的嘴唇微顫，可是泰然說：

"我頂好能够給他一个新的借口和我解决掉。"

"不象話，"琼叫出来。

"此外还有什么办法?"

"談不上这个，"乔里恩靜靜地說，"沒有奸情，"他講了一句法文。

他以为伊琳要哭出来；可是她迅速站起来，半个身子轉了过去，站在那里努力使自己鎮定下来。

琼忽然說：

"我要去找索米斯，跟他說不能来麻煩你。他这么大年紀还想些什么?"

"想个孩子。这也是人情之常。"

"想个孩子；"琼鄙夷地叫出来。"当然嘍！好把他的錢留下

来。他要是眞的急于想有儿子的話，可以找个人生一个；那时你就可以跟他离婚，他就可以跟那个女人結婚。”

乔里恩忽然看出他带琼来是个失着——她的激烈偏袒等于替索米斯卖气力。

“頂好还是讓伊琳不声不响住到我們罗宾山来，看看事情怎样一个眉目。”

“当然，”琼說；“不过——”

伊琳对乔里恩看了一眼——事后他尽管多少次想分析看他这一眼是什么意思，可是总分析不出来。

“不行！我只会給你們找麻煩。我到国外去。”

从她的声音里，乔里恩知道她已經决定了。他的脑子里忽然掠过一个毫不相干的念头：“那么，我就可以在国外看見她了。”可是他說：

“你想，如果他也跟了去，你在国外不是更加沒有人倚靠了嗎？”

“我不知道。只能試試看。”

琼猛然站起来，在客厅里来回走着。“太不象話，”她說。“为什么人要被这个可恨的虛伪法律一年年地蹂躪下去，永远痛苦着，永远沒有办法可想呢？”可是有人进来了，琼只好站着。乔里恩走到伊琳面前。

“你要錢嗎？”

“不要。”

“要不要我替你把公寓租出去？”

“好的，乔里恩，就請你办一下。”

“你几时动身呢？”

“明天。”

"那么你暫时不会回到朵尔西那边去了，是不是？"他說这句話时带点焦灼，自己覚得很奇怪。

"不去了；我把用的东西全带来了。"

"你可要把国外的地址告訴我們。"

她向他伸出手来。"我覚得你是座山。"

"可是长在沙滩上，"乔里恩說，使勁握着她的手；"可是我很高兴随时能效点力，你記着这个。而且如果你改变主意的話——来吧，琼，和伊琳告别。"

琼从窗子那边过来，張开两臂摟着伊琳。

"不要去想他，"她小声說；"自己乐一下，上帝保佑你！"

伊琳眼睛里含着眼泪，嘴边带着微笑，想起过去的一切。父女两个极其沉默地走掉，經过那个打断了他們談話的妇女面前，她正在翻閱桌上的报紙。

走到国立美术館的对面时，琼叫出来：

"眞有这种不要脸的畜生和混蛋的法律！"

可是乔里恩沒有答腔。他有自己父亲的那一点冷靜头脑，便是在情緒激动时也还能公正地看問題。伊琳說得对，索米斯的处境跟她一样糟，甚至还要糟些。至于法律——法律天生是把人性看得很低下的，也就是为了伺候低下的人性而設的。他覚得再跟自己女儿待在一起的話，多少总会說出什么不檢点的話来，就告訴她要赶火車回牛津去；他雇了一部馬車，丟下她自去看寶納的那些水彩画，并且答应她考虑一下盘下画店的事情。

可是他心里盘的并不是画店，而是伊琳。据說，怜和愛是相近的！这样的話，他肯定自己有愛上她的危險，因为他非常可怜她。試想她这样无依无靠，这样孤零零地在欧洲飄泊！"我眞希望她头脑冷靜些！"他想；"很容易走上絕望的地步。"事实上，她

現在和那点可怜的职业关系断絕之后，他就沒法想象她将怎样生活下去——这样一个尤物，一点人生指望沒有，然而却是任何人逐鹿的对象！他这样焦灼，好象不仅仅就是一点点耽心和妒忌。女人到了无路可走时常会做出莫名其妙的事情来。“不知道索米斯現在怎么办？”他心里想。“一大堆烏七八糟的事情！而且恐怕他們还要說她是自作自受呢。”上火車时，他又是心不在焉，又是恨，連車票都差点儿找不到；到达牛津車站时，他向一位女太太脫一下帽子；这位女太太的臉好象記得，名字却叫不出来，便在彩虹飯店看見她吃茶时也仍旧叫不出来。①

① 这个女太太作者的意思是指乔里恩在彼得蒙飯店客厅里和伊琳会面时見到的那个女子，也就是包尔第得派来侦察伊琳行动的密探，但是乔里恩和伊琳的过从一直到乔里恩上巴黎时才由包尔第得正式报告給索米斯，那个密探这时就追踪乔里恩到了牛津似乎不大講得通。

第 四 章

福尔賽家人最害怕的地方

希望挫敗了，那只綠摩洛哥皮的盒子仍旧扁扁地抵着他的胸口，索米斯一面抖，一面反复盘算着，心里恨得要死。眞是蜘蛛网！他走得很快，看不見月光下面的任何东西，盘算着适才經过的一幕情景，回忆着她被他抓着时的坚硬身体。愈盘算愈肯定她有个情人——她那句"我宁可死掉"的話要是沒有情人就太可笑了。就算她从来沒有爱过他，她也是一直等到波辛尼跑来才開开的。对啊；她又有了情人，否則的話，她决不会对他的建議作出这样戏剧性的回答，因为他的提議从任何方面說来都是入情入理的！好吧！这样事情就簡单了！

"我要設法打听出自己是什么处境，"他想着；"明天早上第一件事情就上包尔第得那儿去！"

可是便在作出这样决定时，他知道还有不少的麻煩要对付。平时在执行律师业务时，他曾經有好几次雇用过包尔第得这家私人侦探，便在最近为了达尔第的案子也雇用过，可是从来沒有想到可以用这班人来侦視自己的妻子。

这使他太难堪了。

他怀着这种打算和挫折的自尊心去睡了——与其說睡，毋

宁說睜了一夜眼睛；只在剃胡子时才猛然想起她是用自己的娘家姓海隆的。包尔第得在一开头决不会知道她是哪一个人的妻子，至少在一开头决不会那样諂媚地望着他，而在背后嗤笑他。只說她是一个当事人的妻子。而且这話也說得并沒有錯——他可不就是自己的律师么？

他深怕自己不能当机立断，那样的話，他說不定会始終下不了手。所以他命瓦姆生一清早就給他燒了一杯咖啡吃掉，不等到早飯时間就悄悄出門，急急忙忙向西城一条小街走去；包尔第得和其他为那些比較般实阶級服务的私家偵探都設在这条街上。过去他总是叫包尔第得上鵝鴨街来看他；可是他的地址他完全知道，所以一开門他已經到了。外面一間收拾得很舒适，簡直有点象放印子錢的人家；一位女太太跑来招呼他，看上去很配得上做一个小学教員。

“我要看克劳德·包尔第得先生。他認得我——你不用告訴他姓什么。”

不讓任何人知道他索米斯·福尔賽弄得要雇人偵視他的妻子，这是他最强烈的念头。

克劳德·包尔第得先生——和路易·包尔第得[1]完全不同——是那种黑头发、鼻梁微鈎、眼睛深黃而灵活的一类人，人家說不定会当他是犹太人，其实是腓尼基人；他引索米斯进了一間有厚地毯和厚窗帘的寂靜屋子里；实际上是一間設备得非常隐秘的房間，一点文件的影子都看不見。

包尔第得向索米斯恭敬地招呼一下，就带着相当卖弄的神

---

① 这大約是包尔第得的父亲，过去也是干这个行业，而且和索米斯有过接触。

气把那扇唯一的門上的鑰匙轉了一下。

“如果一个当事人叫我去，”他慣常这样說，“他愿意怎样戒备就怎样戒备；如果上这儿来，我們就得使他相信决不会泄漏风声。我可以有把握說，我們别的地方即使不及人家，在保守秘密这一点上是首屈一指的……”“現在，先生，你有什么見教？”

索米斯的喉嚨已經堵得完全說不出話来。絕对要瞞着这个人，要叫他認为自己在这件事情上除掉职业性的利害外并沒有其他关系；他的臉不由而然地轉为一种側面的微笑。

“我今天这样早跑来找你是因为事情一点儿都不能耽擱，”他如果耽擱一点儿，說不定会自己拆自己的台！“你有沒有一个靠得住的女人抽得出来嗎？”

包尔第得先生打开一个抽屜，拿出一張履历，眼睛看了一下，就把抽屜关上。

“有的，”他說；“只有她能做。”

索米斯已經坐下来，蹺起大腿——臉上除掉一点紅暈之外，什么都看不出，而这点紅暈很可能就是他的正常肤色。

“那就馬上派她去偵察一位住在采尔西特魯公寓丁室的伊琳·海隆太太，到下次通知为止。”

“馬上就做，”包尔第得先生說；“离婚吧，我想是？”他向一个話筒喊道。“布兰齐太太在嗎？我要在十分鐘內找她說話。”

“任何报告都要你来写，”索米斯又說，“而且要你亲手寄給我，上面写好密件，盖上火漆，而且挂号。我的当事人要求絕对保守秘密。”

包尔第得先生笑了，那意思好象說，“你在教你祖奶奶的乖呢，我亲爱的先生，”他的眼睛有这么一剎那以非职业性眼光在索米斯臉上扫了一下。

"你叫他完全放心,"他說。"抽烟嗎?"

"不抽,"索米斯說,"你懂得嗎,不能出一点事情。如果有个人的名字泄漏出去,或者被人覺察到有什么偵察行为,那就可以发生严重的后果。"

包尔第得先生点点头。"我可以把来列入密碼的范圍。按照密碼的做法,姓名是从来不提的;我們只用号碼。"

他又打开一个抽屜,取出两張紙头,在上面写了几个字,拿一張交給索米斯。

"你留着这个,先生;这是你的密碼表,我保留这張副本。这个案子我們叫做七辛。偵察的对方将是17;偵察人是19;公寓是25;你自己——按說是你的事务所——是31,我的事务所是32,我自己是2。如果你要在信里提到你的当事人的話,我就称他做43;任何我們認为有嫌疑的人都是47;再有一个就是51。进行的期間有什么特别的吩咐或者指示沒有?"

"沒有,"索米斯說;"就是說——做事情要周到。"

包尔第得先生又点点头。"費用呢?"

索米斯聳一下肩膀。"合理就行,"他簡短回答一句,站了起来。"整个事情你要亲自掌握。"

"一定,"包尔第得先生說,忽然在索米斯和那扇門中間冒了出来。"另外一个案子不久我就可以来找你,再見,先生。"他的眼睛重以非职业性眼光把索米斯扫了一下,就把門打开。

"再見,"索米斯說,眼睛連两边都不瞧一下。

到了街上,他自己深自默默地詛咒着。眞是蜘蛛网,可是要割断蛛网他又非得用这种阴險的、秘密的、下流手段不可;对于一个素来把自己私生活看做是最神圣的財产之一的人,这种做法簡直使他厌恶。可是事情已經做了,再沒法子收回了。他一直

上了鷄鴨街事务所，把綠摩洛哥皮盒子和那張行将彻底搞清楚他的家庭生活破产情况的密碼表一齐鎖了起来。

奇怪的是，一个毕生就从事把别人的一切私人财产糾紛和家庭勃篋揭露在公众眼前的人，竟会这样害怕公众的眼光落到自己的身上来；可是这并不奇怪，因为又有哪一个比他更懂得法律的全部冷酷过程呢？

他整天都在拚命工作。維妮佛梨德四点鐘就要跑来，他要带她上法学院找皇家法律顧問德里麦商量事情，所以一面等她，一面把她写給达尔第要他回来的信重又讀了一遍；这封信是达尔第离开的那一天由索米斯逼着維妮佛梨德写的。

亲爱的蒙达古——收到你的信，获悉你已經永远离开我，幷且正在赴布宜諾斯艾利斯的途中。这当然使我极端震駭。我現在趁早写信告訴你，只要你肯立刻回来，我愿意不咎一切既往。我的心緒很乱，目前不愿多談。这封信挂号寄往你在俱乐部留下的地址。請电复。

依旧是你的爱妻

維妮佛梨德·达尔第

哼！多么可恨的无聊玩意！他記得維妮佛梨德抄他的鉛笔稿子时，自己弯着腰看着她抄；她放下笔时，曾經那样說，“假如他回来呢，索米斯？”那声調非常特别，就好象一点沒有主意似的。“他不会回来，”索米斯当时回答她，“除非他把錢用光了。所以我們非立刻采取行动不可。”达尔第在伊昔姆俱乐部里吃醉酒乱写的那張紙条子也附在信后面。索米斯当时很可能希望这張紙条子最好不要这样讓人显然看出是吃醉酒写的。法庭就专找

这种岔子。他能听見法官的声音說:“你把这張紙条子看得这样認眞嗎? 要这样認眞写信給他? 你認为他这話算数嗎?”沒有关系! 达尔第已經搭船走了,而且現在还沒有回来,这总是明明白白的事实。还有他打来的回电:“决不回来。达尔第。”也作为附件。索米斯摇摇头。这件事情如果不能在今后几个月里全部解决掉,那个家伙就会象坏銅子一样又跑出来了。赶掉他至少可以一年省上一千鎊,还可以省掉維妮佛梨德和他父亲許多煩神。“我一定要給德里麦打气,”他想;“一定要加紧进行。”

維妮佛梨德打扮成戴半孝① 的样子,这和她的淡顏色的头发和高个儿都很相称; 她是坐的詹姆士的四輪活頂馬車,駕着詹姆士的双馬来的。索米斯自从詹姆士五年前从事务所退休之后,还沒有看見他的馬車开到城里来过,这种不調和的情調使他吃了一惊。“时代是变了,”他想;“以后还不知会变成什么样子呢?”連大礼帽也愈来愈少了。他問起法尔。“法尔,”維妮佛梨德說,“来信說他下学期要打馬球了。”她覚得他交的一班朋友很不錯。接着她又問了一句,非常时髦地掩飾着心里的焦灼! “我的事情会不会鬧得滿城风雨, 索米斯? 报紙上难道一定要登出来嗎? 弄得法尔和女孩子們太难堪了。”

索米斯自己事情还愁不过来,就回答說:

“报紙专門搶着打听这种事情; 要他們不宣揚出去很不容易。他們装做保卫公众道德, 但是他們的下流报道只能使公众道德墮落。可是今天还沒有到那种情形。今天我們只是去見德里麦談恢复关系的問題。当然他懂得这是为了进一步离婚作准备;不过,你一定要装得好象眞正渴望达尔第回来似的——今天

① 即黑衣服稍微来点白色、灰色和淺紫的点綴,是重孝和脫孝之間穿的。

你不妨練习一下。”

維妮佛梨德叹口气。

“唉！蒙第眞是个傻瓜！”她說。

索米斯狠狠盯了她一眼。看得出她沒法跟她的达尔第認眞干起来，而且有一点点机会就会和达尔第和好如初。他自己在这件事情上从一开头就坚决。眼前怕出一点丑只会給他妹子和几个孩子日后带来眞正的羞辱，如果讓达尔第仍旧累着他們，一天天败下去，把詹姆士打算留給女儿的錢花得精光，說不定弄到傾家敗产的地步。虽則这一笔錢事实上已經不能动了，那个家伙总会有法子从那笔贈与上挤出錢来，而且叫他家里人付出一大笔錢，使他不至于破产，或甚不至于坐牢！两个人下了油光刷亮的馬車，把两匹油光刷亮的馬和两个油光刷亮的馬夫留在河濱大道上，走上那排皇家办公室德里麦皇家法律顧問的事务所。

“拜尔貝先生在这里，先生，”职員說；“德里麦先生十分鐘內就到。”

拜尔貝先生是助理辯护士——并不是想象中的助理那样年輕——原因是索米斯非要是有名气的辯护士决不請；的确，那些辯护士究竟有些什么名气使他要雇用他們，这对他永远是个謎——拜尔貝先生坐着，把手里的文件最后翻閱一下。他剛从法庭回来，假发和长袍还沒有除下，这样装束和那只象小噴水筒柄子一样突出来的鼻子，一双精明的小藍眼睛，和相当鼓出的嘴唇配起来倒很順眼——作为德里麦的副手和打气的人沒有比他更适合的了。

索米斯給維妮佛梨德介紹之后，两个人就跳过天气的寒暄，談起战局来。索米斯忽然插进来：

“他如果不回来的話，我們不能提出六个月后离婚的請求。

我要求就提，拜尔貝。”

拜尔貝先生講話微微带一点爱尔兰口音，向維妮佛梨德微笑說：“这是法律上的拖延，达尔第太太。”

“六个月！”索米斯又說一句；“那就要拖到六月里！案子开庭就要等过长长的暑假，我們非把鑼鼓打得紧不可，拜尔貝”——为了防止維妮佛梨德反悔，他愿意把自己的一切工作都丢开。

“德里麦現在可以見你了，先生。”

三个人魚貫而入，拜尔貝先生先走进去，索米斯看着自己表上走了一分鐘光景才陪維妮佛梨德进去。

皇家法律顧問德里麦穿了一件长袍，可是假发已經除掉，正站在爐火前面，就仿佛这次会談是招待性質似的；他有飽学之士的那种坚韧的、油光刷亮的肤色，一只相当大的鼻子架着一副眼鏡，微微花白的腮須；他最喜欢楞起一只眼睛，并且用上嘴唇包着下嘴唇，因此他的話常叫人听不清。他还有一个派头，会突然繞过談話的对方；这个派头，和那种令人不安的声气，以及一种开始說話之前嘩叫的习慣——这一切奠定了他在遺产案件和离婚案件方面很少有人比得上的名气。他楞着一只眼睛，听完拜尔貝先生輕快地大致叙述一下事实之后，就嘩叫道：

“这些我全知道；”当时就繞到維妮佛梨德跟前，咕嚕咕嚕地說了下面的話：

“我們要找他回来，可不是，达尔第太太？”

索米斯断然插进来：

“舍妹的处境肯定不是人受的。”

德里麦嘩了一声。“一点不錯。你看，我們能不能就凭一封拒絕的电报，还是应当等到圣誕节过后，給他一个机会写一封——要紧的就在这里，你看呢？”

"能够多快，就——"索米斯开始說。

"拜尔貝，你怎么看法？"德里麦說，繞到拜尔貝面前。

拜尔貝先生好象一只猎犬在那里嗅气味。

"我們的案子要到十二月中旬才能开庭。我們給他的寬限不需要比这个更多。"

"当然，"索米斯說，"为什么舍妹要弄来这許多麻煩，他反而可以任意——"

"任意花天酒地！"德里麦說，又繞到他跟前来；"很对，一个人不应当花天酒地，可不是，达尔第太太？"他攏起长袍一把抓成扇形。"我同意。我們可以提出来。还有什么事嗎？"

"目前沒有了，"索米斯同意地說；"我本来只要你和舍妹見見面。"

德里麦輕輕嗥了一声："荣幸得很。再見！"把他保卫性的长袍放了下来。

三个人又魚貫而出。維妮佛梨德先下楼，索米斯留在后面。便是索米斯对德里麦也不得不佩服了。

"証据是够的，我覚得，"他跟拜尔貝說。"我只是跟你說，这件案子如果不赶快做掉的話，也許永远达不到目的。你想他懂得意思嗎？"

"我想法使他懂得，"拜尔貝說。"可眞是一把好手呢——好手。"

索米斯点点头，去追上自己的妹子。他看見她很难受，用面紗遮着臉，忍着眼泪，自己馬上說：

"那个女招待的証据就已經很够了。"

維妮佛梨德臉板下来；态度变得严肃了；两人走到馬車那里。在駛回格林街的途中，自始至終两个人都默默无言，两个人

心里都在反复想着同一个問題："唉，为什么！为什么我的不幸要弄得这样人人都知道呢？为什么要雇密探偵察我的私人糾紛呢？又不是我自己惹出来的。"

第 五 章

乔里当起裁判

占有的本性，在受到絕对无法挽回的挫折时——就象福尔賽家这两个人碰上时那样——固然会促使人們放弃那不再能占有的东西；但是，在英国国家里，这种本性却一天天变得更加坚决了。尼古拉本来不大相信这一次战爭会影响到财产，近来也听到他罵这些波尔人是一伙沒脑子的人了；說他們开銷很大一笔錢，应当給他們受一次教訓，愈早愈好。要他来做，他就要派伍尔斯萊① 出去！他看事情总是比别人看得远些——所有福尔賽的巨万家財都是这样来的——所以他已經看出布勒不中用了——一头笨牛，总是那样横冲直撞，他們再不小心的話，連史密斯夫人城都要陷落了。他說这話时还是在十二月初，接着就来了黑星期，② 这时他就振振有辞地逢人便說："我不是早就說过了。"在那个福尔賽家人从未經历过的阴暗星期里，小小尼古拉在他的团队"魔鬼营"里参加了好多次訓練，急得小尼古拉去找家庭医生查問儿子的健康，而且吃惊的是儿子一点毛病也沒有。这孩子不过才从法学院熬出了头，新近当了律师，还花了一点錢；目前平民里面熟練軍事的人可能很是需要，而他却在这种时候受軍事訓練，这在他的父母看来簡直有点象恶梦。他的祖父

当然認为这是庸人自扰；英国和人家打仗都是小規模的，而且是职业軍人的事情，他在这上面的感情教育受得非常彻底；什么全国动員，他根本就不相信会有；而且他这样子对自己并不利，因为他手里有德皮尔股票，③ 現在跌得很厉害，这足足抵得上牺牲自己的孙子而有余了。

可是在牛津那边倒是另一种情緒占了上风。在黑星期前本学期的两个月中，那种年輕人集体固有的兴奋已經逐漸明朗，成为对立的两派。正常的青年人——这种人在英国总是趋向保守，不过对事情不大認眞——都激昂慷慨地主張一举蕩平波尔人，而且痛惩一下。这一部分人比較占多数，法尔当然是属于这一部分人。另外一些过激的青年則主張停战，并且承認波尔人独立自主；这班人虽則是少数，可能吵得还要厉害些。不过这两派在黑星期之前壁垒并不分明，两派中間也沒有一道鴻沟，只不过有些学院式的爭辯罢了。乔里就是那些不知道自己究竟站在哪一方面的一个。他祖父老乔里恩的那一点点正义感他也有，这使他不至于只看問題的一面。还有，在他那“最优秀”的一小撮人中間有一位“管他媽的”見解极其高明，而且个人影响相当大。乔里动摇了。他父亲的看法好象也模棱两可。而且虽則他密切注視着自己的父亲——这在一个二十岁的人是很自然的——留心看他有什么还可以糾正的缺点，但是父亲仍旧保持着一种“气派”，这种气派使他的諷刺的容忍原則具有一种光彩。当然，如所周知，艺术家都是优柔寡断的，在这一点上，一个人可不能一

---

① 加納特·約瑟夫·伍尔斯萊(一八三三——一九一三)是当时英国历次侵略殖民地战爭中的“名将”。

② 一八九九年十二月十至十五日，英国軍队在波尔战爭中連次敗績。

③ 这家公司在德兰士瓦，所以波尔人失敗只有对尼古拉不利。

定看在自己父亲的面上，就是跟他要好也不能这样。可是乔里恩原来的看法是："在不需要你的地方硬去插一脚"（就象那些"外地人"那样），"然后玩弄手腕使自己騎在人家头上，可不是什么上等的玩意儿"；他这种看法不管有沒有事实根据，对儿子倒有相当的吸引力，因为儿子很重視高貴品質。另一方面，对于那些他自己一帮人叫做"神經病"或者法尔一帮人叫做"沒种"的，他都受不了，所以当黑星期的鐘声响时，他还徘徊在两者之間。

——二——三，从斯托姆堡，① 从馬格斯芳坦，② 从考倫苏 ③ 傳来一連串其兆不祥的拒敌消息。听到第一个消息之后，那个頑强的英国气质的反应是，"啊！还有米苏恩呢！"听到第二个消息之后的反应是："啊！还有布勒呢！"接着，带着更沉重的忧郁，心狠起来。乔里跟自己說："不行，他媽的！現在我們非得痛惩那些穷鬼不可；是非我全不管。"而且，如果他知道的話，他父亲也是同样的想法。

这底下的一个星期天，乔里被邀去参加那些优秀者之一的酒会。大家来第二次干杯，乔里說了一句"布勒，而且給波尔以毀灭"，——脚跟都不碰一下，就把大学酿治的柏根地酒一飲而尽；这时候他注意到法尔·达尔第也在被邀之列，而且正在咧着嘴望着他笑，一面跟邻座嘀咕几句。他知道那准是在誹謗。乔里就臉紅了起来，不再做声，原因是，他最不喜欢人家注意，或者当着众人鬧出来。他一直对这位远房表弟有种說不出的敌意，这时突然变得强烈起来。"好吧！"他肚子里說；"你等着，朋友！"按

---

① 指英将加达克尔为波尔人慘敗于斯托姆堡。

② 指英将米苏恩率領一万人集中橘河南岸，趋救金柏萊之圍，于夜襲馬格斯芳坦一役被波尔人击潰。

③ 指英軍統帅率領二万人趋救史密斯夫人城，被波尔人在考倫苏击潰。

照大学里的习慣，大家吃酒都过了量，这使他更加忘記不了；当大家排队走到一个幽靜的处所时，他碰一下法尔的胳臂。

“你剛才在那儿講了我什么？”

“难道我不能随便講話？”

“不能。”

“那么我說你是个亲波尔派——你就是这样！”

“你放屁！”

“你要鬧出来嗎？”

“当然，可不在这儿；在花园里。”

“行，来嗎。”

两个人一同走去，相互斜睨着对方，歪歪倒倒地，毫不退縮；两人爬过花园栏杆；栏杆上面的尖刺稍微刮了一下法尔的袖子，使他分了一下心。乔里心里則在盘算着两个人要在学院附近的一个双方都不熟悉的地区打架。这事情不大好，可是不管它——这个小畜生！

两人走过草地进入几乎是整个的黑暗里，都把上衣脫掉。

“你沒有吃醉吧？”乔里突然說。“你要是吃醉了我可不能跟你打架。”

“并不比你更醉。”

“那么来吧。”

也不拉拉手，两个人立刻就摆出防御的架子。两个人的酒都已經过量，所以特别当心要做出一副規規矩矩的派头。后来乔里險些儿打中法尔的鼻子。这一来，两个人就扭了起来，在老树阴影下只看見漆黑的丑陋的一团，也沒有人在旁边喊“停止”；最后双方都筋疲力尽，各自放手，都立足不定地退了几步，就在这时，一个声音叫道：

“你們叫什么名字，小爷？”

这句从园門那边灯下发出的諷刺詢問就象是神的責問一样，使两个人都着了慌，一把拿起上衣向栏杆跑去，爬过栏杆，就朝剛才出发的幽靜地点跑去。这里有一点亮光，两人各自在臉上抹一下，也不相互說話，离开有十步光景，向学院大門走去。两个人不声不响出了大門。法尔沿着酿酒厂向寬街走去，乔里沿着小巷向高街走。乔里心里还在冒火，老在懊悔怎么打得那样不够科学，一面将适才沒使出来的反击和杀手一一温习过来。他的心思涉猎到一个幻想的搏斗上去，和他剛才經过的搏斗大不相同，要英勇得多；自己佩着肩带，拿着軍刀，又刺又拦，就象在最心爱的大仲馬小說里一样；他幻想自己是拉摩尔，是阿拉米，布西，西高和达特里昂搓成的一个人，可是沒法把法尔想象为果果納，或者布里沙克，或者罗西福。这个家伙就是个混蛋表弟，什么都够不上。沒有关系。他剛才总算給了他一点苦头吃。“亲波尔派！”这句話很使他覚得不好受，从軍的念头塞滿他头痛的脑子里；他想到騎馬馳过南非的大高原上，英勇地放着枪，同时看見波尔人就象野兎子一样紛紛倒在地上。他抬起酸痛的眼睛，看見高屋頂上面的星光照耀，自己裹了一条棉被匍匐在卡卢河边（不管这是什么），来福枪准备好，眼睛紧盯一片灿烂的星空望着。

第二天早上他的头痛得非常厉害；他按照一个优秀人的派头，把头浸在冷水里，燒了一杯濃濃的咖啡，可是喝不下去，午飯时只能呷一点好克酒。臉上的一条伤痕被他編了一套鬼話，說是在街角上被“什么冒失鬼”撞伤的。打架的事情他决不告人，因为盘算一下之后，他覚得有失自己的身份。

第二天他就“下倫敦”去了，并且从倫敦一直到了罗宾山。

他父亲已經上巴黎去了，只剩下琼和好丽。这个假期他过得非常之不安心，总是坐不住，跟两个姊妹一个也不搭訕。琼当然一心放在那些可怜虫身上，这些人乔里向来就吃不消，尤其是那个伊立克·考柏莱和他的一家人，不上台面的人，总是在假期里把房子搞得不成样子。好丽和他之間則是有了一条古怪的分野，就好象她开始有了自己的主張似的，而这是太——沒有必要了。他恶狠狠捶了一陣皮球，① 亡命地但是孤独地上里希蒙公园去騎馬，一心一意要跳过用来擋着一条走坏了的青草馬路的高栏——照他自己說，是使精神不致散漫。他还买了一支来福枪，在罗宾山田里竪了一个靶子，从小池子那边向着菜园的墙放枪，也不管那些园丁的死活，同时心里在盘算，也許有一天自己会去参軍，为祖国把南非保存下来。事实上，那些要騎兵义勇队参軍的号召引得他心思非常混乱。他应不应当去呢？以他目前所知，——而且他和好几个人都在通信——那些"优秀的"一个都不打算参加。只要他們眞正提倡一下，他就会立刻报名——他的竞爭心非常之强，而且最爱体面，事事总不甘落后——可是自顧自去做也許看上去象"出风头"，因为肯定說，并不是眞正非如此不可。何况他并不想去，因为这个小福尔賽性格的另一面是沒有看准之前决不敢跳的。他的心情非常复杂，酸甜苦辣都有，人完全不是平时那样安靜、那样高貴的派头了。

接着，有一天，他看見一件事情，使他很不好受，簡直冒火——就在里希蒙公园靠近汉姆門的林中空地上，他望見两个騎馬的人，左边女的肯定是好丽騎着她的銀色小駒，右边男的也同样肯定是那个"癟三"法尔·达尔第。他第一个想法是策馬

① 这是練习拳击。

赶上去，責問他們这种荒唐行为是什么意思，叫那个家伙滾开去，自己带好丽回家。他的第二个想法是——如果他們不睬他的話，他就会被人看成一个傻瓜。他勒馬躲到树后面去，随即看出即使是窺伺也同样不成体統。除了回家等好丽回来别无其他办法！跟那个流氓小子偷偷溜出来！他也沒法跟琼商議，因为琼那天早上就紧追着伊立克·考柏萊和他那一群人上倫敦去了。他父亲还在“混蛋的巴黎”。他在中学里时，时常跟一个叫布兰特的同学把报紙点了火放在書房里面，使自己能在危急的时刻保持冷靜；他覚得眼前正是这样一个他在中学里苦苦訓練自己应当保持冷靜的时刻。可是在馬厩院子里等着时，他却一点冷靜不下来，懶洋洋地拍着老狗伯沙撒；伯沙撒就象肥胖的老和尙一样，胃里很不受用，而且因为主人不在家很难受，这时抬起头来，对他这样照顧，惴惴表示感激。好丽过了半个鐘点才回来，臉上紅紅的，而且样子比平时好看得多，簡直不配。乔里看見她迅速看他一眼——当然是心里有鬼——就跟着她进了屋子，抓着她的胳臂，把她带进过去祖父的那間書房。房間現在已經不大使用，对于乔里和好丽两个，便在今天还时常使他們隐隐約約地想起祖父的温和、大白胡子、雪茄的香味和笑声。在这間書房里，乔里在沒有进学校的十足的青春时期，常和祖父扭打；他祖父尽管已經是八十岁的人，还禁止不了自己拿腿鈎人的习慣。在这間小書房里，好丽时常蹲在皮圈椅的靠手上，一面抹着一只耳朵上面的銀絲，一面向耳朵低訴自己的秘密。有无数次三个人就从那扇落地窗跑出去，到草地上去打板球，或者玩一种叫做“胡皮西——抖数”的神秘游戏，别的人决不讓他們懂得，玩得老乔里恩很热。在这里，在一个温暖的夜里，好丽曾經穿着睡衣进来，說自己做了一个怕梦，要老乔里恩給她压惊。在这里，

乔里有一天早晨把泻盐放在布斯小姐的新鮮鷄蛋里，这已經够不好了；更坏的是把他送到祖父（由于父亲不在家）面前时，还有下面这段談話：

“啊，乖乖，你不能还是这样不听話。”

“她打我一下耳括子，爷爷，因此我只好也打她一下，她就又打我一下。”

“打一位妇女？这无論怎样都不行！你向她道歉了沒有？”

“还沒有。”

“那么你非立刻去向她道歉不可，去吧。”

“可是她先动手的，爷爷；而且她打了我两下，我只打了她一下。”

“乖乖，这事做的太不象話了。”

“是她发脾气的；我并沒有发脾气。”

“去吧。”

“那么你也去，爷爷。”

“好吧——就这一次。”

两个人手拖手走了。

在这里，那些史各特的小說，拜倫的詩集，吉朋的《罗馬帝国衰亡史》和亨波尔特的《宇宙論》，和火爐板上面的那只銅象，和那張油画名作《落日中的荷兰漁船》，都仍旧象命运一样一点沒有移动，而且就算有什么改变的地方，室内仍旧好象有个老乔里恩坐在那里，在大圈椅上蹺着大腿，鼓出的額头，深陷的眼睛，严厉地在看《泰晤士报》。一对孙男孙女就在这时来到書房里。乔里先說：

“我在公园里看見你跟那个家伙在一起。”

看見她两頰漲得飞紅，自己稍稍感到滿意；她应当覚得慚愧！

“怎么?”她說。

乔里吃了一惊;他指望的比这句回答要多些,或者更少些。

“你知道,”他郑重地說,“他上学期叫过我亲波尔派? 我而且跟他打过架。”

“哪个胜?”

乔里想說:“我本来可以胜的,”可是覚得不値得說。

“你听我說!”他說:“你这是什么意思? 什么人都不告訴?”

“我为什么要告訴人? 爹也不在家里;我为什么不能跟他騎馬?”

“有我可以跟你去騎馬。我覚得他是个沒出息的小混蛋。”

好丽气得脸上雪白。

“他不是。你不喜欢他只能怪你自己。”

她掠过哥哥走了出去,留下他一个人瞠眼望着那只龟壳上面的維納絲銅象,这銅象剛才被他妹妹戴軟毡騎馬帽的一头烏发遮着。他覚得心里怪不痛快,整个人都有点撑不住了。他走到維納絲面前,木木然察看那只烏龟。为什么他不喜欢法尔·达尔第呢? 他也說不出来。上一輩的事情他完全不清楚,仅仅知道十三年前由于波辛尼对琼不忠实,爱上了索米斯的妻子,两家隐隐有那么一段仇隙;他現在弄得一点主意沒有。他就是不喜欢法尔。不过問題是:他怎么办才是呢? 法尔·达尔第是一个堂房表弟。可是这并不是說好丽就可以跟他过从。可是把他适才碰見的事情声張出去又不是他的为人。在这样进退为难时,他走到那張皮圈椅面前坐下,蹺上大腿;坐在圈椅上,眼睛望着长落地窗外面的那棵老橡树,枝条那样茂盛然而还沒有发叶子;天色暗下来,那棵橡树逐漸暗成印在暮色中的一块深黑色的图形了。

"爷爷啊!" 他胡乱想着,把表掏了出来。他看不見时針,可是他把打簧按开。"五点鐘了!" 这是他祖父第一只有壳面的金表,多年来已經用得油光刷亮——所有的花紋全磨平了,而且跌了許多凹印子。打簧声就象从当年那个黃金时代发出来的小小声音; 那是他們从倫敦圣約翰林第一次到这所房子里来——跟着祖父坐着他的馬車下来的,而且几乎立时就爱上了这些大树。自己爬到树上, 爷爷在树下面澆那些綉球花床! 怎么办呢? 告訴爹叫他赶快回家嗎? 把心里話告訴琼嗎? 不过她这人太——太性急了! 不管它, 一切听天由命! 反正假期就要完了。上倫敦去找到法尔,警告他不要来! 可是怎样弄得到他的地址呢?好丽是不会告訴他的! 眞是千头万緒,就象堕入五里霧里一样!他点起一支香烟。香烟吸了一半时,他的眉头松了下来,簡直就象一只老年人的枯手在他額上輕輕撫摸过似的; 而且耳朵里好象有人在低声說:"不要动;你要待好丽好,待她好,乖乖!" 乔里深深叹口气,心情平靜下来,把烟从鼻孔里呼出去……

可是在楼上自己房間里,好丽卸掉騎装,仍旧眉头深鎖。嘴唇形成的动作仍旧是那两句話,"他不是——他不是!"

第 六 章

乔里恩心挂两头

乔里恩在巴黎常到的地方是圣·拉薩尔車站附近一家著名飯店楼上的小私人旅館。他就恨自己那些到国外来的福尔賽同类——就象离开水的魚一样沒精打采地挤在被它們足迹踏遍了的水槽里——歌剧院，里俄里路和紅磨坊。那种派头，就好象跑来是为赶快要往别处似的，使他看了就生气。可是，这个地方除了乔里恩之外，却沒有别的福尔賽挨近过；这里，他在臥房里可以用木柴升个火，而且咖啡也非常之好。在他的眼中，巴黎的冬天总是比較更加可爱。人家燒的木柴和烤栗子鉢子升起来的辛辣烟味，在晴朗天气，冬天阳光老是那样的明朗，不顧凜冽冬气的露天咖啡座，大馬路上悠然自得的活跃人群，这一切都象在告訴他，冬天的巴黎有一个候鳥那样的灵魂，在炎夏时节飞走了的。

他法文講得很好，有几个交游，知道那些小館子可以吃到好菜，而且看見一些古怪的人。他覚得自己到了巴黎就变得有哲学气味，諷刺的鋒芒也更尖銳了；人生有了一种細致的、沒有目的的意义，变成一束香气襲人的鮮花，一片为变幻光綫所穿透的黑暗。

当他在十二月的第一个星期决定上巴黎来的时候，他絕不承認是受伊琳在巴黎的影响。到了巴黎不到两天，他就承認大部分原因还是想看見伊琳。在英国时，明明是很自然的事情人也不肯承認。他曾經想到不妨告訴她一下公寓出租和其他的事情，可是一到巴黎，他心里就清楚得多。巴黎就象罩上一层光彩似的。第三天他給她写了一封信，收到回信时他的神經感到一陣快乐的震栗：

亲爱的乔里恩：

非常开心能見到你。

伊琳。

他上她旅館去的那一天，天气非常晴朗，心情就象去看一張心喜的画时常有的那样。在他的記忆里，从来就沒有一个女子能使他有过这种特别强烈，然而并不牵上私人感情的兴奋过。他要坐在那里，眼睛尽情消受，而且走开时对她更多一分了解，而且准备明天再来消受一番。那家小旅館就靠近賽納河边；当他走进旅館那間褪色的綺丽小客厅时，他就是这样心情。就在这时候，一个小待役說了一声“太太”就不見了，接着她就向他走来。她的臉龐、她的笑容和她的腰身，正和他剛才脑子描繪的一样，而且臉上的表情說得很清楚：“是自家人啊！”

“好嗎？”他說，“有什么新鮮事情沒有，可怜的流亡者？”

“一点沒有，”

“索米斯一点沒有事情？”

“沒有，”

“我給你把公寓租出去了，而且就象好管事的一样，我給你

送了一点錢来。你覚得巴黎怎么样?”

当他向她发出这一連串的問題时，他覚得象这样美丽而肉感的嘴唇，下唇微微朝上弯一点，上唇的一角碰到一个簡直不大看得出的酒渦，自己从来就沒有看見过。这就象发現过去只是一块柔和而斑剝的女子雕象，本来就对它簡直有点不带私人感情的傾倒，現在忽然变成了活人似的。她承認一个人住在巴黎有点吃不消；然而巴黎又是这样充滿了生命，使它时常就象沙漠一样，她老实承認，对人并无害处。而且，英国人目前并不受欢迎啊！

“这跟你毫不相干，”乔里恩說；“你在法国人眼睛里应当是吃香的。”

“也有不便的地方。”

乔里恩点点头。

“那么，你得趁我在巴黎的时候讓我带你出去走走。我們明天就动起来。你上我的小旅館来吃晚飯，我們一同上喜剧場看戏去。”

这就天天碰面了。

乔里恩不久就发現，一个人只想使感情保持現状并不那么容易。跟一个美丽女子亲近，巴黎是一个最好的，同时也是最糟糕的地方。启示就象一只小鳥一样歇在你的心头，唱着：“她是你的梦啊！她是你的梦啊！”有时候，这好象很自然，有时候，簡直可笑——一个临老学少年的最坏例子。由于自己一度受过社会的冷淡，他从那时候起从来就沒有把傳統的美德眞正放在眼里过；可是爱的念头頂多只占据在他的潛意識里，他爱她，她也决不会爱他——她怎么会爱上他这么大年紀的人呢？他对她的生活这样无聊和这样孤寂，充滿不平。他覚察到自己能給她一种

安慰，覚察到多次和她出游时她那样显明地感到高兴，因此就更加怡然自得，决不愿意有什么不端的举动，或者說出什么不适当的話来，把这种快乐毁掉。这情形就象看着一株憔悴的植物吸进水份一样，眼看着她和自己在一起时吸收着友誼。据他知道的，除了他以外沒有一个人知道她的住址；她在巴黎沒有認識的人，他認識的人也很少，所以，在那許多散步、談話、听音乐会、看美术館、上剧院、上小館子、上凡尔賽行宮、圣克劳德以及芳登白魯林的接触中，好象并沒有必要檢点似的，时間溜的眞快——整整一个月，沒有过去和将来的一个月——过去了。如果是在他年輕的时候，这种情感肯定会变成一种不顧一切的热情；現在呢，虽則也許同样情深，可是要温柔得多，由于傾倒、不带有希企，和一种騎士式的义憤，变得有节制了——至少只要她在場，在友誼的气氛下微笑着并且感到快乐，而且在他的眼中总是那样美，那样心灵相通——他就宁愿把自己的感情約束在保护性的友伴关系上；因为她的人生哲学好象和他的步伐是一致的，总是比較容易受到情感的影响，而不大受理智的影响，对許多事情都是一种不信任的諷刺态度，对美的事物很敏感，几乎是热烈地带有人情味和容忍，然而在天性里就带有一种坚强，而这是他这个单純的男子不大能做到的；这一切都使他欽佩。还有，在这整整一个月的作伴中，他从来沒有摆脫掉第一天出門时的那种就象是去看一件心爱艺术品的心情，也就是一种近于不关个人得失的欲望。未来——总是那样不徇情地威胁着現在的——他小心翼翼地不去正視它，深怕攪乱自己平靜的心情；可是他却計划怎样找一个更加有意思的，太阳晒得很热，而且有些古怪的东西可看可画的地方，重新享受一下。結局来得眞快，一月二十日那天，他接到一封电报：

已报名参加皇家义勇兵——乔里。

乔里恩正要出門和伊琳在鲁佛宫美术館碰面。就在这时收到电报。这对他就象个晴天霹靂。他应当是这孩子的軍师和向导，而現在正当他在这里优游岁月的时候，这孩子突然向着危險、困苦（說不定还有死亡）跨近了一大步；他从心里覚得不好受，忽然間悟出，伊琳就象一株藤蔓一样，已經紧紧纏着他的存在的树根了。这样来一个分手的威胁，他和伊琳之間的关系——因为这已是事实了——已經不再是不带个人情感的关系了。乔里恩看出，那种同游共賞的平靜乐趣已經一去不返了。他知道自己是什么心情，是一种沉溺忘返，看上去也許好笑，但是非常之眞实，迟早非要現底不可。而在目前，他覚得，自己可不能露出一点，决不能露出一点痕迹来。乔里的这件事情毫不徇情拦在中間。他为乔里的参軍感到驕傲；为自己的孩子出发为祖国作战感到驕傲；原来黑星期在乔里恩的亲波尔主义上也留下創痕了。就是这样，事情还沒有开头就結束了！好在他一点沒有过表示！

当他走进美术館时，她正站在那張《岩石中的处女》前面，风度翩翩，一心貫注，微笑着，毫不覚察有人在看她。“我难道非要放弃看这个不可嗎？”乔里恩想。“只要她愿意我看她，这样放弃是違反自然的。”他站在那里并沒有被覚察到，留意看她，一面将她身条的形象往脑子里装，一面妒忌那張使她打量得那么长久的名画。她有两次掉头向进門的地方望一下，他想：“这是为的我啊！”終于他走了上去。

“你看！”他說。

伊琳看了电报，他听她叹了口气。

这声叹气也是为的他。他的处境眞是殘酷。为了对得起自己儿子，他应当跟她拉个手就走。为了对得起自己的內心感情，他至少应当告訴她自己是什么心情。她能不能体会到，会不会体会到他瞪眼望着那張画时的沉默呢？

“恐怕我得立刻回家，”他終于說了。“眼前这样开心，我眞不舍得走！”

“我也一样；可是，当然，你得回去。”

“那么！”乔里恩說，手伸了出来。

和她眼睛碰上时，他几乎控制不了自己心中涌起的感情。

“人生就是这样！”他說。“自己保重！”

他的两腿感到非常僵硬，就象脑子不肯带他走似的。在門口时，他看見她抬起手来，用指头碰一下嘴唇。他庄严地抬一下帽子，就不再回顧了。

第 七 章

达尔第告达尔第

維妮佛梨德对这場官司虽則从心里拿不定一个主意，可是案子仍然遵照减法規則向着裁判日前进。达尔第告达尔第，这件要求恢复夫妇同居权的案子一直到快接近圣誕节时法庭方才开审，可是在复审的那天，这件案子却排在第三。維妮佛梨德度这次圣誕节的心情比往常更加講究时髦，这件案子只是深鎖在她衣服开得很低的胸口里面。詹姆士这次过圣誕节对待她特别优厚，借此表示同情和寬慰，总算她跟这个"宝貝流氓"的婚姻快要解除了，他的心感覚到，可是嘴却說不出来。

达尔第的失踪跟公債的跌价相形之下变得不足道了；这个家伙他实在恨透了，而且，在一个快要离开这个世界的十足福尔賽看来，財产毕竟是愈来愈胜似名誉的，这些念头都使詹姆士对打官司出丑这件事情能无动于衷；不过除非他自己談起，别的人都小心不提到打官司的事情。以一个律师而兼父亲的人，他最最煩心是害怕达尔第說不定会忽然出現，并且在法庭判决时表示服从。这才叫人哭笑不得呢！事实上他为这件事愁得非常厉害，所以在送給維妮佛梨德一張巨額的圣誕节支票时，他說："这是給外面的那个家伙；免得他回来。"这当然是糟蹋好錢，可

是性质完全和保险一样，只要离婚成功，他就不至于受到破产的威胁了；他并且严辞詰問过維妮佛梨德，非要她再三說已經把錢汇了出去，才算放心。可怜的維妮佛梨德！汇出这笔錢时，使她好多次感到痛心，这錢迟早还不是进了"那个賤貨"的美容袋里。索米斯听到这事，大摇其头。他們对付的这个人并不象一个福尔賽那样的心思坚定。那边的情形一点不知道，就这样寄錢出去，非常之危險。不过，在法庭上講出来倒还漂亮；他要关照德里麦提起这件事。"不知道，"他忽然說，"那个巴蕾舞团离开阿根庭再上哪儿去；"只要有机会，他决不忘記暗暗提醒維妮佛梨德一下，因为他知道維妮佛梨德就算对达尔第沒有什么留恋，至少还不忍心把他的丑事揭了出来。索米斯虽則不大会表示欽佩，却也承認維妮佛梨德表現得很好——家里的孩子一个个都象張着大嘴的雛鳥一样，等待着父亲的消息——伊摩根正到达出来交际的年龄，法尔則是对整个事情感到十分不安，他覚得对維妮佛梨德說来，法尔是这件事情的症結所在，因为她爱法尔肯定比爱其他的孩子都要厉害。这孩子只要有意思的話，还能够使这件离婚案子受到阻撓。索米斯因此很小心不讓初审快要开庭的消息傳到法尔的耳朵里。不仅如此，他还請法尔上除旧俱乐部来吃晚飯，在法尔抽着雪茄的时候，有心提起法尔最心爱的話題。

"我听說，"他說，"你打算在牛津打馬球呢。"

法尔躺在椅子里的身体直了一点起来。

"倒是的！"

"嗯，"索米斯說，"这个玩意儿很花錢。你外公未見得肯答应，除非他弄清楚别的方面沒有再开銷他的地方。"他停下来，看看法尔懂得他的意思沒有。

法尔的濃睫毛遮着自己的眼睛，可是一張大嘴微微显出獰笑，說道：

“我想你是指我的父亲！”

“对了，”索米斯說：“恐怕要看他是不是繼續累人；”他沒有再說什么，讓这孩子自己去做梦吧。

可是，法尔这两天却在梦想着一匹銀灰色小駒和騎在小駒上的女孩子。虽則克倫姆也在倫敦，而且只要法尔开口，克倫姆就可以給他介紹辛茜雅·达克，可是法尔并不开口；眞的，他还避免和克倫姆見面，过着一种連他自己也覚得奇怪的生活，只有跟成衣店和馬房算帳的事情算是正常的。在他母亲、他的两个妹妹和小兄弟的眼睛里，他好象把假期花在“拜訪人”上面，晚上則耽在家里打瞌睡。白天只要他們提議做什么事情，总是碰到一样的回答：“对不起，我得去看个家伙；”而且他得想出种种非常的办法来使自己穿着騎馬装束，在出門和回家的当儿不被人瞧見；后来，总算被通过做了山羊俱乐部的会員，他这才能够搬到俱乐部那边，在沒有人理睬之下換上衣服，坐上雇来的馬溜往里希蒙公园去。他把自己日益增长的感情象宗教一样藏在自己心里。那些他不去“看望”的“家伙”，他决不向他們吐露一个字；拿他們的信条，以及自己的信条看，这件事情未免太可笑了。可是他的其他嗜好却因此毀了，而且毫无办法可想。年輕人到了能够自由行动时总有自己合法的寻乐，这事却使他和这些寻乐完全隔絕了；这种情形他也知道，自己一定会在克倫姆眼睛里成为懦夫。他現在一心一意只想穿上自己裁制得最新的騎装，人不知鬼不覚地溜到罗宾山大門口，在那里沒有多久那匹銀色小駒就会載着她的苗条的黑头发主人庄重地跑过来，于是两人就会在树叶脫尽的树阴中并轡騎去；談話并不多，有时候也跑这么一段

路，有时候手挽着手。他有好几次在傍晚时分，一时兴起，忍不住要告訴母亲，这个羞涩的表妹怎样潜进他的生活中来，把他的“日子”毁了。可是人一过了三十五岁都是不够朋友，这条創痛的經驗阻止了他。反正他总得把大学讀完，她也要等到交际年龄，两个人才談得上結婚；所以只要能和她見面，又何必把事情弄得复杂呢？姊妹是只会开玩笑，談不上同情你的，兄弟更糟，因此沒有一个人可以談知心話；还有这个混蛋的离婚官司。别的都不姓，偏偏自己要姓达尔第，眞是晦气！要是自己姓高登或者史各特或者霍瓦德，或者比較普通的姓，那可多好！可是达尔第——这个姓連人名簿里都找不到第二个！要說不引起人家注意，那么姓毛金还不是一样好，又何必姓达尔第呢！日子就这样过去，一直到了一月中旬；这一天，那匹銀灰色小駒不来幽会了。法尔逗留在寒风里，盘算要不要騎馬上大房子那边去。可是乔里也許在家，那次不快的交手在他脑子里記忆犹新。总不能跟她哥哥一直打架打下去！所以他垂头丧气回到城里来，悶悶不乐地过了一晚。第二天早飯时，他看出母亲穿了一件不常看見她穿的衣服，而且戴上帽子。衣服是黑色，偶尔一两处带点孔雀藍，帽子又黑又大——那样子看上去特别漂亮，可是吃完早飯，她却对他說，“你来，法尔，”就領头进了客厅，这使他心里立刻懊丧起来。維妮佛梨德小心地关上門，用手絹擦一下嘴；嗅一下手絹上面浸过的紫罗兰香水。法尔想：“她难道打听出好丽的事情嗎？”

維妮佛梨德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思索。

“你預备待我好嗎，乖儿子？”

法尔滿臉狐疑地咧着嘴笑。

“今天早上你肯跟我去嗎？”

"我得去看——"法尔才一开口，看見母亲的臉色不好看，就停止不說，"我說，"他說，"你难道是指——"

"对了，今天早上我得上法院去。"

已經来了！这个混蛋案子，由于一直沒有人提起，自己几乎快忘記了。現在他站在那里，揭着自己指头上的小皮，一肚子的委屈。后来看出母亲的嘴唇完全一副恳求的神气，他忍不住說："好吧，媽；我跟你去。那些混蛋！"至于哪些人是混蛋，他也說不出，可是，这句話却概括地說出母子二人共同的心情，因此恢复了一点平靜。

"我想我还是換上黑服吧，"他咕了一句，就溜往臥室去。他穿上黑服，戴上高点的領子，插上一根珠别針，穿上自己最整齐的灰綁腿褲，一面嘴里嘰嘰咕咕罵着。他向鏡子里看看自己，說了一句，"我要是有什么表示的話，就是王八蛋！"就走下楼；看見他外祖的馬車停在門口，母亲穿着皮大衣，那副神气就象是上市政府开慈善会去似的。两人在关上車頂的馬車里并排坐着，在往法院的路上法尔自始至終对于眼前的这件事情只提了一次。"那些珠子不会提到吧？"

維妮佛梨德皮手筒上面挂着的小白尾巴顫动起来。

"不会的，"她說，"今天完全沒有什么了不起。你外祖母也要来，可是我不讓她来。我覚得你可以照应得了我。你样子很漂亮，法尔，把你后面的大衣領子再拉上一点——对了。"

"他們假如逼你呢——"法尔才要說。

"哦！他們不会的。我会非常之冷靜。唯一的办法。"

"他們不会要我作証或者什么吧？"

"不会，乖乖；全安排好了。"她拍拍他的手。她臉上拿出的那副坚定神气使法尔紛扰的心情平息下来，只看見他不停手地

把手套除下来又戴上去。他这时才看出自己拿的一副手套和綁腿褲的顏色不配；应当是灰色的，他却拿了一副深黃鹿皮的；他现在拿不定主意戴还是不戴。十点过了一点就到了。法尔还是头一次上法庭，那座建筑立刻使他感到惊异。

“天哪！”两人穿过大厅时，法尔說，“这里可以辟四五个頂好的网球場呢。”

索米斯在一处楼梯下面等他們。

“你們来了！”他說，連手也不握，就好象这件事情使得他們太熟悉了，用不着来这套仪式。“是哈普里·布朗，一号法庭。我們的案子先审。”

法尔的胸口里涌起一种异样的感覚，就好象上板球場击球时感到的那样，可是他硬着头皮跟在母亲和舅舅后面。能够不看就不看，一面心里認为这地方有股霉气味。到处好象都有人隐藏着似的，所以他拉拉舅舅的袖子。

“我說，舅舅，你总不会讓那些混帳报館的人来吧？”

索米斯斜瞥了他一眼，他这种神情过去使好多人自然而然就沒有話好說了。

“已經来了，”他說，“你不用脫大衣，維妮佛梨德。”

法尔随他們走进法庭，很着恼，可是昂着头。在这个鬼地方，虽則那些人（而且是那么多）中間事实上还隔着有一排排座位，然而看上去就象全都坐在别人大腿上似的；法尔有一种感覚，好象这些人全都可能一下子滑到地板上来。有这么一剎那，他看到的桃花心木家具、辯护士的黑长袍、白假发、人脸和报紙全都象怀着鬼胎而且在唧唧咕咕的，不过，随即就泰然挨着母亲在前排坐下来，背向着这一切，很高兴母亲身上洒了紫罗兰香水，又最后一次把手套除下来。他母亲眼睛正在看着他；忽然意識到

她的确要他坐在身旁，而且自己在这件事情上是算得上一个人的。好吧！那就讓他們看看！他肩膀挺了起来，翹起大腿，瞪着眼睛望着綁腿，叫人看不出他在想些什么。可是就在这时候，一个"老家伙"穿着黑袍，披着长假发象个打扮得很古怪的女人似的，从門里走了出来，坐到对面的高座子上，他只好赶快把大腿放下来，随着余下的人一同起立。

"达尔第告达尔第！"

法尔覚得把人家的姓氏在大庭广众之間这样叫出来，簡直說不出的可恶！忽然間，他覚察到靠近他身后有人开始談論起他的家庭来；他扭过臉去，看見一个蒼头白发的老儿，講話时就象嘴里在嚼着东西似的——眞是古怪的老儿，就是他在公园巷有一两次吃晚飯时碰見的那种人，死命喝人家的波得酒；他現在才懂得这些人是从哪里找来的。① 虽說如此，他仍旧覚得这些老骨头很有趣，如果不是他母亲碰了他一下胳臂，他还要繼續瞧下去。經这一来，他只好眼睛向前望，紧紧盯着法官的臉。这个老"光棍"，长了这样一張尖刁捉狹的嘴和一双骨碌碌的眼睛，为什么他有权力来干涉他們的私事呢？他难道自己沒有事情，同样的麻煩，而且說不定同样地头痛呢？这时候，法尔这一族类所有根深蒂固的个人主义，就象疾病一样，一时又在他的心里发作了。他身后的声音仍旧繼續嗡下去："銀錢上面意見不合——由于'答辯者'浪費"（什么称呼！难道指他的父亲嗎？）——"紧張的局面——达尔第先生时常不回家。我的当事人做的很对，堂上一定会同意的，她急于想制止这种——只能导向身敗名裂的行

---

① 譯者按：这句話的意思是說法尔了解到这些人都是法律界的前輩，所以詹姆士認識。

为——劝他——不要在紙牌和跑馬上賭掉——”(“对了！”法尔想，“全搬出来好了！”)“十月初禍事来了，答辩者从他的俱乐部里給她写了这封信，”法尔坐直起来，眼睛里直冒火。“我請求将这封信讀出来，这是一个人在——我只好說，堂上——在晚飯后写的，有些錯字只好加以改正。”

“老畜生！”法尔想，臉色紅了一点起来；“給你錢难道叫你开玩笑的嗎！”

“你再沒有机会在我家里向我进行侮辱了。我明天就离开英国。你的本領耍完了。”——这种口气，堂上，在那些沒有多大成就的人的嘴里是时常听到的。

“老东西倒会罵人！”法尔想，臉色更加紅了起来。

“‘我被你侮辱够了。’我的当事人将会告訴堂上这里的所謂侮辱仅仅是由于她罵了他一声‘你是个癟三’。——我敢說，在任何情形之下，这句話的意思并不太重。”

法尔斜看一下母亲神色不动的臉色，眼睛里有一种无可奈何的神情。“可怜的媽，”他想，就用胳臂碰碰她的胳臂。身后的声音又嗡道：

“‘我要开始一个新生活了。蒙·达。’

“到了第二天，堂上，答辩者就乘杜司卡罗拉号上布宜諾斯艾里斯去了。此后就得不到他的消息，只来了一封拒絕回来的电报，那是由于我的当事人第三天在极端苦恼之下写給他一封信，求他回来，这封电报算是答复。堂上如果同意的話，我現在就請达尔第太太出庭作証。”

当他的母亲站起来时，法尔滿心想要一同站起来說：“你們听着！你們委屈她我可不答应。”可是他抑制着自己；听見她說：“眞話，全部眞話，完全說的眞話，”就抬起头来。穿着皮大衣，戴

着大帽子，她的身材显得特别肥大，顴骨上微泛紅暈、态度沉靜，神色泰然。他为她能这样面对着这些混蛋的辯护士感到驕傲。审訊开始了。法尔知道这一套不过是离婚的預备步驟，所以带着輕松的心情听那些繞人的問題，以便給人一种印象，就好象她是眞正要他父亲回来似的。在他看来，这些人“把这个假发帽老儿騙得很不坏”。可是他接着就受了一下很不好受的震动，因为他听見法官說：

“我說，为什么你丈夫要离开你——你知道，决不是因为你罵他‘癟三’？”

法尔看見自己舅舅抬起眼睛瞧一下証人厢，臉上神色不动；又听見身后一陣搗文件的簌簌声；他的本能告訴自己事情很險。难道索米斯舅舅和后面那个老东西把事情搞糟了？他母亲說話的声音稍稍拖长一下。

“不是的，堂上，这情形已經有了好久了。”

“什么有了好久了？”

“我們在錢上面的冲突。”

“可是錢是你供給的。你难道說他离开你是为了改善自己的境遇嗎？”

“畜生！老畜生，完全是个畜生！”法尔在想，“他覚察到有点不对头了——在查問呢！”他的心拎着。如果——如果眞被他查出的話，那么他就会知道，他母亲并不眞正要他父亲回来。他母亲又开口了，样子显得更时髦了一点。

“不是的，堂上，可是您知道我已經拒絕再給他錢了。他好久好久才相信我是眞的不給他錢，但是他終于明白了，一明白之后——”

“我懂了，你拒絕給他錢。可是后来你又寄錢給他。”

"堂上，我是要他回来。"

"你覚得这样会使他回来嗎？"

"我不知道，堂上，是家父劝告我这样做的。"

法尔从法官臉上的神情，身后文件的簌簌声，以及他舅舅忽然把大腿翘了起来的情形，微微覚察到她回答得正好。"狡猾嗎？"他想："天哪，这事情多么无聊！"

法官又开口了：

"再問你一个問題，达尔第太太。你仍旧喜欢你丈夫嗎？"

法尔本来張着的一双手，現在勒成拳头。这个法官好沒道理，为什么忽然牵涉到私情上来？当着这么多人，逼着他母亲說出心里的事情，而且說不定連她自己都弄不清楚的事情！太不体面了。他母亲回答的声音相当低："是的，堂上。"法尔看見法官点点头。"我眞想拿石头对准你的脑袋就是一下，"他莫名其妙地想着，这时他母亲正回到他身边的位子上来。接着别的証人上堂，証明他父亲忽然离开以及始終沒有回来的事实——連他們的一个女佣也上堂作証，这使法尔感到特别不愉快；又是一大串話，无聊之至；后来法官就宣布恢复夫妇关系的判决，他們就站起来走了。法尔随在母亲后面出了法庭，下巴鼓着，眼睛垂下来，尽量在恨一切人。穿过过道时，他母亲的声音将他从憤怒的失魂落魄中喚醒。

"你表現的非常之好，乖乖。有你眞給人安慰。你舅舅和我打算去吃午飯。"

"好的，"法尔說："我还来得及去看那个家伙去。"他貿貿然丢下他們，一溜烟下了楼梯，到了外面；三脚两步上了一部馬車，就赶到山羊俱乐部；脑子里只想着好丽，以及在她哥哥把明天报紙登載的这件事情給好丽看之前，自己应当怎么办。

*　　*　　*

法尔走后，索米斯和維妮佛梨德就向采郡干酪酒店① 出发。他剛才提議在这儿和拜尔貝先生碰头的。这时离中午还早，这一段时間两人总可以松一下，維妮佛梨德并且覚得見識一下这个远近聞名的小酒店倒也“有趣”。两人只叫了很少一点菜（弄得侍役甚为吃惊），于是一面等菜，一面等拜尔貝先生；經过一小时半抛头露面的紧張状态后，两个人的反应都是默然无語。不久拜尔貝先生就到了。先是一只鼻子走到了他們面前，快活的程度和他們不开心的程度剛好是一样。怎么，恢复关系的决定不是到手了嗎，这样子算什么！

“对了，”索米斯以适当的低声音說，“可是我們又得开始找証据了。說不定离婚案子要由他来审，——如果我們事先就知道达尔第行为不檢的事情被戳穿了，就会弄得很难看相。这些問題很足以說明他并不喜欢这种恢复关系的詭計。”

“胡說！”拜尔貝先生快活地說，“他会忘記的！怎么，老兄，他从現在到那时候要审过上百件案子呢。还有，只要証据是令人滿意的，他根据先例就非判决你离婚不可。我們决不讓他們知道达尔第太太知道这些事实的。德里麦做得很仔細——他有点严父似的派头。”

索米斯点点头。

“我并且要祝賀您，达尔第太太，”拜尔貝先生又說下去，“您在作証方面很有天才。象岩石一样稳。”

这时，侍役一只手托了三盆菜过来，同时說：“布丁就来，先

---

① 倫敦的名酒店，十八世紀时为約翰孙博士、哥尔斯密和波司威尔常去的地方。

生。今天你們会吃到菜里的云雀特别多呢。”①

拜尔貝先生的鼻子点了一下，算对他的預見表示欢迎。可是索米斯和維妮佛梨德頹然望着自己面前的清淡午餐，一堆酱色的东西，一面小心地用叉子撥着，希望能找出那个有滋味的鳴禽的身体。可是，一吃开了头，两人发現比自己意料的餓得多，所以把一盘菜吃得精光，每人还喝了一杯波得酒。談話轉到战事上去。索米斯認为史密斯夫人城准会陷落，而战爭一定要拖上一年之久。拜尔貝認为到夏天就会結束。两个人都認为英国需要增兵。为了維持威信非打一个全胜的仗不可，除此沒有别的办法。維妮佛梨德把話头拉回到比較实际的上面来，說离婚案子最好等到牛津大学的暑假开始之后再开庭，那样的話，等到法尔回到牛津时，那些孩子就会忘掉这件事情；倫敦的游宴季节那时候也結束了。两位律师齐声請她放心，六个月的耽擱是必要的，过了这个时候，开庭愈早愈好。这时候飯店里开始上人，三个人分头走了——索米斯进城去，拜尔貝回办事处。維妮佛梨德坐着馬車上公园巷去告訴母亲她是怎样对付过去的。这件事情整个說来还是非常令人滿意，所以她們認为不妨告訴詹姆士，因为詹姆士从来沒有一天不提到自己不知道維妮佛梨德事情怎样了，他一点不懂得。岁月愈促，尘世的事务对他倒越来越重要了，他的感覚就象是：“我得尽量过問这些事情，而且要多多劳神；不久我就要沒有事情可以煩神了。”

他听了母女两个的报告之后很不痛快；这种新里新气的办法，他眞不懂得！可是他給了維妮佛梨德一張支票，并且說：

“我想你花錢的地方一定很多，你戴的这頂帽子是新买的

---

① 云雀餅是这家飯店冬季的名菜。

吧？为什么法尔不来看我們？”

維妮佛梨德答应过两天带法尔来吃晚飯。回到家里，她直接进了自己的臥室，这样可以不碰見人。現在法庭命令她丈夫回来归她管教，裨能把他永远从她身边赶走，她要再一次弄清楚自己創楚和寂寞的心田里究竟眞正希望的是什么。

第 八 章

挑　　战

早上本来有霧，快要結冰的样子，可是当法尔騎着馬向路汉普登門馳来时，太阳倒出来了；从路汉普登門起，他就緩緩馳向平时幽会的地点去。他的兴致很快地高了起来。早上的审訊过程，除掉隐私被人揭发出来那一点通常的出丑外，也沒有什么大不了的地方。“如果我們訂了婚的話！”他想，“这类事情都不算什么了。”的确，他覚得自己就象人类社会一样，对婚姻的結果又吵又鬧，然而却急急忙忙要去結婚。他在里希蒙公园冬天冻枯了的草場上馳騁起来，怕会迟到。可是到了幽会地方，仍旧只有他一个人，这是好丽这一方第二次背盟了，他心里很不好受。今天在回家之前非見到她不可！出了公园，他就取道上罗宾山来。他拿不定主意去見誰。倘使她父亲已經回来，或者她姊姊或者哥哥在家呢！他决定冒一下險，首先把他們全部問到，这样如果他的运气好，碰到他們全不在家的話，最后要見好丽就非常之自然；万一他們里面有一个在家——那就只有靠“溜一趟馬”的借口救命了。

“只有好丽小姐在家，少爷。”

“哦，多謝你。能不能讓我把馬牵到馬房那边去？請你說——

我是她的表哥，法尔·达尔第先生。”

他从馬房那边回来时，好丽已經在厅堂里，臉色紅紅的，难为情的样子。她領他到厅堂最远的一头，两人在一条靠窗的寬座上坐下来。

“我剛才很着急，”法尔低声說；“什么緣故？”

“乔里知道我們騎馬的事情了。”

“他在家嗎？”

“不在；可是我想他就要回来。”

“那么——我！”法尔叫了出来，同时低头一冲，抓着好丽的手。她想要把手縮回来，可是沒有来得及，索性讓他抓着，苦思地看着他。

“我首先要，”他說，“告訴你一点我家里的事情。我父亲，你知道，人不大——我是說，他离开了我的母亲，他們打算跟他离婚；因此，他們已經命令他回来，你懂嗎？明天你在报上就可以看到。”

她的眼睛的顏色深了起来，又是害怕，又感到兴趣；她的手紧紧勒着他的手。可是这时法尔的賭徒性格抬头了，他赶快說下去：

“当然目前还沒有大不了，可是将来，在事情結束以前，我想是会有的；离婚官司眞討厌，你知道。我要告訴你，因为——因为——你应当知道——如果——”他囁嚅起来，盯着她愁苦的眼睛看，“如果——如果你要成为我的宝貝，爱我的話，好丽。我爱你——一直就爱你；我要訂婚。”这事他做得非常之不象样，他簡直要捶自己的脑袋；他双膝跪下，想要靠近一点那張温柔而愁苦的臉。“你确是爱我的——是不是？如果你不爱我，我就——”来了一剎那間的沉默和焦灼，弄得他很窘，連远远草地上装得有

青草可割的刈草机的声音他都听得見。后来她探出身子；一只空着的手碰到他的头发，他抽进一口气："唉，好丽！"

她的回答非常温柔："唉，法尔！"

这一刻是他过去一直梦想的，但是在梦想时，就象一个完全有把握的年輕情人一样，自己完全是一副命令态度，而現在他却覚得自己很不行，很受感动，并且人有点发抖。他連膝盖都不敢动一下，深怕冲破这种魅人气氛；深怕这样动一下，她就会縮回去，否定自己的屈服——在他的紧握下，她是多么的怯弱啊，眼皮閉上，而且几乎被他的嘴唇碰到了。她睜开眼睛，人好象有点晃，他用嘴唇抵着她的嘴唇。突然間，他跳了起来；是一陣脚步声，和一声惊异的呻吟。他环視一下四周。沒有人！可是那遮断外面厅堂的长帘幕却在顫动着。

"天哪！是哪一个？"

好丽也站起来。

"乔里，我想是，"她輕声說。

法尔勒紧拳头和决心。

"好吧！"他說。"現在我們已經訂婚，我一点不怕了，"說时就大踏步向帘幕走去，把帘幕拉开。乔里就站在厅堂壁爐面前，身子勉强回了过去。法尔向前走了几步。乔里轉过身来面向着他。

"对不起，听了你講話，"他說。

法尔尽管是在求婚，这时却禁不住暗暗佩服；他的神色坦然，声音安靜，样子相当神气，就象自己照原則做事一样。

"跟你不相干，"法尔沒头沒脑說。

"噢！"乔里說；"你上这儿来，"就轉身穿过厅堂。法尔跟在后面。在書房門口时，他感到有人碰一下他的胳臂；好丽的声

音：

“我也来。”

“不行，”乔里說。

“行。”好丽說。

乔里开門，三个人都走了进去；一到了小房間里面，就各自站在破旧的土耳其地毯的一个角上，形成一种三角形；身子挺得很不自然，也不相互看看，完全看不出这幕情景的滑稽可笑。

法尔打破了沉寂。

“好丽和我訂婚了。”

乔里退后两步，靠着窗楣。

“这是我們家里，”他說；“我不打算在这里对你不敬。不过我父亲出門去了。由我在照顧我妹妹。你是偷我的空子。”

“我沒有这个意思，”法尔憤然說。

“我認为你是的，”乔里說。“你假如不是有意的話，就会先跟我談，或者等我父亲回来。”

“我有我的原因，”法尔說。

“什么原因？”

“关于我家里的事情——我剛才告訴了她。我要她在事情发生之前就知道。”

乔里忽然变得不大神气了。

“你們都是些孩子，”他說，“而且你們自己也知道。”

“我可不是，”法尔說。

“你是——你还沒有到二十岁。”

“那么，你呢？”

“我二十岁了，”乔里說。

“不过才到罢了；反正，我跟你一样是大人。”

乔里臉漲得通紅，神情显得迷惑起来。看得出他心里在掙扎；法尔和好丽瞠眼望着他，那种內心的掙扎非常显著；他們甚至于还听得出他的呼吸。后来他的神情变得开朗了，坚定得有点古怪。

“这个我們再說，”他說。“我現在要做一件事，我要跟你打賭。”

“跟我打賭？”

乔里微笑。“对了，”他說，“跟你打賭；而且我明知道你不敢做。”

一陣惶惑象匕首一样戳了法尔一下；这等于做盲人瞎馬。

“我还沒有忘記你是决斗家，”乔里慢吞吞地說，“我而且覚得你大約就是这样的人；我还記得你叫过我亲波尔派呢。”

法尔听見自己吃力的呼吸声加上一声喘息，看見好丽的臉向前伸出一点，臉色蒼白，眼睛睜得很大。

“对的，”乔里似笑非笑地說下去，“我們就看吧。我預备去参加皇家义勇兵，你敢跟我一样做嗎，法尔·达尔第先生？”

法尔的头在脖子上晃了一下。就象有人在你鼻梁上打了一拳似的，完全意想不到，便是做梦也沒有这样出格、这样丑恶的；他看看好丽，一双眼睛突然变得动人地可怜相了。

“你坐下！”乔里說。“不要急！好好想一下。”他在自己祖父的那張大圈椅靠手上坐下来。

法尔并沒有坐；他两只手深深插在馬褲口袋里站着——紧紧勒着手，而且发抖。他要么去，要么不去，这种尷尬透頂的决定，就象发怒的邮差一样在他脑門上砰砰敲了两下。他如果不接受这种“挑战”，就要在好丽面前丢臉，而且在这个年輕仇敌、她的混蛋哥哥面前丢臉。可是接受挑战呢，唉！一切都完結了——

她的臉龐，她的眼睛，她的头发，她才开始給他的亲吻！

“慢慢的，不要急，”乔里又說；“我不想逼你。”

两人同时看看好丽；好丽本来蜷縮着身子，倚着那些一直堆到天花板的書架；烏发抵着吉朋的《罗馬帝国衰亡史》，一双带有淡灰色的痛苦的眼睛正凝視着法尔。法尔在洞察人情上的天賦虽則不高，这时突然看到一閃灵光。她将为她的哥哥——这个仇敌感到驕傲！她将会覚得他可耻！法尔的两只手就象被彈簧吊着一样从褲袋里掏出来。

“好吧！”他說。“就这样办！”

好丽的一張臉——啊！眞是古怪！他看見她臉紅了，向他走来。他做对了——她臉上閃出渴望和愛慕。乔里站起来，微微一鞠躬，那意思好象說：“你及格了。”

“那么明天，”他說，“我們一同去报名。”

法尔从逼使他作出这样决定的冲动下恢复过来，这时恶意地从睫毛下面看看乔里。“好吧，”他想，“算你贏！我只好报名了——可是我总有法子报复你。”于是他大模大样地說：“随你的便。”

“那么，十二点鐘我們在新兵总站碰头，”乔里說；說完就打开落地窗走到平台上去；和适才突然在厅堂里撞見他們自己退了出去一样，这样做完全是遵守自己的信条。

屋子里只剩下法尔和好丽；就是为了她，使得他要付出这种突然的代价；法尔心里乱极。不过，“卖弄”的兴头仍旧很高。这种倒楣蛋的事情一定要做得神气才行！

“反正我們可以大大地騎馬打猎一下，”他說；“这总是一点安慰。”他听見一声叹息，就好象是从她內心深处发出似的，自己感到一陣殘忍的快乐。

"啊！战爭不久就要結束了，"他說；"也許我們連出发都不用出发呢。我除了你什么都不在乎。"那个狗离婚案子他总可以摆脫掉了。这是一陣不吉利的风！他覚得她一只温暖的手滑到他的手里。乔里以为自己阻止他們相爱呢，可不是？他紧紧搂着她的腰，从睫毛中間温柔地看着她，用微笑使她高兴一点，答应不久就下乡来看她，覚得自己长高了几吋，而且覚得能够使她唯命是听，而这是以前自己不敢想的。他吻了她好多次，最后才上馬回城里去。人們占有的本性，就是这样，在那么一点点刺激之下，迅速地繁殖成长起来了。

第 九 章

詹姆士家的晚餐

公园巷詹姆士家里現在已經不举行晚宴了——每一个人家迟早总会到这样的一天，那就是老爷和太太"精神不够"了；九道菜送进二十块雪白食布上面的二十張嘴里，这种事情已經沒有了；連那头家猫也弄不懂为什么忽然不再把自己关起来了。

有这些緣故，所以当爱米丽吩咐佣人預备六个人而不是两个人的晚餐时，自己頗有点儿兴奋感觉；虽則活到七十岁，她仍旧喜欢不时来次小宴会，和一点时髦花样；她亲自在硬紙上写了不少外国字，① 亲自插花——来自里維拉② 的夜合花和并非来自罗馬的罗馬白风信子。当然，这六个人不过是詹姆士和她自己、索米斯、維妮佛梨德、法尔和伊摩根——可是她愿意装作仍旧象往日那样的热鬧，这样想象地玩一下。她換了晚服，这使詹姆士忍不住說：

"你穿上这种东西做什么？要着凉的。"

可是爱米丽知道女人的頸子是有爱漂亮的心情保护的，到八十岁都是如此，所以她只回答：

"讓我来替你穿上一件我买的那些假硬胸，詹姆士；那样你只要換条褲子，穿上你的絲絨上身，就行了。法尔喜欢看見你漂

亮呢。”

“假硬胸！”詹姆士說。“你总是把錢拿来乱花。”

可是他仍旧忍气讓爱米丽給他穿上，終于頸子也亮了起来，一面喃喃不清地說：

“法尔恐怕是个花錢的祖宗。”

他在客厅里坐下来，眼睛里添了一点光彩，两頰比平时稍微紅潤了一点，就这样等待大門的門鈴响起来。

“今天的晚宴我安排得很象样子，”爱米丽欣慰地說，“我覚得伊摩根正好見識見識——現在她出来应酬，就应当习慣这一套。”

詹姆士含糊地答应一声，一面想着伊摩根小时候常爬到他腿上来，或者跟他拉圣誕节炮仗的情景。

“她一定漂亮，”詹姆士說，“这我敢說。”

“她是漂亮，”爱米丽說；“她应当嫁个好姑爷。”

“你又来了。”詹姆士咕噜說；“她頂好耽在家里，照应照应她母亲。”再来一个达尔第那样的人把他美丽的外孙女搶走准会要他的老命！当初爱米丽也是跟他一样看上了蒙达古·达尔第，这件事到現在还不能使他釋然。

“瓦姆生哪儿去了？”他忽然問。“今天晚上我想喝一杯馬地拉酒。”

“有香檳呢，詹姆士。”

詹姆士摇摇头。“沒有勁，”他說：“我喝了一点受用沒有。”

爱米丽从坐在爐火这一边探身出来按一下鈴。

---

① 英国烹飪术全是从法国学来的，所以菜单上許多菜仍旧保留法文。

② 法国南部的名休养地。

"老爷要开一瓶馬地拉，瓦姆生。"

"不对，不对！"詹姆士說，連耳朵尖子都恼得抖起来，两只眼眼注視着只有他一个人看得見的东西。"你听我說，瓦姆生，你到酒窖的里間去，在左仓最后中間一层架子上，你可以看見七只瓶子；拿当中的一瓶，不要搖。这是我們搬到这里来时乔里恩先生送我的最后一瓶——从来沒有动过；应当一点沒有变味呢；不过我也說不了，我沒法說。"

"好的，老爷，"瓦姆生一面退出，一面說。

"我本来留着等我們金婚时喝的，"詹姆士突然說，"不过我覚得我这样年紀活不到三年了。"

"胡說，詹姆士，"愛米丽說，"不要講这种話。"

"我应当亲自去拿，"詹姆士咕噜着，"他說不定会搖动。"他变得沉默下来，尽在回想过去在燃着的煤气管子、蜘蛛网，和酒味浸透的瓶塞子香气中間消磨的許多时光；这种酒味是他过去多少次宴会前的开胃剂。四十多年来，从他带了新婚妻子住到公园巷来的时候起，四十多年中許許多多的朋友和交游都过世了，这部历史就写在酒窖里的那些陈酒里面；酒窖消耗掉的儲藏却象保存了这一家的庆典記录——所有的婚礼、添丁进口，以及亲友的死亡都保存在这里。而且他死了之后，酒窖还会在那里，不知道那时候又是怎样光景。敢說，或者被人喝光，或者糟蹋掉！

儿子进門把他从遐想中拉回来，接着維妮佛梨德和她的两个大孩子也来了。

一家人挽着胳臂走进餐厅——詹姆士挽着初出道的伊摩根，因为这个漂亮的外孙女使他看了高兴；索米斯挽着維妮佛梨德；愛米丽挽着法尔；法尔的眼光落在生蝨上，眼睛一亮。今天晚上

可着实是一顿吃喝呢！他而且覚得經过今天的事情，自己正需要这样吃喝一下，不过他到現在为止还沒有宣布。一两杯酒下了肚，想到自己袖子里揣了这一顆炸彈，有这样一件动人的爱国行为，或者說个人勇敢的典型来卖弄一下，倒是件快意的事情——到現在为止，他为女皇和国家做的事情还是完全从个人出发。他現在是"驕子"了，跟步枪和战馬拆不散、分不开了；他有資格大模大样一下——当然，这并不是說他打算这样做。他只打算不动声色地宣布一下，等大家談話停下来的时候。他又看看菜单，决定上草莓冰淇淋的时候最适当；他們吃着这道菜的时候总会庄严一点。在晚餐达到这个粉紅色高峰之前，他有一两次猛然想起他們什么事情都瞞着自己这位外祖父的！不过老头儿正喝着馬地拉酒，而且气色看上去很不錯！何况，这一来把离婚的丑事总算冲掉了，他应当高兴才是。坐在他对面的舅舅也是一个强烈的鼓励。这个舅舅太不够漂亮了，他眞巴不得能看見他臉上的表情。还有，与其私下里告訴他母亲还不如这样說出来的好，那样說不定引得双方都伤心！他很替她难受，不过自己現在要跟好丽分手了，还要有心思替别人分忧也不大說得过去。

他外祖父的細声气傳到他的耳朵里。

"法尔，在你的冰水里加一点馬地拉試試看。你在大学里可喝不到这个。"

法尔看着酒液緩緩倒滿他的酒杯，陈酒的油花在酒杯里閃耀着；他聞一下酒香，心里想："現在可以講了！"这是宝貴的一刻。他呷一口酒，血管里微微感到一股热力，勁头儿已經上来了。他迅速向四周看一下，就說，"今天我去皇家义勇兵报了名，外公，"說完就把杯子里的酒一飲而尽，就好象为自己的这一行动而干杯似的。

“什么！”他母亲就說了这么一句簡单的話。

“小乔里·福尔賽和我一同去的。”

“你沒有签名吧？”是索米斯舅舅問。

“我倒签了！ 我們礼拜一进去。”

“唉！”伊摩根叫出来。

大家都望着詹姆士。他用一只手招着耳朵身子向前傾。

“什么事？”他說。“他講的什么？ 我听不見。”

爱米丽探出身来拍拍法尔的手。

“沒有事情，只是法尔参加了皇家义勇兵，詹姆士；对他說是好事情。他穿起軍装一定非常漂亮。”

“参加——狗屁！”詹姆士說，声音又大又抖。“你連眼面前的路都摸不清楚。他——他要开到南非洲去。唉！ 他能打什么屁仗。”

法尔看出伊摩根的眼睛里显出欽佩，看見母亲靜靜坐着，十分时髦，用一块手絹擋着嘴。

忽然他的舅舅开口了。

“你还不到年龄。”

“我想到过，”法尔微笑說：“我报的年龄是二十一岁。”

他听見外婆在夸賞：“啊，法尔，你做得的确勇敢；”

他覚得瓦姆生卑順地給他在香檳杯里斟酒； 外公的声音埋怨着：“你这样下去，我可不知道你会变成什么样子。”

伊摩根拍拍他的肩膀，索米斯舅舅从側面望着他；只有他母亲坐着一动不动，終于被她的安靜打动了，法尔說：

“沒有关系的，你們知道；我們不久就会把他們赶走的。我只希望还来得及做点事情。”

他的感覚是又得意，又难过，又不可一世，这一切全搀杂在

一起。这可以叫索米斯舅舅，以及所有福尔賽家的人看看怎样做一个好汉。把自己的年龄写成二十一岁肯定說是做了一件英勇而且少有的事情。

爱米丽的声音使他回到地面上来。

“你不能再来第二杯，詹姆士。瓦姆生！”

“悌摩西家里那些人可要奇怪呢！”伊摩根脫口而出。“我眞巴不得能看看他們的表情。法尔，你有軍刀嗎，还是只有根橡皮手枪？”

“你是什么緣故去报名？”

他舅舅的声音使法尔微微吃了一惊。什么緣故去报名？这怎样回答？他外祖母安慰的声音使他很感激。

“总之，我覚得法尔做得很勇敢。我敢說他一定会是一个漂亮士兵；他的身材长得正好。我們全都为他感到驕傲。”

“这跟小乔里·福尔賽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你們要一同去报名？”索米斯追着問，絲毫不肯放松。“我还以为你跟他合不来呢，是不是？”

“并不好。”法尔囁嚅說，“不过我不能被他比下去。”他看見舅舅望着他的神情完全改变过来，好象很贊成似的。他外祖父也在点头，外祖母在搖头。他們全都贊成他不讓这个表哥把他比下去。这一定事出有因！法尔隐隐覚得在他的視綫距离以外有一个騷动点，就好象一陣旋风还沒找到的騷动中心一样。他凝望着舅舅的脸，忽然莫名其妙地想起一个女子的相貌来，黑眼睛、金黃头发，白頸子，身上的香味很好聞，穿着很漂亮的綢衣服，他很小的时候就喜欢用手去摸。天哪，对了！伊琳舅母啊！当初她常常亲他，而且有一次他还咬了一下她的胳臂，咬了玩，因为他喜欢她的胳臂——那样的柔軟。他外祖父这时开口了：

"他父亲在做什么?"

"上巴黎去了,"法尔說,瞠目看着他舅舅臉上非常古怪的神情——就象一头哮犬。

"这班画家!" 詹姆士說。这句从他灵魂深处說出来的話結束了晚餐。

在回家的馬車里,法尔坐在母亲对面,重又尝到英雄主义的最后果实,就象熟透了的枸杞子一样。

她只說,的确,他得立刻去到自己的服装店里,好好裁一套軍服,不要讓他們給他什么就穿什么。可是法尔能覚察到她的心緒很乱。他心里的話到了嘴边上又咽了下去,他想安慰她,說这一来那个混蛋离婚案子他总算摆脫掉了,不过当着伊摩根的面,而且明知他母亲并不因此就能摆脫,所以沒有說話。等伊摩根去睡了以后,他冒險說了这样一句感情流露的話:

"这样丢下你我很难受,媽。"

"是呀,我只好尽量看开些。我們得早早給你弄一張委任状;那样你就用不着吃那些苦头了,你操練过沒有,法尔?"

"一点沒有。"

"我希望他們不要麻煩你太厉害。明天我得带你去置办东西。晚安,吻我一下。"

法尔点了一支香烟,在将烬的爐火前坐下,剛才两頰之間的又軟又热的一吻还有点覚得,那句"我希望他們不要麻煩你太厉害"还在他耳朵里嗡。現在卖弄的劲儿下去了。这件事情他媽的眞叫人心里不好受。"我非找还乔里那个家伙不可,"他在想,一面緩緩爬上楼梯,經过他母亲的臥室;臥室內他母亲正把头埋在枕头里,尽量在压制着那种要使她嗚咽的孤独伶仃之感。

沒有一会儿,詹姆士家这次参加宴会的人里面,只有一个人

醒着了——就是索米斯，睡在他父亲臥室上面自己的房間里。

原来乔里恩那个家伙上巴黎去了——他在巴黎干什么，纏着伊琳！包尔第得上次报告里暗示到不久說不定会有点名目。会不会就是这件事呢？那个家伙，留了那样的胡子，而且講話是那种可恶又可笑的派头——他父亲还給自己起了“有产业的人”那样的綽号，并且买下他那所不吉利的房子。索米斯对自己逼得要卖掉罗宾山的房屋一直感到不痛快；而且永远不能原諒自己伯父买下这座房子，以及这个堂兄住在里面。

他不顧寒冷，把窗子向上推开，向公园那边凝望出去。正月里的夜晚荒凉而黑暗；車馬声簡直听不見；快要上冻的样子；光禿禿的树；一点两点的星儿。“明天我要看包尔第得去，”他想。“天哪，恐怕我还想她呢，眞是瘋了。那个家伙！如果——哼！不会的！”

第十章

伯沙撒之死

乔里恩連夜从卡萊渡过海峡，在星期日早晨抵达罗宾山。事前他也沒有通知家里，所以从車站一路走回来，穿小树林的边門进入自己的領土。走到那个用老树身凿出的木凳面前时，他先把大衣鋪在上面，然后坐下。“腰里好酸啊！”他想；“在我这样的年紀，爱情的結局就是这样！”忽然間，伊琳好象就在他身边一样，就象那一天两人同游芳登白魯林、坐在一条树身上同吃午飯时那样靠近他。近得有点象見鬼！透进林子里来的淡淡日光把落叶的气味蒸发出来，輸进他的鼻管。“幸亏不是春天，”他想。春天加上树叶的香味，鳥儿的歌声和花儿盛开，那就会叫人吃不消！“我希望春天来时，已經能够处之淡然了，尽管是这样一个傻瓜，”他一面想，一面拿起大衣，向那片田地走去；經过小池子，慢騰騰上了小山。快走上山頂时，一声粗嗄的犬吠向他迎来。就在鳳尾草圃上面那一带草地上，他能望見自己的老狗伯沙撒。那狗的一双昏花老眼把主人当做生人，正在警告外界提防它呢。乔里恩照往常那样吹一声口哨。虽則离开有一百多碼远，他还能看得見那个肥碩的黃白身形猛然領悟过来。老狗爬了起来，一条尾巴反过来紧貼在脊背上，身体来了一陣微弱而兴奋的顫动；歪

歪倒倒向前走，脚下慢慢快起来，最后在鳳尾草圃边上消失掉。乔里恩指望在柴門那边和老狗碰上，可是柴門那里并沒看見它；乔里恩有点着慌，轉身进了鳳尾草圃。那只老狗的胖身体斜躺在那里，带着已經呆滞的眼神向上望着。

“怎么回事，老家伙？”乔里恩叫。伯沙撒蓬松的弯尾巴微微动了一下；一双蒙曨的眼睛好象在說：“我站不起来了，主人，可是我高兴看見你呢。”

乔里恩跪下来；眼睛花得很厉害，簡直看不出狗身胁下正在慢慢停止起伏。他把狗头托起一点——头很沉。

“怎么回事，好人儿？你受了伤嗎？”狗尾巴又顫动了一下；眼睛里的生意消失了。乔里恩用手把那个僵硬的温暖身体整个摸了一下。一点气都沒有了——那个肥碩身体里的小心由于听見主人回来一陣高兴，就那样停止不动了。长了几根淡白鬃毛的口鼻部分，和乔里恩的嘴唇碰着时，已經有点凉了下来。他跪了有几分鐘之久，手托着僵硬的狗头。当他托着狗身体上坡向田里走去时，覚得手里很沉重；田里飄的滿是落叶，他用叶子把狗身盖好；还好沒有风，这些树叶将会为它遮着好奇的眼睛，直到当天下午。“我要亲自来埋它，”他想。自从他口袋里揣了一只小狗走进圣約翰林自己那所房子起，已經有十八年了。怪的是这个老东西偏偏会在这个时候死去！是預兆么？他走到园門时又回过头来望望那毛茸茸的一堆，然后慢慢向大房子走去，喉嚨里就象有一大块东西塞着似的。

琼在家里；她听到乔里入伍的消息，赶不及地就下来了。乔里的爱国心把琼对波尔人的同情都征服了。乔里恩进了屋子，告訴大家伯沙撒的死訊，家里的空气变得又古怪又沉悶。伯沙撒的死訊起了一种团結的效果。这狗一死——一根过去的綫索突

然中断了。这狗是跟他过了苦日子来的；两个小的根本不記得；在琼的眼睛里，它只代表祖父的晚年；在乔里恩的眼睛里，它代表自己重新又回到自己父亲慈爱怀抱和财富王国之前的那种家庭苦境和艺术奋斗的生活！现在它是死了！

那天下午，乔里恩和乔里携着鶴嘴鋤和鏟子到了田里。两人就在那个褐黃堆子附近选擇了一块地方，省得把狗搬动太远；小心鏟开地面上一层草地，两人就挖起土来。有这么十分鐘，父子两个都默不作声挖着，后来都停止不挖了。

“孩子，”乔里恩說，“你覚得自己有責任，是不是？”

“对了，”乔里回答，“当然一点講不上愿意。”

这句話不多不少恰好道出乔里恩自己的心情。

“我很佩服你，孩子，敢說，我在你这样年紀未見得肯这样做——我未免仍是个福尔賽，大約是这个緣故。不过我想，这种典型性格一代代下去也就变得不显著了。如果你有一个儿子的話，說不定会是个十足的利他主义者；誰曉得？”

“那样的話，他就一点不象我了，爹；我自私得厉害。”

“不对，孩子，自私你当然不是。”乔里搖搖头，两人又挖起土来。

“狗的生命眞是古怪，”乔里恩忽然說；“在四足动物中是唯一有一点利他主义根子，和上帝的感覚的！”

乔里看看父亲。

“你信上帝嗎，爹？我从来弄不清楚。”

碰到这样一个深刻的問題，而提問的人又不是随随便便可以回答得了的，乔里恩有这么一会儿站在那里，覚得脊背挖得很酸。

“你說的上帝是指什么？”他說；“有两种不能調和的上帝概

念。一种是不可知的創造道理——这是人相信的。还有一种是人的利他性的总和——人自然也相信。”

“我懂了。这样就把基督撇开了，可不是?”

乔里恩眼睛睜得大大，基督，就是联接这两种概念的桥梁啊！偏偏从童子的嘴里說了出来，在这里，正宗的教义終于科学地被說明了！基督一生的崇高詩篇就是表現了人联接这两个不可調和的上帝概念的企图。而且由于人的利他主义的总和与自然、与宇宙的任何其他事物一样，同是那个不可知曉的創造道理的一部分，当初說不定会选出更坏的桥梁来呢！好笑的是——人过了大半輩子却从沒有能够看出这一点！

“你怎样看呢，孩子?”他說。

乔里皺起眉头。“当然，我在一年級时，这类問題我們談得很多；可是到了二年級时，就不去理会了；我也不懂得为什么——非常之有意思。”

乔里恩想起自己在劍桥上一年級时，这个問題也談得很多，到二年級时就不談了。

“我想，”乔里說，“你指伯沙撒感覚到的是第二种上帝。”

“对了，否則的話，它就不会为一个自己以外的东西弄得心眩突然停止。”

“不过会不会事实上这不过是一个自私情緒呢?”

乔里恩摇摇头。“不是，狗跟十足的福尔賽不同，它除掉自己还爱一些东西。”

乔里笑了。

“那么，我想我倒是个十足的福尔賽呢，”他說。“你知道，我所以入伍只是为了将法尔·达尔第的軍。”

“可是为什么?”

"我們合不来，"乔里短短說了一句。

"啊！"乔里恩哼了一声。原来仇恨已經結到第三代了——这种不露形迹的現代仇恨！

"我要不要把过去的事情講給这孩子听呢？"他想。"可是講了算什么呢——如果他自己弄得要半途而廢的話？"

乔里也在想："那个家伙的事情还是讓好丽告訴你吧。如果她不告訴，那就說明她不愿意你知道，我講了就是搬鬼話。反正，我已經将事情擋住了，还是不要嚕苏的好！"

两个人所以又默不出声挖着，后来乔里恩說：

"哎，孩子，我看够大了。"两人撑着鏟子望望下面的坑穴，晚风已經把几片落叶吹了进去。

乔里恩忽然說，"抬我最受不了。"

"讓我来，爹。它跟我向来沒有什么感情。"

乔里恩摇摇头。

"我們輕輕地把它抬进去，連叶子一起抬，我不想再看見它那个样子。我抬它的头，来！"

两个人极其小心地抬起老狗的尸体；落叶被晚风吹动，东一块，西一块露出消褪的黃白毛色来。两人把那具沉重、寒冷、木然无知的尸体放在坟墓里，乔里在上面又鋪些叶子，乔里恩唯恐在儿子面前暴露自己的感伤，連忙鏟了泥土洒在那靜止的形体上。过去就这样埋葬了！如果有什么欢乐的将来可以指望的話，那还好受些！这样就象把自己的生命活活埋掉一样。两个人重又小心地把那片草泥鋪在光滑的小坟上面，挽着胳臂一同回大房子去，都有点感激对方沒有引起自己伤心。

第十一章

悌摩西辟謬

乔里和法尔参軍的消息在福尔賽交易所里很快就傳开来，同时又有人前来报信，說琼也不甘落后，正預备当紅十字会的看护去。这些事情太出格了，太危及純粹的福尔賽主义了，对这家人家說来，簡直是沒法子置若罔聞，所以接着在星期天的下午，悌摩西家里就挤滿了福尔賽家的人，都想知道大家是怎样的看法，同时还想相互交換一下家族的信心。加尔斯·海門和吉斯·海門不再保卫海岸了，沒有几天就要开到南非洲去；乔里和法尔四月間也要去了；至于琼——她眞正会做出什么来誰也沒法知道！

斯比昂·考普的撤退，[1] 和战地沒有好消息傳来的事实，給上述的一切加上一层眞实性，也被悌摩西紧紧掌握着。悌摩西是老一輩福尔賽中最年輕的一个，事实上八十岁还沒有到；大家公認他长得最象自己的父亲——“杜薩特大老板”，連他父亲出名的飲馬地拉酒的特点他也繼承过来了。多年来，悌摩西由于从不出面，簡直成了神話人物。他在四十岁上，因为做出版社生意有风險，受了一点刺激，洗手不干时只剩得三万五千鎊的財产。从那时起，他就靠这点錢从事小心的投資以維持生活。今

天算起来已經是长长的半世了。在这四十年間，他每年都积攒一点，再加上复利息，他的資本已經翻了一倍，从来就不知道为錢財耽惊受怕的事情。他現在每年都要余个两千鎊下来，再加上自己那样的保重，正如海絲特姑太說的，在他归天之前，财产总可以再翻一番。那时候他那些姐姐死了，連他自己也死了，这些錢他把来怎么办，是福尔賽家那些自由精神的人时常当作玩笑提出来的問題；那些人包括佛兰茜，尤菲米雅，尼古拉家的小老二，克里斯朵佛；克里斯朵佛的自由精神最厉害，的确說过自己要去演戏。可是誰都承認，这件事情只有悌摩西本人知道得最清楚，还有索米斯可能也知道，不过索米斯是从来不透露秘密的。

那些看見过他的少数几个福尔賽，說他外表生得又壯又大，个子不太高，肤色紅褐，花白的头发，眉目长得还算清秀；据說"杜薩特大老板"的妻子有相当姿色，而且性情温和，所以多数的福尔賽子孙都长得不錯。听說他对战爭极其关心，从战爭一开始，就一直拿小旗子插在地图上面；有些人很不放心，想到如果英国人被赶到海里去时不知道他怎么办，因为那时候他就找不到适当的地方插他的小旗子了。至于他怎么会知道族中的动靜，或者对族中的事情有些什么看法，誰也說不上来，只听見海絲特姑太經常說他很煩。斯比昂·考普撤退后的那个星期天，福尔賽家人到达之后，他們都陆續覚察到有一个人坐在那張唯一眞

① 英国撒揆波尔战爭中的統帅布勒，改派劳伯茲赴南非任統帅后，战局稍有好轉。布勒再赴塔尔作战，經过三次努力，总算解了史密斯夫人城之圍，便乘胜渡过吐盖拉河，繞过波尔人右翼，但是波尔人迅速布了新陣地；英軍虽于一次夜襲中占領了斯比昂·考普，但以牺牲太大，終于在一九〇〇年一月二十四日撤退。

正舒适的椅子上，身子背着光，一張大手遮着下半个臉龐，同时海絲特姑太带着战战兢兢的声音招呼着："你悌摩西叔叔，亲爱的；"由于見到他的人很少，大家都覚得今天的情形不大对头。

悌摩西招呼每一个人的口气几乎都是一样的，而且与其說是表示，还不如說是对付。

"妮好？妮好？恕我不站起来了！"

在座的有佛兰茜，还有欧斯代司；他是坐了自己的汽車来的。維妮佛梨德也带了伊摩根来了，族中人对法尔参軍的热烈称贊总算冲破了她自己复合訴訟的抑郁心情；瑪林·狄威第曼也来了，并且告訴大家加尔斯和吉尔的最后消息。这些人之外，再加上裘丽姑太、海絲特姑太、小尼古拉、尤菲米雅和乔治（来得最叫人想不到，是欧斯代司的汽車带他来的），就是这个家族鼎盛时代的集会也不过如此。整个一座小客厅里，張張椅子都坐滿了人，还有人暗暗着急，想万一再有人来时怎么办。

当着悌摩西大家不免比平时感到拘束；等到空气稍微緩和一点，話头就急轉直下。乔治問裘丽姑太几时参加紅十字会，逗得裘丽姑太簡直呆了；乔治于是轉身問尼古拉：

"小尼克不是个好汉嗎？他几时換上黃衣裳呢？"

小尼古拉带着十分謙逊的微笑，說他母亲当然很着急呢。

"我听說，德罗米欧哥儿倆已經走了，"乔治說，轉身望着瑪林·狄威第曼；"我們不久全都要去的。冲鋒呀，福尔賽！扔球呀！哪个要冷飲的！"

裘丽姑太咯咯笑了，乔治眞是发噱！海絲特去把悌摩西的地图取来好不好？有了地图他就可以指給大家看是什么情形。

悌摩西哼了一声，海絲特姑太理解这是答应的意思，就出了屋子。

乔治繼續描繪他的福尔賽进軍的幻象，称呼悌摩西是战地指揮員；伊摩根，他一眼就看出是个"美人儿"，就象維芳第雅；① 自己把大礼帽夹在膝盖中間，用想象的鼓棰敲起来。在座的人对他这一套幻想的看法并不一致。全都笑了——乔治就是这样的人；可是全都覚得有点"糟蹋"福尔賽家人；眼看着有五个福尔賽都要为女皇效忠，这样說話未免不大对头。大家很怕乔治会弄得不識相，就在这时，乔治站了起来，和裘丽姑太挽起胳臂，大步走到悌摩西面前，行一个軍礼，装做热烈的样子吻了裘丽姑太，說，"眞有趣呀！ 亲爱的爸爸！ 来吧，欧斯代司，"說完就走了出去；严肃而愠怒的欧斯代司始終沒有笑过一次，当时也跟了出去；大家才算松了口气。裘丽姑太弄得莫名其妙，"奇怪，連地图都不等！ 你别生气，悌摩西。他就是这样发噱！" 这句話打破了屋内的沉寂，悌摩西一只遮着嘴的手放了下来。只听見他說：

"我不懂得事情会鬧成什么样子。这些人上南非洲去是什么意思？ 这哪里会打敗得了波尔人。"

佛兰茜总算有种；"那么怎样打敗呢，悌摩西叔叔？" 她問。

"这些新里新气的参軍和花錢的玩意儿——把錢全流到国外去了。"

就在这时，海絲特姑太拿了地图进来，捧在手里就象捧了一个要出牙的嬰孩似的。尤菲米雅帮助海絲特姑太把地图摊在鋼琴上面；那是一座考尔伍德式的小三角式鋼琴，据說还是那年夏天安姑太去世以前有人彈过一次；那已經是十三年前的事情了。悌摩西站起来，走到鋼琴面前，站在那里看地图，余下的人都攏近来。

---

① 英国隨軍卖酒食的妇女。

"你們看見嗎，"悌摩西說；"这就是最近的形势；而且情形很糟。嘿！"

"对了，" 佛兰茜說，非常之大胆，"可是你不增兵，又怎样改变这种局势呢，悌摩西叔叔？"

"增兵！"悌摩西說；"你不需要增兵——糟蹋国家的錢，你需要的是一个拿破侖，他在一个月內就可以解决問題。"

"可是如果你沒有拿破侖呢，悌摩西叔叔？"

"那是他們的事情，" 悌摩西回答，"我們养軍队为的什么用处——难道是讓他們平时拚命吃飯的嗎？他們应当慚愧，弄得要国家这样来支援他們。頂好各人管各人的事，事情就好办了。"

他把大家环視一下，几乎是憤怒地又接上去說：

"志愿軍，眞是！这叫拿好錢去救坏錢！我們一定要儲蓄！保全实力——唯一的办法。"他发出一声长长的又不象冷笑、又不象咆哮的声音，踏了一下尤菲米雅的足趾，就出去了，屋內只剩下一陣輕微的麦糖气息和駭异的空气。

悌摩西的話說得非常坚决，而且說这些話时看得出暴露了自己的眞情实感，所以給大家的印象相当深刻。屋內余下八个人——除掉小尼古拉之外全是女人——有这么一会全圍着地图不做声。后来还是佛兰茜开口了：

"你們知道，的确，我覚得他說的对。我們的軍队究竟做什么用的？他們应当早就知道了。这样只会鼓励他們。"

"亲爱的！" 裘丽姑太說，"可是他們很进步呢。你想連紅軍裝都不穿了。① 他們过去对自己服装一直很引为自豪；現在穿

① 英国軍服一般是大紅色，在波尔战爭中，因受波尔人游击战的威胁才改穿黃色軍服，不过在以前殖民地战爭中也曾經換过。

得就象犯人一样。海絲特和我昨天还說，我們敢断定，这件事情使他們很难受。鉄公爵① 要是活着的話，不曉得他要怎样說呢！”

“新軍装的顏色很漂亮，”維妮佛梨德說：“法尔穿起軍装来很不錯。”

裘丽姑太叹口气。

“我眞想知道乔里恩的孩子长的什么样子。連看都沒有看見过！他父亲对这个儿子一定很得意。”

“他父亲在巴黎呢，”維妮佛梨德說。

海絲特姑太的肩膀看得出忽然聳了一下，就好象要揮开自己姐姐下面要說的話似的，原来裘丽姑太老皺的双頰忽然紅了起来。

“昨天小馬坎德太太来看望我們，她剛从巴黎回来。她在街上碰見一个人，你們想是哪一个？你們决計猜不到。”

“我們也不想猜到，姑姑，”尤菲米雅說。

“伊琳！你想得到吧！这么多年了；跟一个一撮漂亮胡子——”

“姑姑！你眞要命！一撮漂亮胡子——”

“我是說，”裘丽姑太板着臉說，“一撮漂亮胡子的紳士。而且伊琳长得一点不老；永远是那样美，”最后一句話說得就象深深带有憾意似的。

“呀！祖姑，跟我們談談她呢，”伊摩根說，“我只記得她一点点。她不是福尔賽家橱柜里的不能給人看的骷髏嗎？眞有趣。”

海絲特姑太坐下来。的确，裘丽的乱子現在已經闖定了。

“我記得的，她并不大象具骷髏，”尤菲米雅喃喃說，“肉长得

---

① 指威灵吞，在滑鉄卢一战中击敗拿破侖的。

很好。”

“亲爱的！”裘丽姑太說，“这話說得多么怪里怪气的——不大好。”

“对啊！可是她究竟美到什么程度呢？”伊摩根紧紧追問着。

“我告訴你吧，孩子，”佛兰茜說，“一个摩登的維納絲，穿得极其講究。”

尤菲米雅尖刻地說，“維納絲可从来不穿衣裳，而且她有一双和藍宝石一样柔和的藍眼睛。”

小尼古拉就在这当儿和大家告辞。

佛兰茜笑了一声，“尼克太太管教得很严呢。”

“她有六个孩子，”裘丽姑太說，“防备些儿完全对的。”

伊摩根毫不容情地又追問下去，“索米斯舅舅是不是非常爱她？”一双逗人的黑眼睛把一張張臉望过去。

海絲特姑太做了一个絕望的姿势，就在这时候，裘丽姑太回答說：“对了，你索米斯舅舅跟她非常之好。”

“我想她是跟人溜掉的吧？”

“沒有，当然沒有跟人溜掉；事情——不完全象。”

“那么，她究竟做了些什么呢，祖姑？”

“走吧，伊摩根，”維妮佛梨德說，“我們得回去了。”

可是裘丽姑太毅然决然說了一句：“她——她一点不守妇道。”

“呀，糟糕！”伊摩根叫道；“我猜到的也是这样。”

“亲爱的，”佛兰茜說，“她跟人家发生爱情，后来那个男人死掉，事情就完了；之后她就离开你舅舅。我倒比較欢喜她。”

“她常給我巧格力糖吃，”伊摩根說，“而且身上很香。”

“当然嘍！”尤菲米雅說。

"一点不当然!"佛兰茜說;佛兰茜自己也搽一种非常貴重的紫罗兰香水精。

裘丽姑太两只手举起来,"我不懂得你們講这些事情是什么意思!"

"她离了婚沒有?"伊摩根走到門口时問。

"当然沒有,"裘丽姑太說;"离婚——当然沒有。"

大家听見另外一边的門响。是悌摩西又进了后客厅。"我来拿地图的,"他說。"哪个离了婚?"

"沒有人离婚,叔叔。"佛兰茜十分老实地說。

悌摩西从鋼琴上面把地图取下来。

"我們家里可不要来这种事情,"他說。"这些参軍的事情已經够糟的了。国家簡直垮了;不曉得我們怎样一个了結呢。"他伸出一只胖指头向屋內指指,"时下的女人太多了,她們全是些糊涂蛋。"

悌摩西說完話,就两手紧紧抓着地图走了出去,好象深怕有人答話似的。

七个受了他言語的女子开始低声咕噥起来,只能听得出佛兰茜的声音:"的确,福尔賽家人——!"和裘丽姑太的声音:"海絲特,今天晚上一定要給他芥末和热水洗脚;你告訴吉痕好嗎?他恐怕血气又上头了……"

那天晚上,吃了晚飯之后,裘丽姑太和海絲特姑太两个人对坐时,裘丽姑太在活計上綉上一針,抬起头說:

"海絲特,我不記得在哪里听說索米斯要伊琳回来。是哪个告訴我們乔治給索米斯画了一張滑稽画,題的'他非到手决不甘心'的?"

"欧斯代司,"海絲特姑太在《泰晤士报》后面回答她,"他就

放在口袋里，可是不肯拿給我們看。”

裘丽姑太不响了，一个人在寻思，鐘声在滴搭着。《泰晤士报》簌簌响，爐火发出呼呼的声音，裘丽姑太又綉上一針。

“海絲特，”她說，“我有个相当糟糕的想法。”

“那么就不要告訴我，”海絲特姑太赶快說。

“唉！可是我非告訴你不可，糟糕得你想不到！”她的声音低得象搗鬼一样。

“他們說乔里恩——乔里恩現在留了一撮漂亮胡子呢。”

第十二章

侦察的进展

詹姆士家那頓晚宴之后两天，包尔第得先生給索米斯提供了思索的食粮。

“一个男子，”他說，一面参看藏在手里的一張密碼，“我們称做 47 的，上个月在巴黎对 17 非常殷勤，但目前好象还得不出什么具体結論。会面都是在公共場所，一点不避人耳目——飯館子、歌剧院、喜剧院、魯佛宮、卢森堡公园、旅館客厅里等等。双方都还沒有进过对方的房間，一同去过芳登白魯林——可是沒有可述的。总之，情形是有希望的，但要耐心等。”他突然抬起头又接上一句：

“有一点很奇怪——47 和嗯——31——同姓！”

“这个家伙已經知道我是她丈夫了，”索米斯想。

“名字很特别——叫乔里恩，”包尔第得先生又說下去。“我們知道他在巴黎和在英国的住址，当然，我們并不想釘錯人。”

“你釘下去，可是小心些儿，”索米斯硬着头皮說。

他从本能上断定这个私家侦探已經探得他的秘密，所以更加不肯多說話。

“对不起，”包尔第得說，“我去看看有沒有什么新材料。”

他带了几封信回来，把門重新鎖上，看看那些信封。

“对了，这是19給我写的一封私信。”

“講的什么？”索米斯問。

“嗯！”包尔第得說，“她講的：47今日返英，行李上有他的住址：罗宾山。三点三十分和17在魯佛宮美术館分手；沒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还是留在巴黎繼續察看17的好。当然，你認为有必要的話，可以在英国釘着47。”包尔第得这时抬起眼睛，非常职业性地把索米斯看了一眼，說不定是搜集一点材料，等洗手不干这一行之后，好写一本关于人性的書。“19眞是个聪明女人，而且化装得很好。价錢不便宜，可是賺的硬錢。到目前为止，对方好象还沒有疑心到有人窺伺。可是过一个时期之后，你知道，敏感的人自己沒有事情干时，总会有点覚察到的。我倒贊成暫时放下17，注意47的行动。偵察双方的通信要冒很大的危險。在目前阶段我完全不贊成。不过你可以告訴貴当事人，事情很有指望。”講到这里时，包尔第得眯起眼睛，又把他的沉默主顧張了一下。

“不必，”索米斯忽然說，“我还是贊成在巴黎那边小心地偵察，这一头你不要管。”

“很好，”包尔第得回答，“我們做好了。”

“他們——他們相互之間是怎样的态度？”

“我把她信上的話找給你看吧，”包尔第得說；他打开一只抽屜柜，把一包文件拿出来；“她在一封信里概括講了她私人的看法。对了，在这儿！‘17很美——这是47的看法，47牙齿长些，’（俗話指年紀，你知道）——‘很清楚不行了——等他的机会——17也許在搭架子，等对方的条件，事情知道得不多，沒法說。可是整个看起来——她自己也糊里糊涂——可能有一天会

冲动起来。双方都有派头。’”

“这話什么意思?”索米斯板着臉問。

“哦,”包尔第得先生一笑，露出許多牙齿，“这是我們的行話。換句話說，看上去不大象会成为那类周末事件——要末就認眞要好起来，要末就一点事情沒有。”

“哼!”索米斯說,“就这么些嗎?”

“对了,”包尔第得說,“可是很有希望。”

“毒蜘蛛!”索米斯心里想。“再見!”

他走进格林公园,打算穿过公园到維多利亚車站,再坐地道車进城。虽則是一月下旬,天气还很暖和；日光穿过霧气，在凝霜的草地閃爍着——这样一个日子眞象照亮的蜘蛛网。

小蜘蛛——和大蜘蛛! 到处是蜘蛛!而所有这些蜘蛛里面，最大的蜘蛛却是他自己的頑强性格，永远用自己的蛛絲把一切出路都封鎖起来。那个家伙纏着伊琳做什么? 眞如包尔第得說的那样嗎? 还是仅仅可怜伊琳寂寞就象他时常嘴里說的那样? 这家伙总是那样的极端感情用事。可是如果眞如包尔第得暗示的呢! 索米斯站着不走了,不可能! 这家伙比自己还大六岁,并不比自己漂亮! 錢也不比自己多! 有什么可爱的地方?

“而且,他已經回来了,”他想;“这就看上去不象——我要去看他!”就掏出一張名片,在上面写道:

本星期不論哪一天下午，希望能談这么半小时；每天下午五点半到六点之間在鉴賞家俱乐部奉候；或者我上什錦俱乐部来也可以,听候尊便。我想和你見見。索米斯。

他一直走到圣·詹姆士街,亲自关照什錦俱乐部的看門的。

"乔里恩·福尔賽先生一进門,你就把这个交給他,"他說,随即叫了一部新出租汽車进城去了。……

乔里恩当天下午接到名片,当即轉身上鉴賞家俱乐部来。索米斯現在还轉什么念头呢?难道巴黎的风声傳到他耳朵里来了嗎?穿过圣·詹姆士街时,他决定并不隐瞞自己去看望伊琳。"不过讓他知道伊琳在巴黎可不行,"他心里想,"除非他已經知道了。"俱乐部的人領他到了索米斯面前时,他就是这种复杂的心情。索米斯正坐在一扇小拱窗面前吃茶。

"不吃茶,謝謝你,"乔里恩說,"不过我可要繼續抽烟。"

虽則外面路灯已經亮了,窗帘还沒有拉下来;两个堂弟兄我等你,你等我地对坐着。

"听說你上了巴黎,"索米斯終于开口了。

"是啊;剛回来。"

"小法尔已經告訴我了;那么他跟你的孩子都要走嗎?"乔里恩点点头。

"你恐怕沒有碰見伊琳吧?好象她也在国外呢。"

乔里恩在烟气中轉側了一下,方才回答:"我見到她。"

"她怎么样?"

"很好。"

又是一陣沉默;后来索米斯在椅子里伸动了一下。

"上次我們見面时,"他說,"我还是三心二意。我們談了話,你还表示了你的看法。我不想再来一次那样的討論。我只想說:我跟她的关系非常之难处。我不愿你影响伊琳对我的感情。事情已經隔了多年。我打算跟她講,过去的事情就算过去了。"

"你知道,你已經跟她講过了,"乔里恩說。

"那时候对她是突如其来;所以她有点震动。可是她只要多

考虑几次，就会看出这对我們两个人都是唯一的解决办法。”

“我的印象是，她并不这样想，”乔里恩极其心平气和地說。“而且，你不要見气的話，如果你以为理智在这种事情上会有什么影响的話，那你就把事情看錯了。”

他看見索米斯蒼白的臉变得更蒼白了——他講的話就是伊琳講过的話，連他自己都沒有覚察到。

“謝謝你的忠告，”索米斯說，“不过我看事情也許比你想的清楚些，我只想你答应我不去影响伊琳对我的感情就行。”

“我不懂得你怎么会想到我会影响伊琳，”乔里恩說，“可是，要是我眞有影响的話，我一定把我的影响用来为她的幸福打算，照我的看法。我敢說，我是一个人家称做的女权主义者。”

“女权主义者！”索米斯跟着說了一句。好象借此等一下。“你的意思是不是反对我呢？”

“告訴你老实話，”乔里恩說，“我反对任何女子跟她肯定不喜欢的男子住在一起。我覚得簡直丑。”

“我想你每次碰見她时，都把你这些意見灌輸給她。”

“我跟她也不大会碰見了。”

“不回巴黎去嗎？”

“眼前总沒有这个打算，”乔里恩說，同时覚察到索米斯臉上一种密切注意的神情。

“好吧，我就是这两句話。你知道，挑撥人家夫妇关系，你要負重大的責任的。”

乔里恩站起来微微一鞠躬。

“再見，”他說，也不跟索米斯拉手，就走开了，气得索米斯眼睜睜在后面望着他。乔里恩叫了一部馬車，心里想，“我們福尔賽家非常文明。头脑单純一点的人說不定会弄得吵起来。如果

不是孩子要去参加战爭的話——”战爭！往日那些怀疑又涌上心来。高尙的战爭！或者要統治些民族，或者要統治些女人！都是为了控制和占有那些不要你的人！恰好是文雅的上流派头的一个对照！財产，既得权利；而且任何人只要“反对”这些事情——就是社会敗类！“謝天謝地！”他想，“反正我总是从心里‘反对’这些事情的！”对了！使在他第一次不幸的結婚之前，他記得自己看到爱尔兰屠杀事件，或者提出和自己厌恶的男子离婚的訴訟，也都是滿腔义憤。牧师总要說灵魂的自由和身体的自由完全是两回事！吃人的教义！身体和灵魂不能这样分开。自由意志是婚姻的一种力量，不是弱点。“我应該告訴索米斯，我覚得他是个滑稽角色。唉！不过他也是个悲剧角色！”

的确，一个人做了自己財产意識的奴隶，弄得目光如豆，甚至别人是怎样的心情也不能完全体会，世界上还有比他更可悲的嗎？“我一定要写信警告伊琳，”他想，“他准会又去要求跟她复合。”在回罗宾山的途中，一路上他都恨着自己对儿子的那种責任感，使他沒法子赶回巴黎……

可是，索米斯在椅子上坐了很久很久，和乔里恩一样感到那种椎心的痛苦——一种妒忌的痛苦，就好象这次談話使他发現这个家伙比自己有优先权，而且在他的出路上布下新的蛛网似的。“你的意思是不是反对我呢？”連这个捉狹的問題也沒有弄出一点眉目来。女权主义者！花言巧語的家伙！“我可不能操之过急，”他想。“时間很从容；他并不打算回巴黎，除非他是說謊。等到春天再說！”不过春天来了之后，除了增加他的痛苦之外，对他还有什么用处，他也說不出。他瞠眼望着外面的街道，高高的路灯泻下一滩滩光綫，行人就在一滩滩光綫下走过去；他心里想：“什么事好象都沒有道理——什么都好象不值得，我很寂

窦——就是这个毛病。”

他閉上眼睛；忽然間，他好象看見伊琳，就在一座教堂下面的黑暗街道上——她在街上走过时，脖子回了过来，他好象瞥見她眼睛里的光彩和小黑帽子下面的白額头，帽子上还釘了些金片子，后面拖了一条面紗。索米斯睜开眼睛——剛才清清楚楚看見她的！下面街上走过一个女人，不过不是她！不对，街上并沒有人啊！

第十三章

“我們又見面了!”

整整一个三月,为了伊摩根第一个交际季节的衣服,維妮佛梨德用足了心思, 詹姆士也花足了錢。她以一种福尔賽家的頑强力求做到尽善尽美。开庭的日子慢慢近了,可是这种法律仪式給予她的自由,她还决定不了要不要;战地傳来的消息仍旧鬧得人心惶惶,但是法尔却很快就要开出去了;总算为了伊摩根,这些她都能暫时忘怀。那个“小女儿”差不多长得和她一样高, 胸部的尺寸和她也差不了多少; 母女两个就象夏天忙忙碌碌采花的蜜蜂一样, 又象秋天的牛虻在那些穗状花中間兜过来, 穿过去;摄政街的那些服装公司,証券街、汉諾佛方場的那些大商店,哪儿都看得見她們的踪迹, 或者在那些五光十色的衣料面前呆呆出神,或者看得眼花撩乱。总有几十个仪态动人、举止特别的年輕女子,穿着新装在这母女面前展覽过。“新样子,太太;頂时髦的式样;”——这类被她們勉强割爱的新装把一座博物院都摆得滿; 而她們逼得不能不买的那些衣服却又把詹姆士的銀行几乎扒空了。維妮佛梨德覚得, 女儿的第一个而且唯一不受离婚玷辱的交际季节非获得显著成績不可,既然如此,事情就要做得彻底。那些无动于衷的女子在她們面前兜来兜去,眞是有耐性,

而她們也眞有耐性来磨炼别人的耐性；这种耐性可以說只有在受宗教信仰感动的人身上还找得到。对于維妮佛梨德說来，这等于好久好久匍匐在自己最亲爱的"时髦"女神面前，和天主教徒狂热地匍匐在圣母瑪琍前面一样；对伊摩根說来，这些經驗一点說不上討厌——自己經常打扮得很漂亮，而且到处都听見人家話里夹着恭維，总而言之，"很有趣"。

三月二十号的下午，母女两个先把斯吉华德服装店"扒"了过来，然后到对面卡拉米尔-拜格去用茶点；等到把肚子里装滿一大杯滿放奶油的巧格力之后，才在微感春意的暮色中穿过巴克萊方場回家。維妮佛梨德打开大門——大門新漆了一层淺橄欖綠色；为了捧伊摩根出来交际，今年什么事情都沒有放过——維妮佛梨德开門时，走到銀絲籃子那儿看看有沒有人来过，忽然間鼻子一皺。什么气味？

伊摩根才拿起图書館送来的一本小說，站在那里正看得出神。維妮佛梨德由于心里有种說不出的感覚，声音說得相当硬：

"带上楼去看，亲爱的，休息一会下来吃晚飯。"

伊摩根仍旧一面讀着小說，一面上了楼。維妮佛梨德听見她把門砰地一声关上；若有所思地透了一口长气。是不是春意撩人呢？道理說尽了，心被他伤透了，然而她对自己那个"小丑"的旧情又引起来了。是男人的气味！一股隐隐約約的雪茄烟和紫薄荷水的味道，自从在六个月前那个初秋的晚上，她罵了他"癟三"之后，还沒有聞到过。哪里来的呢，还是自己疑神見鬼——完全是記忆在作祟？她向周圍看一下。一点看不出什么——穿堂里一点沒有人动过，餐室里也沒有人动过，什么都沒有。那气味就象个白日梦——虚幻、愁人、愚蠢！銀絲籃子里有几張新名片，两張写着"保尔盖特·湯姆先生和太太"，一張写着"保尔盖

特·湯姆先生”；她嗅一下名片，可是味道很难闻。“我一定疲倦了，”她想，“我要去躺一下。”楼上的客厅很暗，在等待什么人的手給它添上夜晚的灯光；她掠过客厅进了臥室。臥室里也很暗，窗帘拉下来一半，因为已經六点鐘了。維妮佛梨德扔下大衣——又是那股气味——随即象中了枪彈一样，抵着床栏杆站在那儿一动不动。长沙发的远角落上站起一个黑魆魆的人来。她不由得叫了出来——在福尔賽家这是句不能入耳的話——“天哪！”

“是我——蒙第，”一个声音說。

維妮佛梨德紧紧抓着床栏杆，伸手过去把悬在梳装台上的电灯开关扭一下。达尔第剛好站在一圈灯光的边子上，从腰間到脚上都照得通亮，表链子沒有了，一双干凈的褐色皮靴——可是——对了！——靴头裂了一条縫。胸口跟臉看不大清楚。肯定他是瘦了——还是灯光作怪呢？他走近两步，現在从脚上皮靴头一直到黑头发都照到了——肯定有点胡子拉碴的！臉色黑了一点，又黑又黄，两撇小黑胡子一点不象往日那样挺括，看上去很可笑，臉上的那些皺紋好象从前沒有看見过。領带上沒有戴别針。衣服——对了！——这一套她是認得的——可是簡直沒有熨过，毫无光彩！她又看看他的皮靴头。他“遭了”大事情了，他遭的事情而且是那样殘酷无情，轉他、扭他、刺他、刮他？她站着不說話，一点不动，眼睛一直盯着皮靴头上那条裂縫看。

“我收到信，”他說，“所以回来了。”

維妮佛梨德胸口起伏起来。随着那股气味涌起的夫妇旧情正在和一种从来沒有感覚过的强烈妒意搏斗着。現在人站在这里——原来那样一个身体强壮的人儿，毀得好象只剩一張影子！是什么力量給他受这样的折磨——把他象只橘子一样挤得只剩

皮和核子！就是那个女人啊！

“我回来了，”他又說。“我受的罪眞不是人受的。天哪！我坐的統仓回来的。只剩身上这点衣服，和那只皮包。”

“那么其余的哪个拿了？”維妮佛梨德高声說，忽然勁头起来了。“你居然敢回来？你明知道給你那封信叫你回来是为了离婚用的。不許碰我！”

两个人隔着多少年来同床的栏杆互視着。有好多次，对了——有好多次她都想他回来。可是現在他回来了，她心里却充满了一种冷酷的敌意。他举手去摸自己的胡子；可是并不象往常那样捻一下，只把胡子朝下抹抹。

“天哪！”他說；“你不知道我受的那些罪！”

“不知道頂好！”

“孩子們都好嗎？”

維妮佛梨德点点头。“你怎么进来的？”

“用我的鑰匙开的門。”

“那么佣人还不知道呢，你不能耽在这儿，蒙第。”

达尔第发出一声自嘲的笑声。

“那么上哪儿去呢？”

“随便哪儿。”

“唉，你看看我这副样子！那个——那个狗——”

“你再提那个女人，”維妮佛梨德高声說，“我就立刻上公园巷去，永远不回来。”

忽然間他来了一个簡单的表示，可是完全不是他平日的派头，連維妮佛梨德心都动了。他閉上眼睛。那意思就好象說：“好吧！我这个人就算死了吧！”

“今天給你一个房間过夜，”她說；“你的鋪盖还沒有动。家里

只有伊摩根一个人。”

达尔第身子倚着床栏杆，“好吧，随你发落，”手摆一下。“我是个落难的人。你用不着逼人太甚——不值得。我是受过惊吓的；受过惊吓的，佛梨第。”

这个亲热的旧称呼，已經有多少年不用了，使維妮佛梨德感到一陣肤栗。

“我把他怎么办呢？”她想。“眞的把他怎么办呢？”

“香烟有嗎？”

維妮佛梨德在一个小盒子里放了有几支香烟，原是預备晚上睡不着时抽的，現在給了他一支，給他点上火。經过这一举动，她性格中的实际一面又恢复了。

“你先去洗个澡。我給你找点衣服放在更衣室里。别的話以后再談。”

他点点头，两只眼睛盯着她看——眼睛就象半死的人一样，还是因为眼皮上那些紋路深了一点的緣故呢？

“他不是原来的人了，”她想。“他永远不会象从前一样了！可是他会变成怎样的一个人呢？”

“好吧！”他說，就向門口走去。連走动的样子也变了，就象一个人經过种种幻灭之后，拿不准究竟值得不值得走动似的。

維妮佛梨德眼睛看着达尔第出了臥室，又听見浴間里放水的声音，就去取出一套里里外外的衣服放在更衣室的床上，又下楼把餅干罐和威士忌拿上来。她重新穿上大衣，在浴間門口傾听一会，就下楼出了大門；到了街上，人又躊躇起来。七点鐘过了！索米斯不知道在俱乐部，还是在公园巷？她轉身向公园巷走去。回来了！索米斯一直就害怕这件事情——她自己有时候倒盼望这样。回来了！就象他的为人——十足的一个小丑——用“我們

又見面了！”① 这样的話来开所有人的玩笑——开法律的玩笑！可是把法律这样对付掉，不讓那片烏云籠罩在自己和孩子們的头上，倒也痛快之至！可是回来怎样收容他呢？那个女子把他全剝光了，把他所有的情意，他从来沒有加之于她的情意，全剝光了。痛心的就在这上面！她这个自私自利、呱啦呱啦的小丑自己从来沒有煽起过他的热情，却被另一个女人俘虏过去，剝得一干二净！簡直是侮辱！极大的侮辱！再收容他不但不公平，而且不成話！可是这是她自己要的；法院可能要逼着她收容他。他象往常一样仍旧是她的丈夫——她在法庭上就承認过。而他呢，心里想的肯定只是錢，有錢买雪茄，买薄荷水。那股气味！“反正我还不老，”她想，“还不老！”可是那个女人眞是可恨！害得他講出那样的話：“我是个落难的人！我是受过惊吓的——受过惊吓的，佛梨第！”她快到父亲家了，思緒一下冲到这边，一下冲到那边，而那股福尔賽的回潮却始終拖她到这样的結論上来，他总是她的財产，不应当交給一个掠夺的世界。她就这样到了詹姆士家里。

“索米斯先生呢？在他房間里嗎？我自己上楼；不要提起我来了。”

索米斯正在換餐服。她看見他站在鏡子前面，在打一根蝴蝶結，那神气就好象看不起領結的两头似的。

“你！”他說，从鏡里望着她；“有什么事情？”

“蒙第！”維妮佛梨德木然說。

索米斯轉过身来。“什么？”

“回来了！”

---

① 戏台上小丑常說的話，作者用这句話和第一卷第二章“下台”的題目对照。

"这叫自己打自己嘴巴,"索米斯說。"当初为什么你不讓我提出虐待呢? 我一直就覚得这样太危險了。"

"唉! 不要再提那些了! 我怎么办呢?"

索米斯只哼了一声,算是回答。

"怎么办?" 維妮佛梨德忍不住又問。

"他自己怎么說的?"

"什么也沒有。一只皮靴头上裂开一条縫。"

索米斯瞪眼看着她。

"当然啊!" 他說,"穷途末路了。所以——又重新来过! 这样眞要送掉爹的老命呢。"

"我們不能瞞着他嗎?"

"不可能,只要是煩心的事情他就有那种說不出的本領覚察到。"

他指头鈎着藍背帶沉思起来。"法律上总該有个法子叫他放安稳些。" 他說。

"不行," 維妮佛梨德說,"再做傻瓜我决不来。我宁可忍受他。"

兄妹两个互視着。两个人心里都充满了感情, 可是沒法表达出来——福尔賽家人就是这样。

"你走的时候把他怎么办的?"

"叫他洗澡,"維妮佛梨德苦笑了一下。"他只帶回来一样东西,就是紫薄荷水。"

"不要着急!" 索米斯說;"你已經弄得六神无主了。我陪你回去。"

"有什么用处?"

"我們应当跟他講条件。"

"講条件！ 講不講还不是一样。等到他复原 —— 还不是打牌、賭錢、吃酒——！" 她不做声了，想起剛才丈夫臉上的那种神情。灼伤的小孩子——灼伤的孩子啊！ 也許——

"复原？" 索米斯反問了一句；"他病了嗎？"

"沒有；灼伤罢了。"

索米斯从椅子上拿起背心穿上，又拿起上身穿上，在手絹上洒些花露水，系上表鏈，然后說："我們的运气眞坏。"

維妮佛梨德尽管滿腔心事，也替他难过起来，就好象这句短短的話說出了他的无限心事似的。

"我想去告訴母亲，"她說。

"她和父亲在房間里。你悄悄地到書房里去。我去找她。"

維妮佛梨德躡着脚到了楼下小書房里，房里很暗，唯一足述的陈設是一張康那奈多的画，因为假得不象样子，别的地方都不好挂，就只好挂在这里；另外就是一套很漂亮的法律报告，有好多年都沒有人打开过了。維妮佛梨德站在書房里，背朝着深重的枣色窗帘，瞠眼望着壁爐的空爐架子；后来她母亲走进来，索米斯跟在后面。

"唉，可怜的孩子！" 爱米丽說；"你在这儿的样子多难受啊！他这个人实在太坏了！"

这家人过去一直都小心避免一切不时髦的感情語言，所以爱米丽沒法上去使勁地摟一下女儿。可是她的温柔的声音，和名貴黑絲边下面的修肩仍旧給了女儿安慰。为了不想使母亲难受，維妮佛梨德鼓起自尊心，用自己頂随便的声气說：

"不要紧，媽；用不着大惊小怪。"

"我不懂得，"爱米丽說，眼睛看着索米斯，"为什么維妮佛梨德不能跟他說，要是再耽在家里，就去告他。他偷了她的珠子；

既然珠子沒有带回来，这已經够告他的了。”

維妮佛梨德笑了。他們全都会搶着建議她这样办，那样办，可是她早已知道自己将怎么办了，那就是——一点不做什么。反正她已經取得一个小小的胜利，保存了自己的財产，这个感覚在她心里愈来愈占优势了。不来！她如果要惩他，可以在家里惩他，不讓外人知道。

“不要难受，跟我上餐厅去，”爱米丽說，“你得跟我們吃晚飯，告訴你父亲的事情讓我来。”維妮佛梨德向門口走去时把电灯扭熄掉。这时候三个人才看出走道里出了事情。

原来詹姆士注意到一間从来不用的房間有了灯光，用一条灰褐色駝毛披巾裹着上身，正站在过道里；由于胳臂被披巾裹着，那只銀色的脑袋和下面褲子着得很时髦的大腿，望上去就象隔了一大片沙漠似的。他站在那里，活象一只灰鶴，臉上的神情就象灰鶴看見一只大得吞不下的虾蟆一样。

“这都算是什么？”他說。“告訴你父亲听听。你什么事情都不告訴我。”

爱米丽一时答不出話来。倒是維妮佛梨德上去，手抓着詹姆士的一只束縛着的无能为力的胳臂，說道：

“蒙第沒有破产，爹。他不过回家了。”

三个人都料到准有严重的事情发生，都高兴維妮佛梨德把詹姆士的胳臂紧紧抓着，可是他們沒有懂得这个阴影似的老福尔賽根株长得很深。他剃了胡子的嘴唇和下巴稍稍扭动了一下，两撇銀色的长腮須之間就象有东西磨了那么一声。接着詹姆士就岸然說：“他眞要我的命。我早知道会这样了。”

“你不要煩神，爹，”維妮佛梨德安靜地說。“我一定要他乖乖的。”

"啊!"詹姆士說。"来,把这个东西拿掉,我覚得热呢。"他們給他拿掉披巾,詹姆士轉过身,穩步走进餐厅。

"我不喝湯,"他跟瓦姆生說,就在自己的椅子上坐下。三个人也坐下来。維妮佛梨德仍旧戴着帽子,瓦姆生給添上了一副食具。等到瓦姆生出去之后,詹姆士就問:"他带回来什么东西沒有?"

"什么都沒有,爹。"

詹姆士的眼睛盯着湯匙上面自己的影子看。"离婚!"他說;"狗屁! 我做什么的? 我早就該給他一笔錢叫他在外国不要回来。索米斯! 你去找他談話。"

这个建議非常及时,而且非常簡单,連維妮佛梨德提出反对时,自己也不由得詫异起来; 可是她毕竟說了;"不要,他現在既然回来了,我就留他下来;只要老老实实的——就行了。"

大家全看着她。維妮佛梨德眞有勇气,这是他們一向知道的。

詹姆士撇开这个不談,他說,"住在你那里,有什么杀人放火的事情做不出来! 你把他的手枪找出来!睡覚时記得带着。你应当叫瓦姆生睡在房子里。明天我亲自去找他。"

这句話使大家都感动了,愛米丽輕描淡写地說:"对的,詹姆士,胡鬧我們可不許。"

"啊!" 詹姆士抑郁地說,"我可說不上了。"

瓦姆生送魚进来,談話轉到别的上面去了。

晚飯一吃完,維妮佛梨德就吻了父亲告辞;詹姆士抬起一双充滿疑虑和愁苦的眼睛看着女儿,所以她說話时尽量在声音里面夹进安慰。

"不要紧,爹; 你不要煩神。我不要人陪——他很平和。只

要你不煩神，我就沒有什么不放心的事情。再見，上帝保佑你！”

“上帝保佑你！”詹姆士跟着說了一句，就好象不懂得这話是什么意思似的，眼睛把維妮佛梨德一直送到門口。

維妮佛梨德到家时还不到九点，一直上楼。

达尔第躺在自己更衣室的床上，換上一套藏青嗶嘰的衣服，脚上穿一双漆皮便鞋；两只胳臂交叉放在脑后，嘴边吊了一支熄灭的香烟。

維妮佛梨德忽然想起夏天窗口木箱里养的那些花草来，一天烤下来之后，那些花草都干枯憔悴地倒在那里，或者站在那里，可是太阳一落山，就苏醒过来。想起这种事情，眞是可笑，可是她灼伤的丈夫就象那些花草一样已經受到一点露水了。

达尔第木然說：“我想你是上公园巷去的。老头子好嗎？”

維妮佛梨德忍不住恨恨地回了一句：“还沒有死。”

他退縮了一下，的的确确退縮了一下。

“你弄明白，蒙第，”她說，“我决不讓他煩神。你如果不老实的話，你可以回去，随便你去哪儿。你吃了晚飯沒有？”

“沒有。”

“要不要吃一点？”

他聳一下肩膀。

“伊摩根給了我一点。我不想吃。”伊摩根！在感情极端激动之下，她已經忘掉伊摩根了。

“原来你見到她了？她說了什么？”

“她吻了我。”

維妮佛梨德看見那張阴沉而輕蔑的臉松了下来，感到一陣屈辱。“对了！”她想。“他爱的是伊摩根，对我毫无情感可說。”

达尔第的眼睛骨碌碌在轉。

"她知道我的事情嗎?" 他問。

維妮佛梨德脑子里掠过一个念头，她正需要这个抉制的武器，他很怕孩子們知道呢!

"不知道。法尔知道，几个小的都不知道；他們只知道你走了。"

她听見他如釋重負地叹了一口气。

"可是如果你再有什么把柄的話，" 她說，"我就讓他們知道。"

"好吧!" 他說，"你打好了! 我反正完了!"

維妮佛梨德走到床面前。"你听我說，蒙第! 我不要打你。我也不想伤你的心。什么事我全不想提。我也不想去煩神，有什么用处!"她沉默了一下。"不过，我不能容你胡鬧，决不! 你还是明白些。你使我受了許多痛苦。不过我有一个时期曾經欢喜过你。为了这个緣故——"他的厚眼皮抬了起来，一双褐色眼珠剛好和她朝下看的灰綠色眼珠碰上；她突然碰一下他的手，轉过身进自己的房間去了。

她在鏡子面前坐上大半天，一会儿摸摸自己的結婚戒指，一会儿想想一个屈服的阴沉男人，睡在隔壁房間床上，就象个陌生人一样；她打定主意不去煩它，可是想到他在国外的一切，不禁妒意横生，然而不时又偏偏会不忍起来。

第十四章

外国风光之夜

索米斯一肚子不愿意看見春天到来——对他說来，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因为他感到光阴在飞逝，而他的天鵝并沒有靠近嘴边一点，从他的蛛网里望出去，仍旧看不見一条出路。包尔第得除掉报告偵察繼續进行而外，什么消息都沒有——錢倒花了不少。法尔和他的表哥已經出发到战地去了，战事的消息稍微好了一点；达尔第到目前为止还算老老实实；詹姆士的健康总还沒有坏下去；自己的律师生意簡直兴隆得不象样——所以除掉"一筹莫展"之外，索米斯可以說簡直沒有心事。

苏荷区他也不是絕迹不去，千万可不能叫她們当做他，用詹姆士的一句口头語說，"打退堂鼓"了——他說不定随时"打上場鑼"呢。可是他得非常持重、非常小心，弄得屢次經过布里达尼飯店門口都不敢进去，只在那个地区的污秽街道上乱跑一陣回来；而且每次这样做了之后，自己总有一种不正常的占有感覚。

五月里一天晚上，索米斯就是这样漫游到摄政街，在街上撞見一大群从沒見过的古里古怪的人：叫叫嚷嚷、推推撞撞、嘴里吹着口哨、脚下跳着舞、光怪陆离、快活得令人側目的人群，有的戴

着假鼻子，吹着口琴，有的吹着哨子，插着羽飾，在他看来簡直是丑态百出。馬法金！① 当然馬法金是解圍了！好事！可是难道这就是借口嗎？这些是什么人呢？做什么事情的，从哪儿涌到西城来的？羽飾拂过他的臉，哨子向着他耳朵吹。女孩子們喊："把你的头发抹抹，醉鬼！"一个年輕人的大礼帽被人打落下来，好不容易才被他找到。炮仗在他鼻子前面和脚下放起来。他弄得又慌張、又着惱、又生气。这道人群的河流是从城里各个角落里来的，就好象冲开了人欲的閘門，放出一道他可能听說到但是从不信其有的水流。平民原来就是这样子，无数活生生事例，剛好是礼教和福尔賽主义的一个对照。天哪，民主原来就是这样子！发臭、叫囂、丑恶！在东城，甚至苏荷区，也許会——可是在摄政街，毕卡第里大街这边！那些警察到哪儿去了！在一九〇〇年，索米斯以及他們千千万万的福尔賽，从来就沒有看見这座熔爐的盖揭开来过；而現在当他們向熔爐里窺望时，却簡直信不过自己烤热的眼睛。这事整个儿沒法形容！那些人一点拘束沒有，还有点覚得索米斯可笑；那样密軋軋的人，那样的粗野，大声笑着——多难听的笑声啊！对于他們，沒有一件事是庄严的！如果他們开始砸破窗子，他也不覚得奇怪。在拜尔买尔大街那些堂皇的、入会費要六十鎊的俱乐部建筑面前，那堆叫嚷、嘴里吹口哨、脚下跳着舞的番僧似的人群蜂拥而过。俱乐部的窗子里，他的同类正以約束着的兴趣望着这些人群。他們可不懂得！的确，这是非同小可的——这些人有什么事做不出来！这些群众很高兴，可是有一天他們将会带着另一种心情跑来。他記得八十年

---

① 馬法金在納塔尔邦，于一八九九年十月十二日起被波尔人圍困，到次年五月十七日方才解圍。

代的末后两年，自己在白里登时，就出现过一群暴徒；那些人当时就打坏东西，并且公开演講。可是比恐惧更甚的是一种深深的惊异。这些人都象是瘋了一样——这不是英国味道！就为了六千哩外一个和华特福那样大的小城的解圍！克制、拘謹！这些在他看来几乎比生命还宝貴的品质，这些财产和文化所不可或缺的属性，哪里去了？这不是英国味道！不是英国味道！索米斯就这样一面沉吟，一面向前挤。这就象忽然看見有人从他那些法律文件中把所有"悄悄保存"的契約都抽掉似的；或者看見什么怪物在未来的路上潜伏着，潜躡着，用自己的影子擋着路。这些人既不够麻木，又不够恭敬！这就象发現英国十分之九的民族全是外国人似的。如果眞是这样的話——那就什么事情都可能做得出来了！

他在海德公园三角場碰見乔治·福尔賽，因为看賽馬晒得漆黑，手里拿着一只假鼻子。

"你好，索米斯！"他說，"送你一只鼻子！"

索米斯只对他淡然一笑。

"从一个跑馬鬼那里搶来的，"乔治接着說，看得出他吃了晚飯来的；"他想把我的帽子砸扁，只好一拳打倒他。我說，总有一天我們非跟这些家伙开仗不可，太沒上沒下了——全是些过激党和社会主义派。他們要我們的东西。你把这話告訴詹姆士伯伯，他准会睡得着覚。"

"醉中有眞言，"索米斯想，可是他只点一下头，就向前走去，到了汉弥尔登場。公园巷只有一小队叫嚷的人，并不太鬧，索米斯抬头望望公园巷那些房子，心里想："我們毕竟是国家的栋梁。要推翻我們还不那么容易呢。財产差不多就是全部的法律啊！"

可是，当他关上父亲房子的大門时，所有街头的那些古怪的

外国风光的噩梦都在脑子里一时消失得无影无踪，就好象梦醒之后，在一个温暖、清净的早晨，舒舒服服躺在自己弹簧褥子的床上一样。

他走进那间空荡荡的大客厅，站在客厅正当中一点不动。

他要个妻子！有一个人談談心。一个人有权利这样做！他媽的！一个人有权利这样做！

第三卷

第 一 章

索米斯上巴黎

索米斯很少出門旅行；十几岁时曾經随父母和維妮佛梨德兜过一个"小圈子"——布魯塞尔、萊茵河、瑞士，然后經过巴黎回家；二十七岁那一年，自己剛对油画发生兴趣，曾經在意大利耽过五个星期，看看文艺复兴博物館——覚得有点名不副实；回来时在巴黎耽了两个星期，什么都沒有看；象法国人这样一个极端自我中心、极端"外国气"的民族，把一个福尔賽放在他們当中，必然会是如此。他的法文还是在中学时代学的，那些人說話他也听不懂；覚得在人前还是沉默为上；不至于弄得象个傻瓜。男人的衣服样子他看了就不喜欢，轎式馬車他也不喜欢，戏园子就象蜂窩，美术館一股蜜蜡气味。他做人又太小心，而且胆也太小，因此巴黎的另外一面，福尔賽家人称做的秘密趣味的一面，也不敢去涉足；收藏家找的那些油画——休想撈得到半張便宜貨！正如尼古拉說的一句口头禪一样——都是些一毛不拔的人。他回来时心里很不痛快，說巴黎被人捧得过头了。

有这些緣故，所以一九〇〇年他上巴黎时，在他还是第三次見識这个文明的中心。这一次可是移樽就教，因为他覚得自己現在比巴黎的文化程度高，而且可能眞正是如此。还有，这一次

他是抱有固定的目标来的，并不是上这座艺术修养和伤风败俗的神庙来顶礼膜拜，而是为了进行自己的法律事件，老实說，他所以去是因为事情已經再不能看作是儿戏了。偵察老是那样进行下去，可是永远沒有結果——沒有結果！乔里恩从来沒有回过巴黎，除了他之外更沒有别的"嫌疑犯"！由于近来忙着接許多关系私人秘密的新业务，索米斯愈加覚得一个律师的名誉关系多么重大，可是到了晚上，或者閑暇的时候，想到光阴飞逝，錢財滾滾地进来，然而自己的前途却照样"动彈不得"。自从那次馬法金解圍的夜晚之后，他就覚察到有个"傻头傻脑的年輕医生"追随安耐特的左右。他有两次撞見这家伙——一个高高兴兴的小傻瓜，頂多不过三十岁。再沒有比看見人高高兴兴更使索米斯生气的了，这是一种下流的、华而不实的品質，毫无事实的根据。总之，在欲望和希望的夹攻之下，索米斯已經愈来愈吃不消了，近来他的念头又轉到伊琳身上，想到她也許发覚有人在釘自己的梢。就因为这个緣故，他最后决定亲自上巴黎去看看；再一次設法破除她对自己的厌恶，破除她拒絕重新使自己和他的前途比較順当的决心。如果他再失敗了——那么，他就要看看她平时究竟怎样过的！

他在古馬丁街找到一家旅館，旅館里簡直沒有人講法文，对于福尔賽是再适合沒有了。他也沒有定下什么步驟；他不想惊动她；但要想个方法不給她机会避不見面。第二天早上，天气非常之好，他就出发了。

巴黎是一片欢乐的气象，五星形① 上面照着大太阳，索米斯看了簡直发恼。他庄重地在路上走着，鼻子抬得微微偏向一边，

① 这是指巴黎凱旋門一带。

显出眞正的好奇心。他現在也愿意懂得一点法国的风俗人情，安耐特不是法国人嗎？这一次旅行的确可以有不少收获，只要他有办法去取。在协和广場时他就是处在这样的健康心情下，有三次几乎被馬車撞倒。皇后道到了；伊琳的旅館就在这里；到得未免太快，因为他还沒有决定下一步怎么办呢。过河到了对岸，他从一片篠悬木叶子中間望見旅館的白房子，很是悅目，挂着綠色的遮阳帘。想想上旅館去找她太危險，还是在露天的場合不期而遇要好得多；索米斯就找了一条长凳坐下，从这里正好留意着旅館門口。时間还不到十一点，人不可能已經出去了。篠悬木的影子中間日光照在地上就象一滩滩的水，一些鴿子昂然走着，或者在剔羽修翎。一个穿藍上身的工人打从这里經过，从装午飯的紙包里扔些面包屑給鴿子吃。一个头上扎緞带的小女佣領着两个打辮子、穿縐边衬褲的小女孩过去了。一部馬車紆回地駛了过去，車夫穿一件藍上身，戴一頂又黑又亮的帽子。在索米斯眼中，这一切好象全都有一种做作神气，虽則入画，可是已經不入时了。法国人眞是一个戏剧性的民族！他想到自己被造化捉弄到异域来这样东飄西蕩，很覚得委屈，就点起一支自己的名貴的香烟来。这种外国生活敢說伊琳过得很开心呢；她从来就不是眞正的英国味儿——連外表也不象！他开始盘算起那些綠遮阳帘下面的窗子，不知道哪一扇会是她的窗子。这次来找她談話原是企图攻破她那道驕傲頑固的防綫的，这些話怎么样措辞呢？他把烟头向一只鴿子扔去，心里想，“这样永远坐在这里想空头心思总不成。还是不要等吧。下午再来看她。”可是他仍旧坐下去，听見敲十二点，敲十二点半。“既然等了，”他想，“就等到一点鐘。”可是就在这时候，他惊得跳起来，又縮起头頸坐下去。旅館里出来一个穿奶油色衣服的女子，打了一頂淡褐

色的阳伞正要出門。偏偏就是伊琳！他等她走远了，不至于望得見是自己时，才起身跟在她后面走去。她就象沒有固定目标似地在路上閑蕩；要是他的記性沒有錯的話，她是朝着波隆森林的方向去的。至少有半小时他都是远远地在馬路对面尾随着她；后来望見她走进森林。难不成眞是跟人碰头嗎？也許是什么狗法国人——《漂亮的朋友》① 之流，成天沒有事情做，就是纏着女人——原来那本小說他过去看过，看起来很困难，又厌恶，又觉得有趣。他沿着一条綠蔭小路紧紧跟在后面，有时候路轉弯时就会望不見她。这时候，他忽然想起多年前一个晚上，自己对伊琳和小波辛尼含着火一样的妒意，在海德公园里从这棵树后面溜到那棵树后面，从这个座位窺視到那个座位，在那里盲目地、非常可笑地到处搜索。小路轉了一个大弯，他急忙赶上去，只見伊琳正坐在一处小噴泉前面——一座尼奧比② 的綠銅象；长发一直遮到苗条的臀部，在凝視着她向着哭泣的一泓清泉。这样突然間和伊琳碰个正着，使他来不及轉身脫下帽子，就擦了过去。伊琳并沒吃惊。她永远是极端的鎮定——这一点最使他佩服，也最最使他不痛快，因为他永远猜不出她心里想些什么。她可覚察到有人尾随她呢？这样若无其事的派头使他非常生气；也不屑解释自己怎样跑来的，只指指那座悲伤的小尼奧比說：

“这个象还不坏。”

这时候，他才看出她是竭力故作鎮定。

“剛才我不想吓倒你，所以沒有招呼；你常上这儿来嗎？”

---

① 莫泊桑的一本小說的名字，索米斯借用来指拆白党之流。

② 希腊神話，尼奧比由于自矜子女众多，引起阿波罗和亚第瑪的憤怒，用箭射死她的所有儿女，尼奧比自己也被天帝化为一座石象，一到夏天石象必滴泪。

"常来。"

"太冷清一点。"他話才說完，一位女太太逛过来，停下来看一会銅象，又走了。

伊琳眼睛望着那个女子的后影。

"不冷清，"她說，用阳伞搗搗地，"从来不冷清，总有个影子跟着你。"

索米斯懂得这話的意思；他狠狠望着她，叫道：

"哼，这是你自作自受，你要沒有影子跟你还不容易，伊琳，回家吧，影子就沒有了。"

伊琳大笑。

"不許笑！"索米斯大声跺着脚說："这是不人道的，你听我說！有什么条件你可以提出来的，只要你肯回家？如果我答应你单住——隔这么一个时候来看看你，行嗎？"

伊琳站起来，臉上和身上忽然射出憤怒。

"沒有条件！沒有！沒有！你可以一直追到我死，我也不回去。"

索米斯弄得又难堪又生气，反而畏縮起来：

"顧上一点面子！"他厉声說，两个人站着不动，望着小尼奥比，日光把尼奥比的綠色肌肤晒得通亮。

"那么，这是你最后的回答，"索米斯說，两只手紧紧勒着，"你把我們两个人都判了死刑了。"

伊琳头垂下来。"我沒法回去。再見！"

索米斯一股怨气从头頂上冒出来。

"住嘴！"他說；"你听我講几句話。你給我一个神圣的誓言——你給我一个辦士的妝奩也沒有。我能够买給你的东西你全有了。你毫沒来由就背弃你的誓言，你害得我被人家当作笑

話講；你連孩子都不給我生一个；你把我丢在泥坑里；你——你現在还使我不能忘情，所以我要你——我要你。你想想你自己成了怎样的人了？”

伊琳轉过身来，臉色雪白，眼睛里燃着怒意。

“上帝把我造成这个样子，”她說；“你要說坏，就說坏吧——可是还沒有坏到要把自己送給一个她仇恨的男人。”

她走开了，日光照得她头发閃閃的；而且好象把她那件紧腰身的奶油色衣服从头到脚都撫爱到了。

索米斯沒有說話，也沒有动。“仇恨！”这样不留余地。这样原始的两个字，使他的整个福尔賽性格都在发抖。他深深詛咒着，向着她走去的相反方向大踏步走去，那位女太太正逛回来，索米斯和她撞个滿怀——蠢貨，釘梢的蠢貨！

沒有一会，他在林中深处已經走得汗流浃背了。

“好吧！”他想，“現在她对我一点顧惜沒有，我对她也不用有所顧惜了。今天我就要給她顏色看，叫她知道她还是我的妻子。”

可是在回旅館的途中，他又不得不承認自己这些話講得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总不能在大庭广众之間鬧起来；不能在大庭广众之間鬧起来，他又能够有什么作为呢？他簡直对自己的死皮賴臉着惱起来。本来就不該对她那么重視；可是他——唉！都是咎由自取。旅館里游覽的人川流不息地在他面前走过，手里拿着游覽指南，他坐在那里午飯也沒有吃，却感到一种极度的沮丧。捆得动彈不得！他的整个一生就这样糟蹋掉，所有的本性，所有正正經經的欲望都被封閉起来，束縛起来，所以弄到如此，全因为造化捉弄他在十七年前全心全意爱上了这个女人——眞是全心全意，弄得他到現在对任何女子都沒有一点眞心眞意！那

一天碰見她眞是倒楣；而且偏偏就看不出她是这样一个害人精的維納絲，眞是瞎枯了眼睛！可是，他眼睛里看見的仍旧是日光照着的那件紧腰身的中国綢衣服；他发出一声呻吟，正好被一个經过他面前的游人听見；那人心里想，“这人病了！我来看看。啊呀，我今天午飯不知吃了些什么啊！”

下午，他在歌剧院附近一家咖啡店門口坐着，用一根麦管飲着面前的檸檬茶，忽然来了一个恶念头，决定到她旅館里去吃晚飯。她如果在場，就上去跟她說話；不在，就給她留个条子。他回到旅館里小心換上晚餐服，写了下面的条子：

你跟乔里恩那个家伙的风流逸事反正我已經知道了。你再搞下去的話，我就把什么事情都翻出来，叫他无地自容。

索·福。

他把便条封好，可是沒有写信封。她現在又用娘家姓了，眞是无耻；写她的娘家姓他不甘心，写福尔賽的姓又怕她信也不看就拿来撕掉。他随即出了旅館，穿过許多尽是寻欢作乐人的輝煌街道，到了她的旅館；在餐厅的一个远角落找到位子坐下，从这里所有的进口和出口都看得見。她沒有在。他晚飯吃得很少，吃得很快，而且一直留意着。她沒有来。他在客座里慢吞吞飲着咖啡，又喝了两杯白兰地。可是她还是沒有来。他走到旅客牌的地方看看上面的名字。十二号，就在二楼！他决定亲自把便条送上去。上了鋪紅地毯的楼梯，走过一間小客座；八号——十号——十二号！敲門呢，还是把便条从門底下塞进去，还是——？他鬼鬼祟祟向周圍看一下，就去轉門鈕。門开了，他在

門上敲敲——沒有人答应。門鎖着，而且紧貼地板，連便条都塞不进。他把便条揣在口袋里，立了一会，耳朵傾听着，肯定她大概不在家了。忽然拔起脚走了，經过小客座，下了楼梯，到了柜台面前站住。

“請你把这个条子交給海隆太太好嗎？”他說。

“海隆太太今天动身了——下午三点鐘忽然走的。家里有人病了。”

索米斯嘴嘟起来。“噢！”他說；“你們知道她的住址嗎？”

“不知道，先生。想是英国。”

索米斯把便条收回口袋，出了旅館，叫住一部过路的敞篷馬車。

“随便去哪儿！”

車夫显然不懂得他說的什么，笑了笑，就揚起鞭子。索米斯就这样坐在那部黃色輪子的小敞篷馬車里跑遍了星形的巴黎；馬車东停一下，西停一下，同时来一句“是这儿嗎，先生？”“不是，再走！”終于車夫完全付之絕望，一任那部黃色輪子的馬車在那些平門面、百叶窗的高房屋和篠悬木的大街上飞馳着——就象荷兰人的鬼船① 一样。

“就象我的一生，”索米斯想，“沒有目的，尽是向前跑！”

---

① 傳說有荷兰水手因作惡多端受天罰，終身在大海里航行，凡是見到他的船的，都認为不祥。

第 二 章

蛛　　网

索米斯第二天就回英国，第三天早上包尔第得先生就来看他，衣服上插了一朵花，戴一顶褐色圓頂帽。索米斯邀他坐下。

“战事的消息还不算坏，可不是？”包尔第得說。“您身体好嗎，先生？”

“很好，多謝。”

包尔第得身子向前微傴，微笑一下，張开手掌，望着自己手掌輕声地說：

“我覚得您的事情我們总算替你办到了。”

“什么？”索米斯脫口而出問。

“19 号忽然来了一个报告，在我看来，可以称得上証据十足，”包尔第得講到这里停了一下。

“怎么样呢？”

“就在本月十号的中午，19 先是看見 17 和一个男子晤談，到了晚上十点鐘光景，19还亲眼看見这人从 17 旅館的臥房里走出来。作証时只要当心一点就行，尤其是 17 已經离开巴黎——无疑是跟这个男人一同离开的。事实上，两个人就那样溜掉了，而且我們到現在还沒有找到他們，不过总会找到——总会找到。

19 在很困难的环境下，費了很大的勁才达到目的，我眞替她高兴。”包尔第得取出一支香烟，在桌子上搗搗，看看索米斯，又把香烟放回去。他的当事人臉上的神情并不怎样好看。

“那个新男人是誰呢？”索米斯突兀地問。

“这个我們倒不知道。她可以宣誓这是事实，而且那人的相貌她也記下来了。”

包尔第得取出一封信，念起来。

“一个中年人，中等身材，下午穿一套藍的、晚上穿的晚礼服，蒼白的臉色，黑头发，黑上須，两頰瘦削，下巴长得很好，灰色眼睛，脚很小，賊头賊脑的——”

索米斯站起来到了窗口，站在那里又是生气、又是好笑，彻头彻尾的蠢貨——蜘蛛一样的彻头彻尾的蠢貨。七个月的工夫，每星期花上十五鎊錢，落得个被人家認做是自己妻子的情人！賊头賊脑的！他打开窗子。

“太热，”他說，又回到自己位子上。他蹺起大腿，低头向包尔第得傲慢地看了一眼。

“我認为这样証据还不够，”他說，把下面的話故意懶洋洋地說出来，“姓名、地址，都沒有。我覚得你不妨叫 19 休息一下，把我們的朋友 47 这一头抓起来。”包尔第得是否已經猜到是他，他也說不了；可是他想象中好象看見包尔第得在一班熟朋友中間尽情狂笑。“賊头賊脑”！他媽的！

包尔第得带着着急、簡直可怜的声音說：“我不瞞你說，我們有时候連这一点証据都不够，就对付过去了。你知道，这是巴黎呵！漂亮女人单身住着。你何妨冒一下險呢，先生？說不定把事情逼得紧一点。”

索米斯忽然看出了苗头。这个家伙的职业心鼓舞起来了。

"我一生事业的最大胜利；帮一个人鬧离婚，抓到他上自己妻子的臥房去，就这样离掉了！等我退休之后，这件事倒值得聊聊呢！"他忽然来了一剎那的狂想："为什么不可以？反正中等身材，脚很小，賊头賊脑的男人多着呢！"

"冒險的事情，不在我的委托之內，"他簡短地說。

包尔第得抬起头来。

"可惜，"他說，"实在可惜！另外那件事情好象很花錢呢？"

索米斯站起来。

"这个你别管了。你去留意 47，不过小心些，不要扑个空。再見！"

包尔第得听見"扑个空"三个字，眼睛睁了起来。

"很好很好。有事情我就来告訴您。"

室內又剩下索米斯一个人了。这种生意經眞是害人，下流、可笑！他两条胳臂放在桌上，把額头抵在上面。足足有十分鐘他都这样憩着，后来还是一个管理員将他惊醒。管理員送进来一家新发行股票的說明書草稿，股票很不錯，是曼尼福德与托宾发行的。那天下午他很早就下班，一直向布里达尼飯店走来。只有拉摩特太太一个人在飯店里。先生跟她一起喝茶好不好？

索米斯鞠一下躬。

两个人在小房間里成一个直角地坐下来时，索米斯就率直地說：

"我要跟你談一件事情，太太。"

拉摩特太太明亮而褐色的眼睛迅速地抬了一下，看出她早就指望这样的談話了。

"我得先問你一件事情：那个年青医生——叫什么名字的？他跟安耐特有什么名目沒有？"

拉摩特太太的整个人格，就好象变成一块黑玉似的——輪廓分明、漆黑、坚硬、而且发光。

“安耐特年紀还輕，”她說；“医生先生年紀也很輕。年輕人中間的事情总是进行得很快的；可是安耐特是个孝順孩子。啊！脾气眞是太好了！”

索米斯嘴边形成一絲微笑。

“那么事情并沒有具体？”

“具体——当然不是！这个男孩子很不錯，可是——你怎么說呢？目前又沒有錢。”

拉摩特太太举起手里的柳叶花紋茶杯；索米斯也举起来。两个人的目光碰上了。

“我是个結了婚的人，”他說，“多年来都和我的妻子分开住。我正在設法和她离婚。”

拉摩特太太放下茶杯。眞的嗎？有这种不幸的事情！她的話講得一点感情沒有，使索米斯不由而然产生一种鄙視。

“我是一个富有的人，”他又說，自己完全明白这句話不大得体。“目前多說也沒有用，不过我想你是懂得的。”

拉摩特太太眼睛睜得多大，連眼白也露出来了；她直視着索米斯。

“啊，这个——可是我們的时間是从容的！”她只講了这一句。“再来一杯茶？”索米斯拒絕了；和拉摩特太太告别，他就向西城走去。

这件事情算是放心了；她决不会讓安耐特跟那个高高兴兴的小傻瓜有什么花样，总要等他——可是他几时才能有机会說：“我自由了呢？”几时才有机会？前途茫茫，簡直不象是眞事，他覚得自己就象陷在蛛絲网里的一只蒼蝇一样，一双发愁的眼睛

在望着空中可欣羡的自由。

他覚得近来运动很少，所以一路漫步走到坎辛登公园，一直到女皇門，再向采尔西走去。也許她已經回到自己的公寓了。这一点他至少可以打听出来。原因是自从上回遭到那次可耻的严詞拒絕之后，他又重新向自己解說，認为她一定有个情人。他在吃晚飯的时間到了那座小公寓的前面。不用打听了！一位白发老太太正在她窗子口澆那只花草箱呢。他慢慢走过公寓，趁着夜色沿着河边走回去；夜色清靜美丽，一切都那样的和諧，那样的舒适，只有他的心情完全两样。

第 三 章

里希蒙公园

就在索米斯渡海上巴黎去的那一天下午，乔里恩在罗宾山收到一封电报：

令郎染腸炎症，尚无生命危險，将續电。

琼的仓位已經定好了，第二天就要动身，一家上上下下本来就已經心緒不宁，又来了这个消息。电报送来时，琼正打算把伊立克·考柏萊的一家人托給自己父亲照应。

在乔里参軍的刺激下，琼去报名当紅十字会看护的决定，虽說是忠实履行了，却不免有点着恼和懊悔，这是福尔賽家人碰到剝夺他們个人自由时都会感覚到的。开头她还热心，满口說事情"有意思之极"，一个月后，就慢慢覚得由她自己訓練自己要比别人訓練自己好得多。如果不是因为好丽硬要学姊姊的样子，也要去受訓練，她准会"哭了回来"。四月間，乔里和法尔随部队出发之后，她这种三心二意的情况就更加稳定下来。可是現在就要离开了，一想到要丢下伊立克·考柏萊和一个妻子两个儿女在一个冰冷的、不懂艺术的世界上飄泊，心里非常难过，所以

会不会去，她自己都很难說。讀到那封令人焦灼的活生生的电报，她的事情才算敲定了。她想象自己已經看护乔里起来——他們当然会讓她看护自己兄弟的啊！乔里恩为人总是比較随便而且不大有信心，并不存这种希望！琼眞是糟糕！人生是多么的粗暴和殘酷啊！她这一代的福尔賽家人有沒有一个眞正懂得的？自从获悉儿子抵达开普敦之后，他一想起来就要不快个半天。他总沒法不使自己感到儿子經常处在危險之中。电报里面的情况虽則严重，他倒为之心情一寬。至少，枪彈是打不到乔里了。可是——腸炎确是个厉害病呢！《泰晤士报》上登滿了得这个病送命的人。为什么不能够讓他儿子安安稳稳耽在家里，他自己睡在那个接近大陆的医院里呢？的确，三个儿女的非福尔賽牺牲精神把乔里恩足足搞糊涂了。他自己巴不得能跟乔里換一換，因为他爱自己的儿子；可是这种个人的动机他們却完全感覚不到。他只能有一个想法，就是福尔賽的类型看上去已經日趋沒落了。

下午三四点鐘光景，好丽跑出来到那棵老橡树下面找他。最近几个月来，离开家在医院里訓練，她已經长出不少了。乔里恩看見好丽跑来，心里想："她比琼懂事，虽說还是个孩子；看事情清楚得多。感謝上帝，她还不会出去。"好丽在秋千架上坐了下来，很是沉靜。"她跟我一样，"乔里恩想，"感到很难受呢。"他看見好丽的眼睛盯着他望，就說："不要老是放心不下来，孩子，他假如不生病的話，說不定还会碰上更大的危險呢。"

好丽从秋千架上下来。

"我要告訴你一件事情，爹。乔里是因为我的緣故才去从軍的。"

"怎么講？"

“你在巴黎的时候，法尔·达尔第和我，我們两个人要好起来。我們时常上里希蒙公园去騎馬；我們訂了婚。乔里发现了，認为应当阻止我們；所以他就向法尔挑战，一同去参軍。这全是我的不好，爹；所以我也要出去。他們两个人只要有一个出了事情，我就活不了。而且，我跟琼受的是一样訓練。”

乔里恩呆呆看着女儿，惊异中微微有点好笑。原来自己一直問自己的那个疑团，解答就在这里；原来他的三个儿女終究还是福尔賽。好丽早就該把一切經过告訴他！可是这句带有諷刺味道的話到了嘴边又被他咽了下去。对年輕人的慈爱在他的所有信仰里面恐怕是最神圣的一条了。当然，这就是他慈爱的报应！訂婚了！怪不得他跟好丽近来沒有什么接触呢！而且是和小法尔·达尔第，索米斯的外甥訂了婚——属于敌人的陣营！这事簡直太叫人不开心了。他收起画架，把水彩画倚着树身放着。

“你告訴了琼沒有？”

“告訴了；她說她总有办法把我塞在她的房間里；她住的是单人仓；可是我們两个人得有一个睡地板。你答应的話，她馬上就进城去請求批准。”

“答应？”乔里恩想。“这个时候要我答应未免太迟了一点！”可是他仍旧止住自己沒有說。

“你年紀太小了，亲爱的；他們不会讓你看护他。”

“琼認識的几个人，就是她帮助着上开普敦去的。他們如果不讓我看护他，我可以跟她們待在一起，在那边受訓練。放我走吧，爹！”

乔里恩微笑了，原因是自己哭都哭得出来。

“我从来不阻擋任何人做任何事情，”他說。

好丽張开胳臂摟着他的頸子。

"爹！你是世界上頂好的人。"

"这等于說我是頂坏的人，"乔里恩想。他对自己的容忍主义如果說有什么怀疑的話，那就是在这种时候。

"我跟法尔的家里人不好，"他說，"而且我也不知道法尔怎样，不过乔里是不喜欢他的。"

好丽眼睛茫然看着。

"可是我爱他，"她說。

"这就行了，"乔里恩淡淡地說了一句，后来瞥見好丽的神情，就吻了她，同时心里想："年輕人的信念眞是再可怜不过了！"要末自己認眞不許她走，否則的話，他显然只能尽点人事，因此他就跟琼一同进城。是不是由于琼非达到目的决不罢休，还是由于他們見到的那位长官是乔里恩旧日的一个老同学，他也說不出来；总之，好丽跟琼住一个房間算是批准了。第二天傍晚，乔里恩带着两个女儿上了塞必东車站，給她們身边带了錢，带了病人的营养食品，并且带了支款的介紹信——福尔賽家人不带这种介紹信是决不出門的——两个人就这样揚长而去。

他在夕阳灿烂的天空下面坐馬車回到罗宾山；晚飯吃得很迟；为了表示同情，那些佣人伺候晚飯时特别当心，乔里恩为了表示領会这种同情，也吃得特别仔細。一直到晚飯吃完，到了鋪着青石板的走廊上点起雪茄时，才算眞正松了一口气，走廊上那些石板的形状和顏色都是小波辛尼匠心独具地挑选来的。四圍的夜色漸深，景色眞美啊，树头一点风絲也沒有，而且香气是那么濃郁，使人聞到簡直有点惆悵。草地上滿是露水，所以他只在石板上来回走着；不久他就感覚到自己好象只是三个人里面的一个，每走到尽头时三个人并不一同兜过来，而是各人轉一个

身，所以他父亲总是最靠近房子的一边，他儿子总是最靠近走廊的边上。两个人都用一只胳臂輕輕挽着他的胳臂；他深怕惊动他們，連手都不敢抬起来，雪茄就这样燒光，烟灰落到自己身上，終于变得太燙了，从他嘴边落了下来。两个人这时都离开了他，他的两只胳臂忽然感到寒冷。剛才是三个乔里恩合在一个乔里恩身上在走啊！

他站着不动，在辨别耳朵里听到的那些声音——大路上一部过路的馬車，远远开着的火車，盖基农場上的那只狗，低語的丛树，小馬夫在吹他的便宜口笛。上面无数的繁星——明亮而沉寂，那样的辽远！月亮还沒有出来！那点光綫勉强使他能辨别出那些黑黢黢的石板和沿走廊边上的鳶尾花上面的黑旗和刺刀——这是他心爱的花，那些蜷曲皺折的花瓣，顏色就和夜晚的顏色一模一样。他轉身进了屋子。房子又大、又黑，这么大的地方除掉他住着之外，連个鬼都沒有。眞是寂寞得要死！这样孤单单在这儿住下去可不成。然而只要眼前是这样美，一个人又为什么要感到寂寞呢？回答是——就象回答一个白痴提出的問題一样——他就是感到寂寞。景色越美，人越是感到寂寞，因为美的本質是和諧，而和諧的本質是——結合。如果把灵魂剔掉，美就不能給人以安慰。夜色尽管这样美得令人发瘋，那些星光就象一簇簇葡萄开的花，而且傳来青草香和蜂蜜的味道，他也不覚得开心，原因是她已經和他隔开了，現在被尊貴的自爱完全隔开了；他覚得，她在他的眼中就是美的生命、美的化身和精华啊！

他想睡，但是沒有睡得好；他拚命想把事情看开，可是做不到；对于一向随心所欲，而且舒舒服服承受祖宗余蔭的福尔賽家人来說，要做到看得开是很难的。可是天快亮时，他总算睡去，而且接着就做了一个怪梦。

他梦見自己站在一座戏台上，台前挂着又高又厚的帘幕，高得跟那些星斗一样——沿着那一串脚灯拉成一个半圓。自己个子很小，就象个小黑点子在台上跑来跑去；最奇怪是台上并不只是他一个人，索米斯也在場。他自己的小个子和索米斯都在想法子从帘幕后面鉆出去，可是又重又黑的帘幕却始終擋着他。有好几次他都鉆到帘幕前面，可是，随即看見一条窄縫——一条非常之高的鳶尾花顏色的美丽縫隙，就象一剎那看見的天堂那样辽远，那样无法形容。看得他满心的喜悅。他赶快走前几步，鉆了进去，可是帘幕在他前面又抬了起来。在极端失望之余——是他还是索米斯——他又向前走，前面的帘幕又开了，一条縫、接着又很快抬起来了。就这样一直鉆下去，永远鉆下去，后来他醒了，嘴里喊着"伊琳"。这个梦使他覚得心神非常不宁，尤其納悶的是怎么弄得自己和索米斯变成一个人了。

那天早上，他覚得沒有心思作画，就騎上乔里的馬出去，騎了很长的时間，把自己騎累了才回来。第二天，他打定主意上倫敦去，看看有沒有法子請求批准他繼两个女儿之后上南非洲去。第三天早上，他才开始收拾行装时，就收到这样一封信：

格林旅館，里希蒙

六月十三日

亲爱的乔里恩：

你想不到我会住得跟你这样近，巴黎住不下去了——所以我住到这里来，想就近能找你給我拿个主意。我很愿意能再看見你。自从你离开巴黎之后，我覚得就沒有碰見什么人可以眞正談得来的。你和你的儿子都好嗎？目前恐怕还沒有人知道我住在这里。

永远是你的朋友，

伊琳。

伊琳离开他三哩都不到！——而且仍旧是逃难！他站在那里，嘴边浮出一絲怪笑。連他想象的都沒有这么好！

快到中午时，他出門步行穿过里希蒙公园，一边走，一边想："里希蒙公园！对我們福尔賽眞是再合适沒有了！"并不是有福尔賽家人住在那边——公园里除了皇族、管园子的和馴鹿之外，什么人也不住在那里——可是，里希蒙公园里的大自然恰恰就是自然到那种程度，决不过份，表面装点得花团錦簇，就象大自然一样，那样子好象說："你們看我的本性表現——簡直說得上是热情奔放，几几乎控制不住，可是当然并不是把持不住自己啊！"对啊！便是在六月里这样一个晴朗的日子，布谷鳥象飞矢一样从一棵树移到另一棵树叫喚着，林鳩宣布盛夏来临的时候，里希蒙公园还是把握得住自己的。

乔里恩在一点鐘进了格林旅館；这家旅館差不多就在那座更加有名的皇家酒店的紧对面；地方不算大，十足的上流气派，冷牛肉、醋栗果排，供应从来不缺，而且总住了一两位闊寡妇，所以門口經常停着一輛双馬馬車。

伊琳在一間房間里，正坐在鋼琴凳上用一本老乐譜彈着"汉塞尔与葛里鉄儿"，① 凳子上鋪的絨綫綉花；房間里挂的全是光滑滑的印花窗帘，一点喚不起什么情緒。房間的墻壁还沒有糊上莫理斯的那些花紙，② 就在伊琳头上挂了一張印刷品的女皇

① 汉勃尔丁克一八九三年所作的儿童歌剧。

② 威廉·莫理斯(一八三四——一八九六)，英国詩人、社会主义者和室内装飾家；他創制的糊壁紙当时很受欢迎。

象，騎着一匹小駒，圍着許多猎犬、戴苏格兰帽子的人和杀死的牡鹿；在女皇象旁边的窗沿上放了一盆淡白和粉紅的耳环花。房間里的維多利亚时代气息簡直象活了一样；而伊琳穿了一件紧衣服在乔里恩眼中看来簡直象維納絲从已往世紀的蚌壳里鉆出来似的。

“如果旅館經理有眼睛的話，”他說，“他就会請你出去；你把他的陈設全破坏了。”他就这样輕輕对付掉一个情不自禁的場合。吃完冷牛肉、咸胡桃、醋栗果排，和石头瓶子装的姜啤酒之后，两个人就漫步进了公园，繼着适才輕松的談話是乔里恩所害怕的沉默。

“你还沒有告訴我巴黎的情形呢，”他終于說。

“我有好长一个时候都被人尾随着；弄得也习慣了。可是后来索米斯来了。就在那座小尼奥比銅象旁边——还是老話；問我肯不肯回家？”

“荒唐！”

她說話时眼睛本来垂着，这时才抬了起来。那双深褐色的眼睛紧紧盯着他，比任何言語都說得清楚：“我已經走上末路了；你如果要我的話，我是現成的。”

单以感情的程度来說——尽管他活到这么大——这样一个場合他还沒有經驗过。

那句“伊琳，我眞爱你！”几乎脫口而出。随即他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起来，清清楚楚看見乔里躺在那里，一張雪白的臉向着白墻。

“我的孩子在南非洲病得很厉害，”他靜靜地說。

伊琳拿胳臂和他挽上。

“我們再散步吧；我懂得。”

用不着愁眉苦臉地来一套解释！她懂得！两人一直走到鳳尾草中間，草长已經及膝，他們就在那些兎穴和橡树中間談論着乔里。两小时后，他在里希蒙公园門口和她分手，轉身回家。

“那么，她已經知道我对她的心意了，”他想。“当然！这种事哪里能瞒得过这样的女子呢！”

第 四 章

河 那 边

乔里被那些梦纏死了，現在梦也不来了，因为人已經憔悴到連梦都做不动了；丢下他不死不活地躺着，隐隐約約回忆着辽远的事情；只有一双眼睛勉强能够轉动，从靠近自己小床的窗子口瞅着沙漠里流动着的一灣細水，瞅着那片大高原后面一片蔓生的白树丛。尽管还沒有看見过一个波尔人象兎子一样从上面滾下来，或者听見枪彈呼呼从上面飞过去，他現在也懂得什么是大高原了。他連火葯味还沒有聞到就被瘟疫偷偷找上。也許是渴了一天，見到水就随便喝下去的緣故，也許是吃了一只坏水果——誰知道？他无法知道，他連恼恨这个瘟病的胜利也沒有气力恨了——他病得仅仅知道有很多人都跟他一起躺在这里，仅仅知道自己被那些怪梦纏得很苦；仅仅知道瞅着那条小河，还有就是能隐隐約約回忆那些辽远的事情……

太阳快要下去了。过一会就会凉快些。他很想知道是什么时候——很想摸摸自己那只旧表，象牛油一样滑的面子，听听它打簧报时。那样就会覚得很亲切，就象家里一样。那只旧表还是他睡到这儿来的那一天开的，他病得連这个也記不起了。他脑子里的脉搏跳得非常微弱，連那些进进出出的人脸，护士的、医生

的、勤务兵的，都分辨不出来，都是一式的一張臉；而且人家对他講的那些話也都是一式的話，几乎都沒有什么內容。那些他經常做的事情，虽則辽远而且隐約，还比較清楚些——在哈罗点名时从那些台阶下面走过去——"到！到！"——用《威士敏寺公报》包上皮靴，綠油油的紙，雪亮的靴子——爷爷从一个黑暗的地方跑出来——泥土的气味——草菇房！罗宾山！把可怜的伯沙撒埋在树叶子下面！爹！家！……

他又恢复知覚了，发現那条河里面沒有水——还有人在講話。要什么？不要。有什么可要的？病得什么都不要了——只等他的表报时辰了……

"好丽！她扔不好的。啊呀！把球朝上扔！不要靠地……""轉头，二号和头号！"他是二号呢！……他的知覚又回来了，看出外面淡紫的暮色，和一鈎血紅的新月升了起来，他的眼睛盯着月亮看，覚得很有趣；在头脑空洞无物的长长分秒中，那鈎新月逐漸升了起来……

"他要完了，医生！"再不能包皮靴了嗎？永远不能了嗎？"注意你的姿势，二号！"不要哭！安靜地走吧——就在河那边——睡吧！……黑嗎？有个人能——使——他的表——敲一下就……

第 五 章

索 米 斯 发 动

整整有两个鐘点，索米斯都集中精神办理新煤矿公司的事情；这家公司从老乔里恩辞退董事长的那天起，几乎就沒有起色过，到了最近簡直愈来愈維持不下去了，所以現在只好宣告歇业。在这两小时中，包尔第得先生亲笔写的一封盖了火漆的信，始終放在索米斯口袋里沒有拆开。中午他上城里自己的俱乐部去吃午飯时，这才把信掏了出来。在七十年代的早几年中，索米斯时常跟自己的父亲上这儿来吃飯；詹姆士当时总是喜欢他来，可以亲眼看看自己未来生命是怎样一个样子；就因为这个緣故，这个俱乐部对索米斯說来，頗有点象家庙一样。

这时他远远坐在飯厅的一个角落里，面前放了一盆燒羊肉和馬鈴薯泥，开始讀起信来：

索米斯先生：

我們遵照您的建議，当即在这一头注意起来，結果非常令人滿意。我們由偵察 47 获知 17 就住在里希蒙的格林旅館。据悉两人在过去一星期中每天必在里希蒙公园会面。絶对有关的行为至今尚未見到。但与年初我們从巴黎所获得

的情报联系起来，敢說我們現在已經可以使法庭滿意了。当然，在未接到您的指示之前，我們当繼續进行偵查。

克劳德·包尔第得。

索米斯把信讀了两遍，就向侍役招招手。

“把这个拿走；菜冷了。”

“您还要什么嗎，先生？”

“不要了。給我送一杯咖啡到隔壁房間来。”

他把那盘沒有吃的菜帳付掉，就出了餐厅，走过两个熟人的面前都沒有招呼。

他坐在一張大理石的小圓桌面前，桌上放了咖啡。“使法庭滿意！”他想。“乔里恩这个家伙！”他把咖啡倒了出来，放了糖，喝掉。他要叫他当着自己儿女的面丢臉！当这个决心在心里变得愈来愈激动时，他才第一次发現自己做自己的律师实在不便。这件丑事沒法子交給他的事务所办。他得把私人尊严的灵魂交給一个陌生人，一个专門办理家庭风化案子的事务所去办。有哪一家能够找呢？柏基場的林克曼-萊佛事务所也許成——做事可靠，不太显眼，而且跟他們只有点头之交。可是去找他們之前，他得和包尔第得再碰一次头。一想到这里，索米斯簡直躊躇起来。把秘密告訴包尔第得嗎？怎么一个措辞呢？簡直是叫人家看不起，叫人家肚子里嘲笑他！可是，这个家伙反正早已知道——对啊，他早已知道了！他覚得这件事情立刻就得办掉，所以就叫了一部馬車上西城去。

天气很热，包尔第得先生房間的窗子老老实实地开着，室內唯一的防卫只是一块防蝇紗。有两三个蒼蝇打算飞进来，剛好被紗布粘住，弄得只能吊在那里眼看着自己不久就要被吃掉。包

尔第得先生順着他的当事人的眼睛望去，歉意地站起身来，把窗子关上。

“装模做样的狗蛋！”索米斯想。就跟所有基本上相信自己的人一样，在要紧关头时却会振作起来；他的臉微微偏过去一点，带着微笑說：“你的信我收到了。我打算动手。我想你总知道你偵察的这位太太到底是誰吧？”

包尔第得先生这时候臉上的神情簡直称得上杰作。那意思說得很清楚：“对了，你怎么看的呢？可是你請放心，不过是为了职业关系才知道的——你也不必介怀！”他一只手作了一个輕微的縹緲的动作，等于說：“这种事情——这种事情我們都会碰到的！”

“那么，很好，”索米斯說，舐一下自己的嘴唇。“不必多講了。我要委托柏基場的林克曼-萊佛法律事务所代表我起訴。我不要听你的証据，可是請你在五点鐘的时候上他們那儿去講好了，同时要繼續絕对保守秘密。”

包尔第得眼睛半睜半閉，就好象立刻遵命似的。“我的好先生，”他說。

“你有沒有把握說証据够了嗎？”索米斯問，忽然变得起勁了。

包尔第得的肩膀极其輕微地动了一下。

“你只管放心好了，”他低声說；“有我們手里的这些材料，再加上人类的天性，你只管放心好了。”

索米斯站起来。“你去的时候找林克曼先生談。謝謝；不要站起来。”他不想包尔第得象往常一样，搶前穿到他和房門之間，实在受不了。在毕卡第里大街的阳光下面，他揩揩額上的汗。这是頂可恨的一刻——和那些陌生人談話要好受得多。他又回城里

去办理余下的事情了。

那天晚上回到公园巷，看着自己父亲吃晚饭时，索米斯盼望有个儿子的老心思又涌上来了；有个儿子当他一年年衰老下去时，能够看着他吃饭，能够抱来放在自己膝盖上玩，就象詹姆士当初有一个时期常抱着他玩一样；有个亲生的儿子，因为是自己的血肉，所以能够了解他——了解他，安慰他，而且因为基业比自己的还要好，将会变得更加有錢、更加有文化修养。象目前这样，哪一天自己老了，就象坐在对面的老父这样消瘦、这样白发蒼蒼，这样憔悴——而且一个人孤苦伶仃的，左右前后全堆的财产；对什么都不感兴趣，因为这些都沒有前途，迟早要从他手中轉到那些他一点不喜欢的人的手里、嘴里和眼睛里！不来，不来！他現在要彻底解决，使自己获得自由，結婚，生一个儿子下来照应自己，等到自己老得象父亲这样一个老头儿时，也可以深思地一会儿看看面前的牛肝，一会儿看看儿子。

他怀着这样的心情上楼去睡覚。可是当他温暖地睡进爱米丽給他鋪的那些細麻紗被单中間时，回忆和痛苦又襲来了。伊琳的影子，連她身体的那种实感，都在他脑子里縈繞着，惹得他心緒很乱。眞是傻瓜！为什么又去看她，弄得旧情在脑子里又涌起来，一想到她跟那个家伙，跟那个偷情的賊在一起，心里就难受！

第六章

夏日

乔里恩自从跟伊琳第一次在里希蒙公园散步之后，这些天来脑子里始終記挂着自己的儿子。后来并沒有消息；向陆軍部打听也打听不出所以然来；琼和好丽至少还要三个星期才会来信。这些日子，他觉得自己記得起来的乔里实在太少了，而且过去也不大象个父亲。他就記不起曾經跟儿子生过气；从来沒有一次言归于好过，因为从来就沒有决裂过；也沒有一次知心的談話，連乔里的母亲去世时也沒有这样談过。他最怕明白表示什么，那样不但会使他失掉自由，也会干涉到儿子的自由。

只有跟伊琳在一起时，他才感到慰藉，但因此愈来愈看出自己实在是一半心思在伊琳身上，一半在儿子身上，所以弄得心情非常复杂。想到乔里同时也就逗起自己年輕时期，后来又在中学和大学时期，被灌輸的嗣續观念和倫常观念——以及沒有尽到父亲責任的感覚。想到伊琳同时逗起的是那种对美和对自然的喜悅。这两种感覚在他心里究竟哪一种占得多些，他好象愈来愈分不清了。可是有一天下午，他却从这种情感麻痺中被人突然喚醒了；当时他正起身上里希蒙公园去，一个騎自行車的小厮，面孔非常熟悉，隐隐含着笑意騎了过来。

"乔里恩·福尔賽先生嗎？您的信。"說时把一封信交在乔里恩手里，就踏着車子走了。乔里恩弄得莫名其妙，就把信拆开。

"遺产与离婚訴訟庭通告，福尔賽对福尔賽与福尔賽！"乔里恩先是一陣羞愧和厌恶，随即就想："怎么！这不正是你求之不得的么，你还要不高兴！"可是，伊琳一定也同样会收到，他非立刻去找她不可。他一面走，一面盘算。这事眞有点叫人啼笑皆非。《圣經》上那些誅心之論① 姑且不管，要說在法律上构成罪行，单是愛慕是不够的。他們可以振振有辞地打这場官司，至少可以理直气壮地这样做。可是乔里恩对这种做法非常反感。他縱使不是她眞正的情人，至少心里是愿意的，而且她也随时会順从的。她臉上的神情看得出来。并不是說她对他愛得不得了，她曾經有过一次热恋；在他这样的年紀，他也不指望她会再来一次。可是她信任他，对他有感情；而且一定会覚得他是自己的一个归宿。他肯定她不会要他进行辯护，因为她知道他是对她傾心的！所幸的是她并沒有那种为了否定而否定自己幸福的瘋狂英国良心！十七年心如死灰——現在有这样一个获得自由的机会，她一定会高兴。至于顧忌社会輿論，反正火已經放了！进行辯护仍旧挽救不了面子。乔里恩跟所有福尔賽家人的私生活受到威胁时的正常想法一样：如果法律非要判决你的死刑不可时，頂好就做个綿羊！而且，一想到要他站在証人席上、賭咒发誓說在他們两人中間一点愛情的表示沒有，甚至一句相愛的話都沒有过，在他看来这比默然承受奸夫的罪名来还要丢臉——从心

① 見《馬太福音》第五章第二十八节："凡看見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个人心里已經犯奸淫了。"

里覚得眞正的丢脸，而且对他的儿女說来，还不是一样糟糕、一样痛苦？想到在法官和十二个陪审員面前尽量解釋他跟伊琳在巴黎的会晤和在里希蒙公园的散步，簡直是刑罰。这种整个审訊的过程就是非人性的、完全是虛伪的誅求；很可能他們講的話不会有人相信，而且单单看見伊琳——他眼中的这个自然和美的化身——站在那許多双疑忌兼色迷迷的眼睛面前，就使他感到极端丑恶。不行，不行！进行辯护只会鬧得全城着狂，报紙大銷特銷。还是接受索米斯和神明的恩賜要好得多，好得多多！

"再說，"他一本正經地想，"便是为了儿子的病，我也不能讓这个官司把我拖得太久，誰曉得会来个什么变化！反正她那种騎虎难下的境况总算結束了！"由于想得出神，他連天气那样酷热簡直都不覚得了。天色变得阴沉沉的，紫紅色的云，上面一条条白紋。走进公园时，一个大雨点落在路上泥土中間的小星形花床上。"唷！"他想，"雷来了！但愿她沒有来会我，那边有个躲雨的地方！"可是就在这时候，他看見伊琳向公园門口走来。"我們得赶回罗宾山才行，"他想。

*　　*　　*

雷雨在四点鐘时經过鷄鴨街那些事务所时，职員都乐得暫时打断一下工作。索米斯正在喝茶，就在这时候有人給他送来一封短柬：

索米斯先生：

福尔賽对福尔賽与福尔賽訴訟案

根据足下指示，敝所已亲自分别通知里希蒙及罗宾山之答辯人与第二答辯人，特此奉聞。

林克曼-萊佛法律事务所。

有这么几分鐘索米斯都在对着信呆看着。自从吩咐了这件事情之后，他一直都装作好象沒有事情似的。这样丢臉的事情，太有伤风化了。而且他听到的那些报告，作为証据也还不够；不知道怎样的，他愈来愈不相信这两个人会好到那种程度。不过，这样一告当然会成全他們，想到这里，他很不好受。自己沒有得到她的愛，反而被那个家伙得到了！是不是无法挽回呢？現在这張状子使他們猛然惊醒过来，这不正是一个逼着他們分开的借口嗎？“可是他們中間已經有这回事了，”他想，“如果不立刻动手的話，那就会来不及。我要去看看那个家伙；就下乡！”

他又急又气，神經非常不宁，所以叫了一部那种“新里新气”的汽車。要叫那个家伙断了念头也許要很长的时間，天曉得經过这次震动之后，他們会想出什么鬼主意来？“我要是一个拿腔做势的傻瓜的話，”他想，“恐怕就会带上一根馬鞭子或者手枪之类的东西去！”可是他却带了一束“馬劍蒂对威克訟案”的文件，預备在下乡的路上看。他連打开都沒有打开，只是一动不动坐在車子里，顛顛簸簸，风一直朝他頸子后面灌也不覚得，汽油味也不覚得。他得看那个家伙的顏色行事；最最要紧的是保持头脑冷靜！

汽車快到普尼桥时，倫敦已經开始吐出那些做工的人；螻蟻似的人群正向城外涌去。这么一大堆螻蟻，全都为了衣食，全都在这个大逐鹿中死命抓着那一点点机会！索米斯一生中第一次在想：“我要放手就可以放手！什么也碰不了我；我可以揮一揮手，照自己的心意过活，逍遙自在。不行！一个人就沒法子照他过去那样生活，然而随便放弃一切——在安乐窩里住下来，把自己掙来的錢財和名誉拿来花掉。一个人的生命就系在他所占有

的和他所企图占有的上面。只有傻子才有不同的想法——傻子，社会主义者，和縱情声色的人！

汽車这时正經过那些乡間别墅，开得非常之快。“恐怕每小时有十五哩呢！”他盘算着；“这一来，就会有些人搬到城外来住了！”他想到自己父亲有房地产的那一部分倫敦将会受到的影响——他自己对这种投資从来就不感兴趣，他的賭博天性在那些画上面已經足够他发揮了。汽車向山下疾疾开去，經过温波登草坪。这次会晤！一个五十二岁，儿女都已长大的人，而且有头面，决不会不顧一切。“他决不肯玷辱家声的，”他寻思着；“他爱自己父亲跟我爱我父亲一样，而且他們是弟兄啊。害人精的是那个女人——她究竟有什么好呢？我从来就不知道。”汽車轉到小路上，沿着一片树林的边緣开，他听見一只暮春的布谷鳥在叫，在他今年可以說还是第一次听見，这时候，迎面快要看見自己原来选擇造房子的那块地基了，当初都是被波辛尼非常无礼地拒絕了，偏要他挑的那块地基。他开始用手絹揩揩自己的臉跟手，一面深深透气稳着自己。“要冷靜！”他想，“要冷靜！”

汽車轉弯开到那条很可以是他自己的馳道上，迎面傳来音乐声。他把那个家伙的女儿都給忘記了。

“我也許馬上就出来，”他跟車夫說，“也許要多耽一个时候；”說完就去按鈴。

他随在女佣后面穿过帘幕进了后厅，一面想，这次会面有琼或者好丽——不管彈琴的是哪一个——在里面緩冲一下倒也不錯；所以看見伊琳在彈琴，而乔里恩坐在沙发上听着，完全出乎他意料之外。两个人同时站了起来。索米斯血全冲到头上来，什么顧虑这个、顧虑那个的心思全丢开了。他的那些农夫祖先——“杜薩特大老板”以上的那些住在海边的頑固的福尔賽——

的尊容在他臉上獰笑出来。

"眞美!"他說。

他听見那个家伙低声說:

"这个地方不好講話——我們到書房去，如果你不介意的話。"两个人都掠过他从帘幕开着的地方走了。他随着他們进了那間小書房，伊琳站在窗子口，窗戶开着，那个"家伙"靠着她站在一張大圈椅旁边。索米斯砰地一声把身后的門关上；那声音使他想到多少年前那一天他把乔里恩砰地一声关在門外的事情——为了不許他管自己的閑事。

"你們自己还有什么話說?"他說。

那个家伙竟老臉厚皮地笑着。

"我們今天收到的通知已經使你失去質問的权利了。我想你一定很高兴可以脫身呢。"

"噢!"索米斯說，"你是这样想法嗎? 我是来告訴你們，如果你們不从現在起賭咒互不来往的話，我就跟她离婚，教你們两个人丢尽了臉。"

他对自己这样口若悬河頗有一点意想不到，因为他心里正覚得訥訥不能出口，而且两只手正在沒处抓。那两个人都沒有答話;可是臉色却带有鄙視。

"怎么样，"他說，"伊琳——你怎么說?"

伊琳的嘴唇在动，可是乔里恩用手按着她的胳臂。

"你放开她!"索米斯憤怒地說。"伊琳，你肯发誓嗎?"

"不来。"

"哦! 那么你呢?"

"更不来。"

"那么，你們都有罪，是不是?"

"对的，有罪。"是伊琳的声音，說得那样安詳，那样高不可攀的神气，过去时常就是这样使他发火；他一时忘其所以，就說：

"你是个魔鬼。"

"出去，离开这里！ 不然我就打你。"那个家伙竟敢喊打人！連死在目前都不知道呢。

"委托人，"他說，"盜窃委托的財产！ 一个窃賊，偷他堂兄弟的老婆。"

"随便你罵什么。你是自己找的，我們也是自己找的。出去！"

如果索米斯带了武器的話，这时候很可能用上。

"我要叫你付很大的代价！"他說。

"我非常之愿意出。"

这样恶毒地歪曲他說話的原意使索米斯想起这个家伙的父亲来，就是那个給他起"有产业的人"的綽号的人；他站在那里，臉色非常猙獰。眞是荒唐！

三个人站在这里，一股隐秘的力量使他們沒法动武。打既然打不了，又沒有适当的話好說；可是，他又沒法轉身就走，想不出来。他眼睛紧盯着伊琳的臉看——这是他最后一次看着这張害人的臉——肯定是最后的一次了！

"你，"他突然說，"我希望你待他跟你待我一样——就是如此。"

他看見她眼睛映了一下，就带着象胜利不象胜利，象輕松不象輕松的感覚，夺門而出，穿过厅堂，上了汽車。身子倚在靠垫上，閉上眼睛。在他一生中，他从来沒有这样粗暴得象要杀人过，从来沒有这样完全忘掉已經成为自己第二天性的矜持过。他有一种孑然无存的感覚，就好象自己所有的道德修养都丧失了似

的——生命变得沒有意义，心灵在罢工。日光不断地射到他脸上来，可是他却覚得寒冷。剛才經过的一幕已經过去了，在他前面的还沒有成形，他什么都把握不到；他覚得怕起来，就象挂在悬崖的边上，就象再紧一下自己就会神經失常似的。“我身体吃不消，”他想；“一定吃不消——我吃不消。”汽車疾疾开着，树木、房屋、人都机械地挨次扫了过去，可是一点沒有意义。“我覚得很不对头！”他想；“我要去洗个土尔其浴。① 我——我几乎做出事情来。这可不行。”汽車呼呼地重又經过普尼桥，上了富尔汉路，沿着海德公园开来。

“上汉曼姆去。”

奇怪的是在这样热的夏天，人会热得这样舒服！穿过那間热屋子时，剛碰見乔治从里面出来，身体又紅又亮。

“你好！”乔治說；“你又不胖，你鍛炼的什么？”

小丑！索米斯带着側面的微笑掠过他，他向后靠起，一面不自在地擦着皮肤看看出汗沒有，一面寻思：“讓他們笑去！我什么都不去理会！发脾气我可受不了！对我不相宜！”

---

① 蒸汽浴。

第 七 章

夏　夜

索米斯走后，小書房里一片寂然。

“多謝你那句好謊話，”乔里恩忽然說。“出去吧——屋內空气和剛才不同了！”

两个人沿着长长一堵朝南的高墙默默然来回走着，墙上栽的是一排修剪得很整齐的桃树。在这条草徑和长滿毛茛花和牛眼菊的傾斜草地之間，老乔里恩曾經种了些疏疏落落的龙柏；十二年来，这些龙柏已經长得很茂盛了，那些深綠的螺旋形状望去簡直象意大利。着雨的灌木丛里小鳥輕飞，燕子掠空而过，迅疾的小身体閃出灰青的光彩；蝴蝶在相互追逐。經过适才痛苦的一幕，大自然的靜穆特别給人一种清新的感覚。墻上的日光似水，沿墻脚跟是一条窄窄的花床，滿种的木犀草和三色堇，蜜蜂傳来一陣低微的嗡嗡声、杂着各种各样的其他声音——失去小犢的母牛嗥声，草地尽头那棵榆树上布谷鳥的叫喚。在这一切的后面，哪个会想到十哩之內就是倫敦的起点呢？——那个福尔賽的倫敦，有它的財富，有它的貧穷；有它的汚秽，有它的嘈杂；有乱石堆成的美丽島屿，也有可厌的磚头和灰泥塑成的灰色大海！这个倫敦曾經目击过伊琳的早年悲剧，目击过乔里恩自己的穷困

日子；一个蛛网似的倫敦；一个占有欲的华丽的貧民窟！

两个人散步时，乔里恩心里却在盘算着那句話："我希望你待他会象你待我一样。"这要看他自己。他信得过自己嗎？造化可会容許一个福尔賽不把自己爱慕的人当作奴隶呢？他有資格把美人托付給他嗎？还是讓她仅仅做个客人，高兴来就来，暫时占有她一下，接着就走开了，等到她自己愿意时再回来？"我們天生就是破坏者！"乔里恩想，"又深沉，又貪婪；生命的花朵交在我們手里是不妥当的。讓她愿意找我才找我，愿意的时候才来，不愿意的时候絲毫不要勉强。讓我只做她的一个支持者，她的落脚点——永远——永远不要做她的籠子！"

她就是他那个梦里的美丽縫隙。他現在要不要鉆到幕子外面捉着她呢？可是梦里的那个为无数占有欲所形成的厚帘幕，在他自己那个小黑点子和索米斯心里为占有天性所环堵的厚帘幕——是不是非要拉开才能使他进入光明境，并且找到一种不仅仅属于感官的东西呢？"啊，"他想，"世界上有些东西到手反而会毁掉，我只要能懂得这个道理就行了！"

可是晚飯时，他們却得計划一下。今天晚上，她回旅館，可是明天他得带她上倫敦去。他得吩咐自己的律师——杰克·海林在起訴的过程中，一点不要有所留难。示儆性的賠偿、法律上的申訴、訟費，随便他們好了——一开庭就赶快結束，讓她赶快脫离火坑！明天他就去看海林——两个人一同去看他。之后——就上国外去，这样当然在証据上不会留下任何困难，因为她的那句謊話将会成为眞話了。他轉身看看她；在他爱慕的眼中，坐在那里的好象不仅仅是个女子。她是宇宙間美的精气所聚，深邃而神秘，是那些老画家齐珊、乔奥裘尼、波蒂奇里都知道怎样去掌握着，并且借来表現在他們那些女子的臉上的——在他看来，

好象在她的額上、发上、唇上和眼睛里全刻划着这种縹緲的美。

"而这个将是我的了!" 他想。"眞使我害怕!"

晚飯后,他們又到走廊上去吃咖啡;暮色太可爱了,两人在走廊上坐了好久,一面观賞夏夜徐徐降临。空气还很温暖,而且聞得出菩提花的香味——今年夏天菩提花开得早。两只蝙蝠带着微弱的神秘声音在飞翔。他把椅子就放在書房落地窗口上,許多蛾子都从他們身边飞过去,扑向書房里的暗淡灯光。沒有风,二十碼外的那棵老橡树一点声息沒有! 月亮从小树林后面升起来,差不多快圓了;于是日光和月光交斗起来,終于月光战胜了,把园子里所有的颜色和气質全改变过来,沿着那些石板移动着,到了他們脚下,爬上来,把他們臉上颜色也改变了。

"啊!"乔里恩終于說,"你恐怕很倦了;我們还是动身吧。叫女佣带你到好丽房間里去一下,"他去拉一下鈴。女佣来时递給他一封电报。他眼望着女佣領伊琳走了,心里想:"这个电报一定早一个小时或者更早些就来了,可是她不送給我們! 这还不清楚嗎! 哼! 反正事情不久就要鬧开了!" 他拆开电报讀着:

罗宾山。乔里恩·福尔賽——今耶六月二十日逝世,幷无痛苦。敬致唁。一个不認識的人署名。

电报从他手里落下来,他轉一个身,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月光照在他身上;一只蛾子扑上他的臉。他天天都經常想着乔里,偏偏今天沒有想到他。他茫然向落地窗走进去,碰上那張旧圈椅——他父亲坐的——就在椅子靠手上坐下来;身子向前傴起,凝望着夜色。他的孩子! 象烛焰一样忽然灭掉;离家万里,离开自己的亲人,孤孤零零地,在黑暗里! 他的孩子! 从那么小

的时候起一直就跟他那么好——那么亲热！二十岁了，象草一样割掉——一点生命都不剩！“我并不眞正了解他，”他想，“他也不了解我；然而我們相互爱着。只有爱是要紧的。”

一个人在那边死掉——孤孤零零的——想着他們——想着家！这在他福尔賽的心里好象比死还要痛苦，还要可怜。沒有躲避、沒有保护、最后連爱都沒有！这一想，他所有根深蒂固的部落天性、家族感情和舐犢之爱——过去老乔里恩身上最特出，在所有福尔賽家人身上也最特出——都因为儿子这样孤独地死去而激动起来，就象受了重創一样。在作战中陣亡要好得多，那样他就来不及盼望他們去，或者叫喚他們，就象儿子在昏迷状态时可能会做的那样！

月亮这时已經移到老橡树后面去了，給橡树添上一重怪誕的生命，那神气就象在遙望着他似的——他儿子过去就喜欢爬这棵橡树，而且有一次还从树上跌下来，跌伤了，可是沒有哭！

門吱呀一声。他看見伊琳走进来，从地上拾起电报看了一遍。① 他耳朵里傳来一陣輕微的窸窣声。看見伊琳挨着他跪着，他勉强向她一笑。她伸开胳臂摟着他的头貼着自己肩头，身上一陣温香将他裹了起来，慢慢占有了整个的他。

① 根据上文，电报应当落在走廊上，这是作者疏忽。

第 八 章

詹姆士在等

索米斯出了一身汗后，头脑恢复了平静，便去除旧俱乐部吃晚饭，然后向公园巷走去。他父亲近来身体不大好。这件事情可得瞒住他！一直到这个时候，他才体会到那种耽心詹姆士的老骨头忧伤而死的念头在他心里是多么的重要；跟他自己耽心出丑簡直是一而二，二而一。他跟父亲的感情一直很深，近年来明白到詹姆士就是靠儿子撑着自己的衰年，这就更加深了。以一个一生謹愼，而且那样千方百計保持家声的人——人提到詹姆士·福尔賽时都說他是朴实、殷实的上流人士典型——会在自己最后只剩一口气时看見自己的姓氏在所有的报紙上都登了出来，实在有点可怜。这就象給死神帮凶，那个福尔賽的最后死敌。“我得告訴母亲，”他想，“等到事情鬧出来时，一定要想法子把报紙給他藏了起来。外人他是簡直不見的。”他用鑰匙开了大門进去，正要上楼梯，覚得楼梯口鬧吵吵的。他母亲的声音在說話：“你听我說，詹姆士，你要着凉的。为什么不能安靜地等着！”

他父亲的声音在回答：

“等？我一直在等？为什么他不回来？”

“你可以明天早上跟他談，用不着站在楼梯口这副鬼相。”

“我敢說，他会一直上楼去睡覚。我可睡不着。”

“回去睡覚吧，詹姆士。”

“嗯！你有把握說明天早上我不会死掉嗎？”

“你用不着等到明天早上；我下去找他上来。你不要鬧！”

“你去，你去，——总是这样得意揚揚的。他也許根本沒有回来呢。”

“好吧，他如果沒有回来的話，你穿着长袍站在这里也等不到他。”

索米斯繞过楼梯最后一个轉弯，看見父亲的高个子裹着一件褐色的絲棉长袍，从栏杆上面弯着腰朝下看。灯光照出他銀色的須发，在他头上添上一圈神光。

“他来了！”他听見父亲带着伤心的声音說，和他母亲在臥室門口的安慰回答。

“行了。进来，我来給你篦头发。”詹姆士伸出一只瘦瘠而弯曲的指头，就象骷髏向人招手似的，随即进了自己的臥房。

“什么事情？”索米斯想。“他这一次抓到了什么呢？”

他父亲坐在梳妆台前面，偏着身体向着鏡子，爱米丽一面用两把銀托子刷子緩緩地把他头发梳了又梳。她一天总要这样梳好几次，这就象搔猫耳朵后面一样，有一种安定的效果。

“你来了！”他說。“我等你呢。”

索米斯在父亲肩膀上拍拍，就拿起一根鈕鈎，察看上面的痕子。

“你气色好些了，”他說。

詹姆士搖搖头。

“我有句話要跟你講。跟你母亲也沒講过。”他声明沒有跟爱米丽談过，就好象是带有宿怨似的。

"你爹今天晚上一直很激动。我完全不懂得是什么事情。"刷子的沙沙声紧接着她的声音进行着撫慰。

"你当然一点不懂得," 詹姆士說,"索米斯懂得。"这时他两只灰色眼珠盯着儿子,眼睛里的紧張神情叫人看上去很不舒服。

"我老了,索米斯,"他說。"在我这样年紀,什么也沒有个准。我什么时候都会死。死后会留下一大笔錢。萊西尔和茜席丽都沒有儿女。法尔又出去了——他那个父亲是什么錢都要 抓 的。而且伊犘根总会有人看上,这也是意想得到的。"

索米斯馬馬虎虎听着——这些話过去全听过了。沙——沙——沙! 刷子仍旧梳着。

"就是这些——!"爱米丽說。

"这些!" 詹姆士叫出来。"这些都不是正文。我的話还在下面。"这时他的眼睛重又可怜相地紧紧望着索米斯。

"是你,孩子,"他突然說;"你应当想法子离婚。"

这句話不从别人嘴里,偏偏从自己父亲嘴里說出来,使索米斯几乎忍不住要哭出来。他的眼睛赶快重新盯着鈕鈎望, 詹姆士就象是抱歉似的,連忙又說下去。

"我不知道她是什么情形——有人說出国了。你三叔斯悅辛从前总是夸她——眞是个可笑的家伙。(他总欢喜提到自己的孿生兄弟——人家总是称呼他們"胖子和瘦子"。)她不会一个人过的,我敢說。" 詹姆士总結了这句美色对人性的影响之后,就不再做声, 两只眼睛象小鳥一样疑惑地留神着儿子。索米斯也不做声。沙——沙——沙! 刷子仍旧梳着。

"好了,詹姆士! 索米斯完全懂得。这是他的事情。"

"哈!"詹姆士說,下面的話完全是从心里說出来的:"可是我那么多的錢,还有他的錢——这些錢归誰呢? 而且他死了之后,

連福尔賽的姓氏也完了。”

索米斯把鈕鈎放回到梳妆台上，台面上鋪有一条淡紅色的綉絲台布。

“姓氏？”爱米丽說，“还有那么多的福尔賽呢。”

“好象这有什么用似的，”詹姆士喃喃說。“我不久就要死了，除非他再結婚，下面就沒有人了。”

“你說的很对，”索米斯靜靜地說；“我正在想法子离婚呢。”

詹姆士的眼睛几乎从脑袋里跳出来。

“什么？”他叫道，“原来这样！什么事都不告訴我。”

“哪个想到你会管到这些事情？”爱米丽說，“亲爱的孩子，这的确叫人意想不到。隔这么多年了。”

“丢人是要丢的，”詹姆士說，然后又自言自語，“可是我也沒有办法。不要梳得这样重。几时开庭？”

“歇夏之前，对方不打算辯护。”

詹姆士嘴唇动着，在暗自盘算。“孩子我是見不到了，”他說。

爱米丽停下刷子。“当然会見到，詹姆士。索米斯会很快就結婚的。”

长久的沉默，后来是詹姆士伸出胳臂来。

“来，把花露水拿来，”他把花露水放在鼻子上聞聞，額头向着儿子。索米斯弯下腰在他头发下面吻一下。詹姆士臉上来了一陣顫抖，人松了下来，就好象心里焦急的輪子忽然慢下来似的。

“我要睡了，”他說；“报紙上登出来时我也不想看。那些人都是瘋子；可是我也管不了他們，人太老了。”

索米斯带着莫名的感动，向門口走去；听見父亲的声音說：

“我倦了。在床上做祈禱吧。”

他母亲回答說：

“好的，詹姆士；床上做要舒服得多。”

第 九 章

出　　网

在福尔賽交易所里，那些人从一批騎兵名单中获悉乔里的死訊时，心情很有一点說不出来。奇怪的是，看到了乔里恩·福尔賽（正支的第五代）在为国效劳中病死，却沒法感到一种私痛。已往对他父亲的那些不痛快又引起来了，誰叫他跟大家疏远的！在这些福尔賽家人的心里，老乔里恩的威信仍旧很高，所以他們永远不能如人們料想的那样，認識到为了老乔里恩的儿子行为不端而和他断絕来往的是他們自己。这个消息当然也使他們越发关心和耽心法尔起来；不过法尔究竟姓达尔第，就算他陣亡或者得到維多利亚十字勛章，也不能和一个福尔賽家人相提并論。連海曼家两个孩子的死亡或者荣誉也不够过癮。的确，大家的家族自豪感都有点受伤似的。

那句“亲爱的，有件很糟糕的事情”要鬧出来了的謠言是怎样来，也因此沒有人說得出；尤其是从索米斯的嘴里，一句話也探听不出，他什么事都瞞住人。說不定哪一个在訴訟日程上看到“福尔賽对福尔賽与福尔賽”的案子；而且又加上了一句“伊琳在巴黎跟一个长了漂亮胡子的人在一起”的話，說不定是公园巷隔墻有耳。不管怎样，事情总是傳开了——老一輩子的相互耳

語，年輕一輩的公开討論——大家的家族自豪感不久非受到打击不可。

索米斯照常在星期天上悌摩西家来看望大家——心想等到官司打起来之后，他就絕迹不来了；一进門，就感到大家神色有异。当然，沒有一个人会当着他的面說出来，可是，在座的另外四个福尔賽，一个个都怀着戒心，知道裘丽姑太非使得大家不舒服决不罢休。她十分怜惜地望着索米斯，几次三番欲言又止，急得海絲特姑太只好借口替悌摩西洗眼睛——悌摩西要生偷針眼——溜了出去，索米斯始終装做不感覚得到，微带一点鄙夷的神情，不久就起身告辞；出門时一句詛咒的話到了带笑的蒼白嘴唇中間又被他咽了下去。

所幸的是，虽則想到未来的出丑时心里极端痛苦，他总算能够从百忙中获得一点心情的宁靜；他現在日夜都忙着安排自己退休的事情——他盘算的最后結果就是这样坚决。那些人一直認为他是个精明家伙，是个足智多謀的法律顧問；在这事之后还繼續跟那些人見面——决不来！和他迟鈍的財产意識糾纏在一起的是一种难以取悅的傲慢性格，这种性格現在起来反抗了。他要退休，过着燕居生活，繼續买他的画，做一个大收藏家——說到底，他一直就喜欢画，不大喜欢法律。主意打定，就要着手进行；他得人不知鬼不覚地把自己的事务所跟另一家事务所合并，原因是人家知道会覚得奇怪，而且会預先給自己罩上耻辱的影子。他挑上了克司考特、霍立代与金生法律事务所，里面两个都已去世。合并之后，事务所的全名将是克司考特、霍立代、金生、福尔賽、勃斯达、福尔賽法律事务所。可是，究竟死掉的人对活着的还有什么影响呢？經过一番辯論，双方都同意把名称縮成克司考特、金生、福尔賽法律事务所；金生实际負責，索米斯挂

名。这样仍旧留下自己的名字、号召和那些主顾下来，索米斯就可以得到一笔不小的报酬。

有一天晚上，正如一个人在一生事业中这样一个紧要关头时常会做的那样，他把自己的财产計算了一下；因为战爭的影响，不无有些貶值，但是打了一个很大的折扣之后，他发現自己的财产还值到十三万鎊左右。他父亲死后——遺憾的是不会拖多久了——他至少还会再加上个五万鎊，而他目前每年的开支不过只有两千鎊。他站在自己藏画中間，仿佛看見自己在不久的将来可以撈到許許多多的便宜貨，这都由于他訓練有素，眼光比人家高明，并不是凭空得来的。一張画看跌就卖出去，看漲就留在手里，对未来的好尚所趋要看得准，不带絲毫偏見，这样他的收藏就会一时无两；等到他死后就以"福尔賽氏藏画"的名义捐贈給国家。

离婚解决之后，他决定跟拉摩特太太打一次交道。他知道她只有一个野心——靠近自己的孙男孙女在巴黎住下来，靠利息过日子。他要用一笔高价把布里达尼飯店盘下来。你太太靠利息就可以象个皇太后一样在巴黎住下来，至于怎样盘錢太太当然知道。（附带一句，索米斯有意任用一个有才干的經理来代替拉摩特太太，使这个飯店給他的錢掙一笔厚利息。苏荷区很有前途呢。）在安耐特身上，他預备贈与一万五千鎊（是否故意如此不得而知），和老乔里恩贈給"那个女人"的数目恰巧一样。

从乔里恩的委托律师給他的律师的信里，他发覚"那两个人"已經上意大利去了。而且剛巧有人看見他們先在倫敦的一家旅館住下来。事情已經昭然若揭了，大約半小时的光景就可以判决；可是，在这半小时里面受罪的却是他，索米斯；而且半小时之后，所有姓福尔賽的人都将有一种水流花謝之感。他沒

有莎士比亚的那种幻覚，認为玫瑰花不論叫什么名字都会一样香。姓氏也是一种財产，一件具体的，沒有毛病的古玩，这一来，价錢至少要打个八折。除掉罗杰有一次拒絕过竞选议会議員外，还有——哦，眞是个諷刺——乔里恩，在艺术界有点名气，福尔賽家人从来沒有什么出名的人过。可是，不出名正是这个姓氏最大的长处。它是一个属于私人的东西，有个非常独特的个性，是他自己的財产；它从来沒有牵涉上什么閑是閑非过。他和他家里的每一个人都全部地、清醒地、隐秘地保有这个名字，除掉不可避免的生育、結婚、死亡之外，更沒有受到外界干涉过。多少星期以来，在他期待法律和准备放弃法律的过程中，他对于法律忽然感到极端厌恶，簡直痛恨法律即将对他姓氏加上的暴力，都为了要根据合法手續使自己的姓氏延續下去逼得他如此。这件事情整个儿就不合人道精神，使他成天都生着悶气。他不过想清清白白地过他的燕居生活，然而就为了这个，多年来弄得枉費心机，而且連个老婆都保不了——招致那些同行的可怜、好笑和鄙視。这簡直是黑白不分。受罪的应当是她跟那个家伙，然而他們——反而上意大利去了！多少星期来，他一直忠誠为它服务的、尊为一切財产保障的法律，現在看上去好象可怜得厉害。告訴一个人老婆是他的，可是当别人非法地把他的老婆拿走之后，却要惩罰他，还有什么事情比这个更近乎瘋狂的呢？一个人的姓名就是他的眼珠子，而且被人看做烏龟比被人看做奸夫要难堪得多，試問法律可懂得这个嗎？人家会談說，索米斯沒有到手的，乔里恩反而到手了，想到这里他的确妒忌。还有賠償的問題也弄得他很煩神。他要叫那个家伙感到肉痛，可是他想到那句"我非常之高兴出"的話，又局促不安起来，覚得要求賠償不但不会使乔里恩肉痛，反而使自己痛苦。他有种怪里怪气的感

覚，乔里恩一定愿意出錢——这个家伙就是那么不爱惜錢財。再者，要求賠偿也不大对头。誠然，賠偿要求已經照例提了出来；可是日期愈近，索米斯愈加看出自己又上了一次当，那个麻木不仁、昏天黑地的法律将会使他变得非常可笑；人家会嗤笑說："对啊，他在她身上很弄到手一笔錢呢！"他关照自己的辯护士声明这笔錢将要捐助給济良所。他好久好久才选定了一个非常恰当的慈善事业；可是决定之后，时常半夜里醒来想着："不行，太难看了；会引起人家注目的。要做得不露痕迹——得体一点。"他不喜欢狗，否則的話就会提出狗来；总算挖空心思——他对慈善事业的知識本来很有限——被他想到盲人院。这总不能算不得体了，而且这样一来，那些陪审員就会把賠偿定得高些。

那一年夏天的离婚案子异乎寻常的少，而且有不少都撤回了，所以不到八月就可以輪到他的案子开审。日期快到时，他的唯一安慰就是維妮佛梨德。維妮佛梨德是过来人，所以对他有一种同病相怜的心情，而且是一个"經济独立的女子"，他跟她講的那些話决不会拿去告訴达尔第。那个流氓知道的話准会开心死了！七月終，开庭的头一天下午，索米斯去看望維妮佛梨德。維妮佛梨德家里今年誰也沒有能出去度夏，原因是达尔第的暑期已經度过了，維妮佛梨德又不敢再向父亲要錢，因为詹姆士虽不想知道索米斯的事情，心里却在盼望着。

索米斯看見維妮佛梨德手上拿了一封信。

"法尔的信嗎？"他郁然問。"信上講的什么？"

"講他結婚了，"維妮佛梨德說。

"天哪，娶的什么人？"

維妮佛梨德抬头望望他。

"娶的好丽·福尔賽，乔里恩的女儿。"

"什么?"

"他有一次休假,就跟她結了婚。我連他認識她都不知道。尷尬事情,可不是?"

就这样淡淡的一句,完全是維妮佛梨德的为人,索米斯不由得发出一声短笑。

"尷尬! 哼,我想他們回来之后才会知道有这件事情。他們頂好就在非洲住下来。那个家伙会給女儿錢的。"

"可是我想法尔回来呢," 維妮佛梨德說,簡直有点可怜相;"我想他,靠着他我才过得了。"

"我知道,"索米斯說。"达尔第近来怎么样?"

"还算好;不过总是要錢。明天要不要我陪你上法庭去,索米斯?"

索米斯伸手給她。这个姿态等于和盘托出他心里的寂寞,所以維妮佛梨德用两只手握着。

"不要紧,老兄。事情过去之后你人就好得多了。"

"我不懂得我作了什么孽," 索米斯嗄着声音說;"我从来沒有过。事情全不对头。我是喜欢她的;一直就喜欢她。"

維妮佛梨德看見他把嘴唇咬得血都出来,深深地打动了。

"当然," 她說,"一直都是她做事太不象話了! 可是我把法尔这个婚事怎么办呢,索米斯? 現在有了这件事情,我簡直不知道怎样給他写信了。你看見过那个孩子沒有? 好看嗎?"

"好看的,"索米斯說。"黑黑的——倒是大家风范。"

"这听上去倒还不坏," 維妮佛梨德想,"乔里恩本来有派头。"

"这事情眞是麻煩," 她說。"爹不知道怎么說呢?"

"不能告訴他," 索米斯說。"这次战事眼看着就要結束了,

你頂好叫法尔就在非洲办农場罢。”

这等于說这个外甥算是丢了。

“我还沒有告訴蒙第呢，”維妮佛梨德抑然說。

索米斯的案子第二天不到中午就开了庭，半小时多一点全部結束。索米斯穿得整整齐齐的、臉色蒼白、一双愁眼站在証人席上——由于事前痛苦过甚，就象个死人一样回答一切問題。离婚判决一宣布，他就离开法庭。

还有四小时，他就会变成公共的財产！“律师离婚案啊！”一陣乖戾、頑梗的怒气代替了原来絕望的心情。“滾他媽的！”他想；“我决不溜。我要装得若无其事的样子。”他从佛里特街和罗得門山冒着炎暑一直走到城里的俱乐部，吃了午飯，再回事务所。整个下午都在事务所里木然工作着。

出事务所时，他看出那些职員都知道了；他对那些人的不由自主的眼光极端鄙視地回敬了一下，吓得那些眼光赶快避开去。在圣保罗教堂面前，他停下来买了一份最最上流的晚报。果然！自己的名字在上面！“名律师离婚案。堂兄为第二被告。賠償費捐助盲人院。”——原来連这个也登出来了！看到每一張臉时，他都想：“不知道你們知道沒有！”忽然間，他覚得人很特别，就象脑子里有东西在轉似的。

这是怎么回事？他怎么老是心里摆脫不开呢？这样不行！要病倒的！决不能想！他要到河边住下，划划船，釣釣魚。“病倒我决不来，”他想。

他脑子里掠过一个念头，在出城之前，他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做。拉摩特太太！他得向她解釋法律規程。还要过六个月他才能眞正获得自由！不过，他不想跟安耐特見面！他用手摸摸自己的头頂心——头上很热。

他从古凡园穿过去。在七月下旬这样一个悶热的天气，旧菜市的那股垃圾臭聞上去非常难受，苏荷区比平时看上去更加露骨地象个匪类巢穴。只有布里达尼飯店是那样的整洁，粉刷得非常雅致，几只蓝木箱子和里面的小树仍旧保持着一种超然的和法国派的个人尊严。还沒有到上客时間，几个蒼白的瘦削女侍正在鋪那些小桌子准备晚飯。索米斯一直向住宅部分走去，敲敲門。开門的是安耐特，使他感到一陣失望。安耐特臉色也很蒼白，一副受不了热的样子。

“你是个稀客，”她懶洋洋地說。

索米斯笑了一下。

“我并不是故意不来；我很忙，你母亲呢，安耐特？我有个消息要告訴她。”

“媽不在家。”

索米斯覚得她看自己的神情有点古怪。她知道了什么呢？她母亲告訴她些什么呢？他想把这件事情搞搞清楚，可是才一煩神，头上就来了那种可怕的感覚；連忙抓着桌子边，昏昏然看見安耐特搶前几步，眼睛里显出詫异。他閉上眼睛說：

“不要紧。大約是太阳太大了，中了点暑！”太阳！他碰上的是黑暗啊！安耐特的法国声音非常鎮定地說：

“坐下来吧，是中暑一会儿就好了。”她一只手按着他的肩膀，索米斯就在椅子上坐下来。等到那种黑暗的心情消失掉，他睜开眼睛时，安耐特正低头看他。一个二十岁的女孩子，神情这样莫測高深，这样的古怪！

“你覚得好些嗎？”

“沒有关系，”索米斯說。他本能地感覚到，在她面前显得体力不济对自己很不利——不这样子自己的年紀已經够大了。在

安耐特眼睛里，毅力就是他的財产；近几个月来，他就是为了迟疑不决才吃亏的——可經不起再吃亏了。他站起来說道：

“我給你母亲写信好了。我預备下乡到我河边别墅那边过一个很长的假期。不久希望你們两人来玩，并且住上两天。現在正是頂好的时候。你来嗎？”

“頂高兴。”带着一点点卷舌音，只是热情不足。他則有点沮丧地說：

“你是不是也受不了热呢，安耐特？到河上来住对你很有益处。再見！”安耐特身子向前微傾一点。动作中好象带有一种悔意。

“你走得了嗎？要不要我給你来杯咖啡？”

“不要，”索米斯坚定地說。“来拉拉手。”

她伸出手，索米斯把手抬到嘴边碰一下。当他抬起头来时，她臉上又显出那个古怪的神情来。“我眞弄不懂，”他出去时心里想着；“可是我不能想——我不能煩神。”

可是向拜耳买尔大街走去时，他一路上仍旧煩着。他是英国人，又不信她的教，已經是中年人，家庭悲剧使他滿心都是創伤，他有什么可取呢？只有財富、社会地位、悠閑的生活和人們的羡慕！这不算少，可是对一个二十岁的女孩子說来，这样够嗎？他覚得自己对安耐特完全不了解。他而且对母女两个的法国人天性怀着莫名的恐惧。她們完全清楚自己要的是什么。簡直就是福尔賽。她們决不会把影子当做实物，扑个空的！

到了俱乐部之后，他写了一張便条給拉摩特太太，这样簡单的事情都使他感到非常吃力，使他越发警覚到自己已經是强弩之末了。

亲爱的太太——

你从信里附的剪报可以知道，我今天已經获得离婚判决。不过，根据英国法律，要等到六个月沒有人对判决提出异議之后，我才能有資格重新結婚。目前，我謹正式向令爱求婚。几天后，我再写信来請你們两位到我河边别墅来玩。

索米斯·福尔賽

他封好信寄掉就走进餐厅。三口湯下肚之后，他肯定自己吃不下去；就叫人雇一部馬車上了巴丁登車站，坐头班火車到了雷丁。到达别墅时，太阳剛好下山；他随便到草地上去走走。空气里充满那边一带花床上种的石竹和瞿麦的香气。从河上襲来一陣清凉。

休息吧——靜下来吧！讓一个倒霉人儿休息吧！不要讓煩恼、羞耻和憤怒象不祥的夜禽一样在他脑子里追逐了！讓他摆脫一下自己——就象憩在鴿箱上的那些半醒半睡的鴿子，就象树林深处的走兽和草屋里的单純的人，就象在暝色中迅速变白的树木和河流，就象星儿涌出来的蔚藍无际的暮天——休息吧！

第 十 章

一个时代的消逝

索米斯和安耐特的婚礼于一九〇一年一月的最后一天在巴黎举行，事前严守秘密，連爱米丽都是在婚礼举行之后才告訴她的。結婚后的第二天，索米斯带着安耐特在倫敦的一家清靜旅館住下，这里的費用比世界上哪儿都高，而得到的实惠却比哪儿都少。安耐特穿上巴黎最講究的服装越发美了，所以索米斯比买到一件完美的瓷器、或者一張精品的画还要躊躇滿志。他已經开始計算哪一天带她上公园巷、上格林街、上悌摩西家去展覽了。

在那些日子里，如果有人問他，“說眞心話——你爱上这个女孩子嗎？”他就会回答：“爱上？什么是爱呢？如果你的意思是問，我对她的情意是不是和我当初第一次碰見伊琳，而且伊琳无意要我时我对伊琳的情意？是不是也会那样唉声叹气，如飢似渴地非要她順从就一分鐘也不能安靜？我的回答是——不会！如果你的意思是問，我对她的青春和美丽是不是动心，或者看見她走动时有沒有那一点銷魂的感覚？我的回答是——会的！你假如問我，她会不会忠实于我，做一个賢妻良母？我的回答仍旧是——会的！此外我又何所求呢？而且女子嫁人，絕大部分从

娶她們的男子那里所得到的还不就是这些嗎?”如果問的人接着又問,“你既然不敢說已經眞正打动这个女孩子的心,你引誘她把終身托付給你,这样做公平嗎?”他那时就会回答:“法国人对这些事情的看法跟我們不同,他們把婚姻看作是成家立业、生男育女;而且根据我的經驗,敢說他們的看法还是合情合理的?这次結婚我也不存什么奢望,她能給我多少我就拿多少。多年以后,如果跟她处得不好,我也不奇怪;可是那时候我已經快老了,儿女也有了。我就装聾作哑好了。我的热情已經过去;她的热情也許还沒有来,我也不認为那分热情会是給我的,我給了她很多,我也不指望多大的报酬,只想生几个儿女,或者至少給我生个儿子。可是有一点我是有把握的——她非常懂事!”

再者,如果問的人还不滿足,繼續又問他,“那么,你这次結婚是并不指望什么灵魂結合了,对嗎?”这时索米斯就会抬头側过脸去笑一下,回答說:“也可以这样說。如果我能够感官上得到滿足,宗祧上得到延續,門庭雅洁,閨閣欢娛,在我这样年紀,所望也仅于此了。那些不切实际的、全凭感情用事的勾当看来我也不大会胡乱去搞了。”听了这些,那个問話的人如果是个雅士的話,一定不再追問下去。

女皇晏駕了;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城市,灰溜溜的天气,就象噙着眼泪似的。在大出丧那天的早上,索米斯穿着皮大衣,戴着大礼帽,带着穿黑皮大衣的安耐特在身边,穿过公园巷,到了海德公园的鉄栏杆边上。虽說他对公共事件向来不关心,可是这件事情有极大的象征意义,总結了一个綿长的、富足的时代,因此他的印象也非常深刻。記得一八三七年她登极时,“杜薩特大老板”还是造那些使倫敦变得丑陋的房子,詹姆士那时是个二十六岁的小伙子,正在給自己的律师业务打根底。馬車到处駛着;

男人都戴皮領子，上唇剃得光光的，吃木箱里装来的生蠔；穿着漂亮的小馬夫站在大馬車后面摇摇晃晃的；女人开口就是"啦"，[①]而且沒有財产权；倒霉的小鬼犯一点点法就处絞刑，而狄更斯不过才开始写小說。两代人将近消逝了——这两代人亲眼看見了輪船、火車、电报、自行車、电灯、电話，眼前又有这些汽車——亲眼看見这么多的財富积累，看見八厘錢跌到三厘錢，和数以千計的福尔賽！社会风气变了，习尙变了，人变得跟猴子更疏远了，上帝变了財神爷——財神爷被人捧得連自己也搞糊涂了。六十四年的太平盛世，助长了財产，造就了中上层阶級；巩固了它，雕琢了它，教化了它，終于使这个阶級的举止、礼貌、言談、仪表、习慣、灵魂和那些貴族几几乎变得一模无二。这是一个給个人自由鍍了金的时代！一个人有錢，他在法律上和事实上都是自由的；一个人沒有錢，他在法律上是自由的，但是事实上是不自由的。这是一个尊崇虛伪的时代，只要装得象个上流人士。这是一个偉大的时代，任何东西都逃不脫它的影响，都要变質，逃得过的只是人的本性和宇宙的性質。

現在为了亲眼看着这个时代的消逝，倫敦——时代的寵儿和幻想——正把它的居民从各个入口驅进海德公园——那个維多利亚主义的中心和福尔賽的快乐的逐鹿場所。細雨才停，灰色天空下黑压压的人群都集合在这里看这一幕戏剧。这是他們年高德劭的老女皇最后一次从孤寂生活中[②]鉆出来給倫敦来一个假日。在死神就要經过的那些馬路上涌来了大街小巷的人，来自猪狗沟、阿克登、义林、汉普斯太、伊斯林登和比司諾場；来自

① 俚語"是啊"。

② 維多利亚女皇自一八六一年她的丈夫亚尔勃特亲王逝世后，即避免游宴。

海克尼、洪西、里頓司东、巴特西和富尔汉；来自福尔賽长得茂盛的那些綠草原——美菲亚和坎辛登，圣詹姆士和貝尔格萊維亚、灣水路和采尔西，和摄政公园；全都要瞻仰一下那种死沉沉的威仪和浮华。再不会有一个女皇在位这样久了，也再沒有机会看見那样多的历史为他們的金錢鞠躬尽瘁了。可惜是战爭还在拖着，沒有能在女皇的灵柩上放上胜利的花圈！其他的一切全都会在这里恭送如仪和悼念她——兵士、水手、外国王侯、半旗、丧鐘，特别是那一片波瀾壯闊的衣服深暗的人群，在規定的黑衣服里面，他們的心灵深处也許零零落落有那么一点单純的哀感。說到底話，这里安息了的并不仅仅是个女皇，而是一个排除了忧患，度过自己无咎的一生，苦心孤詣的一生的一个妇人啊！

索米斯杂在人群中間，跟安耐特勾着胳臂靠栏杆等着，是啊！这个时代是过去了。只要看这些工联主义，以及下議院里面那些工党家伙，以及大陆上的小說，① 和那种无法用言語形容的从各方面都感到的那种空气；世情的确是大变了；他想到馬法金解圍那天晚上的群众，和乔治·福尔賽的那句話："他們全是社会党人，他們要我們的东西呢！"和詹姆士一样，索米斯可不曉得，也說不出——愛德华登基之后是什么情形！决不会象老"維多利"朝那样的平安！他不自禁勒一下自己年輕妻子的胳臂。这一点点至少是眞眞实实属于自己的，在家庭关系上总算重新又确定了；財产因此才有了价值，成为一个眞实的东西。索米斯和她紧紧挨着，同时竭力避免和别人碰上，很是心滿意足。人群在他們周圍动蕩着，吃着三明治，落着面包屑；男孩子爬到篠悬树上面，吱吱喳喳象一群猴子，把树枝和橘子皮往下扔。时間已經过

---

① 指法国的自然主义和写实主义小說。

了；应当就到了！忽然在他們身后左面不远的地方，索米斯看見一个高高的男子，戴一頂軟呢帽，留一撮蓬松的短下須，和一个高高的女子，戴一頂小小圓皮帽和面紗。就是乔里恩和伊琳，就象他跟安耐特一样，挨在一起，一面談，一面相視而笑。那两个并沒有看見他；索米斯心里有一种說不出的感覚，偷眼看着这两个人，他們看上去很快乐！这两个上这儿来做什么——两个不法成性的家伙，維多利亚朝理想的叛徒。他們杂在人群里是什么意思？每一个都一再被礼教唾弃过——还要夸口什么爱情和浪漫。他津津有味地看着他們；虽則自己的胳臂和安耐特的胳臂套在一起，心里却不得不承認她——伊琳——不！不要承認；他的眼睛望开去。不要看着他們，不要讓旧痛或者旧情在心里又引起来！后来是安耐特轉身向他說："索米斯，那两个人，我敢說，他們認識你呢。他們是誰？"

索米斯偏着臉看一下。

"什么人？"

"那里，你看他們；剛轉过身。他們認識你。"

"不認識，"索米斯回答；"搞錯了，亲爱的。"

"那張臉眞漂亮！走路多美！眞是个絕色女子！"

索米斯这时看了一下。她过去就是这样走进他的生命，又走出他的生命的——腰肢婀娜剛健，可望而不可即，不可捉摸，永远避免和他的灵魂碰上！他豁然掉过头，不去看那边正在走远了的旣往。

"你还是看热鬧吧，"他說，"行列来了！"

可是当他抓着安耐特的胳臂时，站在那里，表面上象在注視仪仗的前列，心里却在发抖，带着若有所失的感覚，和从本性里发出的那种不能两全其美的惋惜。

音乐和仪仗队慢慢近了；在一片沉默中，那个长长的行列蜿蜒地进了公园大門。他听見安耐特低声說，“多么哀痛又多么美啊！”感到她踮起脚尖时紧紧抓着他。群众的感情也把他抓着了。那边——女皇的灵車，时代的灵柩在緩緩过去！在它經过的地方，从那些长长的观众行列中間发出一声低微的呻吟——索米斯从来沒有听見过这样声音，那样的不自覚，那样的单純、原始，那样的深沉而粗獷，不論索米斯，不論哪一个人都弄不清是不是也有自己的声音在里面，眞是怪声音！是一个时代对它自己的死亡的致敬……唉！唉！……生命終于撒手了……那个表面象是永恒的东西已經完了！上帝保佑女皇！

那片呻吟随着灵車向前移动，就象草原上一条細长的火焰一路燒过去；它保持着步伐，沿着多少哩密扎扎的人群前进。它是人声，然而又不象人声，就象潛意識里的兽性亲切認識到普遍的死亡和变化而发出的哀唤。誰也不能够——誰也不能够永远抓着不放啊！

殯葬的行列过后只留下短短的沉寂——很短的时間，接着就有人說起話来，急于想回味一下剛才的一幕戏。索米斯稍为逗留片刻，以滿足安耐特，就带她出了公园，上公园巷自己父亲家来吃午飯……

詹姆士一个上午都坐在自己臥室的窗口張望着。这将是他看到的最后一幕戏——多少幕戏的最后一幕！她也死了！是啊，她已經是个老太婆了。斯悅辛跟自己曾經看她加冕——一个苗条的女孩子，还沒有伊摩根大！她近来养得很胖了。老乔里恩跟自己曾經看她跟那个德国家伙她的丈夫的大婚——那个家伙死前总还算不錯，① 而且給她留下那个宝貝儿子。② 那家伙年輕时很不懂事，記得自己跟那些弟兄和他們的知交有不少的晚上，都

是一面喝酒吃胡桃仁，一面談着摇头。現在他登位了。据說人安份些了——他也不知道——也說不了！敢說，錢还是会胡花一气的。外面的人眞多！記得自己跟斯悅辛杂在威士敏寺外面人群当中看她加冕的，那好象沒有好多年似的，后来斯悅辛还带他上克里蒙公园去——斯悅辛眞是个荒唐家伙；对了，的确沒有多久，就象那一年他跟罗杰在毕卡第里大街租了一家凉台看登极五十年大典同样在眼前似的。乔里恩、斯悅辛、罗杰全死了，他呢，八月里就是九十岁了！索米斯又討了个法国女孩子。法国人都很特别，不过听人說倒是賢妻良母。世事变了！說是那个德国皇帝也来参加殯礼，不过他打給老克鲁格的电报未免太不象話。③ 敢說这个家伙有一天总要找麻煩。变了！哼！他死了之后，他們只好自己照顧自己了；他自己怎么样还不知道呢！爱米丽又請达尔第来吃午飯，跟維妮佛梨德和伊摩根一同来，和索米斯的妻子見面——爱米丽总是欢喜出花样。还有伊琳，听說已經跟乔里恩那个家伙同居了，他恐怕要跟她結婚。

“我哥哥乔里恩活着时，”他想，“不知道他会怎样說？”这个生前他十分景仰的哥哥，現在却完全沒法知道他会怎样說，好象使詹姆士非常煩恼，所以他从窗口椅子上站起来，开始在屋子里緩步走动着。

“她而且长得很美，”詹姆士想；“我从前很喜欢她。也許跟索米斯不合适——我可不知道——也說不出来。我們的妻子，就从来沒有麻煩过。”女人也变了——什么都变了！現在女皇也死

---

① 亚尔勃特亲王因为是德国人，英国人对他总有点歧視。

② 即英皇爱德华七世。

③ 德皇威廉二世曾电賀德兰士瓦总統克魯格击溃詹梅生的联合軍队。

了——你看吧！外面的人群搔动了一下，引得他在窗口一动也不动站着，鼻子顶着玻璃都冻白了。他們一直送她到三角場，——仪仗过去了！爱米丽为什么不上这里来看，忙着午飯做什么。这时候他很想她——想她！从篠悬木光禿的树枝中間他勉强看得見殯葬的行列，望得見人脫下帽子——敢說有不少人要冻得着凉呢！他身后一个声音說：

“你这儿看出去太妙了，詹姆士！”

“你来了！”詹姆士說；“为什么不早些来？几乎看不見！”

他默然向四周巡視。

“哪儿来的声音？”他忽然問。

“沒有声音，”爱米丽回答他；“你在想的什么——他們不会欢呼的。”

“我听得見呢。”

“胡說，詹姆士！”

屋內的双层玻璃窗并沒有声音傳来；詹姆士听見的只是他看見这个时代过去自己內心的呻吟罢了。

“你可不要告訴我葬在哪里，”他忽然說，“我就不想知道。”他从窗口轉过身子。她去了，老女皇；她一生經过不少忧患——敢說她很乐得这样脫身而去呢！

爱米丽拿起头发刷子。

“他們来之前，还来得及給你梳梳头，”爱米丽說。“你应当看上去很神气才是，詹姆士。”

“啊！”詹姆士喃喃說，“他們說她很美呢。”

跟新媳妇見面是安排在餐室里。詹姆士坐在火爐旁边的椅子上等她进門，然后手扶着椅子靠臂緩緩站起来。他傴着身子，一身大礼服穿得无疵可击，人瘦得象几何学上的一条綫，用手握

着安耐特的手；一張蒼白的滿是皺紋的臉，焦虑的眼睛怀疑地朝下看。大約是光綫的屈折作用，她的紅顏使他的眼睛温和了一点，两頰也紅潤一点起来。

“你好！”他說。“你看女皇出丧的吧，我想是？过海峽沒有风浪吧？”他以这种方式接待这个指望給他生个孙子的女子。

安耐特眼睛睜得多大地望着他，这样老，这样瘦，这样蒼白，这样的整洁，她咕噜了一句法文，詹姆士听不懂。

“对了，对了，”他說，“你們恐怕要吃飯了吧。索米斯，按一下鈴；我們不等达尔第那个家伙了。”可是就在这时，他們到了。达尔第决意不肯費那么大的事去看那个“老太婆”。他上了伊昔姆俱乐部，大清早叫了一杯鷄尾酒放在面前，从吸烟室的窗口就那么張了一眼，弄得維妮佛梨德和伊摩根从公园里出来还得上俱乐部去接他。他的一双棕色眼睛盯着安耐特看时簡直是又惊又喜。又被索米斯那家伙弄到一个美人儿！不知道女人看上他什么地方！嘿，她准会跟那一个一样出他的丑；可是眼前他总算艳福不淺！他把两撇小胡子朝上抹抹，格林街九个月的家庭生活总算使他的人差不多长得复原了，信心也恢复了。索米斯覚得这頓午飯給他的新妇的印象并不怎么成功，尽管爱米丽那样竭力招待，維妮佛梨德那样庄重，伊摩根那样問长問短地表示要好，达尔第那样卖弄自己，詹姆士那样照应安耐特吃东西。飯后不久他就带她走了。

“那位达尔第先生，”安耐特在馬車里說，“我不喜欢那种派头！”

“当然！”索米斯說。

“你妹妹很温柔，女孩子也很美。你父亲太老了。恐怕給你母亲不少麻煩呢；我要是她，可吃不消。”

索米斯点点头，很佩服自己年輕妻子的精明，把事情看得这样清楚，这样准；可是自己却有点不安起来。也許他脑子里也掠过了这样的念头："等到我八十岁时，她不过五十五岁，那时候她也会嫌我麻煩了！"

"我还有一家亲戚要带你去跑一下，"他說："你会覚得很特别，可是我們只好对付一下；之后我們就去吃晚飯看戏去。"

他这样預先打好招呼，才带她上悌摩西家里来。可是悌摩西家里却大为两样。那些人好久沒有看見亲爱的索米斯，見面时高兴极了；原来这就是安耐特呀！

"你眞漂亮，亲爱的！太年輕，太美了，索米斯簡直不配，可不是？可是他人很殷勤，很小心——眞是个好丈夫，"——裘丽姑太停止不說，注意到安耐特两只眼睛的下眼皮——她后来形容这些下眼皮給佛兰茜听："淡藍的顏色，眞美，我簡直想上去亲一下。亲爱的索米斯眞不愧是个道地的收藏家。她那种法国派头，然而又不完全象法国派头，我覚得簡直跟——跟伊琳——一样美，不过沒有伊琳那样高貴，那样迷人。伊琳的确迷人，可不是？皮肤那样雪白，眼睛那样深褐色，还有头发的顏色，法文叫什么的？我总是記不起。"

"富伊摩特，"佛兰茜提她一下。

"对了，落叶色——眞特别。我記得我做女孩子时，那时候我們还沒有来倫敦，我們养了一只——当时叫做'散步'的小猎狗；头上有一块黃斑，胸口全是白毛，深褐色的眼睛非常漂亮，而且是个雌的。"

"是啊，姑姑，"佛兰茜說，"可是我不懂得提这个做什么。"

"哦！"裘丽姑太說，有点搞糊涂了，"它眞是迷人呀，你知道，它的眼睛和毛——"裘丽姑太忽然停下来，就好象看出这話太粗

鄙而吃惊似的。“富伊摩特，”她忽然又接上一句；“海絲特——你还記得吧！”……

两个老姊妹辯論了好半天，要不要請悌摩西出来和安耐特見面。

“不要麻煩了！”索米斯說。

“可是并不麻煩，要么，当然罗，他看見安耐特是法国人也許不大开心。他被那次伐苏达的事件① 可吓死了。我想我們还是不要冒險的好，海絲特。就只我們两个人招待这个美人儿，可眞开心呀。还有，索米斯你怎么样了？是不是已經完全摆脫——”

海絲特赶快插进来：

“你覚得倫敦怎样，安耐特？”

索米斯捏着一把汗，等待安耐特回答。回答来得很得体，很鎮靜：“哦！倫敦我是熟的，从前也来过。”

他从来沒有敢跟她提到开飯店的事情。法国人对家世的看法完全和英国人不同，害怕人家知道开过飯店說不定在她看来非常可笑；所以，他要等到結婚之后再跟她提这件事；現在倒懊悔早不說了。

“倫敦哪个地方你頂熟呢？”裘丽姑太問。

“苏荷区，”安耐特簡单答道。

索米斯咬紧牙关。

“苏荷区！”裘丽姑太接了一句；“苏荷区嗎？”

“这要在族中傳开去了，”索米斯想。

“很富于法国情調，很有趣味，”他說。

---

① 伐苏达事件見110頁注②，由于是法国人挑衅，所以悌摩西不喜欢法国人。

"对了，" 裘丽姑太喃喃說，"你罗杰叔叔从前还有些房产在那边；我記得，他总是弄得要把房客攆走。"

索米斯把話題轉到买波杜倫上来。

"当然啊，"裘丽姑太說，"你們不久就会下去住起来了，我們全都盼望有一天安耐特生个可爱的小——"

"裘丽！" 海絲特姑太急得叫出来，"你按鈴叫送茶吧！"

索米斯沒有敢等吃茶，就带安耐特走了。

"我要是你的話，决不提苏荷区，" 他在馬車里說。"在倫敦这是个相当不光彩的地方；而且你現在的身份已經完全不是开飯店的了；我的意思是說，" 他又接上一句，"我要你認識一些上流人士，英国人都是势利鬼。"

安耐特清彻的眼睛睜大了一点；嘴边浮出微笑。

"是嗎？" 她說。

"哼！" 索米斯心里想，"这句話是对待我的！"他死命地把她看看。"她是很懂得生意經的，"他想。"我一定要叫她一下就懂得，省得以后再麻煩！"

"你听我說，安耐特！ 事情很簡单，不过要把話說清楚。我們这些职业界和有閑阶級仍旧自命比生意人高一等，除掉那些非常闊气的生意人。这也許很愚蠢，可是你知道，事实就是这样。在英国，給人家知道你开过飯館子或者开过小店或者做过任何小生意，都是不大相宜的。其实做生意也可以是很尊貴的，不过它总給你加上一条罪名；你就玩得不会开心，也不会認識那些有意思的人——就是那样。"

"我懂了，"安耐特說；"在法国也是一样。"

"哦！" 索米斯說，心虽則放了下来，同时又感到吃惊。"当然，一切都看阶級，的确。"

"对了，"安耐特說；"你眞聰明呢。"

"这也罢了，"索米斯想，留意看着她的嘴唇，"不过她未免太諷刺一点。"他的法文程度还不够使他为了她沒有用"tu"① 而感到不快。他伸出一只胳臂摟着她，勉强用法語說：

"你是我的美人儿。"

安耐特格格笑了起来。

"哦，不对！"她說。"哦，不对！ 不要講法文，索米斯 。 那位老太太，你那个姑母，盼望的什么？"

索米斯气起来，"天知道！"他說；"她总是話說个沒有完；"可是他比天知道得还清楚。

---

① 法文第二人称用 tu，表示亲热。

第十一章

疲沓的兴致

战事仍旧拖延下去，听說尼古拉已經发过这样牢騷，一个錢办得了的事情，叫他們做就要花上你三亿！所得稅受到了严重的威胁。然而，花了錢还有个南非洲，总还算痛快。而且虽則半夜里醒来时，人們的占有欲会感到非常沮丧，到了吃早飯时一想，在这个世界上哪有不花錢白得的事情。所以人們照旧做自己的事情，就好象完全沒有战爭，沒有集中营，① 沒有神出鬼沒的德·威特，② 沒有大陆上的輿論，沒有任何令人不快的事情似的。的确，国人的态度就象悌摩西的那張地图，代表一种疲沓的兴致——那些小旗子悌摩西已經不再去移动，它們自己又移动不了，連应有的那些进进退退都看不出来了。

疲沓的兴致还不止表現在这里；它侵入了福尔賽交易所，产生一种弄不清下面会发生什么事情的普遍空气。《泰晤士报》婚姻栏登出的"乔里恩·福尔賽与海隆教授独养女伊琳"的結婚消息，引起了一些疑問，覚得这样形容伊琳好象不大确切似的。不过，大体說来，报上沒有把伊琳說成"索米斯·福尔賽"之"前妻"或"离婚妻"，总算使大家松了口气。总而言之，这一家人对这个"事件"从开头就采取一种崇高的态度。正如詹姆士說的，"事情

就是如此!”鬧也沒有用处! 承認这件事情“不堪入耳”——当时的一句流行話——对你沒有一点好处。

可是現在索米斯和乔里恩都結婚了，下面还有什么戏可看呢? 这的确是个繞人的事情。听說乔治跟欧斯代司六对四打賭，一定是小乔里恩在小索米斯的前头出世。乔治眞是滑稽! 傳說他还跟达尔第打賭詹姆士能不能过得了九十岁，不过哪一个撑詹姆士腰，却沒有人說得了。

五月初，維妮佛梨德跑来說，法尔被流彈打伤了腿，退伍了。他的妻子在看护他。走起路来要有点跛脚——沒有什么大了不起。他要外公給他在南非洲买个农場，可以养馬。好丽的父亲給女儿八百鎊一年，两个人可以过得很舒服，因为法尔的外公說过給他五百鎊一年；不过講到农場，他可不曉得——也說不了；他不愿意法尔把自己的錢胡花掉。

“可是你們知道，”維妮佛梨德說，“法尔总得有点事情做。”

海絲特姑太認为法尔的亲爱的外公也許很有眼光，因为不买农場的話就不会弄得賠錢。

“可是法尔就是喜欢馬啊，”維妮佛梨德說。“这个职业对他太合适了。”

裘丽姑太認为养馬最沒有把握，“蒙达古不是上过当的嗎?”

“法尔不同，”維妮佛梨德說；“他象我。”

裘丽姑太肯定說亲爱的法尔为人一定很聪明。“我一直記得，”她說，“他怎样把坏辨士給叫化子的。他的外公非常高兴。

---

① 波尔战爭后期，罗伯茲将軍事交参謀长吉青納主持；为了对付波尔人的游击战术，吉青納采取了清乡政策，将所有和平居民都关在集中营里。

② 波尔人里面最勇敢的将軍，用兵如神；在南非战爭后期坚持游击战爭。

認为孩子很有脑筋。我記得他說这孩子应当进海軍。”

海絲特姑太插进来:“維妮佛梨德認不認为年輕人还是安稳些好,在这样年紀最好不要冒險。”

“是啊,”維妮佛梨德說,“他們要是在倫敦的話,也許这样好;在倫敦不做事情頂有意思了。可是在南非洲,可要把他悶死了。”

海絲特姑太認为,只要他有把握不会賠錢,做点事情也好。反正他們又不是沒有錢。悌摩西当然退休之后混得很好,裘丽姑太問蒙达古怎么說的。

維妮佛梨德沒有告訴她,原因是蒙达古只講了一句話:“等老头儿死了再說。”

这时佣人来通报佛兰茜到了。佛兰茜的眼睛里浮現着笑意。

“我說,”她开口就問,“你們怎样一个看法?”

“看什么,亲爱的?”

“今天早上的《泰晤士报》。”

“我們还沒有看报呢,总要到晚飯后才看。悌摩西一直要留到那个时候。”

佛兰茜眼睛骨碌碌地轉。

“你看应当不应当告訴我們呢?”裘丽姑太說。“什么事情?”

“伊琳在罗宾山生了一个儿子。”

裘丽姑太吸进一口气。“可是,”她說,“他們三月里才結婚的呀!”

“对了,姑姑;有趣吧?”

“我很高兴,”維妮佛梨德說。“我很替乔里恩死掉儿子难受。要是死掉的是法尔,我怎么样;这并不是不可能的。”

裘丽姑太好象沉入一种梦想。

"不知道，"她喃喃地說，"亲爱的索米斯听到会有什么感想！他极其盼望自己能有个儿子，我一直就听見人家这样說。"

"啊！" 維妮佛梨德說，"他快要有了——除非出事。"

裘丽姑太眼睛里流出快乐来。

"大喜事！" 她說。"哪个月份呢？"

"十一月。"

十一月很吉利！ 可是她眞愿意能够早一点，这要詹姆士等得太长久了，偌大的年紀！

等！ 她們耽心詹姆士要等，可是她們自己却是一直等慣了的。的确，这是她們最大的消遣。等！ 等"泰晤士报"看；等这一个侄女或者那一个侄男来逗她們开心；等尼古拉健康的情况；等克里斯朵佛决定上台演戏；等馬坎德太太侄儿开矿的消息；等医生来診視海絲特姑太一清早就醒的毛病； 等图書館里那些經常派人借出去的書；等悌摩西伤风；等哪一天天气非常温暖，然而不太热，她們就可以上坎辛登公园去轉一趟。等！ 两姊妹分头坐在客厅壁爐两边，等当中那架鐘报时，她們疲瘠的、滿是青筋和骨节的手拈弄着縫衣針和絨綫鈎子，她們的头发——就象克奴特① 的风浪一样——永远不許再变顏色。穿着她們的黑綢子或者黑緞子的衣服在等，等宮里敕令海絲特可以穿她的深綠衣服，裘丽可以穿她更深的枣色衣服。② 等！ 一面等，一面把她这个小家族世界里的小小欢乐、小小忧愁、小事情、小期望，在她們老头

---

① 十世紀时侵略英国的丹麦人、盎格鲁人和挪威人之王，繼他的父亲被立为英王，傳說他曾命令海浪不要打到自己脚下。

② 指停止戴国孝。

脑里緩緩地翻过来、复过去，就象母牛在自己熟悉的田野里耐心嚙草一样。而且这件新事情的确是值得等的。索米斯一直就是她們的寵儿；他总喜欢送給她們画，过去差不多每个星期都来看望她們，眞叫人想，而且他头一个亲事的不幸遭遇也的确需要她們的怜惜。这件新事情——索米斯生一个繼承人——对他說实在太重要了，而且对他亲爱的父亲說也实在太重要了，恐怕他不等到一个水落石出，决不会輕易就死。詹姆士就恨事情沒有把握；而且蒙达古又是那样，叫他除掉那些小达尔第之外，一个孙子都沒有，当然不会心滿意足的。說到底，自己的姓氏确是重要！所以詹姆士的九十岁生日快到时，姊妹两个很不放心他是怎样保重的。在福尔賽家人中間，他是第一个活到这样高龄，就好象給抓着生命不放的人树立了一个新的表率似的。两个人覚得这件事情太重要了，因为她們一个是八十七，一个是八十五啊；不过她們并不想替自己打算，因为悌摩西还不到八十二，她們得替他打算打算。当然，还有更好的世界。裘丽姑太頂爱說的一句話就是："在我父亲的家里有許多住处，"——这句話总給她安慰，因为使人連带想起房产，而亲爱的罗杰就是在房产上发的財呢。《圣經》眞是个宝庫；而且星期天天气非常之好时，早上总有做礼拜的事情；有时候，裘丽姑太肯定悌摩西不在家时就会偷偷走进他的書房，在他那張小桌子上面的書籍中間随便放上一本翻开的《新約全書》——当然他是頂喜欢看書的，从前还办过出版事业。可是，事后她却看出悌摩西吃晚飯时总是生气。而且，史密賽儿不止一次地告訴她，打扫書房时在地板上拾到書。尽管如此，她仍旧覚得天堂未必有她們和悌摩西現在等着的、而且等得很久的那些房間舒适。海絲特姑太想到那么費事，尤其吃不消。任何改变，或者不如說任何改变的想法——因为从来就沒

有过——总使她非常煩恼。裘丽姑太兴致比較好，有时覚得一定很有玩头，那一年亲爱的苏珊去世，她上白里登的那一趟就玩得很开心。不过白里登是大家都知道好的，天堂究竟是什么一个样子却很难說，所以整个說来，她并不是那样安心安意在等着。

八月五号，詹姆士过生日那天的早上，她們覚得特别兴奋，坐在床上吃早飯，就由史密賽儿給她們把些小紙条子在她們中間递来递去。史密賽儿一定得去跑一趟，把她們的祝賀和些水礼带了去，并且打听一下詹姆士先生身体可好，头一天夜里可曾开心得睡不着。回来时，史密賽儿可不可以上格林街去看一下——稍微要繞点路，不过出来时可以在証券街搭公共馬車；史密賽儿也可以散一下心——記着跟亲爱的达尔第太太說，在离开倫敦之前务必要来看望她們一下。

所有这一切史密賽儿全照做了——眞不愧是安姑太三十年前亲手訓練的，这种十全十美的佣人現在哪里去找。詹姆士先生，詹姆士太太这样說的，夜里睡得非常之好，叫我回来致意；詹姆士太太說他鬧脾气，埋怨說不懂得这样乱嘈嘈算什么。对了！还有达尔第太太也說問候，她下午来喝茶。

裘丽姑太和海絲特姑太听見沒有特别提起自己的那些水礼，一方面相当的不高兴——她們忘記年年詹姆士都吃不消人家送礼，总是說，"在他身上乱花錢，"——一方面又很开心；这說明詹姆士精神很不坏，这对他太要紧了。两个人开始等起維妮佛梨德来。四点鐘时，維妮佛梨德来了，带了伊摩根，还有毛第，剛从学校里回来，而且"也长成这样一个漂亮姑娘了"，不过这一来要打听安耐特的消息就非常困难了。裘丽姑太仍旧鼓起勇气来，問維妮佛梨德可听到些什么，还有索米斯是不是很耽心。

"索米斯舅舅总是耽心的，"伊摩根打断她們；"他到了手就

开心不了。”

这些話在裘丽姑太的耳朵里听上去非常之熟。啊！对了；乔治的那張滑稽画呀，不肯給她們看的！可是伊摩根这話怎么講呢？是說自己的舅舅永远貪心不足嗎？这样看是完全不应該的。

伊摩根的声音又清晰，又斬截。

“你想想！安耐特不过比我大两岁；嫁給索米斯舅舅一定不是滋味。”

裘丽姑太駭异得两只手举了起来。

“亲爱的，”她說，“你不曉得你講的什么。你舅舅索米斯跟哪一个配不上？他非常聰明，而且漂亮，而且有錢，而且人非常体貼，非常謹慎，而且各方面加起来一点不算老。”

伊摩根明媚的眼光先把这个看看，又把那个看看——两个“老宝貝”，——只是微笑。

“我希望，”裘丽姑太相当严厉地說，“你能嫁到这样好的男人。”

“我不要嫁好男人，祖姑，”伊摩根說；“好男人都沒有趣。”

“你要是这样下去的話，”裘丽姑太回答，仍旧很不痛快，“你就一世嫁不了人。我們还是不談这个；”她轉身向維妮佛梨德說：“蒙达古好嗎？”

那天晚上，姊妹两个等着开晚飯时，裘丽姑太咕噜說：

“海絲特，我告訴史密賽儿預备了半瓶甜香檳酒。我覺得我們应当为詹姆士的健康——和索米斯妻子的健康干一杯；不过要严守秘密。我只說这样一句，‘你懂嗎，海絲特？’說完我們就喝酒。我怕悌摩西不好受。”①

“很可以使我們不好受呢，”海絲特姑太說。“可是眞应当庆祝一下，我覺得；难得碰見。”

"是啊,"裘丽姑太陶然說,"的确难得碰見! 不过你想,如果他有个男孩子,能够傳宗接代就好了! 現在伊琳都有了孩子,我覚得这件事非常重要。維妮佛梨德說乔治給乔里恩起个綽号,'三迭艦',因为他有三房儿女,你知道! 乔治眞是滑稽,还有,你想,伊琳弄到后来仍旧住进索米斯替他們两个人造的房子里去。这的确使索米斯太难堪了;而他一直是那样安分守已的。"

那天晚上,裘丽姑太睡在床上,晚飯时候的那杯酒和第二次举杯时的秘密心情仍旧使她感到兴奋和微醺;她躺在那里,一本祈禱書摊在面前,眼睛注視着被台灯照黃的天花板。小东西!对于他們全都太妙了! 只要她能够看見亲爱的索米斯开心,她就太开心了。可是他現在当然开心呢,伊摩根講他的那些話未見得对。他要的全部都有了! 財产,妻子,孩子! 他而且会活到精神矍鑠的高年,就跟他亲爱的父亲一样,完全忘掉伊琳和这次头痛的离婚案子。她要是还能够活着,給他的孩子第一个买匹木馬就好了! 史密賽儿将会給她从鋪子里挑来,又好看、又是滿身的花斑! 当初罗杰就是喜欢搖她,一直搖到她睡覚的! 呀,那是好久好久以前的事了。的确! "在我父亲家里有許多住处——"一陣輕微的簌簌声傳进她耳朵——"可不是老鼠!"她机械地想着。声音大起来了。你听! 眞是只老鼠呢!史密賽儿眞是淘气,硬說沒有老鼠! 这样糊里糊涂下去,就会把护壁板咬破,那就得把瓦匠找来才行了。老鼠是頂頂破坏的东西!于是她躺在那里,眼睛微微轉动着,脑子里留心着那个輕微的簌簌声,等待睡眠来将她救走。

---

① 譯者注——怕悌騰西不好受是因为他沒有子女。下面海絲特回答怕自己不好受,是怕吃醉了。

第十二章

一个福尔賽的誕生

索米斯走出园門，穿过草地，在河边的小路上站了一会，轉身又向园門走去，始終沒有覚得自己走动过。在馳道上馬車輪子隆隆的声音使他識得时間的过去，以及医生已經去远了。方才医生究竟講的什么呢？

“事情就是这样，福尔賽先生。如果开刀，我有把握可以保全产妇，可是孩子保不了。如果不开刀，孩子很可能活得了，可是产妇要冒非常大的危險——极大的危險。不管开刀不开刀，她总不会再生孩子了。她目前这种情形当然自己拿不了主意，可是我們又等不及她的母亲。現在要你打定主意，我現在去拿应用的器械。一个鐘点就回来。”

拿主意！在这种情形下拿主意！請个专門医生来会診一下都来不及！什么都来不及！

馬車輪子的声音消逝了，可是索米斯仍旧聚精会神站在那里；接着突然把耳朵堵起来，走回河边。这样沒有足月就要分娩，什么都来不及預防，連接她母亲都来不及！这个主意要她母亲来拿，可是她要到今天夜里才能从巴黎赶到！如果他能弄懂医生那些繞人的話，那些医学上的細节，也就好了，那样权衡开

刀不开刀的利害就比較有把握；可是医生講的那些道理，就跟外国話一样——跟外行听人家談法律問題一样。然而非要他拿主意不可！他的手从額上拿下来，空气虽則寒峭，手心已經沾上了汗。从她房間里傳来的这些声音！回房間只有使人更加沒有主意。他必須冷靜、清醒。一个情形是保全他年輕的妻子，差不多可以保全，可是孩子肯定保全不了；而且——以后也不会再有孩子！另一个情形是他的妻子也許保全不了，可是孩子差不多有把握保全下来；而且——以后也不会再有孩子！这两者选擇哪一个呢？两个星期来一直下雨——河水漲了；他的私人碇船就靠着自己修的小碼头停泊着，碇船四周飄着許多落叶，是一次寒訊从树上刮下的。树叶子落下来，生命随波逐流而去！这就是死！他要决定死！而且沒有人能帮他一下。生命是一去不复返的！眼前保得了的切莫要放手；一放手，你就永远找不回来。死使你变成空人，就象那些树木落掉叶子后的空枝一样；終于愈来愈空，連你自己也雕謝了，也落了下来。这时他的思想莫名其妙地忽然翻一个身；太阳正照在那扇窗格子上，窗子后面就睡着安耐特，可是他眼睛里看見的好象已經不是安耐特，而是十六年前的伊琳睡在她蒙特貝里尔方場房子的臥室里，就好象命运可能会安排她的那样。如果在那个时候，他会迟疑嗎？一下子也不会！开刀，开刀！保她活命！根本不要决定——只有一种发自天性的呼援，尽管是在那时候他已經知道伊琳不爱他！可是眼前这个！啊！他对安耐特的感情一点沒有那种叫人抵御不了的力量！最近几个月来，尤其是自从她开始覚得害怕以后，他有好多次都弄不懂。她有自己的打算，她有她法国人的那种自私。然而——却是那样美！她愿意怎样呢——冒一下險？"我知道她要这个孩子，"他心里想。"如果生下来死掉，而且以后也不会

再生——她就会非常伤心。再沒有什么指望！全变得一場空！一年年跟她过着結婚生活，而沒有一个孩子。沒有一件事情使她安定下来！她而且太年輕：弄得她什么指望也沒有——弄得我也！弄得我！”他双手捶胸！为什么他一想就要把自己牵进来——不能撇开自己，看自己該怎么办嗎？这念头使他很痛苦，后来变得象护胸鏡一样，不覚得有鋒刃了。撇开自己！不可能！等于进入一个无声、无臭、无色、无触的眞空！这种想法的本身就是可怕的，徒然的！这样探到現实的河底，也就是福尔賽精神的底蘊，索米斯的脑子就休息一下。当一个人停止时，世界也停止了；它也許繼續动着，可是里面已經什么都沒有了！

他看看表，半小时內医生就要回来。他非决定不可！如果他反对开刀，弄得她死掉，有什么臉去見她母亲，又有什么臉看見这位医生？自己良心又怎么說得过去？她生的究竟是他的孩子啊。如果贊成开刀——那就是罰他們两个人都沒有子嗣。可是除掉为了生一个合法的繼承人外，他又为什么要娶她呢？还有他的父亲——死期迫在眉睫，还在那里等着消息！“太殘忍了，”他想；“实在不应当要一个人决定这种事情！太殘忍了！”他轉身向房子走去。想一个奥妙的、簡单的办法来决定！他掏出一个錢币，又放回去；轉出什么来他知道自己也不会照做！他走进餐室，这里离开傳出声音的那間房間最远。医生說过可能性还是有的。在这里这个可能性好象大了起来；这里河水不流，树叶也不落下来了。室內点了一个火。索米斯打开酒柜。他从来不飲烈酒，可是現在却給自己倒了一杯威士忌，一飲而尽，期望血液流得快些。“乔里恩那个家伙，”他想；“他已經有儿有女了。他有了我心爱的女人；而且还替他生了一个儿子！而我呢——我却逼得非要毀灭我唯一的孩子不可！安耐特不会死的；不可能。她

身体很强壮呢!”

他站在酒柜旁边正在侘傺不安的时候，听見医生的馬車到了，就出来会他。他得等医生从楼上下来才能問他。

“怎么样，医生?”

“情形还是一样。你决定了沒有?”

“决定了，”索米斯說;“不要开刀!”

“不开刀? 危險很大——你知道嗎?”

索米斯板着一副臉，只有嘴唇在动。

“你不是說可能性还是有的嗎?”

“有是有，但是不大。”

“你不是說开刀孩子一定保不了嗎?”

“是啊。”

“你仍旧認为她不可能再生一个嗎?”

“要說絕对不能生也不是的，不过可能性不大。”

“她很强壮，”索米斯說。“我們冒一下險。”

医生极其严厉地看着他。“你要負責的，”他說;“是我自己的妻子，我就做不了。”

索米斯的下巴朝上一抬，就象吃了人家一拳似的。

“上面能派我什么用場嗎?”他問。

“沒有。你不要来。”

“那么我在画廊里等着;你知道那个地方。”

医生点点头，上楼去了。

索米斯仍旧站在原来的地方，凝神在听。“明天这个时候，”他想，“我手上也許沾滿了她的血呢。不! 这不公平——說得太可怕了!”方才的侘傺心情又来了; 他上楼进了画廊，在窗口站着。外面刮的是北风;空气很冷，很清彻;天色碧藍，一片片厚重

的白云追逐过去，从顏色开始金黄的列树中望出去，河水也是藍的；树林全染上富丽的色彩，象燒着的火，象擦亮的銅——一片早秋景色啊！如果是他自己的生命，他肯冒这样的危險嗎？“可是她宁可丧失我，”他想，“也不肯丧失孩子！她并不眞正爱我啊！”一个女孩子，又是法国人——你能指望什么？对他們两个人来說，对他們的婚姻、对他們的前途来說，最最要紧的就是一个孩子！“我为这件事情吃的苦头可多了，”他想，“我决不放手——决不放手。有可能两个都保得了——有可能的！”人总是不肯放手的，一直抓到从他手里拿走时才——人是天生不肯放手的！他在画廊里开始兜起来。最近他买了一張画，在他看可算是一笔小財气，所以在这張画前站着——画的是一个女孩子，暗金的头发看上去就象一头金属絲，眼睛凝視着手里拿着的一个金黄的小怪物。便在这种痛苦的时候，他还能够微微感到这是天大的便宜貨——还能够欣賞画上面的桌子、地板、椅子、女孩子的身条、臉上专注的神情、暗金絲的头发、小怪物的鮮明金黄色；眞是妙手！收藏油画；人愈来愈发財！这有什么用处呢，如果——！他猛然轉身，背对着画，走到窗口，他养的鴿子有几只已經从鴿房四周的鴿塒上飞了起来，正在北风中展翅飞翔。雪白的羽毛在明彻的日光里簡直耀眼。鴿子飞远了，在天上划着字。这些鴿子是安耐特亲自喂的；她喂鴿子时看上去眞美。鴿子都在她手上吃食；它們都知道她是个直心眼儿。他喉嚨管忽然覚得堵着。她不会死——不能够死！她太——太懂事了；而她很强壯，的确强壯，跟她母亲一样，尽管那样白晰、美丽！

等到他开門，站在那里傾听的时候，天已經快黑了。一点声音沒有！乳白的黃昏躡进楼梯和下面的楼梯口。他才要轉身，耳朵里听見一点声音；朝下望时，他看見一个黑影在走动。心拎了

起来。这是什么？是死神嗎?从她房間里出来的死神的形状?不是！只是一个沒有戴帽子、沒有束圍裙的女佣。女佣走到楼梯下面，上气不接下气地說：

“医生要見您，老爷。”

他飞步下楼。女佣身体貼着墙讓他过去；她說：

“老爷！事情完了。”

“完了!?”索米斯說，語气中带有威胁；“你是什么意思?”

“生下来了，老爷。”

他三脚两步上了楼梯，① 在阴暗的过道里忽然和医生碰上。医生正在揩額头。

“怎么样?”他說；“快!”

“大小都活着；我想，沒有事情了。”

索米斯站着不动，手蒙着眼睛。

“恭喜你，”他听見医生說；“只差一点儿就完了。”

索米斯一只蒙着眼睛的手放了下来。

“多謝，”他說；“多謝多謝。男的还是女的?”

“女的——幸亏好；要是儿子，就会断送了她——头出不来啊!”

女的?

“多多当心大人和小的，”他听見医生說，“就行了，她母亲几时来?”

“我想大概是今天晚上九、十点鐘。”

“那么，我等到她来才走，你要看她們母女俩嗎?”

---

① 楼梯在半中間分向二楼和三楼，所以索米斯从三楼下来一半，还要走上几步才到达二楼。

"我現在不去，"索米斯說；"你走之前，我叫人把晚飯送上来。"說完就下楼去了。

說不出的輕松心情，然而——是一个女儿！他覚得太不公平了。冒了这么大的危險——經过这样的痛苦躁躇！——只落得一个女儿！穿堂里木柴生的火很旺，他站在火前，用脚尖碰一下火，想使自己重新适应一下眼前的情况，"我父亲啊！"他想。对他不用說，将是极度的失望！人生在世决不会样样滿足的！而且下面又不会再生了——就是有，也无济于事，至少！

他站在穿堂里，佣人送上一封电报。

急来。父病危。母字。

他看了电报涌起一陣嗚咽。經过适才的几个鐘点的痛苦，人会以为他什么都不会动心，可是这事使他动心了。現在是七点半，九点鐘有一班火車从雷丁开出，拉摩特太太要是赶得及的話，将在八点四十分到达——他去接了火車再走。他吩咐备好馬車，木木然吃了一点晚飯，就上楼来。医生出来見他。

"两个都睡了。"

"我不进去，"索米斯說，心放了下来。"我父亲病重；我得上倫敦去。沒有关系吧？"

医生臉上显出一种又象是疑惑，又象是佩服的神情。那意思好象是說："如果他們全象你一样冷的話。"

"行，我看你放心去吧。你就回来嗎？"

"明天，"索米斯說。"这是我倫敦的地址。"

医生好象徘徊在同情的边緣上。

"再見！"索米斯沒头沒脑說了一句，就轉身走了。他穿上皮

大衣。死！眞是冷酷的事情！他在馬車里点一支香烟抽起来——他的那种名貴香烟。夜晚风很大，就象鼓着漆黑的翅膀；馬車的灯光探索着前进。他的父亲！那样老的老人！却在这样一个不舒服的晚上——去世！

他到达車站时，倫敦开来的列車剛好进站，拉摩特太太肥碩的身軀，穿一身黑衣服，灯光下照得人黃黃的，拎一只小手提箱向出口走来。

“你就是这一点行李嗎？”索米斯問。

“可不是；我哪里来得及呢。我的小宝貝怎么样？”

“都好。生了一个女儿！”

“女儿！大喜，大喜！过海峽过得糟透了！”

拉摩特太太黑黑胖胖的身材——虽則过海峽过得糟透了，可是一点沒有瘦減——爬上馬車。

“你不上来，亲爱的？”

“我父亲病重，”索米斯忍痛說。“我要上倫敦去。替我吻安耐特。”

“眞的嗎！”拉摩特太太說；“太不幸了！”

索米斯除一下帽子，向自己的火車走去。“这些法国人！”他心里想。

第十三章

告訴了詹姆士

在他那个有双层窗子的房間里着了点凉，詹姆士就弄得狼狽不堪；平时房間的空气和看望他的人可以說都要滤过才能进来，而且从九月中旬起他就沒有出过房門。就是着了点凉，他的一点点体力，撑持不住，迅速就进入他的肺部。医生曾經关照过他，"切不能着凉，"可是他偏偏就着了凉。开头时他感到喉嚨不舒服，就跟看护說——他現在用看护了——"你看，我早知道坏事，哪有这样透空气的！"一整天他都在疑神疑鬼，而且一切的預防和治疗全用到了；呼吸极端小心，每一小时都要量一下热度。爱米丽并不慌。

可是第二天早上她进房时，看护小声气說："他不肯量热度。"

爱米丽走到他躺着的床边，輕声說："你覚得好些嗎，詹姆士？"把温度表送到他嘴边，詹姆士抬头看看她。

"量了有什么用？"他嗄声說；"我不想知道。"

爱米丽这才慌了起来。他呼吸很困难，一張臉看上去非常消瘦、蒼白、隐隐有几块紅斑。他过去也跟她鬧过"别扭"，天曉得；可是他究竟是詹姆士，差不多五十年一直是詹姆士；她无法

回忆或者想象什么生活里沒有詹姆士的——詹姆士虽則表面上那样的嘮叨，那样的悲观，那样的頑固，可是家里个个人他都疼爱，待他們的确很慈祥，很寬厚！

整整那一天和第二天他簡直不說話，可是从眼睛里看出，人家服侍他，他也知道，而且臉上的神情显出他是在掙扎着；所以爱米丽仍旧存着希望。他的身体一动也不动，以及那种儲备一切零星力量的派头，說明他正在頑强搏斗。爱米丽看了深为感动；虽則在病室里时她臉上神色很鎮定，很給人安慰，出了房門眼泪就簌簌地落下来。

第三天吃茶时分，她剛給他換了衣服，而且，因为什么事情都逃不出他眼睛，为了怕他惊慌，臉色装得很自如；在这时候，她看出情形大变。那張蒼白的臉上說得很清楚："沒有用；我不行了；"她走到他跟前时，他說："叫索米斯来。"

"好的，詹姆士，"她温和地回答；"好的——立刻去叫。"她吻了他的額头。一滴眼泪落在他額头上，她揩掉时看見他眼睛里显出感激。爱米丽这时心乱如麻，而且已經沒有指望，就打給索米斯那个电报。

索米斯从刮着狂风的黑夜里鉆出来，进了門；一所大房子正象坟墓一样靜。瓦姆生的一張闊臉看上去簡直变得又狹又长了；他加倍小心地接过皮大衣，一面說：

"你要不要来杯葡萄酒，少爷？"

索米斯搖搖头，抬起眉毛詢問地望着他。

瓦姆生的嘴唇顫动了一下。"他要找你呢，少爷；"忽然擤起鼻子来。"我服侍福尔賽先生多年了；少爷，"他說，"——多年了。"

索米斯丟下他折自己的大衣，走上楼梯。这所他出生和居

住过的房子在他的心目中从来没有这一次他最后朝拜他父亲房間时显得这样温暖、富丽、舒适过。房子并不合他的胃口；可是单就它本身的那种坚固的油布板壁风格而言，这房子却称得上百分之百的安适。而夜晚是这样黑，风这样大；坟墓里又是那样冷，那样孤寂啊！

他在房門外面逗留了一下。里面一点声音沒有。他輕輕轉动門鈕，在沒有人覚察下走进房間。灯上加了罩子。他母亲和維妮佛梨德都坐在床对面；看护正从床这边走开去，讓出一張空椅子来。“給我坐的！”索米斯想。他母亲和妹妹看見他进来都站起来，可是他做了个手势，两个人又坐下去。他走到椅子面前，站着望他父亲。詹姆士的呼吸就象有人扼着脖子似的，眼睛閉着。索米斯看見自己父亲这样消瘦、蒼白、憔悴，听見他呼吸这样困难，心里不禁对造化涌起一陣激烈的憤怒，殘酷而无情的造化，跪在这样一个瘦条子身体的胸口，緩緩地把他的呼吸挤出来，把他这个世界最亲近的人的生命挤出来。在所有的人类中間，他父亲是一个一生最最小心謹愼、处世中和、食用有节的人，然而这就是他的报酬——要把他的生命緩緩地、痛苦地挤掉！他連自己也不知道就喊了出来：“太殘忍了！”

他看見母亲两手蒙上眼睛，維妮佛梨德头朝着床低了下来。女人！她們处这类事情比男子要好得多。他向父亲靠近一步。詹姆士已經有三天沒有刮脸，嘴唇上、下巴上长滿了胡子，簡直跟額上的白发一样白。胡子使他的臉变得柔和，已經有一种不屬于尘世的古怪神情。詹姆士的眼睛睜开。索米斯攏近床边，弯下身子。嘴唇动了一下：

“我来了，爹。”

“哼——有什么——什么消息？他們从不告訴——”声音沒

有了，一陣悲痛的心情使索米斯苦着一副臉簡直說不出話来。告訴他？——对了。可是告訴他什么呢？他使勁忍着悲伤，合攏嘴唇，說道：

“好消息，亲爱的，好的——安耐特，生了个儿子。”

“啊！”极其古怪的一声，又丑陋，又輕快，又可怜，又得意——就象个嬰儿滿足自己愿望时发出的声音一样。詹姆士眼睛閉上，窒息的呼吸又开始了。索米斯退到椅子跟前，木然坐下。这句使他父亲死后也不会知道眞相的謊言就好象发自他天性的最深处似的；这話一說完，他所有的感情力量一时都消耗尽了。他的胳臂扫过一样东西。原来是他父亲的一只光脚。在掙扎着呼吸时，詹姆士把脚从被里蹬了出来。索米斯把脚握在手里，一只冰冷的脚，又輕、又瘦、又白，冷得厉害。这只脚不久就要变得更冷，所以又何必送进被里，把它盖起来呢！他机械地用自己的手使它暖一点；心里不由得又涌起一陣悲痛。維妮佛梨德发出了一声嗚咽，赶快又忍住，可是他母亲坐着一下不动，眼睛紧盯着詹姆士望。索米斯向看护招招手。

“医生呢？”他低声說。

“去請了。”

“有什么办法使他的呼吸好一点呢？”

“只有打針；可是他恐怕受不了。医生說，他在掙扎时——”

“他不在掙扎，”索米斯低声說，“他是慢慢阻塞起来。太难受了。”

詹姆士不安地动一下，就象知道他們說的什么。索米斯站起来，弯下腰看他。詹姆士无力地举起双手，索米斯握着。

“他要拉了坐起来，”看护輕声說。

索米斯就拉他起来；自己以为拉得很輕，可是，詹姆士臉上

显出一种几乎是憤怒的神情。看护拍拍枕头。索米斯把两手放下来，弯腰在父亲額上吻了一下。当他直起身子时，詹姆士的眼睛抬起来看着他，那种神情就好象是把他全身剩下的力量全部使用出来似的。那意思象說："我不行了，孩子，你要照应他們，照应自己，照应——我全留給你了。"

"是的，是的，"索米斯低声說，"是的，是的。"

看护在他身后不知做些什么，使他父亲来了一个微弱的抗拒动作，就象厌恶她扰乱似的；几乎就在同一时候，他的呼吸松下来，变得平靜了；人躺着一动不动；臉上的紧張神情消失了，变为一种古怪的蒼白的靜謐；眼皮抖动一下，就不动了，整个的臉也不动了，安靜的神气。只有唇間輕微呼气声音使人知道他还在呼吸。索米斯重新在椅子上坐下，又去弄暖那只脚；听見看护靠火坐着在輕輕啜泣；奇怪的是她这样一个外人，会是他們之間唯一哭出来的一个！他听到爐火的輕輕毕剝声。福尔賽老一輩子里又有一个要永远安息了——他們眞了不起——他这样撑着眞了不起！他母亲和維妮佛梨德正偪着身子看詹姆士的嘴唇。可是索米斯却斜靠着床摸两只脚，使它們暖一点；这样使他覚得舒服，虽則脚上变得愈来愈冷了。忽然他站了起来；他父亲的唇間发出一声，一种他从来沒有听見过的可怕的声音，就象一顆心遭到暴力而破裂时发出的长长呻吟。好一个坚强的心，道出这样的告别！它停止了。索米斯看看那張臉。沒有动作了；沒有呼吸！死了！他在額上吻一下，轉身出了房間；上楼跑进自己臥室，那間仍旧給他留着的臥室；伏在床上嗚咽起来，一面用枕头堵着自己……

过了一会，他下楼又进了父亲的房間。詹姆士一个人躺着，神情极其安詳，看不出一点忧伤和焦虑，一張毀灭的臉上带着高

年的庄严，就象古錢币上被岁月消磨了的美丽庄严。

索米斯紧紧盯着那張臉看，又盯着爐火看，盯着室內的一切看；室內窗子已經完全打开来，向着倫敦的深夜。

“永别了！”他低低說了一声，就走出屋子。

第十四章

他　　的

那天夜里和第二天整整一天，索米斯都忙着办許多事情。早飯时接到一个电报，使他很放心得下安耐特的健康，后来总算搭到最后一班火車回雷丁，額上还带着爱米丽的一吻和耳朵里的那句：

“亲爱的孩子、要是沒有你，我眞不知道怎么办呢。”

他半夜到达自己的房子，天气已經变得暖和起来，就好象办完了事情，把一个福尔賽最后一笔帳算清之后，可以輕松一下了。晚飯的时候，他收到第二封电报，更加証实了安耐特的健康情况很好，所以他并沒有进大房子，反而趁着月光穿过花园到了河边碇船上。船上很可以睡得了。他已經疲倦不堪，所以穿着皮大衣躺在长沙发上就睡着了。醒来时天已經亮了，他走到甲板上，凭栏向西面望去。这一面的河流沿着岸上一带树林拐了一个大弯。古怪的是，索米斯对自然美的欣賞頗有点象他的那些农夫祖先，如果找不到美的話，就会感到一种埋怨，而且这种埋怨感覚，无疑的，又因他在风景画方面的研究而变得敏銳，变得开化了。可是黎明有一种力量能使最最平凡的眼光肥沃起来，所以連索米斯也心动了。在那种悠悠的、清凉的光綫下面，眼前

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和他平日熟悉的那条河完全不象；这是一个人类从来沒有进入的世界，一个不眞的世界，就象探险者远远了望到的一些陌生海岸似的。它的顏色和常見的顏色全不同，簡直不象顏色；万物都在沉吟，然而又很清晰；它的岑寂使人发呆；而且沒有气味。为什么这样一个世界会使他心动，索米斯也說不出来，要么是感到自己在这个世界里极端的寂寞，自己所有的关系，所有的財产全被剝夺了。他父亲說不定就是起程向这个世界去的，尽管它和他离开的世界还有許多相似之处。索米斯寻思，不知道哪个画家有本領画出它，想借此避免和它接触到。那片灰白的水就象——就象个魚肚子！哪个敢說他眼前眺望的这个世界全部都是私人財产呢？除非是这片河水——然而連河水也有人抽出去！树木、林丛、一根草、一只鳥儿、一头走兽，甚至一条魚，都沒有一个沒有主儿的。然而从前有个时候，这一切都是丛莽、沼澤和水，許多奇形怪狀的动物在这里遨游，玩耍，也沒有人注意到它們，給它們取上名字；在那片一直伸到水边的小心經营的高树林的地方过去，可能遍地是葱蘢和腐烂的丛莽，对岸的那片草原，过去可能长滿了沼霧籠罩着的蘆葦。是啊！人把它一把捉着，关在籠子里面，貼上签条，送到律师事务所里归档了。而且是做了一件好事情！可是不时的，就象眼前这样，过去的阴魂却会跑出来，找上一个碰巧清醒的人纏着他，向他沉吟，并且悄声說："你們全都是从我的无主的孤寂里出来的，有一天你們全都要回去。"

对于索米斯，这是一个新的然而又非常之老的世界；是一个无主的世界在回溯自己的过去；他感到有点不寒而栗，就下了甲板在酒精灯上燒一杯茶吃。喝完茶，他取出紙笔，写了下面两段：

本月二十日詹姆士·福尔賽卒于公园巷本寓，享年九十一岁。葬礼于二十四日在高門山公墓举行。鮮花謹辞。①

本月二十日索米斯·福尔賽之妻安耐特在买波杜倫栖园誕生一女。

在吸墨紙上面索米斯隐隐看出一个"儿子"。②

当他穿过草地向大房子走去时，已經是一个平凡的秋天世界的早晨八点鐘了。对河的丛树聳立在四周圍，被乳白的朝霞衬得非常鮮明；木柴烟升起来又青又直；他的那些鴿子在咕咕叫喚，在阳光中剔着羽毛。

他悄悄进了自己的更衣室，洗澡、修面、換上干淨衬衣和一套黑衣服。

索米斯下楼时，拉摩特太太正开始吃早飯。

她看一下他的衣服，就說，"不要告訴我了！"說时按一下他的手。"安耐特很好。可是医生說她不能再生孩子了。你知道嗎？"索米斯点点头。"可惜。不过小的眞惹人爱啊。你要咖啡嗎？"

索米斯尽快地躲开她。她使人感到厌恶——人又大、又庸俗、头脑又快、又清楚——眞是法国人。他受不了她那些母音，那些喉音；他而且恨她看着他的样子，就好象安耐特不能生儿子

---

① 索米斯于晚上九点鐘离开雷丁，詹姆士在二十号十二时前逝世，实在有点牵强。

② 这是指吸墨紙上的水印；这种水印往往是造紙公司的牌号，而在这里，公司的牌号是—— son(即儿子)。

是他的过失似的！他的过失！他甚至于恨她对自己还沒有見过面的女儿那样下作地疼爱。

奇怪的是，他总是害怕看見自己的妻子和孩子。

人会以为他一有空子还不立刻赶上去看她們。相反地，他却从心里感到一种畏怯——尽管他是那样一个貪得无饜的占有者。他深怕安耐特对他有什么不滿，怪他使自己吃那許多痛苦，怕看見孩子的模样，怕显出自己对目前——以及将来的失望。

他在客厅里来回总走了一个鐘点，最后才鼓起勇气上楼，敲敲她們的房門。

拉摩特太太来开門。

"啊！你总算来了！她等着你呢！"她掠过他出去了，索米斯輕步走进屋子，咬紧牙关，眼睛偷看着。

安耐特躺在床上臉色蒼白，可是很美。孩子不知藏在哪里，他沒有看見。他走到床前，忽然感动起来，俯身在她額上吻了一下。

"你来了，索米斯，"她說。"現在我好得多了。可是之前太痛苦了，太痛苦了。我很高兴不会再有孩子。噢！眞痛苦啊！"

索米斯站着不做声，輕輕拍着她的手；什么亲爱的話、同情的話，全都沒法出口；他脑子里掠过一个念头："一个英国女孩子决不会講这种話！"这时間，他完全知道自己在精神和理智上永远沒法和她接近，她也沒法和他接近了。他不过象收了一張画一样收藏了她——如是而已！他忽然想起乔里恩的那句話来："我想你一定很高兴可以脫身呢。"是啊，他是出来了！他是不是又陷了进去呢？

"我們非給你弄好东西吃不可，"他說，"不久你就强壯了。"

"你要不要看看孩子，索米斯？她睡着了。"

"当然，"索米斯說，"当然要看。"

他繞过床脚头到了床那边，站在那里望着。才一上来看見的也不过如他料想的那样——一个嬰儿。可是就在他一边看着，嬰儿一边呼吸，一边小手小脚做着睡梦的动作时，他好象看見她变成个有个性的东西，慢慢变得象一張画，使他看了还想再看；一点不討厌，非常嬌艳而且动人。头发是黑的，他拿指头碰一下头发，想看看嬰儿的眼睛。眼睛睜开了，深顏色的眼珠——是藍色还是褐色还說不出来。眼睛睞了一下，瞠視着，好象藏着深深的睡意似的。忽然間，他的心覚得很特别，很温暖，就象是加进生命一样。

"我的小芙蕾① 呀！"安耐特柔声說。

"芙蕾，"索米斯接了一句；"芙蕾！ 我們就叫她这个名字。"

胜利和重新占有的感覚又在他心里涌起了。

天哪！ 这个——这个东西才是他的！

---

① 芙蕾，法文为花。

插曲

覚醒

覚　醒

下午五点鐘时分，七月的阳光从罗宾山厅堂那扇大天窗里一直照进来，剛好落在寬大楼梯轉弯的地方，小乔恩·福尔賽穿一身青麻紗衣服；就站在那道耀眼的光綫里。他的头发梳得很亮，眉头皺着，一双眼睛在閃閃发光，原来他在盘算怎样一个下楼的法子；这是他过去无数次这样盘算的最后一次，因为一会儿他父亲和母亲的汽車就要开回家了。四步一跨，以及最后五步一跨呢？乏味！从扶手上滑下去，可是怎样滑法？臉朝下，脚先下去？更乏味！肚子貼在上面，横着下去？毫无意思！仰着下去，两只胳臂分垂着？不許做的！还是臉朝下，头先下去呢？这个方法除了他誰也不知道。小乔恩被阳光照亮的臉上所以皺眉头就是这个原因……

在一九〇九年的夏天，那些在当时便想使英語簡单化① 的头脑簡单的人，当然不知道有小乔恩这个人，否則的話，他們說不定会認他做一个信徒。可是人生在世有些事情就会做得过分簡单，就象他的眞正名字原是乔里恩，可是他过世的兄长和在世的父亲老早就把“乔”，“乔里”那些簡称搶掉，所以他只好叫乔恩了。事实上，小乔恩根据习慣把自己的名字拼来拼去总是拼不对，一直等到他父亲向他解釋为什么要这样叫时，他才算明白。

一直到現在，他这个父亲在小乔恩的心里只占一个很小的部分；大部分都被那个拉手风琴的馬夫保布和他的保姆“大”占去了；“大”每逢星期天都要穿紫衣服，而且在家庭佣工所能偶尔享受的一点私人生活中，也喜欢人称呼她史白拉金。他母亲在他心目中只象梦里面那样一个模模糊糊的人，气味很好聞，在自己快要入睡的时候撫摸他的前額，有时候給他剪头发，他的金褐色的头发。碰到他在自己臥室里爐栏上跌破头时，她就会来为他难受；碰到他做了噩梦，她就会坐在床边上用脖子偎着他的头。她很亲爱，但是很远，因为“大”非常之近，而且男人的心里在一个时候只能有一个女人啊！至于跟他的父亲，当然，他也有一种特别的亲誼；因为小乔恩大起来也想当一个画家——只有一点点不同，就是他父亲画的是画，而小乔恩打算画的却是天花板和墙壁，两只撐梯中間放一条板，自己站在上面，束一条肮脏的白圍裙，滿身都是石灰水的可爱气味。他父亲还带他上里希蒙公园去騎馬，他騎的小馬名叫“老鼠”，因为毛色就象老鼠。

小乔恩就是俗語說的嘴里含了銀匙生的，② 而且那張嘴生得又巧又大。他从沒有听見自己父母說过生气話，不論相互之間，或者对他，或者对任何人。馬夫保布、厨娘劍因，蓓拉和其余的佣人，跟小乔恩講話时，声音都特别亲热，連唯一管束他所作所为的“大”講話时也是这样。所以他覚得这个世界是一个万年不变的、十足的高尚而自由的地方。

他是一九〇一年出世的，到他有了知識时，他的国家剛生过一場厉害的猩紅热——波尔战爭——剛才害好，現在正准备着

---

① 指当时的英語拼音簡化运动。

② 謂生于富貴之家。

一九〇六年的自由主义复兴。[1] 压制是最不吃香的事情，做父母的都兴高采烈地要讓自己的儿女开心一下。他們慣坏了戒尺，爱惜了孩子，[2] 而且热烈期望有好結果。还有，小乔恩投胎投到这样的父母也眞算他聪明，父亲已經五十二岁，性情温和，一个独养儿子早已去世了；母亲是三十八岁，而他又是她的头生子和唯一的孩子。他很可能长成一个介乎嬌养的小狗和狂妄的小畜生之間的混合种，所以沒有如此全由于他父亲十分爱他的母亲，連小乔恩都看得出来她并不仅仅就是他的母亲，而且自己在父亲的心里他不过占第二位。他在母亲心里占什么地位，还沒法知道。至于琼"姑"，他的异母姊姊（可是太老，做他姊姊已經不相称了），当然也爱他，不过太莽撞一点。他心爱的"大"也有一点斯巴达人味道。給他洗冷水澡，膝盖都是光着；从来不鼓励他为自己难受。他的教育問題使他很伤脑筋，小乔恩的意見跟某些人一样，認为最好不要强迫孩子念書。那位法国小姐每天早上来两个鐘点教他法文，另外还教他历史、地理和加法，他倒还欢喜；他母亲給他上的鋼琴課也不討厌；她有办法逗他把一个一个調子彈过来，不喜欢的从来不要他練习，所以他始終彈得很起勁，非把指头練得灵活不可。他跟他父亲学画小猪和其他动物。拿年紀說，他受的教育不能算多，可是大体說来，富貴还算沒有嬌慣了他，不过"大"有时候却說有别的孩子一起玩对他有很大好处。

有这些原因，所以当他快长到七岁，"大"忽然按着他的脊背叫他伏着，不許他做一件她不贊成的事情时，对于他簡直是当头

---

① 英国自由党自一八八六年分裂后至一九〇五年方重新执政。

② 西諺：爱惜了戒尺，慣坏了孩子。

一棒。这是对一个福尔賽的个人自由主义第一次干涉，气得他簡直要发瘋。那种完全无可如何的状态，以及拿不准几时才会結束的感覚，想起来簡直可怕。試想她从此不放自己起来呢，那怎么办！他受了五十秒鐘的罪，一面大声叫喚。頂頂糟糕的是，他看出"大"經过这么长的时間才明白到把他吓倒了。这件事情使他初次看到人类那样的缺乏想象力，眞是糟糕的事情。便是放他起来之后，他仍旧坚决認为"大"做了一件很糟糕的事情。他虽則不想抓着她这个把柄，可是深怕她再来，逼得只好找到他母亲說："媽，不要再讓'大'把我按得伏下来。"

他母亲两只手举过头，手里拿着两条发辮——小乔恩的法文还不懂得称她的头发是落叶的顏色——当时眼睛把他看一下，眼睛就象他穿的絲絨外衣那样褐黃，回答說："好的，乖乖，我不讓她。"

小乔恩很滿意，因为她就象一个有灵驗的女神；尤其滿意的是，有一天早飯时他藏在餐桌下面，碰巧在等待一只鮮菌，① 被他窃听到他母亲对他父亲說：

"那么，亲爱的，你去跟'大'說呢，还是我去？她非常之疼他；"当时他父亲回答說：

"总之，她不应当这样管他，我完全懂得被人按得伏着的那种滋味。福尔賽家人一刻也不能忍受，沒有一个。"

小乔恩知道他們并沒有发覚自己藏在桌子下面，所以弄得很尷尬，这在他完全是一种新感覚；他只好仍旧耽在那里，苦念着那只鮮菌。

---

① 菌类长得最快，小乔恩因此想看它长出来，当然事实上是不会那样快的，不过小乔恩可能在童話里讀到过，所以也想找。

他第一次跌进人生黑暗深渊的情形就是这样。这事以后，一直都沒有什么新的經驗；后来有一天，他上牛房喝加拉特挤下的新鮮牛奶，被他撞見苜蓿的小牛死掉了。他弄得心情很不宁靜，就去找"大"，加拉特垂头丧气跟在他后面；忽然間他发覚"大"并不是他要找的人，就奔去找他父亲，却一头撞見母亲被她抱住。

"苜蓿的小牛死了！唉！唉！样子多么的沒勁！"

他母亲摟着他，說了一句："是啊，乖乖，好了，好了！"总算止着他的嗚咽。可是如果苜蓿的小牛会死，什么东西也可以死——不仅是蜜蜂、蒼蝇、甲虫、小鷄——而且样子也是那样的沒勁！这眞可怕啊——可是不久就忘了！

底下的一件事情是坐在一只大蜂上面，这倒是新鮮經驗，她母亲对这个比"大"懂得多；这事以后，一直到年底都沒有什么眞正重要的事情发生；过了年，有一天，人过得簡直不好受到了透頂，第二天他就患上开心的麻疹，睡在床上，用小匙吃蜂蜜，还吃了許多但几亚橘子。一直到这时候世界才算开了花。这次开花可要感激琼"姑"；琼才听見他成了个可怜虫，立刻就从倫敦赶下来，带来許多書，原来她这个在有名的一八六九年① 出生的人就是靠这些書养成她的俠客精神的。这些書都很旧了，而且顏色种种不同，里面却装滿了惊天动地的事情。先是琼讀給他听，后来就容許他自己去讀；这时候，她匆匆又回倫敦去了，丟給他的書有那么一大堆。这些書燃起他的幻想，終于白天脑子里想的，晚上梦見的全是些海軍准尉、販奴船、海盜、木筏、檀木商船、火車、鯊魚、战爭、韃靼人、紅印第安人、汽球、北极，以及其他匪夷

① 一八六九是苏伊士运河开航的一年。

所思的趣事。等到放他起床时，他立刻就把自己的小床当作大船，从船头到船尾装上索具，再从大船上了小船——那是一只小澡盆，这样划过地毯的綠色海洋，靠了桃花心木抽屉的骨轆，爬上一座岩石，用自己喝水的玻璃杯紧抵着眼睛了望天边，搜寻救应的船只。他用手巾架、茶盘和枕头做了一只日用的木筏；把法国李子的甜汁省下不吃，放在一只空葯水瓶里，当作甜酒装上木筏；还装了有印第安人吃的碎肉干，这是省下来的碎鷄肉，先把来坐扁了，再在火上烘干；还有治坏血病的菩提果汁；是用橘子皮和一点沒有挤净的橘汁榨出来的。有一天早上，他把床上所有的被褥（只有长枕头除外）堆成北极的样子，自己坐了一只樺木小艇（私生活里的爐栏）划过去，在到达之前还和一只北极熊——就是长枕头加上四只滾球戏柱子，再穿上"大"的睡衣——大大厮杀了一陣。这次以后，他父亲想使他的想象力稳定下来，就給了他《撒克逊劫后英雄略》，①《比威斯》，②一本亚瑟王③的故事和《湯姆·白朗的求学时代》。④他先讀了《劫后英雄略》，这就整整三天工夫都在造佛隆德·白夫⑤的宫堡，保卫宫堡、攻打宫堡，除掉丽必卡和罗文納⑥住的那一部分外，全打得唏里嘩啦，同时还尖声尖气地喊"冲呀，德·布拉西！"⑦以及类似的話。讀了亚

---

① 英国史各特的著名历史小說。

② 英国十四世紀韵文騎士傳奇。

③ 英国克尔特族反抗撒克逊民族侵略之賢王。

④ 英国湯姆士·休士（一八二二——一八九六）的一本描写学校生活的小說。

⑤ 里金諾尔爵士，《劫后英雄略》中的人物。

⑥ 《劫后英雄略》中两个女角色。

⑦ 《劫后英雄略》中莫里斯爵士。

瑟王的書之后，他就变成一个独一无二的拉摩納克·德·加里斯① 爵士，原因是虽則書里談到他的地方很少，他覚得这个名字比别的武士的名字都好；他还騎在自己的木馬上，手里拿一根长竹竿，把那匹木馬騎得都快要死了。《比威斯》他覚得不够勁；而且玩起来要有树林和野兽，这些在他的臥室里全沒有，只有两头猫儿，費茲·福尔賽和拍克·福尔賽，可是都不好惹。《湯姆·白朗》他还不够年紀看。总之，到了第四个星期，放他下楼出去玩时，一家人全都如釋重負。

时間正是三月，树木看上去特别象船上的桅杆；在小乔恩的眼中，这簡直是大好春光，可是对于他的膝盖、衣服、和"大"来說，簡直是折磨够了，因为又要給他洗衣服，又要补衣服。天天早上，只要早飯一吃完，就会看見他从書房里出来——他父亲和母亲的窗子恰巧朝着这边开着——穿过走廊，爬上那棵老橡树，臉上一副坚决的神情，头发閃閃发光。清早这样子玩是因为讀書之前的时間有限，来不及跑出去多远。那棵老树的花式眞多，使人从来玩不厌，主檣、前檣、上檣，而且他总可以借升旗的轆轤——或者秋千索滑下来。十一点鐘念完書之后，他会上厨房去要一块薄干酪，一片餅干，两只法国李子——作为小划子上的粮食至少够了——自己以一种想象的方式吃掉；然后带着长手枪和刺刀，把自己全副武装起来，就認認眞眞开始上午的爬山，一路上遇見了无数的販奴船、印第安人、海盜、野豹和大熊。一天里只要在这个时候碰見他，嘴里大都咬着一把弯刀（就象狄克·尼但姆一样），杂在一大堆迅速爆炸开来的瓶盖子中間。不少的园丁都被他小枪里射出来的黃豆打倒了。他过的就是这种

---

① 亚瑟王的三个最勇猛的騎士之一。

行为最最粗暴的生活。

有一天，他父亲坐在橡树下面对他母亲說，“乔恩太不象話了。恐怕总有一天去干水手，或者其他沒出息的行当。你可曾看見他有什么欣賞美的地方呢？”

“一点看不出。”

“謝天謝地，他对于輪子或者机器还沒有兴趣！别的我都还可以，就是这个最受不了。不过，我眞希望他能够对大自然稍稍感到一点兴趣。”

“他有想象力的，乔里恩。”

“是啊，不过火性太大了。他現在可爱哪一个人呢。”

“沒有；只是人人都爱。世界上再沒有一个人比乔恩更爱别人，或者更可爱的了。”

“因为是你的孩子，伊琳。”

就在这时候，小乔恩就躺在他們头上一个高枝上，用两粒黄豆把他們的談話打断了；可是談話的片断却深深盘据在他的小头脑里面。爱情，恋爱，想象力，火性！

树叶子現在已經长得快密了，他的生日也快到了；这是每年的五月十二，他总記得有一頓好晚飯吃，肝脏、蘑菇、杏仁餅和姜汁啤酒。

可是在他的八岁生日和他站在楼梯轉弯地方七月阳光里那一天之間，却发生了几件重要事情。

“大”不知道是替他洗膝盖洗厌了，还是发自那种神秘天性，逼使保姆們有时也要抛下自己撫育的孩子，都很难說；总之，就在他的生日的第二天哭哭啼啼走了，說是要“嫁一个男人”——眞是想不到的事情。“大”要走本来一直瞞着小乔恩，可是那天他有一个下午心里都不是滋味。这事就不应該瞞他呀！两大盒的鉛

兵和一些大炮，再加上一本《年青的号角手》① ——这些都是他收到的生日礼——和他的悲哀携起手来要改变他的信仰；他不再去亲自鋌而走險，冒生命的危險了，而玩起想象的游戏来，叫許許多多的鉛兵、彈子、石子和豆子去冒生命的危險。他收集了一大堆这类的“炮灰”，替換着使用来打半島之战，② 七年战爭，③ 三十年战爭，④ 和其他的战役，这些都是他最近从祖父过去的那本大《欧洲史》里讀来的。这些战爭全按照他的天才随意更动，就在他白天游息室的地板上打了起来，弄得誰也走不进房間，怕打攪了瑞典王古斯达佛司·阿道尔佛司，⑤ 或者踏上奥地利的軍队。他最最热爱奥地利人，因为声音听上去好听，可是当他发現奥地利人很少有什么仗打胜时，自己只好編一套来玩。他最喜欢的大将是尤金王子，⑥ 查理大公⑦ 和华倫司丁；悌里⑧ 和馬克⑨ 尽管是奥地利人，实在叫人沒法喜欢（有一天他听見他父亲說这些称呼是“音乐厅的玩意儿”，不管这是什么意思）。为了好听的理由，他还喜欢杜林。⑩

---

① 英国汉第(G. A. Henty，一八三二——一九〇二)写的一本儿童讀物。

② 英国一八〇八——一八一四年与西班牙、葡萄牙联盟对法兰西的战役。

③ 一七五六——一七六三年，英国、普魯士、汉諾佛对法、奥、俄、瑞典、撒克逊尼和西班牙的战爭。

④ 一六一八——一六四八年的欧洲战爭。

⑤ 在三十年战爭中支持新教徒的一方。

⑥ 奥地利将領，一六六三——一七三六。

⑦ 奥地利将領，一七七——一八四七，曾参加法国革命战役和拿破侖战爭。

⑧ 悌里·約翰，三十年战爭率領天主教联軍的名将。

⑨ 馬克·卡尔，奥地利将領，一八〇五年降法。

⑩ 法国将領，一六——一七五，以战略出名。

这个阶段很使他父母着急，因为这使他成天耽在室内，連应当到室外来玩的时候也不出来了。整个的五月一直到六月中都是这样，后来他父亲带了《湯姆·莎耶历險記》和《哈克貝里·芬历險記》①給他，才算断掉。讀了这两本書之后，他又来了一个念头，跑到外面一股勁儿要找小河。罗宾山园子里哪儿来的小河，他逼得只好把小池子当做小河，所幸是池子里还有蜻蜓、蚊蚋、灯心草和三棵小柳树。他父亲和加拉特把池子測量了一下，发現池底很平，而且沒有一个地方有两呎深的，就給了他一条可以折迭的小艇；他就成天坐在小艇里划着，平躺着身子避免被印第安人老約② 和其他仇人看見。他在池子边上还用旧餅干罐子造了一間印第安人的草房，約莫四呎見方，上面复着树枝。他在草房里升一个小火，把树林和田里沒有打到的鳥儿，池子里沒有釣到的魚儿——因为池子里就沒有魚——都在这里燒起来。六月的下半月和七月都这样过掉。他父母在七月里上爱尔兰去了；这五个星期的长夏他都是跟他的枪、草房、河水和小艇过着一种寂寞的"空想"生活；而且不管他的活跃小头脑怎样竭力把美感揮走，她不时还是会在这么一剎那偷偷找上他，或者憩在蜻蜓的翅膀上，或者在睡蓮上面閃映着，或者当他仰面躺着装做埋伏时，用她的蔚藍在他的眼睛里扫这么一下。

他父母走后，房子是由琼"姑"来照料的；她带了一个"成年人"来住，老是咳嗽，还带来一大块石膏用来雕成人臉；有这个原因，所以琼"姑"簡直不到池子这边来看他。可是，有一次，她又带来了两个"成年人"。小乔恩剛好用他父亲水彩盒子里的顏色

---

① 都是馬克吐溫的小說。

② 《哈克貝里·芬历險記》里面的人物約·哈普。

在自己身子上画了許多鮮明的藍条子、黃条子；这时看見她們来了，就埋伏在柳树后面。果然不出他所料，她們一直就走到草房那儿，跪下来朝草房里面看，所以他就大吼一声，那一声眞是吓得人魂飞魄散，簡直把琼"姑"和那个女"成年人"的天灵盖完全取到手了；① 之后，她們就吻了他。两个成年人一个是好丽"姑"，一个是法尔"叔叔"，他生了一張黃臉，脚有点跛，向他笑得厉害。他对好丽"姑"很中意，好象也是他的姊姊；可是当天下午两个人都走了，后来就沒有見过。在父母回来的前三天，琼"姑"也急急忙忙帶了那个咳嗽的"成年人"和那一大块石膏走了。走后，法国小姐說："可怜的人儿，他病得很重呢。乔恩，我不許你进他的屋子。" 小乔恩很少因为人家叫他不要做什么事情而偏要去做的，所以并不进那間屋子，不过覚得人又厌煩、又冷清。說实在話，那个池子的阶段已經过去了，他的小头脑里这时正充滿了一种无所适从和想望的感覚——并不是期望一棵树、一支枪——而且想一点温柔的东西。这最后的两天过得就象几个月似的，尽管还有一本《大海流浪記》② 可看，里面看到李嫝嫝的事情和她升起的引誘船舶的野火。③ 在这两天里面，他上楼梯、下楼梯总有上百次，而且时常从他現在睡覚的游息室里偷偷跑进他母亲的房間去，把什么东西都看看，并不用手去碰，然后又到了她的更衣室；一只脚站在浴缸旁边，就象史林斯比④ 一样，低着声音神秘地說：

---

① 印第安人作战，杀死对方时不取首級而取脑骨为胜利品。

② 英国倍克作(S. White Baker 一八二一——一八九三)。

③ 这是用野火引誘风暴中的船舶誤会是灯塔，在向灯光駛来时触礁，是海盗慣用的伎俩。

④ 爱德华·李耳《荒唐言》一書中的青年角色。

"呵，呵，呵！ 死瘟的猫，"① 这在他算是吉利話。后来，又回到母亲臥房間，打开她的衣橱，深深嗅一下，这样好象使他更加接近些——接近什么，他也不知道。

这时他正从母亲房間里出来，站在那道阳光里，反复盘算着几种滑下楼梯栏杆的办法。这些全好象很愚蠢，忽然覚得意兴闌珊，就一步一步走了下楼。下楼的时候，他能記得自己的父亲很清楚——短短的花白胡子，睐睐的深眼睛，两眼之間的皺紋，怪样的笑，瘦瘦的身材，在小乔恩眼中一直显得非常之高；可是他母亲他就完全記不起，只記得是袅袅娜娜那样一个人，两只深褐色眼睛回头望着他；还有就是她衣橱里的那种香味。

蓓拉就在厅堂里，正把大帘幕拉开，去开前門。小乔恩用好話求她。

"蓓拉！"

"哎，乔恩少爷。"

"他們回来的时候，讓我們在橡树下面吃茶好吧？ 我知道他們最喜欢这样。"

"你是說你頂喜欢这样。"

小乔恩想了一下。

"不是，他們会喜欢的，为了使我高兴。"

蓓拉笑了，"好的，只要你在他們回来之前耽在这儿安安靜靜的，不要頑皮，我就把茶摆在外面去。"

小乔恩在楼梯的最下一层坐下，点点头。蓓拉走近些，低头看看他。

"起来！"她說。

---

① 原为詛咒語。

小乔恩站起来。她从后面把他上下打量一下。他并不象有病容，而且膝盖好象也很干净。

“好的！”她說。“哎呀！你晒得多黑啊！給我亲一下！”

小乔恩的头发被她嘬了一声。

“什么果酱？”他問。“我等得都厌气了。”

“醋栗酱和草莓酱。”

妙啊！这些都是他欢喜吃的！

蓓拉走后，他有这么一分鐘坐着不动。大厅堂里很靜，东面的窗子完全开着，从这里可以看得見他玩的那些树里的一棵，就象一条双檣帆船緩緩地馳过那片高草地。外厅地下横着許多柱子影子。小乔恩站起来，跳过一道柱影子；把厅堂中間灰白大理石池子里栽的一簇鳶尾花繞了一圈。这些花很美，可是不大香。他站在門口向外看。假如！——假如他們不回来呢！他覚得自己一定受不了，因为等得太久了，可是他的心思立刻又从这类最后的肯定移到照进来的淡青日光的尘点上去。他举起手来，想要抓点灰尘。蓓拉应当把这片空气打扫打扫才是！可是也許不是灰尘——只是一点点太阳光罢了，他看看外面的阳光是不是一样的。并不。方才說过，他要安安靜靜地耽在厅堂里，可是他簡直耽不下去；他穿过馳道上面的石子路，在馳道外面的草地上躺下；在草里摘了六朵延寿菊，一个个小心給它們取上名字，拉摩納克爵士、特里斯特拉姆爵士、郎斯劳特爵士、巴里朱第斯爵士、包尔斯爵士、加温爵士，① 一对一对地拿来斗，最后只剩下拉摩納克爵士的脑袋还沒有丢掉，因为他給他挑了一根梗子特别粗的，不过三次交鋒之后，連拉摩納克爵士也显得乏力而且摇摇

① 都是亚瑟王手下的武士。

晃晃了。草里一只甲壳虫慢慢在爬，这草差不多快要剪了。每一株草都是一棵小树，甲壳虫得把那些树干一棵棵繞过去。小乔恩把拉摩納克爵士的脚伸了出去，撥撥那个小东西。小东西痛苦地溜走了。小乔恩大笑，意兴索然，叹了一口气。他觉得心里空空的。他身子仰面躺着。菩提树正开花，聞上去又香又甜，天上的青顏色眞美，几片白云望上去就象檸檬冰淇淋，也許味道也一样呢。远远能听得見保布拉手风琴；«順着斯王尼河而下呀»，① 使他听了又喜欢又难受。他又翻个身，拿耳朵貼着地——印第安人能够听見老远老远的声音——可是他什么也听不見——只听見手风琴！可是几乎是一剎那間，他眞的听見一陣沙沙的声音，和隐隐的鳴鳴声。对了！是汽車——来了——来了！他一跃而起。在門口等呢，还是溜上楼去，当他們进門时，喊一声："看哪！"就从楼梯栏杆上滑下来，而且是头先下来？怎么办呢？汽車轉弯开上馳道。已經来不及了！他只好等着，一面兴奋地跳来跳去。汽車来得眞快！呼的一声，就停住了。他父亲从車上下来，完全跟活的一样。一个弯下腰，一个朝上蹦——两个人撞上了。他父亲說：

"天哪！呀，小家伙，你晒得眞黑呢！"跟他平时說話一样；小乔恩一肚皮的想望——指望的那一点东西——尽在翻泡泡，并沒有平息下去。他靦覥地看了母亲一眼，她穿了一件青衣服，一条青絲巾裹着便帽和头发，在那里微笑。小乔恩使劲一跳，两条腿鈎着她背后，和她摟了起来。他听見母亲抽进一口气，覚得她也在摟还自己；一双照得深藍的小眼睛盯着她的深褐色眼睛看，后来她的嘴唇貼上他的眉毛，他用足力气摟她，听見她咯咯笑起

---

① 著名的黑人歌曲。

来：

“你力气眞大呢，乔恩！”

听到这話，他就滑下来，拉着她的手进了厅堂。

在橡树下吃着果酱时，他注意到自己母亲有些地方好象是从来沒有見到过的，比如說，两頰很滋潤，暗金色的头发夹些銀絲，喉頸間不象蓓拉那样长了一个結，而且臉上高高低低的地方都很柔和，他还看出她眼角上带有几条小皺纹，眼睛下面有点黑暈，看上去很好看。她长得眞美，比“大”和法国小姐或者琼“姑”，甚至他一度喜欢过的好丽“姑”都美；甚至比蓓拉都美，蓓拉两頰紅紅的，可是有些地方鼓出来太突兀了。这种新发現的他母亲的美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他吃得都比預料的少了。

吃完了茶，他父亲要他到园子里去溜溜。他跟父亲談了大半天的話，談的是一般事情，自己的私生活方面——象拉摩納克爵士、奥地利人，以及最近三天来那种心里空空的感覚，不过現在忽然装满了——都避而不談。他父亲告訴他，他們去的一个地方叫做格兰苏芬特里姆；① 夜靜的时候就有許多小人从地下鉆出来。小乔恩忽然站住，两只脚后跟分开。

“爹，你眞的相信有小人从地下鉆出来嗎？”

“不，乔恩，不过我想你可能会相信。”

“为什么？”

“你比我年紀輕；这些小人都是仙人。”

小乔恩把下巴的小酒渦一嘟。

“我不相信有仙人？我从来就沒有見过。”

“哈！”他父亲說。

---

① 恩特里姆谷，小乔恩記錯，便讀成这样。

"媽相信嗎?"

他父亲笑起来,就是他那种古怪的笑。

"不相信;她只看見潘。"

"潘是什么?"

"一种山羊神,在野外和美丽地方到处跳跳蹦蹦的。"

"他就在格兰苏芬特里姆嗎?"

"媽这样說。"

小乔恩拔起脚又向前走。

"你看見沒有?"

"沒有;我只看見維納絲·安娜第娥米尼。"

小乔恩寻思一下; 維納絲在那本講希腊和特劳埃人战爭中的書里有的。那么安娜一定是她的名字, 第娥米尼一定是她的姓了。可是再一問时,原来这是一个字,意思是說从浪花里升起来。

"那么她是不是在格兰苏芬特里姆的浪花里升起来呢?"

"对了;每天都出来。"

"她是什么样子,爹?"

"就象媽。"

"哦! 那么她一定——" 可是他沒有往下說,就向一座墙奔去,爬上墙头,随即又爬下来。这件发現他母亲美丽的事情必須絕对不能告訴人呀。他父亲的雪茄抽的时間可眞长, 終于他弄得只好說:

"我想去看看媽带回来些什么,你不怪我吧,爹?"

他把自己的动机說得很低,为了免得被人說他沒有男人气,可是他父亲一眼就把他看透了, 象煞有介事地叹一口气, 回答說:

"好吧，小家伙，你去爱她吧。"

这話說得他很有点窘，可是走的时候还故意走得很慢，后来脚下快起来，补偿剛才損失的时間。他自己房間通往母亲臥室的門剛好开着，他走了进去。她正跪在一只箱子面前，他挨着她站着，非常之安靜。

她直起上半截身子，說：

"怎么样，乔恩？"

"我想到就这样跑来看看。"

两个人相互又摟了一下之后，他就爬上窗前的长凳，把腿盘在身子下面，望着她把箱子里的东西順出来。这种事情他从来就不懂，可是看着很开心，一半因为她拿出来的东西看上去叫人摸不着头脑，一半因为他很喜欢这样看她。她走动起来跟别的人都不象，跟蓓拉尤其不象。她准是他生平所見过的一个最优雅的人。她把箱子总算理完了，就走到他面前在地上坐下。

"你想我們嗎，乔恩？"

小乔恩点点头，这样供認了自己的心情之后，就連着点下去。

"可是你不是有琼'姑'嗎？"

"噢！她带来一个咳嗽的男人来。"

他母亲的臉色变了，带有怒容。他赶快又接着說：

"他是个可怜的人，媽；咳得眞厉害；我——我欢喜他。"

他母亲两只手兜着他的腰。

"你什么人都喜欢嗎，乔恩？"

小乔恩想了一下。

"到一个限度，"他說；"琼'姑'有一个星期天带我去做礼拜。"

“做礼拜？哦唷！”

“她想看看我会不会感动。”

“你感动沒有呢？”

“感动，我渾身怪难受的，所以她赶快就带我回家了。我总算沒有生病。睡上床，喝了一杯开水冲白兰地，看《白樺林的孩子們》。眞有味道。”

他母亲咬着嘴唇。

“那是几时的事情？”

“哦！差不多——有好久了——我还要她带我去，可是她不肯。你跟爹不是从不去做礼拜嗎？”

“我們不去。”

“为什么不去？”

他母亲笑了。

“是啊，亲爱的，我們小时候都去做过。也許我們去做礼拜的时候年紀太小了。”

“我懂了，”小乔恩說，“这是很危險的。”

“这类事情你大起来，自己会弄清楚的。”

小乔恩带着盘算的神情回答說：

“我不想大起来，不想太大。我也不想进学校。”他感到一陣突如其来的强烈冲动，想要多說一点，說他眞正心里話，把臉都漲紅了。

“我——我要跟你在一起，做你的爱人，媽。”

随即出于本性要掩盖一下这种局面，他赶快又接下去說：

“今天晚上我也不想睡覚。我睡覚簡直都睡厌了，天天晚上这样。”

“你还做噩梦嗎？”

“好象只有一次。媽，今天晚上我可以把通你房間的門开着嗎？”

“可以，开一点点。”

小乔恩满意地叹口气。

“你在格兰苏芬特里姆看見些什么？”

“就是看見美呀，乖乖。”

“究竟什么是美呢？”

“究竟什么是——唉！乔恩，这倒是个难題呢。”

“比如說，我能够看見嗎？”

他母亲站起来，坐在他身边。

“你能，天天都能。天就美，星星，有月亮的夜晚，还有鳥儿、花儿、树儿——这些全都美。你向窗外看看——美就在你的眼前呢，乔恩。”

“哦，对了，那是景致。就是这些嗎？”

“就是这些？不是的。海就非常之美，那些海浪带着浪花飞起来也美。”

“你是不是天天从海里升起来，媽？”

他母亲笑了。“是啊，我們洗海水浴呢。”

小乔恩忽然伸出手来摟着她的頸子。

“我懂了，”他神秘地說，“你就是美，的确，其余的全是假話。”

她叹口气，大笑起来，又說：

“唉！乔恩！”

小乔恩带着批判口吻說：

“比如說，你覚得蓓拉美嗎？我簡直不覚得。”

“蓓拉年紀輕；这总不錯。”

"可是你样子比她还要年輕，媽。你跟蓓拉撞一下，她就要叫痛。現在想起来，'大'我也不認为美。法国小姐簡直丑。"

"法国小姐臉生得不錯呀，"

"噢，对了；不錯。我爱你那些小光綫，媽。"

"光綫？"

小乔恩用指头指指她的外眼角。

"噢，这些皺紋嗎？ 可是这是說明人老了。"

"你笑的时候就看得見。"

"可是从前并沒有啊。"

"噢！ 反正我喜欢这些皺紋。你爱我嗎，媽？"

"爱你——眞的爱你，乖乖。"

"你永远爱嗎？"

"永远爱！"

"比我想象你爱我的还要多？"

"还要多——多得多。"

"我也一样；所以这就扯平了。"

他覚得自己有生以来从沒有这样吐露眞心过，忽然想起要模仿一下拉摩納克爵士、狄克·尼但姆、哈克·芬和其他英雄的丈夫气概。

"要不要我显点本領給你看？"他說；就从她胳臂里滑出来，竪了一个蜻蜓。看出母亲显然甚为称賞，随即上了床，来了一个"吊毛"。这样連来了几次。

那天晚上，他把父母带回来的东西都檢視过之后，就留下来吃晚飯；晚飯开在他父母平时单独用飯的那張小圓桌子上，他坐在父母之間。人感到极端兴奋。他母亲穿了一件淡紫灰衣服，領子四周鑲了一道一朵朵不規則形玫瑰花綴成的奶油色花边，頸

子的颜色比花边还要黄。他尽是朝她看，后来是他父亲的怪笑才使他忽然注意到面前的一片波罗蜜。那天晚上睡觉从沒有那样的晏过。他母亲陪他上楼；脫衣服时他故意脫得很慢，好使她留在房里。等到脫了只剩一件睡衣时，他就說：

“你答应我，等我做了祈禱再走！”

“我答应你。”

小乔恩在床边跪下来，臉复在床上，低着声气赶快祈禱起来，不时睜一只眼睛，看見她站着一动不动，臉上带着笑容。“主啊”——他就这样念着他的晚禱，“我們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媽为圣，愿你的国媽——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們日用的媽今日賜給我們，并饒恕我們地上的过犯，如在天上对我們的过犯，因为罪恶、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媽。小心着！”①他跳了起来，讓自己抱在她怀里有好长的一分鐘。上了床，他仍旧抓着她的手不放。

“那扇門你可不要再关小了，可以嗎？ 你不会太久嗎，媽？”

“我得下楼彈鋼琴給爹听呢。”

“噢！ 那么，我可以听你彈。”

“我看不可以，你应該睡覚了。”

“睡覚我随便哪个晚上都可以。”

“那么，今天晚上也跟随便哪个晚上一样。”

“哎！ 不一样——今天是特殊的例外。”

“在特殊例外的晚上，人总是睡得最沉的。”

“可是如果我睡着了，媽，我就听不見你上来了。”

---

① 这段晚禱的原文見《馬太福音》第六章第十三节，被小乔恩胡乱念成这个样子，可以說是面目全非了。

"那么这样，我上来时亲你一下，那时你如果醒着的話，你就会知道，如果你睡着的話，你还是会知道的。"

小乔恩叹了口气，"好吧！"他說；"我想我只好这样凑合一下了。媽。"

"呃？"

"爹相信的那个女神的名字叫什么？安娜·第娥米第斯？"

"是我的天使啊！安娜第娥米尼？"

"对了！不过我給你起的名字我覚得要好得多呢。"

"你起的名字是什么，乔恩？"

小乔恩不好意思的样子回答：

"姬尼菲雅！① 是圓桌故事里面的——我不过才想起来，不过她的头发当然是披下来的。"

他母亲的眼光掠过他看出去，就象在蕩漾不定。

"你不要忘記来，媽。"

"你要是睡覚，我就不忘記。"

"那么就这样談定。"小乔恩眯上眼睛。

他覚得她嘴唇碰一下自己額头，听見她的足声，睜开眼睛时看見她正从門里出去，叹口气，又把眼睛眯上。

长长的时間开始了。

有这么十分鐘，他是誠心誠意想要睡覚，把一大堆薊茸摆成一排数着，这是"大"用来催眠的老方法。他好象数了总有几个鐘点似的；心里想，現在总快到她上来的时候了。他掀开被。"我热呢！"他說，黑暗中自己的声音听上去很古怪，就象别人的声音似的。她怎么还不来呢？他坐起来。想自己去看一下！就下床

---

① 亚瑟王之妻。

到了窗口，把窗帘拉开一点。窗子外面并不黑，可是說不出是日光还是月亮。① 月亮很大，一張刁鈷而古怪的臉，就象在笑他，弄得他不想去看。接着想起母亲說过月夜很美，又繼續随便向外面望出去。树木都投出濃厚的影子，草地看上去象一滩牛奶；他可以看出去很远很远，眞远呀！世界就在他的眼底，而且縹縹緲緲的，跟平时完全不同。开着的窗戶还傳来一陣香气，很好聞。

“我希望有只挪亚② 的鴿子！”他心里想。

月亮呀月亮，又圓又亮，
宅照了又照，到处是光。

这两句詩几乎是突然到他脑子里来的，接着他仿佛听見琴声——很柔和——很美！媽在彈琴呢！他想起自己有一块杏仁餅放在五斗橱里，就取了出来，又到了窗口；把头伸出窗外，一会儿吃餅子，一会儿支頤傾听琴声。“大”常說天使在天上彈竪琴；可是跟媽在月夜彈的，自己吃着杏仁餅听的琴一半也够不上。一个大甲虫呼呼飞过去，一只蛾子扑上他的臉，琴声停了，小乔恩把头縮进来。她一定来了！可不能讓她看見自己醒着。他又上了床，把被拉得几乎蒙着头；可是留下一道月光照了进来。月光落在地板上，就靠近他的床脚，他留心看着月光緩緩向他移过来，就好象有生命一样。琴声又起了，可是他現在只能勉强听見了；瞌睡的琴声——美——瞌睡——琴声——瞌睡——瞌——。

---

① 这是因为英国夏季天黑得很迟。

② «旧約»：挪亚在地球上洪水退后，首先从方舟里放一只鴿子去探測世界情况。

时間悄悄地过去，琴声由悠揚而低沉，終于停止了；月光爬上了他的臉。小乔恩在睡梦中翻了个身，仰面躺起，一只晒黑的小拳头仍旧紧抓着被。眼角抽搐了一下——他已經开始做梦了。他梦見月亮是只罐子，他正在喝罐子里的牛奶，对面一头黑猫看着他，带着他父亲的那种怪笑。他听見黑猫悄声說："不要喝得太多啊！"当然这是猫吃的牛奶，所以他伸出手来和藹地拍拍这个家伙；可是猫已經不在了；罐子变成一張床，他就躺在床上；他想下床，可是摸不着边；摸不着边——他——他——下不了床！眞糟糕！

他在梦里叫喊起来。床也开始轉起来；床在他外面，又在他里面，轉了又轉，轉了又轉，愈轉火愈大，《大海流浪記》里面的李嬤嬤还在攪它！啊呀！她的样子多可怕啊！越来越快了！——最后自己、床、李嬤嬤、月亮、黑猫全变成一只大輪子在轉啊，轉啊，朝上升！朝上升！可怕——可怕——可怕——可怕！

他叫了一声。

一个声音說："乖乖，乖乖！"輪子冲破了，他醒过来，站在床上，眼睛睜得多大。

是他的母亲，头发披着，就象姬尼菲雅；他紧紧抱着她，头埋在她头发里：

"唉！唉！"

"不要紧的，宝貝。你現在醒了。不要哭，不要哭！这不算什么！"

可是小乔恩仍旧叫着："唉！唉！"

她的声音繼續說着，在他耳朵里非常温柔。

"是月光照在你臉上呀，心肝。"

小乔恩向着她的睡衣呼气：

“是你說月光美的。唉!”

“不是在月光下面睡覚的,乔恩。哪个放进来的? 你拉过窗帘嗎?”

“我要看看时間,我——我望了外面,我——我听見你彈琴呢,媽; 我把杏仁餅吃了。”心神慢慢定下来,一种掩飾自己害怕的本能又引起了。

“李嬤嬤在我肚子里攪,燒得好凶啊,”他囁嚅說。

“怎么,乔恩,上床之后吃杏仁餅还怕不做噩梦嗎?”

“只吃了一个,媽;杏仁餅使琴声更好听了。我是在等你——我几乎当作已經是明天了。”

“我的小鳥儿,現在才不过十一点呢。”

小乔恩不做声,用鼻子擦她的頸項。

“媽,爹在你房間里嗎?”

“今天晚上不在。”

“我能去嗎?”

“你要,可以的,宝貝。”

小乔恩神智已經恢复了一半,这时朝后退一点。

“媽,你的样子变了;年輕得多呢。”

“是我的头发披下来的緣故,乖乖。”

小乔恩把头发拿在手里,头发又密、又黃,夹了几根銀絲。

“我喜欢这样,”他說;“我頂頂喜欢你把头发这样披着。”

他抓着母亲的手,拉她向那扇門走去。进門立刻把門关上,放心地叹了口气。

“你喜欢睡哪一边,媽?”

“左边。”

“好的。”

小乔恩再不耽擱时間，免得她一下改变主意。他上了床；这床好象比自己的床要軟得多。他又叹口气，头向枕头里鈷鈷，就躺在那里察看毛毯外面許多战車、刺刀和长矛的战爭，都是被那些竪起的羊毛迎光照出来的。

“实在沒有什么，是不是？”他說。

他母亲从鏡子里看着他回答：

“完全是月光和你自己升起来的幻想。你不要这么紧張呢，乔恩。”

小乔恩的惊魂还沒有完全安定下来，但是要說大話：

“当然，我并不眞正害怕！”他說；于是又躺着看那些长矛和战車了。时間好象很长。

“唉！媽，快一点呢！”

“乖乖，我得打好辮子。”

“唉！今天晚上不要打了。打了明天早上你又得拆。我已經瞌睡了；你再不来的話，一会儿我就不瞌睡了。”

他母亲站了起来，在那三折鏡子里看上去那样的白，又那样的花枝招展；他能看見三个她，頸子回过来，头发在灯光下面照得非常鮮艳，深褐色的眼睛含着笑。实在用不着，所以他說：

“来嗎，媽；我等着呢。”

“好的，心肝，我就来。”

小乔恩閉上眼睛。一切都非常称心如意，就是她得快一点！他覚得床动了一下，她上床了。他仍旧閉上眼睛，带着瞌睡說：

“妙啊，是不是？”

他听見母亲的声音說了两句，覚得她的嘴唇碰一下自己的鼻子，就紧紧偎在她身边；她母亲躺在床上醒着，滿脑子都是对他的爱。他睡着了，睡得非常之沉，好象把过去的岁月全补足了。

福尔赛世家

第三部

出　　租

〔英〕约翰·高尔斯华绥著

福尔赛世家

第三部

出租

〔英〕约翰·高尔斯华绥著

周煦良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John Galsworthy

Forsyte Saga

To Let

本书根据 William Heinemann Ltd.,
London, 1951 年版本译出

福尔赛世家

第三部

出　租

〔英〕约翰·高尔斯华绥著

周煦良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67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0.625　字数 229,000
1978 年 2 月新 1 版　197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原上海文艺出版社版）

书号：10188·16　定价：0.84 元

第三部

出　　租

这两个仇人种下的灾难的禍根

使一对舛运的情人結束掉生命。

——《罗米欧与朱丽叶》

目　次

第一卷

第一章　邂逅 …… 2
第二章　精细的芙蕾·福尔赛 …… 23
第三章　罗宾山 …… 32
第四章　古墓 …… 42
第五章　家乡的原野 …… 54
第六章　乔恩 …… 66
第七章　芙蕾 …… 72
第八章　草原牧歌 …… 80
第九章　戈雅 …… 85
第十章　三人行 …… 99
第十一章　二人奏 …… 106
第十二章　神经 …… 114

第二卷

第一章　母与子 …… 128
第二章　父与女 …… 134
第三章　会见 …… 150
第四章　格林衙 …… 162

第五章　纯福尔赛事务 …… 169
第六章　索米斯的私生活 …… 178
第七章　琼插手进来 …… 190
第八章　背城借一 …… 197
第九章　种下祸胎 …… 205
第十章　下决心 …… 216
第十一章　悌摩西的预言 …… 222

第三卷

第一章　老乔里恩显灵 …… 238
第二章　供状 …… 249
第三章　伊琳！ …… 257
第四章　索米斯盘算 …… 262
第五章　一门心思 …… 271
第六章　走投无路 …… 277
第七章　使命 …… 287
第八章　忧郁的调子 …… 297
第九章　橡树下 …… 303
第十章　芙蕾的婚礼 …… 306
第十一章　老一辈福尔赛的最后一个 …… 318

第　一　卷

第 一 章

邂 近

一九二〇年五月十二号的下午，索米斯从自己住的武士桥旅館里出来，打算上考克街附近一家画店看一批画展，順便看看未来派的"未来"。他沒有坐車。自从大战以来，只要有办法可想，他从来不坐馬車。在他眼睛里，那些馬車夫都是一群沒有礼貌的家伙；不过現在战爭已經結束，馬車又有点供过于求起来，这班人遵照人性的习慣，又开始变得有点礼貌了。虽說如此，索米斯仍旧不痛快他們，心灵深处总把这些人和过去阴暗的記忆看成一个东西；而現在，就如他这个阶級所有的人一样，隐隐又把他們和革命看成一体了。大战期間，他曾經有一个时期相当焦急；和平后有一个时期焦急得还要厉害；这些經历都产生了一种頑强的心理后果。由于过去屡次三番在想象中看見自己破产，所以他現在已經毅然决然不相信这在实际上有可能了。一个人每年付掉四千鎊的所得稅和超額稅，境况总不会坏到哪里去。廿五万鎊的財产，又分散在几个方面，而且只負担一个老婆和一个女儿，就是有人异想天开要征起資本稅来，也絲毫奈何他不得。至于把战时利潤充公，他是百分之百地贊成，因为他自己一点沒有，而那班癟三正活該这样下場！不但如此，古画的行情如果說

有什么变动的話，那就是更加俏了，而他自从大战开始以后，收藏的画却越发值錢了。还有，空襲对于一个生性謹慎的人說来，也只有好处，使一个向来頑强的性格变得更加坚强了。由于空襲使人耽心到财产的全部崩溃，那些由捐税造成的部分損失也就不大使人害怕了；另一方面，由于对德国人的无耻痛恨慣了，他对工党的无耻也自然而然会痛恨起来；如果不是公开地痛恨，至少在自己灵魂的神庙里是如此。

索米斯一路走去。时間还早着，芙蕾跟他約好四点钟在画店碰头，而現在才不过两点半。走走路对他有好处——他的肝脏有点抽痛，而且人有点发毛。他妻子只要进城，总是不耽在旅館里，他的女儿总是到处乱闖，就象战后多数的年輕女子一样。虽說如此，在战爭期間，她总算年紀还輕，沒有眞正拋头露面过，这一点总得感謝老天。当然，这不等于說他在战爭开始时沒有全力支持国家；不过在全力支持和让妻子女儿亲自出馬之間，还是有一道鴻沟的；这由于他的性情有种地方很古板，就討厌情感过分激动。比如說，他就曾經强烈反对安耐特回法国去（在战爭的刺激下，她开始称呼它"亲爱的祖国"①）看护那些"勇敢的士兵"；那时候她非常之漂亮，而且一九一四年时人不过三十五岁。把她的健康和容貌都要毁掉！就好象她的确是个看护似的！他当时就坚决不許。还是让她留在家里給兵士做做針黹，織織絨綫吧！安耐特因此沒有去成，可是从此就变得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漸漸养成一种嘲笑他的习慣，并不是公然嘲笑，而是在一些小地方不断地嘲弄他。至于芙蕾，战爭总算替她解决了要不要

---

① 书中为反映安耐特和其他法国人的口气，插进一些簡单法文，譯文不再保留，只加重点以示区别；下同。

上学的复杂問題。鉴于她母亲对战爭的态度，芙蕾最好离远一点，这样还可以避免空襲，也不至于一冲之兴做出逾越的事情来；有这些原因，所以他把芙蕾送进西部很远的一个学校，在他看来，地点和学校程度都算兼顾了，可是自己对这个孩子却想念得厉害。芙蕾！这个带一点外国情調的名字，是她出世时自己突然决定給她起的；虽則这个名字是对法国人的显著让步，可是他从来沒有懊悔过。芙蕾！名字漂亮；人也漂亮！可是心思总定不下来，太定不下来了；性情又那样执拗！而且滿知道挾制得了自己的父亲！索米斯时常盘算这样鍾爱女儿实在不应当。眞是老糊涂了！六十五岁了！年紀不算小，可是自己并不觉得，原因是，尽管安耐特那样年輕貌美，他的第二次結婚却只是淡墨山水。也許这倒是运气。他一生只有一次眞正热爱过，那就是对他的头一个妻子伊琳。对了，而且他的堂兄乔里恩，那个娶伊琳的家伙，听說已經是老态龙鍾了。七十二岁的人，从他第三次結婚起又过了二十个年头，难怪乎如此。

索米斯中途停了下来，靠着海德公园騎道的闌干憩一下。这地方从他出生和他父母去世的那所公园巷房子，到他三十五年前享受初版婚姻生活蒙特貝里亚方場的小房子，剛好是中点；所以是一个很适合的怀旧場所。現在他的再版結婚生活又过了二十年了，那出古老的悲剧就象是隔世一样——可以說，自从芙蕾代替他盼望的儿子出世时就結束了。多年来，他已經不再懊恨沒有生儿子，連隐隐約約的恨意都沒有了；芙蕾已經把他的心填滿了。反正，她姓的是他的姓，而且到什么时候会改姓，他根本就不去想它。眞的，他模模糊糊觉得，好象只要賠奩相当闊气，說不定就可以把那个娶芙蕾的家伙买了过来，再叫他改姓；这有什么不可以，現在說起来不是男女平等嗎？所以，只要想起这場

灾难，这种模糊的感觉就会使他寬慰一下。可是暗地里他仍旧认为女人和男人并不是平等的；一想到这里，索米斯一只弯曲的手便使勁地擦起脸来，終于摸到自己的下巴，那只使他感到安慰的下巴。多亏了平日飲食有节，这張脸并沒有变得痴肥；鼻子很削，而且一点不紅，花白的上須剪得很短，目力始終未衰。花白头发秃上去一点，使前額显得高了起来，可是由于身体微微有那么一点傴，正好弥补这里的变化，所以一張脸看上去并不太长。現在老一輩的福尔賽里只剩下一个悌摩西了（現在是一百零一岁）；悌摩西如果看見他的話，就会象往常一样，說时間并沒有在这个最闊气的小輩福尔賽身上引起任何变化。

篠悬木的綠蔭剛罩在他修整的軟呢帽上；大礼帽他是早已不戴了；在这种日子里，引人家注意到自己的富有是毫无道理的。篠悬木啊！他的思緒一下子就飞往馬德里。那是大战爆发前的那个复活节，当时为了决定不下买不买那張戈雅的画，他就象航海家为了发現陆地一样，特地跑到这位画家的故乡去研究一番。他的印象是，这家伙很了不起，确是个大手笔，眞正的天才！尽管那班人把他抬得这样高，在他們兴头下去之前，他要把他抬得更高。第二次的戈雅狂热将要比第一次还要厉害；是啊！他于是收进。那次上馬德里去，他还請人摹了一張叫“摘葡萄”的壁画；这在他还是第一次；画的是一个一只手撑着腰的女子，他看了覚得很象自己女儿。这張画現在挂在买波杜倫的画廊里，可不大上眼——戈雅是模仿不了的。可是碰到女儿不在場时，他还会看看这張画，原因是画中人那种輕盈剛健的腰肢，弯弯的开闊的眉毛，黑眼珠里蘊含的焦切梦想，都使他不由得想起自己的女儿。他自己的眼珠是灰色；眞正的福尔賽家人沒有一个是褐色眼珠的；她母亲的眼珠是藍色，然而芙蕾偏偏生了一双黑眼

睛，可不怪嗎！不过她外祖母的眼睛却是黑得象糖浆一样！

索米斯又开始向海德公园三角場走去。在全英国更沒有比这儿馳道的变化更大了！由于他的出生地点离这里只有一箭之路，一八六〇年以来的事情他全都記得。在孩提时他便被大人带到这里来，瞠目望着那些穿紧身褲、留腮須的花花公子以騎兵的姿势在馬上馳騁；看戴着白荷叶边大礼帽的人举帽为礼，神情最为閑散；还有那个罗圈腿的矮子，穿一件长长的紅背心，总是夹在时髦人中間走来，手里牵上几条狗，想要卖一条給他母亲：查理卷毛犬①，意大利跑犬，就爱挨他母亲的箍裙——这些人現在全都見不到了。眞的，現在什么上等人士都看不見了，只看見許多工人一排排枯坐在那里，除掉几个跳跳蹦蹦的年輕女子，戴着圓頂帽，跨騎在鞍子上馳过②，或者一些不懂騎术的殖民地的人，坐在雇来的寒傖相的馬上，来回奔馳，什么都沒有得看的；偶然看見些騎幼駒的小女孩子，或者借騎馬舒散一下肝脏的老头儿，或者一个勤务兵試騎着一匹高大的"冲鋒陷陣"的战馬；純种馬看不見，馬夫也看不見，礼貌、风度、談笑——全看不見；只有这些树还是一样——只有这些树对人事的变迁毫不动心。一个民主的英国——又紛乱，又匆促，又噪杂，而且好象沒有一个完似的。索米斯灵魂里那一点乖僻的脾气激动起来了。那个高貴文雅的上流社会永不再来了！錢是有的——是啊！錢是有的——他父亲就从来沒有象他这样有錢过；可是礼貌、情趣、风度全不見了，失陷在一片广漠的、丑陋的、摩肩接踵的、聞見汽油味的粗

---

① 一种曾为英皇查理二世喜爱过的卷毛犬。

② 以前英国女子騎馬只是横坐在鞍子上，象男子一样分跨在鞍上的还是第一次大战后才看見。

部寒暄中。这里那里潜匿着一些中落的阶层，代表风雅和高貴的习气.可是零零落落的，正如安耐特常說的，非常寒傖；要指望再看見什么坚定而合理的风气出現可别想。而他的女儿——他生命中的花朵——就是扔在这片礼貌全无、道德敗坏、乱嘈嘈的新世界里！等到工党的那些家伙掌握政权以后——如果他們有朝一日掌权的話——那就还要更糟。

他从三角場的穹門走了出去；謝謝老天爷，这座穹門总算不再被探照灯的鉛灰色照得奇形怪状了。“他們最好在大伙儿都去的地方装上探照灯，”他想，“把他們宝貴的民主照得通亮！”他沿着毕卡第里大街那些俱乐部的門前走去。乔治·福尔賽当然已經在伊昔姆俱乐部的拱窗前面坐着。这家伙現在长得更胖了，簡直成天坐在那里，就象一只一动不动的、諷刺而幽默的眼睛注視着人世的衰謝。索米斯加紧了步伐，他在自己堂弟的視綫下总是从心里感到不自在。从前听見人說，乔治在大战期間写过一封署名“爱国者”的信，抱怨政府限制跑駒吃的雀麦。瞧，他不是坐在那儿！又高大、又魁偉、又整洁，胡子剃得光光的，头发梳得亮亮的，一点儿不稀，涂的当然是最好的生发油，手里拿一張粉紅报紙①。哼，他可沒有变！索米斯心里——这在他有生以来可能是第一次——忽然对这个促狹的亲人从心里感到一种同情。这样大的块头，分开的头发梳得这样整洁，一双眼睛就象叭喇狗那样凶，他这个人如果代表旧秩序的話，倒还不容易搬得动呢。他望見乔治把粉紅报紙摆动一下，好象招呼他上去。这家伙想必是要問問自己財产的事情。这些財产現在还是由索米斯代管；原来二十年前——那个痛苦的时期——他和伊琳离婚时，

① 专登賽馬新聞的报紙。

索米斯虽则只在律师事务所里挂一个名，但是不知不觉地把所有純属福尔賽家的业务全攬过来了。

他只迟疑了一下，就点点头走进俱乐部。自从他的妹夫蒙达古·达尔第在巴黎去世以后——誰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不过肯定不是自杀——这所伊修姆俱乐部在索米斯眼中好象变得上流些了。乔治，他知道，也已經不再干那些荒唐事儿，現在一心一意只放在飲食享受上，吃起来总拣最好的吃，使自己不至更胖下去；至于賽馬的玩意儿，照他自己的說法，“只养一两头老廢物保持一点生活兴趣而已”。有这些緣故，所以索米斯在拱窗前面找到自己堂弟时，并不感到过去上这儿来时常感到的尷尬心情，好象做了一件冒失事儿。

乔治伸出一只保养得很好的手来。

“战后还沒看見过你，”他說，“嫂子好嗎？”

“多謝，”索米斯冷冷地說，“还不錯。”

乔治臉上的肥肉有这么一刹那挤出隐隐的揶揄，眼睛里也显露出来。

“那个比利时家伙，普罗芳，”他說，“現在是这儿的会員了。一个怪人儿。”

“很对！”索米斯說，“你找我有什么事儿？”

“老悌摩西；他說不定随时都会咽气的。想来他的遺嘱已經做好了吧？”

“做好了。”

“你应当去看望他，或者随便哪一个去一下——老一輩子里最后的一个了；他現在是一百岁，你知道。他們說他就象个木乃伊。你預备把他葬在哪里？按道理应当給他砌一座金字塔才是。”

索米斯摇摇头。“葬在高門山祖坟那边。”

“哼，我想如果葬在别处的話，那几个老姑太会要想他的。他們說他对飲食还感兴趣。你知道，他說不定还会活下去。这些老一輩的福尔賽可眞有他們的。十个人——平均年龄八十八岁——我算了一下。这应当和三胞胎一样少見。”

“就是这些事嗎?” 索米斯說，“我得走了。”

“你这个不通人情的渾蛋，”乔治的眼睛好象在回答。“对了，就是这些。你去看望看望他——老家伙住在古墓里說不定要显圣呢。”乔治臉上肥綫条形成的笑容消失了，他接着又說：“你們做律师的可曾想出什么办法逃避这个狗所得稅呢？固定的遺产收入受到打击最厉害。我往常每年总有两千五百鎊；現在弄得仅仅拿到一千五百鎊，生活費用倒拍了个双。”

“啊，”索米斯低声說，“賽馬受到威胁了。”

乔治的臉上显出一絲勉强的自卫神情。

“哼，”乔治說，“我从小受到的教养就是游手好閑，現在人老力衰，却一天天穷下去。这些工党家伙非全部拿到手决不干休。到那个时候，你打算怎样来謀生呢？我預备每天工作六小时，教那些政客懂点风趣。你听我的忠告，索米斯；去竞选議会議員，先把每年四百鎊拿到手——还可以雇用我。”

索米斯走后，他又回到拱窗前自己座位上去了。

索米斯沿着毕卡第里大街一面走，一面深深玩味着他堂弟适才的一番話。他自己一直是克勤克儉，乔治則一直是又懶惰，又会花錢；然而，如果一旦把財产充公，受到剝夺的倒反而是他这个克勤克儉的人！ 这把所有的德性都否定了，把所有福尔賽的原則都推翻了。离开了这些，試問还能建立什么文明社会呢？他认为不能。 他那些藏画总还不会充公，因为他們不懂得这些

画值多少錢。可是，一旦这些瘋子榨取資本起来，这些画又能值多少錢呢？全成了落脚貨了。“我自己倒不在乎，”他想，“在我这样的年紀，我可以一年靠五百鎊錢过活，然而完全不感到什么不便。”可是芙蕾！这笔财产，在投資上分布得这样明智，还有这些謹愼挑选和收集来的宝物，不都是为了她！如果弄到后来都不能交給她或者遺留給她，那——人生还有什么意义，而且現在跑去看那些无聊的未来派作品，弄明白它們有沒有前途，又有什么用呢？

虽說如此，他抵达考克街附近那家画店时，仍旧付了一先令，拿起一份目录走了进去。大約有十个人正在东張西望。索米斯走前几步，迎面看見一座象是被公共汽車撞弯的电灯杆子。这东西就陈列在离墙三四呎远的地方，在他那份目录上写的是“朱庇特”①。他带着好奇心細看这座石象，因为他新近对雕刻也稍稍留意起来。“这如果是朱庇特，”他想，“不知朱諾②又是什么样子呢。”突然間，他看見朱諾了，就在对面。在他看来，朱諾簡直象一只水泵带两只柄子，穿一件雪白的薄衣裳。当他还在凝望这座象时，两个东張西望的人走到他左边停下来。“太妙了！”他听見其中一个說了一句法文。

“狗屁！”索米斯一个人暗罵。

另外一个的年輕声音回答：“你錯了，老兄；他在捉弄你呢。当他象上帝那样創造了朱庇特和朱諾时，他在說：我看那些傻瓜可吃得了这一个。他們果然全吃下去了。”

“你这个小渾蛋！伏斯波維基是一个創新派。你难道看不出

---

① 罗馬神話中的天帝。

② 朱庇特的妻子。

他已經把諷刺带到雕刻里来了？造型艺术、音乐、繪画，甚至建筑的前途就决定在諷刺上面。非如此不可。人都腻味了——情感的玩意儿誰都不喜欢。”

“哼，我还能够对美感到一点兴趣呢。我是經过大战的。你的手絹掉了，先生。”

索米斯看見一块手絹递到自己面前。他接过来，但是天然有点疑惑，就凑近鼻子聞聞。气味对的——是陈花露水的香味——而且角上有自己名字的縮写。他稍微放心一点，就抬起眼睛望望那个青年人的臉。两只耳朵有点招风，一張带笑的嘴，一边留一撇小胡子，就象半截牙刷，骨碌碌一对小眼睛。

“謝謝你，”索米斯說；然后有点气憤地又接上一句：“很高兴听見你喜欢美；这种事在目前是不大見到的。”

“我簡直着迷，”年輕人說；“可是你跟我是碩果仅存的了，先生。”

索米斯笑了。

“你要是眞的喜欢画的話——”他說，“这是我的名片。随便哪一个星期天，如果你到河上去并且愿意光顾的話，我可以拿点眞正的好画給你看。”

“多謝多謝，先生。我非常之愿意到府。我叫孟特——馬吉尔。”他把帽子除下来。

索米斯这时已經懊恼有点冒失，所以只抬一下帽子还礼，同时不屑地看看年輕人的同伴，那人打了一根紫領带，蛞蝓似的难看的腮須，鄙薄的神情——就好象自命是个詩人！

他好久沒有作过这类冒失的事情了，所以就找了一处凹进的小間坐了下来。他怎么糊里糊涂把名片送給这样一个飞揚浮躁的青年？而跟他在一起的又是那样一个家伙。这时，一直藏

在他思想深处的芙蕾就象自鳴钟报时的金絲人儿突然跃了出来。小間对面屏风上是一块大画布，上面涂了許多番茄色的方块块，此外什么都沒有，至少从索米斯坐的地方看起来是如此。他看一下目录："32号——未来的城市——保尔·波斯特。""我猜这也是諷刺画，"他想。"什么样子！"可是这第二个冲动来得比較謹愼。匆促的否定是不妥的。过去蒙耐[1]的那些条条道道的作品后来竟成了那样的名件；还有点点派和高根[2]。是啊，便是后期印象派之后，也还有一两个画家不容輕視呢。說实在話，在他三十八年的鉴賞家生活中，他已經目睹了許多"运动"了，嗜好和技巧的浪潮是那样的大起大落，弄得人什么名堂也摸不清，只知道每次风气改变，总是有利可图罢了。眼前这个玩意儿說不定正是一个应当克服自己原始厌恶的例子，否則就会錯过机会。他站起来走到那張画前面，拚命用别人的眼光来看它。在那些番茄方块块上面，在他看来好象是一片夕照，后来却有个人走过时說："他这些飞机画得多妙，可不是！"番茄块块下面是一条白带子，加上些垂直的黑条条；他簡直看不出有任何意义，后来另外一个人走过来，低声說："他这前景表現得多好！"表現？表現什么呢？索米斯又回到座位上。这个东西"太出格了"，他父亲在世时就会这样說，所以他看簡直狗屁不值。表現！啊！听說大陆上現在全是表現派了。現在流傳到这儿来了，可不是？他記得一八八七——也許八八——来过第一次流行性感冒的浪潮，人們說是从中国开始的。这个表現派——不知道又是从哪儿开始的。这东西簡直是十足的禍害！

---

① 蒙耐(一八四〇——一九二六)，法国画家，印象派的創始者。

② 高根(一八四八——一九〇三)，法国画家。

他一直觉察到一个妇人和一个青年站在自己和那張“未来城市”之間。两个人轉过身来；突然間索米斯用目录遮着自己的臉，而且把帽子向前拉下来一点，只从縫隙間望出去。那个背影一点沒有錯，和从前一样婀娜，虽則上面的头发已經花白了。伊琳！他的离婚妻伊琳啊！这一个，无疑是她的儿子——和乔里恩·福尔賽那个家伙生的——他們的儿子，比自己的女儿大六个月！他一面在脑子里喃喃叙說着自己离婚的那些可恨日子，一面站起身来打算避开，可是很快又坐了下来。她这时已經掉过头来跟儿子談話；那个側影仍旧非常年輕，使她的花白头发看去就象在化装跳舞会里洒了粉一样；她的櫻唇笑得非常之美，索米斯这个第一个占有者就从来沒有看見她这样笑过。他恨恨地承认她仍旧很美，而且身材和已往一样輕盈。那个孩子向她笑得又多么亲热呀！索米斯心里百感交集。母子两个这副亲热样子使他甚感不平。他恨这孩子对她笑成那样子——比芙蕾对自己还要亲热；她不配。她和乔里恩的这个儿子很可以是他的儿子；芙蕾很可以是她的女儿，如果她克守妇道的話！他把目录放低一点，如果她看見自己，那就更好！她的儿子可能一点也不知道她过去的行为，当着他的面提醒她一下，这将是尼米西司女神①的有益指点，因为报应肯定迟早要找上她的！后来有点感到这对于他这样年紀的福尔賽人說来，未免太过分了，所以他掏出表来。四点钟过了！芙蕾又晚了！她是上自己外甥女伊摩根·卡狄干家里去的，总是被他們留在那儿抽香烟、聊天等等。他听見那个男孩子笑了，而且急切地說，“我說，媽，这是不是琼姑的一个可怜虫画的？”

---

① 希腊神話中的复仇女神。

"保尔·波斯特——想来是的，乖乖。"

这两个字使索米斯心里微微震动了一下；他从沒有听見她說过这两个字①。接着她望見他了。他自己的眼光一定带有乔治·福尔賽的諷刺神情；因为她一只戴着手套的手把衣褶抓得縐起，眉毛抬起，臉板了下来。她走开了。

"的确非同小可，"男孩子說，又挽起她的胳臂。

索米斯在后面瞠眼望着。那孩子很漂亮，福尔賽家的下巴，眼睛是深灰色，很深；可是臉上带有一种朝气，就象潑上一杯陈雪利酒似的；也許是他的微笑，他的头发使然。他們不配有这样的儿子——那两个人！母子两个走进隔壁房間去了，索米斯于是继續端詳那張"未来的城市"，可是視而不見。他唇边浮起一点微笑。經过这么多年，情緒还这样激动，可說是无聊之至。梦影啊！然而一个人上了年紀，除了一点梦影似的东西，还剩下什么呢？固然，他还有芙蕾！他眼睛盯着門口望。她应該来了；可是当然还要让他等着！忽然間他好象感到一陣风似的——一个矮小的女人身材，穿一件伊斯兰教徒穿的海綠色长袍，系一条金属腰带，发际扎一根緞带，頑强的金紅色头发已經一半花白了。她正在和画室招待員說話，索米斯覚得非常眼熟——眼睛、下巴、头发和神情都使他联想到一头就食前的斯开种瘦狻犬。准是琼·福尔賽！他的侄女琼啊——而且一直朝他的凹間走来。她在他身边坐下，神情专注，掏出个小本子来，用鉛笔記下一点。索米斯坐着不动。亲戚眞是可恨！"气死人！"他听她喃喃說，接着象不高兴有生人在旁窃听似的，她把他看看。糟糕透頂了！

---

① 乖乖原文为 darling，英国女子平时亦用这个詞儿称呼自己的丈夫，但是伊琳和索米斯結婚期間，从沒有这样称呼过他，所以听到时心动。

"索米斯!"

索米斯微微偏过头来。

"你好嗎?" 他說。"有二十年不見了。"

"对了。你怎么想得到上这儿来的?"

"积习难除,"索米斯說。"这些算什么东西!"

"东西? 噢,对了——当然罗;这些还沒有入时呢。"

"永远不会,"索米斯說;"一定亏得历害。"

"当然亏本。"

"你怎么知道?"

"这是我的画店。"

索米斯完全出于詫异地嗤了一声。

"你的画店? 你怎么想到来这样一个画展?"

"我又不把艺术当做杂貨店。"

索米斯指指那張"未来的城市"。"你看这个! 誰会生活在这样的城市里,或者把来挂在墻壁上,和它生活在一起?"

琼端詳一下这張画。"这是写一种意境,"她說。

"他媽的!"

双方再沒有說話,后来是琼站起来。"眞穿得不象样子!"他心里想。

他說,"你的异母弟和我往日认識的一个女子都在这里。你如果听我劝告的話,就把这画展收掉。"

琼掉头望望他。"咳! 你这个福尔賽!"她說着就走开了。在她飄然而去时,那个輕盈的、寬袍大袖的身材望去非常坚决,而且可怕。福尔賽! 当然他是个福尔賽! 她也是的! 可是她还是个女孩子时,就把波辛尼带进他家庭生活中来,并且破坏了那个家庭;从那个时候起,他一直就和琼合不来,而且永远不会合得来!

你看她，到今天还沒有結婚，而且开了一爿画店！……索米斯頓然觉得，他現在对自己家里人知道得太少了。悌摩西家里那两位老姑太已經去世多年；現在再沒有什么新聞交易所了。他們在大战时期全干了些什么呢？小罗杰的儿子受了伤，圣約翰·海曼的第二个儿子陣亡了；小尼古拉的大儿子获得帝国勛章或者什么——总之是他們給的。敢說，他們全都入伍了。乔里恩和伊琳的这个孩子恐怕还不到成年：他自己这一代人当然太老了，不过加尔斯·海曼曾經替紅十字会开过車子，吉賽·海曼也当过临时警察——这两个德罗米欧哥儿一直是那种見义勇为的人！至于他自己，也曾捐助过一部救护汽車，也曾把报紙讀得不想再讀，也曾煩了許多神，担了許多惊，不做新衣服，而且体重減輕了七磅；在他这样年紀，不知道还能效忠些什么。当初的波尔战爭据說把国內所有的人力、物力、財力都用上了，可是現在回顧一下，他覚得自己和自己这一家人对待这次战爭和对待波尔战爭迥然不同。当然在往昔那个战爭里，他的外甥法尔·达尔第受过伤，乔里恩那个家伙的大儿子生腸炎死了，"德罗米欧哥儿倆"参加了騎兵队，琼也当过看护；但这一切好象都属于非常事件，而在这次战爭中，人人都尽了自己的責任，而且視为当然，至少在他看来是如此。这好象显示什么新事情的出現似的——不然就是别的什么事情的衰退。是福尔賽家人变得不大个人主义了呢，还是变得更加帝国气，还是不大地方气了呢？还是仅仅因为大家都恨德国人呢？……芙蕾怎么还不来？自己要走又不能走。他望見伊琳母子和琼从隔壁房間回来，沿着屏风的那一头过来。現在那个男孩子站在朱諾面前了。忽然間，索米斯望見朱諾的这一边站着自己的女儿，眉毛抬了起来，当然会这样。他能望見芙蕾的眼睛斜睨着那个男孩子，男孩子也回看

她。接着伊琳用手挽着男孩子的胳臂，把他拉走了。索米斯看見他向四下張望，芙蕾則在后面望着这三个人走了出去。

一个愉快的声音說："叫人有点吃不消，可不是？"

那个递給他手絹的青年又走了过来。索米斯点点头。

"不知道我們下面还会碰到什么。"

"哦！这不要紧的，先生，"年輕人愉快地回答；"他們也不知道。"

芙蕾的声音："呀，爹！你来了！"簡直倒象是索米斯使她久等似的。

年輕人赶快除一下帽子，走开了。

"哼，你眞是个守时刻的小姐！"索米斯說，一面上上下下地打量她。

他这个生命中的宝貴財产是中等身材，淡黃肤色，深栗色短发；一双开闊的秀目，褐色眼珠，眼白是那样清彻，使眼睛轉动时就象閃光一样，然而停止不动时，被两片黑睫毛的白眼皮一罩，望去簡直带有梦意，使人摸不透一样。旁相长得极美，除掉一只坚定的下巴，臉上哪儿也找不出她的父亲来。索米斯望着望着，知道自己的神色緩和了下来，又皺起双眉以保持福尔賽的矜持派头。他知道她巴不得能利用一下自己的弱点。

芙蕾用手把他的胳臂一托，說道：

"那是誰？"

"剛才給我拾起手絹的，我們談了談画。"

"你总不能买这个，爹？"

"不买，"索米斯恶狠狠地說，"尤其是你剛才看的那座朱諾。"

芙蕾拉一下他的胳臂。"唉！我們走吧！这个画展难看死

了。”

两个人走到門口，从那个叫孟特的青年和他的同伴跟前掠过。可是索米斯臉上已經挂出一块“閑人免进”的牌子，年輕人行礼时他只勉强点一下头。

到了街上，索米斯說，“你在伊摩根家里碰見些誰？”

“維妮佛梨德姑姑，和那个普罗芳先生。”

“噢！”索米斯咕噜說；“那个家伙！你姑姑怎么会看中这种人？”

“不知道。他看上去很深沉。媽說她喜欢他。”

索米斯哼了一声。

“法尔表哥跟他的妻子也在。”

“怎么！”索米斯說。“我还当作他們耽在南非洲呢。”

“回来了！他們把那边的农場卖了。法尔表哥打算在南撒州高原訓练賽馬；他們已經在那边有了一幢有趣的老式宅子，还請我去玩呢。”

索米斯咳了一声；这个消息他听来很不好受。“他妻子現在什么样子？”

“不大讲話，不过人很好，我覚得。”

索米斯又咳了一声。“你的表哥法尔是个靠不住的家伙。”

“哦！不是的，爹；他們两个很要好呢。我答应去玩——从星期六住到下星期三。”

“訓练賽馬嗎？”索米斯說。这事很荒唐，可是他不好受却不是为了这个。这个外甥为什么不耽在南非洲呢？沒有自己外甥娶那个第二答辯人的女儿的事，他自己的离婚事件，已經够糟糕的了；她而且是琼的异母妹，也是适才芙蕾在水泵柄子下面打量的那个男孩子的异母姊。他如果不当心的話，芙蕾就会知道

往日那件丑事的全部底細！一大堆恼人的事情！今天下午就象一群蜜蜂把他团团圍住！

“我不喜欢这件事情！”他說。

“我想看那些馬，”芙蕾說，“他們而且答应让我騎呢。法尔表哥走动不方便，你知道；可是騎馬騎得頂好。他打算让我看他的那些快馬呢。”

“跑馬！”索米斯說。“可惜大战沒有把这件事情結果掉。他恐怕在学他父亲的样子。”

“我一点不知道他父亲的事情。”

“当然，”索米斯板着臉說。“他就喜欢跑馬，后来在巴黎下楼梯时，把头頸骨跌断了。对你的姑母倒是大幸。”他皺起眉头，回忆着六年前自己在巴黎調查那座楼梯的情形，因为蒙达古·达尔第自己已經調查不了——規規距距的楼梯，就在一家打巴卡拉紙牌的房子里。可能是贏得太多了，不然就是贏得兴高彩烈，使他妹夫完全忘其所以了。法国的审訊手續很不严密；这件事弄得他很棘手。

芙蕾的声音分散了他的心思。“你看！我們在画店里碰見的那几个人。”

“什么人？”索米斯咕噜說，其实他完全明白。

“我觉得那个妇人很美。”

“我們上这儿坐坐，”索米斯猛然說；他一把抓着女儿的胳臂轉身进了一家糖果店①。对他来說，这事做得有点突兀，所以他

---

① 这并不是什么正式茶室，而是糖果店兼設有茶座，以索米斯这样身份的人一般是不进去的。下面乔恩說“这地方不錯”也是回答他母亲不贊成这个地方。茶座地方很小，所以双方就弄得面对面了。

相当急切地說:"你吃什么?"

"我不要吃。我喝了一杯鸡尾酒,午飯吃得很飽。"

"現在既然来了,总得吃一点," 索米斯說,仍旧抓着她的胳臂。

"两客茶,"他說:"来两块那种果仁糖。"

可是他的身体才坐下来,灵魂立刻惊得跳了起来。 那三个人——那三个人正走进来!他听見伊琳跟她的儿子讲了句什么,儿子回答說:

"不要走,媽;这地方不錯,我請客。" 三个人坐下来。

索米斯这时候可說是一生中从沒有这样窘过,脑子里充滿过去的影子; 当着这两个他一生唯一爱过的两个女子——他的离婚妻和继妻的女儿——索米斯倒并不感覚害怕,害怕的倒是这个侄女儿琼。她說不定会不知輕重——說不定給这两个孩子介紹——她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那块糖吃得太急了,粘着他的假牙托子。他一面用指头挖那块糖,一面瞄自己女儿。芙蕾神情恍惚地嚼着,可是眼睛却盯着那个男孩子看。 他的福尔賽頑强性格在心里說:" 只要露一点声色,你就完蛋了!" 他死命用手指去挖。假牙托子!乔里恩不知道可用这个?这个女人不知道可用这个! 可是过去他連她不穿衣服也見过。这件事情至少是他們剝夺不掉的。而且她也知道,尽管她可以那样恬靜,那样神态自若地坐在那里,好象从沒有做过他妻子似的。 他的福尔賽血液里生出一种酸溜溜的感覚; 一种和快感只有一发之差的微妙痛苦。只要琼不突如其来地大煞风景!那个男孩子正在讲話。

"当然,琼姑,"——原来他称呼自己的异母姊"姑姑",眞的嗎? 哼,她足足准有五十岁! ——"琼姑,你鼓励他們是很好的。不过——糟糕透了!"索米斯偷瞥了一眼。伊琳的惊异的眼睛正

凝望着自己的孩子。她——她对波辛尼——对这孩子的父亲——对这个孩子——都有这种情意呢！他碰一下芙蕾的胳臂，說道：

“你吃完了沒有？”

“等等，爹，我还要吃一块。”

她要吃伤呢！他上柜台那边去付賬，当他重新轉过身时，他看見芙蕾靠近門口站着，拿着一块显然剛由那个男孩子递給她的手絹。

“F. F.，”他听見自己女儿說。“芙蕾·福尔賽——正是我的。多謝多謝。”

天哪！剛才在画店里告訴她的把戏，她已經学会了——小鬼！

“福尔賽嗎？怎么——我也姓这个。也許我們是一家呢。”

“是嗎！一定是一家。再沒有别家姓福尔賽的。我住在买波杜倫；你呢？”

“我住罗宾山。”

两个人一問一答非常之快，索米斯还沒有来得及干涉时，談話已經結束了。他看見伊琳臉上充滿惊訝的神情，便微微摇一下头，挽起芙蕾的胳臂。

“走吧！”他說。

芙蕾沒有动。

“你听見嗎，爹？我們是同姓——奇怪不奇怪？难道我們是堂房姊妹嗎？”

“什么？”他說。“福尔賽？也許是远房本家。”

“我叫乔里恩，先生。簡称乔恩。”

“哦！哦！”索米斯說。“是的，远房本家。好嗎！你很不錯。再見！”

他走了。

“謝謝你，”芙蕾說。“再見！”

“再見！”他听見那个男孩子也回了一句法文。

第 二 章

精細的芙蕾·福尔賽

索米斯从糖果店里出来，第一个冲动是向女儿发脾气："把手絹丢在地下！"而她的回答很可能是："从你那里听来的！"所以他的第二个冲动是不必打草惊蛇。可是她是准会問他的。索米斯睨了女儿一眼，发現她也同样斜睨着自己。她輕声說：

"为什么你不喜欢那些亲戚，爹？"

索米斯的嘴角一翘。

"你怎么会有这样想法？"

"显而易見，"她說了一句法文。

"显而易見！"这是什么話！

索米斯虽然討了一个法国老婆已有二十年，但是对于法国語言仍旧很少好感；太戏剧性，而且总使他脑子里联想起家庭中那許多微妙的嘲諷。

"怎么显而易見？"他問。

"你一定认識她們；然而你一点不露出来。我看見她們看你呢。"

"那个男孩子我从来沒有見过，"索米斯說了一句实話。

"是的；可是别的人你却見过的，亲爱的。"

索米斯又看她一眼。她耳朵里刮到些什么呢？还是她姑姑維妮佛梨德，还是伊摩根，还是法尔·达尔第跟他的妻子在談論嗎？在家里，这件往日的丑事一直小心瞞着她，維妮佛梨德还警告他好多次，說无論如何不能有一点风声傳到她耳朵里。到現在为止，她只知道，而且只应当知道，他从前并沒有結过婚。她的褐色眼珠里那种南方的犀利眼光常使他見了害怕，現在又和他的眼睛碰上，可是却显出十足的无知。

“是这样，”他說，“你祖父和他的哥哥不和。所以两家不来往。”

“多浪漫呀！”

“她这句話什么意思，”索米斯想。这話在他听来既放肆又可怕——就好象她說的是“多有趣呀！”

“而且两家以后也仍旧不来往，”他又接上一句，可是立刻懊悔起来；这話說得带有挑战的意味。芙蕾在微笑。在这种年代，年輕人都以一意孤行引为得意，对任何正正經經的成見都不理会，他的話恰恰会激起她的牛性子。接着，他想起伊琳臉上的神情，又放下心来。

“为什么不和？”他听見芙蕾問。

“为了一幢房子。对你說来是古話了。你祖父就在你出生的那一天死的。他活到九十岁。”

“九十岁？除掉縉紳录，难道还有許多福尔賽家人嗎？”

“我不知道，”索米斯說。“他們現在全都住开了。老一輩子全死光了，只剩下悌摩西。”

芙蕾拍起手来。

“悌摩西嗎？多有意思啊！”

“有什么意思？”索米斯說。他很不高兴芙蕾会觉得悌摩西

有意思——对他的族人是一种侮辱。这个新一代对任何坚固顽强的事物都要嘲笑。"你去看看他——老家伙說不定要显圣呢。"哼！悌摩西要是能看見自己侄孙男、侄孙女这种鬧吵吵的英国，他准会罵出来。索米斯不由而然地向伊昔姆俱乐部望了一眼；对了——乔治仍旧在拱窗里，手里仍旧拿着那張粉紅报紙。

"罗宾山在哪儿，爹？"

罗宾山！罗宾山！当初那出悲剧发生的中心！她要知道罗宾山做什么？

"在塞萊，"他說；"离里希蒙不远。怎么？"

"那幢房子在那边嗎？"

"什么房子？"

"引起他們鬧得不和的那一幢。"

"对的。可是这一切跟你有什么关系？我們明天回家了——你还是想想你做衣服的事情吧。"

"放心！全都想过了。家族仇恨，是嗎？就象《圣經》或者馬克吐温小說里写的——眞有意思。你在这場爭吵中怎么办的，爹？"

"你不要管。"

"不要管！可是如果要我继續下去的話？"

"哪个說要你继續下去？"

"你，亲爱的。"

"我？我說这事情跟你毫不相干。"

"我也正是这样想，你知道；那就行了。"

她眞是利嘴，他对付不了；安耐特有时候說她精細，正是如此。現在只有跟她打岔的一法。

"这一家有一块薔薇花針織，"他說，在一家商店前面站住，

"我想你也許会喜欢。"

索米斯替她付錢买下針織,两个人又向前走去;芙蕾說:

"你可觉得,那个男孩子的母亲是她这样年紀的女子里最美的了?"

索米斯打了个寒战。簡直老臉,这样死缠着不放。

"我好象沒有注意到她。"

"亲爱的,我看見你的眼角在瞄她呢。"

"你什么都看見——而且好象看見的还不止这些。"

"她丈夫是什么样子? 如果你們的父亲是弟兄,你們应是嫡堂弟兄了。"

"死了,我听說是。"索米斯說,忽然气憤起来。"我有二十年沒有見到他了。"

"他是做什么的?"

"画家。"

"这太妙了。"

"你如果不想惹我生气的話,最好把这些人忘掉,"这样一句話已經到了索米斯嘴边,可是又被他咽下去——千万不能让她看出自己的心情。

"他曾經侮辱过我,"他說。

芙蕾一双骨碌碌的眼睛盯着他的臉望。

"我懂了! 你还沒有回敬他,所以現在还耿耿在心。可怜的老爹! 你让我来試一下!"

这簡直象睡在黑暗里,有一个蚊子在臉上飞来飞去一样。芙蕾这样的执拗,在他还是第一次看見,所以两个人到达旅館时,他就恶声恶气說:

"我总是尽量容忍。不要再讲这些人了。我上楼去,到晚飯

时才下来。”

“我在这里坐坐。”

索米斯临走前把躺在椅子上的芙蕾看了一眼——眼睛里又是恨，又是喜欢——就走进电梯，上了五楼和安耐特住的双套間。他站在起坐間的窗子前面——窗子正俯視海德公园——用一只指头敲着玻璃。他的心情又煩乱、又毛躁。岁月和新兴趣为他敷治好的旧日創伤現在又在痛楚了，中間夹着不快和焦虑，还有那块不消化的果仁糖也在胸口微微作痛。安耐特回来沒有呢？这并不是說在这种为难的时候她对自己有什么帮助。过去只要她問起自己第一次結婚的事情，他总是叫她不要嚕苏；她只知道这是他一生中最热情的一次，而他和自己結婚不过是为了有一个家庭，勉强做的。她对这件事好象一直怀恨在心，而且时常用来挾制他。他傾听一下。門內傳来一点声响，一个女人走动时的輕微簌簌声。她在里面。他敲一敲門。

“誰？”

“我，”索米斯說。

她剛在換衣服，現在还沒有完全換好；鏡子前面是一个惊人的美丽身体。她的胳臂、肩膀、头发——顏色比他第一次看見她时已經深得多了——頸子的綫条、衣服的光采、烏睫毛的灰青眼睛，看上去都有一种华貴派头——敢說她四十岁还是和过去一样漂亮。她是一笔很不錯的財产，一个頂好的管家婆，一个相当懂事和慈爱的母亲。只要她对他們之間的关系不要总是那么酸溜溜的，那么直言无忌就好了！她对他沒有眞感情，他对她也同样沒有；可是索米斯有一种英国人的通病，总是不痛快她对他們的結合从不虛情假义地粉飾一下。他和她这个国家的无数男女一样，主張結婚应当建筑在互爱的基础上，但是如果結婚后发

現双方并沒有爱情，或者从来沒有眞正爱过，——因而显然不是建筑在爱情的基础上——那也不能說穿。事实就是如此，爱情是不存在的——但是事实既然如此，你就只能这样下去！这样，你就两面都讲得过去，而且不会象法国人那样变得滿腹牢騷，只图眼前，做出伤风敗俗的事来。还有，为了財产着想，也必须如此。两个人之間沒有爱情，这件事他知道，她也知道，而且双方都心照不宣，可是他仍旧指望她不要在談話或者行动中承认有这种情况存在，他而且永远不能理解她罵英国人假道学是什么意思。他說：

"下星期你請些什么客人上家里去？"

安耐特照样用口紅細細涂着嘴唇——他总是不愿意她搽口紅。

"你妹妹維妮佛梨德，和卡狄干一家，"她拿起一支細睫毛笔，"还有普罗斯伯·普罗芳。"

"那个比利时家伙？請他做什么？"

安耐特懶洋洋地掉过头来，在一边睫毛上点一下，說道：

"他逗得維妮佛梨德很高兴。"

"我倒想有个人能逗逗芙蕾；她太乱了。"

"乱？"安耐特重复一下。"你难道第一次看見她这样嗎，朋友[1]？她生来就乱，正如你說的。"

她难道永远不能去掉她这种故意做作的卷舌音嗎？[2]

他碰一碰她脫下来的衣服，問道：

"你下午哪儿去的？"

---

① 法文 mon ami 的直譯，而法文这句話的意思是"亲爱的"。

② "乱"，英文为 restive，安耐特把 r 讀得特别重。

安耐特看看鏡子里的他。剛才涂得鮮紅的嘴唇笑了，又丰滿，又带有諷刺。

“自得其乐，”她說。

“哦，”索米斯抑郁地說。“大約做馬路巡閱使。”

这句話是他用来形容女子那样莫名其妙地进进出出商店的情形。“芙蕾的夏装置了沒有?”

“你倒沒有問我置了沒有。”

“我問不問反正对你都无所謂。”

“很对。她置了;我也置了——可是貴得厉害。”

“哼!” 索米斯說。“那个普罗芳在英国干嗎?”

安耐特抬起她才画过的眉毛。

“他欢喜賽船。”

“哼！他是个乏味的人，”索米斯說。

“有时候，” 安耐特回答，从她的臉色看出她在暗笑。“不过有时候也很有意思。”

“他有一点黑人的血液。”

安耐特直起身子。

“黑人血液?” 她說。“这是什么意思？ 他母亲是亚美尼亚人。”

“那么，就这样吧，”索米斯說。“他懂画不懂呢?”

“他什么都懂——他是見过世面的。”

“你給芙蕾找个客人。 我要让她散散心。 她星期六又要上达尔第家去；我不贊成。”

“为什么?”

要讲清楚为什么，非得牵涉到家族历史不可，所以索米斯只說：

"吊儿郎当的。太不象話了。"

"我喜欢那个小达尔第太太,又安靜,又聪明。"

"我对她一点不了解,只是……这件衣服很新呢。"索米斯从床上拿起一件时装。

安耐特从他手里拿过来。

"你替我扣上,好嗎?" 她說。

索米斯給她扣上。他从她身后望見鏡子里安耐特臉上的表情,有点好笑,又有点鄙薄,那意思等于說:"謝謝! 这种事情你永远做不好的!" 不錯,他幸而并不是法国人! 他給她扣好衣服后摔一下手,同时說:"这儿开得太低了,"說完就走到門口,打算避开她到楼下去找芙蕾。

安耐特停一下手里的粉扑,意想不到地突然說:

"你眞粗鄙!"

• • • •

这話他懂得——他有他的緣故。她第一次用这句話时,他还当作她是說"你眞是个开小店的"①!后来弄清楚以后,簡直有点啼笑皆非。他对这句話很气憤——他并不粗鄙! 他如果粗鄙的話,隔壁房間那个家伙,早上漱口的时候声音总是那么难听,又怎么說呢? 还有楼下大厅里那些人,一开口总是鼓足嗓子使全世界都听得見,认为这就是教养,这又怎么說呢? 滿口的胡說八道! 說她的后頸开得太低了,就是粗鄙! 本来是粗鄙! 他話也不答就走了出去。

他从另外一头走进楼下大厅,一眼就看見芙蕾还是坐在原来地方;腿蹺着,一只穿着絲袜和灰色鞋子的脚緩緩蕩着,足見她正在遐想。一双眼睛也看得出来——她的眼睛有时候就显出

---

① 法文粗鄙 (grossier) 和英文开小店的(grocer)讀音相近。

这种迷惘的神情。后来，忽然間她又会如梦方醒，重又象猴子一样活潑，一样乱起来。她而且懂得那样多，那样有主意，而年紀还不到十九岁。那个可恶的新名辞怎么讲的？瘋姐儿！吱吱喳喳的，腿子也露出来——不成話說的年輕女人！糟的簡直是魔鬼，頂好的也只是泥塑的天使。芙蕾决不是瘋姐儿，决不是那种滿嘴俚語、沒有教养的女子。然而她执拗得眞可以，而且那样豪兴，就是要享受一下生活。享受一下？这句話并不使索米斯产生清教徒的忧虑；但却产生和他自己气质相近的忧虑。他一直耽心明天会享受不了这么多，以致今天不敢享受。现在看見女儿这样今日不知明日事，他觉得簡直可怕。她坐在椅子上那个派头就說明这一点——她象在做梦。他自己从来不做梦——做梦是做不出名堂来的；不知道她这是遺傳的哪一个！肯定不是遺傳的安耐特！不过安耐特做女孩子时，在他缠着她的那些日子里，也曾有过一种花枝招展的神气。現在可沒有了！

芙蕾从椅子上站起来——举动又快又乱，一屁股坐到一張书桌前面，急急忙忙拿起信紙和笔就写，好象信沒有写好以前連呼吸都来不及似的。忽然間她看見了索米斯，臉上急切的失魂落魄神情消失了。她微笑地向索米斯飞一个吻，做出一副好看的样子，仿佛有点迷惑，又有点厌煩。

哼！她眞"精細"——"精細！"

第三章

罗宾山

乔里恩·福尔賽在罗宾山度过自己孩子的十九岁生日，靜靜地在做着事情。他因为心脏不好，現在做什么事情都是靜靜地做；他跟他家所有的人一样，就是不喜欢听到死。这种心理，他一直到两年前才知道。那一天他上医生那里去檢查某些症状时，医生告訴他的話是：

“随时随地，而且只要人吃力了就会……”

他听到只是付之一笑——福尔賽家人对一件不愉快事实的反应向来就是如此。可是在归途火車中那些症状变得更厉害了，他这才充分領会到那句死刑判决的严重意义。丢下伊琳、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家、自己的工作——虽則他現在已經不大作画了——这是什么滋味！丢下这一切去进入无以名状的黑暗，进入不可想象的状态，进入那种連坟上风吹草动都不覚得，連泥土和青草的香味都聞不出的空虛里！这种空虛尽管他竭力揣摹，但永远揣摹不出，而且仍旧抱着一綫希望，企图能够重見自己的所亲！理解到这一点使他感到极其尖銳的精神痛苦。那一天他在抵家之前就决定不告訴伊琳。他得比任何人都更加謹慎，因为稍不小心就会泄露出来，而且使伊琳和自己一样痛苦，几乎

是一样痛苦。医生說他在别的方面都沒有毛病，而且七十岁一点不能算老——所以他还会活一个很长的时候，只要他能够！

这样一个結論，奉行了将近两年之后，把乔里恩性格里精細的一面充分发揮了出来。他除掉心神不宁的时候，天生就不孟浪，現在簡直成了节制的模范。不能过分吃力的老年人，总是那副耐心耐气的可怜相，他却用微笑遮盖起来，即便是一个人独处时，嘴边也还挂着微笑。他不断地想出各种方式掩飾自己不能吃力，不让人看出他的苦衷。

他一面暗笑自己这样做作，一面还装模做样过起淡泊生活来；酒和雪茄全戒掉，只喝一种沒有咖啡的特制咖啡。总之，他在自己温和諷刺的隐蔽下，就象在这种处境下的一个福尔賽所能做到的那样，尽量照顾到自己的安全。自从伊琳母子进城以后，他觉得不需要避人耳目，就在这个晴朗的五月天悄悄地整理文件，这样即使他明天就死，也不会使任何人感到不便；事实上，他是将自己的尘世財产情况最后料理一下。他把財产清单录好，鎖在自己父亲的一口古老的中国橱柜里，把钥匙装进一个信封，上面写好："中国橱柜钥匙，內有我的財产确实情况，乔·福"，放在貼胸口袋里，如果碰到意外，这个信封总会在他身边找到。这样做了以后，他按一下鈴子喚茶，就走到外面那棵老橡树下面等茶吃。

人都要受死刑判决的；乔里恩的判决不过稍微确定一点、迫切一点，所以他已經安之若素，也象别人一样經常想些其他事情。他这时想的是自己儿子。

乔恩今天正满十九岁。而乔恩最近已經决定自己的职业了。他既不象他父亲进的是伊頓中学，也不象他的亡兄进的是哈罗中学，而是进的那些新型中学之一；这类中学的办学宗旨在于避

免公立中学教育的流弊，而保存其优点，可是說不定保存了流弊，而避免了优点，因此乔恩本年四月間毕业时，对自己将来学哪一行簡直毫无所知。那个原来看上去永远不会完的大战，却在乔恩正要入伍之前突然結束了，而他还要等六个月才能及龄。从那时候起，乔恩一直都这样想，认为現在可以决定学哪一种行业了。他跟他父亲討論了好几次，表面看来好象什么行业他都高兴学——不过教会、軍事、法律、戏剧、証券交易所、医科、商业和工程，当然不在考虑之列；从这些討論里，乔里恩清楚看出儿子其实什么都不想学。他自己象他这么大时，也完全是这种心思。不过对他来說，这种愉快的空虛不久就被他的早婚結束掉，而且带来不幸的后果。他逼得只好进劳爱輪船公司当一名保險員，而在他的艺术才能露头角之前，他已經重又过着富裕的日子了。他也教过乔恩画过小猪和其他动物，可是发現他永远做不了一个画家时，便认为他这样什么事情都不愿意干，可能表明他将成为一个作家。不过乔里恩认为做一个作家一定要有生活經驗，因此乔恩目前除掉上上大学、旅行旅行、以及可能准备进法律界而外，好象沒有事情可做。以后的事情以后再看，很可能以后也看不出。但是尽管他提出这許多撩人的建議，乔恩仍旧决定不了。

乔里恩一向怀疑世界究竟眞正变了沒有，他和儿子的几次討論也証实这一想法。有人說，这是个新时代。他自己的时代虽則不算太长，但也閱世不少了；他觉得除掉表面上有点些微差别外，这个时代和已往的时代还是一样。人类仍旧分为两种：一种人灵魂里有玄想的，是少数，一种沒有玄想的，是多数，另外还夾有他这样的混合种，形成一个中間地带。乔恩好象是有玄想的；这在他看来是坏事。

所以两星期前，当他听見儿子說起想要搞农場时，他臉上的微笑就显得比平时还要带有深意。儿子一段話是这样說的："爹，我很想搞一个农場試試，如果不使你花錢太多的話。我看这大約是唯一不伤害别人的生活方式；此外还有艺术，不过这对我是談不上。"

乔里恩抑制住自己的微笑，回答說：

"好的；你又要回到我們家第一代乔里恩在一七六〇年那种情况去了，他就是种田的。这将証实周期論，而且我有把握，你碰巧还会种出更大的蘿卜来呢。"

乔恩有点扫兴，当时就这样說：

"可是，爹，这个打算你认为好不好呢？"

"亲爱的，行；只要你认眞去搞，你做的好事将比多数人做的都要多，好事委实太少了。"

可是他跟自己却这样說："不过他不会喜欢的。我給他四年时間考慮。反正，对他的身体只有好处，沒有害处。"

他把这事告訴了伊琳；跟她商量以后，他就写信給女儿达尔第太太，問他們南撒州高原附近可有什么农場愿意收乔恩做学徒的。好丽的回信表示非常热心。在他們邻近有一家非常之好；她跟法尔都欢迎乔恩到他們家去住。

明天乔恩就要走了。

乔里恩一面呷着放了檸檬的淡茶，一面从老橡树的枝叶間凝望着外面的景色；三十二年来，这片景色在他眼中一直都很幽美。他坐在下面的这棵橡树好象一天都沒有老！暗金色的嫩叶子，那样的年青；介乎灰白与淡綠的粗大而糾結的树身，又那样蒼老。这是一棵充滿回忆的树，它还会几百年活下去——除非有什么野蛮人把它砍掉——它将会看見旧英国随着人事的变迁

迅速消逝。他記得三年前一个晚上，那时他站在窗口，摟着伊琳，望見一架德国飞机在天上盘旋，看去就象在老橡树头上似的。第二天他們在盖基农場那边田里发現一个炸彈坑。那还是他受到医生死刑判决之前。否則的話，他就会巴不得那顆炸彈把自己結果掉。那就可以省掉他許多徬徨不安，省掉无数次內心里那种凜凜恐惧。他原来指望可以象福尔賽家的人一样，正常地活到八十五岁，那时伊琳将是七十岁。照現在这样，他可不能和她偕老了。不过总算还有乔恩，乔恩在她的生命里比他还要重要；乔恩是爱自己母亲的。

当年在这棵橡树下面，老乔里恩就是等待着伊琳从草地那边走来时溘然长逝的；現在乔里恩坐在树下忽发奇想，觉得現在把一切都安排停当，还不如閉上眼睛，就此消逝。象这样寄生虫似地粘附着生命的有气无力的結尾，簡直有点不体面。他这一生只有两件遺憾：一件是年輕时和他父亲分开得太久了，一件是和伊琳結婚太迟。

他从自己坐的地方可以望見一丛苹果树正在开花。自然界更沒有比果树开花更使他感动的了；他忽然一陣心酸，觉得自己說不定不会再看見果树开花了。是春天啊！肯定說，当一个人的心还很年輕，还爱看美的东西时，他是不应当死的！灌木丛中山鳥尽情地叫着，燕子高飞，头上的树叶子閃閃发光；田野那边嫩叶子的顏色深深淺淺，眞是应有尽有，又被地平綫上的夕阳加上一层光采，一直伸延到远处沿天边的一抹蒼茫烟树里。狹花床上伊琳种的那些花今天傍晚显示出一种惊人的个性，象許多小精灵从心里道出生命的欢乐。只有中国和日本画家，也許还有达芬奇，在画每一朵花或者每一只鳥兽时懂得抓着这种惊人的小我——是小我，然而又是大我，又是普遍的生命。这些人才

是画家呢！“我画的东西是不会流傳的！”乔里恩暗想；“我一直是个业余画家——仅仅是个爱好者，不是創造者。不过，我死了还会留下乔恩呢。”这个孩子总算沒有被那个鬼战爭攫去，眞是大幸！他如果从軍的話，說不定很快就送掉小命，就象可怜的乔里二十年前在特兰斯法尔流域那样。乔恩有一天将会有所成就——只要不受到这个时代的坏影响——他是个有想象力的家伙！他想到要搞农場，不过是一时高兴，再过一个时候兴头就会过去。就在这时候，他望見他們从田野上走来，母子两个挽着胳臂，是从車站走回来的。他起身漫步穿过玫瑰花圃去迎上他們。……

那天晚上，伊琳走到他房間里，靠着窗口坐下，一言不发，后来还是乔里恩問她：“亲爱的，有什么事情？”

“我們今天碰見一个人。”

“碰見誰？”

“索米斯。”

索米斯！最近这两年来，他脑子里从来不去想这个人；深知对他沒有好处。現在听見了，他的心跳得就有点别扭，好象心脏在胸口滑了一跤似的。

伊琳靜靜地說下去：

“他跟他女儿也在画店里，后来又到了我們吃茶的糖果店里。”

乔里恩走过去，手擱在伊琳肩上。

“他是什么样子呢？”

“头发花白了；其余的和从前差不多。”

“那个女儿呢？”

"很美。至少，乔恩觉得很美。"

乔里恩的心脏又滑了一跤。他妻子的臉上有一种紧張和迷惘的神情。

"你沒有問……?"他开始說。

"沒有，不过乔恩知道他們的名字。那个女孩子落下一块手絹，他拾了起来。"

乔里恩在床边上坐下来。眞是倒楣！

"琼跟你在一起的。她多事沒有?"

"沒有；可是当时的情形很别扭，也很紧張，乔恩是看得出的。"

乔里恩叹了一口长气，說道：

"我时常盘算，这样瞞着他是不是对头。他总有一天会发現的。"

"发現得越迟越好，乔里恩；年輕人的看法总是那样的淺薄而且不近情理。你十九岁时，你的母亲如果象我过去那样子，你将是什么一个想法?"

对啊！就是这个道理！乔恩簡直崇拜自己的母亲；而且对人生的那些悲剧，那些殘忍的要求一点不知道，对不幸福婚姻的內心苦痛一点不知道，对妒忌或者情爱也一点不知道——到現在还是什么都不知道！

"你告訴了他什么呢?"他終于問。

"說他們是亲戚，不过我們和他們并不认識；說你向来不大喜欢你的家里人，他們也不喜欢你。我想他会向你問起的。"

乔里恩笑了。"这看上去倒有点象空襲了，"他說。"反正，这些时本来有点寂寞。"

伊琳抬头看看他。

"我們早知道有一天会这样。"

他忽然激动起来，回答她說：

"我絕对不能容忍乔恩責备你，連脑子里都不許有这种念头。他是有想象的；只要好好告訴他，他就会懂得。我看我还是趁早告訴他，免得他从旁人那里打听到。"

"等一等，乔里恩。"

就象她的为人——既沒有远見，又从来不肯迎上前去。可是——誰知道呢——說不定她是对的。違反母亲天性的做法总不大好。說不定还是由这孩子去——只要可能的話——等到他經驗有了，能够有一个标准来衡量这出老悲剧的是非所在，等到爱、妒忌和思慕使他的心腸变得更軟了，再說。不管怎样，非要小心不可——尽量小心！伊琳出去以后很久，他还醒在床上盘算怎样一个小心法。他得写信給好丽，告訴她，乔恩到現在还不知道家里过去的事情。好丽是謹慎的，她得跟她丈夫說好，一定要說好！乔恩明天走时可以把信带去。

随着馬厩上丁鐺的钟声，乔里恩用来整理他財产情况的一天就这样消逝了；他的另外一天正在心情杂乱的阴影中开始，而这种心情却是他沒法对付和整理的。……

可是乔恩在他儿时用作游息室的房間里，也醒在床上；沒有亲身經历的人总不相信有所謂"一見鍾情"的事，但是乔恩这时苦恼着的恰恰就是这件事。自从那双烏溜溜的眼睛横扫过朱諾向他的眼睛閃射一下之后，他的心里就开始感覚到——深信这就是他的"意中人"；因此下面的事情在他看来既很自然，也很象奇迹。芙蕾！对于一个极其容易感受語言魅力的人說来，单单这个名字就足够使他着迷了。在一个順势疗法的时

代①，学校里实行男女同学，男孩子和女孩子从小就混在一起，所以大起来也不觉得男女有别；可是乔恩却不属于这个时代。他的新型中学只收男生，他的假期也是跟些男朋友或者单独和他父母在罗宾山度过的。他从来沒有注射过小量毒剂，所以对爱情的細菌也沒有免疫性。現在他躺在黑暗里，体温升得非常之快。他醒在床上，脑子里映着芙蕾的容貌，同时回忆着她讲的話，尤其是那句法文的"再見！"多么的温柔輕盈啊！

天亮时，他仍旧千醒百醒，所以他爬了起来，匆匆穿上网球鞋、长褲和毛綫衫，不声不响下了楼，从书房落地窗走到外面。天剛亮；聞得見一股青草香。"芙蕾！"他在想；"芙蕾！"屋子外面白茫茫的一片，看去非常神秘，除掉小鳥才开始啁啾外，什么都好象还沒有睡醒似的。"我要上小树林那边去，"他心里說，就跑过田野；到达小池边上时，太阳正升起来，从这里进了小树林。林中风信子开得一地，象一片地毯；落叶松中間象有一种神秘——那边的空气聞上去有一种浪漫气息。乔恩嗅着新鮮的空气，望着阳光中的风信子，这时光綫已經逐漸强烈起来。芙蕾！跟"美"正好押韵！她住在买波杜倫——这也是个好听的名字，就在泰晤士河上一个什么地方。他待会儿就能在地图上找到。他要写信給她。不过她会回信嗎？唉！她非回信不可。她不是說的"再見"嗎！她落下手絹眞是运气！要不然他就永远不会认識她。他越想起那块手絹，越觉得自己运气不小。芙蕾！的确跟"美"正好押韵！他脑子里洋溢着音韵；很多辞藻爭着要联在一起；他簡直要做詩了。

---

① 順势疗法：以一种在健康人身上产生同样病症的药物进行治疗，如用健康人吃了会生痢疾的药以治疗痢疾患者。

乔恩这个样子耽了半个多钟点，然后回到房子那边，由于太高兴的緣故，便搬了一張梯子，从窗子里爬进臥室。后来想起书房內落地窗还开着，就下楼先把梯子搬走，再关上窗子，这样可以灭迹，免得家人看出他的心情。这件事情太秘密了，不能让任何人知道，連他母亲也不能知道。

第 四 章

古　墓

有些人家，里面的灵魂已經进入时間的监狱，而把遺下的軀壳留在倫敦的监狱里。但是灣水路的悌摩西家却不完全如此，因为悌摩西的灵魂还有一只脚跨在悌摩西的身体里面，还有史密賽儿保持着屋內的气氛不变；屋子一天只开两次窗子透空气，經常仍旧是樟脑和波得酒的气味。

在福尔賽家人的想象中，这所房子現在頗有点象中国丸药盒子，层层迭迭装着丸药，而最下面的一层就是悌摩西。現在人都見不到他了——至少家族中有些人是这样說；那些人都是由于旧日的习慣或者心不在焉时，偶尔有一次把車子开到門口，来看这位在世的叔父。这些人里面有佛兰茜——她現在已經完全从上帝手下解放出来（她坦白地自称信仰无神論）；有尤菲米雅，——从老尼古拉手下解放出来；有維妮佛梨德·达尔第——从那位"名流"手下解放出来。不过話又說回来，現在人人都解放了，或者自称如此——他們說的解放，恐怕并不完全是一样东西。

有这个緣故，所以索米斯在"画店巧遇"后的第二天早上向巴丁登車站走去时，根本就沒有打算見到悌摩西的肉身。当他

站在那座小房子前面新刷白了的阶台上，全身被正南的阳光晒着时，他的心微微动了一下：这座房子过去曾經住过四个福尔賽，而現在只有一个象冻蝇一样仍旧住着；这所房子过去索米斯曾經走进来无数次，走出去无数次，把一捆捆的家族閑話或者卸掉，或者背走；这是一所"老年人"的房子，属于另一个世紀、另一个时代。

史密賽儿的出現使索米斯嘴边浮出一点淡淡的友情；他看見史密賽儿仍旧穿着一件高到腋下的束胸，原因是一九〇三年前后她們出外看見的时新装束，一直被裘丽姑太和海絲特姑太认为不象样子，所以現在史密賽儿还是穿得和往日一模一样；史密賽儿——在佣人里面眞是个宝，現在再看不見这种人了。她这时一面向索米斯回笑，一面說："怎么！是索米斯先生，好久沒看見您了！您好嗎？悌摩西先生知道您来，一定非常高兴。"

"他怎么样了？"

"在他这样年紀，也算得相当的精神了；不过，当然啊，他是个了不起的人呢。上次达尔第太太来的时候我还跟她說过：福尔賽小姐①、裘丽太太和海絲特小姐要是看見他吃烤苹果时仍旧那样馋法，一定喜欢。可是他耳朵很聾。我总覚得，这是上帝保佑。否則在那些空襲的日子里，我眞不知道把他怎么办呢。"

"哦！"索米斯說。"你們当时把他怎么办的呢？"

"我們就把他丢在床上，把电鈴通到酒窖里，这样只要他一按鈴，厨娘和我就能够听見。千万可不能让他知道外面在打仗啊。当时我就跟厨娘說，'要是悌摩西先生打鈴，不管他們炸成什么样子，我总要上去。我那些女主人要是看見他尽是打鈴，沒有

---

① 这是安姑太在世时的正式称呼，因为她是长女。

人来，准会暈了过去。’可是他在空襲的时候睡得非常之稳。那一次白天的空襲，他又正在洗澡。眞是上帝保佑，否則的話，他說不定会看出街上的人都朝天上望呢——他是时常看窗子外面的。”

“对啊！”索米斯咕噜了一句。史密賽儿变得有点貧嘴了。“我只是过来看看有什么事情要照应。”

“是啊。别的事情倒沒有，只是餐厅里有点老鼠味道，弄得我們沒法想。奇怪，餐厅里一点吃的沒有，怎么会有老鼠，悌摩西先生在大战前不久就不下楼吃飯了。老鼠眞是可恶的东西；誰也不知道它們下次从哪儿鉆出来。”

“他起床不起床呢？”

“起床；他早上总要在他那張床和窗子中間活动一下，并不是为了換換空气，这是危險的。他而且一个人很舒服；天天要把遺嘱拿出来看。这在他是最大的安慰——那个遺嘱。”

“史密賽儿，我要看看他，如果不碍事的話；他說不定有話要跟我說呢。”

史密賽儿束胸上面的一張臉紅了起来。

“这眞是太难得了！”她說。“要不要我陪您在屋子里轉一轉，先派厨娘上去告訴他？”

“不用，你上去告訴他，”索米斯說。“我可以一个人在屋子里轉轉。”

人不好在别人面前显出伤感，而索米斯現在就觉得在那些充滿旧日回忆的屋子里走一轉，准会有感触。史密賽儿兴孜孜离开之后，索米斯就走进餐厅，用鼻子嗅一下。在他看来，并不是什么老鼠，而是木头开始腐烂的味道，所以他把护壁板察看一下。在悌摩西这么大的年紀，值得不值得把壁板漆一下，他可

沒有把握。这間餐厅一向是全幢房子最时髦的一間；索米斯唇边只浮起一点隐約的微笑。橡木的半截护壁板，上面是深綠色的墙壁；天花板上一道道仿制的梁柱，从上面用鏈子垂挂着一張沉重的架灯。那些画都是悌摩西六十年前有一天在乔布生拍卖行买来的，眞是便宜貨——三張斯尼德①的靜物，两張淡着色的鋼笔画，画的是一个男孩、一个女孩，相当漂亮，上面的签名是"J. R."——悌摩西一直认为这两个字母說不定会查出是"約舒亚·雷諾茲"②的縮写，可是索米斯尽管欣賞这两張画，却发現只是約翰·罗宾生的手笔；还有一張靠不大住的摩兰德③，画的一匹白馬在釘上蹄鉄。深紅天鵝絨的窗帘、十張深色桃花心木的高背椅子、深紅色天鵝絨垫子、土耳其地毯、一張大桃花心木的桌子，和这間小屋子很不相称：这就是索米斯从四岁时候所能記得的屋子，到現在不論身体或者灵魂都一点沒有变。他特地看看那两張鋼笔画，心里想："拍卖时我要买这两張。"

他从餐厅走进悌摩西的书房。連过去进来过沒有他都不記得了。室內从地板到天花板都是排列的书，索米斯带着好奇看着。一边墙上好象全是教育用书，都是悌摩西的出版社在四十年前出版的——有时候一种书留了二十部之多。索米斯看了看书名，打了一个寒噤。中間的墙壁和他父亲在公园巷书房里放的那些书簡直一模一样，从这些他忽然有了个幻想，好象詹姆士和自己頂小的兄弟有一天一同出門，买了人家的两套旧书似的。第三面墙他走近时比較兴奋。敢說这些书該是悌摩西自己喜爱

---

① F. 斯尼德（一五七九——一六五七），法兰德斯画家，早期多画靜物。

② 約·雷諾茲（一七二三——一七九二），英国人象画家，英国画派領袖。

③ 乔治·摩兰德（一七六三——一八〇四），英国乡村景物画家。

的了。不錯，那些书全是做样子的。第四面墙全是挂着厚帘幕的窗子。一張附有桃花心木讀书架的大椅迎着窗口放着，讀书架上面一份折好的《泰晤士报》,顏色已經有点黃了。报紙的日期是一九一四年七月六日，悌摩西就是从这一天起开始不下楼，好象預备大战到来似的；現在这份报紙仿佛还在等他。屋角上是一架大地球仪；这是一个悌摩西从沒有見过的世界，原因是他一直认为除掉英国之外，任何地方都靠不住，而且他对海洋总是厌恶；他在一八三六年一个星期天下午，曾經同裘丽、海絲特、斯悅辛和海蒂·却斯曼一同在白里登碼头搭上一条游船，在海上暈得非常厉害；这全怪斯悅辛，他总是异想天开的玩，不过总算他也暈船了。这件事情索米斯全部清楚，过去分别从这些人嘴里听到至少有五十遍。他走到地球仪面前，用手轉了一下；地球仪发出隱隱的吱吱声，轉动了有一寸光景，一只死去的"长脚爹爹"① 跃进他的眼帘，就在緯度四十四度上。

"乔治說得对，眞是古墓啊！" 索米斯想。他从书房里出来，上了楼。在楼梯轉角地方，他站下来看看那只放蜂鳥标本的盒子。这是他童年最喜欢的，現在看上去还是一点不旧，用几根鉛絲吊在潘巴草上面。他想，要是把盒子打开，恐怕这些蜂鳥不但不会唱歌，而且整个儿都会垮掉呢。这东西不值得拿去拍卖。他忽然想起安姑太来——亲爱的老安姑太挽着他的手站在盒子前面，說："你看，小索米！这些蜂鳥多漂亮、多美丽啊！"索米斯記得自己当时回答："它們不会叫啊，姑姑！"那时他只有六岁，穿一身假黑絲絨的衣服，淡青的領子——这套衣服他記得很清楚！安姑太！鬈鬈的头发，瘦瘠的、和善的手，尖尖的鼻子，严肃的、衰

① 英語盲蜘蛛的俗称。

老的笑容——一位了不起的老太太，安姑太啊！他上楼走到客厅門口。門外两側挂的是那些小肖象。这些，他一定要买回来！画的是他的四位姑母，他三叔斯悦辛青年时候和他五叔尼古拉童年时候的小象。这些全是一位常和他家来往的年輕女子画的，时間約在一八三〇年前后，那时候小肖象很时髦，而且很耐久，就象是画在象牙上似的。他常听到家中人談起那位女子："亲爱的，眞有才气；她对斯悦辛很不錯，可是沒有多久就害痨病死了；我們常常談起——她就象济慈①。"

对了，就在这儿！安、裘丽、海絲特、苏珊——簡直是个孩子；斯悦辛，天藍的眼睛，紅紅的两頰，黃头发，白背心——跟眞人一模一样；还有尼古拉，一只眼睛朝天，就象爱神。現在想起来，尼古拉叔叔始終都有点这种派头——一直到死都很了不起。是啊，这个女子当初一定有些才气，而且小肖象总有它自己的一块冷清园地，不大受到艺术变迁的竞爭大流影响。索米斯打开客厅的門。屋子有人打扫过，家具也沒有盖上②，窗帘拉开，好象他那些姑母仍旧住在这里耐心等待着似的。他脑子里忽然有了一个想法：等悌摩西死了——为什么不能說？等他死了，把这座房子象卡萊尔③的故居一样保存起来，放上一块牌子，对外开放，可不正是下一代的責任嗎？"維多利亚中期住宅——門票一先令，附送目录。"說道地話，这应是最完备的了，而且在今天的倫敦可能是最古老的了。它十足代表那个时代的趣味和文化，

---

① 英国浪漫派詩人济慈也是在二十六岁时以肺病夭折，故云。

② 西俗主人不在家时要将家具盖上，悌摩西久不下楼，所以索米斯也指望佣人会将家具盖上。

③ 卡萊尔（一七九五——一八八一），英国文人，故居在倫敦采尔西区采因街二十四号。

这就是說——只要他把自己送給他們的这四張巴比松派油画带回去，收进自己的藏画里就行了。沉静的天藍色墙壁；紅花和凤尾草图案的綠窗帘；生鉄炉架子前面的針織屏风；桃花心木的古玩柜，玻璃后面放满了各种小玩意儿；玻璃珠的脚垫；书架上有一排放的是济慈、雪萊、騷塞、庫柏、柯勒律治的詩集，拜倫的«海盜»（但是拜倫别的詩都沒有），以及維多利亚时代的詩人作品；暗紅天鵝絨鑲宝橱，放满了家族的遺物：海絲特用的第一把扇子①，他們外祖父的鞋扣子，三瓶浸制的蝎子；一根顏色很黃的象牙，是他的叔祖愛德加·福尔賽做販麻生意时从印度寄回来的；一張黃色的紙条竪在那里，上面全是春蚓秋蛇，天曉得写的什么！还有墻上挂满的这些画——一律都是水彩，只有那四張巴比松油画是例外，所以看上去仍是外国人派头，而且眞假很难說——許多鮮明的、插图性质的繪画，"数蜜蜂"、"搭渡船去呀"，两張佛里西② 风格的画，全是些指套戏法和箍裙的題材，是斯悅辛送的。許許多多的画，都是索米斯过去带着傲慢的兴趣看了无数次的；一批油光刷亮的金框子倒很难得。

还有这座小三角式鋼琴，收拾得洁无纤尘，照旧严封固扃；还有裘丽姑太的貼滿干海藻的簿子。这些金脚椅子，比外表結实得多。壁炉的一边是那張大紅緞子的长沙发，过去总是安姑太坐在这儿，后来是裘丽姑太，都是迎着光坐着，身子挺得笔直。壁炉的另一边是室内唯一的一張眞正舒服的椅子，背光放着，这是海絲特姑太坐的。索米斯把眼睛眯起来；他好象看見她們仍旧坐在这里。啊！連那股气息也还沒有变，各式各样的料子，洗

---

① 这把扇子当是海絲特第一次出来交际用的，所以生前甚为珍視。

② W. P. 佛里西（一八一九——一九〇九），英国画家。

过的花边窗帘、紫薄荷袋子、干制过的蜜蜂翅膀。“对啊，”他想，“再沒有这样一个人家了；应当把它保存起来。”他們看了准会好笑，可是要找一个始終不走样的上流生活标准，要談起居生活上的讲究，这要超过今天不可以道里計——今天这些地道車和汽車，这样永远冒着烟气，这些蹺着大腿、光着脖子的女孩子，腿子一直露到膝盖，后心一直露到腰（如果你肯留意的話；这很投合每一个福尔賽的鬼心眼，可是完全不合他們的上流女子标准），还有吃飯时两只脚鈎着椅子脚，开口就是那些俚俗的話和狂笑——一想到芙蕾和这些女子交往，他就不禁胆寒；还有那些眼带凶光、能干的、年长一点的妇女，她們很能安排生活，但也使他看了胆寒。对啊！他的这些老姑母，尽管脑筋閉塞，眼界不寬，連窗子也不大开，至少还保持着风度和典型，至少对过去和未来是尊重的。

他带着相当抑郁的心情关上門，輕脚悄板上了楼。上楼梯时，他把一个地方張了一下：哼！东西放得齐齐整整，还和上世紀八十年代时一样，墻壁上糊的是一种黃色的油漆紙。上了楼之后，他望着四扇門踟躕起来。悌摩西住的哪一間房呢？他傾听一下，耳朵里听到一种象是小孩子在緩緩拖着竹馬的声音。这一定是悌摩西的房間了！他敲一下門，史密賽儿开門出来，臉上通紅。

悌摩西先生正在散步，她沒法子引起他的注意。索米斯先生如果到后房間来，就可以从門里望見他。

索米斯走进后房，站在那里观看。

这位碩果仅存的老一輩福尔賽已經起床，走路慢得眞可以，精神完全集中在散步上，在床脚和窗子中間約有十二呎的一段距离之間来回走着。方方的臉，下半部由于不再光臉的緣故，已

經长滿了白胡子，不过尽量剪得很短，下巴和額头望上去一样寬，头发也和胡子一样白，鼻子、两腮和額头則是蒼黃。一只手拿着一根长手杖，另一只手提着純毛睡袍的边，袍脚下能看得見他臥床很久的脚踝和套着純毛拖鞋的脚。他的神情就象生气的小孩子，全神貫注在自己沒有到手的东西上。每次轉身时，他总要拄一下手杖，然后順手一拖，就好象表示自己还能不倚靠手杖似的。

"他看去还很强健，"索米斯小声气說。

"是啊，先生。您該看看他洗澡的样子——眞是有意思；他的确洗得很开心呢。"

这几句話声音說得相当大，使索米斯頓有所悟。悌摩西已經回返童年了。

"他对事情一般还有兴趣嗎?" 索米斯問，声音也高起来。

"当然；吃飯和翻他的遺囑。看他把遺囑翻来翻去，眞是有趣，当然并不看它；有时候他会問起公債的价錢，我就写在石板上給他看，写得很大。当然，写的总是一样的价錢，就是一九一四年他最后看到的价錢。医生在大战爆发时关照我們不要让他看报紙。开头他可眞鬧得厉害；不过不久也就习慣了，因为他也知道看报很費神；几位姑太太——愿上天保佑——在世时，他常說自己最善于保养精神，的确如此。他在这件事情上，常拿几位姑太太开心；您还記得，索米斯先生，她們总是那样的活絡。"

"我要是进去，会是怎样情形?" 索米斯問。"他会不会記得我呢? 你知道，我是在海絲特小姐一九〇七年去世后，替他立遺囑的。"

"哦！ 是嗎，" 史密賽儿半信不信地回答，"我可說不准。我想他說不定会記得；这大的年紀还有这样精神，眞不容易。"

索米斯走进門框里，等悌摩西轉过身来，高声說道："悌摩西叔叔！"

悌摩西回身走了一半路，停下来。

"呃？"他說。

"索米斯！"索米斯鼓足喉嚨喊，手伸了出来，"索米斯·福尔賽！"

"不是的！"① 悌摩西說，把手杖在地板上重重搗一下，照样散步。

"好象沒有用处，"索米斯說。

"是啊，先生，"史密賽儿回答，有点沮丧；"您看，他还沒有散完步呢。他永远是一次只做一件事。我猜他今天下午会問我您来看了煤气沒有，跟他讲清楚可着实費事呢。"

"你想要不要弄个男人来照顾他？"

史密賽儿双手举了起来，"男人！不行，不行。厨娘跟我完全照顾得了。屋子里来了一个生人，他会立刻发神經的。姑太太們向来就不喜欢家里用男人。而且，我們都把他看得很了不起呢。"

"我想医生总来吧？"

"天天早上来。診金是特約的价錢，因为經常要来；悌摩西先生已經很习慣了，根本不理会他，只把舌头伸出来一下。"

"看見这个样子使我很难受，很伤心，"索米斯說，轉身要走。

"唉！先生，"史密賽儿焦急地說，"您不能这样看。他現在不能煩神，就可以过得非常快活，的确快活。就象我跟厨娘說

---

① 这是悌摩西自問自答，不是回答索米斯。

的，悌摩西先生比从前更象个男子汉了。您知道，他不散步洗澡时，就是吃飯，不吃飯时，就睡觉；就是这样。身上沒有一个地方痛，心里沒有一点記挂，什么都沒有。”

“嗯，”索米斯說，“这話有点道理。我要下去了。噢，我要看看他的遺嘱。”

“我要等到一个时候才能取出来，先生；他把它放在枕头下面，醒着的时候会看見我的。”

“我只想知道是不是我替他立的那一張，”索米斯說；“你哪一天張一下上面的日期，告訴我知道。”

“好的，先生；不过我敢說就是那一張，因为您記得，我和厨娘都做了見証，上面还有我們的签名呢，我們就做了这一次。”

“对，”索米斯說。他也記得。史密賽儿和厨娘劍痕都是正式見証，但是遺嘱上并沒有給她們留下什么，为了使她們对悌摩西的死无所希企。他完全承认这件事情做得簡直小心过头，但是悌摩西要这样做，而且說到底話，海絲特姑太已經給了她們不少啦。

“好吧，”他說；“再見，史密賽儿。好好招呼他，哪个时候他留下什么話，你把它記下来，告訴我。”

“好的，索米斯先生；我一定照做。今天碰見您来，眞是新鮮。厨娘听到准会高兴得跳起来。”

索米斯跟她握握手走下楼。在那只帽架跟前足足站了有两分钟之久，过去把帽子挂在上面不知有多少次呢。“就这样子整个儿完了，”他想着，“完了又重新开头。可怜的老头儿！”他側耳細听，盼望悌摩西拖竹馬的声音說不定会从楼梯間傳下来；或者說不定会有什么鬼魂从楼梯闌干上面露出一張衰老的臉，同时一个蒼老的声音說：“怎么，亲爱的索米斯嗎！我們剛才还說有

一个星期沒有看見他呢!”

沒有——一点沒有! 只有一股樟脑味，和門上面透进扇形窗格的日光照出的灰尘。这所古老的小房子! 眞是一座古墓! 他轉过身来，走出大門，赶火車去了。

第 五 章

家乡的原野

他的脚踏着家乡的原野，
他的名字是——法尔·达尔第。①

就在这同一个星期四的清晨，法尔·达尔第（他今年是四十岁了）从自己在南撒州高原北部租下的大宅子里走出来，而他的心情正有点象上面两句詩里的那种心情。他的目的地是紐馬开；自从一八九九年秋天，他从牛津溜了出来去看劍桥州的让点賽之后，这地方他到今天还沒有光顾过。他在門口停下来，跟妻子亲一个吻，同时把一小瓶波得酒塞进口袋。

“不要过分走累了，法尔，而且不要賭得太多。”

有她的胸口抵着自己胸口，眼睛望着自己的眼睛，法尔对自己殘廢的腿和錢袋都放心了。他应当有点节制；好丽的話永远是对的——她有一种天生的才干。她的脑子总是那样快，总是那样机灵地及早看出他的心情；自从波尔战爭时在南非那边成全了他們的浪漫婚姻之后，这二十年来他竟而对自己这位年輕的表妹极端忠实，不但忠实，而且一点不觉得是牺牲，一点不感到厌倦，这在他自己看来也許不算什么，可是在别人眼中那簡直是

奇事，——他究竟有一半达尔第的血液啊！她总是那样的敏捷，总是比他机灵，善体人意。由于两人是表亲結婚，他决定，或者毋宁說好丽决定，不生孩子；虽則臉色黃一点，她却保持了美观和苗条身材，以及头发的濃郁顏色。法尔特别佩服她在照顾自己的生活外，还能够騎术一年年嫻熟，并能有她自己的生活。她始終不放弃练琴，而且看书看得很多——小說、詩歌，什么都看。他們在哥罗尼角② 那边办农場时，她把农場上所有的黑人妇孺照顾得都非常之好。說实在話，她眞是聪明；然而一点不托大，一点不自命不凡。法尔为人虽不怎样謙虛，却逐漸承认她比自己强，而且并不妒忌——这眞是对好丽的最大恭維。人們說不定会注意到，他看好丽时，好丽从沒有不觉察，而好丽看他时，他却有时候不知道。

他在門洞里吻了她，因为在車站月台上不打算这样做，虽則她要陪他上車站并把車子开回来。非洲的天气和养馬的辛勤使他的臉色黑了一点，而且皺紋多了，那只在波尔战爭受伤的腿又使他行动不大方便，——不过可能在剛結束的这次大战中却救了他的命③——但是除此以外，他看上去还和当年向好丽求爱时差不多；笑起来仍旧是嘴咧得多大的，仍旧那样迷人，睫毛只有变得更濃、更深了，睫毛下面的眼睛眯起来仍旧是那种鮮明的淡灰色，雀斑深了些，两鬢微微花白。他給人家的印象是一个

---

① 借用司各特小說《罗伯·罗伊》第三十四章中的两句詩：

“我的脚踏着家乡的原野，

我的名字是馬格雷高。”

② 即好望角的别称。

③ 指因殘廢而不能入伍。

在阳光充足的气候下和馬在一起勤奋生活过的人。

他在大門口把車子猛然轉一个弯，問道：

“小乔恩几时来？”

“今天。”

“你要給他买什么东西嗎？我可以星期六带下来。”

“沒有；不过你可以搭芙蕾的那班車一同回来——一点四十。”

法尔把福特汽車开得飞快；他开車子仍旧象男人在一个新国家①的坏路上开車子一样，决不放慢，而且准备碰上凹坑时就送老命。

“她是个头脑清楚的女孩子，”法尔說，“你觉得不觉得？”

“是啊，”好丽說。

“索米斯舅舅跟你爸爸——关系不是不大好嗎？”

“不能让芙蕾知道，也不能让乔恩知道，当然，什么都不能提。只有五天，法尔。”

“場內秘密②！行！”只要好丽說不碍事，那就不碍事了。好丽狡黠地打量他一下，說道：“你可看出她要我們請她时說得多漂亮啊？”

“沒有看出！”

“就是这样。你认为她怎么样？”

“漂亮，聪明；可是我敢說，她的牛性子上来时，什么时候都可以鬧别扭。”

“我弄不懂，”好丽咕噜說，“她是不是就是那种时下女子。回

---

① 指英国于波尔战爭胜利后成立的南非联邦。

② 用賽馬的行話。

国碰上这一大堆情形，眞把人攪糊涂了。”

“你？你很快就摸熟行情了。”

好丽一只手插进他的大衣口袋①。

“你使人心中有数，”法尔說，鼓舞起来。“那个比国佬普罗芳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他有点象个‘好魔鬼’。”

法尔笑了。

“他在我們家的客人里眞是个怪人。老实說，我們族里已經鬧得很不体面了，索米斯舅舅娶了个法国老婆，你爹爹又娶了索米斯的第一个妻子。我們的祖父輩看到这种情形，准要暈倒！”

“哪一家的老一輩子都会这样，亲爱的。”

“这个車子，”法尔忽然說，“要踢两脚才行②；它的后足上坡时簡直不得劲。下坡时我得放一下手才能赶上火車呢。”

由于爱馬的緣故，他对汽車总是沒法子从心里喜欢，所以这部福特，他开起来总和好丽开起来看去有点两样。火車总算赶上了。

“回去当心些；不然它就会把你摔下来。再見，亲爱的。”

“再見，”好丽喊，向他飞一个吻。

在火車里，他有一刻钟徘徊在好丽、早报、晴朗的天色和紐馬开的模糊回忆之間，后来就钻进一本方方的小书③里去；书里全是馬名、亲系、主支以及关于馬的外表形状的注釋。他的福尔賽血統使他一心要弄到一匹名种，可是他現在仍旧坚决压制达

---

① 亲热的表示，借此回答法尔的恭維。

② 法尔是个跑馬迷，因此把車子当作馬对待。

③ 即«罗夫賽馬指南»。

尔第家性格里那个发一笔大财的念头。他自从把南非那边的农場和养馬卖掉，賺了一笔錢回到英国来，就看出这儿很少出太阳；他跟自己說："我非得有点消遣不可，不然这个国家就会使我消沉下去。打猎还不够，我得养馬和訓练跑馬。"由于在一个新国家里居住了多年，比别人特别精明一点、决断一点，法尔看出近代养馬术有它的弱点。那些人全迷在时尚和高价錢上面。他要买筋骨好的馬，家世滾他媽的！然而这时候他已經对某一血統着了迷了！他半意識地想着："这个渾蛋气候眞有点鬼，弄得人团团轉。沒有关系，我一定要买一匹有梅弗萊血液的。"

他怀着这样心情到达了自己梦想的地点。这是一次比較清靜的賽馬，最投合那些喜欢看馬而不喜欢看賭棍面孔的人的口味；法尔始終都盯着溜馬的場子轉。二十年的殖民地生活使他摆脫掉从小养成的紈袴习气，只剩下爱馬者的那种十足整洁的派头，对他称做的某些英国男子的"嘻嘻哈哈"派头，和某些英国女子的"濃装艳抹"打扮，全看不入眼，覚得又特别又可厌——好丽一点不是这个样子，而好丽就是他的理想。他眼明手快，人又机智，一上来就考虑着怎样做一笔交易，挑一匹馬，再喝它一杯酒；当他眼望着一匹梅弗萊牝駒走去时，靠近他身边有人慢吞吞地說：

"法尔·达尔第先生嗎？达尔第太太怎样？很好吧，我希望。"他看出原来就是他在自己妹子伊摩根家里碰見的那个比利时家伙。

"普罗斯伯·普罗芳——我們在一起吃过午飯，"那声音說。

"你好？"法尔咕噜一声。

"我很好，"普罗芳先生回答，他笑得那样慢吞吞的，簡直沒

有人学得了。好丽称他是个"好魔鬼"。哼！这两撇濃濃的、剪得很尖的上須，倒有点魔鬼派头；不过懶洋洋的，而且脾气不坏，眼睛长得很秀，有一种意想不到的神采。

"这儿有一位先生想认識你——你的一位舅父——乔治·福尔西[①]先生。"

法尔看見一个大块头，胡子剃得光光的，就象一头公牛，双眉微皺，一只深灰色的眼睛里蘊含着諷刺的幽默。他隐隐記得旧时跟他父亲在伊昔姆俱乐部吃飯时曾經見过这个人。

"我过去常跟你父亲一起看賽馬，"乔治說；"你的馬养得怎么样？要不要买一匹我的馬？"

法尔笑起来，借此掩飾一种突如其来的感觉：养馬已經不时新了。他們这儿什么都不当作一回事，連养馬也不当一回事。乔治·福尔賽，普罗斯伯·普罗芳！連魔鬼本人都不見得比这两个人更加看透一切呢。

"我还不知道你喜欢跑馬，"他对普罗芳先生說。

"我并不。我不喜欢跑馬。我是个游艇手，却不喜欢駕游艇，不过我喜欢看見我的朋友。法尔·达尔第先生，我备了一点午飯，就是一点点，你可愿意吃一点；不多——就是一点午飯——在我的車子里。"

"謝謝，"法尔說；"承情之至。我大約一刻钟后就来。"

"就在那边。福尔西先生也来的，"普罗芳先生用一只戴了黃手套的指头指了一下；"小小汽車里吃頓小小的午飯；"他向前走去，穿得一身笔挺，懶洋洋的，神情淡漠。乔治·福尔賽跟在

---

① 原文是把 Forsyte 讀成 Forsyde，譯文因在譯名中省去 t 音，只好把"賽"的音改为"西"的音，以示普罗芳的外国口音。

后面，又整洁，又魁梧，一臉的滑稽样子。

法尔仍旧站在那里望那头梅弗莱牝駒。乔治·福尔賽当然上了年紀了，不过这个普罗芳說不定和自己一样大；法尔好象觉得自己年紀特别小，好象这匹梅弗莱牝駒是这两个人嘲笑的玩具似的。那馬已經变得不眞实了。

"这匹'小'雌儿，"他好象听見普罗芳的声音說，"你看中它什么地方？我們全得死啊！"

然而乔治·福尔賽，他父亲的好朋友，却还在跑馬！梅弗莱血統——这比别的血統究竟好多少呢？还不如把他的錢賭一下的好。

"不行，不行！"他忽然喃喃自語起来。"要是养馬都沒有意思，那么做什么事情也沒有意思！我来做什么的？我要买下它。"

他退后两步，看那些到草場上来的客人向看台涌去。服飾讲究的老头子，精明而壯碩的汉子，犹太人，天眞得就象是一生从来沒有見过馬的教练員；輕佻而懶散的高个子女人，或者步履輕快、大声說話的女人；神情装得很严肃的年輕人——有两三个都只有一条胳臂！

"人生在世界上就是賭博！"法尔心里想。"鈴声一起，馬跑起来，鈔票就換手；鈴声再起，馬又跑起来，鈔票又回来了。"

他对自己竟而有这种哲学見解頗为駭然，就走到草場門口去看梅弗莱牝駒溜腿。它的动作不坏；所以他就向那部"小小"車子走去。那頓"小小"午飯是許多男子梦想到而很少吃得到的；吃完午飯，普罗芳陪他回到草場那边去。

"你妻子是个漂亮女子，"他出其不意說了一句。

"我认为最漂亮的，"法尔冷冷地回答。

"是啊，"普罗芳先生說；"她的臉生得很漂亮。我就喜欢漂

亮女子。”

法尔望望他，有点疑心，可是这个同伴的濃厚魔鬼气息中夹有一种好意和直率气味，使他暫时放下心来。

“哪个时候你們高兴来坐游艇，我愿意带她海上去游覽一下。”

“謝謝，”法尔說，重又不放心起来，“她不喜欢航海。”

“我也不喜欢，”普罗芳先生說。

“那么你为什么要駕游艇呢？”

比利时人的眼睛显出微笑。“啊！我也不知道。我什么事情都做过了；这是我做的最后一件事情。”

“一定他媽的很花錢呢。我觉得你的理由不够。”

普罗斯伯·普罗芳先生的眉毛抬了起来，撅出厚厚的下唇。

“我是个很随便的人，”他說。

“你参加了大战嗎？”法尔問。

“对——啊，这个我也做了。我中了氯气；有点小小不好受。”他带着一种深厚而懶洋洋的富貴神气微笑着。他不說“稍微”，而說“小小”，是眞正弄錯还是做作，法尔可拿不准；这个家伙显然什么事都做得出来。这时那匹梅弗萊牝駒已經跑贏了，一群买主正圍成一个圈子；普罗芳先生站在人群当中問道：“你打算叫嗎？”

法尔点点头。有这样一个懶洋洋的撒旦站在身边，他得有个坚定的信念才行。虽則他外祖父事先見到，遺留給他每年一千鎊的定息收入，再加上好丽的祖父遺留給好丽的每年一千鎊定息收入，使他能免于破产的威胁，他能动用的資本并不太多；卖掉南非农場的那笔錢大部分已經用在南撒州的产业上了。所以叫了沒有多久，他就盘算：“他媽的！这已經超出我的价錢了！”

他的限价——六百基尼——已經超出，只好不叫。那匹梅弗萊牝駒在七百五十基尼的叫价下拍了板。他正在着恼地轉身要走，耳朵里却听見普罗芳先生慢吞吞的声音說：

“哦，那匹小小牝駒是我买下了，不过我不要；你拿去送給你的妻子。”

法尔看看这个家伙，重又不放心起来，可是他眼睛里的善意却使他实在沒法生气。

“我在大战时发了一笔小小的財，”普罗芳先生說，看出法尔臉上的狐疑。“我买了軍火股票。我要把錢花掉。我一直都在賺錢。自己的需要很小。我愿意我的朋友拿去用。”

“我照你的价錢向你买，”法尔突然拿下主意。

“不，”普罗芳先生說。“你拿去。我不要它。”

“不象話。一个人不能——”

“为什么不能？”普罗芳先生微笑說。“我是你們家的朋友。”

“七百五十基尼又不是一盒雪茄，”法尔忍不住說。

“好吧；你就替我养着，等我要的时候再說，你爱把它怎么样就怎么样。”

“只要仍旧是你的，”法尔說。“我倒也无所謂。”

“那就这样吧，”普罗芳先生咕噜了一声，走开了。

法尔在后面望着；他也許是个“好魔鬼”，可是也說不定不是。他望見他和乔治·福尔賽又走在一起，这以后就不再看見了。

看賽馬的那两天晚上，他都在他母亲格林街的家里过夜。

維妮佛梨德·达尔第已經六十二岁，但仍旧保养得很后生，尽管被蒙达古·达尔第折磨了三十三年，最后几乎是幸运地被一座法国楼梯把她解放了。对她說来，自己最喜欢的大儿子經

过这許多年后忽然从南非回来，而且簡直沒有什么变，媳妇也很討人喜欢，实在是天大的喜事。在上世紀七十年代自己还沒有結婚时，維妮佛梨德原是自由、享乐和时髦的先鋒，現在却承认今天这些"女士"們是她年輕时代所望尘莫及的。比如說，她們把結婚离婚就看得很随便，而維妮佛梨德有时就懊悔自己沒有那样做；两次、三次、四次随便之后，說不定会給她找到一个不是那样烂醉如泥的伴侶，那岂不很好；不过，他总算給自己生了法尔、伊摩根、毛第和班尼狄特（現在已經快升到上校了，而且在大战中一点沒有受伤）——这些孩子到現在一个还沒有离婚呢。那些記得他們父亲的为人的，看見孩子們个个用情专一，时常感到詫异；不过，維妮佛梨德总喜欢这样想，他們其实全是福尔賽家人，都象她而不象他們父亲，只有伊摩根也許是例外。她哥哥的"小女儿"芙蕾使她有点摸不着头脑，这孩子和那些摩登年輕女子一样的好动——"她是风里的一朵小小火焰"，普罗斯伯·普罗芳有一天晚飯后这样說过——可是她并不輕佻，也不大声說話。維妮佛梨德自己持重的福尔賽性格天然使她不喜欢这种时下风气，不喜欢这些摩登女子的习慣和那句口头禪："反正什么都是一样！花吧，因为明天就要穷了！"① 她觉得芙蕾总算有这样一个特点，她想要得到一样东西，非弄到手决不改变心思——至于后果如何，由于年紀太輕，她当然不会看出来。这孩子而且长得很不錯，有她母亲的那种法国人的装飾天性，带她出去很挣面子；人人都轉过头来看她，这对維妮佛梨德說来非常重要，因为維妮佛梨德自己就爱讲究和出风头；也就是在这上面使她在

① 仿自《旧約》《以賽亚书》第二十二章十三节："我們吃喝吧，因为明天就要死了。"

蒙达古·达尔第身上上了那样的大当。

星期六早飯时，她和法尔談着芙蕾，連带談到了那个家族秘密。

"法尔，你岳父和你舅母① 伊琳的那段小小經过——当然是旧話了；不过不必让芙蕾知道——反而多出事情。你舅舅索米斯对这一点很认眞。所以你要当心点。"

"好的！可是事情非常碍手——好丽的小兄弟要下去跟我們住一个时候学农場。已經来了。"

"唉！"維妮佛梨德說。"这眞糟糕！他是什么样子？"

"我过去只見过一次——在罗宾山，那时我們回去看看，是在一九〇九年；身子光着，画上許多藍条子、紅条子——小家伙很好玩。"

維妮佛梨德觉得这还"不錯"，也不再煩心了。"反正，"她說，"好丽是懂事的；她会知道怎样应付。我不預备告訴你舅舅。只会使他煩神。你回来眞是一件好事，現在我这样上了年紀。"

"上了年紀！怎么！你还是和过去一样年輕呢。那个普罗芳，媽，人靠得住嗎？"

"普罗斯伯·普罗芳嗎？哦！人挺有意思。"

法尔哼了一声，就把梅弗萊牝駒的那段事情重又叙述一遍。

"他就是这个派头，"維妮佛梨德說。"他什么怪事都做得出来。"

"哼，"法尔尖刻地說，"我們家里跟这种家伙来往可不大行；他們太不在乎了，和我們不对头。"

这話倒是眞的；維妮佛梨德足足有一分钟默然无語，然后才

---

① 好丽不是伊琳所生，故不称岳母。

說：

“是啊！反正他是外国人，法尔；我們得担待些儿。”

“好吧，我先收下他的馬，再想法子补他的情。”

不一会他就和母亲告别，受了她一吻，去馬票行，去伊昔姆俱乐部，再去維多利亚車站。

第六章

乔　恩

法尔·达尔第太太，在南非耽了二十年之后，忽然堕入爱的深渊了，幸而她爱上的是自己的东西，因为她的对象是窗前的那片景色，那片綠油油高原上面的幽靜而清彻的春光。总算又看見英国了！比她梦寐以求的英国还要美。事实上这也是机緣凑巧，这对夫妇碰巧找到的这带南部高原，在晴朗日子的确可爱。好丽有她父亲的一双眼睛，很能够欣賞这里丘陵的起伏和石灰岩的光采，认为非常难得；对她說来，一个人从那条近似峽谷的小徑走上去，然后一路漫步向桑克登堡或者安柏萊走去，仍旧是一种乐事，使她一点不想給法尔分享，因为法尔对自然的爱总杂有一点福尔賽天性，想从自然撈点好处，比如这里的草地情况适合不适合他那些馬試腿等等。

她順着那部福特汽車的性子，很平稳地开着回家，心里盘算着她使喚乔恩的第一件事，便是把他带到高原那边去，让他看看这个五月天空下面的景色。

她以一种沒有被法尔耗尽的母爱，期待着自己这位异母兄弟。返国后不久，这对夫妇就去罗宾山住了三天，但是沒有見到乔恩——那时他还在上学；她的記忆中的乔恩因此也和法尔的

一样，是一个蹲在池边的金黄头发的小孩，身上涂了許多藍条子、黃条子。

在罗宾山耽的三天使人又兴奋，又感慨，又窘。她想到死去的乔里，想到法尔的求爱；二十年不見，父亲老了，他那种带有諷刺的温和派头使人觉得戚然，以好丽天生的那样心細如发，自然不难看出；尤其是和她的继母見面，使她仍旧隐隐約約記得这就是当年的那位"淺灰衣服的太太"，那时她还很小，爷爷还在，还有布斯小姐因为这位不速之客教她鋼琴，非常生气——这一切，都弄得好丽心緒很乱，很苦恼，而她一直指望罗宾山的生活是非常平靜的。不过好丽素来能够不露声色，所以表面上一切还是处得很好。

临别的时候，她父亲吻了她一下，敢說他的嘴唇那时有点儿抖。

"亲爱的，"他說，"战爭后的罗宾山并沒有变吧，是不是？你要是能够把乔里带回来，就好了！我說，这些灵魂学玩意儿你受得了受不了？在我看，当这棵橡树死掉时，它就是死掉了。"

从她的热烈拥抱中，他大約覚察到自己有点泄露心事，所以立刻換了諷刺口吻。

"灵魂学——怪字眼，他們越是想法子証明，越是看出他們掌握了物质。"

"怎么讲？"好丽問。

"怎么！你看看他們那些显灵的照片。你一定要有点物质的东西，才能显出光影来，才能拍照。这哪里行，所以弄到后来，我們会把一切物质都叫做精神，或者一切精神都叫做物质——究竟怎样叫，我也不曉得。"

"可是你难道不相信灵魂存在嗎，爸？"

乔里恩原在望着她，他臉上显出一种頑皮的神气，給她的印象很深。

“啊，亲爱的，我很愿意从死里面捞到一点东西。我曾經探索过一陣。可是天哪！我发現凡是灵魂学能够解釋的，沒有不可以用精神感应、潜意識和尘世解脫来解釋的。我眞愿意能够相信灵魂存在。愿望是思想之母，但是产生不了証据。”

好丽当时在他的前額上重重吻了一下，同时感到这正証明乔里恩的物质全要变成精神的理論——他的前額碰上去就象沒有东西似的。

但是那次短短的归宁給她印象最深的，是看見她继母一个人在看乔恩写来的一封信，她这样看她当时并沒有为人觉察。她认为这是她見到的最美的形象。伊琳就好象迷在儿子的来信里，站在一扇窗子面前，光綫落在她的臉上，落在秀发上；她的嘴唇动着，浮着微笑，深褐色的眼珠显出喜悅和生气，一只沒有拿信的手按着自己胸口。好丽就象看見一幅神圣的母爱图画似的，悄悄走开了，深信乔恩一定很不錯。

当好丽看見乔恩一手拎了一只皮包从車站上走出来时，她就証实了自己的預見。他有点象乔里，那个她早已遺失了的童年偶象，但是神情急切，而且不大拘束，眼珠的顏色深一点，头发的顏色鮮明一点——因为他沒有戴帽子；整个說来是个很有意思的“小”弟弟！

他的試探性的客气使一向习于年輕人老臉皮厚一套的好丽，覚得有趣；他看見要由好丽开汽車回家，而不是由他来开，覚得不安。他要不要試一下？当然，战后他們在罗宾山还沒有买过車子，他只开过一次，开到一个坡子上去，所以她还是不让他开为妙。他笑起来又温柔又动人，很有吸引力，不过这个字眼，

她听說，現在已經完全过时了，汽車开到房子門口时，他掏出一封弄縐的信給她，她就在他洗臉时拆开一看——信很短，可是她父亲写时一定煞費躊躇。

亲爱的好丽：

你和法尔切記着乔恩并不知道家里的历史。他母亲和我覚得他現在年紀还小，这孩子很宝貝，是她的命。善体余意。

父字

就是这样几句話；可是想到芙蕾要下来，好丽重又感到不安和懊恨起来。

吃完了茶，她就执行向自己許下的諾言，帶了乔恩去爬山。两个人坐在一处长滿了荆棘和藜藿的廢石灰矿边上，談了很久。綠草坡上的望志草和地錢苔星星点点开着花，云雀在唱，矮树丛里的画眉鳥也在唱，不时看見一只向陆地飞来的海鷗在暗淡的天空里盘旋，顏色雪白，天上淡淡的月亮已經升起来。时而聞到一股幽香，就象有許多目不能見的小人在草地上奔跑，把青草的香气踩了出来似的。

乔恩本来沉默着，忽然說道：

"哎，这太美了！一点沒有尘俗气息。海鷗飞翔，羊群的鈴声——"

"'海鷗飞翔，羊群的鈴声！'你是个詩人，亲爱的！"

乔恩叹口气。

"唉，老天！不行呢！"

"試試看！我在你这样大时就試写过。"

"是嗎？媽也說'試試看'；不过我眞不行。你写的有什么可以給我看看呢？"

"亲爱的，"好丽輕声說，"我已經結婚十九年了。我只在想結婚时才写詩的。"

"哦！"乔恩說，轉过身去用手蒙着臉；她能看見的一边面頰有点儿紅起来。难道他眞如法尔說的，"中了花邪风"么？这样的早？可是这样只有更好，他对小芙蕾就不会去注意了，而且星期一他就要开始去种田了。她微微笑了。那个跟在耕犁后面的是彭斯呢，还仅仅是农民皮亚斯①呢？現在任何一个年輕男子，和多数的年輕女子，好象都是詩人了；她在南非洲讀了不少这类詩集，都是哈契司-本发兹书店进口的，从这些上面也可以看出；而且那些詩写得相当不錯——很不錯；比她当初写的好得多！不过話又說回来，詩歌其实是从她年輕的时期时新起来的——就和汽車一样。晚飯后，在矮客厅里用木柴生了个火，靠着火两人又談上半天，好象除掉什么眞正重要的事情外，也沒有什么可以从乔恩嘴里了解的了。好丽把他的臥房查了两遍，看見什么都有了，就在門口和他分手，深信自己将会爱这个兄弟，而且法尔也会喜欢他。他很热情，可是并不嚕苏；能够耐心听别人談話，能够体貼，而且不大談自己。他显然很爱父亲，而且崇拜自己的母亲。他喜欢騎馬、划船、击劍，不喜欢球戏。他把扑蜡烛的蛾子救下来，不喜欢蜘蛛，但不去弄死它們，只用紙捻起来扔到門外。总之，他很和藹可亲。好丽去睡觉时，心里想，如果有人伤了他的心，他一定会非常难受；可是又有誰会伤他

---

① 彭斯是苏格兰农民詩人，《农民皮亚斯》是英国中世紀詩人郎兰的长詩，好丽是在这里想乔恩会不会成为詩人，因为比喻确切，故而自己好笑起来。

的心呢?

这一边乔恩还沒有睡,正坐在窗子口就着烛光,用一支鉛笔一張紙写他的第一首"眞正的詩",因为月光不亮,写字看不大見,只使夜色看上去有点浮动,就象用銀子鏤出来似的。这样一个夜里正好給芙蕾散步,留連夜色,并且向前走去——翻山越岭到远方①。乔恩开闊的額头蹙成許多皺紋,在紙上写了又擦,擦了又写,把完成一件艺术作品的一切手續都做了;他的心情好比春风在含苞的花朵中間初試歌声那样。有些孩子虽然进了学校,但是由于在家里受的熏陶,对美的爱好却还未泯灭,乔恩就是这些(少数)孩子里面的一个。当然,他得把这种爱好藏起来,連图画教师都不給知道;可是爱好却保持着,保持得又严峻又純洁。而他这首詩在他看来却和外面月夜恰恰相反,夜象长了翅膀,他的詩則象跛了脚。可是他仍旧要留着。不象样子,只是用来表現自己无法表現的心情,总比沒有的好。他带点迷惘想着:"这首詩可不能給媽看了。"入睡之后,他睡得非常之甜,人完全被新奇的事情打垮了。

---

① 英國詩人約翰盖(一六八五——一七三二)的«乞丐的歌剧»中的歌詞。

第七章

芙蕾

为了避免使乔恩問些沒法回答的問題，弄得人很窘，好丽告訴乔恩的只是：

“有一个女孩子要跟法尔下来度周末。”

为了同样的理由，法尔告訴芙蕾的也只是：

“我們有个年輕人跟我們住在一起。”

所以这两个周岁小駒——法尔心里就这样称呼他們——見面时全都意想不到，最最滿意地意想不到。好丽是这样給他們介紹的：

“这是乔恩，我的兄弟；芙蕾是我們的表妹，乔恩。”

乔恩当时正从大太阳里穿过落地窗走进来，被这件天降奇迹弄得簡直摸不着头脑，仅仅来得及听見芙蕾泰然地說了一句：“你好？”好象乔恩从来沒有見过她似的；同时看見她的头微微动了一下，快得不能再快地那么动了一下，他隐約理解到自己是沒有見过她。所以他迷迷糊糊地执着她的手鞠了一躬，变得比坟墓还要沉寂。他懂得不說話最是上策。童年时，他就着一盞油灯看书，被他母亲捉到，他愚蠢地說，“媽，我不过在这里翻翻。”那时他母亲回答說：“乔恩，不要說謊，因为你的臉色看得

出——誰也不会相信你。”

这句話他一直記得，因此总缺乏說謊所必备的那种信心。芙蕾的談話又快又一門心思，談到什么事情都很快活，他只是听着，或者把松餅和果醬递給她，而且慌不及地就走开了。有人說，在患了战栗性譫妄症时，你只看見一个固定的东西，相当的黑，可是会突然改变形状和地位。乔恩現在看見这个固定的东西，眼睛烏黑的，头发也相当的黑，改变着地位，但是从不改变形状。他知道自己和这个东西之間已經有一种秘密的了解（尽管沒法了解），这使他很兴奋，所以热烈地期待着，把自己那首詩也动手抄出来——当然决不敢拿給她看——后来还是馬蹄的得得声把他惊醒，从窗口伸出头去看，这才望見她跟法尔騎馬走了。她一点沒有浪費时間，可是看見这种光景，使他很难受。他自己的时間显然浪費了。如果他沒有在那一陣可怕的狂喜之下．拉起脚来溜掉，他們說不定也会約他去的。他坐在窗子口望着他們消失，后来又在路埂上出現，又消失了，最后重又在高原边上清清楚楚地現出来有一分钟光景。“蠢貨！”他想；“我总是錯过机会。”

为什么他不能够那样泰然自若呢？他两手撐着下巴，想象自己如果能和她一同騎馬出游的情景。一个周末仅仅是一个周末啊，而他已經錯过了三小时。除了他自己外，可曾見过有什么人显得这样蠢呢？沒有見过。

他很早就換上晚餐服，第一个下楼。再不能錯过机会了。可是他沒有能碰上芙蕾，因为她是最后一个下楼。晚飯时他坐在她的对面，眞是糟糕——就是說不出話来，因为怕把話說錯了；就是沒法按照那唯一的自自然然的派头望她；总之，他就是沒法正常对待这个他在幻想中已經一同翻山越岭到远方的人；同时

他自始至終还感到自己在她的眼中，以及在所有在座人的眼中，一定是个傻瓜。对啊，糟糕透了！而她却是那样健談——一下談到东，一下談到西。奇怪的是，他觉得这种艺术既困难，又可恨，而她却学得这样好。她一定认为他沒出息。

他姊姊的眼睛带着一种惊异的神情盯着他，逼得他到后来只好望着芙蕾；可是她的眼睛立刻睜得又大又急，好象在說，"唉！你千万不要——"于是逼得他只好望着法尔；法尔对他一笑，逼得他只好望着盆子里的肉片——肉片至少还沒有眼睛，也不会笑，所以他匆匆忙忙吃完了。

"乔恩預备做个农夫，"他听見好丽說；"做个农夫和詩人。"

他带着責备的神气抬起眼睛，看見好丽的双眉就象他父亲一样抬了起来，自己哈哈一笑，覚得好了一点。

法尔把普罗斯伯·普罗芳先生的事情重又說了一遍；这是再妙沒有了。因为法尔讲着时眼睛望着好丽，好丽的眼睛也望着法尔，而芙蕾則好象微蹙着眉头想着自己的一些心事，这样乔恩总算眞正能随意望她了。她穿了一件白衣服，很簡单，而且式样很好；胳臂光着，发际别一朵白玫瑰花。經过那样强烈的不自在之后，就在那迅速随便看她一眼的剎那間，他看見她变了，就象人們在黑暗中看見的一棵娉婷的白色果树一样；他看見她象一首詩在他心灵的眼睛前面一亮，或者一首歌曲漸飄漸远，終于消失掉。

他一面暗笑，一面盘算她有多大年紀——她好象比自己鎮靜得多，老练得多。为什么不能說他們从前見过呢？他忽然想起当时母亲腋上那种又迷惑，又痛苦的样子；那时她回答他說："对了，是亲戚，不过我們不认識他們。"他母亲是爱美成性的，如果她眞的认識芙蕾，决不会不欢喜她！

晚飯后和法尔单独在一起时，他一面恭順地呷着波得酒，一面回答这位新发現的姊夫的亲密表示。至于騎馬（这在法尔总是最要紧的事），他可以用那匹小栗色馬，自己上鞍子，自己卸鞍子，騎了回来之后，大致地照料一下。乔恩說，他在家里这一套全做慣的，同时觉得主人对自己的估价已經提高了一步。

"芙蕾，"法尔說，"还不能騎得怎么好，不过很起勁。当然，她父亲連馬和小車子都分别不出的。岳父騎馬嗎？"

"过去常騎；不过現在他——你知道，他——"他停下来，很不愿意說出"老"字。他父亲是老了，然而又不老；不老——永远不老！

"很对，"法尔說。"多年前我在牛津跟你哥哥也认識，就是那个在波尔战爭中病故的。我們在新学院花园里打过一場架。那眞是稀奇，"他接上一句，遐想着，"从这里就生出多少事情来。"

乔恩的眼睛睜得多大的；一切都在把他向历史考据上推，可就在这时，門口来了好丽的溫柔声音：

"你們两个来。"他于是站起身来，可是他的心把他推向一个比好丽摩登得多的人儿。

原来芙蕾說，"夜景太美了，不能耽在屋子里，"所以他們全走到外面来。月光把露水照得雪白，一座旧日規投出一条长长的影子。两道黃楊籬笆形成一个直角，望去又黑又高，将果园隔开。芙蕾从篱角开口处轉过身来。

"你們两个过来！"她叫。乔恩瞄一下法尔和好丽，跟上前去，芙蕾就象阴魂一样在果树中間跑着。在她上面，花儿开得那样幽美，那样象浪花一般，而且有一股老树干的气息和蕁麻香。她忽然不見了。他以为自己和她失散，接着就几乎撞到她身上，

原来她站着并沒有动。

"好玩嗎?"她叫。乔恩回答說:,

"自然!"

她伸手摘下一朵花,用指头轉着,并且說:

"我想我可以叫你乔恩吧?"

"我想完全可以。"

"好吧! 可是你知道我們两家有仇嗎?"

乔恩吶吶地說:"有仇?为什么?"

"眞象故事里的, 可也眞无聊。所以我要装着我們沒有見过。我們明天早点起来,在早飯前出去散步,暢談一下怎么样?我就恨做事情做得慢,你呢?"

乔恩快活得只能低低答应一声。

"那么六点钟碰头。我覚得你母亲很美。"

乔恩热情地說:

"对啊,她是美。"

"我喜欢各种样子的美,"她說,"只要令人兴奋。我一点不喜欢希腊的那些艺术。"

"怎么!你不喜欢欧里庇底斯①嗎?"

"欧里庇底斯嗎? 不喜欢, 我就吃不消希腊剧本; 太长了。我覚得美总是快的。我喜欢看一張画,看完就跑开。我就受不了一大堆东西放在一块。你看!"她把那朵花在月光下举起来。"这比整个果园都美,我覚得。"

忽然間,她用另一只手抓着乔恩的手。

"世界上所有的事情,謹愼是最糟糕的,你覚得不覚得? 你

---

① 欧里庇底斯(公元前四八〇——四〇六),雅典悲剧作家。

嗅嗅月光看!”

她拿那朵花抵着乔恩的臉;乔恩昏昏然同意說,世界上所有的事情,謹慎是最坏的坏事,于是弯下身子吻了一下那只抓着他的手。

“这不錯,可是太老式,”芙蕾靜靜地說。“乔恩,你太沉默了。可是沉默如果快,我还是喜欢。”她放掉他的手。“你想我丢掉手絹是故意的嗎?”

“不会!”乔恩叫出来,覚得非常駭异。

“当然是故意的。回去吧,否則他們会覚得这件事情也是故意的了。”她又象一个阴魂在果树中間跑起来。乔恩在后面追,心里装滿了爱,装滿了春天,脚下踏着白色的花片,月光照得簡直不象人間。两个人从进园的地方走出来,芙蕾故作庄重地走着。

“里面眞美,”她神情恍惚地向好丽說。

乔恩緘口不言,带着万一的希望,想她說不定会认为这种沉默也是快的。

她随便向他道了晚安,做得很端庄,使他覚得适才就象做梦。

回到自己房間里,芙蕾脫下长服,裹上一件寬大的睡衣,发上仍旧别着那朵白花,样子就象个日本少女;她蹺腿坐在床边上,就着烛光写道:

亲爱的齐丽:

我相信我在恋爱。这事弄得我很苦,可是却甜在心里。他是我的一个远房堂兄——眞是个孩子,比我大約大六个月,可是要小上十年。男孩子总是爱上比自己年长的人,女

孩子則是爱上比自己年輕的，不然就是爱上四十岁的老头子。你不要笑，他的眼睛是我看見的最最眞实的东西；他而且沉默得非常純洁！我們第一次碰面是在倫敦一起看伏斯波維基那座朱諾，这事非常有浪漫气息。現在他就睡在隔壁房間，月光正照着树上的花；明天清早，在他們醒来以前，我們要一同去散步，到高原仙境去。我們两家有仇，这的确叫人听起来很兴奋。是啊！所以我可能要耍点花样，說你請我到你家来住——那时候你要心里有数！我父亲不愿意我們訊識，可是我办不到。生命太短促了。他有一个非常美丽的母亲，漂亮的銀灰头发，年輕的臉，深褐色的眼睛。我現在住在他姊姊家里——她嫁給我的表哥；这把人都攪昏了，可是我明天一定要从她嘴里套出一点話来。我們常說爱情是掠夺的竞賽；这全是胡說，爱情是竞賽的开始，而且你愈早訊識到这一点，亲爱的，就对于你愈好。

乔恩（不是簡写，而是乔里恩的短称，他們說这是我們家祖傳的一个名字）是那种来得快、去得快的性格；五呎十吋来高，还在长个子，而且我相信他会成为一个詩人。你假如笑我，我就永远不睬你了。我看出前途困难重重，可是你知道，我眞正喜欢一样东西时，一定会弄到手。爱情的主要作用之一就是使你看見空中仿佛有人似的，就象月亮里出現一張人臉似的；而且覚得自己同时又活跃、又温柔，心里有一种怪滋味——象第一次深深呼吸到橘子花的香气——就在你胸罩上面。这是我的初恋，可是我覚得这也会是我的最后一次恋爱，这当然荒唐，因为自然的規律和道德的規律都不是如此。你如果笑我，我就打你，你假如告訴别的人，我就永远不饒恕你。讲了这么多，我簡直不想发这封信了。

反正，今天晚上睡过再說。晚安，我的齐雨！

芙蕾

第八章

草原牧歌

两个年輕的福尔賽从那条小徑埂子上钻出来，面向着东方望着太阳时，天空一点云彩都沒有，高原上还满是露水。他們上坡时走了好一段路，現在还有点喘息；两人肚子里有些什么話无从知道，总之并沒有說；但是大清早上肚子里沒有装进早点，則是件尷尬事情；而他們就这样在云雀歌声中向前走去。溜出来很好玩，可是一感到高原上的自由，那种阴謀感也消失了，两个人全沉默下来。

走了半哩路光景，芙蕾开口說，“我們做了一件大錯事。我餓了。”

乔恩掏出一根巧克力糖来。两个人分吃掉，話匣子也就打开了。他們討論了各人家庭的性质，以及他們出生前的情形，在这个荒凉的高原上听来很不眞实，然而又很动人。在乔恩的历史上，只有一样东西始終是实在的，那就是他的母亲；在芙蕾历史上，唯一实在的东西是她的父亲；关于这两个人，他們都談得很少，就好象远远望見他們不以为然的臉色似的。

高原低了下去，然后又朝着桑克登堡圍子①的方向逐漸升了起来；晶瑩的一片远海映入眼帘，一只鷗子在迎着太阳迴翔，

两扇茹毛飲血的褐色翅膀几乎照得通紅。乔恩最喜欢鳥儿，而且能够一动不动地坐着了望它們；他眼睛尖，而且对自己喜欢的东西記性很好，所以談起鳥儿来很能娓娓动听。可是桑克登堡圍子里一只鳥也沒有——在那座山樺树的偉大神庙里，生意全无，这样的大清早上簡直給人以悚然的感觉；两个人很高兴地从圍子那一边出来，到了阳光下面。現在是輪到芙蕾开口了。她談到狗，以及人們怎样对待它們。用鏈子把狗拴起来頂坏了！这种人她眞想給他們吃鞭子。乔恩很詫异她有这样的人道主义精神。听来好象她家附近有一条狗，被什么农人拿来拴在鸡圈尽头，不管阴晴寒燠都这样拴着，連声音都叫哑了！

"糟糕的是，"她憤然說，"那个可怜的东西看見过路的人就要吠，否則也不会拴在那儿。我眞觉得人是頂狡獪的畜生。我有两次偷偷地把它放掉；两次它几乎咬了我，后来它就欢喜得象发了瘋似的；可是它最后总要溜回家去，他們于是又把它拴起来。我有办法的話，就把那个男人拴起来。"乔恩看見她咬牙切齿讲着，眼睛里閃出凶光。"我要在他前額上貼一張条子，'畜生'；給他一点教訓！"

乔恩同意这是好办法。

"这些人要把东西拴着，"他說，"是出于他們的財产意識。我們的上一代脑子里只有財产；所以就有了上次大战。"

"哦！"芙蕾說，"我从来沒有想到这上面过。你家里人跟我家里人就是为了財产吵架的。反正我們全都有財产——至少，你家里人我想是有的。"

"是啊，幸亏如此；我想我賺錢是不行的。"

---

① 南撒州高原上一处古壕沟，长了一丛山樺树，当地人視为古迹之一。

"你假如行，我想我也就不会喜欢你了。"

乔恩一只手颤巍巍地伸到她胳臂下面。

芙蕾的眼睛看也不看，唱了起来：

乔恩，乔恩，农人的儿子，
偷了一头猪，一縷烟跑掉！

乔恩的胳臂悄悄摟着她的腰。

"这有一点突然啊，"芙蕾泰然說；"你时常这样嗎？"

乔恩的胳臂拿开了。可是一看見她笑，他又把胳臂摟上；芙蕾又唱了起来：

哪一个愿意到高原上去散心啊，
哪一个愿意跟我去騎馬？
哪一个愿意起来跟我去啊——①

"你唱，乔恩！"

乔恩唱起来。云雀儿，羊鈴儿，和远远在斯太宁②那边晨禱的钟声，也一起唱起来。两个人唱了一只，又唱一只，后来是芙蕾說：

"天哪！ 我肚子餓了！"

"哎呀！ 眞对不起！"

她把乔恩的臉仔細張一下。

---

① 大約是一只流行的歌曲，所以乔恩也会唱。

② 南撒州一个幽美的村落，村中有一座十二世紀的教堂。

"乔恩，你眞是个宝。"

她拿他的手托一托自己的腰。乔恩快活得簡直要暈过去。一条黃白相間的狗追着一只野兎从他們身边掠过。他們望見狗和兎子順着坡子跑得望不見了，后来芙蕾叹口气說："謝天謝地，它决不会捉到的！什么时候了？我的表停了，我从来不开。"

乔恩看看自己的表。"天哪！"他說。"我的表也停了。"

两个人又向前走，可只是手挽着手。

"草要是干的，"芙蕾說，"我們就坐上半分钟。"

乔恩脫下大衣，两个人一同坐在大衣上面。

"你聞！眞正的野茴香啊！"

他的胳臂重又摟着她的腰，两个人默默地坐了有几分钟。

"我們眞是傻子！"芙蕾叫着，跳了起来；"我們要晚得不象話了，而且神气那样的可笑，他們准会防备我們起来。你記着，乔恩！我們不过是出来散散步，开开胃口，可是把路迷了。懂嗎？"

"懂，"乔恩說。

"这不是玩的；他們会禁止我們的。你会說謊嗎？"

"恐怕不大行；不过可以試試。"

芙蕾眉头皺起来。

"你知道，"她說，"我看出他們不愿意我們做朋友。"

"为什么不？"

"我告訴过你了。"

"可是这太无聊了。"

"是啊；可是你不曉得我父亲的为人啊！"

"我想他非常之欢喜你的。"

"你知道，我是独养女儿。你也是独养儿子——你母亲的。这麻煩不麻煩？要求于我們的太多了。等到他們要求完結时，

人也就跟死掉一样了。”

“是啊，”乔恩低声說，“人生太短促了。我要永久活下去，而且什么都尝一下。”

“而且什么人都爱一下？”

“不，”乔恩說；“我只想爱一次——你。”

“眞的嗎！你慢慢来了。看！那不是石灰矿？現在沒有多远了。跑吧。”

乔恩跟在后面，耽心会不会惹她生气。

石灰矿里滿是阳光和蜜蜂的嗡嗡声。芙蕾把头发向后一甩。

“为了預防不測；”她說，“你可以吻我一下，乔恩，”說时把面颊向着他。乔恩狂喜地吻了那个滾燙的、柔軟的秀靨。

“現在，你記着！我們迷了路；下面只管让我去讲。我預备对你相当不好；这样把稳些；你也要試行对我不好！”

乔恩摇摇头。“这个不成。”

“看在我的面上，好不好；至少等到下午五点钟。”

“誰都会看出来的，”乔恩垂头丧气地說。

“你尽量的办吧。你看！他們来了！用你帽子招招！呀！你沒有戴帽子。我来招呼一声！离开我一点，装作不高兴的样子。”

五分钟后，乔恩随着大家进了屋子，而且竭力摆出不高兴的神气，听見芙蕾在餐厅里的声音說：

“呀！我簡直要吃人了！他要做个农人——可是走迷了路！这孩子眞是个笨蛋！”

第九章

戈雅

午飯过后，索米斯上楼进了自己买波杜倫附近的房子的画廊。正如安耐特說的，他心里有“气”。芙蕾还沒有回家。家里指望她星期三回来；打来一个电报說要星期五回来，到了星期五又改为星期天下午；这里她姑姑、她的表姊卡狄干一家和普罗芳那个家伙都来了，就因为缺少了她，弄得什么事都沒有勁。他站在那張高根前面——这是他收藏中最怕痛的一張。战前他把这張丑陋的大东西連同两張早年的馬蒂斯①买下，因为这些后期印象派画家当时鬧得很厉害。他正在盘算普罗芳会不会要，那他就可以脫手——这家伙好象有錢不知道怎样花——就听見他妹妹的声音說：“我看这張画可不象話，索米斯。”他这才看見維妮佛梨德已跟着他上了楼。

“你这样看嗎？”他冷冷地說；“我花了五百鎊买来的。”

“可想得到的！就算是黑人女人，也不是生得这副模样。”

索米斯发出一声怒笑。“你上来又不是和我談这个的。”

“是啊。你知道乔里恩的孩子住在法尔夫妇那儿嗎？”

索米斯猛然轉过身来。

“什么？”

"就是这样,"維妮佛梨德懶洋洋地說;"他要学农場,这个时期都住在他們那里。"

索米斯轉过身去,可是在他来回走着时,維妮佛梨德的声音仍旧追着他。"我打了法尔招呼,叫他們切切不要对这两个人提起从前的事情。"

"你早先为什么不告訴我?"

維妮佛梨德聳一下她的肥闊肩膀。

"芙蕾想到什么就做什么。你总是慣坏她。还有,老兄,这有什么害处呢?"

"害处!"索米斯喃喃地說。"怎么,她——"他止住不說下去。朱諾,丢掉手絹,芙蕾的眼睛,她問的那些問題,現在又这样迟迟不回家——这些在他看来都是不祥之兆,但是出于本性,他却不能把这些告訴别人。

"我觉得你太小心了,"維妮佛梨德說。"我要是你,就把从前的事情讲給她听。把女孩子看作还是和从前一样,是不成的。她們从哪儿来的那么多知識,我也說不来,不过她們好象什么都懂。"

索米斯那張眼睛鼻子挤在一起的臉上掠过一陣痛苦的痙攣,維妮佛梨德赶快又說:

"你假如不愿意談的話,我可以替你談。"

索米斯搖搖头。想到自己的爱女获悉那件旧日的丑事,臉上太难堪了,除非碰到絕对必要时。

"不要,"他說,"还沒有到时候。能够不讲我絕对不讲。"

"这眞沒有道理,亲爱的。你想想那些人怎么会不讲呢!"

---

① 亨利·馬蒂斯(一八六九——一九五四),法国后期印象派画家。

"二十年的时間很长了，"索米斯低声說。"除掉我們家里人以外，哪个还会記得？"

維妮佛梨德被他堵得沒有話說。近来她变得愈来愈喜欢安靜了，因为蒙达古·达尔第在她年輕时总鬧得她心緒不宁。由于油画总使她感到抑郁，所以她不久就下楼去了。

索米斯走到屋角上挂着的那張戈雅眞迹面前，那張"摘葡萄"的壁画摹本也并排挂着。他买到这張戈雅眞迹很能說明人們的既得利益和欲望是多么的牢固；这些就象蛛网一样把生命的美丽翅膀束縛在上面。这張眞戈雅的高貴主人的祖先是在一次西班牙战爭[1]中弄到手的——換句話說，是搶来的。那位高貴的主人始終不懂得这張画的价值，一直到九十年代才由一位有胆識的批評家发現一位名叫戈雅的西班牙画家是个天才。在戈雅的作品中，这只能算是平平，可是在英国差不多是一时无两了，因此那位高貴的主人便成了众目睽睽的人物。他本来收藏宏富，而且具有貴族的高雅修养；这使他除掉感官的享受外，还坚持一种更健全的原則，认为一个人必須什么都懂，而且必須对生活极端感覚兴趣；有这些原因，所以他满心要一輩子守着这張增加他名气的名画，而在死后把它捐給国家。也是索米斯的运气来了，一九〇九那一年英国上議院受到了猛烈的攻击[2]，弄得那位高貴的主人又惊又恨。他私下跟自己說，"如果他們认为二者可以得兼，那他們就是完全轉錯了念头。只要他們能让我安

① 指半島之战（一八〇八——一八一四），当时英国和西班牙、葡萄牙联合对法国作战。

② 这一年，英国上議院否决了财政大臣劳合·乔治提出的国家預算，因为預算建議征收地价税、煤矿租用税和超額税，結果不得不举行普选。

靜地享受，那么我死后就可以把一些画捐給国家。可是，如果国家要恐吓我，而且这样子掠夺我，我不把全部收藏卖掉才是——呢。他們不能又要我的財产，又要我热心公益——不能都要。”他这样考虑了几个月之久，后来一天早上，他在报紙上看到一位政治家的演說①，就打电报給他的代理人到他的乡間别墅来，并且把波得金②帶来。当时波得金对于古物的市价是再內行不过的了；他把那批藏画看了之后，就說，如果让他在美国、德国和别的爱好艺术国家全权处理的話，这些画要比在英国卖的錢多得多。主人热心公益——他說——是尽人皆知的，但是这些画的确一时无两。那位高貴的主人把他的意見放在自己烟斗里，抽上了一年。一年之后，他又看到那位政治家的另一篇演說，就打电报給他的代理人：“让波得金全权处理。”就在这个当儿，波得金想出一个办法，把那張戈雅和另外两張难得的画給这位高貴主人的祖国留了下来。他一只手把这些画送到外国市場上，另一只手拟了一張英国私人收藏家的名单。他先从国外获得了他所认为的最高出价，然后把这些画和价錢交給英国私人收藏家去考虑，要他們超过那些价錢，以显出他們热心公益。二十一張画里，有三張画算是达到了目的，包括那張戈雅在內。为什么会这样呢？原来这里面的一位私人收藏家是鈕扣制造商——他因为造了无限若干的鈕扣，总想使自己的妻子得到“鈕扣夫人”的称号。因此他就买了一張一时无两的画送給国家。他那些朋友都說，“这是他的总打算的一部分。”第二位私人收藏家是一位反

---

① 劳合·乔治当时坚持自己的征税主張，到处作煽动性的演說，終于在一九一一年英国下議院通过了法案，取消上議院对財政預算的否决权。

② 波得金无考，当是当时的一个出名的画商。

美派，他买了一張一时无两的画“給那些美国鬼子一点顏色看”。第三位私人收藏家就是索米斯，比前面两位收藏家头脑要冷靜些；他亲自上馬德里跑了一趟，认为戈雅的价錢还要看漲，于是买了下来。目前戈雅并沒有漲价，不过他总会上来的；索米斯这时望着这張肖象——又象賀加斯①，又有点馬奈②的毫不做作派头，但是在使用油彩上却有种独特的、生辣的美——仍旧觉得十分滿意，自命沒有走眼，虽則买进的价錢是那样的大——他从来就沒有出到过这样大的价錢。肖象旁边就挂着那張“摘葡萄”的摹本，你看她——这个小鬼头③——神情恍惚地回望着他：索米斯最喜欢芙蕾的这种神情，因为这样子使他放心得多。

他正在继續端詳这張画时，鼻子里忽然透进一股雪茄烟的味道，同时听到一个声音說：

“我說，福尔西先生，你打算把这小小一批画怎么办？”

就是那个比国佬——他母亲是亚美尼亚人，就好象荷、比血統还不够似的！他从心里感到冒火，可是勉强說：

“你也是法眼嗎？”

“哎，我自己也藏了几張。”

“后期印象派有嗎？”

“有，有，我比較喜欢他們。”

“你看这一張怎么样？”索米斯說，指指那張高根。

普罗芳先生的下唇和两撇又短又尖的小胡子鼓了出来。

“倒还不錯，我觉得，”他說；“你打算卖嗎？”

---

① 威廉·賀加斯（一六九七——一七六四），英国油画家和諷刺画家。

② 爱德华—馬奈（一八二三——一八八三），法国画家，印象派的先驅者，对蒙耐最有影响。

③ 这話不是指画中人，而是指索米斯脑子里联想起的芙蕾。

索米斯抑制着那句"无所謂"的口头禪沒有說——跟这个外国家伙犯不着嚕苏。

"对啊，"他說。

"你預备卖多少錢?"

"照原价。"

"好的，"普罗芳先生說。"我很愿意买这張画。后期印象派——这些人已經完全过时了，不过很有趣。我对藏画不大感觉兴趣，不过也有几張，就那么小小一点。"

"你感觉兴趣的是什么呢?"

普罗芳先生聳一下肩膀。

"人生非常之象一群猴子在搶空果壳。"

"你年紀还輕，"索米斯說。这个家伙如果一定要发什么議論，也用不着暗示财产不牢靠。

"我也不愁，"普罗芳先生說，微笑着；"我們生，我們死。半个世界在餓着肚子。我在自己本国养了一小撮小孩子；可是这有什么用?等于把我的錢扔在河里。"

索米斯望望他，轉身去看自己的戈雅。他不懂得这个家伙要的什么。

"我的支票上开多少錢呢?"普罗芳先生追着問。

"五百鎊，"索米斯簡短地說；"不过你假如并不怎么感觉兴趣的話，我看你还是不要买吧。"

"沒有关系，"普罗芳先生說；"我很高兴买下这張画。"

他用一枝鑲了很多金子的自来水笔签了一張支票。索米斯望着他写支票，心里很不舒服。这个家伙怎么知道他想卖掉这張画呢?普罗芳先生把支票递給他。

"英国人在画上眞好玩，"他說。"法国人也是这样，我的国家

的人也是这样。他們全都很好玩。”

“我不懂得你的話，”索米斯說得口气很硬。

“就象帽子一样，”普罗芳先生迷离惝怳地說，“一下大，一下小，一下翻上去，一下翻下来——这就是风气。眞好玩。”他微笑着，重又飄然走出画廊去了，和他抽的上等雪茄的烟一样淡，一样不实在。

索米斯已經把支票拿在手里，他的心情就好象占有权的固有价值受到质問一样。“他是个不拘国界的人，”索米斯心里說，同时看見普罗芳和安耐特从走廊下面鉆出来，漫步穿过草地向河边走去。他妻子看中这个家伙什么地方，他可不知道，要么是他能够讲她的祖国語言；就在这时，他心里掠过一点普罗芳先生会叫做的“小小疑虑”：安耐特太漂亮了，跟这样一个“不拘国界”的人一起走，是不是合适。便是这样远，他还能望見靜靜阳光中普罗芳的雪茄裊出的一縷縷青烟；望見他的灰色鹿皮鞋、灰色帽子——这家伙是个紈袴！他还能够望見自己妻子的头迅速地轉动一下，在她可爱的頸子和肩膀上竪得那样笔直。她頸子的这种姿势总使他觉得太有点卖弄，有种目空一切的派头——并不很神气。他望見他們沿着花园尽头的小徑走去。一个穿法兰絨褲子的年輕人在那里和他們搭上——一定是星期天来的客人，河那边来的。他又回过头去看自己的戈雅，眼睛瞪着那个芙蕾的替身，心里煩着維妮佛梨德带来的消息，忽然听見他妻子的声音說：

“馬吉尔·孟特先生，索米斯。你約他来看你的藏画的。”

就是他在考克街附近画店里碰見的那个兴高采烈的年輕人！

“你看，我来了，先生；我住的地方离龐本只有四哩路。天气

眞好啊！”

他看出这就是他一时大方的結果；現在他把这位客人打量一下。年輕人的嘴长得非常之大，又大又弯——他好象总咧着嘴笑。他为什么不把上須全留起来？就留这么愚蠢的一小撮，看上去就象个音乐剧院的小丑。时下的这些年輕人眞是胡鬧，留这点牙刷的胡子或者蛞蝓的腮須，簡直是故意要降低自己的身份。哼！浮而不实的家伙！别的方面还象样子，法兰絨褲子很干淨。

“很高兴看見你！”索米斯說。

年輕人本在四下張望，这时忽然变得呆着了。“呀！”他說，“好画！”

索米斯看出这一句話是指的那張戈雅摹本，心情有点說不出来。

“是啊，”他淡淡地說，“这不是戈雅。是个摹本。我因为有点象我女儿，找人临下的。”

“怪不道的！我覚得这个臉好象見过。她在家嗎？”

这样坦率地感到兴趣簡直使索米斯招架不住。

“她傍晚就回来，”他回答。“我們看看画怎样？”

索米斯和他就这样看起来，这是他从来不感到厌倦的。他想一个人把摹本当做眞迹，就是懂画也就很有限了，可是两个人一段接一段，一个时代接一个时代看了过去，年輕人的一些坦率而恰当的話却使索米斯有点惊异起来。他生来就很精明，而且表面虽然看不出，内心却能够感受；三十八年的时間花在这唯一的嗜好上，并不仅仅使他只懂得这些画的市价，而不懂得一些别的。他可以說是画家和画商之間不可少的一环。为艺术而艺术，以及一切类似的話，当然是狗屁。可是艺术眼光和鉴賞力却是

要紧的。一件艺术品能得到相当多的有鉴賞力的人称賞，就决定了这張画的市場价值，換句話說，就使这件艺术品眞成为"艺术品"。这里并沒有眞正的分歧。他而且对那些綿羊似的哑巴客人，睜着一双大白眼的客人，相当的熟悉；所以听見孟特看見一張毛甫随口就說："挺不錯的草堆子！"看見一張詹姆士·馬里斯就說："他不过随便画了就裱！馬休①才眞正了不起，先生；你能够鉆得很深，"索米斯并不覚得稀奇。一直等到年輕人站在一張惠司勒②面前，吹了一声口哨說道，"先生，你覚得他眞正看見过裸体女人嗎。"索米斯才忍不住問：

"孟特先生，恕我冒昧，你是干什么的？"

"我嗎？先生，我本来打算做个画家，但是被大战搗掉了。后来你知道，我在战壕里，时常梦想着做証券交易所，覚得交易所里又舒服，又暖和，而且声音鬧得不大不小。可是和平又把这个搗掉了，股票現在好象完結了，可不是。我复員不过一年光景。先生，你看我干哪一行好？"

"你有錢嗎？"

"啊，"年輕人回答，"我有个父亲；我在大战期間养活了他，所以現在他非养活我不可。不过应不应当容他抱着財产不放，当然还是个問題。你对这个問題有什么意見，先生？"

索米斯微笑一下，臉色蒼白而且戒备起来。

"我告訴老头子，他还得工作，他几乎气昏了。你知道，他有田地；这是他的心腹之患。"

"这是我的眞正的戈雅，"索米斯淡淡地說。

---

① 馬休和詹姆士是弟兄，証明这位客人是內行。

② 惠司勒（一八三四——一九〇三），美国印象派画家。

"老天！他眞行啊！我有一次在慕尼黑看到一張戈雅[①]，一下子就打中我的中柱[②]。一个面貌极端凶恶的老太婆穿着一件最华貴的花边衣服。他就是不迁就公众趣味。这位老兄簡直是个炸彈；在世时一定打破了不少旧习气。他还不会画画？他使委拉斯开茲[③]都显得板滯了，你說对不对？"

"我沒有委拉斯开茲，"索米斯說。

年輕人眼睛睜得多大。"沒有，"他說；"只有国家和暴发戶买得起他，恐怕。唉，那些財政破产的国家为什么不把它們的委拉斯开茲和提香和别的名件全强迫那些暴发戶买下来，然后通过一条法律，勒令凡是藏有大名家作品的——根据名单——都必須拿来挂在公共美术館里。这好象是个办法。"

"我們下去吃茶好嗎？"索米斯說。

年輕人有点垂头丧气的样子。"他不傻啊，"索米斯想，跟在他后面离开画廊。

楼下一群客人正圍着安耐特的茶盘聚集在客厅靠壁炉的角上；以戈雅的諷刺和卓越的笔力，戈雅的独特而新穎的"綫条"，戈雅的大胆的光影处理，他一定能把这一群人画得很动人。藤蘿里透进来的阳光、銅器的可爱白色、古老的划边玻璃、淡琥珀色紅茶里的薄薄的檸檬片，恐怕画家里面只有他能够画得好；也只有他能够画得好穿着黑花边衣服的安耐特；安耐特带有一点金发西班牙女子的美，不过缺少这种稀有女性的灵魂气息。你看，維妮佛梨德虽則头发花白了，可是她穿着紧身的身子仍旧很

---

① 慕尼黑美术館所藏的戈雅作品《西班牙馬丽亚·路伊莎皇后》。

② 孟特爱打板球，讲話常引用板球場上的話作比喻，就如法尔喜欢引用賽馬术語一样。此处中柱喻心門或心窩。

③ 委拉斯开茲（一五九九——一六六〇），西班牙大画家。

挺；索米斯花白头发，两颧瘦削，相当出众；馬吉尔·孟特輕松活潑，正在全神注意；伊摩根黑黑的头发，眉目傳情，身体有点胖了起来；普罗斯伯·普罗芳，脸上的那种神情好象在說，“怎么，戈雅先生，你画这一小撮人有什么用？”最后还有杰克·卡狄干，眼神奕奕的，肤色紅紅的，一臉孔的生活規律：“我是英国人，我要保养得很好。”这一切，也只有他画得了！

奇怪的是——这里得順带說一下——伊摩根当初做閨女时，有一天在悌摩西家里曾經說她决不嫁好男人——好男人都乏味——却偏偏会嫁給杰克·卡狄干；这人的健康实在太好了，你在他身上簡直找不到一点原始罪恶的痕迹，而伊摩根晚上睡觉时很可以和千千万万的其他英国人睡在一起，然而分别不出这些人和她选擇的同床共枕人有什么分别①。她有时談到他，总是那种“有意思的”派头，“唉！杰克把身体保养得簡直太好了；他一生从来沒有生过一天病。大战时从头到尾連指头都沒有痛过一下。你实在想象不出他多么的健康呢！”的确，他实在太健康了，連伊摩根跟人家調情他也看不出，这对她說来倒也慰情聊胜于无。可是她照样非常喜欢他，只要他是个运动机器和两个和他一模一样的小卡狄干的父亲就行了。她的眼睛这时正带着恶意把他和普罗芳先生对比。普罗芳先生好象什么“小”运动和游戏都玩过，从九柱球到海上捕魚，但是每一个运动，每一种游戏，他都玩腻了。伊摩根有时也希望杰克能够玩腻一下，可是他仍旧象女学生玩弯棍球似的一門心思继續玩着，而且继續談着；她有把握，杰克到了悌摩西外叔祖那样的年紀一定会在臥房内地毯上打室内高尔夫，而且贏得了人家。

---

① 这是指卡狄干身体太好了，一上床就呼呼大睡起来。

这时他正在告訴人家今天早晨打高尔夫球打到最后一个洞时，怎样"贏了一个职业球員——人很有意思，球也打得不錯"；还談他午飯后怎样划船一直划到开弗山姆①，并且想鼓动普罗芳先生吃茶后和他打一回网球——对他的身体好——"可以保持健康"。

"可是健康有什么用处?"普罗芳先生說。

"是啊，先生，你保持健康为了什么呢?"馬吉尔·孟特輕声說。

"杰克，"伊摩根也說，就象受了傳染似的，"你保持健康究竟为了什么呢?"

杰克·卡狄干拿出全副健康的样子，張着大眼睛望。这些問題就象蚊子哼，他举起手来揮开。在大战期間，当然，他保持健康是为了杀德国人；現在大战結束了，他或者不知道，或者为了体貼别人的情緒，不愿意讲出自己的生活規律。

"可是他对的，"普罗芳先生出其不意地說，"現在除掉保持健康，更沒有别的事情可做。"

这句話在星期天下午讲未免太深奥了，所以原可以不了了之，但是小孟特的活跃性情偏偏不放过。

"对啊!"他叫。"这是大战的偉大发現。我們全当作我們在进步——現在才懂得我們不过在变。"

"变得更糟，"普罗芳先生謔然說。

"你多高兴啊，普罗芳!"安耐特輕声說。

"你来打网球吧!"杰克·卡狄干說；"你胸口有个瘤。我們很快就可以把它消掉。你打嗎，孟特先生?"

---

① 雷丁近郊一个住宅区，在泰晤士河左岸。

"我乱打一气，先生。"

索米斯趁这当儿站起身来，他一向靠来指导自己生活的是一种預防未来的深固本能，現在这个本能却被攪乱了。

"等芙蕾来的时候——"他听見杰克·卡狄干說。

啊！为什么她沒有来？他穿过客厅、穿堂和門洞，到了騎道上面，站在那里傾听有沒有汽車声音。一切都是靜靜的，一派星期天景象；盛开的紫丁香在空气中散发着香气。天上有些白云，就象鴨茸被日光染上一层黃金。他猛然想起芙蕾出生的那一天，自己痛苦地等着，一只手拿着芙蕾的生命，一只手拿着她母亲的生命，在那里权衡不下来。他那时救下了她，成了他生命中的花朵。而現在呢！現在她会不会給他带来煩惱——带来痛苦——带来煩惱呢？眼前的情形使他很不放心。一只山鳥的晚歌打断了他的遐想——一个大家伙，就歇在那棵刺球花上。索米斯近年来对园中鳥雀頗为留意，常和芙蕾在园中蹓躂，观察这些鳥儿；芙蕾的眼睛就象針一样尖，随便哪个鳥巢她都識得。他看見芙蕾养的那只銜猎物的狗，躺在馳道上一处阳光里，就向狗叫道："喂，老东西——你也等她嗎！"那狗拖着一条不乐意的尾巴慢慢走来，索米斯机械地在它头上拍一下。狗、山鳥、刺球花，在他看来全都是芙蕾的一部分；恰恰就是这样。"我太疼她了！"他想，"太疼她！"他就象一个人有条船舶在海里开着，但沒有保險。又是这种沒有保險的情况——就象多久以前的那一次，他在倫敦的茫茫大海里酸溜溜地、默默无言地到处乱闖，渴想着那个女人——她的前妻，也就是那个可恨的男孩子的母亲。啊！汽車总算来了！停了下来。車上有行李，可是沒有芙蕾。

"芙蕾小姐沿那条拉縴的小路走过来。"

走这么长的路嗎？索米斯瞠着一双眼睛，車夫的臉上露出

一絲笑容。他笑什么？他很快轉过身去，說了一句，“好吧，席姆斯！”就走进屋子，重又上楼到了画廊。这里可以望得見河边，他站在那里盯着那边望，完全沒有想到要看見芙蕾的影子至少还得一小时。走过来！还有那个家伙的笑！那个男孩子——！他突然离开了窗子。他不能偷看她。她如果有事情要瞞着他的話——她一定会瞞着；他不能偷看。索米斯覚得心里空空的，从心里发出的一陣苦味一直升到嘴里。杰克·卡狄干赶球的連珠叫喊，小孟特的笑声，在寂靜中升起，傳到室內。他希望他們使普罗芳那个家伙多跑跑。那張“摘葡萄”上面的女孩子一只手撑着腰站在那里，带着焦切梦想的眼睛朝他望去。“我从你沒有我膝盖高的时候起，”他想，“就为你用尽了心思。你总不会伤我的心吧？”

可是那張戈雅摹本并不答腔，鮮明的色調正开始变得柔和下来。“这里面沒有眞正的生命，”索米斯想。“她为什么不来呢？”

第 十 章

三 人 行

在高原下面的旺斯頓地方，那四个第三代中間——也不妨說第四代的福尔賽中間——周末假期延长到第九天上，把那些坚韌的經緯拉得都要断了。从来沒有看見芙蕾这样“精細”过，好丽这样警戒过，法尔这样一副場內秘密的面孔过，乔恩这样不开口，这样煩惱过。他在这个星期学到的农业知識很可以插在一把小刀尖子上，一口气拿来吹掉。他生性本来极不喜欢欺騙，他对芙蕾的爱慕使他总认为隐瞞不但毫无必要，而且簡直荒唐；他憤恨、惱怒，然而遵守着，只在两个人单独在一起的片刻間尽量找点調剂。星期四那天，两个人站在拱窗前面，穿好衣服等待时，芙蕾向他說道：

“乔恩，我星期天要从巴丁登車站坐三点四十分的火車回家了；你如果星期六回家去，就可以在星期天进城带我下去，事后正来得及搭最后一班車回到这里。你反正是要回去的，对不对？”

乔恩点点头。

“只要跟你在一起都行，”他說；“不过为什么非要装成那样——”

芙蕾把小拇指伸进乔恩的掌心：

“你聞不出味道，乔恩；你得把事情交給我来办。我們家里人很当作一回事情。目前我們要在一起，非得保持秘密不可。”門开了，她高声接上一句：“你眞是蠢貨，乔恩。”

乔恩心里翻着骨嘟；这样自然，这样强烈，这样甜蜜的爱情要这样遮遮掩掩的，使他簡直忍受不了。

星期五晚上将近十一点钟时，他把行李打好，正在凭窗閑眺，一半儿惆悵，一半儿梦想着巴丁登車站；就在这时他听見一点輕微的声响，就象有个指甲在他門上敲着似的。他跑到門后面倾听着。又是那个声音。确是指甲。他开了門。呀！进来的是多么可爱的一个仙女啊！

“我想让你看看我的化装衣服，”仙女說，就在他床脚头迅速做出一个姿势。

乔恩透了一口长气，身子倚着門。仙女头纏白紗，光脖子上圍了一条三角披肩，身上穿了一件葡萄紫的衣服，腰部很細，下面裙子完全鋪了出来。仙女一只手撐着腰，另一只手举起来，和胳臂形成直角，拿了一柄扇子頂在头上。

“这应当是一籃葡萄，”仙女低声說，“可是現在我沒有。这是我的戈雅装束。这就是那張画里的姿势。你喜欢嗎？”

“这是个梦。”

仙女打了个轉身。“你碰碰看。”

乔恩跪下来恭恭敬敬把裙子拿在手里。

“葡萄的顏色，”她輕輕說，“全是葡萄——那張画就叫‘摘葡萄’。”

乔恩的指头簡直沒有碰到两边的腰；他抬起头来，眼睛里露出爱慕。

"唉！乔恩，"仙女低低說，弯身吻了一下他的前額，又打了一个轉身，一路飄出去了。

乔恩仍旧跪着，头伏在床上；这样也不知耽了多久。指甲敲門的輕微声响，那双脚，和簌簌的裙子——就象在梦中——在他脑子里翻来复去地轉；他閉上的眼睛仍看見仙女站在面前，微笑着，低語着，空气里仍旧留下一点水仙花的微香。前額被仙女吻过的地方有一点凉，就在眉毛中間，好象一朵花的印子。爱洋溢在他的灵魂中，一种少男少女之爱，它懂得那样少，希望的那样多，不肯絲毫惊动一下自己的幻梦，而且迟早一定会成为甜蜜的回忆——成为燃燒的热情——成为平凡的結合——或者千百次中有那么一次看見葡萄丰收，顆顆又滿又甜，望去犹如一片紅霞。

在本章和另一章里，关于乔恩·福尔賽已經写了不少，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他和他的高祖，那个杜薩特州海边的第一个乔里恩之間相去是多么的远了。乔恩就象女孩子一样敏感——时下女孩子里，十有九个都不及他那样敏感；他和他姊姊琼的那些"可怜虫"一样地富于想象；也象他父母的儿子那样很自然地富于感情。可是他內心里仍旧保留自己老祖宗的那一点东西，一种坚忍不拔的灵魂气息，不大愿意暴露自己的想法，而且决不承认失敗。敏感的、有想象的、富于感情的孩子在学校里常常混得很不好，可是乔恩天生就不大暴露自己，因此在学校里仅仅一般地郁郁不乐而已。直到目前为止，他只跟自己的母亲无話不談，而且随随便便；那天星期六他回罗宾山时，心里很沉重，因为芙蕾关照他連自己母亲都不能随便說出他們相爱，連他們重又見面的事都不能讲——除非她已經知道了。可是他从沒有什么事情瞞着自己母亲过；这事他太受不了啦，使他几乎想打个电报給

母亲托辞不回家，在倫敦耽住。而且他母亲看見他的头一句話就是：

“你在那边見到我們在糖果店里碰見的那个小朋友吧，乔恩。你現在看看觉得怎样？”乔恩心情一松，臉漲得通紅，就回答說：

“好玩得很，媽。”

她的胳臂抵了他的胳臂一下。

乔恩从沒有比这个时候更爱她了，因为这好象証明芙蕾的顾虑靠不住，他的心也放了下来。他轉过头看看她，可是她的笑容里有一点异样——这一点点恐怕只有他能够看得出——使他把一肚子要說的話全止住了。笑里还能夹杂着忧虑嗎？如果能，她臉上就有忧虑。乔恩于是大談其农場、好丽和高原。他讲的很快，一面等待她再回到芙蕾上来。可是沒有。他父亲也沒有提到芙蕾，不过他当然也知道。这样絕口不提芙蕾簡直令人信不了，簡直不象眞事——而他是一脑門子都想的她；他母亲則是一脑門子想的乔恩，他父亲又是一脑門子想的他母亲！三个人就是这样度过那个星期六晚上。

晚飯后，他母亲彈了鋼琴；她彈的好象全是他最喜欢的曲子，他盘着一只腿坐着，手指伸进头发里使头发竪了起来。她彈琴时，他的眼睛盯着她，可是看見的却是芙蕾——芙蕾在月下果园里，芙蕾在日光照着的石灰矿里，芙蕾穿着那件化装的衣服，摇曳着，低語着，弯着腰吻他的前額。听琴时，他一度无意間瞄了一眼坐在另一張沙发里的老父。爹为什么是这副神气？他臉上的表情那样又愁苦，又疑虑。这使他感到有点不过意，就站起身过去，坐在他父亲的椅子靠手上。从这里他就可以看不見他的臉；忽然他又看見了芙蕾——在他母亲的一双雪白纤削的按着

鍵子的手上，在她的側面和花白的头发上；也在这个长房間尽头开着的窗子里，窗子外面五月的夜晚正在散步。

上楼睡觉时，他母亲到了他房間里。她站在窗口，說道：

“那边你爷爷种的柏树长得眞好。我总觉得这些树在月亮斜西时最美。可惜你沒有見过你爷爷，乔恩。”

“他在世时，你和爹結婚沒有？”乔恩忽然問。

“沒有，亲爱的；他——九二年死的——很老了——八十五岁，好象。”

“爹跟他象嗎？”

“有点象，不过人要細心些，不及他那样实在。”

“我从爷爷那張肖象上看出来；这張象誰画的？”

“琼的一个‘可怜虫’。不过画得很好。”

乔恩一只手挽着母亲的胳臂。“媽，你把我們家里那件斗气的事讲給我听听。”

他觉得她的胳臂在抖。“不行，亲爱的；让你父亲告訴你，哪一天他认为适当的时候。”

“那么眞是严重了，”乔恩說，深深抽进一口冷气。

“是啊。”接着双方都不再說話，在这个时候，誰也知道抖得最厉害的是胳臂还是胳臂里的手。

“有些人，”伊琳輕輕地說，“认为上弦月不吉利；我总觉得很美。你看那些柏树的影子！乔恩，爹說我們可以上意大利去玩一趟，我跟你两个，去两个月。你高兴嗎？”

乔恩把手从她胳臂下面抽出来；他心里的感觉是又强烈又混乱。跟他母亲上意大利去走一趟！两个星期前那将是再好沒有的事；現在却使他徬徨无主起来；他觉得这个突如其来的建議和芙蕾有关系。他吞吞吐吐地說：

"噢！是啊；不过——我說不出。我应当嗎——現在才开始学农場？让我想一下。"

她回答的声音又冷靜，又温和：

"好的，亲爱的；你想一下。可是現在去比你认眞开始之后去好些。跟你一起上意大利去——！一定很有意思！"

乔恩一只胳臂挽着她的腰，腰身仍旧象个女孩子那样的苗条坚挺。

"你想你应当把爹丢下嗎？"他心怯地說，覚得自己有点卑鄙。

"爹提出来的；他覚得你在认眞学习之前，至少应当看看意大利。"

乔恩的自咎感消失了；他懂了，对了——他懂了——他父亲和他母亲讲話都不坦白，跟他一样不坦白。他們不要他接近芙蕾。他的心腸硬了起来。她母亲就好象感覚这种心情变化似的，这时候說：

"晚安，乖乖。你睡一个好覚之后再想过。不过去的确有意思！"

她很快摟了他一下，乔恩連她的臉都沒有看見。他站在那里覚得自己完全象做頑皮小孩时那样在那里生气，气自己不跟她好，同时又认为自己沒有錯。

可是伊琳在自己房間里站了一会之后，就穿过那間隔着她丈夫房間的梳妆室，到了乔里恩的房間里。

"怎么样？"

"他要想过，乔里恩。"

乔里恩看見她嘴边挂着苦笑，就靜靜地說：

"你还是让我告訴他的好，一下子解决。乔恩反正天性正派。他只要了解到——"

“只是！他沒法了解；这是不可能的。”

“我想我在他这么大时就会懂得。”

伊琳一把抓着他的手。“你一直不象乔恩那样只是个現实主义者；而且从来不单純。”

“这是眞的，”乔里恩說。“可不是怪嗎？你跟我会把我們的經过告訴全世界然而不感到一絲慚愧；可是我們自己的孩子却使我們說不出嘴。”

“我們从来不管世界贊成与否。”

“乔恩不会不贊成我們！”

“唉！乔里恩，会的。他正在恋爱，我觉出他在恋爱。他会說：‘我母亲一度沒有爱情就結婚。她怎么会的！’在他看来，这是罪恶！而且的确是罪恶！”

乔里恩抓着她的手，带着苦笑說：

“唉！为什么我們出世时这么年輕呢！如果我們出世就很老，以后一年年变得年輕的話，我們就会懂得事情怎样产生的，并且丢掉我們所有的不近人情的想法。可是你要曉得，这孩子如果眞在恋爱，他就不会忘記，就是上一趟意大利也不会忘記。我們家里人都很頑强；他而且天然会懂得为什么把他送到意大利去。要治好他只有告訴他，让他震动一下。”

“总之让我試試。”

乔里恩站着有半晌沒有說話。在这个魔鬼和大海之間——也就是在讲出眞情的可怕痛苦和两个月看不見自己妻子之間——他私心里仍盼望着这个魔鬼；可是她如果要大海，他也只好忍受。說到底話，这在将来那个一去不返的离别上，倒也是个訓练。他抱着她，吻一下她的眼睛說：

“就照你說的办吧，亲爱的。”

第十一章

二人奏

爱情这个"小小的"情感碰到毁灭的威胁时，就会长得惊人地快。乔恩半小时前到达巴丁登車站，可是在他看来，已經晚了整整一星期了。他站在約定的书摊前面一群星期日旅客中間，穿的一套哈里斯粗呢服装，好象在散发着他跳动的心情。他看着书摊上小說的名字，終于买了一本，免得引起书摊伙計的疑心。小說的名字叫《荒徑之心》！这总該有它的意思，虽則看上去实在讲不通。他还买了两份《妇女鏡报》和《陆居人》①。每一分钟都象一小时那样长，而且充满可怕的幻想。过了十九分钟，他看見芙蕾提了一只手提包，随着搬夫推着她的行李走来。她来得很快，神色泰然，招呼他时就象招呼一个兄弟一样。

"头等車，"芙蕾跟搬夫說，"靠窗的位子；对座。"

乔恩眞佩服她这样的鎮定。

"能不能我們单独弄一間車厢？"他低低說。

"沒有用；这是慢車。过了梅登海也許可以。装得自然些，乔恩。"

乔恩的眼睛鼻子挤成一副苦相。两个人上了車——另外还有两个渾蛋！——唉！天哪！他在心慌意乱之下給了搬夫小費，

神情很不自然。这个坏家伙把他們带到这种車厢里来，就不配給小費，而且看上去就象知道他們的事情似的。

芙蕾打开《妇女鏡报》，装着讀报。乔恩也学着她打开《陆居人》。車开了。芙蕾扔下《妇女鏡报》，探出身子来。

"怎么样？"她說。

"好象有半个月了。"

她点点头，乔恩臉上立刻高兴起来。

"放自然些，"芙蕾低声說，吃吃笑了起来。他觉得很难过。有意大利压在头上，他怎么能装得自然呢？他本来打算慢慢告訴她，現在却冲口而出。

"家里要我跟母亲上意大利去两个月。"

芙蕾的眼皮垂下来；臉色有点发白，咬着嘴唇。

"哦！"她說。就这么一声，可是什么都在里面了。

这声"哦"就象击劍时一只手迅速抽回来准备反击似的。反击来了。

"你得去！"

"去？"乔恩連声音都不大发得出。

"当然。"

"可是——两个月——太可恨了。"

"不，"芙蕾說，"六个星期。那时候你該把我忘記了。② 我們在你回来之后的第二天在国立美术館碰头。"

乔恩笑了。

"可是如果你忘記了我呢？"他向着火車声喊。

---

① 一种农业的报紙，这因为乔恩喜欢农业才买的。

② 这是教給乔恩装作在六个星期后好象忘掉芙蕾了。

芙蕾摇摇头。

"别的什么渾蛋也許——"乔恩低低說。

她的脚碰了他一下。

"沒有别的渾蛋，"她說，重又举起«妇女鏡报»。

火車停下来：两个客人下去，另一个上来。

"如果永远不能单独在一起，"乔恩想，"我眞要死了，"火車又开动了，芙蕾又探出身来。

"我从不放手，"她說；"你呢？"

乔恩拚命地摇头。

"决不！"他說；"你給我写信嗎？"

"不写；但是你可以写——寄到我的俱乐部。"

她还有个俱乐部；眞了不起！

"你探听过好丽的口气沒有？"他問。

"探过，可是一点摸不到什么。我也不敢多問。"

"是什么緣故呢？"乔恩叫出来。

"我总会打听出来。"

接着是大半晌的沉默，后来芙蕾开口說："这是梅登海了；等着，約翰①！"

火車停下来。剩下的一个客人下去了。芙蕾把窗帘拉下。

"快！"她叫。"头伸出去。尽量装出凶恶的样子。"

乔恩撸一下鼻子，做出横眉竪目的神气；有生以来，他从沒有显得这副模样过！一位老太太縮了回去，一位年輕女太太正来开門。門柄轉过去，可是門开不开。火車动了，年輕女太太三

① 这是芙蕾故意把乔恩的名字讀錯，免得車中乘客注意到这个陌生名字。

脚两步跳上另一車厢去了。

"好运气!"乔恩叫。"門塞着了。"

"是啊,"芙蕾說;"我拉着門不放的。"

火車开动了,乔恩跪了下来。

"当心过道里有人,"她低声說;"——快点起来!"

她吻了他。这一吻虽則只有短短的十秒钟,可是乔恩的灵魂已經出了窍,而且飞出去很远很远;等到他重又对着那个故作端庄的人儿坐着时,他的臉色就象死人一样。他听見她叹口气,这在他簡直是有生以来听到的最可貴的声音——清楚地說明他在她心里的地位。

"六个星期并不太长,"她說;"只要你在那边保持冷靜,而且好象不想我的样子,你很容易六个星期就回来了。"

乔恩抽了口气。

"要叫他們相信,乔恩,这是最最要紧的事,你懂嗎? 如果你回来时,我們还是和从前一样要好,他們就会眞正着急起来。可惜你去的不是西班牙; 爹說,馬德里有一張戈雅的画,里面一个女孩子就象我。不过并不是我——我們有一張摹本呢。"

乔恩覚得象一道阳光透过云雾。"我就改上西班牙去,"他說,"媽不会反对的; 她从沒有去过西班牙。而且爹认为戈雅很不錯。"

"哦! 对了,他是个画家——是嗎?"

"只画水彩画,"乔恩說,老老实实的。

"到了雷丁之后, 乔恩,你先出站,到凱弗山姆水閘那边等我。我把車子打发回家,然后我們沿着拉縴的小路走回去。"

乔恩感激地抓着她的手,两人默默坐着,完全忘掉世界,只用一只眼睛瞄着过道里。 可是火車現在象是加倍快了起来,車

子的声音簡直完全浸沒在乔恩的叹息里。

"我們快到了，"芙蕾說；"那条拉縴的小路非常显眼。再来一个吧①！唉！乔恩，不要忘記我。"

乔恩用接吻回答她。不多一会，一个（如果有人在場看見的話）滿臉通紅、神色仓徨的青年——据人說——从火車上跳下来，急急忙忙沿着月台走去，一面向口袋里去摸車票。

等到她在凱弗山姆水閘走过去一点的地方和他重又会面时，他已經經过一番努力，相当显得自如了。如果非要分手不可的話，他决不作出儿女态！明媚的河上吹来了一陣清风，把柳树叶的背面翻起向着太阳，带着輕微的蕭蕭声随在两人后面。

"我告訴我們的車夫，說我暈車，"芙蕾說。"你出站时神情很自然嗎？"

"我不知道。怎么叫自然？"

"你要装得极端快活，这在你就叫做自然，我第一次看見你时，觉得你跟别人完全不一样。"

"我看見你时，也完全是这样想法。我立刻知道我决不会爱上第二个人了。"

芙蕾大笑。

"我們的年紀太輕了，有点不象話。两小无猜的爱情現在已經过时了，乔恩。而且，这种爱情非常浪費。你想，如果不这样的話，你会过得多有意思。你还沒有自立呢；眞是可惜得很。現在又有了我。怎么办！"

乔恩弄得莫名其妙。在他們就要分手的当儿，她怎么能讲出这种話来？

---

① 指接吻。

"你假如是这样想法，"他說，"我还是不去的好。我去告訴媽，說我应当努力工作。世界上是这种情形！"

"世界上是这种情形！"

乔恩双手插进褲袋里。

"可是的确如此，"他說；"你想想那些餓得快死的人！"

芙蕾摇摇头。"不来，不来，我从不，从不让自己白白的吃苦头。"

"白白的！可是情形实在太糟了，一个人当然应当出点力。"

"哦！对了，我全知道。不过你救不了那些人，乔恩，他們全沒出息。东边扶起来，西边又倒。你看看他們，一直都大批大批地死掉，可是仍旧你爭我夺，尔虞我詐的。全是白痴！"

"你替他們难受嗎？"

"唉！难受是有的，不过我不打算替他們耽忧。这沒有好处。"

两个人都默然无語，这是第一次相互看出对方的性情来，所以都有点徬徨不安。

"我觉得人都是畜生和白痴，"芙蕾执拗地說。

"我觉得他們是不幸的，"乔恩說。这情形就象两个人吵过嘴似的——而且是在这样一个严重关头，因为眼看着走到这条柳岸最后的一个口子时，他們就要分手了。

"好吧，你去帮助你那些不幸的人去，不要再想我。"

乔恩站着不动。前額上冒出汗珠，手足都在抖。芙蕾也站着不走，皺着眉头看河。

"我一定要有个信仰，"乔恩說，人有一点难受；"上天生我們全指望我們过得幸福。"

芙蕾大笑。"是啊；而且你如果不当心的話，恰恰就不会过

得幸福。不过也許你对幸福的看法就是使你不幸。当然，有不少人都是这样。”

她臉色蒼白，眼睛里显出忧郁，嘴唇閉得很紧。这样望着河流的难道就是芙蕾嗎？ 乔恩有一种不眞实的感觉，好象自己正經历着小說里的一幕情景，男主角得在爱情和責任之間作出抉擇。可是就在这时候，她轉过头来望着他。更沒有比这种生动的神情令人心醉的了。他的感觉完全象狗頸上的鏈子被人拉了一下那样——使他搖头摆尾、舐嘴咧唇地来就她。

“我們不要鬧了，”她說，“时間就到了。你看，乔恩，你正好望得見我要过河的地方。就在那里，河水轉弯的地方，树林边上。”

乔恩望見一面三角墻，一两处烟囱，掩映在树林中的一片白墻——觉得心往下一沉。

“我再不能閑聊了。前面那道篱笆再不能过去，太引人注目。我們走到那边就分手吧。”

两人并排向那边篱笆走去，手挽着手，一声不响；篱笆上的野棠花有紅有白，正在盛开。

“我的俱乐部叫符咒俱乐部，在毕卡第里的斯曹登街。信寄到那里不会丢掉，我差不多每星期都要去一趟。”

乔恩点点头，一張臉变得非常严肃，眼睛瞪得笔直。

“今天是五月二十三，”芙蕾說；“七月九号那天我将在《巴卡司和阿里亚丁》① 前面等你，下午三点钟。你来嗎？”

“来。”

“你假如和我一样，就行了。世界上的那些人由他們去！”

---

① 齐珊的名画。

一对携带儿女出来透空气的夫妇走了过去，按照星期天的习慣走成长长的一串。

他們里面最后的一个穿过柴門。

“天倫之乐！”芙蕾說，一头鉆到棠篱下面去。野棠花紛紛落在她头上，一簇粉紅的花扫上她的粉頰。乔恩妒忌地抬起一只手来把花擋着。

“再見，乔恩。”有这么一秒钟，两人紧紧握着手站着。接着两个人的嘴唇第三次接上；分开时，芙蕾掙开身子从柴門穿了出去。乔恩站在原来的地方，前額抵着那簇粉紅花。走了！要等过六个星期零五天！等于永恒！ 而他却耽在这里，放过最后的一眼！他赶到柴門边上。 她正随在那些掉队的孩子后面，走得很快。头回过来了。 他望見她作了一个飞快的手势，就向前赶去，那走在后面的一家人遮得他望不見了。

他脑子里想出了一只滑稽歌曲，歌詞是这样：

巴丁登呻吟——从沒有那样难听——
他发出一声凄愴的巴丁登呻吟——

他立刻快步走回雷丁車站。从雷丁到倫敦，倫敦到旺斯頓，一路上他都把那本《荒徑之心》摊在膝上，脑子里謅着一首詩，但是由于感情太充沛了，簡直押不了韵。

第十二章

神　經

芙蕾赶着路。她非迅速动起来不可；时間已經晏了，到了家里，她还得用尽一切方法来遮盖。她經过了小島、車站和旅館，正預备上摆渡，忽然看見一条小船上面站了一个年輕人，船系在小树丛上。

“福尔賽小姐，”他說；“让我把你送过去。我特地来的。”

她望着他，惊得都呆了。

“沒有关系。我剛和你家里人吃过茶。我想我可以省掉你最后一段路。我正要回龐本去，所以是順路。我叫孟特。我在画店里見过你——你記得——就是那天你父亲請我到府上来看画的。”

“哦！”芙蕾說；“对了——那个手絹。”

她认識乔恩还得感激他呢；她抓着他的手，上了小船；由于心情还在激动，而且人有点喘，所以坐着一声不响。那个年輕人可不然。她从沒有听見一个人在这样短的时間讲了这么多話过。他告訴她自己的年龄，二十四岁；体重，一百五十一磅；住的地方，离这儿不远；形容自己在炮火下的感受，中毒气时是什么滋味；批評了那座朱諾，提到自己对这个女神的看法；談到那張

戈雅摹本，說芙蕾和那張画上并不太象；迅速地概括了英国的現状；談到普罗芳先生——或者不管什么名字①，——說他人非常之好；认为她父亲有几張很不錯的画，有些有点过时；希望能够再把小船划来，带她到河上去玩，因为自命很靠得住；問她对契訶夫的看法，談了自己的看法；希望哪一天两个人一同去看俄国巴蕾舞——认为芙蕾·福尔賽这个名字簡直妙极；罵自己家里人在孟特的姓上給他取了个馬吉尔的名字②；大致形容了一下他的父亲，說她如果要看好书的話，应当讀一讀《約伯記》③；他父亲就象还有着田地时的約伯。

"可是約伯并沒有田地，"芙蕾低声說，"他只有牛羊和駱駝，而且搬走了。"

"啊！"馬吉尔·孟特說，"我們老爷子如果搬走了就好了。我并不是要他的田地。田地在今天眞是麻煩透頂，你說是不是？"

"我們家里从来沒有过田地，"芙蕾說。"别的东西全有。好象我們一个叔祖一度在杜薩特州有过一个农場，完全感情用事，因为我們原籍是杜薩特州人。那个农場使他賠了不少的錢，很受罪。"

"他卖掉嗎？"

"沒有；还留着。"

"为什么？"

"因为沒有人肯买。"

"对他反而好！"

---

① 孟特和普罗芳初会，所以不一定說得正确。

② 馬吉和馬吉尔是双声，容易招致嘲弄。

③ 《旧約》中的一章。

"不,对他不好。爹說他很气憤。他的名字叫斯悅辛。"

"多妙的名字!"

"你知道我們沒有靠近,反而更远了。河在流呢。"

"好极了!"孟特叫,把双桨暗暗沉一下;"难得碰見一个会打趣的女子。"

"可是不及碰上一个有心計的男子。"

小孟特举起一只手来扯自己头发。

"当心!"芙蕾叫。"你的脑壳啊!"

"不要紧! 脑壳很厚,划一下沒关系。"

"你划行不行?"芙蕾狠狠說。"我要回去。"

"啊!"孟特說;"可是你知道,你回去之后,我今天就看不見你了,'菲尼',①就象法国女孩子說完祈禱跳上床时說的那样。那一天你有了个法国母亲,并且談起你这样一个名字,你說是不是个吉祥日子?"

"我喜欢我的名字,但那是我父亲起的,媽想要叫我瑪格丽特。"

"荒唐。你叫我 M. M.,我叫你 F. F.,好不好?②这样合乎时代精神③。"

"我什么都无所謂,只要回去就行。"

孟特捉到一只螃蟹,回答說:"这很討厌④!"

"你划好不好。"

"我划呢。"他蕩了几桨,带着忧郁的焦切。"当然你知道,"

---

① 法語"完了"。

② M. M. 和 F. F. 是两个人名字的縮写。

③ 大战时英国盛用簡称,故云。这个风气現在更厉害了。

④ 指螃蟹,亦指芙蕾的話。

他冲口而出，又等一下，“我是来看你的，不是看你父亲的画。”

芙蕾站起来。

“你不划，我就跳下河去游泳。”

“当真嗎？那样我就可以跳下去追你。”

“孟特先生，我晏了，而且人很疲倦；請你立卽送我上岸吧。”

她登上花园上岸的地方时，孟特站起来，两手扯着头发望着她。

芙蕾笑了。

“不要这样！”孟特說，再也按捺不住了。“我曉得你要說：‘滾吧，該死的头发’①！”

芙蕾一个轉身，向他揚一揚手。“再見，M. M. 先生！”她叫，就走进薔薇丛里。她看看手表，又望望大房子的窗戶。她有一个怪感觉，好象大房子里沒有人住似的。六点钟过了！鴿子正群集归栖，日光斜照在鴿塒上，照在它們雪白的羽毛上，而且象暴雨一样落在后面林子高枝上。从壁炉角上傳来彈子的清响，——沒有問題是杰克·卡狄干；一棵有加利树也发出輕微的簌簌声；在这个古老的英国花园里，这树是个出人意外的南国佳人。芙蕾到达走廊，正要进去，可是听見左边客厅里的人声又站住了。媽！普罗芳先生！她从那扇遮断壁炉角落的阳台屏风后面听見这些話：

“我不，安耐特。”

爹可知道他喊媽“安耐特”呢？她一直都站在父亲这边——在夫妇关系不正常的人家，孩子們总是不帮这一边，就帮那一边

① 这句引文是套的莎士比亚《麦克佩斯》第五場第一景麦克佩斯夫人的話“滾吧，該死的血迹，滾吧！”

——所以站在那里躊躇不决。她母亲低低的、柔媚而有点清脆的声音正在說着——她只听出一句法文："明天。"普罗芳就回答："好的。"芙蕾眉头皺起来。一个輕微的声音傳到外面寂静里①，后来是普罗芳的声音："我散一回步去。"

芙蕾三脚两步从落地窗进了那間早晨起坐的小間。他来了——从客厅里出来，通过阳台，到了草地上；方才傾听别的声音时，已經听不見的彈子声，現在重又听見了。她抖擻一下，进了穿堂，打开客厅的門。安耐特坐在两扇窗子之間的长沙发上，蹺着腿，头枕在一只垫子上，櫻唇微启，星眸半闔，那样子看去非常之美。

"啊！你来了，芙蕾！你爹等得都要发脾气了。"

"他在哪儿？"

"在画廊里，上去吧！"

"你明天打算怎样，媽？"

"明天？我和你姑姑上倫敦去。"

"我本来想你会去的。你替我买柄小阳伞行嗎？要素底子的。"

"什么顏色？"

"綠的。客人全要回去的吧，我想？"

"是啊，全要回去；你去安慰你爹去吧。現在，吻我一下。"

芙蕾穿过房間，弯下身子，在前額上受了一吻，掠过沙发另一头椅垫上的人坐过的印子出去了。她飞步上楼。

芙蕾并不是那种旧式的女儿，定要父母按照管束儿女的标准来管束他們自己。她要自顾自，不愿别人干涉，也不想干涉别

---

① 指接吻声。

人；何况，一个正确的本能已經在盘算怎样一种情形对她自己的事情最有利了。

在一个家庭起了风波的气氛下，她和乔恩的恋爱将会获得一个更好的机会。虽說如此，她仍旧很生气，就象花朵碰上冷风一样。如果那个男人当眞吻了她母亲，那就——很严重，她父亲应当知道。“明天！”“好的！”而她母亲又要上倫敦去！她轉身进了自己臥室，头伸到窗子外面使面頰凉一下，因为臉上突然变得滾燙。乔恩这时該到达車站了！她父亲可知道乔恩什么呢？也許什么都知道——大致知道。

她換了衣服，这样看上去就好象回来有一会了，然后跑上画廊。

索米斯頑强地站在那張斯蒂芬司[1]前面一动不动——这是他最心爱的一張画。門响时，他头也不回，可是芙蕾知道他听見，而且知道他在生气。她輕輕走到他身后，用胳臂摟着他的脖子，把头从他肩膀上伸出去，和他臉挨着臉。这种亲近的方法从来沒有失敗过，可是現在不灵了，她曉得下面情形还要糟糕。

“怎么，”索米斯硬帮帮地說，“你这算来了！”

“就这么一句話嗎，我的坏爸爸？”芙蕾說，用粉頰在他臉上挨挨。

索米斯尽可能地搖头。

“你为什么叫我盼得这样焦心？一再不回来！”

“亲爱的，这又沒什么害处。”

“沒害处！你懂得多少有害处、沒害处？”

芙蕾放下胳臂。

---

① A. 斯蒂芬司（一八一八——一八七五），英国雕刻家和画家。

"那么，亲爱的，你就讲給我听听；而且一点不要遮遮掩掩的。"

她走到窗口长凳子旁边坐下。

她父亲已經轉过身来，瞪着自己的脚；样子很抑郁。"他的脚长得很小，很好看，"她心里想，眼睛恰巧和他的眼睛碰上。索米斯的眼光立卽避开。

"你是我唯一的安慰，"索米斯忽然說，"然而你鬧成这种样子。"

芙蕾的心开始跳起来。

"鬧成什么样子，亲爱的？"

索米斯又看了她一眼，如果不是眼中含有亲热，說不定可以称得上偷看她。

"你懂得我过去跟你讲的話，"他說。"我不愿意跟我們家那一房有任何来往。"

"我懂得，亲爱的，可是我不懂得为什么我不应当来往。"

索米斯轉过身去。

"我不打算列举理由，"他說；"你应当相信我，芙蕾！"

他說話的神情使芙蕾很受感动，可是一想到乔恩，她就不作声，用一只脚敲着壁板。她不自觉地摆出一副摩登姿态，一只腿将另一只腿盘进盘出，弯曲的手腕托着下巴，另一只胳臂抱着胸口，手抱着另一只胳臂的肘部；她身上沒有一处不是弯弯扭扭的，然而——尽管如此——仍旧有一种风采。

"你懂得我的心思。"索米斯继續說，"然而你在那边待上四天。我想那个男孩子今天跟你一起来的。"

芙蕾的眼睛盯着他望。

"我不要求你什么，"索米斯說；"我也不打听你做了些什

么。”

芙蕾忽然站起来，两手支頤，凭着窗子看外面。太阳已落到树后，鴿子全都闃靜地歇在鴿塒上；彈子的清脆声升了上来，下面微微有点光亮，那是杰克·卡狄干把灯捻上了。

“如果我答应你，譬如說，六个星期不和他見面，”她突然說，“你会不会高兴一点呢?”索米斯无所表示的声音还有一点打抖，使她有点意想不到。

“六个星期？ 六年——六十年还象点話。 自己不要迷了心窍，芙蕾；不要迷了心窍!”

芙蕾轉过身来，有点吃惊。

“爹，这怎么讲?”

索米斯走到近前盯着她的臉看。

“我看你只是一时神經，”他說，“除此以外，你还当眞有什么糊涂心思嗎？ 那太笑話了。”他大笑起来。

芙蕾从来沒有看見他这样笑过，心里說，“那么， 仇确是深了！ 唉！ 是什么呢?”她一只手挽着他的胳臂，淡然說：

“当然不会；不过，我喜欢我的神經，不喜欢你的神經，亲爱的。”

“我的神經!”索米斯恨恨地說，轉身走开。

外面的光綫暗了下来，在河上投上一层石灰白。 树木全失去了葱翠。芙蕾忽然苦念起乔恩来，想着他的臉、他的手和他的嘴唇吻着自己嘴唇时的那种感觉。 她双臂紧紧抱着胸口，发出一陣輕盈的笑声。

“哦啦！ 啦！ 就象普罗芳說的，多么小小的无聊啊！ 爹，我不喜欢那个人。”

她看見他停下来，从里面口袋里掏出一張紙头。

"不喜欢?"他問。"为什么?"

"沒有緣故,"芙蕾說;"就是神經!"

"不,"索米斯說;"不是神經!"他把手里的小紙头一撕两半。"你对的。我也不喜欢那个人!"

"你看!"芙蕾輕輕說。"你看他走路的派头! 我不喜欢他这双鞋子;走起来一点声音沒有。"

下面,普罗斯伯·普罗芳在暮色中走着,两手插在两边口袋里,輕輕从胡子中間吹着口哨;他停下,望望天,那神情好象說:"我觉得这个小小的月亮不算什么。"

芙蕾身子縮回来,低低說,"他象不象个大猫?"这时彈子的声音升上来,就好象杰克·卡狄干的一記"碰紅落袋"① 把猫子、月亮、神經和悲剧全盖过了。

普罗芳又腹起来,胡子中間哼着一支調侃的小曲。这是什么曲子? 哦! 对了,歌剧《里果莱多》② 里面的《水性楊花》。正是他心里想的! 她紧紧勒着父亲的胳臂。

"就象一只猫在那里探头探脑!" 她低声說,这时普罗芳正繞过大房子角上。一天中那个日夜交錯的迷幻时刻已經过了——外面靜靜的,又旖旎,又温暖,野棠花和紫丁香的香气仍旧留在河边空气里。一只山鳥突然唱了起来。乔恩現在当已到了倫敦;也許在海德公园里,走过蛇盘湖,心里想念着她! 她听見身边有一点声音,眼睛瞄了一下;她父亲又在撕碎手里的那張紙头。芙蕾看出是一張支票。

---

① 英国彈子台有四只角袋和两只腰袋,凡能用自己的彈子击中紅,而使自己的球落到袋里时,得三分。

② 意大利浮尔地所写。

"我的高根不卖給他了,"索米斯說。"我不懂得你姑姑和伊摩根看中他什么。"

"或者媽看中他什么。"

"你媽!"索米斯說。

"可怜的爹!"她想。"我看他从来沒有快乐过——从沒有眞正快乐过。我不想再刺激他,可是乔恩回来以后,我当然顾不了他了。唉!这一夜碰到的尽够了!①"

"我要去換衣服吃飯,"她說。

她到了房間里忽发奇想,穿上了自己的一件"奇装"。那是一件金綫織錦的上袄,褲子也是同样料子,在近脚踝的地方束得很紧,肩膀上搭着一条侍僮的短斗篷,一双金色的鞋子,綴着金翅膀的麦鳩利② 的金盔,渾身上下都是小金鈴,盔上尤其多;只要一搖头,就丁丁当当响起来。穿好了衣服,她覚得很倒口味,因为乔恩看不到她;連那个活潑的年輕人馬吉尔·孟特沒有能見到也似乎有点遺憾。可是鑼声响了,她就走下楼来。

客厅里被她引起一陣騷动。維妮佛梨德认为"非常有意思"。伊摩根簡直着了迷。杰克·卡狄干滿口的"好极"、"妙透"、"穷嶄"、"眞棒"。普罗芳先生眼睛含笑,說:"这是件很不錯的小小行头!"她母亲穿一件黑衣服,非常漂亮地坐在那里望她,一言不发。他父亲只好对她来一次常識測驗:"你穿上这样衣服做什么?你又不去跳舞!"

芙蕾打一个轉身,鈴子丁丁当当响起来。

"神經!"

---

① 暗用《新約》《馬太福音》第六章第三十四节:一天碰到的苦处尽够了。

② 麦鳩利是天帝朱庇特的使者。

索米斯瞪她一眼，轉过身去，把胳臂伸給維妮佛梨德。杰克·卡狄干挽着她母亲，普罗斯伯·普罗芳挽着伊摩根。芙蕾一个人走进餐厅，鈴声丁丁响……

"小小"的月亮不久就落下去了，五月的夜晚温柔地来到，用它的葡萄花的顏色和香气裹着世間男男女女的千万种神經、詭計、情爱、渴望和悔恨。杰克·卡狄干鼻子抵着伊摩根的雪肩，打起鼾来，健康得就象头猪；悌摩西在他的"古墓"里，由于太老的緣故，也不能不象个嬰儿那样睡着；他們都是幸福的，因为有不少、不少的人受到世上錯綜人事的揶揄，都醒在床上，或者做着梦。

露水降下来，花儿斂上了；牛群在河边草場上吃着草①，用它們的舌头探索着眼睛看不見的青草；南撒州高原上的綿羊睡得就象石头一样寂靜。 龐本林中高树上的雉鸡、汪斯頓石灰矿旁边草窠里的云雀、罗宾山屋檐下的燕子、美菲尔的麻雀，因为夜里沒有风，全都睡得很酣，一夜无梦。那匹梅弗萊牝駒，对自己的新地方簡直不习慣，微微撥弄着脚下的干草；少数夜游的动物——蝙蝠、蛾子、猫头鷹——則在温暖的黑暗中非常活跃；但是自然界一切白昼里出来的东西，脑子里都享受着夜的宁靜，进入无色无声的状态。只有男人和女人还騎着忧心或爱情的竹馬，把梦魂和思緒的殘烛独自燒到夜靜更深。

芙蕾身子探出窗外，听見穿堂里的钟低沉地敲了十二点；一条魚发出輕微的濺水声，沿河升起的一陣輕风使一棵白楊树的叶子突然搖曳起来，远远傳来一列夜車的隆轆声，不时黑暗中傳来那一点无以名之的声音，輕微而隐約的、沒有名目的情緒表

---

① 英国夏季，牛群都在草場上过夜。

現，是人，是鳥兽，是机器，抑是已故的福尔賽家或者达尔第家或者卡狄干家的幽灵回到这个他們过去有过軀壳的世界来，作一次夜晚的散步，誰也說不出。可是芙蕾并不理会这些声音；她的灵魂虽則远远沒有脫离軀壳，却带着迅疾的翅膀从火車車厢飞到开花的棠篱那儿，竭力找寻乔恩，頑强地抓着他被視为忌諱的声音笑貌。她皺起鼻子，从河边的夜晚香气里追忆着乔恩用手隔开野棠花和她秀頰的那一剎那。她穿着那件“奇装”，凭窗佇立多时，一心要在生命的烛焰上燒掉自己的翅膀，而那些蛾子也在这时紛紛掠过她的两頰，象朝圣的香客一样，向她梳妝台上的灯光扑去，沒想到在一个福尔賽人家火焰是从来不露在外面的。可是終于連她也有睡意了；她忘掉身上的那些鈴子，迅速进房去了。

索米斯在他那間和安耐特臥房并排的房間里，也醒在床上；他从开着的窗子听見一陣隐約的鈴声，就象是从星星上搖落下来的，或者象露珠从一朵花上滴下来那样，如果人能够听得見露水的話。

“神經！”索米斯想。“我眞說不出。她非常执拗。我怎么办呢？芙蕾！”

他这样一直沉吟到深夜。

第　二　卷

第 一 章

母 与 子

要說乔恩·福尔賽不愿意随母亲上西班牙去，那是一点不正确的。他就象一只好脾气的狗随着女主人出外散步，把一根美味的羊肉骨头留在草地上。他走时回头看了一下。福尔賽家人被夺掉嘴里的羊肉骨头时，往往会生悶气。可是乔恩生性却不大会生悶气。他依恋自己的母亲，而且这是他头一次出国旅行。他只随便說了一下："媽，我倒想上西班牙去；你去意大利的次数太多了；我愿意我們两个人都玩得新鮮。"于是意大利就改为西班牙了。

这小子不但天眞，而且也很細心。他始終記着自己要把原来建議的两个月縮短为六个星期，因此切不能露出一点馬脚。作为一个家里放着一根那样迷人的羊肉骨头，而且主意那样坚定的人，他实在算得上一个好旅伴；他对上哪儿去和几时去都无所謂，吃飯从不在乎，而且十分欣賞这样一个对多数英国人都是陌生的国家。芙蕾拒絕跟他写信，眞是极端明智，因为这样子他就可以每次到达一个新地方时，不存有任何希望或者狂热，而把注意立刻集中在当地风光上面：驴子和蕩漾的钟声、神父、内院、乞丐、儿童、叫喚的公鸡、闊边帽、仙人掌編的篱笆、古老的白色

山村、山羊、橄欖树、綠油油的原野、关在小籠子里的鴿禽、卖水人、夕照、西瓜、騾子、大教堂、油画和这个迷人的国土上那些浮空的灰褐色山岭。

天气已經热了，很少看見有什么英国人来此，这使他們玩得很开心。乔恩就他自己所知，并沒有非英国人的血統，然而碰到自己本国人时，他却往往內心感到不乐。他觉得英国人一点沒有荒唐气息，而且比自己看事物还要实际。他私下跟母亲說，自己一定是个非社会的动物——这样离开那些人，不去听他們談論人人都談論的事情，确是开心。伊琳听了，只随便回答一句：

"对啊，乔恩，我懂得。"

在这种隔离的情况下，他有一个无比的机会来領略母爱的深厚；这是做儿子的很少能理会的。由于肚子里有事情瞞她，他当然变得感觉特别敏銳；而南欧的民族风尙又刺激了他对母亲这种美丽典型的倾倒。他过去总听見人称她是西班牙美人，可是現在他看出完全不是这回事。她的美既不是英国美、法国美、意大利美，也不是西班牙美——是一种特殊的美！他也很欣賞母亲那样的玲瓏剔透，这是他以前沒有过的。比如說，他就說不出她是否看出他在全神貫注地看那張戈雅的"摘葡萄"，或者是否知道他在午飯后和第二天早上又溜出去，第二次、第三次在那張画前面足足站上半个钟点。当然，这張画并不象芙蕾，然而照样能使他感到情人們所珍視的那种迴腸蕩气滋味——使他想起她站在自己床脚边，一只手举到头頂上。他买了一張印了这張画的明信片，放在口袋里，不时掏出来看看；这种坏习慣当然迟早会在那些因爱、妒或者忧虑而变得尖銳的眼睛下暴露出来。而他母亲又是三者俱全，眼睛自然更加尖銳了。在格兰那达时，他就老老实实被捉着了。那天他在阿兰布拉山一处小堡的园子

里，坐在一条被太阳晒得暖暖的长石凳上；他原应該从这里眺望风景，可是他沒有。他以为母亲在端詳那些剪平的刺球花中間的盆花，可是听見她的声音說：

“这是你喜欢的戈雅嗎，乔恩？”

他縮了一下，已經太迟了——那点动作就象他在学校里藏起什么秘密文件时可能做出的那样——他于是回答：“是啊！”

“这一張当然很可爱，不过我覚得我还是喜欢那張‘阳伞’。你爹一定会大大賞識戈雅；敢說他九二年到西班牙时沒有見到①。”

九二年！比他出生还要早九年！他父亲和他母亲在他出生前的生活是怎样的呢？如果他們有权利分享他的未来，肯定說，他也有权利分享他們的过去。他抬头望望母亲。她臉上有一种——一种历尽坎坷的神情，和喜怒哀乐、閱历与痛苦留下的神秘痕迹，使她望去深不可測、庄严而神圣，連好奇心都不敢有了。他母亲过去的生活一定非常、非常有意思；她是这样的美，而且这样——这样——他形容不出那种感覚。他起身站在那里凝望着山下的城市、麦苗青青的平疇和消逝的阳光中閃映的迴环山脉。她的身世就象这座古老的摩尔城市的历史一样，丰富、深邃、辽远——他自己的生命到現在为止还只是这样的幼稚，愚昧和天眞得不象話！他望見西面的一带山岭就象从海中拔起一样矗立在青綠平原上；据說当初的腓尼基人——一个黝黑、古怪、隐秘的山居民族——就住在那些山岭里！对于他，他母亲的身世就象这个腓尼基人的历史对于下面的城市一样；朝朝暮暮，城中鸡鳴犬吠、儿童欢鬧，然而对它的历史則茫然无知。他母亲会

---

① 这是因为戈雅当时还沒有受到重視。

知道他的一切，而他只知道她爱他，爱他的父亲，以及她长得很美，这使他感到很抑郁。别人还有一点大战的經历，差不多人人如此，他連这个都沒有：他的幼稚和愚昧使他在自己眼中变得渺小了。

那天晚上，他从臥室的凉台上凝望着城中的屋頂——那就象嵌上黑玉、象牙和黃金的蜂窩；事后，他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倾听着钟动更移时哨兵的呼喚，一面在脑子里吟成下面这些詩句：

深夜里的呼声！沉睡着的古老的西班牙城市，
在宅晰白的星光下看去是那样黑漆漆地！
清彻而縕綿的声音，宅訴說些什么悲痛？
是否那巡夜夫，讲着他太平无事的古話？
还是个筑路人，向明月振起他的歌喉？

不，是一个孤单客在哭訴自己的情怀，
是他在叫喚，“要多久？”

他觉得“孤单”两个字太平淡，不够滿意，但是“孤伶”又太过头了，此外再也想不出两音的字眼能用得上的。詩写成时已經两点过了，再拿来自个儿哼上二三十遍，一直过了三点方才睡去。第二天，他把詩抄出来，夹在写給芙蕾的一封信里；他总要把信写好方才下楼，这样就可以心无挂碍地陪他的母亲說笑了。

就在同一天快近中午的时候，他在自己旅館的瓦頂平台上，感到脑后忽然隐隐的一陣子痛，眼睛里有种怪感覚，人要作嘔。

这是太阳和他太亲热了，中了暑。往后的三天全在半昏迷中度过，除掉前額上的冰块和他母亲的微笑外，他对什么都只有一种迟鈍的、痛楚的冷淡感觉。他母亲从不离开房間一步，总是靜悄悄地守护着他，在乔恩的眼中簡直象个天使。可是有时候他会极端自伤，并且希望芙蕾能看見他。有几次他痛苦地想象自己和她、和尘世永訣。他甚至拟了一个由他母亲轉給芙蕾的遺言——可怜的母亲啊！她一直到死都会懊悔不該分开他們！可是他也很快看出現在他可以借口回家了。

每天傍晚时会傳来一連串的钟声——一串跌蕩的丁鐺声从下面城市里升起来，然后又一个个落了下去。他听到第四天傍晚时，忽然說道：

"媽，我想回英国去，这儿太阳太厉害了。"

"好的，亲爱的。等你能够上路时，就走。"立刻他觉得自己好过了些——但也卑鄙了些。

他們是在出来五个星期之后启程返国的。乔恩的头脑已經恢复原来那样的清醒，可是他母亲还要在他帽子里縫上許多层黃絲綢子，逼着他非戴不可，而且走路总是拣蔭处走。由于母子間长时期的小心翼翼已告結束，他愈来愈弄不清她有否看出自己急于赶回去会面的也就是她要使他离开的那个人。在馬德里換車，倒楣要耽上一天，自然再到大美术館去看看。这一次在他那張戈雅女子前面，乔恩特别装出不經意的样子。現在要回到芙蕾身边去了，少端詳一点也不妨。倒是他母亲逗留在这張画前面說：

"这女孩子的臉蛋和身条眞爱人。"

乔恩听了很不自在。她是不是理会了呢？可是他又一次觉得自己在涵养和机智上都不是她的对手。她能够以一种超感觉

的方式知道他的思想脉搏；这里的秘密他至今还沒有探出；她本能地知道他盼望什么，耽心什么，希企什么。这使他感到极度的不安和內疚，因为他和多数的男孩子不同，有一个良心。他巴不得她坦坦白白談出来，他簡直希望来一个公开斗爭。但是两者都沒有实現，两个人就这样平平稳稳地、默默无言地一路北返。他就这样第一次懂得女人在耐性上比男人强得多。在巴黎又得耽擱一天，弄得乔恩很不开心，因为一天变成了两天，由于要跟一家服装店打交道；他母亲穿什么衣服都那样美，打扮做什么？这次旅行最快乐的时刻是在他踏上开往富尔克斯敦渡船①的时候。

他母亲站在船舷闌干旁边，和他挽着胳臂，說道：

“恐怕你玩得并不怎样开心呢，乔恩。不过你对我很体貼。”

乔恩勒一下她的胳臂。

“說哪里話，我玩得非常开心——只是最近头不大好罢了。”

現在到了旅行的終点，他的确感到过去几个星期有一种魅力，一种痛苦的快感，就象他努力在那些写深夜呼声的詩句里所要表現的那样；也就是他孩提时一面貪听母亲彈蕭邦一面想要哭的那种心境。他弄不懂为什么自己不能象她跟自己讲的那样，随便地跟她說：

“你对我很体貼。”怪啊——他就是不能这样亲热自然！他接上的一句話是：“恐怕我們要暈船了。”

果然說中了，到达倫敦时，两个人都相当虛弱；就这样出国玩了六个星期零两天，对于那件一直盘踞在各人心里的事情，一个字也沒有提。

---

① 从法国布隆开往英国坎特州富尔克斯敦。

第 二 章

父 与 女

自从老婆和儿子丢下他去西班牙之后，乔里恩觉得罗宾山寂寞得簡直受不了。一个事事如意的哲学家和一个并不事事如意的哲学家是有所不同的。不过这种听天由命的生活，他即使沒有习慣，至少脑子里时常想到过，如果不是他的女儿琼搞那么一下，他也許始終都抵御得了。他現在也是个"可怜虫"了，所以时刻挂在琼的心上。她这时手边剛巧有个鏤刻家，境遇很窘；她設法为这个鏤刻家暫苏眉急之后，便一脚到了罗宾山，就在伊琳和乔恩离开两个星期之后。琼現在住在齐夕克区[1]，房子很小，但是有一間大画室。单以不負經济責任而言，她是属于福尔賽家鼎盛时代的一个人，現在收入虽則减少了，她的克服办法还使她父亲滿意，而她自认也很滿意。她父亲給她买下考克街附近的那爿画店，由她付給父亲房租，現在所得稅长得和房租相等，她的解决办法很簡单——干脆就不再付給他房租。十八年来这爿店一直享受着使用权而不負任何义务，現在說不定有一天可以指望不賠本，所以敢說她父亲也不会介意了。采用了这种办法以后，她每年还能有一千二百鎊，經过节衣縮食，并把原来雇用的两个貧苦的比利时女佣換为一个更貧苦的奥地利女佣之

后，就能有两笔大致相等的节余来救济天才。她在罗宾山住了三天之后，就把父亲带到城里来。在那三天里面，她碰巧摸到父亲保持了两年的秘密，立刻决定給他治病。医生事实上已經被她选定，再沒有比他更合适的了。保尔·波斯特——那个比未来派还得风气之先的画家——就是他治好的，簡直是神医；可是跟他父亲談时，他却把眉毛抬起来，說这两个人他都沒有听說过，叫她眞捺不住生气。当然，他如果不相信的話，那就永远不会复原！保尔·波斯特原是工作过度或者生活过度了，人家只叫他重又松下来，就将他治好，这样还不相信人家，岂不荒唐！这个医生最了不起的地方是倚靠自然。他曾經对自然的症候作过一番专門研究；当他的病人缺乏某些自然症候时，他就給病人提供导致这种症候的药石，于是病就好了！琼对父亲的病满怀希望。他显然在罗宾山过着一种不自然的生活，所以她打算給他提供一些症候。她觉得他和时代脫了节，这是不自然的；他的心脏需要刺激。所以在齐夕克她的那幢小房子里，她和她那个奥地利女佣想出种种方法来刺激他，为他的就医作好准备——那个女佣感激琼救命之恩，忠心耿耿地工作，簡直快断气了。可是事情并不如意，比如晚上八点钟乔里恩正要睡去被女僕喚醒时，或者琼从他手里把《泰晤士报》夺去，认为讀"这类东西"不自然，应当对"生活"感点兴趣时，她們总沒法不使乔里恩的眉毛不抬起来。說实話，琼的花样这样多，的确使他十分惊异，尤其是在晚上。她声称这对他有好处——虽則他疑心她也有一点——把代表时代的一些青年男女召集攏来，說他們都是天才的卫星；这个时代于是在画室里来来往往跳起狐步舞，以及那种方式比較高尚的一

① 在海德公园三角場之西的一个区，英国画家賀加斯在这里住过。

步舞来；后一种舞簡直和音乐合不上来，看得乔里恩把眉毛抬得都碰到发际了，因为他盘算这一定使那些跳舞的人意志力极度紧張。他知道自己在水彩画协会里虽則很出人头地，但是在这些勉强够得上称做艺术家的青年眼中却是陈貨，所以总是找一个最黑暗的角落坐下，弄不懂是什么音乐，而音乐却是他从小听大了的。有时琼領一个年輕女孩子或者男孩子到他面前，他总是非常謙虛地竭力去迎合他們的艺术水准，心里想，“糟糕！他們一定覚得很乏味呢！”乔里恩和他老父一样，一直都同情青年，可是为了領会他們的观点，往往弄得精疲力尽。不过这一切都很刺激，而且他对女儿不屈不撓的精神总很欽佩。有时候，便是天才也会来参加这些集会，連正眼都不瞧一瞧的样子；而琼却总要給他介紹。她覚得这对他特别有益，因为天才正是她父亲所缺乏的自然症候——尽管她爱他。

尽管他完全有把握她是自己亲生，乔里恩却时常弄不清她的相貌象誰——她的金紅色的头发現在已經花白了，看上去顏色非常特别；一張开朗的、精神抖擻的臉，和他自己比較有丘壑、神情比較細膩的相貌相差很远；身个那样小巧玲瓏，而他和多数的福尔賽家人都生得高大。他时常会寻思人种起源的問題，自己問自己琼是不是有古丹麦或者凱尔特血統①。他覚得从她爱斗气这一点以及喜欢伊斯兰教徒穿的长袍上看来，好象是凱尔特种。他喜欢她，而不大喜欢包圍着她的这个时代，虽則大部分是年輕人；这一点絲毫不过分。可是她对他的牙齿太感覚兴趣了，原因是他仍旧保留了几只这种自然症候。她的牙医一下就查出“純培养状态的葡萄状球菌”(当然有可能生疖)，要把剩

① 早期英国常受古丹麦海盜侵入，凱尔特人則是英国土地上最早的民族。

下来的牙齿全数拔掉，給他装上两副完整的不自然症候。乔里恩的頑强天性激动起来，那天晚上在画室里就提出反对。他从来沒有生过疖，而且他自己的牙齿到死也不会坏。当然——琼也承认——这些牙齿不拔，到死也还是好好的。但是装上假牙的話，他的心脏就会好些，人就可以活得长些！他的抗拒——她說——是病的一个症候：病就由它病去。他应当起来斗爭。他几时去看那个治好保尔·波斯特的人呢？乔里恩很抱歉，老实說，他就不預备去看他。琼冒火了。龐决基——她說——那个治病的，人眞是太好了，而且經济非常之窘，他的医道也得不到人家承认。就是她父亲这样的冷淡和偏見，害得他一直不得意。找找他对于他們两个人都好！

"我懂了，"乔里恩說，"你是打算一石打死两鳥。①"

"你的意思是說救下两鳥！"琼叫。

"亲爱的，这里并沒有分别。"

琼抗議了。試都沒有試就这样說，太不讲道理了。

乔里恩說他現在不說，事后也許沒有机会再說呢。

"爹！"琼叫，"你眞讲不通。"

"这倒是事实，"乔里恩說，"不过我愿意永远不通下去。孩子，我看睡着的狗子还是让它睡吧②。"

"这是不給科学出路，"琼叫。"你不知道龐决基多么忠于科学。他把科学看得比什么都要紧。"

"就跟保尔·波斯特先生看他的艺术一样，呃？"乔里恩回

---

① 英諺，犹言一举两得或一箭双鵰，看情形而定。此处为照应下文，仍用直譯。

② 英諺，犹言省些事，免得自找麻煩，与"打草惊蛇"用法微异。

答，一面抽着他不得已而抽的温和紙烟。“为艺术而艺术——为科学而科学。这种热心的、自我中心的瘋狂先生們我很清楚。他們拿你解剖时眼睛眨都不眨一下。琼，我总算是个福尔賽，这些人还是不要惹吧。”

“爹，”琼說，“你这种口气簡直是老过头了！当今之世誰也不应当不冷不热的。”

“恐怕，”乔里恩低声說，带着微笑，“这是龐决基先生用不着給我提供的唯一自然症候。亲爱的，我們天生就是或者走极端或者有分寸的人；不过你如果不見气的話，今天多数的人自以为走极端的，其实都很有分寸。我現在活得并不比我指望的差到哪里去，所以这事情还是由它去吧。”

琼默然无語；她在年輕时就尝到过，自己父亲碰到涉及个人自由时总是那样委婉然而頑固的态度，你再說也說服不了他。

乔里恩弄不懂的是，自己怎么会透露給她伊琳带乔恩上西班牙的原因，因为他向来认为她不知輕重。琼获悉这件事情之后，經过一番盘算，便和父亲作了一次尖銳的爭論；从这次爭論中，乔里恩完全看出琼的积极性格和伊琳的消极对付基本上是对立的。他甚至嗅得出两个人在几十年前为了菲力普·波辛尼身体的那一場爭夺战，現在还遺留一点不快下来；当时消极的一方把积极的一方簡直打得落花流水了。

照琼說来，瞞着乔恩，不让他知道过去的事情，是愚蠢的，甚至是懦怯的行为。完全是机会主义，她說。

“亲爱的，”乔里恩温和地說，“这也是实际生活中的处世原則啊。”

“唉！爹！”琼叫，“她不告訴乔恩，难道你眞正要替她辯嗎？要是由你做的話，你就会讲出来。”

"我也許会，不过只是因为他一准会打听出来，那就比我們告訴他更加糟糕。"

"那么为什么你不告訴他呢？这又是让狗子睡觉。"

"亲爱的，"乔里恩說，"我怎么样也不能違反伊琳的意思。乔恩是她的孩子。"

"也是你的孩子，"琼叫。

"一个男人的心怎么能比得一个母亲的呢？"

"是嗎？我觉得你太懦弱了。"

"也許如此，"乔里恩說，"也許如此。"

談話的結果就是如此；可是这件事悶在琼的肚子里实在不好受。她最恨让狗子睡觉。这件事非得有个解决不可，她心痒痒地要来試一下，簡直如坐針毡。这事应当让乔恩知道，这样他說不定在含苞未放时就打掉爱情的花朵，或者不管过去的那一切，听它开花結果。她决心去看看芙蕾，亲自判断一下。碰到琼决心做一件事时，冒失不冒失在她是相当次要的問題。她究竟是索米斯的远房侄女，而且，两个人都喜欢画。她要去跟他說，他应当买一張保尔·波斯特的画，或者波立斯·斯屈魯摩洛斯基的一件雕刻，当然跟她父亲可一点不能說。下一个星期天她就出发了，臉色是那样的坚决，使她到达雷丁車站时好容易才雇到一部馬車。六月里的天气，河边这一帶乡下眞是可爱。琼看了，心里有种說不出的感觉。由于她这一生从来沒有尝过結婚的滋味，她爱好大自然的风光簡直近于瘋狂。当她抵达索米斯扎寨的那个胜地时，她就把馬車打发掉，因为正事办完之后，她还要在水边林下享受享受。所以她就象寻常行路人一样到了索米斯的大門口，把名片送进去。由于性格使然，她一向认为如果你心里感到振奋，那你就是在做一件值得做的事。如果你心里不感到

振奋，你就是在随波逐流，并不是出于高尚的动机。当时有人領她到了一間客厅，陈設得虽然不是她喜欢的派头，却也极尽漂亮的能事。她正在想“太考究了——小玩意太多”时，从一面旧漆框的鏡子里看見一个女孩从走廊上走进来。女孩子穿了一件白衣服，手里拿了几朵白玫瑰花，从那个銀灰色玻璃缸子里望去，簡直不象眞人，仿佛一个美丽的幽灵从葱綠的花园里跑出来。

“你好嗎？”琼說，轉过身来。“我是你父亲的远房侄女。”

“哦，对了；我在那家糖果店里見过你。”

“跟我年輕的异母兄弟。你父亲在家嗎？”

“他就要回来了。他不过出去散一回步。”

琼的一双藍眼睛微微眯起，坚定的下巴抬了起来。

“你叫芙蕾，是不是？我听見好丽告訴我过。你覚得乔恩怎样？”

女孩子举起手上的玫瑰花看看，泰然答道：

“他很不錯。”

“跟好丽，跟我，都一点儿不象，是不是？”

“一点儿不象。”

“她很冷靜，”琼心里想。

女孩子忽然說道：“我希望你能告訴告訴我为什么我們两家不和。”

这个問題原是琼劝她父亲回答的，現在自己碰上，却說不出話来；也許是因为女孩子在套她的話，但也許仅仅是因为人在理論上认为做得了，到了眞正关头并不总是一样做法。

“你知道，”女孩子說，“越要瞞着人家，人家就越要打听，結果是什么都瞞不住，这是一定的。我父亲告訴我說是为了財产爭执。可是我不相信；我們两家的財产都很多；他們不会变得

那样的小市民气。”

琼臉紅起来。用小市民气这个字眼来指她的祖父和她父亲，使她生气。

“我祖父，”她說，“过去很慷慨，我父亲也很慷慨；他們两个人都一点不小市民气。”

“那么究竟是什么呢？”女孩子又問。琼觉出这个年輕的福尔賽非要問到底不可，立刻决定不让她問下去，而且要給自己撈到一点东西。

“你为什么要知道呢？”

女孩子聞聞玫瑰花。“我想知道，只因为他們不肯告訴我。”

“是关于財产爭执，不过財产也有好多种呢。”

“这就更糟糕了。現在我的确非曉得不可了。”

琼的一張坚决的小臉顫动了一下。她戴了一頂小圓帽子，头发在帽子下面露了出来。这場交鋒使她恢复了青春，臉色这时看上去非常年輕。

“你知道，”她說，“我看見你丢掉手絹的。你跟乔恩之間有意思嗎？因为，如果有意思的話，你还是丢掉的好。”

女孩子的臉色有点蒼白，可是微笑起来。

“即使有的話，也不是这样子就能叫我丢掉。”

琼听到这句壯語，伸出手来。

“我很喜欢你；不过我不喜欢你的父亲；从来就不喜欢。这不妨坦白告訴你。”

“你下来专为告訴他这句話嗎？”

琼大笑。“不是；我下来是看你的。”

“多謝你的盛意。”

这孩子很会招架。

"我比你年紀大一倍半,"琼說,"可是我很同情。可恨是我不能做主。"

女孩子又笑了。"我还以为你会告訴我呢。"

这孩子眞是一点儿不放过!

"这不是我的秘密。不过我看看有沒有什么办法可想,因为我认为你和乔恩,他們都应当告訴。現在再見。"

"你不等爹回来見見嗎?"

琼摇摇头。"我怎样到达河那边呢?"

"我划你过去。"

"你記着,"琼說,人冲动起来,"下次你上倫敦来,可以来看看我。这是我的住址。我晚上一般都招待一些年輕客人。不过我觉得用不着让你父亲知道你来。"

女孩子点点头。

琼看着她把小船划过河,心里想:

"她非常之美,而且身个也长得好。想不到索米斯会有这样漂亮的女儿。她跟乔恩正好是一对。"

这种撮合的本能,由于琼自己始終沒有得到滿足,始終在她的心里作怪。她站在那里望着芙蕾划回去;女孩子放下一支桨向她招手道别,琼就懶懶地在草地和河岸之間向前走去,心里感到一种惆悵。青春找青春,就象蜻蜓相互追逐,而爱情就象日光一样把他們照得暖洋洋的。而她自己的青春呢!那是多年以前了——当菲力和她——可是此后呢?什么都沒有——沒有一个是她眞正中意的。因此她的青春就这样完全虛度了。可是这两个年輕的人儿,如果眞如好丽坚决說的,也如她父亲和伊琳,以及索米斯好象非常害怕的那样,眞正相互爱上,这要碰上多大的麻煩。多大的麻煩,多大的障碍啊!琼的为人一向就主張一个人

要的东西总是比别人不要的东西更加重要，現在那种向往未来，和鄙視过去的积极原則在她心里又活跃起来。她在河边上温暖的夏日寂靜中賞玩了一会儿水蓮和楊柳，和水中魚跃，嗅着青草和綉綫菊的香气，盘算着怎样一个法子逼使大家都获得快乐。乔恩和芙蕾！这两个可怜虫——两个羽毛未丰的可怜虫！可惜啊可惜！总該有个办法可想吧！一个人总不能就这样算了。她向前走去，到达車站时又是热又是生气。

那天晚上，仍旧抱着直接行动的死心眼儿——这使許多人都避开她——她告訴父亲說：

“爹，我去看了小芙蕾来。我觉得她很惹人疼。埋头不問总不是好办法，你說呢？”

乔里恩吃了一惊，把手里的大麦湯放下，开始捻起面包屑来。

“好象你做的就是好办法？”他說。“你知道她是誰的女儿？”

“能不能过去的就算埋葬了呢？”

乔里恩站起身来。

“有些事情是永远埋葬不了的。”

“我不同意，”琼說。“阻碍人类一切幸福和进步的就是这个。爹，你不懂得时代。过了时的东西是沒有用的。你为什么认为乔恩知道母亲的事情就这样不得了呢？現在誰还来注意这种事情？現在的婚姻法还是和索米斯不能跟伊琳离婚时一样，所以你只好插一手。我們进步了，婚姻法并沒有；因此誰也不去理它。結婚而沒有一个正正經經的摆脫机会只是一种蓄奴制度；而人是不应当把对方当作奴隶的。如果伊琳破坏这种法律，这有什么关系？”

“这个我也不想跟你爭辯，”乔里恩說，“不过跟你說的毫无关系。这是人的感情問題。”

"当然是的,"琼叫,"那两个年輕小东西的感情問題。"

"亲爱的,"乔里恩說,微微有点发毛,"你簡直是胡說。"

"我并不。如果他們出于眞正相爱,为什么要为了过去的事情弄得不快乐呢?"

"过去那个事情你沒有身受过。我通过我妻子的心情才領会到;也通过我自己的脑子和想象,这只有爱情专一的人才能領会到。"

琼也站起身,开始徬徨起来。

"如果,"她忽然說,"她是菲力普·波辛尼的女儿,我还可以了解你一点,伊琳爱过他,从沒有爱过索米斯。"

乔里恩发出一声长吁——就象意大利农妇赶騾子时发出的那种声音。他的心脏开始跳动得很厉害,但是他毫不理会,完全被感情攪昏了。

"这表明你簡直不懂得。如果过去有过爱情,我就不会在乎,而且乔恩,以我所知,也不会在乎。可恨的就是这种沒有爱情的結合,那簡直是殘酷。这个人从前占有乔恩的母亲就象他买的黑奴一样,而这个女孩子就是他的女儿。这个冤仇是埋葬不了的;你也不必費力,琼!这等于要我們看着乔恩和过去霸占乔恩母亲的人的血肉联合起来。这事用不着吞吞吐吐的,完全讲明白倒好。現在我不能再讲話了,否則我这个地方就要害得我整夜不能睡。"他用手按着胸口,轉过身去不理会女儿,站在那里凭眺泰晤士河。

琼天生是碰到鼻子才会轉弯的人,这时才着实惊慌起来。她走上来用胳臂和他勾上。她現在还不觉得父亲对,自己錯,因为这在她是不自然的,可是她深深感觉到这个題目显然对他很不相宜。她用面頰輕輕擦着他的肩膀,一声不响。

芙蕾送堂姊过河之后，并沒有立即上岸，而是划向芦葦丛中的阳光下面。下午的靜謐风光暫时使这个不大接近模糊詩意境界的人儿也着迷了。在她停舟的河岸那边，一架由一匹灰色馬拖着的机器正在刈割一片早熟的飼草田。她津津有味地看着那些青草象一匹瀑布似的从輕便的輪子上面和后面泻了出来——看上去那样的新鮮凉爽。机器的軋軋声、青草的簌簌声和柳树、白楊树的蕭蕭声、斑鳩的咕咕声，混成一只眞正的河上清歌。沿岸的深綠色河水里，水草象許多黃色的水蛇随着河流在扭动着、伸探着；对岸斑駁的牛群站在树蔭里懶懶地刷着尾巴。这是一个引人遐想的下午。她掏出乔恩的来信——信上并沒有华丽的辞藻，但是在叙述他的見聞和游踪时，却流露出一种苦恋之情，讀起来非常好受，而且最后署名总是"你忠实的乔"。芙蕾并不是一个感情冲动的人，她的欲望都很具体而且集中；可是这个索米斯和安耐特的女儿如果有什么詩意的話，在这几个星期的等待中，肯定伺候在她对乔恩的回忆周圍。这些回忆全留在草色花香里，留在潺潺流水里。当她皺起鼻子嗅着花香时，她在享受着的就是他。星星能使她相信自己和他并肩站在西班牙地图的当中；而大清早上园中着露的蛛网上面那种迷离而閃爍的白昼初吐的景象，在她看来簡直就是乔恩的化身。

她在讀着乔恩的来信时，两只白天鵝庄严地游来，后面跟着六只小鵝，每一只小鵝中間都剛好隔开那么一段水，就象一队灰色的歼灭舰一样。芙蕾把那些信重又揣起来，架起双桨，划到上岸的地方。穿过草地时，她盘算要不要告訴父亲，琼曾經来过。如果他从管家那里知道了，說不定对她不提起反而觉得古怪。告訴他还可以使她多一个机会把結怨的原因从他嘴里套出来。所

以她就走到大路上去迎他。

索米斯是出去看一块地皮去的，原因是当地政府建議要在这块地上造一所肺病疗养所。索米斯对地方上的事情向不过問，始終忠于自己的个人主义本质；地方上有什么捐税照付，而捐税总是越来越高。这个造肺病疗养所的新計划可是危及他的本身安全了，所以再不能淡然处之。这个地点离自己的房子还不到半哩远。他完全主張国家应当消灭肺病；但是造在这个地方可不对。应当造得更远一点。他抱的态度其实是所有眞正福尔賽的共同态度，别人身体上有什么疾病跟他自己都不相干；这是国家的責任所在，不应当影响到他所取得的或者继承得的天然利益。佛兰茜，他这一代福尔賽中最有自由精神的一个（除非还有乔里恩那个家伙），有一次用她慣用的恶意口吻問过他："索米斯，你可曾在捐簿上看見过福尔賽的名字？"这說不定是如此，但是造一所肺病疗养所将会降低这一带地方的声价，所以有人正在拟定一份反对造疗养所的請愿书，他一定要在上面签上自己名字。他回家来心里就打定了这个主意，正好看見女儿走过来。

芙蕾近来跟他显得特别亲热，这样的初夏天气在乡下和她靜靜地过着日子，使他感到人簡直年輕了；安耐特总是有点什么事情要跑倫敦，所以他几乎是十分称心地独自享有着芙蕾。当然，小孟特差不多隔一天就要坐着他的摩托車跑来，已經成了习慣。他总算把那半截牙刷剃掉，看上去不再象一个江湖上卖膏药的了！芙蕾有个女友住在家里，再加上邻近的一个青年之类，晚飯后就可以有两对男女在厅堂里跳起舞来；一架电动的鋼琴能够自动地奏着狐步調音乐，那个富于表現力的琴面发出异样的光采。甚至安耐特有时也会由这两个青年之一摟着，婀娜地来回跳着。索米斯常会走到客厅門口，把鼻子微微偏上一点，望

着，等芙蕾向他笑一下；然后又回到客厅壁炉边沙发上，埋头看《泰晤士报》，或者什么别的收藏家的价目表。在他那双永远焦急的眼中，芙蕾好象已經完全忘記掉她的神經对象了。

当芙蕾在多尘的路上迎上他时，他就一只手搭着她的胳臂。

“爹，你想哪个来看你的？她不能等！你猜猜看！”

“我从来不猜，”索米斯不安地說。“誰呢？”

“你的堂房侄女，琼·福尔賽。”

索米斯完全不自觉地紧紧抓着她的胳臂。“她来做什么？”

“不知道。不过吵嘴之后，这总算是打破一次僵局，可不是？”

“吵嘴？什么吵嘴？”

“在你想象中的那个吵嘴，亲爱的。”

索米斯放下她的胳臂。她开玩笑嗎，还是想套他？

“我想她是来兜我买画的，”他終于說了一句。

“我想不是。也許只是家族感情。”

“她不过是个堂房侄女，”索米斯說。

“而且是你仇人的女儿。”

“你这話什么意思？”

“对不起，亲爱的；这是我的想象。”

“仇人！”索米斯重复一句。“这是陈年古代的事情了。我不懂得你哪里来的这种想法。”

“从琼·福尔賽那里。”

她灵机一动，觉得他如果当作她已經知道，或者知道一点影子，就会把事情告訴她。

索米斯听了一惊，可是芙蕾低估了他的警惕性和坚韧性。

“你既然知道，”他冷冷說，“又何必缠我呢？”

芙蕾看出自己有点弄巧成拙。

"我不想缠你，亲亲。正如你說的，何必多問呢？为什么想知道那个'小小的'秘密呢——我才不管，这是普罗芳的話！"

"那个家伙！"索米斯重重地說了一句。

那个家伙今年夏天的确扮演着一个相当重要的、可是无形的角色——因为他后来就沒有来过。自从那一个星期天芙蕾引他注意到这个家伙在草地上探头探脑之后，索米斯时常想起这个人来，而且总是联带想起安耐特；也沒有别的，只是因为安耐特比前一个时期看上去更漂亮些了。索米斯的占有本性自从大战后已經变得更細致了，不大拘泥形式而且比較有伸縮性，所以一切疑虑都不露痕迹。就象一个人在俯視着一条南美洲的河流，那样的幽靜宜人，然而心里却知道說不定有一条鱷魚潛身在泥沼里，口鼻露出水面一点，跟一块木桩完全沒有分别——索米斯也在俯視着自己生命的河流，在潛意識里感觉到普罗芳先生的存在，但是除掉他露出的口鼻引起疑心外，别的什么都不肯去看。他一生中这个时期差不多什么都有了，而且以他这样性格的人說来，也够得上快乐和幸福了。他的感官在休息；他的感情在女儿身上找到一切必要的发泄；他的收藏已經出了名，他的錢都放在很好的投資上；他的健康极佳，只是偶尔肝脏有那么一点痛；他还沒有为死后的遭遇认眞发愁过，倒是偏向于认为死后什么都沒有。他就象自己的那些金边股票①一样，如果为了看見原可以避免看見的东西，而把金边擦掉，他从心里觉得这是胡鬧。芙蕾的一时神經和普罗芳先生的口鼻，这两片弄縐了的玫瑰花叶子，只要他勤抹勤压，就会弄平的。

当天晚上，机緣把一个綫索交在芙蕾手中；便是投資得最安

① 英国政府公債券印有金边，故名，后来用以指可靠的財产投資。

全的福尔賽，他們的一生中也常有机緣光顾。索米斯下楼吃晚飯时，忘了带手絹，碰巧要擤鼻子。

"我去給你拿，爹，"芙蕾說，就跑上楼。在她寻找手絹的香囊里——一只旧香囊，綢子都褪色了——她发現有两个口袋；一个口袋里放手絹，另一个鈕着，里面装了个又硬又扁的东西。芙蕾忽然孩子气上来，把鈕扣解开。是一只鏡框，里面是她幼时的一張照片。她望着覚得非常好玩，就象多数人看見自己的肖象时那样。照片在她摩挲的拇指下滑了出来，这时才看出后面还有一張照片。她把自己的照片再抹下一点，就看見一个似曾相識的女子的臉，长得很漂亮，穿了一件式样非常之老的衣服。她把自己的照片重又插在上面，取了手絹下楼，走到楼梯上她才想起那張臉来。肯定是——肯定是乔恩的母亲啊！这一肯定之后，她就象触电一样，站在那里不动，思緒紛集。当然是这么一回事！乔恩的父亲娶了她父亲想要娶的女子，而且可能从她父亲手里騙过去的。接着耽心到自己的神色会让父亲看出来，她就不再想下去，把綢手絹抖开，进了餐厅。

"爹，我挑了一块最軟的。"

"哼！"索米斯說；"我只在伤风时才用的。沒有关系！"

整个的晚上芙蕾都在盘算着事情的眞相；她回忆着父亲那天在糖果店里臉上的神情——神情又奇特，又象生中带熟，非常古怪。他一定非常之爱这个女子，所以尽管失掉她，这多年来仍旧保存着她的照片。她的头脑本来很冷酷、很实际，一下就跳到她父亲和她母亲的关系上去。他过去可曾眞正爱过她呢？她覚得沒有。乔恩的母亲才是他眞正爱的。那样的話，他的女儿爱上乔恩，他也肯定不会介意了；只是要使他慢慢的习慣才行。她套上睡衣时，从衣褶中間迸出一声如釋重負的叹息。

第 三 章

会　　見

青春只是偶尔认識老年。拿乔恩說，他就是一直到自己从西班牙回来之后才眞正看出父亲老了。这位第四代的乔里恩由于望眼欲穿的緣故，初看見时使乔恩吓了一跳——一張臉那样又憔悴、又老。見面时的激动逼得那个假面具似的臉都变歪了，乔恩因此忽然悟出他們出門时老父一定非常寂寞。他心里讲了一句聊以自慰的話："又不是我要去的！"要青春对老年恭順，現在是过时了。不过乔恩全不是那种时下的典型。他父亲一直都跟他很亲热；他捱了六个星期的寂寞全为了制止自己的某种行动，然而現在自己却打算立刻照样行动起来，想到这里他眞不好受。

"孩子，那个偉大的戈雅給你的印象怎么样？"他父亲这个問題就象在他的良心上戳了一下。偉大的戈雅之所以存在，只是因为他創造了一張酷肖芙蕾的臉罢了。

抵家的那天晚上，他睡觉时充满了內疚；可是醒来时却充满了企望。今天还是七月五号，他和芙蕾要到九号才有約会。在他回到农場之前，他要在家耽上三天。他非得設法和她見面不可！

男子的生活中有一种做褲子的周期性需要，而且是毫不徇情的，連最鍾爱的父母也沒法阻止。因此乔恩在第二天便上了倫敦；他在水道街裁縫店定做了那个少不了的牢什子，使自己在良心上感到无愧之后，就轉身向毕卡第里大街走去。芙蕾的俱乐部所在的斯曹登街就連着达房州大厦。她只有万一机会会在俱乐部里。然而他仍旧怀着一顆跳动的心沿着金融街蕩去，看出所有的年輕人都比他出众。他們的衣服穿得神气十足；他們有气派，他們都比他老。乔恩忽然忧从中来，认为芙蕾一定已經把他忘記了。这許多星期来他一直沉浸在自己对芙蕾的情意里，竟然一时找不出芙蕾爱他的可能性了。他的嘴角閉紧，手掌心湿漉漉的。芙蕾！只要她嫣然一笑，就可以使多少俊逸拜倒在石榴裙下！芙蕾，哪个能比得上！这是一个不吉利的时辰。可是乔恩很有志气，觉得一个人必須能够經得起任何挫折。他一面恨恨想着，一面振作精神在一家卖小摆設的店前面站住。目前正是过去倫敦游宴季节的高潮，可是街上除掉一两頂灰色大礼帽和阳光之外，簡直看不出有什么特别。乔恩又向前走，拐个弯上了毕卡第里大街，一头撞見法尔·达尔第上伊昔姆俱乐部去；他是新近被通过做会員的。

“哈罗！小伙子！你上哪儿去？”

乔恩臉紅了。“我剛才上我的服装店去的。”

法尔上下把他打量一下。“好的！我要在这个店家訂点香烟；之后一同上我的俱乐部吃中飯去。”

乔恩謝謝他。說不定从法尔嘴里打听得到芙蕾的消息！

在他們現在走进的这家烟絲店里，人們对那个使报紙和公共人士睡梦不安的英国現状，却有另外一种看法。

“是啊，先生；就是你父亲过去向我們这里訂制的，一点不

錯。天哪！蒙达古·达尔第先生从——我想想看——从买尔东跑到大賽馬錦标[①]那一年起，就是小店的主顧。他是我們的一个頂好的顧客。”烟絲店老板脸上显出隐約的笑意。“当然，他透露給我不少內幕消息！我想这种香烟他每星期总要抽上二百支呢，終年如此，而且从来不換牌子。人是頂好的脾气，給我介紹了不少生意。眞是不幸摔了那样一跤，这样的老主顧眞叫人想。”

法尔笑了。他父亲挂賬的年代大約比任何人都久，这一死总算結束了。他抽了一口那支年高德重的卷烟，在他噴出的烟圈里好象又看見自己父亲的容貌，黑黑的，生得很漂亮，留两撇小胡子，臉有点肥肿，头上現出他一生賺得的唯一的一圈神光。他父亲至少在这爿店里是有名气的——他能够每星期抽二百支香烟，能够透露給人家跑馬的內幕消息，能够永远欠賬！在烟絲店老板的眼中，他至少是一个角色！便是这一点也值得他继承呢！

“我付現鈔，”法尔說；“多少錢？”

“你是他的儿子，先生，而且付現鈔——就算十个六吧[②]。蒙达古·达尔第先生是叫人永远忘記不了的。我記得他就站着跟我談过半小时之久。現在大家都那样急匆匆的，再沒有他那样的人了。大战把礼貌都破坏了——把礼貌都破坏了。你参加大战的吧，我看出？”

“沒有，”法尔說，在膝盖上拍一下，“我在上一次战爭里受了伤。所以到現在还活着。乔恩，你要买什么香烟嗎？”

---

① 买尔东，馬名；大賽馬每年六月第一个星期三在爱普索姆举行，通常称为賽馬日。

② 卽十先令六辨士。

乔恩有点难为情的样子，低声說，“你知道的，我并不抽烟，”同时看見老板的嘴唇撇了一下，那意思好象是弄不清究竟要說“天哪！”还是“先生，現在你好抽了。”

“行，”法尔說；“能不抽还是不抽的好。你受了打击时就会抽的。那么烟絲是一样的嗎？”

“一样的，先生；价錢稍微貴一点罢了。大英帝国的毅力——眞是了不起。我总是这样說。”

“这是我的住址，每星期給我送一百支来，月底开发票。走吧，乔恩。”

乔恩带着好奇心走进伊昔姆俱乐部。他过去除掉偶然跟父亲在什錦俱乐部吃頓午飯外，就从来沒有进过倫敦的俱乐部。乔治·福尔賽現在是伊昔姆俱乐部的理事了，他的考究飲食几乎成了俱乐部的控制因素，而且只要他始終参加理事会，这个舒适而不讲究排場的俱乐部就不会变样子，也不可能变样子。伊昔姆俱乐部一直都抵制暴发戶加入，乔治·福尔賽为了介紹普罗芳加入，卖尽了面子，而且口口声声称他是个“漂亮朋友”，才勉强得到通过。

郎舅两个进餐室时，乔治和普罗芳正在一起吃午飯；乔治用一只食指招呼两人在他們那張桌子上坐下，法尔眼光奕奕，笑得很动人，乔恩庄严地閉着嘴，眼神微带靦覥，很逗人。这張餐厅角上的桌子带有特权意味，就象是大头儿們才在这里吃飯似的。这种催眠的气氛使乔恩很心喜。那个侍应生穿的美国西部牧童的长牛皮褲，身材瘦削，十足的共济会会員的恭謹派头。他好象整个心神都放在乔治·福尔賽的嘴唇边上，带着一种同情心留意看他眼睛里面的快意，滿心欢喜地看着那些沉重的、刻了俱乐部名字的銀食器的动作。他的穿了制服的胳臂和蜜語总是冷不

防地从乔恩的肩头送过来，弄得他很着慌。

乔治只跟他說了一句"你爷爷教給我一次乖，他在品第雪茄烟上的确是个能手"，后来就不再理他；另外一位大头儿也不理他，这倒使乔恩很感激。桌上談的全是养馬、馬的特点和馬的价錢，开头把乔恩听得糊里糊涂，弄不懂一个人的头脑里怎么能保留这么多知識。他的眼睛总沒法不望着那个黃肤色的大头——那人讲話总是那样坚决，那样令人扫兴——語音又重又怪气，而且总夹着微笑。乔恩心里正在联想到蝴蝶上面，忽然听見那人說：

"我很想看見索米斯·福尔西先生迷一下跑馬！"

"老索米斯！那家伙太乏味了！"

乔恩竭力使自己不要显出臉紅，同时又听見那个黃肤色的大头儿继續說道：

"他的女儿是个很逗人的小女孩子。索米斯·福尔西稍微老派一点。我想看他有一天能寻点开心。"

乔治·福尔賽咧开嘴笑了。

"你别愁；他并不象看上去那样不快乐。他永远不会显出他在什么上面感到快乐——那些人說不定会設法把它拿走。老索米斯！被蛇咬了，看見绳子都怕！"

"乔恩，"法尔匆匆說，"你如果吃完了，我們就去喝咖啡吧。"

"这两个人是誰？"乔恩到了楼梯上时問，"我还弄不大——"

"老乔治·福尔賽是你父亲和我舅舅索米斯的堂弟。他一直就是这里的会員。另外普罗芳那个家伙，是个怪物。不妨告訴你，我觉得他在轉索米斯老婆的念头！"

乔恩望望他，簡直吓了一跳。"可是这太难堪了，"他說，"我的意思是——叫芙蕾太难堪了！"

"你别当做芙蕾会怎样在乎;她很时髦呢。"

"是她母亲呀!"

"乔恩,你很幼稚。"

乔恩臉紅了。"母亲跟别人总不同,"他結結巴巴地說,很气憤。

"你对的,"法尔忽然說;"可是时世已經不是我象你这样年紀时的时世了。現在人都有一种'明天就死'的感觉。老乔治讲到我舅舅索米斯的时候就是指这个。索米斯偏不肯明天就死。"

乔恩赶快問:"他跟我父亲之間有什么不快呢?"

"內幕秘密,乔恩。你听我的話,不要再提了,知道对你沒有好处。来杯甜酒嗎?"

乔恩摇摇头。

"我就恨把事情瞞着不告訴人家,"乔恩說,"然后又笑人家幼稚。"

"你可以去問好丽。她如果不肯告訴你,我想你就相信这是对你好的。"

乔恩站起来。"現在我得走了;多謝你的午飯。"

法尔向他微笑着,心里有点抱歉,可是又觉得好笑。这孩子看上去心緒很乱。

"好吧! 星期五見。"

"我說不定,"乔恩說。

他就是說不定。这个沉默的阴謀弄得他走投无路。把他当做三岁孩子看待,眞是丢臉。他悶悶不乐地一步步走回斯曹登街。可是現在他要上她的俱乐部去,准备使自己失望了! 詢問的結果是,福尔賽小姐不在俱乐部里。說不定晚一点会来。星

期一她时常会来的——他們也說不准。乔恩說他过会再来，就穿过馬路进了格林公园，在一棵小菩提树下躺了下来。阳光很大，清风吹拂着菩提树叶子；可是他心里却感到难受。他的幸福好象被一片黑暗籠罩着。他听見园外高临鬧市的議会大鈡敲了三点。鈡声打动了他的心弦，他取出一張紙，用鉛笔在上面胡乱写着。他写完了一节詩，正在青草中間搜索另一节詩时，覚得一件硬东西碰了碰他的肩膀——是一把綠阳伞。芙蕾正在低头望着他！

"他們告訴我你来过，而且还要回来。因此我想你可能在公园里；果然在这里——眞妙啊！"

"芙蕾！我以为你已經忘記我了。"

"可是我告訴过你不会忘掉你的。"

乔恩一把抓着她的胳臂。

"这太运气了！我們离开这一带。"他等于拖着她穿过了那个管理得无微不至的公园，总算找到一处蔭蔽的地方，两个人可以坐下来，相互握着对方的手。

"有沒有人插了进来？"他問，向她香腮上面神情焦急的睫毛仔細打量着。

"的确有个小蠢貨，可是毫不足道。"

乔恩对这个小蠢貨頓然起了一絲怜憫。

"你知道我中了暑；不过沒有告訴你。"

"眞的嗎！中暑有意思嗎？"

"沒有意思。媽招呼得我太好了。你碰上什么事情呢？"

"沒有。不过我觉得我已經发現我們两家不和的原因了，乔恩。"

他的心怦怦地跳起来。

"我敢說我父亲想要娶你的母亲，可是倒被你父亲娶去了。"

"哦！"

"我看到她一張照片；就在一个放我的照片的鏡框后面。他如果十分喜欢她，这事当然会使他非常气恼，你說对嗎？"

乔恩想了一下。"如果我母亲最爱的是我父亲，他就不会。"

"可是如果他們已經訂了婚呢？"

"如果我們两个訂了婚，而你发現自己更爱另外一个人，我可能气得发瘋，不过不会因此就恨你。"

"我会。乔恩，你决不許这样对待我。"

"天哪！决計不会的！"

"我觉得他从来就不大爱我母亲。"

乔恩默然。他想起法尔的話——和俱乐部里那两个大头儿的談話！

"你知道，我們并不清楚，"芙蕾继續說；"也許对他是个极大的震动。她也許会非常之对不起他。人常会这样。"

"我母亲不会。"

芙蕾聳聳肩膀，"我觉得我們都不大懂得我們的父母。总是从他們怎样对待我們来看他們为人；可是在我們出生以前，你知道——他們还对待过别的人，不少的人呢，我敢說。你知道，他們全都老了。你看你父亲，就有三房儿女！"

"这个渾蛋的倫敦可有什么地方让我們能单独在一起呢？"乔恩叫。

"只有出租汽車。"

"那么我們就叫一部汽車去。"

两个人上了汽車之后，芙蕾忽然說：

"你回罗宾山去嗎？我倒想看看你住的地方，乔恩。我晚上

住在我姑姑那里，不过还来得及赶回来吃晚饭。房子里面当然不进去。”

乔恩满心快活地盯着她望。

“太妙了！我可以从小树林那边指給你看房子，不会碰上人的。四点钟有一班火車。”

财产的神和他的大大小小的福尔賽，空閑的，担任公职的，經商的或者从事专門职业的，都跟工人阶級一样仍旧做着每天七小时的工作，所以这两个第四代福尔賽坐着这班过早的火車上罗宾山去时，那个满是灰尘而且被太阳晒得暖暖的头等車厢里簡直空无一人。旅途中两个人脉脉无言地相互握着对方的手。

出站时，他們除掉行李員和一两个乔恩不认識的乡下人之外，什么人也沒有碰見；两个人从那条小徑一直走上去，鼻子里聞到的是灰尘和耐冬花的香气。

对乔恩說来——現在芙蕾已是十拿九稳了，而且眼前两个人又不会分离——这次徜徉比过去在高原上那許多次，以及沿泰晤士河边那一次，都更加快意，更加象个奇迹。这是一种雾里的爱情——是人生最金碧輝煌的一頁，这里男女相互間的一言一笑以及一点輕微的接触都象是充塞在文字间的那些金色的、紅色的、藍色的小蝴蝶、小花朵、小鳥——是一种沒有前思后想的心心相印，这种幸福持續了足足有三十七分钟之久。他們到达小树林时正是挤牛奶的时候。乔恩不肯带她走到农場那边，只到能够望得見那片田野和上面的花园以及花园那边的大房子为止。两人走进落叶松中間，忽然間就在小徑拐弯的地方撞上伊琳坐在一棵老断株座子上。

人受到的震动有种种不同：有的是在脊椎骨上；有的是在神經上；有的是在道德感受上；而最强烈、最持久的則是在个人尊

严上。后面一种震动就是乔恩撞見母亲时所感受到的。他忽然意識到自己做了一件很不檢点的事，把芙蕾公然带下来——行！但是这样偷偷地跑来，象什么——！他满心羞慚，竭力做出一副老臉皮厚的样子。

芙蕾微笑着，带有一点挑战的味儿，他母亲的吃惊馬上轉为不介意和嫻雅神气。第一个开口的倒是她：

"很高兴看見你。乔恩很不錯，会想到带你上我們这里来。"

"我們原来沒有打算上大房子去，"乔恩脫口而出，"我只預备让芙蕾看看我住的地方。"

他母亲靜靜地說：

"你上来吃杯茶好嗎？"

乔恩正觉得方才的話只显得自己更加沒有教养，这时听見芙蕾回答說：

"多謝；我得赶回去吃晚飯。我和乔恩无意中碰上的，我們觉得跑来看一下他住的地方一定很有意思。"

她多么的鎮定啊！

"当然啊；不过你非喝杯茶不可。我們叫車子送你上車站。我丈夫一定很高兴跟你見見。"

他母亲眼睛里的那种神情对他凝視一下，使他笔直地摔在地上，就象个十足的虫豸。接着她就向前引路，芙蕾跟在后面。乔恩象个小孩子尾随在两个人的后面，听着她們談西班牙和旺斯頓，和从树草坡上面的那座大房子。他留神看着两人的眼睛都避开对方，相互瞄这么一下——这两个他在世界上最爱的人。

他能望見自己父亲在橡树下面坐着。蹺着大腿，人又瘦又老，然而很整洁，不由得想到自己在这个安詳人物眼中一定显得多么丢臉，便是現在，他已經能够感到他的声音笑貌中带有那种

輕微的揶揄气味了。

"乔里恩，这位是芙蕾·福尔賽；乔恩带她下来看看我們的房子的。我們馬上吃茶吧——她得赶火車呢。乔恩，亲爱的，你去关照他們，而且打电話給德拉貢旅館派部車子来。"

丢下芙蕾一个人和他父母在一起，眞是古怪的感觉，然而正如他母亲預見到的，在当时还是下策中的上策；所以他就向大房子跑去。現在他再也不能和芙蕾单独在一起了——連一分钟也不能够，而且兩个人連下一次約会也沒有讲好！当他在女佣和茶壺的掩护下回来时，橡树下面一点看不出有什么窘状；窘只在他的心里存在着，可是并不因此就减少一点。他們正在談論考克街附近的那家画店。

"我們这些过时的人，"他父亲正在說，"非常之想知道为什么不能欣賞这些新的繪画；你跟乔恩一定得讲給我听听。"

"据說这些画都是带有諷刺意味的，是不是？"芙蕾說。

他看見父亲笑了。

"諷刺？哦！我觉得不仅如此。你怎么說，乔恩？"

"我一点不懂得，"乔恩吞吞吐吐說。他父亲臉上忽然显出一种不快的神情。

"那些年輕人現在对我們，对我們的神、我們的理想全都厌煩了。将他們斬首，他們說——把他們的偶象打掉！让我們回到——眞空！而且，老天啊，他們就这样做了！乔恩是个詩人。他也会搞起那些新詩来，而且把我們剩下的那一点点踏在地上。財产、美、感情——全是狗屁。我們今天是什么都不許有，連自己的心情也不許有。它們都是障碍——眞空的障碍。"

乔恩听得摸不着头脑，他父亲这番話好象含有深意，然而又摸不透，这使他很生气。他并不要把什么东西踏在地上！

"今天的神就是眞空，"他父亲继續說；"我們正回到六十年前俄国人开始提倡虛无主义的时代了。"

"不是的，爹，"乔恩忽然叫出来，"我們不过是要生活，而不知道怎样生活——都由于过去在作梗；如此而已！"

"天哪！"乔里恩說，"这話說得非常深刻，乔恩。是你自己想出来的嗎？过去！旧的占有，旧的情感，和它的后果。我們来抽支香烟。"

乔恩把香烟递过去，同时意識到母亲的手很快地抬起来碰一下嘴唇，就象将一些話堵回去似的。他給父亲和芙蕾点上香烟，然后又給自己点上一支。他是不是如法尔說的受了打击呢？他沒有吸进的烟噴出来是青色，抽进去的噴出来是灰色；他喜欢鼻子里的那种感觉，以及抽烟給予他的那种平等感觉。他很高兴沒有人說："原来你現在开始了！"他觉得自己大了一点。

芙蕾看了看手表，站起身来。他母亲陪她进屋子去。乔恩留下来和父亲在一起，抽着香烟。

"你送她上車，乔恩，"乔里恩說；"她走了之后，告訴你母亲到我这里来。"

乔恩起身走了，在厅堂里等着。他送芙蕾上了汽車。連讲一句話的机会都沒有；拉手也不能多拉一下。整整一个晚上他都等着父母跟他談話。什么都沒有提。什么可能发生的事情都沒有发生。他上楼去睡觉，在梳妆台的鏡子里看到了自己。他沒有說話，鏡子里的他也沒有說話；可是两个人看上去好象心思更重了。

第 四 章

格 林 街

普罗斯伯·普罗芳給人以危險印象，究竟是因为他打算把梅弗萊牝駒送給法尔而引起的，还是因为芙蕾說了一句"他就象米甸人的軍队——到处在探头探脑"[1]而引起的，还是因为他問了杰克·卡狄干"保持健康有什么用处?"那句荒唐話而引起的，还是仅仅因为他是个外国人或者如时下說的异族而引起的?这都拿不准。拿得准的是，安耐特近来看上去特别漂亮，索米斯卖給他一張画，后来又把支票撕掉，弄得普罗芳先生說："我向福尔西先生买了一張小小油画，但是沒有拿到。"

尽管受到許多猜疑，普罗芳先生仍旧时常光顾維妮佛梨德在格林街的那所青春常在的小房子；他有一种温和的迟鈍派头，而迟鈍和天眞是誰也不会弄錯的，因为天眞这两个字对普罗斯伯·普罗芳是簡直用不上的。維妮佛梨德仍旧觉得他"有意思"，常会写个便条給他："来跟我們乐一下"——乐一下是时髦話，对于維妮佛梨德說来，更沒有比跟上时髦話还性命交关的了。

大家都觉得他有一种神秘气氛：这是由于他不論做什么，看見什么，听見什么，知道什么，总认为沒有什么——一切都空，这是不正常的。那种英国类型的幻灭，維妮佛梨德是相当熟悉的；

她自己就一直在时髦社会走动。英国派的幻灭使人看上去很神气，所以还是合算的。但是把什么都看成空的，而且不是一种姿态，而是因为任何事情确然都是空的，这就不是英国派了；既然不是英国派，就沒法不使人家暗暗感到这样即使不是眞正的坏习气，至少也是危險的。这就象让大战遺留下来的心情高踞在你的帝国式大椅子上——黃皮肤、沉重的身体、微笑而冷淡；这就象倾听着这种心情通过那一小撮魔鬼式胡子上面的淡紅厚嘴唇談說着。这正象杰克·卡狄干說的——代表一般的英国性格——"有点太过分了"，因为如果眞正沒有什么事情值得感觉兴趣的話，一个人总还可以打打球，而且打球是可以使人感觉兴趣的！維妮佛梨德原是个福尔賽根性，所以，便是維妮佛梨德也觉得这种幻灭的心情是不合算的，因此实在不应該有。事实上，普罗芳先生把他这种心情暴露得太明显了，而他来到的这个国家却是将这类現实很有礼貌地遮盖起来的。

那天晚上，芙蕾从罗宾山匆匆赶回来，下楼吃晚飯的时候，这个心情正站在維妮佛梨德家小客厅的窗子口，带着一种空无所矚的神气望着外面的格林街。芙蕾立刻也瞪着眼睛向壁炉望着，那种神气就象望着一堆并不存在的炉火似的。

普罗芳先生从窗口走过来，全副行头，穿一件白背心，領子鈕孔里插一朵白花。

"怎么样，福尔西小姐，"他說，"我非常高兴看見你。福尔西

---

① 引自J. M. 奈尔的贊美詩：
"基督徒，可看見他們，
在圣洁的土地上，
那些米甸人的軍队，
到处在探头探脑。"

先生好嗎？我今天还說我很想看見他寻寻开心。他太煩神了。”

“你这样看嗎？”芙蕾簡短地回了一句。

“太煩神了，”普罗芳先生又着重地重复一句。

芙蕾猛的轉过身来。“要不要我告訴你，”她說，“怎样可以使他快乐？”可是看見他臉上的神情，她那句“就是听見你滾蛋”沒有說。普罗芳的牙齿全露出来。

“今天我在俱乐部里听人談起他的过去糾紛。”

芙蕾睜大了眼睛。“你怎么讲？”

普罗芳先生梳得光光的头动了一下，仿佛减輕自己的語气。

“在你出世以前，”他說；“那件小事情。”

芙蕾明知道他是想岔开他自己引起她父亲煩神的責任，可是禁不住一陣好奇心的震动。“告訴我你听到了些什么。”

“怎么！”普罗芳先生輕声說，“那些你全知道的。”

“我大約知道，不过我想知道你听到的有沒有完全不对头的地方。”

“他的第一个妻子，”普罗芳先生低声說。

芙蕾把到了嘴边的一句“他以前从沒有結过婚”咽下去，改問道，“她怎么回事呢？”

“乔治·福尔西先生告訴我，你父亲的第一个妻子后来嫁給他的堂兄乔里恩。我要說，这是有一点点不愉快的。他們生的那个男孩子我看見了——孩子很不錯！”

芙蕾朝上一望。普罗芳先生在她眼前搖晃着——完全一副魔鬼气。就是这个——原因！她使出有生以来最大的英雄气概，总算制止住对面这个人形不再搖晃。她不清楚有沒有被他看出来。就在这时候，維妮佛梨德走了进来。

“噢！你們两个都已經来了！伊摩根和我今天下午在嬰儿义

卖会上玩得眞开心啊！”

“什么嬰儿？”芙蕾木然問。

“‘救救嬰儿’的义卖。我买了一件天大的便宜貨，亲爱的。一块旧亚美尼亚的織錦——前洪水时期的。普罗斯伯，我要你給我鉴定一下。”

“姑姑，”芙蕾忽然低低說了一句。

維妮佛梨德听見她声音有异，向她走近了一点。

“什么事情？你不舒服嗎？”

普罗芳先生早已退到窗子那儿，几乎可以听不見她們讲話了。

“姑姑，他——他告訴我，爹从前結过婚。說爹和她离了婚，她后来嫁給乔恩·福尔賽的父亲，这話是眞的嗎？”

維妮佛梨德在她做四个小达尔第母亲的一生中，还从来沒有感到这样眞正窘过。芙蕾的臉色又是那样的蒼白，眼睛那样的愁苦，讲話的声音那样的低沉而克制。

“你父亲不愿意你知道，”她說，竭力装出鎮定的样子。“事情总会漏出来的，我常跟他說应当让你知道。”

“哦！”芙蕾說，就不再开口，可是維妮佛梨德不由得在她肩上拍了一下——坚实的小肩膀，又美又白！她碰到自己的侄女总不免要打量上一眼两眼，或者拍这么一下；她当然应当嫁人了——不过不能嫁給乔恩那个孩子。

“我們多年前就已經忘記了，”她晏然說。“来吃晚飯吧！”

“我不吃，姑姑。我不大舒服。我可以上楼去嗎？”

“亲爱的！”維妮佛梨德輕声說，关心起来。“你难道把这件事情看得这样认眞？怎么，你还沒有眞正到了交际年龄呢！那个男孩子也还小！”

"什么男孩子？我不过头痛罢了。可是那个男人我今天晚上可受不了。"

"好吧，好吧，"維妮佛梨德說，"你上去躺一下。我叫人送点头痛药上来給你，让我来跟普罗芳先生談。他有什么資格来搬这些鬼話！不过我要說，我认为你知道要好得多。"

芙蕾笑了笑。"是啊，"她說，就溜出屋子。

她上楼时头只是暈，喉嚨里觉得发干，心里翻騰着一种恐惧的感觉，到現在为止，她一生还沒有須臾感到怕自己会丧失心爱的东西过，今天下午的感受是既丰富，又强烈，而晚間的这个登峰造极的可恨发現眞正使她的脑袋痛起来了。无怪她父亲要那样偷偷摸摸地把那張照片藏在她的照片后面——不好意思把照片还保留着！他可能够又恨乔恩的母亲，又保留她的照片呢？她用手按着前額，想把事情弄弄清楚。他們告訴了乔恩沒有呢？她上罗宾山之行会不会逼得他們把事情告訴乔恩呢？一切成敗都系在这上面！她已經知道了，他們全都知道了，只有乔恩——也許还不知道！

她来回走着，咬着嘴唇拚命地想。乔恩爱他的母亲。如果他們已經告訴了他，他将怎么办呢？她說不出。可是如果他們还沒有告訴他，她要不要——在他知道以前——能不能把他弄到手，跟他結婚呢？她竭力回忆着适才在罗宾山的情景。他母亲的臉色是那样的平靜——深褐色的眼珠、洒了粉似的花白头发、矜持的微笑——使她迷惑不解；他父亲臉色和藹、面容瘦削、微带揶揄。她本能地感到便是現在他們也会害怕告訴他，怕使他伤心——因为他知道了，当然会非常难受！

她一定要告訴維妮佛梨德不要告訴她父亲，說她知道。只要他們沒有当作她自己和乔恩知道，就还有一綫生机——她就

可以随意掩飾自己的行动，而获得自己心心念念的东西。可是苦的是她已經陷于完全孤立。所有人的手都在反对她——所有人的手！正如乔恩說的——他和她不过是要生活，而过去却在作梗；这个过去又沒有他們的份儿，而且他們也不了解！唉！眞是倒楣啊！忽然間她想起琼来，琼会不会帮助她呢？琼不知怎样却留給她一个印象，好象很同情他們相爱，而且不耐煩过去在作梗。接着，她本能地想道："不过我連她也不告訴。我有点怕。我非要得到乔恩不可；抵抗着所有这些人。"

佣人把一盘湯和維妮佛梨德最心爱的头痛片送上来。她把两者都吞下肚子。后来維妮佛梨德亲自来了。芙蕾先是用这些話展开攻势：

"姑姑，你知道，我不愿意人家当做我爱上了那个男孩子。奇怪，我跟他見都不大見到！"

維妮佛梨德虽則富有經驗，但并不"精細"，听到这話，相当松了一口气。当然，听到家里的丑事在芙蕾是不开心的，所以她便設法把这件事情說得并沒有什么了不起；以她这样一个在生活舒适的母亲和神經不能受刺激的父亲的时髦教养下长大的女儿，和做了蒙达古·达尔第多年妻子的人，这事在她做来是再适当沒有的了。她的一段描写簡直是一篇輕描淡写的杰作。有个年輕人被車子撞死了，她就离开了芙蕾的父亲。后来，多年以后，事情原可以圓了过来，她又和他們的堂兄乔里恩搭上了；当然她父亲弄得不得不提出离婚。現在誰也不記得这事情了，除掉家里人。也許这样做的結果反而好；她父亲有了芙蕾；乔里恩和伊琳据說也过得很快乐，而且生的一个孩子也很不錯。"法尔也娶了好丽，你看，这也算是一种弥补吧？"讲了这番安慰話之后，維妮佛梨德在侄女儿肩上拍了一下；心里想："她是个很不

錯的結实的小东西呢!”于是下楼重又去找普罗斯伯·普罗芳去了;这个人虽则讲話不知輕重,今晚可着实“有意思”!

維妮佛梨德走后，芙蕾有几分钟都在受着头痛片的物质和精神影响。后来，現实感又回来了。她姑姑把所有要紧的事情全撇开了——所有的情感、爱、恨以及深情热爱的人們所有的那种不能原諒的心情。她自己对人生了解得太少了，而且仅仅接触到爱的边緣，然而，便是她也能够本能地感到有些話和事实、和人的心情毫无关系,就如同錢币和它买的面包一样毫无关系。“可怜的爹!”她想,“可怜的我! 可怜的乔恩! 可是我不管。我非得到他不可!”她从熄了灯的自己窗戶里望見“那个人”从下面大門里鉆出来,“探头探脑地”走了。如果他跟媽——这对她的事情有什么影响呢? 敢說她父亲只会更加紧紧地摟着她，到后来一定会答应她的要求，或者赶快和她背着他做的那些事情妥协。

她从窗口养花的木箱里抓了一把泥土，用全力向那个消逝的身形擲去。扔得不够远,可这一举动使她很好受。

格林街上涌起一陣气流，聞上去并不香，而是带有汽油味①。

① 指普罗芳的摩托車开动时发出的油气。

第五章

純福尔賽事务

索米斯上商业区来，原是打算在一天完毕时上格林街去看看，順便带芙蕾回家，沒想到增加許多感慨。他現在虽則仍在克司考特、金生、福尔賽法律事务所挂着名，但很少上商业区来，不过事务所仍旧給他留一个房間，而且指定一个专职、一个兼职的职員专管純属于福尔賽家的事务。目前財产上的变动相当大——正是抛出房产的大好时机。索米斯正在解除他父亲和他四叔罗杰的那些房产，以及五叔尼古拉的一部分房产。他在一切金錢事务上很精明，正直更不用說，这使他在这些委托上頗有点象个专制君主。如果索米斯认为要这样做或者要那样做，别人最好还是省事些不要再动脑筋了。对于不少不管財产死活的第三代和第四代福尔賽說来，他可以說是一个靠山。那些共同的委托人，如他的堂弟罗杰或者尼古拉，他的堂妹夫狄威第曼和斯宾德，或者他妹妹茜席丽的丈夫，全都信任他；他先签字，他签了字之后别人就跟着签字，这样誰都不損失一个銅子。現在他們的鈔票全比从前多出来，索米斯却开始看到有些委托需要結束了；只有一些符合时代趋势的金边产业收入，他还可以代为分发。

穿过商业区那些比較尘囂的部分向倫敦最僻靜的街道走来时，他不禁感慨系之。头寸是那样的紧；而道德风气却是那样极端松弛！这都是大战造成的。銀行不肯放款；到处都听見有人違反契約。目前人都有一种普遍的感覚，臉上都有一种表情，使他看了很不乐意。国家好象注定要进入一个賭博和破产的时期似的。所幸的是，不論他或者他那些委托人的財产投資，除掉充公或者征收資本稅的瘋狂措施外，任何变动都不会受到影响，想到这里，总还算一点慰藉。索米斯如果有什么信仰可言的話，那就是相信他叫做的"英国人的常識"——或者說占有能力，这个办法不行，再換一个办法。他不妨——象他父亲詹姆士在他之前那样——說他不知道事情会变成怎样，可是內心里他从来就不相信事情会变成怎样。如果事情能由他作主，它就不会变——而且归根結底，他只是一个跟别人一样的英国人，把自己的財产都是那样不声不响地紧紧抓着，他有把握，如果沒有大致相当的东西作为交換的話，誰都不会眞正放手的。他的头脑在物质事务上总是傾向平衡，而他对国內形势的分析在一个由人类組成的世界里却很不容易推翻。拿他自己的例子来說吧！他很富有。这对别人有什么害处呢？他幷不一天吃十頓；他幷不比穷人吃得多，也許还沒有穷人吃得多。他幷不把錢花在荒唐事情上，幷不多呼吸空气，幷不比技工或者看門的多用一点水。他身边当然有許多美丽的东西，可是这些东西的制造过程却給了人們工作，而且总得有人来使用。他买画，可是艺术总必須提倡。事实上，他是貨币流通的一个偶然渠道，也就是雇用劳动的渠道。这有什么可反对的地方？錢交在他手里，要比交在国家手里，或者那許多迟鈍的、吸取民脂民膏的官吏手中，流动得快得多，也有益得多。至于他每年积蓄下来的錢，那和他沒有积蓄下来的錢

一样在流通着，还不是买了水利局或者市政公債的証券，或者派些健康和有益的用場。国家对他担任自己或者别人錢財的委托人并不給他薪水——他这些全是白尽义务。这就是反对国有化的全部理由——私有财产的保有者是不拿酬报的，然而在各方面都刺激了金錢的流通。在国有化之下——情形恰好相反！在一个深受官僚主义之害的国家里，他觉得自己的理由非常充足。

走进那条极端僻靜的后街时，他想起有不少不擇手段的托辣斯和联合企业一直都在市場上将各式各样的貨物囤积居奇，把物价抬到人为的高度，感到特别气憤。这些濫用个人主义經济体系的人都是唯恐天下不乱的恶棍；現在总算看見他們惶惶不可終日了，这也算一点安慰。否則的話，整个經济局势都会一发不可收拾——而且把他們卷在里面。

克司考特、金生、福尔賽法律事务所的写字間占据街右一所房子的底层和二层；索米斯走上自己的房間时，心里想：

“我們該把房子油漆一下了。”

他的老职員格拉德曼还是坐在老地方，旁边是一口大橱，分做无数的小格子。那个兼职的职員站在他旁边，拿着一張掮客的单子，上面記着經售罗杰·福尔賽产业中布里安斯东广場那所房子后的款項投資清单。索米斯接了过来，說道：

“梵古佛城証券。哼！今天跌了！”

老格拉德曼带着一种粗嗄的逢迎声气回答他說：

“是——啊；不过什么都在跌，索米斯先生。”那个兼职的职員退出去了。

索米斯把那張单子和另外一些单子穿在一起，把帽子挂上。

“我要看看我的遺囑和結婚贈与书，格拉德曼。”

老格拉德曼把轉椅极度轉过去，从左手最下面一个抽屜里

抽出两張稿子。恢复了身体原状之后，他抬起那張須发花白的臉，由于弯腰的緣故，漲得通紅。

"这是复本，先生。"

索米斯接过来。他忽然有了一个怪念头，想到栖园有一只高大的、用来看守院子的虎纹狗，总是被他們用鏈子鎖着；后来有一天芙蕾跑来，非要把狗放掉不可，可是那狗一放出来立刻咬了厨子，他們就把狗打死了，格拉德曼多么象那只狗啊。你如果把他的鏈子解开，他会不会咬伤厨子呢？

他一面压制着这种无聊的幻想，一面打开他的結婚贈与书。自从他父亲逝世和芙蕾出生的那一年，他重新做了遺嘱之后，已經有十八九年沒有看了。他想看一看那句"在有丈夫保障的法律条件下"写进去沒有。对的，写进去了——怪句子，当你想到它时，这个名辞也許从养馬借用过来的！只要她始終是他的妻子，而且将来居孀时守节，就由他付給她一万五千鎊的利息收入（包括所得税在内）——文字写得很陈旧，但是相当明确，以此来限制芙蕾母亲的行动不致越軌。他的遺嘱上給她凑足了一千鎊的年金，也是同样的条件。好的！他把复本还給格拉德曼，格拉德曼接过来眼睛抬也不抬，轉过椅子，把来放在原来抽屜里面，继續算他的賬。

"格拉德曼！我很不喜欢眼前的这种局势；有不少的人連一点常識都沒有。我要想个方法保障芙蕾小姐不遭受任何可能产生的意外。"

格拉德曼在吸墨紙上記了个"2"字。①

"是——啊，"他說；"风气很糟。"

---

① 格拉德曼正在算賬，写下数字避免忘掉。

“普通限制期前处分① 的办法在这里用不上。”

“是——啊，”格拉德曼說。

“假如这些工党家伙，或者更糟糕的人上了台！ 危险的就是这些一門心思的人。你看看爱尔兰②！”

“啊！”格拉德曼說。

“假如我馬上对她作一笔贈与，而把我作为一个終身受益者，他們除掉利息之外就沒法拿走我什么了；当然，除非他們修改法律。”

格拉德曼头移动一下，笑了。

“噢！”他說，“他們不会这样做的！”

“我不敢說，”索米斯說；“我不相信他們。”

“先生，这要等过两年才能免除遺产稅呢。”③

索米斯嘟了一声。两年！ 他不过六十五岁啊！

“这不相干。你起草一張贈与书，把我的全部財产都平均贈給芙蕾小姐的子女，先由我終身享有財产出息，我死后由芙蕾小姐終身享有財产出息，但沒有期前处理权，再加上一条：如果碰到有什么挪用終身出息的情形时，这些出息就归委托人掌管，由他們全权考虑怎样把这些出息用在对她有益的方面。”

格拉德曼嗄声說：“在你这样年紀，先生，这未免太过分了；你自己不能做主了。”

“这是我的事情，”索米斯厉声地說。

格拉德曼在一張紙上記下来：“終身出息——期前处分——

---

① 指对附有期限的遺产或遺贈財产未到期的处分(或設定債权)。

② 当时爱尔兰正鬧独立运动。

③ 这是英国法律防止人用生前贈与办法来逃避遺产稅。

挪用出息——全权考虑……”又說道：

“哪些委托人呢？小金生先生；倒是个很不錯的稳重的年輕人。”

“是啊，他不妨算一个。我得有三个人。福尔賽家現在沒有一个我看得中的。”

“小尼古拉先生也不行嗎？他現在出庭了，我們給他搞过辯护书的。”

“他不会名动京师的，”索米斯說。

格拉德曼那張被无数羊肉片养得油光刷亮的臉上挤出一点微笑来，那是一个成天伏案的人的微笑。

“你不能指望他在这大年紀就出名，索米斯先生。”

“为什么？他多大年紀？四十岁？”

“是——啊，很年輕呢。”

“好吧，把他放上去；可是我要找一个对这件事情比較关切的人。現在一个也找不到。”

“法勒里先生怎么样，現在不是回国了？”

“法尔·达尔第嗎？那样糟糕的父亲？”

“是——啊，”格拉德曼輕声說，“他已經死了七年——已經符合出訴期限法的規定了①。”

“不行，”索米斯說。“我不喜欢这种关系。”他站起身来。格拉德曼忽然說：

“如果他們要征收資本稅的話，他們还可以找上那些委托人。所以，先生，你还是躲不了。我要是你的話，还要多想想再

---

① 即握有債权的人向死者或继承人索債的期限（在英国为六年）已过，因此不会連累到法尔了。

做。”

“这話对的，”索米斯說，“我想想。费里街那个房屋倒塌的通知办得怎么样了？”

“还沒有正式送出。对方年紀很老了。她不会在这样大年紀答应退租的。”

“我不知道。这种徬徨不安的心理好象把什么人都傳染上了。”

“不过，先生，我是从大处看。她八十一岁了。”

“你还是把通知送出去，”索米斯說，“看看她怎么說。噢！还有悌摩西先生呢！是不是各事都准备好了，以防——”

“我把他的财产清单已經全准备好了；家具和旧画都估了价錢，将来拍卖时好知道怎样限价。唉！我还是好多年前看見过悌摩西先生的呢！”

“人哪有永远不死的，”索米斯說，把帽子取下来。

“是——啊，”格拉德曼說；“可是仍旧使人很感触——老弟兄里最后一个了。我要不要把老康普吞街那件妨碍居民事件办起来！那些风琴①——眞是討厌东西。”

“你去办。我得去接芙蕾小姐，赶四点钟的火車。再見，格拉德曼。”

“再見，索米斯先生。希望芙蕾小姐——”

“很好，不过腿太散了。”

“是啊，”格拉德曼嗄声說；“年紀还輕呢。”

索米斯出去时心里盘算着：“老格拉德曼！他如果年輕一点的話，我就放他做一个委托人。現在找不到一个对我的事情眞

---

① 指沿街乞討者的手摇风琴扰乱居民的安靜。

正关心的。”

离开了那条后街的乖戾和数学般严格的气氛、那种反常的安静之后，索米斯忽然想道：“在有丈夫保障的法律条件下！ 他們为什么不赶走普罗芳这种家伙，反而赶走那許多勤勤恳恳的德国人呢？”想到这里，不禁奇怪自己內心怎么弄得这样徬徨不安，竟然产生这种不爱国的思想。可是事情就是如此！ 你連片刻的安靜也沒有。什么事情总有点鬼！ 他取路上格林街去了。

湯姆斯·格拉德曼的表上过了两小时以后，他从轉椅上起身，关上大橱的最后一个抽屜，把一大串钥匙放进大衣口袋，钥匙多得使他右边大衣鼓出了一大块；他用袖子把那頂旧大礼帽四面拭一下，拿起雨伞，走下楼。一个肥碩短小的身材，紧紧扣着一件旧大礼服，向古凡园菜場走去。每天坐地道車回高門山之前的这一段散步他是从来不放弃的，而且也很少放弃在途中买些价錢相巧的蔬菜水果。一代代的人尽管生了出来，帽子的式样尽管变了又变，战爭尽管进行，福尔賽之流尽管消逝，但是湯姆斯·格拉德曼每天还会照样散步，照样买他的蔬菜。时世是今非昔比了，他儿子一只腿是断送了，現在他們也不再給他那种好玩的小籃子装蔬菜了，而这些地道車却很方便——虽說如此，他还是不应当抱怨；他的健康在他这个年紀算是不錯的了，而且在法律界混了五十四年之后，他已經每年足足有八百鎊的进項；不过这些进項多数都是收房租的佣錢，現在福尔賽家的房产变卖得这样多，看上去这些佣錢的来源也要枯竭了，然而生活費用仍旧很高；想到这里，他不禁有点发愁；不过发愁也沒有用——“我們全都是善良的上帝安排的”——他不是时常这样說么？ 可是倫敦的房产却表明缺乏这种信仰——罗杰先生或者詹姆士先生如果能看到房产卖成这个样子，不知道他們会是什么

說法；索米斯先生总之——是发愁的。以在世一人或多人之終身幷以后之二十一年为限①——再不能比这个时間更长了；然而他的身体却保养得非常之好——而且芙蕾小姐也长得很漂亮——的确漂亮；她会結婚的；不过时下很多人都不生孩子——他自己的第一个孩子是二十二岁时生的；乔里恩先生在劍桥大学讀书时就結婚了，就在同一年生了孩子——眞是！那是在一八六九年，远在老乔里恩先生——眞是置产业的好手——把遺囑从詹姆士先生手里拿走以前——怪不怪！那些时候他們是到处买房子，而且也沒有这些黃軍服，这种你挤掉我、我挤掉你的情形；而且黃瓜只卖两辨士一磅；还有香瓜——那种旧日的香瓜，叫你直淌口水！自从他进了詹姆士先生的事务所之后，算来已有五十年了；当时詹姆士先生曾經跟他說："你听着，格拉德曼，你只是个孩子——你小心做着，在你歇手之前，你就会掙到五百鎊一年。"他就这样小心做着，而且敬畏上帝，而且为福尔賽一家效劳，而且晚上总是保持吃素的习慣。他买了一份《約翰牛》周刊——倒不是因为他贊成这个杂志，古怪的东西——带着那个仅仅用黃紙袋袋装的蔬菜，上了地道車的电梯，鉆进地球的心脏去了。

---

① 英国法律所允許的立遺囑者对遺产保留的限期，逾此而无继承者，即予沒收。参看本书最末一章关于悌摩西遺囑一段文字。

第 六 章

索米斯的私生活

在上格林街的途中，索米斯想起应該上塞福克街杜米特里欧画店走一趟，打听波尔德貝家那張老克罗姆①有沒有可能出售。这次大战能使波尔德貝家的老克罗姆看上去会卖出来，簡直可以說打得不冤枉！老波尔德貝死了，他的儿子和孙子都在战爭中陣亡了——一个堂弟继承了产业，有心要把这張画卖掉；有人說是因为英国情形不好，另外一些人則說是由于这个堂弟有哮喘病。

如果杜米特里欧把这張画弄到手，价錢就会大得使人不敢問津；所以索米斯有必要弄清楚杜米特里欧究竟到手沒有。不过他跟杜米特里欧只談論蒙第齐里②会不会又时髦起来，因为目前的风气就是不要一張画象張画；还有爱德汶·約翰③的画有沒有前途，順带还提到奈特。只在快离开时他才問上一句："原来波尔德貝家那張老克罗姆弄到后来还是不卖嗎？"正如他預計的一样，杜米特里欧純粹出于民族的优越感④回答他道：

"噢！福尔賽先生，我会弄到手的！"

他的眼皮眨了一下，使索米斯的心思更坚定了；他要直接写信給那个新波尔德貝，提醒他卖掉一張老克罗姆的唯一不失身

份的办法就是不經过画商的手。所以他說声："好吧，再見！"就走掉，引得杜米特里欧倒不放心起来。

到了格林街时，他发現芙蕾已經出去了，而且晚上要回来很迟；她在倫敦还要住一个晚上。索米斯很扫兴，叫了一部馬車上車站，赶上四点钟火車回去了。

到家时大約六点钟光景。空气很悶，蚊蚋襲人，天上雷声轰轰。他拿了信上楼进了更衣室，把身上的倫敦灰尘刷刷干淨。

一批很无聊的信件。一張收据，一張芙蕾买东西的賬单。一份鏤刻展覽会的宣傳品。一封信开头写道：

先生，——我覚得有責任……

这准是什么求助或者更加討厌的信。他馬上看看后面的签字。沒有！他簡直不能相信，把信紙翻过来，四个角都找到了。由于不是公共人士，索米斯从来就沒有收到匿名信过；他的第一个心思是把信看作一件危险的东西撕掉；第二个心思是把它看作一件更危险的东西来看一下：

先生，——我覚得有責任告訴你一件和我无关的事：

---

① 約翰·克罗姆（一七六八——一八二一），英国风景画家，諾里奇画派的創始人和主要代表；他儿子約翰·拜尼·克罗姆也是画家，英国人因此称他为老克罗姆，以示区别。

② 蒙第齐里（一八二四——一八八六），法国画家，以善用色彩著称。

③ 奥古斯都·爱德汶·約翰（一八七八——一九六一），英国人象画家。

④ 杜米特里欧是西班牙或葡萄牙人。

你太太在和一个外国人在胡搞——

讀到最后几个字时，索米斯不由得停下来檢查一下信壳上面的邮戳。邮戳打得很难辨认，他看了半天只认出最后是 sea 字，中間有个 t 字。是采尔西嗎？不是！巴大西嗎？也許是的！他又看下去：

这些外国人全都是一样。全要不得。这个家伙每星期要和你太太碰两次面。这是我自己打听出来的——看見一个英国人受人欺侮，簡直使人发指。你留点神，看看我說的是不是事实。如果不是因为有一个混賬的外国人杂在里面，我也不会管这种閑事。

謹上

索米斯扔下这封信时的感觉，就象走进自己臥室，看見屋內到处爬的蟑螂。这种匿名的卑鄙行为使他一时觉得下流得叫人吃不消。可是更糟糕的是，自从那次星期天傍晚芙蕾指着下面在草地上漫步的普罗斯伯·普罗芳，說了那句"探头探脑的猫儿"之后，他一直就怀着这样的鬼胎。便是今天，他不是也为了这个緣故細細看了自己的遺囑和結婚贈与书嗎？而現在这个匿名的坏蛋，显然除掉发泄自己对外国人的气憤外并无任何好处，却把这件事情拎了出来，而索米斯本人則一直希望它蒙在鼓里。逼着他在他这样的年紀知道芙蕾母亲这样的事情，眞是可恨！他从地毯上把信拾起来，撕成两半，后来看見只有在折縫的地方还連在一起时，就不再撕，打开来重又讀了一遍。这时候他正在作出自己生平一个最重要的决定。他决不让自己弄得又出一次

丑。不来！不过这件事他决心解决一下——要考虑得极其明智周詳——一点不能損害到芙蕾的前途。主意打定以后，心里就踏实得多，于是着手盥洗起来。揩手时手有点抖。决不弄得丑声四溢，但是这种事情必須想个法子制止才是！他走进妻子的房間，站在室內四面看看。他根本沒有想到要搜索什么罪状，或者可以用来威胁她的东西。不会有的——她为人太实际了。派人偵察她行动，这个主意沒有出現就被他打消了——过去偵察的經驗他还記得很清楚。不来！他只有这封匿名坏蛋的破信，而这个人对他私生活的无耻侵犯使他痛恨万分。利用这封信来对付安耐特使他很倒口味，但是說不定要用到。芙蕾今天晚上不在家，眞是大幸！一下敲門的声音打断了他的痛苦思維。

“馬吉尔·孟特先生在楼下客厅里。你見嗎？”

“不見，”索米斯說，“等等。我下楼来。”

有点事情能使他脑子不想到这上面去也好！

馬吉尔·孟特穿了一套法兰絨衣服站在阳台上，抽着香烟。索米斯走上来时，他把香烟扔掉，一只手搔搔头发。

索米斯对这个年輕人的感情非常特别。按照旧式的标准，无疑是一个吃吃玩玩的、吊儿郎当的小伙子，可是不知怎样他那种随嘴发表意見的极端乐观派头却有它可喜的地方。

“請进，”他說，“吃过茶沒有？”

孟特走进来。

“我以为芙蕾总会回来了，先生；不过我很高兴她沒有在家。事情是这样，我——我簡直对她着了迷，簡直迷得不成样子，所以我想还是告訴你好些。先找父亲当然是旧式做法，不过我想你会原諒我的。我去找了我自己的爹，他說我如果就业的話，他就成全我的婚事。他事实上很贊成这件事。我跟他談到你那張

戈雅。”

“噢!”索米斯說,非常之冷淡。“他相当贊成嗎?”

“是啊,先生;你呢?”

索米斯淡淡地一笑。

“你知道,”孟特說,一面盘弄着草帽,头发、耳朵、眉毛好象激动得全都竪了起来;“一个人經过这次大战之后,就沒法子不赶快一点。”

“赶快一点結婚;然后又离婚,”索米斯慢吞吞地說。

“不会跟芙蕾离婚的,先生。你想想,如果你是我的話!”

索米斯清一下嗓子。这样說話倒相当动听。

“芙蕾年紀太輕了,”他說。

“呀! 不然,先生。我們現在都非常之老了。我參在我看来簡直是个十足的孩子; 他的头脑一絲一毫也沒有变。不过当然了,他是个从男爵;这就使他落后了。”

“从男爵,”索米斯跟着說一句;“这是什么?”

“从男爵,先生。有一天我也会成为一个从男爵。不过你知道,慢慢的我会熬过的①。”

“滾蛋,你把这件事情也熬过吧,”索米斯說。

小孟特央求說:“唉! 不行,先生。我非釘在这儿不可,否則就連个屁机会也沒有了。我想,无論如何,你总会让芙蕾自己做主的,你太太对我是中意的。”

“是嗎!”索米斯冷冷地說。

“你难不成眞的拒絕我嗎?”年輕人的样子显得非常沮丧,連索米斯都笑了。

---

① 孟特这話有引从男爵为耻之意。

"你也許觉得自己很老,"他說,"可是你給我的印象却是非常年輕。什么事情都呱啦呱啦的,并不說明你就成熟了。"

"好吧,先生;我在年龄上对你让步。不过为了表明我是一本正經——我已經找到工作了。"

"我听了很高兴。"

"我参加了一家出版社。老爷子出的資金。"

索米斯用手堵着自己的嘴——他几几乎說出"倒楣的出版社"来! 他一双灰色眼珠打量一下这个激动的年輕人。

"我并不討厌你,孟特先生,不过芙蕾是我的命。我的命——你知道嗎?"

"是的,先生,我知道;她对我也是如此。"

"这也許是的。不过我很高兴你告訴了我。現在我想再沒有什么可談的了。"

"我知道这要由她自己决定,先生。"

"我希望,要有个很长的时間才决定。"

"你有点潑人冷水,"孟特忽然說。

"的确,"索米斯說,"我的人生經历使我不大喜欢急于給人撮合。晚安,孟特先生。你的話我不預备让芙蕾知道。"

"噢!"孟特茫然地說。"为了她,我眞可以脑袋都不要。这个她清清楚楚知道。"

"大約是的。"索米斯伸出手来。瘋狂的一握,深深的一声叹气,接着不久是年輕人摩托車傳来的响声,使人仿佛看見了飞揚的尘土和跌断的骨头。

"这个年輕的一代!"他抑然想着,走到外面草地上来。园丁正割过草,草地上还聞得見新割的青草香——雷雨前的空气把一切气味都压到地面上来。天是一种淡紫的顏色——白楊树是

黑色。有两三条船在河上駛过,大約是在风雨欲来之前急急赶寻一处蔭蔽的地方。"晴了三天,"索米斯心里想,"就要来一次暴风雨!"安耐特哪里去了——很可能就跟那个家伙在一起——她还是个年輕女子呢! 奇怪,沒料到自己忽然有了这样的慈善心腸。他走进园中凉厅坐了下来。事实是——而且他也承认——芙蕾在他心里太重要了, 所以老婆就显得完全不重要了——完全不重要了;法国人——永远不过是一个情妇,而他在这类事情上早就淡了!奇怪的是,以索米斯这样一个天生注意生活有节和投資安全的人,在情感上却总是那样孤注一擲。先是伊琳——現在是芙蕾。他坐在凉厅里,隐隐意識到这一点,意識到这样非常危险。这种情感曾經一度使他身敗名裂过, 可是現在——現在却会救下他了! 他太爱芙蕾了,所以决不愿意再把事情鬧出去。如果他能够找到那个写匿名信的人,他就会教訓他一頓,叫他不要多管閑事,把他愿意留在潭底的污泥攪起来!……远远一道电光,一声低沉的雷声,大点的雨滴滴嗒嗒打到他头上的茅屋頂上。他置若罔聞,在一張制作粗野的小木几上划起来,用手指在尘积的几面上画出一个图案。芙蕾的前途啊!"我要她过得一帆风順,"他想,"在我这样年紀,别的全沒有道理。"人生——眞是个孤独的玩意儿!你有的东西永远不能为你所有。前門去虎,后門又来狼。什么事情都拿不准!他伸手把一簇擋着窗子的紅茶蘼摘下一朵来。花开花落——自然眞是个古怪的东西! 雷声震得轰轰隆隆, 沿着河向东推进,灰白色的电光在他眼中閃爍着;白楊树头被天空衬得又清晰又稠密,一陣傾盆大雨嘩嘩嘩落下来,把小凉厅就象罩了起来,而他坐在里面仍旧置若罔聞地想着。

风雨过后,他离开躲雨的小屋子,沿着湿徑走到河边。

河上来了两只天鵝,躲在芦葦丛里。这些天鵝他很熟悉,所

以站在河边观看它們，弯弯的白頸項、蛇一样怕人的鵝头，样子眞体面。“我要做的事情——可不大体面呢！”他想。然而这事还得对付掉，否則就会弄得更糟。現在已經快到晚飯时間，安耐特不管是上哪里去的，这时总該回来了；現在和她見面的时間愈来愈近，跟她讲些什么以及怎样一个讲法，倒愈来愈使他为难了。他心里有了一个新的可怕想法。假如她要求給她自由，跟那个家伙結婚呢！哼，如果她要，也不能給她。他当初娶她并不是为的这个。普罗斯伯·普罗芳的形象在他眼前徜徉着，使他放下心来。这人不是那种結婚的人！不是，不是！憤怒代替了一时的恐惧。“他最好不要跟我碰上，”他想。这个杂种代表——！可是普罗斯伯·普罗芳究竟代表什么呢？肯定說，不代表任何重要的东西。然而却代表世界上某种相当眞实的东西——摆脱掉鎖鏈的罪恶，探头探脑的幻灭！他代表安耐特从他嘴里听来的那句話：“我才不管！”一个宿命論者！一个大陆上的人——一个沒有国界的人——一个时代的产物！索米斯觉得更沒有比这几个字眼更罵得淋漓尽致的了。

两只天鵝掉过头来，眼睛掠过他自顾自向远处望去。其中一只輕輕噓了一声，摆一摆尾巴，就象有支舵在駕駛似的，轉身游走了。另一只也跟着游去。两个雪白的身体和昂揚的頸項在他眼中消逝，他向大房子走去。

安耐特已經在客厅里，穿上晚餐衣服；他上楼时一面想着：“漂亮人要做得漂亮。”漂亮！晚飯尽管数量恰当、口味极佳，可是进餐时除掉提到客厅窗帘和适才的暴风雨外，两个人簡直沒有什么話說。索米斯一口酒也沒有喝。飯后他隨她走进客厅，看見她坐在两扇落地窗中間长沙发上抽香烟，身体差不多笔直地向后靠起，穿一件低領的黑长裳，蹺着腿，藍眼睛半睜半閉；相当

丰满的紅嘴唇中間噴出縷縷青烟，栗色秀发上缠了一条絲带，腿上穿的是那种最薄的絲袜，頂高的高跟鞋，把足背露了出来。放在什么房間里都是一件漂亮的陈設！索米斯一只手揣着晚餐服口袋里那封撕开的信，說道：

“我要把窗子关起来；潮气太重了。”

关上窗子以后，他站在那里望望窗子旁边奶油色护壁板上挂的那張大卫·考克司①。

她脑子里在想些什么呢？他一生从来不懂得女子的心理——只有芙蕾是例外——而且連芙蕾也不总是懂得！他的心跳得很快。可是如果他立意要跟她說話，現在可是时候了。他轉过身来，掏出那封撕开的信。

“我收到这样一封信。”

她的眼睛睜大了，盯了他一眼，变得严厉起来。

索米斯把信递給她。

“撕破了，不过你可以看看。”他回身又去看那張大卫·考克司——一張海景，色調很好——但是气韵不够。“不知道那个家伙这时候在做些什么？”他想。“我还要叫他看点顏色呢。”他从眼角里瞄見安耐特僵硬地拿着信，睫毛和紧鎖的眉头都染得黑黑的，眼睛正来回看着信。她把信扔掉，微微聳一下肩膀，微笑說：

“卑鄙！”

“我很同意，”索米斯說；“不成体統。有这回事嗎？”

她一只牙齿紧咬着紅紅的下唇。“有又怎样呢？”

她眞是厚顏无耻！

“你难道只有这一句好說嗎？”

---

① 大卫·考克司（一七八三——一八五九），英国画家。

"当然不止。"

"那么你說呢!"

"有什么說头?"

索米斯冷冷地說:"那么你承认有了?"

"我承认个屁。你是个傻子才問。象你这样的人不应当問。这是危险的。"

索米斯在屋内兜了一圈,压制一下心头升起的怒火。

他走到她面前站着。"你可記得,"他說,"我娶你时你是什么情形? 飯店里一个管賬的。"

"你可記得我嫁你时还沒有你一半年紀?"

索米斯打断两个人相互怒視的目光,又去看那張大卫·考克司。

"我不打算斗嘴。我要你放弃这种——友誼。我完全是从芙蕾的利害着想。"

"啊! ——芙蕾!"

"对啊,"索米斯頑强地說;"芙蕾。她是我的女儿,也是你的女儿。"

"你承认这一点很不錯。"

"你預备不預备照我說的做呢?"

"我拒絕告訴你。"

"那么我就非叫你告訴我不可。"

安耐特微笑。

"不,索米斯,"她說。"你沒有办法的。不要讲了話后悔莫及。"

索米斯額上的青筋气得都暴了出来。他張开嘴想发泄一下怒气,可是——办不到。安耐特继續說:

"我答应你，再不会有这样的信寄来。这就够了。"

索米斯苦着一副臉。他有个感觉，好象被这个女人当作小孩子耍；而她过去还受到他的——連他也說不出来！

"两个人結了婚，而且象我們这样生活着，索米斯，最好相互不要嚕苏。把有些事情翻出来給人家看了笑話，这何苦来。所以，你还是安靜点吧；不是为的我——为你自己。你快老了；我还沒有呢。你把我变得非常之实际。"

索米斯的感觉就象是被人扼着脖子，一点透不过气来，这时木木然重复了一句：

"我要求你放弃这种友誼。"

"假如我不放弃呢？"

"那么——那么我就在遺嘱里把你的名字削掉。"

这話好象并不怎样生效。安耐特大笑起来。

"你会活得很久的，索米斯。"

"你——你是个坏女人，"索米斯忽然說。

安耐特聳聳肩膀。

"我不认为这样。的确，跟你生活在一起使我有些心都冷了；可是我不是个坏女人。我不过是——合乎人情。你想过之后也会跟我一样。"

"我要見这个人，"索米斯悻悻說，"警告他离开。"

"亲爱的，你眞可笑。你并不要我，你要我多少你都拿到了；而你却要其余的我象死人一样。我什么都不承认，但是索米斯，在我这个年紀，我却不准备做死人。我看你还是少嚕苏的好，我自己决不鬧出丑事来；决不鬧出来。現在我不打算再說，不管你怎样做法。"

她伸手从茶几上拿起一本法文小說，打开来。索米斯看着

她，心情激动得說不出話。一想到那个人簡直使他想要得到她，这一点正揭露了他們之間的关系，对于他这个性情不大接近內省哲学的人頗有点惊心。他沒有再讲一句話，就走出客厅，上楼到了画廊。一个人娶了法国女人，結果就落到如此！然而沒有她，也就不会有芙蕾。她总算是派了用場的。

“她說的对，”索米斯想；“我无法可想。我連这里面有沒有事儿都不知道。”自卫的本能警告他用木条把仓門釘好，把火头悶熄，不要闖出大禍来。除非一个人相信某件事情有什么不对头，它就并沒有什么不对头啊。

那天晚上，他进了她的房間。她接待他时完全是一副若无其事的派头，就象两个人沒有鬧过似的。回到自己的房間里，他感到一种古怪的平靜，如果一个人不愿意看見，他就用不着看見。而他并不愿意看見——将来也不愿意看見。看見了一点好处沒有——一点沒有！他打开抽屜，从香囊里取出一块手絹，和一只放了芙蕾照片的鏡框子。他向照片望了一会，就把照片抹下来，里面是另外那一个——伊琳的旧照片。他站在窗口凝視着照片时，一只猫头鷹嗚嗚叫了。猫头鷹嗚嗚叫，紅茶藨的顏色变得更加深，一陣菩提花的香气飄了过来。天哪！当年那是完全不同的一种心情啊！深情——旧恨！轉眼成尘！

第七章

琼插手进来

琼·福尔賽在齐夕克区泰晤士河边的那間画室里，有一天晚上来了一位客人；这人是个雕刻家，斯拉夫人，曾經在紐約住过，一个利己主义者而且沒有錢。他的一些作品正在这画室里展出，原因是这些作品太先进了，在别的地方还展不出来。他的鮮明的头发剪成女孩子一样的前刘海，衬出一張年輕的大顴骨的圓臉。七月六号那天晚上，波立斯·斯屈魯摩洛斯基开头表演得很不錯，象基督那样道貌岸然地一声不响，和那副仪表看去非常相称。琼认識他已經有三个星期，仍旧觉得他是个偉大天才的化身和未来的希望，是一顆駛进不理解艺术的西方的东方明星。在这天晚上以前，他談的一直都只是他对美国的印象——他才把这个国家的尘土从脚上跺下去。① 在他看来，美国这个国家不論哪个方面都太野蛮了，所以他几乎沒有卖掉一件作品，而且还被警察局看成嫌疑犯；据他說来，这个国家就不成其为一个民族，沒有自由、平等、博爱，沒有原則、傳統、眼光，沒有——总之一句話，沒有一个灵魂。他为了自己的前途永远离开了美国，而来到了这个唯一他能够生活得好的国家。琼在孤独的时候时常郁郁不乐地盘算到这个人，一面站在他的那些創作面前——簡

直怕人，可是一旦經他解釋之后，却那么有力，那么有象征性！这样一个人！一头鮮明的头发就象意大利早期繪画里神祇头上的圓光一样，而且一脑門子只有自己的天才，别人全不在眼下——当然这是辨别眞正天才的唯一标志——然而仍旧是这样的一个"可怜虫"，使琼的一顆温暖的心完全为他激动起来，連保尔·波斯特都几乎不在她心上了。她而且开始設法清出自己的画店，好把斯屈魯摩洛斯基的杰作陈列起来。可是她立刻就碰上困难。保尔·波斯特反对；伏斯波維基冷言冷語。她还沒有否认他們的天才，所以他們仍旧以天才的强調口气，要求她的画店至少还要延长六个星期。目前美国人仍在涌到，但是不久就要退去。这批美国人是他們的权利、他們的唯一希望、他們的救星——因为这个"渾蛋"的国家里誰都不关心艺术。琼在这次示威前屈服了。反正波立斯对美国人是深恶痛絕的，也不会介意他們从这批美国人身上尽量弄些油水。

那天晚上，琼把这个問題提出来和波立斯商量；在座的除掉那个中世紀素描画家汉納·霍布代和《新艺术家》杂志主編杰梅·包图格尔之外，并无别人。她提出来时，对波立斯忽然极端信任起来，而且尽管这么多年来和新艺术界一直在接触，这种信任也沒有能够在她慷慨热情的天性里干涸掉。波立斯有两分钟以上仍旧保持着那种基督似的沉默，可是后来看見琼的藍眼睛象猫儿摆动尾巴一样开始左張右望起来。他說，这是典型的英国派头；世界上最自私的国家；这是个吮吸别的国家血液的国家；它毁掉了爱尔兰人、印度人、埃及人、波尔人、緬甸人，毁掉

---

① 暗用《圣經》《馬太福音》第十章第十四节："凡不接待你們，不听你們話的人，你們离开那家或是那城的时候，就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

世界上一切优秀民族的头脑和心灵；这个横暴的、虛伪的英国！他来到这个国家之后，这完全在他意料之中；終年都是雾，人民全是做生意的，完全不懂得艺术，整个儿堕入謀利和最下等的唯物主义里。琼觉出汉納·霍布代低低說，“妙啊！妙啊！”杰梅·包图格尔在窃笑，自己臉漲得通紅，忽然气冲冲說道：

“那么你为什么来呢？我們又沒有請你。”

斯屈魯摩洛斯基过去和琼的接触，使他沒有料到她会說出这样話来，就伸手拿了一支香烟。

“英国从来不要一个理想家的，”他說。

可是琼心里的那种原始的英国气息被彻底攪动了；老乔里恩的正义感好象从九泉下升了起来。“你跑来吃我們的、住我們的，”她說，“現在又罵我們。你如果认为这是說老实話，我可不觉得。”

她現在才发現别人在她以前就已发現了的——就是天才虽則非常敏感，但是时常为一层厚皮遮盖着。斯屈魯摩洛斯基一張年輕而坦率的臉完全变做嗤笑的神情。

“吃你們的，住你們的，幷不；我拿的只是差欠我的——而且不过是十分之一的差欠。你将后悔讲出这种話来，福尔賽小姐。”

“不会，”琼說，“我决不。”

“哼！我們艺术家很懂得的，——你接納我們是为了尽量榨取我們。我不要你的任何东西。”他噴出一口琼的香烟。

琼感到这簡直是侮辱，她的决心象一陣冷风从紛乱的情緒中涌起来。“很好，那么你可以把你的东西拿走了。”

就在同一时候，她心里想：“可怜的孩子！他只住一个閣楼，很可能連雇汽車的錢都沒有呢。而且是当着这么多人；这簡直

嘔死人！”

小斯屈魯摩洛斯基使勁地搖搖头；他的头发又密又光，象一块金色板貼在头上，并不散下来。

“我可以什么都不需要，”他尖声說；“为了我的艺术，我时常逼得要这样活着。是你們資产阶級逼得我們花錢的。”

这些話就象鵝卵石一样打中琼的胸膛。她为艺术做了这么多事情，这样关心艺术界和它的那些可怜虫，这样把他們的困难看作是自己的困难，却落到一个資产阶級。她正在竭力找寻适当的字眼时，門开了，她的奥地利女佣低声說：

“小姐，一位年輕女客人要見你。”

“在哪儿？”

“在小飯室里①。”

琼把波立斯·斯屈魯摩洛斯基、汉納·霍布代、杰梅·包图格尔挨次看了一眼，一句話不說，走了出去，神情甚为激动。进了“小飯室”时，她看見那位年輕女客人原来是芙蕾——看上去很美，虽則蒼白一点。在这样一个幻想破灭的时刻，一个至亲骨肉的可怜虫对琼說来是受欢迎的，从本能上觉得这是很好的順势疗法。

这孩子跑来当然是为了乔恩；如果不然，至少是想从她嘴里打听出一点事情。而琼在这个时刻所感到唯一受得了的事情便是帮助人。

“你还記得上这儿来玩，”她說。

“是啊，这房子眞是小巧玲瓏得很！不过你如果有客人的話，可不要为我耽擱。”

---

① 这是表示奥国女僕不会說英文，直接根据本国語称“飯室”而不称餐室。

"毫无关系,"琼說。"我預备让他們自己回味一下。你来是为了乔恩的事嗎?"

"你說过你认为应当把事情告訴我們。現在我已經打听出来了。"

"哦!"琼茫然說。"不大好听吧,是不是?"

两人正站在琼用餐的那張小桌子的两头,桌上沒有东西。一只花瓶插滿了冰島罌粟; 芙蕾抬起手用一只戴了手套的指头碰一碰这些花。琼看見她穿了一件新里新气的衣服,臀部做得縐起,膝盖以下束得很紧,忽然喜欢起来——麻青色,顏色很爱人呢。

"她眞象一張画。"琼想。这間小房間,白粉刷的墻壁,地板和壁炉都是旧粉紅磚头砌的,黑色的漆,格子窗斜照进太阳最后的光綫,衬上这样一个年輕女子,一張淡黃的、双眉微蹙的臉,——小房間看上去从来沒有这样漂亮过。她忽然想起当年自己傾心菲力普·波辛尼时,长得多么漂亮,現在想来如在目前,而波辛尼,她那个死去的情人,和她断絕以后,就使伊琳和这个女孩子父亲的結合永远破裂了。这个芙蕾也知道嗎?

"那么,"她說,"你預备怎么办呢?"

芙蕾等了几秒钟,方才回答。

"我不要使乔恩痛苦。我一定要跟他再見一次面,把这件事情結束掉。"

"你預备把事情結束掉!"

"除此还有什么法子?"

琼忽然觉得这个女孩子太沒有种了,簡直使人无法忍受。

"我想你做得对的,"她說。"我知道我父亲也是这样看的;不过——我自己决不会做出这样事情来。我就不能这样算了。"

这孩子的神态多么自如,多么詭譎;她的声音听上去多么不

带情感啊！

“人家会当作我爱上他呢。”

“你沒有嗎？”

芙蕾聳聳肩膀。“我早知道就好了。”琼想；“她是索米斯的女儿啊——这个家伙！可是——乔恩呢！”

“那么你找我做什么呢？”琼問，感到有点厌恶。

“我能不能在乔恩上好丽家去之前，在你这儿和他見見呢？你今晚若能写个条子給他，他就会来的。这事之后，你不妨悄悄让罗宾山那边知道事情已經过去，他們用不着把乔恩母亲的事情告訴他了。”

“好的！”琼突然說。“我現在就写，你拿去寄掉。明天下午两点半。我自己不会在家的。”

她在屋角一張小书桌旁边坐下。便条写好之后，她回轉头来，看見芙蕾仍旧用一只戴了手套的指头碰那些罌粟。

琼把邮票用舌头舐了一下。“信写好了。当然，如果你沒有爱上他，那就沒有什么可談的了。乔恩算是运气。”

芙蕾接过信。“多謝你！”

“冷心腸的小賤人！”琼想。乔恩，她父亲的儿子，爱上她，而沒有被——沒有被索米斯的女儿爱上！眞是失面子！

“沒有别的事嗎？”

芙蕾点点头；她搖摆着腰肢向門口走去时，衣服的縐边搖晃着。

“再見！”

“再見！……时髦的小东西！”琼咕噜着，一面关上門。“这种人家！”当她大踏步走回画室时，波立斯·斯屈魯摩洛斯基已經恢复了他的基督式沉默，杰梅·包图格尔正在把什么人都罵到，

只有那一群出錢給他办《新艺术家》的人算是除外。他罵的人里面包括伊立克·考柏萊和另外几个"可怜虫"天才，这些过去在不同的时候都曾經在琼的資助和捧場的剧目单上占首位的。琼感到一陣无聊和厌恶，走过去打开窗子，让河上的清风把那些吱吱喳喳的声音吹掉。

可是最后当杰梅·包图格尔罵完了，和汉納·霍布代一同走掉之后，她又坐下来，象个母亲一样安慰了小波立斯·斯屈魯摩洛斯基半小时之久，答应他让这次美国热浪再延长一个月；所以波立斯走时头上的圓光非常之整齐。"尽管这样子，"琼想，"波立斯还是了不起的。"

第 八 章

背 城 借 一

当你知道人人的手都向你举起的时候，对于某些人說来，你反会感到一种道德上的解放。芙蕾离开琼的房子，一点不感到良心的責备。她看出这位小堂姊的藍眼睛含有譴責和憤恨，反而很高兴自己騙了她，一面又鄙視她，因为这个年长的理想主义者并沒有看出她的心意所在。

結束，才不会呢！她不久就要使他們全都看出她不过剛剛开始。她坐在公共汽車頂上[①]回美菲尔区时，自己在微笑。可是一陣陣的預測和焦虑把她臉上的微笑挤掉了。她能不能使乔恩听她調度呢？她已經决心背城借一了，可是能不能使他也这样做呢？她知道事情的眞相和曠日持久的眞正危險——他两者都不知道；这就有天淵之别。

“假如我告訴了他，”她想；“会不会眞正更有把握些呢？”这个丑恶的命运絲毫沒有权利破坏他們的爱情；他非认識到这一点不可！决不能让命运来破坏他們的爱情！人对于既成事实总是經过一个时期才接受的！这一点哲学見解，以她的年紀而論，应当是相当深刻，可是她轉到另一个不大带哲学意味的想法上去。如果她說服乔恩赶快和她秘密結婚，然而事后发現她早就

知道事情的眞相，那会是怎样情形呢？乔恩最恨人支吾其辞呀。那么告訴他是不是会好些呢？可是一想起他母亲那張臉来，芙蕾又冷了半截。她实在害怕。他母亲有力量能制服他；也許比她的力量还大。誰說得了？这个危險太大了。这些出于本能的打算使她想得完全出神了，以至公共汽車已經开过格林街，把她一直带到雷慈旅館。她下了公共汽車，沿着格林公园步行回来。暴雨把所有的树木都洗滌过；現在树上还滴着水。大滴的雨水不絕落到她衣服的縐边上。为了避免把衣服弄湿，芙蕾就迎着伊昔姆俱乐部走到馬路对面来。这时她碰巧抬头望一下，看見普罗芳先生和一个身材高大的人正坐在拱窗前面。到格林街轉弯时，她听見后面有人喚她，回头看見"那个探头探脑的人"赶上来。他摘下帽子——一頂刷亮的圓頂帽，正是她特别厌恶的那一种。

"你好！福尔西小姐。有什么小事我可以效劳嗎？"

"有的，你走到馬路对面去。"

"哎呀！你为什么不喜欢我呢？"

"是嗎？"

"好象是的。"

"好吧，那是因为你使我覚得人活在世上不值得。"

普罗芳先生笑了。

"你听我說，福尔西小姐，你别愁。不要紧的。沒有一件事情是持久的。"

"反正对我說来，"芙蕾高声說，"事情是持久的——尤其是喜欢和不喜欢。"

---

① 指双层公共汽車的上面一层。

"哦，这可使我有点点不快乐了。"

"我还以为沒有一件事情会使你快乐或者不快乐呢。"

"我不喜欢弄得别人生气。我要駕游艇走了。"

芙蕾望望他，吃了一惊。

"上哪儿去？"

"到南洋或者别处作一次小小旅行，"普罗芳先生說。

芙蕾感到松了一口气，同时象受到侮辱。显然他的意思是說跟她母亲拆伙了。他竟然敢于有伙可拆，而且竟然敢于拆！

"晚安，福尔西小姐！替我向达尔第太太致意。我其实并不那样坏。晚安！"芙蕾扔下他走了，由他站在那儿，把帽子抬了起来。她悄悄回顾一下，看見他漫步向俱乐部走回去——穿得一身整洁，但是步履很沉重。

"他連爱都不能有信心，"芙蕾想。"媽怎么办呢？"

那天夜里，她做了无限的梦，做得非常不好受；起来时，她覚得渾身无力，而且沒有睡好，可是立刻就抱着一本《惠太克年鉴》①研究起来。一个福尔賽总是本能地覚得事实是任何尷尬局面的决定因素。她說不定能克服乔恩的偏見，但是如果沒有什么固定手續来实現他們的殊死决心，那就等于什么都沒有做。她从这部宝貴的大书里获悉他們两个人都必須到达二十一岁；不然的話就得有某些人的同意，这当然是不可能得到的；接着她就迷失在关于結婚許可証、結婚証书、結婚启事、結婚管轄区的說明里，最后碰上了"伪証"条。可是这毫无道理！誰会在乎他們两情相爱地結婚而虚报年龄呢！早飯她簡直沒有吃什么，飯后又翻起《年鉴》来。她越研究越感到沒有把握；后来，随便翻

① 一种近于日用百科全书的参考书。

翻，被她翻到苏格兰部分。在苏格兰，人們可以完全不通过上面那一套无聊的手續就可以結婚。她只需要到苏格兰去住上二十一天，然后乔恩就可以到苏格兰来，那时他們就当着两个人宣布他們結了婚。不但如此——他們就算是結婚了！这个办法好得多；她立刻就盘算起自己的同学来。她有个叫瑪丽·兰姆的同学住在爱丁堡，人很"够朋友！"瑪丽还有个哥哥。她可以住在瑪丽家里，她和她哥哥就可以做証人。她满知道有些女孩子会认为这一切全都不必要，她跟乔恩只要一同出去度一个周末，然后跟自己家里人說："我們天然已經結婚了，所以在法律上現在也必然是結婚了。"但是芙蕾是个福尔賽，很能觉出这种做法不大可靠，也很怕看見她父亲听到上面一番話之后的臉色。还有，她也不相信乔恩肯这样做；他对她很敬重，决不能使他瞧不起自己。不行！瑪丽·兰姆那一着比較好，而且目前正是上苏格兰的季节。現在她寬心了一点，就收拾起东西，避开她姑姑，搭上一部公共汽車到了齐夕克区。她来得太早了，所以上植物园去逛逛。在那些花床、釘了木牌的树木和广闊的草地中間，她簡直平靜不下来；她吃了些鯡魚醬三明治和一杯咖啡算是午飯，就回到齐夕克区，按按琼的門鈴。那个奥地利女佣領她进了那間"小飯室"。这时她明白到自己和乔恩将要决定的是一种什么事情，就对乔恩十倍地想念起来，好象自己孩提时有一件容易割破手或者油漆有毒的玩具，人家要从她手里拿走似的。如果她不能如愿以償，永远把乔恩弄到手，她觉得自己簡直要餓死了。她非想尽方法把他弄到手不可！粉紅磚壁炉上面挂了一面模糊的圓鏡子，玻璃已經很旧了。她站在那里望望鏡子里照出自己的影子，臉色蒼白，眼睛下面有道黑圈；她的神經不絕地感到微微震栗。后来她听到門鈴响，悄悄走到窗口，看見乔恩站在进門阶

台上，抹着自己的头发和嘴唇，好象他也竭力在压制心情的振奋。

室内原有两張草垫椅子；她正坐在一張椅子上，背朝着門；乔恩进来时，她立刻就說：

“乔恩，你坐下，我要談談正經事情。”

乔恩坐在她旁边的桌子上，她看也不看他就继續說道：

“你假如不想放弃我的話，我們非結婚不可。”

乔恩抽进一口气。

“为什么？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嗎？”

“沒有，不过我觉得罗宾山不对头，我家里人也不对头。”

“可是——”乔恩囁嚅說，“在罗宾山——情形非常平靜——而且他們跟我什么話都沒有說。”

“可是他們决心要阻止我們。你母亲的那張臉很看得出。我父亲的臉色也是一样。”

“你后来見过他嗎？”

芙蕾点点头。一点儿附带的說謊有什么关系。

“可是，”乔恩急切地說，“我不懂得，經过了这么多年，他們怎么还会有这样想法。”

芙蕾抬头把他看看。

“也許你并不眞正爱我。”

“并不眞正爱你！怎么——我——”

“爱我你就先把我弄到手。”

“不給他們知道？”

“事后再让他們知道。”

乔恩不作声。她第一次看見他不过在两个月前，可是現在他看上去要比两个月前老得多了——足足老了两年！

"这会叫媽非常伤心的,"他說。

芙蕾把手抽开。

"你得在我們两个中間决定一个。"

乔恩从桌子上滑下来,跪在她面前。

"可是为什么不告訴他們呢? 他們并不能眞正阻止我們呀,芙蕾!"

"他們能! 我告訴你,他們能。"

"怎样阻止呢?"

"我們是完全不能自立的——他們可以使用金錢压力,和其他种种压力。乔恩,我是忍耐不了的。"

"可是这样做岂不是欺騙他們?"

芙蕾站起来。

"你并不眞正的爱我,否則的話你就会毫不迟疑。'不敢把事情揭出来……就是畏首畏尾'①。"

乔恩抬手挽着她的腰,把她硬拉着重又坐下。她急促地又說下去:

"我全計划好了。我們只要上苏格兰去走一趟。等我們結了婚,他們就会很快妥协。人总是会向事实妥协的。你懂得嗎,乔恩?"

"可是这使他們多么伤心!"

原来他宁可使她伤心,不愿使他家里人伤心!"那么好吧;你

---

① 引用英国蒙特罗斯侯爵《我的爱和唯一爱》一詩,意譯如下:

"不敢把事情揭出来,
成就成,不成就失敗,
他就是畏首畏尾,
或者是一个胆小鬼。"

放我走。”

乔恩站起来，用脊背抵着門。

“我想你也許做得对的，”他說得很慢；“不过我要想过。”

她看得出他心里感情在沸騰。可是表現不出来；而她也根本不想帮他說出。这时候她簡直恨自己，而且差不多連他也恨起来。为了保全他們两个人的爱情，为什么事事都要落到她身上来呢？这不公平。接着她看見他眼睛里的神情，又是爱又是窘。

“不要这副样子！我不过是不想失掉你，乔恩。”

“只要你要我，你就不会失掉我。”

“唉，会的，我会失掉你的。”

乔恩双手搭着她的肩膀。

“芙蕾，你是不是知道什么事情沒有告訴我呢？”

这話問得直截了当，她就怕的这个。她眼光笔直地望着他，回答說：“沒有。”这一来她連个退路都沒有了；可是只要能得到他，这又算什么呢？他会原諒她的。她双臂摟着他的脖子，吻他的嘴唇。她在得手了！他的身体抵着她；从他跳动的心房和閉上的眼睛，她能感到自己正在得手。“我要我們的爱情落实——落实！”她悄声說。“答应我！”

乔恩沒有回答。臉上虽則毫无表情，可是看得出心緒极端煩乱。終于他說：

“这就象給了他們当头一棒。我得想一下，芙蕾。我的确非想一下不可。”

芙蕾掙开他的摟抱。

“哦！很好！”忽然間失望、羞愧和高度紧張使她禁不住哭了出来。接着是极端苦痛的五分钟。乔恩是說不尽的悔恨和温柔；

可是他并沒有答应她。她尽管想叫，“那么很好，你既然不是眞正爱我——再見，”可是不敢叫出来。她从小就是任性慣了，現在却受制于一个这样年輕、这样温柔、这样专情的乔恩，使她既惶惑又詫异。她想把他从身边推开，装出憤怒和冷淡，看有什么用处，可是她仍旧不敢。她意識到自己是在用計驅使他盲目地去做一件不可挽回的事，这种意識把一切都冲淡了——她的憤怒、热情全都不大象从心里发出来的；便是接吻也不如她原来向往的那样迷人了。这一場疾风暴雨的小約会竟然弄得毫无結果。

“你要来点茶嗎，小姐?”

芙蕾推开乔恩，回答說：

“不要——不要，謝謝你！我就要走了。”

乔恩还沒有来得及拦止，她已經走了。

她悄悄走着，一面揩着火燙的、泪漬的臉，人又怕，又气，非常难受。她把乔恩激得那样厉害，可是他什么也沒有答应，一点具体安排沒有！可是前途越是沒把握，越是危机重重，“占有意志”的触須就越发钻进她內心的深处——就象深嵌在肉里的扁虱一样！

格林街一个人也沒有。維妮佛梨德和伊摩根去看話剧去了；这戏有些人說是寓意性质的，有些人又說“你知道嗎，很紧張呢。”維妮佛梨德和伊摩根就是因为别人这些談論才去看的。芙蕾接着就上巴丁登車站去。西德萊登的磚窑和晚麦田那边的空气从車窗里吹进来，拂着她仍旧火燙的面頰。过去好象是随手可摘的花朵，現在却变得长滿尖刺了。但是在一串花穗最上面的那朵金色花朵对于她的坚韧性格說来，却变得更加美丽、更加令人动心了。

第 九 章

种 下 禍 胎

抵家时，芙蕾发現家里空气非常特别，連她自己私生活周圍的迷雾都戳破了。她母亲在呆呆出神，簡直对她不瞅不睬；她父亲在葡萄藤温室里生悶气。两个人誰也一句話沒有。“是为了我的事情嗎？”芙蕾想，“还是为了普罗芳？”她問母亲：

“爹怎么啦？”

她母亲只聳一下肩膀，算是回答。

她問父亲：

“媽怎么啦？”

她父亲回答說：

“怎么啦？应当怎么？”就狠狠看了她一眼。

“我想起来了，”芙蕾低声說，“普罗芳先生要坐游艇去作一次小小旅行，上南洋去。”

索米斯把一枝沒有結果子的葡萄藤仔細端詳着。

“这棵藤长坏了，”他說，“小孟特上这儿来过。他問了我一点你的事情。”

“哦！爹，你觉得他怎么样？”

“他——他是个时代的产儿——跟所有那些年輕人一样。”

"亲爱的，你在他这样年紀时是什么样子?"

索米斯獰笑一下。

"我們都出去工作，并不到处晃膀子——乱跑啊，开汽車啊，談爱情啊。"

"你談过爱情沒有?"

她問这句話时避免正眼望他，可是瞧得很清楚：索米斯蒼白的臉紅了起来，两道花白的眉毛皺着，里面还夹有一些黑的。

"我沒有时間拈花惹草的，也不喜欢。"

"也許你有过一种崇高的感情呢。"

索米斯带有深意地看了她一下。

"如果你想知道的話，是有的，而且对我很有好处。"他走开了，沿着那些热水管子走去。芙蕾跼着脚悄悄跟在后面。

"告訴告訴我呢，爹!"

索米斯的态度变得非常安靜。

"你这样年紀要知道这些事情做什么呢?"

"她还在嗎?"

他点点头。

"結婚了嗎?"

"是的。"

"那是乔恩·福尔賽的母亲，是不是? 而且她是你的第一个妻子。"

这話是凭一剎那的直觉說出的。他反对自己和乔恩一准是由于他耽心自己知道这件伤害他自尊心的往事。可是話說出后，却使她吃了一惊。一个年紀这样大、心情这样平靜的人会象当头棒击那样縮一下，而且声音里面含有那样强烈的痛苦，眞是想不到。

"誰告訴你的？如果你姑姑……！我不愿意人家談这件事，我受不了。"

"可是，亲爱的，"芙蕾說，非常温柔地，"这是多久以前的事了。"

"不管多久不多久，我——"

芙蕾站在那里拍拍他的胳臂。

"我曾經想法子忘掉，"他忽然說；"我不愿意有人提起。"接着，就象发泄一股长久蘊藏在胸中的怨气似的，他又說："在这些年头，人們是不了解的。崇高的感情，眞的！誰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我知道，"芙蕾說，几几乎象耳語一样。

索米斯原是背向着她，这时突然轉过身来。

"你說的什么——象你这样大的一个孩子！"

"也許我遺傳了你的崇高感情呢，爹。"

"什么？"

"你知道，我爱她的儿子。"

索米斯的臉色就象白紙一样，而且她知道自己的臉色也一样白。两个人在炎蒸的高热中相互瞠視着，空气中散布着泥土、一盆盆綉球花和生长得很快的葡萄藤的濃香。

"这眞荒唐，"索米斯从干燥的嘴唇中間終于迸出了这一句。

芙蕾的嘴唇几几乎沒有动，輕声說：

"爹，你不要生气。我自己也沒有办法。"

可是她看出他并沒有生气；只是害怕，非常之害怕。

"我还以为你这种蠢念头，"他断断續續地說，"已經完全忘掉了呢。"

"唉，沒有忘掉！而且比从前增加了十倍。"

索米斯踢一下热水管。这一可憫的动作感动了她，因为她并不怕父亲——一点也不怕。

“最亲爱的！”她說。“你知道，事情避免不了，就避免不了。”

“避免不了！”索米斯跟着說了一句。“你不知道你說些什么。那个男孩子你告訴他沒有？”

她的两頰突然漲得緋紅。

“还沒有。”

他已經又轉过身去，一只肩膀微微聳起，站在那里盯着一处热水管接榫的地方看。

“这事使我非常厌恶，”他忽然說；“再沒有什么事情更使我厌恶的了。那个家伙的儿子！簡直——簡直——渾蛋！”

芙蕾注意到，几乎是不自觉地，他并沒有說“那个女人的儿子”；她的直觉又开始活动了。

难道那种崇高感情的殘魂还逗留在他心田的某一角嗎？

她一只手伸到他胳臂下面。

“乔恩的父亲已經很老了，而且身体很不好；我見过他。”

“你——？”

“对，我随乔恩去的；他們两个人我都看見了。”

“那么，他們跟你說些什么呢？”

“什么都沒有說。他們很客气。”

“他們会的。”他重又研究热水管的接榫起来，后来忽然說：

“我得想过——今天晚上再跟你談。”

她知道目前只能到此为止，就悄悄走开，丢下索米斯继續望着热水管的接榫。她信步进了果园，走在那些黑莓和紅醋栗中間，也沒有心思摘果子吃。两个月前——她的心情多么輕松啊！甚至两天以前，在普罗芳告訴她这件秘密之前——她的心情也

还是輕松的。現在她觉得自己就象落在网罟里，无法自拔——感情、既得权利、压制与反抗、爱与恨，全都交織在一起。在这阴暗的失意时刻，連她这样一个遇事死也不放手的人，也觉得走投无路了。怎样办呢——怎样去左右和扭轉客观事物，使它服从自己的意志，并且滿足自己的心愿呢！忽然間，就在高高的黃楊籬笆的轉角上，她迎头撞上自己的母亲，路走得很快，手里拿着一封打开的信。她的胸口起伏着，眼睛睜得多大，两頰緋紅。芙蕾立刻想道："游艇的事情啊！可怜的母亲！"

安耐特惊异地狠狠看了她一眼，就說：

"我头痛。"

"我眞替你难过，媽。"

"嗯，对啊！你跟你父亲——难过！"

"可是，媽——我是眞的。我知道头痛是什么滋味。"

安耐特惊异的眼睛睜得多大，連上眼白都显出来了。

"可怜的不懂事的孩子！"她說。

她母亲——平时那样的鎮靜，那样的現实——竟然会这副形相，而且說出这种話来！这使人不禁心惊！她父亲，她母亲，她自己，都变得这样子！然而两个月前，这一家人好象世界上的什么都应有尽有了。

安耐特把手里的信团了起来。芙蕾知道自己只好装作沒看見。

"媽，可不可以让我給你的头痛想想法子？"

安耐特摇摇那顆痛头，扭着身子走开了。

"眞殘忍！"芙蕾想，"可是我很高兴！那个男人！这些男人跑来探头探脑做什么，攪得什么都不对头！我想他是对她膩味了。他有什么資格对我母亲膩味？有什么資格！"这种想法很自然，又

很古怪，使她不禁噗哧笑出声来。

当然，她应当高兴，可是究竟有什么值得高兴的呢？她父亲并不眞正在乎！她母亲也許在乎。她走进果树园，在一棵櫻桃树下坐下来。微风在高枝上叹息着；从綠蔭中望出去的蓝天非常之藍，天上的白云又非常之白——这些厚厚的白云几乎一直是河上景色的点綴。蜜蜂在风吹不到的树蔭里，发出輕柔的嗡嗡声，果树在滋潤的草地上投出濃密的影子——这些果树都是她父亲二十五年前种的。园中差不多寂无鳥声，連鵪鴣鳥也噤声了，只有斑鳩还咕咕叫着。微风的吹拂、蜜蜂的嗡嗡声和斑鳩的叫喚織成一片盛夏气氛，使她的激动心情不久便安靜一点。她抱着膝盖，开始策划起来。她非得使父亲支持她不可。只要她能够快乐，他有什么看不开的呢？他眞正关心的就是她的未来；这一点如果不懂得，她就是白活了十九年。所以她只需要使他相信她沒有乔恩就活不下去。他认为这簡直荒唐。老年人多么愚蠢啊，总以为自己懂得年輕人的心情似的！他不是供认自己年輕的时候恋爱，有一种崇高的感情嗎？他应当了解！她想："他为我积攢了这許多錢，可是这有什么用呢，如果我不能快乐的話？錢，以及所有錢买得了的东西，并不能給人快乐。只有爱情能够。这个果园里的牛眼菊，使果园有时候看上去那样带有梦意，开得又潑皮又快乐，这些才算抓着了青春呢。"

"他們就不应当給我起这样一个花草的名字，"她思量着，"如果他們不打算让我抓着青春和及时享乐的話。"眞正的障碍，諸如貧穷、疾病，并不存在，只是感情在作梗，一个从过去不快乐日子带来的鬼影！乔恩說得对。这些年紀大的人，他們就不愿意你生活下去。他們做錯了事，作了孽，却要他們的儿女继續还債还下去！风息了；蚊蚋开始叮人。她站起来，摘了一朵忍冬，

进屋子去了。

那天晚上很热。芙蕾和她母亲都穿上低領口的薄薄的灰白衣服。晚飯桌上的花也是灰白的。芙蕾特别感觉到什么都是灰溜溜的;她父亲的臉,她母亲的肩头;灰溜溜的木板墙壁,灰溜溜的灰絲絨地毯,灯罩,甚至湯也是灰色的。屋子里一块顏色都看不見,連灰玻璃杯里的酒也沒有顏色,因为沒有人喝它。眼睛望去不是灰色,便是黑色——她父亲的衣服,男管家的衣服,自己那头筋疲力尽地躺在窗子口的猎狗,和带有奶色图案的黑窗帘。一只蛾子飞了进来,連蛾子也是灰色。一頓在悶热中的牛殯仪似的晚飯吃得闃靜无声。

当她随着母亲走出去时,她父亲喊她回来。

她挨着他靠桌子坐下来,从头发上取下那朵忍冬花,凑着鼻子聞聞。

"我在想,"他說。

"怎样呢,亲爱的?"

"我讲話使我感到极端痛苦,可是沒有办法不說。我不知道你懂得不懂得你对我是多么宝貝——我从来沒有談过,觉得沒有必要;不过——你就是我的一切。你母亲——"他停頓一下,眼睛盯着威尼斯玻璃的洗指碗望。

"怎样呢?"

"我只有你一个生活指望。自从你生下以后,我就沒有——沒有喜欢过任何别的东西。"

"我知道,"芙蕾輕声說。

索米斯舐了舐嘴唇。

"你也許以为这件事我可以給你打开僵局,安排得好好的。你錯了。我——我一点办法沒有。"

芙蕾沒有开口。

"我的个人感情姑且不談，"索米斯以更加坚决一点的口气說下去，"我不管怎样說，那两个也是不买賬的。他們——他們恨我，正如人們总是恨他們伤害过的人一样。"

"可是他——乔恩——"

"他是他們的亲骨肉，她的唯一的儿子。可能她宝貝他跟我宝貝你一样。这是个致命伤。"

"不是的，"芙蕾叫，"爹，不是的！"

索米斯往后靠起，一副灰溜溜的忍耐神气，就好象打定主意不流露任何情感似的。

"你听着，"他說。"你是以两个月——两个月的感情来对抗三十五年的仇恨！你想你会有多大的希望？两个月——而且是你的初恋，不过五六次会面，几次談話和散步，几次接吻——来对抗，对抗你无从想象的，任何人不亲身經历都不能想象的仇恨。芙蕾，放理智一点吧！这簡直是瘋狂透頂了！"

芙蕾把那朵忍冬一点一点地批碎掉。

"瘋狂的是让过去毀掉一切。我們管过去什么？这是我們的生命，不是你們的。"

索米斯抬起手遮着前額，芙蕾忽然看見額上亮晶晶的汗水。

"你是誰的孩子？"他說。"他又是誰的孩子？現在是和过去联着的，未来也是和現在，和过去联着的。你沒法逃避得了。"

她从来沒有听見索米斯談过哲学，虽則自己很激动，但仍然深深感动了；她两肘撑着桌子，手托着下巴。

"可是，爹，你想想实际情形。我們两个人相爱。錢又是那么多，除掉感情上的障碍，任何阻碍都沒有。爹，让我們把过去埋葬掉吧。"

他的回答只是一声叹息。

"而且，"芙蕾温和地說，"你阻止不了我們。"

"我想，"索米斯說，"如果能由我作主的話，我就不会想到要阻止你；我知道，为了保持你的感情，有些事情只好容忍。可是事情并不操在我手里。我要你了解的就是这个，免得将来后悔莫及。如果你继續认为你可以随心所欲，而且鼓励这种想法，等到你发現自己无能为力时，你受到的打击就要重得多。"

"唉！"芙蕾叫，"你帮帮忙呢，爹；你知道你是帮得了我的忙的。"

索米斯猛然做了一个否定的手势。

"我？"他恨恨地說。"帮得了你的忙？我是障碍——恰恰是原因和障碍①——是不是那句老話？你眞是我的女儿。"

他站起来。

"禍胎已經种下了。你再要固执下去，那就只能怪你自己。唉！不要傻啊，我的孩子——我的唯一的孩子！"

芙蕾用前額抵着父亲的肩膀。

她的心情簡直激动到了极点。可是露出来也沒有用！毫无用处！她丢下父亲，走到屋外的暝色中，五心煩乱，可是仍旧不服。她脑子里的一切都是縹縹緲緲、昏昏糊糊的，就象园子里的那些黑影子一样——只有占有的意志仍旧清楚。一棵白楊树刺破暗藍色的天空，碰到一顆白星。露水打湿了她的鞋子，使她的裸肩感到寒意。她走到河边，河面已經暗了下来；她站在那里凝望水上的一痕月光。忽然間，她鼻子里聞到烟草的味道，同时河

① 引自《祈禱书》婚姻章："如果你們知道这两个人为什么不能在神圣婚姻中結合的原因，或者障碍，你們应說了出来。"

边钻出一个穿白衣服的人来，就象是月亮里掉下来的。原来是小孟特穿了一身白法兰絨的衣服，站在自己的小船里。她听見香烟头丢在水里吱了一声。

“芙蕾，”孟特的声音說，“可怜可怜一个倒楣蛋吧。我等了你好几个钟点了。”

“为什么？”

“你上我的小船来！”

“我不来。”

“为什么不来？”

“我又不是水神。”

“你难道一点风流都不懂？不要摩登呀，芙蕾！”

他在小徑上出現，离她只有一碼远。

“走开！”

“芙蕾，我爱你。芙蕾！”

芙蕾发出一声短笑。

“等我心里沒有愿望的时候，你再来吧。”她說。

“你有什么愿望？”

“你另外問个問題。”

“芙蕾，”孟特說，声音听上去很古怪，“别拿我开玩笑！連解剖的狗在开刀之前也应当好好对待。”

芙蕾搖搖头；可是嘴唇却在抖。

“你不应該吓我一跳。給我一枝香烟。”

孟特給了她一枝，替她点上，又給自己点上一枝。

“我不想談廢話，”他說，“可是請你想象一下过去所有的爱人談过的所有廢話，而把我的特殊廢話也加了进去。”

“謝謝你，我已經想象过了。晚安！”

在一棵被月光照白的刺球花影子里，两个人有这么一刹那面对面望着，两枝香烟的烟气在他們中間溶混到一起。

"'馬吉尔·孟特'：落选了？"他說。芙蕾毅然轉身向大房子走去。在草地上她駐足回顾一下。馬吉尔·孟特正在把胳臂揮得老高的；她能望見他正在用胳臂打自己的头；然后又向月光照着的刺球花招手。她勉强听得見他的声音。"好好！"芙蕾抖擻一下身子。她自己的心事太重了，也顾不了他。到了阳台上，她猛然又停下来。她母亲正坐在客厅里写字台那儿，就只有她一个人。脸上的表情也沒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只是板得厉害。可是样子看上去非常惨！芙蕾上了楼。在自己房門口又停下来。她能听見自己父亲在画廊里走来走去，走来走去。

"眞是孟特說的好好！"她想。"唉，乔恩啊！"

第十章

下决心

芙蕾走掉以后，乔恩笔直地盯着奥国女佣望。她是一个瘦削的妇人，一張黃臉带着关切的神气，說明这个女人曾經目睹人生曾經有过的一切小幸福都一一从她身边溜了过去。

“不吃茶嗎？”她問。

乔恩觉出她的声音带有失望，就低声說：

“不吃，眞的不吃；多謝。”

“来一点吧——已經泡好了。来点茶，和一枝香烟。”

芙蕾走了！这下面将是长时間的内疚和摆布不下！他笑着說——深深感觉到和自己处境很不相称：

“好吧——謝謝你！”

女佣送来一小壺茶、两只小茶杯和一只銀烟盒，里面放了香烟，都擱在小托盘里。

“糖要嗎？福尔賽小姐的糖很多——她买了我的糖，还买了我朋友的糖①。福尔賽小姐心腸眞好。我伺候她很高兴。你是她兄弟嗎？”

“是啊。”乔恩說，开始抽起他有生以来的第二枝香烟。

“很年輕的兄弟，”奥国女佣說，带有一点焦心的微笑，使乔恩

想到一条摇尾乞怜的狗。

“我来給你倒杯茶，”他說。“你坐下来好不好？”

女佣摇摇头。

“你父亲是个很好的老先生——我看到的最好的老先生了。福尔賽小姐把他的事情全告訴我了。他好些嗎？”

她这話乔恩听到就象責备一样。“啊！我想他沒有什么。”

“我很想再看見他，”女佣說，把一只手掩着胸口，“他的心非常之好。”

“是啊，”乔恩說。这話在他听来又象責备一样。

“他从来不麻煩人，而且笑起来那样和气。”

“可不是。”

“他有时望着福尔賽小姐的样子很古怪。我把我的事情全告訴了他；他非常同情。你的母亲——她好嗎？”

“很好。”

“他在梳妆台上放了她的照片。很美呢。”

乔恩三口两口把茶喝掉。这个女人一張关切的臉和那些提醒他的話，就象《理查三世》的第一刺客和第二刺客②。

“謝謝你，”他說，“現在我得走了。这个——这个請你收下。”

他带点犹豫在茶盘里放了一張十先令的票子，就向門口走去；耳朵里听見女佣喘气的声音，就匆匆出了門。他剛来得及赶上火車；在上維多利車站途中，他把每一个过路人的臉都看过，

---

① 当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大約食糖还在配給。

② 莎士比亚《理查三世》一剧中謀刺克拉倫斯公爵的两个刺客事前有一段良心交战的对話。

就象情人們慣常做的那样，絕望中还存着希望。到达渥辛[1]之后，他把行李交給区間車运走，自己就穿过高原向旺斯頓走去，想要在一路上摆脫掉犹豫不决的痛苦。只要他加紧脚步走，他总还能够欣賞那些青綠的坡隴，不时停下来俯伺在草地上，玩賞一朵开得正好的野薔薇，或者傾听云雀的歌声。可是他心里的思想交战仅仅推迟了一下——一方面渴想芙蕾，一方面又恨欺騙自己父母。到达旺斯頓上面那处石灰矿时，他还是和出发时一样沒有拿定主意。把一个問題的两面都看得十分有理由，既是乔恩的优点，也是他的缺点。他走进屋子时正值第一次晚餐打鈴。行李已經送到了。他匆匆忙忙洗了个澡，下楼来看見只有好丽一个人——法尔进城去了，要等最后一班車才能回来。

自从上次法尔劝他問問自己姊姊两家有什么不快之后，事情实在太多了——先是芙蕾在格林公园里告訴他那个秘密，后来是芙蕾上罗宾山，后来又是今天的幽会——所以到了現在，好象已經沒有什么話可問了。他談到西班牙，談到中暑，談到法尔的馬，和老父的健康。好丽說她觉得父亲的身体很不好，这使他吃了一惊。她說有两次上罗宾山去度周末，老爹好象衰得厉害，有时候甚至样子很痛苦，不过总是不肯談到自己。

"他总是那样可爱，那样毫不自私——你說是不是，乔恩？"

乔恩觉得自己离可爱和毫不自私太远了，所以只回答一声："嗯！"

"我觉得，从我記事以来，他就是一个理想的父亲。"

"是啊，"乔恩回答，声音非常之低。

"他从来不干涉子女，而且他好象总很理解你。我永远不能

---

① 南撒州的一个海濱胜地。

忘記我和法尔恋爱时他放我上南非洲去的那件事，那正是波尔战爭的时候。”

“那还是在他娶我母亲之前，是不是?”乔恩忽然問。

“对啊，你这話什么意思?”

“哦!沒有什么。只是，她是不是先和芙蕾的父亲訂了婚嗎?”

好丽把手里的湯匙放下来，抬起眼睛望他。她的眼光显出小心翼翼的神气。这孩子究竟知道些什么呢? 如果知道得很多了，是不是索性告訴他好? 好丽也决定不了。他的神情显得很紧張，很焦灼，人老得多了，不过这可能是那次中暑的关系。

“是有点事情，”她說。“不过我們那时在南非洲，当然一点听不到。”她还是不能大意。这并不是她的秘密。而且，乔恩現在对芙蕾的情意如何，她也完全不清楚。在上西班牙之前，她可以肯定他在恋爱着；可是孩子終究是孩子；那已是七个星期以前的事了，中間还夹有西班牙之行。

她看出乔恩知道她是在支吾其辞，就接着問一句：

“你最近听到芙蕾的情形嗎?”

“听到。”

这一来他的臉色比任何最詳尽的解釋都清楚。原来他并沒有忘記!

她很安靜地說：“乔恩，芙蕾非常之可爱，可是你知道——法尔和我并不怎样喜欢她。”

“为什么?”

“我們觉得她好象有种‘占有’天性。”

“‘占有’? 我不懂得你是什么意思。她——她——”他把甜食盆子推开，站起来，走到窗口。

好丽也站起来，用胳臂摟着他的腰。

"你不要生气，乔恩，亲爱的。我們看人不可能完全一样的，你說是不是？你知道，我认为我們誰都只能有一两个眞正懂得我們优点，而且能发揮我們优点的人。拿你来說，我觉得这就是你的母亲。我有一次看見她讀你的一封信；看見她当时的臉色眞使人感动。我觉得她是我生平看見的最美丽的女子，她好象一点沒有老。"

乔恩的臉色緩和下来；接着又变得很严肃起来。所有的人——所有的人都在和他、和芙蕾作对！这就使芙蕾的那句話更加有說服力了："乔恩，假如你不想放弃我的話，你我非結婚不可！"

他曾經在这里跟她度过那个不平凡的一星期——想到現在沒有她来給这个房間、这个花园、这片空气添上詩意，他对她的嬌姿的思恋，和心里的痛苦，越来越强烈了。这样在这儿住下去，永远和她不見面，他受得了嗎？他一头钻进自己房間，很早就睡了。这样虽然不会使他变得健康、富有和聪慧①，但却能把自己关进芙蕾的記忆里——那个穿化装衣服的芙蕾。他听見法尔到家——听見福特汽車卸貨，接着仍旧是夏夜的一片寂靜——只有很远傳来的羊鳴，和一只蚊母鳥刺耳的鳴鳴声。他把头伸出窗外，冷靜的月光——温暖的空气——一片灿銀的高原！小鳥，潺潺的溪流，荼蘼花！天哪——这一切，沒有了她，多么空虛啊！《圣經》上写道：你要离开父母，与——与芙蕾連合②！

让他鼓起勇气来，去告訴他們。他們不可能阻擋他和芙蕾結婚——当他們知道他对芙蕾的感情时，他們也不会想阻擋他

---

① 暗引佛兰克林的格言："早早起，早早睡，使人健康、富有和聪慧。"

② 見《馬太福音》第十九章第五节：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連合，二人成为一体。

的！对啊！他要去說！勇敢而坦白地說了出来——芙蕾的想法錯了！

那只蚊母鳥已經停止叫喚，羊鳴也停止了；只有溪水的潺湲声还从黑暗中傳来。乔恩在床上睡熟了，总算摆脫人生的最大痛苦——摆布不下。

第十一章

悌摩西的預言

在芙蕾和乔恩約好在国立美术館碰头但沒有实行的那一天①，英国的优秀分子，或者說紳士阶級的第二个复活节就开始了。在貴族板球場上②——这个节期在大战期間曾經被逐出去过——淡青和深青的旗子③第二次又升了起来，炫耀着过去光荣傳統上的一切特征。这里，在午飯的休息期間，可以看見形形色色的女帽和一色的男子大礼帽保护着那些和"上流社会"有关的多种多样的臉型。一个作壁上观的福尔賽說不定会在散座或者不足道的座位中間辨别出若干軟呢帽来，可是这些人簡直不敢闖到草地上来；所以那些老学校仍旧可以庆幸无产阶級还沒有能付出那个必要的两个半先令門票。这里仍旧是个特权領域，唯一的一个大規模的特权領域——因为报紙上估計观众可能达到一万人。而这一万人全都被一个希望鼓舞着，全都相互問着一个問題："你在哪儿吃午飯？"这一句問話，以及眼前有这么多和他們一样的人都在問这一句話，特别使人感到趾高气揚，和心定神安！大英帝国的儲备力量多么雄厚啊——有那么多的鴿子、龙虾、羊肉、鮭魚和橄欖油醬④、草莓和一瓶瓶的香檳酒来喂这許多人！用不着指望什么神迹——根本不是七个大麦餅和

几条鱼的事情⑤——信仰的基础要有把握得多。六千顶大礼帽，四千柄小阳伞，将要除下或者折起来，一万張說同样英語的嘴将要装滿吃的。这个老帝国还是生气勃勃呢！傳統！仍旧是傳統！多强壯，多有彈性啊！战爭尽管发威，捐税尽管肆虐，工会尽管榨取，欧洲别处尽管餓死人，但是这一万人仍旧要喂得飽飽的；而且在他們圓栅栏里的青草地上随意散步，戴着他們的大礼帽，并且——跟自己圈子里的人碰头。老东西的心脏就是这样健康，脉搏就是这样正常！伊……頓！哈……罗！

在这片由于自己取得的时效权或代理权⑥而属于他們的逐鹿場上来了許許多多的福尔賽，而索米斯和他的老婆、女儿也在其中。索米斯并不是伊頓或者哈罗的校友，并对板球不感兴趣，可是他要芙蕾卖弄一下她的新装，自己也想戴一回大礼帽——重又在这个太平和丰足的年头，在身份和自己一样的人中間漏一下。他把芙蕾夹在自己和安耐特之間，泰然走着。在他的眼中看来，任何女人都及不上这两个。她們不但走路好看，腰杆笔挺，而且相貌也着实的美；那些时下女子就沒有身腰，沒有胸脯，

---

① 見第一卷第十一章，芙蕾与乔恩約在七月九号見面。

② 貴族板球場是瑪丽里朋板球会的总部。英国中撒州体育会的板球賽在此举行。七月里，牛津和劍桥两大学、伊頓和哈罗两个有名中学以及其他公立中学的板球賽也都在此举行。倫敦紳士阶級以在这个季节看貴族板球場的球賽为时髦，男子都穿燕尾服，戴大礼帽，女子皆着盛装。

③ 劍桥和伊頓的校旗用淡青，牛津和哈罗的校旗用深青。

④ 用橄欖油和蛋黄攪成的。

⑥ 引《圣經》《約翰福音》第六章五——十四节，耶穌以五个大麦餅和两条魚使五千人众吃飽。此处說七个大麦餅系記忆之誤。

⑥ 这是把进場子比作据有土地使用权。

什么也沒有！他忽然想起在他和伊琳結婚的头几年里，帶着她这样走着时自己多么的躊躇滿志啊！他記得自己和她时常在敞篷馬車里吃午飯，因为他母亲总要他父亲这样做，說是非常之"趣"——那时候人全都是坐在馬車上看打球，还沒有这种累贅的大看台！蒙达古·达尔第永远是喝得烂醉。想来人們現在还是会喝得烂醉，可是不象过去那样可以随便。他記得乔治·福尔賽——他的哥哥罗杰上的伊頓，兄弟欧斯代司上的哈罗——在馬車頂座上站得老高的，一手拿着一面淡青旗子，一手拿着一面深青旗子，正当大家都不作声时，大喊其"伊罗——哈頓"和他平时那副小丑行徑如出一轍；还有欧斯代司穿得一身笔挺，坐在下面馬車里，一副紈袴派头，旗子也不拿，什么也不瞅不睬。嗯！当年啊，那时伊琳穿的衣服是灰色杂淡綠的綢子。他偏着头望望芙蕾的臉。相当的蒼白——臉上沒有光采，也不显得热心！这个恋爱弄得她什么都沒有心腸了——眞是糟糕透頂！他再望望那边安耐特的臉，比平时倒打扮了一下，微微有点輕蔑的神气——在他看来，她就沒有什么可輕蔑的理由。她对普罗芳遺弃她显得异常鎮靜；还是普罗芳的小小旅行只是烟幕呢？即使是烟幕，他也拒不相信！三个人兜过擲球場和看台前面，上贝杜因①俱乐部帳篷里来寻找維妮佛梨德定的桌子。这是一个新的、男女会員都吸收的俱乐部，俱乐部的宗旨是提倡旅行，創办者是一位苏格兰旧家，他的父亲有点莫名其妙地被人都叫做里維②。維妮佛梨德加入这个俱乐部倒不是因为自己旅行过許多地方，而是她的本能告訴自己一个俱乐部有了这样一个名字和这样一

① 北非洲、阿拉伯或叙利亚的一个游牧民族，用来象征旅行生活。

② 希伯来古姓氏，基督教用作人名，今仅有犹太人沿用。

个創办人，一定前途未可限量；如果不赶快加入，說不定永远就沒有机会。这个俱乐部在一張橙黃底子上写了一句«可兰經»的經文，进口的地方綉了一只綠色小駱駝，在球場上算是最最引人注目的了。他們在帳篷外面碰見杰克·卡狄干，打了一条深青色領带(他从前曾經代表哈罗中学参加过比賽)，用一根棕櫚木手杖表演那个家伙剛才应当怎样打那記球。他把索米斯一行人带进帳篷。坐在維妮佛梨德的角落里有伊摩根、班尼狄特和他的年輕妻子、法尔·达尔第（但是沒有好丽）、毛第和她的丈夫；索米斯和妻女就座之后，还剩下一个空位子。

“我指望普罗斯伯会来，”維妮佛梨德說，“不过他忙着搞他的游艇呢。”

索米斯偷瞥了妻子一眼。她臉上毫无表情！显然，这个家伙来不来，她是一肚子的清賬。他觉察到芙蕾也看了母亲一眼。安耐特即使不管他怎样想法，也应当給女儿留点面子！談話非常之随便，常被卡狄干关于中卫的談論打断，他引証了自有板球以来所有“偉大中卫”的話，仿佛这些人在英国人民中間自成一个单独的民族整体似的。索米斯吃完龙虾，正在开始吃鴿肉餅时，忽然听見有人說，“我来晚了一点，达尔第太太”；再一看时，那个空位子上已經有人了。那个家伙正坐在安耐特和伊摩根中間。索米斯继續慢慢吃着，不时跟毛第和維妮佛梨德讲句話。在他的四周，嘰嘰咕咕全是談話声。他听見普罗芳的声音說：

“我觉得你錯了，福尔西太太；我敢——我敢打賭福尔西小姐同意我的看法。”

“同意什么？”桌子对面傳来芙蕾清晰的声音。

“我在說，年輕女孩子还是和从前一个样子——一点沒有变。”

"你对她們了解得这样多嗎?"

这句鋒利的回答,在座的人全听見了,索米斯在自己脆弱的綠椅子上不自在地挪动了一下。

"哦,我不知道,我觉得她們都爱使小性子,我觉得她們一直就是这样。"

"眞的嗎!"

"噢,可是——普罗斯伯,"維妮佛梨德舒适地叫出来,"一般的女孩子——那些在兵工厂里做过工的女孩子,鋪子里面的那些打情罵俏的女孩子;她們的派头現在实在叫人看了刺眼。"

这句"刺眼"使杰克·卡狄干停止了他的冗长演說;普罗芳先生在寂靜中說:

"过去藏在里面,現在不过露在外面罢了。"

"可見她們的行为太——!"伊摩根叫出来。

"和她們过去的行为一样,卡狄干太太,不过多点机会而已。"

这句带有神秘意味的諷刺引得伊摩根輕声一笑,引得杰克·卡狄干微微張开嘴唇,引得索米斯的椅子吱了一声。

維妮佛梨德說:"这太不象話了,普罗斯伯。"

"你怎么說,福尔西太太;你不认为人性永远一样嗎?"

索米斯忽然想站起身来踢这家伙一脚,但又压制下去。他听見自己妻子回答說:

"人性在英国和别的地方并不一样。"这就是她的可恨嘲弄!

"哦,我对这个小国家并不怎样了解,"——索米斯想,"幸亏不了解,"——"不过我要說紙包不住火的情形到处都是一样。我們全想找一点快乐,而且我們一直都要。"

这个渾蛋的家伙!他的冷嘲热諷簡直——簡直不成話說!

吃完午飯,大家分成一对一对的去散步消食。索米斯滿心

知道安耐特跟那个家伙一同探头探脑去了，但是不屑去注意，芙蕾和法尔一同走；所以选择法尔当然是因为他认識那个男孩子。他自己陪着維妮佛梨德。 两人杂在那道服飾鮮明的、洄漩的人流中間走着，臉色紅紅的，感到心滿意足；这样走了好几分钟，后来是維妮佛梨德叹了口气說：

“老兄，我眞想回到四十年前那样！”

在她灵魂的眼睛里掠过一长串自己过去在这种季节穿过的华服，这都是为了防止周期性的危机，用她父亲的錢买来的。“說实在話，那时候还是很有意思。 有时候我甚至希望蒙第也能回来。索米斯，你对时下这些人怎样看法？”

“簡直沒有派头。有了自行車和汽車之后，事情就开始不对头了；大战把它整个毀了。”

“我不知道往后会是怎样。”維妮佛梨德說，由于鴿肉餅吃多了，声音里带有睡意。“說不定我們还会恢复箍裙和扎脚褲呢。你看那件衣服！”

索米斯搖搖头。

“錢是有的，可是对什么都失掉了信心。我們不再为明天筹划了。这些年輕人——对于他們說来，人生只是朝露，和及时行乐。”

“信心是有的！”維妮佛梨德說。“我可說不来——当你想起大战期間陣亡的那么多人和那一切牺牲，我觉得相当的了不起。沒有第二个国家——普罗斯伯說余下的国家全都破产了，只有美国不是；当然美国男人的衣服式样全是抄的我們的。”

“那个家伙，”索米斯說，“当眞的要上南洋去嗎？”

“噢！ 誰也不曉得普罗斯伯要上哪儿去！”

“你要是不見气的話，”索米斯說，“他就是个时代的标志。”

維妮佛梨德的手忽然紧紧勒着他的胳臂。

"不要掉头，"她低声說，"可是你向右边望望看台的前排。"

索米斯在这种限制下竭力向右边望去。一个男人戴了一頂灰色大礼帽，花白胡子，消瘦的、黃黃的面頰滿是皺纹，姿态相当的神气，和一个穿草綠色衣服的女子坐在一起；那女子的深褐色眼睛正盯着他看。索米斯迅速把眼睛垂下去望自己的脚。这两只脚的动作多么古怪，这样子一步接一步的！維妮佛梨德的声音在他耳边說：

"乔里恩看上去很不行了；可是他总是很有派头。她却沒有变——只有头发花白了。"

"你为什么把那件事情告訴芙蕾？"

"我沒有告訴她；她不知道从哪儿听来的。我早料到她会听到。"

"唉，事情弄得糟透了。她爱上了这两个人的孩子了。"

"这个小促狹鬼，"維妮佛梨德說。"她在这件事情上还想騙过我呢。你怎么办，索米斯？"

"看事而行。"

两人又向前走，不声不响地杂在那堵几乎是坚实的人墻当中。

"眞的，"維妮佛梨德突然說，"这簡直象是命中注定的，不过这种說法太陈旧。你看！乔治和欧斯代司来了！"

乔治·福尔賽的魁偉身軀已經站在他們面前。

"哈罗，索米斯！"乔治說。"剛碰見普罗芳和嫂子。你赶快的話，还可以追上他們。你还去看望看望老悌摩西嗎？"

索米斯点点头，人流逼得他們分手了。

"我一直喜欢老乔治，"維妮佛梨德說。"这样的逗人喜欢。"

"我从来不喜欢他，"索米斯說。"你的座位在哪儿？我要到我的位子上去了。芙蕾可能已經回去了。"

他送維妮佛梨德就座之后，就回到自己座位上，意識到一些遙远的穿白衣服的小人儿在奔馳、球板的滴搭声、欢呼声和对抗的欢呼声。芙蕾不在，安耐特也不在！这种年头，女人是什么也說不准！她們有了选举权！她們解放了，这对她們非常之有利！原来維妮佛梨德还想回到过去那样，而且愿意重新忍受达尔第的一切，可不是嗎？再一次回到过去那样——象他在八三年和八四年那样坐在这里；那时候他还沒有发現自己的婚姻是一件大錯，那时候她对他的敌意还沒有显得那样赤裸裸的，弄得他即使怀着世界上最好的心腸也不能視若无睹。今天看見她跟那个家伙在一起把往事全勾起来了。便是現在，他也弄不懂她为什么这样不肯迁就。她能够爱别的男人；她并不是那种冷漠无情的性格！然而对于他，对于这个她应当爱的唯一男子，她却偏偏不肯把心掏出来。現在回想起来，他竟然有了一种怪想法，好象这一切时下婚姻关系的松弛——虽則婚姻的形式和法律和他娶她时还是一样——这一切时下的放纵都出于她的反抗；他覚得——眞是想入非非——她是个始作俑者，这就使一切規規矩矩的所有权，任何东西的所有权，都完蛋了，或者濒于完蛋。全是她引起的！而現在——事情眞不成話說！家庭！請問相互沒有所有权，怎么能有家庭呢？这并不是說他有过一个眞正的家庭！但是这难道是他的过錯嗎？他已經用尽了心力。然而他的酬报是——这两个并坐在那边看台上，和芙蕾的这件事情！

索米斯一个人越坐越不好受，心想："我不再等她們了！只好让她們自己想法子回旅館去——如果她們打算来的話。"他在球場外面雇了一部汽車，說：

"給我开到灣水路。"他的那些老姑母从来就沒有使他失望过。他在她們眼中永远是一个受欢迎的客人。現在她們虽則下世了，悌摩西总还活着！

大門开着，史密賽儿正站在門洞里。

"索米斯先生！我正出来透透气。厨娘一定非常高兴呢。"

"悌摩西先生好嗎？"

"最近这几天簡直鬧得厉害，先生：老是讲話。今天早上他还說：'我哥哥詹姆士老了。'索米斯先生，他的脑子胡想一气，然后就把想的那些說了出来。他耽心他們的那些投資。前两天他說：'我的哥哥乔里恩，他就不理会公債，'——他好象对这件事很难受。請进，索米斯先生，請进！今天眞是难得！"

"好吧，"索米斯說，"我只耽几分钟。"

穿堂里的空气就象外面阳光下一样清新。史密賽儿說，"这几天他的情况很使人耽心，整整这个星期都是这样。他这个人吃东西总要留下一口好菜最后吃；可是从星期一起，他一上来就吃掉了。索米斯先生，你去留意一只狗看，狗就是先把肉吃掉的。我們一直认为悌摩西先生在这大的年紀还能够留在最后吃，是一个好兆，可是現在他的自我克制好象完全失掉；而且余下的东西当然也丢下不吃了。医生一点不认为奇怪，可是——，"史密賽尔摇摇头，"——他好象非首先吃掉不可，否則就会吃不到嘴似的。是这种情形以及他的那些讲話使我們害怕起来。"

"他讲过什么要紧的話嗎？"

"这事我是不愿意提的，索米斯先生；不过他变得反对自己的遺嘱起来。他变得很暴躁——这的确有点可笑，因为他这么多年来每天早上都要把遺嘱拿出来看。那一天他說：'他們要我的錢。'我吃了一惊，因为，正如我跟他說的，沒有人要他的錢，我

敢說。而且在他这样的年紀还会想到錢上面来，的确有点不象話。我鼓起勇气来了。我說，'您知道，悌摩西先生，我們亲爱的女主人——'福尔賽先生，我是指福尔賽小姐，当初訓练我的安小姐，我說，'——她就从来不想到錢。她这个人的人品就是这样高尚。'他望望我——我眞沒法告訴您他那副怪相——而且冷冷地說：'人品，誰也不要我的証明书①。'可想得到他讲出这样的話来！可是有时候他会說出一句話非常尖銳，而且非常有道理。"

索米斯正在瞧着帽架旁边的一張旧版画，心里想："这張值錢的！"就說："我要上去看看他，史密賽儿。"

"厨娘在陪他，"史密賽儿从她束胸上面回答；"她看見你一定高兴。"

索米斯緩步上楼，一面想："我可不愿意活到这大的年紀。"

他上了二楼，停一下然后敲門。門开处，他看見一張圓圓的、平凡的女人的臉，大約六十岁光景。

"索米斯先生！"她說，"眞是索米斯先生！"

索米斯点点头。"行，厨娘！"就走了进去。

悌摩西身后用东西垫起，坐在床上，两只手交在胸前，眼睛瞅着天花板，一只蒼蝇正倒釘在天花板上。索米斯站在床脚边，面对着他。

"悌摩西叔叔，"他說，声音抬了起来。"悌摩西叔叔！"

悌摩西的眼睛离开了蒼蝇，放平向着客人。索米斯能够看出他的蒼白的舌头在舔自己深暗的嘴唇。

"悌摩西叔叔，"他又說，"有什么事情要我替你做嗎？你有

---

① 悌摩西把史密賽儿說的人品誤会为关于佣人品德的証明书。

什么話要說嗎?”

“哈!”悌摩西說。

“我来看望你的,看看你这里好不好。”

悌摩西点点头。他好象竭力在适应眼面前这个人。

“你过得称心嗎?”

“不,”悌摩西說。

“有什么事情要我做的嗎?”

“不,”悌摩西說。

“你知道,我是索米斯;你的侄儿,索米斯·福尔賽。你哥哥詹姆士的儿子。”

悌摩西点点头。

“有什么事情要我給你做的,我非常高兴。”

悌摩西招招手。索米斯挨到他跟前。

“你——”悌摩西用一种听去毫无抑揚的声音說,“你告訴他們是我說的——你告訴他們——”他用一只指头敲敲索米斯的胳臂,“——不要放手——不要放手——公債是要漲价的,”說完头連点了三下。

“好的!”索米斯說;“我去告訴他們。”

“对,”悌摩西說,随着又把眼睛盯着天花板,接上一句:“这个蒼蝇!”

索米斯莫名其妙地感动起来;他望望厨娘胖胖的、討人喜欢的臉,由于眼望着炉火,臉上照得全是細小的皺紋。

“这对他好处太大了,先生,”她說。

悌摩西低低說了一声,不过显然是在跟自己說話;索米斯就跟厨娘走了出去。

“我眞想給你做点粉紅奶油冻吃,索米斯先生,就象往年那

样；你当初多么喜欢吃啊。再見，先生；今天叫人太高兴了。”

“多多的照应他，厨娘，他眞的老了。”

他握一握厨娘滿是皺紋的手，就下楼来。史密賽儿仍旧在門洞里透空气。

“你覚得他怎么样，索米斯先生？”

“哼！”索米斯說。“他神智不清了。”

“对啊，”史密賽儿說，“我就怕您会这样看法，这样老远的跑来看他！”

“史密賽儿，”索米斯說，“我們全都要感謝你。”

“哎，不要，索米斯先生，不要讲这种話！我很高兴——他眞是个了不起的人。”

“那么，再見！”索米斯說，上了自己雇的汽車。“漲价！”他想着；“漲价！”

抵达武士桥旅館之后，他走进自己的起坐間，按鈴叫茶。安耐特和芙蕾都沒有回来。那种孤零零的感覚又来了。这些旅館！現在大得多么可恨啊！他还記得当时的旅館就沒有比郎家宾館、布朗客棧、莫萊旅社或者达維司托克旅館更大的，还記得当时人們看見郎干旅館和格兰德旅館都搖头表示不滿。旅館和俱乐部——俱乐部和旅館；今天簡直沒有个完！索米斯剛才在貴族板球場上目睹过傳統和继承的奇迹，現在又对这个他六十五年前出生的倫敦所起的变化遐想起来。不管公債要漲价与否，倫敦总之变成一块碩大无朋的产业了！当前的报紙上誠然有不少歇斯底里的言論①，但是任何人，象他这样記得六十年前的倫敦，而且看見今天的倫敦的，都懂得財富的生产力和彈性。他們

① 指英国工党提出的所謂“国有化”主張。

只要保持头脑冷静，稳步前进就行。怎么！他还記得那些鋪路的石子和鋪在馬車里面的臭稻草。还有老悌摩西——如果他还有記忆的話，什么事情他都会告訴他們！今天的局势虽則动蕩，人心虽則害怕或者焦切，但是倫敦和泰晤士河仍旧在那儿，大英帝国仍旧在那儿，一直伸到地球的边緣。“公債要漲价！”他一点不奇怪。一切都看你是怎样一个民族。索米斯性格里頑强的一面这时全引起来了，他睜大一双灰色眼睛瞠視了半天，后来还是墻上挂的一張維多利亚时代的板画打乱了他的心思。旅館里买了三打这样的画，那些老旅館里的旧猎景和“浪子历程”①很有个看头——但是这些低級趣味的东西——也好，維多利亚朝的趣味总算完結了！悌摩西說的，“你告訴他們不要放手！”可是在这个“民主原則”的現代混乱中，你抓着什么不要放手呢？哼，連私人生活也受到威胁了！一想到私人生活說不定也要毀灭，索米斯把茶杯推开，走到窗口。試想自己比海德公园里那些占有花树和潮水的人群并不占有得更多一些？不行，不行！私人所有权是一切值得占有的东西的基础。这个世界不过是有一点离开正常，就象狗有时候在月圓时偶然发瘋，跑出去整夜追逐兎子一样；但是世界和狗一样，却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知道哪儿的床鋪最暖和，因此一定会回到它唯一值得居住的老窩来——回到私有权上来。世界不过是暫时回复童年，就象悌摩西那样——把美肴首先吃掉！

他听見身后一点声响，看見自己妻子和女儿都回来了。

“你們都回来了！”他說。

芙蕾沒有回答；她站在那里望了父亲和母亲一会，就溜进自

---

① 賀加斯于一七三五年所画的一套八幅連环画。

已臥室去了。安耐特給自己斟上一杯茶。

"我預备上巴黎，到我母亲那里去，索米斯。"

"哦！上你母亲那儿去嗎？"

"对。"

"去多久？"

"不知道。"

"你几时走呢？"

"星期一。"

她眞的上她母亲那儿去嗎？奇怪，他这样的不在乎！奇怪，她看得多么清楚，只要事情不鬧出来，他是不会在乎的。忽然間他在她和自己之間清楚看見那天下午他看見的那張臉——伊琳的臉。

"你要錢嗎？"

"多謝你；我够用了。"

"很好。你回来时告訴我們一声。"

安耐特放下手里盘弄着的一块蛋糕，从黑睫毛中間望出来，說；

"有什么口信要我带給母亲嗎？"

"替我問好。"

安耐特伸了个懶腰，两手插在腰間，用法文說：

"索米斯，你从沒有爱过我眞是幸运！"随卽站起来，走了出去。索米斯很高兴她說的法文——好象这一来就可以不理睬。又是那張臉来了——蒼白的臉，深褐色的眼珠，仍然那样美！他的內心深处涌起了一陣殘余的温情，就象一堆灰烬里遺留的火星一样。而且芙蕾偏又对她儿子那样的倾心！眞是巧得很！然而，巧事情眞有嗎？一个人走到街上，一块磚头掉到他头上。啊，

这当然是碰巧。但是这件事情！他女儿說的，“是遺傳”。她——她眞是“不放手”啊！

第　三　卷

第 一 章

老乔里恩显灵

双重的冲动使乔里恩在早飯时向他妻子說："我們上貴族板球場看球去！"

有这种需要：一来是，自从乔恩把芙蕾带下来之后的六十小时里，这两个人一直处在焦虑之中，有必要排除一下；二来是，乔里恩总記着自己說不定哪一天会丢下她們母子死去，出去走动走动說不定可以减少这种內心的痛苦。

乔里恩是在五十八年前进伊頓中学的，当时老乔里恩的一个狂想就是尽可能地負担抬高儿子社会地位的費用。他自己的青春是在十八世紀二十年代度过的，沒有来得及学会板球这种上流社会玩意儿，因此乔里恩年年便随着这样一个父亲从斯丹奴普門上貴族板球場去看球。老乔里恩会毫不顾忌地大談其重击、滿擲、半球和大半球①，常使小乔里恩那样天眞而爱面子的年輕人捏一把汗，深怕父亲这些話被人家窃听了去。不过他只在板球这种十分紧要的問題上悬心，因为他父亲——当时还留着腮須——給他的印象一直是无疵可击的人物。老乔里恩自己虽則沒有受过上流社会的教育，但是由于天生的爱讲究、識輕重，所以能避免一般庸俗人們的錯誤。那时眞是开心啊，戴着大

礼帽在溽热的天气下大喊大叫一陣之后，就跟着父亲坐上馬車回家，洗一个澡，換上晚礼服，上解体俱乐部吃晚飯；晚飯是炸小魚、煎肉片和果子酥，然后一老一少，两个漂亮人物，戴着淡紫色羊皮手套，一同去看歌剧或者話剧。在星期天，看完了板球而且把大礼帽折起②放好之后，便跟着父亲坐着特制的馬車上里希蒙的皇家酒店和泰唔士河边的长廊园——那时是鼎盛的六十年代，世界很单純，豪俊如龙，民主还沒有出世，惠特-梅尔菲尔③的小說接二連三印了出来。

三十年后，他自己的儿子乔里，由于老乔里恩的狂想，也受到了上流社会的教育，不过費用稍微减少了一点；乔里恩和領孔上别着哈罗中学深青矢車菊校徽的儿子重又尝到白天里那种溽热天气和相互抵触的热情，然后回到罗宾山凉爽的草莓圃里来，吃过晚飯，打一回彈子；儿子的球运时常好得叫人气破脑門，可是他还装得那样懶洋洋的大人派头。那时年年总有这么两天是他和儿子单独过的，不过各人站在一方——而民主不过剛才出世！

乔里恩就这样一面回忆，一面发掘出一頂灰色大礼帽来，向伊琳借了短短一根淡青絲带，小心翼翼地，鎮靜地，坐了汽車、火車和出租汽車，到达貴族板球場。伊琳穿的草綠色衣服，黑滾边；他坐在伊琳身边，望着球賽，觉得往日的激动心情又涌起来了。

索米斯走过时，这个好日子全破坏了。伊琳的喫唇紧閉，臉

---

① 这些都是板球术語，老乔里恩不会打板球，在这里假充內行。

② 卽，将大礼帽的帽筒部分压平。

③ 乔治·約翰·惠特-梅尔菲尔（一八二一——一八七八），英国小說家，小說多以打猎生活为題材。

色很不自然。跟索米斯一同这样坐下去太沒意思了，說不定他的女儿还会在他們面前出現，就象循环小数一样。所以他說：

"亲爱的，你看厌了沒有——？我們走吧！"

那天晚上乔里恩觉得人很吃力。他不想让伊琳看出，所以一直等到她开始彈琴时才躡足走进小书房。他打开落地窗透透空气，又打开了門，俾能听見傳来的琴声；接着在他父亲的旧圈椅上坐下，合上眼睛，头枕着破旧的褐皮椅背。就象塞沙·佛朗克①长曲的这一段一样，他和伊琳的結合也是一段神圣的第三乐章。而現在有了乔恩的这件事情——这件糟糕的事情！在半醒半睡的当儿，他簡直弄不清楚是不是在梦中聞到一股雪茄烟味，而且好象在閉上眼睛的黑暗中看見自己的父亲。那个相貌出現后又消失掉，重又出現；他看見老父穿一件黑大衣，就象坐在自己坐的圈椅上，拇指和食指平捻着眼鏡；大白胡子，隆起的前額罩着的深陷的眼睛抬了起来，好象在搜索他的眼睛，說："乔，你管不管呢？事情要你决定。她只是一个女子！"啊，这句話多么象他所熟悉的老父啊；使人想起了整个的維多利亚时代！而他的回答是："不，我不敢做——我怕使她、乔恩和我伤心。我心腸太軟；我不敢做。"可是那双衰老的眼睛，比他的眼睛老得多，又比他的眼睛年輕得多，却紧紧望着他："这是你的妻子，你的儿子；你的过去。你要对付，孩子！"这难道是老父显灵嗎；还是父亲的本能在他心里复活呢？那股雪茄烟味又来了——从那片陈旧的、飽和烟味的皮革上发出来。好吧！他要对付一下，写信給乔恩，把事情的經过从头到尾写出来。忽然間他感到呼吸困难，一种窒息的感觉，就象心脏肿了起来。他站起身走到室外空气

① 塞沙·佛朗克（一八二二——一八九〇），法国作曲家。

里面。星儿很亮。他穿过走廊繞到大房子角上，使自己能从音乐室的窗子里望見伊琳彈琴；灯光恰好映出她的一头白发，她象在陷入沉思，深褐色的眼睛瞠望着，手停着不动。乔里恩看見她抬起双手紧握在胸前。“她想的是乔恩，”他心里說，“全是乔恩！我在她心里慢慢死了——这也是自然的！”

他留心不让她看見，又溜回书房。

一夜沒有睡好；第二天，他动手来写信，写得很吃力，許多地方都涂掉。

我最亲爱的孩子——你年紀相当大了，該能懂得年长的人向小輩傾吐心曲时多么的感到为难，尤其是象你母亲和我（虽則在我的心目中，她始終是年輕的），两个人的心整个就放在要向他坦白的那个人身上，那就更为难了。我不能說我們承認眞正犯过什么罪——我敢說，人們在实际生活里很少这样承認的——但是多数人会說我們是这样，而且归根結底，我們的行为，不管正当与否，总是証明了这一点。亲爱的，事实是，我們两个都各有各的一段身世，而我現在的任务便是使你知道，因为这些事情非常可恨地深深影响了你的未来。多年前，好多年以前，老实說远在一八八三年，当你母亲还不过二十岁的时候，她遭遇到一件最大的而且持久的不幸；她結了婚——不，不是和我結婚，乔恩——但是得不到幸福。她自己沒有錢，而且堂上只有一个継母——簡直是个蕩妇——因此居常郁郁。她嫁的就是芙蕾的父亲，也是我的堂弟，索米斯·福尔賽。他一直死釘着她，而且平心而論也深爱她。嫁后一个星期，她就发現自己鑄成大錯。这不是索米斯的过錯；是她自己看錯了人——

她自己遭到的不幸。

到現在为止，乔里恩还保持着一种近于冷嘲的口吻，可是下面要談的使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

乔恩，我眞想尽可能地向你說明——这很不容易——这样的不幸婚姻怎样会那么容易产生的。你当然会說："如果她不眞正的爱他，她怎么会嫁他呢？"你这話也可以是說得对的，如果不鉴于另外还有一些重大的原因。从她这个初步的錯誤开始，継之而来的是各种的风波、苦恨和悲剧，因此我必得尽可能地向你說清楚。你知道，乔恩，在那些年头里，甚至于在今天——說实在話，尽管人們談了那么多关于开通风气的話，我就看不出会有什么两样——多数女子在結婚前都对性生活的一面毫无了解。即使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她們也沒有經驗过。症結就在这里。使婚姻那么不如人意和产生无数风波的，就是这种缺乏实际經驗的情形，不管她們具有多少书本知識都沒有用。在无数的婚姻上——而你母亲的婚姻也是其中之一——女子就拿不准，而且沒法拿准自己爱不爱所嫁的人；她們要在婚姻成为現实的結合后才能知道。有不少的例子，可能包括一些靠不住的例子，說明这种結合行为巩固幷加强双方的感情，但也有其他的例子，你母亲的例子就是一个，事后暴露出这是一个錯誤，是先前感情的幻灭。在一个女子的一生中，再沒有比这种暴露更悲慘的了，一天一天过去，一夜一夜过去，錯誤变得愈来愈清晰。粗心浮气的人，不动脑筋的人，会嘲笑这种錯誤，說"大惊小怪些什么呢！"偏狹和自以为是的人，那

些只能从自己的生活角度来衡量别人的人，会申斥犯这种悲惨錯誤的人，要把她們終身打进她們自己造的地牢。你知道那句話嗎："她自己鋪的床，只好自己来睡！"这話眞是粗暴，讲这种話的人簡直够不上一个上流人士的称号；我极其深恶痛絶。我过去并不是个所謂道学君子，但是我不愿意用什么字眼，亲爱的，使你对自己結下的婚約有所輕視。我决計不来！但是以我一生的經驗，我的确要說那些人申斥这些鑄成悲惨錯誤的受害者，罵她們，而且从不伸出援助之手——这些人都毫无人性，或者說，如果他們理解到自己做的什么的話，那就是毫无人性。可是他們就不理解！由他們去吧！我要詛咒他們正如他們——我敢說——要詛咒我一样。这些話我不得不讲，是因为我要使你能用正确的观点来看你母亲，因为你年紀还輕，不知道人生是怎样一回事。現在回到正文。你母亲以三年的功夫努力克服那种畏縮——我眞想說厌恶，而且这个字眼并不太重，因为畏縮在这种情况下很快就变成了厌恶，而且对你母亲那样敏感的、爱美的天性来說，眞是刑罰啊——三年之后，她碰見了一个爱上她的青年。这个青年就是造我們現在住的这座房子的建筑师；当时造这所房子是給你母亲和芙蕾的父亲住进来，一座囚禁她的新监獄，用来代替她跟他在倫敦住的那所监獄。也許这件事情和往后的发展有点关系。不过反正她也爱上了这个青年。一个人爱上哪一个，是自己做不了主的，这一点我想不需要向你解釋。爱就是那么来了。好吧！爱当时来了。我可以想象得出——虽則她从来不跟我多提——她当时心里引起的掙扎，因为，乔恩，她的家教很严，而且思想一点不浪漫——絲毫不浪漫。可是这是一种无法抗拒的感情，

而且他們相爱不但表現在思想上，而且也表現在行动上。接着发生了一件可怕的悲剧。这事我非告訴你不可，因为如果不告訴你的話，你就决計不会了解你目前的眞正处境。她嫁的那个男子——索米斯·福尔賽——有一天晚上，就在她对那个青年的热情达到頂点时，强制地对她使行了丈夫的权利。第二天，她会到自己的情人，把这件事情告訴了他。那个青年是否自杀，还是在心煩意乱中碰巧被馬車撞死，我們永远沒法知道；但是事实就是这样。你想想你母亲那天听到他死訊时是什么滋味。那时我碰巧見到她。你祖父派我去設法安慰她一下。我只和她見了一面，接着她的丈夫就呼的把我关在大門外面。但是她臉上那种表情我永远忘記不了，現在还如在目前。那时候我幷沒有爱上她，我爱上她是在十二年以后，但是当时的情景我永远忘記不了。我亲爱的孩子——这样写眞不容易。可是你知道，我非写不可。你母亲整个的心就在你身上，整个地，一心一意地。我不想苛責索米斯·福尔賽。我幷不痛恨他。多年来我一直为他扼腕；也許当时就为他扼腕。在世人看来，錯的是她，而他則是有权这样做。他也爱她——不过是他的那种爱法。她是他的財产。他对人生的見解，对人类感情、对爱情的見解就是这样——什么都是財产。这不是他的錯处——他就是这样教养大的。对我說来，这种見解一直使我厌恶——我也是这样教养大的啊！以我知道你的为人，我覚得你一定也会感到厌恶。現在再說下去。那天晚上，你母亲从家里逃了出来；有十二年她一直悄悄地一个人过活，和任何人沒有来往，一直到一八九九年她的丈夫——你知道，他仍旧是她的丈夫，因为他幷不打算和她离婚，而她当然沒有資格向他

提出离婚——她丈夫好象忽然想起要孩子，这就有一个很长的时期想法子劝她回家，好給他生一个儿子。根据你祖父的遺嘱，我那时候是她在錢財上的委任人，所以冷眼看着一切經过。在这期間，我对她慢慢有了爱慕之心，全心的爱慕。索米斯的压力愈来愈大，終于有一天她跑到我这里来，等于把自己完全放在我保护之下。她丈夫对她的行动一直都掌握着情报，于是提出离婚訴訟，企图使我們分开——可能他眞的想使我們分开，我也不知道；总之这一来我們的名字便公开了出来，而且牵連在一起了。这使我們下了决心，我們的結合便成了事实。她被判离婚，和我結了婚，而且生了你。我們生活得极端幸福，至少我是如此，而且我相信你母亲也是如此。索米斯离婚后不久，娶了芙蕾的母亲，这就生下她。乔恩，事情就是这样。我把这件事情告訴你，是因为我們看出你对这个人的女儿的感情，将使你盲目地走向一个結局，那就是最后一定把你母亲的幸福毁灭无余，即使不毁掉你自己的幸福。我不想提我自己，因为我这样的年紀可以說在世上已經活不了多久了，而且如果我感到什么痛苦的話，那主要还是为的她和你。可是我要你領会的是，当初的那些苦痛和厌恶是永远忘記不了，埋葬不了的。这些苦痛和厌恶今天还活生生地藏在她心里。昨天在貴族板球場我們还碰巧看見索米斯·福尔賽。你母亲的臉色，如果你当时看見的話，就会使你相信。一想到你会娶他的女儿，乔恩，这对她簡直象一个恶梦。我对芙蕾毫无偏見，只因为她是索米斯的女儿。可是你的儿子，如果你娶了芙蕾的話，就会是你母亲的孙子，也是索米斯的外孙，而这个人当初却曾經占有过你的母亲，就如同占有一个奴隶一样。你想想这

将是什么滋味。通过这样的婚姻，你就加入了那个囚禁你母亲而且使她苦恨多年的陣营。你不过剛踏上人生的道路，你認識这个女孩子只有两个月；不管你自以为多么爱她，我求你和她立刻断絶。不要使你母亲終身都感到这种椎心的痛苦和耻辱。虽則她在我眼中永远年輕，她毕竟有五十七岁了。在这个世界上，她除掉我們两个外，沒有任何亲人。不久她就会只有你一个人了。乔恩，拿出勇气来断絶这种关系吧。不要在你和你母亲之間形成这种阴影和隔閡。不要使她伤心！老天保佑你，我亲爱的孩子，而且再一次原諒我这封信不可避免地要带給你的痛苦——我們本来想不告訴你，但是西班牙之行看上去并沒有收效啊。

你的爱父

乔里恩·福尔賽

写完供状，乔里恩手托着消瘦的面頰，坐着重讀一遍。这里面有些事情使他太痛心了，一想到乔恩会讀到这些事情时，他几乎要把信撕掉。把这种事情拿来跟一个孩子——他自己的孩子——談，拿来联系自己的妻子和孩子的亲生母亲談，对于他这个沉默寡言的福尔賽性格說来，簡直叫人受不了。然而不談这些又如何能使乔恩了解实际情况，了解两家的深刻裂痕和磨灭不掉的創伤呢？不談这些，又有什么理由来扼杀孩子的爱情呢？那还不如干脆不写的好！

他把信折好，放在衣袋里。幸亏是星期六；在星期天傍晚之前，他还可以重新想过；因为即使現在寄出，这封信也要星期一才到乔恩手里。古怪的是，一想到可以这么耽擱一下，而且不管寄出不寄出，信反正已經写好了，倒使他松了一口气。

他能望見伊琳在玫瑰花圃里——那是原来凤尾草圃改的——臂上携着一个籃子，在那里剪花修树。她好象从来不閑，而他現在差不多整天都无所事事，这使他很羡慕。他走下坡子到了她面前。她抬起一只沾汚的手套，微笑着。一块織綫巾扣在下巴下面把头发全藏起来，一張椭圓臉，和两道至今沒有变白的眉毛，人看上去还很年輕。

“这些綠蝇今年眞討厌，然而天气很冷。你看上去很倦呢，乔里恩。”

乔里恩从衣袋里掏出那封供状来。“我在写这封信。我觉得你应当看一下。”

“給乔恩的嗎?”她的臉上登时变了色，簡直变得消瘦了。

“是啊；案子发了。”

他把信交給她，自己走到玫瑰花中間去。不一会，他看見她讀完了信，把信紙按在裙子上站着一动不动，就回到她身边来。

“怎么样?”

“写得太好了，我就想不出怎样能讲得更好些。多謝你，亲爱的。”

“有什么地方你想要刪掉嗎?”

她搖搖头。

“沒有；如果要他了解，还是全部告訴他的好。”

“我也是这样想，不过——我眞恨这样做!”

他有种感觉，好象他比她还要恨些——在他看来，性的問題在男女之間要比在男子与男子之間容易談得多；而且她一直都比較自然和坦率，不象他这个福尔賽那样諱莫如深。

“就是这样，不知道他会不会了解呢，乔里恩？他年紀这样輕；而且总是害怕肉体上的事情。”

"他这种害怕是傳自我的父亲，他在所有这些事情上就象一个女孩子一样臉嫩。或者把这封信重新写过，只說你恨索米斯，会不会好些?"

伊琳摇摇头。

"恨不过是一个字眼。什么都說不清楚。还是这样的好。"

"好吧。明天就寄出。"

她抬起臉来就他；他眼望着大房子那些长满藤蘿的窗戶，吻了她。

第 二 章

供　　状

那天下午稍晚一点，乔里恩在那張旧圈椅上打了一个瞌睡。他膝上复着一本《貝杜克女王熟食店》①；剛要入睡之前，他在想："作为一个民族而言，我們会不会眞喜欢法国人呢？他們会不会眞喜欢我們呢？"他自然一直很喜欢法国人，对他們的諸謔、趣味和烹飪都很习慣。战前伊琳和他曾多次上法国去旅行，那时候乔恩正在家里讀书。他和伊琳的那段姻緣也是从巴黎开始的——他最后的而且最持久的一段姻緣。但是法国人——一个英国人如果不能多少用客观的艺术眼光来看他們，是沒法喜欢的！他就怀着这种抑郁的心思蒙矓睡去。

他醒来时，看見乔恩正站在自己和落地窗之間。这孩子显然是从花园里进来的，正在等他醒轉。乔里恩笑了，可是人还在半醒半睡状态。这家伙看上去多神气——敏感、热情、爽直！接着他的心脏怦地跳了一下；整个身体感到一陣震慄。乔恩啊！那封供状呢！他勉强稳住自己。"怎么，乔恩，你从哪儿钻出来的？"

乔恩弯下腰来吻一下他的前額。

这时他才看出孩子臉上的神色有异。

"爹，我回来跟你談一件事情。"

乔里恩竭力掙扎着，企图摆脫胸口的那种跳动和激蕩。

"坐下，孩子。見过你母亲嗎？"

"沒有。"乔恩紅紅的臉色忽然变得慘白；他在圈椅的靠手上坐下，当年老乔里恩坐在圈椅里，乔里恩自己往往也这样坐在父亲身边。一直到那次父子关系破裂之前，他都是习慣于歇在这上面——現在他跟自己儿子是不是也面临这样一个重大时刻呢？他一生中就恨和人反目，总是尽量避免大吵大鬧，自己不声不响地独行其是，也让别人各行其是。可是現在——看起来——事情已經到了頂，他不得不准备来一場爭吵，而且比他过去避免的任何爭吵都还要痛苦。他竭力压制着自己的情緒，等待儿子开口。

"爹，"乔恩慢吞吞地說，"芙蕾和我，我們訂婚了。"

"果然不錯，"乔里恩想，呼吸困难起来。

"我知道你跟媽都不贊成我們这样。芙蕾說媽嫁給你之前跟她父亲訂过婚。当然事情的經过我是不知道的，不过一定是多年以前了。我非常之爱她，爹，而且她說她也非常之爱我。"

乔里恩发出一声怪响，一半象笑，一半象呻吟。

"乔恩，你十九岁，而我是七十二岁。我們两个人在这种事情上很难相互了解，你說是不是？"

"爹，你爱媽；一定能了解我們的心情。让那些宿怨破坏我們的幸福，对我們說来未免太不公平了，你說呢？"

眼看着非供认不可了，乔里恩却下了决心，只要有法子避免，决不說出来。他把一只手擱在儿子的手臂上。

"乔恩，你听我說！我很可以說你們两个年紀太輕而且不懂得自己在做什么，諸如此类的話，将你頂了回去，可是你不会

---

① 法国作家A.法朗士(一八四四——一九二四)的一部哲理小說。

听，而且在这里用不上——年輕无知，不幸是自己会好的。你輕描淡写地談‘那些旧怨’，然而——正如你說的——你对事情的經过絲毫不知道。我問你，我过去的所作所为有什么地方会使你对我的話或者我对你的爱不信任呢？”

乔恩焦切地拥抱他一下，使他在这些事情上不要多心，同时臉上的神情說明他耽心这样表示所带来的后果——如果不是在这样焦急的时刻，乔里恩对自己这番話所引起的矛盾說不定会觉得好笑；可是目前他对孩子摟他只觉得感激。

“很好，你可以相信我告訴你的話。如果你不放弃这个爱情，你就会使你母亲抱恨終身。亲爱的，相信我的話，过去，不管是怎么一回事，是埋葬不了的——确实如此。”

乔恩从椅子靠手上站起来。

“那个女孩子，”乔里恩想，“作祟了，在他眼前冒了出来——栩栩如生——焦切、美丽、热恋着！”

“爹，我不能；我怎么能——仅仅因为你讲了这种話就放弃？当然我不能！”

“乔恩，如果你知道事情的經过，你就会毫不迟疑地放弃；那时你非放弃不可！你能不能相信我呢？”

“你怎么能知道我会是怎么想法？爹，我爱她超过世界上的任何东西。”

乔里恩苦眉皺臉，話說得非常之慢，痛苦地慢：

“也超过你母亲嗎，乔恩？”

从孩子的臉色，和勒紧的拳头，乔里恩体会出他心里正在掙扎、斗爭。

“我不知道，”他冲口而出，“我不知道！但是要我无緣无故——或者为了我并不了解的一点緣故，为了一点点在我看来实

在并不怎样重要的緣故而放弃芙蕾，这会使我——使我——”

“使你覚得我們不公平，覚得我們阻碍你——对的。但是这要比这样爱下去好。”

“我不能。芙蕾爱我，我也爱芙蕾。你要我信任你；为什么你不信任我呢，爹？ 我們不想知道什么事情——我們决不让那些事情影响我們。这只会使我們两个人更加爱你和母亲。”

乔里恩的手探进衣袋里，可是伸出来时仍旧是空手；他坐着用舌头掠着牙齿。

“你想想你母亲待你怎样，乔恩！ 她只剩下你了；我是活不了多久的。”

“为什么活不了？ 这样說不大——为什么不能？”

“因为，” 乔里恩說，相当地冷淡，“医生說的，就是这样。”

“呀，爹爹！”乔恩叫，一面眼泪涌了出来。

乔里恩从乔恩十岁时候起还沒有看見他哭过；这种控制不住的情感很使他感动。 他充分认識到这孩子的心非常之軟，在这件事情上，以及在一般生活上，都会非常的痛苦。他无可奈何地伸出手来——并不是想要站起，老实說也不敢站起。

“亲爱的，”他說，“不要——否則我也要——！”

乔恩勉强抑着悲痛，背过臉去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現在怎么办？”乔里恩想。“有什么話能够打动他呢？”

“附带說一句，不要把我这件事情告訴你母亲，”他說；“你这件事情已經够她受的了。我知道你心里是怎样想法。 但是，乔恩，你对她和我太了解了； 我們决不愿意随随便便破坏你的幸福，这一点你該有把握。唉，亲爱的，我們除掉你的幸福，还关心什么？ 至少，对我說，关心的只是你母亲和你的幸福，对你母亲說，只是你的幸福。現在受到威胁的正是你們两个的整个未来。”

乔恩轉过身来。脸色变得雪白；深陷在額头下面的眼睛象在燃燒着。

“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不要叫我总是这样呢！”

乔里恩知道自己已經打敗了，把手探进胸口衣袋，坐着整整有一分钟很吃力地呼吸着，眼睛閉上；脑子里掠过一个念头：“我活了相当大的年紀——也碰过一些相当痛苦的場合，但是这一次最受不了！”接着他从衣袋里掏出那封信来，带着一种疲倦的口吻說：“乔恩，你今天如果不来的話，我本来要寄給你的。我原想使你少痛苦些——想使你母亲和我少痛苦些，可是我看出这沒有用。你看信，我想我还是到园子里去。”他探身打算站起来。

乔恩已經把信接到手里，赶快說，“不，我去；”就走了。

乔里恩重又躺下。一只肉蝇偏偏选了这个时刻圍着他，带着一股怒意嗡嗡地飞；那声音很安适，比沒有声音好……这孩子上哪里看信去了？可詛咒的信——可詛咒的故事！眞是殘酷的事情——对伊琳——对索米斯——对这两个孩子——对他自己——都殘酷！……他的心脏怦怦怦跳，使他很痛苦。生命——带来爱——工作——美——苦痛——和生命的終結！你先是生活得很不錯；尽管有那些苦痛，你仍旧生活得很好；一直到——你懊悔自己为什么要生出来。生命——生命把你消磨尽了，然而并不使你想要死——生命就是这样一个詭詐的罪恶！人有一顆心眞是大錯！那只肉蝇又嗡嗡飞来了——把夏天的热意、虫声和香气都带进来了——对啊，連香气都带进来了——就象聞到熟透的果子、晒干的青草、多汁的灌木和乳牛散发的香草味似的。而在外面那片香气中某个处所，乔恩将会讀着那封信，在苦痛中，在惊愕和苦痛中一頁頁翻着，扯着——同时感到肝腸寸断！想到这里，乔里恩觉得极端难受。乔恩是一个心地最仁慈

的家伙，天性极厚，而且很有良心——这样眞对他不起，太对他不起了！他記得伊琳有一次对他說："从来沒有一个比乔恩更多情、更可爱的了。"可怜的小乔恩！他的世界就在一个夏天的下午全冲掉了！年輕人是經不起打击的！一想到年輕人經不起打击，乔里恩又难受又不安，就从椅子上起来，走到窗口。哪儿也看不見这孩子。所以他就到了外面。如果这时候能够給这孩子一点帮助的話——他非帮助他不可！

他穿过灌木丛，向有圍墻的花园里張一下——乔恩不在！那一边，树上結的桃杏都长得很大而且快紅了，那边也看不見他。他走过那些蒼郁的、尖塔似的龙柏，到了草場上。这孩子哪里去了？难道溜进他最喜欢去的地方——小树林里去了？乔里恩穿过草場上割下的一排排干草。他們将在星期一把这些草堆起来，而且第二天继續做一天，只要天不下雨。乔恩做孩子时，他們时常这样一同穿过这片草場——手挽着手。唉！一个人到了十岁，黃金时代就完結了！他走到小池边上——蒼蝇和蚊蚋正在一处长满芦葦的明媚水面上跳着舞——又走进小树林。林子里很凉爽，充满落叶松的香气。仍旧找不到乔恩！他叫了几声。沒有人答应！他在那棵断株座子上坐下，又心神不宁，又着急，自己的疲劳反而忘記了。他不应該让这孩子把这封信带走；应当一开头就不让他跑得太远！他越想越煩，起身又順着原路走回去。在农場房子那边，他又叫了几声，还朝阴暗的牛房里張了一下。三条阿尔德尼乳牛正在清凉的牛房里，在香草气和阿莫尼亚气味里靜靜吃草；这些牛都挤过奶不久，正在等待傍晚来临，由人把它們重又带到草場低下的地方去。有一条牛懶洋洋地掉过头来，轉动着一只明亮的眼睛；乔里恩能看得見它灰色的下唇流着涎水。一切他都看得很清晰，而且感到热情，感到心情振奋——

这些他平时都很爱，而且打算画了出来——光綫、层次、色彩多美啊。无怪乎相傳基督是生在芻槽里的——一头牛在温暖的半明暗中吃草，还有比它的大眼睛和淡白的牛角更虔誠的嗎？ 他又叫了一声。沒有人答应！ 他匆匆出了小树林，經过小池，朝上走去。現在想起来，如果乔恩在小树林里发現这段往事，而且受到打击，那未免太富于揶揄的意味了；他母亲和波辛尼当年就是在这个林子里突然相互道出心曲的；他自己从巴黎回来的那个星期天早上，也是坐在林中断株座子上，充分体会到自己生命中少不了伊琳的。弄人的造化如果要揭开伊琳孩子的眼睛，使他看見既往，恰恰就会是这个地点啊！ 但是他并不在这里！ 他上哪里去了呢？ 我非找到这个家伙不可！

一絲阳光照了出来，虽則来不及观賞，乔里恩仍旧敏銳地感到下午的美——高高的树木和长长的影子，青色的云和白色的云，干草香和鴿子的咕咕叫喚，花草长得高高的。他到了玫瑰花圃，玫瑰花的嬌美在突然照出来的阳光中使他觉得簡直不象尘世。“玫瑰花，你这西班牙人啊！”① 多美妙的詩句！ 剛才她就是靠这丛深紅玫瑰花站着；站着讀完那封信，并且决定让乔恩知道全部經过的！ 他現在全知道了！ 她的决定錯了沒有呢？ 他弯身聞一聞玫瑰花，花瓣拂过他的鼻子和顫抖的嘴唇；沒有比玫瑰花絲絨似的花瓣更柔軟的了——除非是她的頸子——伊琳！ 穿过草地时，他上坡到了那棵橡树跟前。只有树头在閃閃发光，因为阳光已經照到大房子上面去了；树蔭很濃，凉得非常适意——他走得太热了。乔里恩有这么一分钟把手放在秋千绳子上——乔里，好丽——乔恩！ 这架老秋千！ 忽然間他觉得人可怕地——

---

① 借用英国詩人白朗宁《花名》一詩的一句：“花啊，你这西班牙人啊！”

极端地难受起来。“我的心脏太吃力了，”他想；“天哪！我的心脏太吃力了——眞沒有想到！”他歪歪倒倒朝着走廊走上去，拖着身子上了石阶，靠在大房子墙上，倚着喘气，臉埋在忍冬里；这些忍冬是他和伊琳費了很大的勁才种起来的，为了使飄进屋子来的空气含有香气。可是香气里杂着极大痛苦！“我的伊琳啊！”他想；“那孩子！”他非常吃力地跌跌撞撞走进落地窗，倒在老乔里恩的圈椅上。那本小說还放在那里，里面夹了一支鉛笔；他勉强拿起笔来，在翻开的一頁书上草草写了两个字……手垂下去……原来这种情形——是嗎？……

一陣剧烈的心痛；接着是黑暗……

第 三 章

伊　　琳！

乔恩手里拿着信溜开时，心里又是怕又是混乱；他沿着走廊跑，又繞过大房子，身子倚在藤蘿墻上，把信拆开。信很长——非常之长！这使他更加怕起来。他开始看信；看到那句"她嫁的就是芙蕾的父亲"时，一切都天旋地轉起来。他站的地方原靠近一扇窗子，于是爬进窗子，穿过音乐室和厅堂，上楼进了自己臥室。他用冷水浸一浸脸之后，就坐在床上，继續看信，每一頁看完把来放在床上。他父亲的书法很容易认，——他已經很熟悉了，虽則他从来沒有接到一封信有这封信四分之一这样长。他木木然看着信——想象只有一半在活动。看第一遍时，他最能理会到的是父亲写这封信一定非常痛苦。他把最后一頁丢下，以一种心理上和道德上无可奈何的感觉，从第一頁重新看起。这一切在他看来都很令人厌恶——既陈旧又令人厌恶。接着，一陣震栗的情緒象热浪似地透过他全身。他两手蒙着臉。他母亲！芙蕾的父亲！他又拿起信，机械地讀着。那种陈旧而令人厌恶的感觉又来了；和他自己的爱是那么的不同！这封信談到他的母亲——和她的父亲！眞是一封令人吃不消的信！

财产！难道有男人把女人当做财产嗎？过去在街头，在乡

間，看到的那些臉，全涌到眼前来了——紅紅的、干魚似的臉；冷酷的、单調的臉；拘謹的、乏味的臉；粗暴的臉；几千張，几万張！他怎样能知道有这些臉的人在想些什么和做些什么呢？他两手捧着头呻吟起来。他的母亲啊！他一把拿起信，重又看起来："苦痛和厌恶——今天还活生生地藏在她心里……你的儿子……孙子……而这个人当初却曾經占有过你的母亲，如同占有一个奴隶一样……"他从床边上站起来。这个殘酷的、影子一样的过去，潜匿在那里，要扼杀他的爱情和芙蕾的爱情，是眞事，否則他父亲决不会写这封信。"为什么他們在我看見芙蕾的第一天，"他想，"不首先告訴我呢？他們知道我看見过她。他們害怕，而——現在——我——懂得了！"他难受到了极頂，簡直一点动不了脑筋，一点运用不了理智，爬到屋子的一个阴暗角落里，在地板上坐下来；坐在那里象一个不快活的小猫小狗似的。在阴暗中，他好象感到一点安慰，而坐在地板上——倒很象自己做孩子时爬在地板上玩那些古代战爭。他蜷縮在屋角里，头发蓬乱，两只手紧紧抱着膝盖，不知坐了多久。后来是他母亲房間开門的声音把他从茫然的愁苦中召回。屋子里的遮阳帘在他不在家时全已經拉下来遮着窗子，他从自己坐的地方只能听見一种簌簌声，表明母亲在走过来，后来他就看見她站在自己臥床的那一边的梳妆台前面，手里拿了一样东西。乔恩連呼吸都不敢呼吸，希望她沒有看見他就走掉。他看見她碰碰台上的东西，就好象这些东西有生命似的，然后臉朝着窗子，从头到脚都是一片灰色，就象幽灵一样。她只要稍微偏过头来，就准会看見他！她的嘴唇动着："唉！乔恩！"她是在自言自語；那个声气使乔恩感到心痛。他看見她手上拿了一張小照片；拿了向着光，对着看——很小的照片。他认識它——是他孩提时的一張照片，平时她总是放在

手提包里的。他的心跳得很快。忽然間，就象听見他的心跳似的，她眼睛一瞄，就看見他了。看見她抽进一口气，同时手动了一下，把照片按在胸口，他就說：

“是我。”

她走到床面前，在床边坐下，和他靠得很近，两只手仍旧按着胸口，脚插在落在地板上的那些信紙中間。她看見了信紙，两手紧抓着床沿；身子坐得笔直，烏溜溜的眼睛盯着他望。終于她說：

“怎么，乔恩，你知道了，我看出来。”

“知道了。”

“你見过爹嗎？”

“見了。”

长久的沉默，后来她說：

“唉，我的乖乖！”

“不要紧。”他心里是那样的激动，而且那样的酸甜苦辣，使他一点不敢动彈——又是恨、又是失望，然而莫名其妙地渴望她的安慰的手撫摸一下自己的額头。

“你打算怎么办呢？”

“我不知道。”

又是长久的沉默，后来她站起来；有这么一会儿站在那里一动不动，手微微作了一个动作，說：“乖乖，我的好乖乖，不要想到我——想到你自己好了。”說完她繞过床脚，回了自己房間。

乔恩轉身又縮进那个由两面墻形成的角落里，身子象只刺猬，縮成一个圓球。

他耽在那里总有二十分钟之久，后来被一声呼喚惊醒。那是从下面走廊上傳来的。他站起来，甚为駭异。接着呼喚又来了：“乔恩！”是他母亲在叫！他跑出房間，下楼穿过空无一人的

餐室进了书房。他母亲正跪在那張旧圈椅前面，他父亲躺在圈椅里，臉色雪白，头垂在胸口，一只手放在一本攤开的书上，手里紧紧勒着一支鉛笔——异常地沉寂，比他从前看見的任何东西还要沉寂。他母亲茫然回看一下，就說：

"唉！乔恩——他死了——他死了！"

乔恩赶快跪了下来，头伸过自己适才坐过的靠手，用嘴唇碰一碰父亲的前額。冰冷！爹怎么会——怎么会死呢，还不过一小时前——！他母亲的胳臂摟着死者的膝盖，自己用胸口抵着。"怎么——怎么我不在他身边？"他听見她低声說。接着，他看見那本攤开的书上用鉛笔抖抖地写的"伊琳"两个字，自己也忍不住哭了。这是他第一次看見人死，那种无法用言語形容的寂靜把他心里的一切其他情緒都排除掉；原来此外的一切，都是这种状态的前奏啊！一切爱情和生活，快乐、焦虑和愁恨，一切行动、光明和美，都只是这种可怕的、蒼白的寂靜的开始罢了，这事在他心上留下很深的印子；忽然間一切都变得渺小、徒劳和短促了。終于他克制着自己，站起来，扶起母亲。

"媽！不要哭了——媽！"

几小时后，当一切应当安排的事情都安排了，而且他母亲正要去躺一下时，他一个人望着父亲躺在床上，身上盖了一床白被单。他有很久很久都望着这張从不发怒——永远令人莫測，然而永远仁慈的臉。他有一次就听見父亲說："做人要厚道，而且尽你的本分，别的都沒有关系。"爹是多么忠于这种哲学啊！他現在懂得父亲老早就知道这种結局会突然到来——老早知道，然而一字不提。他带着畏惧然而热烈的敬意凝視着。多么的孤寂啊——就为了使他們母子不要愁心！望着这張臉，使他自己的痛苦变得渺小了。这一頁书上草草写的两个字！两个道别的

字啊！現在他母亲除了他，更沒有别的亲人了！他凑近那張臉看——一点沒有变，然而完全变了。他記得听見父亲有一次說过自己不相信死后还有意識，即使有的話，那也不过持續到身体的自然限度为止——到身体的固有生命期限为止；因此如果身体因意外、纵欲、急病而毁坏时，意識說不定还会持續下去，直到它在天然的、不受外来影响的过程中，逐漸自自然然地消失掉。这話当时給他印象很深，因为从来沒有任何人向他这样說过。当人的心脏象这样失效时——敢說这是不大自然的！也許他父亲的意識仍旧和他一起留在这間书房里。床上面挂着一幅他祖父的象。也許他的意識也仍旧活着；而且他的哥哥——那个在德兰士瓦流域死去的异母兄——他的意識也仍旧活着。他們是不是都圍繞着这張床呢？乔恩吻了一下死者的前額，悄悄回到自己的臥室。通往母亲房間的門还半开着；显然她曾經到房間里来过——一切都給他准备好了[①]，还有一杯热牛奶和一点餅干；地板上的信已經不見。他一面吃餅干，一面喝牛奶，看着窗外天色黑了下来。他不想考虑将来——只瞅着那些长得和窗戶一样高的阴暗的橡树枝条，好象生命已經停止一样。半夜里，当他在沉睡中輾轉反側时，意識到有个白白的、靜靜的东西站在他的床面前，他一惊而起。

他母亲的声音說：

"是我，乔恩，乖乖！"她的手輕輕按着他的額头使他睡下；她的白身形接着消失了。

剩下他一个人！他重又沉沉睡去，梦見床上到处爬的是自己母亲的名字。

---

① 当是指給乔恩預备换上的孝服，即黑色衣服。

第 四 章

索 米 斯 盘 算

索米斯对《泰晤士报》上乔里恩訃告的反应很单純。原来那个家伙死了！在这两个人的一生中，他們相互从来就沒有喜欢过。那种血液沸腾的仇恨在索米斯心中早已燒光了，現在他也不愿意再爆发一次，不过这样早死他认为倒是天公地道。二十年来，这家伙一直承继着他的妻子和房子——而現在——死了！报上隔了几天之后的紀念文，他觉得，对乔里恩太重視了。里面提到这位"勤奋而可喜的画家，他的那些作品現在看来很代表維多利亚后期最好的水彩画艺术"。索米斯过去差不多一直都机械地贊成摩耳、毛龐和加司威尔·拜依①，碰到展覽会上高挂出自己堂兄一張画时，总要高声嗤笑出来，所以看到这里，便使勁地把《泰晤士报》翻过去。

那天早上他得到商业区去办点福尔賽家的財产事务；格拉德曼从眼鏡上面斜瞥着的那种表情，他完全意識到。这位老职員对待他完全是一种又是惋惜、又是祝賀的神气。你差不多能够听得出他心里在說："乔里恩先生——是——啊——和我一样大，就死了——唉，唉！我敢說她很伤心呢。她长得很不錯。人总不免一死。他們給他在报上还写了紀念文章。想不到！"老实

說，他这种神气使索米斯不得不赶快对付掉某些租賃事务和談話，对付得异乎寻常地快。

"关于芙蕾小姐那件贈与呢，索米斯先生?"

"我想等等再說吧，"索米斯簡短地說。

"哦！我很高兴。我覚得你本来太性急了一点。情况确是变了。"

乔里恩这一死对芙蕾将有什么影响，索米斯已經开始躊躇起来。他不知道她知道沒有——她从不看报，从来不看报上的生卒栏、結婚栏。

他把事情赶完，就上格林街来吃午飯。維妮佛梨德的样子簡直可怜。杰克·卡狄干看上去健康上出了一点毛病，要过一段时期才能复原。她簡直想不开。

"普罗芳究竟走了沒有?"索米斯忽然問。

"走了，"維妮佛梨德回答說，"至于上哪儿去——我可不曉得。"

对了，就是这样——什么都沒法說！并不是說他想知道。安耐特的来信是从地艾普②发出的，說和她母亲住在那边。

"我想，你总看見那个家伙的訃告了吧?"

"看見了，"維妮佛梨德說。"我替他——替他的儿女很难受。他对人非常和藹。"索米斯嘴里发出一种怪声音。世界上总是就一个人的为人而不就他的行事来判断一个人——这个古老、深刻的眞理好象在躡手躡足走来，憤憤地敲着他的后脑門。

"我知道有人对他就抱有这种无聊看法，"他說。

---

① 都是与乔里恩同时代的水彩画家。

② 法国沿英法海峽一个海濱游覽地。

"現在人死了，也应当給他一点公道。"

"我倒想早一点給他一点公道看，"索米斯說，"可是沒有机会。你这里有《从男爵录》沒有？"

"有；就在頂下面一层。"

索米斯取出一本厚厚的紅皮书，翻了起来。

"孟特——劳倫斯爵士，第九世从男爵，一六二〇年受封，八世从男爵乔弗萊之长子；母，西洛潑州莫司肯厦从男爵查理·莫司肯爵士之女拉芬尼亚。一八九〇年娶牛津州康大福庄康威·夏威尔先生之女爱米丽，一子，馬吉尔·康威，继承人，一八九五年生；二女。住白金汉州富尔威尔鎮黎宾霍尔邸。斯諾克司俱乐部，咖啡室俱乐部，飞机俱乐部会員。参閱貝德立考特条。"

"哼！"索米斯說。"你可认識过什么出版家嗎？"

"悌摩西叔叔。"

"我是指活的。"

"蒙第在他的俱乐部里认識过一个。帶他到家里来吃过一頓飯。你知道，蒙第一直都在想写一本书，讲跑馬致富术。他想兜那个人的生意。"

"怎么样呢？"

"他劝他賭了一匹馬——在一次两千基尼賽上。后来就沒有看見过。現在回想起来，这个人相当精明。"

"那匹馬跑贏了沒有？"

"沒有；好象落在最最后面。你知道蒙第的确也有他聪明的地方。"

"是嗎？"索米斯說。"一个乳臭未干的从男爵和出版之間你能看出有什么关系嗎？"

"时下的人什么事情都会做，"維妮佛梨德回答說。"最要紧

的事情就是不要閑着——跟我們那个时代完全相反。那时候无所事事最时髦。不过我想这仍旧会来的。”

“我談的这个小孟特对芙蕾很顛倒。如果能够把芙蕾的另外那件事挤掉，我說不定会鼓励一下。”

“他有派头嗎?”維妮佛梨德問。

“人并不漂亮；还討人喜欢，有点粗心浮气。我想，田地大約不少。他好象眞正在追芙蕾。不过我也說不出。”

“是啊，”維妮佛梨德低声說，“很难說。我总觉得还是不要鼓励的好。杰克这样眞是个麻煩；現在要过了八月节①才能够出去度夏了。不过倫敦人总是很有意思，那一天我預备上海德公园去看他們怎样开心法。”

“我要是你的話，”索米斯說，“我就在乡下租一幢小房子，碰到节日和罢工的时候，你要避开就可以避开。”

“我頂膩味乡下，”維妮佛梨德回答，“而且我觉得鉄路罢工很令人兴奋。”

維妮佛梨德素来就是这样冷靜。

索米斯别了維妮佛梨德，向雷丁車站进发；一路行来时，心里盘算着要不要告訴芙蕾那个男孩子父亲的死訊。这事对这孩子的处境并沒有变动，只是現在經济上已經独立，而且只剩他母亲一个人要对付了。他无疑会继承一大笔財产，可能連那幢房子也归了他——那座房子当初原是为伊琳和自己造的，而造房子的那个建筑师就是他的家庭幸福破坏者。自己的女儿——成了那座房子的主妇！这应是天公地道的事！索米斯发出一声短短的冷笑。他原来打算用那幢房子恢复自己婚姻上的失敗，使

---

① 八月里的第一个星期一，为英国的全国休假日。

它成为子子孙孙的基业，如果他能够使伊琳为他生一个儿子的話。現在她的儿子如果娶了芙蕾！他們的儿女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自己和伊琳結合之后所生的了！

这种想法太戏剧性，使他的冷靜头脑很有反感。然而——現在乔里恩既然死了，这将是解决这个难題最便当的办法——也是最闊气的办法。把福尔賽两房的财产联合在一起很有一种保守性的誘惑。而她——伊琳——也会和他重又联合在一起了。无聊！荒唐！他把这种念头从脑子里驅逐出去。

抵家时，他听見彈子的滴搭声，向窗口一張，看見小孟特正伏在台子上。芙蕾手叉着腰拿着球杆，微笑地望着他。她样子多美呀！无怪这个小伙子要为她失魂落魄呢！一个从男爵头衔——和田地！在这种年头，田地的出息是不多的；头衔的出息可能更少。福尔賽家的老一輩子对头衔向来就看不大起，总有点不切实际，不大自然——花那么多錢很不值得，而且要和宮廷发生关系。索米斯記得那些老一輩子或多或少都有这种感觉。斯悅辛在自己最发达的年头确曾参加过一次召見的朝会；回来之后說他再也不去了——"全是些无名小卒。"有人疑心他穿了縛腿短褲①，个子显得太大了。索米斯記得自己母亲曾經希望能够参加一次召見，因为这是时髦玩意儿，可是他父亲毅然决然拒絕了。她要打扮得那样花枝招展做什么——浪費时間和金錢；一点沒有道理！

由于英国平民有那种成为国家力量的本能，而且保持不变，由于他們覚得自己的生活圈子已經很好了，而且就因为是他們的，所以比任何别的生活圈子还要好一点，老一輩的福尔賽始終

① 召見时穿的朝服。

都不喜欢那些"虛文俗套"，正如尼古拉得了风湿症之后經常那样說的。索米斯这一代人，由于比較敏感，比較憤世嫉俗，一想到斯悅辛穿着短縛腿褲的可笑神气，也就不想到这些上面去。至于第三代和第四代，在他看来，对什么都只有嘲笑。

可是这个年輕小伙子能继承一个头銜和一些地产倒也不坏——这种事情原是他自己做不了主的。他輕輕走进去，正当孟特一杆子沒有击中。芙蕾接上去打；他看出这个年輕人的眼睛盯着芙蕾弯下的身子望，眼睛里的那种爱慕之情簡直使他感动。

她把球杆放在纤手拿成的架子上，停了一下，搖搖她蓬松的深栗色短发。

"我决計打不到。"

"不試总不行。"

"好吧。"球杆打了出去，球滾起来。"你看！"

"运气不好！沒有关系！"

接着两人看見了索米斯，他說：

"我来給你們記分。"

他在記分板下面的高凳上坐下，外表很整洁，但是人覚得很累，暗暗打量着两張年輕的臉。打完了球，孟特走到他面前。

"我已經搞起来了，先生。怪玩意儿，生意經，可不是？我想你当律师总閱过不少人情世故吧！"

"閱过。"

"要不要我告訴你我看到的事情：那些人出价錢总要低过自己出得起的数目，这完全不对头；他們应当一上来出得多，然后逐漸减少。"

索米斯的眉毛抬了起来。

"倘使人家一上来就接受呢？"

"这毫无关系,"孟特說;"減价要比加价上算得多。比如說我們对一个作家提出优厚的条件——他当然接受。后来我們仔細研究一下,发現出版这本书沒有多大油水可賺,就告訴他这种情形。他因为我們对他很大方,因而信任我們,于是服服貼貼地减了价錢,而且对我們毫无芥蒂。可是如果我們开头給他的条件就很苛刻,他不肯接受,弄得我們加价他方才答应;答应归答应,他却会觉得我們是小气鬼。"

"你买画也試試这个办法看,"索米斯說,"价錢讲好了就是一項合同——难道这个你还不曉得?"

小孟特掉头望着芙蕾站的窗口。

"不曉得,我眞想早就曉得。另外还有一件事情。一个人要悔約的話,对他决不留难。"

"做广告嗎?"索米斯冷冷地說。

"当然是一种广告;不过我是作为原則来看待。"

"你的出版社就是这样做法嗎?"

"还沒有,"孟特說,"不过慢慢会来。"

"而且会关門。"

"不会,眞的,先生。我作了不少次的观察,全都証明我的理論不錯。在生意經上,人性总是一直被估得太低,人們这样做法使自己丧失了很大一笔快乐和利潤。当然,你必須絕对的眞实和坦率,可是只要你感觉到,做起来也并不难。你越是近人情,越是大方,你做生意的机会就越好。"

索米斯站起来。

"你是一个股东嗎?"

"还要等六个月。"

"那么其余的股东还是赶快退休的好。"

孟特大笑。

“你会懂得的，”他說。“底下将要有一个极大的变化。占有原則非关門不可。”

“什么？”索米斯說。

“店堂要出租了！再見，先生；我現在走了。”

索米斯看着女儿伸出手来，看見她在孟特紧握着手时縮了一下，同时清清楚楚听見年輕人出去时的叹息。她接着从窗口过来，一只指头沿彈子台的桃花心木边子划着。索米斯望着她，知道她有話要問自己。手指繞过最后一个落彈袋时，她抬起头来。

“爹，你是不是做了手脚，不让乔恩写信給我？”

索米斯搖搖头。

“这一說，你是沒有看見嗎？”他說。“他父亲在一个星期前死了。”

“哦！”

他从女儿吃惊的、眉头深鎖的臉上看出她立刻紧張起来，想要弄清这一事件的后果。

“可怜的乔恩！你为什么不告訴我，爹？”

“我永远不懂得！”索米斯慢吞吞地說；“你总是不信任我。”

“亲爱的，只要你肯帮忙，我就会信任你。”

“我也許会。”

芙蕾两只手勒在一起。“唉，亲爱的——一个人拚命想得到一件东西，就不大会想到别人。你别生我的气。”

索米斯伸出一只手，就象是推开一句誹謗似的。

“我在盘算呢，”他說。他怎么想得到用了这样一个字眼！“小孟特又来纏你嗎？”

芙蕾笑了。“哦，馬吉尔！他总是缠人；不过人倒是好人——我并不在乎。”

“嗯，”索米斯說。“我人很吃力；我要走了，打个瞌睡再吃晚飯。”

他上楼进了画廊，在榻上躺下来，閉上眼睛。这个女儿眞是个大累贅——她母亲是——啊，是什么呢？眞是个累贅！帮忙——他怎样能帮她的忙呢？他是她的父亲，这件事实是他改变不了的。伊琳是乔恩的母亲——也改变不了！小孟特剛才讲的什么——占有本能——上門了——出租了？胡說八道！无聊！

悶热的空气，夹着綉綫菊的香气，河上和玫瑰的气息，向他襲来，他入睡了。

第 五 章

一 門 心 思

人一門心思起来会比任何精神病态都超出常軌，而一門心思披上熾热的爱情服装时則会更有冲勁，更加精力过人。这种在爱情上一門心思的人，对藩篱、沟渠、門戶；对那些并不是一門心思，或者是一門心思的人；对街上的儿車，和車子里面一門心思吮吸着奶瓶的嬰儿；甚至于对其他害这种痼疾的病人——对这些，他都不会去注意。他走起来眼睛只是向内看，除掉自己心里的那点光亮外，一切别的星星全看不見。有些一門心思的人，认为人类幸福要靠自己的孜孜营求，靠解剖小狗，靠仇視外国人，靠付超額税，靠继續担任閣僚，靠各方面的事情順利进行，靠阻止邻居离婚，靠反战、反对兵役，靠希腊語根、教会教条、哲学悖論和做人上人；还有其他利己主义病者——所有这些人，和那些一門心思只想获得某一个女子或男子的男子或女子比起来，都要动摇得多。在这个寒冷的夏天，虽則芙蕾过着一个小福尔賽的散漫生活，买衣服有人付錢，自己只管寻欢作乐，她对这一切都无动于衷——正如維妮佛梨德会用晚近最时髦的口头禪来形容的——"惟天可表！"她指望拿到手的是中天明月，而明月却在河上寒空或者进城时格林公园上面周行着。她甚至把乔恩

的信用粉紅綢子包起来貼胸藏着，而在这种胸衣領子开得那样低，感情那样受到鄙弃，高胸脯那样不时髦的年头里，恐怕更沒有比这种举动更能証明她的一門心思了。

在获悉乔恩父亲死訊之后，芙蕾就写了一封信給他；三天后从一次河上野餐回来，她收到了乔恩的回信。这是他們在琼家里会見之后的第一封信。她带着疑虑把信拆开，惶恐地讀着。

自从上次見面之后，我已經获悉全部往事了。我不想告訴你——我想我們在琼家里会見时，你已經知道了。她說你知道。如果你知道的話，芙蕾，你当时就应当告訴我。我想你听到的只是你父亲讲的一面。我听到的是我母亲讲的一面。太可怕了。現在她这样悲伤，我可不能再有什么事情使她伤心了。我当然非常之想念你，不过目前我認为我們无法結合——有一种强烈的力量非把我們拆开不可。

原来是这样！她的騙局暴露了。可是乔恩——她觉得——已經原諒她。倒是信上讲的关于他母亲那些話使她的心怦怦跳起来，使她的腿打軟。

她的第一个念头是回信——第二个念头是不回信。这些念头在往后几天里一直在心里反复着，同时人变得愈来愈走投无路。可是她究竟不愧是她父亲生的女儿。那种使索米斯同时成功和失敗的坚韌性格也是她的主要性格，不过加上法国人的文雅和敏捷一粉飾，不容易看出来罢了。她本能地在"有"这个字的前面总是加上"我"字。可是她把这种日益变得走投无路的心情隐藏得一点不露痕迹，尽管七月里那样恼人地风风雨雨，但只要天气还好，她总要到河上去游賞，就好象一点心事沒有似的；

在所有的"乳臭未干"的从男爵里，也沒有比她的护神馬吉尔·孟特更加一貫地不管出版生意的了。

在索米斯眼中，她可說是个謎。这种万事不关心的豪情逸致几几乎把他瞞过了。不过只是几几乎——因为她时常視若无睹地瞠着一双眼睛，而且她臥房窗子常在深夜时还显出一綫灯光，这些他都看在眼里。她在想些什么呢，弄到夜里一两点钟还沒有睡觉？可是他不敢問她有什么心事；而且自从上次彈子房里一次短短的談話之后，她什么話都沒有跟他說过。

在这些双方諱莫如深的日子里，碰巧維妮佛梨德来邀父女两个去吃午飯，飯后还要去看一出"頂有意思的小戏：«乞丐的歌剧»①。"能不能再带一个男的，凑成四个人？索米斯是什么戏都不想看，但是芙蕾是什么戏都想看，所以就答应下来。他們坐着汽車进城，帶着馬吉尔·孟特一起；孟特快活到三十三天，所以維妮佛梨德覚得他"很有意思"。«乞丐的歌剧»看得索米斯莫名其妙。那些角色都不討人喜欢，整个的戏充满諷刺。維妮佛梨德很"着迷"——迷上了那些服装。那些音乐她听了也并不討厌。头一天晚上，她上皇家歌剧院去看俄国巴蕾舞，到得太早了，看見台上满是歌手，那些人整整有一小时都吓得面无人色或者快要倒下去的样子，深怕一不小心唱对了腔②。馬吉尔·孟特对整个的戏都非常喜欢。三个人都弄不清楚芙蕾是怎样想法。可是芙蕾并不在想。她的一門心思正站在台上和波丽·皮秋姆唱着歌，和費尔齐做着手势，和珍妮·第佛跳着舞，和露茜·劳吉特装模作态，和麦克希司接吻、放歌、拥抱③。她的櫻唇說不定輾然微笑，她的手說不定会鼓掌，可是这出古老的著名喜剧，就和一出时下的"歌舞剧"一样，喜也好，悲也好，她全然沒有一点印象。上車回家时她很伤感，因为坐在她身边的不是乔恩，而是馬吉尔·

孟特。汽車在路上顛簸一下，而小孟特的胳臂好象无意中碰一下她的胳臂时，她只是想："要是乔恩的胳臂多好！"当小孟特高兴的声音，由于和她坐得很近而变得温柔起来，比車子走动的声音高一点說着时，她也微笑回答，心里想："要是乔恩的声音多好！"而当他有一次說"芙蕾，你穿这件衣服簡直象仙女一样！"时，她回答說，"哦，你喜欢这衣服嗎？"心里却想，"要是乔恩能看見多好！"

在回家的路上她下了一个决心。她要上罗宾山去看他——单独看他；她要坐車子去，事先不告訴他，也不告訴她父亲。自从收到他的来信，这已經是第九天，她再也不能等了。星期一她就去！这样一决定，使她对小孟特也好了起来。心里有了奔头，容忍一点和敷衍一点都沒有关系。他不妨吃过晚飯再走；不妨照例向她求婚，和她跳舞，紧握着她的手，叹气——随便他。他只在打乱她的一門心事时才叫人討厌。她甚至于在她目前只怜憫自己的情况下尽其可能地怜憫他起来。晚飯桌上，孟特談到他称做的"特权領域的死亡"时，好象比平时更加毫无忌憚。她簡直不去理会，可是她父亲好象在密切注意，臉上带着即使不代表生气，至少意味着反对的微笑。

"年輕的一代并不象你这样想，先生；是不是，芙蕾？"

芙蕾聳聳肩膀——年輕的一代就只有乔恩，然而她却不知道他在怎样想。

---

① 約翰·戴的这出社会諷刺剧于一九二〇年在英国重演达三年半之久。

② 巴蕾舞节目很短，前面是出歌剧；这里挖苦那些蹩脚歌手全唱走了腔，然而还是那样心惊胆战的样子。

③ 都是《乞丐的歌剧》里的角色。波丽是女主角，費尔齐是皮秋姆先生的僕人，珍妮是妓女，露茜是波丽的情敌，麦克希司是男主角。

"年輕人到了我的年紀，就会象我这样想，孟特先生。人性是不变的。"

"我承认这个，先生，但是思想方式却随着时代改变。追求个人利益的思想方式已經快过时了。"

"是嗎！各人管自己的事情并不是一种思想方式，孟特先生，这是本能。"

对啊，乔恩就是我的事情！

"可是什么是自己的事情呢，先生？問題就在这里，随便哪个的事情都要成为自己的事情。对吧，芙蕾？"

芙蕾只是微笑。

"否則，"小孟特接着說，"就要流血。"

"人們几千年来一直这样說。"

"可是你会承认，先生，财产意識是在消灭吧？"

"我要說在那些毫无财产的人中間，反而在增长呢。"

"那么，你看看我吧！ 我是一笔限定嗣續田产①的继承人。我不要这东西；明天我就把这个关系割掉。"

"你还沒有結婚，根本不知道你說的什么。"

芙蕾看見小孟特的眼睛相当可怜相地望着自己。

"你难道眞的认为結婚——？"他开始說。

"社会就是建筑在婚姻上面，"她父亲严肃地說；"建筑在婚姻和婚姻的后果上面。你要廢除这些嗎？"

小孟特做了一个困惑的姿势。晚餐桌上变得沉默下来；电灯光——灯罩是一个方解石圓球——照着桌上的許多銀匙，上面全刻有福尔賽族徽飾——一只"正式雉鸡"。外面河上的夜色

① 即不能卖出，而且只能遺留給合法的继承人，不能随便贈与。

暗了下来，空气中充满潮湿气息和香味。

“星期一，”芙蕾想；“星期一！”

第 六 章

走 投 无 路

对于那位碩果仅存的乔里恩·福尔賽說来，他父亲死后的一星期是既悲痛而又无聊。那些必不可少的仪式——宣讀遺嘱，房地产估价，分配遺贈——全都是向一个未滿成年的家长演出的。乔里恩是火葬的。根据他特别留下的遺言，火葬时誰也不让参加，也不許戴孝。财产的继承，在某种程度上受了老乔里恩遺嘱的限制，使罗宾山属于乔里恩的寡妻，另外每年有二千五百鎊归她終身支配。除掉这一笔财产，其余部分的支配都相当复杂，目的在于使乔里恩的三个子女将来和現在都平均地享有老乔里恩和乔里恩的财产，只是乔恩由于性别关系，当他到达成年时，将取得全部遺产，而琼和好丽只能享受这些财产的灵魂①，而不能享受其实质，这样庶几她們的子女在她們死后仍旧能享受到实质。如果她們沒有子女，这几笔财产全都要归到乔恩手里，只要他死在她們后面；既然琼已經有五十岁，而好丽也已年近四十，法律界都认为小乔恩，如果沒有那样苛刻的所得税的話，活到他祖父那样大年紀时将会和老乔里恩一样舒泰。这一切，乔恩都不放在心上，对他母亲也无所謂。只有琼給乔里恩这样一个把后事全都安排得妥妥貼貼的人，做了一切应做的事。她走

了以后，母子两个重又在那座大房子里变得孑然无靠了；死亡使他們靠攏，而爱情又使他們分开；乔恩在这些日子里过得非常痛苦，暗暗地对自己感到厌恶和失望。他母亲会带着一种非常忍耐的悲痛望着他，然而悲痛中仍有一种本能的驕傲，就好象保留着自己的防御似的。如果她笑，他就恨自己回答的笑会那样勉强和不自然。他并不判断她或者責备她；这都远說不上——老实說，他脑子里从沒有轉到这上面来过。不！他所以笑得那样勉强和不自然是因为她弄得他不能得到自己要的东西。眼前只有一項減輕痛苦的办法——这事和他父亲的一生成就很有关系，但是交給琼去做，使人很不放心，虽則她曾經提出由她来做。母子两个都觉得，如果让琼把乔里恩的一包包遺作——包括沒有展出的和沒有完成的——一古脑儿带走，这些作品一定会遭到保尔·波斯特和别的常上她画室来的人潑冷水，結果連她的心也会冷掉。按照这些作品的旧日风格和水彩画这一門来說，可以說是不錯的，决不能让它受到嘲弄。一个个人展覽会应当是母子两个对他們深爱的人一种最起碼的表示；为了准备这个展覽会，母子两个花了許多时間。說也奇怪，乔恩对自己父亲日益变得欽佩起来。他通过一系列的研究，发現乔里恩的天資虽然不高，但是由于悶声不响地苦干，却能眞正創出自己的面目。从一大批作品里可以看出他有一种难能可貴的連續成长，境界逐漸变得深邃了，扩大了。当然这并不是說內容非常深刻，或者造詣十分的高——不过就它本身来說，这些画都是精到的、认眞的、完整的。想起老父生平从不狂妄自大，談到自己的造詣时总是象开玩笑似地那样謙卑，甚至于自称是个业余画家，乔恩不由

---

① 指只能动利，不能动本。

觉得自己从来就沒有眞正理解老父过。他的立身之道好象律己很严，然而决不让人家知道他是这样的为人，免得使人討厌。这种态度对乔恩很有一种吸引的地方，所以听到他母亲談論他父亲的一段話时，满心地贊成。她說，“他是一个眞正有修养的人；他不管做什么事情，都沒法不想到别人。碰到他下决心和人家作对时，他做起来也尽量避免使人难堪——跟当今时世全不同，可不是？他一生中有两次不得不和整个社会鬧翻；然而从不因此而变得憤世嫉俗。”乔恩看見她流下眼泪来，并且立刻把臉儿背了过去。她总是那样不声不响地伤悼死者，使他有时候以为她并不怎样悲伤。現在看見她这副样子，他觉得自己的克制能力和自尊心比起父亲和母亲来都还差得很远。他悄悄走到她身旁，用胳臂摟着她。她迅速地吻了他一下，可是带着情感冲动的样子走了出去。

那間他們用来选画和貼标签的画室原来是好丽小时候的課室，她养蚕、晾紫薄荷、学琴，以及其他学习，都是在这間屋里。現在七月底，虽則房間是东北向，却从久已褪了色的淡紫紗窗帘間傳来一陣陣熏人欲醉的暖风。为了恢复一下殘留在这間人去楼空屋子里的已往光荣，就象追念一片古战場的鼎盛时代一样，伊琳特地在那張沾滿顏料的桌子上放了一瓶玫瑰花。这瓶花，和乔里恩的爱猫——它仍旧死守着这个廢弃的住所——是这間凌乱而悲慘的工作室里的两个快乐場所。乔恩站在北窗跟前，聞着那股帶有神秘的温暖草莓香的空气，听見一部汽車开来。那些律师又来談什么无聊的事情了！为什么这种香味使人聞了有点迴腸蕩气呢？是从哪里吹来的——房子这一面并沒有草莓圃啊。他不自觉地从口袋掏出一張弄縐了的紙，在上面断断續續写了些字，胸臆間开始变得温暖起来；他搓了搓手掌，沒有多大

一会就匆匆写出下面几行：

如果我能够作一首短歌——
一首短歌来安慰我的心！
我要全用小东西来編成——
流水的濺潑声，翅膀的磨擦声，
蒲公英的金冠放蕊吐蕚，
雨点嚦嚦簌簌地落，
猫儿的嗚嗚，鳥儿的喁喁，
和一切我听見过的低語：
青草間、綠草間无主的清风，
远处飄来的营营和嗡嗡。
一首歌象花儿一样嬌嫩，
象蹁躚的蝴蝶一样輕盈；
而当我看見它一旦开放，
我就让它去飞翔歌唱。

他站在窗口仍在一个人低声讀着詩时，忽然听見有人叫他的名字，轉身看时原来是芙蕾。望着这个駭人的精灵，他开头并沒有表示，也沒有做声，同时她明媚而生动的眼波在他心里引起一陣狂喜。接着他走到桌子面前說："謝謝你来看我！"但是看見她退縮了一下，就象他扔了一个东西过去似的。

"我說我要見你，"芙蕾說，"他們就把我带到这儿来了。不过我还可以走。"

乔恩紧抓着那張沾滿顏料的桌子。她的臉，她穿着花边衣服的身条，在他眼中印上一个极深刻的、极鮮明的影子，就是她

这时从地板上沉下去①，他一定仍旧看見她站在那里。

“我知道我告訴你的是謊話，乔恩。可是我說謊是为了爱你。”

“哦，是啊！是啊！这沒有关系！”

“我沒有回你的信。有什么意思呢——沒有什么需要回的。我只想看看你。”她两只手伸了出来，乔恩从桌子对面抓着她的手。他想讲几句話，可是心思全放在不要勒痛她上面。他自己的手好象很硬，而她的手則是那样的軟。她差不多挑战似地說：

“那段往事——难道那样的十分可怕嗎？”

“是啊。”他的声音也带有一点挑战意味了。

她抽开手。“我沒有想到，在这个年头，男孩子还是听母亲摆布。”

乔恩的下巴抬了一下，就象被人打了一拳。

“呀，我不是这个意思，乔恩。这話讲得太沒有道理了！”她迅速挨到他身边来。“乔恩，亲爱的；我不是这个意思。”

“沒有关系。”

她的两只手搭在他肩膀上，用額头抵着手；帽沿碰到他的脖子，乔恩能感到帽子在抖。可是他就象变得麻木不仁一样，对她毫无表示。她把手拿掉，走开去。

“好吧，你不要我的話，我就走。不过我沒有想到你会丢掉我。”

“我沒有，”乔恩叫，人忽然活了过来。“我不能。我要再想想法子。”

她的眼睛一亮，扭着身子向他走来。“乔恩——我爱你！不

---

① 作者在这里似乎想入非非地把芙蕾比作舞台上魔鬼的出現和消失。

要丢掉我！你要是丢掉我，我眞不知道怎么——簡直叫人走投无路。那算什么呢——过去的那些事情——跟我們的事情比起来?”

她紧紧抱着他。他吻了她的眼睛，她的粉頰，她的櫻唇，可是吻着她时，他眼睛里看見的却是散在自己臥室地板上的那些信紙——他父亲蒼白的遺容——他母亲跪在死者面前。芙蕾的低語，“叫她同意！你答应我！唉！乔恩，想想法子！”听上去好象非常稚气。他觉得自己莫名其妙地老了。

“我答应！”他說。“不过，你不了解。”

“她要毀掉我們的一生，就因为——”

“哦，因为什么呢?”

他的声音里又显出挑战的意味，可是她不答腔。她用胳臂紧紧抱着他，吻他，他也連連吻还；可是便在这种屈伏下，那封信給他下的毒仍然在起作用。芙蕾不知道，她不了解——她錯怪了他母亲；她是属于敌人的陣营的！这样的可爱，而且他是这样的爱她——然而，便在她的摟抱中，他仍不禁想起好丽的話：“我覚得她有一种‘占有的天性’”，和他母亲說的“亲爱的孩子，不要想到我——想到你自己好了！”

当她象一場热情的梦消逝掉，在他的眼睛里留下她的容貌，在他的嘴上留下她的香吻，在他的心里留下那种迴腸的痛苦之后，乔恩靠着窗子，傾听着汽車将她开走。仍旧是那股温暖如草莓的香味，仍旧是那些会形成他那首短歌的夏天輕微声息，仍旧是七月里一切青春和幸福的遐想——叹息的、浮动的、蹁躚的七月——但是他的心碎了；他的心充满爱的飢渴，充满希望，然而希望却垂着眼皮，象是感到慚愧。眼前这件事情太棘手了！如果芙蕾走投无路，他也是走投无路——在这里空望着摇曳的白

楊、飞駛的白云、草地上的阳光。

他等到晚上——一直等到母子两个几乎默默无言地吃完晚飯，等到他母亲为他彈完了琴——可是他仍旧等着，觉得她已經知道自己等着要說什么。她吻了他上楼去了，可是他仍旧逗留在那里，望着外面的月光和飞蛾，和那种悄悄来临的、沾汚夏夜的、不眞实的顏色感。他眞想能够重又回到过去啊——仅仅回到三个月以前那样；或者活到多少年后的将来。眼前有着这样一件极端殘酷的事情要决定，不这样就得那样，实在使人活不下去。他現在比初上来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他母亲的痛苦情怀；就好象那封信里讲的往事是一种有毒素的微菌，使他发了宗派主义的高热症，以至于认眞当作有两个陣营存在，他母亲和他是一个陣营——芙蕾和她父亲是另一个陣营。这种陈年古代的悲剧性的占有和敌意說不定早已死去了，但是死去的东西在时間把它們清除掉之前，仍旧是有毒的。連他的爱情也好象沾染上了，不大带有幻想，更加具有現实意味，而且隐隐含有一种背叛似的疑虑，深怕芙蕾也会象她父亲，想要占有起来；这种疑虑并不明晰，只是一种侵襲，非常之卑鄙，钻在他的热情記忆里蠕蠕爬动，用它的呼吸吹淡了那个生动的、迷人的臉龐和娉婷的倩影——这种疑虑，說它眞实，却好象并不存在；說它不眞实，却足以摧毁一个人坚定的信心。而对于不滿二十岁的乔恩說来，坚定的信心却是生命里最少不了的东西。他仍旧有年輕人的一股热力，愿意双手奉上，一毫不取——热情地把一切交給一个象自己一样豪爽慷慨的人儿。敢說她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从窗口长凳上站起来，在那間灰色的阴森森的大屋子里胡乱走着，房間墻壁上挂着涂了銀粉的帆布。这幢房子——他父亲在那封弥留的信里說过——是造了給她母亲——和芙蕾的父亲住的！他在半阴暗中两

只手伸了出来，就好象要抓住死者縹緲的手一样；他两手勒紧，竭力想接触到他父亲消瘦而消失了的手指——紧紧抓着，并以此稳住自己——使他觉得仍站在父亲的一边。眼泪，忍在肚皮里，使他眼睛觉得又干又热。他又回到窗口。窗口比較暖和，不是那样鬼气森森的，外面要舒适得多，月儿高高地現出金黃色，再过三天就要圓了；夜的自由眞給人安慰。倘使芙蕾和他是在什么荒島上碰見，根本沒有什么过去不过去——大自然就是他們的房子，那要多好！乔恩长到这么大还对荒島非常向往——那里生长着面包果，珊瑚礁上海水一碧如藍。夜晚是深沉的，自由的——充滿着魅力；它是誘惑，是期望，是尘网的逋逃藪，是爱情！一个仍旧受母亲摆布的膿包——！这使他的两頰火热起来。他关上窗子，拉上窗帘，把墻上烛架的电灯关掉，上楼去了。

他的臥室的門开着，灯也亮着；他母亲仍旧穿着晚服，站在窗口。她轉身向他說：

“你坐下，乔恩；我們談談。”她在窗口长凳上坐下，乔恩在床边坐下。她只是側面向着他，額头、鼻梁、頸子的柔和綫条，以及那种奇特的然而又象是冷峻的风度，使他很动心。他母亲从来就不象是这个环境里的人；仿佛是从别的什么地方跑来的！她打算跟自己談什么呢？他的心里也有那么多事情要跟她談啊！

“我知道芙蕾今天来了。我并不詫异。”这句話好象还有一种言外之意：“她原是她父亲的女儿啊！”乔恩的心硬了起来。伊琳靜靜地說下去：

“我有你爹的信在这里。那天晚上我拾了保存起来。你要不要拿回去，亲爱的？”

乔恩搖搖头。

“在他交給你之前，我当然讀过了。这封信对我作的孽并沒

有如实地叙述。”

“媽!”乔恩脫口而出叫了一声。

“他讲得对我非常体貼，可是我知道自己不爱芙蕾的父亲而嫁給他，是做了一件很坏的事情。不幸福的婚姻，乔恩，不但会毁掉自己的一生，也会毁掉别人的一生。亲爱的，你年紀太輕了，而且爱得非常厉害。你认为你跟这个女孩有可能过得幸福嗎?”

乔恩望着她那双深褐色眼睛，这时由于痛苦显得更深了；他回答說：“会的；啊！ 会的——只要你能够。”

伊琳微笑。

“对美色的倾倒，和渴望占有对方，并不是爱。如果你的情形跟我的情形一样，乔恩——把灵魂最深处的东西扼杀了；肉体結合了，但是灵魂在抗拒，怎么办?”

“为什么会是这样，媽？ 你以为她一定会象她父亲，但是她并不。我看見过她父亲。”

伊琳的嘴边又浮出那种微笑，乔恩心里有点动搖起来；她的微笑带有无数的諷刺和經历。

“你是給，乔恩；她是拿。”

那种卑鄙的疑虑和侵襲的动搖又来了！ 他憤憤然說：

“她不是——不是。媽，我不过是不忍心使你不快活，現在爹——”他用拳头敲自己脑袋。

伊琳站起来。

“那天晚上我跟你說过，亲爱的，不要想到我。我說的眞話。为你自己和你的幸福着想好了！ 以后的事情我会挺得住的——是我自己造的因。”

乔恩又脫口而出叫了一声“媽!”

她走到他跟前，用手按着他的手。

"你头不好过嗎，亲爱的？"

乔恩摇头。他的不好过在心口——被两种爱把心都拉碎了。

"不管你怎样，乔恩，我将始終一样爱你。你不会失掉任何东西。"她輕輕抹一下他头发，就走了。

乔恩听見房門关上，翻身上床，躺在那里硬压着自己的喘息，心里感到极端抑郁。

第七章

使　命

索米斯在吃茶的时候問起芙蕾，才知道她两点钟就坐汽車出去了。三小时！她上哪里去了呢？上倫敦去为什么不留一句話給他？他对汽車始終不能习慣。他只在原則上接受——就象一个天生的經驗主义者，或者他这样一个福尔賽会做出的那样——每一个标志进步的事物出現时，他都接受；“是啊，現在是少不了它們了。”但是事实上，他覚得汽車这东西又鬧人、又笨重、又有气味。安耐特逼着他买了一部之后——一部“罗拉德”牌，配有深灰色坐墊、电灯、小鏡子、烟灰碟、花瓶；一股汽油和斯地番諾花①的味道——他的厌恶不下于过去对自己的妹夫蒙达古·达尔第的厌恶那样。这东西是今天生活中一切高速度、不安全和骨子里俚俗东西的代表。时下生活越变得高速度、放纵、年輕，索米斯就越变得衰老、迂緩、拘謹，而且和他父亲詹姆士从前一样，在思想和談吐上愈来愈流露出来。他自己也差不多意識到这一点。速度和进步愈来愈使他討厌了；目前工党这样得势，連一部汽車也有一种趾高气揚的地方，看了叫人生气。有一次西姆司②那个家伙把一个工人的唯一既得利益压死了。索米斯并沒有忘記狗主人当时的行徑，因为很少人会象他那样耽在

那里忍受他的辱罵的。他很替那只狗难受，如果不是因为那个坏蛋那样不讲道理，他眞愿意站在狗的一方来反对汽車。四小时快变成五小时了，芙蕾仍旧沒有回来；过去因汽車交涉而使他变得謹慎的个人經驗和代理人經驗，这一切的郁結和丧魂落魄的感觉，鬧得他五內不安。七点钟时，他打了一个长途电話給維妮佛梨德。不在！芙蕾并沒有上格林街去。那么她上哪儿去了呢？他开始愁煩起来，仿佛看見爱女遭到橫禍，漂亮的花边衣服縐成一团，滿身的血迹和泥污。他走进她房間張張她的东西。什么都沒有带去——梳妆盒子、首飾都沒有拿。这总算使他放心一点，可是因此更加耽心会是汽車出事。自己爱的人失踪了，尤其是他絕对經不起有任何事情或者风声傳了出去，这样的一筹莫展眞叫人吃不消。如果她天黑还不回来，他怎么办呢？

八点欠一刻时，他听見汽車的声音；心里一块大石头这才放下，赶快下了楼，芙蕾正从汽車上下来——臉色又蒼白，又疲劳，可是人好好的。他在穿堂里和她碰上。

"你把我吓死了。你上哪儿去的？"

"上罗宾山。对不起，亲爱的。我非去不可；等会儿我告訴你。"她匆匆吻他一下，就跑上楼。

索米斯在客厅里等她。上罗宾山！这是凶兆还是吉兆？

这个題目晚飯时是不能談的——怕引起管家們疑心。剛才經历的那一陣惊恐，以及看見她安然无恙后如釋重負的心情，使他不舍得再責备她，或者禁止她以后怎样做；他在一种松弛的心情下木木然等待她自己讲。人生眞是个怪玩意！他現在六十五

---

① 一种暖房花草。

② 索米斯的汽車司机。

岁了，然而还是和他四十岁以前建立家业时一样掌握不了命运——总有些事情弄得你不如意！他的晚餐服口袋里放了一封安耐特的来信，說她两个星期后就要回来。她在法国做些什么他一点不知道；而且乐得不知道。安耐特不在家使他少嘔許多閑气。眼不見，心不煩！現在她要回来了。又多了一件心事！波尔德貝家那張克罗姆完蛋了——被杜米特里欧弄去了——全是那封匿名信使他把这件事情整个忘怀。他偷眼瞧一下女儿臉上的紧張神情，就好象她也在望着一張不能买到手的旧画似的。他簡直希望仍旧回到大战的日子里。那时候的一些忧虑比起眼前来好象要差得远。从她讲話的那种亲昵口吻，和她臉上的神情，他知道她对自己有所要求，可是拿不定怎样才是明智的对策，答应她还是不答应她。他把面前的一盆小食推开，沒有动，还和她一起抽了一支烟。

晚飯后，她把电动鋼琴开起来。索米斯看見她靠着自己膝盖坐在一張軟脚凳上，手搭着自己的手，猜到大难要临头了。

"亲爱的，不要怪我。我非去看乔恩不可——他写了一封信給我。他要尽量說服他的母亲。不过适才我在想，爹，这件事情全操在你手里。只要你使他母亲相信这絲毫不意味着旧事重提！我仍旧是你的女儿，乔恩仍旧是她的儿子；你永远用不着跟她和乔恩見面，她也用不着跟你和我見面！只有你劝得了她，亲爱的，因为只有你說的話才算数，别人不能代替你說。現在乔恩的父亲已經死了——你就看她这一次，敢說对你也不会太难堪吧？"

"太难堪？"索米斯重复一句。"这事整个儿不成話說！"

"你知道，"芙蕾說，头也抬起来，"你其实并不反对跟她見面。"

索米斯默然。她說的是实話，不过太触及他的內心深处了，使他无法承认。她把手指插在他手指中間——热热的、纤削的，焦切的手指紧勒着他。这个女儿便是銅墻鉄壁也非要钻个洞不可！

“你不去我怎么办呢，爹？”她非常輕柔地說。

“为了你的幸福，我什么事都愿意做，”索米斯說；“不过这样并不是使你幸福。”

“唉！是的；是的！”

“只会把事情鬧出来，”他恶狠狠地說。

“可是事情已經鬧出来了。現在是要把事情平息下去。使她体会到这只是我們两个的事，和你或者她都毫不相干。你能够做的，爹，我知道你能够。”

“那么你知道的不少了，”索米斯阴阴地回答。

“只要你肯，乔恩和我可以等过一年——你要我們等过两年[①]也可以。”

“我觉得，”索米斯說，“你对我的痛苦一点不关心。”

芙蕾拿他的手抵着自己粉頰。

“关心的，亲爱的。不过你总不愿意我非常不快活吧？”她多么会用甜言蜜語来达到目的啊！他竭力想象她是眞正关心他的——可是仍旧拿不准——拿不准。她关心的只是这个小伙子！就是他破坏了女儿对自己的爱，他为什么还要帮助她得到他呢？为什么？根据福尔賽家的法律，这是愚蠢的！这样做一点好处沒有——一点沒有！把芙蕾交給这个小伙子！把她送进敌人的陣营，使她处在那个伤透了他的心的女人的影响之下！慢慢地

① 即等到成年才結婚。

——而且不可避免地——他就要失掉自己生命中的这个花朵。忽然他觉得自己的手掌湿了。他心里痛苦地跳了一下。他最受不了女儿哭泣。他用另外一只手放在芙蕾的手上，一滴眼泪也滴在这只手上。这样下去可不成功！“好吧，好吧，”他說，“让我想想，看有什么办法。好了，好了！”如果她非要到手才有幸福——她就非要到手决不甘心；他沒法子不答应帮忙。他深怕女儿会向他称謝，連忙从椅子上起来，走到电动鋼琴旁边——这东西吵死人！鋼琴在他走近时，吱了一声停下。他想起儿时的那架八音琴：奏着“和諧的鉄匠”、“光荣的波得酒”——每到星期天下午他母亲把这东西开起来时，总使他很不好受。现在又是这个玩意儿——同样的东西，不过大一点，而且价錢貴得多，这时它正在奏着“野性的、野性的女人”和“警察的假日”，而他已經不再穿着黑絲絨衣服、戴一条天藍領子了。“普罗芳說得对，”他在想，“人生一切都是空！我們行程的終点就是坟墓。”他心里說了这句意想不到的話，就走出去了。

那天晚上他沒有再見到芙蕾。可是第二天早飯时，她的眼睛老是带着恳求的神情跟着他，使他沒法逃避得了——这并不是說他想逃避。不！他对这件伤脑筋的事情已經下了决心，他要上罗宾山去——上那个充满回忆的罗宾山去。最后的那次記忆是——愉快的①！那次去是为了阻止那个孩子的父亲和伊琳在一起，否則就以离婚为威胁。那次之后，他时常想到这一来反而把他們拉攏了。現在他又要来拉攏那个男孩子和自己女儿。“我眞不知道我作了什么孽，”他想，“要逼着做这些事情！”他上火車，又下火車，从火車站沿着那条长长的上坡小徑走来，跟他記得

① 这句話带有自嘲意味。

的三十年前的情景还大致差不多。怪事——离开倫敦是这样的近！显然有些人在抓着这儿的土地不放手。这样的遐想使他很欣慰，一面在两排高高的篱笆中間緩步走着，以免走得太热，虽則天气相当的冷。不管人家怎样說，怎样处置，地产仍旧有它的眞实一面，它并不变动。地产和好的繪画！行情也許有点上落，但是整个說来还是朝上漲——在一个充滿靠不住的財产、劣等房屋、变动风尙、充滿"今天活，明天死"精神的世界里，地产是值得抓着不放的。也許法国人的自耕农制度是对头的，虽則他不大看得起法国人。一个人有一块地！給人以落实之感！他曾經听見人把自耕农形容为一伙思想閉塞的人；曾听見小孟特称他父亲是一个思想閉塞的《晨邮报》① 讀者——眞是个目无尊长的小畜生。哼，有些事情比思想閉塞或者讀《晨邮报》坏得多。象普罗芳和他的一班人，和所有这些工党家伙，和那些大喊大叫的政客，以及"野性的、野性的女人"！一大堆坏得多的东西！忽然間，索米斯觉得人又沒有气力，又热，又心神不宁起来。完全是因为这底下要和伊琳会面弄得他神經紧張！裘丽姑太如果活着的話，会引用"杜薩特大老板"的話，說他的神經"太刺激了"。他現在已經能望見那座房子聳立在丛树中間；这座房子是他亲眼看着造起来的，当初原打算給自己和这个女人住的，而她阴錯阳差終于和另外一个男人在房子里住了下来！他开始想到杜米特里欧、公債和其他的投資方式起来。他万万不能和她会面时弄得神經这样紧張；他——不但在将来的天堂，而且也在尘世上——代表对她的末日审判；他是法律上所有权的人性化，現在来会見不法的美的化身。如果当初她克守妇道的話，他們的儿女就

① 当时倫敦的保守党报紙。

会是兄妹；現在，在这一次为这一对儿女撮合的使命上，他的尊严絕对不能侵犯。那个倒楣的調子"野性的、野性的女人"一直在他的脑子里轉，轉得非常頑强，而一般說来他脑子里是不大钻进去調子的。走过房子大門前那些白楊树时，他心里想："这些树长得多高了；还是我种的呀！"

他按了按鈴，开門的是个女佣。

"你說……福尔賽先生，来談一件专門的事情。"

如果她曉得他是誰的話，很可能就会不接見。

現在痛苦的时刻要来了，他变得强硬起来；"天哪！"他想，"这事从哪里說起呢！"

女佣回来。"請問先生有什么事情？"

"你說跟乔恩有关系，"索米斯說。

厅堂里重又剩下他一个人了，这座灰白相間的大理石砌的小池子就是她第一个情人設計的。啊！她是个坏人——有过两个情人，可是不爱他！这一次和她重新見面，他一定要記着这个。忽然他看見她在两道长长的、沉重的紫帘幕中間出現，身子有点晃，好象在犹疑不定；仍旧是往日的姿态和身条，褐色的眼珠里仍旧是那种惊异而严肃的神情，声音仍旧是那样鎮靜而兼有提防。"請进来。"

他穿过帘幕走进去。和那天在画店和糖果店里一样，他觉得她仍旧很美。而这还是他三十七年前和她結婚以来的第一次——眞正是第一次——在法律上沒有权利称呼她为自己的妻子。她并沒有穿黑——他想这大約是那个家伙的怪念头之一吧。

"我来得很冒昧，"他恶狠狠地說；"可是这件事非解决不可，要么成，要么不成。"

"你請坐。"

"不坐，謝謝。"

他对自己今日所处的地位感到憤怒，对他和伊琳之間这样拘礼感到不耐煩，一时失去了控制，把肚子里的話全倒了出来：

"这眞是倒楣透頂的事；我尽量的潑冷水。我认为我的女儿簡直发瘋，可是我把她嬌纵慣了，所以只好跑来。我想你也欢喜你儿子呢？"

"当然。"

"那么怎么样？"

"由他决定。"

他感到自己受到頂撞而且有点不知所措。总是这样子——便是在当年和她做夫妇的日子里，她也总是弄得他不知所措。

"这眞是异想天开，"他說。

"本来是。"

"如果你当初——！哼——他們說不定还是——"他本来想說，"他們說不定还是兄妹，而且少掉这許多麻煩，"可是还沒說完，看見她震栗了一下，就好象自己已經把話說出来似的；这使他很刺痛，就走到对面的窗子面前。窗子外面那些树倒沒有长——长不了，这些树已經老了！

"至于我这方面，"他說，"你可以尽管放心。如果将来結婚，我并不想和你或者你的儿子見面。这种年头的年輕人眞是——說不上来。可是看見女儿那副可怜相我实在受不了。回去我該跟她怎么說呢？"

"請你把我告訴你的話告訴她，这由乔恩决定。"

"你不反对嗎？"

"我心里极端反对；但是不說。"

索米斯站着啃指头。

"我記得有一次傍晚——"他忽然說；可是又沉默下来。这个女人有什么地方——有什么地方使他恨或者譴責都有点說不上来呢？"你的儿子——他在哪里？"

"我想大約在他父亲的画室里。"

"你何妨叫他下来一趟。"

他看見她按一按鈴，看見女僕进来。

"去告訴乔恩說我叫他。"

女僕退出后，索米斯匆促地說，"如果由他决定的話，恐怕这件反常的婚事大致已經算是定局了；那样的話，那就有些例行手續要办。我找哪一家律师接头呢——海林嗎？"

伊琳点点头。

"你不預备跟他們一起住嗎？"

伊琳摇摇头。

"这座房子怎么办呢？"

"乔恩要怎么办就怎么办。"

"这座房子，"索米斯忽然說；"当初我造时就存在过希望。如果他們住在里面——和他們的儿孙住在里面！人家会說报应是有的。你說这話对嗎？"

"对。"

"哦！你相信！"

他已經从窗口走回来，站得和她很近，而她站在大鋼琴的半圓弧中間，看上去就象受到包圍一样。

"我可能和你不会再見面了，"他慢慢地說。"拉拉手好嗎？"——他的嘴唇有点抖，話說得断断續續的——"过去的算死掉好了。"他伸出手来。伊琳的臉色变得更蒼白，眼睛是那样的忧郁，一动不动地盯着他的眼睛望，两只手操在前面仍旧紧紧地勒在

一起。他听見一点声息，回头看見乔恩正站在帘幕拉开的地方。他的样子很古怪，簡直看不出是他在考克街附近画店看見的那个年輕人——非常古怪；人老得多，臉上一点沒有年輕人的神气——消瘦、呆滯、头发蓬松、眼睛陷下去。索米斯掙扎着說了一句話，嘴唇稍为抬一点起来，既不象是笑，也不象是嘲弄：

“怎么样，小伙子！我是代表我女儿来的；看起来，这件事——要由你决定。你母亲說她不管。”

乔恩继續盯着母亲的臉望，不答話。

“我是为了我女儿的緣故才走这一趟的，”索米斯說，“回去我該跟她怎么說？”

那孩子眼睛仍旧盯着母亲，靜靜地說：

“請你告訴芙蕾，这事不成；我必須按照我父亲去世前的意愿行事。”

“乔恩！”

“沒有关系，媽。”

索米斯呆了，他把乔恩看看，又把伊琳看看，然后拿起自己放在椅子上的帽子和阳伞，向帘幕走去。男孩子閃过一旁让他出去。才走出帘幕，索米斯就听見帘幕拉起来的銅环响。那声音把他心里的一个想法解放了出来。

“故事結束！”他想，出了大門走了。

第 八 章

忧 郁 的 調 子

索米斯离开罗宾山房子时，太阳正透过那天寒峭下午一片阴晦里照了出来，带着雾漫漫的光华。他平日的心思只放在风景画上，很少认眞观看戶外大自然的景色。眼前这种阴沉沉的光彩使他很惊奇，就象带着一种和他心意相投的胜利感在悲叹着。失敗中的胜利！他的使命一点沒有完成。可是他总算把这些人摆脫掉了，在牺牲女儿的——女儿的幸福下，重又得到她。芙蕾将会对他說些什么呢？她会不会相信自己已經竭尽了心力呢？小徑上，阳光照耀着那些榆树、榛树、冬青树，和沒有人开发的田地，索米斯感到怕起来。她会非常之伤心的！他一定要劝她顾到自己的尊严。这个男孩子抛弃了她，宣称跟那个多年前抛弃她父亲的女子死活要在一起！索米斯勒起拳头。抛弃他，为的什么呢？他有什么錯处呢？他重又象一个人用别人的眼光看自己那样感到不安起来——就象一只狗在鏡子里碰巧看到自己的影子，对这个攫不到手的东西感到又喜又急。

他并不急急忙忙要赶回家，所以在城里鉴賞家俱乐部吃了晚飯。吃着梨子时，他忽然想到，如果不到罗宾山走这一趟，說不定这个男孩子还不至于这样断然拒絕。他想起自己伸出手，

伊琳拒絕握手时那孩子臉上的表情。他有一个古怪的、尷尬的想法！难道芙蕾操之太急反而自取失敗不成？

他八点半到家。汽車开进这一边車道大門时，听見摩托車以刺耳的軋軋声从那边大門开出去。无疑是小孟特，所以芙蕾在家并不寂寞。可是他进屋子时心里灰溜溜的。在鑲有乳白色壁板的客厅里，芙蕾两肘支着膝盖坐着，两手交在一起托着下巴，面对着一株塞滿壁炉的白山茶花。在她看見他之前，看她这一眼使他重又耽心起来。她从这些白山茶花里能看見什么呢？

"怎么样，爹？"

索米斯搖搖头，有話說不出来。这眞是要命的事情！他看見女儿眼睛睜得多大，嘴唇在抖。

"什么？什么？快說，爹！"

"亲爱的，"索米斯說。"我——我想尽了一切方法，可是——"

他又搖了搖头。

芙蕾三脚两步赶到他跟前，一只手搭着他的一面肩膀。

"他母亲嗎？"

"不，"索米斯說。"他。我正預备告訴你这不成了；他必須按照他父亲去世前的意愿行事。"他一只手忙托着她的腰。"好了，孩子，不要让他們伤你的心了，这些人不值得你生气。"

芙蕾掙脫他的摟抱。

"你沒有——你不可能想过法子。你——你騙了我，爹！"

索米斯心上象戳了一刀，盯着他面前的那个扭动的瘋狂身体看。

"你沒有想法子——你沒有——我是个傻子——我不相信他能够——永远不能够！他昨天还——唉，我为什么要求你呢？"

"对啊，"索米斯靜靜地說，"你为什么求我呢？我忍气吞声，

違反自己的見解，为你想尽法子——这就是我的酬报。晚安！”

他向門外走去，身上每一根神經都在激动。

芙蕾在后面赶来。

“他丢掉我嗎？你是这个意思嗎，爹！”

索米斯轉过身来，勉强回答一声：

“是的。”

“噢！”芙蕾叫。“你做了什么——你当初究竟做了什么呢？”

这眞是天大的冤枉，索米斯气得直喘气，喉嚨堵得一时說不出話来。他做了什么呢？他們对他做了什么事情！出于一种不自觉的自尊心，索米斯用一只手按着胸口，看看女儿。

“太可耻了！”芙蕾激动地叫出来。

索米斯出去了。他緩步地、冷冰冰地上楼进了画廊，在自己的那些宝藏中間走着。不成話說！唉！不成話說！她嬌慣坏了！啊！把她慣坏的又是誰呢？他站在那張戈雅摹本面前。什么事都是那样为所欲为。他生命中的花朵！而現在她却沒法为所欲为了！他轉身走到窗口透透空气。天色快黑了，月亮正在升起来，白楊树后面透出一片淡黃！那是什么声音？怎么！是电动鋼琴！一个忧郁的調子，朋朋朋、拍拍拍。是她开的——她从这里面能获得什么安慰？他望見草地那边有人走动，就在月光照着的荼蘼和刺球花架下面。是芙蕾在那里来回踱着。索米斯心里难受地跳了一下。受了这样打击，她将怎么办呢？他怎么說得出来？他理解她究竟有多少呢——他只是一直在爱她——把她看作掌上明珠！他什么都不知道——一点影子沒有。現在她弄成这样——还有这支忧郁的調子——和月光下閃映的河流！

“我得到外面走走，”他想。

他匆匆下楼进了客厅，灯光和他离开时一样，照旧点着，电

动鋼琴朋朋朋奏着舞曲，是华尔滋还是狐步舞还是时下人們叫做的什么，他也說不出。他穿过客厅到了阳台上。

找个什么地方窺看她而不让她看見自己呢？他悄悄穿过果园到了河边碇船上。現在处在芙蕾和河流之間了，他心里感到輕松一点。她是他的女儿，和安耐特的女儿——当不至于寻什么短見；不过眼前这种情形——他也說不了！从碇船窗子里他能望見最后的一株刺球花和她轉身时飄动的裙子——她总是那样心煩意乱地走着。那个調子总算奏完了！他走到对面窗子口看河水緩緩流过那些睡蓮。碰到睡蓮时，河水激起許多小泡泡，被月光照得雪亮。他忽然記起当年父亲逝世，他在碇船上睡了一夜之后的清晨景色，那时她不过剛才生下来——快是十九年前的事了！便在今天他还能記得一觉醒来看見的那个陌生世界，和在他心里引起的异样感受。那一天开始了他一生中第二次的爱——爱上了这个現在在刺球花下踱着的女儿。她对他是多么大的安慰呀！而且一切怨恨和憤激的心情都烟消云散了。只要能够使她重又快乐起来，他什么都不在乎！一只猫头鷹飞起来，吱吱，吱吱叫；一只蝙蝠飞掠过去；河上的月光亮了起来，照得更广闊了。她这样要踱到多久呢？他又回到原来的窗子口，忽然看見她向河边走来。她站的地方离他很近，就在上岸的碼头上。索米斯一面窺看，一面紧勒着双手。要不要找她談談呢？他的心情激动到极点。她的身子木然不动，那样的年輕，那样的陷入絕望，陷在思恋里——好象身外什么都沒有似的。他将永远忘記不了这一幕情景——这样一个月夜，河水散发着微香，柳枝在輕輕搖曳。这个世界上他能够給她的都給她了，只有这唯一的一件因他的緣故而不能够到手的爱情！造化弄人，就象喉嚨里一根魚骨头一样，使他这时候觉得簡直說不上来。

后来看見她轉身向大房子走去，他这才大大地松了一口气。拿什么来給她做补偿呢？珍珠、旅行、好馬、别的年輕男子——她要什么都可以——只要使他能够忘記年輕的她一个人站在河边的那种景象！呀！她又把那只調子开起来了！怎么——这簡直发瘋！声音忧伤、单調、低微，从房子那边傳过来。那就象她跟自己說了这样的話："如果我沒有什么东西給我排遣一下，我就要死了！"索米斯隐隐懂得这种心理。行，只要对她有益，就让她整夜朋朋朋开下去吧！他一路摸索着回去，穿过果园又到了阳台上。这一次他虽則打算进去找她談話，但仍旧迟疑不决，不知道跟她談什么好，自己竭力追忆着情場失意的滋味。他应当懂得，应当記得——然而却記不起来！一切眞正的回忆——全失去了，只記得当时自己非常痛苦。就在这种脑子一片空白的状态下，他站着用手絹擦擦双手和嘴唇，嘴唇非常之干。他伸头剛剛能望見芙蕾背朝着电动鋼琴站着——鋼琴仍在发出那个难听的調子——胳臂紧紧抱着胸口，嘴上吊着一支燃着的香烟，烟气遮掉半个臉龐。臉上的表情索米斯看来非常古怪，眼睛睜得多大，而且奕奕有神，臉上每一根肌肉都显出强烈的鄙視和憤怒。有一两次他看見安耐特就是这副样子——这張臉太清晰、太沒有遮盖了，簡直不象他的女儿。他不敢走进，知道任何安慰都无济于事，于是在壁炉角的黑暗里坐下来。

命运这个家伙和他开的玩笑眞厉害啊！报应！就是当初那个不幸婚姻的报应！天哪——这是为什么呢？当时他那样热烈地要娶伊琳，而她也答应嫁他，他怎么会知道她永远不会爱他呢？那个調子奏完又开起来，又奏完了，但是索米斯仍旧坐在黑暗里，弄不清自己在等的什么。芙蕾的烟蒂仍从窗口扔出来，落在草地上；他看着烟蒂燒起来，燒光。月亮已經从白楊树中掙脫

出来，将一座花园照得象幻境一般。令人不安的光华，神秘而矜持——就象那个永远不爱他的女人的美貌——給那些尼米西亚①花和蔓蔓花穿上斑斑点点、非复尘世的衣装。花呀！而他自己的花朵却是这样的不快乐！唉！为什么人不能把快乐变成地方公債，給它加上金边，保險它永远不跌价呢？

这时客厅窗子里的灯光已經熄灭，里面是一片寂靜和黑暗。她上楼了嗎？索米斯站起身来，躡手躡足朝里面窺望一下。好象是的！他走进客厅。阳台擋着了月光；开头他除掉比屋內黑暗更黑的家具輪廓外，什么都看不見。他摸向最远的一面窗子，打算把窗子关上；脚碰到一張椅子，他听見一声喘息。她在这里呢，蜷縮在，癱瘓在长沙发的角上！他的手要碰她又不敢碰她。她需要安慰嗎？索米斯站在那里，凝視着这个衣飾、头发和美好青春的紛乱一团，死命想从苦恨中鉆出来。丢下她在这儿怎样？終于他碰一碰她的头发說：

“不要这样，乖乖，还是睡覚去吧。我想法子賠你的。”讲的多不象話！可是他又能讲什么呢？

---

① 一种非洲种的花草，因讀音很近报应女神尼米西斯，可能是故意用的，因此譯文也只譯音。

第 九 章

橡 树 下

客人走后，乔恩和他母亲都站着不作声，后来他忽然說：

“我应当送他出去。”

可是索米斯已經沿着汽車道走去，所以乔恩上楼进了父亲的画室，如果再回到母亲那里，連他自己都有点不保險。

自从头一天晚上伊琳离开他房間之后，他已經愈来愈下定决心；这次看見母亲当着她从前嫁过的那个人臉上的表情，他就毅然决定了。这等于給一幅現实图画最后来一个画龙点睛。他娶芙蕾等于打他母亲一記嘴巴；等于背叛死去的父亲！这不行！乔恩天生不是那种記恨的人。便在这种进退两难的时刻，他对自己父母也毫无怨言。年紀尽管这样輕，他却有一种权衡事情輕重的异常能力。这对芙蕾，甚至对他母亲，都要坏得多。被人丢掉，或者成为你爱的人为了你而丢掉别人的原因，都要比丢掉人更受不了。他决不能够流露出怨恨，也不愿意！当他佇立在窗口，望着迟迟的落日时，头一天晚上見到的那种人世景象忽然又在眼前涌現出来。成千上亿的人——一个国家接一个国家，一座海洋接一座海洋——全都有各自的生活、奋斗、快乐、忧愁、痛苦；全都有各自的东西要丢掉，全都要为各自的生存而斗爭。

即使他愿意为了那唯一不能获得的东西而放弃一切，他的痛苦放在这样龐大的世界上也算不了什么；把自己的痛苦看得这样重要，象三岁孩子那样哭哭啼啼的，或者象一个下流人那样說話行事，都是愚蠢的。他心里描繪出无数两手空空的人——千百万在大战中丧失生命的人，千百万在大战中逃出命来但是一无所有的人；他在书报上讀到的飢餓儿童和神經失常的人；监狱里的人，各种各样不幸的人。然而——这些对他并沒有多大帮助。如果一个人不得不少吃一頓飯，知道别人也不得不少吃一頓对他又有什么安慰呢？离开家到这个他还一无所知的广大世界上去看看，想到这里心情倒为之一寬。他不能再在这儿住下去，关在房子里一点不透风，什么事情都是那样順順当当、舒舒服服的，而且除掉胡思乱想一些想入非非的事情之外，毫无事做。旺斯頓是不能回去了，那只会勾起他和芙蕾的旧情。如果再和她碰面，連他自己都不能担保；如果耽在这儿或者回旺斯頓，那就准会碰見她。只要两个人住得相去不远，这事一定会发生。唯一的办法是出远門，而且要快。但是尽管他那样爱自己母亲，他却不愿和她一起出門。他随卽觉得这样太殘酷了，无可如何只好决定提議两个人一同上意大利去。有两个钟点他在那間忧郁的屋子里拚死地克制自己，然后換上衣服庄严地去吃晚飯。

他母亲也換了晚服。两个人吃得很少，但是很长，談到乔里恩遺作展覽的目录。展覽会已經安排好在十月里，除掉一点抄写小事外，已經无事可做了。

晚飯后，伊琳披上外衣，和他一同到外面去散散步，談談心，終于到了那棵橡树下面，默然站着。乔恩心里一直在想，"如果我流露出一点点，我的心事就会全盘毕露，"所以他用胳臂挽着她的胳臂，若无其事地說：

"媽，我們上意大利去。"

伊琳按一下他的胳臂，同样若无其事地回答：

"这样很好；不过我在想，要是我跟你在一起，就会累你；你应当多跑些地方，多看些国家。"

"不过那样你要一个人了。"

"我一个人曾經住过十二三年。而且我想在爹的展覽会开幕时留在国内。"

乔恩把母亲的胳臂紧勒一下；这話他当然明白。

"你不能一个人住在这儿；这房子太大了。"

"也許不住在这儿。住在倫敦；展覽会开幕后，我說不定会上巴黎去。乔恩，你至少应当出去一年，看看世界！"

"对，我很想看看世界，而且磨炼一下。不过我不想把你一个人丢下来。"

"亲爱的，这頂少也是我的責任。只要对你有好处，对我也就有好处。你何不明天就走呢？你的护照已經有了。"

"是啊；如果要走的話，那还是早走的好。不过——媽——如果——如果我想要在什么地方耽下来——美国或者哪儿，你肯立刻来嗎？"

"不管是在哪儿，不管在什么时候，只要你喊我。不过等你眞正要我的时候再喊我。"

乔恩深深透口气。

"我觉得英国悶得慌。"

母子两个在橡树下面又多立了几分钟——望着爱普索姆大看台被夜色籠罩着的那一边。橡树的枝条給他們遮掉月光，可是月光却到处照着——照着田野和远处，照着他們后面大房子的窗子；房子长满了藤蘿，但不久就要出租了。

第十章

芙蕾的婚礼

十月报紙上形容芙蕾和馬吉尔·孟特婚礼的那一段新聞，簡直沒有表达出这个事件的象征意义。这个"杜薩特大老板"的曾孙女和一个第九代从男爵继承人的結合可以看出阶級渗透的外在标志，而阶級渗透正是国家政治安定的一个保証。不妨說，福尔賽家人放弃那种对原来不属于他們的"虛文俗套"的自然憎恨，把它看作是他們占有本能更自然的酬报，現在已經到时候了。而且为了让位給那許許多多更加新近的暴发戶，他們也不得不高升一下。在汉諾威方場圣乔治教堂举行的清靜而文雅的仪式上，以及后来在格林街客厅的新婚家宴①时，那些不知底細的人决計分别不出誰是福尔賽家人，誰是孟特家人——"杜薩特大老板"現在已經很远了。在索米斯和那位第九代从男爵之間，不論褲子的折印、上須的式样、讲話的声調、或者大礼帽的光澤，誰能說得出有絲毫分别呢？ 再拿芙蕾来說，和那些最象样的莫司肯家或者孟特家或者夏威尔家女孩子比起来，不是一样的大方、活潑、明媚、美丽和硬掙嗎？ 如果說有什么分别的話，那就是福尔賽家在服装、仪态、举止上还要高一等。他們已經成了"上流人士"，現在他們的姓名将正式收在名門簿里，他們的財产将要

和土地联合起来了。至于这种荣华是不是来得太晚一点，——这些占有本能的报酬，土地和财产，迟早都将是革命的对象——这仍旧是一个爭論不休，甚至无法爭論的問題。反正悌摩西曾經說过公債要漲价。悌摩西这个最后的、失去的一环；灣水路上的那个快达到終点的悌摩西——佛兰茜就是这样說的。还有人偷偷地說，这个小孟特是个社会主义者——鉴于他們生活在这种年头里，他这样做眞是再聪明不过了，簡直象保险。关于这一点，大家并不感到任何不安。地主阶級有时候就会显出这种可爱的愚昧，做起来非常謹愼小心，只是理論上讲讲罢了。正如乔治跟他妹妹佛兰茜說的：

"他們不久就会有小家伙了——那就会使他收斂。"

教堂內陈設的白花和东面窗子中間那一点点青色②，望上去显得极端貞靜，就好象故意用来抵消这一段祈禱中难听詞句似的——那一段話的主旨是使大家的思想集中在小家伙上面。福尔賽家、海曼家、狄威第曼家坐在左边座位上，蒙特家、夏威尔家、莫司肯家坐在右边座位上；芙蕾的一些同过患难的同学，和孟特的一些同过患难的战友，零零落落地坐着，从两边座位上張着嘴东張西望，最后还有三位小姐从时季华时装店出来时順便走进来的，加上孟特家两个随身服侍的人和芙蕾的女佣，客人就齐全了。在这样一个时局动蕩的情况下，也就算得上是济济一堂。

法尔·达尔第夫人和她丈夫坐在第三排，在婚礼进行中她

---

① 英俗婚礼在上午举行后，两家亲友在妇家进早餐，然后新夫妇出发度蜜月。索米斯因为家不在倫敦，故借用格林街招待。

② 这所教堂是时髦人家举行婚礼的場所，东面窗子鑲有比利时馬林地方从一五二〇年起所制的染色玻璃。

不止一次地抓紧丈夫的手。这出悲喜剧的来龙去脉她是知道的，所以戏演到高潮时，她的心情簡直近于痛苦。“不知道乔恩心灵上有反应沒有，”她想——乔恩现在正在英属哥倫比亚[①]。今天早上她还接到他一封信，那时她向法尔微笑說：

“乔恩到英属哥倫比亚了，法尔，因为他要待在加利福尼亚。他觉得那边天气太好了。”

“哦！”法尔說，“原来他也慢慢悟过来了。”

“他买了一点地，要接他母亲去呢。”

“她上那边去做什么？”

“她一心只放在乔恩身上。你仍旧认为这是幸福的解放嗎？”

法尔一双精細的眼睛眯起来，从黑睫毛中間望去只剩下两个灰色針头。

“芙蕾和他一点不适合。她沒有教养。”

“可怜的小芙蕾！”好丽叹口气。唉！这个婚姻——眞怪啊！这个年輕人孟特当然是在芙蕾憤激之下获得她的；一个人的希望剛剛破灭之后，是一切都不顾的。这样仓促的决定——正如法尔說的——只能有万一的机会。看着自己小堂妹戴着面紗的后影，很难說出什么来，所以好丽的眼睛就巡視一下这个基督教婚礼的全貌。她自己的婚姻是成功的，所以对不幸的婚姻特别害怕。这个婚姻說不定最后还会幸福——可是摆明的只是賭博；而把賭博这样子用制造出来的宗教热忱在一群时髦的自由思想者中間神圣化起来（把一个人花花綠綠打扮起来，他除掉自由思想，或者絲毫不想之外，还能做什么），她觉得在这个廢除宗教罪恶的时代里簡直近于犯罪。她的眼睛从穿着长袍的主教（是个

① 加拿大西部一个州。

姓夏威尔的——福尔賽家至今还沒有拿出一个主教过）轉到法尔身上，他正在——她有把握說——想着劍桥州賽馬中那匹梅弗萊牝駒十五对一的事情。她眼睛又移开去，落到那位第九代从男爵的側面上，也装着跪在那里祈禱。她剛好能看見他膝盖上面提起褲子的地方两道整齐的折印，心里想："法尔忘記把他的褲提一下了！"她眼睛又移到前一排，維妮佛梨德肥碩的身軀穿着长服，显得很热情；于是又移到并排跪着的索米斯和安耐特。好丽嘴边浮出一絲微笑——那个剛从英法海峽的"南岸"回来的普罗斯伯·普罗芳将也会跪在六七排后面。是啊！这是一件可笑的"小小"事情，不管将来的結果如何；可是它总是在一个規規矩矩的教堂里举行的，而且明天早上会在一家規規矩矩的报紙上登出来。

大家唱起贊美詩来；她能听見那位第九代从男爵在座位那边唱着《米甸人的軍队》。她的小指头碰一碰法尔的拇指——一陣輕微的震栗，从二十年前保持到今朝，透过她全身。法尔弯身低低地說：

"喂，你記得那只老鼠嗎？"他們在哥罗尼角結婚时有一只老鼠就在婚姻登記所的桌子后擦胡子！好丽用小指和中指死命捏一下法尔的拇指。

贊美詩唱完了，主教开始布道。他告訴他們現在处在一个危险时代，因为上議院对待离婚問題是那样的态度①。他說，你們都是战士，曾經在战壕里尝到过魔鬼的毒气，因此必須勇敢。婚姻的目的是为了生男育女，不是仅仅为了罪恶的快乐。

好丽的眼光变得頑皮起来——法尔的睫毛剛好和她碰上。

---

① 英国上議院当时討論对离婚限制放寬，遭到教会反对。

不管怎么样，他总不能打鼾。她用食指和拇指捏一下他的大腿，捏得他不自在地动了一下。

布道完了，危险也过去了。一对新人正在內間签字，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她会完得了嗎？”①

“誰在說話？”她低声問。

“老乔治·福尔賽！”

好丽安詳地打量一下这个时常听人提起的福尔賽。由于自己新从南非洲回来，碰到家里亲友总不免带有近乎孩提的好奇心。这人个子很大，而且穿着非常整洁；他的眼睛使她有一种古怪的感觉，好象这人沒有固定职业似的。

“他們走了！”她听見他說。

新人从圣坛所里出来。好丽先望望小孟特的臉：嘴唇和耳朵都在动，眼睛从自己脚下望到胳臂里搀着新娘的手，忽然間瞠目向着大家，就象人要被枪毙似的。好丽觉得他簡直心醉神迷。可是芙蕾！啊！那就不同了。一身白礼服，面紗遮着前額剪平的深栗色头发，显得特别鎮靜，而且比平时更美；眼皮安詳地遮着深褐色的眼珠。从外表看，她好象人在这儿。可是从內心看，她又在哪儿呢？两个人經过时，芙蕾的眼皮抬了一下——清彻的眼白那么一閃，使好丽觉得就象籠鳥振翅一样，久久不能釋然。

維妮佛梨德在格林街站着招待客人，比平时显得稍为不够鎮定一点。索米斯要求借用她的房屋正逢她处在一个极端要紧的时刻。她受了普罗斯伯·普罗芳一句話的影响，正开始把她的

① 用跑馬术語以喻芙蕾能不能和孟特有始有終。

帝国时代家具換成表現派家具。米拉德木器店可以买到各种非常有意思的設計，紫色的、綠色的、橙黃色的圓点子和乱七八糟的綫条。再过一个月，房間陈設就可以整个換过。在目前，她录取的那些极其"迷人"的新兵和那些老兵还不能步伐一致。这就象一支軍队穿了一半黃制服，一半紅軍装和皮帽似的。可是她坚强而乐天的性格使客厅生色不少，而这間客厅也許比她想象的更能十足表現这个国家半赤化的帝国主义呢。反正这是个企业合并的时代，所以你也不能过存奢望！她的眼睛鍾爱地巡視一下客人。索米斯紧紧抓着一張布尔式①椅子的椅背；小孟特站在那个"非常有意思"的圍屏后面，这个圍屏到現在为止还沒有人能够給她說出个所以然来。第九代从男爵看見那張大紅圓桌子，桌子玻璃下面嵌的是藍色的澳洲蝴蝶翅膀，吓了一大跳，現在正紧紧守着那張路易十五时代的橱柜。佛兰茜·福尔賽死盯着那块新壁炉板，那是烏木底子細雕了許多紫色的光怪陆离的小图案；乔治靠着那張古瑟，手里拿了一个天藍色小本子，好象正要記下賭注；普罗斯伯·普罗芳在盘弄着那扇敞开的門的門鈕，門是黑底子鑲上孔雀藍夹板；靠近他的安耐特两手勒着腰；两位莫司肯家的人死耽在凉台上那些花草中間，就好象人不舒服似的；从男爵夫人，又瘦又勇敢的样子，正拿着手中的长柄眼鏡，凝望着屋子中間的灯罩，罩子是醬黃和橙黃色，涂上些深紫紅，就象天堂开放了一样。每一个人事实上好象都在釘着一样东西。只有芙蕾，仍旧穿着新娘的衣服，沒有任何依靠，站在那里眼光四射，左右交談。

屋內充滿了嘰嘰咕咕的談話声。誰也听不出誰讲的什么；这

① 布尔是法国路易十四御用的橱柜設計师，这里是仿效其风格打造的。

好象毫无关系，因为誰都不耐煩等待别人回答。时下的談話，在維妮佛梨德看来，和她自己少年时代太两样了，那时候最时新的是慢吞吞地談。不过仍旧"很有意思"，而且既然有意思，那当然就行了。連福尔賽家人也談得非常之快——芙蕾和克里斯朵佛，和伊摩根，还有尼古拉最小的儿子，培特里克。索米斯当然不作声；可是乔治靠近古瑟站着。佛兰茜靠近壁炉板站着，都不停地在发表意見。維妮佛梨德挨近第九代从男爵一点。他好象还会停止一下；他的鼻子很美，而且有点朝下弯，花白的上须也是这样；所以維妮佛梨德在微笑中慢吞吞地說：

"好玩，是不是？"

从男爵从微笑中发出的回答就象連珠炮似的：

"你記得佛萊塞书里①那个把新娘埋了半人深的部落嗎？"

他的話說得跟别人一样快！他还有一双深褐色的生动的小眼睛，就象天主教神甫的眼睛一样，四周全是皺纹。維妮佛梨德忽然覚得他說不定会讲出一些不入耳的話来。

"婚礼——总是非常有意思，"她咕噜了一句，就走到索米斯跟前。索米斯沉默得有点古怪，維妮佛梨德立刻看出是什么事弄得他这样呆板。在他的右边是乔治·福尔賽，在他的左边是安耐特和普罗斯伯·普罗芳。他只要轉动一下就会看見那两个人，或者从乔治·福尔賽嘲笑的眼光中看見这两个人的影子。所以他不瞅不睬是完全对的。

"他們說悌摩西已經垂危了，"索米斯抑然說。

"你把他葬在哪里呢，索米斯？"

---

① 指詹姆士·佛萊塞（一八五四——一九四一），英国著名人类学家所著的《金枝》。

"高門山。"他数数指头。"連他一共十二个了，包括妻子。你觉得芙蕾打扮得怎么样?"

"漂亮极了。"

索米斯点点头。他也从来沒有看見她这样漂亮过，然而他总免不了有这样的印象：这个婚姻是不正常的——他仍旧記得一头埋在沙发角上的那个瘫瘓的人儿。自从那一夜之后，一直到今天，她都沒有跟他談过心里話。他从車夫那里知道她又上罗宾山跑了一趟，可是扑了个空——一座空房子，沒有人在家。他知道她收到过一封信，可是不知道信里讲的什么，只看見她躲到房間里哭了一場。他留意到她有时候看着自己，以为他不注意到，好象仍旧弄不明白他究竟做了什么事情，使这些人恨他到这种地步。唉，事情就是如此！安耐特回来了，夏天慢慢的挨过了——挨得人眞不好受，后来芙蕾忽然說她要跟小孟特結婚。告訴他时，她对他表現得稍微亲热一点。他就答应了——反对有什么用处？他从来就不愿使她拂意过，这有老天可表！而且那个年輕人好象对她非常顚倒。当然，她当时是一种什么都不在乎的心情，而且年紀很輕，輕得厉害。可是自己如果反对的話，那就保不定她做出什么事来；在他看来，她說不定想要从事一項职业，当医生或者当律师，那类荒唐事儿。她对繪画、創作、音乐都性情不近，然而他以为，一个未婚女子在这种年头如果要做点什么事情的話，还是这些方面最最适宜。整个說来，結婚将会使她安分些，她在家里总是那样五心煩躁、坐立不安的，这一点他看得太清楚了。安耐特也很贊成这門亲事——安耐特由于他拒絕知道她做下什么丑事（如果她眞的做了的話），好象仍旧蒙着一层面紗似的。安耐特曾經說："让她嫁給这个年輕人吧，这孩子不坏——并不象他表面那样浮泛矯欹的。"不知道她从哪里学来

这种說話——不过她这話总算使他免掉不少狐疑。他这妻子，不管她行为怎样，看事情总还算清楚，而且常識也丰富，丰富得有点使人不开心。他給了芙蕾五万鎊的奩資，注明不得轉让，以防中途变卦。这个婚姻会不会中途变卦呢？ 他知道，她对另外那一个还沒有忘情呢。新夫妇要上西班牙去度蜜月。她走了之后，他要更加寂寞了。可是往后，她也許会忘記掉，而且和他又好起来！

維妮佛梨德的声音打断他的沉思。

"怎么！ 眞是万想不到的事——琼！"

果然是她，穿了一件伊斯兰教徒穿的长袍——这种衣服象什么样子——系一根束发带，头发拖了出来；索米斯看見芙蕾上前招呼她。两个人一同走了出去，到了楼梯間里。

"眞是的，"維妮佛梨德說，"她做事总是异想天开！ 你可想得到她会跑来！"

"你怎么想到請她呢？"索米斯問。

"我以为她不会来的，当然是这个緣故。"

維妮佛梨德沒有想到支配行为的总是人的性格；換句話說，她忘掉芙蕾現在也是"可怜虫"了。

接到請帖以后，琼先是想，"我說什么也不去理会他們！"后来一天夜里梦見芙蕾坐在小船上死命向她招手，神色异常慘淡；早上醒来，她就改变了主意。

芙蕾上前跟她說了一句，"我要去換衣服，跟我上去吧，"她就随她上了楼。 芙蕾領她进了伊摩根旧日的寢室，这是預备好給她梳妆打扮用的。

琼在床沿上坐下，瘦瘦的，身体笔直，就象个秋天的精灵。

芙蕾把房門鎖上。

她当着琼把新娘的衣服脫下来。她生得多美呀！

"我想你会当我是个傻瓜，"她說，嘴唇在抖，"因为如果是乔恩多好。可是这有什么关系？馬吉尔要我，我也无所謂。这样我可以离开家。"她把手伸进胸口花边領子里，掏出一封信来，"乔恩写給我的。"

琼看一下信："奥卡納根湖，英属哥倫比亚。我不回英国了。上帝永远保佑你——乔恩。"

"你看出嗎，这一来她永远不怕了，"芙蕾說。

琼把信还了她。

"这对伊琳不公平，"她說，"她一直告訴乔恩可以照自己意思行事。"

芙蕾苦笑一下。"你說，她不是也毁掉你的幸福嗎？"

琼抬起头来。"亲爱的，人的幸福是誰也毁不了的。这話毫无道理。打击是有的，但是我們又冒了起来。"

芙蕾伏了下来，臉埋在她的伊斯兰教徒长袍上；看見这种情景，琼感到一陣难受。一声压抑着的嗚咽升进她耳朵里。

"不要——不要难受，"她輕声說，"不要哭了！来，来！"

可是芙蕾的下巴仍旧紧紧抵着她的大腿，而且嗚咽得不可开交。

唉，唉！这是免不了的。事后她就会觉得好些了！琼拍拍那个美丽头上的短发，她心里所有零碎的母爱一时都集攏来，透过她的指尖进入这个女孩子的脑子里。

"不要让它压着你，亲爱的，"她終于說。"我們不能控制生活，但是我們能够和它斗爭。自己要爭气。我就是不得不如此。我也抓住不放过，象你一样；我也哭过，象你現在这样哭过。可

是你看看我呢！”

芙蕾的头抬了起来；一声嗚咽忽然轉为短促的惨笑，說实話，她眼前看見的是一个消瘦的，而且相当放纵、相当疲憊的女孩子，可是眼睛里仍显出勇敢。

“好吧！”她說。“很对不起。我想只要我飞得快，飞得远，我就会忘記他。”

她爬起来，走到洗臉架那儿。

琼看着她用冷水洗去泪痕。当她站在鏡子面前时，除掉一点宜人的紅潤外，臉上已看不出啼痕。琼从床沿上站起来，把一个針球拿在手里，把两根針故意插錯地方，好象这是发泄同情的唯一办法。

芙蕾打扮好时，她說：“让我吻吻你，”就用下巴使勁抵一下芙蕾温热的粉頰。

“我要抽支烟，”芙蕾說，“你不用等我。”

琼看見她坐在床沿上，嘴边吊支烟，眼睛半閉，就离开她下楼。客厅門口站着索米斯，好象对女儿迟迟不下楼感到焦急似的。琼把头一昂，下到二楼的楼梯轉角。佛兰茜剛巧站在那里。

“你看！”琼用下巴向索米斯的方向抬一下。“那个人沒有指望！”

“你是什么意思，”佛兰茜說，“沒有指望？”

琼不答腔。“我不等新人上車了，”她說。“再会！”

“再会！”佛兰茜說，一双鉄灰的眼睛瞪得多大。这个古老的仇怨！眞的，很有点傳奇意味！

索米斯走到楼梯边上往下望，看見琼走了，滿意地透了口气。芙蕾为什么还不下来呢？他們要赶不上火車了。火車将要把她从他身边装走，然而他仍旧不能不耽心他們誤掉火車。后来

她来了，穿一身深黃衣服，戴一頂黑絲絨小帽，赶下楼来，掠过他进了客厅。他看見她吻了她母亲、姑母、法尔的妻子、伊摩根，然后向他走来，和平时一样敏捷、美丽。在这閨女生活的最后一刻，她将怎样对待自己呢？他不能指望过多啊！

她的嘴唇在他面頰中間抵一下。

"好爹爹！"她說，就走了。好爹爹！好多年她沒有这样称呼他了。他深深抽一口气，緩步随着下楼。还得鬧那些扔花紙屑和其他无聊的玩意儿。可是他很想再看見她伸出头来笑那么一下，不过如果不当心的話，这些人的鞋子①就会打中她的眼睛。他耳朵里听見小孟特兴奋的声音：

"再会，先生；謝謝你！我太快活了。"

"再会，"他說；"不要誤了火車。"

他站在离地面四层的石阶上，这里可以从人头上——从那些討厌的帽子和头上望出去。新人上了汽車了；花紙屑扔了起来，象雨点一样，鞋子也扔起来了。索米斯心里涌起一陣——他也說不出是什么——可是眼睛模糊得看不見了。

---

① 向新婚夫妇扔鞋子也是当时的风俗。

第十一章

老一輩福尔賽的最后一个

当他們前来筹备老悌摩西·福尔賽的殯葬时，他們发現他眞是了不起，便是死亡也沒有改变他的神采——悌摩西，这个巨大的象征，这个碩果仅存的純个人主义者，这个唯一沒有听說有过世界大战的人！

对史密賽儿和厨娘說来，筹备殯葬等于証实了一件她們认为永远不可能出現的事——老福尔賽一輩在尘世上的結束。可怜的悌摩西先生現在一定拿起竪琴，跟福尔賽小姐、裘丽姑太、海絲特姑太一块唱着歌呢；还有乔里恩先生、斯悅辛先生、詹姆士先生、罗杰先生在一起。海曼太太会不会在那儿，很难說，因为她是火葬了的。厨娘暗地里覚得悌摩西先生会很不开心——他过去总是那样討厌风琴啊。他不是說过多少次嗎："該死的东西！它又来了！史密賽儿，你还是上去看看，有什么办法可想。"私心里她其实会很喜欢听这些曲子，不过她知道悌摩西先生不多久就会打鈴叫人，而且說："呶，給他半个辨士，叫他走开。"她們时常要从自己私囊里多掏出三个辨士才能打发那个人走掉——悌摩西总是低估了情緒的价值。所幸的是在他临死前几年，他总是把这些风琴当作是蒼蝇嗡着，这倒是开心的事，因

此她們也就能欣賞那些曲子了。可是一張竪琴！厨娘心里捉摸，这确是一件新鮮事情！而悌摩西先生从来就不喜欢变革。不过她这些話都不跟史密賽儿談，史密賽儿有她自己对天堂的一套想法，时常听得人莫名其妙。

人們来筹备悌摩西的殯仪时，她哭了；事后大家全喝了那瓶一年一度在圣誕节才启用的雪利酒，現在是用不着了。唉！亲爱的！她在这儿做了四十五年，史密賽儿在这儿做了四十三年！現在她們只好到杜丁①去住一所小房子，靠她的积蓄和海絲特留給她們的那点恩賜过活——在有了这样光荣的历史之后再去找一家新戶头——不来！可是单单再看見索米斯先生，和达尔第太太，和佛兰茜小姐，和尤菲米雅小姐一次，她們也很高兴。而且卽使要她們自己雇馬車，她們覚得也非要参加送殯不可。六年来悌摩西一直就象她們的孩子，一天天变得年幼起来，終于年幼得不能再活下去了。

她們把規定的等待时間②用来擦抹家具、打扫房屋，用来捕捉那只仅剩的老鼠、熏死那些最后的甲虫，使屋子看上去象样些，不然就相互談論拍卖时买些什么。安小姐的針綫盒子；裘丽小姐的（就是裘丽亚太太的）海藻簿子；海絲特小姐綉的隔火屏；还有悌摩西先生的头发——一鬈鬈金黃的头发，粘在一个黑鏡框里。唉！这些她們非买不可——不过物价現在太高了！

訃文是由索米斯发出的。他命令事务所里的格拉德曼拟了一張名单——只发給族中人，鮮花謹辞。他命人准备好六部馬車。遺嘱要在下葬之后在房子里宣讀。

---

① 倫敦西南的一个区。

② 英俗，人死后須經若干时間方可殯葬。

十一点钟索米斯就到了，看看各事是否齐备。十一点一刻老格拉德曼戴了黑手套来了，帽子上缠了黑紗。他和索米斯站在客厅里等着。十一点半馬車来了，在門口排成长长一串。可是另外不見一个人来。格拉德曼說：

"我眞奇怪了，索米斯先生。那些訃文是我亲自寄的。"

"我也不懂，"索米斯說；"他和家里人长久不来往了。"

在过去那些年头，索米斯常常注意到他的族人对死者要比对活人亲爱得多。可是現在，芙蕾的婚礼有那么多人赶了去，而悌摩西出殯却一个不肯来，可以看出世态大大变了。当然，也还可能有别的原因；索米斯觉得如果自己不知道悌摩西遺嘱内容的話，他也說不定为了避嫌而不参加送殯。悌摩西留下了一大笔錢，并沒有特别留給哪一个。他們可能不愿意被人家认为指望遺产呢。

十二点钟时，出殯的行列开始出发；悌摩西一个人睡在第一部馬車的玻璃棺材里面。接着是索米斯一个人坐一部馬車；接着是格拉德曼一个人坐一部馬車；接着是史密賽儿和厨娘一同坐一部馬車。車子开始时只是慢步前进，但是不久就在明朗的天空下緩馳起来。在高門山公墓进門的地方，因为要在小教堂里为死者祈禱，把大家耽擱了一下。索米斯很想耽在外面阳光里。那些禱告他一个字也不相信；不过另一方面，这也是一种不能完全忽視的保险，說不定到头来还是有点道理呢。

四个人分做两个一排——索米斯和格拉德曼，厨娘和史密賽儿——向族中墓穴走去，对于这最后一个的老一輩福尔賽說来，实在不够神气。

他带着格拉德曼坐着自己車子回灣水路来时，心里感到一种得意。他給这个替福尔賽家效劳了五十四年的老头子留了一

点甜头——这完全是他帮的忙。他清楚記得那天海絲特姑太出殯之后自己跟悌摩西說:"我說,悌摩西叔叔,这个格拉德曼給我們家里辛苦了多年。你看留給他五千鎊好不好?"出乎他的意外,悌摩西竟而点点头,而在平时要悌摩西留一个錢給人家都是很困难的。現在这个老家伙一定会快活得不可开交,因为他知道格拉德曼太太的心脏不好,儿子在大战时又把一只腿断掉了。現在在悌摩西的財产里留給他五千鎊,索米斯覚得极其快意。两个人一同坐在那間小客厅里——客厅的墙壁就象天堂的景象一样,漆的天藍色和金色,所有的画框都异乎寻常的鮮明,所有的家具都洁无纤尘——准备来宣讀那篇小小的杰作——悌摩西的遺嘱。索米斯背着光坐在海絲特姑太的椅子上,面对着坐在安姑太长沙发上臉向着光的格拉德曼;他蹺起大腿,开始讀道:

我悌摩西·福尔賽,居住倫敦灣水路巢庐,立最后遺嘱如下:我指定我侄儿索米斯·福尔賽,居住买波杜倫栖园,与湯姆士·格拉德曼,居住高門山福里路一五九号(下称我的委托人),为本遺嘱的委托人和执行人。对上述索米斯·福尔賽,我贈与一千鎊,遺产税除外;对上述湯姆士·格拉德曼,我贈与五千鎊,遺产税除外。

索米斯停了一下。老格拉德曼身子本来向前倾着,这时两只肥手痙攣地紧抓着自己粗肥的黑膝盖;他的嘴張开,三只鑲金的牙齿閃着光;眼睛一霎一霎的,慢慢流下两滴老泪。索米斯赶快讀下去:

其余任何財产俱委托我之委托人变卖、保管幷执行下

列各項信托：用以償付我之一切債务、丧葬費用及任何与我之遺嘱有关之費用，幷将其余部分，設定信托，付給我父乔里恩·福尔賽与我母安·皮雅斯在我逝世时所有在世之直系男女卑亲属全部逝世后之最后达到十足二十一岁成年之直系男子卑亲属；我之意愿为将我之財产在英国法律所允許之最大限度內为上述直系男子卑亲属之利益小心保存之。

索米斯讀完那些投資和公証条款，停下来，看看格拉德曼。老头儿正用一块大手絹擦着額头，手絹的鮮明顏色給这个宣讀仪式忽然添上节日的意味。

"天哪，索米斯先生！"他說，显然这时候他的律师一面已把他常人的一面完全挤掉了。"天哪！怎么，現在有两个吃奶的，还有一些年紀很輕的孩子——只要他們里面有一个活到八十岁——而且这也不能算大——再加上二十一年——那就是一百年；而悌摩西先生的財产不折不扣总値上十五万鎊。拿五厘錢来算，加上复利，十四年就是一倍。十四年就是三十万鎊——二十八年就是六十万鎊——四十二年是一百二十万鎊——五十六年是二百四十万鎊——七十年是四百八十万鎊——八十四年是九百六十万鎊……呀，到了一百年那不是两千万鎊！ 可惜我們是看不見了！ 眞是个遺嘱！"

索米斯淡淡地說："事情总会有的。国家說不定一古脑儿拿去；这种年头他們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还有五厘錢，"格拉德曼自顾自說。"我忘了——悌摩西先生是买的公債；現在所得稅这样大，恐怕至多只能有二厘。算少一点，只能說八百万鎊。不过，仍旧是可观的。"

索米斯站起来，把遺嘱递給他。“你上商业区去的，这个交你保管，把些手續办一下。登个广告；不过債务是沒有的。拍卖在哪一天？”

“下星期二，”格拉德曼說。“以在世一人或多人之終身并以后之二十一年为限——时間太远了。不过我还是高兴他留給本族……”

拍卖并沒有在乔布生拍卖行举行，因为貨色全都是些維多利亚时代的东西；参加拍卖的人比参加出殯的人多得多，不过厨娘和史密賽儿都沒有来；索米斯自己作主把她們心心念念想的东西都給了她們。維妮佛梨德来了，尤菲米雅和佛兰茜也来了，欧斯代司則是坐了自己汽車来的。那些小肖象、四張巴比松派繪画和两張 J. R. 签名的鋼笔画都被索米斯拍回来了；一些沒有市場价值的遺物都另外放在一間偏房里由族中愿意留点紀念的人自取。除掉上述的东西外，其余的都可以喊价錢，不过价錢都低得簡直有点慘。沒有一件家具，沒有一張画或者一座瓷人儿是投合时下眼光的。那只放蜂鳥标本的盒子从六十年来从未叫过的地方取下来时，象秋叶一样紛紛墜地了。看着他姑母坐过的那些椅子，那架她們几乎从未彈过的小型三角鋼琴，她們只是看看外表的书籍，她們曾經撣扫过的瓷器，她們拉过的窗帘，使她們脚温暖的炉前地毯；尤其是她們睡过的而且在上面死去的床——一件一件地卖給小商小販，和富兰姆① 的那些主妇，索米斯感到很心痛。然而——你又有什么办法呢？买下来塞在堆杂物的屋子里嗎？不成；只好让它們走——一切肉体和家具必走之路，慢慢消耗掉吧。可是当安姑太坐的长沙发拿出来拍而且預备在有

① 西倫敦的一个区。

人喊三十先令就要拍板时，他忽然叫出来："五鎊！"这一声引起相当的騷动，长沙发归他了。

当这次小小的拍卖在那間一股霉味的拍卖行里宣告結束，而且那些維多利亚骨灰被分散了之后，索米斯走了出去；在十月里迷蒙的阳光下面，他觉得世界上的一切舒适都完了，而且說实話，那块"出租"的牌子已經挂起来了。天边已經出現革命的烏云；芙蕾远在西班牙；安耐特不給人一点安慰；灣水路沒有了悌摩西。他在这种可恼的灵魂空虛下走进高班奴画廊。乔里恩那个家伙的水彩画就在这里展出。他进去是为了鄙視一下这些画——說不定可以暗暗感到一点安慰。据說那座房子——罗宾山那座不吉利的房子——要出卖，伊琳要到英属哥倫比亚或者类似这样的地方，和儿子一道过；这个消息是琼傳給法尔的妻子，她傳給法尔，法尔傳給他母亲，他母亲傳給索米斯的。有这么一剎那，索米斯忽发奇想："我何不把它买回来呢？我本来打算給我的——！"这个念头在脑子里只是一掠卽逝。这种胜利太惨了；无論他，无論芙蕾，都免不了有許多屈辱的回忆。經过那一段失意之后，她永远不会愿意住在那里。不成，这座房子只好由什么貴族或者暴发戶去买吧。它从一开头就是起衅的根苗，仇怨的外壳；而等到这个女人走后，它已是一只空壳子了。"出售或出租"。他能想象得出那块牌子高高地挂起，挂在他一手造的那片长滿藤蘿的墻上。

他看了开头的两个房間。作品的确不少！現在这个家伙死了，好象并不是那样不足一顾似的。那些画都看了叫人喜欢，很有气氛，而且用笔有他独到的地方。"他的父亲和我的父亲；他和我；他的孩子和我的孩子！"索米斯思索着。仇怨就这样继續下去！而且全为了那个女人！上星期芙蕾的婚礼和悌摩西的逝

世使他的心軟了下来，凄凉的秋色使他很有感触，这时的索米斯对他过去所不能領会的眞理——这是一个純福尔賽无法了解的——好象更接近了一点：美的肉体有它高尙灵魂的一面，这一面除掉忘我的忠誠外，是无法捉到的。說实在話，他在对女儿的忠誠上就有点接近这个眞理；也許这使他稍稍了解到自己沒有能如愿以偿的原因。現在，站在自己堂兄的这些作品中間——他达到的这一点成就是自己达不到的——索米斯对他和那个女人的怨恨好象能容忍一点了，連自己也不禁詫异起来。可是他一張画沒有买。

正当他走过收票处向外面走去时，他碰到一件意外事情，不过在走进画廊时他脑子里也并不是完全沒有想到——伊琳本人走了进来。原来她还沒有动身，还要向这个家伙的遺物作最后的告别！和她擦过时，他克制着下意識里的輕微震动，克制着自己感官对这个一度占有过的女子的姿色的机械反应，把眼睛避开去。可是走过去之后，他却沒有办法不回头看一下。原来这就是最后結局——他一生热情和紧張的所在，和由此而招致的瘋狂与渴望，和他一生唯一的失敗，这一切都将随着这一次她在他眼前消失之后而消失掉；連这些回忆也显得有一种令人黯然神伤的怪味儿。她也回过头来，忽然間抬起一只戴了手套的手，唇边浮出微笑，深褐色的眼睛象在說話。現在輪到索米斯不理睬那个微笑和永别的輕輕招手了；他走到外面的时髦馬路上，从头抖到脚。他懂得她的意思仿佛在說："現在我要走了，你和你的家人将永远找不到我了——原諒我；愿你好。"就是这个意思；是那个可怕現实的最后象征，那种超出道德、責任、常識之上的对他的厌恨——他，曾經占有过她的身体，但永远不能侵犯到她的灵魂和她的心！伤心啊；的确——要比她臉上仍旧漠无表情，

手不抬起来，更加使他伤心。

三天后，在那个草木迅速黃落的十月里，索米斯雇了一部汽車上高門山公墓去，穿过那一片林立的石碑到了福尔賽家的墓表面前，靠近那株杉树，凌駕在那些墓穴和生壙之上，它看上去就象一个三角形的竞賽图表，又丑，又高，又独特。他还記得当年討論过斯悅辛建議在碑阳添上族徽装飾的正式雉鸡。这个建議后来被否决掉，改为一个石花圈，花圈下面就是那一行生硬的字句："乔里恩·福尔賽的家墓，一八五〇。"墓表收拾得干干淨淨。一切新近下葬的痕迹全看不出来，靜靜的灰色石头在阳光中凄惻地安息着。現在除掉老乔里恩的妻子根据規定远葬在南福克州，老乔里恩葬在罗宾山，苏珊·海曼火葬到不知哪儿去之外，全家都葬在这里了。索米斯望着墓表，感到滿意——很結实，不需要怎样照料；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他知道自己死了之后，再不会有人上这里来，而他自己不久也需要找个安息之地了。他也許还会活上二十年，不过誰說得准呢。二十年沒有一个姑母或者叔父，只有一个最好不要知道她行徑的妻子，和一个嫁出門的女儿。他不禁感慨系之、俯仰今昔起来。

他們說这儿公墓已經滿了——葬的全是鼎鼎大名的人物，坟上修得全都无疵可击。尽管如此，他們从这儿仍旧可以清清楚楚望見倫敦。安耐特有一次給他看一篇小說，是那个法国作家莫泊桑写的，里面写的眞是丧气：一天夜里所有的髑髏全从坟墓里鉆了出来，而他們墓碑上所有神圣的碑文全变作他們生前罪恶行为的行状了。当然不是眞事。他不懂法文，不过英国人除掉牙齿[1]和趣味討厌之外，倒也沒有什么害处。

"乔里恩·福尔賽的家墓，一八五〇。"自从这一年起多多少

少人埋葬了——多多少少人化为尘土！一架飞机的隆隆声在金黄的云下飞过，使他抬起眼睛。可恨的扩張仍在进行。但是最后仍旧只剩下一抔黃土——只剩下坟上一个名字和生卒年月。想到自己和自己的族人在这个狂热的扩張上并沒有怎样参加，他不由得感到一种莫名的得意。他們都是善良誠实的經紀人，都有自己的身份，工作着，管理着，占有着。"杜薩特大老板"誠然在一个艰难的年代里造了房子，乔里恩·福尔賽在一个动蕩的时代里画过水彩画，但是就他記忆所及，此外就沒有任何人为了創造什么而玷污过双手——除非你把法尔·达尔第和他养馬的事情也算进来。他們做过收藏家、律师、辯护士、商人、出版家、会計师、董事、房地产代理人、甚至軍人——就是如此！看来尽管有他們这样的人，国家仍旧扩張了。他們曾經在这个扩張过程中起了制止、控制和保卫的作用，而且相机利用——当你想起"杜薩特大老板"創业时还是个穷光蛋，然而他的直系亲属，照格拉德曼估計，已經拥有一百万到一百五十万的财产，这眞不能算坏啊！然而他有时却不免觉得这个家族的干勁已經耗尽，他們的占有本能已經在消逝。这个第四代——他們好象已經沒有能力賺錢了；他們从事艺术、文学、农业或者軍事；或者靠遺产生活——沒有雄心，也沒有坚强的毅力。如果不小心的話，全都要沒落下去。

索米斯从墓表这边轉过身来面对着风向。这里的空气应該是鮮美的，可惜他脑子里总念念不忘这里面夹有死亡的气息。他兀立不安地凝望着那些十字架、骨灰瓶、天使、"不謝花"②、艳丽

---

① 此处的牙齿大約指能够咬人，即狗熊脾气。

② 即鼠麴草，花摘下后不易变色，故供在墓前。

的或者雕殘了的鮮花；忽然間望見一处和这儿任何一块墓地都不一样，引得他只好走过几处墓地去看看。一个很幽靜的角落，灰色的粗花崗石砌成一座笨重的怪样子的十字架，旁边种了四株森郁的杉树。墓地后面有一个小小的黃楊籬圈起来的花园，前面又朝着一株叶子变得金黃的槲树，所以在别的坟墓中間显得比較寬敞。在这个傳統的公墓里，这簡直是沙漠中的綠洲，很投合索米斯的艺术眼光，所以他就在阳光里坐下来。他从那棵槲树的金黃叶子中間眺望着倫敦，心里涌起一連串起伏的回忆。他想到在蒙特貝里亚方場时期的伊琳，那时候她的头发是暗金色，她的雪肩还是属于他的——伊琳，他一生的情之所鍾，然而拒絕为他所有。他看見波辛尼的尸体躺在那个四壁白墻的太平間里，看見伊琳坐在长沙发上象一只垂死的鳥，眼睛笔直。他又想到她在波隆森林坐在那座尼奧比綠銅象旁边，重又拒絕了他。想象又把他带往芙蕾快要出世的那个十一月里的一天，自己站在那潺潺的河流旁边，許多落叶在映綠的河面上飄着，河里的水藻象許多水蛇不停地在搖摆探索，永远扭着，盲动着，羈絆着。想象又把他带到那扇敞开的窗戶跟前，眺望着外面寒冷星空下的海德公园，在他身后睡着他死去的父亲。他又想起那張"未来的城市"，想到那个男孩子和芙蕾的初遇；想到普罗斯伯·普罗芳的雪茄发出一縷縷青烟，和芙蕾站在窗口指着下面那个家伙探头探脑的样子。他想到曾經看見和那个死掉的家伙在貴族板球場看台上并排坐着；想到在罗宾山看見她和那个男孩子；想到芙蕾瘫在长沙发角上；想到她的嘴唇抵着他的面頰，和那声道别的"好爹爹"。忽然間他又看見伊琳一只戴了淺灰手套的手向他抬一下，表示最后的摆脫。

他坐在那里很久很久，緬怀着自己一生的事业，这一生在占

有意識的逐鹿上他是始終如一的；他甚至拿逐鹿上的一些失敗来安慰自己。

"出租"——那个福尔賽时代和福尔賽生活方式，那个人們可以毫无阻碍、毫无疑問地占有自己的灵魂、自己的投資、自己的女人的时代——出租了。現在是国家占有了或者将要占有他的投資，他的女人占有了自己，而且天知道誰将要占有他的灵魂。"出租"——就是这个健康的、单純的信条！

現在变革的潮水正在澎湃前进，只有它的破坏性的洪水过了高峰时才会有希望看見新的事物、新的財产。他坐在那里，潜意識里感到这些，但是思想仍旧死釘着过去——就象一个人騎着馬駛进深夜然而面向着馬尾巴一样。潮水横越过維多利亚时代的堤防，卷走了財产、习尚和道德，卷走了歌曲和古老的艺术形式——潮水沾在他嘴里，带来了血一样的咸味，在这座长眠着維多利亚主义的高門山脚下唼喋着。而索米斯高高坐在山上最独特的一个地点，就象投資的神象一样，却在拒絕傾听那无休止的潮声。本能上他将不和它抵抗——人这个占有动物的原始智慧他有的太多了。这些潮水在完成其取消和毁灭財产的定时狂热之后，就会平靜下来；当别人的創造和財产充分地遭到粉碎和打击之后，这些潮水就会平息退落，而新的事物、新的財产就会从一种比变革的狂热更古老的本能中——家庭的本能中——升了起来。

"我才不管，"普罗斯伯·普罗芳說过。索米斯这时沒有說"我才不管"——这是法文，而且这个家伙是他的股上刺——可是在内心深处他却知道变革只是两种生活形式之間的瞬息死亡，破坏必然让位給新的財产。

出租的牌子挂上了，舒适的家让出来，这有什么关系？有一

天总会有人跑来，又在房子里住下。

坐在这里只有一件事情使他不能平靜下来——内心里那种凄凉的渴望，因为阳光象法力一样照着他的臉，照着浮云，照着金黃的槲树叶子，而且习习清风是那样的温柔，而且这几株杉树綠得是这样濃，而且天上已經挂起了淡淡一鈎新月。

这些他說不定渴想来、渴想去，然而永远得不到手——这些世界上的美和爱！

授 奖 词

瑞典学院诺贝尔奖评委会委员　　安德斯·奥斯持林

一种孜孜不倦而又磊落认真的创作欲不断地鞭策着高尔斯华绥。总览他的写作生涯，发展得似乎非常顺利。然而他当初选定文学事业却并不是毫无阻力一蹴而就的。用英国人的俗话说，他生来口含银匙，也就是说家境富裕，在经济上全无后顾之忧。他曾就学于哈罗公学和牛津大学，选学法律，毕业后没有真正从业，却到世界各地广为周游。他二十八岁时受到一位女性朋友的敦促，开始尝试写作。但这在他来说仅仅是玩玩而已。绅士们对写作的行业仍然怀着与生俱来的偏见，他似乎也未能例外。他以约翰·辛约翰为笔名发表了最初的两个故事集。这位初涉文坛的试笔者待己很严苛，不久就把这两版的书统统收回了。直到他三十七岁时发表了《岛国的法利赛人》(1904)，才真正开始了写作生涯。两年后《有产业的人》问世，初步奠定了他的声誉。这也是他的传世之作《福尔赛世家》的开篇。

在那部讽刺岛国法利赛人的小说里，高尔斯华绥日后作品的主要特征都已经初见端倪。小说描述一位英国绅士久居国外，淡忘了英国人传统的思想和感受方式；于是他严厉批评祖国的种种不是；他在英国火车车厢里邂逅逢遇的一个比利时流浪汉也在旁火上加油。结果这个外国人大大地影响了他的命运。当时高尔斯华绥本人也是刚刚归国的世界公民，他和萧伯纳一样，打算和旧式资本主义贵族社会大战一场。不过，那爱尔兰人主要是以机智为武器，而这位英国人则意在影响人们的情感和想

像。高尔斯华绥早期小说着力讽刺英国统治阶级的伪善自私，他后来的作品也继续发挥了这一主旨，只不过在各个作品中侧重有所不同罢了。他不倦地反对英国国民性中狭隘冷酷的方面。他坚持攻击社会罪恶，这表明他刻骨铭心地痛感世道不公。

他借着福尔赛这种人物类型，把矛头对准了上层中产阶级的富商，这些人还没有成为真正的绅士地主，可是却一心地仰慕他们，并本能地把众所周知的严格、镇静、自以为是、盛气凌人的理想绅士作为效仿目标。他们特别小心地防范那些危险的感情，但仍然免不了有时偶尔会出些纰漏，让激情扰乱了他们的生活，让自由在财产本能的世界里抢占了一席之地。美——这里由伊琳代表——不肯与“有产业的人”共同生活；索米斯·福尔赛作?有产业的人，对她的态度愤恨不已。他最后几乎成了一个悲剧人物。这第一部福尔赛小说是写人性的杰作，扎实有力而又独立成篇。说不准高尔斯华绥是否从一开始就想到了要给它写续集。不管怎样，待他再次着手写福尔赛时，已经事隔十五年，世界大战的后果大大地改变了生活的远景。《有产业的人》得到了扩展，添加了《骑虎》(1920)、《出租》(1921)和两个作为插曲的短篇。至此《福尔赛世家》全部完成。但对该家庭的青年一代尚未作交代，高尔斯华绥觉得意犹未尽，接着写了结构完全相同的另一组三部曲《现代喜剧》，包括《白猿》(1924)、《银匙》(1926)和《天鹅之歌》(1928)，及穿插其间的两个承前启后的短篇插曲。这两套三部曲是了不起的文学成就。小说家通过三代人的命运刻画了自己的时代，非常成功地把握了这一无论从深度还是从广度上说都是无比困难的题材。他的成就是英国文学中令人难忘的功绩，考虑到他作此尝试时欧洲大陆在这方面早有杰作在先，其努力可谓倍加可贵。

这部编年史式的小说的前景记述的是福尔赛家族的人的日常生活，是种种的个人际遇、冲突和生活悲喜剧。但在背景里可以看到历史事件

的深色经纬线。每位读者都一定记得那一章——其中描述了索米斯和他的第二个妻子在一个阴沉沉的日子里站在海德公园围栏旁看维多利亚女王出殡，随后又简略地回顾了女王登基以来的这些年：“社会风气变了，习尚变了，人变得离猿猴更远了，上帝变成了财神——而财神爷被人捧得也自以为是上帝了。”在福尔赛系列小说中我们看到了维多利亚时代如何演变瓦解，直至我们的时代。第一组三部曲表现的是英国贵族与富豪融合的时期，描写了“绅士”观念的变化，这是急风暴雨之前的富人们的小阳秋。第二组三部曲被称作“喜剧”而不是“家族史”，描写一个新的英格兰的深刻危机，它面临的任务是把过去的废墟和战时的临时的兵营建设成将来的家园。人物的画廊丰富多彩，令人赞叹。强壮的生意人，任性的社交界女士，老派的三姑六姨，反叛的妙龄少女，出入俱乐部的绅士，以及政客、艺术家、儿童，甚至各种的狗——其中最后一项特别为高尔斯华绥所青睐——所有这形形色色的一切都在伦敦生活的全景图中出现，形象具体，栩栩如生。

一些情境重复出现，饶有趣味地记录了一个有某些特定遗传性格的家族命运中的兴衰波动。对每个人物的刻画高超卓异。起支配作用的则是社会生活的法则。

观察在这些小说中高尔斯华绥本人的观点如何逐渐演变，也是很有教益的。他最初激进地批评现存文化，后来评价事物时变得较为公允客观，最后采取了更自由化的纯人道主义观念。对此人们常举的例子是他对索米斯的处理。索米斯是个标准的民族类型，起先被大加讥刺，后来描写的笔触里有了些尊重，尽管作者似乎不情愿，这尊重却渐渐增加，最终化作了真正的同情。高尔斯华绥充分运用了这一同情；他对索米斯这个人物的全面刻画是福尔赛家族史及其后代人的喜剧中更令人难忘的部分。人们很容易记住《天鹅之歌》中近结尾处的一个精彩情节：老索

米斯驱车到了西海岸他祖先住过的村庄，借助一张旧户籍地图找到了当年福尔赛农场的所在地，如今那里只剩一块石头标志旧址。一条隐约可见的小路把他引到长满青草和金雀花的谷地。他迎着清新而猛烈的海风呼吸着，一时有些沉醉；他披上大衣，倚着岩石坐下陷入沉思。他的祖先可就是在这荒凉的土地上亲手建造了房舍?他们是这里的第一批居民吗?他冥想着。先辈的英格兰在他眼前出现了，在那时的英格兰“用马驮运货物，很少有煤烟，烧的是泥炭和木柴，老婆永远不会离开你——也许因为她们办不到”。他坐了很久，沉湎在对于老家的种种感情中。“他的心被触动了，仿佛这荒凉地域的带盐味儿的独立精神仍然留在他的骨髓里。老乔里恩“福尔赛世家”中的一员，索米斯的伯父。和他的父亲，以及其他叔叔们——难怪他们个个独立不羁，因为他们的血液里凝集着这地方的孤独和海边的空气；他们被这些渍腌得乖戾——不愿放弃，不能撒手，不肯死去。一时间他甚至似乎了解了自己。”

对于高尔斯华绥，索米斯成了静态的老英格兰的一个最后的代表。我们被告之说，他从不欺瞒；他的做派也许不堪忍受，但却是真实的。高尔斯华绥的写实主义以这种方式本分地向索米斯式的冷静平淡的尊严表示了敬意；而这一点被认为是他对人性评价的一个根本因素。随着时间流逝，随着冷嘲的怠倦，放纵行为变得越来越摩登，这位编年史作家发现，过去不被自己赏识的若干特征其实或许正是英国能够御敌拒变的秘密之所在。总的说来，高尔斯华绥的后期小说浸透着自我辩护的爱国情绪。同样的感情也表露于他对家和自然的描写中，作者以更温情、更焦虑的诗意表达这些，带着保护某种注定要失去的珍贵物品的惋惜之情。这可能是旧房间，过去人们曾在那里盘桓，仿佛要永世延续下去。这也可能是一处英国花园，那儿九月的艳阳照耀着青铜色的榉林叶和百年的老杉木篱墙。

时间不容许我再这样详述高尔斯华绥的其他作品，虽然它们在质量上常常是可以和福尔赛系列媲美的。后者的长处只在于它的史诗规模。作者的重要的成熟人物尤其应在《庄园》(1907)、《友爱》(1901)和《殷红的花朵》(1913)等作品中寻找。《庄园》描述乡间大宅生活，其中的本戴斯太太或许是高氏笔下最精致的女性形象。她是位完美的毫不做作的女性，经历着有限度的小悲剧，那些真正的高尚天性每每总是被这样的悲剧所纠缠，注定要被传统的枷锁拘束、甚至毁灭。《友爱》中以混有同情与讥讽的严谨笔触展示了一位有社会良知的半吊子的牺牲者，一名审美家。他因伦敦无产者大众的苦难而感到不安，却不能采取断然步骤，将自己的利他主义冲动付诸行动。在这部小说中我们还见到了独具创意的老斯通先生，一个总是在夜空下无休止地独白的乌托邦梦想家，他实在是高氏笔下最令人难忘的类型之一。我们也不应忘记《殷红的花朵》，它可被称之为是由高明的乐师演出的一曲心理奏鸣曲，依据人的不同年龄阶段中的激情和忍从态度奏出种种变调。甚至在短篇小说中高尔斯华绥也常常能通过具有图画般直观效果的明暗对比引发读者的感情呼应。当浸透着他的个人风格的叙述变得异常生动时，他能在短短几页中打动读者，比如他在《质量》中讲述那个德国鞋匠的朴实的经历时就是如此。那个短篇写的是优秀传统技艺如何在与廉价工业品竞争中绝望地挣扎。

高尔斯华绥的叙事艺术诉之于教育和正义感，往往对当时的生活见解和思想习惯有所影响。他的剧作也是如此。它们经常直接地参与社会讨论并至少曾在一个领域——即英国的监狱管理——中引发了明确的变革。在他的剧作中，异常丰富的思想与高度的机智和技巧相结合，造成出色的剧场效果。剧中所体现的意愿倾向总是公正的并富有人情味。在《森林》(1924)中他揭示了冷酷的贪欲如何为了获取钱财而利用英国人征服全球的英雄主义思想。《展览》(1925)则通过一个家庭悲剧表现了个人

在新闻界面前的无能为力：报纸的野蛮的好奇心像一部耳聋的机器一样无节制地运转，甚至无法找到对其恶劣后果负责的人。

《忠诚》的题材有关荣誉：忠诚被检验，它在家庭、企业、职业和国家等不同的领域里的运作都一一受到不偏不倚的考察。这些和其他剧作的长处在于它们的逻辑结构和非常集中的行动；有时它们也具有不可忽视的诗情氛围。这里我特指的是《鸽子》(1912)和《一点爱意》(1915)，尽管它们在舞台演出时并未大获成功。总的来说，虽然高尔斯华绥的剧本在艺术上比他的小说稍逊一筹，但它们同样明确地映证了他是多么强烈地执著于他早年对自由的向往，当年雪莱曾为那自由理想插上翅膀并点燃曙光的火焰。即使在高氏的比较冷静的作品中，他也是种种精神和物质的压迫的坚定反对者，是一个憎恨冷漠无情、要求公平行事的敏感的人。

在技巧方面屠格涅夫是他最早的老师之一。像那位迷人的俄国作家的作品一样，他的小说中也有一种明确的音乐美，能够抓住并保持人的隐秘的感情。他的直觉从不失误，以致他可以只稍作影射或仅仅留下半个提示。还有他的独具特色的讽刺，甚至笔调也与其他作家不同。讽刺各不相同。有一大类是否定性的，有如那炉火早已熄灭的冷房间里窗户上的白霜。但也有一种亲近生活的讽刺，来自于热忱、关切和人情味。高尔斯华绥的讽刺就是这样。他的讽刺似乎面对罪恶的悲喜剧发问：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必然这样，是否有什么补救方式。高尔斯华绥有时甚至让自然参与关于人的种种讽刺戏剧，让风、云、花香和鸟语强调事件的苦痛或甜美。借助讽刺，他每每成功地唤起人们的心理想像，而这永远是理解和同情的最好的同盟。

高尔斯华绥曾把他的艺术座右铭归纳为和谐、匀称、均衡。这些表达了他的思想的天然特色，表达了一种精神追求。也许是因为太难于实

现，这种理想如今常常被怀疑。这位诗人曾长久地严厉抨击典型的自立自足的绅士，然而我们很快就发现他本人无疑给古老的绅士观注入了新生命，使它与切近的人生及不被拘束的美感本能保持联系。艺术家高尔斯华绥身上得到充分发展的那些性情特征在英语中正是用与“绅士”同词根的“温文”一词表达的。这些特点体现在他的作品中，因而也是对我们的时代的文化贡献。

令人遗憾的是，高尔斯华绥先生身体欠安，今天不能如其所愿来这里亲自领取一九三二年诺贝尔文学奖，因此将由英国的代表克拉克·科尔部长代为领奖。

现在请部长阁下接受瑞典国王陛下颁给贵国著名作家的诺贝尔文学奖。

黄　梅 译

约翰·高尔斯华绥作品年表

长篇小说

三部曲《福尔赛世家》

1906　《有产业的人》

1920　《骑虎》

1821　《出租》组成

三部曲《现代喜剧》

1926　《白猿》

1926　《银匙》

1928　《天鹅之歌》

三部曲《尾声》

1931　《女侍》

1932　《开花的荒野》

1933　《河那边》

剧　本

1936　《银匣》

1909　《斗争》

1914　《群众》

1926　《逃跑》